

# 李作鵬回憶錄

李作鵬 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 內容提要

李作鵬，農民的兒子，十六歲參  
加工農紅軍，戎馬生涯四十一年。

197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  
件發生了，李作鵬成為那次黨內政治  
斗争的犧牲品。出獄後，歷經二十余  
年，完成了這部《回憶錄》。

本書真實記錄了作者為中國人民  
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經歷，真實記錄  
了作者為新中國軍隊建設而不懈的努力。  
也真實記錄了作者身陷文革旋  
渦，無奈沉浮的困惑與心聲。

本書不僅披露了作者親身經歷的  
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中鮮為人知的情  
節，而且公布了從未面世的大量珍貴  
歷史照片。

(上卷)

李作鵬回憶錄

李作鵬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作者像  
(1914年-2009年)

在中革軍委二局工作期間



1937年在延安和軍委二局同事  
戴鏡元(中)、鄒畢兆(右)。



左一為作者，時任軍委二局二科科長。

1937年12月，抗  
大畢業後，于延  
安。左二為作者，  
左三是王立人，  
右二是軍委二局  
局長曾希聖，上坐  
左一是鄧穎超。



## 八路軍115師塵戰山東



1942年山東劉福村，繳獲了一輛日寇的  
摩托車。

1941年山東蛟龍灣，身後是警衛員景  
福泉，後犧牲在東北戰場。



1943年和115師作戰科同志合影，右二是作者。



1943年冬山東濱海區蛟龍灣，身邊是  
115師偵察科長朱耀華。



1945年，進攻臨沂前夕。



1944年6月，山東濱海區日照縣碑廟鎮，山東軍區軍事會議。前排右一羅榮桓，  
右二萬毅，右五陳士榘，左五黎玉，左一為作者。

# 浴血黑土地



1946年哈爾濱，時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長。



作者夫婦在1946年



右一是一縱司令員萬毅。  
左二、左三是作者夫婦。

1946年春四平。和原山東  
7師領導，前排右一參謀長  
閻捷三，右二師長楊國夫，  
後排左一劉其仁，左二龍書  
金。



1946年夏，和一縱萬毅  
司令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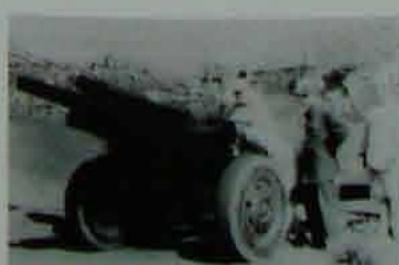


1946年冬，三下江南戰役，行軍在松花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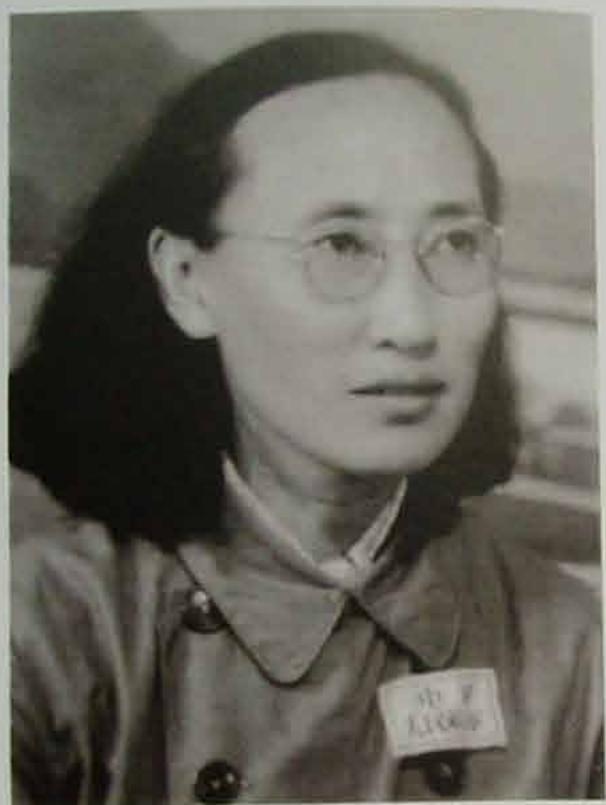
1947年夏季  
攻勢，在前線  
指揮所下達作  
戰命令。

和一縱部分幹  
部合影



一縱炮兵在戰鬥中

率43軍揮師南下



作者夫婦在南下途中



1950年6月2日海南島海口市。海南島戰役勝利後，召開軍事會議。

在四野15兵團工作期間



1950年廣州。時任兵團參謀長。

在高級步兵學校工作期間



與商丘、信陽、長沙、南昌、桂林、廣州等六個直屬步校校長合影。



1953年參加軍委軍校部組織的軍校校長集訓班



1954年，和高級步校部分領導合影。

左起：幹部部長韓萬煜，政治部主任  
錢春華，校長李作鵬，政委張駕伍，  
訓練部長孫哲。

在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



1955年授銜後



1957年授銜授勳後



## 七年武汉生活掠影



總參軍事訓練部工作期間



1957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後任總參軍事訓練部部長。



隨總部首長視察部隊。前排右三為作者。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參觀前蘇聯海軍艦艇。

1959年9月，陪同社會主義國家友軍軍事體育代表團官員參觀。



視察部隊，與炊事班戰士親切交談。

隨總部首長檢查海軍部隊  
工作，前排右二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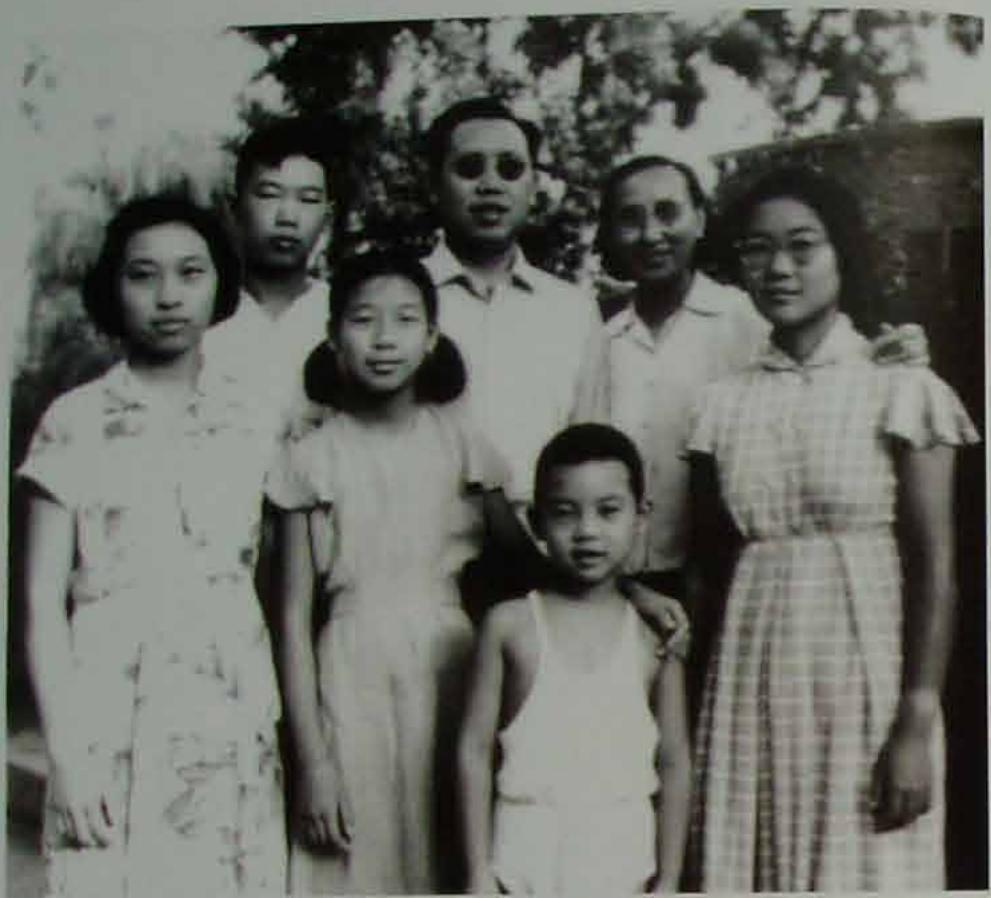
隨總部首長檢查海軍工作，前排左五為作者。



1959年，北京復興路29號。



軍訓部生活一瞥



# 目 錄

## 上 卷

前 言 ..... 1

### 第一篇 走向革命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	5
一、我的家鄉.....	5
二、參加紅軍.....	9
三、轉入中國共產黨.....	14

第二章 紅軍時期.....	16
一、破譯敵軍密碼電報.....	16
二、渡大渡河，過雪山草地.....	20
三、抗大學習.....	24

### 第二篇 游擊齊魯

第三章 挺進山東.....	27
一、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	27

二、泰西陸房勝利突圍.....	30
第四章 梁山抗敵.....	35
一、獨山莊戰鬥大捷，蔣介石來電嘉獎.....	35
二、反掃蕩，中彈負傷.....	38
三、北平治傷.....	40
第五章 建立魯南敵後根據地.....	44
一、以抱犧崮山區為中心.....	44
二、先攻南大頂山寨.....	47
三、陶峪會議.....	51
四、再攻天寶山石寨.....	53
五、剿匪中，負重傷.....	55
第六章 魯中反掃蕩.....	58
一、軍事守勢，政治攻勢.....	58
二、濱海整軍.....	59
三、戰火中的婚禮.....	61
四、日寇沂蒙大掃蕩.....	63
五、跳出敵人的合圍圈.....	66
六、綠雲山殲敵戰，又一次負傷.....	69
七、濱海養傷和反掃蕩總結.....	72
第七章 積蓄力量和反摩擦鬥爭.....	74
一、黎明前的黑暗.....	74
二、精兵簡編，積蓄力量.....	76
三、甲子山地區反摩擦.....	79

第八章 由守勢轉為攻勢.....	84
一、整風運動.....	84
二、自己動手、生產自給.....	86
三、全民皆兵，反“蠶食”鬥爭.....	87
四、春季攻勢.....	90
五、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	92
六、裏應外合，解放莒縣.....	94
第九章 全線大反攻.....	99
一、春夏攻勢，將戰略地區連成一片.....	99
二、大反攻，攻占要塞臨沂城.....	102

### 第三篇 血戰東北

第十章 向東北進軍.....	109
一、濱海支隊挺進東北.....	109
二、再調六萬部隊，限期到達東北.....	111
三、陳毅率部接防山東.....	113
四、隨羅榮桓渡海去東北.....	116
第十一章 且戰且退.....	120
一、形勢緊迫.....	120
二、山海關失守與放棄錦州.....	123
三、“忍、等、狠”三字方針.....	130
四、“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	133
五、東北鬥爭需作長期打算.....	135
六、秀水河子殲滅戰和撫順運動戰.....	144

第十二章 四平保衛戰	152
一、必須控制北滿地區	152
二、堅決迎擊北進之敵	153
三、四平浴血保衛戰	159
四、拖住敵人，配合四平作戰	166
五、我軍準備主動轉移	168
六、放棄四平，戰略後退	174
第十三章 三下江南	179
一、在林彪司令員身邊工作的八個月	179
二、敵人的“南攻北守”與我軍的“南打北拉”	184
三、首下江南	190
四、再下江南	194
五、三下江南	201
六、扭轉了東北戰局	207
第十四章 夏季攻勢	209
一、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	209
二、夏季攻勢第一階段	212
三、四平攻擊戰	215
四、反思四平攻擊戰	225
第十五章 秋季攻勢	229
一、部隊休整	229
二、確定作戰方針	232
三、我縱執行打援和破襲任務	234

第十六章 冬季大進攻.....	240
一、縱隊黨委對戰訓的指示.....	240
二、敵我態勢和冬季作戰意圖.....	242
三、攻克彰武與圍殲新5軍.....	243
四、圍殲新立屯之敵.....	247
五、轉戰遼南與解放法庫、開原.....	249
六、攻克四平.....	251
第十七章 遼沈大決戰（之一）.....	255
一、決戰前的東北形勢.....	256
二、林彪提出“大兵團、正規化、攻擊戰”的作戰方針.....	258
三、初定戰役主攻方向.....	261
四、調任6縱，首戰告捷.....	262
五、全軍大練兵.....	264
六、南下作戰部署與繼續圍困長春.....	266
七、錦州、長春相繼報捷.....	269
第十八章 遼沈大決戰（之二）.....	273
一、林彪下達殲滅西進兵團的命令.....	273
二、向臺安方向強行軍.....	276
三、屬家窩棚阻擊戰.....	278
四、“部隊打光了，也不能讓敵人退回沈陽”.....	282
五、廖耀湘回憶被殲的經過.....	287
六、乘勝直搗沈陽.....	289

## 第四篇 追寇南下

第十九章 三千里路烟和塵.....	293
一、參加平津戰役.....	293
二、南下先遣兵團.....	295
三、向中原挺進.....	297
四、勝利渡江.....	300
五、湘贛戰役.....	302
第二十章 摧枯拉朽占廣州.....	308
一、“兵強馬壯”運動.....	308
二、向廣東進軍.....	311
三、廣東戰役.....	313
第二十一章 粵桂邊圍殲戰.....	319
一、桂系孤軍已四面楚歌.....	319
二、向廣西進軍.....	321
三、擊潰魯道源兵團.....	323
四、圍殲張淦兵團.....	325
五、追殲殘敵.....	328
第二十二章 解放海南島（之一）.....	331
一、準備進攻瓊崖.....	331
二、渡海作戰會議.....	336
三、渡海準備與大練兵.....	339
第二十三章 解放海南島（之二）.....	345
一、一個加強營，潛渡強攻.....	345
二、一個加強團，再次潛渡強攻.....	350

三、主力部隊的渡海準備	356
四、大舉強渡	358
五、攻占福山和黃竹、美亭圍殲戰	360
六、乘勝追擊，解放全島	362

## 第五篇 回顧輝煌

第二十四章 勝利詩篇	368
一、紅軍贊歌	368
二、抗日贊歌	372
三、解放贊歌	381

## 附 錄

一、民兵游擊戰術問題	387
二、在林彪同志指揮下	399
三、四平保衛戰	409
四、三下江南	422
五、東北戰場上的遼沈大決戰	434

# 下 卷

## 第六篇 風雨十二年

第二十五章 軟禁陳光，我之所見.....	449
一、陳光是我的老領導、老戰友.....	449
二、接受特殊任務.....	452
三、軟禁前後.....	455
四、歷史懸案.....	458
第二十六章 在武漢高級步校五年.....	460
一、為部隊培訓了大批基層幹部.....	460
二、向蘇聯學習正規化與改進教學.....	464
三、步校老同事的往事回憶.....	467
四、辦學體會.....	470
第二十七章 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	476
一、一隻舊木箱.....	476
二、教員的授課提綱.....	479
三、學員們的討論、作業和期末復習.....	483
第二十八章 在軍委訓總和總參軍訓部五年.....	489
一、1958年，在批判“教條主義”中度過.....	489

二、1959年，半年抓訓練，半年批“彭、黃”	494
三、1960年，向國防部長的兩封建議信	498
四、1961—1962年，改革訓練，貫徹“少而精”	502

## 第七篇 文革前期之我見

第二十九章 調入海軍	507
一、參加軍委檢查團	507
二、由陸軍調到海軍	511
三、海空戰大捷，全殲入侵之敵	517
四、“三頭”司令	523
第三十章 山雨欲來	526
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526
二、糾正“軍事衝擊政治”， 海軍黨委意見分歧	528
三、中央會議，批判羅瑞卿	536
四、未參加的海軍黨委 “三·三”會議和擴大會議	543
第三十一章 天翻地覆（之一）	550
一、海軍機關開展“四大”	550
二、軍隊院校造反派衝擊海軍機關	554
三、軍委決定揪鬥蘇振華	560
四、對李、王、張的衝擊圍鬥仍未停止	563
五、《中央軍委命令》和“三支兩軍”	565
六、我與賀龍不熟悉	568

第三十二章 天翻地覆（之二）	570
一、海軍仍處于兵慌馬亂的大動蕩中	570
二、青海流血事件與軍委“十條命令”	578
三、“五·一三”流血事件	581
第三十三章 天翻地覆（之三）	589
一、“痛打落水狗”和革命大聯合	589
二、震驚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	592
三、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的講話	600
四、海軍召開學習毛著積代會	605
第三十四章 天翻地覆（之四）	609
一、祇要部隊穩定，就能打勝仗	609
二、“楊、余、傅”事件	612
三、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	617
四、解放幹部和處理層層站隊問題	626
五、在工作中發生意見分歧	630
第三十五章 天翻地覆（之五）	633
一、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	633
二、珍寶島武裝衝突	637
三、林彪說：“無名小卒，野心不小”	640
四、“九大”召開	646
五、海軍第四次黨代表大會	650
第三十六章 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	652
一、在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	652
二、上廬山之後	658

三、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	659
四、分組討論.....	661
五、全會休會.....	668
六、全會復會.....	673
<b>第三十七章 批陳整風與南巡秘密講話.....</b>	<b>676</b>
一、毛主席說：	
“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	676
二、華北會議和“批陳整風”會議.....	679
三、在武漢與劉豐的談話.....	682
四、毛主席講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鬥爭.....	685
五、南巡講話是策劃批鬥林彪的前奏曲.....	686
<b>第三十八章 “九·一三”事件.....</b>	<b>692</b>
一、周總理的電話指示.....	692
二、政治局緊急會議.....	697
三、總理圈閱了電話記錄報告.....	700
四、處理山海關機場的善後工作.....	702
<b>第八篇 獄中人的心聲</b>	
<b>第三十九章 天塌地陷（之一）.....</b>	<b>705</b>
一、特殊的會議.....	705
二、馬廄裏的隔離人.....	709
三、究竟為什麼.....	711
四、生活條件略有改善.....	714
五、學習與鍛煉.....	718

第四十章 天塌地陷（之二）	721
一、多次上書	721
二、與中央專案組的交鋒	727
第四十一章 天塌地陷（之三）	738
一、悲喜交加	738
二、打入十八層地獄	741
三、共產黨監獄的滋味	743
四、平靜中的波瀾	748
第四十二章 預審抗爭	754
一、預審的折磨	754
二、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	761
第四十三章 公審實錄	765
一、起訴書中的五大“罪行”	765
二、四次庭審和一次辯護陳述	768
三、判決	776
第四十四章 自辯和沉默後的話	781
一、對“最關鍵罪行”的自辯	781
二、誰是真正的責任人？	787
三、我的沉默和其他“罪行”	792
四、什麼叫“審罪不審錯”？	795
第四十五章 判決之後流放并州	799
一、與家人見面、通信，是最欣慰的事	799
二、寧願把勳章丟到大海中	802
三、保釋出獄，流放并州	803

第四十六章 悲愴詩篇	806
一、逆境白話	806
二、通縣隔離	807
三、秦城囚禁	815
四、審判風雲	818
<b>第九篇 到太原之後</b>	
第四十七章 在太原的酸甜苦辣	824
一、治病送瘟神	824
二、生活苦與樂	830
三、拙筆寫春秋	834
四、家中被盜	838
五、刑滿釋放	839
六、在誕辰家宴上的講話	842
第四十八章 看到中央[1972]24號文件後	846
一、流傳很廣、影響極大的中央文件	846
二、文件中說：	
“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政變”	848
三、文件中說：“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	852
四、吳法憲說：“林彪怎麼辦，往那裏擺？”	855
第四十九章 老伴日記和我寫的悼詞	857
一、艱難歲月的記錄	858
二、悼詞	865
第五十章 與律師再見面	867

## 附 錄

一、給中央寫的兩封信.....	878
二、步兵營進攻演習的幾點經驗.....	892
三、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	898
四、“八·六”海戰的基本經驗.....	920
後 記.....	李冰天 928

# 前　　言

年青人愛向往未來，老年人愛回憶往事。閒來無事，尤其如此。

在我刑滿到期尚被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時，中共中央對我有若干條特殊規定，其中一條是戰爭年代回憶錄可以寫，可以發表；文革年代回憶錄也可以寫，但發表要經審查。現在我已完全恢復了公民權利，應該享受國家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如果書稿寫好後由於某種原因，仍然不准發表，那我的這本回憶錄就祇好存給老鼠啃掉。

我想強調一下我思考與寫作這本書的幾條原則：

第一、我的寫作目的，就是要為後人留下一段我親身經歷的、實事求是的客觀真相。雖然我的親身經歷僅僅是全部真相的一個側面，但為了能够讓這段複雜的歷史還其本來面目，我想盡自己微薄能力，作一點奉獻。我們的史學家如果全面系統地把諸多歷史事件的不同側面貫穿起來並研究透徹，提煉出其中的歷史借鑑，不是很有好處嗎？

第二、我的回憶錄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林彪。林彪是中國共產黨和共和國歷史上一位非常特殊、非常敏感的人物。我始終認為，對林彪的功與過應該分開看待。歷史一定會還一個人的本來面貌，給一個公正評價。祇有真正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

## ·李作鵬回憶錄·

方法，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個道理和事實，我相信會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而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承認。因此我也想為史學家們對林彪的研究留下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

第三、我是一個經受了毀滅性打擊的人，現在一無所有，祇是一個普通公民，剩下一條快死的老命。面對歷史上的是非功過，我沒有什麼可怕的。我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軍人，當兵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為了真理、為了國家，砍頭如同風吹帽。真正的唯物主義者應該用無所畏懼的精神來追求歷史的真相。因此我除了實事求是的還原事情本相，別無選擇。

第四、我的大部分稿件是在服刑“保外就醫”和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構思寫就的。當時我的寫作處於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我的全部原始資料因被數次抄家而失散了，中央檔案館中的歷史檔案文件，我不能查閱。在整個寫作過程中，祇能够依靠自己腦子裏的回憶，和參考公開發行的有限資料，所以我不能保證文稿中完全沒有差錯。但是我相信自己多年來從事高級參謀職業鍛煉的結果，雖然已臨屆九旬，至今記憶力並不很壞。況且我的寫作態度一貫是慎重的，沒有相當把握是決不會輕易見諸于文字的。腦袋中的記憶有的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時期寫的比較細一些；有的記憶模糊一些，寫的就比較粗一些。

我知道歷史必須實敘其事，禁止偽言浮文。在重要的問題上，每個字、每句話、每個過程和細節都要對歷史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否則是不嚴肅的，不鄭重的，是騙人騙己的。

我寫作的主導思想是弘揚我黨歷史上好的、光明的一面，但對於缺點、錯誤和失敗的一面也不回避。我始終認為兩點論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我堅持這一觀點，并付諸行動。

但個人的經歷畢竟是有限的，“足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因此其中錯誤之處，不充分、不完善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指正。因我讀書少，文化不高，缺少文采，文字語言比較枯燥，比較生硬，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甚至詞不達意，用詞不當，這是明顯的缺陷。

我的回憶錄大致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革命戰爭年代。主要包括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及解放戰爭時期。

這一部分紀錄了我從一名普通的紅軍戰士，在革命的大熔爐中錘煉了三十年後，成長為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的經歷。我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告訴現在的人們，新中國的建立，是來之不易的，對於後人奮發建設現代化國強民富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也許能起到鼓勵和鞭策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建國以來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

從1950年開始，我先後在武漢高級步校工作、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以及在總參軍訓部任職。在這十二年間，我既接受了嚴格的高等軍事教育，也參加了教書育人，培養部隊幹部的工作，為訓練部隊提高戰鬥素質，適應現代戰爭需要，實現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

1962年我調到海軍工作後，分管作戰和海防工程建設。我貫徹執行了毛澤東、林彪及中央軍委關於部隊建設的方針原則。指揮打擊美蔣軍從海上、空中向大陸沿海的竊犯襲擾，擊沉擊傷敵艦多艘，擊落擊傷敵機多架。指導進行海軍碼頭、機場等戰備工程建設；領導包括核潛艇、導彈驅逐艦、萬噸級海洋考察船等的建造，使海軍建設向現代化方向發展。

“文化大革命”已成為歷史。文革十年，我經歷了前五年。書中重點寫了文革前期我之所見所聞、所親身經歷的重大事件的實際情況。在敘述過程中，盡量保持歷史的真實面貌，沒有更多的評論，採取述而不論、述而少論的態度。供讀者參考，相信讀者能够分析，辨別是非黑白。

“九·一三”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大事，是建國以來的大事，是文革時期的大事。也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想必也是讀者十分感興趣的內容，在書中我將如實講述那一天所發生的事情。

第三部分是我被中央隔離審查、判處徒刑的經歷。

## ·李作鵬回憶錄·

書中如實寫了1971年9月24日之後，我被宣布隔離審查，在通縣“馬廄”裏被囚禁五年，又在秦城監獄裏被關押五年的經歷。1980年底和1981年初，又經歷了特別法庭的公審和判決。我由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變成了囚徒，服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是一段漫長的歲月，是一段無比痛苦的歷程。

在寫回憶錄的同時，我開始整理歷經劫難、終於保存下來的一千多張珍貴歷史照片。

由於這些歷史照片在中央專案組也被整整“隔離審查”了十年，有的嚴重霉變和粘連，有的照片中的某些人臉，被用墨汁塗黑或是打上紅叉，有的照片被剪開後又和別的照片粘貼在一起，損壞了不少珍貴歷史照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我真的很心痛！

在書中，我選用了一百多張珍貴歷史照片作為插圖，絕大部分歷史照片，是從來未公開發表的，是十分寶貴的歷史資料。

參加紅軍之前，我念過幾年私塾，識得幾個漢字，這就養成了我寫打油詩的愛好，我稱其為“草詩”。我整理出百餘首發表，詩言志，詩言情，詩言趣。讀者喜歡就看看，沒興趣就一翻而過。

存在決定意識。筆者作為一段歷史的見證人，我相信人民創造歷史，時間是歷史的法官。凡事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好事可以化為壞事，壞事可以粉飾成好事。但人民有澄清是非的頭腦、有表達公平正義的要求，這是壓不服堵不住的。不平則鳴，因此我有“民斷勝官斷”的詩句。沒有永遠烏雲不散、陰雨不晴的天，終有一天，萬里白雲晴空。對不對，走着瞧。

在本書撰寫過程中，參考和學習了大量資料，謹向原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謝！

# 第一篇

## 走向革命

###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 一、我的家鄉

我是1914年4月22日出世的。

我的老家是江西省吉安縣，五十一都上堡鄉流家坊村。也就是現在的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天玉鎮流坊村。這個地方離吉安城很近，祇有十華里，中間祇隔着一條贛江。離吉水城則較遠，有四十華里。

1929年家鄉農民暴動後，我們這裏劃歸吉安縣水東區領導。革命失敗後仍歸吉水縣管轄。

吉水、吉安兩縣都是秦漢時代就存在的古城。歷史上是北方通往廣東必經的要道。這裏的經濟、文化在江西省是比較發達的地方，有“金蘆陵（吉安）、銀鄱陽（南昌）”之稱。歷史上出了歐陽修、文天祥等著名人士。自然環境優越，土地肥沃，雨量充沛，

不但有“贛中糧倉”之美譽，而且盛產多種經濟作物，礦產資源也很豐富。

解放後，流家坊村的地域管轄在吉安、吉水兩地之間反復幾次後，現在又劃歸吉安市統管。

我家所在是一個不到五十戶的小村莊，村東面靠山，自然條件較差，比較貧窮。村裏沒有地主，也沒有在外面做官的，較為富裕的戶也就够上富農的邊吧。與我們相鄰的兩個村莊比較大，不僅有地主，也有在外做官經商的，最大的官當過知縣。他們兩個村有錢有勢的人多，看不起我們小村窮村，因此我們常受他們歧視，好像低人一等。互相發生糾紛時，我們說話講理無人聽，他們說怎麼辦就得怎麼辦。因此村民們希望我們村也出一個有名望的、辦事公道的人物。可是自古以來，我們村就沒有出現過什麼重要人物。老人們曾說我們村的地勢不好，是一個荷葉形的小盆地，西邊有個大缺口，天下雨荷葉是裝不了多少水的，并且一刮風就倒掉了，所以出不了重要人物、聚不了財寶。

我的祖父叫李貞虎，就字面解釋就是一隻規規矩矩的“老虎”。靠種田和做小買賣為生。農忙時種田，農閑時就挑起擔子，走村串戶，搖着撥浪鼓，成為作小買賣的貨郎。由於省吃儉用、勤儉治家，生活還可以過得去。

祖父去世時留給子孫後代的家產主要是：耕地三十多畝，山林兩塊，住房一棟半共八間，不放債，也不欠債。

父親李遇臻也是普通農民，在我們尚為孩童的時候，家裏每年要雇請長工一人或半人（半天幫家幹活）協助翻種。後來父親和叔父分家，我家人口多，平分的田地少，變成下中農。叔父家人少，變成中農。土地革命分配土地時，即是按此定的成分。

父親為人忠厚老實，寡言少語，實心待人，年復一年的早出晚歸，耕種田地。他專心務農，深耕細作，把田地種得很好。父親讀私塾七年，在村裏可算是會寫會算、有文化的人，由於平時言行正直，知書達理，頗受村民的尊敬。村內發生什麼糾紛，常常願意找他徵求解決的意見。解放後，我在武漢工作安家，曾將父親接

到武漢同住并治病。父親于1965年去世。

父親治家的主導思想是維持自給自足的家庭生活，并培養我的大哥讀書，希望他成為有出息的人。

我家有兄弟五人，我排行老三。大哥李仁鵬高中畢業。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他在吉安白鷺洲中學讀書。在這座學校中，我黨的基礎比較好，經常組織學生下鄉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宣傳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打倒土豪劣紳的主張。大哥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接受新思想，也隨着革命潮流，下鄉進行宣傳活動。但大革命很快就失敗了。國民黨右派掀起了反共、反左派、反工農革命運動的狂風惡浪。1927年3月，反動派向共產黨吉安縣黨部、縣總工會、縣農協、縣商協進攻，捕捉各級機關團體負責人六七十人，殺害了縣總工會委員長，并派爪牙下鄉鎮壓工農群衆革命運動。

在這種白色恐怖形勢下，大哥也被通緝，迫使他在鄉下東躲西藏，不敢露面，不敢在家，也不敢回城讀書。後來我父親四處打通關係，給鄉裏當官的人送去了八十元光洋，請求他們幫助說情，大哥才落下個免于追究，回到城裏繼續讀書。1930年紅軍攻克吉安城，鄉裏的外村農民又把他當成“反動派”逮捕，（當時鄉下農民認為，城裏的人都是白色的，城外的人是紅色的）折磨了一段時間，釋放回家。不久，吉安城又被國民黨軍隊占領，白色恐怖更加厲害。大哥對革命前途產生悲觀動搖，便投入國民黨軍隊謀生，在國民黨軍隊第14師擔任中尉書記官。西安事變後辭職回家，先後擔任吉安縣政府科長、區長。1949年國民黨敗退時，我曾給他寫了一封勸告信，希望他不要去臺灣。他接受了我的意見，自認為有一個在共產黨裏當大官的弟弟，想來會沒事。但吉安解放不久，他就被捕判刑，并死于勞改中。他的一生隨着世局變遷而顛沛，結局很悲慘。

二哥及兩個弟弟均在家中種田，沒有遠離家門。解放後五弟曾在本地公社當文書。二哥及兩個弟弟都已去世多年了。

由於大哥讀高中，二哥身體不好，兩個弟弟又小，父親就寄

## 李作鵬回憶錄·第一篇·走向革命

希望把我培養成為農田的主要勞動力。我的童年除了讀書之外，課餘時間還要經常幹些放牛、砍燒柴、采桑葉、撈猪草等農田零活。我腦子好使，掌握各種活路都很快，到了十四五歲就學會了農田一般耕種，什麼犁田、耙田、施肥、播種、鋤地及收割樣樣都會。農閒時，挑擔到城裏賣家裏做的油豆腐，帳目我也算得清，可以說我在家裏是挑大梁的。

可是又要讀書，又要幹活，又在長身體，我經常覺得吃不飽。我記得當時在家裏，早晚祇能吃稀的，中飯能够吃到乾的，但是父親也要幾個孩子先吃掉一碗紅薯後才能吃米飯。為了能够快些吃到米飯，我就要點小聰明，將紅薯在碗裏架空起來，讓父親看到我吃了冒尖的一大碗紅薯，其實下面是空心的。

母親張氏，是一位不識字的、連學名都沒有的勞動婦女。她為人善良，終日忙碌操持家務。由於她的娘家是農村道教世家，我的外公和舅舅均是道士，我的母親從小接受宗教教育，於是信奉鬼神，經常燒香拜佛，乞求家人平安。母親很會管家，既會煮飯燒菜，又會紡紗織布，養蠶、養豬、喂鷄、種菜樣樣能幹。我們南方的菜園子，主要由婦女管理，男人管得很少。我還記得母親親手腌制的臘肉非常好吃，可惜平時吃不着，父親把臘肉掛在房梁上，我吃飯時祇能抬頭看一眼，過年過節才能吃上一小塊。

為了維持這個並不富裕的家庭，母親對孩子管教很嚴。那時的我有些調皮，就時常挨打。有件事情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偷偷藏在家裏的閣樓上，偷喝了給父親釀的米酒，直至醉倒睡着，結果挨了打。為了躲避父、母親的管教，我曾經想外逃不歸家。有一次下決心跑出家門，白天餓了，就到地裏偷地瓜吃。晚上天下大雨，祇能躲在橋洞底下避雨過夜。第二天，二哥尋我回家，母親就此再也没有打過我。在一個十四五歲孩子的内心，為了不再吃紅薯，為了不再挨打，寧願離家出去闖世界的想法是有的。

母親先後生育了七胎，最後死於難產。終年剛滿四十歲。母親死時，我已離家參加紅軍去了，沒有見到她最後一面。

我們村裏在家祠內辦了一座私塾，顧請了外地一位先生，而

學生也不過三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所學的啓蒙課本之一是“人之初”及“學而時習之”。每天除了背書之外，就是寫毛筆字。在老師的教書桌側面，貼了一張孔子的像，學生每天早晨入學，要先向孔子三鞠躬，放學退出也要向孔子三鞠躬。背書不好或寫字不好，老師都要用戒板打手。背書好的，可以不幫老師挑水做飯。字寫得好的，可以得紅圈。當時我們死背書但不解其意，老師雖也講解，但學生不易聽懂。學了不到一年，轉入初級小學讀書，設有國文、算術、音樂、體育、圖畫、手工等科目。祇讀了三年，我就停學了。我的學習成績不算很好，屬於中等程度。

我在小學讀書時，第一次大革命已經開始了。小學也講三民主義，三大政策。每天第一課之前，要全體起立，由老師領着集體背誦“總理遺囑”，然後才講課。

由於離吉安城很近，在城內又有一個姑父開店經商，我每到城裏去時，必到姑父店裏看一看。姑姑、姑父很喜歡我，每次去，姑姑會給我作一些好吃的東西。姑父讀了幾年私塾，又是一個勤于自學的人，他對《三國》、《水滸》裏的故事講的滾瓜爛熟，社會新聞消息也知道得很多，所以凡去城裏一次，就可以知道一些農村裏不知道的事情。另外，大哥在白鷺洲中學讀書時，訂有縣報、省報，我父親喜歡看舊報紙，不論家裏誰到城裏去，都要到大哥那裏去取回舊報紙，我也經常跟着翻閱，似懂非懂地從中得到不少消息和知識。

上述這些方方面面的耳濡目染，對我當時的思想均有啓發作用。

## 二、參加紅軍

第一次大革命之前，盤踞江西的是北洋軍閥孫傳芳的部隊，共有四個正規師，三個地方師，二個獨立旅，總共兵力號稱十萬人。駐守吉安地區為贛軍第2師蔣鎮臣的部隊，軍閥的統治腐敗

殘暴，人民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對“北兵”、“倚老”厭惡已極，民心思變。

1926年秋天，北伐軍攻贛總指揮朱培德率領第3軍及新編第14軍，由廣東出發占領贛州之後，夾贛江兩岸向北挺進，很快占領吉安、撫州，并配合湘北轉入贛北的北伐軍隊攻占南昌、九江。

北伐軍經過吉安地區時，與蔣鎮臣師展開短時間激戰，戰場離我們村最近的地方祇有四五華里，槍聲、炮聲震耳欲聾。北伐軍很快就把敵人打垮了，并乘勝追擊，槍炮聲越響越遠。人民十分高興，熱烈歡呼勝利，積極支援北伐軍。有的自發地送水送飯，有的自願帶路當挑夫。更多的人在村頭街尾議論“南兵”如何好，不擾民，不拉夫，買賣公平。在清掃戰場時，鄉民拾到的槍支彈藥，均自動送給鄉政府（鄉政府同我們小學是行教合一的單位，鄉政府的辦公室也就是小學的辦公室，鄉政府的負責人兼任小學教師）。由鄉政府轉送縣政府。為了慶祝勝利，我們小學也挂了彩旗，張貼了五顏六色的標語。總而言之，我所見所聞的第一次大革命，對我產生革命思想影響不小。

但是時移事改，好景不長，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不到半年時間就開始消沉下去了。所謂“軍事北伐、政治南征”的腥風血雨開始了，白色恐怖很快就來臨了。當時駐在吉安地區的部隊是國民革命軍新編第2師，師長葉劍英雖然是革命左派，也對形勢無能為力。

葉劍英就是我們後來的葉參座、葉元帥。兩廣解放後，我在廣州工作時，葉劍英還同我談過這段歷史過程中的故事。

國民黨右派及地主豪紳，興高采烈地迎接反革命形勢的到來，并推波助瀾，瘋狂地進行反撲，殘酷地鎮壓革命運動。真是一片血海尸山、鬼哭狼嚎的淒慘狀況。而廣大工農革命群眾被迫偃旗息鼓，怒而不言，由積極參加革命，變成憂心忡忡，觀望等待。

左派勢力、共產黨人更是義憤填膺，被逼上“梁山”，用刀槍相對抗。在城市站不住腳的形勢下，迅速轉入山區，以農村為主，

搞武裝鬥爭，堅持革命。自1927年起，吉安縣出現兩塊農村游擊根據地。一塊是贛江西面的延福山區，一塊是贛江東面的東固山區。我的家鄉離東固山區七十華里，開始並不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麼變化。1928年之後，逐漸地有各種傳說，也就是小道消息，什麼“蘇維埃”，什麼“土地革命”，什麼“紅軍”，什麼“赤衛隊”，傳到我們的耳朵裏。吉安反動派的報刊除登載井岡山地區“赤匪”活動外，也登載延福地區、東固地區的“土著赤匪”竄擾情況。

東固地區處于吉安、永豐、吉水、興國、泰和五縣邊界，游擊地形很好，農民生活貧苦。1927年3月，吉安城黨的組織被破壞，大批黨員、團員及左派人士被捕。共產黨員賴經邦是東固山區賴村人，原任吉安縣教育局長，在城內站不住腳，他就跑回東固家鄉堅持革命，將東固地區原有“土匪”十餘條槍爭取為革命隊伍，以此為基礎逐漸發展成一支數百人的游擊隊。國民黨反動派多次武裝“圍剿”，游擊隊不但沒有被消滅，而是更加壯大了，戰鬥力更強了，並創建了東固最早的革命武裝力量，後改編為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2團和第4團。1929年，革命形勢已發展到我們家鄉附近。贛江以東均成為東固革命根據地武裝力量的活動範圍。

1929年12月，一天黃昏後，老百姓還沒有睡覺，在我們村莊前的大路上，突然傳來跑步聲和低聲說話聲：“快跟上，快跟上”。我們出門一看，原來是一支農民組織起來的隊伍，從東面山裏出來，向吉安城方向前進。除先頭有少數步槍外，絕大多數人背的、抬的是土槍、土炮、梭鎲、大刀，甚至有的是棍棒。據說有兩千多人。他們在吉安城對面的贛江東岸，向城內放了幾槍，在附近村子裏打了幾家土豪，第二天早晨就返回山裏去了。

當天上午，吉安城敵人百餘人渡河向東偵察搜索，進到丘塘以東高地（此地離我們村約四華里），稍停了一會，沒有發現什麼情況，即返回城內去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次農軍行動，是第一次攻打吉安的佯動部隊。直到吉安城解放為止，農軍先後有九次圍攻吉安的行動。由於贛江阻隔，我們這邊不能成為主攻方向。而主攻方向在贛江

西面，那裏可以直擊攻城。

我們村裏老百姓親眼看到這次農軍行動後，議論紛紛。家境比較富裕的人保持觀望態度，不敢發表意見。家境比較貧窮的人，特別是青年，積極主張我們也跟着宣布暴動，成立蘇維埃，成立赤衛隊。但年紀比較大的老人，認為我們離城太近，敵人可以隨時來到，不能輕舉妄動，不要惹禍。最後商定是先採取秘密辦法，準備紅旗，紅袖章，準備梭鎗大刀，待機而動。

1930年2月第二次農軍進攻吉安時，我們村裏一部分青壯年，自發地高舉紅旗，手持梭鎗，也跟到贛江東岸搖旗吶喊，并在大洲上村打了兩家土豪，挑了兩擔米，抬了一口肥豬回到村裏，在楊家祠堂裏煮飯燒肉，大家高興地吃了一頓，就把紅旗梭鎗秘密收藏起來了。這次行動我也參加了。

農軍退走後，吉水城內的敵人唐雲山旅，反撲進到南水、值夏、施家邊一帶（離我們村子十五到二十華里），被朱、毛指揮的紅軍主力，將其全部殲滅。

1930年4月，農軍第三次進攻吉安時，我們村裏的蘇維埃成立了，赤衛隊、少先隊也組織起來了。

1930年5月，農軍第四次、第五次圍攻吉安時，我們村裏已經分配了土地。

1930年6月，農軍第六次圍攻吉安，鄉蘇維埃指定我們四個比較小的、比較貧窮的村莊組成模範少先隊，并指定由我擔任隊長。我們出發進到贛江東岸水映庵附近。兩天後，吉安敵人大約一個連，乘兩艘洋船（小火輪）渡河向東岸出擊。城內敵人在大碼頭一帶開槍掩護小火輪前進。同時，小火輪的敵人也向東岸農軍開槍射擊，打得農軍倉促向後撤退。我們模範少先隊因無還擊能力，也跟着向後撤，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結果跑散了，各自先後跑回家去了。

這樣惹了大禍。鄉政府知道後，首先把我扣留在鄉政府，限制自由，指責我沒有負起責任，沒有起到模範少先隊的模範作用，要打屁股三十大板，并罰十五塊大洋，給模範少先隊每人作一套隊

服。打屁股我可接受，罰十五塊大洋我沒有辦法。最後還是我父親送來了十五塊大洋才算了事。事後仍要我擔任模範少先隊的隊長，以觀後效。

不久我們模範少先隊奉上級命令調到陂頭革命老區進行會操，訓練兩周。由會操指揮部派來軍事教官，主要教隊列動作及班排戰鬥隊形和戰鬥動作。要求很嚴格，操練不好，教官可以打罵。每天操練八小時，天氣又熱，搞得我們汗流浹背。伙食由會操指揮部供給。

當時的政治口號是：“擴大鐵的紅軍一百萬，打到南昌、九江去，會師武漢”。由陂頭會操返回家中後，我內心萌發了參加紅軍的思想，我不滿意鄉政府處罰，想遠走高飛離開家鄉。那時我周歲十六。

有一天晚上我向父母說了我的想法，父親半天不說話，最後無可奈何地、生氣似地說：“你願意死在外頭你就走”。母親心裏是萬分捨不得，認為我年紀尚小，不能遠離家門。第二天，她找了一個陰陽先生給我算命。陰陽先生說：“一個包袱一把傘，出外可以當老板”。母親相信迷信，祇能眼裏流泪，嘴上不怎麼阻攔了。

比較讓我心裏不安的是我的未婚對象，她名叫張順英，比我不小兩歲，虛歲十五，是我的表妹。原來我二舅舅家裏共四口人（舅父、舅媽、表哥、表妹），種田為生，自給自足，日子過得不錯。可好景不長，舅父因病先死，接着表哥也病死了，舅媽改嫁，短短幾年內，就門庭敗落。丟下一個十四五歲的表妹，無法獨立生活。

舅媽改嫁前，委托我母親撫養表妹，成人後與我結婚。其實舅媽和母親早就有這個意思，由於當時情況，我母親就更是義不容辭了，把表妹接到我們家裏，預定我到十八歲就完婚。我對表妹張順英沒有什麼想法，主要覺得她的命運不幸，家破人亡，無依無靠，處境悲慘，現在我再一走，其前途如何更難預料，因此心裏自覺有些對不起她。

自我們成為模範少先隊之後，各次農軍圍攻吉安時，我們更

加自覺地起模範先鋒作用，進攻時走在前頭，撤退時走在後頭，哪裏危險就到哪裏去。農軍每次圍攻吉安時，城內敵人照例要派兵渡河，進行偵察搜索，我們都是有秩序地撤退，再不敢亂跑了。

1930年10月初，第九次圍攻吉安。農軍配合朱毛紅軍主力進攻，紅軍打的很英勇，槍聲炮聲隆隆，打了一天，敵人抵抗不住，乘夜棄城向北逃竄，紅軍占領吉安城。此時水東區蘇維埃政府決定我們模範少先隊集體參加紅軍，準備打南昌、九江。

當時我們少先隊渡河開進吉安城，住在北大街靠近紅軍一方面軍總司令部附近，與其他參軍的新兵一起組成新兵連。新兵要在新兵連操練三個月，然後分配到連隊。新兵分配時，紅軍總司令部一名叫楊立三的副官長來到我們駐地逐個地看了看我們，並詢問了一些情況，結果把我及另兩個人選中了，分配到總司令部傳令排當傳令兵。其餘的人有的分配到戰鬥連隊當兵，有的不願離開家鄉，害怕打仗，返回老家了。

我到傳令排後，當天就發給我一枝七九漢陽造步槍，三十發子彈，並發給一頂帶五星的軍帽，一套打土豪沒收的對襟灰布夾衣，還發了三塊現洋作零用錢。我用發的現洋買了米和鹽，給吉安城裏的姑姑家送去，感謝他們對我的照顧和啓迪。

從此我就成為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革命的浪潮把我卷進了革命的隊伍，踏上了漫長的革命征途。

### 三、轉入中國共產黨

我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經過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再兼黨、轉黨的過程。

1931年秋天，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之後，方面軍指揮機關回到瑞金的葉坪、祥溪一帶休整。

此時總司令部已決定調我到朱德總司令警衛班當衛士。按

規定，警衛班的衛士都要選擇優秀戰士或班長擔任，必須是黨員或團員，政治上必須絕對可靠。這樣就由總司令部傳令排戰友廖炳先和朱德總司令身邊的勤務兵康東生兩人介紹我參加了共青團。

為什麼介紹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一是需要，二是條件具備。當時介紹人和團支部指出我有四個優點：第一，我是帶領少先隊集體參加紅軍的，對紅軍有比較好的認識；第二，在肅清A B團的肅反運動中，我是清白無嫌的；第三，在粉碎敵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圍剿”中表現勇敢堅定，并能吃苦耐勞地完成上面交給的工作任務；第四，能積極參加列寧室的活動及士兵委員會的活動。我雖然文化不高，但在當時的紅軍戰士中，能上幾年學的人，也是不多的。因為有點文化，參加列寧室活動比較方便。當時，我能代筆幫別人寫牆報、寫家信，也能幫別人修改錯別字。在肯定優點的同時，團支部指出我最主要的缺點是存在小資產階級虛榮思想，不敢大膽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既怕得罪別人，又怕自己丟面子，有患得患失的毛病。

1932年春天，在“爭取一省首先勝利”的口號下，紅軍分東路軍、西路軍進行主動出擊。朱德總司令準備隨西路軍去打江西贛州，毛澤東準備隨東路軍去打福建漳州。

在出發前總司令部政治協理員康克清（朱總司令的夫人），找我談話，通知說：由團支部提出，黨支部討論同意，從現在起你是兼黨團員過兼黨的生活，既接受團的教育，又接受黨的教育。也就是說，既過團的政治生活，也過黨的政治生活；既參加團的會議，也參加黨的會議；既執行團規定的工作任務，也執行黨規定的工作任務。但參加黨的會議祇有發言權，沒有表決權，即類似現在的預備黨員。

擔任朱德衛士工作一年之後，1932年秋天，在廣東水口戰役之後，紅軍揮師北上，進行樂安、宜黃戰役。紅軍總司令部指揮機關進到樂安以南的招撫附近進行指揮。

此時組織已決定派我到中革軍委謀報科任見習科員。到謀報

科不久，黨支部派人與我談話，談話人指出我自入團和兼黨後，經過團和黨兩方面的教育，不論在工作上和思想方面均有進步，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差錯，已具備轉入正式黨員的條件。

不久，支部大會討論我的轉正問題時，全體通過，并很快轉為正式黨員。

## 第二章 紅軍時期

### 一、破譯敵軍密碼電報

當時中革軍委諜報科長是曾希聖(後任偵察科長)，他曾在上海和武漢做我黨的地下秘密工作，有豐富的隱蔽工作經驗。包括我，科內祇有兩名科員。主要工作是指導部隊進行戰場敵情偵察工作和收集整理情報工作，上呈下發。同時我科有一部收音機，每晚接收南京、上海等地新聞廣播，經整理，送軍委領導。

那時對國民黨的無線電技術偵察，由王諭的無線電隊負責。

約兩個月之後的1933年初，我又由諜報科調到軍委機要科當譯電員。當時，周恩來已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帶來一個密碼本，名稱“豪密”。是以周恩來的曾用名伍豪而命名，也就是“伍豪密碼”之簡稱。這個密碼本先是由一位秘書負責保存翻譯，後來指定由我保存和翻譯，是專門與上海中央聯絡的密碼本。

1933年上半年，我又調到中革軍委二局當參謀，軍委二局的任務是通過無線電偵聽敵軍通信，破譯敵人無線電密碼，獲取情報。比在軍委機要科工作時的困難大得多。

當時，隨着中央革命根據地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紅軍也繳獲了大量敵人的裝備，其中包括多部無線電臺及敵密電碼本。中

革軍委決定成立軍委二局，專門執行破譯敵無線電密碼的偵察任務。我調到二局時，二局的無線電裝備已相當不錯了。

如何破譯敵無線電密碼呢？據我當時所知，有這樣幾個辦法：其一是從俘獲的敵機要人員中了解繳獲的敵密電碼本。其二是從我打入敵軍內部的地下黨人員獲取敵密電碼。其三是在作戰中，突擊敵指揮所，收集敵人譯好而未銷毀的電報，或是翻譯了一半的電文底稿，對照文字和組碼，推譯密碼。其四是國民黨軍隊最初使用的無線電聯系是用明碼電報，我們發現，這個明碼與當時剛剛在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少量使用的郵局民用電報密碼基本相同，就通過我地下黨得到郵局電報密碼，這樣就可以竊取敵軍隊之間的明碼通訊消息。以後敵軍部分改用密碼通訊，雖中央軍與中央軍之間用密碼，但中央軍與地方軍閥部隊仍用郵局明碼。另外，敵人有時將密碼與明碼混用，如報文中的地名用了明碼，根據敵人的行動情況，就可以推譯出地名前後密碼內容，從而掌握密碼。其五是與上海中央及各根據地的紅軍部隊保持聯繫，交換情報。這是當時中央紅軍用破譯敵無線電密碼的方式，獲取敵人重要情報的主要來源。

1934年，軍委二局局長是曾希望，副局長是錢壯飛。在長征途中錢壯飛犧牲後，宋峪合接任。二局下屬有：一科破譯科，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畢兆；二科是譯校科，科長由我擔任；三科是偵聽科，科長王震。長征開始，王震留在蘇區，三科由副科長胡立教負責。

當時，在局長曾希望的領導下，二局已具備破譯國民黨軍隊各種電報的能力，并多次成功破譯國民黨軍隊的重要密電，為紅軍總部反“圍剿”提供了不少可靠情報。成為中央紅軍打擊國民黨軍隊的秘密武器。

破譯的敵情報除主要送軍委領導外，還要送蘇聯軍事顧問李德，但需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將情報譯成俄文。所以，當時伍修權對我們二局的工作比較了解，我與他也有較多的工作來往。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我們的任務是掌握全面

敵情，主要手段是破譯敵軍電報，為突出重圍，選定行軍路線提供依據。當時，我們已經積累了不少破譯密碼的經驗和辦法。幾乎把敵人師以上的主要電報密碼都破譯了。因此敵人用電報調動部隊，我們是了如指掌，一清二楚。

在長征的行軍途中，我們共有四部接收敵人電報的電臺，每兩部電臺為一班，分做兩班；一班駐扎開機偵聽，一班趕路前行。等這一班到達駐地，立即架設開機，另一班則關機上路，此停彼開，輪流值班，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接收周圍敵人電臺的電報。將敵軍調動情況，源源不斷地報告軍委首長。

長征途中，有兩次在中央紅軍生死攸關之際，準確破譯敵電的情況，至今我記憶猶新。

第一次是在“四渡赤水”期間，此時，軍委二局多次準確破譯敵軍調動情況，對遵義戰役大捷和擺脫敵軍圍堵起到了關鍵作用。

1935年1月，紅軍由土城子南北地區“一渡赤水”後準備在宜賓附近強渡長江。敵人估計我紅軍要在川南強渡長江，慌忙調集大軍，尋求在長江南岸與我決戰。

可是我軍突然東返，“二渡赤水”，回師黔北。此時，二局截獲準確情報，乘敵川軍未趕到之前，中革軍委決定紅三軍團打擊婁山關之敵。在擊潰數團敵軍後，中革軍委決定紅一軍團向遵義城發起進攻，并攻占遵義城。此時，二局又截獲敵情：川軍行動緩慢，而敵吳奇偉部孤軍深入至遵義附近。中革軍委根據情報再次命令紅一、紅三軍團圍殲吳部，并取得遵義戰役大勝利。敵人妄圖與我在黔決戰的計劃完全破產。

遵義戰役大勝利之後，部隊進行了幾天休整。

此時，毛澤東已擔任前敵總指揮。對中央紅軍下一步如何行動，毛澤東召開了會議。會議上多數人建議應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地區前進，消滅西安寨，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并由紅一、紅三軍團擔任主要攻擊，五軍團為預備隊。會議決定紅軍主力繼續西進。

此時，我局準確破譯了多份敵軍重新調動部署的電報，電報表明，敵軍正大規模向打鼓新場調集。周恩來將剛接到的三局情報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決定立即發電各軍團，停止西進，不進攻打鼓新場。

紅一、三軍團于3月中旬攻占茅臺鎮。這是個著名的產酒的地方。在那裏茅臺酒一大缸一大缸的擺着很多很多，香極了！我們不但喝足了，還用水壺灌滿帶足。甚至拿茅臺酒擦腳活血。筆者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喝茅臺酒，味道真是好極了！喝了茅臺酒，走路腳底快如風。

此時中革軍委決定在茅臺附近“三渡赤水”，向川南前進，擺脫敵人。

敵人手忙腳亂，判斷紅軍仍有在川南強渡長江的可能，再次調集大批兵力向川南集中。可是敵人尚未部署完畢，紅軍又突然東進，“四渡赤水”，出現在貴陽附近，把敵人捉弄得團團亂轉，疲於奔命，拋在遠遠的地方。望着紅軍人馬的腳印，無可奈何，望洋興嘆。

第二次是在毛兒蓋會議，紅軍主力是按毛澤東制定的北出陝甘，還是張國燾主張的西進川康，發生了分歧。

紅軍總部制定紅軍北上計劃，將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左路軍為第5、第31、第32、第33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指揮。經川北阿壩地區北進。右路軍為紅第一、第三軍團和第4、第30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指揮，經班佑北上。黨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毛兒蓋舉行會議。毛澤東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指出紅軍主力應迅速占領以岷州為中心的洮河流域，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發展，以便取得甘陝之廣大地區。針對張國燦以紅軍主力西進的主張，指出“在目前將我軍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僻地是不適宜的，是極不利的”。

此時我們軍委三局再次截獲敵情電報。胡宗南、劉湘在電報中判斷，目前紅軍主力不是<sub>方塊字讀書社區</sub>，就必北出陝甘，但向川康

發展的可能性大，因此，胡宗南將主要兵力布置，重點放在防止我向四川內地發展。

破譯的敵電證明毛澤東指揮紅軍主力北出陝甘的決策是正確的。

毛兒蓋會議之後，部隊浩浩蕩蕩向北行進，我們二局作為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指揮。行軍序列是紅一軍團為前鋒，中間是四方面軍第4、第30軍等部隊和前敵指揮部，最後是紅三軍團，毛澤東隨前敵指揮部一起行動，前敵總部參謀長是葉劍英。周恩來因病、王稼祥因傷隨紅三軍團行動。

9月初，紅一軍團到達巴西。

一天，參謀長葉劍英突然親自到二局駐地，召開緊急會議，命令我局立即出發“執行任務”，葉劍英親率軍委二局，很快轉移到達紅三軍團駐地，與毛澤東、周恩來會合。彭德懷下達命令，紅三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立即出發北進，向紅一軍團靠近。當時，我們不知道紅軍總部發生了什麼情況。出了草地之後，傳達中共中央指示才知道，張國燾反對紅軍北上，並將四方面軍部隊全部帶走南下。據說，毛澤東在秘密率部脫離右路軍時，要求葉劍英帶出二局全體人員。此次緊急轉移，可見軍委二局在紅軍總部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對當時軍委二局工作成績的評價是“勝過一個軍團的作用！”。

在紅軍的破譯情報工作史上，軍委二局局長曾希望是創始人，功不可沒。

## 二、渡大渡河，過雪山草地

1935年5月，紅軍在會理休整五天後繼續北上。紅一軍團為先鋒，占領德昌，擊潰川軍一個邊防旅，殲敵一部，繞過西昌到達瀘沽。此後由劉伯承、董榮臻方塊字读书社区紅三軍團及工兵等組成紅軍先遣

隊，向安順場前進。準備強渡大渡河，為紅軍北上開路。毛澤東、林彪指揮紅一軍團主力在後跟進。

先遣部隊24日到達安順場渡口，消滅敵人兩個連，打垮川軍劉文輝的河防部隊，占領對岸灘頭陣地。因浮橋架不成，祇好依靠四條小船擺渡。一個團一天還未渡完。毛澤東、林彪看到船少又小，渡河困難，立即決定迅速奪取瀘定橋，命令紅1師2、3團和幹部團由劉伯承、聶榮臻指揮，沿河東岸北上向瀘定橋前進，命令林彪指揮紅一軍團主力及五軍團，沿河西岸北上，向瀘定橋前進。軍委和我們中央機關直屬隊隨後跟進。由安順場到瀘定橋有三百二十里，要求兩天半趕到。

時間就是勝利。部隊冒雨在路上打了幾個小仗，將敵人消滅後仍然行走如飛，于29日晨到達瀘定橋西岸。由於我軍到達突然，敵人沒有來得及徹底破壞瀘定橋，祇點燃鋪在彼岸橋頭上的幾十米木板。紅2師4團的勇士們，于當天下午4時，發起驚心動魄的奪橋攻擊。在我火力支援下，敵人企圖炸橋的導火索被東岸趕到的紅3團部隊切斷，22名奮勇隊員匍匐前進，打退了堅守東岸橋頭堡的敵人，黃昏時勝利奪取了那橫空高懸、下臨急流的天險瀘定橋，并占領瀘定城，守敵一個團向天全潰退。

有的文章中將搶奪瀘定橋的情景描寫為鐵索橋上的木板全部被敵人抽走，祇剩下孤零零、滑溜溜、光禿禿的幾根鐵索。這個描述是不完全確切的。準確地說，鐵索橋基本是完好的。因為紅軍出現突然，敵人來不及徹底破壞瀘定橋。如果木板全部被抽走了，那就麻煩了，如果真是那樣的話，不要說兩小時，就是兩天恐怕也完成不了攻占鐵索橋的任務。這座橋我是親自走過的，那時我是隨中革軍委機關一起通過的。對於紅軍英勇作戰的精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要實事求是。

全軍渡過大渡河之後，林彪、聶榮臻指揮紅一軍團繼續北上，于6月初占領天全、蘆山、寶興等城，進入川康邊境稍事休息後，又繼續北上。

6月中旬，勝利翻過長征中第一座高聳入雲的大雪山——夾

金山，占領大維、懋功，與退出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之後又翻過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

軍委直屬機關大約是6月中下旬開始爬夾金山的。

夾金山高度五千米以上。當時川西正是暑熱夏天，我們每人祇穿一身單衣，忽然進入雪山地區，想補充衣服是不可能的。夾金山每天下午大雪紛飛，冷氣遮蔽天空。照一般道理，上山走快一點，身上發熱就可以御寒。然而現實不容許你這樣辦，因為山上空氣異常稀薄，呼吸異常困難。因此祇好慢慢地、一步一步的緩行，并且走數十米，又要停步休息一會，才能再走。越往上爬，空氣越稀薄，天氣越寒冷。

我們軍委二局，因工作關係有不少挑夫挑着機要文件，還有一個班的戰士輪流抬無線電臺，另一個班的戰士輪流抬發電機。機要文件不能丟失，電臺和發電機既不能摔，也不能碰，山又高，路又滑，因此行動十分困難，體力消耗很大。爬山沿途，體弱病倒，缺氧暈倒和凍死的現象，時有發生。下山比上山容易一些，行軍速度也快一些。不過道路曲折盤旋，雪凍路滑，有的地方道路峭如立壁，連走帶滾，坐地滑行現象也不少。但畢竟越往下走越暖和。在下山途中，我們聽到先遣部隊紅一軍團第2師已經與四方面軍會合了，給大家很大鼓舞，加快行軍速度，到達大維。

大維有住戶四五十家，全是藏族。這裏與中國內地不同，建築物有高至數層的喇嘛廟，一般民房都是兩層樓房，房屋四壁以石塊疊成，屋頂也是以石板鋪成。屋內樓上住人，并有一間經堂，藏民都信佛教。樓下有的存放糧食、雜物，有的成為牛羊圈。生活方式每天吃的是青稞、包米。富裕家庭也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穿的是喇嘛袍子，同內地和尚袍相似。講話是藏語，我們一點也聽不懂。由於反動勢力的欺騙宣傳，他們對紅軍有誤解，大都離家躲避，家裏空無一人。

紅軍北上，要經過沒有人煙的茫茫草地，那裏氣候惡劣，忽晴忽雨，沒有道路，河溝交錯，泥濘不堪。我們要越過草地困難很多，糧食問題是最大的困難。

草地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有人比擬是同戈壁相反的地方。戈壁是没有寸草滴水，渺無邊際都是砂石。而草地是一望無邊，遍野是密密青草，水流滿坑遍地。水雖然多，但多是黑色，含有毒性，不能喝，喝了不但肚子脹痛，而且可以致命。地質特殊，遍地長滿青草，草根互相聯結，結成草皮，草皮下面是泥水，因此上面硬而下軟。步行其上，像踩在棉花上，落脚下窪，抬腳復原。或像布包豆腐一樣，走路稍不留神，踏破了叢草根結成的地皮，就可能陷入泥水之中，其深度很難探知。有時騾馬陷入其中，就不易爬起來。草地天氣變化無常，忽晴忽雨，雨多晴少，霧氣騰騰，見到太陽的時間很少。

草地不但樹木很少，石頭也很少，藏人放牧住的小房子，是用牛糞壘成的，上面蓋上氈布就可以避風遮雨休息。到了班佑一帶，居民住的牛糞房才像個樣，比較寬大，用牛糞壘牆，有梁有柱，屋頂蓋上乾草、泥巴或石板。房內有床鋪及各種生活家具。

草地根本沒有道路，雖然有藏民作向導，也祇是大方向向北走而已。紅軍後續部隊走的道路是由先遣部隊踩出來的。因為草地沒有人烟，吃飯全靠各人攜帶的青稞麥做成的餅子，或炒熟的青稞麥粒用水泡着吃。各自為政，自己管自己，一個人一個伙食單位。乾糧吃完了，就祇好采野菜充饑。晚上露營睡覺，則是“居室寶廬，幕天席地”。一種辦法是找個地勢較高、比較乾燥的地方，就地睡下，另一種辦法是在比較潮濕的地方，就祇能拔點野草墊屁股，兩人背靠背的坐睡。有的戰士疲勞過度，睡在潮濕的地上，加上饑寒交迫，風吹雨淋，第二天出發時，早已安息永眠了。在草地行軍，雖然祇有六天，但比爬雪山一個月，犧牲的人還要多。

1935年9月，在俄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及紅一、三軍團，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林彪為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團，進行軍事領導。部隊前進方向為繼續北上，出岷縣口，到達哈達鋪。

當時我們二局從無線電偵聽和國民黨報紙中證實，陝北有一

塊紅軍根據地，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因此黨中央決定向陝北進軍。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正是秋高氣爽、北雁南飛。紅軍擊退追擊之敵騎兵第35師，繼續向環縣與慶陽之間前進，在慶陽殲滅鄧寶珊一部，并擊退敵人追擊騎兵。于10月19日到達陝北根據地的邊緣吳起鎮，從此結束了貫穿着重山惡水、艱難險阻、槍林彈雨、捨生忘死、史無前例的鐵流二萬五千里長征，與陝北紅軍會師了。長征紅軍雖然人困馬乏，但無不歡欣鼓舞，笑逐顏開。人人都是死裏逃生、萬難不屈的英雄。

二萬五千里長征是用成千成萬烈士的鮮血和生命鋪成的征途，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裏，經歷了多少曲折與磨難，終於走向了勝利。它告訴人們，艱難險阻不可擋，萬水千山祇等閑。它將在中國戰爭歷史上閃光不熄，萬古流芳。因此人們高呼“長征萬歲”！

### 三、抗大學習

為了培養紅軍部隊中的骨幹力量，1936年6月1日，成立了“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林彪任校長，毛澤東任政委，羅瑞卿任教育長。辦學的目的是對從部隊中抽調的大批幹部進行培訓。

1937年初，校名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校址開始在瓦窯堡，以後遷到保安，最後遷到延安。遷延安後，毛主席新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兼政委，羅瑞卿任教育長。

第一、二期學員共約一千四百人，每期學習時間約為六個月。

“七·七”蘆溝橋事變前夕，軍委二局派我化裝到北平，在張經武等同志的配合下搜集日、偽、蔣軍的軍事動態情報。7月下旬回到延安不久，我就接到到抗大學習的通知。

為什麼調我去學習？是方塊字讀書社區對敵鬥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

變化。隨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適應我軍準備直接對日軍作戰的需要，我對敵收集軍政情報工作的重點，由主要針對國民黨軍隊轉為主要針對日軍的對華進攻。當時破譯日軍的電報比破譯蔣軍的電報難度大的多，二局也調進不少懂日文的幹部。我不懂日文，很難適應當前的工作任務，因此需要再學習和深造。

我參加的是1937年下半年的第三期。

從第三期開始，學員隊分為軍事隊和政治隊，我在軍事第五隊學習，并擔任參謀訓練隊隊長。

由於敵人的封鎖，那時的學習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窑洞就是我們的校舍，五六個人，甚至七八個人一間。睡的是土炕，吃的是小米、咸菜。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我們是一邊學習，一邊生產，自己動手，開荒種地。

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聯共抗日。之後，大批蔣管區的青年學生，源源不斷的來到延安求學，因此學員增加，校舍困難。為了解決校舍問題，從第三期開始，校長林彪動員全校師生、員工，親自動手，轟轟烈烈地揮鋤挖窑洞。

我們這期學員也是一邊聽課，一邊參加挖窑洞，學期結束時我們挖了近兩百孔窑洞，解決了近千人的住宿問題。林彪曾特別傳令嘉獎第八隊，克服種種困難，圓滿完成挖窑洞計劃，堪為全校的模範。後來毛澤東曾說：“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馬列主義，延安的窑洞能指揮全國的抗日戰爭……全國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寄托在延安的窑洞裏”。

當時教室少，教員少，教材也少。由於教室少而小，我們就在學校院子裏聽大課，校園內的石壁就是黑板，桌子和凳子也都是



1937年5月執行任務于北平

石頭的。軍事隊的軍事戰術訓練和軍事操課訓練時間占三分之二，政治理論課時間占三分之一。教學的主要方式是聽課、分組討論與實際操作相結合。我們也曾聽過林彪校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的講課。

毛澤東為抗大確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同時強調要切實培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後經林彪總結，“三八作風”成了全軍的最高行動準則。林彪校長還給抗大確定了“理論與實際聯繫”、“少而精”、“軍事、政治、文化並重”、“集體研究討論”等教育原則。

我在抗大的學習時間不長，但收穫不小。是我參加革命六七年來第一次較系統的學習軍事和政治，懂得了許多消滅日寇、打倒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的革命道理和軍事常識。

“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這首《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始終伴隨着我的戰鬥里程。

抗大畢業後我仍回軍委二局工作。

1938年我調到115師工作。1938年底，接任蘇靜的司令部偵察科長的工作（蘇靜調任政治部秘書長，并出任我師與二戰區國民黨軍隊抗日協調作戰的聯絡官）。

## 第二篇

### 游擊齊魯

### 第三章 挺進山東

#### 一、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被日軍先後占領，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由於中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英勇抵抗，特別是我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發展，不斷威脅着敵人占領區。同時敵人戰線延長和戰爭力量不足，使得機動作戰兵力越來越少，其主力不得不用于確保占領區和交通要道，因此日寇被迫停止了全面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和重點進攻。

根據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決定，在敵人後方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其軍事戰略部署為：第一，廣東地區建立東江游擊縱隊及瓊崖縱隊；第二，八路軍115師挺進山東；第三，八路軍120師挺進冀中；第四，八路軍129師挺進冀南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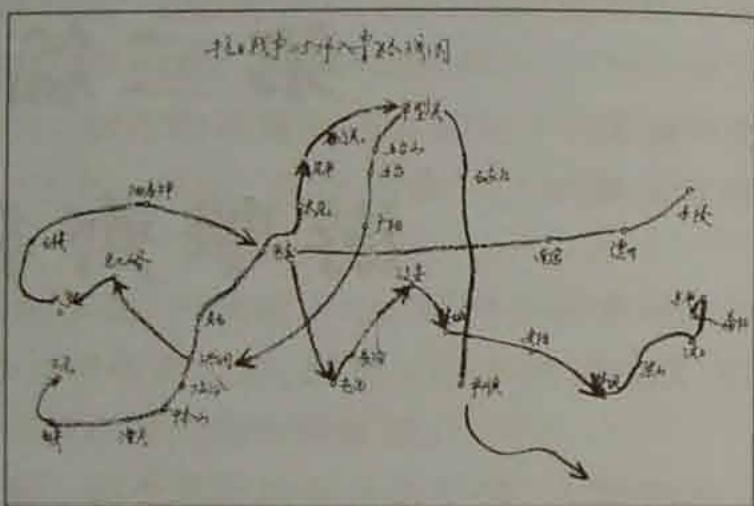
當時中共山東省委發動武裝起義，建立抗日武裝力量已達

四萬餘人。但山東各地國民黨、封建地主勢力為了在戰亂中自保，也為了對抗共產黨，到處拉武裝，搶地盤，組織大小武裝部隊共達十五萬人，其人員數量、裝備和控制的地盤，均超過我們起義的人民武裝力量。為了加強山東領導，中央派郭洪濤、張經武等到達山東，并成立山東分局，郭洪濤任書記。1938年底，山東抗日武裝力量正式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張經武任指揮，黎玉任政委，下轄十個支隊。

1938年10月，朱德、彭德懷致電115師，決定由343旅抽一個團到山東工作。代師長陳光回電，決定派685團東調。11月毛澤東又命令115師師直機關及343旅主力，全部去山東。

1938年底，685團（缺一個營）到達蘇魯邊的微山湖以西豐縣、單縣間地區。該地區原有共產黨領導的蘇魯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三千餘人。不久改編為山東縱隊挺進支隊。685團也改編為八路軍蘇魯豫支隊。到1939年4月該支隊已發展到八千餘人，并初步創立了湖西游擊根據地。稍後黃克誠率115師344旅部隊進到魯西南地區與蘇魯豫支隊會師，并繼續進到隴海路以南蘇北地區。

“七·七”事變後，黃魯邊樂陵、寧津、濟縣、無棣等縣黨組織，在山東和河北黨領導下，發動群衆，建立抗日武裝，成立華北抗日救國軍。以後又改為第31游擊支隊。到1938年春，其基本力量已發展到二千餘人。1938年5月，八路軍115師685團一個營編成爲115師第5支隊。129師部隊一部，編成129師津浦支隊，同時挺進冀魯邊，協同第31游擊支隊進行游擊戰爭，擴大鞏固抗日游擊



此圖是八十年代初，在歷史資料缺乏的情況下，我憑着回憶繪制的《115師入魯路線圖》

根據地。這兩個支隊于1938年7月初進抵樂陵、寧津地區與第31游擊支隊會師，然後確定第31游擊支隊改稱平津支隊。

為了加強冀魯邊黨政軍領導，八路軍總部命令115師政治部副主任蕭華于1938年9月抵達樂陵城。很快成立了冀魯邊區軍政委員會，冀魯邊我軍統一編為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蕭華任司令員兼政委。下轄第5、第6支隊（平津支隊改稱第6支隊）和津浦支隊。到1938年底，發展到二萬餘人，黨政軍群組織均有很大發展，建立了冀魯邊平原抗日游擊根據地。

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擴大全會政治決議的主要精神是：目前的抗戰正處于抗日持久戰第一階段。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克服困難，克服悲觀失望的情緒。反對妥協投降，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傀儡政府。提高主力軍戰鬥力，廣泛發展敵後游擊戰爭，建立和鞏固更多的抗日根據地，縮小敵之占領區，配合主力作戰。擴大民衆運動和發展民衆團體（工、農、商、學、文化界、婦女、青年、兒童等各種組織），動員廣大民衆參加抗日戰爭。



作者1938年在山西呂梁任115師偵察科長

我115師指揮機關率686團于1938年12月奉命由山西呂梁地區出發，經晉東南、冀南、魯西，在聊城西北樊壩殲敵一個保安團後，師首長決定由686團團長楊勇率領686團3營和師直兩個警衛連留在梁山地區，開展游擊活動，其餘主力繼續東進。于1939年3月進到泰山地區（泰山以西，運河、東平湖以東地區），與該地區進行游擊活動的山東縱隊第6支隊會合。稍事休整，即積極向汶河以南寧陽、汶上地區發展，打擊敵人，擴大解放

區根據地。不久，在冀魯邊地區發展起來的孫繼先部津浦支隊及挺進縱隊第7團也轉到泰西地區，這樣就更加引起敵人的注意。雖然為了保密，師指揮機關由山西出發時改稱為八路東進支隊，但敵人很快就發現了我們的真實番號。

## 二、泰西陸房勝利突圍

我們師指揮機關在泰西地區停留的目的，是為了指揮魯西地區、魯西南地區、冀魯邊地區的115師所屬部隊開展游擊戰爭，擴大抗日部隊，建立抗日政權，并提出創建泰西根據地的號召。

1939年3月下旬，羅榮桓政委去津浦路東沂蒙山區，向山東分局傳達黨的六中全會精神，4月下旬，羅榮桓政委返回師部，5月初又到運河地區巡視工作，這一階段師裏的工作，主要由代師長陳光負責。

山東日寇的最高指揮官是第12軍司令官尾高龜藏。他為了消滅我115師指揮機關及所指揮的泰西八路軍部隊，決定于4月底糾集津浦線中段日軍五千餘人，大炮百餘門，另有偽皇協軍和漢奸隊一部隨行，協助日寇作戰和搜集情況。日偽軍合計八千餘人，從5月初開始，先後由泰安、大汶口、寧陽、汶上、東平、東阿、平陰、肥城、界首等地出發，分九路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地向我泰西山區（肥城以南，汶河以北山區）進行掃蕩圍攻。

當時115師指揮機關駐地在肥城以南，陸房、臨安站一帶。那時我是師部的偵察科長，對敵人行動的全面情況比較了解。因為到達泰西後，我們很快就對周圍敵人占領的城市、交通要地，建立了秘密情報網。加上部隊各種偵察工具全部展開，分工負責對各路進攻敵人行動進行了嚴密監視。那時敵人行動又是大搖大擺，不甚保密，前進速度很慢，走一步停一步，走一天停兩天。所以我們能準確地知道敵人動向。每天將搜集到的來自四方八面的情報，及時報告和通報有關指揮部隊。

陳光代師長根據各路敵人進展情況，正確判斷出敵人是企圖先掃蕩山區外圍，然後合圍肥城以南山區，摧毀我指揮中心。5月8日晚，各路敵人已經逼近，因此決定各部隊撤離這個地區。師指揮機關和特務營向汶河以南，津浦支隊向北大峰山地區，6支隊和地委向西南運河方向分散轉移。686團（缺一個營）留在內線山區機動打擊敵人。5月9日各部開始按計劃行動。

春夏交替之際，風和日暖，田野青青。山區裏的群衆，雖然早已聽說日寇殺人、放火，強奸婦女，但不少人尚未見過日軍是什麼樣子。經我民運工作人員動員，又看到我們軍隊倉促轉移，他們才紛紛拖兒帶女，挑着簡單的衣食物品，轉移到偏僻山溝裏躲藏敵人掃蕩。當時雖然有的村莊開始有了自衛團的初步組織，但缺乏堅強領導，也沒有戰鬥經歷，因此還不能配合軍隊行動，祇能起到掩護群衆的作用。

我各部隊分散轉移的情況很不順利。祇有6支隊主力和地委由於熟悉敵情、地形，安全地轉移到敵人合圍圈的外線。津浦支隊行進到陸房東北朱家莊附近，就被敵人發現，未能跳出合圍圈。師指揮機關和特務營向南轉移到安駕莊附近，發現汶河南岸，每隔一兩百米距離就有一堆火光，隔河望去三堆火光連成一線。偵察人員報告敵人已到汶河南岸。

陳光代師長當即做出判斷：第一，汶河南岸已被敵人封鎖，第二，汶河以南是大平原，沒有地形可利用。因此改變決心，轉頭向北，準備轉移到肥城以北大峰山地區。但部隊走到陸房西北大董莊、黃土嶺附近時，天已大明，即與敵人發生遭遇戰，槍聲炮聲大作，頓時衝破了山區清晨的平靜。師直機關由特務營掩護，撤到陸房附近，我686團迅速展開，搶占陸房西北及以西之肥豬山、岈山一帶陣地，與敵人進行激烈的爭奪戰。津浦支隊也被迫占領陸房以北之鳳凰山，師特務營于陸房東北的東山嶺憑險據守，抗擊敵人。

到中午時間，四面八方敵人均已縮小合圍圈，距陸房村不到三四華里，把陸房附近包圍得水泄不通，戰鬥十分激烈。敵人大

炮向陸房附近各陣地猛烈轟擊，濃煙烈火，山搖地動。

陸房是一個小盆地，如此龐大的機關人員和部隊同時擁擠在如此狹小的地區，處境十分險惡。陳光師長嚴令各部隊，堅決固守現有陣地，與陣地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師指揮機關凡有武器的人員也均組織起來，占領地形，拼命抵抗。日軍十分頑強，多次向我陣地瘋狂攻擊，打垮一次，接着三次、三次再來。這個陣地攻不動，很快改向另一陣地猛攻。第一衝擊波被我打得死傷差不多了，第二、第三衝擊波接踵而上，但我軍始終沒有丟失任何一個重要陣地。特別是敵人猛攻我肥豬山、岈山陣地，戰士們同敵人拼刺刀，拼手榴彈，敵人先後九次衝鋒均被我殺退。在我陣地前沿敵人尸橫遍野，不計其數。看來敵人是不顧血本，不惜代價，一定要把陸房吞下去不可。而我軍全體戰士、幹部，上下一心，同舟共濟，為生存而戰，為保衛指揮機關而戰，為犧牲烈士報仇雪恨而戰，因此士氣越戰越高，越戰越勇。

一直激戰到將近黃昏，形勢才漸漸緩和下來了。敵人開始收攏部隊，調整部署，整頓兵力，進行露營休息，準備次日拂曉後再行進攻。陳光師長抓住機會，當機立斷，決定利用敵人收攏部隊出現的空隙，連續作戰，實施夜間突圍。陳光命令津浦支隊先南後東，突出包圍圈後，轉到津浦路以東去活動。師指揮機關和686團向西南突出包圍圈後，轉到運河方向去活動。

黃昏後，各部隊分別集合完畢。戰士輕裝，掩埋不便攜帶的物品，對行動中易發出聲響的盆、鍋，馬的蹄子都用草繩，布條捆綁好，馬帶籠頭。22時，按規定的行軍序列開始突圍。陳光親自指揮先頭部隊，隱蔽地走山溝小路，利用敵人空隙向西南方向悄悄行進。初夏的夜晚，夜色蒙蒙，除了馬蹄聲碎，晚風微嘯之外，簡直平靜得聽不到任何聲音。戰士們安靜快速地一個跟一個魚貫而行，人人都有一旦被敵人發現時的應急準備，也記住了萬一被打散後的集合地點。

“皇軍”老爺們大概認為已把我軍重重包圍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有翅難飛的程度了，方塊字读书社区

經過一天的衝殺，死的死，傷的傷，活着的也疲勞不堪了。在不冷不熱的夜晚，空氣裏的硝煙氣味漸漸消散了，真需要好好睡一覺，準備明天再戰。他們做夢也未想到，此時此刻我軍在夜色的掩護下，正在他們的“空擋”處悄無聲息的“穿插”跳出合圍圈。結果不但津浦支隊不費一槍一彈全部突圍成功，我們師指揮機關和686團也不費一槍一彈突圍成功。

第二天黎明，“養精蓄銳”的敵人從四方八面向陸房附近各陣地發起攻擊，結果完全撲空，連八路軍的影子也沒有見到。敵人是既垂頭喪氣又莫名其妙，以徹底失敗宣告結束。他們除了死傷千餘人，消耗大批子彈、炮彈之外，毫無所獲地撤退了。

師指揮機關于5月12日晨過汶河，到達汶上縣，13日平安到達東平以東的無鹽村一帶。此次戰役總計斃、傷敵人一千三百餘人，其中包括日軍大佐以下軍官五十餘人，而我傷亡不足三百人，敵人掃蕩合圍計劃徹底失敗了，我反掃蕩突圍行動獲得全部勝利。在無鹽村我們召開了祝捷大會，師政副主任黃勵講話，表揚了全體指戰員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粉碎了敵人圍殲我軍之企圖，保存了自己，消滅了不少敵人。並鼓勵大家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為爭取更大勝利而努力。

戰後，我們對此次戰鬥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總結。

那時候敵我雙方都缺乏掃蕩和反掃蕩的經驗，日軍不甚了解我軍作戰脾氣，我們也不了解敵人作戰規律。敵人基本上是按照他們國家軍事條令行事的，對付游擊戰爭也採取正規戰的方法。他們行動很慎重，情況不確實查明，不敢輕舉妄動。每天擺開陣勢前進，至多行進不超過二十華里。途中遇有懷疑徵候，先用炮火轟擊，然後再使用騎兵偵察，確認沒有問題，其主力才敢繼續前進。如果夜間我派小部隊對其宿營地進行襲擾，第二天就不敢前進，待把周圍情況查明後才敢前進。由泰安、大汶口、寧陽、汶上、東平、東阿、平陰、肥城、界首等地到陸房地區的距離，近者數十里，遠者不過百餘里，可是敵人竟花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完成戰役合圍。把我軍重重包圍後，猛攻了一天，死傷很大，沒有

攻動。日落西山，又不敢夜戰，甚至畏懼我軍夜襲，因此將部隊收攏，在山下村旁，露營休息，根本沒有防備我軍突圍的嚴密措施，這是敵人前功盡棄、最後失敗的重要原因。

我軍也缺乏對付敵人掃蕩合圍的作戰經驗。當時對敵的行動和企圖是清楚的，敵人各路每天進展情況也基本上知道。如果那時我以少數部隊在正面吸引敵人，主力適時轉移到敵人側後，尋求戰機，打擊敵人，則完全可能破壞敵人對陸房山區的合圍計劃。不論轉到津浦路以東，或轉到運河以西均可擺脫敵人合圍。5月10日夜間，師指揮機關和特務營向南轉移到達安駕莊，發現汶河南岸被敵人封鎖，又不敢衝破封鎖繼續南去，臨時改變決心北返，重新鑽進敵人合圍圈內，教訓十分深刻。

隨着歲月流逝，形勢的發展，鬥爭經驗的積累，敵人越來越狡猾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我們粉碎敵人掃蕩圍攻的經驗，及掌握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也越來越機動靈活了。

代理師長陳光是1928年參加湘南農民暴動後上了井岡山。在中央蘇區及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就已擔任紅軍師長。歷來以英勇善戰、戰功累累著稱。是紅一軍團的著名戰將。1950年陳光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時，身負錯誤結論，被隔離審查，開除黨籍，軟禁在漢口，後悲慘死去。

在“文革”時期，有人批判他陸房戰鬥“瞎指揮”，並說他“置部隊不顧，自己帶上騎兵連先行突圍逃走”。我的看法是，應該客觀地分析陳光在陸房戰役中的指揮，由於缺少反敵人掃蕩合圍的作戰經驗，有些具體環節上確實存在指揮上的錯誤，但在關鍵時刻的指揮，如抗擊敵人圍攻和最後突圍，是正確的。批判他“置部隊不顧，先行突圍逃走”，則不是事實。也有人說，陸房突圍是政治部副主任黃勵指揮的，這也不是事實。黃副主任確實做了不少戰場鼓動的政治工作。真正協助陳光指揮突圍的是參謀處長王秉璋。

## 第四章 梁山抗敵

### 一、獨山莊戰鬥大捷， 蔣介石來電嘉獎

陸房勝利突圍後，部隊轉到東平縣以東之無鹽村一帶進行休整，并召開了全體幹部大會，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等師首長親臨講話。會上指出了陸房突圍勝利的意義，分析了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粉碎敵人掃蕩，創建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難。鼓勵大家進行充分思想準備，迎接戰爭新形勢。

總結會上還表揚了在陸房突圍戰鬥中的好人好事，本人也在受表揚的行列之中。其實事情很簡單、很平凡。在戰鬥最緊張、最激烈時，我帶參謀葛正興在師指揮所前方高地上，用望遠鏡觀察敵人的進攻行動。忽然，葛參謀大腿中彈負傷不能行動，我把他背下山來，交由救護所進行上藥包扎。當天晚上突圍時，沒有民工抬擔架，我將我的馬讓給他騎，我則隨大部隊步行突圍。勝利突出敵人包圍後，到達宿營地，葛參謀見到我就放聲大哭，感謝我救了他的命。我想同是革命隊伍中的戰友，誰都會這樣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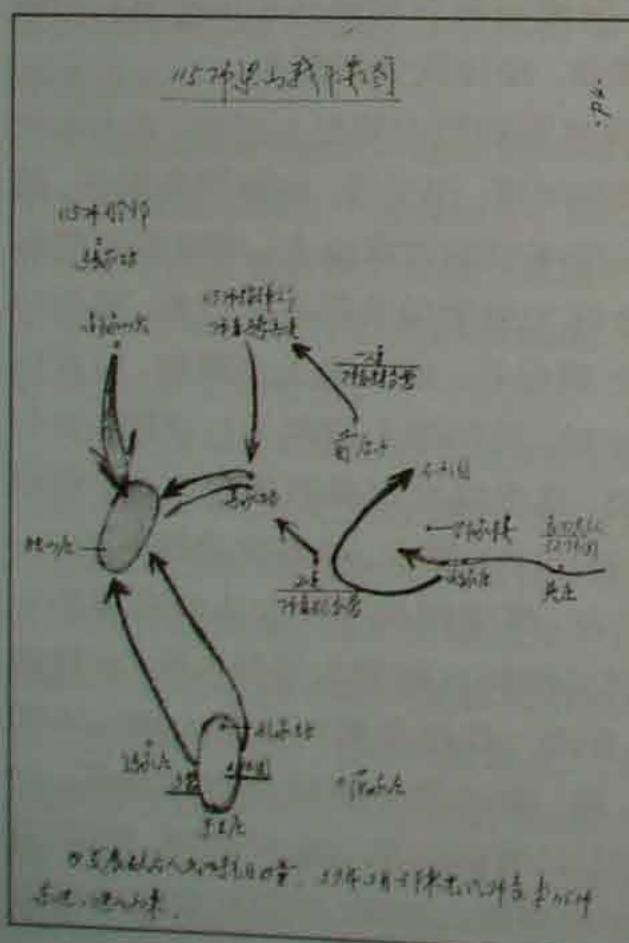
休整數天之後，陳光代師長、羅榮桓政委決定由參謀處長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黃勵負責率領師直機關大部分人員，由無鹽村出發，轉移到津浦路以東，并統一指揮先期到達蒙山地區的師後勤部隊及挺進縱隊第7團。陳、羅則帶一個輕便指揮機關，仍堅持在泰西、魯西地區活動，對115師部隊進行全面指揮。師指揮所在運河兩側地區停留不久即轉到梁山地區，同留在魯西的楊勇部隊靠近，并展開游擊戰爭，壯大主力部隊。

1939年5月下旬，中央指示“望令蘇魯豫支隊（685團）酌派一部兵力并地方工作幹部去徐州東南宿縣、靈璧一帶活動，偵察蘇皖情況，并建立當地工作”。因此陳光帶一個騎兵排到湖西去實地研究布置，羅榮桓在家主持全面工作。

在魯西地區，楊勇以一個營又二個連的兵力為基礎，不到半年已經發展為一個旅的兵力，抗日聲勢日益擴大。敵人發現我部隊在魯西地區很活躍，因此駐在津浦線及其兩側地區的日軍32師團長田敏江大隊及偽軍共四百餘人，帶着92步兵炮一門，野炮兩門，于8月1日由汶上出動，經靳口過運河向梁山地區掃蕩。此時陳光已回到師部。

我們獲得了敵人向梁山地區進犯及出動兵力數目的情報，陳、羅首長認為敵人僅此一路，數量不大，其他方向情況目前沒有什麼變化，又正值青紗帳時期，我們在地形上有梁山和東平湖

為依託，有一定優勢，因此決定採取伏擊方式，伺機給敵人打擊。即命令師特務營和騎兵偵察連，686團第3營等部，分別隱蔽于梁山南端前集莊及其以南地區待機。中午時分，敵人進到前集莊附近與我特務營接觸，殲敵一部後我向北撤退。鬼子繼續向西前進，到達馬家場時，我騎兵偵察連出其不意地突然向敵襲擊，打得敵人慌慌張張地竄入獨山莊。這個村莊比較大，靠近梁山西南端。



作者手繪梁山戰役圖 方块字读书社区

此時天色漸晚，日寇

在獨山莊宿營休息，四周布置警戒，防我軍夜襲。敵人同時還占領了獨山莊附近一個獨立小高地，作為防禦我夜襲的支撐點。因為氣候正值炎熱，暑氣逼人，鬼子有的住進房屋，有的在廣場上露宿。敵人的一切行動，我們在梁山南端高坡上，居高臨下觀察得比較清楚。

陳、羅首長決心利用夜間消滅這股敵人，布置686團第3營由南而北向獨山莊進攻，師特務營三個連由北而南向獨山莊進攻，師指揮所在梁山南端高地指揮。黃昏後戰鬥打響，開始打得比較順利，南北兩路很快突入村內。但在進行村落戰時，越打越艱苦，敵人抵抗非常頑強。鬼子一方面感覺到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戰鬥，拼死掙扎，死裏求生，另一方面根據戰場與兵力和火力的情況，邊打邊進行調整，防守更加嚴密了，與我軍逐街、逐院進行爭奪。我們的部隊步步壓縮敵人，步步擴大占領面積。戰鬥到下半夜，已將敵人大部殲滅，兩門野炮也被繳獲了，并奪占了獨山莊的制高點，把敵人壓縮到幾座大院內。我們又連續攻擊兩次，但均未奏效。我們人員傷亡、彈藥消耗比較大，協同配合不够密切，雙方處于膠着狀態。我軍繼續調整部署，組織火力，進行戰場鼓動，爭取拂曉前解決戰鬥。可是在拂曉前，我軍尚未發動攻擊，鬼子首先向我猛烈反擊，敵人的目的是企圖殺開一條血路，準備突圍。戰鬥異常激烈，天亮後敵人丟掉一切重武器和大部分物品（士兵連背包也不要），實行輕裝突圍，向南逃竄。我們發現敵人突圍，立即猛烈追擊，將敵圍殲于村外田野裏。祇有少數敵人利用青紗帳，狼狽地跑掉了。

此次戰鬥我殲滅日偽軍四百餘人，其中擊斃日寇大隊長長田敏江少佐及以下日軍三百餘人，俘日軍十三人。繳獲野炮三門，92步兵炮一門，電臺三部，輕重機槍二十餘挺，長短槍二百餘枝，及其他軍用物資。這次戰鬥的最大特點是敵我兵力相差不大，我軍兵力優勢不到敵人的兩倍，且敵人裝備優良，技術熟練，戰鬥頑強。我軍盡管裝備劣勢，但戰術靈活機動，善于近戰夜戰，部隊勇敢不怕死，充分發揮了刺刀、手榴彈的威力，結果將敵人全部

殲滅，取得了完全勝利。不論對參戰部隊，對梁山地區群衆，均鼓舞極大。

梁山告捷的神奇，像春風一樣，越吹越廣。不僅受到八路軍總部的表彰，甚至蔣介石也來電嘉獎。

## 二、反掃蕩，中彈負傷

倭寇對這次慘敗，惱羞成怒，仇恨滿腹。8月4日開始，日軍32師團糾集五千餘兵力，汽車一百餘輛，裝甲車四十餘輛，向我進行報復掃蕩。敵主力一部由汶上、巨野、鄆城方向，同時多路由南向北掃蕩，另一部兵力由阿城、陽谷方向，同時多路由北向南掃蕩。均以梁山地區為目標，尋找我主力決戰。來勢洶洶，怒氣衝天，大有吞食梁山，飲乾水泊，以雪耻“皇軍”的慘敗。

我軍對鬼子可能進行報復掃蕩早有充分準備。打掃戰場完畢後，部隊迅速分散轉移，離開梁山地區。唯有師指揮機關，仍隱蔽在梁山與東平湖之間地區，並準備了幾艘較大的漁船，靠在附近，必要時乘船轉移到湖裏同敵人周旋。湖內尚有幾個孤島小漁村，我們事先已經用船運了一部分糧食保存在那幾個漁村裏。

敵人多路向梁山地區分進合擊撲空後，即分散進行清剿，反復掃蕩。日寇尤其對失去的兩門野炮，心有不甘。大有不奪回這兩門野炮決不罷休之決心。因此組織了有本地漢奸參加的兩個專門追尋野炮的部隊。他們采用的辦法是，第一，逐村審問老百姓：看到八路軍拉的大炮沒有？拉到哪裏去了？誰如實報告了，可以得到“皇軍”獎金，誰知情不報，就要抓起來槍斃。第二，沿途尋找大炮車輪行動的軌跡，發現路上有炮輪運動的徵候，就跟踪追擊。這兩門野炮日軍本來是用汽車牽引的，因為伴隨步兵出動掃蕩，故改用軍馬牽引（報復掃蕩時的日軍野炮均用汽車牽引，以裝甲車和汽車裝載步兵伴行）。在獨山莊戰鬥中牽引野炮的洋馬，有的被擊斃，有的被擊傷，有的被部隊牽走了，因此我們繳獲

野炮之後，沒有軍馬牽引，祇能采用大黃牛拉動，日隨夜行。由於敵情緊張，轉移笨重，拉到巨野境內的一個地方，利用夜間秘密在野地挖了兩個大坑，將炮埋藏起來，準備待敵人掃蕩結束後再取出備用。然而鬼子終於將埋藏野炮的地方發現，把炮取出拉回去了。但那門92步兵炮是用騾馬馱載，行動輕便，我們一直沒有丟失，並在以後的抗日戰鬥中，立下汗馬功勞。

敵人在梁山地區清剿掃蕩時，我們發現一路敵人由北向南，沿着梁山、東平湖之間道路前進，對師指揮機關安全頗有威脅。陳光代師長決定由我及作戰參謀來光祖帶一個連及便衣偵察排佔領梁山，轉移敵人視線，吸引敵人向梁山方向攻擊。我們及時佔領梁山北端的高地，特務連布置在山腰和山頂，便衣偵察排隱蔽布置在山腳下的村落內。

敵人進到梁山東北數里處，發現了我們故意暴露的目標，其主力立即停止前進，派了一個騎兵小隊接近梁山進行偵察。當敵人騎兵接近梁山北麓時，我埋伏的便衣偵察排突然開火，首先將敵小隊長打死，摔下馬來，其他敵騎兵掉頭往回跑。我們剛把擊斃的敵小隊長的王八盒子手槍和裝有軍用地圖的皮包拾回來，敵人主力已經在炮火掩護下分兩路向我們逐步接近，我們也開始還擊。

打了近一個小時，來光祖向我建議，吸引敵人向梁山進攻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們可以撤退轉移了。我同意他的意見，讓他先帶特務連向南撤下去，偵察參謀周雲指揮便衣偵察排進行掩護。最後我帶兩個通訊員也準備轉移。此時我在望遠鏡裏發現山下村莊房頂上有三四個鬼子，在向山上觀察，可能是敵人炮兵觀測人員。我告訴通訊員：“我先走一步，你們把那房頂上的敵人瞄準打下去，隨後跟我來。”我剛走了約一百米左右，突然兩發炮彈在我身旁前後落地爆炸，氣浪把我推倒，但爆炸聲音異常，粗而不脆，烟霧呈灰黃色。接着又有數發炮彈落地，煙霧很快聯成一片，我雙眼立即有異物強烈刺激的感覺，淚流不止。當時全身其他地方沒有負傷，因此估計是催淚彈。我立即站起來，離開煙霧地段。

此時兩個通訊員也趕到我身邊，連推帶拉夾着我跑步離開危險地區。接着敵人向山頂端又連續發射了類似的炮彈，但那裏我們的戰士早已經撤走了。

我和便衣偵察排在梁山南端下山後（此時敵人已上梁山），利用青紗帳，七轉八拐回到師指揮部，找衛生員用硼酸水衝洗眼睛，但沒有多大效果，仍然流泪不止。當時師指揮部祇有兩個醫生，幾個衛生員，除了有點外傷救急藥品之外，其他藥物很少。每天祇有用消毒水衝洗，滴點普通消炎眼藥。幾天後左眼逐漸好轉，停止流泪，視力也慢慢恢復正常，但右眼依然如故，不見好轉。

當時敵情很緊張，敵人老在梁山地區輾轉不退。陳、羅首長決定將師指揮機關轉到東平湖內漁村。但又擔心敵人采用軍用舟艇前來襲擊，令我們研究對付辦法。經我們調查研究，認為湖中水草正多，對軍用舟艇推動器妨礙很大。況且湖中蘆葦地區不少，是湖中的青紗帳，漁船漁民水道熟悉，我們完全可以在湖內打游擊。因此我們在東平湖內隱蔽多時，敵人根本沒有發現。

到8月下旬，鬼子全部撤退了，我們又回到東平湖西岸地區。梁山雖然經受敵人反復掃蕩，但一山獨峙，巍然不動，繼續支持我們的抗日鬥爭。

### 三、北平治傷

大約經過了半個月的時間，我的右眼雖然不流泪，但已處于半失明狀態，視力祇能看半寸以上的大字，報紙祇能看大標題，一般文字完全看不清。因此我向陳、羅首長報告，現在情況已緩和，能否趁此機會批准我到北平治療眼傷。我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為1937年瀘溝橋事變前夕，我在軍委二局時，組織上曾派我化裝到北平，搜集日、偽、蔣軍的情報。當時我正患眼疾在延安未治好。到北平後，由住在南京<sup>方块字读书社区</sup>家中的張經武同志，安排我

的住地，并配合我的工作。同時張經武還指定王世英同志協助解決我的治療問題。當時在日本同仁醫院治療眼病，治療結果很順利，不到半個月，就把眼疾治好了。

有此經歷，我即向陳、羅首長要求，再到北平同仁醫院治療眼傷。陳、羅首長考慮，現在北平情況與過去完全不一樣，又沒有什麼可靠關係，安全保障是個大問題。他們曾提出，如果到濟南去，還可以利用地下黨的關係。我認為，我對濟南的治療技術不了解，對北平同仁醫院比較熟悉，而且北平的醫療技術可能要高明一些，治療效果可能會更理想一些。再者，我是多年搞情報工作的，對付明的，暗的敵人有一定的經驗，因此到北平安全問題不大。最後陳、羅首長同意我去北平。由陳光批給我數量不大的經費（一百元偽幣），由本科參謀李大中及政治部敵工部長王立人各支援我偽幣數十元。

當時組織上還安排山東縱隊第6支隊政治部的組織科長幫助我在北平解決部分治療經費問題。他是北平人，家境甚富，他給其父親寫了一封信，說我是他的好友，去北平治療疾病，請在經濟方面給予幫助照顧，所以我沒有向組織多要經費。

9月初，我化裝便衣離開部隊，在泰安以北界首車站登上火車，直上北平。我在前門外找了個旅館，暫時住下。這裏到同仁醫院不遠，交通方便。次日就到同仁醫院門診。到醫院後，我才發現以前給我治病的人，已經不在了，現在的大夫一個也不認識。我向醫院介紹1937年6月曾在這裏治過眼病的情況，他們很快就把當年的治療病案找出來了。但是目前的病情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我不能實情實說，完全是編造的假話。初步檢查後的第二天，醫生對我說：“你現在的病情比那時嚴重，在治療上耽誤了。現在最好住院治療，可能要進行手術。”

我一方面繼續門診，另一方面考慮住院問題。住院有兩個問題：第一住院治療費相當貴。我曾到位于崇文門外頭髮胡同的那位組織科長家裏去拜訪。這是座四合院，相當寬大，門面也很講究。第一次見到他父親還比較客氣，我把他兒子寫的信交給他

後，就讓我進他的北屋客廳落座。他主要是打聽他兒子的事情，聽我說是在八路軍山東游擊隊裏工作時，就表示驚訝，心情不安。三天後，我第二次去向他借錢時，他根本沒讓我進他的北客廳，而是站在院子裏等，他慌慌忙忙進屋去拿了二十元偽幣給我，并說：“以後請不要再來，防止日本憲兵隊知道。”我看大失所望，對方完全採取逐客關門的態度。我對他說：“你兒子是八路軍的幹部，我是他的好友，八路軍是幹什麼的，我想你是清楚的。他給你信中不是已經說明，我的治療在經濟上有困難，請你幫助照顧。現在醫院要我住院治療，我帶的錢有限，因此以後請你幫助的地方可能不少。”他聽了之後，態度稍微緩和了一些，說：“唉，我現在處境也很艱難，手頭並不寬裕。”據我觀察，這個人并不是沒有錢，主要是害怕，既怕別人知道他是八路軍的家屬，又怕別人知道現在還正在供給八路軍幹部治病經費。因此依靠他幫助解決費用問題，顯然希望極小。第二，同仁醫院是日本人開的眼科醫院，在醫生護士中日本人占優勢，全部講日語。現在北平是日本鬼子的占領區，在那裏看病住院的，多是日本人和漢奸。一般老百姓到那裏看病住院的也有，但多是比較富裕的人。而協和醫院是美國教會醫院，名氣也不小，又帶有慈善性質，在那裏看病住院比較便宜，所以一般老百姓都願意到協和醫院治病。

我在同仁醫院就診了一個星期左右，病情不見好轉，住院治療又怕費用不够，因此決定到協和醫院門診試探一下。經過協和眼科門診檢查後，大夫對我說：“你的右眼角膜已呈混濁現象，需要施行角膜移植手術，因此要住院治療。角膜移植手術成功的可能性是50%到60%，如果不成功，視力可能尚不及現在。”我不懂什麼是角膜移植，大夫對我進行了解釋。我又問：“住院手術需要多少費用？”答曰：“住普通病房，大約每天收兩三塊錢，你考慮後，如果同意，即來辦理住院手續和在手術書上簽字。”我考慮再三，決定住院手術，撞撞運氣，橫豎現在右眼已半失明了，不進行手術，無法恢復正常視力。

第二天我就去醫院辦理了住院手續，以後又在手術單上簽了

字，住在一間有四張床位的病房。幾天後就進行了手術。又過了幾天大夫來會診，將右眼包扎的繩帶打開一看，失敗了，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好像處在濃霧茫茫之中，報紙的頭號標題大字也看不大清，但自己伸開手掌，尚可以分出五指。由於大夫會診，全部用英語，所以他們究竟講的什麼，我聽不懂，一點真實情況也不知道，心裏很着急。當時給我治療的主治大夫名叫張曉樓。次日我問他：“手術為什麼沒有成功？”他沒有明確地回答，祇說：“我們正在研究。”我越想越後悔，如果在同仁醫院治療，可能不至于如此。主要怨自己帶的錢太少，依靠別人幫助是靠不住的，這一點事先估計不足。又過了幾天，張曉樓大夫向我宣布：“你的眼睛這次角膜移植不理想，三個月之後再來，重新手術。現在你可以在此再療養十天，療養期間一切免費。”

我被轉到療養室住了十天後出院，隨身所帶的錢，所剩不多，不得不再去頭髮胡同借錢，結果祇給偽幣十元，氣得我要命，祇好勉強接收，我連一個“謝”字都不曾吐，扭頭就走了。

乘車回到山東泰西師指揮機關，我向師首長報告了在北平的治病情況。陳光說：“三個月後你還去不去？如果去的話，可多帶點錢。”我說：“現在正處於戰鬥緊張期間，我暫時不想去了，以後再說吧，僥幸的是左眼視力正常還可以工作。”陳光接着說：“那好，以後有機會再去吧。”以後抗日戰爭更加艱苦緊張。抗日勝利後接着又是解放戰爭，更無機會治病，這是留給我終身痛苦的一次創傷。北平回來後，師衛生機關發給我戰傷二等甲級殘廢證。

## 第五章 建立魯南敵後根據地

### 一、以抱犢崮山區為中心

1939年9月1日凌晨，法西斯德國向波蘭發動突然襲擊。英國和法國于9月2日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開始了。

18集團軍總部指示：山東泰西山區範圍甚小，115師主力應轉到津浦路以東，泗（水）、費（縣）、臨（沂）兩側廣大山區活動。于是，686團于9月，師指揮所于10月，進到魯南抱犢崮地區，與先行一步到達的，由參謀處長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黃勵率領的師直機關會合。

1940年1月下旬，中央指示，“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為一切工作的中心。今後一年內，山東應發展武裝（包括游擊隊）到十五萬人。據此，陳、羅首長提出創建以抱犢崮山區為中心的根據地活動。

當時我的任務是迅速布置偵察了解抱犢崮山區周圍的敵、禦、友三方勢力的歷史、現狀和當前動態，特別是敵偽和禦固勢力的現狀和動態。我們的基本手段是在敵偽占領城市和交通幹線各據點內，及其他各偵察對象內部，建立秘密情報員及聯絡點，在整個地區形成四通八達的情報網。不論敵人哪個方面有什麼新動向，特別是向我進攻侵犯的動向，保證及時發現，及時分析判斷，及時報告師首長及通報有關部隊。

1940年3月，中央軍委致電陳光、羅榮桓，其大意是：“確占華北”為日寇之已定方針，敵之土匪竄使我部隊困難增多。國民黨

政策是把我封鎖在敵後方與敵拼消耗。因此戰略部署我們有下列意見：(1)在北線，即冀中、冀察晉等地區的主要方針是堅持鬥爭，而不是擴大部隊，因部隊擴大，給養、槍支均無着，反而使堅持鬥爭發生困難。(2)在南線，即晉東南、冀南、山東地區，除山東外，很大的擴展是困難的，115師344旅為主及新編第2旅編成的黃克誠縱隊與蘇魯豫支隊應立即南下，轉往華中，支援新四軍的鬥爭。(3)華中是國共必爭之地，蔣介石夢想將新四軍調到黃河以北，將我送到敵手上，困死、餓死。我決不能上他的當。

當時魯南地區敵、頑、友三方力量的鬥爭犬牙交錯，極為復雜，各方力量互相爭奪兵、糧和地盤。交通幹線、重要城鎮均被日偽控制。臨沂、費縣之線以西地區為東北軍第57軍112師霍守義部盤據。(1939年4月，于學忠率東北軍57、51軍及大土匪劉桂堂部隊進入魯南、魯中地區，建立蘇魯戰區，于學忠為司令長官。)靠近抱犢崮附近地區為萬春圃、孔照同等地方抗日進步力量掌握。津浦線鄒縣、滕縣以東地區為親日反共頑固派申憲五等部割據。其他各地，舊政權的區長、鄉長各自拉起數量不等的武裝，占山為王，這一部分人為數最多。他們是地頭蛇，是唯勢力論，誰勢力大就靠近誰，有的靠日偽，有的靠頑固反共派，有的也同八路軍拉關係。其目的是為了保持他們的武裝，保持他們的地盤，保持他們“司令如牛毛”的官位，保持他們壓迫剝削黎民百姓的反動勢力。

我們抗日統戰政策是：(1)團結援助進步力量，對於萬春圃、孔照同等部實行聯合抗日；(2)爭取中間力量，對於東北軍霍守義部，我們採取互不侵犯，互通情報，保持聯繫的原則；(3)分化打擊親日反共頑固派，對於申憲五、孫鶴齡及其他反動地方實力派的反共親日活動進行堅決的打擊；(4)積極發展鞏固自己力量，創造和擴大抗日根據地。

實踐證明，上述方針和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軍進到魯南後，先是向南發展，即向隴海路北之郵城、臺

兒莊之間地區發展，那裏兵源、糧源充足，又便于同蘇北新四軍打通聯系。同時，那個地區在1938年國民黨軍隊和日寇在臺兒莊會戰時，散失不少武器彈藥在民間，可以為我搜集利用。但那一帶是平原，對日寇隴海交通幹線和徐州地區，威脅極大，所以敵人特別重視與我爭奪。不久便由我占領區變為游擊區。鐵道游擊隊和運河支隊始終堅持在棗莊、臺兒莊地區進行游擊活動，保持路東和湖西的交通聯系。

以後我們主要力量向北發展，即向費縣、鄒縣之間廣大山區發展，那裏日偽力量比較薄弱，但親日反共頑固派的力量相當強大。

1940年2月份，我686團殲滅了親日反共的臨、郯、費、滕四縣偽剿匪司令孫鶴齡部，解放了白彥地區。3月份先後三次粉碎日偽重占白彥企圖。4月份粉碎了日偽八千人對抱犢崮地區的掃蕩，開展了梁邱、白彥、城前以南廣大地區的群衆工作。

8月中央指示，山東分局、山東縱隊、115師住地應靠攏，以分局會議為核心，實行山東黨政軍的統一領導，山東縱隊歸115師指揮，配合作戰。因此師首長決定我軍繼續向費縣、平邑、泗水、臨滋公路以南地區發展，開拓和鞏固魯南與沂蒙山區的聯系。686團、蘇魯支隊、師特務團主力等部向鄒縣、平邑之間地區發展。不久，陳士榘支隊由晉西開來山東歸建，到達費縣以北地區後，令其暫在費北開展工作。

陶峪、費縣、平邑之間有一塊重要地區，即天寶山地區。天寶山并不太高，在東西兩端的高地上，當地村民利用懸崖峭壁的有利地形，各修築一座石寨。凡人可攀登的地段，用大塊石頭壘起圍牆。凡人不可攀登的地段，則祇舉設觀察瞭望小石屋。在寨內有少數住房和屯積糧彈飲水的設備，并在寨內準備了成堆的大小石塊。東端山寨名為天寶山石寨，西端山寨稱為南大頂石寨。天寶山石寨四面大部分地段是高百米以上的懸崖峭壁，祇有西面和東面一小段是六十度以上的陡坡。而南大頂石寨更是東南西北幾乎全部是懸崖峭壁，祇有東面有一小段陡坡為上下的道路。形象的說，就似一把翻扣的鐵勺，東面的道路是鐵勺的把子。這兩個

山寨據說已有很久的歷史，過去是為“保境安民”，防止土匪亂兵的搶劫，不斷加強而成的。

在天寶山北面山脚下，有一個稍大的村莊，名為新莊。天寶山的鄉長廉德三就是這個村莊的人，他年齡約四十出頭，沒有文化，家庭為富裕中農。過去不僅抵抗土匪亂兵很勇敢，甚至對亂收苛捐雜稅的官方人員也敢不客氣，所以他在天寶山地區有一定威信。這個山區有兩條谷地，除糧食作物外，還產梨和金銀花，比抱犢崮附近村莊稍微富裕一點。

在我軍未到達前，東北軍曾想控制這個山區，但被拒絕，祇允許派一個聯絡組住在新莊。因此廉德三既同地方（費縣西北一個偽軍據點）漢奸據點有秘密聯繫，又與東北軍有公開的聯繫。偽軍不向他攤派糧草，東北軍也不向他攤派糧草，三方和平相處，矛盾不大。

## 二、先攻南大頂山寨

我們師直屬機關1940年8月初進駐陶峪地區，與天寶山地區相鄰，僅一山梁之隔。而天寶山地區是阻斷我與沂蒙山區交通的重要障礙。

因此師首長決定由我帶一個便衣偵察排，以偵察費縣等處日偽情況為名，進駐天寶山。同時勸說東北軍聯絡組退出天寶山，勸說廉德三允許我軍進入天寶山地區。理由是：我軍準備進攻費縣等處日偽據點，切斷滋臨公路交通，因此八路軍部隊要進駐天寶山地區。結果很順利，東北軍聯絡組願意立即離開，廉德三也不拒絕我軍進入。這樣我們就由特務營派了一個連進駐，掩護政治部民運科長邱勵帶的工作組，開展地方民運工作。我則有時回師部住幾天，有時又到天寶山地區住幾天，常來常往，時間不定（因為那時我還要參加9月在陶峪村召開的115師幹部會議）。

開始一段時間，我們和廉德三及各村的群衆，關係很不錯，民

運工作很有進展，群衆對八路軍的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評價很高。當時參謀處長王秉璋曾來天寶山地區視察情況，認為群衆情緒正常，民運工作進展順利，決定將特務連撤回陶峪，祇留一個便衣偵察班在那裏監視費縣方向敵人動向。

由於我軍沒有進攻費縣和切斷滋臨公路交通的實際行動，敵人特別是偽軍、漢奸對廉德三進行造謠挑撥說：“八路軍進攻費縣是假，控制天寶山地區是真，你的鄉長位置好景不長，人家要實行民主選舉。老百姓不但要負擔糧草，還要抽丁當八路，今天要你參加這個什麼救國會，明天又要你參加那個什麼抗日組織，‘皇軍’能饒你們嗎？唯一出路是和我們聯合反共反八路。”廉德三相信了這些造謠挑撥，並開始遵照偽軍漢奸的指示行事。

大約是在8月底，乘我回師部的機會，廉德三秘密召開各村村長會議，宣布反共反八路的主張。聲稱凡願意上山寨者不論男女都上山寨，有洋槍土炮的人都應上山。如果有不願意上山寨的，可以留下看家，將許多群衆哄騙上了南大頂山寨，其中包括有婦女兒童。廉德三還組織各村村民，利用夜間偷偷向山寨運送糧柴、飲水（寨內無水源）。

一切準備停當後，廉德三就將我數名民運工作人員及便衣偵察員捆綁押上山寨，用鐵絲穿着鎖骨，交給費縣日軍殺害。這樣敵對行動就公開化了，一場流血戰鬥已無法避免。不少村民均感突然，驚慌不安，不肯跟着廉德三同八路軍打仗，有的離家跑到外地躲避，有的蹲在家裏裝病不出門，消極抵制。

天寶山地區的情況發生空襲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40年9月，天寶山戰鬥前夕



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一天我帶兩個通訊員，準備步行由陶峪到天寶山區去，出門不遠就開始爬山路，南大頂山寨土匪觀察到我的行動，就派了七八個持有步槍的叛民，埋伏在我們必經的山梁路口附近，待我們接近到數十米處，突然站起來開槍向我們射擊。我立即拔出手槍連射還擊，兩個通訊員也開槍還擊，對方大叫大喊：“抓活的，抓活的！”迅速向我們接近。我們利用梯田高岸，邊打邊退。他們追了一段未敢遠追，我們脫離危境。這次敵人的埋伏襲擊，使我差一點嗚呼哀哉。如果他們隱蔽埋伏不先開槍，讓我靠近，就可能被擒，真險哪！簡直是虎口逃生。至此我們方知天寶山地區已經風雲突變了。

陳、羅首長決定，由我負責解決天寶山地區問題。我先把師直特務營（留一個連擔任師部警戒）調去，同時將686團也調過來，擺在天寶山南端待機。師政治部派直屬政治處主任劉四喜，協助做政治鼓動工作，派敵工科長葛燕章協助做戰場分化敵人工作。

特務營調進天寶山地區之後，決定首先解決南大頂山寨，（山寨下面就是陶峪師部駐地）。這個石寨，四周懸崖峭壁，祇有東面一小段，可成為我進攻突破點。但這裏面積小，有多的兵力也展不開，確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一個連的兵力，已是綽綽有餘（寨內武裝叛民百餘人，土槍土炮不少，現代步槍祇有十餘枝）。當時特務營長曾昭謙，原是我們偵察科的參謀，調到特務營時間不長。此人打仗勇敢，我要他展開一個連的兵力進攻，以一個連為預備隊。我的位置在攻擊點東面山崗的高地上，距突破目標不到三百米。在指揮位置與突擊之間尚有一個小高地，那裏正好可作為我們機槍火力陣地。

9月1日拂曉前，連隊已展開到達進攻位置。天亮後在機槍火力掩護下開始進攻。敵人早知道我們祇能從東面那條上下通路地段攻擊，因此步槍土炮幾乎全部集中在這個狹窄正面，封鎖阻擊我接近，致使我衝擊數次均未成功。戰鬥到下午才接近到距敵數十米處。我決定再組織火力，挑選十餘名勇敢投彈手，不

帶步槍多帶手榴彈，分為四到五個小組，在火力掩護下衝到距離二三十米處，手榴彈就可以連續投入圍牆內，這樣敵人無法躲藏，無力反擊，我們就可以用人梯跳進圍牆內進行縱深戰鬥。

布置後我擬將指揮位置移到前面小高地，便對劉四喜、萬燕章和其他參謀人員說：“我先走，以後你們採取拉開距離的辦法，一個一個的跑步跟上來。”我正要起身時，劉四喜突然把我按住說：“我先走，你第二個走。”他爬起來就向前奔跑，跑出不到五十米，“啪”的一聲槍響，就把他打倒了，向前撲在地下一動不動。我要衛生員前去急救，剛跑出幾步，“啪”一槍，又把他打傷了，倒在地上。我說：“敵人有狙擊手瞄準我們，大家隱蔽好，不要亂動，暫時不轉移了。”

當時我心裏特別難受，可以說劉四喜同志是替我犧牲的。劉四喜不但是我的老戰友，而且是我的鄰村同鄉，少年時就相識。1930年我們一起參加紅軍，現在他却在我之前犧牲了。瞬間我失去了親密的戰友和老鄉，悲憤之情充滿心胸，暗下決心：非把石寨打下來，一定為戰友、老鄉，為烈士報仇雪恨。

在夕陽西墜時，我們最後攻擊開始了。果然如我所料，英勇的投彈手在火力掩護下，視死如歸，冒着敵人彈雨，衝到二三十米處，祇見手榴彈連續不斷的飛進敵人圍牆內，炸得守敵死的死，傷的傷，有的狼狽向後逃跑。我們的戰士用人梯跳進圍牆內，有的繼續向前衝，投擲手榴彈，有的把小門打開，把壘圍牆的石塊推開一個缺口，後續戰士迅速利用缺口衝進去。敵人完全潰亂了，想逃跑也走投無路，祇好束手就擒。我們的戰士一想到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同志，一想到那些被土匪出賣而讓日寇殺害的同志就怒火中燒，打紅了眼，誓死要報仇。有個別人不顧政策，見人就殺。我們負責指揮的幾個人也跑步跟進寨內，但沒有想到敵工科長萬燕章竟也拔出手槍參加亂殺。我見此情況，立即大喊：“不準亂殺，優待俘虜。”當時除留少數人打掃戰場，其餘部隊人員一概下山去。我看寨內秩序已經好轉後，也準備下山去，但見有幾個二三歲的兒童，方快字读书社区泊戶體上，大哭不止，情狀

淒慘。我帶頭抱起一個剛會走路的小男孩，并讓參謀、通訊員把其他小孩也背上一起下山去，交給村內老鄉，請他們轉送給他們的家人或親友。晚飯後我連夜向陳、羅首長寫了一封戰鬥結束的情況報告，如實地提到違反政策紀律亂殺人的現象，陳、羅收到信以後，對亂殺人的事情，非常生氣，很快把葛燕章調回去批評，黨內給予處分，行政調離工作。

戰鬥結束第二天，部隊埋葬戰鬥中犧牲的烈士，我和其他幾位部隊領導也參加了埋葬儀式，以示悼念。按照以往戰鬥慣例，哪個戰士犧牲了，就把他的衣被遺物蓋在他的身上，然後入土掩埋。但劉四喜烈士是團級幹部，不知他們從哪裏弄到幾尺白布，把他包裹起來，就在他犧牲所在地的半山坡上挖坑安葬。墓坑快挖好了，將要入土時，我們趕到那裏，目送他安葬，我的心情無限悲痛。

### 三、陶峪會議

師指揮機關進到陶峪地區，為了解決山東統一領導問題，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到陶峪師部進行商討。

1940年7月7日，抗戰三周年之際，中央發表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分析中指出：“目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三大陣線的鬥爭。第一個是德意日帝國主義陣線，第二個是英法美帝國主義陣線，第三個是蘇聯和平陣線。”“兩大對立的帝國主義陣線由於德國進攻、意大利參戰、日本侵略中國，並準備在太平洋參加德意陣線。法國投降，英國已退出歐洲大陸，美國正在加緊武裝起來，走上戰爭軌道。目前雙方都在重新組織力量，帝國主義戰爭有由歐洲擴大到世界範圍的趨勢。”“由於日本切斷我西南國際道路，並積極向正面進攻，企圖增大壓力，分裂中國內部。這樣就使中國抗戰局面亦處於新的環境中，空前的困難時期與空前的投降危機快要來了。但同時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可能

性也增加了”。

當時，我黨有關堅持敵後抗戰的主要政策是：

1、不是強調英美法東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險性，而是強調在日本壓力下，一部分人悲觀失望與實行投降的危險，號召人民為克服這種困難與危險而鬥爭。

2、強調團結一致。我們在過去一段時期內強調自衛鬥爭，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當時的反共高潮，促使頑固派的重新覺悟。現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時期，故又應該強調團結。但並不是停止一切鬥爭，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們站在自衛立場上的鬥爭，是不能停止的。

3、我們軍事力量的發展，限制在戰區與日軍後方及陝甘寧邊區。而不向國民黨後方作任何可以引起衝突的行動。我們有的部隊不願深入敵後，而想向國民黨後方行動，恢復內戰時期的游擊活動，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4、必須繼續擴大與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游擊隊，這是保證抗戰勝利的最基本的力量。擴大的方向是敵人占領區域，在人力、物力已經發生困難的區域，主要方針是鞏固。而在其它地區，則主要的方針是擴大，并在擴大中鞏固之。

5、糾正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中左的錯誤。在反磨擦鬥爭中發生了許多左的錯誤，例如在軍事鬥爭中有些地方未能堅持自衛原則，（1940年2月中央指示：對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進攻，均須在自衛原則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下，堅決反抗之。否則讓其猖獗，統一戰線就會破裂，抗日戰爭就要失敗。）財政經濟工作中，侵犯商人財產，濫罰濫損等的過左政策，不執行各階級聯合政權的原則，對中央建立“三三制”的指示怠工，對待頑固分子祇有鬥爭沒有團結，甚至把頑固分子看成漢奸，把中間分子看作頑固分子。……

6、繼續鞏固黨的工作。目前組織上的基本方針是鞏固而不

注1.“三三制”指抗日民主政權中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三分之一，進步分子三分之二，中間分子和其他身份三分之一。  
方块字读书社区

## · 第五章 · 建立魯南敵後根據地 ·

是發展，注重質而不是注重量。必須嚴格審查幹部，肅清內奸，必須從黨內將內奸分子、投機分子與太落後分子這三種人清洗出去，而對其它分子則加強教育。

根據中央有關堅持敵後抗戰的方針政策，1940年9月份，陳光、羅榮桓在天寶山地區的陶峪村召開115師高級幹部會議，這是115師入魯以後的重要會議，各旅、各支隊及師直機關負責同志，山東分局的負責同志均參加了會議。羅榮桓同志作了重要報告，對115師入魯後的工作、對敵鬥爭、統一戰線和部隊建設做了全面總結。朱瑞同志作為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會議，并作了山東抗戰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各地區總結了部隊入魯後的發展情況，交換了經驗教訓。

根據八路軍總部提出的建設“鐵的模範黨軍”的號召，會議進行了充分的討論。羅榮桓結合115師的實際，提出創建模範黨軍的條件是：(1) 認真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黨的任務；(2) 普遍深入的建立與群衆血肉相聯的關係；(3) 實現高度的政治團結和建立無產階級的友誼，自覺遵守紀律；(4) 發揚我軍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5) 堅持嚴肅、緊張、精細的工作作風。

會議還研究了部隊整編問題，決定115師入魯部隊（已發展為六、七萬餘人）共整編為六個教導旅。

羅榮桓在會上還嚴肅批評了南大頂戰鬥中違犯紀律的錯誤。

會議開的很重要、很嚴肅、很及時，結果也很好，意義深遠。

## 四、再攻天寶山石寨

現在是秋高氣爽，鴻雁南飛的季節。天寶山地區挂滿枝頭的甜梨已經成熟，早晚氣候呈現寒意。解決了南大頂石寨以後，要繼續解決天寶山的石寨，而天寶山石寨的面積要比南大頂石寨大三四倍，廉德三在這裏親自坐鎮，反動力量比較強大，有三百餘

人，但現代步槍至多不過二十條，主要是土槍土炮。這裏距費縣城祇有二十餘里，為了速戰速決，決定由686團擔任主攻，展開一個營兵力，由西而東進行突破。由特務營擔任助攻，由東而西攻擊敵人東面一段圍牆地區。同時對費縣方向警戒，準備阻擊敵人增援。並擬使用在梁山戰鬥繳獲的那門92步兵炮，將石寨西側圍牆轟開缺口，以利步兵從缺口衝進寨內進行攻擊。我們指揮位置在炮兵陣地附近，距圍寨不過四百米左右。

部隊正按計劃調動部署的前一天，費城出動了僞軍百餘人，向天寶山地區前進，妄圖解圍。我便衣偵察隊攜帶地雷，在天寶山與費縣之間敵人必經道路處，埋設地雷。人員則隱蔽在附近有利地形觀察敵人行動。當敵人進入埋雷區，踏響地雷時，我部又開槍射擊，把敵人打得不敢繼續前進，下午就縮回去了。

因為有炮兵配合作戰，部隊于拂曉前展開，隱蔽地盡量靠近敵人，準備拂曉後在炮兵支援下發動攻擊。上午8時開始炮擊，由於我們的炮兵射擊不够熟練，發射了七八顆炮彈，不是打遠了，就是打近了，沒有將圍牆炸倒。那時的炮彈是特別珍貴的，雖然在白彥戰鬥中，我們繳獲了日軍數十發此種炮彈，但也不敢放手多用。於是再三命令炮兵指揮員把距離測量準確，瞄準後仔細檢查無誤再發射，不求速度而求準確。結果又發射數彈，仍然沒有一彈命中目標。祇得命令炮連立即停止射擊。

張仁初團長見此情況也急了，命令部隊實行強攻，硬向上衝，衝鋒號一陣接一陣的催戰。但因坡度很陡，向上爬的速度慢，尤其敵人發現我向上接近，一面開槍射擊，一面拼命像冰雹一樣地向下拋滾石頭。不論大塊石頭、小塊石頭，拋出之後，就自然向下翻滾，使我部隊無法前進，戰士被石頭砸傷不少，戰鬥形成相持狀態。

上午11時左右，陳光代師長由陶峪來到我們的指揮位置。此時張仁初團長已到東面查看地形去了。我把情況向他做了報告後，他用望遠鏡仔細地觀察了戰場地形和敵我雙方戰鬥的情況，然後對我說：“白天攻擊，很難攻上去，即使炮兵打開圍牆缺口，

也很容易被敵人封鎖，他不用打槍，祇要拋滾石頭，我們就不容易接近，因此要準備夜戰，夜間看不清楚，槍打不準，拋滾石頭也是盲目的，我們先採取各種欺騙敵人手段，暴露敵人弱點，然後避實就虛進行偷襲，你們再研究一下，白天不要再強攻了。”我們覺得師長講的有道理，表示立即與686團首長共同研究，按照師長的指示執行。陳光停了兩個多小時，就騎馬回去了。

不久張仁初團長回來了，我把師長的指示告訴了他。張說：“看了東面地形，那邊有一段圍牆不高，而且坡度不大，我們部隊可進到距圍牆不到一百米左右的地方隱蔽。炮兵陣地距敵人不到二百米，可以直接瞄準射擊。”他建議立即調整部署，爭取黃昏前解決戰鬥。我同意張團長意見，并共同決定立即開始行動，把我們的指揮位置也移到東面去。大約在下午4時左右，已布置完畢，我們的指揮位置距敵人不到二百米。

## 五、剿匪中，負重傷

由于我在天寶山新莊工作過，又戴着墨鏡，不少敵人認識我，因此成了他們的射擊目標。即將發起攻擊時，跟隨我的一個通訊員在我的側後被槍彈擊中，“咳喲”一聲，仰面翻倒在地。我抬起身回頭一看，其左胸部鮮血滋滋向上噴射。正在我轉身之際，從右前方打來一槍，“啪”的一聲，將我擊中，子彈從我右下小腹進入，貫穿膀胱，從左臀部出來。這是顆老式粗造彈丸，子彈出口處的傷口有半寸之大。跟隨我的人員，把我拖到稍安全地點，進行急救包扎。此時攻擊信號已經發出，第一發炮彈就擊中目標，跟上第二發炮彈，就把敵人圍牆轟開一個缺口。炸得敵人雞飛狗跳，鬼哭狼嚎。戰士們隨着手榴彈的爆炸，跳進圍牆向縱深發展，戰鬥進展順利。我雖負了重傷，仍一直觀察到戰鬥結束，才躺在擔架上抬下山來。由於有南大頂戰鬥的教訓，這次打掃戰場沒有亂殺現象，戰場紀律甚為良好。

藍天如洗，白雲悠悠。從此天寶山地區重歸魯南抗日根據地的懷抱，日寇漢奸的陰謀徹底失敗了。魯南與沂蒙山區聯系的障礙掃除了，根據地擴大並得到鞏固，根據地的群衆無不拍手稱快。

戰鬥結束後，擔架把我抬到南大頂北面山脚下的一個村莊，休息弄飯吃。隨我一起的參謀周雲，坐在我的床頭邊，一邊陪我說話，一邊準備擦槍，他正將駁殼槍子彈退出時，由於粗心大意，

“啪”一聲，槍走火了，子彈從我左耳邊擦過，把離我左耳約三寸遠的床板打穿。我可真是命大，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這是在天寶山地區戰鬥過程中第四次遇險。當時把周雲參謀嚇得不輕，臉都白了，哭喪着臉求饒似的說：“對不起，對不起，我真該死，我粗心大意，你處分我吧，你怎麼處分我都接受。”我安慰他說：“我福大命大，現在不是沒有事嗎，接受教訓就是了。我現在口渴的要命（流血過多易口渴），你快去給我弄碗水喝吧。”周雲是個很好的參謀，高中文化，工作積極，打仗勇敢，所以我沒有責備他。

由於膀胱受傷，不能小便，把人憋得心焦，苦不堪言。部隊派人到師衛生部報告情況。結果衛生部長谷廣善、副部長劉放等人攜帶藥品器械，星夜趕來，先進行插管導尿，以後又重新給我處理傷口。第二天把我抬到衛生部去治療時，路經陶峪師部，陳代師長、羅政委等均來看我，鼓勵我安心治療，爭取早日恢復健康。陳光并要他的夫人史瑞楚（師直衛生所醫生）親自給我檢查傷口，換了藥以後再抬到衛生部去。

在衛生部治療期間，臥床一月有餘，才可以起來慢慢走動。總的來說治療進展比較順利。但治療的日日夜夜是艱苦難熬的，要忍受極大的痛苦。由於傷口很大，要塞進一大堆藥物紗布。還要在床上大小便。尤其膀胱神經受破壞，小便極為困難，插管導尿也是很不好受的。整日整夜臥床，不見天地日月，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想借本小說消遣都找不到。

當時衛生部有兩位女醫生（其中一位後來成為我的終生伴侶），是不久前由天津大城市來的。我派勤務員到她們那裏借書，結果是祇有醫務書，沒有小說，仍失望而歸。

那時的生活是很艱苦的，以高粱稗子煎餅為主，面食甚少，菜也簡單。我祇能依靠十元負傷費，買點稍微好一些的食物增加營養，我記得當時的豬肉是四角錢一斤。天寶山地區的老百姓是很好的，他們知道我負了重傷，並探知我養傷的住地，派了兩個代表（其中一人與廉德三是叔伯關係），挑了一擔天寶山脆梨，兩隻大母鷄，兩斤粉皮，代表天寶山地區群衆，前來慰問。他們表示道歉，連說：“實在對不起，是少數人不好，我們老百姓是擁護八路軍的，不願意反對八路軍的，有的反對八路軍也是被少數人強迫的。”他們看到我的傷情很重，不能起床，表示很難受，希望我早日康復。我非常感謝他們的盛情好意。就說：“由於少數人不好，他們與漢奸勾結作惡，結果你們天寶山地區老百姓也受苦了，死的死，傷的傷，生產也耽誤了。我對你們老百姓所受的災難，心裏也感到很難受，回去後要告訴大家，八路軍是咱們老百姓的軍隊，以後不能再受壞人欺騙，不能自己打自己了，要同八路軍團結一起打鬼子，打漢奸。”他們點頭稱是，面帶笑容回去了。

10月下旬，師直機關由陶峪出發越過濰（陽）、臨（沂）公路，轉到魯中青駝寺一帶與山東分局靠近。我因為傷口未愈，留在原地繼續治療，直到12月才歸隊。

此時，陳、羅首長任命我為師司令部作戰科長兼偵察科長。

## 第六章 魯中反掃蕩

### 一、軍事守勢，政治攻勢

1941年，敵後抗日戰爭處於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日寇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進攻，代之以誘降為主的政策，把作戰重點由正面轉移到後方，於是敵後就變成中國抗戰的主要戰場。敵人集中了侵華兵力的大部分力量，將進攻矛頭指向我各根據地，并採取了“治安強化”的掃蕩和蠶食政策，軍事上分割打擊，政治上懷柔瓦解，經濟上嚴密封鎖，以及殘忍的“三光”政策，企圖窒息摧毀我根據地，消滅我抗戰武裝力量。

國民黨却在此時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消極抗戰”，轉為“積極反共”，大唱“反共第一”，“寧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濫調，並實行所謂“曲線救國”政策，妄圖實現“與日和平共處，聯日反共”的陰謀。

1941年1月7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我新四軍軍部及其主力一部共八千餘人，由江南向江北移動，行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被國民黨七個師重重包圍，激戰七晝夜，全軍覆滅。國民黨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軍長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1月20日，我黨中央軍委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決心與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親日派奮鬥到底。

在此局面下，駐守山東的東北軍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11師師長常恩多主張聯共抗日，支持進步力量，該師的331旅旅長孫煥彩主張積極反共，鎮壓進步力量。駐沂魯山區的114師等部分頑

固勢力，亦向我進犯，制造摩擦。山東各地區的地方頑固勢力也分別向我進犯，製造種種流血事件。因此敵後我軍的處境，日益緊張和困難，犬牙交錯的三角鬥爭形勢，既復雜又殘酷。

根據上級指示，當時我們的鬥爭方針是：“軍事守勢，政治攻勢”。對於日偽鬥爭的方針是：“包圍反包圍，掃蕩反掃蕩，清剿反清剿，蠶食反蠶食，分割反分割，封鎖反封鎖。採取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及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鬥爭，粉碎敵人的陰謀詭計。對於統一戰線的政策仍然是：支援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分化頑固勢力，堅決打擊消滅親日反共投降派與製造內戰的反動勢力。”對於頑固派則採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山東各根據地黨政軍民根據上述方針，展開了積極鬥爭，並不斷取得勝利，打擊了敵人，保持和鞏固了自己的力量和陣地。

## 二、濱海整軍

115師指揮機關與山東分局、山東縱隊指揮機關在沂蒙山區靠攏之後，3月初，師指揮機關和山東分局由魯中青駝寺附近，轉到濱海地區，山東縱隊指揮機關仍在沂蒙地區。我們所說的濱海地區，即膠濟路東段以南，隴海路東段以北，及安邱、沂水、臨沂、郯城以東地區。

爲什麼山東最高領導機關選擇濱海地區呢？理由是，第一，爲了開辟和擴大濱海地區根據地的建設，打通與華東地區的聯系。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央軍委指示山東115師部隊應隨時準備大力支援華東的反掃蕩及反頑鬥爭。當時我們的教1旅和教5旅，已進入蘇北地區，因此打通與蘇北的密切聯系尤爲必要。第二，魯中沂蒙山區，山多地少，土地貧瘦，糧源有限，又處于春荒季節，因此解決部隊給養問題十分困難。而濱海地區多爲平原起伏地，糧食產量較高，東面又臨海，魚鹽海產頗豐，因此較之魯中沂

蒙山區及魯南抱犢崮山區均富裕。

為了經濟問題，為了減輕沂蒙山區群衆負擔，故轉到濱海地區。

我們到達濱海的臨沐縣寨子村一帶後，即指揮濱海地區教導2旅和山東縱隊2旅向隴海路以北地區發展，進行了青口戰役，打通與蘇北地區的聯繫及解決夏衣布匹問題。同時指導部隊利用戰爭空隙，加緊進行軍事政治訓練。自陶峪高幹會議提出建設“鐵的黨軍”號召之後，已開始了第一期的整軍運動。

5月初，由陳、羅首長主持召開了師司令部的部務會議，對於第一期整軍工作做了初步總結，提出了第二期整軍的中心任務：一是政治上加強形勢政策教育，加強基層連隊政治工作建設；二是軍事上加強部隊游擊戰術訓練，並特別強調夜戰、伏擊戰、突襲戰、偷襲戰的訓練及加強戰士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四大技術為主的單兵訓練。同時要求各級領導對教育和訓練計劃要同對待戰鬥任務一樣重視，保證完成。

會議擬定在“八一”建軍節，利用青紗帳時期召開濱海地區部隊運動大會，進行政治建軍、游擊戰術軍事技術、軍事體育等課目的比賽，檢閱部隊整軍成績。

因此，師直指揮機關于7月中旬進到臨沐縣的蛟龍灣地區，進行八一運動大會的準備工作。

7月下旬，以團為單位的代表隊均集中于蛟龍灣附近，這次軍政各項課目的比賽檢閱共進行了十天左右，對於推動部隊整軍熱潮，加強部隊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時由司政供衛機關共同負責籌辦了一個抗日游擊戰方塊字讀書社區整軍成績展覽會，供大家參



1941年夏 山東濱海

觀。還將濱海、魯中文藝單位調集匯演，不但演出了反映部隊和地方群衆對敵鬥爭事迹的節目，還演出了數場大型話劇《日出》、《雷雨》及京劇《穆桂英挂帥》等，使參加檢閱部隊受教育，開眼界，非常高興。接着師戰士劇團到華東對新四軍進行慰問演出，達數月之久，頗受華東部隊歡迎，我們與華東部隊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

### 三、戰火中的婚禮

在戰爭年代，我們的生活目標非常簡單，一切為了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一切為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對於個人生活問題考慮很少，就是對於個人生死問題，也置之度外。

可是男婚女嫁，這是人的自然要求。當時，組織上規定團以上長征幹部可以結婚。因此在當前形勢比較緩和之際，有的同志就積極幫助我介紹對象，有的是地方機關女青年，有的是文藝團體女演員，但我均覺得不理想或不敢高攀，都謝絕了。

在八一運動大會期間，有一天陳光的妻子史瑞楚和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帶領着衛生部女醫生董其采來到我的駐地，寒暄之後，她們直截了當地說：“你們過去認識吧？現在給你們倆介紹做個朋友。”

我覺得有點突然，忙回答說：“見過面，但沒有說過話，知人不相識。”

她們半開玩笑地接着說：“那你倆就說說話，相識相識吧！”又說：“董醫生是個好同志，有文化，有技術，有事業心，工作很負責。”

搭好橋之後她們就走了，把董其采留在我那裏。我因工作忙，沒有多談，祇問好了她現在住的地點，商定晚上我去找她，這是我和女同志的第一次約會。

經過數次談話、接觸，我覺得其采模樣周正，心地善良，情操

高尚，工作勤懇，談吐文雅，樸實正派，因此引起我的好感。同時我注意到她的工作是醫生，倘若患病負傷，自然將會有很大方便和幫助。對於身處激烈戰鬥，又曾多次負傷的我，注意到這一點，也對此頗為滿意。這樣就“情人眼裏出西施”，不僅覺得容貌風度很可愛，更有內秀。其采對我也是頗有好感，天寶山戰鬥中，我負重傷住在衛生部治療時，她就風聞我這個人的品格作風。經過多次接觸後也覺得情投意合，我雖然是村夫丘八，泥土硝煙氣味很重，但理想一致，信念共同，志趣共鳴伴隨我們的感情升華為愛情，彼此都願意結成終生伴侶。

9月下旬，日寇以沂蒙山區為目標的大掃蕩即將開始。師首長決定，為了便于指揮機關靈活機動的行動，將師供給、衛生機關等後勤部門由呂麟、谷廣善負責指揮，立即轉到魯南抱犢崮山區。如果敵人沒有向濱海地區掃蕩，再視情況轉回到濱海地區。

這個決定下達之後，衛生部幾位女醫生跑來司令部探聽反掃蕩消息和辭行。她們先到陳士榘參謀長家裏，以後又分別各到自己相識的好友家裏玩，其采則來看望我。

正巧師政治部主任蕭華批准了我們的結婚報告，我拿給其采

看了，其他師首長也得知了這個消息，因此臨時商定她不隨其他女同志回去，當晚就留在在師部成婚。

戰鬥年代結婚是最簡單不過了，既無賓客，也無儀式，更無任何彩禮。靜悄悄、冷清清，吃的是大鍋飯，勤務員給我們用油煎了一條半斤重的咸魚，就成為了我們的婚宴。黃黃的小油燈照亮夢草鋪成的床墊，上面一個布單，一條薄被，這就是我們的婚床。但是簡陋不能減輕我們的情誼，短暫更增加了甜蜜。兩心相知，又豈在朝



1941年9月 結婚照

朝暮暮。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騎馬匆匆趕回到衛生部，跟着機關轉到魯南去了。我們也就變成了牛郎織女，何日再相逢，能否再相逢，誰也不知道。

#### 四、日寇沂蒙大掃蕩

9月份秋收開始了，青紗帳的黃金時期已成過去。由於我們在蛟龍灣附近住的時間比較久，又加上槍炮聲陣陣的戰術技術比賽，話劇京戲連續演出，熱鬧非常，遠近皆知。

此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嚴重的政治事件：一個團級政治幹部王鳳鳴叛逃跑到連雲港，當了漢奸特務，將我們的情況全部出賣了。

王鳳鳴是何人？1939年秋，山東微山湖以西地區，在所謂肅托鬥爭中，曾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採取逼供信，亂打亂殺，使湖西地區黨政軍民的工作受到極大的損失。主要罪魁禍首是區黨委組織部長王須仁及蘇魯豫支隊第4大隊政治委員王鳳鳴。中共中央1941年2月對此次肅托錯誤有明確指示，并決定將王鳳鳴撤消職務，開除黨籍，送交軍事法庭審判。正要將王鳳鳴調到師政治部聽候處理期間，此人潛逃投敵。

這樣敵人對我們的住地和內部情況，了如指掌。因此周圍各據點，不斷製造空氣，要對濱海地區進行秋季大掃蕩。

當時我是師作戰科長兼任偵察科長，早已在濟南、青島、徐州、連雲港四大戰略要點，及我根據地周圍各重要據點，利用偽組織或其他社會關係，建立了秘密情報網，敵人的布置和調動，我們基本上可以了解。

我們所知道的山東日軍，分布情況如下：獨立第5混成旅團駐防膠濟路東段，濰縣到青島沿線及其兩側，包括膠東地區。獨立第6混成旅團駐防膠濟路西段，濰縣至濟南沿線及其兩側，包括

魯中地區。獨立第7混成旅團駐防津浦路，濟南、德州沿線及其兩側，包括渤海地區。獨立第10混成旅團駐防津浦路，濟南韓莊沿線及其兩側，包括魯南地區。而第32師團和第59師團，控制在山東境內，津浦沿線各重要城鎮，成為機動部隊。第43軍團指揮機關駐濟南。以上日軍總計不到五萬人。另外日軍第21師團駐濰海路東段沿線及其兩側地區，屬於華中日軍建制，但與山東日軍有協同作戰的關係。

9月黨中央指示，我軍在山東力量已達十萬人以上，而指揮尚未統一，為此重申山東分局、115師指揮機關、山東縱隊指揮機關應靠近，以分局會議精神為原則，統一山東黨政軍的領導機關。山東縱隊歸115師指揮，配合作戰。山東分局暫時由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組成，朱瑞為書記。按照這個指示精神，根據敵人可能向濱海地區進行秋季掃蕩的判斷，于10月2日師指揮機關和山東分局由濱海蛟龍灣附近出發，轉回到魯中青駝寺附近。

當我們到達青駝寺附近不久，就連續不斷地接到四面八方的情報，華北敵人為了在山東推行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命令山東日寇準備以魯中的沂蒙山區為中心進行大掃蕩。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畠俊六大將親赴臨沂指揮，正在調兵遣將，運送糧秣、彈藥、軍用物資。我們已發現敵人第17、第32、第33、第59師團及獨立第5、第6、第10混成旅團以及各地偽軍、漢奸隊，均已開始向沂蒙地區調動。

根據此情況，山東分局、115師很快于10月7日和13日發出了緊急動員反掃蕩的指示，指示要求各作戰部隊廣泛開展群衆性的游擊戰，領導機關要有計劃地分散，加強反掃蕩鬥爭的領導和指揮，主力部隊應靈活襲擊日偽軍之側翼與交通線，掩護群衆轉移等。

風雲變幻，形勢逼人，到10月下旬，情況越來越緊張。沂蒙周圍各城鎮的大小據點，敵人在源源不斷的增兵。

我身為作戰科長，差不多日日夜夜離不開作戰室，不停地研究敵人的情況，預備我軍行動方案。師首長也頻繁地來作戰室處

理重大問題。

這裏講一下我們作戰室的工作情況，這是我擔任作戰科長後的第一項工作建設。那時部隊到達宿營地後，領導幹部都分散居住在各自的臨時住所，各方來的電報及各種文件，都是送到各位首長住所去處理。經常的情況是這位批幾個字，那位指示一番。首長意見一致時當然好辦理，如果意見不一致，還得往返請示。有時還發生有重要緊急的電文，壓在哪位首長家裏忘記批示退回的事，結果常常誤事。戰爭中發生的情況是分秒必爭、瞬息萬變的，拖拉的工作作風，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我提出建立作戰室制度的想法，得到領導們的同意。其辦法是以作戰科為中心，每到一個新的宿營地點，由管理科找一間較寬大的房子，布置桌椅辦公文具，張挂各種軍用地圖，不論上級來的文件、電報指示，還是下面來的情況報告和行動請示電報，全部集中在作戰室。這裏晝夜有參謀值班，有四通八達的電話聯絡，有專門崗哨守衛。除了首長和有關人員外，其他一般人員不准進入，是絕密辦公地點。若有緊急情況或重要問題，由值班參謀立即報告各位首長到作戰室集體辦公。這樣領導們便於集中討論研究問題，統一意見後下達命令，作戰科及有關部門能迅速而準確的當場理解領導意圖，并立即得以執行。

1942年劉少奇來到山東時，曾特意到作戰室參觀，並聽取參謀人員對山東敵、我、友、禦情況報告。他表揚我們建立作戰室的措施，便於首長集體商量處理重大軍事問題，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遂之堅持下來，成為工作制度。

雲集在沂蒙四周各城鎮的敵人，11月2日，在日軍第12軍司令官土橋一次中將指揮下，調集號稱五萬之衆，開始傾巢大舉出動。

其第一步是切斷魯中和濱海的聯繫。臨沂、莒縣、沂水的敵人，沿着沂河東岸及沿着臨沂、莒縣公路線，布置兩道封鎖線，以重兵防守。其目的是堵擊我沂蒙地區部隊向濱海地區轉移，堵擊濱海地區部隊向沂蒙山區配合作戰。

其第二步是沂水、蒙陰東西兩個方向敵人，同時多路向岸堤、南嶠峪地區進行“拉網合圍”，企圖一舉消滅我山東縱隊指揮機關。我山東縱隊指揮機關，原計劃利用敵人間隙向西北蒙陰、新泰方向跳出合圍圈，未成功。立即掉頭向東北沂水以北方向再次跳出合圍圈，結果成功了，敵人第一次“拉網合圍”的企圖破產。

敵人不甘心失敗，又糾集臨沂、費縣方向的敵人，沂河以東方向的敵人及合圍山東縱隊指揮機關撲空的敵人，分路大舉向留田地區進行所謂“鐵壁合圍”，企圖消滅我山東最高指揮機關。

## 五、跳出敵人的合圍圈

我們師指揮機關和山東分局是11月4日由青駝寺轉到留田附近。5日發現各路敵人氣勢汹汹向留田接近。

師首長集中在作戰室研究，一致認為務必爭取網破魚活，鐵壁也要砸個窟窿，要敢冒危險衝出去。決定分局機關和師政治部大部為一個梯隊，由分局警衛連掩護，指定司令部教育科長袁仲賢負責指揮，規定其向西突圍，跳到蒙陰、青駝寺之線以西山區，爾後視情況轉到魯南。師司令部為主體及特務營等為一個梯隊，由師首長直接率領向南突圍，實行敵進我退的辦法，跳到青駝寺、臨沂之線以西地區。部署和編組完畢後，人人做好戰鬥準備，兩個梯隊均利用夜色，視野有限，開始隱蔽秘密行動。

一年一度秋風勁。深秋季節，葉黃草衰，寒氣襲人。我們向南突圍行動順利，沒有遇到敵人攔阻。部隊行進到青駝寺以東馮家樓附近時，發現左右不遠的地方，有敵人紅色和綠色信號彈騰空而起，這其實是夜間敵人互相聯繫的訊號，結果把給我們帶路的向導嚇跑了。特務營的先頭部隊，不知如何走法，就停下來，準備到附近村內再找向導。此時師首長們很快趕到先頭部隊，查明為什麼停止不前，聽說是向導跑了，要另找向導，首長們很生氣地

說：“現在還找什麼向導，按照指南針的方向，趕快繼續南進，沒有道路就從田野裏走，經過村莊要避開。”部隊按照首長指示，加速前進。首長們也隨着先頭連一起行動。在拂曉之前，折轉向西越過青駝寺至臨沂公路，進到汪溝、埠山莊附近隱蔽休息，嚴密封鎖消息。此地屬於敵我游擊區，距公路不過數里路，白天我們在汪溝以東高地的隱蔽觀察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公路上敵人來往運輸情況。我們沒費一槍一彈，安全地跳出了敵人的“鐵壁合圍”，由內線轉入外線，敵人妄想大舉消滅我山東最高指揮機關的企圖，再次宣告失敗。

在汪溝隱蔽休息一天之後，部隊夜間出發向西北方向前進。7日拂曉前轉到蒙山南端，諸滿以西黃埠前一帶宿營，觀察敵人合圍撲空後的掃蕩形勢。

當時敵人莫名其妙，不知我軍破網而出的去向，其重兵仍在青駝寺、蒙陰、沂水之間地區，但很快就分兵進行分區“剔抉清剿”。

我們在蒙山地區，忽南忽北，忽東忽西地進行游擊活動達十餘天之久。我們的目的有三個：第一，調動分散敵人，減輕中心地區的壓力。第二，支持蒙山地區群衆鬥爭，打擊敵人三光政策和偽化活動。我們身邊雖然沒有什麼主力兵團，祇依靠特務營，除了保衛指揮機關外，常抽一兩個連配合群衆打擊敵人瘋狂搶劫，強奸燒殺和漢奸特務捕殺我地方幹部的野蠻暴行。第三，收容部分被敵人衝散人員。

袁仲賢指揮的梯隊，在蒙山的大青山地區，遭到敵人合圍，大部分人員衝出合圍圈，部分被打散，損失不小。分局組織部長陳明，師政敵工部長王立人以及國際友人、德共黨員漢斯·希伯等均犧牲。這個損失當然是令人極為痛心的。我們收容了失散人員，並組織他們轉回濱海去。“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鼓勵他們克服悲觀失望情緒。

王立人是我最好的戰友，在長征時他是國家保衛局的幹部，我們曾同臺演出我是軍委二局科長。在長征結束到達瓦窯堡時，我們

(李克農寫的戲本，鄧穎超參加導演)，戲名為《我懺悟了》，內容是國民黨軍官反對內戰，要求抗日。以後我們又在抗大同窗學習，畢業後一起到115師工作，互相來往密切，感情深厚。當聞其不幸犧牲，心中悲痛非常。北京解放後，鄧穎超曾向我問及此人，我告知已經在抗戰時犧牲了，她連說：“可惜，可惜，是個多才多藝的好同志”。

11月15日拂曉前，我們轉到垛莊（垛莊是敵人掃蕩的重要據點）西面大谷臺附近，在這裏隱蔽休息了兩天。結果被敵人發現了，很快的調集了數千人馬向大谷臺附近分進合擊。師首長決定于17日拂曉前跳到青駝寺、蒙陰公路封鎖線以東去。北風呼號，夜暗星稀，黃昏後部隊出發，為了避開途中與分進合擊敵人相遇，我們選擇沿着山溝山坡的羊腸小道，悄悄而行，計劃在垛莊以南不到五公里處跨過公路封鎖線。部隊行進到公路附近差點與敵人遭遇，偵察員回來報告說：“公路上有數目不詳的大批敵人，由垛莊方向南下，先頭已離開公路折頭向西，在我們右側很近的鄉村道上向西南方向前進。”師首長命令部隊就地停止，不准發生任何火光和響聲，并嚴密監視敵人。待敵人全部離開公路西去之後，對公路南北兩側布置好警戒，我們才迅速安全地跨過了公路封鎖線。拂曉之前到達垛莊東南地區隱蔽休息。我們再次與敵人擦肩而過。不久就聽到大谷臺方向炮聲隆隆，顯然敵人又一次白費心機，勞師動衆地合圍撲空了。大家都說真是馬克思在天之靈保佑，我們不費一槍一彈，化險為夷，跳出了敵人合圍圈。



王立人同志

## 六、綠雲山殲敵戰，又一次負傷

我們秘密回到蒙陰、沂水、青驼寺之間中心地區時，由於我們其他各地區部隊不斷出擊，配合和策應沂蒙山區反掃蕩，使敵人陷于顧此失彼狀態。為了解救後顧之憂，敵人主力已經被迫開始撤退了。但留有相當數量兵力，進行“剔抉清剿”，實行三光政策，破壞我根據地設施。日偽軍欺騙并威脅群衆說：“八路軍已經全部消滅了，現在這裏是皇軍治安強化地區，凡歸降皇軍的，保證生命財產安全。如果通八路軍，反抗皇軍一律槍斃。”又說：“誰是鄉村共產黨員，誰是八路地方幹部，什麼地方有八路的秘密軍用倉庫、工廠和醫院，凡向皇軍報告者有重獎，如查出知情不報者，一律槍斃”等等。

整個地區形勢仍然是烏雲滾滾，黑夜漫漫。日寇漢奸像瘋狗一樣亂叫亂咬，像毒蛇一樣糾纏着群衆，像虎狼一樣殘害着八路軍及家屬。朱瑞同志的妻子，因懷孕不能隨軍，埋伏在基本群衆家裏，被鬼子用“剔抉清剿”的辦法給識別出來，被捕後壯烈犧牲。其他隱蔽在群衆家裏的八路軍幹部的妻子兒女和地方幹部、群衆組織負責人以及八路軍的傷病員等等，被捕被殺者為數不少。

但是不管鬼子漢奸多麼瘋狂殘暴，不管環境多麼惡劣艱險，敵人越燒殺、搶劫、强奸，就越增加人民群衆的仇恨和反抗。那時候群衆性的地雷戰、地道戰還沒普及，但人民自衛隊、區鄉人民武裝、游擊隊神出鬼沒的麻雀戰、突襲戰、埋伏戰則打得很活躍。

特別是我們師指揮機關，轉回到中心根據地後，對群衆鬥爭鼓舞極大，對粉碎敵人“剔抉清剿”信心倍增。鬼子雖多惡，黑夜終有期。我們互相配合，在半月之內，打了幾次較大的戰鬥，消滅

敵人數百人，這樣使敵人的瘋狂有所收斂，小部隊不敢到處橫行亂竄，陷入天天有槍聲，處處不安寧的境地。

11月底，天寒地凍，北風刺骨，我們轉入綠雲山北麓的安保莊附近。綠雲山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山脈，由高低數個山峰組成，最高山峰也不過四五百米。安保莊南端的山頭為最高，沒有樹木，完全是岩石山。

12月1日中午，偵察員報告，發現一股敵人約四五百人，已進到綠雲山南面十里處。我部立即停止休息，便衣隊繼續向北搜索前進，同時命令特務營派一個連占領安保莊南端綠雲山高地，隱蔽監視敵人行動。在報告師首長後，不久就聽到綠雲山上隆隆炮聲和步、機槍聲。師首長決定特務營再上去一個連，并指示無論如何要堅守這個陣地，掩護指揮機關轉移。如果這個陣地失守，我們就完全暴露在敵人火力和視野之內。

陳光代師長對我說：“你立即到山上去，不准隨便撤退，山上部隊由你指揮。”當我爬上山頂時，部隊已將鬼子第一次試探性的攻擊打下去了。現在敵人正在組織第二次攻擊。鬼子占領的山頭稍低，與我們占領的山頭相距約三四百米，中間是個馬鞍形。敵人第一次攻擊是沿着馬鞍形正面進行的。現在鬼子又開始對我陣地進行炮轟，用輕重機槍掩護一部分兵力仍沿馬鞍形山坡正面向前接近。一部分兵力向我陣地右翼包抄。

我迅速調整兵力、火力後，利用地形嚴陣以待。我規定部隊，不到一百米以內不准開火。當敵人向我接近時，沒有發現我開槍射擊，誤認為我軍已經撤退了，因此挺起腰杆大搖大擺，搖旗吶喊地密集前進。待其接近到一百米以內時，我各種火器突然猛烈射擊，打得敵人東倒西歪，死的死，傷的傷，潰退下去了。但鬼子不甘失敗，為了掩護其連續攻擊，各種火器——炮兵、輕重機槍、擲彈筒拼命向我陣地傾瀉，打得滿山硝煙遮天，彈丸石塊橫飛。鬼子第二梯隊跑步向前增援協助其第一梯隊殘部，采用“嗷嗷”亂叫的武士道精神來助威，繼續向我攻擊，戰鬥很激烈。我們的戰士沉着應戰，頑強抗擊。

我在一個土坎後面觀察敵情，正揚手指揮身邊一挺機槍射擊目標時，“啪”的一聲，一顆子彈打中我右胳膊近肩處，打了一個貫通傷口，手中握的手槍立即掉在地上，鮮血很快把我的棉衣袖子上半截染紅了，傷口以下手臂麻木不仁，知覺失靈。跟隨我的通訊員和衛生員把我拉在一塊大石頭後面進行急救包扎，并用一塊白布將右臂懸挂在胸前。我向北眺望，指揮機關已離開安保莊附近，正向北轉移。

此時敵人的攻擊又被打下去了。特務營領導見我負傷，同時戰場形勢已稍穩定，勸我下山去，由他們負責把敵人頂住。我對他們說：“敵人雖然幾次攻擊被我們打下去了，但傷亡不多，他們絕不會就此罷休，要準備打退敵人再次進攻，確保機關安全轉移。你們看，現在機關已離開安保莊正向北轉移，要爭取再頂一個小時，你們才算完成了任務。”交待清楚之後，我即下山跨馬追趕師指揮機關去了。

師指揮機關安全轉移到岸堤以北山村宿營。當晚，師政治部的蕭麥萍來到我處，我正躺在床上休息，他一進門就說：“聽說你又光榮負傷了，政治部派我來向你慰問，并送給你二十元負傷費。”他問了問我的傷情，希望我好好養傷。閑談了一會兒，就回去了。

這次雖然是輕傷，但傷的是右臂，不但無法拿筆寫字，就是左手用筷子吃飯以及脫穿衣服都很別扭，連騎馬也上不去，非得別人幫助不可。不過我仍然堅持工作，不能動手就動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輕傷不下火線，不離開工作崗位，這是我軍的光榮傳統。

12月4日下午，又發現一股敵人由東南正向岸堤方向前進。我們駐地東南有座高地，名為三角山，師首長指示，由特務營派兩個連控制三角山，另派一個連占領三角山北面的高地。師首長也親自到這個高地上觀察情況，指揮機關準備轉移，但暫時不動，待察明情況後，再定轉移方向。我也隨師首長到山上去了，大家都用望遠鏡觀察四面八方的動靜。

鬼子發現三角山有我軍占領，就開炮轟擊。三角山以南是平坦開闊地，敵人約有五六百人，還有一部分民夫、大車。他們停止在一片樹林附近，然後部隊就展開向三角山接近，逐步形成散兵線，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槍，邊前進邊射擊，指揮官揮舞着洋刀，在後面吶喊跟進。待敵人接近了，我軍才開火射擊。鬼子攻了兩次都沒有攻動，兩軍變成相持狀況。

夕陽西墜，寒風習習。師首長估計敵人晚上不會攻擊，可能撤到岸堤附近宿營，明日再尋我作戰。決定指揮機關利用夜間向東移動二十里左右隱蔽待機。結果敵人在岸堤附近休息了一天，焚燒了被我擊斃士兵的尸體，抬着傷員向蒙陰方向撤退了。

直到12月中旬，敵人掃蕩清剿的高潮已過，倭寇和偽軍大部已經撤退，整個形勢日趨緩和，山東縱隊指揮機關才轉回了中心地區。不久羅榮桓政委就到山東縱隊同朱瑞、黎玉同志商討山東統一領導指揮問題及其他重要問題。陳光率領我們指揮機關于12月24日轉回到濱海朱蒼地區，與先期回到濱海的後勤機關會合。

至此敵人妄圖消滅我山東高級指揮機關的空前規模大掃蕩徹底失敗了，我們將近兩個月的反掃蕩鬥爭也宣告勝利結束。

## 七、濱海養傷和反掃蕩總結

我的傷口雖經十多天治療，但因行軍作戰環境、醫療條件簡單，仍未明顯見好。回到濱海地區後，組織上決定，不讓我參加工作，專門養傷，同時衛生部也決定由我的妻子董其采專門為我治療和護理。

在我們回來的第二天，其采就來到我處，夫妻見面，悲喜交加，百感交集。據她說，事先誰也没有正式告知她我負傷的消息，但通過察顏觀色，耳聞隻言片語，隱隱覺察到似乎我又負傷了，可

是具體情況不便深問。當時她的焦慮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謂是“長夜織寒衣，孤燈思戰地，風聞伊負傷，心酸暗泣淚”。當她見到我的傷情不是要害部位，心裏千斤重負頓時落地了。經過她和衛生機關協同治療，約半月左右，傷口就基本上愈合了，她也心緒愉快地回衛生部工作去了。

回到濱海地區後，師機關對近兩個月的反掃蕩鬥爭進行了總結。

當時我是師直機關黨總支副書記，對於袁仲賢指揮部隊在大青山突圍戰鬥中遭到嚴重損失問題，黨總支也進行了討論，并決定給袁仲賢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組織指定由我通知袁仲賢并指出其指揮上的錯誤。

我按照總支討論精神找了袁仲賢談話，他承認造成大青山戰鬥嚴重損失應負一定的責任，服從黨給他的處分。但他有三點申述，第一，敵人的情況不明，我們祇有一個連兵力無法應付；第二，我們的行動方向是師首長指定的；第三，我們指揮沒有偵察通訊工具。我認為他講的意見是事實，因此同意他保留自己意見，并可以向師首長提出。他以後是否向師首長提過，我就不清楚了。

在養傷期間，我曾反復考慮過，這次沂蒙反掃蕩，師指揮機關同號稱五萬之衆的强大敵人，長時間周旋戰鬥，是否正確？在留田突圍分成兩個梯隊，由袁仲賢指揮的梯隊向情況不明的蒙山地區轉移，是否正確？我對這兩個問題持否定的態度。如果敵人尚未形成合圍之前，在青駝寺時師指揮機關和分局機關同師後勤機關一起轉到魯南去，就不可能有大青山的損失。如果留田突圍時，不分成兩個梯隊，師指揮機關和分局機關一起向南突圍，也不至有大青山的損失。

## 第七章 積蓄力量和反摩擦鬥爭

### 一、黎明前的黑暗

1942年到1943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這是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也是進入黎明前的最黑暗時期。

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戰場上進一步把對國民黨為主的作戰方針，改為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主的作戰方針，殘酷頻繁地掃蕩我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反動派還不斷發起新的反共高潮，使我們的根據地日益被分割、縮小。

抗日戰爭第一階段我軍已發展到五十萬人，根據地人口約一億人左右。1942年和1943年，抗戰轉入第二階段，我們軍隊數量和根據地人口均縮小了，八路軍由五十萬縮小到三十萬，解放區人口由一億左右降到五千萬以下。

在相持階段，山東我軍處在敵強我弱及日偽和頑固勢力兩面夾攻之中，形成三角鬥爭形勢。力量對比是日偽占優勢，頑固勢力次之，而我處于第三位。我山東根據地面積縮小了三分之一以上，軍隊數量也減員四分之一以上，財政經濟十分困難，特別是冀魯邊和魯南軍區的根據地幾乎全部和部分變成敵占區和游擊區。1943年6月又發生冀魯邊區司令員邢仁甫的親信殺害副司令員黃驥等多人，邢仁甫隨即叛變投敵的嚴重事件，使該地區形勢更加困難。

我們除在濱海、魯中、膠東三個地區，尚有規模不大的比較

鞏固的根據地之外，魯南抱犢崮地區、魯中泰山地區、渤海清河地區和冀魯邊地區，基本上已退化為游擊區和敵占區。我軍傷亡失散人員日益增多，兵源、糧源、財源的供應日益困難。我軍沒有比較穩定的後方，軍械工廠、軍需工廠、印刷工廠、物資倉庫、醫院休養所常被敵人掃蕩、清剿破壞。到1942年底，山東境內日偽據點增至三千四百餘處，日偽修公路一萬三千八百餘里，封鎖溝牆八千四百餘里，日軍兵力達到四萬餘人，偽軍兵力十八萬餘人。而山東我軍減少到不足十萬人。

總而言之，我們所處的戰爭環境已是空前困難。比較抗戰第一階段時的困難不知要大多少倍。

1942年，山東日寇布防情況如下：山東日軍由59師團長細川中康統一指揮。第59師團駐津浦路兗州、德州沿線兩側；第27師團駐徐州、連雲港沿線兩側；獨立第5混成旅團駐膠濟東段及兩側；獨立第6混成旅團駐膠濟西段兩側；獨立第7混成旅團駐濟南、德州段津浦路兩側。

在日軍操縱下的華北漢奸政府繼續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採取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陰險計策。這不是什麼新花樣，而是蔣介石“圍剿”紅軍時的老把戲。其目的是企圖瓦解我軍，挑撥軍民魚水關係，動搖人民抗日信心，實行懷柔偽化政策，欺騙逼迫群衆自首，脫離抗日組織，參加反共維持會等漢奸組織。加上軍事上的殘酷掃蕩清剿，分割包圍，蠶食緊縮等等，以達到摧毀我各地抗日根據地，使之變為“治安強化”的敵占區。

日本帝國主義對國民黨仍然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又打又拉，以拉為主。因此國民黨採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高唱所謂“曲線救國”謬論。自1939年冬到1941年春，先後兩次發動了反共高潮，潛在的內戰危機日益嚴重。在敵後，各地的頑固勢力也興風作浪，不斷製造摩擦流血事件，不斷偷襲和侵擾我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國民黨留在敵後的約七十萬軍隊，在“曲線救國”謬論指導下，大批大批的投降了敵人。尚殘留

的一部分部隊也採取兩面政策，既用國民黨軍隊番號，又接受日軍授予的偽軍番號，既是頑軍又是偽軍，他們和平共處，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共同反共、反八路軍、反抗日人民、反抗日民主根據地。

但是放眼世界，我們就充滿戰勝千難萬苦、爭取勝利的信心。我們知道希特勒法西斯正處在走向死亡的階段。他們去年大舉進攻莫斯科失敗之後，今年大舉進攻斯大林格勒又慘敗了，損兵折將十分嚴重，已經喪失進攻能力，不得不轉入防禦。而蘇聯紅軍則是越戰越強，越戰越勇，已開始轉入反攻。這不僅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者戰線拉長，它的兵力不足，物力、財力也遇到困難。日本軍閥對侵略中國問題無力解決，又把戰線擴展到南太平洋地區，這樣它已經全面陷入被動地位。日寇不但缺乏機動進攻力量，也缺乏強固的防禦力量，它離徹底失敗，徹底垮臺的下場已經為期不遠了。

毛主席曾經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凡是將要滅亡的反動勢力總是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後掙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們往往在一個期間內被這種外強中乾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敵人快要消滅，自己快要勝利的實質。”<sup>1</sup>因此現在的形勢是，我們面臨極端的困難，但是正日益接近勝利的時刻，正處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 二、精兵簡編，積蓄力量

為了渡過難關，積蓄力量，迎接新的大發展，黨中央號召：全黨、全軍各抗日根據地，加強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堅持和鞏固抗日根據地，開展整風、生產、精兵簡政、擁政

<sup>1</sup> 1.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884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二版

愛民等運動。

山東我軍的任務是：堅持抗戰，粉碎敵人進攻，鞏固擴大根據地，加強發展游擊區，逐步縮小敵占區。在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原則下，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打擊國民黨頑固勢力，團結中間勢力，爭取在三角鬥爭中有利於我之轉變。為此應堅決實行中央指示的“三三制”政權，土地政策、整頓“三風”<sup>1</sup>、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等等各項政策，這是我們渡過難關，爭取勝利的根本措施。

1942年秋，中央根據敵後抗戰的嚴酷形勢指出：為適應根據地日益縮小和分割的嚴重局面，必須發揮黨政軍民的共同力量，各根據地必須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軍隊必須無條件的執行上級和同級黨委的決議、指示。中央強調“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

115師直屬機關開始精兵簡編，其目的不僅是單純為了緊縮編制，而是在殘酷的敵後抗日鬥爭中，使指揮機關更加精幹，尤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指揮機關的工作效率，加強對部隊軍事、政治、後勤各方面的指導作用。

1943年春天，山東分局向中央報告，建議將山東分局、第115師和山東軍區機關合併，115師和山東縱隊所屬各旅、各支隊的部隊番號撤消，部隊合併，成立新的山東軍區。中央批准了山東分局的報告。

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并為115師政委、代理師長（陳光調延安學習），黎玉為山東軍區副政委。

由於師參謀長陳士榘準備調任濱海軍區任司令員，1943年3月份師首長命令我擔任115師參謀處長。

此前，陳光代師長曾同我談話指出：我有三個優點：第一，作戰勇敢堅決；第二，工作積極有辦法；第三，接受新鮮事物比較快。至於有什麼缺點錯誤，他稍微考慮後說：“你在機關工作時間

注1. 整頓“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長，特別在高級指揮機關工作時間長（指我在紅軍中革軍委工作時間），機關工作、參謀工作經驗多，但部隊基層工作經驗缺乏。在今後工作中，應注意這個問題。”陳光特別強調：“今後工作要跳出狹小的機關工作的圈子，你的工作不僅要為師領導作戰決定出謀劃策，提出意見和建議，還要多了解部隊，熟悉部隊，與部隊的指揮員多交流，多溝通。要有全局觀念。”

羅榮桓政委同我談話中，除肯定我的優點外，指出我的主要缺點是：“有些傲氣”，對人不够謙虛，辦事有時急躁。並說：“山東戰鬥部隊中的老幹部、老資格不少，他們部隊基層工作的經驗豐富，你今後工作要特別向他們學習，注意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有事情不僅要向師領導及時匯報，還要與部隊領導多商量研究。”

我對陳、羅首長指示完全接受，并向他們表示，今後努力改正。

山東軍區下轄濱海、魯南、魯中、膠東、清河、冀魯邊六個軍區。原115師指揮機關改為山東軍區指揮機關。因此我也很自然地成為山東軍區參謀處長，蕭華也很自然地成為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

6月，山東軍區臨時黨務委員會成立，羅榮桓、黎玉、蕭華、羅舜初、陳士渠、李作鵬、梁必業等為委員。

當時，凡有關軍事政治相聯繫的電文以羅（榮桓）、黎（玉）、蕭（華）署名簽發，軍區對上對下的軍事電文以羅、黎、李（作鵬）署名簽發（參謀長缺位）。這種行文方式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我們離開山東去東北為止。

當時為了加強軍區參謀機關的建設，在我建議下，調抗大一分校教育長閻捷三為作戰科長，調原師供給部副部長何敬之為管理科長。

軍區在全山東進一步精兵簡政，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同時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兵團群衆化，廣泛組織和武裝不脫產的民兵，實行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全民游擊戰爭。從群衆性

的游擊戰爭中，發展培養新的武裝力量，準備隨時升級編為主力兵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這是過渡的辦法，也是準備迎接抗日反攻的一個重大戰略部署。

山東軍區所轄六個戰略軍區（以後冀魯邊區與清河軍區合併為渤海軍區），共指揮十三個主力團，其餘均編成地方武裝。各旅指揮機關改為軍分區指揮機關，相當數量幹部降級使用。由於加強了政治思想工作，廣泛深入宣傳精兵簡政的積極意義，克服各種思想阻力，因此這項工作進行時頗為順利。

### 三、甲子山地區反摩擦

在敵頑我三角鬥爭極其復雜緊張的形勢下，我們在濱海甲子山地區進行了三次對東北軍頑固勢力的反摩擦鬥爭。

武漢失守後，蔣介石任命于學忠為蘇魯戰區總司令，並令其率東北軍進駐山東津浦路以東地區。開始時的部署是112師進駐魯南之臨沂、費縣之綫以西山區，111師進駐濱海之諸城、日照之間山區。戰區總部及113師和114師進駐魯中之沂魯山區。該部到達山東初期與我犬牙交錯，友好相處，互通情報，有時還協同作戰。但在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指導下，特別是先後兩次發動反共高潮之後，東北軍對我態度逐漸逆轉惡化。為了擴大兵源、糧源、財源地盤，不斷製造摩擦事件，襲擊我武裝部隊，搗毀我地方政權，捕殺我地方幹部。另一方面是東北軍內部發生了顯著的分化和分裂。三種不同勢力并駕齊驅的發展，一種是反共投降勢力，一種是反共頑固勢力，一種是聯共抗日勢力。

當然既不聯共也不積極反共，既消極抗日但不向日本投降的中間勢力更是存在的。于學忠就是這種勢力的代表，此人曾在北洋軍閥吳佩孚手下當師長，1927年吳垮臺後轉入東北軍。1936年任國民黨甘肅省主席，西安事變時，他在西安參加了張學良的高級將領會議，同意對蔣介石實行“兵諫”。張到南京被蔣扣押後，

東北軍先由王以哲後由于學忠率領。武漢失守後，蔣介石把干部調到山東，其目的是讓東北軍在抗日反共戰爭中消耗掉實力，以達“消滅異己”的目的。于學忠一方面不得不遵守蔣介石的命令，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實力，因此他態度明確的表示“既不紅，又不藍，三條道路走中間”。後來事實證明他在山東期間基本上保持了中立態度。

于學忠部進駐山東後，不斷與我發生局部摩擦。其中較為嚴重的摩擦是魯南之東北軍112師襲擊我魯南區黨委領導機關，區黨委書記趙鍊同志在戰鬥中犧牲。

駐扎在濱海北部甲子山地區的東北軍111師，下轄331、332、333三個旅。我們所說的甲子山區即莒縣，日照縣以南，十字路、坪上、碑廓縣以北地區，其中心有座最高的山峰，名叫甲子山。這裏山不青，水不秀，樹不茂，岩石很多，土地很薄，人民很窮，但是抗日鬥爭條件很好。該師師長常恩多、旅長萬毅和東北軍政訓處長郭維誠等人，不滿意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政策，堅決主張聯共抗日，于1942年8月率領該師主力一部約三千餘人，毅然起義，脫離東北軍，開進我濱海中心地區，接受共產黨領導。經分局和軍區研究，仍保留111師的番號（目的是為了爭取該師其他部隊起義），由于常恩多師長于途中病故，由萬毅任師長（東北軍我地下黨員），郭維誠任副師長，以後該師為濱海支隊，屢建戰功。

東北軍111師起義後，逃到莒日公路以北的111師殘部孫煥彩旅，從沉重的打擊中蘇醒後，立即對抗目的革命力量進行猖狂反撲，糾集約二千餘人重新占領甲子山地區。并繼續向南擴張，反共投降呼聲甚高。

陳光、羅榮桓等師首長根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決定，調集教2旅6團，山東縱隊2旅6團和4團及57軍獨立旅（該部是原國民黨軍667團的兩個連因不願反共，于1940年投我起義，奔向根據地後發展壯大起來的）。從1942年8月14日到19日組織了第一次甲子山討叛反頑戰役，經激戰後將其全部驅逐出境。這對於“依株字读书社区”起義部隊進行休息整編，

## ·第七章· 積蓄力量和反摩擦鬥爭·

穩定情緒不受干擾，起了重要作用。

逃到莒日公路以北的孫煥彩是不甘于失敗的，偕日照漢奸隊朱信齋部（偽日照保安大隊），1942年10月8日乘我濱海地區軍民處於緊張準備反日寇秋季掃蕩之際，又越過莒日公路向我甲子山區進犯，占領石坊、紙坊、劉家東山地區。我山東縱隊2旅6團在111師部隊配合下，準備進行第二次甲子山區討逆反頑戰役。後來為了防止日寇掃蕩時，我陷入兩面作戰的不利地位，祇給了頑軍部分打擊，于10月18日撤出甲子山陣地。

頑軍利用我撤退後的時間進行部隊整頓，以孫煥彩旅為核心七拼八湊恢復了111師番號，由孫煥彩升任師長，其師部駐在劉家東山。此時孫煥彩對我已是死我活誓不兩立的對抗態度。一方面拼命修築防禦工事，強迫老百姓在防區各村落修建又高又厚的石頭圍牆及高碉低堡，并在圍牆之外鋪設鹿砦、鐵絲網。另一方面派遣武裝部隊或便衣武裝四出襲擊我抗日地方政權，捕殺抗日地方幹部，搶劫群衆糧食財物，弄得甲子山周圍地區老百姓鴉犬不寧，叫苦連天，無法進行正常生產活動。

10月底開始的日偽軍萬人掃蕩採取了聲東擊西的手段。他們先揚言要掃蕩濱海地區，後突然轉移兵力，多路分進合擊，掃蕩了魯中沂蒙北部地區我山東縱隊指揮機關，及山東戰時工作委員會（即省政府）等機關。

當時在指揮上，又重復了1941年115師指揮機關及山東分局等由濱海地區轉到魯中地區的教訓，結果又陷入日寇掃蕩的合圍圈內。我們雖然突出了敵人重圍，但省戰時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李竹如等同志犧牲了，黎玉同志也負了輕傷。

1942年11月下旬，日寇繼魯中沂蒙大掃蕩之後，又對我膠東抗日根據地進行了二萬餘人的大掃蕩。此時已快進入寒冬季節，因此判斷敵人目前對濱海地區進行掃蕩的可能性不大。

11月，我教5旅由蘇北淮海地區調回山東歸建，這樣我濱海地區又增加了一支強有力的戰鬥部隊。12月中旬，陳光、羅榮桓決定集中教2旅6團、教5旅13、14團，山縱2旅第5、6兩團，濟海獨立團

及111師等部隊，進行第三次甲子山區討逆反頑戰役，并指定由我進行具體計劃組織工作。

根據陳、羅首長的意圖，我制定的對甲子山區討逆反頑作戰計劃是：以山縱2旅二個團、濱海獨立團及111師為右縱隊，由陳士榘、萬毅統一指揮，經碑廊巨峰附近北進，然後由東而西向紙坊攻擊前進。以教2旅6團及莒中地方武裝等為左縱隊，由6團首長統一指揮，經澇坡及大店以東地區北進，然後由西而東向紙房地區攻擊前進。左右兩縱隊會師後，切實斷絕敵人北去退路。教5旅為中央縱隊，其13團經坪上向朱蘆攻擊前進，占領朱蘆後繼續向劉家東山地區與左右縱隊會師，攻殲孫煥彩的指揮機關。教5旅其餘部隊為預備隊。師前進指揮所在13團之後跟進。

計劃制定之後，經陳、羅首長批准並頒發了作戰命令。我隨陳光代師長在前進指揮所，羅榮桓政委因身體不好，隨師直後梯隊行動，負責掌握山東全面情況。

各部隊于12月18日黃昏後出發，利用夜間運動，力求進攻的突然性。19日拂曉時，左右兩縱隊均先後打響，戰鬥進展很順利。殲敵一部並控制了甲子山各主要高峰，對紙坊形成包圍狀態。中央縱隊13團拂曉時對朱蘆攻擊未能成功，陳光命令周長勝團長重新組織兵力和火力于午時再次攻擊，結果仍未成功，形成對峙狀態。由於敵人圍牆高厚，火力很強，白天攻擊增大傷亡，決定準備利用夜間攻擊。但傍晚時發現，敵人有撤退徵候，我乘機發起攻擊，很快占領了朱蘆殲敵一部。我13團跟蹤向劉家東山方向追擊。頑軍退守劉家東山、紙坊、石場等處固守頑抗。

20日陳光決心使用山縱2旅主力配合13團，首先攻殲劉家東山頑軍指揮機關，使敵人成為“無頭的蒼蠅”，加上我政治攻勢，這樣敵人就可能動搖瓦解減少頑抗程度。我軍攻占劉家東山高地後，居高臨下控制了劉家東山。在我火力封鎖之下，敵人深知頑抗無望，掙扎徒勞，就利用夜間分頭突圍向北逃竄。我因發現稍晚，敵人已突出我之包圍圈。我各部即分路快速追擊，殲敵一部，殘敵向莒日公路以北逃走了。我們全部收復了甲子山地

區，基本上把孫煥彩的反共氣焰打下去了。此次戰鬥殲敵二千餘人，繳獲槍枝五百餘枝，我軍傷亡六百餘人。

為什麼沒有全部殲滅敵人？主要是敵人向北逃竄的退路沒有完全切斷。在紙坊以北兩峰之間有一個隘口是南北通路必經之處，這個隘口由誰堵死，在作戰命令中沒有明確規定，左縱隊以為右縱隊控制了，右縱隊以為左縱隊控制了，結果兩部均未控制，讓敵人鑽了空子逃竄了，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

戰鬥結束後，師直後梯隊均來到甲子山區，駐在劉家東山及其附近進行戰後工作。

山東我黨我軍與東北軍上層一直保持統一戰線的關係，東北軍111師起義後，我與東北軍的關係一度緊張，東北軍內部反共頑固勢力的氣焰也很囂張。但甲子山戰役之後，東北軍對我之態度又有所好轉，一度中斷的相互關係很快又恢復了。原因之一是“壞事變好事”，此次甲子山戰役我軍未將孫煥彩部殲滅，于學忠、孫煥彩等認為是我軍有意給他們留出一條缺口，讓其向北撤退，因此緊張關係逐漸緩和，原因之二是國民黨對東北軍的不信任和日偽對東北軍的分化瓦解，使東北軍內部的不積極反共，也不投降日寇的中間派左右為難。先是57軍軍長繆征流投降日寇，不久該軍112師334旅旅長榮子桓也先反共後投日，被日寇任命為偽和平救國軍第10軍軍長。後又發生111師常恩多師長及該師333旅萬毅旅長率部投奔共產黨解放區，均表現出東北軍內部極大的矛盾。

故此蔣介石命令黃埔第一期學生、山東籍名將李仙洲入魯反共，接替東北軍于學忠部的防務，并提升李仙洲為28集團軍總司令，將山東地方武裝新36師（劉桂堂部駐魯南）、暫12師（趙保源部駐膠東）、保安第2師（張步雲部駐濱海北部）統歸其指揮，增強反共勢力。這樣于學忠不但與蔣介石矛盾加深，與李仙洲的矛盾也不淺。他與八路軍（雖然也有某些矛盾，但究竟是西安事變反蔣的老朋友，現在與蔣介石、李仙洲的矛盾，又使東北軍、八路軍彼此利益相聯，因此很快恢復方塊字讀書社區的友好關係。

當我們知道李仙洲部將入魯與于學忠部換防的消息後，我們的方針是一方面頂住李部前進，一方面禮送于部出魯。

1943年6月21日，于學忠部不等李仙洲部到達接防，就先行離開了沂魯山區向大後方撤退了。經過我根據地沿途時，我們不但給予通行方便而且給予糧草供應。同時命令魯中軍區迅速控制原于部駐地附近的地區，接受于部以沂魯山區東里店為中心的駐防地區。不久李仙洲部主力由皖北進到魯西南地區，一個師進到魯南抱犢樹天寶山地區，他們的口號是：“先打八路，後打鬼子”。我軍原來預計在蒙山地區與之交戰。但李仙洲看到于學忠部未等其接防就撤走了，又在魯南和魯西南地區遭到八路軍強有力的阻擊，繼續前進困難重重。因此不久就全部縮回皖北去了。

從此山東已無國民黨正規部隊，減少了一個摩擦搗亂的力量。蔣介石派李仙洲入魯反共的陰謀徹底破產了。

## 第八章 由守勢轉為攻勢

### 一、整風運動

1942年6月，根據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軍隊中整頓三風的學習與檢查工作的指示》要求，開始整風運動。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其中以反對主觀主義，整頓黨風為核心，提倡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密切聯系群衆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作風。1943年4月，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

當時，我是分局和軍區機關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分局秘書長舒同任組長。開始的整風主要是由各部門、各單位因地制宜，

時、因情況制宜，利用時間學習文件，聯系實際，對照檢查，進行自我批評，自我教育。

舒同是1943年中央派來山東傳達延安整風經驗，特別是傳達學習黨內路線鬥爭及搶救運動的經驗。但他沒有準確地傳達那時延安整風的真正經驗，又沒有考慮敵後頻繁戰爭環境，着重強調“民主檢查、審查幹部”的經驗，大力號召幹部和群衆對主要領導幹部進行無組織、無紀律、無原則的所謂發揚民主，尖銳批評，提倡“有話就說，有屁就放”，結果無政府主義思潮很快發展起來，上下對立，團結涣散，紀律鬆懈，不聽指揮，不服從領導現象時有發生。這種狀況十分不利于必須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堅決服從命令的對敵鬥爭需要和頻繁游擊作戰的殘酷環境。對這種“整風”的做法，引起不少人的懷疑。

山東軍區司令部民主整風會議，要山東分局機關人員參加，據說是為了改善黨軍關係。

有一天，我到會聽取民主批評意見，記憶最深的是山東分局機關一個工作人員名叫王若望的，是對我攻擊最凶的人之一，他把沂蒙反掃蕩大青山戰鬥失利的責任，全部強加在我的頭上。簡直是誇大其詞，無的放矢，主觀推斷的典型。他還煽動軍區機關的人，對我的批評“要尖銳再尖銳”，不要用巴掌打人，那是打不痛的，要用鋒利的錐子扎人，“入肉三寸”，才能把他扎痛。根本不是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態度。這樣少數人就借風揚沙，惡語行凶，開始是針對我的對敵作戰部署，之後是攻擊誣蔑軍區領導的作戰指揮，整風運動的極端民主化情緒開始泛濫起來了。我把會議情況報告了羅榮桓政委，他認為軍區作戰指揮機關這樣搞不妥，因此決定暫時停止開會，待研究後再說。

以後羅榮桓根據各單位整風情況，發電向中央請示報告，根據敵後頻繁的戰鬥情況，整風不宜照搬延安辦法，建議山東停止已經開始的無組織、無紀律、無引導的“民主檢查和審幹運動”，中央批准了這個請示報告，很快就糾正了不妥當的做法。之後，山東整風運動，就根據敵後游擊戰爭情況和特點，因地制宜地、

健康地向前發展。通過整風，增強了團結和紀律，改進了作風，總結了敵後游擊戰爭的經驗和教訓，又沒有傷害幹部。

## 二、自己動手、生產自給

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共高潮之後，蔣介石就停止給八路軍、新四軍發餉，停止其他一切供應，逼得我們不得不開展“自己動手、生產自給”的生產運動。

不過我們到敵人後方開展游擊戰爭以來，從來不依靠大後方供給，而是通過“自力更生”，“依靠地方”，“合理負擔”的政策，解決吃穿問題；依靠靈活機動的游擊戰，多打勝仗，減少消耗來解決武器彈藥補給問題。當時流傳這樣兩句順口溜：“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沒有吃，沒有穿，自力更生自己產”，就反映了我軍在敵後游擊作戰的真實情況。

現在根據地縮小了，經濟物產豐富的地區被敵偽控制，糧源、財源日益困難，敵人又對我們進行經濟封鎖，加上反復掃蕩，“三光政策”，對農村生產破壞極大。為了減輕人民負擔，打破敵人封鎖，保證部隊最起碼的供給，我們遵照黨中央指示，利用戰爭空隙及可能條件，因地制宜地進行生產運動。

在魯中、魯南人多地少，無荒可開的情況下，我同黎玉等一行曾到濱海地區找荒地，但始終無結果。最後軍區領導同意軍區管理科長何敬之的建議，在拓濱圍海開鹽田，以軍區直屬特務團大部和軍區機關工作人員輪流為主要勞動力，并雇請鹽民當指導。羅榮桓政委曾親自參加圍海勞動。大致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將圍圍幾百畝大鹽田的海堤築起來了，很快就放水曬鹽，收穫頗豐，十分喜人。除充分滿足機關部隊需要外，還較便宜地（不能太便宜，要照顧沿海鹽民的利益，鹽民要納稅）賣給地方機關和根據地群衆。同時組織部分鹽貨販到敵占區，換回布匹和日常用品。有了鹽就可開設咸方塊字漢書社區坊和其他作坊。像在中央蘇

區那樣，被敵人封鎖，沒有鹽吃的苦衷，不會再重複了。圍海修鹽田，軍區首長都很關心，有時我陪同他們到拓汪現場視察鼓勁，解決實際問題。

後來敵人曾一度占領拓汪，建立據點，控制鹽產地，但不久又被我軍收復了。

此外各地區均建立了隱蔽的被服廠、兵工廠、軍械修理廠、印刷廠等等，軍區政治部由蘇靜負責，還辦了一個“大鷄”牌卷烟廠，香煙質量超過大前門，銷路很好，生意興隆。同時還供給軍區首長需要。

總而言之，敵後戰爭環境非常艱苦，生產也大受限制，但各軍區積極響應中央生產自給的號召，確實解決了部隊部分生活問題，減輕了群衆負擔。同時根據地群衆也積極開展生產運動，不僅努力自給自足，而且擁政擁軍。真是軍民魚水一家親啊！

### 三、全民皆兵，反“蠶食”鬥爭

日寇除了不斷進行大掃蕩、大清剿之外，同時推行囚籠政策和蠶食政策。什麼叫囚籠政策？就是以鐵路公路為骨幹，以據點、碉堡、炮樓為支柱，加上封鎖溝、封鎖牆，將我們根據地分割成小塊，把我們分別包圍封鎖起來，切斷我各地區的互相聯繫，然後再集中兵力，分區反復掃蕩清剿和懷柔偽化拉攏，妄圖將我根據地全部變成治安強化的敵占區。

什麼叫蠶食政策？就是敵人對我根據地今天這裏占領幾個村莊，明天那裏侵占幾個村莊，并迅速把據點、炮樓建立起來，站穩腳跟後，再向前推進擴張，一步一步地向我根據地中心區壓縮前進，通常采用“逐步蠶食”和“躍進蠶食”兩種方式，頗似國民黨對中央蘇區五次圍剿時那樣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日寇有時也乘虛躍進一大步，占領大片地區，你集中兵力進行反擊，他就依靠據點炮樓固守頑抗，等待增援。你在南線反擊，

他在北綫蠶食，使你顧此失彼，無法兼得。

針對敵人的進攻規律和方式，為指導根據地軍民靈活機動地和針鋒相對地粉碎敵人的陰謀，根據軍區首長的指示，我在1943年寫有兩篇比較重要的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文章，分別在“大眾日報”和“戰土報”發表，有的地區還印成小冊子廣為散發（當時山東軍區成立了有羅榮桓、黎玉、蕭華、李作鵬等人參加的黨報委員會，我是軍事主編）。

一篇是《民兵游擊戰術》（見附件一），這是我在分局民運部長朱則民主持召開的山東民兵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提綱，主要內容是根據各地民兵的作戰實踐，進行總結，用以動員民兵、教育民兵怎樣進行麻雀戰，怎樣進行破襲戰，怎樣進行地雷戰，怎樣進行圍困攻心戰等等。會後各地區均召開民兵會議進行傳達，并總結自己的經驗，加以充實和具體化，使得全省民兵工作和民兵游擊戰術的水平，有一個普遍明顯的提高，增強了民兵對敵鬥爭的威力。

另一篇題目是《翻邊戰術》，這是根據羅榮桓政委的思想和指示而寫的。其目的是指導各地區開展反蠶食的鬥爭。主要內容是敵人向我根據地前進，我們要向敵占區前進，敵人向我占區蠶食，我們要向敵占區蠶食。不要祇限在邊沿地區與敵人正面周旋，而要翻過邊沿到敵人後方去，打擊敵人開展工作。內綫作戰和外綫作戰互相配合，使敵人兩面作戰，顧前不顧後，顧頭不顧尾。具體辦法是：第一，組織強有力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占區，進行游擊活動，打擊敵人，發動群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變敵占區為游擊區；第二，主力部隊對敵人後方薄弱據點，實行遠距離突然奔襲，拔掉敵人據點，消滅其有生力量，破壞敵人後方設施，支援武工隊的活動；第三，開展政治攻勢，實行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公開鬥爭和秘密鬥爭相結合，爭取和瓦解偽軍，打擊和孤立鬼子，教育群衆實行白皮紅心的革命兩面政策。堅持邊沿地區群衆自衛鬥爭和民兵聯防，阻擊敵人蠶食。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圍困襲擾敵人新建立的據點，千方百計地迫使其

撤退。事實證明羅榮桓政委“翻邊戰術”的提出，是對山東抗日游擊戰術很好的總結，非常切合山東抗日局面的實際情況。此戰術發揮我軍善于運動戰的特長，有效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對於鞏固和開辟根據地起了很好的積極作用。實施“翻邊戰術”之後，很快改變了敵人步步蠶食，我步步後退的局面，改變了在邊沿正面內綫與敵人硬頂的被動消極防守局面。

1942年11月，日偽萬餘人又向魯中、沂蒙山區進行大掃蕩，接着轉移兵力，向清河地區大掃蕩。山東軍區為了配合魯中和清河軍區反掃蕩，指示其他各軍區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民兵積極出擊，四處打擊敵人，使敵人顧此失彼，牽制和破壞敵人掃蕩的陰謀計劃。

我魯南軍區主力部隊于11月中旬，採取突然奔襲戰術，全殲盤踞在費縣西南地區的劉桂堂部，擊斃妄圖突圍逃竄的匪首劉桂堂。

慣匪漢奸劉桂堂是在魯南土生土長的，十多歲時就當土匪，攔路搶劫，聚衆燒殺掠奪，逐漸成為一股龐大的匪幫勢力。二十多年來，流竄華北各省，作惡無窮。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委編他為國民黨“新編36師”，不久就投降了日寇，改編為“和平建國軍第三師”。其實他既是國民黨頑軍，又是漢奸偽軍，從兩方面領軍餉要武器。他的部隊有黃灰兩種顏色的軍裝，時頑時偽。我軍曾多次討伐，均未全殲。這次奔襲，才把他徹底埋葬。山東人民聞此捷報，無不歡欣鼓舞，拍手稱快。

我濱海軍區主力部隊于11月19日，採取裏應外合的方式，巧取贛榆縣城，消滅偽“和平建國軍第36師71旅”二千餘人，其中活捉偽旅首李亞藩以下一千六百多人。

此人是原國民黨東北軍57軍的副官長，他執行國民黨“曲線救國”的政策，在兩年前投降日寇，賣身求榮，當上了偽軍旅長，成為進攻我濱海根據地的鷹犬。經過我秘密策反爭取工作，該部團長黃勝春與我建立了聯繫。戰役前夕，我敵工幹部到該部進行活動，確定八路軍攻城時，他們負責打開城門，迎接入城。結果我

軍順利地衝入城內與頑抗敵人進行巷戰。最後黃勝春押着李亞藩出來向我軍投降。贛榆城宣告勝利解放。

22日，日偽軍反撲，我軍主動撤出贛榆城。26日日軍偷襲贛榆城西北的馬家旦頭村濱海軍區機關，濱海軍區政委符竹庭在這次戰鬥中不幸犧牲，是我軍付出的最大代價，全軍十分悲痛。

1943年我軍收復了八百多座日偽據點，解放了7.6萬平方公里土地。1943年底，日軍開始收縮兵力，日偽放棄據點二百多處。日軍32師團被調往緬甸，第7混成旅團調往參加河南戰役。這樣山東日軍祇剩二萬五千餘人。但偽軍增加到二十萬人，國民黨地方武裝仍保持在六萬餘人。

#### 四、春季攻勢

從1943年秋冬季開始，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已由守勢逐步轉向攻勢。蘇聯紅軍開始全面反攻，希特勒已處于節節敗退之勢。英美也開辟了歐洲第二戰場。

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線逐漸失利，為了垂死掙扎，在我國正面戰場上，日本帝國主義想要打通平漢、粵漢兩條鐵路，繼續採取進攻，逼使蔣介石投降。同時東南亞日軍由於戰線過長，兵力不足，失敗告急，要求增援。因此日軍決定，在華北收縮兵力，實行重點配置，採取重點防守，機動作戰為主的方針。同時將駐山東的日軍32師團調往緬甸；將第7混成旅團調往參加河南戰役。這樣山東日軍已減少到不足三萬人。

1943年8月，中央調朱瑞去延安，由羅榮桓擔任山東分局書記，羅當時已重病纏身（據檢查是腎盂腎炎，尿血不止），曾去新四軍請專家名醫治療，未見根本好轉，祇是維持現狀。回魯後，常駐軍區衛生部養病，由一位奧地利籍醫生羅生特為主的醫療小組負責隨身治療。

這樣山東分局的日常工作，不得不由黎玉負責主持，而軍隊日  
方块字读书社区

常工作主要由蕭華和我負責處理。一般軍事情況下，我每周要攜帶重要來往電報到衛生部向羅榮桓請示一次，遇到緊急重大問題，隨時前往報告請示。羅對我處理的問題，多數是滿意的，對我提出的建議也多數是同意的，因此對我的工作既信任又放手。他多次對我說：他祇管大的原則問題，一般日常事物，他不想管，也無精力管，由我們負責及時處理，不要拖延誤事。他也常回司令部住幾天，雖然他不能像過去那樣每天到作戰室處理問題，但有關重大方針原則問題，有關山東全局問題，有關重要軍事行動問題，並未因健康欠佳，而放鬆領導。

1943年底，黨中央、毛主席根據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做出了我們的任務是使我黨、我軍和我們根據地，更加發展、更加鞏固的指示。山東戰場開始了有計劃的攻勢作戰，進行局部性的反攻，由被動轉為主動，由分散地方性游擊戰爭轉為集中兵力進行游擊運動戰和攻擊戰。

1944年1月，羅榮桓派我到魯中軍區同司令員王建安、政委羅舜初研究發動春季攻勢作戰問題，羅對我說：“現在敵人收縮兵力，進行所謂攻勢防守機動作戰，我們可以放手打比過去規模更大的進攻戰，但主要攻擊目標，仍是先打偽軍，孤立日軍；先打偽軍據點，後打孤立薄弱的日軍據點。如何打法，你們研究後，由魯中軍區提出具體作戰方案，報山東軍區批准。”

當時魯中軍區駐在岸堤，我到達後，他們非常熱情接待，因為我和羅舜初均是中央蘇區時軍委的參謀，同事多時。我同王建安又是延安窑洞的同學，同吃一鍋小米飯，互相比較熟悉。當天他們準備了豐富的晚餐，由於一時高興，我同羅舜初兩人均喝醉了，借酒敘舊論新，興奮不已。王建安點滴不嘗，看我們笑話。

第二天我向他們傳達羅榮桓政委的指示，并由他們在軍用地圖上介紹當時魯中地區形勢和情況。研究的結果是，擬定集中魯中六個團，加上濱海軍區第6團和各縣地方武裝，集中兵力打偽軍吳化文。以魯中軍區第1、2、4團及濱海軍區第6團為右路梯隊，擔任主要突擊任務，由東向西北方向進攻。以魯中第11團及蒙

陰獨立營為左路梯隊，以魯中第12團為北路梯隊，分別由南北兩線進攻敵之兩側；以魯中第10團為西路梯隊，由西向東進攻，均以悅莊、南麻、魯村地區之敵為我圍殲目標。

我返回濱海後，軍區首長完全同意他們的作戰方案。

3月25日魯中軍區，從東、南、北三個方向，同時向魯山地區吳化文部發起進攻，先後經過兩個階段的激烈戰鬥，于4月20日戰役結束，共殲敵七千餘人，控制了魯山大部地區，使沂蒙山區和魯泰山區連成一片，擴大了與濱海地區的聯繫，改善了魯中抗日根據地的形勢。

## 五、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

在山東軍區統一指揮下，1944年5月我軍展開了夏季攻勢作戰，魯南部隊一舉殲滅了偽軍榮子恒部一個師（榮子恒原是東北軍112師的旅長，1943年叛變投降日寇，編為“和平建國軍第10軍”），全部解放了費縣南部圈口山區，改善了魯南被分割被壓縮的形勢。（8月）魯中軍區部隊，採取用爆破攻擊戰術，攻克沂水縣城，殲滅日軍一個中隊和偽軍千餘人，解放了沂水全境，掃除了魯中區與濱海區聯繫的一個主要障礙。8月17日，山東軍區致電王建安、羅舜初，祝賀沂水戰役的勝利。（7月）濱海軍區部隊控制五蓮山區之後，繼續向北發展，痛擊了偽軍李永平部，開辟了諸城、膠縣、高密間地區的工作，改善了濱海北部形勢，擴大了與膠東區的聯繫。渤海軍區部隊攻占利津縣城之後，又爭取偽滅共建國軍暫編第1師王道部一千六百餘人反正，開往濱海後，改編為山東軍區獨立第一旅。

總之，夏季攻勢的戰果是輝煌的，對我軍戰士和根據地人民，鼓舞很大。

6月下旬，山東軍區召開了軍事工作會議，總結對敵鬥爭經驗，研究今後鬥爭方針。開方块单谋书社区靠近海邊的日照縣碑廓鎮。

會議開始不久，被敵人發現，敵人由青島出動飛機四架進行轟炸。當時我正在作戰室處理問題，連續數顆炸彈就落在司令部院內及其附近，作戰參謀王德負傷。

根據羅政委指示，當夜我們就離開了碑廓鎮，轉到坪上以北小山村，繼續開會。

敵寇為了打擊山東抗日力量的指揮中心，于1944年8月對濱海地區發動了大掃蕩。進攻敵人為日寇第59師團之第53旅團、第54旅團各二個大隊，獨立第1步兵旅團四個大隊各一部，獨立第5混成旅團兩個大隊，第65師團一個大隊，偽軍吳化文、榮子桓、李永平部及省、道、縣偽保安部隊各一部，共萬餘人，由日寇第59師團司令官、駐魯日寇最高指揮官細川中康統一指揮。于8月20日分別由臨沂、莒縣、日照、贛榆等地出動，多路前進，企圖合擊我山東軍區指揮機關，摧毀我根據地建設，破壞我反攻作戰。

21、22兩日，敵人向我中心區推進，先後合擊了十字路、三界首、坪上、碑廓、黑林各點，但均撲空。23日又開始“清剿抉剔”，主要破壞我後方建設，掠奪物資，抓捕壯丁。反掃蕩前，由於我軍掌握敵情判斷準確，軍區指揮機關和濱海軍區主力部隊，均及時成功地轉入外線，積極打擊敵人側後，以一部插入內線反擊敵人“清剿”，保衛根據地。經我內外對敵打擊，敵人于29日開始撤退，宣告掃蕩失敗，我軍反掃蕩勝利。

為了策應濱海區反掃蕩，在山東軍區統一指揮下，其他各軍區發動了秋季攻勢作戰。膠東軍區部隊于8月下旬，連克西海大澤山周圍據點，恢復了大澤山區根據地。8月31日解放文登城，9月2日榮城偽軍六百餘人反正，我即解放該城。9月上旬我魯中軍區部隊在莒（縣）沂（水）公路伏擊日偽軍部隊，在葛莊殲滅日軍第59師團草野清大隊四百餘人，偽軍五百餘人。在陶溝殲滅日軍三百餘人，偽軍六百餘人。山東軍區致電王建安、羅舜初：“此次魯中部隊繼攻克鞏固沂水之後，又以卓越之指揮藝術，英勇果斷之攻勢行動，于沂水北陶溝、葛莊一帶，一舉殲滅‘掃蕩’濱海撤退之田板旅團草野清大隊之大部及吳（化文）逆主力大部共千餘

人，繳獲重大戰果。我們謹向參與此次作戰之全體英勇指戰員致以敬意。”同時，我軍繼續向烟青公路北段出擊，拔除據點十餘處，控制煙青公路百餘里，共殲敵數千人。11月5日威海劉公島敵軍六百餘人反正。渤海軍區部隊，11月19日發動了解放沾化、利津、濱縣地區為主的攻勢作戰，并收復樂陵、臨邑等縣城，打通和擴大各軍分區的聯系，變分散的小塊游擊區，聯成爲大塊根據地。魯南軍區部隊，于9月發動攻勢作戰，先在泗水、費縣之線作戰，并攻克平邑主要據點，切斷滋臨公路，然後轉到隴海路北側郯城、馬頭鎮地區，連續作戰，解放該城鎮及廣大地區，共殲敵三千餘人，使魯南根據地進一步得到改善。

通過山東戰場有效的局部反攻，共殲日偽軍約五萬餘人，解放縣城十餘座。其中有沂水、蒙陰、利津、蒲臺、樂陵、慶雲、南皮、文登、榮城、莒縣、郯城、邳縣、泗水、費縣等等，擴大解放區一倍以上。敵人“重點主義”戰略宣告破產。我軍主要作戰力量由1943年的十萬餘人，發展到1944年底的十五萬餘人，縣區地方武裝七萬人。

## 六、裏應外合，解放莒縣

反掃蕩結束後不久，我軍區指揮機關及山東分局轉移到莒縣以南之大店及其附近。

羅榮桓政委經過反復考慮，認為應該繼續加強攻勢作戰，繼續不斷的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他召集有關人員多次研究，決定進行秘密準備，採取裏應外合的辦法，攻占莒縣城。

莒縣是一座古城，軍事地位重要，東可控制沿海山區和平原，西可成爲進攻沂蒙山區的依托，北可以拱衛膠濟沿線敵占區，南可成爲進攻濱海地區的前沿陣地。自日寇占領莒縣後，即在此修建兵營，糧彈倉庫及城防工事，并修築了臺維、莒日公路。莒縣城遂成爲敵寇歷次對我方塊字讀書社區中進行掃蕩的戰略基地和

南北交通要道。敵人對該城防禦工事修築，自侵占之日起，未曾一日停止。城牆外壕寬五米以上，壕中有水，城牆高厚。並築有碉堡數十座，構成交叉火力網。城內日軍住地，又構成一個獨立核心據點，有圍牆、碉堡、鐵絲網。城外四郊，有大小十六個據點，及許多碉堡、碉樓、圍牆外壕。

莒縣守城兵力部署為：莒縣偽保安大隊莫正民部，共有三十個中隊，約三千五百人。以十四個中隊分布在城外據點內，作為第一防線，以十六個中隊住在城內，控制城牆及重要軍事要點，作為第二防線。日軍第5混成旅第20大隊的中西中隊共百餘人，住在城內獨立核心據點內，作為最後抵抗巢穴。

莫正民是一個地方實力派，三十個中隊中三分之二是他的嫡系，三分之一是他收編的、非嫡系的地主土匪武裝。嫡系與非嫡系部隊，互相之間有矛盾，各自保持獨立。各級軍官大多是土匪、流氓出身，祇講義氣，重感情，講究吃喝玩樂，不講政治目的，因此具有反復無常的特點。但也有部分軍官是知識青年，或農民出身，他們傾向抗戰，不願意當漢奸、做亡國奴。

莫正民在抗戰期間，曾兩次投敵，兩次投頑，兩次與我聯合。

1942年7月，莫部由莒縣附近向南蠶食，遭我嚴重打擊，他為了保存實力，緩和局面，曾派人與我拉關係。我乘機打入一部分人員，從而開始對該部開展爭取工作，整個爭取工作過程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2年8月——1944年3月，由於我缺乏經驗，對其打擊不够，打得少，拉得多，因而工作沒有多大進展，使莫正民對我採取兩面態度，保持一般應付關係。

第二階段：1944年3月——1944年5月，我總結了第一階段經驗，分析了當時情況，採取了以打擊為主的強硬態度，並主要打擊其嫡系部隊。雖然莫正民因此惱羞成怒，親自動員其部隊堅決反共，並逼迫我打入人員退出。但當我殲其主力三分之一，攻克其外圍據點三分之二時，莫正民又很快由強硬反動的態度，轉為低

頭屈服。在戰鬥過程中，莫正民曾派人南北奔走找我聯系請求解圍，我則故意不慌不忙，一面應付，一面進攻，終於迫其接受我之條件。

第三階段：1944年5月，莫正民呈送反正志願書，到1944年11月14日，我給莫正民下達了擔任山東軍區獨立第2旅旅長的委任狀。（山東軍區獨立第1旅旅長王道，該部原番號是減共建國軍暫編第1師，駐防在廣饒、壽光之間地區。1944年夏天起義後為我軍改編。）這階段，主要以拉為主，對既往各種糾紛進行解釋，消除其受我打擊之後的仇恨心理。其次對其宣傳形勢，指明出路，勸其閱讀我書籍刊物，使其進一步了解我各項政策，堅定其反正決心，及時鼓勵其好的表現，并多為他們的安全出主意，想辦法，比如如何對付日寇、漢奸，如何對付國民黨特務及內部壞分子。以避免發生誤會為名，在他的重要據點內，設立聯絡站，我數十名工作幹部打入其內部。

第四階段：組織起義，裏應外合協同作戰。臨戰之前，莫正民同意我秘密派出工兵和便衣隊，攜帶炸藥和短槍，進入城內，協助其堅守南門樓、東門樓及其他重要軍事要點。派得力參謀到莫正民處協助其指揮，幫助他秘密調整部署，與我統一口令和聯絡信號，規定裏應外合的行動方法和次序。

我對莫正民部爭取起義工作已經完全成熟，遂即集中濱海區第4團、第6團、第13團及魯中區第1團和軍區特務團（缺一個營），另有五個獨立營和民兵一部，共萬餘人，分為攻城、打援、拔除外圍據點三個梯隊，以裏應外合和強攻手段發起莒縣戰役。

攻城部隊由黎玉、蕭華和我指揮。攻城軍事指揮由我負主要責任，政治工作及起義事宜由蕭華負主要責任，打援部隊由濱海軍區陳士榘、唐亮指揮。前線指揮及地方支援等工作由黎玉全面負責。

羅榮桓政委坐鎮大店，統一指揮全山東的秋季攻勢和莒縣戰役兩個方面。

攻城部隊為軍區特務團（缺一個營）、濱海區第6團及莒中獨立營等。特務團進南門後向北向西發展，濱海6團和莒中獨立營進東門後向西向北發展，我們攻城指揮所隨特務團行動。

11月14日18時半，我在裏應外合情況下，未經戰鬥，兵不血刃，很順利攻入城內。莫正民部按計劃起義，在各碉堡上挂起“光榮義舉”的白旗，并迅速接應和引導我部隊控制各重要軍事要點。爾後各部逐步迫近日寇核心據點。

第6團先同日寇巡邏隊遭遇，接着日軍主力向第6團和特務團方向數次反撲，展開巷戰，但均被打退。至23時已將日軍壓縮在核心據點小園子內，重重包圍。23時半開始向小園子攻擊，特務團首先將西南碉堡炸毀，突入園內，接着第6團從東南、東北兩個方向，莒中獨立營從西北方向先後突入園內。經激戰後，敵退守在僅餘的四個碉堡的核心工事內，固守頑抗，我軍數次爆破未能成功。這時天已拂曉，我軍停止攻擊，改為嚴密封鎖圍困，并繼續查明敵情地形，總結經驗，研究破敵辦法。

敵人碉堡有三層槍眼，四個碉堡，以交通壕相聯，形成一個獨立防禦體系，周圍一百米左右均是開闊地，敵人火力嚴密，彈藥充足，射擊準確，因此接近相當困難。

拂曉後，我同特務團長張仁初靠近日寇核心工事觀察情況，布置新的攻擊。當時第6團團長賀東生也來一起研究。他的隨從人員還給我送來兩瓶日本酒和幾桶牛肉罐頭等戰利品。據賀團長說，他們部隊占領了日軍一個食品倉庫，繳獲了一部分吃的東西，特地給我帶來一點。經過一夜的繁忙勞累，不但肚子餓，也需要一點解除疲勞的“飲料”。見到如此可口的食品，正如雪裏送炭，十分高興。我們一邊吃東西，一邊研究敵情。

當時對敵人的動向，我們估計有兩個可能，第一是困守待援；第二是夜間突圍逃竄。如果援兵被我堵住，不能很快來到，則突圍逃竄可能性極大。因為四個碉堡內糧食水源有限，不能長期堅持。因此決定，以圍困封鎖、切斷補給、不斷進行襲擾等辦法，使其陷于孤立、疲憊、日夜不安的境地。白天攻擊困難，應準

備晚上攻擊。同時要嚴密防止敵人向北門、西門突圍逃竄。

15日晚組織夜襲強攻，攻克兩個碉堡。此時鬼子龜縮在剩下的兩個碉堡中，繼續頑抗待援，雙方處於對峙狀態。

莫正民起義部隊則全部撤出城外，到指定地點集中休整改編。

16日，諸城日偽六百餘人企圖向莒縣增援，被我打援部隊擊退。

18日，積溝（諸、莒之間重要據點）敵人五百餘人，分兩路南援。一路二百餘人沿諸莒公路前進，牽制迷惑我打援部隊，又被我打援部隊擊退。另一路三百餘人，利用夜間行動，不走公路，也不走大道，避開村莊，越過田野，繞過我打援陣地，于19日竄抵莒縣城。其後續五百餘人也走小道于同日竄抵莒縣城。這兩股敵人均未被我打援部隊發現和阻止。

兩股敵人突然從我圍困敵碉堡部隊的背後發起進攻，撕開了一個口子，使固守莒縣的日寇死裏逃生，棄城向膠濟路方向逃竄。

莒縣宣告解放。莒縣縣城內外群衆熱烈慶祝勝利。

雖然由於未能全部阻止敵人增援，沒有將城內日寇全部殲滅，但攻占莒縣一戰，仍不失是一個政治爭取，軍事打擊，裏應外合，攻城打援的成功戰役。

11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題為《山東新的勝利——祝賀莒縣城戰役的勝利》文章。指出：莒縣城是敵人強固設防的城市，解放莒縣表現了我軍高度的戰鬥力與攻擊的英勇犧牲精神。

1944年，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抽調了大批幹部加強敵軍工作，因此爭取大股偽軍投誠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績。渤海我軍爭取偽滅共建國軍暫編第1師王道部一千六百人反正，濱海我軍爭取偽莒縣保安大隊長莫正民三千五百餘人反正，又爭取偽諸城保安大隊張希賢部一千三百餘人反正，魯中我軍爭取偽魯東和平建國軍獨立第10團團長韓壽臣部一千八百餘人反正。這四大股反正偽軍共八千三百餘人，先後編為山東軍區獨立第1、獨立第2、獨

立第3、獨立第4旅。膠東我軍爭取榮城偽軍滕品三部六個中隊反正，及劉公島偽軍一部反正，編為膠東軍區海防支隊。這些偽軍的起義，不僅給敵人沉重打擊，同時給解放區軍民極大鼓舞。

總結山東1944年的攻勢作戰，其戰果是豐收的，殲滅敵人五萬人以上，爭取偽軍反正近萬人，解放縣城十餘座。不但恢復了原來被敵人蠶食侵占的地區，并解放了廣大的新的地區，其計擴大面積四萬平方公里，共增加人口一千萬以上。特別是濱海、魯中兩個戰略地區已完全連成一片，并控制了五蓮山區和沂魯山區，迫近膠濟鐵路，大大地擴大和縮短了與膠東渤海地區的南北聯系，這個形勢對我而後的鬥爭十分有利。

## 第九章 全綫大反攻

### 一、春夏攻勢， 將戰略地區連成一片

1945年初，蘇德戰場上的蘇聯紅軍在東歐地區連續全綫反攻，直搗柏林。西歐第二戰場，美、英、法軍隊配合蘇聯紅軍實行東西夾擊。太平洋戰場上，日寇逐漸失利，美、英軍隊加強反攻，國際形勢對於我們徹底打敗日本軍國主義非常有利。

山東軍區根據中央“削弱敵寇，發展我軍，縮小敵占區，擴大解放區”的指示精神，相繼發動了向敵人局部反攻作戰，給敵偽以沉重打擊，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

1月中旬，山東軍區根據羅榮桓政委的意圖，發出了1945年我軍作戰主要方向的指示，確定以開辟膠濟鐵路東段南北兩側廣大地區為主要方向，力求進一步鞏固膠東、渤海、濱海、魯中四個戰

略地區的聯系。指示要求膠東軍區向南向西發展、渤海軍區向南向東發展、濱海軍區向北及西北發展、魯中軍區向北向東北發展、魯南軍區向臨費方向發展。

為貫徹這個作戰方針，山東我軍首先發起了春季攻勢。

膠東軍區集中主力兵團、地方兵團，共六個團的兵力，向投降派趙保原發起進攻。

趙保原過去是張作霖的部下。“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投降日寇，編為皇協軍，蘆溝橋事變後，以“滿洲國派遣軍”的名義，隨日寇入關，侵入膠東。不久又投降國民黨，取得國民黨“整編第12師”番號，但與日寇仍保持密切聯系，接受日寇授予的“剿共第7路軍”的番號，日寇稱該部“專門對抗八路”。他的部隊臂章兩面各有不同番號，依據情況，翻來覆去的使用，他是膠東投降派中勢力最大的一股，其主力五千餘人，地方所屬部隊一萬三千餘人，總兵力達一萬八千人。

我軍于2月11日在萊陽、海陽邊以碗底為中心發起進攻，至19日戰役勝利結束。經過一周左右奮戰，共殲敵人一萬二千餘人，解放被荼毒群衆七十餘萬人。這次殲滅趙保原部，剪除了山東最大的偽軍勢力，清除了膠東軍民準備向日寇大反攻的一隻攔路虎。

同時，魯中軍區主力部隊于2月向章邱、輜川地區進攻，殲滅部分偽軍，解放膠濟路西段以南地帶廣大村鎮，形成魯中區與渤海區的聯系，祇有一路之隔。

3月蒙陰戰役，消滅日軍一個中隊，偽軍十二個中隊，斃傷日偽軍三百餘人，俘虜偽縣長以下九百餘人，繳獲各類槍支一千餘枝。解放蒙陰縣城，拔掉沂蒙根據地內部一個重要反動堡壘。使與魯南的聯系更加鞏固和擴大。

4月，根據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的意圖，我負責起草了5、6、7三個月的夏季攻勢作戰計劃，經首長審批後于4月12日發出《夏季（五、六、七月）作戰命令》。攻勢作戰重點，仍是打擊膠濟路南北兩側地區的日偽軍，鞏固擴大濱海、魯中、膠東、渤海四個戰略

地區，並力爭連成一片。

作戰命令的第一步是集中十個團的兵力，消滅膠濟路南，偽軍魯東和平建國軍屬文禮部，及偽軍皇協軍第1軍張步雲部；第二步是集中六個團的兵力，消滅鐵路北的李德元、張景月、王豫民部。繼續打擊臨滋公路沿線地區日偽軍，鞏固擴大濱海、魯中、魯南三個戰略地區，使其連成一片。

正是我軍準備發起作戰攻勢之際，突然發現日軍向山東大量增兵，達數萬之多。并先發制人地于5月1日開始以三萬兵力對我進行全面性的掃蕩，以八千餘人掃蕩濱海區，以七千餘人掃蕩魯中區，以六千餘人掃蕩魯南區，以五千餘人掃蕩渤海區，以三千餘人掃蕩膠東區。

根據軍區首長指示，我立即起草並發出《反“掃蕩”作戰命令》。我各戰略區立即轉入反掃蕩，經過二十餘天軍民共同作戰，共殲敵五千餘人，勝利地粉碎了敵人全面掃蕩。

這是日軍在山東地區最後一次掙扎性的大掃蕩，從此以後鬼子的掃蕩永遠一去不復返了。

我軍粉碎敵人掃蕩，稍事休整之後，于6月中旬又開始發動5月中斷的夏季攻勢，仍按原定三個月作戰計劃執行。雖然戰役進行很艱苦，很激烈，也相當殘酷，但發展比較順利。把敵人打得手忙腳亂，無力招架。7月12日，山東軍區致電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我五、六、七三個月作戰計劃，因敵人五月‘掃蕩’遭到部分破壞，但至目前為止，取得相當勝利。計殲滅屬文禮部六千餘人，殲滅張景月部六千餘人，殲滅閻可卿、李德元部四千餘人，殲滅張步雲部三千餘人，殲滅張里元部二千餘人等，共約兩萬以上。”。

在此勝利基礎上，我軍繼續擴大戰果，冒着酷熱和暴雨，連續作戰，直到日寇宣布投降為止。是役共殲滅敵人三萬餘人，解放縣城九座，擴大解放區面積一萬平方公里以上。

經過春夏戰役攻勢，使山東幾股勢力較大的偽頑軍遭到殲滅性的打擊，日軍更加孤立，收縮到主要交通線上及其附近重要城

鎮防守，新增加的日軍和偽滿軍也很快地離魯他去。

## 二、大反攻，攻占要塞臨沂城

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攻占柏林，5月9日德國法西斯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戰爭宣告結束。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9日清晨，百萬紅軍多路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日軍發動猛烈進攻。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處于最後勝利的階段。8月9日，毛主席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號召全國人民及一切抗日力量，舉行全國規模的大反攻。8月10日，日本政府發出乞降照會，11日延安八路軍總部連續發布七道進軍命令，要求各地抗日武裝部隊向敵占區進軍，向一切敵占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收繳敵偽武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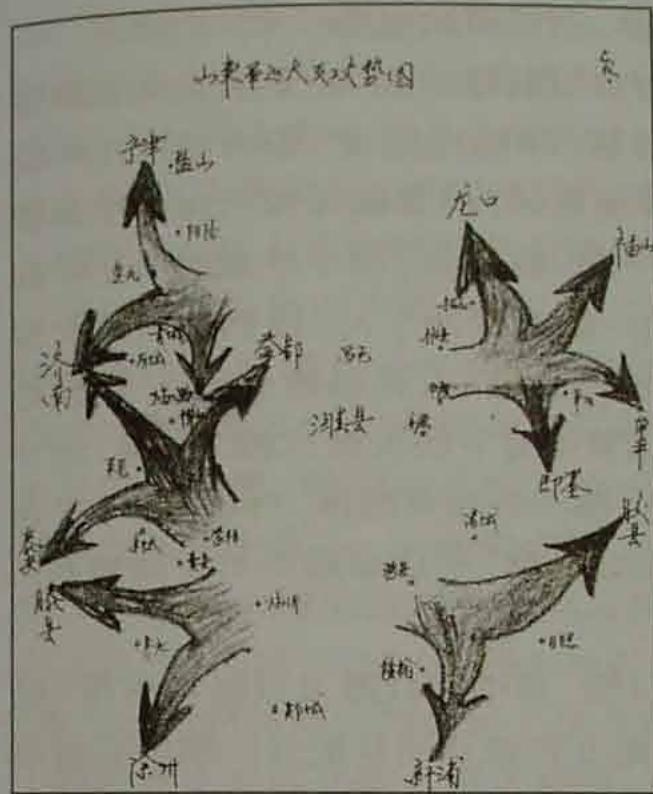
同時中央指示，山東我軍有占領徐州、濟南、德州、青島、連雲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務，迅速接受敵偽投降。

這時蔣介石一方面命令國民黨軍隊“積極推進”，命令日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等待接收”，以便獨吞抗日勝利果實。另一方面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就地駐防待命”，不讓我軍解除敵人武裝。

朱總司令給蔣介石發電報，嚴詞駁斥了蔣介石的反動命令，揭露蔣介石準備發動內戰的陰謀。解放區軍民遵照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命令，迅速地向被我軍包圍的大中城鎮和交通要道之敵，發動了最後的大反攻。

為了發動大反攻，山東軍區在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的主持下，在莒縣大店鎮，召開山東分局、山東軍區高級幹部緊急聯席會議，討論和部署山東軍民大進軍的方針任務和重要政策問題，堅決執行延安總部命令，為解放全山東而鬥爭。

8月13日，軍區發布動員令，命令部隊緊急動員起來，積極向



作者繪制的五路大反攻形勢圖

敵人進攻，迫使其投降，同時發出對日軍通牒、對偽軍通告、及對敵偽俘虜政策的命令，這些文件均由軍區政治部起草，經過集體研究通過後發出的。

由我根據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的意圖起草的兩個重要命令于8月15日發出。第一道命令是山東軍區部隊整編命令，全山東部隊共二十四萬人，編為八個正規師，十二個警備旅，四個獨立旅，二個支隊（濱海支隊和海軍支

隊）；第二道命令是山東軍區部隊反攻作戰命令，規定我軍分五路向濟南、青島、徐州、連雲港及膠濟、津浦、隴海沿線重要城市大舉反攻。在我起草這兩個命令時，羅政委指示說：正規師是準備超越軍區範圍集中機動作戰的主力部隊，警備旅則基本上是在本軍區範圍內作戰和鞏固我軍占領的城市、港口、交通要道的部隊。

五路反攻大軍的作戰目標，起初意圖是根據中央指示，迅速搶占大中城市，接受日軍投降。8月22日中央軍委指示，由於敵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蔣介石軍隊接收，阻止我軍迅速受降，在此情況下，山東我軍迅速改變方針，以奪占中小城市及廣大鄉鎮為主。

羅政委派蕭華到魯中主攻方向前線，加強指導。派我到臨沂前線統一指揮，準備攻打臨沂城。

在大反攻階段中，我軍攻打臨沂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一戰。

臨沂是魯南的重要戰略要地，是敵人在我魯中、魯南、濱海

三個解放區之間的一個最反動、最堅固的堡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駐在臨沂的日寇惶惶不安，于8月16日倉促向棗莊、津浦線逃竄。臨沂城內及外圍還留有偽臨沂第8保安大隊許蘭笙部，偽費縣保安大隊邵子厚部與偽沂州道皇協軍王洪九之一部。許蘭笙、邵子厚兩股共二千餘人，駐在城內。三股偽軍合在一起共約四千人。他們都是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民族敗類，一貫堅決與人民為敵。此時，他們企圖依托城堡堅固工事和日軍逃竄後留下的大批武器、糧彈，固守頑抗，等待國民黨軍隊的到來。臨沂城城高牆厚，外壕寬深，并在城牆上構築許多高碉低堡，明暗槍眼，形成多層火力防禦體系，易守難攻。

8月17日，我濱海第2師第4團、魯中第11團及軍區特務團（缺一個營），還有臨沐獨立團等地方武裝及民兵配合向臨沂發起進攻。當即占領四關（實際是北、東、南三關，西門外沒有什麼建築物），將城內敵人緊緊包圍。我軍準備20日拂曉攻城，但由于缺乏統一指揮，又是三個不同建制的部隊，于是請求軍區解決。

羅榮桓政委決定，由我去統一指揮此戰鬥，爭取最短的時間內把臨沂打下來，以便軍區機關進駐臨沂，并以臨沂為中心，指揮全山東的大反攻。

我于19日上午趕到臨沂東關的軍區特務團指揮所，下午召集各有關人員開會，檢查攻城具體方案和準備情況。會議確定：特務團和第4團依托東關、南關為主攻方向；魯中第11團依托北關為助攻方向；以臨沐獨立團等地方武裝在城西南佯動，牽制敵人。

各部隊在反攻大好形勢鼓舞下，士氣極高，勝利信心飽滿。攻城第一梯隊，編組了架梯隊、火力隊、突擊隊。攻城第二梯隊，主要任務是擴大戰果，進行巷戰。兩個主攻突擊點選在東門的南側和南門的東側。所有部隊均利用夜間秘密地各就各位，等待攻擊訊號。特務團也秘密將外壕便橋搭好，并將兩座雲梯運到外壕對岸。

我認為準備工作尚充分，因此同意20日拂曉發起攻擊。

方块字读书社区

按照規定的時間，攻擊開始。特務團架梯隊在東關抬着雲梯迅速向前推進，剛走不遠就被敵人發現了，一面開槍射擊，一面叫喊：“八路來了！”“送死的來了！”“大家注意射擊，叫他有來無回。”我部隊也開火射擊，掩護架梯隊前進。當雲梯推到城牆根時，敵人手榴彈像暴雨般地往下投，形成一片火海。我第一組架梯人員傷亡大半。第二組人員冒着敵人彈雨，迅速衝上，將雲梯推到城牆二分之一高度時又傷亡大半。第三組人員接踵而上，將雲梯推到城牆四分之三高度時，又傷亡大半。敵人集中火力猛烈射擊，特別是連續不斷成批成批地向下投擲手榴彈，我火力壓不住敵人。這樣架梯第一隊顯然已無法完成任務，架梯第二隊在第一隊的南側數十米處同時架梯，也祇推到城牆三分之二高度，同樣因各組架梯人員傷亡過大，未能成功。在南關第4團攻城時雖然架梯隊已將一座雲梯推到城頭，并有數名突擊戰士爬梯登上城牆向敵人甩手榴彈，但很快全部犧牲了，未能擴大戰果。雲梯也被敵人炸斷，後續戰士不能跟進，結果強攻也遭挫折。

這時已經破曉天亮，不利繼續強攻，祇好暫時停止。經過一天準備，22日我軍再次發起攻擊，仍未成功。而敵人頑抗的氣焰越來越囂張，越來越瘋狂。

從22日起，部隊進行休整，總結經驗，研究辦法，準備再戰。氣可鼓不可泄，一次攻擊未成功，這是兵家常事，吃一塹長一智，爭取再次攻擊取得勝利。

我和劉興元、賀東生、張仁初、吳瑞林等幾個領導幹部一起，重新偵察城四周地形和敵人工事情況，重新選擇主攻方向，重新組織火力配合。經偵察和研究之後，確定城西北角為主攻方向，由魯中第11團擔任主攻，城南為助攻方向，由濱海4團擔任助攻。軍區特務團（缺1個營）為第二梯隊，擔任擴大戰果和進行巷戰任務。臨沐獨立團在城西南方向佯動，防止敵人突圍逃竄。主攻方向的攻城辦法，由於城牆高厚，架梯強攻不易成功，改為秘密進行坑道作業，實施爆破打開缺口。助攻方向的攻城辦法仍然以火力掩護，架雲梯進行強攻。根據坑道作業的距離和速度計

算，可能需要十天到半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

將任務布置妥當之後，8月26日我回到大店，向羅榮桓政委報告請示。我談了第一次強攻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上輕敵，敵人城防工事堅固，我準備不夠充分，火力組織不嚴密，不能有效地壓制敵人火力。同時詳細的報告了再次強攻的作戰計劃。羅政委同意我們的計劃，并指出兩點，第一，既不能輕敵，也不能因第一次強攻未能成功而又產生另外一種情緒，過高估計敵人。既要充分準備，又要爭取時間，早一點攻下來，不論軍事上、政治上對我們都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打進城後，要特別注意政策和紀律，對城內居民要做到秋毫無犯，進城後要出安民布告。對俘虜不能有亂殺報復行為，祇能懲辦幾個大漢奸。并指定我為臨沂警備司令。

接受羅政委指示後，我立即返回臨沂前線，傳達羅政委指示，并把我的指揮位置轉移到城西北角，魯中第11團的指揮所內，檢查督促坑道作業及採取各種迷惑敵人的行動，使其真假難辨，無法判斷我攻城作戰的真實意圖。

各種準備工作在緊張的運籌中完成。9月10日拂曉前，四千斤炸藥在一聲令下，拉火引爆，“轟”的一聲巨響，山搖地動，濃煙滾滾，磚石衝天，借着火光祇見城牆被炸開二十餘米寬的缺口，并形成四十五度斜坡。

我突擊部隊，乘着烟塵未散，迅速發起衝鋒，當即占領爆破缺口陣地與敵人進行衝殺。敵人在爆破缺口兩端拼死抵抗，激戰兩小時，我未能擴展戰果。敵人由爆破缺口兩端同時發起拼死反撲，我受兩面夾擊，傷亡過大，後續部隊又被敵人猛烈火力攔阻，沒能及時跟進，結果突破口又被敵人奪回。城南助攻方向的強攻，也無戰果。這種潮起潮落、忽明忽暗的戰鬥情況，使部隊情緒波動極大，急躁報仇情緒、拼命主義情緒立即上升，不少指戰員要求白天繼續強攻，死打硬拼。大家紛紛表示以必死決心，前仆後繼，打進城去，殺他個雞犬不留。

此時此刻作為一個指揮員，就需要有一個清醒的、冷靜的頭腦，不能隨當時的氣氛而頭腦發熱。于是我和吳瑞林研究認為，

· 第九章 · 全綫大反攻 ·

爲避免過大傷亡，需要重新組織準備，利用夜間再攻爲宜，并迅速做好部隊的動員和解釋工作，我們要求部隊，既要發揚勇敢頑強的戰鬥作風，又要運用靈活機動的戰術，兩者缺一不可，提倡智勇雙全，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不能盲目硬拼。現在城牆已經摧垮，敵人堅守信心已經動搖恐慌，敵人現在是垂死掙扎，祇要我們接受失敗教訓，再接再厲，很好組織一次猛烈進攻，一定可以勝利，一定可以將敵人殲滅。

經過再動員和再組織準備，當天夜間我軍繼續發動猛烈攻擊。突擊部隊在我火力掩護下，傾山倒海，一鼓作氣，衝入突破口，利用手榴彈、小包炸藥，將突破口兩側、臨時搶修的工事內的敵人全部炸死，我占領突破口附近敵人工事後，沿着突破口兩側用手榴彈開路，快速擴大戰果，同時我以一部兵力奮勇跳入城內，向縱深發展。戰鬥雖然打得很激烈，但進展頗為順利。

正在全城敵人動搖，手忙腳亂之際，城南我助攻方向部隊也登梯爬城成功，并很快攻占南門城樓，打開城門接應主力進城，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這樣戰鬥進展速度就更加快了。于11日晨8時許，戰鬥全部結束，共殲偽軍二千六百餘人，兩個大漢奸，偽軍頭子許蘭笙、邵子厚和王洪九部參謀長陳維章均被我生擒。戰士們無不歡欣鼓舞，興高采烈，互相慶賀勝利。

後來我以臨沂前線指揮部軍事法庭主席的名義，簽署了槍斃漢奸許蘭筆、邵子厚的布告。

惟大政局羅日京厚無任惟世所指謂之謂前五巡撫。尊莊  
慶、順慶本字，復長慶號文公。平素貌嚴于外貌：臨  
事既沉穩，氣派威嚴，人謂其有神氣。御批稱其清慎廉潔，  
勤于政事。九月大閱慶典，御健下駕召過禮部，廷臣皆詎異  
之。始奏請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兼提刑按察使司同知都察院事。  
旋奏請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兼提刑按察使司同知都察院事。  
既而奏請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兼提刑按察使司同知都察院事。  
仍日勤勵，雖無威望，居之竟化有作。自到京以來，頗好游山  
水，尤喜踏青。每歲入署，輒告歸鄉里，游之不厭。人之謂其  
耽耽也。在都察院副都御史，歷御史、按察使、都御史、副  
都御史等官，歷官四十年。

漢奸許蘭奎等歸案法辦

1945年8月17日《大眾日報》報道，作者以臨沂前線指揮部軍事法庭主席身份，判決許蘭英等達奸死刑。

臨沂解放，使我魯南、魯中、濱海三個解放區完全聯成一片，解除了我向北、向西、向南反攻作戰後顧之憂，同時對阻止國民黨軍隊入魯增加了有利條件。

戰鬥結束後，部隊稍事休整，即將魯中第11團轉到臨沂城北郊區，圍殲偽沂州道黃協軍王洪九殘部。濱海第4團歸

還建制。為了維持城內良好秩序，軍區特務團留在城內和城關維持秩序。

布置完畢後，我第二次返回軍區機關，向羅政委報告情況，羅政委決定：軍區機關和山東分局立即進駐臨沂，之後，山東省政府、山東省參議會，新四軍軍部等領導機關相繼移駐該城。這樣臨沂城就成為當時山東軍事、政治的領導中心。

攻打臨沂的戰鬥有一條教訓，一條經驗。

教訓是輕敵急躁，打莽撞仗。日軍雖然全部撤光了，但二千餘人的漢奸隊伍，戰鬥力並不弱。固守頑強，糧彈充足，城牆堅固，火力嚴密集中，我們對易守難攻的形勢估計不足。我第一天上午到達臨沂東關，祇聽前線指揮員匯報，并未親自偵察地形、敵情，也未親自檢查攻擊準備情況，特別是攻擊火力組織情況，就同意第二天拂曉開始總攻。結果攻擊不成功。決定第二天再次強攻，仍然不成功，傷亡消耗很大，才決定停止攻擊。

經驗是接受強攻不成功的教訓，親自繞城四面，詳細偵察敵情、地形。掌握第一手材料，加上開動腦筋、反復思考，最終決心在城西北角採取坑道爆破摧毀城牆為主與架梯爬牆強攻相結合的戰術，進行再戰。實踐證明這個決心和戰術是成功的、正確的。通過戰爭的考驗，我也在一步步提高對敵攻擊作戰水平。

從8月中旬起，我五路反攻大軍旌旗招展，浩浩蕩蕩，攻城斷路，橫掃敵偽，先後解放四十六座縣城（包括臨沂、煙臺、淄博等中等城市），殲滅日偽六萬餘人，解放了廣大鄉村，切斷了敵人主要鐵路交通。迫使日軍退縮在少數幾座孤立大中城市，陷于我軍包圍之中，山東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

八年抗日戰爭，浴血奮戰，至此宣告結束。然而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又將面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危機。



1945年9月20日《大眾日報》刊登作者談總結戰役勝利因素

## 第三篇

# 血戰東北

## 第十章 向東北進軍

### 一、濱海支隊挺進東北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9日，百萬紅軍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為總司令的統一指揮下，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多路向偽滿日本關東軍實行殲滅性的進攻，七十多萬日偽軍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到8月20日止，蘇軍占領了哈爾濱、長春、沈陽、承德等大城市。

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軍隊，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8月中旬之後，延安人民解放軍總部朱德總司令連續七道命令，令華北、華中、華南各戰略區人民解放軍迅速前進，收繳敵

偽武裝，接受日軍投降。并命令冀熱遼解放區部隊，迅速進入東北，配合蘇軍收復全東北。同時命令呂正操、張學思、萬毅、李連昌等率領所部迅速進入東北。

同期，蔣介石也連續三道命令：其一是命令解放區人民軍隊原地駐防待命；其二是命令國民黨軍隊積極推進，勿稍鬆懈；其三是命令偽軍切實維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解放，拒絕向我軍受降。

毛澤東指出：目前這個鬥爭，表現為蔣介石要篡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篡奪的鬥爭。蔣介石要打內戰的方針已定，對人民是寸權必爭，寸利必得。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山東萬毅部是原國民黨東北軍111師，1942年因反對蔣介石不抗日而起義的部隊。起義後改編為山東軍區濱海支隊，共約四千人左右，當時活動在濱海區北部膠濟路以南地區。

遵照延安總部命令，我們山東軍區很快安排了該部向東北挺進的準備工作，首先膠東區黨委奉命派出城工部長陳雲濤及呂其恩、鄒大鵬等同志率一個連的兵力百餘人，乘船帶電臺先到遼東半島進行偵察。該部于8月29日在莊河地區登陸並占領莊河縣城。他們到大連與蘇軍接觸後了解到，蘇軍祇占領了大、中城市，對八路軍在廣大鄉村和小城市活動，蘇軍不干涉。東北的情況很快反饋到軍區總部。接着將濱海支隊改編為“東北挺進縱隊”，萬毅任司令，周赤萍任副政委，下轄兩個支隊，第1支隊由濱海支隊組成，支隊長彭景文，政治委員李欣。由濱海、魯中、膠東各抽一個營組成第2支隊，支隊長管松濤，政治委員黃鳴清。

軍區命令該縱隊即刻準備，由膠縣出發，在灤家口起渡，跨海北去。

## 二、再調六萬部隊， 限期到達東北

攻克臨沂後，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指揮機關進駐臨沂，這樣該地就成為山東政治、軍事領導和指揮的中心。

前一個時期，我因為在前線指揮攻打臨沂，對全面情況了解較少。軍區指揮機關進駐臨沂後，我才看到中央9月19日《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電報指示。電報指出：“目前全黨全軍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打擊敵偽，完全控制熱、察兩省，發展東北我之力量並爭取控制東北，以便依靠東北和熱、察兩省，加強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地區人民的鬥爭，爭取和平民主及國共談判的有力地位。”電報要求“山東主力部隊及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第一步，由山東調三萬兵力到冀東，協助冀熱遼軍區肅清偽軍，開辟熱河工作，完全控制冀東、錦州、熱河。另由山東再調三萬兵力，進入東北發展，並加裝備。”“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祇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並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鬥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sup>1</sup>

中央9月11日的電報中，更具體地指出應利用國民黨軍隊未達到東北之前，迅速在東北發展我黨、我軍力量，並爭取在東北的優勢地位。因此決定從山東抽調四個師（共十二個團，約三萬人），分別從海道和陸路進入東北，並指定蕭華前去統一指揮。中央要求部隊進入東北後，要首先進駐鄉村小城市及蘇軍尚未占領的中等城市和交通線，發動群眾壯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權，改編偽軍，組建地方武裝，協助蘇軍建立民主秩序。

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根據中央11日和19日的兩次指示，一方面將政治部主任蕭華由魯中前線調回，準備由他和呂麟、劉西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38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元、吳瑞林等先到東北去，了解那裏的全面情況，并研究部署山東的部隊進入東北後的發展地區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指示我負責具體組織濱海支隊（已先期進入東北）和組織膠東軍區部隊六個團，渤海軍區部隊六個團，經海道和陸路向東北進軍的準備工作。同時指示膠東軍區組織渡海指揮所，徵集船隻，勘察渡口碼頭，統一指揮部隊渡海行動。

經過研究，最後確定部隊的登船地點在煙臺以西的龍口和樂家口兩港。登陸地區為遼東半島西岸和遼東半島東岸兩個方向。陸路部隊的行進路線，則是沿津浦路東側北上，繞過天津，爾後沿津榆路兩側向山海關挺進。

我組織完成的首批十三個團進軍東北的行動方案，經軍區領導批准並報中央同意後，膠東部隊六個團于9月下旬開始渡海，渤海軍區六個團于10月上旬開始出動。山東軍區9月23日電令渤海軍區，抽三個基幹團組成一個師，由劉其人率領，先行出發，進到冀東山海關地區。9月29日，中央軍委電令劉其人師，立即出發，迅速進到冀東之玉田地區，越快越好。海路陸路兼程並進。

當時中央和中央軍委連續不斷地發來新的電報指示。9月20日，中央來電指示：“發展東北，控制冀東、熱河，進而控制東北，除開各地派去之部隊和幹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們及山東的部隊和幹部，原則上以山東全面力量去完成這個任務，其他各地加以幫助，望你們全力執行，任務是異常重大的。”<sup>1</sup>

中央決定山東部隊第二批再向東北出兵三萬人。並明確規定，除第4、第8兩師留魯外，其餘六個師全部去東北。連同第一批三萬人在內，應盡量抽足六萬人，並限于11月到達目的地。

中央同時決定，羅榮桓到東北工作。將山東分局改為華中局，陳毅到山東工作。林彪改為到東北工作（七大閉幕後，中央原決定林彪到山東工作）。

山東軍區根據中央新的指示，命令濱海軍區二個主力師，魯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41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方塊字讀書社區

中軍區一個主力師及一個警備旅，膠東軍區再抽二個團，先後出動。有的走陸路，有的經海道，分別向東北前進。

部隊開始出動時為了保密，除團以上幹部外，並沒有暴露到東北去的意圖，祇說主力部隊就是作戰機動部隊，為了殲滅敵人，不但在這個地區機動，也可能到別的地區機動，不但在山東地區機動，也可能在山東以外地區機動。可是當部隊要上船渡海及離開山東繼續北上時，就不能不說明是到東北去與蘇聯紅軍會師，并執行接收東北的任務。

要遠離家鄉，部隊也難免出現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思想問題。有的說：“打敗了鬼子，建設新家鄉，建設新山東，我們不能參加了。”有的說：“東北人是打回老家去，我們是抗戰勝利了，打出老家去。”有的說：“國民黨軍隊正在向我們山東進攻，誰知道我們家鄉將來怎麼樣。”思想解釋工作祇好在部隊行軍中，邊走邊進行。

因為任務緊急，行動的準備工作和組織工作非常倉促。大家知道，東北的冬季是非常寒冷的。由於走得倉促，我們過冬的物質準備極為不足。有的部隊連棉衣和棉鞋都沒發到就走了，祇好寄希望到東北解決。

從山東到達東北的部隊，先後共計二十六個團以上的兵力，五個師指揮機關，三個旅指揮機關，總共六萬餘人，絕大部分部隊于11月按期到達目的地。後續羅舜初率領的第3師及警備第3旅，共五個團，也于12月上旬到達遼南地區。

### 三、陳毅率部接防山東

我山東部隊在向東北進軍過程中，山東敵我形勢有三個重大特點：

第一、濟南地區、青島地區、濰縣地區、德州地區、兗州地區、連雲港地區等，尚有日偽軍二十萬人以上的兵力盤踞。他們不

但堅守要地，拒絕向我軍投降，等待國民黨軍隊的接收，同時在我各路主力集中調動和準備北去之際，為了恢復膠濟鐵路交通，為了奪回淄博地區煤礦，青島、濟南兩地日偽軍，于9月上旬開始，乘機向我反撲。經過大約十天的戰鬥，原來我已攻占的城市，現在有的又被敵人奪回去了（日偽軍先後占領即墨、膠縣、益都、張店、淄川、博山等地）。

第二、自9月下旬起，美國的軍艦已到達連雲港、青島、塘沽、秦皇島等地，負責運送國民黨軍隊“接收”華北沿海大中城市和妄圖搶占東北全境。當時黃海、渤海灣的海域，美國艦船來往頻繁。

10月初，美國第七艦隊五艘軍艦來到煙臺，并有海軍飛機編隊掩護，要求登陸察看日軍投降情況，接着又發出“通牒”，要求我軍撤離煙臺，并辦理“移交”手續。我們予以拒絕，并向美軍提出嚴重抗議。

10月6日晨，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巴爾貝中將，率領八艘軍艦到達煙臺港海域，進行增援威脅，仍然要求登陸，進駐煙臺與我軍共同駐防。其目的既為了奪占煙臺，同時也為了切斷我山東與東北的海上通路。再次被我以更加强硬的態度，嚴詞拒絕。先後糾纏了十餘天，無隙可尋，才全部離去。由於美國艦船運送國民黨軍隊進行“接收”，美軍第4師于10月11日在青島登陸，這樣就逼迫我們必須加快向東北推進的速度。同時不得不採取夜間隱蔽行動，這也增加了我軍渡海部隊的困難。

第三、國民黨軍隊李延年兵團遵照蔣介石的命令“積極推進”，已進到徐州附近，接受該地日軍投降。爾後以六個師的兵力，繼續沿津浦鐵路向兗州方向推進。我魯南部隊已開始與其接觸，形勢日益緊張。我主力北上後，雖然留魯部隊尚有十五萬人左右，但要很快編成正規機動兵團，談何容易。為了阻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唯有採取邊打邊組建的辦法。

為此山東軍區所轄五個戰略軍區，除渤海軍區司令員楊國夫去東北（由參謀長袁也烈升房块字读书社区外），其他四個戰略軍區司令

員均留魯堅持鬥爭。

10月5日，陳毅和宋時輪等人由延安來到臨沂。先由羅榮桓、黎玉等向他們介紹山東全面情況，之後羅榮桓指示由我負責向陳毅介紹山東具體的軍事情況。

當時我住在城中的天主教堂內，進城時參謀尹健弄到幾瓶外國洋酒送給我，尚未動用。匯報的那天，我一面以洋酒招待陳毅等一行人，一面向他們介紹情況。面對軍用地圖和各種統計表格，邊喝邊談，時而我談他聽，時而他問我答，有時共同討論。陳毅平易近人，有“問道于盲不自師”的風度。我則對前輩首長予以尊敬。雖是初識，如同舊好，雙方親密愉快。

我主要介紹當時的山東軍事形勢，日偽軍隊、國民黨軍隊和我軍的情況，及分布態勢。同時介紹五個戰略軍區、主力部隊、地方武裝、民兵情況和特點以及後方建設情況。還談到對日偽軍、對國民黨頑固派作戰的主要經驗等等。

當時，陳毅最關心的是國民黨李延年兵團向魯南進攻的行動和魯南我軍部隊、群衆、地形、後方補給等情況。對於用黃色炸藥，摧毀敵人工事、攻克敵人炮樓、地堡的辦法，也很感興趣。他認為是“山東特產”，地雷戰是屬於防禦性的，爆破攻擊屬於進攻性的，更為可貴。

不久陳毅和黎玉等人就到魯南前線，指揮阻擊國民黨軍隊向北進犯的作戰。

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任務有三項。第一，迅速抽調和組織部隊向東北進軍；第二，繼續向盤踞在山東幾個重要地區的日偽軍進攻，打擊敵人反撲，鞏固既得勝利；第三，阻擊徐州方向國民黨軍隊向北推進。由此可見當時的情況是多麼緊張，任務是多麼繁重，組織指揮工作是多麼復雜。我們司令部晝夜忙得不亦樂乎。我們不斷地向羅榮桓請示報告（羅因病已不能到作戰室處理軍事問題），處理緊迫問題。

10月中旬，新四軍第3師黃克誠部四個旅（是原115師685團及344旅主力為基礎發展編成的），奉中央指示調往東北，路經臨

沂地區。由於膠東海運船少，部隊多，非常擁擠。因此他們決定沿山東第1、7兩師路線由陸路前進，所經過的山東沿途，由我們布置保障糧草供應。

## 四、隨羅榮桓渡海去東北

我各部隊正海陸兼程向東北及冀東前進時，蔣介石利用美國援助，空運第92軍、第94軍進駐北平、天津、唐山之後，又海運第13軍、第52軍在秦皇島登陸，開赴東北。

10月20日中央軍委指示：目前頑方大舉向平津運兵，大規模作戰不久就會到來。頑方進攻主要有兩路，一路由北平攻承德，一路由秦皇島攻山海關。從山東趕到冀東之劉其人師，立即星夜兼程開往古北口、承德之線。其任務為殲滅由北平攻承德之頑軍。楊國夫師則星夜兼程趕到山海關一帶，準備堵擊敵人。

山東各方工作大體安排就緒後，羅榮桓指示，要我組織去東北的指揮機關，原則是山東軍區指揮機關大部留魯，我們祇帶一個輕便指揮機構，并確定我隨他一起去東北。經召集有關人員研究，去東北的指揮機構，包括警衛營在內，不超過五百人，少數人乘車，多數人徒步，到膠東渡海北上。

秋高氣爽，萬里無雲。

10月24日，我們隨羅榮桓一起由臨沂出發，三輛小臥車，羅榮桓和林月琴一家坐一輛，衛生部長黃農和羅生特大夫及翻譯坐一輛，我和情報處長蘇靜坐一輛。另外有幾輛卡車，分別給隨行參謀人員、電臺人員、後勤人員、警衛人員乘坐，沿着濰濰公路北進。徒步人員在後跟進。第一天到達莒縣宿營。

離開臨沂，我們的心情很不平靜，依依不捨，因為這是我們多年戰鬥過的地方。自1939年春入魯以來，一直在山東堅持抗戰。風餐露宿，槍林彈雨，直到打敗日寇，屈指六年有餘。我們捨不得山東的山，山東的水，山東的人民，山東的軍隊，山東的人民政府。

我們捨不得用鮮血、汗水，用同甘共苦的戰鬥凝成的深厚感情，現在要離開了，怎麼不思緒萬千！

第二天繼續北進，到達諸城宿營。諸城是解放不久的縣城之一，戰鬥痕迹到處可見。由諸城到煙臺的公路要經過膠縣，可是膠縣剛解放不久，又被敵人占領了。因此要改為步行，通過膠濟路。這樣我們在諸城停了一天，一方面等待機關步行人員的到達（我們的坐騎均隨他們一起行動），另一方面研究我們步行路線，及由膠東軍區派車接運我們的地點和時間。

休息一天後，我們按照既定計劃步行到膠縣以西，利用夜間通過膠濟路繼續前進。在南村附近乘上膠東軍區派來的汽車，到達萊陽。這裏是膠東軍區和區黨委的駐地。在萊陽停了兩天，羅榮桓聽取軍區首長和區黨委負責人，對部隊渡海情況、對美艦企圖在煙臺登陸情況和膠東當前工作安排情況的匯報。羅榮桓對他們匯報情況和當前工作安排，均甚滿意。希望他們今後尊重華中局的領導和陳毅同志的指揮，把膠東工作做得更好。

接着我們到達煙臺。鑑於美國艦船運送國民黨軍隊在渤海灣海域來往頻繁，為了安全起見，膠東同志建議我們少數領導幹部換上便衣，萬一撞上美國艦船，可以偽稱商人或煙臺市民，到東北探親之類情節，以欺騙敵人。但羅生特大夫是外國人，怎麼辦呢？那就假稱外國僑民吧，由他自編一套應付檢查的辦法。換便衣應付敵人檢查不一定可靠，但也没有什麼壞處，因此我們同意照辦了。

煙臺是一個背山面海，風景優美的港口，我雖然到主要街道和港口碼頭走了一趟，但那時沒有觀看風景的雅興，而是在思考渡海安排問題，思考在海上如何應付敵人檢查問題。我特地向膠東同志提出請給我們準備一個俄語翻譯，以便遇到蘇軍艦船時防止誤會。我們有給羅生特當翻譯的小方作英語翻譯，遇到美國艦船時，可以應付。

在煙臺停留三天，11月5日即乘車轉到龍口。在夕陽墜地，宿鳥歸林的傍晚時分登船。準備利用夜間，通過渤海灣，在大連莊

河之間登陸。膠東軍區負責同志到龍口送行，羅榮桓和我們數十人，共乘一條小火輪，其他人員有的乘小火輪，有的乘帆船。

我們向送行人員告別，羅榮桓將自己的坐騎送給許世友司令員作留念。我也囑咐飼養員老王，服從組織分配努力工作，愛惜牲口。我這兩匹馬是陳光代師長離開山東去延安時留給我的。一匹是棗紅色又高又大的走馬，一匹是日本洋馬。過去行軍作戰時，我騎那匹走馬，一小時可奔跑三四十里。這兩匹馬在抗日戰爭中，是有功勞的。因此當我與它離別時，很有點留戀不捨。幾十年後，當我深陷牢獄時，夜不能寐，時常想起身馭戰馬，快如疾風，叱咤疆場的情景，不禁賦小詩一首追憶我的無聲戰友：“踏破關山千萬重，縱橫沙場快如風。當年助我打日寇，游擊山西和山東。”

在敵後游擊環境下的指揮員，有幾件東西是格外珍重的，第一是一枝好手槍，第二是一匹好馬，第三是一塊好手表，第四是一枝好鋼筆，第五是一架好望遠鏡，人稱之為“五寶”，是戰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小火輪起航了，開始大家覺得新鮮，抬眼四眺，想看看大海的碧波浪花，也想再看看海岸山廓的風光。但逐漸黃昏了，什麼也看不清楚。

羅榮桓和林月琴等安置在船倉甲板上休息，我和蘇靜、何敬之、黃農及羅生特大夫等就鑽進倉內打起撲克來了。開始航行速度正常，船尚平穩，兩小時後，西北風逐漸增大，約有五、六級，波濤翻騰，一浪比一浪高，小火輪上下顛簸，左右搖擺越來越厲害，航行速度大為降低。除羅榮桓、羅生特等少數人外，其餘人員全部暈船，嘔吐得一塌糊塗。到午夜後，西北風增大到七、八級，船的位置尚在砣磯島西南，船老板提出風浪太大，繼續航行不安全。我請示羅榮桓同意到砣磯島避風。小火輪進到砣磯島漁港，拋錨停泊。拂曉後，我們登島，在港口附近漁村休息。

下午五時我們再上船，點火起航。按照原定計劃，繼續前進。是夜，風浪約三到四級，航行正常。行到旅順南老鐵山水道海域

時，發現遠方天空升起數顆紅色信號彈，稍後就聽到軍艦航行的破浪聲和輪機的轟鳴聲，越來越近，并突然打開探照燈，對海面目標進行搜索。燈光很快就捕捉到我們小火輪，死死盯住不放。究竟是誰家的軍艦，我們一時難以判明。

我站在羅榮桓的床邊匯報說：“根據現在我們船的位置，可能是蘇聯軍艦。”羅“哦”了一聲，沒有表示什麼意見。我又說：“你躺着不要動，不論蘇艦、美艦，我們去應付。”他說了一聲：“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明白，其他事情雖也不能大意，但羅榮桓的安全是第一位重要，因此不能讓他隨便露面。

軍艦靠近了，船上的人用俄語命令小火輪停車，接受檢查。軍艦靠上小火輪碰得嗵嗵發響，很快放下梯子。我和蘇靜及俄語翻譯爬上軍艦。艦長是位少校。我們通過翻譯，說明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幹部，奉命由山東到東北去的。

他指着我們的衣服問道：“軍人為什麼穿這種服裝？”

我們說：“為了應付美國艦船的檢查。”

又問：“你們有武器嗎？”

答：“有。”我撩起便衣，從腰內取出手槍給他看。

他們又問：“船內還有其他什麼人？”

答：“都是軍隊幹部，並有一位中共中央委員。”

他聽到有位中共中央委員，表示驚奇，立即態度友好，順手從桌上暖瓶內給我們每人倒了一杯咖啡相待，還談了一點其他問題，就送我們下船。蘇艦很快離開了。

我們的小火輪在朦朧夜色中，繼續向東北方向破浪前進。于次晨旭日東升時，在大連莊河之間的貔子窩（現改皮口鎮）登陸，住在鎮內一家日本洋行內休息。隨同我們一起從膠東出發的其他船隊大部被風吹散，先後在莊河地區、安東地區登陸。也有少數被蘇軍巡邏艇扣留，拖到大連去盤問，經交涉後很快放行了。

東北全境當時已為蘇軍占領，列處實行軍管。我們在貔子窩休息兩天，這裏沒有蘇軍，也沒有八路軍部隊，祇有少數地方工作人員。由他們幫助我們解決交通工具以後，即乘汽車到瓦房

店，同蘇軍交涉去沈陽的火車。瓦房店蘇軍不能作主，說要請示上級。不久他的上級指示，允許在一列貨車上挂一節悶罐車箱，并且祇能到遼陽，不准進沈陽。我們祇好按照蘇軍安排，坐在有馬糞的車箱內，在遼陽下車。

遼陽城內住有稱為遼南人民軍的司令部，程世才為司令。我們陪同羅榮桓特地去見程世才。給我難忘的印象是，這位程司令的架子很大，態度傲慢。見面後別的話一句不談，先把羅榮桓盤問了一頓：“你多大歲數？你老家是哪個省？你過去作過什麼工作？你們來了多少部隊？”我敬佩羅榮桓的耐心和肚量宏大，一一予以回答。可是我心裏的急躁情緒則無法忍耐，忙插話道：“羅政委身體很不好，中央要求他很快到沈陽去，請你們派幾輛汽車，今天就把羅政委和我們送到沈陽去。”這樣才將他這種莫名其妙的盤問打斷了。最後派了一輛小車和幾輛日式破卡車，送我們到達沈陽。

這已經是11月13日了。我們住在鐵西區，脫下便衣換上軍衣，當天晚上就與東北局彭真和林彪取得了聯系。

## 第十一章 且戰且退

### 一、形勢緊迫

我們隨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于1945年11月13日到達沈陽後，住宿在鐵西區一座日式建築內。由於在從膠東渡海中途遇到大風浪，結果把我們指揮機關的船隊吹散了，其大部漂到安東蘆華那裏去了。載有無線電臺及人員的船則漂到旅大被蘇軍扣留，經過交涉才歸隊。

剛到沈陽的前幾天，我們指揮所正在集合失散的人員和通信設備。

沈陽城是8月21日由蘇軍解放的。駐有蘇軍一個集團軍司令部，其司令兼任城防司令。

城內秩序仍很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店多數關門。街上亂哄哄的，蘇軍汽車在狹窄的街道上卷土急馳，馬路邊多為販賣日本軍用服裝鞋帽、水壺飯盒的小攤小販。被蘇軍打敗的關東軍的散兵游勇及國民黨地下人員等無事生非、散布謠言、鬥毆打架、搶劫偷盜、破壞社會秩序，乘機混水摸魚。街上無交通警察，城市電話不通，電燈、自來水管壞了無人修理，垃圾無人清掃。物價飛漲，糧煤及副食供應相當緊張。無事閒逛的居民來來往往觀察動靜，日本戰敗使老百姓歡欣鼓舞，但對時局的下一步發展仍持觀望態度。

我們到達沈陽後，即與東北局和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取得聯繫。初步了解的情況是：

第一、8月30日蔣介石任命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10月18日又任命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并任命了東北九個省的省長及哈爾濱、大連兩市長。

第二、美國海軍陸戰隊10月初已侵占秦皇島。11月初美軍軍艦載有國民黨軍官，到葫蘆島、營口一帶沿岸進行偵察，并派小艇在營口登陸，揚言要接收營口，被我軍拒絕。我們判斷敵人有在葫蘆島、營口等港口強行登陸的可能。如果從營口登陸向內地發展，就可以切斷旅大方面對沈陽的聯繫，取捷徑和平接收沈陽，還可以增加一個海上運兵和補給的前方港口。

第三、何應欽已發布命令，決定以七個主力師，分三路接收和控制沈陽、承德、張家口。我們估計承德和張家口可能各用二個師，而接收沈陽可能是三個師。同時發現敵人正在向長春空運軍隊。

林彪、羅榮桓曾要我和當時我軍沈陽衛戍司令鄧華共同勘察北陵飛機場周圍地形，研究敵人空運時我應採取的措施。

第四、蔣13軍、52軍和92軍正在山海關以西地區集結。其第13軍已經展開，并對我山海關地區進行武力偵察。

10月26日，葉劍英參謀長發表聲明，揭露美軍協助蔣軍向山海關進攻，並向美方提出抗議。

11月3日，延安新華社譴責美軍協助蔣軍侵占我海陽鎮、北戴河等地，美機不斷出現在北寧路上空進行偵察。

我山東第7師楊國夫部隊三個團及李運昌部隊之第19旅二個團，在山海關至黃土嶺一帶正面約五十華里進行布防，準備堅守陣地，抗擊蔣軍進攻。劉其人率領的三個團也到達山海關以西古北口地區。

11月6日，國民黨13軍在美軍飛機掩護下開始向山海關進攻，被我擊退。當晚，我軍一部夜襲山海關至秦皇島北側的沙河據點，殲蔣13軍89師一個連，同時派小部隊，深入敵人縱深內佯動，引起敵人的極大恐慌。由於蔣軍兵力占絕對優勢，山海關的形勢非常緊張。

第五、我軍于10月底左右，先後到達東北和長城以北地區的部隊，計有山東的萬毅部隊、吳克華部隊、楊國夫部隊、劉其人部隊、梁興初部隊、羅華生部隊、華中的黃克誠部隊和冀熱遼的李運昌部隊（該部先遣部隊9月10日即到達沈陽，李運昌司令部駐錦州）。

第六、10月中下旬，中央多次電示要求東北我部隊拒敵于山海關、錦州一線。

16日電示東北局：“蔣軍從秦皇島登陸，向山海關、錦州攻擊前進，是必然的。……望你們就現有力量加強訓練，並動員民眾堅決阻止登陸，爭取時間”<sup>1</sup>。又說“蔣軍在東北登陸，及從任何方向進入東北之蔣軍，須堅決全部消滅之”。“戰勝蔣軍登陸是目前中心一環，其他一切均為此服務”<sup>2</sup>。

19日再次指示東北局：“我黨方針應集中主力于錦州、營口、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49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方塊字讀書社區》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沈陽之線，次要力量在莊河、安東之線，堅決阻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sup>1</sup>

23日又電示要竭盡全力搶占全東北，“萬一不成亦應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sup>2</sup>。

11月15日，中央更具體的電示東北局：“……應令李運昌楊國夫兩部堅守山海關、綏中之線，節節抗擊，消耗疲憊敵人，而令黃梁兩部從冷口、界嶺口分路隱蔽開至錦州、錦西、興城三角地區，處于內線，休整部隊，恢復疲勞，補充彈藥，熟悉地理民情，創造戰場，演習夜戰，俟敵進至綏中地區或興城地區業已疲勞消耗至相當程度，我則可集中最大兵力，計黃克誠三萬五千，梁興初七千，楊國夫七千，李運昌、沙克在盤山、錦州至山海關一帶者至少二萬，共約七萬人，于最有利之時機地點，由林彪或榮桓親自指揮，舉行反攻，分作幾個戰鬥，每次殲滅其二三個師，最後全部殲滅敵三個軍，即可從戰略上解決問題。”“總之，從內線作戰着眼，此種方針最為有利。”<sup>3</sup>

第七、10月下旬，中央決定，進入東北的部隊和東北抗聯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為總司令，彭真為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為第二政治委員。同時東北人民自治軍對進入東北的部隊也進行了整編，組建了十個軍區，當時我軍的總兵力約二十五萬人。

## 二、山海關失守與放棄錦州

在沈陽的幾天中，山海關方面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東北局根據中央多次指示精神，決定要盡可能阻止敵人進攻。爭取御敵于山海關之外，不能讓敵人大軍長驅直入東北。盡一切可能爭取

註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註2、同註解1

註3、《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4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時間，使我黨、我軍在東北地區的工作和部署能順利、全面地展開。同時準備集中出關的我軍主力在北寧線上與敵人主力決戰。並決定由林彪到前線去親自指揮。

到達沈陽的第二天（11月14日）上午，羅榮桓帶我到林彪那裏接受新的任務。

我隨羅榮桓政委走進林彪的辦公室，因我與林彪不熟悉，羅首先向林介紹說：“這是李作鵬同志，跟我一起在山東工作多年，擔任軍區參謀處長，對參謀工作比較熟練，對山東部隊的情況也比較熟悉，指揮作戰也非常果斷……。他是我從山東帶來的指揮機關中的主要工作人員。”

林彪看了看我，就招呼我們落座。林彪先問到從山東帶來的指揮機構的具體情況，我一一作了回答，林彪又問了到東北的山東部隊的情況，我不僅對部隊番號一一作了回答，而且對山東主力部隊的作戰特點也做了簡要介紹，他邊聽邊點頭，看得出，他對山東來的部隊十分滿意。

初見林彪司令員，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冷靜、沉穩、不多說話。對我的匯報聽得非常認真，似乎每時每刻都在思考着問題。

我匯報完後，林彪說：“指揮機關要精幹輕便，就以你們從山東帶來的指揮機構和人員為基礎，設備和人員不足的找伍修權（第二參謀長）幫助解決；另外準備18日晚出發，先到錦州，由伍修權同蘇軍交涉一列火車備用。”林彪的指示既簡單又明確。

當時，林、羅首長就指定由我負責組織前方總部指揮機關。

很快我就把指揮機關組織完畢。當時最大的困難是沒有東北的作戰地圖，祇找到一份十萬分之一殘缺不全的遼寧地區地圖。其次的困難是來自各戰區的部隊所使用的電報密碼不統一的問題尚未解決，一時可能出現聯絡困難。

11月18日下午，列車已停在沈陽西北馬三家子車站待命。

黃昏後，我們按時登上火車。上車不久，我就向林彪司令員詳細匯報了前方總部指揮機關的編成情況。我說：“前總機關共分為四個處，一個科。即作戰處、情報處、通訊處、供管處和機

要科。另外無線電分隊帶兩部電臺，一部電臺對中央和東北局，另一部對下各部隊。再帶一個警衛連，整個指揮機構不到二百人。”林彪對此表示滿意，連說：“很好，很好。”

列車開動後，因老要給蘇聯軍車讓路，跑得很慢，19日上午才到達錦州，前指臨時安置在李運昌準備的一個招待所內。

剛安頓好不久，李運昌就來到招待所見林彪（他們兩人均系黃埔第四期畢業）。當時李運昌對敵我態勢持樂觀態度，他認為，目前國民黨兩個軍（13軍和52軍）雖已在秦皇島登陸，但被阻于山海關，大部隊進駐在狹小範圍，人地生疏，部隊作戰不易展開，同時後方太遠，部隊吃住、裝備油料等供給十分困難，等于瓮中之鱉，不難全部殲滅，東北無大憂。林彪則對當前形勢沒有表態。

我們在錦州吃完午餐後，于下午改乘汽車到達錦西。

次日上午，我帶着幾個參謀在錦西城內觀察情況。在街旁碰到李運昌部駐葫蘆島的重炮團正在休息，我走過去向一個營、連級模樣的幹部了解情況，他說是從葫蘆島經錦西向北撤退。

我問：“前面的情況怎麼樣？”

他說：“我軍從山海關敗下來，敵人在猛追”。又說：“敵人全部是美械裝備，美軍顧問指揮作戰。敵人火炮多、射程遠、威力大，步兵還沒有衝上來，我軍陣地就被炸平了。”還說：“敵坦克在陣地前快速推進，我軍的步槍、手榴彈根本擋不住敵人的進攻，我軍守不住山海關撤了下來，敵人坐着美制十輪大卡車在猛追，我們的兩條腿跑不過他們。”等等。

我分析，那個幹部說了一些前方的實際情況，但也有些情況是他道聽途說的謠言。

我向那個幹部說明：“我們是東北人民自治軍前方總部的。”並打出林彪總司令的旗號說：“林司令員已到前線指揮部隊阻擊敵人。”我要求他們：“停止撤退，原路返回，堅守葫蘆島。”

那個幹部說：“我們祇聽李司令（運昌）的命令，其他人的命令一律不執行。”

我的勸說無濟于事，祇好看着他們慌慌張張地撤退了。

我們在錦西時，經常看到有成隊成隊，也有零零散散的，全部日式裝備的軍人，慌慌張張地向北撤退。一下說敵人已占綏中，一下又說敵人已占興城，一下又說敵人快到錦西了。簸箕子之風，此落彼起。

“新兵、新槍、新裝備的部隊，不經過嚴格軍政訓練，是不可能有戰鬥力的，并且老起謠言風”。這是我向林彪報告所見情況之後，他表示的看法。

20日下午，山東第7師派師參謀長閻捷三到前方總部，向林彪司令員報告作戰情況。我參加了這次會議。

閻捷三匯報說：“山海關由我冀熱遼軍區19旅二個團和我第7師二個團固守，7師另一個團布置在九門口防守。五個團統歸我師指揮。師指揮所位于山海關城內。從11月4日開始，敵在飛機的支持下，向我山海關陣地猛攻，我軍頑強抵抗。11月14日晚，國民黨軍向我守軍發出通牒，限我軍24小時內撤出山海關及北寧鐵路兩側各三十公里，不然要以武力接受山海關等等。當即被我拒絕。敵我雙方隨即展開激戰。頑軍第13軍之第4師、第89師擔任山海關正面進攻。以第54師攻占九門口。第52軍之第25師迂回進攻義院口。敵總攻時間為11月15日清晨，經過激戰後，到中午九門口失守。到黃昏時義院口失守。我軍頑強阻擊，打得彈盡力竭，于16日早晨撤出山海關，我師傷亡失散千餘人”。又說：“山海關失守，主要是由於敵人從九門口、義院口方向採取包圍迂回戰術，迫使山海關正面不得不撤退。配合作戰的地方部隊一聽見炮響就四下潰散，不知到哪裏去了。”

當時的情況確實很嚴重。敵13軍（全部美式裝備機械化）和52軍（半機械化美式裝備），在美軍支援下，于11月16日分別占領山海關、九門口、義院口之後，即分路向綏中前進，并于11月18日占領綏中。敵52軍2師隨即向錦西、葫蘆島攻擊前進。就在我們離開錦西第二天（22日），敵軍又占領了興城、錦西、葫蘆島三要地。

## ·第十一章·且戰且退·

閻捷三匯報後，林彪根據當前敵軍和我軍是處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決心放棄在山海關、錦州之間與敵決戰的計劃，理由是“既不可能殲滅敵人，還可能碰壞自己部隊”。于是，林彪21日向中央和東北局發電報建議：“目前我軍應避免被敵各個擊破，應避免倉惶應戰，應準備放棄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讓敵拉長分散後，再選弱點突擊。因此，在沈陽、營口各地之我軍不必趕來增援，……”。電文又說：“目前黃、梁兩師皆我親自指揮，如能求得有利作戰時，即進行極力尋求戰機，側面的殲滅戰，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擬輕易投入戰鬥。”<sup>1</sup>

當天，彭真、羅榮桓同意林彪意見。

電報發出後，林彪即指示我：“前指準備撤離錦西。”我隨後立即通知各部門做好隨時轉移的準備。

22日中央復電指示：“頑13軍52軍向錦州急進，望集中營口、沈陽主力到錦州方面協同黃、梁兩部以全力全部殲滅該頑……”又說：“蔣軍困難甚多，兵力不够分配，現在頂多祇能調5個軍入東北……現在如能消滅其2個軍則將給蔣以決定打擊。煞美蔣在全國威風，并給國共談判和全國反內戰運動以極好影響，并對我爭取東北及華北鬥爭亦有極大幫助，望你們根據情況盡一切可能達到消滅該頑之任務，這是決定大局的鬥爭。”<sup>2</sup>

中央這個電報指示顯然是不同意林彪21日向中央的建議。由於對敵我形勢的不同判斷，產生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作戰指揮思想。

中央估計國民黨美械師戰鬥力不強，目前是遠離後方，孤軍深入，立足未穩，軍民不和，糧草、彈藥和油料不濟，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困難甚多。基於此判斷，中央的意圖是從對任何方向進入東北之蔣軍都必須全部消滅之，我軍要堅守山海關、綏中一線。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6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董殿槐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拉戰紀實 第一部 拉進東北》第104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而林彪的作戰思想產生于他親臨前線的實踐，最初擬令到達冀中的第1師及黃克誠部參加山海關防禦作戰，山海關失守後，改令該兩部迅速向錦州西南之江家屯地區集中，準備完成保衛錦州之作戰任務。當敵人占領山海關、綏中、興城之後，林彪看到的敵我軍情況是：敵人13軍美械化，52軍半美械化，進攻炮力異常猛烈，機械化推進速度很快，作戰能力甚強。而我軍部隊是由四面八方調來的，既疲勞又作戰思想不統一。有的部隊沒有冬裝，甚至打着赤腳；有的部隊在進入東北時以為可以到這裏補充裝備，將武器留在老根據地，此時甚至人均不到一枝槍。在東北成立的新部隊，新兵、新槍、新裝備，還不具有對抗蔣軍的戰鬥力。同時，我軍沒有根據地依托，沒有群眾支援糧草，沒有後方醫院等等困難。

林彪根據身臨前線所了解的情況，敢于否定中央“御敵于東北之外”的決策，是需要勇氣的。事實證明，林彪的決策是正確的。

這是到東北後，林彪與中央的作戰思想產生的第一次分歧。

此時戰場的基本形勢是敵強我弱，我們前指的工作人員都感到林彪的壓力極大。

11月23日，中央再次復電林彪、彭真、羅榮桓，同意了林彪的意見：“同意林彪二十一日八時電基本意見，但黃、梁兩部應力求在敵側後消滅敵一二個師，遲滯敵之前進，以便爭取時間進行各種準備，尋找機會消滅敵人。”<sup>11</sup>

同日，林彪部署準備在錦西以西地域側擊敵人：第一、我決心在錦西、高橋以西山區進行大規模的殲滅戰；第二、梁師、黃師應迅速到江家屯地區集結；第三、楊國夫師應以一個團接近鐵路，吸引敵人，其主力應到楊家杖子、毛家屯一帶待機；第四、李沙部在高橋、錦西附近正面抗擊敵人。

這時，我們前方總部已從錦西轉移到虹螺與江家屯之間的一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6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方塊字讀書社區

個村落宿營。

前方總部剛住下的次日上午，就遭到土匪四五百人的包圍。他們搖旗吶喊，向村內打槍及向我下“通牒”，要我們將全部武器、彈藥及一切軍用物品留下，他們保證所有人員不受傷害雲雲。我們也寫信告訴他們，我們是東北人民軍隊，是為解放人民、為保護人民利益而戰鬥的。我軍紀律嚴明，買賣公平，不侵犯人民任何利益，請你們不要誤會，立即撤退，否則要自食其果等等。他們接到信後，并無撤退徵候。

下午，林彪指示我，布置警衛連用武力把他們趕走。我隨即安排警衛連展開，對村東北方向土匪人數最多的山崗進攻。這群土匪是典型的烏合之衆，不堪一擊。我軍幾挺機槍一開火，戰士們向前一衝，就打得他們鴉飛狗跳，狼狽逃散。林彪在村旁見此情況之後說：“土匪是烏合之衆，你一打他就跑，以後又集合起來再搗亂。因此打土匪一定要消滅他的有生力量，抓住土匪頭子。尤其是要把群衆發動起來，才是消滅土匪的根本辦法。”

東北的土匪由來已久，東北老百姓稱之為“胡子”。原東北軍閥張作霖就是土匪起家。抗戰勝利，偽滿政權垮臺，新政權未建立，正是土匪猖狂的時候。但此時的土匪也有新特點，他們有的是偽警自行解散後，重新組織起來的。他們害怕人民清算其罪行，或為了發戰爭財、摸混水魚，就又拉起隊伍，結幫為匪。還有的是地主惡霸組織起來，搞所謂的“自衛保家”。更多的是“政治土匪”，在國民黨特務接收人員支持下，組織的“地下軍”、“先遣軍”，大量網羅偽滿官吏、軍警、特務、散兵游勇，在他們封官許願的誘惑下，拿起武裝，等待國民黨軍隊的到來。老百姓稱他們是“中央胡子”。據統計，國民黨先後在東北各地加封委任了三十多個“總司令”、“總指揮”，二十三個軍長，一百五十八個師長。土匪總數多達十萬餘人。

11月24日，林彪親自帶領各師、旅長，在江家屯、高橋之間的高地上勘察地形，研究作戰方案。當時我們前方總部直接指揮的部隊有山東第7師、山東第1師及黃克誠師四個旅，大約五萬人左

右。集中起來，依托有利地形，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一個師是有把握的。但如果敵人13軍沿鐵路北上，52軍在鐵路西側沿江家屯、虹螺與13軍齊頭並進，敵人兵力集中，相互策應而不分散地向前推進，那就不好打了。我們估計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最大。搞得不好，我軍既有損失碰壞了部隊，又丟掉了錦州，結果是兩頭失踏。不如放棄錦州，保持主力，另尋戰機。因此，林彪的最後決心是不打，不能打，并堅持21日電報的精神。25日我軍主動放棄錦州，26日敵人進占該城。

錦州是遼西的第一軍事重鎮。當時我軍在錦州及其附近的兵力甚為薄弱。老部隊祇有文年生的警1旅二個團，城內則是李運昌的一個旅，戰鬥力不強，根本無法防守。杜聿明命令52軍為右攻擊兵團，13軍為左攻擊兵團，向錦州發起進攻。李運昌組織人力、車輛、搶運倉庫武器彈藥、軍用物資，燒毀機場和日本飛機，然後倉促向義縣、承德方向撤退。

11月28日中央來電指示，國民黨已占領錦州，并將占領沈陽等地。我企圖獨占東北已無可能。除仍應力爭控制中長沿綫及東北各大城市外，應力爭控制南滿、東滿、北滿、西滿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與次要鐵路，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29日東北局指示：目前我黨已無獨占東北之可能，必須改變計劃，把中心放在南滿、北滿、東滿、西滿，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創建強大的根據地，面向沈陽、長春、哈爾濱，以便蘇軍撤退後與國民黨爭奪這些大城市。

### 三、“忍、等、狠”三字方針

林彪對當前敵人行動企圖的判斷是：第一個目標攻占山海關已經達到了，第二個目標是攻占錦州，第三個目標是進占沈陽。

放棄錦州後，林彪率領山東第1師和新四軍第3師第7旅在敵人側翼且戰且退。其他部隊已先行向後撤退。

1945年12月25日，林彪在阜新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總結我軍山海關作戰以來的經驗教訓，并提出了“忍、等、狠”三個字的作戰指導方針。實踐證明，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這一方針是十分正確的。

我對“忍、等、狠”三字方針的理解是：

“忍”是策略，“小不忍則亂大謀”。表面上看，要忍受大城市與交通幹線的暫時丟失，要忍受由於思想不統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要忍受部隊面臨的各種困難。但實質是，在“忍”中迷惑敵人，在“忍”中積極準備，在“忍”中積蓄力量。

“等”是戰術，等敵人戰線拉長、主力分散，背上了“包袱”，暴露了弱點，等他逐步地化強為弱。等我發動群衆，消滅土匪，建立根據地，站穩腳跟，等我逐步地由弱變強。“磨刀不誤砍柴功”，耐心等待並創造時機的到來。

“狠”是結果，在“忍”與“等”的過程中，發現戰機、捕捉戰機，一旦戰機成熟，就集中兵力“狠狠地”給予敵人致命的殲滅性打擊。

林彪要我們把這個指導思想向部隊進行普遍地宣傳解釋，不但要使軍事幹部知道，政治幹部知道，後勤幹部知道，而且要使所有的戰士都知道，實行“作戰方針群衆化”。

一種符合實踐發展規律的思想如果被廣大群衆所接受，就可以轉化為不可戰勝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這個“三字”作戰指導方針，對於當時部隊願打不願走、急于求勝的思想情緒，是一顆定心丸。對於願和不願戰、急于求和、幻想停戰的思想情緒，也是一副清醒劑。

敵人占領錦州後，由於兵力不足，需要等待後援部隊的來到，才能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新6軍、新1軍、71軍正在源源出關增援。同時錦州敵人也積極向黑山和義縣方向進行偵察，作新一輪進攻的準備。

11月中旬，蘇聯紅軍向東北局提出：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有蘇軍之處，不准我軍與頑軍作戰，以便蔣軍接收。中央

據此電示東北局：服從蘇方決定，速從城市及鐵路沿線退出。中央的“讓開大路，占領兩廂”這八個字和林彪的“忍、等、狠”這三個字，就成為當時東北我軍的戰略方針。

11月25日，東北局領導機關撤出沈陽遷往本溪市。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和地下軍，立即打出國民黨旗幟，公開進行接收活動。長春、哈爾濱均被國民黨接收。

12月5日，東北局給中央電：“因此我們應積極準備參加奪取沈陽，以造成對和戰都有利之局面”，“如蔣頑開到後，蘇軍即撤退，我即堅決爭取消滅敵頑，先占沈陽，再奪長春。”<sup>1</sup>

中央7日復電東北局，不同意東北局的部署：“我們目前不應以爭奪沈陽、長春為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而應以控制長春路兩側地區建立根據地，利用冬季整訓15萬野戰軍，建立20萬地方武裝，以準備明年春天的大決戰為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請你們注意目前事實：……我之東北新部隊還不能作戰，黃、梁、楊國夫等部因疲勞沒有地方群衆配合及各種困難，如不經休整，亦幾乎不能作戰；……林彪2日電部署以旅為單位分散打土匪、作群衆工作是對的。”<sup>2</sup>

為了抗擊敵人向沈陽前進，我軍前方總部已將鄧克明獨立旅調至黑山、大虎山一帶布防。同時林彪命令山東第2師進到北鎮地區休整，準備協同鄧旅作戰。命令黃克誠部隊（缺第7旅）進到清河門、阜新及其以北地區休整，并負責維護由承德經義縣、阜新到東北後方的鐵路交通。任命該師副師長洪學智為鐵路警備司令。當時該鐵路是延安、華北大批幹部到東北的唯一通道，因沒有強有力的管理，次序極為混亂，運輸效力很低。經過洪學智的整理，稍有好轉。

林彪將1師和3師7旅編成機動部隊，由他直接掌握。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61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 劉紹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97頁 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 四、“一點兩面” “三三制”的戰術方針

12月1日，前方總部率機動部隊由錦州西北擬經上下及臺，先轉到義縣，爾後再轉到阜新。3師7旅為前隊，前方總部在7旅之後跟進，第1師為後隊，在前方總部之後跟進。

約中午時分，7旅先頭部隊發現由錦州方向，敵人出動了約一個加強團的兵力，正沿錦義公路向上下及臺前進，隨即與我接觸。槍響之後，林彪及少數參謀人員，很快就趕到靠公路（錦州到義縣公路）不遠的高地上的7旅指揮所了解情況。第7旅已由西向東展開，林彪命令1師迅速跨過公路，先向南再向西包圍敵人。但尚未把敵人退路切斷，兩個部隊即發起了攻擊，結果打了一個擊潰戰。除俘獲少數敵人外，大部縮回錦州去了。

林彪對這次戰鬥很不滿意。第一，沒有將敵人退路切斷，打成擊潰戰。第二，進攻隊形太密集，便於敵人美械裝備發揮其優勢火力，增加了我軍的傷亡。

戰鬥結束後，根據他親自觀察的戰鬥情況，林彪提出了“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

什麼是“一點兩面”戰術呢？他向我們解釋說：就是一種包圍敵人、切斷敵人退路的殲滅戰術，是一種集中優勢兵力，突擊敵人弱點，同時包圍迂回敵人的戰術。“一點”：就是突擊正面不要拉得太寬，應在比較狹窄的正面上，集中我優勢火力，壓制敵人火力。同時集中強大突擊部隊，進行連續突擊。這樣就能打開缺口，擊垮敵人。“兩面”：就是對進攻敵人，不但有正面的突擊，還有對敵人另一面的攻擊。也就是一面突擊，一面切斷敵人退路，防止打成擊潰戰。又說“一點兩面”戰術不能機械的、孤立的運用。“一點”，不要理解為孤立的一點，而是指主要突擊方向。“兩面”，既不要理解為方塊字讀書社區，也不祇限於兩面。

什麼是“三三制”戰術？林彪解釋說：“三三制”是我們抗日時期民主政府的組織原則。我們借用這個名詞，運用于戰術原則上。“三三制”戰術是一種進攻時採取疏散的、快速的、躍進的隊形，而不是密集的、遲緩的、直線的隊形。是一種在敵人强大火力下，盡量減少我方傷亡，并爭取最大勝利的戰術。一個戰鬥班，可分成三個或四個戰鬥小組。在進攻的運動時，每個戰鬥小組採取“三角”隊形，各個“三角”疏散前進，既可以互相掩護，又可以互相躍進。“三三制”戰術要求進攻時部隊不要擁在一堆，也不要拉成一線。雖然戰役戰術上要集中優勢兵力，但戰鬥隊形必須採取疏散型，才能減少傷亡，保持進攻力量。

任何一個正確的戰略方針的產生，任何一個戰術原則的產生，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主觀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從實踐鬥爭中產生，再到實踐中去檢驗和發展。

毛澤東曾致電林彪：“你們所說‘一點兩面’戰法是什麼意思？”

林彪在復電中說：所謂一點，就是說要集中優勢兵力于主要攻擊點，反對在各點上平分兵力的辦法。所謂兩面，就是說必須採取勇敢的包圍辦法，防止敵人突圍逃走。兩面是指至少在兩面布置兵力，兵力多時也可以三面四面。一點的精神在于保證一定打垮敵人，整個精神在于使打垮的敵人不致跑掉。是針對我們幹部不肯徹底集中兵力和不敢進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規定的。

在跟隨林彪轉戰東北初期，我切實體會到，林彪非常善于觀察、善于思考、善于總結、善于提高、善于把軍事理論深入淺出地用于戰爭的實踐。在戰場上，在部隊中，他能够極其敏銳地捕捉到問題，及時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林彪提出的“忍、等、狠”三字作戰指導方針和“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就是從戰爭中來，到戰爭中去，在戰爭中發現問題，到戰爭中去解決問題的典範。這樣，出現問題并不可怕，通過解決問題就可以使部隊戰鬥力得到有效的提高。在林彪身邊學習林彪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我終生受用匪淺。

## 五、東北鬥爭需作長期打算

我們在義縣住了一個晚上，就轉到阜新去了。

從離開錦西，進入鄉村，我們早已把汽車丟了，改用坐騎。林彪在沿途看到到處有土匪，又沒有政權，沒有群衆支援，傷兵要部隊戰士自己抬擔架時，感慨極深地對我們說：“你們看，這就是沒有根據地，沒有後方依托作戰的困難。第一，負傷的傷兵及病號沒有民工抬擔架，要部隊戰士抬，一副擔架，四個人輪換抬，這樣一個班有兩個傷員，全班就失去戰鬥力。第二，沒有安置醫院的後方。結果傷病員沒有收容治療的地方，這就必然增加傷病員的痛苦，同時拖延治癒時間。這兩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影響部隊戰鬥力的大問題。不搞根據地，沒有後方依托，沒有廣大群衆的支援，我們就不能勝利。”

林彪認為對東北鬥爭需作長期打算。目前最重要的是堅決肅清土匪與改造舊政權，同時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包括建立軍工廠、兵站、醫院等。他具體地說，應在1945年的整個冬季，將部隊以團為單位，一概分散到廣大農村一邊剿匪，一邊建立新政權，打土豪、分田地，做群衆工作，徵集資材糧草，并對部隊進行整編整訓。而到明年春天，再集中打大仗。

林彪說，以我部隊現狀而勉強打擊敵軍，結果多為不佳。在我主動放棄錦州之前的戰鬥中，敵軍是集中兵力向前推進，當時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打，則很可能演變成主力的退却而損兵損士氣。

林彪在阜新期間，經常與黃克誠等幹部接觸，我所知道談論最多的是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關於部隊問題。老部隊、老兵、老槍、老裝備，能打仗，有很好的作風，但武器裝備差。老部隊越打越少，打掉的都是骨幹。新部隊、新兵、新槍、新裝備，未經嚴格軍政訓練，不能

打仗，作風和紀律也不好。這個問題必須解決。12月14日，林彪給東北局電報中說：“在東北新成立10多個旅，成份皆極壞，皆缺乏政治認識，流氓、土匪、憲兵、警察，偽軍占數甚多，真正的工農成份，為數甚少且已被帶壞。而所見之李運昌部（三個旅），則全無戰鬥力，對群衆紀律極壞，不但不能發動群衆，反而造成群衆對我之不滿；不但不能消滅敵人，反而助長敵人之氣焰；不但不能消滅土匪，且受土匪勾引。……”<sup>1</sup>

當時在敵強我弱，我軍且戰且退中，東北新組織的一些部隊紛紛叛變。據我們不完全統計，叛變部隊中吉林有一萬二千人，松江有一萬人，合江有五千人，龍江、牡丹江、遼北、嫩江地區各有三千人，共約四萬人左右。其中有謝文東部，謝原是依蘭地區的大地主，東北聯軍第8軍軍長，後為我收編為三江人民自治軍；李華堂部，李為老兵痞，混進了東北抗聯，當了第9軍軍長，他拉起的隊伍也為我收編。這些反動分子不僅勾結國民黨，殘害人民，而且極大地危害根據地的創建。

林彪說，解決辦法是新老部隊合編一個縱隊，三個老師帶一個新師；一個師中三個老團帶一個新團；一個團中三個老營帶一個新營。另一個辦法是新兵充實到老兵連隊。

第二、關於根據地問題。有無根據地的作戰，其結果完全不一樣。有根據地的作戰，就能打得生龍活虎，戰無不勝。國內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就是證明。沒有根據地作戰，就困難重重。二萬五千里長征，沿途我們想在湖南站腳，沒有站住。我們想在貴州站腳，又沒有站住。我們想在滇北、川南站腳，也未站住。可是一到陝北，祇有巴掌那麼大的根據地，我們就能站住腳。你們看根據地的作用多麼神奇。根據地的選擇，群衆工作的重點，要布置在遠離城市的邊緣地區。因為“距城市與鐵路線（北京、長春兩線）愈遠的地方，人心愈鞏固，群衆工作愈易發動，且敵來的可能少，故愈易成為鞏固的後方。”因此“我絕大部分部隊皆

<sup>1</sup>董殿槐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10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應嚴格離開城市，住到鄉下去”。<sup>1</sup>

第三、和與戰問題。在敵強我弱條件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穩定的。在鬥爭對立情況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能持久的。我們已經兩次國共合作，時間總共也不過十年左右。目前東北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關內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現在發展的趨勢，可能出現關內小打，關外大打。蔣介石從來就是迷信武力的，他們宣稱“三到六個月解決共軍”，用什麼辦法解決呢？用戰爭。

第四、關於消滅後方土匪問題。林彪說：要建立根據地，首先要消滅土匪，如果不把土匪消滅，那就不能把群衆發動起來，那就很難把根據地建立起來。消滅土匪要採取軍政夾攻的清剿策略。打土匪與打國民黨正規軍不一樣，要在強大的軍事打擊的同時，進行各種形式的政治攻勢。剿匪首先要“攻心”，要在土匪親屬及有聯繫的人中宣傳我軍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剿匪政策。號召土匪改邪歸正，回鄉分田，既往不咎，立功有獎。只有這樣才能平定匪患，才能把群衆發動起來，才能建立人民的政權，才能發展和鞏固根據地。

第五、再次強調“一點兩面”、“三三制”戰術方針。林彪說：什麼是“一點兩面”戰術，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免吃得多，吞不下的壞處，避免平均主義使用兵力的壞處，避免一面攻擊，而打成擊潰戰的壞處。真正實現不打則已，要打必殲的作戰要求。同時“一點兩面”戰術，是一種更勇敢的戰術。一般說，敢于正面進攻的指揮員，就可以說是有膽量的指揮員。如果敢于擺成兩面，大膽的包圍迂回到敵人側後，先切斷敵人退路，再去攻擊敵人，那是更勇敢，更聰明的指揮員。

林彪又說：列寧不是告訴我們要找出鎖鏈的中心環節，用全部力量把這個環節抓住嗎？毛主席不是告訴我們，要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去解決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嗎？打仗也是一樣，必須集中主要力量去攻擊敵人要害的一點，這一點

<sup>1</sup> 12月25日林彪給中央和東北局的電報 見劉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02頁  
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攻破了，其他就好辦了。你們以為拿十個團中的五個團來攻擊一點，就算集中主要兵力了，不，不，在目前形勢下，要拿全部力量中之十分之七、十分之八、甚至十分之九的力量攻擊一點，那才算集中優勢力量去解決主要矛盾，那才算真正懂得了辯證法。當然在集中主要力量解決主要矛盾的同時，也不能忘記另一面，一定要拿一部分力量來包圍迂回敵人，沒有這一面，被擊潰的敵人就可能跑掉，就不可能保證全部殲滅敵人。不注意這一面，也不算真正懂得辯證法。

林彪說：“三三制”戰術，是根據我們當前作戰的對象是美式裝備，經過美國訓練，火力很强，為了消滅敵人，減少自己傷亡的一種基層戰術。也是一種疏散的、隱蔽的、快速的、躍進的進攻戰術。它是集中兵力、火力與疏散隊形的矛盾統一，既要集中又要疏散。我們部隊常犯的毛病是，集中了不容易疏散，散開了不容易收攏。而“三三制”戰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一個班編成三到四個戰鬥小組，每個小組三個人，由戰鬥小組長掌握戰士，班長掌握戰鬥小組長，排長掌握班長，既容易疏散，也容易收攏。這個戰術對於防禦敵人進攻很有效，但不適用於一切場合。比如打追擊戰，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部隊猛追下去就好。

敵人占領錦州後，杜聿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是首先將部隊推進到新民附近，準備和平接收沈陽。其次打通錦州到承德鐵路交通線，以鞏固北寧路的安全，切斷東北我軍與華北的交通聯系。再其次是對新民南北地區我軍進行掃蕩，相機占領彰武、法庫、臺安、遼中。

敵人經過一個月的休整、補充和準備，于12月下旬開始發動新的進攻。右路52軍于23日向北鎮黑山我軍進攻。經過局部戰鬥，我即撤退，敵人23日占領北鎮，24日占領黑山。左路13軍27日向義縣、北票、阜新進攻，也祇有小的接觸，28日占領義縣，30日占領阜新，1946年1月4日占領北票，5日占領朝陽。新6軍向溝幫子、臺安、遼中進攻。中央電示程子華、李運昌部，不惜一切犧牲，堅決打退進攻熱河之頑軍，保衛承德。

此時，林彪已命令黃克誠部（缺第7旅）在西滿地區執行剿匪和根據地建設任務，山東第7師調往北滿休整、剿匪，開展建設根據地工作，山東2師開往東滿地區執行剿匪和根據地建設任務。我軍在東北地區的剿匪任務中，先後共斃、傷、俘、降土匪八萬餘人，繳獲步、馬槍五萬餘枝，輕重機槍一千四百餘挺，各種大小炮三百餘門。有力的支持了我後方根據地的建設。

我們前方總部及機動部隊向法庫方向轉移。1師進到秀水河子以北地區待機，7旅進到秀水河子、法庫之間地區待機。前方總部先進駐到秀水河子，數日之後，轉到法庫城進行指揮。

各部隊到達指定位置後，林彪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講了東北形勢與任務，并布置部隊加強軍政訓練和抽派人員做發動群衆、組織群衆的工作。他稱這種工作是“磨刀”工作，要求大家一定要保持和發揚我軍善于打仗，善于訓練，善于做群衆工作的光榮傳統。

在秀水河子和法庫期間，林彪多數時間是在指揮所中獨自深思。部隊到達秀水河子安頓下來後，日常事務比較少，思考問題時間比較多。這時林彪常常獨自一人，面對牆壁上的地圖一坐就是半天不動，我去請示問題，他的態度常常是冷冰冰的，很嚴肅的就事論事，不肯多說一句。他究竟在深思什麼問題呢？

進入東北後，我在林彪身邊工作，平時接受、執行他的指示，聽取、討論他提出的問題，接觸和了解他的機會很多。漸漸地，對他的思想情緒、作戰意圖、工作考慮、生活習慣及對各種問題的看法，越來越了解。我可以大致理解他的内心活動。

當時，他主要是考慮自山海關失守到現在兩個月了，敵人占領了不少地方，我們採取了“忍、等、狠”方針，從長遠角度考慮雖然是正確的，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給予敵軍以有效打擊。來自前方、後方、部隊、地方各方面不同意見不少。有的甚至說：“常勝將軍變成撤退將軍。”當時思想不一致的焦點主要還是集中在：是以占領大城市為主還是以控制中小城市、農村為主；是以戰爭為主還是以和談為主，是加強老部隊為主還是發展新部隊為主等。

戰略性問題上。

這對林彪是有壓力的，他的思想中是充滿矛盾和鬥爭的。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得到中央和身邊同事的支持，他更希望自己作戰意圖和措施在部隊中得到更自覺的落實，在實施中得到更好的效果。

林彪曾說：“為什麼沒有阻止敵人的進攻？第一，敵強我弱；第二，沒有根據地；第三，關內來的部隊和幹部是五湖四海的，思想作風不統一，也未得到休整和補充；第四，在東北發展的新部隊成分複雜，未經整訓，不能打仗；第五，後方對前方的支援很少；第六，各級領導內部對某些重大問題意見不一致。”林彪曾對我談到這樣一個問題：東北局11月底已撤離沈陽到本溪去了，但對大城市仍很留戀，他們12月5日向中央建議，仍然主張現在趁蘇軍撤退、蔣軍剛到時，奪取沈陽、長春，以造成對和談有利局面。但林彪認為，“根據目前敵我情況，根本不可能，完全是空想。他們對目前我軍作戰的困難似乎很不了解。”

林彪在法庫期間，經常與陶鑄等人接觸。當時談論最多的是：

第一、消滅土匪，發動群衆，建立根據地問題。因為在12月28日中央發出的“建設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指示中，已經明確我黨目前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並指出，建立這個根據地，不是在國民黨已占領或將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也不是在國民黨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附近地區。而是在距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這個指示精神，與林彪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說：“東北與關內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沒有根據地，沒有發動和組織群衆。現在中央有了指示，應該堅決執行。不論前方部隊還是後方部隊，凡有可能都要做群衆工作，做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一個師包一大片，一個團包一小片。部隊首長既要善于練兵打仗，又要善于指導做群衆工作。爭取在不長的時間內，把根據地建設打下一個鞏固的基礎。那時的仗就好打，就可以放手打大仗。不然的話，我們

仍是處于前方打仗，後方土匪搗亂，有了傷兵要戰士抬，糧草無人供給，兵員無處補充。那怎麼能打大仗？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不僅戰爭的目的是為人民，而且還要人民自己起來，用各種各樣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作戰。軍民成為魚水關係，那我們就無往而不勝。”又說：“要建立根據地，首先要消滅土匪，不消滅土匪就不容易發動群衆。消滅土匪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攻勢相結合，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策略。”

第二、關於停戰和談問題。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協議，停止全國軍事衝突，並於13日午夜起生效。毛主席及國民黨政府同時下達了停戰命令。但國民黨當局公然宣稱，東北不在軍事調處的範圍。也就是說，他們繼續向我進攻不受限制。當時東北敵人正瘋狂的向我進攻，尤其熱河方面拼命地向承德前進。

對是“和”還是“戰”這一重大的形勢判斷上，林彪和中央又一次出現分歧。

中央認為“和”的可能性較大。（後來我看到一份資料，是熊向暉所著回憶錄，其中談到：當時中央認為，政治協商會議已獲重大成果，中國已走向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今後同國民黨的鬥爭，主要是群衆鬥爭和議會鬥爭；我黨將參加國民政府，我軍將進行整編，實行黨軍分立，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中共中央移駐江蘇淮陰。<sup>1</sup>）

1946年1月26日，中央電示：“我黨目前對東北的方針，應該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實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設東北。在目前國際國內形勢下，祇有這個方針才是正確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圖獨占東北，拒絕與國民黨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確的，行不通的，必須在黨內加以肅清。”<sup>2</sup>

據我所知，林彪對這類電報指示，是有保留意見的，因此，他對這類電報祇畫圈，既不加宣揚，也不明確表態。

注1. 參見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28頁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

注2.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74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林彪對停戰協定，特別是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境內有權自由行動很惱火，很不滿意。林彪曾向中央請示，擬配合熱河部隊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出擊打一仗，殲滅杜聿明有生力量。但中央不同意，中央意圖是東北讓步，換取國內和平。

而林彪則說：“敵人的陰謀是‘關內和談，關外大打’，此次和談，對我甚為不利。我們對停戰和平不要有任何幻想。我們和談的目的，是揭露假和平，揭露敵人的欺騙。我們的重點是把仗打好，能不能和，決定於我們仗打得如何，消滅敵人越多，和平希望越大。”林彪同時命令東北各兵團首長：“嚴整戰備，祇有戰爭才能爭取和平。”又說：“切勿向下散布和平空氣，以免解除精神武器。”

後來實踐證明，林彪的意見是正確的。

第三、關於司令部工作問題。由於山東2師在北鎮遭到敵人襲擊，林彪提出要加強司令部工作。他說：“司令部各個環節的工作均重要，像一部機器一樣，缺少哪個環節都影響正常轉動。但重點是情報和通訊。高級指揮機關的司令部工作重點主要是戰略情報，戰役情報，但也要注意戰術情報。下級司令部主要是戰術情報，戰役情報，但也要注意戰略情報。古人知道‘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現代戰爭不但要‘知彼知己’，還要知天文、地理、民情。通訊工作重點是加強無線電通訊，上面的命令指示能及時下達，下面的報告請示能及時收來。重要作戰電報常常是萬分火急的，分秒必爭，時間就是勝利，不能等閑視之。”

林彪曾舉蘇聯衛國戰爭的例子說：“德國對蘇聯的閃電式進攻重點之一，就是摧毀蘇集團軍、方面軍的指揮系統。一時間西線蘇軍指揮系統全部癱瘓，部隊群龍無首，喪失了戰鬥力，德軍趁機長驅直入。很快，蘇軍迅速恢復了各級指揮系統，大本營與各集團軍、方面軍建立了暢通的聯絡。蘇聯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由防禦轉為進攻，強有力的指揮系統發揮了關鍵作用。”林彪又說：“大兵團、多兵種的協同作戰與運動作戰，司令部的指揮

系統尤爲重要。”

林彪曾對我說：“司令部的參謀人員必須做到堅決執行首長的命令，迅速傳達首長的命令，及時準確地報告部隊請示和情況，這是在作戰指揮機關工作的最基本素質。”他又說：“傳達上級命令，報告下級情況，你們一個字都不能錯！”雖然我們都知道軍人是以服從命令爲天職，但林彪仍然反復強調執行命令的重要性。林彪還特別反感在向他報告情況時使用“可能”、“大概”、“也許”、“差不多”這樣模棱兩可的語句。

第四、多次強調“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當時部隊正在對這個戰術進行訓練，因此林彪談得特別多。見到部隊幹部就反反復復地，不厭其煩地談論和解釋。

我們在秀水河子、法庫休整約一個月，東北人民自治軍已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林彪爲總司令，彭真爲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爲第二政治委員。

在東北民主聯軍管轄之下，成立了北滿（司令員高崗，政委陳雲）、東滿（司令員周保中，政委林楓）、南滿（司令員程世才，政委蕭華）、西滿（司令員呂正操，政委李富春，後爲黃克誠）四大軍區，重新調整了各省軍區和軍分區。

山東第1師和新四軍3師第7旅直屬前方總部指揮，其餘主力部隊整編後均歸各大軍區指揮。山東第7師、陝甘寧第359旅歸北滿軍區指揮。山東第2師、第7縱隊（由山東濱海支隊擴編而成），歸東滿軍區指揮。第3縱隊、第4縱隊（主要由山東來的部隊及李運昌部隊擴編而成）歸南滿軍區指揮。新四軍第3師（缺第7旅）歸西滿軍區指揮。

## 六、秀水河子殲滅戰 和撫順運動戰

敵人于1946年2月9日又開始發動了新的進攻。南路新6軍一部，由溝幫子、大虎山之線進占盤山、臺安、遼中。中路52軍由黑山占領新民後，推進到沈陽鐵西區。北路13軍一部，由阜新、彰武出動，先後侵占阜新東北之鶯歌池和彰武、法庫間之秀水河子。

侵占秀水河子之敵，為13軍89師266團全部，265團一個營及師屬山炮連、運輸連等，全部美械化。

林彪得知此情報後非常高興，他說：“等了你半天，終於送肉上菜板來了。求之不得的好機會！”又說：“忍了許多地方的丟失，現在該我狠一下了！”

他對我說：“你看！敵人的拳頭伸開了，分散了，這股敵人遠離主力有一天以上的行程；而且送上來的敵人不大不小，約五個營，正合我們的胃口，完全有把握消滅它！”

他命令我：“寫個電報，通知部隊作行動準備！”

2月11日，我陪他到7旅去。在那裏他親自給營以上幹部作了戰鬥動員。林彪指出：“這一戰的意義，是爭取我軍在東北的地位。祇有英勇頑強地浴血奮戰與輝煌的戰果，才能較多的分給我們以生存的根據地，才能打下國民黨軍的威風，才能取得廣大人民群衆對我們的信仰，才能鞏固提高新老部隊的信心，才能爭取我黨在國內國際的地位。”

林彪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部隊的士氣，壓抑了很長時間的窩囊氣就要在面前這股敵人身上撒出來。半年來的一退再退，戰士們的情緒像彈簧一樣被壓縮到了極限，現在馬上就要爆發，變成一把鋼鞭抽向敵人。

會後，林彪決定把我留方塊字謀劃社區旅旅長和1師師長梁興初指

揮作戰。臨回總部時，他再三叮囑我說：“不要輕敵，要講戰術，要充分地作好準備，千萬別讓敵人跑掉，也不能打擊潰戰！”

林彪又給梁興初和7旅發電強調：這一仗關係重大，必須打得很藝術、很堅決，切不可魯莽草率，務須嚴密弄清敵情，幹部須親自偵查地形，選擇攻擊點與布置火力，當面詳細交代任務，切實取好聯絡，規定統一動作時間。布置好後，即行猛打。

當日，部隊就開始了戰鬥行動的準備。第二天，7旅和1師，突然將敵人包圍在秀水河子。

13日下午3點左右，林彪來到了前線指揮所。我和7旅、1師的領導向他匯報了戰前準備後，他立刻要親自去觀看突破地段的地形。我們感到離敵人太近，很危險，勸他不要上前邊去。但是林總的脾氣我是知道的，他特別強調戰前指揮員一定要親自去看地形，對那些祇看地圖，不到前沿的指揮員，他會罵他們是“打官僚主義的仗”。

我跟隨林彪出了指揮所，暗自裏想着一定要保護好林總的安全。

我們先到了7旅的陣地，看到戰士們工事構築的不錯。隨後繼續前行，遇到開闊地就在雪地裏匍匐前進。不時有流彈飛過來，打得雪地“僕僕”作響。我們爬到陣地西南角，我指着前方報告：這是我們選擇的突破位置。林彪沒有說話，靠在一段廢墟斷牆上，拿着望遠鏡長久地觀察着，也不說話。我想，大概是不滿意。隨後又往南行，爬到一塊地勢稍高的位置，我趴在林彪身邊的雪地上，他拿着望遠鏡細細地觀察着，許久才說：“這個方向好，那邊太開闊，傷亡要大。”

我們從前沿回來，有的戰士驚愕的認出了林彪，興奮得說：“林總上前面來了！”陣地上立刻傳遍“林總上來了！”的消息。戰士們紛紛呼喊：“林總親自指揮咱們來了，咱們要打出個樣來給林總看看！”

林總決定：第1師主力由北向南突擊，以一個團堵擊敵人可能

向西突圍逃竄之路，并準備打擊彰武方向來援之敵。第7旅主力由南向北突擊，以一個團及保安1旅第3團，控制了秀水河子以南之太平莊、小荒地及登仕堡子地區，並準備阻擊由新民方面出援之敵。

13日晚18時，外圍戰鬥打響。22時開始總攻。山炮隆隆吼叫後，激烈的機槍聲顯得更加清脆。紅綠信號彈罩住了秀水河子。敵人也猛烈地和我們進行着火力戰。整個秀水河子沉入了炮火的烟霧中。

林彪在秀水河子南面高地上指揮着戰鬥。子彈不時地從我們附近呼嘯而過，有時落在我們跟前。天空飛起無數顆照明彈，照得周圍明如白晝。我們可以看到戰士們運用疏散的“三三制”隊行在雪地上躍進。時而伏下，時而前進，火星圍繞着他們飛濺。

突然敵人打出了一排排帶着火線的炮彈，爆炸後燃起一片火海，衝鋒的戰士碰上就成了火人，可以看到有的戰士渾身着火在雪地上翻滾。

林彪急問：“這是什麼炮？”一個參謀順口說了一句：“可能是火箭炮。”林彪不滿意地看了一眼那個參謀，轉身對我說：“作鵬，找個俘虜問問。”

我隨即讓警衛部隊帶上來一個胡子拉碴的俘虜，看上去是個“老兵油子”。他斜着肩膀站在我們面前。

我問他：“哪一部分的？”

“266團的。”

我問：“你們團裝備了什麼炮？”

“六零迫擊炮、戰防炮、火箭炮、重迫擊炮，什麼炮都有。”老兵油子斜着眼睛回答。

這時從村裏又打出一排這樣的炮彈，落在一百多米外的雪地裏燃起一道火牆，俘虜不自覺地縮了縮腦袋。

我指着前面的火光問他：“這是什麼炮打的？”

“這是120重迫擊炮打的燃燒彈”。

原來如此。

方块字读书社区

林彪對於想要了解的問題，必須尋求一個準確的答案，從不滿足似是而非的回答，這是他一貫的作風。

弄清情況後，林彪要求立刻通知部隊，散開隊形，盡量不要利用房屋作掩護，防止燒傷。

7旅這面突破的比較順利，正在向街內發展，迫近了敵團部，整個戰鬥進入了激烈的巷戰。林彪一再命令7旅加緊攻擊，加重壓力，以分散敵人的兵力和火力，支援北面1師的進攻。

1師英勇地拿下了北山，他們打得很頑強，連續組織了五次突擊。

大約凌晨左右，突然由秀水河子西南方向傳來激烈的槍聲。偵察兵報告：敵52軍的部隊，由大虎山趕來增援，已進到太平莊，距秀水河子至多不過十里了。情況緊張起來，林彪當即命令7旅及佯攻公主屯的保1旅各抽一個團去堵擊援兵。

前總指揮所的位置，夾在秀水河子與增援敵人的中間，兩邊的槍聲和火光完全把我們裹在中間了。子彈就在我們頭上“哧溜哧溜”地交錯飛過。前面的部隊指揮員有的打電話回來問“後面的槍聲這麼近，增援的敵人離我們還有多遠？”林彪要我告訴前面“打了半生仗，怎麼這麼不沉着。後面不用他們顧慮，我還沒動，要他們加速進攻！”

我們擔心林彪的安全，提出換個指揮位置。林彪鎮定自若地說：“有什麼危險，子彈遠着呐。”林彪一邊在雪地裏踱着步，一邊對我說：“這個時候我們一動，就會影響部隊進攻的決心！”

同時，林彪命令：“拂曉前一定解決戰鬥！”

戰鬥到14日晨，敵人的最後突圍被1師3團打垮後，戰鬥全部結束。

這時林彪才有時間回頭看看我們，看着大伙眉毛胡子頭髮都結成冰，笑着說：“真是冷啊，我們都成了白頭翁了。”

我陪着林彪走到街裏，戰士們看到林總過來，一片歡呼。戰場上堆滿了繳獲的敵人武器，林彪看了很高興，對激戰一夜的戰士們說：“同志們辛苦啦！”“你們打得很頑強，打得很漂亮！又為

人民立了一功！”

這時四周還有槍聲，原來是戰士們拿到繳獲的美式裝備，都想試上幾槍。林彪立刻要求部隊停止射擊，要讓增援的敵人聽不到動靜，知道這裏已經被解決了，知趣地退回去。

隨後，不善幽默的林彪這次突然要和敵人開個玩笑，他要參謀寫個字條，大意是：請你們不要來增援了，你們先鋒部隊的全部人馬我們如數收到，戰場上祇剩下貴軍的尸體，你們可以來取。隨後林彪在字條上簽上字，吩咐放些俘虜，帶着字條回去，林彪說：“他們是最好的見證。”

這是東北戰場上我軍打的第一個典型的殲滅戰。共消滅敵軍五個營（包括鶯歌池殲敵一個營），擊斃、擊傷和俘虜敵人近二千餘人，繳獲各類火炮幾十門，美制卡車幾十輛，輕重武器數百枝。當時還繳獲了數臺美制最新式電臺，這些電臺裝備總部後，在以後的戰鬥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林彪回到指揮所仍然很興奮，在指揮所內抱着肩膀來回踱步，我坐在炕沿上記錄着給東北局和中央的戰報。他口述一句，我紀錄一句，之後我又復述一遍，林彪聽後點頭，大幅度的一揮手：“發出！”我抬頭一看，在他那蒼白的臉上，透出少有的紅暈。

中央軍委致電林彪：“在秀水河子殲滅頑軍五個營甚喜。在頑敵進攻下，如能再打兩三個這樣的仗，國民黨就不能不承認我在東北地位與我進行和平談判。”

林彪對這次戰鬥勝利評價很高，他說：“對敵人來說，使他們瘋狂氣焰遭到一次嚴重打擊。對我們部隊來說，提高了對美械裝備敵人作戰的勝利信心。這是一個打殲滅戰，不打擊潰戰的範例。對‘一點兩面’、‘三三制’戰術的運用將是一個推動。對我們後方黨政軍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對根據地建設將會有很大的促進。”同時林彪認為對美械裝備的敵人，目前仍應堅持穩打為主、以多勝少、夜戰近戰的原則。

秀水河子戰鬥勝利後，南滿李謨書社區二個師的兵力進行反撲。

林彪穩坐釣魚臺。2月17日晚，故意到戲院看京戲《蘇三起解》，在座老百姓立即交頭接耳議論不止。戲終人散後，林彪跳上一輛美式大卡車（秀水河子戰鬥繳獲的），與司機並排而坐，半夜離開法庫。夜色茫茫，四野幽暗。我們前方總部及1師、7旅均向康平以北地區轉移。

2月18日敵軍占領法庫。

而同一時間在南滿的一場戰鬥，却讓林彪很惱火。

南滿部隊2月16日對盤山以東沙嶺之敵的進攻，我軍雖然集中八個團的優勢兵力，包圍新6軍一個團和一個教導營，經過連續三天反復衝殺，終未奏效，我傷亡二千餘人。後來由於敵人援兵趕到，被迫撤出戰鬥。

林彪對這次戰鬥非常不滿。因為不是他直接指揮，對當時具體情況不很了解，所以沒有提出特別指責。祇是一般提到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吃一塹，長一智”，並且第一次提出“不要打主觀主義的仗”。

他說：“我集中了第4縱六個團、第3縱一個旅共八個團的兵力，但一半是新部隊，沒有多少戰鬥力。敵人雖然祇有一個加強團，但他是美械裝備，火力很强，而且已經站穩了腳，利用村落構築了不少工事。由於我對敵人戰鬥力估計不足，再加上指揮不統一，又不知實行‘一點兩面’、‘三三制’戰術，結果傷亡一大堆，被迫撤出戰鬥。挫傷了自己士氣，助長了敵人的氣焰。”

此時蘇軍仍占據沈陽。由於蘇軍根據中蘇條約規定，要把中長路的大城市交給國民黨政府，蘇軍預定3月開始撤軍，5月初撤退完畢。

3月上旬，蔣軍為接受沈陽作進一步的準備。將新6軍及52軍主力、新1軍一部，集中於新民、沈陽之間地區。3月13日，蘇軍撤出沈陽，敵人隨即進駐沈陽市。

3月上旬，東北局在撫順召開會議，討論東北的形勢與是“和”是“戰”問題，建立根據地的問題和作戰方針、建軍方針問題。林彪為了參加這次會議，同周塊字读书社擊沈陽敵人向北進犯。

決定前方總部及機動部隊轉到撫順、鐵嶺一帶待命。

3月中旬，敵人又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多路進攻。52軍向撫順進攻，新6軍向遼陽、鞍山進攻，新1軍沿中長路向鐵嶺、開原進攻，71軍向法庫、八面城方向進攻。

撫順會議結束後，東北局及後方總部已向梅河口轉移。我們前方總部仍在撫順。

3月19日，敵人52軍沿渾河兩岸向撫順進犯，北岸為25師，南岸為2師，兩師夾河齊頭並進。

林彪決定集中機動部隊第1師和第7旅，加上萬毅縱隊及保3旅一部，由萬毅擔任戰場統一指揮。把部隊隱蔽在撫順、沈陽之間北側山區肥牛屯、蓮島灣附近，採取突然出擊，猛打猛衝，速戰速決的辦法，力求殲滅運動中的25師主力。

但打的結果祇將其全師擊潰，殲敵一部，敵人迅速退到渾河南岸（渾河冰凍未解）與其第2師靠攏，戰鬥形成相持。後來敵人沿渾河南岸前進，于21日占領撫順。林彪決定7旅留鐵嶺、開原地區，採取運動防禦，抗擊敵人沿中長路北進。前方總部率第1師及萬毅縱隊向四平方向集中。

撫順戰鬥未能更多殲滅敵人，林彪說這是一次山地運動戰，本來可能打贏，結果打成“夾生”，主要是沒有集中兵力，他檢查自己犯了“官僚主義”錯誤，沒有親自到戰場指揮。

“不要打官僚主義的仗”是從這次戰鬥教訓中提出來的，以後不斷加以充實發揮。林彪指出，指揮員凡是打仗不親自偵察地形，不親自判斷處理情況，不親自選主攻方向，不親自在前線指揮，行軍不隨前隊行動等等，都是“軍事官僚主義”，都應努力避免，努力克服。同時他又說：“這次戰鬥，可打可不打，最好是不打。因為勝利把握不很充分。在沈陽大門口打仗，敵人既增援容易，縮回去也容易。但為什麼又要打呢？主要考慮不能讓敵人橫行無阻，兵不血刃就闖進我們的重要城市。”

由此可見，高級軍事指揮員並不是任何時候都高人一等，發生某些失誤，沒有什麼有方媒字讀書社區管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承

認自己的過失就堪稱賢明，也是政治上一種勇氣的表現。善于在失敗中總結經驗，就能不斷的提高指揮才能，這就是優秀指揮員的過人之處。

自1945年11月上旬敵人向我山海關進攻開始，到目前進駐沈陽為止，共計四個多月。在這期間敵人遭到一定的打擊，我們保持了有生力量，并鍛煉了部隊，取得不少作戰經驗教訓。由於敵強我弱，尤其是沒有根據地依托作戰，老部隊沒有得到補充，新部隊不能打仗，因此採取了避免與敵人主力決戰的方針，實行了大踏步的後退，為爾後大踏步前進準備條件。事實證明，這種戰略大後退或者說且戰且退的戰略行動是正確的。原來預定的御敵于東北大門之外，獨占東北以及在北寧線上與敵主力決戰，阻止其向錦州進攻的方針，事實證明是不正確的。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大兵團的初戰極為重要，必須慎之又慎，初戰必須旗開得勝。如果初戰失敗了，就可能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有時，撤退比進攻還需要勇氣。“撤退將軍”、“逃跑將軍”並不光彩，但能夠誘敵深入，贏得時間，創造戰機，林彪認為這樣的戰略機動是正確的。對於那些所謂“不執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方針”，所謂“不敢鬥爭、不敢勝利”的指責，更是置之不理。

這就是我對東北戰場初期的作戰態勢的認識。在這四個多月中，也是東北戰場最困難的時期，我有幸在林彪身邊工作。我向林彪、向部隊、向實踐學習到如何建立軍事戰略思想，如何分析形勢和任務，如何認識困難與挫折，如何解決問題和矛盾，如何鍛煉部隊士氣和意志。從林彪身上，我看到一個高級軍事指揮員，要做到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既是戰略家，又是戰術家，才能駕馭復雜的政治、軍事局面和現代戰爭。

## 第十二章 四平保衛戰

### 一、必須控制北滿地區

1946年3月中旬，進入東北的國民黨正規軍已有七個軍，共二十一個師，連同地方部隊，總兵力達到三十萬人以上。敵人後續部隊第93軍、第53軍不久也將到達。在3月下旬，雖然國共關於東北停戰問題的談判已取得初步協議，但由于敵人力量處于優勢，後續部隊也源源來到，因此國民黨不但沒有停止其進攻，反而更加擴大其戰爭意圖。

國民黨軍隊為了搶占中長鐵路沿線的戰略要地，以沈陽為基地，南北開弓。以一部主力向遼南方向進攻，搶占本溪、鞍山、營口。另一部主力沿中長路向北進攻，企圖搶占四平，與盤踞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的匪偽武裝會合。

中共中央3月5日電示東北局：“蔣介石將利用他已進入東北的軍隊向我軍進攻，企圖擊潰我在東北的軍事力量……”“因此，蔣與我方在東北的軍事對抗和衝突，還要繼續一個時期”<sup>1</sup>。

3月24日，中央又來電明確指出，蘇軍4月份撤退完畢，判斷國民黨部隊必由沈陽出兵向北和我爭奪長春和哈爾濱。“我黨方針是用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占長、哈及中東路，而以南滿西滿為輔助方向。”指示並提出，動員全力“堅決控制四平街地區，如頑軍北進時徹底殲滅之，決不讓其向長春前進。”<sup>2</sup>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8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方塊字讀書社區》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3月25日又指出，東北無條件停戰協定可能于數目內簽字，“在此時間內頑方會拼命進攻，企圖控制更多的戰略資源要地，而你們應盡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犧牲，保衛戰略要地，特別保衛北滿……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你們必須在蘇軍撤退後一二日內控制之”。<sup>1</sup>

為了貫徹中央的指示精神，我軍必須控制北滿廣大地區，阻止敵人侵占。首先集中主力，控制四平地區，予北進之敵以有力的打擊。同時南滿地區我軍應堅決打擊敵人向遼南進攻，配合四平地區作戰。北滿、西滿、東滿軍區則集中兵力，乘蘇軍撤退之機，適時控制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

3月26日，東北局下達作戰部署：西滿軍區主力歸林彪親自指揮，立即開赴四平。東滿軍區的羅華生、賀慶積、鄧克明、曹里懷四個旅向長春集結，羅華生旅歸林彪直接指揮，另三個旅在周保中指揮下準備奪取長春。北滿楊國夫師南下四平，359旅準備進攻哈爾濱。南滿部隊配合沈陽以北之作戰。命令中要求“此次作戰為決定我黨在東北地位之最後一戰，望空前動員全黨全軍以最大決心，不惜任何犧牲，爭取這次作戰的決定勝利！”<sup>2</sup>

## 二、堅決迎擊北進之敵

1946年3月18日，我軍一部消滅了盤踞四平的匪偽武裝四千餘人，解放了四平。四平解放不久，我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便進駐了四平。

此時，蘇聯照會國民黨政府，蘇聯紅軍將于4月底全部撤離東北。

剛剛到達沈陽的敵新1軍立即沿中長路向四平推進。3月下旬，先後占領鐵嶺和開原。同時敵71軍亦在其左側占領法庫，向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36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注2.劉純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60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八面城方向並肩前進。敵人仗着新1軍這張美械化“王牌”，狂吼“4月2日前一定攻克四平”。

這時林彪命令在開原、鐵嶺附近的第7旅，破壞其前進的公路、鐵路，遲滯敵人的進攻，採取靈活的運動防禦，節節抗擊，消耗疲憊敵人。同時命令第1師、第2師和第7縱隊及西滿第3師主力，日夜兼程向昌圖、四平地區集中。

敵新1軍在其先頭部隊新30師遭受重大的傷亡之後，4月4日占領了昌圖，這樣企圖4月2日占領四平的美夢便成了泡影。東北敵人最高指揮部又限令4月8日必須占領四平。但是新1軍已被打得頭破血流，又查知前進路上有我重兵集團，因此叫苦說：“4月8日攻占四平實有困難”，“越前進越感到兵力不足”。

4月4日，林彪和前方總部到達四平後，致電黃克誠、李富春及中央和東北局：“我此刻已到四平”，“此次集中六個旅的兵力，擬堅決與敵軍決一死戰”，“一定要爭取勝利”。

4月6日，中央給林彪、彭真回電指出：“集中六個旅在四平地區殲滅敵人，非常正確。黨內如有動搖情緒，哪怕是微小的，均須堅決克服。希望你們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復肉搏戰鬥，殲敵北進部隊的全部或大部，我軍即有數千傷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殲滅進攻之敵一個師。”“上述兩仗如能打勝，東北局面即可好轉”。又指出：“為達此目的，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有決心付出此項代價，才能打出新局面。而在當前數日內，爭取四平本溪兩個勝仗，則是關鍵。”<sup>1</sup>

進攻受阻的新1軍軍長孫立人，一再叫苦呼援的時候，我軍第2師及7縱萬毅部和3師黃克誠部第7、第8、第10旅等主力早已雲集昌圖以北的興隆嶺、朝陽堡和泉頭火車站一帶準備好了陣地。

保衛四平的外圍作戰就此進入更加激烈階段。

孫立人占領昌圖後，以其所謂遠征緬甸的精銳部隊，向我陣地連續猛攻三天，均被我擊退，寸步未進。於是孫立人又抽調在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方塊字讀書社》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昌圖以南擔任護路任務的新38師北進增援。

4月7日，新38師進到昌圖以北的興隆嶺、柳條溝一線，同時敵50師亦全部沿鐵路向泉頭火車站、朝陽堡方向進攻。泉頭火車站東西一帶整日硝煙衝天，炮聲隆隆。

我部隊于4月8日黃昏後，在興隆嶺一線開始反擊。經一夜激戰，祇殲敵新1軍38師先頭部隊約一個營。因包圍不嚴（各部隊協同包圍時間不一致），又加上是夜戰，互相聯絡不好，還發生自己打自己的誤會。

同時3師7旅在朝陽堡一線向敵50師反擊，殲敵一部。并在泉頭火車站頑強阻擊敵人的瘋狂進攻。

戰鬥進行中，林彪指示通訊處長張瑞：“要很快解決戰鬥中的通信聯絡問題，不再發生自己打自己的誤會，祇靠號音很不夠”。

後來東北部隊每個戰鬥排長均有一個聲音很尖的小喇叭，進行戰場聯絡，就是根據這次戰鬥經驗研究出來的，也是四野部隊一種獨特的戰場聯絡方法。

在興隆嶺戰鬥同時，配合新1軍北犯的71軍的87和91兩個師，在占領法庫之後，發現我主力在四平、昌圖之間，便企圖經過通江口、八面城從西線迂回四平。4月10日由金家屯繼續北進。

林彪為了打擊該敵，一方面立即命第7旅和第2師積極牽制東線當面敵人，阻止其沿鐵路兩側向四平前進，一方面命令3師獨立旅誘敵71軍深入。而林彪則親自率領我軍第1師及7縱四個主力團，第3師之8旅和10旅共十四個團，于金山堡、大窪一線，為敵人布置了一個志在全殲的口袋。

林彪當時對我說：“為了接受撫順戰鬥教訓，這次我親自到前線指揮，爭取給敵人殲滅性打擊。我不死，也準備負傷。”我當然明白林彪的求勝決心，但由最高指揮員說出這樣的話，更使我體會到這一仗可能發生的激烈與困難程度，我的心裏有說不出來的難受滋味。我決心，如果要負傷、要犧牲，寧可我死在戰場，也決不能出現黨和人民無法忍受的不幸。我的思想一直不能平靜，又想到林彪常講的一段話：“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于犧牲，

包括犧牲自己。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這就是林彪的軍人品德，軍事指揮員的品德。

4月15日下午，敵87師果然竄進了我們的口袋。乘敵立足未穩，當日黃昏前，我部隊就向被圍的敵人發起了猛烈攻擊，我第1師和7縱19旅並肩突擊，8旅、10旅協同攻擊，一夜之間將敵分制許多小塊，壓制在大窪附近的幾十個村內，逐一殲滅。第二天晨，除87師大部被殲外，還擊潰了增援的敵91師，共殲敵四千四百餘人，繳獲重炮幾十門，輕重武器上千枝和汽車等大量軍用物資。

戰鬥中，各部隊都打得很英勇，特別是第1師，士氣高漲，英勇果敢，指揮上能掌握“一點兩面”戰術，部隊運動中能采用“三三”制，故戰鬥進展迅速，傷亡小，收獲大。4月16日林彪對1師通令嘉獎。

鄭洞國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談到此戰役的：

蔣介石限我們在四月二日以前占領四平街。我們不能因此而耽誤進占四平街的行動，便決定派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副長官梁華盛到中長路前線，指揮新編第一軍向四平街前進……。

1946年4月上旬，新編第一軍沿中長路北進途中，在昌圖以北地區，受到解放軍一次猛烈的反擊。當時在前線指揮的梁華盛，向熊式輝求援甚急。熊認為梁太沉不住氣，和我商量後，決定把梁調回沈陽，由我到前線指揮。我于四月十日前後，到達開原前進指揮所，……為指揮便利，我把指揮所由開原推進到昌圖。過了兩天（大約是四月十五日），果然接到七十一軍的報告：他們在金家屯以北、北大窪以南地區遭到解放軍襲擊，激戰兩日，通信聯絡一度中斷，該軍八十七師一個團被殲滅，兩個團被擊潰，師長僅以身免。此時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從沈陽來到昌圖追趕部隊。同時我接到杜聿明由沈陽來的電話（他剛從北平回來），他告訴我：蔣介石接到特務報告，說七十一軍在金家屯以北地區遭到襲擊時，軍長陳明仁滯留在後方，不在軍中。蔣要查辦陳明仁。杜

一面在復電中說：“在戰鬥發生前，已派專車送陳回部”；一面要我趕快告訴陳明仁趕快回軍。……在這裏可以看出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互相包庇的腐敗情形。<sup>1</sup>

後來杜聿明在回憶錄中描述第87師被殲經過是這樣寫的：

我軍由法庫金家屯向八面城北進時，解放軍早已有預料，即在大窪附近一個集市上和當地人民一起作了準備。當我軍到達時，當地的人都說解放軍早走了，附近沒有解放軍。他們則照常熙熙攘攘互相交易，還有一部分居民假裝歡迎我軍，實則解放軍便衣武裝布滿集市，大隊埋伏四周。第八十七師先頭團到達後即行休息，許多官兵到集市上買吃買喝，正在亂嘈嘈的時候，突然內應外合，槍聲四起，我軍猝不及防，全團即被繳械。而後面的部隊也同時被解放軍截成幾段，打得落花流水，全師向後潰退。……師長黃炎落荒南逃<sup>2</sup>。

茲將新1軍軍長孫立人及第71軍軍長陳明仁簡歷介紹如下：

孫立人，安徽舒城人。北京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公費赴美留學，西點軍校攻讀軍事。1928年回國任稅警團第4團團長。1937年參加淞滬戰役，作戰勇敢，身負重傷。1939年參加保衛武漢作戰，升為少將總隊長。1941年稅警團改編為新38師，孫任師長。1942年新38師入緬作戰，因作戰有功，不但被授予英國勳章，並且被授予美國勳章。以後新38師擴編為新1軍，孫立人任軍長。1945年新1軍開始回國，爾後開往東北，進攻解放區。

陳明仁，湖南醴陵人。黃埔軍校一期畢業，任軍校教導團見習排長，參加東征升為少尉排長。第三次東征升為營長，以後又升為上校團長。27歲時升為少將旅長。1933年升任陸軍80師中將師長，參加圍剿紅軍。1934年被紅軍打垮，又查他有“大量吃缺”，蔣介石免去其師長職務，而後任陸軍第2師參謀長。不久又免去參

注1.《遼沈戰役親歷記》中鄭洞國著《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禦》第569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注2.《遼沈戰役親歷記》中杜聿明著《國民黨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第552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謀長職務，到陸軍大學學習。抗戰開始，任第2師師長，參加九江會戰，參加廣西桂南會戰。1941年開往雲南，升為71軍副軍長。在滇西抗日有功，升為71軍軍長。1945年開往東北，進攻解放區。

金山堡戰鬥的第二天，是個風和日麗的大好天氣，剛剛打了勝仗，人人精神振奮，個個喜形于色。但是敵人却很悲痛難過，一早就派來幾架吊喪的飛機，在戰地上空鳴咽盤旋。那時我們沒有高射武器，敵機來了總是消極隱蔽，置之不理。因此敵機越來越瘋狂，竟然敢擦着樹梢俯衝低飛，投彈、掃射，把老百姓嚇得東逃西奔。

林彪見此情景對我說：“立即通知部隊，組織各種火力對空射擊，打不下來也要嚇它一跳”。部隊接到通知後，輕機槍、重機槍、步槍一齊開火。敵機逐漸飛高了，戰士們高興了，老鄉們也不怕了。這時林彪又風趣地說：“你看，敵人就是這樣欺軟怕硬，你一強硬起來，他就軟了。”話音未落，忽然有人喊：“打着了！打着了！”我們驚喜地仔細看去，果然一架敵機被打中了。它顛動着，拖起一條長長的烟火尾巴栽下來，一頭栽在離我們不遠的野地裏，燒成了灰燼。打落敵機，這在東北自衛戰鬥裏還是第一次。經查明是7縱58團擊落的，林總當即給予通報嘉獎。

在金山堡、大窪戰鬥的同時，敵新1軍繼續向泉頭、牤牛哨方向發動全面進攻。在我軍英勇的阻擊下，敵新1軍又付出慘痛的代價後，才于4月16日占領牤牛哨。敵人也覺察到由於自己的驕橫輕敵，平分兵力吃了大虧，便命71軍與新1軍死死靠攏推進，并將52軍之195師調往增援，于17日以後才先後逼近四平。這樣我軍便暫時失去了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

據此林彪決定以一部兵力固守四平，將我軍主力擺在四平兩側地區，作為防守和機動力量，支持守城部隊。隨着主力的轉移，林彪和前方總部轉移到了梨樹縣進行指揮。四平外圍的戰鬥，我軍運用“運動戰”取得重大勝利，敵人遭到嚴重損失。隨着敵人離四平街越來越近，戰鬥的性質逐漸由運動戰轉為陣地戰了。

### 三、四平浴血保衛戰

四平是個有二十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位於東北中部平原，在沈陽與長春之間。是中長、四（平）齊（齊齊哈爾）、四（平）梅（河口）鐵路交叉點，為東北四滿（東滿、西滿、南滿、北滿）的重要交通樞紐。又是東北平原的糧倉。它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蔣介石叫囂：“不拿下四平，決不停止東北戰爭！”“沒有四平，就沒有東北！”“不打到長春不商談和平”。

四平對我們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其意義却不在這一城市的暫時得失，四平在我們手裏可以變成一塊“磁石”，在四平吸引敵人有生力量，加以消耗殲滅。控制四平可以有效控制中長路，阻止國民黨軍隊的北進。同時爭取時間保障我後方根據地的建設，力爭和談有利條件。中央也指示：為保衛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市，必須堅守四平，在四平地區大量殲滅國民黨軍，以配合談判。

出于以上考慮，一開始林彪也決心死守四平，但是在冷靜思考之後，又改變了想法，不主張固守四平。他認為固守四平及東北和平迅速實現的可能性不大。早在4月11日他給中央和東北局的電報中說：“根據目前東北形勢及蔣介石繼續增兵東北的情況，我軍固守四平和奪取長春，迅速實現東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軍似應以消滅敵人為主，而不以保衛城市為主，以免既不能保衛城市又損失了力量，造成以後雖遇到有利條件亦不能殲滅敵人的結果。故我意目前方針，應脫離被迫作戰，取主動進攻。”<sup>1</sup>

但這個意見沒有被中央采納。4月22日，毛澤東電示林彪：

注1. 葛根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88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望死守四平，挫敵銳氣，爭取戰局好轉”<sup>1</sup>。

這樣，林彪祇有服從中央和東北局的指示精神，下定決心，堅守四平。

林彪在梨樹縣前方總部召開了作戰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分析了當前形勢。

林彪指出：“蔣介石骨子裏是不要和平的，是要消滅我們的，所謂和談，不過是一種假象，是一種欺騙。但是我們要打得好，打得狠，大量消滅敵人，叫他知道我們的厲害，知道我們力量強大，他覺得軍事上打不下去的時候，也可能暫時停下來，實現相對的和平局面，這是全國人民所期望的。哪怕祇有很小可能，也要爭取，但不能抱任何幻想。其次，我們要打好這一仗，爭取盡可能多的時間，以保障肅清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的匪偽殘餘力量，進一步鞏固我後方革命根據地。”

林彪意味深長地反復說：“建設革命根據地是萬分重要的，不搞根據地，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南昌和秋收暴動後，我們有井岡山根據地，就可以星火燎原。二萬五千里長征後，有陝北一小塊根據地，我們就能站住腳，生長發展起來。抗日戰爭，我們各地區建立了根據地，就能不斷打勝仗，粉碎敵人的掃蕩。”

接着林彪對堅守四平的戰鬥作了明確的指示，他說：“這一仗與以往不同，過去我們是用進攻方法，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我們很內行。現在用防禦方法消滅敵人，我們還是外行，不過打一仗，好好總結經驗，也就會成為內行了。我要求大家做好四條：修好工事、組織好火力、多囤積糧彈，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激勵鬥志。使我軍每個戰士的頑強勇敢精神更好地、更加高度地發揚起來，這個頑強勇敢、不怕犧牲是我們素來就強于敵人的。”這時林彪又十分嚴肅而有力地說：“一定要堅決頂住敵人進攻，寸土不讓。人在陣地在，要把敵人打得血流成河，尸橫遍野。敢于同敵人拼刺刀，敢于同敵人拼手榴彈，敢于獨立作戰。即使被敵人分

<sup>1</sup> 董殿馳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奔赴東北》第189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方塊字读书社区

割包圍了，每個連隊打得剩下幾個人，也一定要堅持到底，堅持到流盡最後一滴血。”

這些話今天回想起來，仍然字字猶新，聲聲在耳，使人倍加振奮。我們每個指戰員正是這樣去戰鬥的。

這次會議之後，林彪更加忙碌了，除以主要精力指揮四平作戰，還拿出大量精力關注着大後方剿匪反霸和根據地的建設。他認為這是當前重要的戰略任務，同時還要關照南滿戰場的變化。

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着，疲勞了就抓幾粒他素來喜歡吃的炒黃豆，放在嘴裏慢慢地嚼着，或在院子裏踱來踱去散散步。有時他手持兩角規、紅藍鉛筆，面對着挂在牆上的軍用地圖，聚精會神地靜坐思考問題，一坐就是一兩個小時。當我們有事去請示報告，見此情景，如果不是緊急問題，就悄悄地自動退出，不去干擾打斷他的思考。而他也旁若無人似的，不停止他的深思熟慮。我們起草好的重要電報，如果不是緊急問題，他是不會立即簽發的，壓在他的辦公桌上，有時要睡一夜之後，頭腦清醒時才最後審定發出。有時要壓數天，經過反復考慮，并徵求有關人員意見之後才發出。

大規模戰鬥迫近了。戰士們緊張興奮地忙碌着，日夜趕修工事，儲備糧食彈藥。擔任四平市防守任務的保1團和萬縱56團，士氣更加旺盛。戰士們在戰壕裏舉手宣誓：“堅守四平，把陣地前沿變成敵人的墳墓！”“為了人民的和平幸福，流血犧牲在所不惜！”“頑強戰鬥，有我無敵，人在陣地在！”建立在戰士們心裏的堡壘是不能用鋼鐵摧毀的。但是敵人看不到這條堅強的防線，他們祇看到自己的飛機、大炮，祇看到我們的步槍、手榴彈和並不十分堅固的防禦工事，便以為打正規的陣地戰我們不是他們的對手。敵人妄想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我軍，他們用飛機撒傳單，吹噓他們的美械裝備火力如何强大，要我們放下武器，要我們退出四平，否則祇有死路一條。結果我們的戰士根本不予理睬，那些傳單的唯一用途是被戰士們擦屁股了。

4月19日，林彪致中央和東北局電報：敵新1軍三個師，71軍

二個師，正向四平進攻。現一個師已被我大部殲滅。另一個師被殲二個營。我傷亡約四千人。敵昨日已開始直接攻四平。我守軍決心戰至最後一人。已令攻長春部隊，除留少數保衛城市，其餘星夜南下，向四平急進。

從4月18日起，敵新1軍展開全部兵力向四平進攻。其30師沿鐵路由南向北，50師在其右翼，新38師在其左翼，對我四平正面進行輪番攻擊。敵人開始以飛機、大炮轟擊，不少工事被摧垮，交通壕被填平。接着敵人步兵在其火力掩護下，一次又一次地發起衝擊，但均被我擊潰。敵人除了消耗傷亡外，毫無所獲。我們的陣地仍然屹立如前。激戰三晝夜之後，“王牌軍”叫苦了，“攻不動啊！”但是督戰隊的機關槍對他們毫不同情，在後面猛烈掃射着，他們前進不得，後退不得，陷在雙方的火力壓制下，可真難爲了這個“天下第一軍”。

敵人由於屢遭失敗，惱羞成怒，攻擊更加凶猛。4月22日，敵人督戰隊又驅趕着整連整營的“炮灰”向我保1團和56團陣地及我第7縱陣地、第7旅陣地輪番猛攻。四平上空烟霧蒸騰，鐵火橫飛，敵人滿以爲經過這場狂轟濫炸後，便可以直着腰板，輕而易舉地占領我陣地，但是當他們趁着濃烟烈火衝上來的時候，我們的戰士都猛然的從戰壕裏跳出來，乘着手榴彈投出去爆炸時的硝煙，緊接着就是同敵人拼刺刀，殺得敵人喊爹叫娘的狼狽而逃。

杜聿明也承認：“……新1軍在空軍與炮兵的掩護下向四平街攻擊，激戰數日，曾一度突入四平街，因後續部隊支援不及時，突



1946年 在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工作

入的部隊被解放軍消滅，結果傷亡慘重，攻擊頓挫。”<sup>1</sup>

鄭洞國回憶說：解放軍守四平街的兵力大約有一個旅，其外圍兵力約三個縱隊。……為了加強攻擊力量，以便一鼓作氣攻下四平街，我請求調五十二軍之一九五師增加到第一線。我的攻擊部署要點如下：新編第一軍的攻擊目標是四平街，占領後，主力進出于四平街以北地區；七十一軍（欠八十八師）攻擊目標是八面城至舊四平之線，并進出于該線以北地區；第一九五師為總預備隊，在新編第一軍和七十一軍之間地區前進，隨時準備策應新編第一軍和七十一軍的作戰。指揮所由昌圖推進至雙廟子。……在攻擊前進中，最初新編第一軍以第五十師在第一線，該師有兩個連，曾一度衝入四平街，因指揮官未能及時策應，結果全部被殲滅掉。後來以新編第三十師為主攻，以新編第三十八師從舊四平方面側擊。因新編第三十師師長顧慮重重，行動遲緩，攻擊毫無進展。這時，第七十一軍已占領八面城和舊四平，新編第三十八師已進到四平街西北附近，對四平街已形成夾攻的形勢。我認為這是勝利的好機會，乃親自到前線督戰，命令新編第三十師在第五十師協力下，再發起攻擊，無奈該軍各級指揮官自從在昌圖以北遭解放軍反擊之後，多半膽寒，士氣更為不振，加以解放軍的猛烈抵抗，結果徒增傷亡，攻擊還是沒有進展。以後解放軍增加了兵力，並加強防禦工事，形成了對峙局面。……這時杜聿明來前線視察，我們分析了當時情況之後，決定暫時停止對四平街的攻擊，先集結優勢兵力，迅速攻下本溪，解除沈陽之威脅，然後再轉移主力，一舉攻略四平街。<sup>2</sup>

敵新1軍連日從正面攻擊未獲進展，乃以71軍之91師及87師殘部于4月23日由八面城、舊四平之線向北進攻，全力向我軍右側後迂回。但同樣遭到我1、2師的頑強抵抗，敵人多次攻擊均被打

注1.《遼沈戰役紀歷記》中杜聿明著《國民黨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第552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注2.《遼沈戰役紀歷記》中鄭洞國著《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守》第569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退，毫無進展，被迫停止下來，重新進行準備。

4月24日，在一陣炮轟掩護下，敵38師爬上了三道林子北山，陣地上烟霧彌漫，我軍第7旅和第7師部隊立即進行反擊，和敵人展開了白刃戰、肉搏戰。生死相拼，你死我活。有的分隊，在連續擊退敵人多次攻擊後，幹部全部傷亡，戰士即自動組織起來與敵死拼，高呼“人在陣地在，與陣地共存亡”。戰士們沒有子彈用刺刀，刺刀斷了用槍托、用石頭和敵人搏鬥，輕傷不下火線已經是極平常的事情，重傷的祇要不是昏迷不醒，也不離開陣地。有的傷員和敵人混到一起時，拉響手榴彈與敵同歸于盡。我們的戰士就是這樣英勇地戰鬥着。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歌頌。

林彪堅決執行毛澤東“死守四平”的指示，4月23日致電毛澤東：“當堅決執行，死守四平”。同時報告“在保衛四平的戰鬥中，幾個老主力旅傷亡均各有一千數百人，子彈消耗為數浩大。”“……白天與敵激戰，夜間修工事，休息時間甚少，體力精神均很疲勞……”<sup>1</sup>

經過這些天的戰鬥，我軍不善于打正規戰、城防戰的弱點，也暴露出來了。當時，我軍在防禦戰中的弱點主要表現在不善于組織交叉火力網和節省彈藥，沒有統一射擊口令，各自開火，有的開火過早，等敵人接近了，自己彈藥又打光了。另外不能及時修補被打壞的工事，常因工事不堅固而增加傷亡，等等。國民黨的致命弱點是怕死，不敢近戰，他們多使用衝鋒槍，最怕我軍跟他們拼刺刀。

4月23日晚，楊國夫師四個團已到達四平以北三十里鋪、楊木林子一帶與第7旅配合作戰。4月25日，敵人又向我三道林子陣地猛攻，連續發起多次衝鋒，均被我7師和7旅部隊擊退。當晚我軍向敵人反擊，因準備工作不足，我7師打了一個莽撞仗，戰果不大。

注1. 董殿槐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在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98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4月27日，中共中央來電嘉獎指出，堅守四平的指戰員、政工人員們：“一、四平守軍甚為英勇，望傳令獎勵；二、請考慮增加一部分守軍（例如一至二個團）化四平為‘馬德里’。”<sup>1</sup>

東北局也以林、彭、羅的名義通令嘉獎保衛四平的將士們：“你們在接受與執行這一任務上果斷、堅決，奮不顧身，使四平保衛戰已進入第十三天，粉碎了頑軍無數次的猛攻，殺傷頑軍三千餘衆。頑軍雖然集中飛機、大炮向你們襲擊，但竟不能動搖你們分毫，這是我們人民軍隊的本色，也是你們忠誠為東北人民服務的崇高表現。”

敵人傾其全力向我猛攻了九天，結果傷亡慘重，沒有什麼進展。自4月26日以後，敵我雙方便成了暫時的相持狀態，激烈的槍炮聲沉寂下來。

當時林彪估計，敵人正在進行糧彈補充，重新調整部署，等待增援部隊到達，因此大規模的惡戰還在後頭。

4月29日，林彪致電中央說：“近十日內，恰值夜間無月亮，不便我大軍的夜間進攻。……故在十日內殲滅或擊潰該軍可能性不大。進入東北之敵，為國民黨最精銳的，新一軍又為其最強者。故我軍雖英勇奮戰，傷亡甚大，彈藥消耗甚多，但祇能作部分的消滅與擊潰敵人，而難于全部擊潰與消滅。四平仍在我手，敵攻勢受挫，但正在調防，準備向我作新的進攻。”<sup>2</sup>

一天，林彪命令我帶幾個得力助手，立即去勘察由四平到長春沿鐵路及其兩側的地形，并用紅藍鉛筆在軍用地圖上劃了兩道縱深防線記號，第一道是以公主嶺為中心及其兩側地區，第二道是長春以南范家屯為中心及其兩側地區。

我遵照林彪意圖，帶上參謀人員前往執行。勘察後，我將結果報告了林彪。我匯報說：“兩道縱深防線的地形均不理想，皆是起伏地，無險可守，比四平地區防線的地形差得多，敵人到處可以迂回包圍。如果以馬德里、斯大林格勒為防禦模式，比較起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95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78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來，長春附近的地形中較公主嶺附近條件稍好，因為那裏有些日寇舊工事可以利用，有大城市為依托。而且由四平到長春距離較遠，我可以爭取較多準備時間，敵人後方交通補給線延長，兵力也將更加分散。但不足處是防禦正面寬，需要守備兵力多。”

林彪基本同意我的看法，但他又說：“359旅現控制在公主嶺附近，為四平防禦總預備隊，必要時那裏也可以成為一道抵抗陣地，使敵人不能長驅直入，逼近長春。”但由誰為主擔任第三道防禦任務，當時沒有明確。

#### 四、拖住敵人，配合四平作戰

阻擊敵人向遼南進攻，拖住敵人向四平增援，這是我南滿部隊的戰鬥行動任務。當時我4縱隊布置在沈陽與海城方向，3縱隊布置在沈陽與本溪方向。

1946年3月下旬開始，由沈陽出發之敵，亦分兩個進攻方向，向遼南進犯。

一路是敵新6軍第14師、22師占領遼陽後，主力向鞍山進攻。同時94軍第5師由盤山向營口、海城方向進攻。這個方向的敵人經我4縱的節節阻擊，共斃傷敵一千五百餘人後，4縱主力轉移到遼陽以東，向3縱靠攏。4月初，敵人攻占了鞍山、海城、營口。

另一路為敵52軍主力第25師由撫順出發，向我3縱堅守的本溪進攻。先後發動了兩次強大攻擊，均被我擊潰。我軍乘勝出擊，25師的一個團被我殲滅，殲敵二千餘人。新6軍之第14師由遼陽出發，向本溪進攻。我4縱將其擊潰，并乘勝追擊到沈陽近郊的蘇家屯附近，殲敵一千餘人。

4月下旬，敵人為了迅速攻占本溪，以便轉移兵力協同攻占四平，經過調整部署，又集中新6軍、52軍、71軍主力共五個師兵力，乘我3縱隊已向四平方向轉移之空隙，再次向本溪發動進攻。

我第4縱隊給來犯敵人方塊審議書社區後，經中央同意于5月2日主

動放棄本溪，敵人5月3日進入本溪。

至此遼南和本溪戰役，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戰鬥，拖住了敵四個軍的主力部隊，不僅使敵人付出慘重的代價，而且分散了敵人兵力，贏得了寶貴時間，減輕了四平的壓力。

4月中下旬，我軍在四平、本溪兩個方向作戰。當時正值蘇聯紅軍撤退之際，我北滿、東滿、西滿部隊開始進行奪取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大城市的作戰。

當時駐守三大城市的敵偽力量，長春有二萬餘人，哈爾濱有八千餘人，齊齊哈爾有三千餘人。他們大部分是國民黨搜羅的日偽殘餘力量，編成這個縱隊，那個支隊，還有什麼“鐵石”部隊、“挺進”部隊、“先遣”部隊等等，番號不勝其繁，委派的司令多如牛毛。打着國民黨中央正統旗號，張牙舞爪進行所謂接收活動。實際上，他們是一群強盜土匪，殺人、放火、搶劫、强奸，無惡不作，群衆恨之入骨，稱他們為“三滿洲”。這群強盜土匪為了配合敵人主力向我進犯，搖唇鼓舌地說：“中央軍主力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長春，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哈爾濱，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齊齊哈爾，很快就可以控制全東北”。

為了肅清敵人在我後方的內應力量，民主聯軍總部令我北滿部隊主力第7師、西滿主力第3師及東滿部隊，于4月15日開始總攻長春，激戰至18日下午將守敵全部殲滅。接着4月24日，我7師、3師一部及西滿部隊全殲齊齊哈爾敵人。我北滿部隊第359旅，于4月25日解放哈爾濱。

這三個城市的全部解放，給了敵人極為慘重的打擊，加強和鞏固了我北滿、西滿、東滿根據地的建設，解決了我四平作戰的後顧之憂，并使我軍能集中更多兵力支持四平作戰。

這些勝利給保衛四平的勇士們以巨大的鼓舞，指戰員們紛紛議論說：我們保衛四平作戰不是孤立的，我們已有了廣闊的後方依托，有了更廣大的群衆支援。彭真說：“對長春決定採取鞏固與確保方針。”毛澤東說：“長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準備于必要時把長春變為馬德里。”由北方塊字读书社因時中央和東北局的思路是

不但要死守四平，還要死守長春。

## 五、我軍準備主動轉移

四平像一塊巨大的磁石，把敵人主力緊緊地吸住了。但是隨着敵人的不斷增援，我們的戰線也相應的拉長了。東起火石嶺，西止八面城，長達百里。第一梯隊每個團防御正面，平均達五公里以上，機動力量深感不足，防御縱深也深感單薄。然而在敵人援兵未到之前，繼續堅守下去，求得在四平城郊消滅更多的敵人，仍然是可能的。

縱觀全局，林彪經過再三考慮，決定再繼續打一個時期，對參戰部隊又重新做了部署。原在四平市正面的二個團（保1團和萬縱56團），仍在原地抗擊。另將7師四個團及萬縱三個團，擺在四平北山，楊木林東西地區。1師、2師、3師獨立旅仍守四平以西。7旅、8旅和10旅則調到四平以東。359旅放在公主嶺附近為總預備隊。

做了這樣布置以後，林彪說：“就這麼擺開，和敵人繼續打下去。”同時為了使我軍能主動在外線打擊敵人，林彪遵照毛主席“南滿我軍宜多抽調向北保衛長、哈”的指示，決定調南滿第3縱隊主力兼程北上，準備在敵人側後昌圖、開原地區開辟第二戰場，切斷敵人後方補給線，配合四平正面我軍，形成南北夾擊敵人形勢。

毛澤東5月4日來電說：“我軍準備于雙廟子以南建立據點，斷敵後路，包圍四平之敵而聚殲之，這是一個勇敢的計劃。但應估計當我斷敵後路時，敵必出死力來增。如我能戰勝來增之敵，則四平之敵非全線撤退不可；如我不能戰勝來增之敵，則戰局仍將成膠着狀，于我不利。”<sup>1</sup>

注1. 董職稿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96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方塊字读书社区

雙方都在準備着。戰士們抓緊一切時間，繼續加修工事，補充糧彈，調整組織，總結經驗，鼓勵士氣。每個指戰員都信心十足地準備長期打下去，“變四平為馬德里”的口號隨處可以聽到。

四平保衛戰開始之初由於缺少經驗，時間緊迫，各部隊修築的工事問題很多。戰壕、交通壕修得太淺、太窄、太直，而且沒有縱深工事，白天部隊運動和向前送彈藥、送水、送飯、向後送傷員均不方便，增大傷亡。修的地堡少，不甚堅固，射擊孔太大，易被敵人火力摧毀和封鎖。工事沒有排水設備，沒有廁所，沒有偽裝，沒有欺騙敵人的假工事等等。經過我們檢查指出，及各部隊自己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進行了改進和加強，使陣地工事更加堅固了。並且不少陣地上修起了地堡式俱樂部，門上貼出了對聯。我曾看過一個重機槍排的地堡，他們的對聯是：“打擊敵人，消滅敵人；保衛民主，保衛和平”，橫批四個大字“瞄準射擊”。我又看過一個步兵分隊地堡貼的對聯是：“勇敢頑強守陣地；靈活機動殲敵人”，橫批是：“刺刀見紅”。

在此期間，四平市郊雖然沒有什麼大的戰鬥，但小規模戰鬥一直不斷，敵人白天攻不動，妄圖利用夜間突然襲擊取得成功。5月3日、4日敵人發動了兩次規模較大的向四平西北側高地的夜間襲擊，也都被我迅速擊退。相反我們利用夜間以小分隊偷襲，却使敵人吃了很大苦頭。敵人夜襲失敗，又改為在夜間進行對壕作業，企圖利用工事步步接近包圍我們，然後突然攻擊，奪占我陣地。我們的戰士也利用夜間作業，把戰壕挖到敵人陣地的空隙裏去，來個犬牙交錯的反包圍，切斷其退路，以便殲滅進攻敵人。

自東北敵首揚言4月2日、4月8日一定占領四平以來，已經是一個月過去了，但是敵人對四平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杜聿明也說，自3月18日新編第1軍及第71軍兩路自四平街攻擊以來，將近四十日，損失慘重，士氣頹喪，非增加兵力無法打開僵局。

敵人為了擺脫這種不利局面，迅速占領四平，蔣介石又將60軍迅速海運到東北，進到遼南地區。將93軍全部由關內進到綏

中興城地區。杜聿明得到這批援軍，便將其南滿的另一張“王牌”——美械化新6軍迅速北調。此時，敵人在四平地區的兵力已達十個師，并附有大量的坦克和炮兵部隊。

5月初，我南滿3縱7、8兩個師，趕到昌圖以東地區，擔任在敵側後開辟第二戰場任務。他們向昌圖車站南北地區攻擊，使敵人陷于我前後夾攻之中，給敵威脅極大。敵新1軍50師的一個團被迫立即調頭南援，195師亦被拖在泉頭車站一線。另外敵由南滿抽調88師及182師北援，以維護其後方交通補給線。

此時，林彪已知道新6軍日夜以火車將部隊輸送到開原附近集中，71軍第88師也已到達開原，準備增援四平。林彪估計敵人可能經威遠堡門、蓮花街，向火石嶺我四平防守左翼包圍攻擊。因此令第3縱隊由威遠堡門開始，採取運動防禦，節節抗擊敵人北進，并要求全力破壞敵鐵路、公路運輸線。3縱程世才5月16日來電報告：自10日至今連續進行七天作戰，部隊沒有睡過一通夜，終日作戰，轉移做工事，甚疲勞。可攜帶各種子彈、炮彈已消耗盡了，地方對我支援差，找不到擔架，前線傷兵運不下。

敵人新6軍和71軍第88師開到後，在威遠堡門地區，我3縱曾給予敵先頭部隊以打擊，隨後邊抗擊邊撤退。敵新6軍延公路快速機械化推進，3縱沒有估計到敵人會這麼快就衝過來，部隊正在延公路兩側山頭修工事，敵新22師已到。3縱來不及進行有效防禦，就撤出戰鬥，向東轉移了。這給敵人留出空擋，敵人乘虛而入，攻占火石嶺，對我防守的左翼非常不利。

這裏還要介紹一個情況。緊張激烈的戰鬥，使彈藥和物資消耗非常巨大。我軍在東北作戰，彈藥物資主要是靠在東北接收、繳獲方式獲得補充。4月下旬，前面部隊就開始報告彈藥補充不足，有的百十人的連隊，湊不上一兩千發子彈。再考慮機槍用彈，平均一名戰士祇有幾發子彈。怎麼辦？！戰士們祇能等敵人衝到跟前，抵近射擊，用有限的彈藥盡量多的殺傷敵人。然後衝出掩體，用刺刀，用槍托，用石頭，用自己的性命和敵人做殊死的搏鬥，一次次的打退敵人的進攻。我們的部隊傷亡也很大。四平戰

門緊張之時，在大連養病的羅榮桓政委與蘇軍聯繫，希望提供軍用物資。蘇軍同意，并調撥了幾列火車的彈藥物資輾轉運抵梅河口。這對支持前方戰鬥可謂是及時雨。但此時東北局機關正從梅河口遷往長春，除重要文件外，連辦公用的桌椅板凳都要運走，占用了鐵路運力。由於沒有火車頭，彈藥擱置在車站。4月28日敵人有目的而來，空襲梅河口車站，將軍用物資大部炸毀。據後來我看到的資料，炸毀彈藥車二百六十節。<sup>1</sup>

林彪獲悉這個重大損失，非常生氣，立刻給中央發報：過去所使用的子彈、炸彈及其他軍用品，皆系利用現成的倉庫存品，現倉庫存品已用盡，……戰爭繼續打下去，我們的困難與弱點將日益暴露。

毛澤東5月1日即刻電告林彪：前線一切軍事政治指揮，統屬於你，不應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幫助，則可考慮調高崗等同志助你。如前線機關以精簡為便利，則照現狀為好……<sup>2</sup>

毛澤東決策將東北軍事政治指揮權統由林彪負責，為以後林彪擔任東北黨政軍一把手，打下了基礎，這對東北以後的形勢發展是有益的。

5月中旬，林彪決定動用總預備隊，令359旅從公主嶺附近南下增援四平東綫。

5月14日，敵人又開始了新的更為激烈的進攻。新1軍在四平正面及兩側展開，71軍兩個師在四平以西，新6軍及第88師、第195師在四平以東展開。久攻不下，使敵人惱羞成怒，所以這次攻擊一開始便傾瀉了大量鋼鐵和使用了“潮水戰術”。

四平西綫，敵71軍91師在向我1師的海青窩棚和孤榆樹兩塊小小陣地進攻的時候，竟以二個團的兵力，連續攻擊十次之多。一次攻擊便使用了炮彈三千餘發，打得陣地天昏地暗，工事大部被摧毀。但在我們英勇頑強戰士面前，瘋狂的敵人仍然不能得逞，成群成堆的敵人倒在我們陣地前沿，敵人91師師長趙琳亦被

注1. 參見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79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注2. 參見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80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我擊傷。

翌日，戰鬥異常激烈，敵人繼續全線進攻，重點在四平以東地區。敵人新1軍、新6軍兩個軍并肩向我衝擊，不少陣地敵我都進行了反復爭奪。敵人用彈雨和人海戰術，潮水般涌上我們陣地，我們戰士則以一排排手榴彈反擊和白刃格鬥，把敵人從陣地上趕下去。敵人使用坦克進行衝擊，當時我們沒有像樣的反坦克武器，祇有少量地雷和一些小包炸藥及爆破筒，戰士們就用這樣簡單的武器和那些龐然鋼鐵大物進行搏鬥。一個倒下，另一個又衝上去，直到把敵人坦克炸壞或者趕跑為止。然而就是那樣簡單的武器也不是充足的，有時候使用光了，戰士就用集束手榴彈同敵坦克拼搏，或點燃倒上汽油、煤油的棉被、草席，由戰士抱着衝向敵坦克，進行火攻。結果有的坦克被嚇跑了。

激烈的陣地爭奪戰在全線展開着，四平以東敵人17日已占領了我軍的331.5高地及哈福屯等陣地。敵人在大量飛機、大炮和坦克支援下，付出了重大傷亡之後，18日又占領了我之塔子山陣地。塔子山是我左翼防線的重點，距四平二十餘里。山頂方圓不大，但居高臨下，俯瞰我四平東北一帶全部陣地。敵人占領塔子山以後，對我十分不利，東線戰況告急，局勢極為嚴重。

林彪當即決定使用總預備隊359旅向哈福屯、火石嶺之線敵人進行反擊，但結果不理想，沒有把敵人打下去。四平正面和三道林子有的陣地也被敵人突破。

18日晨，林彪經過深思之後，令我帶一部電臺和幾名參謀，立即乘汽車趕到東線去。臨行前，林彪告訴我：“要冷靜地觀察和判斷東線戰場形勢，要考慮繼續堅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繼續堅守確有困難，立即給我發個電報”。

上午，我趕到東線，在實地考察敵我態勢之後，向林彪發了電報，大意為：“目前我軍丟失的陣地，皆為重要陣地，雖經我部隊多次頑強反擊，均收效甚微，而部隊傷亡、消耗皆大，現有陣地已無險可守，既無工事，也無彈藥，部隊傷亡很大，因此繼續堅守非常困難”。

林彪5月18日，致電中央和東北局：“四平以東陣地失守數處，此刻敵正猛攻，情況危急。”下午隨着塔子山失守，林彪不等中央回復，即刻決定撤出戰鬥。當晚，部隊就主動退出四平城。

安排部隊轉移的同時，林彪致電中央和東北局：“敵本日以飛機、大炮、坦克掩護步兵猛攻。城東北主要陣地失守，無法挽回。守城部隊處于被敵人切斷的威脅下，現正在準備退出戰鬥。”<sup>1</sup>

5月19日收到中央電示：“四平我軍堅守一個月，抗擊敵人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強英勇敢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放棄四平，以一部在正面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sup>2</sup>

據鄭洞國回憶說，5月14日開始對四平街以包圍之勢全面進攻。杜聿明說，在向四平街發動全面進攻時，蔣介石擔心這一戰役的成敗，5月17日，派副參謀長白崇禧到沈陽視察，白當晚同杜聿明詳細研究敵我情況。5月18日，白和杜到開原視察時，知道右翼兵團已迂回到赫爾蘇附近（火石嶺以東），繼續向公主嶺攻擊前進。這時白、杜兩人當時都認為攻下四平街沒有什麼問題，但白崇禧對能否進占長春，尚有懷疑，并說，南京和共產黨協議，國軍不進入長春，如果沒有十分把握的話，即到公主嶺為止，不必繼續向長春前進。杜說，攻擊四平街的目的，就是為了一舉收復長春、吉林，否則前功盡棄，命令已下，中途變更部署，是很困難的，反而易使部隊混亂，有為敵人乘機反攻，各個擊破的危機。而且打到吉林以後，可以隔松花江與共軍對峙，形勢較為有利。並且可以接收小豐滿水電站，供給長春、吉林用電，否則東北用電都成問題。白一再問杜有無把握，杜說：“絕對有把握。”最後白說：

注1、參見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88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注2、董殿槐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201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如果有把握的話，我也同意。我馬上回南京，報告委員長。”<sup>1</sup>鄭洞國又回憶說，5月17日和18日在飛機、坦克的配合下，對民主聯軍扼守的鴉湖泡、泊羅林子、三道林等四平外圍陣地進攻，與民主聯軍保1旅、第7縱隊第7師、第3師7旅各一部展開激烈爭奪。

5月15日，桂聿明調集十個師的兵力，編成三個兵團，重新發起進攻。孫立人為中路兵團，于18日在新6軍支援下，占領四平街東南之重要陣地——塔山子，19日進入四平。

## 六、放棄四平，戰略後退

林彪說：“我們已經大量的消耗削弱了敵人，共殲敵萬餘人，并贏得了時間。敵人想要四平，已經碰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我們保衛四平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們是主動轉移，變陣地戰為運動戰，另找戰機消滅敵人。我們不是打了敗仗的潰退，我們是為了保持有生力量，為了變被動為主動。”他要當時的前方政治部主任陳正人同志根據這個精神，對部隊進行宣傳解釋。

四平保衛戰中，斃傷敵軍一萬餘人，我軍共傷亡八千餘人。特別要指出的是，我軍的老部隊在戰鬥中傷亡慘重，部隊元氣大傷。據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統計，3師7旅原為井岡山的老部隊，戰後祇剩三千人，失去戰鬥力；萬毅部原來一萬三千人，祇剩下五千人，失去戰鬥力。

5月18日夜，部隊退出四平城。全線部隊已指定分別向南滿、東滿、北滿、西滿撤退的方向。同時指定第7師和第7旅等部隊為掩護部隊，採取運動防禦，節節抗擊敵人，保障部隊有次序地轉移。

但在前方總部由梨樹縣向公主嶺轉移時，發生了一件極為嚴重的意外事件。前總司令部作戰科長王繼芳當天潛逃到四平投

<sup>1</sup> 《遼沈戰役回憶錄》中鄭洞國著《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禦》第572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敵去了。這個萬惡的叛徒，把我軍撤退的全部機密報告了敵人。敵人掌握了這個寶貴的情報後，就趁我軍撤退之際，開始了大膽瘋狂地猛烈追擊。杜聿明一改小心謹慎的戰法，不怕分兵冒進，利用其機械化機動優勢，多路平行縱隊，大膽對我軍進行包抄迂回。

新1軍多路部隊向公主嶺、長春方向前進；新6軍多路部隊向伊通、吉林、梅河口方向前進；71軍多路部隊向西滿地區雙山、鄭家屯日夜猛追。敵人充分發揮其機械化的優勢，橫衝直闖，把我軍的轉移計劃徹底破壞了，使我軍陷于極為被動，極為困難，極為混亂的大撤退局面。

這個叛徒的投降使國民黨方面欣喜若狂。王繼芳，四川人，曾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延安抗大畢業，現任民主聯軍作戰科長。據國民黨方面報導，其投誠自述中雲：本人痛悟過去共軍破壞交通，阻撓接收之種種行為，危害國家民族至深至甚，軍事上已完全失敗，繼此以往將被國軍逐入黑龍江內興安嶺一帶大山中，凍死餓死，故決心來歸，自動投誠。國民黨當局為表示對王繼芳的獎賞，授予其少將軍銜。

1949年重慶解放，王繼芳被人民政府捕獲，送武漢四野總部，經公審後槍斃。

林彪由於重任在身，面臨困難境況，心情十分不安。他當時最關心的是敵情和部隊的撤退行動。可是在那種敵人全線猛追情況下，總部與各部隊電臺均處於撤退行軍的動態之中，因此聯系常常中斷，既不能全面了解敵情，也不能全面掌握部隊。情況越緊急，事情越不順心，經常發生陰差陽錯的情況，真是急死人。

中央指示在長春附近組織防禦，抗擊敵人，現在這已是根本不可能了。

5月21日，林彪曾在長春南郊范家屯與彭真、羅榮桓等見面，商量放棄長春的考慮。我們進到長春在原東北局的駐地住了一夜，有的壞人門前已經插上了白旗，有的打冷槍，全城人心惶惶，我們手裏沒有掌握任何部隊，祇好迅速離開長春向吉林轉移。

敵人于21日占領公主嶺、伊通、西安。23日占領長春，西面占領遼源，東面占領梅河口，26日占領雙陽、九臺，28日占領永吉。

由於那個作戰科長的叛變，給部隊造成的損失是十分嚴重的。當時林彪對我雖未提出嚴肅批評指責，但態度明顯的冷淡，我自己也內疚非常。其實那個叛徒王繼芳，是我們到達梨樹後，才由東北後方總部派來的，因為是由延安來的幹部，來到司令部時間不足一個月，對其沒有充分的了解，當時戰事又緊，沒有發現這個家伙品質惡劣，是個壞蛋。但事情畢竟發生在前方總部司令部，我是參謀處長，是有重大責任的。因此林彪對我的態度，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撤退過程中，還發生了這樣一件讓我終生難忘的事情。

1946年5月27日，由吉林撤退的那天，到達舒蘭以南的一個農村宿營地，管理處長何敬之打前站，事先預備了一點白酒和肉菜，叫我和蘇靜、張瑞等幾位處長到他駐處吃飯，我們剛端起酒杯，林彪怒氣衝衝地推門而入，站在小桌前片刻，“啪”的一聲把桌子一拍，再用力把桌子掀翻，把桌上碗、筷、酒、菜稀裏嘩拉潰了大家一身，倒灑一炕。

他高聲大罵：“你們還在這裏醉生夢死，部隊搞得這樣亂七八糟，你們也不心急。”他指着我大聲說：“部隊現在在哪裏？”又指着張瑞的鼻子說：“電臺走錯了路，現在還沒有架起來，與部隊聯系不上，你們也不管！……”他大發一頓脾氣之後，怒氣未息，轉身走了，搞得我們幾個人狼狽不堪。飯也沒有吃，就跑步回到了司令部。

這是我在戰鬥歲月中，受到的最嚴厲的批評。到舒蘭後，林彪因又急又氣病倒了，我的心情更加痛苦不堪。我主動到陳正人面前承認錯誤，并痛哭一場，第二天我就向林彪呈遞了書面檢討，檢查自己應承擔的責任。這次教訓對我來說真是刻骨銘心，悔恨萬分。林彪的痛罵成為我工作的警鐘，終生難忘，使我今後在工作中不敢有絲毫懈怠。

敵人像決堤的洪水，惡浪滾滾，迅速寬廣地泛濫，一直猛追

到松花江邊才停止。(在吉林東北老爺嶺及德惠以北，陶賴昭各建立了一個灘頭陣地。)但此時敵人的進攻也已成強弩之末，再無力大舉向松花江以北進攻了，敵我形成隔江對峙形勢。

為了拖住敵人向北滿進攻，我南滿第4縱隊于25日發起了鞍(山)海(城)戰役，連克鞍山、營口、大石橋等地，到三十日結束，共殲敵184師兩個團。該師駐海城的直屬部隊及一個團約三千七百人，在師長潘朔端率領下舉行起義。剛剛進占四平、長春的新1軍不得不抽兵星夜運往遼陽，去解鞍山、海城之圍。

鞍海戰役是我軍軍事打擊和政治攻勢相結合殲滅敵人的成功範例。

四平保衛戰，前後歷經四十多天。敵人進攻四平，付出了傷亡一萬人以上的代價，才進占了這個戰略要點。後來因我軍大撤退，敵人才輕而易舉的占領了長春、吉林等重要城市。

但是正如林彪所說的那樣，我雖丟失大片地方，但我們保持了有生力量，敵人背上了這幾個包袱以後，就不那麼靈便了，甚至壓得喘不過氣來。加上兵力分散，後方補給線延長，敵人已開始陷入被動地位。

5月27日，中央電報指出：“目前軍事方針，除以一部與敵保持接觸，給以擾亂及破路外，主力應不怕喪失地方，脫離並遠離敵人，爭取時間休整補充，恢復元氣再行作戰。外交方針已告恩來，我方讓步至長春雙方不駐兵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讓。美蔣要打由他們打去。要占地由他們占去，我方絕不承認他們的打與占為合法。總之東北是未了之局。我黨須準備長期鬥爭，最後總是要勝利的。”<sup>1</sup>

6月初，林彪和前方總部到達哈爾濱與東北局後方總部會合。

6月7日中午起東北停戰協定生效，開始限定十五天，爾後一再延長。林彪指示我軍部隊應加緊休整補充，恢復疲勞，總結經驗，提高士氣。同時將部隊以師為單位劃分地區，全面開展根據地建設工作。

<sup>1</sup>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10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從山海關到松花江，約半年多的時間，千餘里的且戰且退，到此結束了。經受了殘酷戰爭的鍛煉，我軍本質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

特別是我軍從四平果斷地撤退，並不再固守長春，又一次避免了在不利條件下的決戰，擺脫了戰略上的被動，保存了有生力量。林彪曾說：“四平一撤，蔣介石占領了長春、吉林等大城市，沒有關係，松花江以南的城市都可以給他，他占大城市就背上了包袱。他占了就要守嘛，這麼多大城市守起來兵力就分散了，我們就可以各個擊破，消滅他有生力量。他既願意背，我們就把包袱都給他，他背得越多越好，把他背得走不動了，我們再來一個一個地吃掉它。”

通過總結與國民黨軍隊半年來作戰的經驗和教訓，使東北我黨內外、軍內外對當前形勢的認識，對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的認識，對變被動為主動的認識，達到了高度一致：

第一、根據地建設以鄉村為主還是以城市為主？認識到依賴城市，忽視鄉村根據地建設、忽視農民是錯誤的。根據地應主要建設在以廣大農民為主的鄉村。

第二、和平為主還是戰爭為主？認識到幻想和平“最後一戰”，忽視戰爭的長期性是錯誤的。國共兩黨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和平妥協是暫時，激烈戰爭是長期的。

第三、我軍發展是以收編組編國民黨舊部隊為主，還是發動基本工農群衆參軍，充實擴編主力部隊為主？認識到收編組編改造國民黨舊部隊固然重要，但充實擴編主力部隊要以工農大眾踴躍參軍為主，因為勞苦大眾立場堅定，作戰英勇，不怕苦，不怕死。

第四、革命戰爭是部隊孤軍作戰還是發動全民，打人民之戰？認識到忽視人民群衆參加和支持的戰爭，就會困難重重，就不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甚至存在失敗的危險。

革命戰爭的根本問題是依靠人民，戰勝敵人。在於敵我雙方有生力量的消長，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保持壯大自己的有

生力量。勝負不能從一時的進退而定，也不能從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定。如果採取冒險主義，祇進不退，或采取消極防禦，不丟失一寸土地，擺開陣勢同敵人硬拼，那是最愚蠢的軍事指揮員。將自己有生力量拼光，結果不退也得退，一寸土地也保持不了。自己有生力量毀滅了，就談不上反攻，談不上翻身，那就是徹底慘敗。進退皆為戰略需要。善戰者避敵銳氣，不羞于後退。在敵強我弱形勢下，“誘敵深入”的戰略原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戰爭需要勇敢頑強的戰士，更需要雄才大略的統帥。

## 第十三章 三下江南

### 一、在林彪司令員身邊工作的八個月

1946年夏天，我離開了前方總部。

林彪決定調我到東北民主聯軍第1縱隊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他親自與我談話時講的理由有三條：“第一、基層部隊現在急需補充幹部；第二、第1縱隊是由山東來的部隊，你對這個部隊情況比較熟悉；第三、你是總部的參謀處長，熟悉作戰情況，1縱又是北滿我軍主力縱隊之一，調你去就是要加強部隊的作戰指揮。因此總部決定派你到第1縱隊去工作。”

其實我心裏也明白，“王繼芳叛變”與“舒蘭喝酒”，是林彪對我不滿意的地方，這股怒氣尚未消除。事出有因，我心中自知。

要離開前方總部，離開總部首長，離開剛剛熟悉的工作環境，不免有些戀戀不捨。

自1945年11月到東北後，我在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工作至今，算起來，在林彪司令員身邊工作祇有短短的八個月時間。但

就是這短短的時間讓我對林彪指揮作戰的工作作風印象深刻。

我在林彪身邊工作時期，東北的軍事形勢正處在敵強我弱，我軍處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同時也是我黨內外，軍內外對東北戰局和我軍戰略決策思想不統一的情況下。林彪經過深思熟慮，根據實際情況，承擔着巨大的壓力，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見解。林彪的一整套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就是在那個時期逐步形成並提出的。林彪不但是戰役指揮員，也是戰略指揮家。他指揮東北人民解放軍用短短的三年時間，消滅國民黨百萬的最精銳的軍隊，解放了東北全境，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對他總的印象是：既嚴肅又親切，既是將軍，又像學者。

他說的是湖北普通話，穿着不甚講究，但很合體，整潔。吃飯兩菜一湯，以青菜、豆腐為主，再加上一小碗米飯。不抽煙，不喝酒，以炒黃豆為零食。

他在行軍時，騎馬、步行參半。特別是冬天，走路身體發熱了就騎馬，騎馬身體發涼了就走路。早年喜歡快馬加鞭，現在多隨部隊而行。後來繳獲多了，有車坐了。他不坐日式破轎車。因為破轎車不是油路不通，就是電路脫落，走走修修，令人討厭。對美式吉普車他也不坐，認為吉普雖然跑的快，但太顛簸，不平穩，不舒服。他願坐美式十輪大卡車，與司機并肩坐。這種車的機器質量好，馬力足，不易壞，也比較平穩。

林彪平時的工作就是看文件，看電報，看地圖。這些文件、電報，不是向上級的報告和請示，就是向下級的答復和指示。有時親自接待幹部，聽取匯報，解答問題。閑時主要是看書。

他天資聰慧，機智過人。發現問題，處理問題很快。但他對重大問題的處理又很慎重，要經過反反復復的思考。有的重要電報白天寫好了，並不隨即發出，要睡一夜之後，頭腦清醒了，再審查其內容，方決定“發”還是“不發”。

一般晚上十點鐘就寢，早晨六七點鐘起床。作戰時則把當天事情處理完，第二天事情布置好之後才休息。

他的工作和生活相當單調，也相當“重點主義”。當他在思

考和處理某個問題時，與此無關的問題就不要去打擾，否則不碰“硬釘子”，也要碰個“軟釘子”。

他調劑工作緊張時的辦法不多，主要是在室內散步，來回轉圈。有時在室外走走。高興時也走走舞步，快三慢四，借以聽聽音樂。總之嚴肅緊張有餘，活潑輕鬆不足。

林彪性格內向。腦子裏文章多，但嘴裏說得少。可是在重要問題上，例如對部隊講解戰役戰術要點時，却是一個“婆婆嘴”，反復叮囑，反復強調。他辦事極其認真。重要事情必需親自動手動嘴。很多次，我向他報告部隊的行動和作戰情況後，在回復部隊電報時，都是他親自一字一句的口述，由我和秘書記錄，然後他再過目審查，最後交由秘書送機要科處理。

我認為，林彪的作戰指揮風格是：勇敢不魯莽，沉着不寡斷，謹慎不膽怯，嚴格不刻板，機敏不草率，有膽識，有謀略，有魄力，有豐富的戰爭經驗。

我在他身邊工作，耳聞目睹學習到的，絕非是簡簡單單的工作方法問題。

我看到他在戰爭的空餘時間，雖然工作很忙，仍是手不釋卷。閒聊時，他經常用生動的戰例給我們講希特勒進攻蘇聯，打到莫斯科附近，蘇聯紅軍如何反攻，把希特勒打敗。拿破崙進攻俄國，占領莫斯科，俄國軍隊如何反攻，把拿破崙打敗。以及中國紅軍如何誘敵深入粉碎敵人圍剿。

林彪還經常給我們講一些他所研究的世界戰爭史中的戰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著名的“凡爾登戰役”，當時法國軍隊守得十分頑強，以死尸做工事障礙物，使凡爾登變成“風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斯大林格勒之戰”，房屋全被摧毀了，還守了幾個月，最終反攻把敵人殲滅。林彪還特別介紹說：蘇軍將領朱可夫元帥指揮相當厲害。他指揮蘇軍莫斯科及斯大林格勒的防禦和反攻戰，把德軍打得狼狽不堪，潰不成軍，成為了蘇聯衛國戰爭的轉折之戰。

林彪借分析戰例之時，引出講解他的作戰指導思想。他說：

在敵強我弱條件下，一般不宜採取持久的陣地防禦作戰。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局部地區採用陣地防禦作戰，也是常有的事情。我想他是指“四平保衛戰”。

林彪當時還送我兩本鉛印的書（當時的戰爭環境下，鉛印的書很少）。一本是“庫圖佐夫”，一本是“蘇沃洛夫元帥”。林彪要我好好讀一讀，從中獲取有用的思想，并讓我看完後向他談讀書體會。我利用工作之餘認真地將這兩本書看完。

庫圖佐夫是俄軍元帥，參加過三次俄土戰爭，戰功卓著。1812年衛國戰爭期間，出任俄軍總司令。在博羅季諾地區重創拿破崙軍隊。為進一步疲憊和削弱敵人，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他指揮俄軍繼續後退，直至放棄莫斯科。在人民群衆的支持下，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組織後備軍。在數量上形成對拿破崙的優勢後，轉入戰略反攻，把拿破崙軍隊趕出俄國。

蘇沃洛夫元帥是俄國軍事學術的奠基人之一。參加過俄土各次戰爭。1798年，第二次反法聯盟組成後，任意大利北部俄奧聯軍總司令。轉戰意大利和瑞士，行軍中翻過阿爾卑斯山。恩格斯對其評價很高。

他們的戰略戰術思想主張摒棄線式戰術而集中兵力於主要方向，以殲滅敵人軍隊為主要目標。

看完了書，我體會林彪要我看這兩本書的意思是：第一誘敵深入，第二集中兵力，第三堅守反攻。

林彪有時也談部隊情況。特別對幹部和部隊的戰鬥作風問題更感興趣。當他對哪個部隊或某個指揮員的特點，能力，作風不甚了解時，總是耐心地向我們徵求意見和看法。我們談得越具體，他越愛聽。如果你祇說優點，他一定要問缺點是什麼？如果你光說缺點，他一定會問你優點是什麼？如果談了一次，他覺得還有問題不清楚，就會第二次，第三次找你談話。直到他認為弄清為止。

由於集中東北主力與敵人作戰，部隊工作更加繁多。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後勤工作，勞動生產工作，都要有人統一負責，周

密布置，相互協調。特別是作戰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更為重要。但前方總部沒有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主要負責人。有一天，林彪問我：從山東來的高級幹部中，除蕭華是長期做政治工作外，還有什麼人適合做這個工作？我想了想說：原山東分局宣傳部長陳沂是長期搞宣傳工作的，很有經驗。林彪說：可以試試。後來就將陳沂調來前方總部任政治部主任。但時間不長，換上老資格的陳正人。

林彪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少與人閒扯，很少與人開玩笑。我做他的參謀處長，相處在一起，經常談的主要工作問題。但在林彪高興時也不絕對。我舉兩個小例子。

有一次，我和情報處長蘇靜，管理處長何敬之一起，在林彪吃早飯時去報告請示工作。看到他的飯菜太簡單，就建議是否改善一點。他說：“就這樣很好。”

爾後，他一邊吃飯，一邊談到他在蘇聯治傷時的一個小故事：

一個蘇軍將軍問我：“你喜不喜歡喝酒？”

我說：“不喜歡。”

又問：“你喜不喜歡女人？”

我說：“不喜歡。”

又問：“那你喜不喜歡游山玩水？”

我仍然答：“不喜歡。”

將軍驚詫地問：“那你活着幹什麼？”

林彪答：“活着嘛，喜歡幹革命！”

他講完後笑了。我們也笑了。

還有一次，他與我們身邊的工作人員閒扯中，談到他在延安聽到的一個小故事。他說：西安事變後，國統區很多青年來延安上“抗大”，上“陝公”學習，其中女青年不少。當時我們經過長征的團以上幹部，允許結婚。這些幹部找對象，嫌陝北當地姑娘文化低，土氣，而外來的姑娘文化高，洋氣，因此都喜歡找外來的姑娘。可是我們的幹部，多數是工農出身，文化不高，也很土氣。

戀愛時怎麼接吻都不會，接吻時把人家姑娘的舌頭都咬出了血，疼的姑娘哇哇叫。

說完，和我們一起哄堂大笑。

1995年夏天，我和老伴在兒子李冰天一家的陪同下，專程去了黑龍江的雙城。到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舊址參觀。那裏是林彪司令員指揮作戰的地方，也是我工作過的地方。故地重游，思緒萬千，一晃五十年過去了！——這是後話。

林彪是我的上級，也是我的良師。耳濡目染我在他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盡管離開了林彪，但還是在他的直接指揮下。我下定決心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將學到的東西運用到戰場上。

我愉快地服從決定，辭別總部同事趕赴部隊。



## 二、敵人的“南攻北守”與我軍的“南打北拉”

由東南向西北斜貫吉林的松花江，江水清澈，碧波徐流。它發源于長白山區，經小豐滿水庫、吉林市、陶賴昭，直到扶餘以北，同嫩江匯合，再由西向東，經哈爾濱向東流去。在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時節，松花江也很快是“大河上下，頓失滔滔”，江面平靜堅硬，坦克、汽車通行無阻。

1946年5月，我軍撤到松花江以北，敵人與我保持隔江對峙的態勢。

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回到哈爾濱與後方總部和東北局會

合，對東北進行全面統一的指揮和領導。

6月16日中央決定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以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四同志為東北局副書記兼副政委，并以林彪、彭真、羅榮桓、陳雲、高崗五人組成東北局常委。

東北民主聯軍利用6月7日開始的暫時停戰，進行休整和重新組建部隊。除南滿原有第3、第4縱隊及三個獨立師（遼南獨立師、南滿獨2師、獨3師）外，北滿又組建了第1、第2、第6縱隊和第1、第2、第3和第4獨立師。同時還擴建了炮兵縱隊（四個炮團）、騎兵縱隊和鐵道兵司令部等部隊。野戰部隊的總兵力約十五萬人。

第3、第4縱隊及三個獨立師、二個炮團，堅持南滿鬥爭。第1、第2、第6縱隊和炮縱及四個獨立師集中在北滿、西滿、東滿。

後來人們把第1、第2、第3、第4和第6縱隊稱為“東北五隻猛虎”，其中三隻在北滿，兩隻在南滿。

當時，新整編的東北民主聯軍第1縱隊是由第7縱隊和山東第1、2師組建而成。全部是原山東軍區來東北的部隊。司令員是萬毅，副司令員由梁興初和我擔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是周赤萍。下屬1師師長梁興初（兼），政委梁必業；2師師長羅華生，政委劉興元；3師師長彭景文，政委黃一平。

6月初，國民黨88師一個加強團孤軍深入，占領了拉法和新站。

剛編成的民主聯軍第1縱隊第1、第2兩師奉命于6月7日夜間開始向拉法、新站進攻，激戰至9日黃昏後，將敵一千八百餘人全部殲滅。東北局首長6月11日通報中指出：敵人越分散，越便於我殲滅，我軍在不得已時，放棄某些城市，以誘敵分散，換取殲敵機會。

此時我到達縱隊司令部，但萬毅司令員還在拉法前線。

敵人占領松花江以南廣大城鎮之後，也需要爭取時間，休整部隊，調整部署，補充糧彈以鞏固其占領地區，并修通後方補給

線路。因此蔣介石一方面發布所謂東北十五天停戰令，一方面狂叫要繼續向哈爾濱進攻。實際上就是在南京兩黨談判破裂後，玩弄兩面手法，妄圖在關外暫時小打，在關內向華東、華北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

當時，擺在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經過整編壯大武裝力量，迅速發動群衆，建立和鞏固根據地，爭取東北戰場的主動權。

7月初，在哈爾濱舉行了東北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對前一段工作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對東北當前形勢及今後任務進行了認真的討論。

7月7日，會議委托陳雲同志起草了《東北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即東北局“七七決議”。《決議》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敵強我弱，必須準備進行長期自衛戰爭。對當前工作提出了多項任務，重點是：（1）克服“和戰問題”中的混亂思想，建立長期自衛戰爭的觀點；（2）關於根據地的建設，特別強調能否發動農民群衆，是東北鬥爭成敗的關鍵，農民群衆發動不起來，我們在東北就有失敗的可能。號召走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幹部都要統統到農村中去；（3）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軍的作戰原則是誘敵深入，待敵兵力分散，我則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有生力量。

這一決議，對統一東北全黨全軍的思想，起到了重大作用，對於扭轉、推動東北戰爭形勢好轉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指出當時東北對敵鬥爭情況有三個特點：

第一、東北敵人三十萬，多數美械裝備，戰鬥力很强。蔣介石抗戰時去緬甸的遠征軍除第5軍外，全部調來東北，因此敵人比較難打，美械裝備火力強，五年以上軍齡的老兵多，有帶着排長銜的老兵。各次戰鬥中殲滅他一個團，我們自己也要付出將近一個團的傷亡。當然有少數部隊戰鬥力較弱，例如調來的雲南部隊

就有很大不同。

第二、東北鐵路多，敵人控制機動列車行動方便，增援迅速。如沈陽到長春兩地相隔六百里，一夜即到，且部隊沒有行軍的疲勞。因此打小仗就要準備打大仗，圍攻孤立的敵人，就要準備打增援，這就減少了孤立打一點消滅敵人的機會。

第三、新解放區，國民黨特務、土匪未全部肅清，封鎖消息困難，群衆採取觀望態度，不少人對國民黨存有幻想。我軍行動不易隱蔽，敵人情報相當靈通，我不易突然襲擊敵人，而且要隨時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我軍行動主動性因之減少。

林彪又指出，當然敵人的弱點、困難、不利條件也不少。敵人侵占地區越大越多，戰線越拉越寬越長，其兵力就越分散越不足，因此處處薄弱。敵人集中兵力向長春、吉林進攻時，我南滿就在海城、鞍山、大石橋，東滿在樺甸、蛟河等地向其進攻，共殲滅他五個團，使敵人顧此失彼。

林彪說，國民黨每占一座空城，就造謠吹噓說自己的勝利，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戰爭勝負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消長。他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隨時有被我切斷的危險，其糧彈、油料補充就越加困難。現代化的軍隊沒有鞏固的後方，沒有源源不斷的補給，是無法持久作戰的。

林彪又說，國民黨184師在雲南是主張民主、反對獨裁的，現在被迫調到東北進行內戰是違背官兵意志的。因此該師師長率一個團在海城起義，這對那些內戰狂熱者是一個很大打擊。由此可見，國民黨有許多部隊是不願意內戰的，內戰繼續下去，這種起義還會更多，數量也會更大。國民黨在東北搞專制獨裁，壓迫人民，想用武裝力量消滅人民力量，妄圖把東北變成法西斯的黑暗地區，這就必然引起各界廣大人民群衆的堅決反對。現在敵占區人民，紛紛認識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就遭殃”，並把國民黨占領區稱為“二滿洲”，可見人民正在加速覺醒，對國民黨的幻想正在加速破滅，敵人處境正在加速孤立。

1946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策劃對解放區的全

而進攻。會議後，國民黨參謀總長陳誠到沈陽，與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制定了一個“南攻北守”、“先南後北，各個殲滅”的作戰計劃。因南滿有廣大地區，人口衆多，又為東北工業中心，同時南滿有我強大的主力和地方部隊，對其進攻北滿的後方和側翼威脅極大，不控制南滿便不利繼續向北滿進攻。因此妄圖首先“肅清”南滿我軍，然後集中兵力消滅北滿我軍，以實現其占領全東北的戰略野心。

10月初，敵調集了新1軍、新6軍和52軍的三個師的兵力，企圖打通沈吉路。我3縱、4縱部隊節節阻擊，靈活打擊敵人。敵先後占領清源、金川、柳河、新賓等城。

10月下旬，敵又調集了新1軍、新6軍、52軍和71軍等部隊七八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滿根據地的通化、安東等地發動大舉進攻，雖然我4縱在新開嶺戰役中全殲蔣介石嫡系部隊52軍25師，但並未阻止住敵人的進攻。不久敵人又占領通化、安東。

這樣我南滿根據地逐漸縮小，祇剩下長白山麓的臨江、撫松、靖宇、長白四城。但我南滿仍保持主力部隊二個縱隊（六個師），另有三個獨立師和四個炮兵團。

當時，東北總部表揚了南滿部隊在新開嶺戰役中殲滅敵25師的重大勝利（這是我軍在東北戰場集中優勢兵力，第一次全殲敵一個整師的先例），並指示繼續發揚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原則，力爭再殲滅敵五六個團，就能使形勢大為好轉。我如能實現以上方針，則敵祇能占主要點，不能占次要點與面。而我則能占廣大兵源、糧源地區，陷敵于各個被殲境地。我軍愈戰愈強，而敵愈戰愈弱。如不能實現以上方針，我不僅失掉大城市，而小城市與鄉村亦將失掉，則兵源、糧源皆失，即無法擴軍與養軍，且無作戰的回旋餘地，而必致形成嚴重困難。故必須堅決靈活的執行以上方針，在持久戰爭中爭取最後勝利。

為了粉碎敵人“南攻北守”的陰謀，在其進攻通化、安東時（那時松花江尚未結冰封凍），我東北總部就決定北滿部隊應該出擊，策應南滿作戰。實行“南打北拉”，迫使國民黨軍隊在南北

兩線作戰。

當時，北滿我軍有三個主力縱隊，另外有四個獨立師，西滿有一個獨立師、二個保安旅，東滿有一個獨立師。

我第1縱隊部署在吉林、哈爾濱之間及其以東地區，阻止吉林方向敵人向北向東進犯。第2縱隊部署在西滿，阻止敵人向白城子、齊齊哈爾方向進犯。第6縱隊部署在哈爾濱以南松花江以北地區，阻止長春方向敵人向哈爾濱方向進犯。其他獨立師、旅均分布在後方清剿土匪、發動群衆、實行土改、開創根據地建設工作。

11月3日，我北滿第1縱隊、第6縱隊主力由哈爾濱附近乘火車，繞道齊齊哈爾到達松花江以南前郭旗（即現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地區與西滿第2縱隊會師。林彪的指揮所也同時到達前郭旗。

部隊稍事集結，于11月10日開始向農安方向進攻。但農安以北之哈拉爾萬金塔等處國民黨守軍聞風而逃，唯有德惠西北之靠山屯尚有新1軍50師一個加強連及民團土匪武裝約千人左右固守未逃。因此林彪命令2縱第5師全部并附炮兵坦克于23日黃昏開始強攻。第1、第2、第6縱主力準備打援。24日，全殲靠山屯敵人。農安、德惠之敵均未敢出援。林彪命令第2縱隊包圍農安，第1縱隊挺進農安與長春之間，既斷農安敵人退路，又威脅長春敵巢。第6縱隊為預備隊待機行動。這樣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暫時停止對南滿攻勢，并將新6軍主力車運北調長春，協同新1軍等部，分路齊頭並進，尋求與我決戰，以解除農安之危。

我縱在長春、農安之間抗擊新6軍進攻，拼殺激烈。給敵重大打擊之後，我撤出戰鬥。這是我縱第一次與新6軍交鋒，雙方對彼此的戰鬥力都有了初步了解。

由於敵人兵力集中，失去各個擊破的戰機，農安有敵一個師固守，一時不易攻克，同時松花江已結冰封凍，車馬行動無阻，12月6日，林彪決定主力返回江北待機。第1縱隊移至榆樹地區，第2縱隊仍留西滿，第6縱隊移至拉林河以北雙城地區。林彪指揮所

返回雙城。這次行動拉開了我軍“三下江南”的序幕。

### 三、首下江南

1946年12月中旬，東北敵人依靠軍事優勢，繼續“南攻北守”的作戰方針。集中新1軍、新6軍、60軍、71軍各一個師，52軍二個師共六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向南滿臨江地區進犯。我南滿處境甚為困難。如果敵人得逞，東北局勢將發生于我很不利的變化。我東北總部早已識破敵人的陰謀，因此，提出保衛南滿是東北我軍當前的中心任務，決定北滿部隊應該再次出擊，積極策應南滿作戰。

林彪在戰役前召開高級幹部軍事會議上，分析了當前的局勢，并着重指出，必須趁松花江結冰封凍的有利時機，利用北線敵軍分散守備的弱點，連續出擊，把敵人的“南攻北守”變為我們的南北夾擊的形勢，把敵人拉過來，踢過去，打得敵人顧此失彼，疲于奔命。求得在運動中消滅他幾個師，以改變東北的局勢。

在這次會議上，林彪特別提出了打“硬拼仗”的新戰術，即集中優勢兵力，實行“一點兩面”戰術，同敵人死打硬拼，爭取全殲敵人。為什麼要死打硬拼呢？林彪說：“東北我軍由於群衆條件不成熟，我甚難秘密接近敵人，所遇敵人又較強，非一打就垮。又由於敵鐵路公路太繁，增援甚快，故甚難求得通常優越條件，完成各個擊破的殲滅戰。”“但為了打掉蔣軍的‘王牌軍’，為了降低敵人的猖狂，為了使我半生不熟的條件成為完全成熟的條件，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限制內，有時遇到條件不充分，亦須斷然猛打，爭取成為殲滅戰。如不能殲滅，祇要慘重地打擊了敵人，雖無多大繳獲，亦算勝仗。”“故最近我們除過去所謂殲滅戰、游擊戰、運動戰之外，現在提出一種新型的作戰方案，即‘硬拼戰’。這種作戰方式與過去的不同點則為不是有十足把握才

打，而是祇有六七成勝利的把握，即下決心打。打時打得極頑強，打的結果可能成為殲滅戰，亦可能雙方都傷亡慘重。”

會議決定的作戰方針是：堅持南滿，鞏固北滿，南打北拉，密切配合，集中兵力，主動殲滅敵人。

會議對部隊的部署是：南滿部隊阻擊敵人，保衛根據地。北滿部隊南渡松花江，在長春以北地區尋機殲滅敵人和打擊增援敵人。調動敵人，策應南滿作戰。

會議最後決定集中第1、2、6三個主力縱隊及三個獨立師和三個炮團，于1947年1月5日分路並進，南下松花江，向長春、陶賴昭間中長路兩側地區展開攻勢。

那時的東北，正是滴水成冰，呵氣成霜的時節，我們第1縱隊由榆樹地區出發，浩大的人群、車馬、爬犁趟着茫茫積雪，忍着颼颼刺骨的寒風，旌旗招展，像急流奔騰的波濤涌向江南。

其塔木是松花江南的一個小鎮，與德惠、九臺、吉林遙為鼎足之勢，是敵人一個重要的前衛據點。新1軍38師113團的一個加強營駐守在這裏。敵人在村鎮外圍和縱深廣設鹿砦、鐵絲網、地堡群等各種掩體工事。113團主力駐在九臺，38師主力控制在吉林附近，而德惠則為新1軍50師主力駐守，他們隨時可以向其塔木增援。

我東北總部確定采用圍城打援的戰術，首先拿其塔木開刀。總部認為，從這裏一打，德惠、九臺、吉林敵人一定來增援，我們就可以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

根據東北總部意圖，我縱隊決定第3師圍殲其塔木敵人，第1師進到其塔木與九臺之間，準備消滅九臺援敵，第2師進到其塔木與吉林之間，準備協同吉北軍分區部隊，阻擊吉林援敵。縱隊指揮所在1師、3師之間地區，兄弟部隊第6縱隊主力進到其塔木與德惠之間，準備消滅德惠援敵。

1月6日中午，我第3師以突然奔襲的動作，包圍了其塔木的敵人。夜色徐降時開始攻擊，在村鎮東南方向，突破敵人前沿陣地，占領村落一角。但遭到敵人拼死抵抗和連續反擊，我進展不

大。當時我們幾位縱隊領導同志最擔心的就是如果攻得不狠，就可能引不出敵人的增援部隊。

次日黃昏後，該師另一個團在村鎮西北方向打開突破口，向村落縱深發展，雖然也遭到敵人頑強抵抗，但敵人已經動搖，多次向九臺敵人緊急呼援。戰鬥在村內進行。

根據1師首長報告，他們從偷聽敵人長途電話中得悉，東面吉林、南面九臺、西面德惠敵人已開始出動向其塔木增援。我們大家聽了之後都很高興，因為敵人已按照我們的估計行動了，敵人從三個方向同時給我們“送禮”來了，我們當然要全盤接收。當即對1師和2師部署打援的具體指示。

1月7日早晨，敵38師113團團長王東籬帶着二個營，配屬了裝甲車連、迫擊炮連和九臺保安隊等，急急忙忙地沿着九臺到其塔木公路前進。午間行到張麻子溝時，已完全陷入我1師設置的埋伏圈內，而敵團長還在用無線電話向他的上級報告說：“途中無情況，祇有幾十名土共騷擾，已被擊潰……。”無線電話聲音剛完，公路兩側白雪皚皚的山坡上，突然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彈丸在敵人的行軍隊伍裏飛舞，大批反穿大衣的白色人群，像雪崩暴發，白浪翻騰般向山下衝去，打得敵人手忙腳亂，一場激烈的圍殲戰開始了。

我們聽到激烈的槍聲，就準備將縱隊指揮所向1師靠近。誰知當我們正準備移動時，接到1師首長報告，戰鬥已接近尾聲，正在掃清殘敵。想不到天下第1軍的大半個團，戰不數合，就這麼快地連團長在內一并嗚呼哀哉了。談起這場戰鬥，我們的指戰員都說，“王牌軍”的戰鬥力也不過如此，證明我們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由吉林出援的敵人，被我吉北騎兵團從烏拉街附近打回去了。

我3師于8日黃昏對其塔木殘敵繼續攻擊，敵人利用黑夜分散突圍，大部被殲，少數逃竄。同時我2師以奔襲行動攻占沐石河，全殲守敵保安團兩個營。

由德惠出援之敵，一個團部加兩個營進到焦家嶺附近，被我6縱殲滅了。據事後通報，在這次戰鬥中，該縱16師連續衝鋒七次，18師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點，互相配合，經兩天激戰，共消滅敵人一千二百餘人，受到總部和林彪的表揚。

勝利消息一個接一個，東滿部隊攻克樺樹林子，西滿2縱收復伏龍泉東站等等。聽到這些捷報，我們指揮所的人員都說東北總部的作戰意圖全部實現了。攻點打援，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的戰術真管用。王牌新1軍這隻瘋狗已被打得頭破血流，幾天之內，被殲兩個團。現在敵人到處挨打了。

在我們連戰皆捷的打擊下，長春、吉林敵人驚惶不安，杜聿明更加心慌意亂，趕快放棄對臨江的進攻，抽調了三個師的兵力，星夜乘車北援。同時我南滿部隊經過內線和外線配合作戰，共殲敵五千餘人。尤其我以主力一部挺進到敵人深遠後方打擊敵人，破壞交通，迫使敵人不得不從正面抽兵去恢復被我切斷的補給線，鞏固其後方安全。這樣由於我南北互相密切配合，杜聿明的第一次進攻臨江被徹底粉碎了。

我東北總部認為此次戰役目的已經達到，敵人增援部隊已趕來，加上大寒潮來臨，氣溫驟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度，我縱被凍傷五千餘人，不便繼續作戰，因此命令我們縱隊在1月17日連夜轉移回到了江北。

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對一下江南的勝利評價很高，在一下江南作戰時期，1月11日軍委來電說：“……圍城打援是殲滅敵人的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結冰時期有計劃的發動進攻，普遍尋找敵之薄弱據點，採取圍城打援方法，大量滅敵，轉變敵我形勢，甚為必要。……只要你們能用一切方法將杜聿明現有力量（五個軍十五個師及技術兵種、保安部隊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殲敵一個師以上，一年內殲敵十三個師以上，就可使自己轉入有利地位。如此打兩三年，就可以從根本上轉變敵我形勢，并建立鞏固根據地。”<sup>1</sup>

<sup>1</sup>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17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方塊字讀書社區

## 四、再下江南

敵人南北損兵失地，但首先消滅我南滿主力的決心並未改變。在北滿我軍回師江北之後，杜聿明除留88師協同新1軍防守北線，阻我南下外，又在南滿迅速糾集新6軍、第52軍和60軍四個師的兵力，于47年1月底開始分別由通化、桓仁等方向，第二次向臨江進犯。

2月初，我南滿3縱、4縱部隊，于高麗城子地區痛殲孤軍深入的敵52軍195師五個營，并攻克三源浦，又殲敵207師兩個營，俘敵團長以下一千三百餘人，至此，3縱殲敵四千餘人，斃敵195師代師長何士雄。加上第4縱隊外線作戰殲敵三千餘人，于是國民黨軍隊第三次進犯臨江計劃又破產了。

杜聿明惱火萬分，很快又拼湊了五個師的兵力，于2月中旬再一次多路向臨江進犯，揚言“不攻下臨江，決不罷休”。

北滿部隊一下江南作戰勝利結束之後，2月10日，我東北總部在雙城召開師以上幹部軍事會議，傳達學習中央關於《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指示，總結前一段作戰經驗，討論繼續南下作戰問題。

會議開了三天，由林彪作了會議總結。主要講了三個問題：（1）目前作戰的意義；（2）怎樣打法；（3）戰鬥作風問題。林彪表揚了上次作戰部隊的戰鬥行動，都表現很好，不論參戰的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都打得很好。林彪在評價我縱時說：“1師在圍殲戰鬥中，勇氣和戰術均好，3師打得也很漂亮，就是攻城戰術上有些毛病。”又說6縱：“16師打得很勇敢，就是應當注意敵情、地形的偵察，18師等打得均好。”

林彪高興地說：“北滿圍城打援方法獲得成功，南滿內線作戰和外線作戰互相配合也獲得成功。”

林彪強調指出：“目前我們必須準備付出更大代價，再跨江

南，打一次時間更長、規模更大的戰役。為何今天要打這一仗呢？根據目前形勢，我們需要打這一仗與可能打這一仗。首先我們要打破敵人先解決南滿的企圖。我們應當把南滿與北滿看成是一個聯系整體，為了保存北滿根據地，就必須保存南滿根據地。如果南滿不保，東北形勢將產生很大變化，敵人即可將南滿的兵力抽到北滿來，進攻北滿的兵力即可增加，而敵人的兵源、糧源區亦增加了。如果我在南滿站住，敵人很大兵力被牽制在南滿無法北進，使我們北滿有機會鞏固與加深根據地的建設。所以我們必須爭取打好這一仗，堅決配合和支援南滿粉碎敵人對臨江的進犯。其次北滿受氣候與地形限制很大，目前這個時期最好打，如果現在不打，解凍化冰以後，敵人就可以利用松花江牽制我們，集中兵力進攻南滿。所以必須利用現在這個時機，向敵人進攻。必須大量殲滅敵人，才能使北滿根據地穩住。再次，東北敵人現在機動兵力不多，但東北鐵路、公路、交通發達，使敵人尚有部分機動兵力。如果我們將其僅有的機動兵力殲滅，那麼就可以將敵人僅有的主動權轉到我們手裏來，我們要爭取加速這個變化。”

“至于可能打這一仗的條件是完全具備的。首先是群衆條件。根據地建設已初具規模，我們已經有了家，我們有了群衆依靠，我們有了後方的依托，傷兵有地方安置了，我們有廣大的兵源、糧源地區，可以保證不斷的補給。其次，我們部隊與過去也大不相同，過去最充實的師，祇有五、六千人，現在一個師一萬多人。過去軍心有和平幻想，現在是一心一意準備打仗。過去訓練裝備均差，現在也不同了。特別是現在有了炮兵，就給戰爭帶來了新的力量，步兵不能解決的問題，炮兵可以解決。再次，敵情方面也有很大變化，敵人更加分散了。在四平撤退時，我們不能再守公主嶺，再守長春，再守吉林，不能還手。一方面因我軍打得很疲勞，另方面敵人兵力是集中的。而現在敵人分散了，廣大地區處處薄弱，我們可以各個擊破敵人。過去國民黨向關外增援可能性很大，現在關內已殲滅敵人五十六個旅，平均每月殲敵八個

旅，現在增援東北可能性很小了。因此我們可能放手集中全部力量作戰，如果能爭取消滅敵人兩個師，那就大大地減少了東北敵人的主動權。”

“故對這一仗，應當堅決的打，勇敢的打，冒險的打。過去我們是‘忍、等’，現在是‘狠’打。一面打，一面補充，補充來不及就縮編，要準備較大傷亡，現在不付出一定代價，將來就會付出更大代價的。總之，目前我們作戰方針是，不打莽撞仗，要打硬拼仗。經過準備，組織妥當之後，就要拼命的死打，要爭取打破6縱16師連續七次衝鋒的紀錄。一切戰術中的最重要的戰術就是死打，拼命的打。”

林彪在總結講話中強調：在作戰思想上，必須放手堅決作戰，不怕打硬仗，打惡仗，祇有如此，才能殲滅敵人，扭轉戰局；在作戰原則上，必須了解情況，熟知敵情、地形，不打莽撞仗，不打主觀主義仗，要打硬拼仗，重要的戰術就是死打，重要的戰鬥動作就是運用“三三制”戰鬥隊形；在戰鬥作風上，必須養成行動積極，不畏艱難，不怕疲勞，堅決執行命令，主動團結和配合友鄰等優良作風。

雙城會議使東北民主聯軍的指揮員們更加明確了“南打北拉”的軍事戰略原則，進一步樹立了敢打硬仗，敢打惡仗，敢于殲滅敵“王牌軍”的決心和信心。

我縱經過月餘休整，凍傷士兵大部治愈，體力完全恢復，可稱為兵強馬壯，殺敵立功情緒非常高漲，紛紛上書請命求戰。傳達雙城會議精神後，指戰員聽說要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改變東北被動局勢的日子終於來到了，興奮到了極點。人人摩拳擦掌，決心爭取打更大的勝仗，決心有我無敵，死打硬拼，刺刀見紅。保證堅決執行命令，不叫苦，不怕困難，不怕疲勞，不怕撲空，不怕傷亡，不怕遭受挫折。

當時正是“一九、二九凍死老狗，三九、四九石頭裂口”的嚴冬，戰士們知道在冰天雪地裏打運動戰，最寶貴的是兩隻腳不被凍壞，因此他們精心地整理着剛發下的烏拉鞋，讓它穿的又牢固

又暖和，準備同敵人機械化部隊賽跑。

2月21日，我們1縱和6縱及西滿2縱，帶着成千上萬的支前群衆和車輛，浩浩蕩蕩又跨過松花江，行進在江南銀色的原野上。天氣仍然很寒冷，遍地皆雪，老北風卷着雪花，呼嘯着，翻滾着，來往衝撞，吹得臉上像針扎刀割一樣難受。人們身上挂滿了冰霜，但由于接受了上次的教訓，部隊的防寒工作比以前好多了，人人穿着棉大衣，頭戴大皮帽子，機槍包上了棉套，戰士們還帶了酒精，以便在槍栓凍住，拉不開槍栓時使用，大家的水壺變成了酒壺，必要時可以喝上幾口暖暖心腸。由於東北寒冷又豐產糧食，因此東北不少老百姓喜歡喝酒，小型酒廠也多，他們稱酒廠為“燒鍋”，我們部隊新補充的東北戰士多，水壺變成酒壺，尤其高興。

鄙人喜歡烟酒，這次準備的也特別充分，縱隊前指警衛連的一輛中吉普上，也裝了不少燒酒。

新1軍挨了我們“一下江南”的連續打擊之後，囂張驕橫的氣焰有所收斂。城子街本來是松花江南一個小小的據點，他們竟放了30師89團及師山炮營，整整一個團的兵力在那裏拼命構築工事，加強守備。

東北總部命令第6縱隊圍殲城子街敵人，我縱的任務是準備消滅九臺出動的敵人援兵。

部隊快速進到離城子街還有百里的地方。突然，我縱2師未按計劃到達指定地點，而是改變方向單獨行動了。我們幾個縱隊領導都莫名其妙，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新情況。

原來，城子街敵人發現我們過江行動，便準備逃跑。此情報被我東北總部及時知道了，林彪決定命令一支部隊以最快速度趕去切斷敵人的退路。於是總部就直接給2師發了萬萬火急電報，要他們拂曉前趕到城子街的背後去堵擊敵人。

在東北，這是林彪處置緊急情況的一種非常特殊的指揮方法。他先給行動部隊發出命令，總部直接指揮到行動部隊，然後再通知行動部隊所屬的縱隊。

在這裏，我要多說幾句，因為林彪的這種指揮方法不僅在之後的四野部隊作戰中經常使用，而且被當今的軍史專家稱之為很有特點的“越級指揮”。我認為，林彪的這種反常規指揮方法，是與他對東北戰場敵我雙方作戰特點的深刻認識和他的戰略指導意圖與戰術指揮藝術分不開的。其一“逢戰必殲”。要吃掉敵人，而不是擊潰敵人，這是林彪一貫強調和堅持的作戰原則。他每一次戰役部署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都是最大程度上的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其二“攻其要害”。林彪直接指揮的作戰部隊，往往是在殲滅敵人最關鍵的時刻和最關鍵的環節上，對敵最要害部位的最致命的打擊。城子街一戰，要吃掉蔣軍整整一個團的關鍵是斷其後路；其三“兵貴神速”。在敵強我弱，敵武器裝備優于我軍時，我軍的奔襲行動，實際上是兩條腿與汽車轆轤的賽跑。林彪的作戰部署在最短的時間內傳達到作戰部隊，作戰部隊在規定的時間到達指定位置，時間成為戰役勝敗的關鍵；其四“情報與通信”。前面我已說過，林彪對司令部工作非常重視，其重點又是情報與通信工作。當時，無論是總部，還是縱隊、師團都十分重視收集和整理敵情報工作，隨時掌握敵人的動態。同時將繳獲的敵電臺，除留總部使用外，全部配備到主力縱隊的師以上指揮所，這樣就大大提高了總部直接調動作戰部隊的能力。還是城子街一戰，當總部得知情報守敵要跑時，為爭取時間，林彪果斷跨越縱隊電令我縱2師斷其退路。

2師首長接到總部的直接命令，急忙查看了地圖。路程遠，時間緊迫，決定抄近路快速隱蔽接近敵人，爭取按時到達指定位罷。

夜間特別寒冷，刺骨的北風不停的呼嘯。2師的戰士們艱難地向前急進，指揮員們寧願跟着走路，也不願意騎馬，因為走路比騎馬暖和。他們跑前跑後，了解情況，進行動員，他們把這叫做“飛行動員”。

戰士們聽說敵人要逃跑就急了，“加快速度，無論如何不能讓敵人跑了”，“堅決完成總部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加油

啊！立功的時候到了”，“是鋼是鐵，咱們用行動比比看”。同志們互相鼓勵，互相挑戰，部隊不是在走，而是在奔跑。偽裝的白布，披在身後飄舞，翻穿的棉大衣一身雪白。烏拉鞋趟着雪地，發出連續不斷的“喳、喳”的響聲，打破了深夜的寂靜。

2師部隊趕到城子街南面恒通溝一帶，天還沒有亮，敵人也還沒有逃出去。戰士們馬上脫掉大衣，揮動鋤鎬，用積雪冰塊構築工事，準備阻擊敵人。果然，拂曉時分，敵人開始向南逃跑。當他們發現退路被切斷，便發起了瘋狂的連續衝鋒，企圖突圍。我2師是一支戰鬥力很硬的部隊，敵人幾次猛衝，沒有“殺開血路”，就縮回城子街去了。到上午10時，我6縱從北面、西面趕到了，立即形成了嚴密的包圍。城子街之敵便成了瓮中之鱉。這就是林彪在緊急情況下越級直接指揮一線作戰部隊取得的巨大戰果。

戰後，我2師榮獲林彪的來電嘉獎。

6縱圍殲城子街時，我們1縱主力隱蔽在城子街與九臺之間二道嘴子、聶家屯一帶，準備消滅九臺援兵。部隊隱蔽在冰天雪地裏，嚴陣以待。但怎樣等也不見敵人出動。原來敵人吃過我“圍城打援”的虧，在失敗中已得到教訓，現在一兩個團不敢輕舉妄動，單獨出來增援了。我們正等得發急時，恰好總部來電報，命令我們立即出發前往包圍九臺敵人。

九臺是吉長路上的重要交通據點，敵人築有永久性的防禦工事，駐有新1軍一個團加保安隊，是個比較難打的據點。但在我縱未到達前，敵人連這樣重要的據點也不要了，丟下大批糧草和彈藥，棄城逃跑了。

我們進到城裏，稍事了解情況，接着命令3師在後面跟蹤追擊逃敵，并乘勝奪下卡倫，逼近長春。追擊中，還俘虜美國少校及上尉情報軍官兩名。一名少校叫柯林士，另一名上尉叫芮克。

在從九臺向卡倫前進途中，我們聽說88師出援了，大家高興得不得了，立即準備殲敵部署。可是敵人前進不遠，聽到城子街的部隊全部被殲滅了，又調回頭，縮進長春烏龜殼內去了。接着西面農安敵人也弃城逃到長春。杜聿明說，這是為了“誘敵深入”，

所以九臺、農安實行了“戰略撤退”。敵人那種驕橫氣焰再也看不見了。

6縱于2月24日殲滅了城子街的敵人。這樣新1軍又被殲一個團。接着該縱隊三個師加一個獨立師和二個炮兵團，奉命攻打德惠城。

我們1縱、2縱和二個獨立師匯集于德惠、長春之間的哈拉哈、米沙子一帶，2縱在我縱右側，嚴陣以待，準備打擊由長春向北增援之敵，并且進行了大破襲，炸毀橋梁，顛翻鐵軌，燒毀枕木，破壞車站，聲威震撼長春。

杜聿明在南滿屢遭慘敗，在北滿失地損兵，不僅臨江未破，而且德惠又危急，惱怒交集，坐卧不安。為了解德惠之圍，又從南滿抽調71軍二個師協同北綫部隊新1軍兩個師和保安部隊共十二個團以上的兵力，在長春展開，沿着中長路分三路齊頭並進，星夜北上，并叫囂要打開小豐滿水閘，用洪水把我們主力隔在江南，與我們決一死戰。

我南滿部隊在金州以南殲敵21師63團并擊退91師、第2師的進攻。在大北岔、德勝屯又殲滅91師172團全部另兩個營。該師主力狼狽竄回通化，加上其他幾次戰鬥勝利，敵人第三次進攻臨江計劃又成為紙上畫餅。我軍乘敵人抽兵北調有利時機，立即轉入進攻，相繼解放輯安、金川、柳河、輝南等城。

由於北綫敵人兵力過于集中，不便于各個擊破。同時我攻擊德惠部隊戰術上犯有分散兵力的錯誤，數次攻擊均未奏效。為了爭取有利時機再戰，林彪命令6縱停止進攻德惠，所有部隊于3月2日主動撤回江北。

敵人跟着我們屁股後面，到了松花江邊。這時，杜聿明為了挽回面子，急忙從沈陽乘專機飛到長春舉行記者招待會，虛報德惠戰鬥戰果，大吹大擂地說，德惠守軍如何英勇，殲滅共軍十萬。其軍乃烏合之衆，不堪一擊，十天之內，國軍保證打到哈爾濱。可是杜聿明高興得太早了，牛皮也吹得太鼓了。杜聿明的這一“吹”，先上當的是蔣介石。據說，方缺舟謀書社因其乘勝追擊，命令71軍和新1

軍渡過松花江向北追擊。但杜聿明心知肚明，趕快電令孫立人、陳明仁撤回原防，他認為共軍有卷土重來之勢，應準備對付共軍下一步的攻勢。

“二下江南”作戰，共殲敵二萬五千人，重挫新1軍三個師，達到殲滅敵人，減輕南滿解放區壓力的戰略目的。

## 五、三下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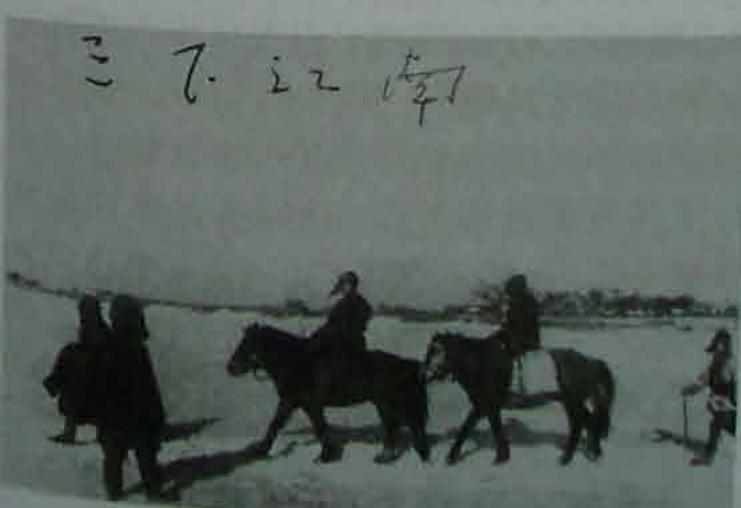
東北總部命令我們北滿部隊突然撤退。這樣一來，敵人那種囂張驕橫的氣焰，再度勾起。71軍兩個師到達靠山屯後，繼續分頭北進，并有一部伸過江北來了，占領王家站、五棵樹等地。新1軍增援部隊到達德惠後，繼續向大房身岔路口方向進犯，那些保安團隊更是張牙舞爪，冒充主力到處渡江虛張聲勢。

正在敵人得意忘形的時候，我統籌東北全局的東北總部，看透了敵人的弱點，指出敵人兵力已經分散了，并且敵人錯誤地估計我軍需要休整，不會很快出擊。因此我們應乘敵人不備立即反擊。

3月6日，林彪命令6縱殺了一個回馬槍，圍殲闖入江北的敵71軍的先頭部隊264團。但這時敵人滑得像泥鰌，發現我軍調轉了

矛頭，便急忙在當日黃昏竄回江南靠山屯一帶。這樣我們三個主力縱隊，在東北總部統一號令下，3月7日，又浩浩蕩蕩地第三次跨過了松花江。

國民黨軍一看我主力部隊又跨過



1946年“三下江南”戰役行軍在冰凍的松花江上  
方塊字读书社区

松花江，立即全線撤退。

我縱隊過江後，從德惠東北向西南追擊新1軍，準備首先圍殲岔路口、大房身一帶敵人。2縱從中長路西直搗靠山屯地區的敵71軍，6縱沿中長路向德惠挺進，既協同鐵路東之1縱，又協同鐵路西之2縱作戰。

1師和3師為我縱第一梯隊，由東向西合擊岔路口敵人一個團。2師為二梯隊，在後跟進。8日拂曉，1師和3師包圍了岔路口，可是敵人“腳板擦油”，利用黑夜溜走了，祇殲滅了少數掩護部隊。

我們命令1、3兩師繼續向大房身急進。並決定首先截斷敵人退回德惠的後路，然後由西由東兩面同時圍攻。

10日晨，1師前衛團進到大房身與德惠之間的川心店、鐘家油房一帶，戰鬥果然打響了。部隊一聽前衛團打響了，頓時呼呼地向前奔跑，一口氣跑了七八里，可是沒有發現敵人在哪里，祇見幾個戰士押着幾十名俘虜下來，有的戰士嘴里嘟囔着：“不過癮，不過癮，敵人主力嚇得屁滾尿流的跑掉了。”有的說：“現在敵人是聞槍三十里，聞炮一百一，狡猾得很。”我們打的祇是新1軍一股掩護大房身敵人逃跑的後衛部隊，真是一場歡喜一場空。這時戰士們有些埋怨情緒了，上級說不打主觀主義的仗，為什麼老是撲空呢？

三下江南以來，一連追擊兩天三夜，跋涉二百多里冰天雪地，幾次撲空，戰士們憋了一肚子勁沒處施展。戰士們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覺得在這種高度運動作戰的時候，急躁情緒是有礙戰鬥任務完成的。於是要求各級幹部，各級政治機關立即向戰士們宣傳解釋：走路就是戰術，敵人被我們打怕了，現在改變了戰術。要捉着兔子，就要比兔子跑得更快。新的戰役剛開始，殲滅敵人的機會還多呢，不要急躁，不要怕撲空，敵人總有倒霉的時候。

3月10日敵71軍88師由德惠，87師由農安同時向靠山屯方向增援，林彪立即調動我第1、第2、第6縱隊圍殲該敵。

11日上午，接到東北總部萬萬火急來電，命令我縱立即越過中長路向西急進。原來杜聿明發現我軍大舉再次出擊江南，急令新1軍、71軍連夜向德惠、農安、長春各據點撤退。新1軍夾起尾巴跑得快一點，我們沒有抓住。可是西面我2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71軍兩個掩護營殲滅了一個，另一個營被包圍在靠山屯附近。這時71軍軍長陳明仁，看到自己一個營已被殲，現在又一個營被圍，不甘心再被殲，於是命令撤退到農安的87師及撤到德惠的88師調轉屁股前去解圍。可是剛進到靠山屯以南地區，就發現靠山屯被圍的那個營已被全殲，又發現我2、6縱隊主力正向其增援部隊合圍，因此全力向農安逃跑，擺脫我之合圍。總部來的十萬火急電令，要我們縱隊採取急行軍堵住敵人向農安的退路，讓我們在運動中將敵人殲滅。

我們研究決定3師繞德惠以北，越過中長路直插拉海屯、萬金塔地區去切斷敵人退路。2師除留一部看守德惠敵人，阻止他向西增援，其主力為縱隊預備隊。1師在德惠以南，越過中長路向農安以北之郭家屯一帶前進，成為第二道堵擊敵人逃竄的封鎖線。布置完畢後，部隊立即出發。

1師像一支離弦利箭從東北射向西南。11日夜裏，他們行軍百餘里，一連打了四仗。在越過中長路時，差一點把杜聿明也逮住了。事情過程是這樣的：當杜聿明剛到德惠，為他3月初守德惠的“功臣”——新1軍第50師師長潘裕昆，轉發蔣介石頒發的“青天白日”獎章時，我們就全線出擊了。他看勢頭不好，就乘着汽車連夜向長春逃竄。我1師前衛團過中長路時，突然發現東北方向閃出幾道汽車燈光，他們馬上散開隱蔽起來，指揮員果斷地判斷：往南跑的定是敵人。一聲“打”的口令，輕重機槍同時開火，摧毀了後面四輛汽車，前三輛跑掉了。俘虜說，前三輛其中有一輛是他們“杜長官”坐的。我們不大相信。事後我們聽到國民黨廣播說：“杜長官于11日晚7時離開德惠，午夜安抵長春”，果然如此。

在鄭洞國的回憶錄中也說：“當杜聿明連夜趕回長春時，在路上遇到解放軍部隊正由東向西前進，顯然是截斷了國民黨退

路，并對國民黨軍採取包圍攻擊。杜乘小汽車冒險衝出，隨行卡車大部被解放軍俘去。杜回到長春，一方面匆匆布防，同時下令調新編第六軍及第十三軍的主力趕快開到長春應付危急的局面。”<sup>1</sup>

同日夜晚，縱隊指揮機關脫離戰鬥部隊，在1師右側、3師左側單獨並行西進。12日拂曉，剛進到四道溝不遠的莊子休息，忽然聽到村莊西邊傳來嘈雜的人叫、馬嘶、汽車鳴叫聲，蒙蒙看出好大一路人流、車馬在莊子西面，由北向南運動。那時我們身邊祇有一個警衛營，指揮所的人員都有點緊張。但仔細再看，行軍隊伍很不整齊，不像是有組織的戰鬥部隊，判斷可能是一群逃竄的驚弓之鳥。當即令警衛營向敵衝擊，果然槍聲一響，敵人便混亂了，丟下笨重的駝馬和車輛，四散逃命。我們審問俘虜後才知道，他們是71軍88師的直屬隊。

12日天蒙蒙亮，1師趕到郭家屯、姜家屯一帶，一看公路上的汽車、大車，人群擁擠成一片，有的向東，有的向西，有的向南亂竄。戰士們看到堵住了敵人，一個個樂得直叫：“嘿！這還差不多，這一夜急行軍沒有白跑”。“林總司令的八卦比孔明還算得靈呀”。1師馬上組織攻擊，敵人一看退路被切斷，想奪路而逃。但數次突圍都被打回去了。戰士們越戰越勇，把敵人圍得水泄不通，插翅難飛了。

敵88師主力在郭家屯、姜家屯一帶與我激戰一上午，大部被消滅了，殘部還憑着村落院牆頑抗。我軍于下午1時許，繼續發起攻擊，同時也展開了強大政治攻勢，戰士們大聲呼喊：“槍是老蔣的，命是自己的，保命要緊，趕快放下武器吧！”“不論官兵，繳槍一律不殺，絕對保證優待俘虜！”幾個敵人搖晃着白手巾跑過來了。戰士們聽說俘虜幾天沒有吃上一頓飽飯，有的拿出自己的乾糧，有的拿出津貼買食物給俘虜吃。俘虜高興死了，也跑到短牆根邊幫着高喊：“喂，弟兄們快過來吧，他們真優待呀！還給我們

注1.《遼沈戰役紀實》中鄭洞國著《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禦》第578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方块字读书社区

東西吃呢！”俘虜是南方人，他那南方口音真管用，國民黨士兵一個跟着一個走出來了。

敵人263團殘部在突圍中被我殲滅，團長蘭松岩出現在俘虜群中。蘭松岩在抗戰時期，就是國民黨軍的團長，是個有戰鬥經驗、老奸巨滑的家伙。但是當我們同他談話時，神氣沒有了，他顫顫驚驚，感慨地說：“真是莫名其妙，打響以前，據我們偵察五十里以內沒有你們隊伍，我估計即使你們走路比我們快一倍，等你們到達郭家屯，我們也進農安城了。”

我聽了以後，忍不住好笑說：“妙就妙在這個地方，兵貴神速的用兵方法，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們決不能讓你安全跑到農安城，必須在郭家屯、姜家屯及其以北地區繳你的槍。”

我又說：“當然戰場的情況是千變萬化，指揮失算的事情是常有的。如果你們跑進了農安，也是跑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現在東北形勢，不是一年前或半年前的情況了。”蘭松岩頻頻點頭稱是。

1縱1師在此次戰鬥中，受到東總的通報嘉獎：“此次我一師在岔路口追擊時，一夜連撲三空後，仍繼續前進。次日在奉命西進途中，一晚連打四仗，仍繼續猛進。結果12日晚在郭家屯追上了退却之88師，又立即機動進入戰鬥。激戰10小時，傷亡600餘，將敵擊潰和大部殲滅。當日又趕至農安以南，截獲敵人三汽車彈藥，并捕獲俘虜。這種機動勇猛，吃苦與堅決執行命令的精神，值得特別稱贊與發揚。”<sup>1</sup>

在1師右翼行動的第3師，在前進中也與敵88師後尾部隊遭遇。經過激戰消滅大部分敵人，剩餘敵人約一個營的兵力退守孟家城子，從俘虜中得知是262團第2營，士氣極為低落，他們是擔任後尾掩護任務的，不能隨便搶先南逃。將敵人包圍之後，師首長接連寫去兩封勸降書，指出“頑抗是死路一條，放下武器，免遭無謂的犧牲，保證投降後生命安全，按照我軍政策給予優待……”。但敵人沒有回信。接着又派俘虜送去第三封信，指出如

<sup>1</sup>. 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345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方块字读书社区

果你們決心頑抗到底，那我們就很快將對你們進行攻擊，讓孟家城子成為埋葬你們的墳墓。一小時後敵方回信說：“請給兩小時考慮時間。”敵人顯然是在拖延時間，企圖在黃昏後突圍逃竄。我們當即指示炮兵開火射擊，部隊進行攻擊。“轟隆轟隆”，炮彈立即在村內爆炸了，濃煙衝向天空，遮蔽着整個村莊。敵人亂叫亂竄，亂成一團。敵軍營長覺得突圍無望，固守必殲，於是親自舉起白旗，命令全營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

12日這一天，北面靠山屯，南到農安城北，約百里的公路和公路兩側的雪地或村莊裏，到處是我軍圍殲敵人的槍聲、炮聲，到夜間9點鐘，全部戰鬥結束了。敵88師全部被我殲滅，87師被殲三分之一。公路上大車、汽車、槍枝、彈藥、軍用器材到處都是，不少跟隨部隊支前民工，協同打掃戰場，把戰利品堆在車上，一長串來時裝滿支前物資的馬車，又是滿載而歸。車把式們樂的笑開了花，甩着響鞭，哼着小曲凱旋。

13日，2縱包圍了農安。我縱由郭家屯及其以北地區出發，繼續踏着快要解凍的冰雪原野乘勝向南前進。農安被圍告急，我主力迫近長春，杜聿明又慌作一團。為了解燃眉之急，不顧南滿空虛，採取挖肉補瘡辦法，抽調了新6軍主力師、13軍一個師、新1軍、60軍各一個師，用四個師的兵力來解農安之圍，敵人又被拉過來了。

我們南下目的已達到，農安一時攻不下來，而松花江已開始解凍。杜聿明令駐吉林國民黨軍打開小豐滿水庫閘門，想用大水淹沒松花江，截斷我退路，逼我軍于南岸與其決戰。為了解決同敵人硬碰，東北總部果斷命令我們于3月16日返回江北。待敵人辛苦苦苦趕到松花江南岸時，我們已高歌凱旋跨到松花江北了。

三下江南戰鬥，共殲國民黨軍七千餘人。

3月20日哈爾濱舉行了盛大的祝捷大會和祝捷游行，熱鬧非常，滿城旌旗招展，歡聲笑語。

3月下旬，杜聿明乘我三次下江南已告結束，松花江已解凍，很快又拼湊力量，向我南滿臨江地區進行第四次更大規模的進

犯。進攻之敵有第13軍、第60軍等七個師，共十九個團，分路向臨江進犯。南滿我軍在三保臨江勝利基礎上，及北滿三下江南勝利鼓舞下，決心不惜代價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不惜將3縱、4縱打掉三分之二，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爭取殲滅更多的敵人，粉碎其新的進攻。但結果却是我軍僅以很小的代價，很順利地將敵89師和54師一個團全部殲滅，俘虜敵89師代理師長張孝堂以下七千餘人<sup>1</sup>，乘勝收復桓仁等城鎮。該路被打破，其餘各路紛紛回竄，敵人第四次對臨江進犯，很快就被粉碎了。

## 六、扭轉了東北戰局

在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各個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東北總部指揮我們北滿主力，三次大踏步挺進江南，三次大踏步退返江北。指揮南滿主力，內線和外線互相配合，機動靈活地進行了艱苦地四保臨江作戰。在我南滿、北滿兩大戰場上通過采用拉鋸式的一打一拉，一拉一打的南北夾擊運動戰中，敵人被我們消滅了五個師，其中斃傷敵人一萬九千餘人，俘虜敵人四萬餘人，國民黨軍的兵力更加顯得空虛，戰略預備隊已盡枯竭，現實已逼使東北守敵首尾難顧，不得不停止戰略進攻，而改為所謂“機動防禦”，由攻勢開始轉為守勢。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後北，各個消滅”的計劃徹底破產了。

我們由被動局面開始轉為主動，改變了東北整個戰略形勢。松花江是敵人過去用來實行南攻北守的天險，現在敵我力量一個下降，一個上升，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松花江的險阻也失去作用了。

總部估計東北敵人，今後可能在重要方向集中兵力，而放棄

<sup>注1</sup>.《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181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次要方向和次要地區的守備。但實施的結果，必然顧此失彼、顧北南寡，顧南北寡，顧交通幹線、主要城市，則必然要放棄廣大鄉村城鎮。這樣更便於我南北配合，發起攻勢作戰，更便於我機動作戰，殲滅敵人，更便於我收復失地，擴大解放區，我們的前途，越戰越光明。

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經過一年多的大、小戰鬥戰役，我們對國民黨軍有了更深刻地了解，進入東北的敵軍多為美械裝備，參加過抗日戰爭，又經過美軍訓練，老兵多，技術熟練，單兵作戰能力強。各級指揮員戰鬥經驗豐富，特別是敵新1軍和新6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戰鬥中確實很頑強，戰術上靈活多變。防禦作戰，構築防禦工事迅速，組織火力網嚴密，射擊準確，能不間斷地，連續地組織反擊，進攻作戰火力猛烈，輕重火器掩護攻擊相當熟練。步兵不但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前進，並能連續衝鋒，第一梯隊打垮了，第二梯隊接着衝擊，不但正面攻擊，也很注意包圍迂回，側後攻擊。

但敵人致命的弱點是，戰線寬廣，兵力不足，分散守備，機動力量有限。在作戰心理上，一是怕我軍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進行圍殲戰；二是怕我軍將其退路切斷，把彈藥糧食斷絕；三是怕我軍圍城打援作戰，在運動中遭埋伏，遭突然襲擊，部隊沒有展開就被殲滅；四是怕夜戰，雖然他們的照明裝備比鬼子強得多，照明彈不斷發射，可以把夜晚照明得像白晝一樣，但仍有很多死角，照明的範圍也有限。大口徑火炮的夜戰效果也大為降低；五是怕近戰、怕拼刺刀。他們衝鋒槍多刺刀少，見到我軍戰士端上刺刀衝殺，就紛紛逃命。

總而言之，低估了敵人是要吃虧的，高估了自己必然輕敵。正確的知己知彼缺一不可，是戰勝敵人的重要條件。

## 第十四章 夏季攻勢

### 一、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

“三下江南”戰役結束不久，松花江全部解凍了，江水滔滔，波浪滾滾。四月春光，正值百花爭艷。東北田野所特有的肥沃黑土，春苗長勢茂盛，綠油油一望無邊。

我們民主聯軍第1縱隊，在扶餘地區進行休整補充。縱隊領導幹部則在雙城前方總部參加師以上幹部會議，總結三下江南的作戰經驗教訓，研究夏季作戰方針和部署。

會議對三下江南、四保瀋陽戰役取得勝利，從南線、北線協同作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密切配合，政治思想工作有力保證等方面進行了總結。

會議認為，當時東北戰局的基本特點是我軍開始轉入主動，敵人則正在走向被動，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三下江南”、“四保瀋陽”南北配合作戰，共殲滅敵人五個師以上兵力，約占其東北地區正規軍四分之一，現在敵人雖然仍為七個正規軍，二十三個師，加上特種部隊、地方團隊，總兵力約四十萬人，但大部分遭到重大損傷，不是少胳膊，就是缺大腿，其兵力更加分散，突擊力量和機動力量更加不足，士氣更加低落。尤其對新1軍三個師的打擊，使蔣系兩支主力（另一支部隊是新6軍）部隊中的一支開始失去支柱作用，這對東北蔣軍是最嚴重的打擊。“螃蟹斷了腿，橫行不了幾天”。雖然最近敵從熱河調來13軍等部五個師增援，但也無法挽救其敗局。

第二、我主力部隊已有六個縱隊（北滿三個縱隊，南滿二

個縱隊，西滿一個縱隊），十二個獨立師、三個騎兵師、九個炮兵團，還有其他工兵、後勤部隊、鐵道部隊、地方武裝等共約四十五萬人，可以直接參加作戰的野戰部隊，約有三十萬人。戰鬥部隊兵員充實，裝備有很大改善，戰鬥情緒高漲，并且可以集中大部兵力機動作戰。敵我雙方力量在數量上盡管比較接近，但敵人的兵力是分散守備，我軍是集中機動。

第三、我根據地建設已有初步基礎。後方消滅土匪數萬人，發動群衆，實行土地改革，落實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摧毀了農村中的封建堡壘和國民黨的社會基礎，成立了農會和其他群衆組織，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改造了鄉村政權，武裝了數十萬民兵組織，廣大農民不論生產和支前的積極性很高。現在我們是有根據地，有後方依托的作戰了，可以組織大批群衆支援前線，大批民兵補充部隊，大批糧草滿足軍需。

第四、我軍已有比較豐富的同國民黨美械化軍隊作戰的經驗。不但有進攻戰、運動戰的經驗，也有陣地防禦戰和對城市攻堅戰的經驗。同時我們部隊經過各種訓練，不論戰術、技術水平和戰鬥作風，均有飛快的進步，戰略戰術思想更加統一。

在會議上不但總結了“一點兩面”和“三三制”的戰術經驗，同時根據實戰經驗，林彪又進一步作了內容上的豐富，提出了“三種情況三種打法”，即：對有防禦準備的敵人，必須經過必要的準備後才可進攻；對要退却的敵人，則猛打猛衝；對遭遇戰及敵人要退未退時，應以小部隊拖住敵人，等待主力部隊做好準備，再殲滅敵人。林彪對三種情況總結出了三種作戰戰術，對大家教育匪淺。

林彪在會議結束時作了“論戰術思想與戰鬥作風”的總結報告。

林彪說，戰爭勝利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力量，一是力量的使用，前者是屬於物質性的，後者是屬於精神性的，即戰術問題。過去我們所努力的是戰爭力量的建設，如土匪的肅清、群衆的發動、部隊的補充等。到現在方塊掌讀書社已建立，這一任務已經基本解

決，但不是說從今以後就可不注意力量的建設，相反的，對這點仍應努力。但今後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善于使用力量。要善于使用力量，就不是憑空想或從書本上抄辦法，而是從客觀的敵我情況中找出一套辦法來。我們碰到的敵人，不是過去一般的頑軍，而是蔣介石精銳的遠征軍，是經過美國訓練的，裝備上也很精良。同時東北鐵路多，調動很快，一個師可作幾個師用。而我們方面，亦與過去關內情況不同，所以當時就產生一種辦法，就提出不打主觀主義仗，不打官僚主義仗，不打莽撞仗，還提出一點兩面和三三制戰術。

林彪又說，作風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但却是客觀存在的，可以說每個部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作風，疲疲塌塌是一種作風，雷厲風行也是一種作風，打起仗來怕痛怕癢是一種作風，打起仗來不怕走路、不怕傷亡，能強攻、能死守，也是一種作風。哪個部隊作風好，新成分進去就能學好；作風不好，老成份進去亦能學壞。有了好作風，不下命令，不督促的事情都能搞好，沒有好的作風，下了命令又加督促也搞不好，所以作風是個無形的巨大力量……。

會議結束後，又召開了縱隊和師兩級參謀長會議。對大兵團作戰中的參謀工作和部隊訓練工作做了布置。

基于上述會議的部署，并根據敵人已由進攻轉入“機動防禦”，妄圖確保既占地區，繼續分割我東滿、南滿、西滿、北滿和冀熱遼各解放區，幻想等待關內增援之後，再相機發起所謂“重點進攻”的局面，東北局5月5日做出《關於東北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決議》指出，東北正處在一個新的形勢前面，即是軍事上，敵人不得不從進攻轉入防禦，而我軍則從防禦逐步轉入反攻。這就在東北全黨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即是積極組織力量，全力準備大反攻，大量殲滅敵人，大量收復失地，鞏固和擴大解放區。

《決議》決定，在松花江開凍後，北滿主力大舉南下，打通南北滿聯系，把兩個拳頭變成一個拳頭，放手打擊敵人，以期徹底

改變東北的戰局。

## 二、夏季攻勢第一階段

東北我軍于1947年5月13日發起夏季反攻。任務是大量殲滅敵人，奪取可以奪取的中、小城市，把東、南、西、北滿解放區連成一片。主要打擊目標是中長綫、吉沈綫及其兩側的分散據守敵人。熱河冀東方向積極配合作戰。

在出動之前，我們縱隊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東總任命李天佑為縱隊司令員，萬毅為政治委員，我仍為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天佑是紅軍老幹部，有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又到蘇聯學習了多年。他的來到，大家都表示歡迎，并寄予很大期望。

南滿部隊5月13日首先向吉（林）沈（陽）綫發動攻勢。收復山城鎮、黑山頭、草市車站等地。切斷梅河口至清源鐵路綫百餘里，殲滅敵人一個團以上的兵力。

敵人集中新6軍、93軍和13軍六個團的兵力，由廖耀湘親自指揮，向我山城鎮地區反撲。

我3縱、4縱協同作戰，全線猛攻，激戰一晝夜，將敵主力全部擊潰，俘獲四千餘人。我軍趁勝收復通化，解放東豐，殲敵一個團。之後，解放梅河口，全殲敵184師，生俘師長陳開文及以下七千餘人。又接連解放海龍、盤石、西豐、西安，殲敵二千八百餘人。并連續作戰攻克安東，收復鳳城、岫岩、莊河、復縣等城市。

6月16日，一度攻克本溪。南滿部隊在一個多月的反攻中，聲勢浩大，發展極為順利。

北滿我軍在東總的直接指揮下，第1縱隊、第2縱隊及獨立第1、第2師，于5月8日從扶餘地區渡過松花江（松花江上架設相當現代的浮橋）。向懷德方向奔襲。

5月14日，第2縱隊以突然行動，包圍長春西之懷德城。該城守敵新1軍30師90團及保安17團等部，依托堅固工事，頑強抵抗。

渡江後，我縱奉命配合2縱作戰，殲滅由長春及公主嶺向懷德增援之敵。部隊于5月15日到達懷德與長春之間地區。縱隊領導當即布置3師配合獨立1師，利用新開河，堅決抗擊由長春西援敵人。集中第1、2兩師，準備殲滅由公主嶺北援敵人。

16日下午七時，2縱對懷德發起攻擊。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很快突入城內，遂與敵人展開巷戰。槍炮之聲十餘里均可清晰聽到。

17日，懷德戰鬥尚未結束，長春敵新1軍之30師和50師，及四平敵71軍之91師、88師分別向懷德急進增援。新1軍進到龍王廟、哈達窩棚一帶，71軍進到懷德東南之雙榆樹、英城子一帶與我縱展開激戰。東總決定由獨立1師抗擊長春方向新1軍外，至18日晨，我縱隊全部主力實行突然出擊，（李天佑司令員隨1師行動，萬毅政委隨2師行動，我則留在縱隊指揮所掌握全盤情況。）將敵71軍主力全部擊潰，并協同2縱（17日攻克懷德，全殲守敵兩個團）第5師和4師、6師各一部猛烈追擊。在大黑林子地區，將敵71軍二個師的五個團及軍直榴炮營、特務營等一萬二千餘人包圍殲滅，擊斃敵71軍少將參謀長馮宗毅及88師少將師長韓增棟。于當晚10時左右全部結束戰鬥。

敵新1軍30師一個團、50師二個團，在獨立1師的頑強阻擊下，也狼狽逃回長春。我3師向范家屯方向猛烈追擊。

陳明仁率87師趕來增援，到達公主嶺後即接杜聿明電話，告知88師已被全殲。陳聞風慌忙由公主嶺竄回四平。我縱隊不顧打掃戰場，隨即攻擊追殲，19日我縱占領公主嶺。此役我縱殲、俘敵人六千餘人。

當日（5月19日），林彪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去年的昨天，我們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們消滅敵人兩個師。去年的今日，我們剛剛離開公主嶺。今年的今日，我們又收復公主嶺。恰恰是一周年了。”這表明一年來，敵我力量的巨大變化。這一年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從敵人進攻東北到我們主動撤出四平，直到敵人占領長春、吉林、安東、通化，這是敵進我退的第一階段。這

個時期，我們是採取攻勢防禦，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蔣頭等精銳的美械蔣軍殲滅了一部分，敵戰鬥力普遍受到大的損失。第二階段是去冬今春，我軍三下江南，敵人四犯臨江。這期間的戰爭形勢是拉鋸式，在一來一往的幾次戰役中，我們殲滅敵人五個師，南滿、西滿相繼收復了九座城市，使敵人喪失了很大的機動力量，由主動漸趨被動。現在我們已經由拉鋸式的戰爭形勢，走向了全面反攻的過渡階段。敵人過去利用松花江天險和它的交通便利條件，來分割我南北滿。過去他們的兵力是集中的，我們是分散的。現在時移勢易，敵我力量一個下降，一個上升，形勢變化了，松花江的險阻也失去了作用。林彪又說：“這一切主要應歸功于群衆。”由於我們實行了土地改革，發動了群衆，肅清了後方蔣記土匪，建立了初步的根據地，因此才能使主力壯大，得到源源不斷的補充和各種對作戰有力的配合，生長了反攻力量，使自衛戰爭前線面貌為之一新。

我們縱隊在公主嶺休息了一天之後，21日沿中長路繼續南下。23日收復四平西北之梨樹，24日收復老四平八面城，31日收復昌圖，6月2日我2師收復老開原，我1師曾一度占領新開原，逼近鐵嶺。我3師仍在長春南之范家屯地區。

我縱南進途中祇有小的戰鬥，多數城鎮敵人均聞風而逃。6月3日我們縱隊指揮機關也進到老開原。

與此同時，活動於吉林方向的我北滿6縱及三個獨立師，二個炮兵團，于5月11日發動攻擊，相繼拔除了天崗、江密峰、烏拉街、老爺嶺等重要據點。殲敵新1軍38師112團及保安第6、第7兩團，共三千四百餘人。該縱繼續揮戈南下，向奉吉綫朝陽鎮之敵進攻。敵暫編21師，聞風星夜棄城逃竄。我跟蹤猛追猛打，將敵包圍，殲滅于雙陽東南之吉昌鎮、煙筒山地區，共殲敵三千餘人。雙陽、伊通均為我軍收復。

冀熱方向我軍也開展了攻勢作戰，先攻克關場，殲敵千餘人。之後，連續攻克昌黎、撫寧、遷安，殲敵三千餘人。又攻克赤峰、寧城，殲敵二千餘人。至此我完全控制了葉（柏壽）、赤（峰）

全線，切斷了錦（州）、承（德）線，使我熱中、熱南、熱東三解放區連成一片。不久又收復了朝陽、北票，形勢進一步好轉。

南滿我第4縱隊主力，及南滿獨立師也積極發動攻勢，先後收復通化、安東、新賓、寬甸、普蘭店、莊河、蓋平等十幾座城市。敵人向沈陽方向收縮。遼南和遼東兩個根據地打成一片。

夏季攻勢第一階段共殲國民黨軍六個師的兵力，攻占城市二十餘座。勝利實現南滿、北滿部隊的會師，并使東、西、南、北滿根據地連成一片。

急轉直下的形勢，震動了沈陽，也震動了南京。蔣介石于5月30日由南京飛沈陽，專門研究東北戰局，決定“收縮兵力，固守大城市”。杜聿明下令沈陽趕修城防工事。同時令錦州93軍兩個師火速增援沈陽。

林彪則電告中央和東北局：“夏季攻勢第一階段告一段落，目前正準備第二個作戰”，“攻擊目標為四平”。

### 三、四平攻擊戰

我們縱隊指揮機關6月3日到達老開原城後，自是日晚起，連續收到東北總部林彪司令員來電，指示：“鄧華縱隊即回師包圍四平，準備與1縱奪取四平”。又電：“1縱目前第一步如能切斷新開原敵之退路，則殲滅之。但須顧到在開原以南新6軍之兩個師。否則祇做有力的佯攻，迫退該敵。待新開原解決後，第二步準備攻四平，不宜過早暴露意圖，以免使敵組織增援。……四平作戰需緊急準備，敵可能死守與拼命增援。我軍須徹底消滅增援之敵”。又電：“1縱在開原及其南北地區休整一、兩天後，準備北移四平。……鄧華縱隊仍圍困監視四平之敵，并準備協同1縱攻城”。又電：“6縱準備參加四平以南打援，該縱17師歸1縱指揮，準備攻城，獨2師歸6縱指揮，準備打援。17師及炮司向四平前進”。

6月8日，各部隊均到達四平附近。1縱及炮司在四平西南地區，6縱17師在四平東南之火神廟杜家大城地區。鄧縱在四平西北地區。

敵71軍兩個主力師在大黑林子地區被殲後，陳明仁僅率領87師狼狽竄回四平城。隨即召開緊急會議，收容殘兵敗將重建了88師，整頓城內雜七雜八部隊。同時，命令全城軍民，日夜趕修城防工事，并稱之為“陳明仁防線”，由四道抵抗防線組成。

第一道抵抗防線，利用城外高地，（三道林子）機場，及村落搞成“外圍抵抗陣地”。

第二道抵抗防線，利用城市邊沿工廠、學校、民房等各種建築物，搞成“主要抵抗陣地”。

第三道抵抗防線，利用市內大街、高樓、各種機關住地，搞成“縱深抵抗防線”。

第四道抵抗防線，利用市中心軍部駐地附近高層堅固建築物，搞成“核心抵抗陣地”。

各道抵抗陣地，既有獨立支撑點，又有子母碉堡群，也有一般掩體工事，互相聯絡，互相支援。在其前沿還有外壕、鹿砦、梅花椿、鐵絲網、電網、地雷等等。

總而言之，四平城的防禦工事經過一個月的日夜搶修，基本上達到了半永久性的堅固程度。

敵人的守城兵力主要有71軍直屬部隊，87師三個團，88師與暫編第3師合編成的三個團，91師殘部，13軍54師二個團，還有五個保安團，及其後勤部隊。

情報說，敵軍經過休整補充，基本已經恢復元氣。現在退路已絕，困獸猶鬥，可能拼命抵抗。對敵守城總兵力，我們所知道的情報說法不一，有情報說一萬餘人，又說有二萬多人。

中長鐵路由北向南，從城市中心穿過，把四平分開成道東、道西兩個部分。在市中心有一條東西走向、寬大的主幹道，鐵路和馬路把四平劃成四個“豆腐塊”。軍特務團，54師二個團，及保安部隊三個團，新編暫3師（原3師被俘者）二千餘人防守道西地區，一

個營守機場。87師全部及保安部隊二個團，防守道東地區。

東總決定，我軍攻城主要部隊由1縱和遼吉縱隊（鄧華縱隊）二個縱隊加6縱第17師擔任。還有炮司二個炮兵團，及1縱炮團。共計兵力約八萬餘人。攻城部隊由我縱李天佑司令員、萬毅政委統一指揮。

6月10日，林彪司令員來電指示要點如下：一、這種戰鬥須充分準備後才可開始，以期必勝，不可倉促從事。二、主攻點須便於發揮炸藥與炮兵作用。三、接受德惠戰鬥教訓，切忌平分兵力，集中優勢兵力、火力於重點，準備在縱深內進行激烈戰鬥。四、防止敵人的反衝鋒，一面進展，一面建立鞏固的立腳點。五、發揚死打硬拼的精神，動作越遲緩猶豫，傷亡越大。六、力求迅速解決戰鬥，同時也要有幾天才能解決戰鬥的精神準備，並決心付出較大傷亡。<sup>1</sup>

6月11日，林、羅、劉、譚首長致攻四平各師電示：此次攻四平為一大攻擊戰，敵雖多，但系統不同，能有戰鬥力之團祇有四個，指揮難求統一，便於殲滅。此戰役能使今後戰局更加發展，希百倍努力，完成任務。

6月11日，在我縱司令部研究作戰方案，鄧縱由副政委吳富善參加。當時大家對敵我態勢的基本分析認為，如果我軍八萬人對敵軍兩萬人，我有四倍的兵力優勢。炮兵火力除炮司兩個團外，還有1縱一個炮團和鄧縱一個炮營，共計大口徑火炮約百門左右。敵人祇有一個炮營（又說是兩個榴炮連）。在兵力和火炮數量上我占絕對優勢。另外，守城主力是敵71軍，剛剛被我軍消滅了二個師，目前是殘兵敗將，大家對攻占四平城，全殲守敵，信心充足。

會議上還提到，鄧華司令員曾向林彪建議：兩個縱隊攻城，兵力優勢不大，把握不大。如果有三個縱隊攻城，兵力優勢較大，拿下四平更有把握。但這個建議未被采納。

注1. 劉純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461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方塊字读书社区

會議上確定的攻城的作戰計劃是，第一步：殲滅鐵路以西敵人（因敵守軍主力在城區鐵路以西地區）；第二步：殲滅鐵路以東敵人。具體進攻方向是，在我炮兵火力支援下，我縱第1、2師，由城西南向城東北實施突擊，遼吉縱隊由城西北向城東南實施突擊。我縱第3師在城東南向市內東部助攻，牽制敵軍向西部增援，6縱17師為總預備隊，準備攻城第二步，向鐵路以東擴展縱深戰果。

我們攻城指揮所在四平西南我縱第1、2師之間小高地上開設。

6月11日開始，我攻城部隊向指定攻擊位置集結，并同時掃除各自突破地區的敵人外圍據點。部隊利用夜間進行對壕作業，把交通溝挖到衝鋒出發地區。

炮司兩個炮團和我縱炮兵團，在四平南崗展開，并構築炮兵陣地及進行射擊準備。將壓制和破壞的目標統一編號，標定射擊諸元，規定彈藥消耗數量等等。

部隊集結過程中，敵飛機從早到晚在上空盤旋，掃射轟炸，第一批走了，第二批又來到，連續不斷，迫使我們的攻擊前各項準備工作，不得不採取夜間進行。在攻擊開始前，又遇傾盆大雨，將我挖的火力陣地及交通溝內灌滿雨水，泥濘不堪，運動極為不便。

雨過天晴，夕陽西下。經過三天的攻擊準備，我軍于6月14日20時開始炮火攻擊。百門大口徑火炮齊向城內各要點傾瀉。頓時響聲如雷，烟火衝天，滿城成為一片烟雲火海，地動山搖。打得敵人啞雀無聲。陳明仁後來說：“炮火如此激烈，平生未見。”

炮火攻擊了約四十分鐘，攻城指揮所發出突擊統一信號，各部隊輕火器猛烈開火，壓制敵人，掩護步兵衝鋒。此時，敵人的輕火器也瘋狂掃射，阻止我步兵前進。連續不斷的照明彈，騰空而起，照得遍地通亮。

我縱第1、2兩師同時並肩突擊。

1師第一攻擊波，因遭~~房塊序读书社区~~附近兩個大型暗堡火力的

掃射，傷亡很大，未能及時越過外壕。經過連續突擊，終於15日凌晨2時突入城內，并裏外夾擊，將暗堡消滅。我後續部隊源源不斷的跟進。

2師第一攻擊波，在各種火器掩護下，一舉越過外壕，打開缺口，突入城內。但向縱深發展極為艱難。敵人利用街堡及房屋，拼死抵抗，多次發動反擊，妄圖把我趕出突破口。但均被我擊退。

兩個師的第一梯隊均在逐房逐院地與敵爭奪，進展甚為緩慢。

西北方向的遼吉縱隊，由於突擊地區外圍據點未能完全肅清，故數次發起衝擊，未能突破敵防線攻入城內。

經過一夜的激烈戰鬥，我縱突入城內部隊已基本站穩腳跟，但控制的面積很小。為了防止拂曉後敵人大規模的反擊，我突入部隊以鞏固和擴展立腳點為原則，積極向前發展，擴大突破口。同時控制要點，準備打垮敵人可能的反擊。

天亮後，敵人集中炮火轟擊我占領地區，用火力封鎖我突破地段，隔斷我前後聯繫。敵人飛機也分批出動，輪流轟炸掃射。敵人火炮數量較我少，但炮彈充足。我火炮數量較敵多，彈藥數量有限。因此敵人火炮仍相當猖獗，我不能完全壓制敵人。

我當時在指揮所負責與我縱突擊部隊保持聯繫，但經過突破地區的電話線，時斷時續，斷多續少，前線的情況不能及時的報告指揮所，真是急死人！電話員為維修接通線路，傷亡也不少。我祇好一邊命令加快接通線路，一邊派作戰參謀，輕裝上崗前線指揮所了解情況，師前指也不時派人下來報告戰況。

我後方在城內運送彈藥炸藥的戰士，向城內送飯送水的炊事員，也須前赴後繼付出大量犧牲，才能把物品送上去。有時人員全部傷亡，也未將物品送上去。在突破口地區，遍地散落着饅頭、高粱米飯等各種飯菜，到處是成箱成堆沒有送上去的手榴彈、炸藥，還有成片面向突破口倒下犧牲的戰士。尤其是我擔架隊，也被封鎖在突破口，不能前進，使前線負傷的戰士不能及時

撤下來，有的戰士又負第二次、第三次傷，有的負傷後又再次中彈而犧牲了。

15日白天，敵人多次拼命向我反擊，妄圖恢復突破口，但皆被我擊退。有的要點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戰鬥打的十分艱苦，十分慘烈。我傷亡很大，有的連隊傷亡過半，兩個師的第一梯隊，進攻戰鬥力已大受影響。到是日黃昏，我突破地區控制面積仍然很小，因此決定兩個師的第二梯隊于15日夜進入戰鬥。利用黑夜加快向縱深發展，不間斷的攻擊敵人。

由於城西北鄧縱未能按預期突破敵防線，城東我縱第3師的助攻對敵人威脅也不大，因此現在全城敵人集中兵力、火力，對付我縱1、2兩師佔領的狹窄突破地區，我1、2兩師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兩天來，突破地區日夜激戰，步槍、機槍子彈密集發射，飛機大炮狂轟濫炸，刺刀、手榴彈短兵相接，炸藥連續爆破震天動地，還有燃燒彈引起的熊熊烈火，把突破地區打成一片火海，一片血河，一片尸山。空前的激戰，空前的拼殺，空前的死傷，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為了擴大突破地區加速向縱深發展，攻城指揮所命令6縱17師主力團，16日晚投入戰鬥。

命令要求，17師第49團從第1師突破口進入戰鬥，歸第1師首長指揮，向縱深發展。17師第50團從第2師突破口進入戰鬥，歸第2師首長指揮，向縱深發展。師部與第51團暫在靈神廟待命。

同時命令遼吉縱隊排除一切困難，爭取快速突破敵防線，進入縱深戰鬥，以減輕我縱突破地區壓力。

17師是一支攻擊戰鬥很有經驗的部隊。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利用黃色炸藥，採取連續爆破方法，攻克山東日偽據點最多的部隊之一。

他們進入縱深戰鬥後，採用兩條辦法。第一，一個營打一條街。這樣既有兵力向縱深發展和打垮敵人反擊，同時部隊又不會太密集，避免遭受敵人猛烈火力的殺傷。第二，採用“四組一隊”

的辦法，進行縱深巷戰。由爆破組、突擊組、火力組、支援組，編成突擊連隊，對敵人街壘、地堡群，高層建築火力點進行攻擊。

事後，林彪的六大戰術原則之一的“攻擊戰鬥四組一隊”，就是吸取17師四平攻擊戰的經驗而提出來的。

該師指戰員猛虎下山般的進入戰鬥，炸藥連續爆破之聲震破夜空，頻頻不絕于耳。他們對街道房屋實行炸藥爆破穿洞前進、分割包圍、各個擊破敵人。戰鬥進展令人振奮。先後攻占氣象大樓、郵電大樓、中央銀行大樓、市政府大樓等等重要據點。

當時我1、2兩師突破地段中間，尚有敵人地堡群及火力支撐點，使兩個突破地段未能連成一片。兩個師除協同17師部隊向縱深發展，并將分割兩師突破地區的敵人殲滅，使兩個突破地段連成一片。我1、2兩師的傷亡各已超過二千人以上，而生俘敵人不足千人。

晚風輕拂，夜色沉沉。

17日夜，攻城指揮所命令17師第二梯隊（師指率第51團），全部進入縱深戰鬥，并由該師統一指揮所屬各團，繼續向北發展，一碉一堡的攻占，一房一屋的前進，充分發揮“四組一隊”的威力，頻頻向敵人攻擊。

18日，城西北的鄧縱突破敵人主要防線，進入市內進行巷戰。這樣迫使四平西線守敵兩面作戰。我則在西線，南北夾擊敵人，形勢對我極為有利。

從18日開始，敵人的垂死頑抗在減弱。我攻城部隊的進展速度在加快。戰鬥到十九日拂曉前，我17師已打到敵人核心工事附近（71軍軍部駐地，由軍直特務團防守），將守敵完全包圍。

隨着戰鬥的發展，我們縱隊指揮所及時跟進，抵近前沿指揮。要求能夠準確觀察到一線部隊進攻態勢，掌握一手情況。

是日上午，我隨攻城總指揮李天佑司令員進入城內（萬毅政委16日已進入城內，到2師指揮所，指揮縱深戰鬥），到17師指揮所共同研究消滅敵人核心工事的作戰。其部署是：北面第51團從東北角向西南打，第49團從西北角向東南打，第50團由東向西

打。

19日12時，向敵核心工事開始攻擊。17師各團還是用炸藥連續爆破，把敵人工事炸得滿天飛。激戰不到兩小時，核心工事即被我占領，生俘71軍特務團團長陳明信（陳明仁的胞弟）及敵二千餘人，并與鄧縱部隊勝利會師。

至此四平道西地區全部被我占領，陳明仁指揮所及少數殘敵向道東逃竄。

陳明信被俘後曾說：“我以為你們的炮兵是蘇聯的，我不相信民主聯軍的炮兵有這樣強大的威力，你們的炮火，一個晚上把我們最堅固的三道防線一齊摧毀，……後來我仔細觀察，你們繳獲我們的美國炮比蘇聯炮、比日本炮都多。”陳明仁驚嘆地說：“炮火之猛烈，我在八年抗戰之中，都不會遇見。”

6月19日，林、羅首長來電，點名指定我，立即到開原前線南滿部隊前進指揮所蕭勁光、蕭華處，向他們介紹四平攻擊作戰情況。我接到指示後，立即出城，到開原前線去。

第二天，我就到達南滿前指，蕭勁光、蕭華等領導非常熱情的接待我。

我向南滿部隊的首長們，詳細介紹四平攻擊的作戰計劃、兵力部署、炮、步兵的協同進攻，外圍戰和城區巷戰的戰鬥過程，特別介紹我縱1、2師和6縱17師的攻城部隊打得十分英勇，也打得相當艱苦，是一場真正的攻堅硬仗。

當時，南滿部隊已將新開原敵人包圍，老開原仍為我軍控制中。他們原擬攻擊新開原之敵，因情況復雜，尚在考慮攻擊方案中。根據我介紹的四平攻擊作戰情況，南滿領導認為現在打新開原的條件尚不成熟，因此斷然決定放棄攻打新開原的意圖，并立即向東北總部報告。

我完成任務之後，第三天即返回四平前線。

6月21日，林、羅、劉首長電示各縱隊首長并報中央軍委：“四平戰鬥自總攻開始後已激戰8晝夜。敵人頑強抵抗，逐屋爭奪，目前我已占領半個城市，我傷亡已逾8000餘人。決付出15000人傷

亡，再以一個禮拜的時間，將此仗打到底，達到完全殲滅敵人和打垮敵之守城信心。”

6月24日，毛澤東復電：“你們廿一日來電悉，八天作戰占領四平一半，你們決心再以一個星期時間殲滅四平之敵，占領此戰略樞紐，極為正確。四平占領不僅對我軍建立攻擊信心關係重大，而且對全國正在鬥爭的廣大群衆是一鼓勵。”<sup>1</sup>

6月21日，對四平第二階段的作戰開始。

因我縱1、2兩師及鄧縱1、2師，在攻城第一階段傷亡較大，已撤出戰鬥，進行臨時休整。攻打道東守敵的任務，由我縱3師、6縱17師、鄧縱3師及兩個加強炮團首先自西向東發起進攻。但敵憑借堅固工事，猛烈火力，頑強抵抗。部隊未按預期目標向前推進。

由於進攻兵力未達到絕對優勢，東總決定，將擔任打援任務的6縱16師、18師投入攻城戰鬥。不久，6縱2個師已經突入東部地區，我縱第3師也從城東南突入城內。各部隊正在炮火連天、殺聲陣陣地進行寸土必爭的巷戰。

眼看敵人就要被全部殲滅，敵人的抵抗就更堅決、更頑強，戰鬥打得更艱苦，雙方寸土必爭。我軍每向前推進一座建築物都十分困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戰鬥向敵縱深發展仍然緩慢。

在戰鬥過程中，根據偵察情報和敵人的抵抗火力，我們發現，敵人除工事堅固，裝備精良，彈藥糧草充足外，守敵的兵力並不象先前情報所講的祇有二萬人，最少有三萬至四萬人。敵人的戰鬥力高於我們的估計。

從6月14日，我攻擊四平開始，蔣介石就命令杜聿明要集中力量解四平之圍。杜聿明即令新6軍集中到新開原附近（南滿我包圍新開原部隊已經後撤），93軍二個師及52軍之195師集中昌圖附近，53軍到沈陽、鐵嶺集中。新6軍經咸遠保向四平以東地區前進，93軍及52軍之196師沿中長路向四平前進，53軍向四平西北

<sup>1</sup> 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466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之八面城方向包圍迂回。長春敵人新1軍二個師及保安團隊沿中長鐵路南下。

敵人援兵已經出動後，6月24日林、羅、劉首長電令我攻城指揮所，四平第二階段的作戰，以6縱隊全部，遼吉縱隊一個師和我縱第3師參戰，統歸6縱首長指揮。電令指示，我縱直屬及第1、2兩師擔任打援，準備在運動中殲滅敵人。我縱（缺第3師）本日應進到下三臺及雙廟子之線待機。

攻城部隊經過數日激戰，到6月26日止，已占領了道東的南部。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已控制四平全城四分之三以上的面積了，把敵人壓縮在城東北部，在一條寬大的東西馬路上，南北對峙。雖然敵人被壓縮在很狹窄的地區內，但我攻擊部隊也已經精疲力竭。特別是炮彈、子彈、手榴彈、黃色炸藥所剩無幾。

6月26日至29日，林、羅、劉首長數次電令：（一）目前我軍對四平採取佯攻方針；（二）我軍決定在運動中殲滅援敵一、兩個師；（三）遼吉縱隊在休整中的二個師應向昌圖前進；（四）第1、3、4（缺一個師）縱隊及6縱第16師共九個師的兵力，準備殲滅右翼敵援軍新6軍（第3、4縱隊在西豐西安地區）；（五）第6縱隊一面佯攻四平，同時準備主力脫離四平，準備參加四平以北或以南的運動戰；（六）第2縱隊已轉到四平西南之大窪地區；（七）1縱第3師撤出歸建；（八）三個獨立師阻止長春南援之敵。

我縱主力于28日轉到四平東南孤榆樹、大屯一帶集結。6縱16師也撤出四平，參加打援，移至葉赫站附近，歸我縱指揮。29日發現新6軍先頭部隊已進至蓮花街。我縱當即令1師和16師協同向蓮花街之敵發起進攻。結果將敵擊潰，殲其一個加強營。

由於林、羅首長已決定放棄對四平的攻擊，敵人增援部隊很快進入四平，這樣四平攻擊戰役宣告全部結束。6月30日，攻城和打援部隊，奉命全部撤出戰鬥。

## 四、反思四平攻擊戰

四平攻擊作戰，歷經半個月，共殲敵一萬六千餘人。我縱隊傷亡六千餘人（後來我了解6縱也傷亡五千餘人，鄧縱傷亡三千餘人）。我縱的傷亡主要集中在第1、第2兩個主力師，不少戰鬥連隊打得所剩無幾，連不像連，營不像營，殘缺不全。

如果說去年保衛四平之戰是一場硬仗，是一場惡戰，是一場血戰，打了一個月，全軍共傷亡八千餘人。那麼今年強攻四平之戰更是一場硬仗，更是一場惡戰，更是一場血戰。打了半個月，我軍傷亡數字要比去年守四平時傷亡數字大得多，是我軍歷史上少有的攻城惡戰。

傷亡愈大，指戰員的仇恨愈大，越打越眼紅，越打越冒火，越打越英勇，越打越頑強。我當時日夜守在攻城指揮所的電話機旁，常聽到前線指戰員報告情況和作戰決心時說：“我們決心拼了！”“不消滅前面的敵人，我們絕不撤下去！”“我們要為死者報仇！”“死了那麼多人，我們活着幹什麼！”他們的悲壯激昂的言語催人淚下。雖然我勸導他們要冷靜，要研究戰術，既要殲滅敵人，又要保存自己，其實我的心情也很難平靜，滿腔仇恨，隨時可能爆炸。

我軍撤出四平，陳明仁大出風頭。國民黨大肆宣揚“死守四平的空前勝利”，陳明仁被提升為第7兵團司令長官，獲得青天白日勳章。但事隔不久，陳明仁却被調往南京總統府，任有職無權的中將參軍。跟隨他死守四平的將領紛紛說：“軍長胸前挂勳章，手中拿着撤職令”。

為什麼沒有完全攻下四平？其原因和教訓是多方面的。

我軍確實是打游擊、打運動戰發展壯大起來的，既缺乏像去年保衛四平那樣，大兵團抗擊敵人精銳部隊十個師以上的陣地防禦作戰經驗，又缺乏像現在這樣大兵團對據守現代化築壘城

市的攻擊作戰經驗。但如果把原因祇歸結為說缺乏對大城市攻堅作戰經驗，那祇是次要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戰役指導思想上存在的輕敵錯誤，因此戰役進攻兵力、戰役主攻方向、兵力使用等各方面都存在不足。

撤出四平後，李天佑司令員徵求我對這次四平攻擊作戰經驗教訓的看法。我的第一條意見是：“打晚了，失掉了最好的時機”。如果大黑林子和公主嶺戰役勝利時，立即乘勝追擊並強攻四平，就好了。後來情況變了，我們不應該再強攻四平，而應該圍城打援。第二條意見是：“有攻城的決心，但沒有集中兵力打援的具體部署”，敵人援兵除個別地區外未遇到頑強阻擊，很快就迫近四平。我南滿主力部隊從開原撤退後，等于讓開大道，使北進援敵無阻前進。第三條意見是：“主攻方向選擇及兵力使用不當”。李天佑也同意這次強攻四平是有失誤的，今後要力求避免。

李天佑到雙城開會時，將我的意見報告林彪，據說林彪並不反對我的看法，但也不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說：“祇要情況和條件可能，對大城市仍要堅決奪取。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四平沒有打好，責任在我，不在你們。”

在雙城會議，總結夏季攻勢作戰經驗，研究秋季攻勢作戰部署時，林彪提出了作戰總攻擊開始前，必須準備充足。要“四快一慢”，即向敵前進要快，進攻準備要快，擴大戰果要快，追擊敵人要快。但對防禦的敵人，總攻擊開始的時間要慢，要充分準備再攻擊，不要打急了，不要打莽撞仗。提出了對大城市攻擊作戰，要“四組一隊”，即爆破組、火力組、突擊組、支援組，把四個組編成一個突擊連隊，進行巷戰。

會議之後，林彪又專門發了“關於總攻擊開始時間問題的指示”，再三強調總攻擊不能打急了，打急了是主觀主義，情況未弄清，主攻方向未集中，一點兩面未形成，即冒失的打起來，結果攻擊不成功。當前主要偏向是性急打早了，打德惠、打四平都是性急打早了。為什麼到時候打多了呢？因敵人增強工事，怕敵人增援

來到。其實敵人工事我們可集中炮火摧毀，敵人要跑我們在追擊中殲滅，敵人增援來到，我們可派部隊採取運動防禦牽制之或首先消滅援兵。總而言之，對有防禦準備的敵人，總攻擊開始時間要慢，要充分準備之後再攻擊。

關於強攻四平未能全殲敵人的具體經驗教訓，我認為主要有下面各點：

第一，懷德、公主嶺之間殲滅敵71軍88師及91師之後，沒有乘勝猛追，直搗四平，失掉一個很好的戰機。當時正是敵人十分混亂、恐慌，還站腳未穩，沒有防守準備之際。如果猛追攻城，既可一舉打下四平城，又可殲滅71軍殘餘部隊。未能如此，是最大的失誤。

第二，敵人進行了將近一個月的準備之後，死灰復燃，軍心已經穩定，部隊已經補充整頓，城防工事已經加強，防守的各種組織準備已經完成。

此時我們攻城的指導思想，又犯了輕敵和急於求成的錯誤。首先，守城敵人兵力實際上超過三萬人，我們情報估計祇有兩萬餘人，又多是殘兵敗將，最初判斷祇有四個團有戰鬥力，因此戰役前的準備極不充分。其次，突破地區敵人外圍據點並未完全偵察清楚和全部掃除，就倉促發起總攻擊，再次，我炮兵陣地在總攻前多次遭到敵機轟炸，在我步兵進攻前的炮火準備中，沒有集中火力摧毀突破地區敵人防禦設施，增加了突破部隊的不少困難和傷亡。

第三，進攻兵力沒有絕對優勢，使用上也有錯誤。敵人三萬餘人，我軍開始使用二個縱隊加一個師及炮兵部隊，大約八萬人，不到三倍的優勢。另一個縱隊主力為預備隊，準備打援，最後才參加攻城。這樣，實際上被敵人各個擊破。如果第一階段攻城，就把6縱主力師投入東線的作戰，那就可能是另一種情況了。鄧華司令員在戰役前曾擔心用兩個縱隊攻城把握不大，實踐證明這種擔心是正確的。

第四，主攻方向選擇不當。不但碰在敵人防禦的強固地區，

而且我炮兵火力又未能摧毁敵人前沿火力據點，增加突破困難。如果將城北三道林子一帶高地敵人外圍據點拔除，把主攻選在該方向，由北向南，居高臨下突擊，而助攻方向選在現在的主攻方向，那樣對我就非常有利了。

夏季攻勢是東北民主聯軍轉入戰略反攻的第一個戰役，歷時五十天，殲敵八萬餘人，收復公主嶺、通化、赤峰等城市四十餘座。被隔斷的北滿、南滿、東滿、西滿解放區完全聯成一片。南滿、北滿和冀熱遼三大主力匯合，更有利于我大兵團機動作戰。

夏季攻勢極大的改變了東北戰場的軍事形勢。我軍越戰越強，并完全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迫使敵人收縮在中長路、北寧路狹長走廊地帶，以沈陽為中心採取所謂重點防禦。我大反攻的形勢逐漸明朗。

杜聿明遭受此次慘敗後，于7月初灰溜溜的離開了東北。8月初，東北國民黨軍首領易人。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陳誠為東北最高指揮官。蔣介石為加強東北軍事力量，從關內抽調49軍及一個炮兵團增援東北。陳誠將新1軍、新6軍、第13軍、第52軍、第53軍、第60軍、第71軍、第93軍、第94軍和青年軍第207師，編成第1、第6、第8、第9等四個兵團，又以原十三個保安區為基礎編成十一個暫編師，擴編為新3軍、新5軍、新7軍、新8軍，這樣國民黨在東北總兵力達到十四個軍，使東北敵人兵力增至五十萬人。

四平戰役結束後，我縱在西安地區進行休整補充。

東北局決定，各省應從自己的地方兵團、獨立營、縣大隊中抽調建制部隊補充主力部隊，保證每個師或旅有一萬人以上的兵力，并在二十天內完成。同時決定東北民主聯軍新組建四個縱隊，即西滿第7縱隊（原遼吉縱隊改編，鄧華為司令員，陶鑄為政治委員），熱河第8縱隊（黃永勝為司令員，劉道生為政治委員），冀東第9縱隊（詹才芳為司令員，李中權為政治委員），東滿第10縱隊（梁興初為司令員，周赤萍為政治委員）。

整編後，全軍共有九個步兵縱隊，十個獨立師、二個騎兵師、一個鐵路縱隊，一個炮兵縱隊。方塊字讀書社同地方武裝，東北民主聯

軍已發展到五十萬人以上。

1953年5月，四平市烈士紀念塔在四平市英雄廣場聳立起來，正面為林彪題詞“為人民解放而奮鬥的烈士們永垂不朽”；左面為高崗題詞“日月同光，山河并壽，人民烈士永垂不朽”；右面為陶鑄題詞“成仁有志花應碧，殺敵流紅土亦香”；後面為林楓題詞“中華人民優秀兒女萬古秋”。

## 第十五章 秋季攻勢

### 一、部隊休整

夏季反攻作戰勝利結束後，我縱奉命于7月5日進駐西安（現遼源市）、渭津、東豐、海龍一帶進行休整。

東北總部在雙城召開軍事會議時，我被留在家裏主持休整中的日常工作，沒有去參加會議。不久，東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帶領工作組來到我縱了解情況，就地指導幫助進行休整工作。那時我們休整工作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部隊經過五十多天的行軍作戰，確實很疲勞。首先需要恢復體力，穩定情緒，保證吃好、睡好，洗澡理髮、洗衣洗被、擦洗武器車輛，加緊治療隨隊的傷員、病號，開展可能的文娛活動，力求逐漸恢復兵強馬壯，心情愉快，朝氣不退的狀況。

我向譚政主任匯報，我縱剛剛參加了四平攻擊作戰，這一次各師的傷亡都不小，對怎樣與國民黨美械化部隊打硬仗、打惡仗的體會較深，因此，目前部隊在思想上要防止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驕傲自大盲目輕敵，這是四平攻擊作戰中我們所犯的毛病；第二種傾向是誇大敵人厲害，減自己的威風，被戰爭的殘酷

性嚇倒，產生“革命有前途，個人無前途”的情緒，這是當前要特別防止的傾向，需要很好地進行思想教育和動員工作。譚政主任同意我的看法，并在之後的總結中特別強調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第二、總結夏季反攻中，我縱作戰的經驗與教訓，特別是四平攻擊作戰的經驗與教訓。

譚政帶領工作組和我縱領導，分別召開縱隊和各師的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後勤工作總結會議。發動各級幹部，群策群力，點評成績，克服缺點，吸取教訓，要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的思想、物質準備，全面檢查作戰中的各個環節，做到打一仗提高一步的目的。

在營以下連隊，主要開展請功、記功、評功、慶功的活動，激發部隊戰士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不怕犧牲、不怕吃苦的硬骨頭精神。全縱隊共有三十多個連、營單位受到縱隊首長和各師首長的嘉獎，并授予了“戰鬥模範營”、“戰鬥英雄連”、“爆破模範連”等光榮稱號，以及“英勇衝鋒”、“頑強突擊”、“攻守兼備”、“機智勇敢”、“英勇超群”、“神勇炮兵”、“勇猛爆破”等等多種多樣的光榮稱號，分別授予連隊獎旗，授予戰士獎狀。全縱共有成千指戰員立了功，受了獎。

支援我縱的民工擔架隊、運輸隊，也有不少立了功，受了獎。他們在榆林彈雨中，搶運傷員，運送彈藥給養，看押俘虜，收斂烈士遺體，頑強地完成了任務。有的負了傷，有的犧牲了，因此給他們立功受獎是完全應該的，他們是受之無愧的。

第三、進行兵員補充，整頓組織，調劑和補充武器彈藥。夏季反攻作戰中，我縱傷亡比較大，還因病或其他原因減員也不少，幹部傷亡也很大。武器損壞、彈藥消耗也很大，均須在休整期間妥善解決，以利再戰。

8月間東北局發出指示，要求從地方武裝中抽調建制部隊，補充到主力野戰縱隊，爭取每個縱隊的主力師，充實到一萬人以上。因此，我縱合編了牡丹江塊寧海獨立團等地方基幹部隊，

加上參軍的翻身農民共一萬二千人。又補充了經過初步教育的國民黨俘虜士兵四千多人。這樣就使我縱達到完全滿員程度。

同時東北總部又決定將南滿獨立第2師撥歸我縱指揮，因此我縱實力空前強大，全縱已達五萬人以上。兵員充實了，整頓組織、調整幹部、補充武器彈藥等工作也隨之加緊進行。

第四、根據東總指示，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開展“訴苦運動”為主，形勢政策教育為輔。

譚政主任指示我們，(1)講敵我形勢時，主要講有利方面，鼓舞士氣。其次也要講困難方面，防止輕敵。既要講敵人現在是戰線太長，兵力不足，軍心厭戰，民心反對，領導腐敗，內部矛盾重重，也要講國民黨軍隊有美國的支援，有精良的武器裝備，有相當豐富的內戰經驗，有一定的戰鬥力，不是一群“草包”。要使指戰員們清楚，這場戰爭是極其殘酷的，是長期的人民戰爭，我們要取得勝利，就要付出相當代價。我們絕對不能驕傲，如果我們不認真對付，一不小心就要吃虧。尤其打了勝仗，更不能驕傲。

(2)由於部隊涌進大批新成分，形成部隊思想上、組織上的某些變化。因此不但要進行新形勢下的政策教育、紀律教育，還要進行為保衛根據地人民徹底翻身、深入土地改革，打倒封建勢力，消滅地主階級、剝削制度的教育。提高戰士階級覺悟，樹立“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明確觀念，樹立解放全東北，解放全中國的思想。“訴苦運動”就是控訴國民黨反動派、漢奸惡霸、警察特務橫行霸道壓迫剝削人民的罪行。啓發戰士懂得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道理，懂得保衛解放區，保衛人民翻身做主的道理，這就是階級覺悟及思想政治水平提高的表現。

經過“訴苦運動”，採取自己教育自己的群衆路線，戰士們思想覺悟普遍提高了，團結加強了，密切軍民關係，遵守群衆紀律更自覺了，要求入黨的人更多了。各級指戰員戰鬥情緒日益高漲，紛紛表示要練好本領，殺敵復仇。

第五、開展軍事大練兵。由於部隊新成分多，軍事訓練在戰士中仍然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射擊、刺殺、投彈、爆破、土工

作業五大技術力求熟練。戰術訓練仍是“一點兩面”、“三三制”和“四組一隊”戰術及運動戰、攻擊戰，發揚優良戰鬥作風等為內容，反復演練。

在幹部訓練中，強調各級指揮員學習林彪根據四平攻擊作戰經驗提出的“四快一慢”戰術。四平攻擊作戰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打急了，沒有充分準備就開始總攻擊。因此大家對“四快一慢”的戰術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第六、黨委制早在紅軍時期已建立，後來由於教條主義的影響，取消了黨委制改為首長制。師以上設黨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日常黨務工作。為了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更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遵照“七大”的決定及中共東北局的指示，東北民主聯軍恢復黨委制度。

我縱在休整期間，營以上單位均成立了黨的委員會，加強了基層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保障了部隊的戰鬥力。

經過將近三個月的休整，部隊在政治思想、戰鬥士氣、戰術技術水平、指揮能力等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不但恢復了元氣，而且有新的進步。武器彈藥的補充、後勤保障工作也得到盡可能的解決。為執行新的作戰任務打下了堅實基礎。

## 二、確定作戰方針

1947年夏天（7月至8月），我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全國規模的大舉反攻，並將戰爭的主要戰場轉移到國民黨反動統治區內進行。蔣介石提出的“全面攻勢”已被徹底粉碎。現在的“全面防禦”又被打得支離破碎，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都無法阻擋我軍的反攻。

東北敵人經過我軍夏季反攻作戰的打擊，損兵失地，狼狽不堪，由“全面防禦”改為“機動防禦”，現又由“機動防禦”改為

“重點防禦”。

陳誠接任東北最高指揮官後，提出“確保北寧，打通錦承，維護中長，確保海口”的戰略計劃，誇口“不管困難與代價多大，一定要在六個月內恢復東北優勢”，“收復東北一切失地”。這是陳誠新官上任的“雄心壯志”。

不久美國特使魏德邁到東北視察，與陳誠在沈陽“晤談竟夜”，回南京後向蔣介石建議：放棄東北，鞏固華北，確保華東，但蔣介石顧慮多端，並未同意這個建議。

陳誠是蔣介石的嫡系，也是蔣介石的同鄉。同時是“圍剿”中央紅軍的罪魁禍首之一。陳誠考入保定軍官學校後，從排、連長起家，後轉入黃埔軍校炮兵科任教官。他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在第二次東征時，陳誠任炮兵營長。北伐時，任上校團長。進駐南京後，任少將副師長。“四一二”事變後任師長，後升為18軍軍長。

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三次“圍剿”，陳誠率18軍由湖北開到江西、撫州前線，“圍剿”失敗之後，撤到吉安。第四次“圍剿”，陳誠為中路總指揮，第五次“圍剿”，陳誠為北路軍總指揮。

他多次與紅軍作戰，多次遭到慘敗，早已是我軍的手下敗將。

東北民主聯軍按中央指示，決定繼續在東北戰場打擊敵人，收復失地，積極配合關內解放軍各部隊向敵占區的進攻。

東總決定在雨季過後，發起秋季攻勢。

8月中旬，林、羅首長將作戰計劃報告中央和軍委。毛澤東8月29日電復林、羅：“一、計劃甚好，甚慰。二、希望你們能于九月下旬開始作戰，配合南線作戰。三、新的作戰，似宜以有力兵團進攻山海關、沈陽線上之敵，以另一有力兵團進攻中長線上之敵，以求分散敵人，各個擊破，重點放在中長線或山沈路，由你們酌定。”<sup>1</sup>

注1. 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502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指出，我軍第二年作戰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至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滅敵人。以一部主力和廣大地方武裝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解放戰爭第二年，我軍轉入戰略進攻，標志着戰爭形勢的根本改變。

東總根據上述方針，于9月25日下達了《秋季攻勢作戰的方針和部署》，決定以九個野戰縱隊及地方武裝，發起強大的秋季攻勢，繼續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擴大解放區。

作戰步驟為：第一階段，由南線（第8、9縱隊）開始進攻，破壞華北與東北之交通線——北寧路，吸引沈陽一線之敵南調增援；第二階段，7縱攻擊彰武、阜新一線之敵，4縱攻擊遼陽、鞍山一線之敵，繼續吸引敵人抽調北線和中長路沿線之機動部隊南調增援；第三階段，我北線部隊大舉出擊中長和長吉綫，以吸引沈陽、長春守敵出援，力求在運動中殲滅之；第四階段，初冬後，我主力轉到北寧路、中長路作戰。

### 三、我縱執行打援和破襲任務

南戰場首先報捷。正當冀熱遼我軍準備破襲北寧路時，敵人集中四個師向熱河東部地區進犯。其中一路敵第93軍暫22師和暫50師各兩個團，進至錦西以西之梨樹溝門與新臺邊門一帶。

我8、9兩縱隊和獨立師，集中兵力將其各個擊破。9月14日，我8縱在黃永勝司令員指揮下，首先于梨樹溝門殲滅了暫50師大部後，乘勝追擊，于16日殲滅了逃至楊杖子的暫22師大部。

陳誠急忙命令，由蘇北新調來的第49軍二個師（各缺一個團）火速出援。經江家屯向西南前進時，又被我誘至楊杖子一帶。我第8、9兩縱隊密切協同，二戰楊杖子，經兩天激戰將其殲滅。

自梨樹溝門戰鬥開始，我軍三戰三捷，共殲敵一萬六千餘人。同時我軍組織民兵、民工將錦州至山海關的鐵路徹底破壞。

北寧路被我切斷，對敵人震動極大，陳誠急令新6軍三個師由沈陽、鐵嶺一線調往錦州增援。

新6軍主力南下，四平至鐵嶺一線的開原、西豐、昌圖等地的守軍祇有敵53軍三個師，力量薄弱。

東總抓住有利時機，決定北戰場我軍採取長途奔襲，分別向沈陽以北各據點之敵同時發起攻擊。

東總命令指出：“第二階段的作戰方針是以輕裝奔襲，分兵同時包圍各處分散之敵，使敵不能集中，我軍則一面攻城，一面準備打援”。

9月底，我軍第1、2、3、4、6、7、10縱隊相繼出發，向中長路四平、沈陽之間地區敵人發起進攻。

我3縱于10月2日奔襲西豐、昌圖間之威遠堡，將守敵53軍116師全部殲滅。

我縱于9月29日由西安（現遼源市）地區出發，東總交給我們的任務是牽制敵人，配合3縱殲滅敵53軍116師。第3師和獨立2師首先奔襲昌圖東北地區敵人據點，但因敵先發現我3縱圍殲西豐、威遠堡行動，各地守敵紛紛逃竄。我奔襲葉赫站、蓮花街均撲空。隨即命令獨2師奔襲昌圖，因包圍不嚴，敵人乘隙逃竄。我縱于10月2日占領昌圖，3日占領開原老城。我縱進到開原南北地區，既包圍新開原（敵53軍五個團據守）又威逼鐵嶺和沈陽。

林、羅首長10月5日電示：經數日戰鬥，除53軍四個團被我全殲，其他散居各地保安隊及營以下之正規軍大部逃走或全部逃走。根據以上事實，今後戰鬥作風與戰術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敵之地方部隊皆喪失頑強抵抗的信心，因此應採取遠距離奔襲作戰；(2)對上述敵人須用四倍左右優勢兵力，採取有重點的四面包圍，并須在切斷退路，迂回部隊先打響，正面部隊才猛打猛衝；(3)遇敵少數游擊隊應猛打猛衝，以免其逃掉；(4)遇敵正規軍主力撤退時，應猛打猛衝，抓住和殲滅該敵，不讓其逃

掉。等等。林彪在電報中講了八條，主要精神就是盡可能抓住敵人，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不要打擊潰戰，不要讓敵人逃跑。

幾天後，我縱奉命在開原南北地區將四平到鐵嶺段中長鐵路徹底破壞。部隊展開後，分段負責一齊動手，實行“鐵軌大翻身”，燒毀枕木，炸斷橋梁，搗毀車站。一時全線爆炸聲此起彼伏，火光濃煙漫天彌散，使敵搶修三個月之久，將要通車的中長鐵路又完全癱瘓了。



一百八十度翻倒在另一側。再利用鐵軌彼此連帶的翻扭力量加上人工的拉力，一直向前翻下去。這樣不但速度快，也省力氣，一個連的兵力一小時可翻二三百米。然後一部分人將枕木取下集中燒毀，另一部分人將鐵軌一段一段的搬走，丟在路基兩側不易尋找的地方。同時將鐵路兩側的電線杆也全部拔除。

東北兩條運輸大動脈中長鐵路和北寧鐵路的癱瘓，不僅使國民黨軍隊的作戰機動性大大削弱，而且冬季將至，敵運煤、運油、運糧、運物資更加困難。

此時的陳誠已慌了手脚，匆匆忙忙地命令南下的新6軍火速回竄沈陽和鐵嶺一帶，并將暫3軍也同時調到沈陽附近，又命令四平之新1軍繼續南進增援。當新1軍進到四平以南之雙廟子地區，被我2縱擊潰後，縮回四平。我軍在四平西之季家堡附近又殲滅該軍第50師的一個團。

沈陽、四平敵人懼怕被殲，不再敢貿然出戰了。

方块字读书社区

10月8日，蔣介石倉促赴沈陽召開軍事會議，對陳誠面授機宜，策劃“在沈陽外圍決戰”。並急從華北地區調92軍一個師、94軍一個師、暫編第3軍二個師、13軍一個師、騎兵第4師共六個師的兵力，增援東北，加強北寧線之守備。將新1軍從四平北調長春防守。

為了調動敵人，林、羅首長命令北戰場我軍主力轉向吉林、長春地區作戰。十月中旬我第6、10縱隊與獨立第4師共七個師，加上炮兵部隊，突然包圍吉林，準備相繼攻占之，吸引沈陽、四平、長春敵人出援，特別希望能將新1軍引出來，在運動中將其殲滅。

我縱與2縱在四平以北布防，準備迎擊從四平、長春出援的新1軍，以求在運動中給予殲滅性的打擊。

吉林防守之敵為雲南部隊的60軍三個師，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將近三萬人，防禦工事堅固，地形易守難攻，是一座背山靠水的重要戰略城市。我軍首先掃清吉林外圍據點，殲敵千餘人。同時長春方向，我軍收復九臺、農安和德惠，殲敵新1軍暫53師一個團。這樣不但吉林被圍，長春也陷于孤立。

吉林方向，我軍主力一部于10月下旬開始強攻吉林城西南前沿陣地小白山和團山兩個據點，經過激烈衝殺，反復爭奪，將其攻克，殲敵四個加強連，擊退敵人多次反撲，直接威脅城防主要陣地。

此時，敵60軍軍長曾澤生急電沈陽求援。但陳誠隔岸觀火，見死不救。駐長春敵人也不敢出城增援，且令四平新1軍快速返回長春。陳誠的詭計是“一箭雙雕”，放手讓60軍與民主聯軍拼命廝殺，以達到兩敗俱傷，既打擊了民主聯軍，也削弱了雜牌軍的目的。

我軍由於種種原因，于10月底放棄了對吉林的圍攻。為什麼在沒有敵人大量增援的威脅下，放棄吉林城的“相機占領”？其原因我不十分清楚。但我估計與夏季強攻四平城傷亡很大，但未能全殲敵人的教訓不是沒有聯繫。雖然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

怕井繩”，但也不能不警惕再次被蛇咬。因此林彪根據戰鬥形勢發展，進攻順利則繼續擴大戰果，否則改為佯攻。

“爲了一躍而後退”，“收回拳頭再打擊”也是林彪一貫的用兵原則，林彪曾說過：主攻方向使用一個師的兵力，準備一千人以上的傷亡，作堅決的進攻。其他方向不將大部隊投入戰鬥，祇用部分兵力作佯攻，牽制敵人。如果主攻方向發展有利，則將側方大部隊投入戰鬥，以求幾面攻擊敵人，擴大戰果。

我縱于10月15日奉命轉到伊通地區隱蔽待機，準備打擊由四平回竄長春的敵新1軍，及由長春向吉林增援的敵人。

11月1日星夜，四平敵新1軍開始向長春回竄，以兩百多輛汽車往返運輸北進，并于當夜進到公主嶺。此時我縱奉命向長春、公主嶺之間陶家屯一帶前進，截擊敵人回竄。

11月2日，敵先頭部隊暫56師進到陶家屯附近，與我縱獨立第2師接觸，激戰一小時，殲敵一個營。敵人發現我主力後，企圖奪路經白龍駒山竄向長春，在途中被我第3師截擊，激戰三小時，全殲敵暫56師一個團，俘敵團長以下近二千人。但正圍殲此敵之同時，敵主力拼命向長春逃竄，在我縱主力趕到前，敵人已經逃走了。

我未能將敵人主力截住殲滅，縱隊領導十分惱火與後悔。惱火的是，當時獨立2師沒有積極協同第3師截住敵人，因此，縱隊責備獨2師行動遲緩，有一定道理，但我們後悔的是，縱隊從一開始的作戰部署上，就沒有使用第1、第2兩個主力師爲第一梯隊，或未將兩個主力師緊跟第一梯隊的獨2師、第3師，也是使敵人逃走的重要教訓。另外，如果路西2縱主力能及時出擊，牽制敵人哪怕半天，待我縱主力師趕到，也許情況就有所不同。總之，戰場情況瞬息變化，這次未將敵新1軍主力在運動中殲滅，我縱指揮上存在失誤是重要原因。我作爲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是有一定責任的。

據東總通報的戰況說，長春之敵有重占九臺、德惠、農安的可能，因此我縱于11月11日奉命向長春以北米沙子一帶轉進，準

備打擊長春出犯敵人。隱蔽待機了幾日，仍不見敵出動，此時的敵人固守長春，寸步不離，根本不敢出戰。這樣我已不易在運動中尋找殲敵戰機，且11月的北滿已開始飄雪，嚴冬將至，部隊需作防寒準備。于是我縱奉命轉回到伊通地區進行補充休整。

秋季攻勢中，我縱戰果不大，主要是執行打援和破襲任務。由於敵人已深知我運動作戰的厲害，所以不敢輕易出援，因此戰機不多。新1軍由四平回竄長春時，本來是一次很好的殲敵戰機，但由於敵人採取夜間突然行動及利用兩百多輛汽車的快速行動，使我軍措手不及倉促應戰，而在兵力部署上又不完全恰當，因此未能將敵主力殲滅，失去一次殲敵戰機。

南戰場第二階段的作戰是10月下旬開始的。我軍向錦承路大舉出擊，十天之中又獲得第二個三戰三捷的勝利。第一仗是我9縱攻克朝陽，殲敵暫編50師一個團及騎3軍一部。第二仗是我8、9兩縱隊在義縣以西，朝陽寺九關臺門地區，殲滅由義縣方向前來增援的92軍24師大部及94軍43師一部。第三仗是我熱河騎兵師突然奔襲錦州東北之徐家店余家屯，殲敵174師（保安第4支隊）師部及二個團。南戰場第二階段作戰共殲敵人九千餘人。

這次秋季攻勢作戰的重點在東北的南戰場，毛主席在當年夏季反攻開始時就指出，“奪取兩路四城（兩路指中長路、北寧路，四城指長春、沈陽、天津、北平）必須準備的條件有三：你們已在北滿建立了強大的根據地，解決了第一個條件。現在正向南滿作戰，估計不要很久即可解決第二個條件，建立強大的南滿根據地。第三步還要解決冀熱遼地區的根據地問題”。因此，這次秋季攻勢重要戰略目的之一，就是執行毛主席的第三步計劃，解決冀熱遼地區的根據地問題。結果既破壞了陳誠維護中長路，又破壞了其打通錦承路，鞏固北寧路的戰略計劃。冀熱遼的根據地已基本上解決了。

到11月中旬為止，歷經五十餘天的秋季攻勢宣布勝利結束，我軍共殲敵六萬九千餘衆，擴大解放區面積三萬餘平方公里，收復城市十五座。北寧路、錦承路、中長路均被我切斷。此次攻勢中

我軍愈戰愈勇，愈戰愈強，愈戰愈主動，南北戰場的協同作戰愈加密切。而敵人在我攻勢之下驚慌失措，顧此失彼，損兵折將，丟城失地，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狀態，不得不龜縮在幾個重要城市內根本不敢出戰。陳誠“六個月恢復東北優勢”的妄想，已被打得煙消雲散，連維持現狀也困難重重，其前景十分暗淡，大勢所趨，敗局已定。

## 第十六章 冬季大進攻

### 一、縱隊黨委對戰訓的指示

秋季攻勢結束後，我們第1縱隊在伊通一帶休整補充，總結秋季攻勢作戰經驗和進行軍政訓練。

此期間，新建立的縱隊黨委，對當前的作戰、訓練作了《重要指示》。

《指示》明確了下一步工作重點，在我軍夏、秋攻勢的沉重打擊下，東北之敵在軍事戰略上的敗局已定。目前敵人必然依托以大、中城市為據點的“重點防禦”進行垂死掙扎。因此在作戰訓練上，不但要熟練運動戰，而且還要把攻擊作戰訓練的地位提高到與運動戰相等的地位。在訓練中力求貫徹林總的戰術思想和戰鬥作風，使之群衆化。

《指示》中規定了縱、師、團三級幹部及營以下幹部和戰士的學習內容。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首先要向部隊說明，在秋季攻勢中，我縱是執行打援破路戰鬥，完成了上級賦予我們的任務。由於敵人不敢輕易出動，也由於我們指揮上的某些失誤，沒有取得重大的戰果。因此在我們休整期間，要很好的總結經驗教

訓。其次要宣傳和教育我們的指戰員，今後打仗的機會尚多，目前東北敵人還有幾十萬，我們要把它全部殲滅，不會沒有打勝仗的機會。所以不要埋怨，不要泄氣，要保持高昂的求戰情緒。在政治思想上做好不怕死、不怕苦的準備，在軍事上練好打硬仗、打惡仗的本領，在下次戰役行動中見分曉。

《指示》要求，繼續進行以土改政策為主的階級教育和戰爭觀念的教育，同時反復學習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不久前頒發的三個重要文件，即《解放軍口號》、《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階級本質上認識國民黨蔣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認識解放軍粉碎蔣介石進攻之後，大舉反攻的大好形勢，認識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已經到來，認識打倒蔣介石，建立民主革命政府的偉大歷史任務，認識東北戰局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進一步鞏固和增強勝利信心，確立為人民徹底翻身，為爭取革命戰爭徹底勝利而打到底的決心。

在軍事訓練上，結合秋季攻勢的總結，學習領會林總提出的“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組一隊”、“三種情況三種打法”、“三猛戰術”等戰術原則，強化射擊、投彈、爆破、刺殺、土工五大軍事技術，針對未來要大打城市攻擊戰，特別注重爆破技術的訓練，要求部隊通過休整，在軍事素質上有較大提高，做到“打一仗，進一步”。

在物質方面部隊也進行了再戰的充分準備。加強防寒工作，及時發給部隊冬季的棉衣、大衣、皮帽、棉鞋等等。由於大兵團集中作戰，糧食供給問題困難很多，我們已經加強了籌糧組織並根據《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的原則，進行籌糧政策教育，不但可以沒收惡霸地主的糧食，也可以徵收富農的多餘糧食，補充軍需。派得力幹部負責帶領支前的民工擔架隊、車馬隊的工作。這些都是保障作戰勝利的重要條件。

## 二、敵我態勢和冬季作戰意圖

東北蔣軍經過我軍夏、秋兩次攻勢的嚴重打擊，現孤守在被我分割包圍的三十餘座大、中、小城市中，陷入缺兵、缺糧、缺煤、缺油、缺物資的困境中。由於華北石家莊被我攻占，由華北調入東北的敵四個師又急忙撤回三個師。

陳誠為了扭轉這種不利局勢，繼續將東北雜七雜八的九個保安區、十一個保安支隊及交警部隊擴編為四個軍（新3軍、新5軍、新7軍、新8軍），這樣連同原在東北的九個軍共十三個軍，又將各軍編為第1、第6、第8、第9等四個兵團，共計四十四個師約五十八萬人。並拼命加強幾座大中城市為中心的防禦工事。採取所謂“固點、連線、擴面”、“重點防守，確保沈陽”的戰略方針，拼命鞏固現有陣地，並待機轉為攻勢，實現其恢復東北優勢的夢想。敵軍從兵力總數上似乎並未減少，但其主力新1軍、新6軍等部隊被整編、被分散，又補充了大量新兵，實際戰鬥力在下降。

我東北民主聯軍經歷了1947年秋季攻勢之後，已發展到73萬餘人。計有九個野戰縱隊，一個炮兵縱隊（六個炮團），一個鐵道縱隊，十二個獨立師，三個騎兵師，第1、第2兩個前方指揮所。敵我力量對比，我軍不但質量上占優勢，數量上也占優勢。東北局決定，各省必須有計劃、有組織地建立大批三線兵團，經過比較正規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後，根據需要輸送到前線補充主力部隊。要求1948年4月前，完成六十個獨立團（以後又改為一百個團）的建設。

我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冬季作戰意圖，是趁河流封凍，便於我大兵團作戰運動之機，發起規模空前的進攻戰役。東北總部指示：去年冬季我軍曾利用河流結冰，失去障礙作用的時機，南北滿實行配合作戰，結果不僅鞏固了南滿根據地，而且大量地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方塊字读书社区為作戰勝利的基礎。因此今

年冬季我們還要繼續利用這個有利于大兵團運動的時間，實行更大兵力作戰，集中九個縱隊統一行動，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和攻擊戰。對較大目標我們能集中四或五個縱隊攻擊，還有力量打援。或集中六至七個縱隊打運動戰，還有力量攻城。因此，我們能進行大兵團大的運動戰、攻擊戰，能把東北作戰提高到空前未有的規模，預計將能獲得巨大的戰果。

林、羅于12月11日向中央報告了冬季作戰計劃，毛澤東回電：完全同意。預期這次作戰可能將沈陽、鐵嶺、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秦皇島等幾個大據點之間的中、小據點、廣大鄉村，及錦州以西以北地區全部或大部歸于我手。祇要辦到這一點，爾後就祇剩下打大據點的問題了。並說：冬季作戰後，8、9縱隊到冀東作戰，爭取在張家口、天津之間打開缺口，以便東北、華北開始打通聯系。

東總決定，冬季作戰計劃的第一步是出擊北寧路，迫使沈陽、錦州之敵出援，在運動中殲滅援軍；第二步是轉戰遼南，奪取鞍山、營口等城。

### 三、攻克彰武與圍殲新5軍

北風呼嘯，大雪狂舞。我縱奉命于1947年12月10日，由伊通一帶出發，兼程南下，于22日集中于沈陽、法庫公路之間的石佛寺北側地區。其任務是保證第2、第10縱隊圍殲法庫之敵。同時，7縱包圍彰武，8縱包圍新立屯，4縱逼近沈陽，9縱向新民前進。我縱和第3縱、第6縱準備打擊可能來自沈陽和鐵嶺的援敵。

由于我軍突然出現，嚴重地威脅沈陽之敵的“冬眠”，并將其注意力吸引至沈陽以北的法庫地區。陳誠急令長春新1軍、四平71軍之敵南下增援。

根據敵軍的動向，東北總部首長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斷然放棄強攻法庫之計劃，命令第2、第7兩縱隊進攻彰武，命令我縱

第3師配合第10縱佯攻法庫，我縱主力（第1師、第2師、獨立第2師）于1948年1月2日轉到沈陽西南遼中地區，威脅敵人側後，尋求有利戰機。

我3師接受包圍并佯攻法庫任務後，即積極進行肅清其外圍據點的戰鬥，共殲敵五百餘人。對友軍攻克彰武，全殲守敵49軍79師起了牽制敵人的配合作用。

陳誠命令駐鐵嶺的新6軍22師增援法庫。12月16日，敵進到法庫東南之調兵山、沙後所一帶，東總命令2縱圍殲22師，3縱斷敵退路。16日下午，2縱4師對沙後所之敵發起進攻。由於敵情沒有偵察清楚，地形沒有看好，火力沒有準備好，結果進攻未成功，自己傷亡不少，犯了林彪忌諱的“打莽撞仗”。2縱5師17日在調兵山包圍了敵22師一部，打得很英勇，將敵擊潰。林彪嘉獎5師，批評4師。

冬季攻勢在12月中旬開始後的兩周中，我軍連克昌圖、開原、北鎮、海城、遼中、彰武等縣城，全殲49軍79師，207師一個團，新3軍暫59師一個團，93軍暫20師一個團，及交警第3縱隊等共二萬三千餘人，并完全包圍法庫，直接威脅沈陽。

陳誠判斷我軍將進攻沈陽，倉惶將原踞長春之新1軍全部，四平街之71軍兩個師及駐錦州的43師、54師等，先後調來增援沈陽。至年底我軍並未進攻沈陽，敵人援兵已到。

1948年元旦陳誠發表“告東北軍民書”，鼓吹“目前國軍已完成作戰準備，危機時期已過”。隨即調集新1、新3、新5、新6和71軍，共五個軍十五個師的兵力，于1948年1月2日，分別由新民、沈陽、鐵嶺三個方向同時出動，沿遼河兩岸向北、向西北推進，妄圖擊退我軍，藉以保障沈陽安全，進而解除法庫、新立屯之圍。其具體部署是：新3軍、新6軍為右路，由沈陽、鐵嶺向西北推進，新5軍軍部率兩個師為左路，由新民向東北推進，新1軍及71軍為中路，在上述兩路之間齊頭並進。

東總決定，牽制右、中路敵人，先集中攻擊戰鬥力較薄弱的新5軍。林、羅、劉首長殲滅左翼新5軍的戰鬥部署如下：（一）第

6縱隊于新5軍前進路上節節阻擊，誘其深入；（二）第2、7縱隊由彰武兼程向新民以北公主屯地區前進，第2縱隊指向公主屯北面，第7縱隊指向公主屯以西新5軍之左翼；（三）第3縱隊由遼河北岸插入新5軍右翼；（四）第10縱隊進到舊門、石佛寺及其以南地區；（五）第1縱隊由遼中北進並指揮獨2師進到沈陽以西興隆店地區；（六）第4縱隊由沈陽西南北進，進到沈陽西北之老邊地區；（七）第10、第1、第4三個縱隊共同負責切斷右、中兩路之敵與新5軍之聯繫，堅決抗擊其增援；（八）第8、第9縱隊也于新民以西和遼中地區，北返參戰；（九）東總直屬騎兵師則進到巨流河地區牽制敵人。

我軍部署完畢，待新5軍進到公主屯附近時，被我6縱頑強抗擊。

1月5日起，我第2、第3、第6、第7縱隊突然進行圍殲，至7日20時共歷五十四小時激戰，將新5軍軍部及195和43兩個師全部殲滅。俘軍長陳林達以下一萬三千餘人。

在圍殲新5軍戰役中，2縱6師奉命向公主屯以北進軍，協同友軍消滅新5軍195師。6師17團最先到達王道屯。7縱19師57團也同時到達。此時王道屯有敵人195師一個團防守。57團沒有作任何準備，就投入戰鬥，盲目地連續向敵人亂打亂衝，遭到敵人密集火力殺傷，毫無進展。17團進攻也很不順利，數次攻擊均未成功。黃昏之後，6縱17師的51團趕到前線重新組織火力，從西南突破，守敵開始動搖。6師17團再投入戰鬥，敵軍突圍南逃。在2縱和6縱聯合追擊下，全殲敵人的195師585團。戰鬥結束後，林彪通報批評王道屯戰鬥是一次“屢次攻擊不成功、傷亡很大”的莽撞仗。

對於沙後所和王道屯戰鬥，林彪一直耿耿於懷，作為反面教材。在1948年10月23日電令消滅廖耀湘西進兵團時，還提到“須嚴戒王道屯、沙後所的打法，那種打法是在未偵查地形狀況，未等大部隊到齊，未將火力很好配備，未將敵人退路截斷即倉促的亂打亂衝”。

新5軍被我包圍後，敵右、中兩路敵人，在飛機、坦克、大炮的掩護下，向西增援。我縱是1月3日奉命由遼中地區兼程北上阻擊援敵，于1月5日進到新民東北地區的敵人側後，并在興隆店、雙廟子一帶與中路之敵71軍打響，激戰後將其擊潰，殲敵二千餘人。中路之敵人屁股後受到威脅，未敢再向北前進和向西增援。我擔任阻援的其他部隊（第4縱和第10縱）于沈陽至石佛寺公路及遼河以東地區，阻擊敵人的連續攻擊，共殲敵二千餘人，敵未能突破我阻擊陣地，有力保障了我對敵新5軍的順利圍殲。

當新5軍被殲滅後，右、中兩路敵軍見形勢不妙，退回沈陽和鐵嶺。

在沈陽以北，以公主屯為中心的這場戰役，把陳誠打得暈頭轉向，膽戰心驚，星夜向蔣介石告急。蔣于1月10日飛抵沈陽，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並從山東戰場抽調54軍加強北寧線兵力。會上追究新5軍失敗的責任，陳誠最後承認自己指揮無方，請求按照黨紀國法懲辦。1月17日，蔣介石決定派衛立煌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總”總司令，負擔東北軍事全責。1月12日衛立煌飛抵沈陽。陳誠于2月5日悄悄地離開沈陽飛回南京。蔣介石在東北戰場上“走馬燈”似的頻頻換將，其前景可悲，可嘆。

衛立煌到任後，採取一種穩重死守的戰略方針。將新1軍、新3軍、新6軍、新7軍、新8軍、71軍、53軍等部集中沈陽附近死守，不輕易出動。並說：“目前共軍的戰法是圍城打援，我們不能上其圈套”，雲雲。

衛立煌，安徽合肥人，家貧，祇讀幾年私塾，既不是黃埔生，也不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生。他是自己跑到廣東投人粵軍，在孫中山身邊的衛隊當兵，不久升為警衛團排長，以後到白崇禧部升為連長，二十二歲升為營長，在贛閩作戰有功，升為團長。1926年參加北伐，任東路軍第14師副師長，不久升為師長。打垮孫傳芳進攻南昌後，升為第5軍副軍長。1931年，升任14軍軍長。1932年參加對鄂豫皖紅軍“圍剿”，立功，蔣介石改金家寨

爲立煌縣。以後又參加對中央蘇區紅軍的“圍剿”，並升爲陸軍上將。抗日開始後，爲第14集團軍總司令，並與八路軍關係甚爲友好，曾到延安縣見到毛主席及慰問在延安養傷的林彪，並送給林彪槍彈一百萬發，手榴彈二十五萬枚，牛肉罐頭一百八十箱。

#### 四、圍殲新立屯之敵

1948年1月1日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改爲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林彪爲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同時兼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兼政委。

利用戰爭空隙，我縱隊黨委于1月13日召開了擴大會議，對1947年的戰鬥工作進行了總結，對1948年的任務作了決定。根據東北局提出必須在1948年“力爭東北解放戰爭首先由反攻階段進入進攻階段，把東北解放區變成全國解放戰爭的總基地”的總任務，提出了我縱隊1948年要完成消滅敵人十個步兵團（每個團按三千人計算）的任務。縱隊下達的具體任務爲：第1師、第2師各殲敵三個團，第3師和獨立2師各殲敵二個團。在部隊建設上根據“取之于敵、壯大自己”的原則，決定縱隊炮兵，擴大成36門制的炮團。第1、第2兩師建設成12門制的炮兵營，第3師和獨立2師首先完成9門制的山炮營。

此外對於政治思想工作也提出具體要求，特別在戰鬥作風上強調要高度發揚“堅決執行命令，死打硬拼，不怕傷亡，不怕走路，不怕冷，不怕熱，不怕苦，不怕累，關心友鄰，主動協同，機動靈活，勇敢頑強”的戰鬥作風。

正是大雪紛飛，寒風陣陣的“三九”嚴冬季節，氣溫降到零下三十多度。1月24日，林、羅首長命令我縱主力（缺第3師）及第8縱隊，歸程子華統一指揮，圍殲新立屯之敵。此前該部敵人已被8縱圍困月餘，毫無鬥志。縱隊司令員李天佑和我即到程子華指揮

所接受任務。經研究確定，主攻方向為我縱由南向北，8縱則由北向南，實行夾攻。同時，助攻方向我縱擔任由西向東的助攻，8縱擔任由東向西的助攻。以三天時間（1月26日前）掃清各主攻方向的外圍據點，完成總攻準備。

新立屯位於阜新、沈陽線及彰武、大虎山線之鐵路交叉點上的戰略重鎮，守敵為49軍第26師，共九千餘人。城鎮面積雖小，但防禦工事甚強，火力組織也很嚴密。

我縱的具體作戰部署是：第1師首先掃清新立屯南面外圍據點之後，由南面進攻，第2師首先掃清東南角之大碉堡群，然後由東南方向與1師協同並肩突擊。獨立2師先掃清城西外圍支撑點之後，由西向東進攻。東北炮司一個炮兵團支援1、2師作戰，縱隊指揮所在第1師之後開設。

部隊展開之後，于1月25日拂曉，各師均以一個主力團的兵力，分別對指定的外圍各支撑點、碉堡群發起了進攻。1師和獨立2師戰鬥進展順利，經數小時激戰，將外圍守敵全部殲滅。但2師方面的進攻未能奏效。縱隊指示其重新組織，改變突破地點，于當日黃昏時再次發起攻擊。結果很快攻占敵人三個碉堡群，全殲守敵。同時第8縱隊也完成肅清外圍任務，至此發起總攻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完成。

孤守該城的敵人，懼于即將被殲的命運不敢戀戰，于26日清晨4時開始突圍，分三路向阜新方向狼狽逃竄。敵人避開大路，冒充我軍翻穿大衣，頭裹毛巾，低頭行軍。遇到崗哨假冒我軍番號企圖蒙混過關。後被我部隊機警識破。

我們接到敵人開始突圍的情報後，立即命令獨立2師及1師之主力猛烈追堵逃竄之敵。同時命令2師及1師之其餘部隊，迅速突入城內，協同8縱消滅尚未逃竄的敵人。追擊部隊猛追三十餘里，在冰天雪地中，將逃敵全部殲滅。攻城部隊經四小時巷戰，也將未逃脫之敵全部殲滅。

當我圍殲新立屯26師時，衛立煌始終不派一兵一卒前來增援。衛立煌拿定主意，以方塊字諱書社區，不管你解放軍打到什麼地

方，守城部隊如何告急，蔣介石如何再三電令他派兵解圍，他也總是把主力集中沈陽附近，死守老巢，不輕易出動。這樣就使那些固守沈陽外圍城鎮的敵人，孤軍奮戰，更加恐慌，更加膽寒。溝邦子之敵60軍184師，因怕遭新立屯之命運，于27日黃昏倉惶棄城逃竄。

在1月份發起的冬季攻勢第一階段，我軍以彰武為中心殲敵49軍79師，以公主屯為中心殲敵新5軍兩個師，以新立屯為中心殲敵49軍26師，三戰三捷，共殲敵五萬八千餘人。收復重要城鎮十餘座，敵人陷入更加孤立境地，既不能攻，又不能守，逃也無退路，必將遭受更大更慘的失敗。

## 五、轉戰遼南與解放法庫、開原

新立屯戰鬥勝利後，我冬季攻勢已進入第二階段。林、羅、劉首長決定，除以一部分部隊繼續包圍法庫、阜新外，主力轉戰遼南，打擊重點轉到沈陽以南地區。我野戰軍主力一部，于2月初和2月中旬分別完成了包圍遼陽、鞍山的任務。我縱隊于2月1日奉命由新立屯轉到遼陽、沈陽鐵路以西地區，2縱、7縱也進到沈陽西南地區，共同擔任打擊可能由沈陽出援之敵，保障圍殲遼陽之敵。

2月6日我4縱、6縱一舉攻克所謂“鐵打的遼陽”城，殲滅敵人新5軍暫編第54師全部。接着于19日，開始對鋼鐵中心城市鞍山發起總攻擊。激戰至當日午夜24時，將敵52軍25師全部殲滅。衛立煌仍然不出兵增援，認為解放軍是攻城打援，不能上其圈套。

鞍山解放後，我軍繼續南下，逼近營口。迫使敵守軍第52軍暫58師，在師長王家善率領下光榮起義。至此，我軍轉戰遼南連拔三城。

我縱主力擔任打援，也完成了保障我軍在遼陽、鞍山的作戰任務。

由于我軍在遼南地區連戰皆捷，固守法庫敵人新6軍暫編62師甚為恐慌，為了逃避被殲，于2月17日黃昏，突圍向四平、開原方向逃竄。

我縱第3師配合第10縱隊進行勇猛追擊。由於敵人已突出我包圍圈，因此我縱3師分兩路跟蹤追擊，于19日拂曉在法庫、昌圖之間的下窪子、大小房身一帶追上了敵人。在友軍配合下將其分割包圍，大部被殲滅。

之後，總部決定我第3、第10縱隊乘勝前進，緊緊地包圍了新開原守敵。同時我第2縱隊、第7縱隊分別包圍了巨流河、新民之敵，吸引沈陽之敵，配合攻取開原。我縱主力（缺第3師）奉命，在沈陽西南之新民屯、四方臺一帶待機，準備打擊由沈陽向西出援的敵人。

果然未出所料，衛立煌為了沈陽與錦州間的重鎮新民不再被我軍攻占，不顧開原守敵的求援，而命令沈陽、鐵嶺守敵新6軍、新3軍的三個師向西出動增援。為了保障其側翼安全，2月25日其主力一部向我縱阻擊陣地猛烈攻擊，但歷次攻擊均被擊退，殲敵千餘人。此時新開原守敵53軍暫30師之一個團及62師殘部，共三千四百餘人被我軍殲滅。敵之西援部隊得知開原失守，又遭我縱的堅決阻擊，很快就撤回去了。包圍巨流河、新民的友鄰部隊及我縱主力奉命向沈陽以北分別轉移。

2月份我軍攻克遼陽，殲敵暫54師；攻克鞍山，殲敵25師；解放營口，暫58師起義；解放法庫，殲敵暫62師；攻克開原，殲敵暫30師。這樣共殲敵四萬餘人，另萬餘人起義。

回顧去年夏季反攻前，敵人曾以一個團兵力為單位，防守一個重要據點，實行所謂“機動防禦”。自夏、秋兩次攻勢連遭挫敗後，敵人就改以一個師或一個軍為單位，防守一個重要據點，實行所謂“重點防禦”。但經過此次冬季攻勢中連克名城，殲敵整師之後，看來敵人再不敢以師為單位獨立防守一座城市了。

蔣介石一心想打通沈、錦綫，將沈陽主力調往錦州。他的理由是，錦州靠近華北，一旦出現危機，可與華北傅作義的部隊互

相支援。進可再取東北，退可撤往關內。不會讓共軍堵在東北消滅。衛立煌却要堅守沈陽，保全東北。他的理由是，沈陽主力一旦撤往錦州，沈陽、長春將不保。即使錦州能守住，畢竟東北基本上丟掉了，將會受到全國輿論的壓力。經過多次向蔣介石申述利害，蔣介石終於同意衛立煌的意見。

## 六、攻克四平

林、羅首長2月27日指示，為了繼續擴大戰果，進一步孤立沈陽、長春敵人，決定殲滅四平守敵，爭取吸引沈陽方面之敵向北出援，在運動中給予殲滅打擊。命令我縱及第3縱隊、第7縱隊，配屬四個炮兵團，組成攻城部隊，由我縱李天佑司令員和萬毅政委統一指揮。命令第2縱隊、第6縱隊、第8縱隊、第10縱隊等，部署在昌圖地區執行打援任務。各部奉命迅速北上。

林彪估計沈陽之敵北上增援四平的可能甚大，因此做了兩套作戰方案：其一，如我對四平未發動總攻擊前，沈陽之敵大舉出援，我攻四平部隊則準備留一個師佯攻，其餘部隊全部南下參加打援；其二，如我對四平已經發起總攻擊，沈陽之敵才開始北援，我打援部隊應在開原、昌圖一帶頑強抗擊，爭取時間，保證我攻城部隊順利奪取四平城。

3月的東北，天氣仍然是遍地皆雪，寒風悲號，白天化凍，夜間結冰。

我縱相當一部分幹部和老戰士，聽說縱隊又擔任主攻四平的任務，紛紛摩拳擦掌，眼睛裏都充滿了仇恨的血絲，牙根都咬的“吱吱”做響，這是一股從心底噴涌而出的復仇雪恨的怒火。前年春夏之交，我們在這裏進行了一場保衛四平的惡仗，硬戰，結果沒有保住，犧牲了不少戰友。去年夏季強攻四平，我們在這裏又進行了一場惡仗，硬戰，結果沒有攻下，又犧牲了不少戰友。今天，戰士們的軍衣上，還帶着前兩次戰役的烟塵，耳邊還留着攻

打四平的槍炮聲，記憶中還浮現着犧牲戰友的音容笑貌。不少指戰員說：“現在我們又回到四平，再次和老對手見面了，這次到了老子和你算總帳的時候了，非要砸的你粉身碎骨，打的你不知道老子娘是誰。”“堅決拿下四平，為犧牲的戰友報仇！”的口號聲響徹陣地上空，請戰書像雪片一樣送到各級指揮員手中。

我們縱隊領導明明白白地清楚指戰員們的這種心理，這種情緒。但是作為領導幹部頭腦要時刻保持冷靜，因此在戰前動員時，一方面要求部隊化悲痛為力量，化仇恨為力量，狠狠地打擊敵人，堅決完成任務；另一方面又要求部隊遵守戰場紀律，強調優待俘虜政策，強調保護城市的政策，絕對禁止亂殺亂燒。

四平守敵遭我多次打擊後，補充起來的第71軍88師全部及一個騎兵團，三個保安團，還有71軍、新1軍的留守人員，偽遼北省政府等共一萬九千餘人。城郊和城內，築壘防禦體系相當完善堅固，但敵人戰鬥力不強，防守的兵力也不足。我軍的實力則今非昔比，我軍不但攻城兵力保持優勢，打援兵力也非常强大。更重要的是我們擁有復仇的怒火和必勝的決心。

攻城部隊于3月2日到達指定位置，并對四平形成了嚴密包圍。當時3縱進至四平東北部，7縱進至四平西北部，我縱進至四平西南部。

我們的攻城部署原計劃是三點突擊：以第7縱隊和第3縱隊，擔任由北和東南兩個方向的突擊任務，我縱的任務則從西南方向突擊。但在我們肅清外圍據點時，查明敵之防禦重點已由鐵路道西轉到道東，指揮中心亦轉到城市東北角之油化工廠附近。

根據守敵防禦重點的變化和接受去年強攻四平的教訓，攻城指揮部決定改變原來計劃，新的作戰計劃是：(1)先打擊敵道西之防禦弱點，集中我縱和7縱的絕對優勢兵力，從北、西北和西南三個方向快速突破敵外圍防禦陣地，向縱深發展；(2)將戰鬥力最強的我縱調至城北，與7縱互換陣地；(3)決定從五個方向同時突擊，使敵人腹背受攻，沒有躲避和相互支援的餘地。既以第3縱隊從城東北及城東南兩個方向向城內突擊，以第7縱隊從城西

南向城內突擊，我縱則從城北和城西北兩個方向，同時向城內突擊；（4）炮兵主力約六十門重炮，主要支援城北我縱1、2兩師的突擊戰鬥；（5）調整部署之後，再以三天時間進行突擊組織準備工作；（6）攻城指揮部和我縱指揮所都設在城北三道林子。

我縱的具體作戰方案為：以1、2兩師為城北主要突擊方向的第一梯隊，沿中長鐵路兩側（1師在路東，2師在路西），由北而南並肩突擊，獨立第2師在城西北角同時發起突擊，第3師為第二梯隊。

一切準備就緒，于3月12日上午7時40分發起總攻。一百六十多門大口徑火炮，和在前沿布置的戰防炮、迫擊炮，在城的四方同時怒吼，敵陣地一片爆炸火光，騰起濃濃的黑煙。在突破口和敵前沿陣地，一分鐘落彈量超過五百發，預定炮火準備時間為20分鐘，祇經過15分鐘的炮火猛烈轟擊，敵前沿陣地的碉堡群大部被摧毀，突擊部隊的戰士們一邊捶着地喊着“打的好！”，一邊頻頻回頭看着指揮員，焦急地等待着衝鋒的命令。

8時整，五方突擊點同時吹響衝鋒號，部隊潮水般的發起了衝鋒，迅速打開了突破口。同時，我炮火開始延伸射擊，轟擊敵第三道防禦陣地。

我第1、2兩師在8時半左右即突入城內，獨立2師8時50分突入城內，第3縱、第7縱9時左右也分別突入城內。

路西敵人企圖迅速向路東收縮，我攻城指揮部命令突入路西部隊，加快縱深戰鬥，制止敵人收縮。約中午時節，我突入路西的第1、第7南北兩路縱隊，會師于中山大街，路西街道四分之三以上面積被我攻占，守敵大部被殲，一部分被壓縮在轉盤街核心工事內，少數逃往路東。至下午3時我即將路西敵人全部肅清。

此時，我縱突入路東的第1師部隊，經過激烈巷戰，先後擊破了敵人在油化工廠、發電所、康德火磨廠等核心工事的節節抵抗，並迅速向南穿插與第3縱部隊協同作戰。至12日夜，將敵88師部壓縮在曉東中學和萬字會附近的核心工事之內。

13日晨我縱和第3縱隊經過重新組織，在炮火支援下，對妄圖垂死掙扎的殘餘敵人發起猛攻，一舉將其全殲。至7時左右，整個四平戰鬥宣告勝利結束。

由於集中了絕對的優勢兵力和火力，戰前的準備十分充足，步兵進攻和火炮掩護配合密切，五個方向的進攻堅決，使四平攻擊戰僅用了二十三個小時即解決戰鬥。全殲敵一個整師另一個騎兵团，三個保安團。繳獲各式火炮近二百門，輕重武器上萬枝，汽車百餘輛。

戰鬥結束了，四平解放了。迎着朝陽，戰士們興奮的在殘垣斷壁的樓頂上和窗戶裏，在敵人的碉堡上和大炮旁，揮舞着紅旗，揮舞着軍帽，揮舞着手中的槍，歡呼着，雀躍着慶祝勝利。我和縱隊指揮所的其他同志看到此情此景也是激動不已，熱淚盈眶。三年來，三次臨戰四平，犧牲了那麼多優秀的指戰員，才換來了今天的勝利，真是太不容易啦！我們內心的感受真是無法用語言來表述。

打掃完戰場，部隊要撤出戰鬥了，不少戰士又靜靜的站立在廢墟上，默默對犧牲的戰友們說：“安息吧，我們為你們報仇了！”

在我攻城部隊圍殲四平守敵之際，不但沈陽敵人不敢向北增援，吉林敵人60軍也棄城向長春逃竄，我東滿四個獨立師追殲敵人後尾一部，繳獲不少物資。吉林不戰而宣告解放。

吉林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是人人皆知的。它既是重要工業城市，又是世界著名的小豐滿水力發電站所在地，也是鐵路樞紐，水陸交通要地，經濟集散中心，城防工事又十分堅固。既然如此，衛立煌為什麼決心放棄呢？根本原因是敵人遭我連續沉重打擊，處於四面楚歌之中。我軍越戰越強，敵軍越戰越弱，完全喪失了堅守的信心。一個加強師的兵力防守一座城市，被我輕而易舉的攻殲，一個軍的兵力防守一座城市，也未必守得住。因此祇好妄圖將兵力集中於長春，進行苟延殘喘的垂死掙扎。

中共中央3月15日慶祝四平街大捷的電報中說：“慶祝你們收

復四平街及在冬季攻勢中殲敵八個整師，并爭取一個整師起義的偉大勝利，尚望繼續努力，為完成解放東北而戰”。這個電報對全軍鼓舞極大，完成解放東北的任務，已成為我們當前的行動口號。

四平的收復，把固守長春敵人賴以向南逃竄的後門關閉了，把通向沈陽的一塊踏腳石拔除了。沈陽、長春兩城成為“八面不靠”的“孤島”。

四平戰役的勝利證明，我軍具備了攻克防御堅固的大城市的能力，獲取了大城市攻擊戰的成功經驗，部隊在對大城市進攻戰中得到了鍛煉。

四平解放後，歷時三個月的冬季攻勢宣告勝利結束。共殲敵十五萬人（我縱共殲敵二萬餘人），收復城市十八座，擴大解放區二十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六百餘萬。將殘餘敵人壓縮在祇占東北土地面積百分之二的十二座大中小城市中，使整個東北戰場上的形勢發生了對我極為有利的根本性的變化。

## 第十七章 遼沈大決戰 (之一)

規模巨大的遼沈戰役，集中了東北我軍十二個野戰縱隊和一個炮兵縱隊，連同獨立師，共五十三個師，約七十萬人投入戰鬥。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在廣大人民群衆的支援下，經過五十多天的作戰時間，殲敵四十七萬人，最後解放東北全境。

本文中我所紀錄的戰役情況，僅是我親身經歷的以遼西圍殲廖耀湘兵團的戰役過程為主的片斷內容，頗有題重文輕，以偏概全之感，祇為留給後人作戰史研究的參考。

從1938年到八路軍115師，再到東北工作的十年中，我親自參加和親自指揮的大大小小的戰鬥上百次，這其中有勝利，也有失敗。1948年之後，我親自指揮部隊，在與國民黨軍隊的較量中，有三次戰役是我最為得意之作，遼西圍殲廖耀湘兵團就是其中之一。

## 一、決戰前的東北形勢

關於形勢與任務，在1947年12月中央就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蔣介石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并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蔣介石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這是一個偉大的轉變。

1948年3月中央又指出，從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我軍共殲滅國民黨軍隊二百萬人以上，我軍由一百二十八萬人發展到二百五十萬人，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減到三百六十萬人。我們的方針是穩扎穩打，祇求每年消滅敵軍一百個旅左右，爭取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滅國民黨全部軍隊。

中央同時對東北戰場指示說：東北兵團利用遼河結冰，舉行了三個月冬季作戰，殲敵八個師，爭取一個師起義。該兵團現已開始休整，待休整完畢，或打長春或打北寧路上之敵，視情況再定。又指示說：蔣介石曾經考慮過全部撤退東北兵力至華北，後來又決定不撤，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將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

東北戰場經我軍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勢作戰，殲滅敵人三十餘萬，收復城市五十餘座，使東、南、西、北滿及冀熱遼解放區完全聯成一片。東北我軍野戰部隊已發展到七十餘萬人，地方部隊也發展到三十萬人，總兵力達到空前的一百萬人以上，裝備日臻精良。

我軍將東北之敵分割壓縮在長春地區、沈陽地區及以錦州為中心的遼西走廊地帶。這三個地區的陸上聯繫也多被我軍切斷了，敵人祇能在空中來往。如果把長春地區比喻為敵人的腦袋，沈陽地區比喻為敵人的心臟，錦州到山海關遼西走廊地帶比喻為敵人的尾巴，那麼，現在的東北敵軍，已經像一條傷痕累累、癱瘓在地的毒蛇，祇能苟延殘喘，不能隨意動彈了。

蔣介石看到東北局面弄到這種地步，趕快從山東抽調范漢杰兵團前來增援，力圖守衛冀熱遼走廊地帶。同時把那個曾誇下海口“不恢復國軍在東北的優勢，不從共軍手中收復東北一切失地，決不回南京”的陳誠撤換，讓衛立煌來“挽救危局”。衛立煌到東北之前，蔣介石交待的任務是“穩定沈陽局勢，必要時放棄長春、沈陽，確保北寧綫安全，逐漸從共軍手中奪取主動權，恢復優勢”。

但是衛立煌也沒有什麼高招妙計，他與陳誠不同的地方是，不敢再放大炮，吹大牛了。他上任後，看到東北這種敗局，對“恢復國軍在東北的優勢”表示悲觀。但他不同意蔣介石放棄長春、沈陽的主張。蔣介石為了讓衛立煌牽制住東北我軍不至于快速入關，以求穩定關內的局勢，最後批准了衛立煌保持東北現狀的建議。外國新聞記者也紛紛評論說：“衛立煌的任職，將祇能使他贏得常敗的名聲”。雖然衛立煌沒有那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勁頭，可是總不能不想點辦法進行絕望的最後掙扎。於是確定了一個“集中兵力，重點守備，確保沈陽、長春、錦州，作為爾後恢復優勢的反攻基地”的戰略方針。

當時東北敵人破爛總計還有四個兵團，十四個軍，四十四個師。正規部隊四十八萬人，保安團隊七萬人，總共五十五萬人。但士氣很低，不少是被我殲滅之後重新組編的，有的是地方保安團隊升級編為正規軍的。因此戰鬥力明顯的今不如昔。

敵人的部署是這樣：

為了確保長春戰略要地，以第1兵團兩個正規軍（新7軍和60軍），和一部分地方保安旅團，約十萬人，依托永久性的防禦工事

進行固守。由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在那裏坐鎮指揮。

以沈陽老巢作為防禦中樞，北進可以增援長春，西出可以策應錦州、遼西走廊。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故將其主力第8、第9兩個兵團和一部分特種兵團、地方保安旅團，約三十萬人，控制在沈陽及其周圍幾個縣城，既形成防禦集團，又形成機動集團。衛立煌就坐鎮沈陽指揮。

為了確保錦州戰略要地，維護遼西走廊這條生命線，以保持與關內陸海聯系，既求得隨時得到關內增援，也可以在不利時轉移東北主力。于是在錦州、山海關線擺了四個師，又在錦州附近擺了第6兵團（第93軍、新8軍），共十個師，六個特種兵團和其他地方保安旅約十五萬人，由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杰在錦州坐鎮指揮。

敵人經過這番安排之後，就認為可以確保沈陽、長春、錦州高枕無憂了，就可以使我軍處于“既啃不動，也吞不下”的處境，就可以持久地防守，穩定東北局勢，就可以逐漸實現蔣介石“恢復優勢”的“聖旨”。

然而且慢，敵人樂觀得太早了。衛立煌同他的前任杜聿明、陳誠一樣，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殊不知，東北人民解放軍目前已占據絕對壓倒的優勢，在東北與國民黨軍隊戰略決戰的條件已經成熟，沉重地毀滅性打擊，很快就要落在他們頭上。

## 二、林彪提出 “大兵團、正規化、攻擊戰” 的作戰方針

冬季攻勢于1948年3月勝利結束之後，各部隊進入休整期。

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在哈爾濱召開參謀工作會議和後勤工作會議。方塊字漢書社參加了參謀工作會議，并聽取

了林彪的總結講話。

林彪在會議上提出“大兵團、正規化、攻擊戰”的指導方針，并強調加強司令部的建設。他說：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要求我軍由分散的作戰轉到集中的作戰，由運動戰轉到攻擊戰。大兵團作戰是客觀變化的需要，攻擊戰也是客觀變化的需要，不攻擊則無援可打，因為敵人不來增援。為了適應大兵團攻擊戰的需要，就必須正規化，使各級司令部成為有靈活頭腦，有組織能力的指揮機關。沒有正規化的組織和制度，在大兵團協調作戰中，各部隊就不能準確地理解上級的作戰意圖，就不能協調一致的執行好上級的作戰計劃，就不能完成好艱巨、複雜的作戰任務。

參謀長劉亞樓在會議上提出把“大兵團、正規化、攻擊戰”作為司令部今後工作的總要求和總方針，要掌握和提高陣地攻擊戰，城市縱深攻擊戰，大兵團運動中的圍殲戰的指揮能力。

羅榮桓在後勤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從敵、我、群眾這三方面來看，敵強我弱的形勢在東北已起了根本轉變，目前已成為我強敵弱的形勢了。目前東北全黨全軍的任務是解放全東北，這個任務是很重大的，必須前方、後方和各方面配合起來，才能完成。今後戰爭的規模將更大，我軍作戰的戰線將更長，兵力使用將更加集中，武器裝備、糧草被服的需求量將更大，大兵團集中作戰條件下，沒有大規模的健全的後勤供應保障，是不可能完成作戰任務的。

參謀工作會議結束後，4月20日至5月20日，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召開縱隊以上軍事幹部會議。

會議主要討論研究：（1）中央和中央軍委對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2）東北形勢和我們的作戰任務；（3）作戰經驗和戰術原則。

會議學習了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

東北局和東野總部各主要領導人，對目前形勢和任務，對土地改革，對財政經濟，對二線兵團建設，對大兵團攻擊戰等等問題，分別作了全面性的報告。

林彪在會議上作了長篇的講話，主要講的是對大城市的攻擊戰。

林彪指出：“去年雙城會議，把集中優勢兵力，突破敵防御陣地問題解決了，所以去年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冬季作戰，決定打哪個地方，就沒有哪個地方的敵防御不被我軍突破的。現在可以說，突破敵防御問題已經解決了。這次主要講縱深戰鬥。”

他說：“城市大，縱深也大，敵人的抵抗不在外圍和前沿，而在縱深。過去消滅敵人個把師主要是前沿突破，到縱深就沒有什麼仗好打了。但進攻大城市縱深戰鬥就複雜了，要進攻一個像長春那樣大城市，是要經過多次、反復的縱深爭奪戰鬥。所謂縱深戰鬥就是巷戰，縱深戰鬥問題很多，我主要提出三點，這三點可用三句話來說，一句是不要打急了，一句是隊形不要太密集了，一句是大膽插到敵人後面切斷敵人，分割敵人。打急了，一次攻擊打不下來還要重新打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打第四次、第五次，本來想很快解決，反而弄得更慢了。如果隊形太密集了，傷亡太大，打不到底，打半截子仗，一個連打剩七、八個人就無法再打了。如果不插到敵人後面，切斷敵人退路，祇從正面打，敵人後面是安全的，正面也不容易打垮，如果打垮了，敵人退走了，我們也撈不到多少便宜，那就是白打了一場，白流血，白犧牲，白費力。”

林彪總是能够抓住當前作戰的關鍵環節，解決當前作戰的主要矛盾，對部隊的指導既透徹又具體。他的指示從部隊高級指揮員一直貫徹到連隊戰士，都可以做到聽得懂、摸得着、做得到。在東北戰場這幾年，每年提出的戰略方針、戰術方法都對全面提高部隊指揮員的素質，提高部隊戰鬥力起到了關鍵作用。從不會打仗到學習打仗，直至今天的打硬仗、打大仗、打勝仗，人民解放軍在前進，我本人也在不斷提高作戰水平。

### 三、初定戰役主攻方向

在參謀工作會議上，對下一次戰役如何打法，成為與會者思考的中心。多數人傾向攻殲長春敵人，基本理由是：（1）圍殲長春敵人，可以吸引沈陽敵人十個師以上的增援，我們力求在運動中，大量殲滅其增援部隊；（2）攻占長春後，可以使我無後顧之憂，再集中全軍南下到北寧線上作戰；（3）圍殲長春敵人，我們有後方依托，補給容易，而敵人糧彈有限，補給非常困難，依靠飛機空投數量有限，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況且敵人內部矛盾甚多，有利于我開展政治攻勢和各個擊破。因此長春雖然有敵十萬之衆，且有堅固防御工事，但大家有信心把它攻克。

4月18日，林彪、羅榮桓等東北局和東北野戰軍領導，就攻打長春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後，致電中央軍委，提議部隊軍事、政治整訓之後，用九個縱隊攻打長春（七個縱隊攻城，三個縱隊在四平以南打援）。作戰計劃的第一步是實行圍城，以十天到半個月時間，進行攻城作業和各種準備並掃清外圍。在此期間，極力吸引沈陽敵人北上增援。計劃的第二步是如敵增援，則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戰中展開大規模的反擊，殲滅敵人。如敵不增援，則我軍即對長春發動全面進攻，在十天或半個月左右時間內全部結束戰鬥。

報告中說，其他作戰方案亦曾考慮，“均認為不甚適宜”。因為大兵團如南下北寧綫作戰，道路交通與運輸補給都有困難。“故目前祇有打長春的辦法為好”。

毛主席22日復電：“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意見。”“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不是因為先打他處特別不利，或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你們所說打沈陽附近之困難，打錦州附近之困難，打榆錦段之困難，以及入關作戰之困難等，有些祇是設想的困難，事實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實

際的困難，在你們打開長春南下作戰時會遇到的，特別是萬一在長春不能攻克的情況下要遇到的。因此，你們自己，特別在幹部中，祇應當說在目前情況下先打長春比較有利，不應該強調南下作戰之困難，以免你們自己及幹部在精神上處于被動地位。”<sup>1</sup>

#### 四、調任6縱，首戰告捷

哈爾濱參謀工作會議即將結束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林彪要找我談話。自我離開總部到1縱工作後，雖然利用參加會議的機會，也時常見到林彪，但林彪單獨與我正式談話還是近兩年的第一次。

到林彪辦公室後，與林彪寒暄了幾句。首先林彪對我到1縱的工作給予了肯定。林彪接着說：“現在決定調你到6縱任副司令員兼16師師長。”我當即表示服從組織安排。

林彪又說：“16師師長人選問題，我和羅榮桓已考慮很久。16師是個主力師，是井岡山下來的，原1軍團的老基礎，老部隊，到東北後也打了不少勝仗，但也有些仗打得不怎麼太好，傷亡也很大，戰績不够理想，不如1師、5師那樣打得出色，戰績顯著。要你兼任16師師長，希望能把這支老部隊帶出新的起色，有明顯的進步，充分發揮主力師的作用。”

聽得出，林、羅首長對16師是十分重視的，對我也是寄予重望的。

我當即表示：“首長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我之所以這樣有信心的答復林彪，是因為我對16師的情況心裏有底。

該師是紅1軍團的老部隊，長征中，是中央紅軍的前衛師之一。抗日戰爭時期，改編為115師343旅685團，後為新四軍3師7

<sup>1</sup>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軍史》第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方塊字讀書社

旅。有優良的紅軍傳統和堅實的作戰基礎。該師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作風頑強，作戰勇猛，特別善打惡仗、硬仗和近戰、夜戰，敢于刺刀見紅。在東北作戰的幾年中，我耳聞目睹，印象深刻。

會議結束，我回1縱接交工作後，就趕赴6縱報到。當時，6縱由黃永勝任司令，賴傳珠任政委，楊國夫為副司令員，劉其人為副政委。

我到16師的第二天，就接到林、羅、劉首長電示：（1）長春敵人暫61師進到長春以西之小合隆一帶，暫56師進至飛機場周圍；（2）我軍擬以奔襲方法，抓住該敵，引敵增援而殲滅之；（3）1縱、6縱、獨2、獨5、獨10及炮司做出動準備；（4）已令2縱、3縱北上參加長春外圍之戰。

5月23日上午，縱隊首長召集各師師長會議，研究作戰部署，確定16師、18師和獨立第10師殲滅大房身飛機場附近敵人暫56師。17師配合1縱殲滅小合隆一帶敵人暫61師。

我16師于24日出發後，先頭團于上午11時與機場南之朱家窩棚敵人地堡群接觸。戰至下午14時將其攻克。縱隊政委賴傳珠曾親臨我師指揮陣地協助指揮，因突然身體不適，我勸其迅速離開火線休息。

部隊經準備後開始攻擊飛機場大樓，敵暫編第56師一個團守備機場。我47團為主攻團，用火力掩護爆破組進行爆破，打開缺口後，步兵快速通過，再用火力掩護爆破組進行爆破，層層推進。獨10師也突破敵陣地，殲敵兩個營，并向機場縱深前進。激戰不到一小時，黃昏前，就完全控制了機場。機場大樓的守敵大部被殲滅，少數逃竄也被我追擊殲滅。除斃傷敵人三百餘人外，俘敵副師長王正國以下六百餘人。

攻克大房身機場，切斷了長春和沈陽的空中交通，長春守敵只能靠空投補給了。

長春外圍戰結束後，東野總部對我16師和獨10師通令表揚。

這是我到16師“新官上任”後指揮打的第一個小勝仗。為什麼是小勝仗呢？東北自衛戰爭初期，消滅敵人一個營就覺得很不

錯。但現在不同了，現在作戰方法明確，作戰能力提高，有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我們部隊的武器裝備更精良，打起仗來心中更有底，這樣就特別喜歡打大仗、打惡仗、打硬仗，一次戰鬥消滅敵人一個師、一個軍才覺得酣暢淋漓，心裏痛快！所以消滅一個團，殲敵千把人，祇能算是小勝仗。

長春外圍戰後做總結時，我參戰部隊反映，對設防堅固的大城市開展攻擊戰，在進攻的戰術上仍有一些問題（主要是如何組織火力交叉掩護、部隊如何快速穿插、如何正確使用爆破技術和減少傷亡等問題），我認為這些意見很有代表性，就及時報告了東野總部。

東野總部經討論認為，長春敵人工事堅固，攻城、打援不易兼顧。在報告毛主席同意後，于6月中旬，東野總部在吉林召開幹部會議，明確對長春實行“久圍長困”的方針。並決定由第1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蕭華指揮新成立的第12縱隊和六個獨立師擔任圍困任務，全面開展政治攻勢，嚴密實行經濟封鎖。

7月，我軍主力則準備南下作戰。

## 五、全軍大練兵

哈爾濱參謀工作會議結束後，為貫徹落實“大兵團、正規化、攻擊戰”的作戰方針，各級領導幹部親自組織，對部隊進行四個多月的軍政大練兵，為完成遼沈大決戰作充分準備。練兵目的是為了奪取敵人大城市，及開展大兵團集中機動作戰，主要進行攻擊戰和運動戰的訓練，並提出“練好兵，打長春”和“多流汗，少流血”的口號。

林總指示，練兵要發動群衆，要開展群衆性的練兵活動。要知道，戰鬥力的提高要靠每個戰士的戰鬥力的提高，而不是靠一二個指揮員就行，這是一種沒有群衆觀點的落後思想，必須糾正。你雖然是個軍事指揮員，又是共產黨員，所以除了管軍

事訓練，還要管政治思想教育。如果我們打長春是攻擊戰，沈陽敵人可能出援，又要準備打運動戰，因此既要練打攻擊戰，又要練打運動戰。

這次練兵是有針對性的，其主要演練內容是：（1）以營為單位攻擊一條街，全團三個營的輪番進攻；（2）攻城突擊隊的“四組一隊”戰術；（3）巷戰中的“四快一慢”原則等等。同時加強單兵作戰的爆破、投彈、射擊、土工作業和拼刺等項目的訓練。

長春外圍戰後，我縱就開到吉林省附近整訓和大練兵。吉林省原敵人修築的工事障礙、碉樓地堡和街道的各種建築物，被我們充分利用起來，成為我們練兵的假想攻擊目標。

我們發動指戰員，根據長春外圍戰的經驗和不足，先共同研究，提出問題和解決辦法，而後反復演練，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解決。例如，如何排除敵人前沿陣地設置的各種障礙，如何快速突破敵人前沿，如何撕開缺口擴大戰果，如何進行縱深戰鬥，如何編成“四組一隊”，如何攻占敵人街心碉堡群，如何攻占和利用城市高層建築物，如何穿插分割各個殲滅敵人，如何打垮敵人反衝鋒等等。

攻擊戰訓練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之後，又進行了一段時間的運動戰訓練和單兵科目的訓練。

與此同時，縱隊、師兩級單位，還舉辦了多期指揮員訓練班，將團、營、連級幹部集中起來，通過研究實戰案例，加深對“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猛戰術”、“四組一隊”、“四快一慢”、“三種情況三種打法”等戰術的理解，提高了基層指揮員的戰地指揮能力。

由於我兩次親身參加了四平攻擊戰，因此，在指揮員訓練班中，我重點介紹和講解四平攻擊戰的經驗和教訓，對指揮員們的啓發不小。

我16師是比較善于打運動戰、攻擊戰和圍殲戰的，這是它的特長。這支部隊有不怕犧牲，不怕吃苦，猛打、猛衝、猛追的老作

風、老傳統；不畏強敵，死打硬拼是這支部隊的精神所在。經過這次空前規模的大練兵，不論在政治上、軍事指揮上、戰術技術上，均得到普遍提高。全軍士氣高漲，對攻擊戰、運動戰信心百倍。

在大練兵期間，總部又將二線獨立團開到前方補充主力部隊，使主力部隊得到充實，每個連隊有一百四五十人，每個師均有一萬多人，武器彈藥、物資器材也得到補充和調劑。幹部、戰士們看到這種情況，高興得不得了，打仗要求更為迫切，經常向師、向縱隊打聽“消息”，探聽什麼時候出動，并說：“現在是萬事俱備，就等上級一聲令下”。

打仗，打勝仗是戰士最大的樂趣。不打仗病號就多，槍炮一響，情緒就來了，百病皆無。

## 六、南下作戰部署與繼續圍困長春

遼沈戰役是遵照中央軍委1948年9月7日的指示精神進行的。指示要求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部隊在一年內（今年7月到明年6月）完成殲滅衛立煌、傅作義兩個集團的三十五個旅（師）左右，并攻占北平、天津、沈陽三點以外的一切城市的任務。如果能在九、十兩個月或再多一點時間內，殲滅錦州至唐山一線之敵，并攻占錦州、榆關、唐山諸點，就可以達到殲敵十八個師左右之目的。為了殲滅這些敵人，你們現在就應準備使用主力于該線，而置長春、沈陽兩敵于不顧。并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沈援錦之敵。指示中還說：“如果你們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區準備打長、沈出來之敵，則該敵因受你們威脅太大，可能不敢出來。”“如果在你們進行錦、榆、唐戰役（第一個大戰役）期間，長、沈之敵傾巢援錦（因方塊角讀書社區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錦州）

附近，衛立煌才敢來援），則你們便可以不離開錦、榆、唐綫，連續大舉殲滅援敵，爭取將衛立煌全軍就地殲滅。這是最理想的情況。”<sup>1</sup>

中央確定的遼沈戰役作戰基本原則是：東北野戰軍主力南下，切斷北寧綫，將國民黨軍隊關在東北，運用攻錦打援的辦法，各個殲滅敵人。

東北野戰軍總部遵照中央軍委這個重要指示，經過深思熟慮，制定的戰役計劃是：以第3、4、7、8、9、11等六個縱隊及炮兵縱隊在錦州及北寧路作戰，以第1、2、5、6、10等五個縱隊，在新民以西地區及沈陽、長春之間，隨時準備對付沈陽西出增援錦州和北出增援長春的敵人，以第12縱隊和六個獨立師繼續圍困長春。

在戰役未發動之前，林彪多次指示我們，要確立打前所未有的殲滅戰的決心，徹底消滅東北戰場上的敵人，解放全東北，準備入關作戰。又說，過去我們組織一次進攻戰役，祇能消滅敵人幾萬人，現在我們已有可能組織消滅敵人十萬人以上，甚至幾十萬人的大戰役。這種戰略遠見和氣魄，鼓舞和教育着我們所有領導幹部，使我們興奮得渾身都是力量。

衛立煌上臺不久，就犯了一個大錯誤，認為我軍尚不具備攻打大城市的條件。同時被我“練好兵，打長春”的口號所迷惑，錯誤地判斷東北我軍這次戰役的主要進攻目標是長春，不會出現在北寧線上。范漢杰也說：“解放軍缺坦克、炮兵，攻城力量不足拿下錦州。如果解放軍越過沈陽，遠來遼西，交通、補給不易，屯兵于堅城之下，必陷入困境。”他們判斷林彪斷不敢走這步險棋，肯定還是打長春。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我們遵照毛主席“封閉蔣軍在東北各個擊破”的指示精神，實行“關門打狗”的戰役方針。

我縱奉命于9月12日由吉林地區出發，先部署在長春、伊通以南地區，協同12縱隊及各獨立師，佯作進攻長春之勢，并準備殲滅

<sup>注1</sup>、《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305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長春突圍南逃敵人，掩護我軍主力秘密隱蔽的轉向北寧線上作戰。

我縱17師是一支以攻擊著稱的部隊，林、羅首長決定令其南下，準備使用于進攻錦州時，進行縱深巷戰。

長春是我國東北的一座現代化城市，是偽滿的京都。日本軍國主義曾以它作為進攻蘇聯的軍事基地。國民黨占據後，更增修了許多現代化工事。敵人現在所以要固守這座孤城，是想在我們腹地留下一個強硬的堡壘，以牽制我軍主力，威脅我軍南下作戰的後方。

我12縱隊及各獨立師從春天起，就把它圍得水泄不通，并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現在敵人是外無救兵，內無糧草，處于饑寒交迫的絕望狀態。鄭洞國曾經建議放棄長春，將主力集中于沈陽和錦州之線，但衛立煌不同意，認為放棄長春會造成很不利的國際影響，況且固守長春尚能吸引一部分解放軍主力，減輕沈陽、錦州方面的軍事壓力。

當我縱進到長春東南地區時，敵人正實行“殺民養兵”、“要長春不要老百姓”的政策，敵人把城內許多市民的糧食、財物全部搶光，然後強迫驅逐他們出城。受害的人民又饑又餓，衣衫襤襤，貧病交迫，骨瘦如柴，老人、婦女、兒童成群結隊絡繹不絕，哭哭啼啼怨聲載道地進入我防區。

東總指示：“對出城之難民，應動員地方黨及軍隊的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在我縱駐防的陣地前，也出現了從城內逃出的大批難民。我們及時發糧救濟并安置他們生活，他們十分感激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紛紛控訴蔣軍殘暴罪行。我們工作組同志訪問他們：“城內情況怎樣？”他們一致回答說：“人心惶惶，日日夜夜盼望解放。”“沒有吃的，沒有燒的，城內餓死的人不知多少，高粱米市價每斤一千五百萬元（偽東北流通券）的牌價，且有價無市”。“沒有吃的不算，還強迫去給他們修碉堡，修碉堡沒有木材，沒有磚頭，就把我們房子拆了，強令我們露宿街頭，真是慘無人道”。此情此景，開了誰心寒心和憤怒，激起人民強烈反

對。這是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內國民黨軍隊，被我圍得軍心涣散，士氣低落，厭戰和逃亡、投誠與日俱增，僅圍城的三個月內，即瓦解一萬八千餘人。據投誠軍官說：城內糧荒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嫡系部隊每天是一乾兩稀，非嫡系部隊天天喝稀飯，地方機關、保安旅團，則“自力更生”，靠搜刮人民群衆的糧食維持生活。有時飛機空投糧食，由於不敢低飛，糧食隨風飄落，各處官兵如同餓狼一樣，一擁而出到處奔跑，互相搶糧，誰得誰吃。為了搶糧，互相打架，甚至動武，誰也禁止不住。長春已經變成饑餓待斃，搖搖欲墜的城市了。敵人曾妄圖試探出來搶糧，但均被我圍城部隊迎頭痛擊打回去了。現在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處于坐以待斃的境地，唯一出路祇有投降或反蔣起義，將功贖罪。

鄭洞國為其對長春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晚年深感良心的譴責，他說：“多少年來，每每追憶起長春圍城時的慘狀，我都不免心驚肉跳，尤其對長春人民當時所遭遇的巨大災難和犧牲，更感到萬分的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將愧對長春的父老百姓。”

## 七、錦州、長春相繼報捷

我冀東、熱河及南滿、北滿部隊突然出現在以錦州為中心的遼西走廊地帶，對敵實行了奔襲包圍，先後攻克義縣、興城、綏中、昌黎等城市，殲敵兩萬餘人，完全切斷了東北與華北陸上交通，關閉了東北大門。並將錦州包圍。

衛立煌決定由沈陽空運49軍增援錦州。9月25日，東北總部電令8縱用炮火封鎖錦州機場。8縱領導一時糊塗，26日來電請示：錦州有兩個機場，東郊機場已多年未用，西郊機場正在使用，請示應封鎖哪個機場。”真是可笑！沒用的機場當然無須封鎖。26日一天，敵人有幾十架次飛機在西郊機場起落，每降落一架飛機，就給錦州之敵增加了力量。因此東北總部當日立即電令9縱

和炮縱火力封鎖西郊機場，保證不使一架敵機降落。九縱附炮縱一部立刻行動占領機場附近的制高點，27日晨用猛烈炮火轟擊正在降落的敵人運兵飛機，頓時，五架敵機中彈起火，後續飛機無法降落，飛回沈陽去了。

東北總部通報批評了8縱領導，并報告了中央軍委。9月30日，毛澤東來電表揚掃清錦州外圍作戰的勝利“……毀機五架，甚慰！望傳令嘉獎。”并對8縱延誤兩天封鎖機場，使敵人得以空運兩個團，提出批評。“大軍作戰，軍令應加嚴。”<sup>1</sup>

蔣介石為破壞我軍向錦州作戰攻勢，于倉惶之中，親自飛往北平和沈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親自指揮堅守錦州。并急調華北“剿總”第17兵團司令侯鏡如指揮的五個師和山東的兩個師海運來援，連同原在錦西地區四個師共十一個師，組成東進兵團向北進攻。任命杜聿明為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總司令，統一指揮北援部隊。又將沈陽地區五個主力軍，包括新1軍、新6軍、新3軍、第49軍、第71軍及青年軍207師一個旅，騎兵第1旅組成所謂“西進兵團”，由廖耀湘指揮。命令他首先攻占彰武、新立屯，切斷我軍通往錦州前線的鐵路補給線，然後向錦州增援。并準備接應長春的鄭洞國兵團突圍。蔣介石向其守軍和援軍的高級將領叫嚷：“東北局勢好壞在此一戰，祇能打勝，不能打敗，打勝了你們才有光明前途，打敗了你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你們要以殺身成仁的精神完成戡亂大業。”杜聿明則吹牛地說：“祇要錦州守軍發揚潘裕昆守德惠，陳明仁守四平的精神，就一定可以解圍。”蔣介石還派總參謀長顧祝同在沈陽督戰執行他的命令。

由于沈陽敵人向西出動，并威脅我後勤補給線，林、羅首長電令我縱主力于9月29日由長春以南范家屯以東地區出發，向沈陽以西急進，與5縱、10縱共同阻擊由沈陽西援錦州之敵。該地區的作戰行動統一由我縱指揮。

部隊于10月9日趕到沈陽西北彰武地區，與廖耀湘兵團接觸。

注1. 楊國慶、白刃著《羅榮桓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第185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86年5月  
第1版

當時東北總部給我們的任務是協同第5縱隊與敵周旋，拖住敵人，誘敵北進，使其不能西援。同時4縱、11縱在塔山地區，阻擊敵人“東進兵團”北進，以保證我主力攻取錦州。

廖耀湘兵團五個軍于10月7日在新民、巨流河地區集結完畢，8日開始西進。新3軍向彰武攻擊前進，新6軍進至法庫、彰武之間秀水河子、葉茂臺地區，策應新3軍向彰武進攻。其他三個軍在新民及其以西地區。

林、羅、劉首長10月9日電示：“6縱可在秀水河子西北，彰武東北地區集中，誘敵北進，使敵人不能向錦州前進。”

我6縱進到彰武以東之後，我第16師向秀水河子、葉茂臺地區之敵新6軍進行佯攻，保持接觸並拖住它。按照野司阻援“采用糾纏扭打的辦法”要求，16師與敵即打即離，保持接觸，選擇有利時機出擊，大量殺傷敵有生力量。

10月11日，我師48團在秀水河子西北于家窩棚與敵新6軍169師之一部遭遇，擊潰敵一個營的進攻，並殲敵一個連。10月12日又在葉茂臺北之水泉遭遇，殲敵169師兩個連。之後奉命轉到彰武、新立屯之間以北地區與第5縱隊靠攏，其目的是牽着敵人的鼻子，誘使敵西進兵團向北、向西北方向跟進，同時監視敵人，尋找戰機。

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我們意料。10月14日我軍以六個縱隊、一個炮兵縱隊，加一個坦克營發起對錦州攻擊。經三十一小時激戰，守敵十萬全部被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杰被活捉。蔣介石在北平聞此消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坐卧不寧。15日早晨就跑到沈陽，當天上午派飛機給長春鄭洞國投下他的“手令”，要鄭洞國趕快率部南逃，否則以違抗命令論罪。命令廖耀湘西進兵團向黑山、大虎山、錦州方向前進。

由於長春的敵人可能即將突圍，同時沈陽敵人亦有北進接應突圍的情報，於是林、羅首長火急電令我縱隊立即北返回法庫、通江口前進，準備協同北線部隊殲滅長春突圍敵人。

西風勁吹，月色蒙朧，部隊雄糾糾，氣昂昂地星夜趕路，戰

士們跑得挺快、挺歡，真是一路風霜一路行軍，一天走百十里沒有掉隊的。可是戰士們心裏總有個結子沒有解開，有的說：“跑路不少，除打了幾次小仗，還沒有同敵人大幹一場，兄弟部隊一殲滅就是十萬，咱們是一股子勁沒地方使。”有的幹部一邊和戰士一樣跑得呼呼的，一邊進行解釋：“伙計，這下就該我們大幹了，對長春逃跑的敵人來個猛虎撲羊，一個不讓跑掉，不也是十萬有餘……”。

剛剛走了兩天，就接到林、羅首長10月18日急電說，長春60軍17日起義，退出長春，待命改編。鄭洞國率新7軍也在18日簽字，宣布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令我縱停止前進，并在彰武東北地區隱蔽，待命圍殲廖耀湘兵團。我們把解放長春的勝利消息向部隊宣布之後，全縱隊的同志們一方面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就更加心急火燎，要求立即向廖耀湘兵團開刀。戰士們說：“擺在面前這塊肥肉，已經望得眼紅口饞了，無論如何也該輪到我們吃了。”部隊求戰情緒十分高漲。

自10月5日到22日為止，敵人這個所謂“西進兵團”並沒有西進多遠。我軍不但沒有怎樣攔阻，而且放開了大道讓他前進，敵人還是沒有膽量遠離沈陽，竟在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區徘徊半月之久。眼巴巴的看着我軍勝利的攻克錦州，又無可奈何地看着駐守長春的60軍起義和鄭洞國率新7軍無條件投降。蔣介石要“西進兵團”救援錦州的目的像肥皂泡沫一樣破滅了。

## 第十八章 遼沈大決戰 (之二)

### 一、林彪下達 殲滅西進兵團的命令

我軍攻克錦州、解放長春之後，東北戰場形勢起了重大變化。關於下一步行動，毛澤東批准林、羅首長意見：首先殲滅廖耀湘的西進兵團。

作戰方案確定為：“攔頭、拖尾、打中間”。既以第4、第11兩個縱隊和三個獨立師“攔頭”，對付錦西、葫蘆島之敵。以1縱、2縱、3縱、5縱、6縱（17師）、7縱、8縱、9縱、10縱及炮兵縱隊共十個縱隊，三十六個師，立即出發，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進“打中間”，從南、北兩個方向包圍廖耀湘西進兵團五個軍十二個師。第12縱隊及五個獨立師、一個騎兵師迅速由長春地區進到鐵嶺地區，鉗制沈陽地區之敵。

我縱主力部署在彰武東北地區，負責拖住西進兵團的“尾巴”。

10月18日，林、羅首長電報指示各部隊，這次圍殲廖耀湘兵團的關鍵，是能否切斷新立屯、彰武之敵的退路。如敵退路被我截斷，則沈陽及其周圍之敵亦被拖住。切不可稍有疏忽與猶豫，切不可讓敵人逃走，否則會錯過偉大勝利的機會。必須時準備大膽冒險，堅決行動。

10月23日，林、羅首長向部隊下達殲滅廖耀湘兵團的政治動

員令：我軍決定全力乘敵撤退中，與敵決一死戰。以連續作戰方法，力求全部殲滅敵人。此戰成功，則不僅能引起全國軍事形勢之大變，且必能引起全國政治形勢之大變，促成蔣介石迅速崩潰。我全體指戰員須振奮百倍勇氣與吃苦精神，參加此一光榮大決戰。不怕傷亡，不怕疲勞，不怕遭受小的挫折，雖每個連隊遭受重大的傷亡，打得祇剩幾個人，也不要怕。對全國革命來說，仍是最值得的。

動員令特別強調，須嚴戒沙後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種打法是在未偵察地形狀況，未等大部隊到齊，未將兵力、火力很好配備，未將敵人退路截斷，即倉促亂打亂衝。此次大戰祇要求各級幹部遵守準備好了再猛攻的原則，則必然打勝仗。林、羅首長要求電報內容要傳達下去，因為“我們最擔心的就是怕部隊不實行這個打法，而將此仗打壞”。

我縱部隊接受任務後，士氣高，決心大，要與敵人拼個你死我活，要活捉廖耀湘，要把蔣介石的王牌軍——新1軍、新6軍，埋葬在遼西地區。當時部隊唱的一首歌詞就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就打新六軍”。

縱隊首長對於此次會戰的戰術問題進行了認真深刻的研究，并向部隊下發了專門指示，在指示中，特別強調各級幹部在每次進攻之前，均須走在部隊前面，迅速偵察地形、敵情，選好主攻方向，布置一點兩面，對兵力、火力進行縱深配置，先將敵人防禦工事用炮火進行破壞，再以各種火力壓制敵人，然後展開猛打、猛衝、猛追……。

各兄弟兵團遵照總部的作戰命令，急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前進。有的部隊日夜兼程，有的部隊白天隱蔽夜間運動。部隊的調動遵照既要迅速，又要秘密的原則進行。林彪的前方指揮所，也隨着部隊向新的作戰方向移動。

為了誘使廖耀湘兵團和沈陽敵人大膽向錦州方向前進，東北總部派了一支部隊向山海關方向進行佯動，并通知該方向地方政權和群衆，徵集大批房舍和糧草，準備迎接主力配合作戰，佯

作我軍主力即要進關之勢。

蔣介石對我軍行動再次估計錯誤。第一，認為我軍在錦州作戰中戰鬥力遭到“巨大損失”，不可能連續作戰，至少要休整補充兩個月之後才能打仗。第二，認為我軍主力下一步的行動，將是進攻錦西、葫蘆島和進關作戰，祇以部分兵力圍困沈陽。基于這種荒謬的估計，敵人企圖乘我進攻錦州部隊尚未喘息，休整補充之機，命令廖耀湘兵團，迅速向錦州攻擊前進。又命令駐在葫蘆島指揮的侯鏡如由西向東攻擊前進，實行東西對進，妄圖收復錦州。偽中央社也在那裏虛張聲勢，搖唇鼓舌，說什麼“錦州地區的整個形勢看來是對國軍更有利”。

其實錦州敵人全殲，長春完全解放，蔣介石在北平如坐針氈，方寸全亂。據說蔣多次怒氣騰騰，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這個長官指揮無方，那個長官怕死苟生，不服從命令，不勇敢作戰，就要亡國。不但罵他的將領，連美國馬歇爾也罵：“馬歇爾害了我們的國家，是馬歇爾一定要接收東北，把我們所有精銳部隊都調到東北”。過去那種趾高氣揚，大吹大擂的神氣，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錦州失守後，蔣介石主張廖耀湘兵團向錦州攻擊前進，收復錦州。衛立煌主張撤回沈陽，而廖耀湘則認為撤回沈陽也無法扭轉局面，主張從營口撤退。東北“剿總”副司令杜聿明最後主張集中兵力，攻占黑山、大虎山，打得下來就向錦州前進，打不下來就向營口撤退。同時令52軍先攻占營口。杜聿明並說：“行動要快，能戰就戰，不能戰就退，否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他們之間互相扯皮爭論，耽誤不少時間。廖耀湘被俘之後說：“痛悔沒有當機立斷，斷送了求生的最後機會”。

廖耀湘兵團之新1軍、新6軍、71軍等主力部隊，于10月24日開始，在空軍和重炮的掩護下，向我黑山、大虎山陣地猛烈攻擊，一次不成功，第二次再來。一天之內連續組織了四次大的突擊，但所有的突擊都被我堅守陣地的10縱和1縱的英雄們所粉碎。敵人那隆隆的炮聲和飛機轟炸聲，不但沒有幫助他奪得我半寸土地，

反而加快我各路部隊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前進的步伐。

## 二、向臺安方向強行軍

正當敵人開始進攻黑山、大虎山之際，我縱主力（缺17師尚未歸建）于10月24日上午隱蔽進到彰武、新立屯之間泡子、聚家屯地區，準備繼續向新立屯方向前進，尋敵包圍。當天晚上19時，接到林、羅首長十萬火急電報指示說，廖耀湘兵團有經大虎山以東向臺安、營口方向撤退的動向，命令我縱立即掉頭向南，晝夜兼程，向臺安方向強行急進，截擊敵向營口退路。8縱向臺安東北側打擊敵人。

任務是那麼緊急，我們用兩腳規在地圖上簡單量了一下，足有二百多里路。現在我們恰在敵人屁股後面，要趕到前面去堵擊敵人，時間和速度是最重要的問題。為了爭取時間，部隊立即出發向南急進。

深秋的夜風已有寒意，夜幕沉沉星斗滿天。我騎在馬上，舉目四望，沒有看到重大異常情況。但部隊正向敵側後前進，隨時與敵遭遇的警惕性很自然地在加強。我們一邊前進，一邊打了幾次小仗，敵人都是什麼偽“剿總”通訊團的，偽騎兵第3旅的，偽地方保安隊的，這些像“豆腐”似的部隊，根本不需費什麼力氣，我前衛部隊一衝就把他們壓碎了，消滅的消滅，逃命的逃命。

我們于25日13時進到黑山、新民之間二道境子、劉家窩棚、靠山屯地區公路北側，停止前進，隱蔽。部隊已一天一夜沒有休息了，一整夜又加上一上午近二十個小時的強行軍使戰士們十分疲勞，水米不沾牙。要讓戰士們吃點飯、喝點水，稍做休息，馬匹也要喂些草料。而我們指揮員確沒有時間休息，一邊啃着乾糧，一邊查看地圖，實在累了就躺在行軍床上閉目養神，抽顆烟解解乏，隨時準備繼續向臺安方向急進。

這裏有一個有趣的細節。當時，我們的行動曾被國民黨空

軍偵察到。這裏摘錄一段國民黨廖兵团少將參謀長楊焜的回憶錄：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國民黨空軍用陸空聯絡電話問我：‘在彰武以南發現一個長約五華里的大行軍縱隊，向無梁殿方向前進，是否我們自己的部隊？如果不是，我們就轟炸了！’我當時答復：‘不是我們自己的部隊，你們轟炸、掃射吧！’我說過後，當即給無梁殿附近的新編第三軍軍長龍天武通電話，告訴他上述情況，請他注意對付。可能我當時事情忙，連續不斷的處理別的情況，一直忘記把這個重要情況向廖報告。由於這個縱隊的插入、滲透，給予遼西兵團以很大的威脅和混亂。兵團部後來與新編第3軍失掉聯絡；新編第3軍三個師爾後被分別包圍殲滅，就是由於解放軍的這個縱隊的滲入造成的。後來知道這個縱隊就是第六縱隊，是由彰武南下切斷遼西兵團的後方聯絡線的。”<sup>1</sup>

西進兵團受我南北大軍夾擊合圍，情報送到頭上，兵團司令竟渾然不知。

夕陽墜地，天近黃昏。西北風席卷着地面的枯黃落葉團團亂轉，田野裏的莊稼全部收割完畢，一馬平川顯得格外遼闊寬廣。

部隊休息了幾個小時，吃飽肚子，恢復體力。臨近黃昏正準備出發，通訊科長跑來向我們報告，總部電臺暗語：有萬萬火急電報，要我們抄收之後再行動。這時部隊有的已拉出村外正在集合，有的則在整裝待發。縱隊電臺把總部電報抄收完之後，譯電員忙手忙腳地翻譯出來了。電報是總部17時發出的，電文說：廖耀湘兵團主力仍在黑山、大虎山以東地區。命令我縱改向大虎山以東，前後十八家子、關家窩棚地區攻擊前進，截斷廖耀湘退路，造成對敵包圍的態勢……。

好！敵人主力還沒有跑掉，就地殲滅敵人有希望。

<sup>1</sup>注1.《遼沈戰役紀歷記》192頁 楊焜著《遼西戰役補述》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1985年11月第一版

### 三、厲家窩棚阻擊戰

根據當時戰場情況，縱隊領導認為，向大虎山以東繼續前進，一定會與敵人主力遭遇，甚至可能與敵主力展開激烈的惡戰。部隊必須作好充分的遭遇戰準備。縱隊領導決定，採取兩個師並肩前進，16師在右，18師在左。師也採取兩路縱隊並肩由北而南，再由東北向西南多路齊頭並進。所有幹部戰士的武器都頂上了底火，以便隨時展開隊形，隨時投入戰鬥。

我16師的47團為師右縱隊，46團、48團和師直為師左縱隊，側敵並進。46團派出戰鬥力最强的第一營並加強一個警衛連，一個迫擊炮連，為前衛營。營長隨尖兵排後行進。團長走在尖兵連後面，師前方指揮所在該團前衛營後跟進。

入夜，月明星稀。行軍隊伍馬蹄聲碎，人群如流。風在走，雲在走，月在走，我們的戰士們一個緊跟一個，飛快的向前奔跑。部隊以强行軍的速度開進，為了減輕負擔，扔掉行李，祇留槍支彈藥全部輕裝。黑山方向的上空不斷閃着敵人照明彈的光亮，時有零星的炮聲和一陣陣機槍聲傳來。戰士們心裏明白：敵人還沒跑掉，于是在肅靜中加快步伐，跑得呼呼喘粗氣。

此時此刻，我心潮翻涌。一方面，緊隨大部隊趕路，一方面，腦子不停的思考，時刻準備與敵打遭遇戰，時刻準備與敵進行惡戰。我們的對手是廖耀湘兵團，是東北敵人的主力部隊。他的戰鬥力，他的武器裝備，他的戰術特點，我並不生疏。在戰場上，已經多次領教，是“老朋友”了。雖然他今不如昔，但仍不能輕敵。冤家路窄，很快又要相逢了。

在我的腦海中，反復閃過林彪的多次電報指示，“此次會戰的關鍵，在于切斷敵人退路”。我們現在正是在執行這個關鍵任務。什麼是“關鍵任務”？就是“一着不慎，全盤皆輸”的任務。拼死拼活也必須完成這個“關鍵任務”！要做到“大膽冒險，堅決行

動”，不能“稍有疏忽與猶豫，否則就會錯過取得偉大勝利的機會”。這是對戰場指揮員最高、最嚴格的要求。

我越想越覺得重任在肩啊！養兵千日，現在是“用兵一時”。我當時橫下一條心，或者是“取得偉大勝利”，或者是“放過取得偉大勝利的機會”。是勝利，是失敗？是英雄，是狗熊？在此一舉！死，也要死在戰場上！思想太緊張了，由於夜間行軍不准打火抽烟，為了放鬆一下，祇好喝上兩口自己背在水壺裏的燒酒。

大約走了四個小時，10月26日凌晨4時許，向導告訴我：“前面快要過鐵路了，那邊是歷家窩棚車站”。他用手指着左側後方向。

話剛落聲，“啪啪啪”，接着“達達達”，火焰劃破夜空，步槍、衝鋒槍、機槍子彈噓噓地從頭上飛過，照明彈接二連三的騰空而起，照得鐵路兩側通亮。“轟隆、轟隆、轟隆”的手榴彈、六零炮也響了。一聽槍炮聲，我就立刻判斷與我接觸的敵人不是一般部隊，而是美械裝備的主力部隊。我想，和敵人遭遇了。

一會兒，前面傳下46團的命令：“重機槍連跑步上去，其他部隊就地停止待命”。師指揮所也停止前進，我一面觀察着地形，一面等待着前面發生的情況。

戰鬥不過十多分鐘，吳純仁團長跑來向我報告：“鐵路南面是姚家窩棚（或稱麼家窩棚，位於厲家窩棚西南），捕獲敵人供稱，他們是新3軍14師，有一個營的兵力。剛行軍到此不久，就與我團遭遇，我1營尖兵連猛衝了一次沒成功，現決心組織四個連兵力，再次攻擊。”我同意了吳團長的決心，并指示他：“堅決不能放跑敵人，要就地殲滅。”我還要他派小部隊向西南方向搜索，看看是否有敵人的後續部隊，以便布置兵力阻截。

不久右側孫家窩棚、雙崗子方向也爆發激烈的槍聲，我47團與敵人遭遇了。同時左側後厲家窩棚方向也有激烈的戰鬥，我18師與敵人打響了。當時我判斷，面前的敵人可能是向沈陽撤退的部隊，因此我命令各部隊立即展開，搶修工事，堅決阻擊敵人向東逃竄。

我師的正面是一片平坦的開闊地，部隊展開後，祇能挖一些  
方块字读书社区

簡單的單兵掩體，即與敵短兵相接。我師46團處在我縱陣地的突出部，不僅有正面敵人的猛烈進攻，而且左、右兩側也受敵炮火的威脅。敵人在炮火的掩護下，一次次的發起衝鋒，被我46團戰士一次次的打下去，沒有讓敵前進一步。但由于掩體不够堅固，46團傷亡也較大。

戰鬥打響後，我縱指揮所立即在村內架設電臺，迅速將與敵遭遇情況報告總部。由於從前一天夜裏我縱開始强行軍，後與敵遭遇，隨即投入戰鬥，一直未架設電臺與總部聯系。電臺開機後，即收到林、羅、劉首長26日拂曉來電，電報口氣嚴厲，仍令我們：“（一）我大軍正向大虎山東南地區追擊。（二）你縱迅速前進尋敵攻殲必需完成任務，否則應受處分。”<sup>1</sup>我們很快向總部報告：“與我遭遇之敵是敵人主力部隊新3軍，有向沈陽撤退動向，我正布置堅決堵擊。”林彪親自復電：“盼你們頑強固守，勇敢反擊，保持陣地殲滅敵人。我各縱隊均可陸續加入戰鬥。”<sup>2</sup>

敵人攻不下我陣地，就在姚（麼）家窩棚據村頑強抵抗，我46團的勇士們，冒着敵人密集的槍彈，英勇地衝進村內，與敵逐院爭奪。

26日晨，太陽爬出來了，上午8時，我攻占姚家窩棚，全殲敵人一個營。與此同時，我師47團已攻占東西雙崗子、前民圈、晏家窩棚一帶，殲滅新3軍另一部。不久，46團向我報告，據俘虜供稱：敵新1軍仍在黑山地區，並準備向東轉進。我立即向縱隊領導報告了這一情況。

我縱18師攻占厲家窩棚車站後，擊退敵人反擊，切斷了敵人沿鐵路、公路撤退的道路。

我16師佔領姚（麼）家窩棚後，不僅截斷了敵人向沈陽的退路，而且切斷了敵14師與後續部隊的聯系。此時，姜家窩棚、朱家窩棚、鐵家窩棚之敵，為了奪回姚（麼）家窩棚，從26日上午起，三面向我46團猛烈反擊。該團各連與敵反復衝殺，終於鞏固了既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08頁 黃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注2. 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749頁 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得陣地。但我有四個步兵連均已傷亡過半，其中有的排祇剩下幾個戰士，仍在堅守着陣地，戰士們說：“我們要像鋼釘一樣釘在陣地上，誓與陣地共存亡！”46團政委張天濤同志犧牲在前沿陣地，46團參謀長程元茂，47團副團長劉富貴同志也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26日7時左右，我師偵察隊在雙崗子方向，以伏擊方法繳獲敵人一輛汽車，并捉到東北“剿總”少將參議一名。我立即命令將俘虜送到師指揮所。

因俘虜的特殊身份和可能了解有關敵軍的部署及動向等重大問題，我親自進行了審問。據俘虜供稱：“新3軍現在你們正面及以南地區，新1軍已由黑山地區出發，正向東前進。擬經姜家屯向臺安撤退，或經半拉山門退回沈陽。”究竟是退向臺安，還是退向沈陽，俘虜半吞半吐，講的含糊不清。但這是當前必須弄清的關鍵問題。經我再三說明廖耀湘兵團已被我軍四面包圍，除了投降被殲以外，沒有別的出路，同時解釋我軍對俘虜的寬大政策，這位俘虜才繼續說：“原定由大虎山、黑山向臺安、營口撤退，在臺安方向遇到貴軍阻擊，廖耀湘今天早晨改變計劃，命令部隊全部向沈陽方向轉進。”

當我要俘虜去休息時，他走到門口，突然回頭說：“要使他們不能回沈陽，建議貴軍除堵住姜家屯這條路外，必須堵住半拉山門那條路。”

這可真是一位“參議”，既替國軍參議，又替共軍參議。我們馬上將情況報告了縱隊和東總。

經縱隊領導研究，認為這個少將俘虜的口供還是比較真實的。為了嚴密堵死敵人退路，縱隊立即命令我師二梯隊（48團）搶占崔家崗子、張家窩棚、朱家窩棚一帶，準備阻擊敵新1軍。18師以一個團搶占半拉山門附近的段家窩棚，以一個團搶占姜家屯，堵擊敵人東逃。這樣的部署，就把敵人企圖沿鐵路線南北向東逃竄的退路，完全堵死了。

#### 四、“部隊打光了， 也不能讓敵人退回沈陽”

後來才知，廖耀湘兵團的行動變化經過是這樣的，由於進攻黑山、大虎山毫無進展，又發現我軍從新立屯以東向其右側後包圍迂回前進，也發現錦州方向我軍向北前進已經迫近。廖耀湘感到情況不妙，于25日就停止了對黑山、大虎山的攻擊，改變計劃，企圖取道臺安分路向營口方向撤退，以擺脫我軍的包圍。可是當敵人先頭部隊到達臺安以北地區時，即遭到我軍頑強堵擊。敵人發現此路不通，廖耀湘即向衛立煌請示，衛令其向沈陽撤退，故又倉惶改變計劃，企圖竄回沈陽。廖命令新1軍、新3軍、71軍及炮兵部隊沿黑山、新民鐵路兩側向沈陽撤退。命令新6軍、49軍在鐵路以南沿大虎山、老達房公路向沈陽撤退。但其新3軍的先頭部隊14師到達姚（麼）家窩棚、厲家車站、雙崗子、張家荒一帶就遭到我縱堵擊。

上午10時，縱隊司令員黃永勝、政委賴傳珠來到我師位于于家窩棚的指揮所，我將戰鬥情況向他們作了簡要的報告。當時，我們指揮所距進攻之敵太近，并處在三面衝鋒敵人的中間，不但敵人炮彈在指揮所周圍爆炸，子彈也“呼呼”地在頭上亂舞。情況非常危險，為保證首長的安全，我匯報完後，就催他們迅速離開我們指揮所。

黃永勝司令員臨走時，向我做了兩條指示：第一、18師直接由我們師指統一指揮；第二、部隊打光了，也不能讓敵人退回沈陽。

廖耀湘這個“西進兵團”共有十萬餘人，是東北國民黨軍隊的精銳部隊，如今被我合圍在縱橫不過百里之內的狹小地區，既沒有堅固工事可守，也沒有任何有利地形作依托。但是敵人畢竟還有相當戰鬥力，困獸猶鬥。尤其新1軍、新3軍、新6軍，全部美

械新裝備，部隊骨幹是參加過二戰的老兵，號稱國民黨軍嫡系部隊中的“王牌”。不經過一場惡仗，不經過一場血戰，不把它打得殘破不堪，焦頭爛額，它是決不肯繳槍就俘的。

我各兄弟兵團，採取分進合擊的方法，從四面八方向着合圍圈內敵人邊分割、邊殲滅地向前挺進。我1縱、2縱、3縱、10縱由西向東突擊，我8縱、7縱由南向北突擊，我5縱、6縱堵死敵人向沈陽退路後，由東向西突擊。戰場炮火連天，硝煙彌漫，打得非常熱鬧，合圍圈逐步縮小。

我縱兩個師，跨着北寧鐵路，東南至姜家屯，東北到黑山、新民間公路附近與5縱接連，形成由東向西“品”字形的弧形陣地，把敵人向沈陽方向退却的鐵路、公路、大路小道全部切斷了。我軍正面和左翼為敵新3軍、新6軍、49軍，右翼為新1軍、71軍，敵人多次企圖奪路東逃的攻擊，均被粉碎了。

下午，林、羅首長指示，要我縱固守現有陣地，不惜付出重大傷亡，堵住敵人向沈陽退路，鞏固陣地，待機出擊，協同我軍主力兵團圍殲敵人。我們根據這個指示，除一部兵力繼續向敵進攻外，主力轉入防禦，積極搶築工事，組織火力，準備粉碎敵人更大規模的攻擊，決不丟失一寸陣地。

17時左右，敵人發現我軍主力從正西、西北、西南方向猛烈地壓過來了，便狗急跳牆，作困獸之鬥，妄圖孤注一擲，打開缺口，殺出一條血路向東逃竄。敵人集中全部兵力向我縱陣地進行瘋狂的連續攻擊，敵人先以密集炮火向我轟擊，再以密集隊形蜂擁向我進攻，硝煙滾滾，刀光閃閃，短兵相接。我縱戰士充分發揮了“刺刀見紅”的戰鬥作風，英勇頑強，寸土不讓。先以火力殺傷敵人，再以手榴彈、小包炸藥、刺刀與敵人進行白刃戰。敵人衝一次，打退一次，有的陣地失而復得。戰士們互相鼓勵高喊“人在陣地在，決不丟失一寸陣地！”“輕傷不下火線，同敵人拼到底！”“敵人已經被我們包圍了，決不讓它突圍逃跑了！”

我縱越戰越勇，敵人則越戰越狼狽。經過三個小時的猛烈戰鬥，于天黑前，將敵人連續突圍攻擊全部打退，炮聲、槍聲逐漸

稀落。我縱陣地前，敵人尸橫遍野，血流滿地，并非誇張之說。經戰鬥間隙的核查，我們16師有九個連隊，幾乎全部傷亡，打光了。其他傷亡過半的連隊也不少，這種驚天動地的血戰是不多見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一書是這樣描述那場戰鬥：第6縱隊指戰員為了全局的勝利，一個個像釘子一樣牢牢的釘在陣地上，誓與陣地共存亡，以頑強的意志連續打退國民黨軍多次猛烈進攻，使撤退的國民黨軍陷入困境。<sup>1</sup>

敵人決不會甘心束手待擒，白天突圍失敗了，估計可能利用夜間繼續突圍。因此，我命令各部隊，除布置固守村莊外，還要在村莊與村莊之間設置埋伏和布置游動部隊，嚴密監視和封鎖大小道路。

入夜，我們正面沒有激烈戰鬥，師指揮所幾個同志爬在村莊最高的房頂上（平原沒有高地，多利用房頂）觀察戰場情況。祇看到西方十多華里的地方，有敵人汽車燈光，一輛接一輛，有的向東南，有的向東北移動。還聽到更遠的西北、西南方向有炮聲和炸藥爆破聲，可以判斷是兄弟部隊在那裏與敵人進行夜戰。

在指揮所內守電話機的馮副師長爬到房頂上來了，他向我報告說：“剛才47團郝盛旺團長來電話，敵人現在以偷跑的辦法，利用村莊與村莊間空隙突圍，但被我游動部隊發現，已俘虜五百餘人”。此情況不出我之所料，據此我再次下達命令，強調：

“游動部隊，要特別加強村莊與村莊之間的搜索，重點地段（如公路、鄉村道路）特別注意埋伏機動部隊，防止敵人利用黑夜逃竄，防止敵人利用機械化車輛逃竄。從哪個團的地區逃跑了，哪個團就要負放跑敵人的責任”。馮副師長立即布置去了。

不久，48團曹團長來電話報告說：“我們已俘虜敵人二千餘人，看樣子敵人已經很混亂，失去指揮了。俘虜中有新1軍的，有71軍的，好幾個師的番號，亂七八糟。我伏擊部隊一打，他們並沒有什麼抵抗，就繳槍了。前面的人繳了槍，後面的人跟着繳。我們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37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方塊字讀書社區

以兩個排兵力，端着槍，擺成一座刀槍大門，向敵人宣布這裏是‘解放門’，凡放下武器，從這個門過去到指定地點集合，就算解放了。他們很聽話，乖乖地按照我們講的做了。”後查，這三千多人竟然分屬五個軍九個師的番號，可見敵人已經是被打亂套了。

根據各團報告，可以判定，敵人已經失去統一指揮，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了。我們在指揮所立即召開臨時會議，決定全縱隊各師要從防禦準備轉入進攻。經報告縱隊領導同意後，我們立即對部隊作了安排，調整了布置，指定各部隊的進攻方向。

27日，天剛蒙蒙亮，寒風瑟瑟，銀霜滿地。我兄弟部隊繼續對敵人分割攻擊，戰鬥發展更加順利了，合圍圈愈來愈小，敵人全部陷在我交叉炮火射程之下，有的在絕望抵抗，有的在潰散逃命。我軍東面一頓炮擊，敵人就向西跑，西面一頓炮轟，敵人又向東逃。炮聲隆隆，彈片橫飛，炸得敵人東躲西藏，互相亂撞亂碰，汽車、炮車、大車東歪西倒。有的被車壓死，有的被馬踩死。現在敵人是欲戰不能，欲走無路，如魚落網，想逃也逃不出去，如鳥入籠，想飛也飛不出去。

“全線出擊！”我們向部隊發出命令，由防禦轉為進攻。部隊就像洪水決堤，猛虎下山，向西、向西北、向西南奔出去了。在我縱炮火的支援下，橫衝直殺，打得敵人鷄飛狗跳，潰不成軍，各自逃命，一片混亂，誰也管不了誰。

戰士們隨即展開了政治攻勢，高喊：“蔣軍弟兄們，你們已經完蛋了，趕快交槍吧，我們優待俘虜！”敵人確有不少放下武器投降。因此，大批大批的俘虜像流水般地由前線押送下來。繳獲的武器、彈藥、車輛，成堆成堆的擺在那裏，由少數戰士看守，部隊主力繼續戰鬥。

太陽約兩三丈高時，正當我縱部隊已全線出擊之時，突然有一股敵人騎兵約三四百人，昏頭昏腦，慌不擇路地竄進了我師直指揮機關地區，離指揮所祇有一華里多。

發現敵情，決不能讓敵人跑掉了。黃一平參謀長一聲令下，我警衛部隊和機關人員，有槍的拿槍，沒槍的拿棍子，拿扁擔，拿鏟

刀，炊事員也舉起了菜刀，“棍鋤在手皆兵器”，男女宣傳員、醫生護士、趕大車的、擔架隊的民工，人人參加戰鬥。

敵人已是驚弓之鳥，他們祇見一群解放軍衝來，邊跑邊喊：“繳槍不殺！”“舉起手來！”也沒看清我們手裏的“武器”就魂飛魄散。我警衛部隊和機關人員，祇一次衝鋒就把敵人打散了，有的馬倒人翻，有的人死馬逃。村頭巷尾，田頭地邊，到處喊捉俘虜，抓捕戰馬，敵人死的死，傷的傷，大部被俘。

這一下，可把趕大車參戰的民工樂壞了，他們把繳獲的衝鋒槍掛在脖子上，把繳獲的戰馬套在車上。戰鬥結束後，我親眼看見一個中年民工，一邊耐心地刷洗馬身上的塵土，一邊自言自語地說：“馬呀，馬呀，你現在也解放了，過去跟着反動派受罪，挨槍子，現在跟咱支援解放全東北，多光榮啊！”

經過兩昼夜一夜的激戰，我縱于27日黃昏前結束戰鬥，有的部隊于28日全部結束戰鬥。

廖耀湘兵團十萬人馬，全軍覆滅了。廖耀湘的參謀長楊焜，新6軍軍長李濤，新3軍參謀長李定陸，54師師長寧邦偉都無精打采，垂頭喪氣地出現在我縱俘虜的行列中。

我縱兩個師共殲敵二萬六千餘人，僅16師就殲敵一萬八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支萬餘支。我們一個師就殲滅敵人相當兩個師以上的兵力。我縱在這次戰役中共傷亡三千餘人。

我們頑強的堵住了敵人向沈陽的退路，戰鬥結束後，得到林、羅首長的表揚嘉獎。10月31日，林、羅、劉、譚首長在嘉獎電報中說：“16師此次堵擊廖耀湘兵團向新民東南突圍的戰鬥中，表現了無上的英勇，勇敢和頑強地抗擊了敵人絕對優勢兵力的汹涌反復衝鋒，使敵突圍企圖未遂。你師雖有九個連隊每連打得祇剩六七人至十餘人，但這是光榮的、壯烈的。單是你師就俘獲敵人一萬八千餘人。由於你師頑強抗擊和其他各師勇猛進攻，使廖兵團十二個師及二個團全軍覆滅。你們這次勝利是由于你師政治工作及黨的工作有很大轉變，因而軍事教育也大有進步。但師級首長作戰決心勇敢頑強則是有了直接意義的因素，縱隊首長此次戰鬥

中的決心與指揮也是好的”。<sup>1</sup>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電賀遼西大捷說：慶祝你們在遼西地區殲滅東北敵軍主力五個軍十二個師的偉大勝利。東北我軍在兩個星期內連獲錦州、長春、遼西三次大捷，使敵人損失二十六個師，約三十多萬人的兵力，對於全國戰局貢獻極大，尚望激勵全軍再接再厲，為全殲東北國民黨軍，解放沈陽而戰。

大家知道，遼沈戰役中有著名的塔山阻擊戰，也有著名的黑山阻擊戰，但鮮有人知這場姚(麼)家窩棚、厲家窩棚車站南北地區的阻擊惡戰、堵擊硬戰。其實在這場阻擊惡戰、堵擊硬戰中，我們手裏祇有兩個師的兵力，又無任何預先構築的工事，但是我們用堅決貫徹總部首長的作戰意圖的決心，用敢于死打硬拼，敢于刺刀見紅的狠心，用誓死取得勝利的信心，徹底粉碎了廖耀湘兵團十萬大軍妄圖衝開一條向沈陽突圍的血路而多次發起的猛烈強攻。如果我們稍有失誤，不但廖耀湘兵團可能死裏逃生，並且會使下一步圍殲沈陽敵人，增加許多困難。因此，這場阻擊惡戰、堵擊血戰的勝利成功，其重要作用絕不應低估。它與塔山阻擊戰、黑山阻擊戰同樣輝煌！

解放後，東北黑山人民政府曾在厲家窩棚建造了一座紀念塔，以紀念在這場戰役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九十年代初，我曾前往吊唁。但烈士陵園已經破舊的不像樣子。我的心情非常痛苦。

## 五、廖耀湘回憶被殲的經過

廖耀湘被俘後，回憶被殲的經過情況時說：

根據蔣介石的命令，10月8日，沈陽西進兵團主力開始向巨流河、新民地區集中。10月9日，兵團先頭部隊新3軍向彰武進攻。11日攻占彰武。71軍向黑山方向進攻。兵團主力在彰武、新民之間

<sup>1</sup>1. 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751頁 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方块字读书社区

新開河以東地區。

錦州方向解放軍已開始攻擊錦州，蔣介石命令我親率西進兵團主力星夜渡過新開河，進占新立屯，以最快速度經阜新、義縣向錦州前進。

部隊到達新立屯附近時，錦州已被解放，我立即打電報給蔣介石請示下一步行動，并通知71軍暫停對黑山的進攻。我認為西進兵團不能繼續向錦州前進，退回沈陽仍然是一個可行的方案。但我不主張退回沈陽，而主張向營口撤退。最後決定由新立屯經黑山、大虎山以東和以南地區退營口，由71軍及新1軍攻占黑山，掩護兵團主力通過走廊。我將意見報告衛立煌，他同意先力爭出營口，萬不得已時退沈陽。蔣介石最後也采納退營口方案。

21日、22日、23日，攻擊黑山無大進展。偵察報告，錦州解放軍已回師到達北鎮地區，我決心24日按計劃向營口撤退。

25日，發生兩件我沒有及時知道的嚴重情況。第一，向營口撤退之路在大虎山以南被截斷了。第49軍先頭團被解放軍包圍，軍長鄭庭芨直接報告衛立煌，衛要他立即率領該軍兩個師和在他附近的新6軍22師、新3軍14師，經老達房退回沈陽。這就是說退營口之路被關閉了。第二個重要情況是黑山經新民至沈陽的公路，就是西進兵團退沈陽的道路被解放軍第6縱隊截斷了，可以說，退沈陽之門已經關閉了。

26日早晨，胡家窩棚以西高地遭到黑山守軍與新投入戰鬥的解放軍第3縱隊的攻擊。我帶一個隨從副官到胡家窩棚東端，親自觀察四周圍的情況，親自看到胡家窩棚以西一帶高地，正在進行爭奪戰，眼看就要打到胡家窩棚的西端。我看到胡家窩棚以東約三四華里的一個村莊，正在激烈戰鬥，煙塵彌漫，那就是新1軍軍部所在地。

我没有轉回兵團司令部，改為到新1軍的新30師司令部去，還沒有走到新30師師部，我回頭一看，胡家窩棚村莊內已發生戰鬥，兵團指揮所及新6軍軍部可能已經打散了。

在了解各部情況後，方塊字读书社区網下一步行動，是向營口突圍

還是就地防禦待援，或退回沈陽？這時候，向營口突圍決心有點動搖，退沈陽覺得不易實行，就地抵抗，雖不是好辦法，但比退回沈陽似乎要好些。正猶豫不決時，衛立煌來了電報，說這樣危險萬狀情況下，部隊應立即退回沈陽。兵團參謀長楊焜對我說：“衛立煌要你回沈陽，那你就照他的命令辦好了。”我很痛苦地最後下決心退回沈陽。我命令新1軍軍長潘裕昆指揮新1軍、71軍第169師及位于他那裏直屬兵團的重炮部隊，于27日拂曉沿大虎山至新民鐵路南北地區向沈陽撤退。我自己率22師、第49軍與第14師經大虎山至老達房公路向沈陽撤退。

這一行動開始之後，我軍整個指揮系統被解放軍打亂，各單位的戰鬥行動再無法聯繫。27日，遼沈大決戰情況我不知道，我們少數人躲躲藏藏，以重金買了便衣，化裝向沈陽前進。聽說沈陽已解放，決心回頭走，擬到葫蘆島國民黨控制地區，行到黑山以西，便被解放軍查獲。<sup>1</sup>

廖耀湘簡歷：湖南劭陽人，陸軍中將，法國陸軍大學畢業。曾參加“八一三”抗戰，南京保衛戰，滇西昆明戰後遠征緬甸作戰。獲得國民黨政府頒發的青天白日勳章，美國頒授的自由勳章，英國十字勳章。1946年1月，奉命率新6軍赴東北參加進犯解放區。1948年10月，東北解放軍包圍錦州，廖耀湘奉命為西進兵團司令官，指揮五個軍十二個師共十一萬人，向錦州增援，被殲滅于遼西地區。被俘後，經過改造，1961年12月25日被特赦，并任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1964年任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968年12月在北京逝世。

## 六、乘勝直搗沈陽

廖耀湘兵團全部灰飛煙滅之後，衛立煌更加驚慌失措，慌忙

<sup>1</sup> 註1. 參見《遼沈戰役紀實》152-188頁 廖耀湘著《遼西戰役紀實》主要內容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1985年11月第一版

收縮兵力，妄圖固守沈陽。同時撤退到營口地區的敵人，也倉促搜集民船，企圖從海上逃跑。衛立煌本人攜帶眷屬坐上飛機溜之大吉了。將沈陽殘部交由第8兵團司令周福成指揮。

我各縱隊在林、羅首長的統一指揮下，不顧疲勞，日夜兼程，餘勇追窮寇，除惡務徹底。第1、第2、第12縱隊快速向沈陽進軍，第7、第8縱隊向鞍山、海城進攻，第9縱隊、獨2師、加上由長春南下的獨立師，向營口猛追急進。如同秋風掃落葉，迅速攻占鐵嶺、撫順、新民、遼陽、鞍山、海城，攔腰斬斷沈陽地區向營口的退路，爾後圍殲敵人最後巢穴——沈陽，及殲滅營口地區敵人。

11月1日我軍向沈陽發起總攻，當天就將敵人主力殲滅，不少部隊紛紛舉起白旗投降。2日繼續將殘餘敵人肅清，共殲守敵十三萬人。同時我南路大軍也將營口地區敵人52軍大部殲滅，共殲敵一萬四千餘人，祇有軍長劉玉章率殘部第25師乘船狼狽逃跑了。盤據在錦西、葫蘆島一帶敵人也悲觀失望地縮回關內去了。

至此東北全部解放。東北人民，全國人民欣喜若狂，熱烈慶祝這次空前偉大勝利。

然而南京國民黨則一片驚慌，一片哀鳴。蔣介石是遙望東北涕泪淋淋，不得不承認自黃埔建軍以來，危機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嚴重。偽國防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顧祝同等在錦州、長春解放後，就認為東北“剿總”徹底失敗已成定局，華北“剿總”應集中主力保持平津沽地區，牽制林彪部隊南下。白崇禧在武漢也非常悲觀地說：“目前形勢極危險，東北幾十萬大軍全部被消滅了，而這些部隊，大部是美械裝備，共軍得到這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們有的是人，很快就可以組成很多新的部隊，東北工業發達，物資豐富，可大力支援作戰，不僅如此，他們後面還有俄國人的幫助。林彪大軍一進關，就更不好辦了。”特別是美國魏德邁將軍既悲觀又埋怨地說：“東北是守不住的，關外幅員那麼大，把國軍精銳送到敵人的虎口。物資的消耗，兵力的分散，戰線拉的那麼長，都犯着兵家的大忌。但是，蔣先生却一口堅持着東北不保，華北重危的唇齒軍事觀，房塊字读书社印本，三兩年間，被林彪七次

攻勢打得精光。”

遼沈戰役歷時五十二天，殲敵國民黨軍東北“剿總”總司令部、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四個兵團部、十一個軍部、三十六個整師，以及地方部隊共計四十七萬兩千餘人。俘少將以上軍官一百八十六名，繳獲大量武器裝備，收復大、中城市十四座，使東北全境解放。<sup>1</sup>

遼沈戰役結束後，黨中央就指出，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在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占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也已經占有優勢。原來預定從1946年7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現在看來，祇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估計，這是多麼英明的分析。極大地鼓舞了我們部隊加速休整補充，加速入關作戰準備。指戰員們都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厲，準備向關內奮勇前進，迎接新的更大勝利，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連續作戰。

11月2日，中共中央電賀東北解放的電文，就是對東北解放戰爭的基本總結。電文說：熱烈慶祝你們解放沈陽，全殲守敵，并從而完成解放東北全境的偉大勝利。東北是中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最大的中心，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美帝國主義積極援助下，從一九四五年冬季以來就曾經用極大力量來搶占東北，先後投入兵力及收編偽軍胡匪共一百一十萬人。依靠我東北前後方全體軍民團結一致，英勇奮鬥，并得到關內各解放區的勝利配合，在三年的奮戰中殲滅敵人一百餘萬人，終於解放了東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萬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動派奴役東北人民并利用東北以挑撥國際戰爭的迷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向東北軍民表示感謝和敬意，希望你們繼續努力，與關內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軍親密合作，并肩前進，為完全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驅逐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解放全中國而戰。東北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352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方块字读书社区

解放戰爭中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sup>1</sup>

遼沈戰役中，有六萬九千名我軍指戰員血灑黑土地。

遼沈戰役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

血戰東北戰場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

<sup>1</sup> 1. 《遼沈決戰》第77頁 人民出版社 1988年10月第1版  
方塊字讀書社區

## 第四篇 追寇南下

### 第十九章 三千里路烟和塵

#### 一、參加平津戰役

1948年11月4日，中央軍委“關於休整後作戰任務”的指示中說：東北野戰軍，休整時間可至12月15日止。

但11月18日，中央軍委又命令，東野各部隊停止休整，在一兩天內，完成出發準備。21或22日，至少八個縱隊，取捷徑，以最快速度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敵人逃跑，并爭取國民黨軍的投降。

11月23日，東北野戰軍各縱隊開始陸續啓程，夜行昼停，浩浩蕩蕩，分三路進關。右路進冷口，中路進喜峰口，左路進山海關。百萬大軍（實際是八十萬）乘勝前進，十萬支前民工也隨軍入關，與華北我軍主力部隊勝利會師。

我縱橫四個師，奉命于11月24日由遼西黑山地區出發。第17

師，第18師為左路縱隊，經義縣、建昌由黃家口過長城入關；第16師，獨10師為右路縱隊，經義縣、朝陽、凌源由喜峰口過長城入關。經過近二十天的行軍，于12月12日前後，全部到達河北蔚縣地區集結待命。

東北野戰軍入關後，很快就完成了對傅作義華北“剿總”部隊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當時東野首長判斷，北平之敵企圖向天津突圍，而天津敵人亦準備進到安次、武清一帶接應。即令我6縱進到北平、天津之間的漷縣鎮、馬頭鎮一帶待命，其任務：第一，作為平津戰役的總預備隊，隨時準備投入戰鬥；第二，隨時準備殲滅北平突圍或天津接應之敵。

12月14日，我縱突進到平津公路東側通縣以南地區。第16師位于香河南西之永樂店一帶，第17師位于香河西之漷縣鎮、馬頭鎮一帶，第18師位于香河北之張各莊、西集鎮一帶，獨10師位于香河南西之平安鎮一帶。這個部署一直到1949年1月8日以前，未作變動。縱隊向各師下達的命令是：原地執行防止北平敵人突圍的任務。

1949年1月9日，第17師奉命開往天津附近參加天津戰役。獨10師前往接替17師防務。16師移駐通縣城，在和平談判不成功時，做攻打北平城的準備。

那時東野指揮機關已移到通縣東北之宋莊。我曾先後兩次到宋莊，見到林彪，接受他的指示。林彪對我說：“對付北平敵人，第一是錦州辦法，第二是長春辦法，你們全力準備錦州辦法。”

1月14日拂曉，我縱17師進到天津西之炒米店一帶待命。當日10時，我軍向天津發起總攻，至11時，各攻城突擊部隊，從東南西三方向同時突入城內，並進行激烈的巷戰。

我17師奉命于黃昏後，從1縱突破口投入縱深戰鬥。至15日14時，該師殲敵八千餘人，我傷亡五百餘人，勝利結束戰鬥。

北平和平解放。2月12日，北平市二十萬人隆重集會，慶祝平津解放。北平各界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獻旗——“無敵的人民武

裝”。北平市長葉劍英在慶祝大會上發表了講話。當時，我們仍駐軍在通縣附近進行整訓。

## 二、南下先遣兵團

2月中旬，東野總部在北平召開南下作戰會議，我們參加會議的幹部住進了北京飯店。

這是我第三次進北京。第一次是1937年夏，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七七事變”前夕，北平正處于戰雲密布，形勢緊張之時；第二次是1939年秋，那是日本軍閥的鐵蹄蹂躪北平的時期。過去那兩次是進入敵占區收集情報和治傷，祇能住學生公寓和普通旅館，或住醫院的普通病房，穿上便衣化裝成學生和商人，外出坐電車或人力車，每月伙食和住房費用不能超過十五元，還隨時有被敵人發現的危險，心情高度緊張。不僅對北京飯店、六國飯店這樣高級場所可望不可及，就是對其他稍好的飯店、旅館也不敢問津。現在不同了，經過長期流血犧牲的奮鬥，北平解放了，人民勝利了，天翻地覆，今非昔比。我們作為奪取政權的勝利者住進北京飯店，心情是多麼的高興。

我們利用會議前夕，前往北京的名勝風景、文物古迹游覽。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雖然同過去沒有什麼不同，但現在是人民的天下，是人民的公園，是人民的春天，桃花紅，李花白，天朗氣清，感覺比過去更加美麗。

北平城沒有遭到戰爭摧殘，人民生命財產沒有遭到損失，風景名勝、文物古迹沒有遭到破壞，除了北平人民促進和平解放的努力外，傅作義將軍終於停止武裝頑抗，同意軍隊出城和平改編，確實起了極其重要作用。如果傅作義頑固地堅持與人民為敵，反動到底，迫使我軍對北平實行強攻，我們已準備好大口徑炮彈幾十萬發，幾十萬斤黃色炸藥，可以想象，那時北京城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

會議談到當前形勢，南京反動政府一方面表示願意在毛主席提出八項條件下進行談判。（和平談判八項條件是：1、懲辦戰爭罪犯；2、廢除偽憲法；3、廢除偽法統；4、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5、沒收官僚資本；6、改革土地制度；7、廢除賣國條約；8、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一切權力）以拖延時間，一方面拼命整頓擴編軍隊，幻想利用長江天險阻止我軍南進。國民黨桂系軍閥白崇禧的主力尚盤踞在武漢附近，其一部則伸到信陽地區，妄圖依托大別山為第一線陣地，抗擊我軍南下。

我們的方針是，要求徹底實現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實現全國和平，我們不要南北朝式的和平，我們不要國共合作式的和平，我們需要“北平方式”的和平。對於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和平的任何反動勢力，我們就採取“天津方式”，徹底全部乾淨給予殲滅。

會議期間，我們知道了中央軍委的命令，將東北野戰軍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政委，劉亞樓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1至第12縱隊，順次改稱為第38軍，第39軍……。

我縱改稱為第43軍，軍長洪學智，政治委員賴傳珠。同時，第16師改為127師，第17師改為128師，第18師改為129師，獨10師改為156師。

會議談到我軍的任務是：第二、第三野戰軍根據中央軍委部署，確定提前于1949年3月初，發動渡江戰役，殲滅國民黨湯恩伯集團，奪取京（南京）滬地區。當時在大別山尚有張軒、張淦兵團的部隊，如果第二、第三野戰軍由九江以東渡江作戰，該敵直接威脅第二、第三野戰軍的側後。

2月初，鄧小平、陳毅致電中央，建議第四野戰軍在休整期間，抽派一部兵力，先行南下，進至武漢附近，牽制白崇禧集團，以配合他們渡江作戰。中央軍委采納了他們的建議。2月12日，中央致電林、羅首長：“為配合華東、中原兩野戰軍三月半出動，三

月底渡江之行動，決定林、羅先出動兩個軍十三萬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達郾城、信陽之間地區，于三月底奪信陽、武勝關，四月十五日以前，奪取花園、孝感地區，迫近漢口，休整待命，箝制白崇禧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劉陳鄧奪取南京”。<sup>1</sup>

林、羅首長決定，四野以第12兵團指揮機關和第40軍、第43軍、炮1團、後勤2分部及兩個工兵營，共十二萬人，組成南下先遣兵團，于2月25日、26日分別出發。

### 三、向中原挺進

2月25日，我43軍四個師分兩路縱隊南下。右路為127師，軍直和156師；左路為128師和129師，由通縣、香河地區出發，沿平漢、津浦兩線之間的冀中平原、豫西平原向南挺進。

由通縣附近到長江北岸，將近二千餘華里，按照旅次行軍，每天步行六十里，七天休息一天，也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途中作戰、惡劣天氣和遇到其他障礙耽誤的時間尚未計算在內。部隊經過動員後，情緒飽滿，一致認為，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歷盡千辛萬苦都過來了，我們走到長江邊，加上南下打到廣州去也不過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零頭。況且現在的形勢，現在的條件與那時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充滿信心，一定圓滿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我們43軍南下主要路線是安次、霸縣、河間、衡水、南宮、威縣、館陶、南樂、濮陽。

3月21日，渡過黃河後再經東明、蘭考、太康、項城、新蔡、光山、七里坪、宋埠等地向南前進。我們經過的地方，大都是老解放區或游擊區，群眾條件好，許多路旁村莊設有“歡迎南下”供水站，不少城鎮群眾夾道歡迎和歡送。各地政權多數是在戰爭環境中建立起來的，有支前經驗，沿途設置支援南下供應站，因此保

<sup>1</sup> 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25頁黃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證了軍隊所需的糧食、油料和柴草的供應。部隊前進頗為順利。

我們南下時，正值春暖花開，和風麗日，漫長的行軍縱隊旌旗招展，車輛滾滾，人歡馬躍，像江河洪流一樣，浩浩蕩蕩，奔向南方。

在黃河以北，我們利用行軍空隙，多次召集幹部會議，研究桂系軍隊的作戰特點及我們應採取的戰術對策。我們分析桂軍有三個主要特點：第一，行動迅速。爬山走路很快，適應南方地形氣候條件下作戰。第二，保存實力，戰術狡猾。能勝則打，不利就跑。第三，困獸猶鬥，如果被我軍包圍了，不會輕易放下武器，而會採取堅守待援，或衝開缺口進行突圍。集中突圍不成，則分散突圍，白天突圍不成，夜間突圍。我們制定的戰術原則是：大膽包圍迂回，切斷敵人退路，再集中優勢兵力、火力，各個殲滅敵人。在山地作戰，要善于利用制高點和攻占制高點。在水網地作戰，要善于利用河川和強渡河川。對南方雨季和炎暑條件下的作戰，也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3月下旬，我軍越過隴海路，從豫西平原向南前進。此時上級通報，中原我軍已收復確山、信陽、廣水、花園市等地，守敵桂系第7軍破壞公共建築和南北橋梁，向武漢地區逃竄。中央軍委電示四野先遣兵團，歸劉（伯承）、鄧（小平）統一指揮，向豫南、鄂北敵守軍進攻。

4月上旬，我43軍進入大別山區，相繼解放河口、黃安等地，并與鄂豫我軍會師。與東北敵精銳部隊相比，眼前的守敵簡直不堪一擊，祇要我軍一有行動，敵人稍做抵抗，就落荒而逃，真是秋風掃落葉，兵敗如山倒啊！俘虜的敵兵說：“祇要一聽槍聲，就知道是美械裝備的四野部隊，我們就趕快撤退，別說打，跑還來不及呢。”

先頭部隊于4月中旬到達湖北宋埠附近集結，後續部隊陸續到達黃安、廣濟地區。沿途除擊潰幾次土匪騷擾外，沒有進行大的戰鬥，部隊士氣仍然很高。現在南方已開始梅雨季節，差不多天天有雨，不是傾盆大雨就是蒙蒙細雨，農民插秧早完，秧田一方塊字读书社区

片葱綠，水田旁的大小道路十分泥濘，行軍速度大受影響。

自蔣介石“引退”幕後指揮，由李宗仁代替蔣匪出面，派代表到北平與我黨談判，結果起草了一個“國內和平草案”，但被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所拒絕。這就揭穿了他們玩弄“假和平”陰謀的真面目，他們仍然妄圖拼死掙扎，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將他們發動的內戰打到底。

4月21日，我們在宋埠鎮，聽到北平新華廣播電臺廣播，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向人民解放軍發布進軍命令。接着我們又從廣播中知悉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從一千華里戰線上，衝破敵陣，橫渡長江，24小時內已渡過三十萬人以上的兵力，敵人紛紛潰退，我軍所遇到的抵抗甚為微弱。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消息。不久又飛來捷報，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國民黨統治的滅亡。在此大好形勢鼓舞下，我們全軍上下情緒無法平靜，爭先恐後地要求趕快參加這次偉大的渡江戰役。可是上級仍舊命令我們集結待命。為什麼？部隊不理解，我們也很難解釋，祇是要求部隊“一切行動聽指揮”。

先遣兵團經過四十餘天的行軍作戰，按預定計劃推進一千三百餘公里，牽制了白崇禧部隊，完成了配合第二、三野戰軍渡江作戰計劃和為我四野主力南下，建立前進基地的任務。4月底，中央軍委命令，先遣兵團歸建，并準備渡江作戰。

4月底，賴傳珠政委在宋埠鎮，向團以上幹部傳達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并宣布四野第15兵團成立，鄧華任兵團司令，賴傳珠任政治委員，洪學智任第一副司令兼參謀長，賀晉年任第二副司令兼第48軍軍長，肖向榮任政治部主任。15兵團下轄第43軍、第44軍和第48軍。

同時第43軍領導幹部也作了調整，任命我為軍長，張池明任政治委員，龍書金任副軍長，袁克服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黃一萍任參謀長，謝扶民任政治部副主任。第127師王東保任師長，劉錦平任政治委員；第128師黃榮海任師長，宋維栻任政治委員；第129師閻捷三任師長，孫正任政治委員。156師仍歸我軍

指揮。

剛南下時，我擔任43軍副軍長，兼任127師師長。在離開北平前，已知道四野編組兵團的方案及各兵團、各軍的主要幹部配備，當時我已被確定為43軍軍長，但並沒有宣布，現在正式宣布我就任軍長職務。

四野主力部隊于4月中旬，由平津地區分三路浩浩蕩蕩南進。在行進途中，將安陽、新鄉敵軍消滅和改編，于5月下旬進到襄陽、樊城、孝感、浠水地區。

#### 四、勝利渡江

四野先遣兵團的正面敵人，是駐守武漢地區的白崇禧的主力。長江南岸地區是張軒第19兵團部隊防守。白崇禧集團共有五個兵團，十個軍，三十七個師，約二十五萬人，屬於國民黨軍隊中的二流部隊。張軒兵團是其主力。

在我43軍的正面，西起團風，東至田家鎮段，守敵為126軍第304師、第305師，及第46軍一部。其主力在江南鄂城、黃石港、戴家洲一帶。江北祇有敵正規軍一個團又五個營，加上三個保安團又三個營。

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在九江、安慶間渡江後，于五月初連續占領景德鎮、東鄉、橫峰、上饒等地，迫近南昌。為了策應二野4兵團作戰，林、羅首長令我軍不待四野主力趕到，首先發起渡江戰役，立即掃除團風至田家鎮段長江北岸敵人。

5月14日，我軍向長江北岸之敵發起攻擊。

我129師相繼攻下蘭溪、蘓春、田家鎮，全殲蘭溪守敵126軍第305師一個團及一個綏靖團和蘓春守敵46軍第236師一個營及保安團一部。田家鎮守敵46軍第236師另一個營弃城逃往江南。

我127師攻占黃岡之後，又奔襲長江渡口大堡頭，迫使126軍第304師二個營投降。

我156師攻占團風，殲敵第304師一個營又一個保安團。并在團風渡口繳獲渡船近百艘，為渡江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晚，長江北岸我軍渡江正面的敵人全部掃清。

5月15日晨，我軍四個師冒着滂沱大雨和長江南岸守敵的炮火攔截，從團風、蘭溪、蘄春、田家鎮等百公里寬的正面開始渡江。

此時，長江南岸黃石崗、戴家洲之敵第126軍305師一個團又三個營，在兩位團長率領下，派人向我軍接洽起義。我128師在起義部隊接應下，首先全部渡江完畢，并向大冶前進。其他各師也相繼渡江成功。

同日，張軒率19兵團第128軍和127軍二個師，共三萬餘人，在武昌以南賀勝橋宣布起義。鄂城、大冶一帶敵人紛紛撤退。

我軍隨即于16日占領鄂城、大冶；17日和18日攻占陽新、瑞昌。與此同時我40軍也向武漢挺進。16日完全解放武漢三鎮。

黃岡是宋朝地方官員蘇東坡貶謫地點之一，在城外靠江邊的蘇軾故居附近，至今仍存有不少詩詞碑碣。他的“赤壁懷古”名篇，就是在這裏寫的。雖然這裏不是赤壁之戰的古戰場，但“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色，却與此地尚有相似之處。由於戰爭情況緊張，哪有閑情逸致去欣賞那些風物，祇略知其事而已。黃岡又是林彪司令員的老家，我們也沒有時間去探望。雖然內心有些遺憾，但渡江任務在身，不能兼顧。昔日曹操八十三萬人馬不能過長江，今日我們百萬大軍，在千里戰線上，衝破敵人抵抗，勢不可擋地渡過長江，撫今追昔，不勝感慨。

5月19日，軍指揮機關到達九江，命令各師就地集結休整，等待後續部隊的到達，再部署新的行動任務。

5月20日，兵團政委賴傳珠約我和政委張池明等人，忙中偷閒同他一起上廬山，欣賞“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真面目”。那時上廬山的道路很難走，路狹坡陡，我們花了兩個小時才爬上去。廬山名不虛傳，避暑勝地，氣候涼爽，風景如畫。祇見杜鵑含苞待放，春笋節節拔高，流水清澈明淨，如歌如訴，松柏鬱鬱蔥蔥，青翠欲滴。許多各式各樣富麗幽靜的官僚、軍閥

別墅，主人全部乘“機”去，祇有少數看管房子的傭人，愁眉苦臉，不知所措。我們在蔣介石的別墅休息後，便到各處走走看看，并順便告訴看管人員和其他住在附近的群衆，切實把房子、家具各種物品保管好，人民政府很快就會派人來接管。解放軍已經占領南京，國民黨反動統治已宣告滅亡，廬山從此已屬勞動人民所有，誰也不許破壞盜竊，否則將受到人民政府嚴厲制裁。他們表示願意照辦。當天下午我們就返回九江。

二野第4兵團5月22日解放南昌。我軍奉命繼續南進，于23日占領德安、永修、安義等城，與第4兵團一部勝利會師。我129師留九江擔任衛戍任務。156師整建制劃歸江西軍區，并接替南昌衛戍任務。

至此，我軍渡江勝利結束。我共殲敵四千餘人。

## 五、湘贛戰役

5月24日，林彪、肖克首長電示：敵知道我四野渡江部隊一共祇有兩個軍，故何應欽、白崇禧計劃對我軍採取積極動作，以一部兵力向我進攻，打擊我突出部隊，以遲滯我軍前進，并保護其占領區。對汨羅江以北取守勢，對贛江方面取攻勢，由長沙方面抽調第7軍向宜春前進，準備向我43軍進行反擊。我軍應極力吸引敵人于長沙東北與南昌之間，爭取在我主力到達後，突然圍殲其一、兩個軍。為避免嚇退敵人，我40軍應在賀勝橋、汀泗橋一帶不再前進。43軍暫在德安、永修之線待機，嚴整戰備，并注意偵察警戒。

之後，四野總部又命令我43軍西移，128師進到靖安地區，129師從九江歸建，進到武寧地區，軍直和127師進到修水地區。

這時發生了兩件東北戰士從未經歷過的意外情況：

第一是陰雨連綿，山洪經常爆發，一場大雨，一場山洪，前面洪峰方退，後面洪峰又起，接連不斷，道路橋梁被衝毀，行進非

常困難，有時被山洪所阻、所困，寸步難行。我們部隊裝備已“美械化”，車輛牽引的火炮這時真成了“包袱”，行進尤為困難。所以行軍速度大為降低，費了相當時間，部隊才到達修水、武寧地區。

第二是東北戰士對江南水土不服，天天吃大米不習慣，夜晚睡覺蚊子多，白天氣溫炎熱，結果發生不少瘧疾病號及腹瀉拉稀病員。由於惡性瘧疾已有死亡現象，非戰鬥減員日益嚴重。牲口吃稻草稻谷也腹瀉拉稀，膘減體衰。戰士怨言甚多，基層幹部甚至覺得對付自然敵人，比對付階級敵人還難。

大家都在考慮怎麼辦。我記得過去國民黨軍北方部隊調到江西“圍剿”紅軍時，也發生水土不服，病員極多，所謂“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戰鬥力大降的情況。因此不能不引起我們十分重視。

根據戰場形勢，總部命令我軍在修水、武寧地區就地休整待機，這對我們當時所處的情況十分需要，十分及時。軍領導立即指示部隊和衛生機關利用此時機，千方百計突擊預防和治療瘧疾和腹瀉兩種疾病，這是當前保證戰鬥力的重要任務，不能等閑視之。

5月下旬，中央軍委決定第四野戰軍兼任華中軍區，司令員林彪，第一政委羅榮桓，第二政委鄧子恢，第一參謀長肖克，第二參謀長趙爾陸，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陶鑄。

此時，我四野主力部隊已到達長江以北地區，正進行休整，恢復體力，并根據先遣兵團的經驗，演練山地、河川戰術，積極準備新的戰役行動。

白崇禧集團自武漢地區撤退後，依托九嶺山脈和洞庭湖組成新的防禦，其部署是：以第10兵團之第103、第58、第97、第126軍分別布防于益陽、平江、岳陽、長壽街地區，擔任第一線正面防禦。以第3兵團之第7、第46、第48軍為右翼，布防于萍鄉、宜春、上高地區。一部前出奉新、高安。以宋希濂部為左翼，布防于湘、鄂西地區。以長沙綏署程潛部及陳明仁第1兵團擔任第二線防禦。

6月上旬，中央軍委就南進方針，指示四野首長：各軍到齊休整一段時期，然後分三路或兩路同時動作，齊頭並進，一氣打到贛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線，使白崇禧各部處于我軍猛打猛追，猝不及防而遭我各個殲滅。四野首長根據上述指示，決定以主力自武漢及其東西地區，分三路渡江南進：以第12兵團為中路，沿粵漢路前進；以第13兵團為右路，在宜昌、沙市地區渡江前進；以第15兵團並配屬兩廣縱隊為左路，沿湘贛邊，配合二野4兵團攻擊前進；第14兵團主力沿粵漢路跟進。

我們四野兩個先遣軍渡江之後，一個軍在贛北，一個軍在鄂南，兩個軍相距數百里。四野主力尚在江北，顯然頗有孤軍深入之勢。特別是43軍當面敵人是白崇禧的主力張淦兵團，如果白崇禧殺個回馬槍，反過來咬一口，可能使兩個軍處于被動地位。四野首長多次來電指示，令我軍提高警惕，防止敵人突然反擊。我們認為有備無患是正確的，但分析白崇禧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雖尚未與四野部隊接觸過，但也應有所耳聞，對四野的戰鬥威力，不能沒有顧慮。況且過江的兩個軍十餘萬人，兵強馬壯，豈能輕視。同時他還必須考慮到，若過早地把他的老本錢主力部隊拼掉了，一旦四野主力來到，就更無法對付了。因此白崇禧實際上採取了保存主力，不輕易冒險的方針。我們則採取了嚴密監視敵人行動，待機而動地對策，隨時準備打擊敵人突然反撲的企圖。

7月初，宋希濂擬以十四個師的兵力，向荊門、當陽地區發動“機動攻勢”，以鞏固其沿江防禦。林彪判斷宋希濂部在西線發動進攻的同時，白崇禧主力可能在東線湘贛邊也會有所行動。為了防止江西上高、宜春等地之敵逃跑，決心在鄂西誘殲宋希濂部，同時，以第15兵團、第12兵團及二野第4兵團（歸四野指揮），共十個軍，發起湘贛戰役，爭取殲滅白崇禧主力第3兵團于上高、宜春地區。

總部決定，利用白崇禧部隊“側翼甚敏感，而正面較麻痹”的特點，採取迂回與分割的辦法，抓住敵人一部，并堵住其退路，引敵增援。

具體部署為：以15兵團之先頭部隊的43軍，從正面突然奔襲包圍奉新、高安之敵第176師，圍而不殲，誘敵增援。第48軍抓住安義之敵。位于鄂南、通城地區我12兵團，直出平江、瀏陽，再插醴陵、萍鄉。位于贛江東岸豐城、樟樹地區我第4兵團西渡贛江，向宜春、萍鄉前進，形成戰役包圍態勢。然後在高安、萬載、宜春地區殲滅敵人。

林彪指示：全戰役關鍵在於43軍突然抓住奉新、高安及其以南敵人，祇要能抓住一個正規師至一個軍，至少一個正規團，就可能吸引其他之敵來增援，或其他敵人不至於不顧被圍之敵，斷然撤退。

為完成決定戰役成敗的關鍵性的任務，我們決定用軍指揮所率127師和129師奔襲包圍高安之敵。

7月4日，部隊隱蔽出發。翻越九嶺山脈，經九仙湯，進到奉新、宜豐之間的上富地區。然後兩師各派一個先遣團，輕裝急進至高安西南之灰阜一帶搜集船隻，搶渡錦江，并控制兩岸陣地，既堵擊敵人向西向南逃竄，又保證後續部隊渡河包圍高安之敵。128師待軍主力到達上富地區時，即突然以一個團在奉新以西故縣街渡越南潦水，插至奉新西南，斷敵退路。師主力突然迅速由奉新以東繞至奉新以南，完成對奉新之敵的包圍任務。

129師先頭團，于7月8日中午到達上富以北之武漢廟，偵察得悉上富有敵青年救國軍三百餘人，為了消滅敵人耳目，軍指命令該團殲滅此敵。又獲悉，上富之敵為桂系主力一個連和青年救國軍所屬三百餘人，師決心于9日拂曉包圍殲滅。敵人發覺我軍企圖，于9日晨逃竄。

128師8日開始行動，其向奉新以西迂回包圍的第384團，于9日晨進到故縣街附近時，因天下大雨，南潦河水上漲，不能徒涉。當搜集到少數船隻後，于10日凌晨3時全團始渡河完畢。該師主力9日黃昏前到達預定地點時，敵人先期撤退。

127師先遣團因不了解奉新、高安之敵于9日已撤走，該團仍執行搶渡錦江任務。10日12時進到高安、上高之間的楊公圩附

近，與由高安西逃之敵第176師526團遭遇。敵人向我380團反擊時，尾敵追擊的我129師385團趕到，配合380團共同作戰，敵除少數逃竄外，大部被殲。

當我們知悉奉新、高安敵人均已撤走，軍指揮所令各師轉頭向西追擊。

11日，追至上高東北地區，獲悉敵人48軍擬在上高、宜豐一帶扼守抵抗，其第46軍進行策應。

林彪令我軍暫緩追擊，待戰役包圍迂回部隊到達後，再進行圍殲。白崇禧發現我第4、第12兵團向其側後迂回，于13日命令其所屬部隊三個軍，全線向攸縣、茶陵山區撤退。我軍隨即追擊到宜春、萍鄉一帶，守敵保安團投降。敵人主力已逃出包圍圈。

此次戰役，我軍主力奔襲撲空，未能完成抓住敵人一部，誘敵增援的任務，祇殲敵四千餘人。

湘贛戰役前後兩周時間，是我軍渡江後的第一次作戰。為什麼沒有將敵主力抓住？我們事後總結認為，主要原因：一是對白崇禧集團為保存實力不敢與我決戰的謹慎態度估計不足，敵人根本不敢據城抵抗，而是採取聞風即溜之大吉的辦法；二是惡劣天氣與地形，使我軍的奔襲行動大受限制。在東北作戰時，一天奔襲一百多里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們這次奔襲，要翻一座大山，要渡三條不能徒步的河流，要走泥濘不堪的稻田小道，有時一天走二、三十里也困難，簡直要把人急死；三是我們到達上富地區時，敵人就發現我們大部隊的行動，立即向其他地區的守敵通風報信，敵完全有撤退的充裕時間。

7月16日，毛澤東就殲滅白崇禧集團作戰方針致電四野前委，指出：“白匪本錢小，極機靈，非萬不得已決不會與我作戰”。

“……均不要採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採取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我們認為，根據湘贛戰役的經驗，提出的這個“遠距離包圍迂回”的方針，是非常正確的。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二軍軍史》第338頁 黃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方塊字讀書社區

這次我們43軍的行動，雖然沒有進行什麼大的戰鬥，但正逢南方酷暑，炎熱如火的天氣，不但白日高溫暴熱，夜間也汗流浹背，無法入睡。由於執行戰鬥任務，有時就要急行軍，跑步趕路，結果不少戰士，沿途中暑倒地，其中也有死亡。還有得了俗稱“打擺子”病的瘧疾，無法投入戰鬥的戰士，也到處可見。各連隊發病人數少者十數人，多者三分之一以上。一人倒下，就要有人急救，就要有人幫助扛槍、背背包。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此情此景，非常令人擔憂。

戰役結束後，我軍奉命在萍鄉、宜春、分宜、萬載地區休整。127師在宜春、分宜間，128在宜春、萍鄉之間，129師在宜春以北之萬載附近。指揮機關進駐宜春後，軍黨委立即發布指示，號召全軍開展“兵強馬壯”運動。軍領導幹部也分別深入連隊檢查督促，力求將此項運動搞好。

由於解放軍對長沙構成合圍形勢，白崇禧向衡陽撤退。8月4日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程潛及國民黨第1兵團司令陳明仁，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率部于長沙起義。五十萬市民熱烈歡迎解放軍入城。

陳明仁兵團共三個軍、九個師，約十萬人左右。其100軍部署在長沙附近，其71軍部署在湘潭到寶慶公路沿線，其14軍部署在寶慶到安江一帶。程潛、陳明仁宣布起義通電後，一部分反動軍官不執行起義行動，第100軍兩個師、第71軍兩個師、第14軍兩個師先後叛變南逃。我軍立即進行追擊，殲其一部，大部跑掉了。

8月初，四野司令部發布南下三個月（5至7月）的作戰公報。這期間，共克縣城七十六座，殲敵九萬人。同時我軍冒着酷暑的氣候及滂沱大雨，在兄弟部隊配合下，西至宜昌、沙市，東至贛江沿岸的千里戰線上，在水網和山岳地區，開始了肅清華中殘匪的“剿匪行動”。連續進攻敵人，共殲敵兩萬餘人。

《長江日報》“八一”社論說，第四野戰軍為肅清江南殘敵，解放江南人民，奉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命令，由平津地區兼程南下，踏遍三千里的長途征程，到達華中地區，經四個月的行軍作

戰，已經取得偉大勝利，開拓了華中地區的廣大戰略基地，樹立了消滅華中全部殘餘敵人的穩固基礎。

## 第二十章 摧枯拉朽占廣州

### 一、“兵強馬壯”運動

宜春地區在南昌盆地的西部，處于武功山脈和九嶺山脈之間，人口比較稠密，土地肥沃。交通、文化和農業經濟均比較發達。南昌暴動、秋收起義對這一帶都有直接影響，以後游擊戰爭的戰火也經常波及。1930年曾成立縣蘇維埃，在農村實行打土豪、分田地。因此，群衆對蘇區、對紅軍、對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不僅不生疏，而且十分支持和擁護。

我軍進入江南後，部隊由北國雪野轉戰到南國水鄉，遇到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困難。這些問題在湘贛戰役中已經明顯的暴露出來，并直接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增加了完成戰鬥任務的困難。促使我們必須正視和立刻着手解決。壓在我們各級領導身上的具體工作擔子更顯繁重。

部隊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第一、水土不服。北方戰士天天吃大米，喝涼水，馬喂稻谷，稻草，因此飲食極不習慣。再加上陰雨綿綿，糧食發霉，不管是人吃，還是馬吃，都造成人瀉肚，馬拉稀，人瀉的沒勁，馬拉的無力。

第二、雨季和酷暑。氣候多變莫測，半個月中三分之二是陰雨綿綿，不下雨則是酷熱。部隊既無雨具，又無蚊帳。雨天行軍全身濕透，因而晚上宿營亦得不到好的休息。急行軍中，烈日如火，

僅127師就中暑熱死了六十餘人。晚上蚊蟲搗亂，不能安睡，蚊蟲引起的瘡疾尤為嚴重。全軍患病者、腹瀉和瘡疾者上萬餘人，還有被毒蛇咬傷、疥瘡、盲腸炎、腳氣爛腳、眼疾等，部隊非戰鬥減員嚴重。

第三、馬匹患病占三分之一。牲口不習慣南方氣候，吃不上草料，體力消瘦嚴重。道路泥濘，石頭多，馬蹄濕軟釘不上掌，馬拐腿的很多，馬匹的死亡率上升，據三個師不完全統計，兩周死亡馬十八匹；據一個師統計，十天病馬一百零四匹。

第四、因連綿雨和無防雨裝具，已造成武器彈藥、通訊、衛生器材損壞。

第五、藥品奇缺。隨軍攜帶的藥品，以戰場救護為主。對於防護中暑，治療瘡疾、痢疾、腹瀉等藥品，由於事先估計不足，攜帶很少。離後方又遠，補給困難，就地購買有限。因此患病人員得不到及時治療，增加許多痛苦。

第六、江南山多、河多，路少、路窄。部隊裝備不適應。不但牽引重炮的汽車和運輸彈藥糧草的汽車不能隨軍行動。就是膠輪大車也失去作用。完全依靠人背肩挑，馬馱驛載。這樣重武器及車輛，祇能繞道前進，不能發揮其作用。道路泥濘特別費草鞋，非常消耗體力。河水遇雨即暴漲，有時候一個小河溝，就能耽誤數小時，甚至不能通過。

第七、北方人聽不懂江西話，江西老表又不懂北方話，軍民關係受到不少影響。由於語言不通，常發生“所問非所答”及其他誤會現象，令人啼笑皆非。越往南走，方言土語越不易懂。一時很難解決。

第八、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部隊產生一種普遍性的“厭南思北”的思想傾向。思戀東北的冰天雪地，大豆高粱。思念東北的父老鄉親。這是當前最難做，又必須做好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們把遇到的問題，迅速向四野司令部進行了報告。以我和政委張池明、副軍長龍書金、參謀長黃一平名義發給四野的電報，詳細報告了部隊行動中遇到的困難，和針對這些困難採取的

措施。

我們提出三點意見：

第一是在指戰員中加強政治思想教育，面對遇到的困難，開展幹部戰士找對策的討論，尋找克服困難的方法。從思想上解決怕雨、怕熱、怕走山路、怕過河、怕露營的心理。

第二是在編制上進行必要的調整，這包括：

1、為了適應南方作戰山多水多的特點，部隊重型裝備必須減少，軍炮兵團取消榴炮、野炮，改為一個山炮營，一個戰防炮營，一個重迫擊炮營。師山炮營，三個4門制山炮連改為三個3門制山炮連，取消重迫擊炮連。團戰防炮連取消，改為一個2門制92步兵炮排，兩個迫擊炮排（4門）合成一個連。步兵營機炮連的重機槍由6挺改為4挺，六零炮由9門改為6門。軍炮團減少車輛，師、團火炮驃馬駛載，以增加運動靈活性。

2、輕裝指揮機關，幹部行李須減少，必要的辦公用品駛起來。各單位須增設獸醫和掌工。山地作戰騎兵通信員作用減小應隨之減少，因此要加強步兵通訊和信號聯絡。

3、加強工兵建設，團設工兵排（主要用于架橋），師設工兵連，軍設工兵營。

4、傷員戰場搶救今後以第一線為主，採取就地安置無須向後方轉運，軍擔架營除保留一個連，其餘撥入師團，加強第一線。

第三是在戰術教育上，幹部着重研究山地、叢林、河流幾種情況下的行軍、作戰方法；戰士着重爬山、走小路、山地、叢林、水田中的前進與搜索，還有操舟、搭浮橋和單兵游泳的練習與訓練，及對日常生活習慣、防病知識的教育等等。

毛澤東獲此情況，在7月26日的電報中說：“盛夏行軍病員大增極為懸念。你們已改為旅次行軍及三伏休整，當可使情況改善。”<sup>1</sup>四野首長決定：“部隊暑期休整”。軍黨委決定：“休整期間，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保證吃好、睡好，恢復體力。”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36頁 黃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方塊字读书社区

于是我軍在敵前開展“兵強馬壯”運動。首先是各醫療部門開始行動，對生病的指戰員按病種分別集中，成立醫療站，休養所。大批藥品從後方運來，醫生護士夜以繼日地進行治療護理。大量戰士很快康復歸隊，醫療隊在恢復部隊戰鬥力上立了大功。

部隊還進行防疫教育，做到不喝生水，不吃不乾淨的食物，各排訂立衛生公約，注意個人衛生，對駐地水源等地進行消毒。發動群衆想辦法，用野草熏蚊子，學用竹皮作蓑衣。後勤部門籌集糧食，提高伙食標準，戰士營養得到補充，身體素質很快提高。

各軍建立病馬治療站，將患病的軍馬集中治療，在有馬匹的部隊強調對馬匹的愛護，提出保證馬匹健康就是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從而減少了馬匹患病和死亡。

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向部隊反復說明進軍中南的偉大意義，牢固樹立把“光榮路走到底”的思想。針對有的戰士“三怕”（怕爬山，怕泅水，怕天熱）和思北厭南的情緒，進行形勢任務教育，提高階級覺悟。

部隊在休整期間，總結南方作戰經驗教訓，有針對性地訓練部隊在河網、稻田、山地的作戰方法和戰術動作，進行游泳、劃船等訓練，使部隊適應南方地域作戰能力大幅度提高。

我軍在宜春地區，經過四十天的“兵強馬壯”運動，疾病被有效控制，掉隊、住院人員陸續歸隊。戰士們又恢復了飽滿的戰鬥情緒。部隊元氣完全恢復。通過學習與動員，指戰員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更加堅定，克服各種困難更有信心。部隊必需的各種物資彈藥進行了及時的補充。總而言之，繼續南下，進軍廣東的思想基礎更加牢固，作戰和生活物資準備更加充分。

## 二、向廣東進軍

我兵團主力一部，已于8月上旬開始進行了贛南戰役。自泰和起，沿贛江兩岸向南挺進。一舉解放江西南部重鎮贛州城，旋即

分路繼續向南前進。東路相繼解放信豐、安遠、龍南、定南等地區，同時解放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人民政權所在地瑞金。西路相繼解放了南康、上猶、崇義、大庾等地區，并與粵贛湘邊游擊縱隊勝利會師，到8月下旬戰役基本結束。這樣就為進軍廣東，直搗國民黨殘餘巢穴——廣州鋪設了一條通向勝利的大道。

9月10日，我記得正是農歷“白露”那天，我們43軍奉命由宜春地區出發向吉安前進，然後逆贛江南下。越過五嶺，向廣東方向前進，沿路掃蕩殘餘敵人。

在殘暑尚存的江南初秋季節，行軍走路、翻山越嶺仍然汗流浹背，但早晚的溫度已明顯的緩和了。經過數天行軍，部隊到達吉安地區，并決定各師在此休息一天，我們軍指揮所因乘車前進，故多停了兩天。

吉安是贛江中游水陸交通及物資集散中心，是江西省第三大城，也是軍事要地。控制住此處，就可以把江西攔腰截成南北兩段，首尾不能相顧。1930年10月，紅軍攻占吉安，使南昌、贛州各自孤立，中游地區十餘縣城先後解放，大批青壯年踴躍參加紅軍，籌款數十萬元，蘇維埃政權迅速發展，紅軍直達南昌北郊，把白狗子打得鬼哭狼嚎。

我就是紅軍攻占吉安時參軍的。那年我祇有十六歲，是在“擴大鐵的紅軍一百萬”的口號下，加入紅軍的。自此以後，烟雲隨風飄，光陰似水流，離鄉背井，屈指已經十九個年頭了，現在重返故鄉，所見所聞，感慨萬千。總的印象是山河依舊，人民更加貧窮了。自紅軍離開後，國民黨反動派對於蘇區的人民，進行了令人髮指的燒殺摧殘。據說現在江西人口比紅軍開始時代減少了將近一半。江西原是一個富庶而美麗的地方，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不少村莊房屋被燒了，人被殺了，加上“旱乾水溢年年有，苛捐雜稅月月添”，土地荒廢了，剩下的祇是枯樹荒草，斷牆殘壁。人民更加貧窮，百姓流離失所……。

我利用停留機會回了一趟老家，這是我參加革命，南征北戰以來第一次回家。我家離吉安城祇有十華里，幾乎是隔江相望。

我少年時代就經常來往于吉安，因此這次返鄉，認路認村，祇步行一小時稍多點就到了。

由于在宜春出發時派了軍副政委袁克服到吉安打前站透露了消息，吉安城鄉許多人就竊竊私語，議論我將要回吉安。而我的老父親和兄弟更是早就掃庭以待，盼望我回家探親。人們錯誤地估計解放軍高級幹部返鄉必定是小車大馬，前呼後擁，結果我祇帶兩名警衛員徒步而行，除了給老父親三十元銀元外，祇帶了兩斤水果糖哄哄孩子，其他什麼贈品禮物也沒有。

在家裏吃了午餐，稍事休息之後，下午長兄引我到墓地給母親祭墳。墓地既無花圈，也無供果，祇有長兄給我預備了一點香燭。母親被埋在亂石岡裏，墳墓很小，碑石已被人砸碎。長兄點燃香燭後，一邊放鞭炮，一邊將三柱香給我，我捧上三柱香，深深地鞠了三個躬，大聲呼喊：“媽媽，我回來看望你來了！”然後將香插在墳上，止不住的悲傷之情，泪流滿面。

我母親是個普通勞動婦女，沒有文化，但善于紡紗織布，善于養鷄喂豬，善于精打細算，管理家務，她老人家為人善良，與左鄰右舍和睦相處。她把我撫養到十六歲，鼓勵我參加革命，參加紅軍，使我能有今天。我參加革命之後，她去世了。

由于軍務在身不敢久停，在家祇呆了不過二三個小時，我就匆匆趕回軍部了。

俯視贛江水，仰望井岡山。在桂花飄香的時節，我們部隊和軍指揮機關沿着贛江西側、井岡山東麓的公路，經泰和、遂川向贛州、南康方向繼續前進。人群如流，車輪滚滚，歡聲笑語，士氣昂揚。井岡山地區沿途群眾以親切的目光和笑臉，迎送自己的隊伍向廣東進軍。

### 三、廣東戰役

我們的部隊于9月28日進到南康、大庾地區後，稍事集結休

息，檢查入粵作戰的最後準備工作，向部隊交待作戰任務和兵力部署，進行臨戰前的動員鼓動工作等等。在路過贛州時，兵團司令員鄧華、政委賴傳珠召見我們當面授予作戰任務，其主要內容是：

第一、廣東境內的主要敵人為：偽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和偽廣東省主席薛岳，正規番號的主要部隊有沈發藻兵團，劉安祺兵團，胡璉兵團，轄10、18、23、32、39、50、62、63、64、70、109等軍，共二十八個師。另有非正規軍五個保安師，總計兵力約十五萬人。其部署如下：余漢謀主力第39、第63兩軍在南雄、曲江、始興一線；第23、第70兩軍在英德地區；第32、第50兩軍在從化花縣地區；第109軍在廣州地區；第10、第18兩軍在潮汕地區；第62、第64兩軍在湛江、海南島。廣州還有偽總統李宗仁及偽陸軍部總直屬隊一個警衛團，兩個憲兵團，炮兵、工兵各一個營等部隊。

據外電消息，7月中旬，蔣介石由臺飛粵，與李宗仁會晤，策劃廣州的保衛戰。8月中旬，蔣介石再次由臺飛粵，表示“誠信廣州的保衛戰，為決定最後成敗的一戰，不得不再度前往廣州視察”，雲雲。

第二、我們四野15兵團（鄧華兵團）和二野4兵團（陳賡兵團）協同作戰，負責殲滅廣東境內殘餘敵人，解放全廣東。具體部署如下：二野4兵團第13、14、15三個軍，四野15兵團第43、44兩個軍，兩廣縱隊和林平縱隊統由4兵團司令員陳賡指揮。分三路向廣東進軍。以4兵團為右路軍，第一步奪取曲江，第二步奪取英德，而後直插三水，切斷廣州敵人西逃退路。以15兵團兩個軍為中路軍，一部迂回英德，協同4兵團作戰，主力直搗廣州。以兩廣縱隊和林平縱隊為左路軍，分別由和平、龍川等地出發，直插粵東，切斷廣州敵人向東向南的退路。同時，鄧華、賴傳珠又指示：43軍第一步任務是圍殲翁源新江圩敵人39軍部隊，配合4兵團攻占曲江，爾後繼續南進配合4兵團殲滅英德地區敵人，并應準備擔任主攻廣州任務。

此時，葉劍英已在贛州主持召開華南分局擴大會議，宣布了中共中央成立華南分局，指定葉劍英為第一書記，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會議討論了向廣東進軍問題，準備發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告廣東人民書》。動員廣東人民支援解放戰爭，徹底掃除殘餘敵人，協助接管鄉村和城市，建立革命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產。我們軍隊應積極向群衆宣傳《告廣東人民書》的精神。

9月30日，已是秋高氣爽，我四野15兵團和二野第4兵團同時向廣東境內進軍，多路部隊從粵北涌入。粵贛公路上，延綿數百里的行軍隊伍，塵土飛揚，車輪滾滾，戰旗飄飄，人歡馬叫。受過大革命洗禮的廣東老百姓熱烈歡迎自己的軍隊，燒茶送水，挑土修路。

我們軍指揮所乘車于10月1日越過梅嶺，據說這裏是敵人吹噓的“粵、湘、贛防線”的所在地，其實連敵人的影子也沒見到。梅嶺古時因有大量綠葉花紅，幽香遠溢的梅樹林而得名，可是現在梅林也不見了。

我們在梅嶺之巔停車，略微休息，接見陳賡兵團派來的聯絡官，互通情報。這時，通信科長急匆匆跑來報告：“從收音機中聽到重要新聞。”我趕緊讓他把收音機拿到指揮所。我們從收音機裏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盛況，毛主席在典禮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己的敵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朱總司令又宣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說：“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在反對美帝國主義所援助的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革命戰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現在我們的戰鬥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我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肅清國民黨反

動軍隊的殘餘，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這是多麼鼓舞人心的聲音，這是向全世界的莊嚴宣告，這是向全體解放軍指戰員發布的莊嚴命令。

當我們把廣播內容向部隊傳達後，全軍指戰員的戰鬥情緒更加高漲，求戰之心更加迫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消滅一切國民黨殘餘匪幫，打到廣州去，搗毀國民黨殘餘巢穴！”的口號聲此落彼起，雄壯激昂，在山谷間回蕩。

我們兵團主力二個軍和陳賡兵團三個軍，很快先後解放了南雄、始興、汝城、仁化、樂昌等地。兩個兵團對曲江地區形成鉗形包圍之勢。此時白崇禧慌忙調其46軍由衡陽附近沿粵漢路南下，妄圖協同39軍、63軍固守曲江，夢想與衡陽、廣州成為三大固守重點。但當白匪46軍剛到樂昌附近，湖南長沙前線我軍對衡陽及其以西地區展開了強大攻勢，迫使該敵倉皇北援。而駐曲江敵39軍也連夜縮回到英德以南地區，祇剩63軍固守曲江。10月6日陳賡兵團向曲江地區分進合擊，7日解放曲江，守敵狼狽南逃。該兵團立即沿北江兩岸地區揮戈向南追擊。

我43軍居右，44軍居左，沿北江以東地區齊頭向南推進。我們部署127師和128師為第一梯隊，129師和軍直屬部隊為第二梯隊，翻山越嶺，涉水渡河，保持了較快的前進速度。進到粵北始興時，得知曲江一帶敵人已經先期撤退，翁源、新江圩之敵也已南逃。

奉兵團電令，我43軍應向翁源、佛岡、花縣挺進。我127師先頭部隊冒着大雨，踏着泥濘崎嶇的山路奔襲佛岡。10月11日到達佛岡以北地區時，獲悉佛岡城內尚有敵人39軍一個團及地方保安團隊沒有逃走，當即命令127師予以殲滅，然後快速跟進。該師立即展開并于黃昏發起進攻，不到三個小時，全殲守敵，結束戰鬥。

在127師攻打佛岡之敵時，我128師和129師改為第一梯隊，繼續向花縣、廣州挺進。

44軍則沿翁源、廣州公路南下，向縱化、增城急進，負責切斷廣九鐵路，堵截廣州敵人向東逃竄。

10月13日，我128師先頭部隊占領花縣，殲守敵50軍一個營及一個保安營後，繼續向廣州市郊逼近。

14日下午，敵人焚燒白雲機場油庫，濃煙滾滾，火焰衝天，在花縣的軍指揮所清晰可見。當日下午18時，敵人破壞廣州海珠大橋，爆破之聲，數十里以外皆可聽到。

據此，我們判斷敵人已決心棄城逃跑，當即命令128師、129師迅速向廣州偵察前進。部隊首先控制了白雲山等處制高點，相機進占廣州市。部隊在前進中，除與敵殘餘掩護部隊稍有接觸外，基本上沒有遇到敵人的抵抗，我128師于14日19時勝利地進占殘餘國民黨偽政府所在地——廣州市，占領偽總統府、行政院、省政府等機關，俘獲敵第50軍、第109軍掩護部隊二千餘人。我44軍一部也同時進入廣州。廣州市民歡欣鼓舞，歡迎解放大軍進城，慶祝廣州解放。

44軍于15日，在廣州東北新塘殲敵四個團，繼續沿廣九路東進掃蕩鐵路沿線。兩廣縱隊相繼解放粵東重鎮惠陽、河源等縣城。19日在龍華圩迫使殘敵109軍154師投降。西路陳賡兵團于15日解放廣州以西之三水，16日解放四會，18日解放高要，各殲敵一部。當得悉廣州敵人主力已向陽江、湛江方向逃竄。該兵團沒有進廣州，立即分兵三路向陽江方向猛烈追擊。

解放廣州後，根據俘虜軍官供稱，當我軍向廣州前進時，廣州數萬敵人非常恐慌，混亂不堪，如何對策，舉棋不定。有的主張死守，有的主張逃竄，最後李宗仁、余漢謀決定，腳底板擦油，除留少數部隊守城擔任掩護任務外，主力迅速分散撤退。一部向潮汕方向節節抗退，夢想最後逃往臺灣。偽陸軍總部直屬部隊向西，經柳州向雲南撤退，其餘四個軍（23、29、50、70軍）由21兵團司令劉安祺指揮，向湛江方向撤退，妄圖逃往海南島。偽總統李宗仁偕總部隨員，于12日乘飛機離開廣州經南寧去重慶。而余漢謀、薛岳則同時逃往海南島。

我們軍指揮所15日上午進抵廣州，部隊在廣州稍事集結休息，打掃戰場，清剿隱藏的殘敵，恢復社會秩序。接着由127師先進行入城儀式的準備工作，代表入粵部隊參加入城儀式。爾後負責清剿從化、花縣、清遠地區潰散殘敵。128師則調往英德、曲江地區，負責清剿逃入山區農村的敵人殘餘部隊，129師調往新會、江門，負責清剿珠江三角洲地區逃入農村的敵人殘餘部隊。軍直屬部隊移住佛山指揮。

在我大舉向廣東發動强大攻勢之際，湖南長沙前線，我四野主力一部于10月3日向白崇禧盤踞的衡陽及其以西地區發動了巨大攻勢，迅速突破衡寶線，敵軍全線混亂。9日晨將白匪主力四個師包圍于祁陽以北之五峰山地區，經三晝夜激戰，于11日將其全部殲滅。13日在寶慶西南石下江地區，再殲黃杰兵團一個師，另一個師投降。至此衡寶戰役于10月14日（與我進占廣州的同一天）告一段落，共殲敵三萬餘人，解放衡陽、耒陽、彬縣、寶慶、祁陽、新田等十餘縣城。

新華社10月15日評說：華中前線解放軍在10月初發動的攻勢，不到兩個星期就殲滅了白崇禧的主力，攻克了國民黨殘匪所曾據為中心的華南最大都市——廣州。廣州的解放，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意義。

《人民日報》慶祝廣州解放社論中指出：今年4月下旬，當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勇猛渡江前進，解放南京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已完全滅亡。土崩瓦解的匪幫殘餘，慌慌張張逃到了廣州，在廣州停留還不到六個月，就又在人民解放軍的鐵拳打擊下四散逃命了。

我們也及時向部隊反復動員，要認真總結入粵作戰的經驗教訓，既要看到我們的勝利，也要看到我們的缺點錯誤。廣州解放後，更要戒驕戒躁，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繼續前進。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決不會甘心他們的慘敗，他們還要利用其殘餘力量，腐木支傾屋，作拼死的掙扎，祇要還有一個敵人存在，祇要敵人不投降，不論他上山入水也好，逃到天涯海角也好，我們一

定要將他消滅乾淨，不使其禍害我們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我們的口號仍然是：把革命進行到底，消滅一切國民黨殘餘力量。

這次戰役最基本的經驗教訓，是沒有採取戰役大包圍、大迂回，沒有堵住敵人逃跑的退路，因此我們沒有與敵人主力決戰的機會，沒有全部或大部殲滅敵人，俘獲敵人也很少。打曲江敵人跑掉了，打英德敵人跑掉了，打廣州敵人跑掉了。三路入粵大軍基本上採取齊頭並進戰術，跟着敵人屁股後面追擊。陳賡兵團在陽江地區殲敵三萬餘人，也是快速追擊的結果，不是大包圍、大迂回的結果。費勁不小，收獲不大，我們43軍祇殲敵約五千餘人。

11月11日，廣州市二十萬軍民集會游行，歡慶解放。

## 第二十一章 粵桂邊圍殲戰

### 一、桂系孤軍已四面楚歌

1949年10月下旬，陳賡兵團終於在陽江地區把劉安祺兵團四個軍全部殲滅，共殲敵三萬餘人。並解放新會、臺山、開平、恩平、陽春、陽江等縣城。至此廣東除了海南島、雷州半島、萬山群島及其他若干濱海地區之外，全省大部宣告解放。

廣東大部解放後，擺在南進大軍道路上的敵人，主要是盤踞在廣西老巢的白崇禧匪幫。當時白崇禧指揮的“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的殘部尚有十餘萬人，包括張淦、徐啓明、魯道源、黃杰、劉嘉樹等五個兵團十二個軍。衡寶戰役之後，桂系殘部便紛紛回竄曾盤踞二十餘年的廣西老窩。據傳這時白崇禧存在兩個幻想：一是保存實力，撤回廣西，實在不行就放棄城市，利用境內山川連綿、河流交錯上山當土匪，待機東山再起；二是退回廣西後與美

帝國主義勾結，爭取美援，負隅抗擊解放軍的進攻，必要時逃入雲南或海南島固守，等待國際形勢發生所謂“新的變化”，再乘機卷土重來。

因此進軍廣西，打掉白崇禧看家老本，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白匪是目前國民黨反動派殘餘力量兩大主力之一（另一主力是胡宗南殘部），如將其全殲，可以解放廣西一千五百萬人口，不僅為進軍雲貴及配合殲滅胡宗南殘部，解放大西南創造有利條件，而且也為解放海南島鋪平了道路。

湘粵大捷之後，緊接着我第二野戰軍主力展開解放大西南的作戰。一路直入貴州，解放貴陽，一路打進四川直逼重慶。對我們解放廣西，并在廣西境內全殲白崇禧殘部，造成極為有利形勢。

桂系軍閥本來祇是國民黨反動軍事集團中的二等角色，但在蔣介石的嫡系精銳部隊被殲之後，却成了反動派所幻想反攻倒算的救命菩薩。桂系部隊與我主力部隊接觸較少，在衡寶戰役雖遭到打擊，但尚保存一部分比較完整的軍事力量。他們利用封建地域觀念和欺騙麻醉相結合，形成一種驕橫凶頑的氣質。特別在廣西老巢，有二十餘年反動統治經驗，實行所謂自治、自衛、自教的“三自政策”，此時又面臨着覆滅前的最後掙扎。

因此我們反復教育部隊，要正確估計和謹慎對待全殲白崇禧殘部的作戰，這可能是一次比較復雜激烈的戰役，絕不能掉以輕心。但又要看到，敵人是敗軍、殘軍、逃軍，是陷于四面楚歌的孤軍。祇要我們發揮英勇頑強，靈活機動，遵守紀律，服從指揮的戰鬥精神，就能夠勝利地完成這次戰役任務。

白崇禧集團共有殘缺不全的五個兵團，十二個軍，三十個師，約十五萬人。連同從廣東逃至粵桂邊的余漢謀殘部四個軍，總兵力也不超過二十萬人，另有地方部隊數萬人。其防禦部署如下：第1兵團（黃杰兵團）三個軍及第10兵團（徐啓明兵團）一個軍，在湘桂路全州至桂林地區布防；第17兵團（劉嘉樹兵團）兩個軍位于錦屏、通道地區；第11兵團（魯道源兵團）兩個軍位于龍虎

關、荔浦地區；第3兵團（張淦兵團）三個軍及第10兵團一個單位于桂林至梧州地區；余漢謀殘部在雷州半島地區。

## 二、向廣西進軍

為了執行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圍，先關門，後圍殲的戰略方針，將白崇禧殘部全殲于廣西境內，林彪率四野指揮所由武漢進至衡陽，親臨前線指揮，決心以西、中、南三路大軍對敵展開戰略包圍。首先切斷敵人退雲南、退海南島的後路。

11月上旬，我軍主力分三路大軍向廣西進發。以第13兵團第38、第39兩個軍為西路軍，先殲滅通道、靖縣之敵，爾後迂回河池、百色，斷敵人滇退路；以第4兵團第13、第14、第15三個軍為南路軍，插向博白、郁林地區，斷敵向海南島退路；以第12兵團第40、第41、第45三個軍為北路軍，由湘桂路南下。

白崇禧匪幫一方面實行殘酷的“空室清野”和大肆破壞鐵路公路、交通橋梁，妄圖阻滯我軍前進；一方面以七個軍阻擊我軍于桂北地區，以利其主力五個軍迅速收縮集結于桂南、郁林地區，決心發起“南線攻勢”，打通雷州半島的出路，準備竄到海南島等待美援。因此白崇禧特令張淦兵團三個軍，向陸川、廉江方向竄犯，魯道源兵團二個軍向信宜方向竄犯，同時粵軍余漢謀令退踞雷州半島及合浦、北海地區之沈發藻兵團向廉江方向前進策應。

為了擊破白崇禧的“南線攻勢”，林彪決心殲滅張淦、魯道源兩兵團于粵桂邊地區。電令第4兵團兼程西進至茂名、廉江地區，控制有利地形，堅決阻擊敵人南竄。為了加強南線堵擊力量，令我43軍立即停止在廣東剿匪。令西路軍第13兵團39軍改向柳州方向急進。令北路軍南下梧州、容縣，配合南線作戰。

11月13日晚9時，林彪、譚政、肖克首長電令我43軍：（一）白匪主力有可能向雷州半島逃竄；（二）為協助4兵團對付敵之向南突

進，你軍三個師全部，應速向羅定一帶前進。

一小時後，總部又電令：爭取明日出動至遲15日出發。

當時我軍的各師均在粵北、粵中展開剿匪行動，部隊接到命令後立即停止執行原來任務，迅速向指定地點集結，一邊集結一邊乘車、乘船或徒步快速向信宜、羅定方向開進。

軍直指揮機關在佛山進行了執行新的作戰任務的緊急準備。我與軍政委張池明、副軍長龍書金、副政委袁克服、參謀長黃一萍、政治部主任謝扶民，分工負責進行政治動員和具體組織準備工作。布置軍偵察部門迅速搜集整理有關敵軍情報，軍作戰部門迅速制定部隊開進計劃，軍通訊部門迅速規定新的通信聯絡辦法，軍政治機關發出戰役動員指示和戰區群衆工作指示、後勤機關制定戰役供給和衛生工作指示。等等。

各種準備工作就緒以後，部隊按時于11月15日開始分別由廣州、粵北、粵中出發，向信宜、羅定方向前進。

軍指揮所11月20日乘火輪沿西江逆水而上，在德慶登陸，于23日趕到羅定、信宜之間的貴子圩附近。各部隊均按計劃先後到達信宜、羅定之間加益圩、貴子圩、白石圩、池同圩、懷鄉圩地區集結完畢。

11月22日總部指示，為誘敵深入到信宜附近，43軍各師應稍向東移，并指定127師在塘底屋、路岔坪一帶隱蔽。128師在分界圩、石龍寨一帶隱蔽。129師在石頭塘街、龍眼砦一帶隱蔽。但我們研究將雲開山脈有利地形均讓給敵人，對我甚為不利。因此祇作了小的調動。

粵桂邊界的雲開山脈，以山頂為界，西面屬廣西，東面屬廣東，山脈為南北走向，山勢逶迤，峰巒連綿起伏，海拔高度千米左右，山坡比較平緩，多灌木叢林，也有嶙峋亂石。當時情況是，主要制高點已為我軍控制，少數地方為敵人控制。敵人飛機已發現我軍集結，自晨到傍晚，敵機分批輪流低空偵察轟炸掃射。南面遠方炮聲依稀可聞，當時方块字读书社区司令部已抵北流，敵58軍兩個師進到容縣、北流以東，橋頭鋪地區。

### 三、擊潰魯道源兵團

11月22日10時，林彪、譚政、肖克首長向43軍發出殲滅魯道源、張淦、余漢謀部的動員令：“敵于明晨開始自容縣、郁林之線向信誼、茂名、化縣、廉江之線進攻，企圖壓迫我軍于濱海並乘勢拼死向南突圍。張淦兵團主攻化縣、茂名，魯道源兵團主攻信宜。”“桂系部隊是有戰鬥力的，不可輕視。敵人此次行動是他的生死鬥爭，必然決心死拼。敵現所集中兵力的數目與我軍目前所能參戰部隊的數目相差不遠，我軍多敵無幾。”“我軍決心首先以主力殲滅向信宜前進之魯道源兵團，然後再殲張淦兵團。”“此為帶最後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戰，各部須立即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發揮最高度的積極性、勇敢性、堅決性，嚴戒輕敵鬆懈。祇要此敵殲滅，則解放瓊崖、臺灣與雲南皆屬易事，否則敵退瓊崖、臺灣與雲南，則對爾後作戰增加困難。故我全體指戰員須奮勇作戰，各級指揮員尤須嚴密細心組織戰鬥，每個指戰員要爭取在此次機會立功。”<sup>1</sup>

11月25日，總部又急電命令我們43軍準備向魯道源兵團突然出擊，從側後打擊魯、張兩兵團。

我命令指揮所當即將總部指示電告各師首長，并在雲開山脈制高點勘察地形，觀察敵情。當時天氣晴朗，風清雲淡，向西俯瞰，視野遼闊，望遠鏡裏模模糊糊可以看到北流、容縣地區，并觀察到敵人在雲開山脈西側構築的數處工事，均為土木結構的野戰火力掩體，估計其已展開的兵力為一個團，在山脈西麓黎村地區集結約兩個團。

根據地形和敵情判斷，經過大家認真研究，我最後確定出擊部署：三個師同時展開為一個梯隊，并肩攻殲魯道源兵團。127師為中央梯隊，128師為左路梯隊，129師為右路梯隊，居高臨下，由

方块字读书社区

<sup>1</sup>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61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東向西突然發起進攻。擊破當面敵人抵抗後，128師快速向北流、郁林之間地區前進，分割切斷魯道源兵團與張淦兵團的聯繫；127師直撲北流，殲滅魯道源指揮機關；129師首先攻取容縣，切斷敵人向北退路，然後向南會攻北流。攻擊開始的時間擬定為：右路梯隊應于27日黃昏後出發（敵機返回後），利用夜間隱蔽，攻擊前進，力求迅速占領容縣。中央梯隊和左路梯隊，均于28日凌晨5時開始進攻。

這個作戰計劃的特點是，選擇敵人側後開刀。大家考慮了實現這個計劃的可能性，一致認為敵人是敗軍、逃軍，我們是常勝之師，是士氣旺盛、作戰經驗豐富的主力部隊。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居高臨下，是從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魯道源兵團開刀，而敵人主力張淦兵團已被我第4兵團牽制拖住，處于顧頭不能顧尾的狀況，因此只要我們勇敢大膽，快速進攻，就有可能出敵意料之外，而獲得成功。

27日下午，各部隊隱蔽調整進攻部署，下達戰鬥命令，進行臨戰動員，完成進攻的具體組織和準備工作。黃昏，129師則按計劃首先隱蔽出動。

28日晨，霧濛濛，迷漫漫。中央梯隊之127師和左路梯隊之128師，按時與敵人一線部隊打響，我軍突然發起全線進攻，一開始敵人還抵抗，但不久，敵人抵不住我軍的猛烈攻擊，越來越混亂，形成潰退，向西逃竄。127師殲滅正面防禦之敵人；129師攻克容縣，殲守敵一個團，俘敵四千三百餘人。

此時，敵11兵團司令魯道源驚慌不已，立即令其副司令胡若愚率58軍一個師趕來增援，行進到楊梅圩附近與我129師遭遇，一舉將其擊潰，胡若愚也在戰鬥中被我擊斃。由於作戰部隊急於趕路，將胡的屍體放在擔架上，仰卧在大道旁邊，待收容隊掩埋。129師前鋒部隊寫了一張字條“11兵團副司令胡若愚被我擊斃于此”，用石塊壓在其胸前。後續部隊路過此地，看到敵指揮官被擊斃，更加激發了~~方块字读串社区~~的鬥志，“不投降就讓他如此下場！”戰鬥中被擊斃的還有第58軍參謀長程學五、第226師

師長王少才等高級軍官。

我們的部隊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像山崩一樣勢不可擋，由東向西猛打猛追。右路梯隊129師于28日下午占領容縣後，繼續向北流攻擊，于當晚占領北流，將敵兵團司令部及其58軍和125軍主力擊潰，殲敵五千餘人。敵人做夢也未想到，我軍如此大膽冒險，如此迅速勇敢，從敵人側後殺過來，將敵人縱深巢穴衝得鷄飛狗跳，落荒而逃。

#### 四、圍殲張淦兵團

我們軍指揮所到達北流附近後，及時將戰況和初步戰果報告四野總部，很快收到林彪緊急復電說：你們將魯道源兵團主力擊潰，占領容縣、北流，是此次粵桂邊戰役的良好開始，望再接再厲，準備向張淦兵團進攻，爭取更大勝利。

29日各部繼續掃清北流地區殘餘敵人，128師未經大的血戰，解放郁林，殲敵二個團。我127師于安民鋪殲敵156師師部及兩個團，俘敵四千餘人，兵團司令魯道源隻身化裝逃跑。戰場形勢對我非常有利。

我們遵照林彪、譚政、肖克首長30日1時電令，于30日晨5時全軍轉頭，由北而南乘勝猛打窮追，在博白地區圍殲張淦兵團。我們明知郁林地區尚有部分潰散敵人沒有肅清，乃決心置之不顧，絕不被敵人所牽制而拖延時間。現在正是南方的深秋天氣，部隊沿着北流、博白公路及其兩側鄉村道路，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南急進。

30日下午，127師獲悉情報，敵第3兵團張淦的指揮所在博白城，即刻組織前衛379團向博白疾進。同時128師遇到一位從博白逃出來的老師，告訴我們：張淦還在博白城內。我當即命令先頭部隊128師382團和另塊學讀書社區奔襲博白。于30日晚，以神兵天降、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突然包圍博白，127師從城北門攻

城，128師從城東門攻城，22時組織強攻，各師突入城內，將張淦的兵團指揮所包圍，經半小時激戰將其警衛部隊殲滅，從床底下把兵團司令張淦拉出來，活捉。

後續部隊均于拂曉前先後趕到博白附近與敵展開激戰。

當我們軍指揮所30日深夜，在郁林看到128師十萬火急報捷電報後，大家興奮極了。現在敵人第3兵團腦袋砍掉了，成為無頭蒼蠅，天明後可能有場混戰。軍領導共同商定，軍指揮所立即由郁林出發趕到博白附近進行戰場指揮。

正當我們將要出發時，接到林彪萬萬火急電報，主要內容是：

“128師已解放博白，殲滅敵人第3兵團司令部，活捉兵團司令張淦，這是一個重大勝利，你們應全力以赴，圍殲博白附近張淦兵團的戰鬥部隊，協同第4兵團作戰。總部已特別注意同你們各師保持電臺聯系，你們當前主要任務是實行戰場指揮。”

由於我們到達郁林時就向四野總部發了一個電報，說明我們各師已日夜向博白急進，圍殲張淦兵團，我們同各師已形成我停彼走，彼停我走狀態，無法保持正常電臺聯系，請總部直接指揮各師向博白急進。因此，“總部已特別注意同你們各師保持電臺聯系”，正是對我們電報的答復。

這樣的指揮方式，再一次體現了林彪的作戰藝術：在大兵團運動戰中，必須實行高度的集中指揮。在整個的戰役過程中，隨着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為了以最快的速度抓住戰機，總部經常能用最迅速的越級指揮的辦法直接指揮到師的行動，以保證整個戰役的勝利。我們軍級領導，已經熟悉默契林總的這種越級指揮方式。早在東北戰場、三下江南戰役中，總部為爭取時間，就跨過縱隊，直接指揮師的行動，取得很好的戰場效果。

戰役結束後，陶鑄在廣州告訴我，當林彪看到你們解放博白，活捉張淦電報時，高興得跳起來，連聲稱贊43軍是一支既能攻擊，又能打運動戰的部隊。

順便說一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次毛主席接見外賓時，林彪、周恩來和我在座。在客人未到前，毛主席談起解放軍

“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風時，林彪插話：“軍隊尤其要提倡這種作風。遼沈戰役時，43軍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把廖耀湘向沈陽的退路堵住了，經過一場惡戰，廖耀湘兵團全軍覆滅。廣西戰役時，又是這個軍，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突然襲擊了博白城，捉到兵團司令張淦，經過一場惡戰，張淦兵團全軍覆滅。”毛主席問：“誰是當時軍長？”林彪指着我答：“就是他，李作鵬。”毛主席轉頭看看我，又點點頭。

話歸正題。我們軍指揮所到達博白附近時，已是12月1日晨6時，博白城郊戰鬥已處結束階段，煙塵漸漸稀薄，槍聲炮聲時密時稀。有的部隊背着、抬着繳獲的武器正在集合，一隊又一隊的俘虜在我軍戰士的押送下前往指定地點集中。醫務人員正在對重傷員進行急救，對輕傷員進行包扎，一片繁忙。我們看到不少戰士，或一排排躺在地上，或一排排靠牆而坐，就地睡着了。他們實在太疲勞了，且戰且追已是二十四個小時以上沒有休息了。這些我們不知道姓名的戰士，個個都是為中國人民解放立下功勞的英雄。

敵人第7軍、第126軍奉張淦被俘前的指令，向博白增援，已進到博白東南山區及博白以南之沙田圩王帝廟一帶，并開始向我攻擊，企圖解張淦之圍。

我們決心三個師全線出擊，前往圍殲。127師向六仁一綫敵人第7軍攻擊，128師和129師協同向沙田圩地區敵人第126軍攻擊，上午7時，與敵打響，在我4兵團14軍、15軍配合下，經過激烈戰鬥，至下午15時將敵人大部殲滅，一部向西南方向突圍逃竄。我們43軍共殲敵五千餘人。

大約上午10時左右，陳賡兵團13軍部隊也趕到博白附近與我們會師，第4兵團主力已向合浦方向追擊。我128師副師長李不功率一個團也向北海市方向追擊，軍、師指揮所與該團失去聯絡。

經過不太猛烈的戰鬥，混亂不堪的張淦兵團三個軍大部被殲，小部四散潰竄。至此敵人第3、第11兵團五個軍的番號基本上被我殲滅，敵人的“南方快字讀書社區”。這是我軍在廣西戰役的重大勝利。

張淦第3兵團轄第7軍、第48軍、第126軍共約十萬人左右。其中第7軍是桂系軍隊中的王牌，是主力中的主力，精銳中的精銳，戰鬥力最强，號稱是“鋼軍”。但經衡寶戰役我軍給予殲滅性的打擊之後，重新編組補充的第7軍業已今不如昔，戰鬥力大為降低。

兵團司令官張淦，廣西桂林人，自詡為“桂林才子”。是李宗仁、白崇禧指揮下的著名戰將。1937年曾任桂系第7軍參謀長，以後又任21集團軍參謀長，1938年任第7軍軍長，1940年任第5戰區豫鄂皖邊區游擊總司令，1943年任21集團軍副總司令，1946年任第3兵團司令官，1948年任華中“剿總”白崇禧的副總司令，兼第3兵團司令官。自北伐戰爭開始至今二十餘年，據說其指揮作戰勝多敗少，有膽有識，能文能武。我們與他接觸很少，是否如此，不敢肯定。但根據衡寶、廣西兩個戰役，他是一敗再敗，全軍覆沒，自己被俘。他在博白唱“空城計”，可惜他的對手不是司馬懿，而是膽大包天的英勇善戰的解放軍，結果是其兵團指揮首腦被消滅，所屬三軍部隊群龍無首，退路又被我們切斷，豈有不全軍覆沒的道理。

12月1日林彪、譚政、肖克首長致電43軍：“對於你們堅決執行我們的命令，不惜疲勞迅速趕到博白，殲滅了張淦兵團部，並將其本人俘獲，使其兵團混亂，我們表示甚大的謝意與高興，盼你們很好的指導這一戰鬥，協同我四兵團，務必殲滅張淦兵團的全部。”<sup>1</sup>這個電報既是對我們的鼓勵，也是對我們的鞭策。

## 五、追殲殘敵

12月2日2時，林彪、譚政、肖克首長電令：“（一）十兵團二日零時令四十六軍自橋墟（貴縣東南）出發，日夜兼程取捷徑，限四日至欽州集結；（二）四十二軍之一八師應即輕裝強行軍，自選

方块字读书社区

<sup>1</sup>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52頁 黃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道路向欽州急進，四十三軍主力可在先頭師之後，以較緩之速度跟進。”（後來我曾問過林彪，殲滅張淦兵團後，為什麼電令我們軍主力以“旅次行軍”速度向西追擊？林彪回答：“因為你們連戰容縣、北流、郁林、博白，我估計你們部隊太疲勞了。”由此可見林彪考慮問題之細。）

我們第43軍接到電令後，于當日13時，各師由現地出發。128師為南路沿公館圩、那麗圩向欽州快速追擊。部隊已進行了兩個月的連續戰鬥，相當疲勞，但在“追上敵人就是勝利”的口號下，頑強挺進，以每天一百五十里以上的速度和南潰之敵賽跑。軍主力為北路，127師在前，軍指揮所機關居中，129師在後，沿馥谷圩、白石水圩、百勞圩向欽州以北大垌圩前進。

前鋒部隊127師于6日在小董圩一帶，殲滅敵人二千餘人，繳獲汽車百餘輛，切斷了南寧、欽州公路幹線，將向南逃竄敵人分割為南北兩部分，128師于7日在大寺圩殲敵千餘人，129師和127師380團8日進入十萬大山，在上思東之蓮樓、龍樓地區殲敵46軍188師二千餘人。

我128師副師長李不功率領的一個團與師、軍失去聯系後，于12月4日攻占北海市，殲敵二千餘人。稍停後，繼續向欽州前進，于12月7日與師主力靠攏聯系。

由北向南合圍的四野主力一部，先後占領橫縣和靈山，將由東北方向逃來的敵125師全部殲滅，又在靈山以西地區殲滅敵46軍一部，接着在小董圩西北地區，將敵第10兵團殘部及偽國防部直屬部隊殘部殲滅，俘敵萬餘名。由北向南合圍的四野主力另一部，占領南寧後，沿寧欽公路南下，在小董圩西北之大塘圩殲滅11兵團殘部及71軍殘部，又于南曉圩殲滅56軍一部，至此粵桂邊戰役圍殲戰第二階段乃告勝利結束。

我43軍8日進到上思地區後，奉命除129師及127師380團繼續向憑祥方向追擊逃敵外，軍主力在上思地區集結待命。

我軍129師于10日在恩樂地區殲敵一千七百餘人；12月13日進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53頁 黃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到與越南接壤之隘店，將敵97軍軍部及第33師、第82師殘部殲滅，俘敵97軍副軍長郭文燦以下五千餘人。

敵約萬人逃入越南。兵團司令黃杰被法軍軟禁，部隊放下武器，集中鴻基附近，以後又轉到越南最南端的富國島。三年以後，臺灣國民黨當局與法國政府達成協議，法方同意全部遣送到臺灣，這是後話。

12月19日，我軍128師在粵桂邊縱隊的配合下解放湛江，殲敵一千餘人。

由羅定到博白，由博白到鎮南關，西征越千里，渡過一道又一道的河流，翻過一座又一座的山嶺，克服國民黨軍殘匪設置的重重阻攔，忍受着日夜行軍的極度疲勞，戰士們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不知吃了多少苦頭，但部隊發揚了艱苦奮鬥、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體現了堅定不移的猛打窮追、大膽挺進、快速圍殲掃蕩殘敵的戰鬥決心，勝利地完成了上級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粵桂邊戰役我43軍獲得殲敵三萬四千人的輝煌戰果。

解放戰爭中，我親自指揮的三場戰鬥實屬最為得意：遼西戰場圍殲廖耀湘兵團為一次，南下後率領43軍在粵桂邊戰役中全殲魯道源、張淦兵團又一次。這一仗在三天時間裏，連續打掉敵人兩個兵團司令部，活捉張淦，擊斃胡若愚，43軍打出了四野主力部隊的威風。

以“大包圍、大迂回”和長距離追殲為特點的廣西戰役勝利結束，歷時四十天。共殲滅白崇禧及余漢謀指揮下的五個兵團，十七萬餘人，解放了廣西全省及廣東南路大部沿海地區。這個偉大光輝的勝利，是由于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大包圍、大迂回”的英明戰略指導，四野首長的正確指揮，全體指戰員的英勇作戰，密切協同，廣大前方後方人民群衆的積極支持的結果。

12月18日，四野首長傅令嘉獎粵桂邊戰役各參戰部隊的電文中指出：我們在廣西、廣東南路，業已贏得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不但對以後海南島作戰有著重要意義，即對鄰省的解放和在全國範圍內提早結束戰爭，亦具有重大意義。又說：這次作戰，我第二

野戰軍第4兵團與第四野戰軍各兵團協同甚為密切，高度的表現團結友愛精神。各作戰部隊在進行大的迂回包圍和猛打窮追的行動中，皆以奮不顧身的勇氣，戰勝了大山、河流、泥濘、饑餓和難以忍受的疲乏，神速前進，使敵人聞風喪膽，盡管他們狡猾並逃得那樣快，但始終無法逃出我軍各部的包圍圈，而於最後悉數被殲。

## 第二十二章 解放海南島 (之一)

### 一、準備進攻瓊崖

1949年12月9日，廣西戰役尚未完全結束，我們接到林彪來電：“除目前參加追擊的一個師繼續作戰外，其餘兩個師應向廉江、合浦集中休整，準備爾後配合40軍進占海南島。”

12月10日，林彪向中央軍委上報解放海南島的計劃：以40、43軍兩個軍，配屬加農炮、高射炮各一個團與工兵一部，共十萬人，組織渡海作戰兵團，由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政委賴傳珠統一指揮，準備解放海南島。毛澤東12月18日復電林彪，同意：“以43軍及40軍準備攻瓊崖”。

中央軍委、毛主席十分關心這次渡海戰役。毛主席答復林彪電報中指出：“渡海作戰完全與過去我軍所有作戰的經驗不相同，即必須注意潮水與風向，必須集中能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四五萬人）的全部兵力，攜帶三天以上糧食，于敵前登陸，建立穩固灘頭陣地，隨即擴大正面而主要依靠後援。”“三野葉飛兵

團于占領廈門後，不明上述情況，以三個半團九千人進攻金門島上之敵三萬人，無援無糧，被敵圍攻，全軍覆滅。

你們必須研究這一教訓。海南島之敵，可能較金門敵人戰力差些，但仍不可輕敵。請告鄧賴及四十軍、四十三軍注意，并望你們向粟裕調查渡海作戰的全部經驗，以免重蹈金門覆轍。”<sup>1</sup>

12月中旬，我們43軍奉命開往雷州半島，準備執行解放海南島的光榮任務。我軍先頭部隊于12月19日解放湛江市，殲敵62軍殘部三個營，隨即部署兵力如下：127師進到徐聞以東、湛江以南雷州半島東岸沿海地區；128師進到湛江硇州島至博賀港沿海地區；129師進到陽江東西沿海地區；軍指揮機關進駐湛江市。

40軍則分布在徐聞以西至北海市，雷州半島西岸沿海地區，其軍指揮機關位于海康。

12月22日，林彪致電43軍：“渡海作戰我軍全無經驗。目前渡海的具體條件如何亦尚不明，因此我們此刻尚無具體意見，盼你們就近弄清各種情況，細心研究作戰條件與方法，并向兵團和我們提供建議。”

12月27日，15兵團鄧華、賴傳珠、洪學智致電野司和軍委：“（一）這一戰役能否打好，要看我們準備能否充分。一次運一個軍的兵力登陸是巨大的工程，要相當時間進行調查研



解放湛江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60頁 黃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究，準備物資，收集船隻，進行演習等等。以季節論，在舊歷年前動作較為有利；又不為季節所限，而以準備工作論，恐時間來不及，……故我之方針盡一切努力，爭取舊歷年前動作，但要以是否準備好了為標準，以免倉促莽撞造成過失。（二）這次作戰的關鍵是收集船隻與對付敵人海空問題，尤以敵艦對我渡海妨礙為大，如能派一部空軍直接配合，則我之困難便可減少。”

12月31日，毛澤東電告林彪：轉來鄧、賴、洪27日電已悉，同意該電所取方針，“即努力爭取在舊歷年前進攻海南島”。要“以充分準備確有把握而後動作為原則，避免倉促莽撞造成過失。”要求“鄧賴洪應速到雷州半島前線親自指揮一切準備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軍幫助。”<sup>1</sup>

海南島是我國僅次於臺灣的第二大島，是華南的軍事戰略要地，被稱為“南中國的門戶”，它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瓊州海峽寬二十到五十公里，水深五十到八十米，全島面積約三萬四千平方公里，人口約三百萬，劃分為十七個縣、一個市。半島中央偏南以五峰峙立的五指山為著名山區，五指中二指最高，海拔1867米，漫山有原始森林覆蓋。其周圍多為丘陵和臺地，河流由五指山區向四面散射入海，熱帶氣候高溫多雨，夏長無冬，4到9月為雨季，常受臺風襲擊，春天多西北風、東風、東北風，谷雨之後為南風。農業一年三收，礦產頗豐，并盛產熱帶木材和水果。真可謂“海南風光別一家，四時木蔥四時花。”

從廣州預先撤退及在粵桂邊戰役中漏網的敵薛岳、余漢謀、陳濟棠等部的殘兵敗將計有第4、32、62、63、64等五個軍番號，另有教導第2、保安第1、保安第2、暫編第13等四個師的番號。空軍三個大隊，飛機四十餘架。海軍第3艦隊，各型艦艇五十艘。總兵力約十萬人。他們竄集到海南島上進行集結，苟延殘喘。蔣介石任命薛岳為“海南防衛總司令”，統一指揮陸、海、空軍部隊，妄圖憑借瓊州海峽的驚濤駭浪作為天然障礙，來阻止解放軍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sup>1</sup>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92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前進，等待時機，東山再起，反攻大陸。

其實薛岳並不是傻瓜，他對解放軍戰鬥力之厲害，比誰都清楚，對堅守海南島他一開始就沒有信心，主張放棄海南島。據臺灣《中央日報》以後透露，“海南守將薛岳專程晤蔣，要求主動撤退，蔣予拒絕”。蔣為什麼拒絕呢？據說蔣介石是根據金門戰鬥經驗，認為解放軍擅長陸戰，遇到海洋難逞其強。海島易守難攻，解放軍沒有海空支援，沒有大量運輸船隻，進行大規模的兩棲登陸，勝算甚小。薛岳是遵照蔣介石的命令，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况下，才冒覆巢之險，決心死守。

為了唆使手下這些驚弓之鳥進行固守，薛岳吹噓：空中有飛機，海上有兵艦，岸上有要塞重炮、對付共軍的民船渡海，不足為慮。又叫囂說：“海南島是反攻復國的良好跳板”，“沒有海南島就沒有臺灣”，“共軍沒有海軍、空軍，不能渡海作戰”等等。他們夢想以此種種欺騙辦法來掙扎，拖延其最後滅亡的命運。

薛岳字伯陵，廣東樂昌縣人，一級陸軍上將，先後曾任貴州省主席，第9戰區司令長官，湖南省主席，廣東省主席。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和我們紅軍有血海深仇的死對頭，抗日戰爭時期指揮過長沙會戰，曾獲美國自由勳章。解放軍向廣東進軍，1949年10月，他來到海南島任海南防衛總司令，陳濟棠任副總司令，統一指揮海南陸海空三軍，在全島設立了所謂“銅牆鐵壁”的立體防線，自稱為“伯陵防線”。

敵人把所有島上陸軍編為四路軍，分別擔任瓊東、瓊南、瓊西、瓊北四個防區的“清剿”和防禦任務：

以32軍為主，編為第一路軍，負責瓊東區木欄港到烏石港342公里地段的防務。32軍軍長李玉堂兼第一路軍司令。

以62軍及教導師、暫13師編為第二路軍，擔任瓊北東起木欄港，西至林詩港158公里地段的防務。李鐵軍任第二路軍司令。

以64軍、4軍組成第三路軍，擔任瓊西自林詩港至領頭灣396公里地段防務。64軍軍長谷有略兼第三路軍司令。

以63軍、警備3師為主及瓊南要塞司令部和海軍陸戰團，編

方块字读书社区

爲第四路軍，陳驥任第四路軍司令。擔任瓊南烏石港至領頭灣303公里地段防務。

在我黨領導下，海南島人民在土地革命時代就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創建了瓊崖工農紅軍和蘇維埃政權。二十多年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屠殺，一直進行着艱苦英勇的鬥爭，在抗日戰爭中發展成爲瓊崖人民抗日游擊隊獨立縱隊，解放戰爭中發展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馮白駒爲司令員兼政委，吳克之爲副司令員，馬白山爲參謀長，轄有第1、第3、第5總隊及獨立支隊，共有兵力超過萬人。他們解放了以五指山爲中心的廣大地區，成立了瓊崖人民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粉碎了敵人無數次的“圍剿”，已鍛煉成爲一支堅強的人民武裝力量。最近他們同華南分局、廣東軍區已建立了無線電臺聯系，準備積極配合大軍渡海作戰，爲加速解放海南島共同戰鬥。

四野總部指示，解放海南島的作戰是第四野戰軍在中南地區的最後一次戰役。必須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并在充分周密的準備下，來爭取這次最後一戰的圓滿勝利。要求渡海作戰部隊以無比的勇敢和信心，克服渡海作戰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加強渡海作戰的訓練和物質準備，團結依靠沿海人民和船戶水手，堅決執行上級命令，嚴格遵守紀律和政策，就一定能够勝利地完成任務。

新華社時評廣播：“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臺灣作爲最後掙扎的根據地。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臺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爲止。”“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美帝國主義對臺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的非法侵占”。

當時美國內部對臺灣問題有兩種不同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代表鷹派，認爲“臺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是美國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臺灣，方塊字讀書社區律賓將受威脅”。國務卿艾奇遜則予以駁斥，他說：“即使美國介入亦無濟于事，美國西太平

洋防線有沒有臺灣，無足輕重”。最後杜魯門舉行記者招待會說：“美國不採取足以涉及中國內戰的途徑”。美國政府對臺灣的態度，也是他們對海南島的態度。這樣的國際環境，對我們解放海南島是有利的。

## 二、渡海作戰會議

按照林彪12月22日的電報指示，我軍對渡海作戰應具備的各種條件，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雖然風向、潮汐、水流和登陸地點、灘頭陣地、敵艦敵機襲擾等因素都是能否順利登陸的要點，但我們認為，當前最重要、最關鍵、短期內最難解決的問題是渡海工具，當時能找到的渡海船隻很少，其中機帆船更少。我們將情況報告了15兵團領導。

1950年1月5日，兵團將匯總的情況致電報告四野總部并中央軍委，提出目前渡海作戰存在的三點問題：一是守島敵兵力約十萬至十五萬，且有海空軍配合，故我第一批必須使用一個軍的兵力同時登陸，約需船一千隻以上，但現有船隻很少；二是必須將一部分船隻改裝機器（至少一個團的突擊部隊使用）。如全部改裝機器，短時間不能完成，且耗費很大；三是部隊無渡海作戰經驗，僅憑短時間訓練，難收效果。報告提出，根據情況，舊歷年前完成大規模渡海作戰之準備，事實上來不及。報告請求推遲作戰時間並幫助解決改裝機帆船的有關問題。

四野總部和中央軍委均同意推遲渡海作戰時間的建議。

1月10日，毛澤東來電指示：“既然舊歷年前準備工作來不及，則不要勉強，請令鄧、賴、洪不依靠北風而依靠改裝機器的船這個方向去準備，由華南分局與廣東軍區用大力于幾個月內裝置幾百個大海船的機器，……  
方块字读书社区  
又指出：“海南島與金門島情況不同的地方，一是有馮白駒配合，二是敵軍戰鬥力較差。祇要能一次運兩萬人登陸，又有軍級指揮

機構隨同登陸，……就能建立立足點，以待後續部隊的繼進。”<sup>1</sup>

1月11日，四野總部電告兵團，決定將渡海作戰時間推遲數月，并要求充分作好戰役準備工作。

1月19日，兵團遵照中央軍委和四野總部的指示，電告第40軍、第43軍：“對渡海登陸作戰，不依靠風向，而以改裝機帆船為主”。

1950年2月初，兵團在廣州召開渡海作戰會議。這時兵團指揮機關同時兼任廣東軍區指揮機關，葉劍英為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鄧華為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兼15兵團司令員，賴傳珠為廣東軍區副政委兼15兵團政委。

會議由鄧華主持，葉劍英參加會議並做了重要發言。兵團領導及40軍、43軍、瓊崖縱隊等領導參加了會議。

會議首先研究分析了海南島敵人的情況和我們渡海作戰特點，然後討論了毛主席、中央軍委及四野總部對渡海作戰的多次指示，最後研究確定海南島作戰的方針。

大家認為，總的形勢對我們有利，但不利的因素也不少。敵人有海空優勢，我們缺乏渡海登陸作戰經驗。在討論渡海作戰方針時，開始意見有些分歧。葉劍英根據毛主席指示強調“海南之戰一定要吸取金門失敗的教訓，關鍵是要充分準備”。“必須集中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的兵力和三天以上糧食”。強調要充分準備，不可冒險輕舉妄動，要把“陸軍變成海軍”。強調既要靠風，又要靠機器船，不要受風的限制，“要把運載一個軍的兵力船隻大部變成機器船”，機器由華南分局和軍區派人到香港、澳門訂貨購買。這樣雖然時間可能要延長，但船有了機器就不受“谷雨”後風向變化的限制。

我們多數人則認為充分準備是必要的，但打仗不可能沒有一點冒險，能解決大批機器船當然很好，但不應放棄或低估借用風力的作用，既要準備一  
方塊字讀書社以上的兵力登陸，如果能首

<sup>1</sup>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93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先偷渡一兩個團到島上去與瓊崖縱隊會師，成為島上的骨幹力量，這樣不但更能打破目前敵人對瓊崖縱隊的“圍剿”，尤其可以在大舉強渡時，適時打開一段敵人海岸防禦缺口，迎接部隊登陸。這樣我們就更可能按照毛主席指示，爭取春夏兩季內解決海南島問題。

我們43軍在會議上提出，準備以一個團採取突然偷襲戰術先行渡海，如果偷襲不成，則實行夜間強渡。

經過充分討論，會議最後確定渡海作戰方針為：積極偷渡、分批小型偷渡與最後登陸相結合。並具體規定兩個軍大舉強渡之前各偷渡一個團以上的兵力到島上去，與馮白駒瓊崖縱隊會合。登島部隊一方面襲擾敵人的防禦，另一方面隨時準備迎接主力大規模強渡。

會後，兵團將廣州會議確定的渡海作戰計劃報告四野總部和中央軍委。

2月10日，林彪致電毛澤東：“海南島作戰，如我軍以一個軍登陸，則船隻問題極難解決”，“建議在此期間，先行以偷渡辦法，到達海南島後即與馮白駒會合，打小規模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然後大部隊再設法渡海”。電報還說：“我們同意43軍一個團先行渡海，亦同意其他部隊尋機渡海登陸”。

2月12日，毛澤東電復林彪并告兵團，指示：“2月10日20時電悉。同意43軍以一個團先行渡海，其他部隊陸續分批尋機渡海。此種辦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島。”<sup>1</sup>

2月16日，四野總部根據毛澤東指示，電告15兵團及第40軍、43軍：“……採取偷渡辦法，逐步增加兵力，與馮白駒會合作戰，逐漸殲滅和瓦解敵人，然後配合正式登陸”，“盼你們根據具體情況，詳細嚴密組織偷渡的動作，每次偷渡的兵力、時機、方法等均由你們機動規定之。”

解放海南島的作戰方塊字讀書社區

<sup>注1</sup>、《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95頁，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規模強渡，實戰證明這一方針是正確的。

廣州作戰會議結束後，我們回到湛江軍部，很快向各師傳達了會議精神，并制定了128師秘密準備一個加強團的兵力先行偷渡強襲，127師秘密準備一個加強團的兵力待命行動，其餘部隊則仍積極進行大舉強渡準備的作戰計劃。關於128師加強團先行偷渡的具體方案，經軍黨委多次討論，多次修改，並最終確定作戰方案。

2月下旬，我親自去廣州，一方面向兵團首長當面詳細報告我軍加強團偷渡強襲的作戰方案，一方面看望重病的妻子。當時我妻子患胸膜炎，胸腔積水，病情嚴重，在廣州住院治療，此行算是“公私兼顧”吧。

鄧華、賴傳珠等兵團領導聽完我的匯報，完全同意我軍偷渡方案，祇希望我們盡量多考慮可能發生的各種困難情況，多準備幾手對付辦法。我也專門徵求洪學智的意見，他說：“前方打仗的事你們負責，後方供應保證工作我負責。”

### 三、渡海準備與大練兵

我43軍各師進到渡海前的指定位置，已是12月下旬，臨近1950年元旦。四野總部的文藝團體來到我軍進行慰問演出，我們通知部隊休假三天，進行四項工作：第一，好好休息，恢復連續行軍作戰的體力；第二，搞好個人和集體衛生，洗澡、理髮、洗換衣被，清掃駐地；第三，改善伙食增加營養。元旦時，各伙食單位均應會餐，慶祝1949年的偉大勝利，迎接1950年新的戰鬥任務；第四，開展文娛活動。

與此同時，我們召開軍黨委擴大會議，研究討論渡海作戰任務和渡海作戰的準備工作，確定當前應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三個：第一，渡海準備工作主要是渡船和海上練兵問題；第二，渡海作戰主要是打破敵人海空優勢問題；第三，登陸作戰主要是搶佔和

擴大灘頭陣地問題。這是渡海登陸作戰同陸地作戰不同的三個特殊問題，至于佔領灘頭陣地以後的島上戰鬥，與大陸作戰基本是相同的。

會議在分析敵我形勢中還指出，雖然敵人可以憑借瓊州海峽的天然障礙，可以發揮其飛機軍艦的暫時優勢，以及“困獸”可能進行的拼死掙扎，但我強敵弱的形勢對比是非常明顯的。敵人有限兵力要防守全島周圍一千公里海岸線是防不勝防的。如果分散兵力防守則到處薄弱，如果集中兵力防守又到處出現空隙。而我們兩個主力軍加上瓊崖縱隊是名副其實的精銳部隊。我以集中對敵分散，我以運動對敵固守，我以主動對敵被動，祇要克服了渡海的困難，一旦主力登上島與瓊崖縱隊會師了，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全殲殘敵，全島解放就指日可待。因此，確定我們渡海作戰的指導思想，是既要充分重視不利條件，又要充分發揮有利條件。既不要輕敵，要把弱敵當強敵打，把殘敵當頑敵打，把落水狗當瘋狗打，把七分困難當十分困難對付，這就叫做“戰術上重視敵人”。

當時，我們的困難確實很多：沒有渡海工具，沒有空軍、海軍參戰，大口徑火炮和車輛、馬匹不能過海，所需彈藥、糧食，要靠部隊自身攜帶，後方補給困難，我軍當面的敵人又是敵人的防禦重點。我們並不否認困難，但我們根本的有利條件是，敵人總歸是殘兵敗將，戰鬥力不強，海南地廣守敵兵少，空隙很多。我們參戰部隊是勝利之師，士氣高漲，兵力强大，戰鬥經驗豐富，我夜間渡海，敵人海、空軍作用大受限制。島上又有久經鍛煉的瓊崖縱隊接應登陸，配合作戰。總之我軍在精神上佔據壓倒優勢，在作戰方針上策劃細致，在物質準備上力爭充足，為我軍渡海作戰取得最終勝利打下堅實的基礎。所以不要盲目誇大敵人的有利條件，也不要盲目誇大我們的困難，而產生缺乏信心的悲觀情緒，這就叫做“戰略上藐視敵人”。

元旦過後，全軍部隊方塊字读书社区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海上練兵熱潮。

當時碰到的第一個難題是：徵集渡船困難。渡海作戰，首先就要有船。我們在沿海搜集到的漁船既少又小，破破爛爛，比較大的漁船，有的被敵人抓到敵占島嶼去了，有的到遠海打漁謀生去了，有的害怕打仗而遠逃躲起來了。因此徵集漁船、修理漁船，同時解決船戶生活困難，解除漁民協助我軍渡海的思想顧慮，就是一件非常艱苦細致的工作。

各師各團均組織了徵集船隻、徵集船工專門工作隊，抽調得力幹部在地方政權協同下，負責此項工作，并在物資方面給予保證。徵集到的兩桅中船和三桅大船方可作渡海之用，而單桅小船可作練兵之用。

兩個月之內，我軍共徵得大、中、小帆船近千隻，動員船工二千餘名。改裝機帆船四十餘隻。友鄰40軍共收集各類帆船一千多艘，動員船工一千多名，改裝機帆船五十多艘。

碰到的第二個難題是：戰士在海上練兵時普遍暈船嘔吐。我們的戰士、基層幹部大部來自北方，很多人平生沒有見過大海，更不識水性，聞聽汪洋大海“無風三尺浪，有風浪一丈”，就有點膽寒。開始上船練習，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員暈船嘔吐，像喝醉了酒一樣。不但不能站，連坐也不行，躺下才稍好些。根本無法操船和使用武器，更談不到在船上進行戰鬥。出海一趟，人就像害了一場大病，回到陸地仍然暈頭轉向，東歪西倒，走路不穩。

指戰員們在“決不向大海屈服，決不向大風大浪屈服”的號召下，“日日夜夜練海戰，水陸雙全敵完蛋”，掀起克服暈船嘔吐的練兵熱潮。戰士們先在陸地練習打秋千、走浪橋、滑木板、轉迷羅，再登船入海練習。苦練啓航靠岸，破浪踏涌，揚帆搖櫓，看風識流，修船堵漏，船上射擊，海上機動，海上聯絡等等。經過艱苦努力，終於逐漸達到預期目的，既能陸戰，又能海戰。

碰到的第三個難題是：本船如何打軍艦？自我們開始海上練兵時起，敵人的飛機和軍艦就不斷地竄到我們沿海地區進行破壞搗亂。其目的是侦察我港口船隻，襲擾我海上練兵。因此，我們出海練兵多在近海，或在我岸炮掩護距離內進

行。有時到遠海訓練也是利用敵機敵艦巡邏空隙時間，快出快回，或“夕出朝歸”。

練兵初期，木船如何對付敵人軍艦問題一時間沒有解決。直到2月20日，我128師382團2營4連副排長魯湘雲率領一個班七名戰士出海練習，突然與敵艦遭遇。我是一條小帆船，敵人是渾身裝甲的戰艦，力量相差懸殊無法相提並論。敵艦開足馬力，邊航行邊炮擊，直衝過來，但魯湘雲和戰士們臨危不懼，沉着應戰，待敵艦衝到很近距離時才突然開火，手榴彈向敵艦炮位甩去，機槍向甲板上的敵人猛掃，打得敵人死的死，傷的傷，一片混亂。因為在近距離內敵人艦炮毫無作用，而我短兵火器則大顯威力，敵人見勢不妙，很快退出到五百米之外，進行一陣炮擊之後就狼狽逃走了。魯湘雲的小木船因為目標小，隨浪忽起忽落，并未被敵炮擊中，安然返航。

木船戰勝敵人軍艦的消息傳開後，給全軍很大鼓舞，也給渡海作戰帆船打軍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因此，部隊很快就研究出木船打兵艦的戰鬥編組方法。根據帆船大小不同，將每船人員編成指揮觀察聯絡組、水手搖槳組、火力掩護組、搶修堵漏組等等，各司其責，各練技能，同舟共濟。由此又聯繫解決了登陸突擊船的戰鬥編組方法，真是“一花引起百花開”，渡海作戰的信心越來越高。

碰到的第四個難題是：無風的情況下，帆船航行困難怎麼辦？沒有舵手、水手操船怎麼辦？帆船靠風力推動航行，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順風順流航行快，無風或逆風則不能航行。

渡海作戰，縮短海上航行時間最為重要，尤其是對付敵人海、空軍的襲擾，更要求在海上靈活機動與敵周旋。因此，必須千方百計將帆船改裝為“機帆船”，其辦法是將汽車上的發動機改裝在帆船上，這樣有風揚帆，無風開動機器照樣前進。雖然我們汽車有限，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但解決部分護航船、指揮船和突擊登陸船則是可能的。

有了船沒有舵手、水手，方块字读书社区

一戶，漁民們以船為家，一家人男女老少都有，在風平浪靜的近海捕魚撈蝦還可以，要在大風大浪、槍林彈雨下編隊航行和進行戰鬥機動，根本辦不到。因此，各師各團各營均拜漁民為師，培訓自己的舵手、水手。不僅要懂得一般操船技術，包括撐篙、劃槳、搖櫓、拋錨、拉篷、落篷、掌舵，還要善于識別風向、潮流，預測天氣晴雨，判定方向、掌握速度，估算船行位置等等，各師各團經過組織水手隊，進行專門訓練，共訓練水手三千餘人。這個問題也基本解決了。

碰到的第五個難題是：渡海作戰如何編隊航行問題。我們各級指揮員陸地打仗經驗豐富，海上作戰既缺乏經驗，又缺乏知識。現在要組織指揮大規模渡海作戰，簡直是困難重重，心中無數。

我們的辦法是不會就學，向書本學，向漁民學，向船家學，群策群力，共同研究。根據陸地作戰原則，結合渡海作戰特點，提出各種方案在海上練兵、演習中試驗。比如先單船，後多船聯合；先近後遠；先晝後夜等。船是課堂，海是操場，不斷總結，取長補短，逐漸完善。

最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渡海登陸作戰編隊必須有下列幾個戰鬥組織：（1）護航隊，其任務是打擊敵艦，掩護主力船隊航行。在本船上架設37、57戰防炮和92步兵炮，配以穿甲彈為主要兵器。（2）火力支援隊，以步兵火炮和輕重機槍為主要火器，其任務一是渡海中打擊敵機，二是壓制登陸地區敵人火力，掩護強行登陸，而後隨登陸梯隊前進。（3）按第一梯隊登陸船隊、第二梯隊登陸船隊、後勤糧彈物資船隊和醫務救護船隊等編組，不同時間出發，不同梯次前進。（4）各隊在海上具體位置和互相距離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其他還有渡海出發港灣的選擇、船隻集中停泊（必須隱蔽以防止敵機轟炸、敵艦封鎖）位置、登陸地段選擇等許多問題，都必須在海上練兵中求得解決。

碰到的第六個難題是：對渡海作戰的困難，部隊思想產生

波動。經過政治動員及反復進行思想教育，對在渡海作戰中克服困難的思想準備，主流是好的。絕大多數戰士情緒正常，練兵熱情高漲，決心“打過海峽去，解放海南島”，“把紅旗插到天涯海角”，“在中南最後一戰中爭取立新功，當英雄！”因此不但積極練兵，並且戰士們紛紛寫請戰書，要求上突擊船，要求護航打敵兵艦，連、排指戰員集體要求擔任第一梯隊，擔任最困難的任務。

但也有少數戰士，甚至少數幹部，對渡海作戰產生畏難情緒。有的認為，戰爭將結束，全國解放了，革命基本勝利了，盼望退伍歸田，成家立業，過太平日子。有的畏懼海戰，怕敵艦，怕飛機，怕翻船，怕溺水，產生悲觀情緒。這些思想認識，如果不加以克服，必然影響渡海作戰任務的完成。因此需要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解決對渡海作戰光榮任務的正確認識，樹立作戰信心與增強作戰勇氣等問題。

1月13日，軍黨委發出了“為打到海南島，創造渡海作戰英雄與英雄連隊”的指示，號召全軍“堅決執行命令，徹底完成戰鬥任務”，“發揚高度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靈活運用渡海戰術，實行船自為戰，大膽渡海進攻”，“發揚高度的積極性、責任感、創造性，緊急完成渡海準備工作”，“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嚴守紀律，團結人民，團結全軍”，等等。

在另一次軍黨委會議上，我特別指出：“反對一切個人主義傾向和畏難情緒、悲觀情緒、和平享樂情緒。為了解放海南島，為了徹底消滅國民黨，為了新中國的和平建設，要求大家保持光榮，發揚光榮，奮鬥不止，革命到底。這就是人民英雄，國家功臣，雖死猶榮。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人人具有你死我活的頑強戰鬥決心，我們就一定勝利，我們就無敵于天下。往昔無數戰鬥經驗，完全證明了這個道理。”

我們首先整頓幹部思想認識，並對部隊進行形勢任務教育，進行保持光榮、發揚光榮的教育，進行表揚好人好事的教育，進行有針對性的說服，糾正錯誤思想教育。經過各級領導和

部隊的共同努力，部隊情緒逐漸好轉，正確思想越來越占上風，落後思想越來越沒有市場。“打好中南地區的最後一仗”，“保衛祖國和平建設”的氣氛空前濃厚。

當時，薛岳一方面抽調一部分兵力加緊對我瓊崖縱隊進行“圍剿”，妄圖在我軍大舉強渡登陸之前削弱我瓊縱力量，摧毀我五指山根據地，迫使瓊縱部隊化整為零，無力策應登陸作戰，以解其後顧之憂。另一方面敵人特別注意瓊州海峽的海空封鎖，破壞我進攻準備。并將其主要兵力部署在本島北部沿海地區，採取決戰姿勢，兩隻眼睛死死盯住雷州半島南端我軍動態。薛岳宣稱，他要：“一方面以海、空軍協力鞏固海防，一方面以陸軍有力之一部，盡快殲滅本島土共，徹底解除本島內部之威脅，再舉全力殲滅來攻之外匪。”

## 第二十三章 解放海南島 (之二)

### 一、一個加強營，潛渡強攻

按兵團作戰部署，1950年3月5日下午7時，我友鄰40軍118師一個加強營，約八百餘人登上十三隻帆船，從雷州半島西南部燈樓角秘密啓航，利用夜間向海南島西岸進行偷渡。經過十九個小時的航行，至第二日下午2時，在儋縣以西白馬井附近登陸。

友軍奮勇作戰，摧毀敵人海岸工事，擊潰敵人頑抗，與瓊縱接應部隊勝利會師，然後向海南島內地瓊崖縱隊根據地挺進。與此同時，友軍另一部隊，方塊字讀書社區在北洋市以南之瀾洲島登陸，

全殲島上守敵五百餘人，繳獲大型帆船三百餘隻。

友鄰部隊的勝利，對我們43軍鼓舞很大。實戰證明，敵人吹噓“固若金湯”的海、陸、空立體防禦不是不可突破的。

我128師準備偷渡的第383加強團，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認真準備，軍部也把各師收集到的最好的帆船，集中由該團使用。該團由師參謀長孫幹卿率領，于3月6日13時在湛江外硇洲島登船，準備啓渡。但因沒有風，無法航行，祇好暫停待風。

兵團首長根據我383團上船後，因無風而下船待風的情況，又根據40軍先鋒營，在偷渡航行途中，因停風而劃槳、搖櫓前進，竟航行了十九個小時才登陸的情況綜合考慮，如果383團渡海航行中也突遇停風情況，那麼，從硇洲島到預定登陸地點的直線距離有三百多里，其航行時間可能要超過二十四小時；白天如遭遇敵海空襲擊，將使我渡海船隻損壞、渡海部隊傷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可能被敵先攔截在海上，後攔截在灘頭。因此于7日，萬萬火急電令：“由於帆船依靠風力航行，困難較多，決定你軍改為1個加強營，實行潛渡強襲。”

“潛渡”在海軍的軍事用語中是指潛艇在水下的隱蔽航行，我當時理解“潛渡強襲”是用小部隊偷渡海峽，再強攻灘頭。

我們經過緊張又秘密的突擊準備和調整，兩天時間就完成了再次出動的準備。

潛渡強襲的作戰方針確定後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選擇在湛江附近的硇洲島起渡，又到海南島東側赤水港地區實行登陸，期間有三百多里的航行距離，能否達到突然奔襲的作戰目的？這個問題，當時在我腦子裏印象最深刻。因為這是一個頭等重要的作戰問題，是偷渡成功或失敗的關鍵。

我在林彪身邊工作時，常看到林彪在軍用地圖前面長時間的考慮問題，他對問題的深思熟慮，對我做好參謀工作有很深的影響。多年參謀工作的鍛煉，也使我在決定問題時，從不靠拍腦袋，從不靠感情用事隨意決定，方塊字讀書社區方塊字讀書社區建立在周密的思考和精確的計算上。

我經過反復思考，最後才定下這個決心，并得到其他軍領導的同意。理由是：

第一、當時敵人兩隻眼死盯住雷州半島南端我軍動態。敵人艦艇雖然有時也到湛江外海巡邏，敵人飛機也曾一次轟炸廣州，兩次轟炸湛江，那是因為敵人知道那裏有我軍指揮機關。而對離海南島三百多里的硇洲島，則並未引起敵人特別注意。因此，船隻和部隊都易于隱蔽集中。

第二、敵人兵力重點在海南島正面。對海南島兩側，敵人兵力比較薄弱，防守思想比較鬆懈。海南島東側的赤水港地區，海岸是小起伏地，沒有高山，沒有懸崖，海灘平坦，登陸容易，離海南島紅色根據地又不遠，登陸之後可以很快進入紅色根據地與瓊崖縱隊會合，共同對付敵人。

第三、敵人飛機軍艦巡邏、監視我軍渡海準備動態的出動規律，多在上午8時至中午12時。如果我軍下午1時啓渡，到第二天8時，共有十九個小時，以每小時航行二十里，可以航行三百八十里。這個航行速度是我們在海上練兵過程中，經過多次試驗測得的結果。如果順風順流，這段時間的航行則可能不受或少受敵人飛機、軍艦的襲擾。後來事實證明，我們的計算是比較準確的。另外我們還考慮到，下午1時至晚7時的六小時是白天，船隊航行位置應在雷州半島東岸外海，如遇敵大規模海空襲擾，可向我海岸靠攏，得到岸上炮兵的支援。晚7時後，可借夜色掩護通過瓊州海峽及以南海域。

第四、我們參考了一點中外軍隊渡海登陸作戰的經驗，基本上有三種作戰樣式：逐島進攻、越島進攻和遠距離突然奔襲。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國主義利用日美談判烟幕，對美國珍珠港實行遠距離突然奔襲成功，把美軍打得稀裏嘩啦，狼狽不堪。1661年鄭成功率領船隊由金門秘密出發，遠距離奔襲臺灣，把荷蘭軍隊殲滅，解放臺灣島，都是可以借鑒的好經驗。

因此，要順利渡海，方块字读书社区果的關鍵是三點：（1）隱蔽出發；（2）夜間航行；（3）快速登陸。

我128師一個加強營由團長徐芳春率領，在湛江市東南之硇州島秘密進行偷渡前的準備，龍書金副軍長、黃一平參謀長親自到島上就地指導準備工作和訓練。部隊信心很高，相信這次行動一定成功。

當時我們確定的渡海戰術原則是：（1）秘密隱蔽出發，夜間迂回航行，強調以船為戰鬥單位，既要互相協同，互相支援，又要能各自為戰，能集能散，能打能走。（2）到達登陸地點，要避實擊虛，快速搶灘登陸，並速登、速戰、速走，切勿在灘頭地區進行背水作戰。（3）上島目的是與瓊崖縱隊會合，準備接應後續部隊登陸。

該加強營（增加配屬了一個92步兵炮連、一個偵查連、一個警衛連，共一千零七人）攜帶無線電臺，乘快船二十一隻，于3月10日13時由硇州島隱蔽出航，先向東南、再向正南，在茫茫大海中保持編隊航行。當天是陰雲天氣，一路上沒有遇到敵海空襲擾，白天的偷渡過程十分順利。

但夜間10時左右，突然風雨大作，凶濤惡浪，海面涌浪大起大落，顛簸使得指戰員們的胃腸也是翻江倒海，嘔吐不止。大風把編隊吹得七零八散，由於風大浪高，吹號聽不見，旗語看不見，馬燈也點不着，各船互相失去聯絡。大浪把數條船的桅杆打斷，其中一條船（船上有四十餘人）被巨浪打翻，不知下落。但各戰船發揮了獨立作戰原則和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戰士們靠的是覺悟和勇氣，仍按照原定羅盤確定的方向，採取各種應急搶救措施，劈波斬浪奮勇前進。

從部隊起渡的那一刻，我就一步也未離開軍指揮所。我一會兒看看手表，一會兒看看桌上的電話，一會兒走出門外看看天氣。部隊出發後，一點消息也沒有，一千多名指戰員的安危，讓我牽腸挂肚、坐立不安。這時感覺時間過的真慢呀！

六個小時過去了，天近黃昏。我走到地圖前，參謀已在地圖上，根據航速，推算出部隊方块字读串社区位置。這六個小時我最擔心的是，部隊是否遇到了敵海空的襲擾。又過了六個小時，

已是11日凌晨，地圖上標出部隊的位置顯示，已航行了一半的距離。這時起風了，我開始擔心海上的氣象和夜間航行，編隊是否會迷航……。

一夜過去了，還是沒有一點消息。整整一夜未合眼，我不知道抽了多少隻香煙。

次日拂曉，風停浪靜了，渡海部隊的大部船隻逐漸收攏。于11日上午9時在文昌縣以東、赤水港以北一帶地區分別強行登陸。有的登陸部隊祇遇到微弱抵抗，有的登陸部隊經過激烈戰鬥，邊打邊登，邊登邊打。戰鬥不到兩個小時，就擊潰敵人一個營的抵抗和阻攔，部隊很快集結並與瓊崖縱隊獨立團勝利會師。

經過二十小時，近四百里的艱苦航行，除一條船的戰士在登陸戰鬥中大部傷亡外，其餘全部登陸成功。

11日中午時分，收到128師報告：加強營成功登陸！軍指揮所立刻掀起一片歡呼聲，我心中壓着的巨石總算落了地。我即刻命令：“向兵團報告登陸情況！”

13日，我簽發了軍祝賀電令：你們奮勇當先，排除萬難，堅決執行上級命令，實行遠距離航海奇襲，一舉衝破近四百里狂風大浪，擊破守敵之抵抗，勝利登陸……。捷報傳來，全軍上下鼓舞振奮……。軍黨委決定，授予該營“渡海先鋒營”之榮譽稱號。

華南分局、廣東軍區、15兵團也聯合致電指出：你們以大無畏的勇敢堅決精神，戰勝了天險的海洋，并在敵前強行登陸，取得了大軍與瓊崖人民武裝勝利會師。你們的英勇行動，對所有準備渡海作戰部隊都是極大的鼓舞，并且大大提高了他們的信心，從而將加速海南島解放的到來。傳令嘉獎，給所有渡海指戰員每人記大功一次。

15日，加強營和瓊縱獨立團在潭門地區，擊潰跟蹤追擊的敵62軍266師兩個團的合擊，殲其一個營，然後我即進入瓊東根據地。軍部指示他們在瓊東北一帶，堅持鬥爭，避免與敵作戰，保存實力。并保持距離海岸——方块字读写社区備接應後續部隊登陸。

至此，海南島敵人東西兩翼均被我軍突破。敵人極為恐慌。

我軍和友軍的兩個加強營登島成功，不但增強了全軍渡海登陸作戰的信心，也增強了迎接大舉登陸的接應力量。軍、師指揮所與島上部隊建立了直接無線電臺聯繫，可以更好地使島上與大陸部隊協同行動。

## 二、一個加強團，再次潛渡強攻

兵團首長根據我40、43兩軍的加強營偷渡成功的經驗，又根據我軍128師382團2營副排長魯湘雲創造以木帆船擊退敵艦的經驗，以及40軍在瀘洲島繳獲三百餘隻大型帆船等情況的分析和研究，決定改變主力部隊依靠改裝大批機帆船渡海的作戰方針，確定以大型帆船渡海為主，抓住目前有利時機，兩軍提前實施主力部隊大規模渡海登陸。中央軍委和四野總部批准了這個作戰計劃。

此時，鄧華司令員率兵團前指到達湛江赤坎，親臨前線指揮。

我軍黨委決定，將這一艱巨任務交給127師完成。同時，軍指揮所也前移到127師駐地，便于軍、師共同指揮這次渡海登島行動。

任務下達後，127師召開黨委會，我和其他軍領導參加了會議。會上我宣布：“經中央軍委和四野總部的批准，兵團決定我軍和40軍各組織一個加強團，近期再次渡海登島”。我接着說：

“128師的加強營以小的代價成功登陸，對我們全軍都是很大的鼓舞，也增強了我們大部隊渡海登陸作戰的信心。軍黨委決定，將組織一個加強團渡海登島的任務交給你們師完成。希望你們認真準備，克服困難，堅決完成任務。”會議還決定，師長王東保、政委宋維栻親自率領和指揮加強團渡海登陸作戰。

127師決定將379團和382團<sub>方塊字读书社區</sub>成加強團，其四個加強營的兵力，三千七百餘人。同時，軍部將大船、好船都撥給他們

加強團使用。經過幾天緊張的部署，準備工作已基本完畢。

由於敵人已加強海南島兩個翼側的防禦，因此我們決定該團由瓊州海峽正面，海口市以東地區實行強行登陸。啓航出發地點為雷州半島南端，徐聞以東到前山之間地區，而登陸地區則選在海口市以東之北創港至塔市之間。

這個渡海登陸作戰方案的優點是：航程比較短，登陸地段平坦，敵人無險可守，我島上部隊便於接應，不利之處是：海峽正面敵人海、空軍封鎖嚴密，登陸地靠近海口市，交通發達，敵人增援方便。

3月24日黃昏後，部隊開始登船。分乘機帆船和帆船八十八隻，按規定，在龍塘以東港外漂泊集合，編隊待命開進。同時，軍指及時電令已上島的徐芳春團長，率所部及瓊崖縱隊獨立團進到鋪前灣南岸地區，進行接應。可是天公不作美，一直等到晚11時，仍是“欠北風”，帆船要在無風的暗夜，依靠槳、櫓劃進，用六個小時通過八十里航程是不可能的。因此，斷然決定全部返港，部隊下船待機。並發出萬萬火急電報，命令島上接應部隊立即返回根據地待命。

我友鄰40軍118師一個團的兵力，兩千餘人，于3月26日晚7時，由雷州半島南端西部，燈樓角附近隱蔽出航，向海南島正面偏西地區前進，于次日晨7時半在澄邁縣之玉抱港一帶登陸成功，29日與瓊崖縱隊之一部會師。這個行動把敵人注意力又吸引到西北方向去了。

我127師加強團的指戰員聽到友軍一個團登陸成功的消息，既受到鼓舞又非常心急，誰也不願落後，紛紛提出不能靠天吃飯，沒有風搖櫓也要搖過去。

3月27日傍晚風向風力不錯，軍指當即命令部隊再次登船，並及時發出十萬火急電報，命令徐芳春團長立即出發，在指定地區接應登陸。可是，部隊上船之後，風力越來越小，等到晚10時完全息風無法起航。我們又勞模學讀書社區說服部隊下船待機，並及時發出萬萬火急電報，命令接應部隊再次返回原地待命。

負責編隊右翼掩護的381團2營的一個加強連，乘四條機帆船，在部隊港外漂泊集合時，他們先行到外海警戒。在下達返航命令後，他們沒有接到信號通知，結果與編隊失去聯繫。在午夜，漂進到海峽主流區域，左等右等也不見編隊的到來。天剛蒙蒙亮，決定返航。此時與兩艘敵艦接觸，立即展開炮戰。炮聲、機槍聲震破了海峽的寧靜，照明彈、信號彈接二連三騰空而起，照得海面通亮。不久，敵機也加入戰鬥，瘋狂的轟炸、掃射我船隊。

開始我們在海邊聽到隆隆的炮聲，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誰在海上與敵艦戰鬥，一查才知是我們的四條護航船沒有返港。該連一邊頑強地與敵艦敵機戰鬥，一邊向北岸地區靠攏。在船隊進入我海岸炮火射程之內後，我岸炮向敵艦敵機開火，掩護船隊靠岸。此時，敵已擊沉我一艘機帆船，另三艘機帆船帶着累累彈痕進港，船上半數指戰員傷亡。

為了表彰該連在海上面對敵艦敵機毫不畏懼，頑強戰鬥的精神，師黨委通令嘉獎該連，并號召全體部隊向他們學習。

同時，我們也總結教訓。這次的損失，主要是我們渡海組織工作不很細致，通訊聯絡發生漏洞，漂泊集合時，加強連海上警戒伸出過遠造成的。

3月31日傍晚，開始起風，但風力不大，老漁民組織起來的“氣象站”預測，今天夜晚東北風會越來越大。因此，127師師長王東保、政委宋維栻率領加強團三千七百三十三名勇士，第三次登船，在博賒港、海仔港附近待命進發。同時我們又發出十萬火急電報，再次命令徐團長率部立即出發前往接應。

果然，深夜風力越來越大，海峽潮流對我亦有利，正是順風順流。朦朧月色，冷冷冰冰清暉，灑滿海面。

我與軍、師指揮所其他領導站在岸邊，與加強團領導一一握手，我命令他們：“不管遇到多大困難，不論付出多大代價，必須堅決完成任務。”并預祝他們“一帆風順，島上見面”。

午夜11時半，下起了雨，方塊字讀書社區在雨夜中騰空而起，部隊開始陸續起航，向預定登陸地區前進。頓時，百帆齊發，乘風

破浪。我們一直目送着編隊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編隊很快進入海峽主流水域。

編隊中的護航船隊，在渡海作戰中擔負着最艱巨和最危險的任務。他們不僅要掩護主力船隊順利通過海峽，而且要用木船與敵艦交鋒，用輕武器與敵重武器交鋒。這是海戰中裝備的較量，更是不怕死的膽量、勇氣和一往無前、戰無不勝精神的較量。

凌晨時分，敵人三艘軍艦一字擺開迎頭攔阻，我擔任護航任務的379團第8、第9連和381團第5、第6連立即撲上去猛烈開火，并迅速接近敵艦與其糾纏，把敵艦的炮火吸引過來，掩護主力船隊，在敵艦編隊空隙中穿行前進。突然，又發現敵人兩艘巡邏艇竄入我船隊中間進行襲擾，但立刻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海戰越打越激烈，炮聲如雷，烟火衝天，敵機雖然投下照明彈，將大海照的通亮，但在夜間，敵艦目標大，好打，我船目標小，不易擊中。我護航船隊發揚近戰、夜戰的特點，衝上去，靠近打，小口徑火炮、火箭筒、輕武器抵近射擊，彈丸雨點般砸向敵艦甲板和炮位，壓制敵艦火力。敵艦大口徑火炮失去了作用，祇好用高射機槍向海面瘋狂掃射。同時，敵艦少，我船多，從四面八方圍着敵艦打，敵人顧東顧不了西，顧頭顧不了腚。一艘敵艦被我擊中起火，其他敵艦也被我打的東躲西逃。我護航船隊也傷亡很大，但沒有一艘船後退，有的船中彈起火沉沒了，有的船桅杆打斷了，劃着船向敵艦衝去。指戰員們以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輕傷堅持戰鬥，重傷不下火線。用血肉之軀擋住敵人的炮彈、子彈，拼命拖住、纏住敵艦，其中三隻護航帆船上的四十多名指戰員英勇犧牲，他們用生命掩護主力船隊向海南島方向前進。

海南島解放後，兵團向中央軍委和四野總部的作戰總結中，報告了我127師加強團渡海護航船隊的事迹，毛澤東主席閱後批示：“這是人民海軍的首次英勇戰績，應予學習和表揚。”

雨過天晴，我和軍指揮所其他領導徹夜在岸邊觀察激烈的海上夜戰。遠遠聽着陣**方块字读书社区**的炮聲，看着照明彈在水天線邊閃閃發亮，所有人心都繃的緊緊的，思潮像海浪一樣翻

勝。

任何一個指揮員，在戰鬥最關鍵時刻，壓力都特別巨大。作為軍長，我一方面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三千七百多名指戰員的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另一方面又堅信自己的部隊是打不垮的，是能够戰勝困難，勝利登陸的。

我在岸邊不停地踱步，不停地抽煙。開始最關心的是海戰的進展，從槍炮聲大起到漸漸稀落，我們估計，突破敵人海上阻擊的戰鬥整整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之後最關心的是風向風速和潮水流向；天將黎明時，又急切盼望着渡海登陸的勝利消息。思想既緊張也很集中，一切為了渡海登陸的勝利。

我主力船隊越過海峽主流並衝破敵艦的攔截後，繼續南進時，風力逐漸減弱，各船立即搖櫓劃槳前進。不久東北風再起，風力逐漸加大，指戰員們十分高興，齊聲感謝老天爺的幫助，都說“這是黃金難買”的好風，對於我軍將要強行登陸非常有利。

順風、順流，戰船如飛。4月1日凌晨4時左右，船隊接近塔市一帶海岸。敵人海岸防守部隊發現我先頭船隊後，立即猛烈開火阻擊，我火力船隊也一邊快速接近，一邊開火還擊，掩護突擊船隊的接敵運動和強行登陸。島上我徐芳春團長率領的加強營，及瓊崖縱隊第3總隊副總隊長劉榮率領的部隊，也按時進到接應登陸地段，形成海陸兩面夾攻敵人。很快擊破了敵人海岸第一道防禦線的抵抗，在北創港全部登陸成功，並在灘頭陣地與接應部隊勝利會師。

登陸部隊最慘烈的戰鬥發生在白沙門島。擔任護航任務的379團第8、第9兩個連，在海上與敵艦整整激戰三小時，出色完成護航任務後，向海南島方向追趕主力船隊。但由於航行方向偏差，結果1日凌晨在海口市附近一個孤灘上——白沙門島登陸。這個孤灘與彼岸尚有一道水域，漲潮時無法通過。該連四條機帆船在護航時已被敵艦擊壞，現在登陸孤灘部隊處於進退不能的境地。

### 方块字读书社区

天亮後，海口守敵發現了我登島部隊，急忙調集飛機、軍艦

和岸炮，從陸、海、空一齊向這個不大的孤灘上，連續數小時的猛烈轟炸和掃射，直到上午10時才停止。之後，數千名國民黨軍士兵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將孤灘包圍，并乘登陸艇發起進攻。

我登陸部隊百餘指戰員，在沒有地形可利用，沒有工事可依託的情況下，與敵頑強作戰，敵人一次次的攻上來，我一次次將敵人打下去。激烈的戰鬥一直到第二天才結束，我殲敵近千人。在無支援的情況下，除一個排乘僅有的一條勉強可用的船，隱蔽突圍外，我堅守部隊彈盡糧絕，終因寡不敵衆，大部犧牲，最後幾名負重傷的戰士，也拉響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

事後，我們知道了此情此景，心情難過極了。壯士為國捐軀，波濤、海鷗低鳴，他們的英勇事迹，氣貫山河，與日月同輝。海南島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白沙門島戰鬥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1957年，在海口烈士陵園中建了墓碑，朱德同志題寫了“渡海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六十年代初，我視察海防時，也去悼念過烈士英靈。

4月1日5時左右，當我們接到王東保師長、宋維栻政委發來的：“渡過海峽，突破防禦，登陸成功，與接應部隊會師”的電報，懸着的心終於放下，由衷地高興與喜悅，非筆墨所能形容。

當日，軍指致電祝賀。電報指出：頃悉你們業已勝利登陸，完成黨與上級給予的光榮任務，特電祝賀！你們發揚了英勇無畏精神，奮勇渡海，衝破敵人海洋封鎖，戰勝自然風力條件不足之困難，打退敵艦，粉碎抵抗，迅速于敵人嚴密防禦的正面強行登陸，并在徐劉率部接應下，連續打垮敵人兩線堵擊，表現了特殊的英雄氣概，是你們的無尚光榮。望你們登陸以後，緊密地與我先渡海部隊及瓊崖縱隊團結一致，聯系群衆，不驕不躁，殲滅敢于進攻的敵人，準備隨時有力配合主力登島作戰，完成全部解放海南島的偉大光榮任務。

同時，兵團和軍指指示：43軍上島部隊和瓊崖縱隊第3總隊統歸王東保師長、宋維

序  
序塊字漢書社區

### 三、主力部隊的渡海準備

我軍加強團登陸成功後，敵人異常驚慌。薛岳急忙命令教導第2師第1團在塔市至邁德一線阻擊，經短時激戰，我將其擊潰，殲其團部及一個營。敵人又命令暫編第13師之38團在三江（文昌以北）至桃坡間進行第二線阻擊，亦被我軍迅速擊潰，乘勝繼續向腹地挺進。

4月5日，敵人255師分三路向我進擊，在鐘瑞市附近展開激戰，僅一個小時敵人即全線潰退，至此我登陸部隊共殲敵一個團部四個營又二個連，共斃、俘敵千餘人。

我軍和友鄰40軍，先後兩次潛渡強攻，分四批勝利登陸，並與瓊崖縱隊會師。我43軍渡海五個營，40軍渡海四個營。這樣我上島部隊已達一個師的兵力，加上瓊崖縱隊的力量，無論在什麼地段打開一、兩個缺口，接應部隊大舉登陸都是完全可能的。同時島上部隊對敵人的襲擾，也打亂了敵人的防禦部署。

此時敵人在島上的兵力更加分散，防禦更加被動，既要應付我軍繼續渡海登陸，又要應付我已登島部隊的打擊；既要應付海島正面的防禦，又要應付海島東西兩側的防禦。其部隊士氣更加低落，更加恐慌，防守更無信心。薛岳似“驚弓之鳥”隨時可乘“機”逃跑，其部屬呢？誰還肯拼死戰鬥，誰不願保存自己性命！

而我軍，不僅士氣更加高漲，信心更加飽滿，而且帆船渡海的經驗更加豐富，登陸作戰的戰術組織與指揮更加成熟，各種準備工作更加充分。

因此，四野總部和兵團首長決定，根據前兩次渡海經驗，利用目前有利氣象，以木帆船為主，組織主力部隊，大舉強渡，爭取一舉全部解決問題。

4月10日，鄧華司令員在兵團指揮所召開了有40軍、43軍領導參加的作戰會議。方块字读书社区我和張池明政委，龍書金副軍長參加了會議。

會議研究討論了當前渡海作戰的形勢和準備：(1)我軍兩次渡海登陸成功後，守敵已察覺我軍將大舉渡海登陸的意圖，敵已調整部署，加強北部地區的防禦。同時，敵海空軍加強了海峽的巡邏與封鎖。我軍已無再偷渡的可能；(2)4月中旬的風向，仍然是北風為主，東北風為次，對我帆船渡海十分有利；(3)對我兩軍主力部隊的渡海路線，登陸地點與地形，接應部隊的配合及向島內的縱深進攻方向，提前做了詳盡的、全面的偵察，戰役準備基本完成；(4)我前期上島部隊已達一個師的兵力，為掩護主力部隊登陸，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5)目前擁有的船隻，已具備一次運載八個團兵力渡海的能力，40軍在瀾洲島戰鬥繳獲的大型帆船三百餘隻，發揮了很大作用。會議認為，大部隊渡海登陸，時機已經成熟，應盡快組織實施。

會議確定的渡海部署是：(1)40軍六個團，一萬八千餘指戰員和我軍128師兩個團，七千餘指戰員，共八個團，二萬五千餘指戰員，分乘三百五十餘艘大型帆船（少數為機帆船），為第一梯隊。分東西兩路並肩航渡，我軍為東路軍；(2)43軍軍指揮所率127師380團、381團兩個營，128師384團兩個營，129師385團、386團，共四個多團，近兩萬兵力，為第二梯隊，在第一梯隊登陸後，起航跟進；(3)我軍起航出發地區在雷州半島南端偏西地區之鯉魚港一線。登陸地段以臨高角馬裏港為界，以西為40軍登陸場，以東為43軍登陸場；(4)43軍已上島部隊接應128師登陸，40軍已上島部隊接應40軍主力登陸；(5)大舉強渡時間預定在4月中旬。

根據上述部署，我128師登島後，距海口市最近，抗擊敵人海、空襲擊首當其衝，對40軍渡海側翼起着掩護的作用，因此其任務更加艱巨。

## 四、大舉強渡

會議結束後，我們回到軍指揮所，立即開始強渡的準備。首先命令渡海第一梯隊的128師，秘密隱蔽地由電白博賀港一帶，調到徐聞以南偏西的三塘港、海珠港地區集結待命；同時又命令129師秘密隱蔽地由陽江沿海一帶，先移湛江地區集中，爾後繼續移至徐聞以東沿海地區待命；命令127師（缺一個加強團）仍在龍塘地區繼續完成隨時強渡的準備工作。

為了配合大舉強渡登陸，華南分局、廣東軍區、廣東人民政府準備適時發表《告海南島同胞書》，號召海南島人民迅速動員起來，配合大軍行動，迎接全島解放。同時，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葉劍英、副司令員鄧華、副政委賴傳珠發表《告海南島國民黨軍官兵書》，宣告對立即停止抵抗，接受我軍改編者，一律予以接納，并保證其官兵生命財產的安全，對在戰場上不加抵抗自動放下武器者，本其自願原則，分別量才錄用或資遣回藉等四項寬大政策。

軍事、政治一切準備工作妥當後，兵團首長決定，于4月16日黃昏後發起大舉強渡登陸作戰。

我們軍指揮所移到128師啓渡港口附近，就地進行出師前的具體指導。軍指決定：（1）由龍副軍長率領軍前進指揮所及128師382團、383團兩個營、384團一個營，強渡登陸作戰。登陸成功後，同時指揮43軍接應登陸部隊的戰鬥行動；（2）及時發出電報，命令王東保、宋維栻統一指揮本軍上島部隊及瓊崖縱隊之一部，于17日拂曉前進到澄邁灣、福山地區，迎接128師主力登陸；（3）命令127師（缺一個加強團）及129師在徐聞東南沿海地區，加緊完成強渡登陸組織準備工作，作為第二梯隊，隨時聽命投入登陸縱深戰鬥。

方块字读书社区

4月16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參加渡海第一梯隊的部隊，自

天休息睡覺，晚餐改善伙食。

在夕陽落水、晚霞殘存時，部隊按命令分別上船。黃昏時升帆起航，離開港灣，在港外集合編隊。頓時海上帆檣如林，威武雄壯。鄧華司令員和我們軍指領導都來到岸邊為船隊送行。鄧司令員握着龍書金副軍長和黃榮海師長的手說：“等着你們的好消息，祝你們成功。”漁村的老百姓也聚集岸邊，敲鑼打鼓，點燃鞭炮為大軍送行。

19時30分，百餘隻戰船，以排山倒海之勢，開始橫渡瓊州海峽，向預定登陸方向揚帆遠航，奮勇挺進。

各團的護航船隊仍然擔負着警戒和掩護主力船隊的任務。與前兩次渡海相比，此行的護航船，其性能和武器裝備強了不少，一是以機帆船為主，速度快，機動性好；二是大型船，可在船首船尾固定山炮或戰防炮，因此火力更加猛烈。

凌晨，船隊航行到海峽主流區域。我先頭護航船隊與兩艘巡邏的敵艦遭遇，互相進行猛烈的炮戰。頃刻我船隊左翼也發現敵艦三艘向我船隊炮擊，我護航戰船立即開足馬力，展開隊形，開炮予以還擊，炮彈在敵艦周圍爆炸，掀起高高的水柱，打的敵人不知所措。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我護航船隊也能發射如此密集的炮彈。敵艦不敢靠近了，祇在遠處開炮射擊。

敵艦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敵人不再使用照明彈，利用黑夜，企圖擺脫我護航船的阻攔，竟開足馬力，瘋狂地竄入我主力船隊之間，橫衝直撞，妄圖衝散或撞毀我船隊。我主力船隊一邊繼續前進，一邊抽調少數船隻，配合護航船圍住敵艦死打，一時間，炮聲隆隆，火光閃閃，戰鬥甚為激烈。很快一艘敵艦中彈起火，拖着濃煙歪歪斜斜地退出戰鬥，其他敵艦不再敢靠近我船隊。

我船隊一邊海戰，一邊衝波踏浪，乘風前進。

## 五、攻占福山 和黃竹、美亭圍殲戰

我軍登陸第一梯隊，于17日凌晨3時至6時，一舉突破敵人大吹大擂的所謂“伯陵防線”，摧毀敵人所謂“海陸空立體防線”的抵抗，勝利地在才芳嶺、玉抱港、雷公島地段登陸成功。

拂曉後，我登島部隊繼續擴展灘頭陣地，先後攻下才芳嶺、橋頭市等岸防據點，殲敵64軍131師一個團。之後，部隊以迅猛動作包圍了花場港敵軍，并與127師的接應部隊會師。登島戰鬥進行到當日中午，我軍初步建立了縱橫五華里左右的灘頭陣地。

薛岳急令62軍一個團和暫編第13師兩個團趕赴福山鎮（此鎮距我灘頭陣地約二十里），企圖將我壓制在灘頭陣地，全力阻止我登島部隊向縱深發展。18日，敵暫編第13師兩個團，向福山以北我灘頭陣地進攻，我127師加強團正面阻擊，我128師主力一部從側面迂回，痛殲敵人，敵潰逃。同時，我128師另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福山，對守敵發起猛攻，擊潰敵62軍151師的抵抗，守敵大部被殲，一部逃竄，擊斃敵62軍少將參謀長溫轟。我軍占領福山鎮。

福山一仗的勝利，使我軍的灘頭陣地向內陸推進了二十餘里，不僅更加鞏固，而且為我軍建立了全面進攻的前進基地。

友鄰40軍粉碎敵人海上攔阻後，于17日拂曉在博浦港、臨高角預定登陸地段登陸完畢，與接應部隊會師，并將臨高城包圍，主力在臨高以東地區與敵64軍131師兩個團激戰。

登陸作戰就是“背水作戰”，共同戰術原則是祇能前進，不能後退。因此，擴大鞏固灘頭陣地，立穩腳跟十分重要。17日和18日兩天，我40軍、43軍登陸雷州，以下即擴大鞏固臨高以東、澄邁以北、白蓮以西之灘頭陣地，準備粉碎敵人大規模垂死掙扎的反擊。

為主要任務。

薛岳發現我主力部隊渡海登陸成功，頓感形勢十分嚴重，為保障海口側翼的安全，急忙抽調32軍、62軍教導師等四個師，在空軍掩護下，于19日開始，由海口、澄邁兩個方向，向黃竹、美亭地區我軍大舉反擊，妄圖堵住我43軍向內陸前進。

敵人將其精銳部隊都調往澄邁以北的美亭地區，敵方的企圖是將我登島部隊一口吃掉，趕下大海，并吹噓要在海口召開祝捷大會。而我軍則將此視為吸引敵主力，殲滅敵有生力量的大好時機。

19日下午，兵團首長命令40軍登島主力，迅速由臨高附近向澄邁方向急進，其任務是圍殲澄邁之守敵。命令我43軍前進到黃竹、美亭一線，其任務是殲滅向澄邁增援之敵，同時命令我軍堅決抗擊由海口、澄邁兩個方向的敵人反擊，并積極尋機殲敵。

43軍前指當即命令王東保、宋維栻率領127師四個加強營及瓊縱一部進到美亭、海口之間的鳳門嶺、平頂山地區，擔任阻擊海口、瓊山方向敵人反擊的任務，命令128師包圍并殲滅黃竹、美亭守敵之後，與127師並肩阻擊增援之敵。

4月20日，128師登島部隊在向黃竹、美亭奔襲途中，突與敵32軍252師的一個團遭遇，128師一部將其包圍在黃竹地區，另一部包圍美亭守敵，并發起強攻。敵在飛機轟炸的配合下，拼死抵抗，我攻擊部隊一時不能解決黃竹、美亭兩處之敵。

此時，我軍前指截獲情報，敵32軍、62軍主力已出動，向黃竹、美亭增援。我立即給龍副軍長發電報告之：“海口之敵已出動，請注意敵動向”。阻擊敵援軍的任務，落在了127師加強團的肩上。

我軍處在敵多我少，兩線作戰的不利形勢下。20日，我128師殲滅被包圍的敵252師一個加強營，并頂住了美亭之敵的“反包圍”。戰鬥在激烈的拼殺中進行。

21日起，敵62軍軍長李宏達親自指揮，敵153師第458、459兩個團的兵力，向我鳳門嶺陣地猛烈反擊，我127師頑強阻擊，其堅

守105高地的381團1連，發揚有我無敵、人在陣地在的英勇頑強精神，與敵浴血奮戰，先後擊潰敵人飛機、步炮聯合的十三次攻擊，正、副連長及大部戰士在戰鬥中英勇犧牲，全連僅剩十三名輕傷戰士仍堅持戰鬥，使我陣地巍然不動，戰旗始終在濃煙烈火中高高飄揚。敵援軍被阻鳳門嶺下，未能前進一步。

鑒于381團1連指戰員的英勇頑強和發揮的重要作用，4月22日，軍前指向127師登島部隊發去嘉獎電報：“……105高地阻擊由海口向澄邁增援之匪軍的戰鬥中，全連同志發揚了高度的死打硬拼優良作風，英勇頑強地擊退了匪軍向你們陣地十三次（其中有九次是整營的兵力）連續的猛攻，殺的敵人尸橫遍野，血流成渠。……特電表揚，并授于你們‘渡海英雄連’的光榮稱號。”

4月21日上午，40軍經兩天兩夜的急行軍進至澄邁，傍晚即插到美亭東西一線，形成鉗形包圍，從側翼猛烈攻擊敵62軍主力。

當天晚上，敵發現我援軍已到，陣腳大亂，丟盔卸甲開始潰退。

4月22日，我軍與友軍并肩作戰，在白蓮地區徹底擊潰敵32軍和62軍約四個殘師的抵抗。

經過兩天的激戰，黃竹、美亭圍殲戰以我最後勝利而結束，這是整個海南島戰役中規模最大的敵我大決戰。

4月23日，我軍和40軍轉入全面進攻，我127師擊潰當面敵人，和40軍118師并肩作戰，一舉占領海口市。戰局隨之急轉直下，形勢對我非常有利，全島解放已指日可待。

## 六、乘勝追擊，解放全島

薛岳看到大勢已去，為了避免全軍覆滅的危險，于22日發出總撤退命令，要各部隊迅速擺脫我軍打擊，分別向海南島南部逃竄，妄圖轉乘軍艦、民船方块字读书社区。當日，薛岳自己乘飛機先逃往臺灣。敵人失去主帥，立即人心慌慌，無心戀戰，失魂落

魄，兵潰荒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狼狽不堪，各自逃命。真是兵敗如山倒！

4月24日凌晨，我和張池明政委率領43軍前指及渡海第二梯隊共五個團，在海口市東西兩側地區同時登陸。

根據兵團下達的命令，我軍前指隨即調整追殲部署：128師沿海島東部地區，經文昌、嘉積、萬寧、陵水向榆林港、三亞方向猛烈進擊。129師和127師380團，沿海島西部地區，經澄邁、那大、白沙向北黎港、八所港方向猛烈追擊。軍指在海口市指揮。127師主力在海口瓊山地區清掃戰場，維持秩序，待命機動。由127師師長王東保兼任海口市警備司令，政委宋維栻兼任政治委員。

各部隊分路窮追猛趕，邊走邊打，敵人的任何抵抗和炸橋破路所設置的障礙，均未能阻止我軍閃電般的追擊。在海南各地游擊隊和人民群衆支援下，部隊越追越快，越打越勇。沿途我軍和40軍各殲敵62軍、保安第1師、教導師、32軍之252師等部共數千人。

4月30日，東路我軍和兄弟部隊到達榆林、三亞港。將未能逃跑的62、63兩個軍殘部二千餘人全部殲滅，占領了海島南端的榆林港、三亞港兩大海軍基地。西路我軍當日到達北黎港，又將未能逃跑的第4軍286師全部殲滅，俘敵三千五百人，副師長邱國梁被活捉，并俘獲敵艦一艘。

5月1日，北黎、八所兩港被我軍占領。至此，海南島戰役勝利結束，海南島全境解放。

自3月5日開始小部隊偷渡登陸（我軍為3月10日），到4月16日大舉強渡登陸，再到5月1日解放八所港、北黎港為止，歷時近兩個月，徹底粉碎了敵人的海上攔阻，灘頭陣地的頑抗，淺近縱深的反擊和妄圖擺脫我軍猛烈追擊的逃竄，徹底解放瓊崖全島，勝利地完成了解放華南最後一仗的光榮任務。

島上守敵，除一部潰散，被殲于島上者達三萬三千餘人。共繳獲槍支一萬五千餘枝，各種火炮四百餘門。

我43軍共殲敵一萬七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支九千四百二十四枝，繳獲各種火炮一百九十九門，坦克兩輛，軍艦一艘。我傷亡三千三百餘人。

4月26日，我軍前指的領導同志，在海口會見了在島上長期堅持鬥爭的瓊崖縱隊領導人馮白駒等同志。戰友相見喜不勝收，互相祝賀勝利，互相慰問辛苦。我們介紹了部隊的作戰行動，他們也介紹了瓊縱的作戰行動，對於全島解放後的工作初步交換了意見。為了便於協商聯繫，瓊崖縱隊指揮機關移駐海口市郊的五公祠及其附近。

為了慶祝勝利，慰勞長期堅持瓊崖鬥爭的同志們，我們設宴款待，互相敬酒，痛飲方休。

4月底，兵團司令員鄧華率兵團前指也來到海口，並召開軍事會議，安排戰後工作。

海南島戰役取得偉大勝利，但我的內心還是有遺憾之處，因為此次戰役並未將敵人全部或大部殲滅。在林彪的作戰指揮思想中，四野部隊歷來將打殲滅戰作為作戰的原則。海南島戰役中，守敵十餘萬人，過半數乘船逃跑，在四野以往重大戰役中還未有過。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我認為：

客觀原因之一：我大舉登陸成功後，敵人集中兵力，企圖把我趕下海去，奪回灘頭陣地。經過數日激戰，連續碰壁，連續失敗，乃斷然決心全線撤退。敵為了逃脫被殲，高速逃命，沿五指山區東西兩側海岸地區，利用交通便利的條件，狼狽南逃。而我軍由於地形限制，道路生疏，不能採取大包圍、大迂回戰術，祇好在敵人背後跟蹤追擊。因此很難將其主力殲滅。

客觀原因之二：海南島的商船、民船、臺灣的運輸艦船均已集中南部沿海地區，準備接運敵人從海上撤退。而我們既無海軍參戰，也無空軍參戰。如果有海、空軍參戰，可以炸毀敵人撤退運兵船隻，可以封鎖敵人撤退。

主觀原因之一：我軍渡海第二梯隊投入戰鬥時間過晚，如果

敵人集中力量與我第一梯隊在登陸灘頭地區作戰時，我渡海第二梯隊提前三天(即4月21日)，突然在敵兵力已空虛的海口東西地區強行登陸，然後協同第一梯隊的登島部隊，在瓊西北海岸地區圍殲敵人，就可能將敵主力全部殲滅。

主觀原因之二：瓊崖縱隊是土生土長的部隊，對海南島的地形道路特別熟悉，但沒有充分發揮其戰鬥特點和特殊作用。如果當發現敵人全線向南撤退時，立即命令該縱隊快速插到敵人後方，將敵人撤退時可能經過的橋梁、道路破壞，并利用熟悉的有利地形，堅決、頑強地堵擊敵人向南逃竄，配合主力圍殲敵人，亦可能消滅更多敵人。

戰役結束後，我曾當面向鄧華司令員講過自己的想法，他也認為“有一定道理”，但又責備我說：“為什麼不及時向我提出建議，提醒我考慮。”我承認是戰役結束後，發現敵人大部乘船跑掉了，才“事後諸葛亮”。

5月1日，全島人民熱烈慶祝解放，莊嚴的五星紅旗在海南島城鄉迎風飄揚。

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發布命令，要求中南全區慶賀我軍解放海南島的勝利，命令指出：我英勇無敵的人民解放軍，自勝利登陸海南島以來，以疾風掃落葉之勢，于很短時間，即將島上殘匪殲滅，解放了全部海南島，并使我中南地區全部解放，從此進入全面和平建設之新歷史時期。



中央軍委的賀電稱：我廣東前線人民解放軍克服敵人陸海空軍的抵抗，在我瓊崖縱隊和海南人民協助下，英勇登陸海南島并迅速掃蕩殘敵，完

成全島的解放。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參加解放海南島戰役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和支援這一戰役的廣東軍民，致以熱烈的祝賀。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長江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海南島的徹底解放，是全國人民又一件大喜事，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是又一次的沉重打擊，事實已經證明，強大的人民解放軍不但能渡過黃河和長江的天險，解放全部中國大陸，並且也有完全的把握渡過寬闊的海洋，解放任何海上的島嶼。

解放海南島，成功組織我軍大兵團渡海作戰，這就是我在解放戰爭時期，三次得意之戰中最後一次得意之作！

遼西圍殲廖耀湘兵團，粵桂邊全殲魯道源、張淦兵團，最後解放海南島，這次次成功戰役，標志着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標志着林彪元帥作戰指揮藝術的勝利，標志着千千萬萬浴血奮戰的人民解放軍將士的勝利。我祇是他們中的一員，是普通一兵。

1999年11月，應老戰友宋維栻之邀，我去廣東走了走，先後到了廣州、深圳和珠海等地。除宋維栻同志外，此行還見到了龍書金等原43軍的老同志。雖然我們都已白髮蒼蒼，但戰友聚會，憶往昔，依然激情滿懷。



1999年和宋維栻親切見面

臨別時，宋維栻送我一本書《戰爭史上的奇迹——43軍解放海南島記實》作為紀念。該書是1995年，即紀念海南島解放45周年之際出版的。

我認為這本書，是遵循方块字读书社区的原則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寫成的，是實事求是的。該書經過43軍當時軍、師、團一些領

導幹部集體討論定稿，他們是海南島渡海登陸作戰的親歷者，是最有發言權的。

與并肩戰鬥、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們一起回顧難忘的戰爭歲月，深感我們用生命和鮮血為祖國、為人民做出了貢獻，永遠無愧于歷史，無愧于先烈，無愧于後代。

# 第五篇

## 回顧輝煌

### 第二十四章 勝利詩篇

#### 一、紅軍贊歌

##### (一) 紅軍首次攻占吉安

1930年秋

贛江險阻十八灘，章貢合流卷巨瀾。  
兩側群山分外秀，打倒土劣忙分田。  
紅旗如林軍號喚，革命群衆衝殺歡。  
王農九次圍要城，紅軍十月占吉安。

(二) 反第一次大“圍剿”

戰雲翻滾紅旗展，臨陣待機誘敵犯。  
寇兵蠢動妄自歡。  
都稱喚，運送隊長張輝瓈。  
龍崗東韶均南贛，兩戰消滅一師半。  
全線勝利獲兩萬。  
堪模範，瓮中捉鱉不慌亂。

(三) 反第二次大“圍剿”

東固蘇區釣臺立，垂綸靜觀防性急。  
初戰擊敗王金鈺。  
猛追擊，富田水南又殲敵。  
春雨泥濘遠奔襲，半月五勝七百里。  
深謀遠略毛主席。  
長相憶，多少英雄皆莫及。

(四) 反第三次大“圍剿”

四面妖魔腐塵起，三十萬軍傾癟病。  
步步為營早碰壁。  
重新立，長驅直入更無醫。  
千里回師尋戰機，蓮塘黃陂皆勝利。  
贛江東側殲逃敵。  
秋光裏，名將公略勇捐軀。

(五) 反第四次大“圍剿”

南豐城下激戰酣，撫州驚恐鬼神亂。  
貔貅傾巢向南竄。  
并叫喧，四次送死又開端。  
紅軍東韶已動員，士氣高漲不平凡。  
兩次大捷乾坤轉。  
烏雲散，埋伏戰中操勝算。

(六) 瑞 金

湘鄂贛閩粵，屢破熊羆猖獗。  
全蘇大會召開，革命紅都設。  
邊界古城添光輝，一片喜慶悅。  
沙洲壩村燈塔，光照全中國。

(七) 長征——遵義會議

天無三日晴<sup>1</sup>，所見甚真。  
細雨蒙蒙霧沉沉。  
進占遵義都高興，日暖人心。  
迷途全覺醒，禍首王明。  
左傾冒險害人深。  
撥正航向扭乾坤，光榮前景。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貴州人自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雖夸張，但雨日確多。

(八) 長征——飛渡大渡河

冒雨趕路急，如虎添翼。日行崎嶇百餘里。  
安順場鎮迎紅旗，借問何去。  
大渡河水碧，川牀盤踞。妄圖居江橫堵擊。  
飛渡險橋出高棋，所向披靡。

(九) 長征——爬雪山

雪，群山素裹皆銀色，景如畫，遠望思飛越。  
雪，山下兵馬正休歇，欲攀登，雄心驚豪杰。  
雪，踏破艱難過半節，六月天，層冰消暑熱。  
雪，紅軍奮勇峰頂越，旌旗展，笑顏指向北。

(十) 長征——過草地

草，千里莽莽迎風笑，八月間，青青色未老。  
草，北上抗日必經道，挺進中，粉碎蠻騎擾。  
草，風餐露宿日月照，排萬難，糧斷野菜補。  
草，突破臘口堵牆倒，入甘陝，革命新高潮。

(十一) 紅軍完成長征

赤色滿天，戰雲怒，紅軍揮師遠圖。  
鄉親送別，村頭站，贛水回盼紅都。  
衝破重圍，方块字读书社区天地多陰霧。

遵義春光，三軍同聲歡呼。  
北斗高照征途，搶險又攻關，屢敗堵截。  
萬水千山，傾國敵，無不望塵折服。  
輾轉多省，屈指二萬五，殲敵無數。  
為時一年，壯舉流譽千古。

## 二、抗日贊歌

### (十二) 第一次到北平

1937年夏

離延下長安，轉車上北平。  
民族存亡形勢緊，秘察敵寇情。  
蘆溝橋見證，倭寇集重兵。  
震天炮響催人醒，國共合作成。

### (十三) 延安抗大學習

1937年秋冬

寶塔山下英雄城，光芒四射，紅日噴薄升。  
舉國上下抗倭寇，人民舵手掌航程。  
傍山依水學軍政，揮鋒動斧，十里窑洞新。  
小米咸菜格外香，團結緊張翻書頻。

(十四) 平型關戰鬥

1937年冬

晉省北部平型關，抗倭出名中外贊。  
一個旅團鬼子兵，大搖大擺來侵犯。  
八路密布埋伏陣，待進口袋閃擊戰。  
決死頑抗不繳槍，全部被殲終膽寒。

(十五) 抗日

1938年

抗日拼殺于沙場，以身許國萬險嘗。  
風霧不改奇勇骨，日月常聞硬心腸。

(十六) 破敵密電碼

1938年初調離軍委二局

竊破蔣軍密電碼，打仗常勝情報明。  
玻璃室內觀外景，一清二楚心中鏡。  
埋頭五年少人知，絕對保密啞無聲。  
國共合作抗倭寇，重整戎裝戰場行。

(十七) 保衛黃河

跨馬呂梁觀烽火，倭寇西竄妄渡河。  
游擊到處布迷霧，埋伏要道張網羅。  
晉西人民祝三捷，汾陽美酒犒天戈。  
保衛黃河保延安，不在天險在方略。

(十八) 抗日東進

鳳凰山下頒命令，呂梁揮軍向東進。  
晉冀魯蘇戰火飛，乘風破浪敵後行。  
沿途捷，人心振，山區平原喜顏迎。  
紅旗直插東海濱，鬼子恐慌漠奸驚。

(十九) 汾離公路三戰三捷

日寇企圖攻延安，汾離公路連三戰。  
鬼子失敗不服氣，誣評八路偷偷幹。  
汾陽郊外地平坦，雙方用兵不困難。  
決戰看誰勝或敗，盲目挑釁小戰犯。

(二十) 陸房勝利突圍

春光明媚，師旗東進，齊魯泰西。  
烽火頻報急，鬼子多路：  
兵嘶馬鳴，前來圍擊。  
清野堅壁，軍民迎敵，忽南忽北尋戰機。  
晨霧裏，天方塊字读书社区四起。

戰士搶占陣地，奮勇抵抗合圍毒計。  
激戰震山谷，血濺橫飛；  
寇尸枕籍，風展紅旗。  
夕陽沉落，月暗星稀，  
我軍乘隙巧脫離。  
次拂曉，殘敵再蠢動，垂頭喪氣。

### (二十一) 梁山告捷

魯西原野，千里蒼龍，一山獨峙顯威風。  
水寨舊迹無踪影，青紗帳裏多英雄。  
風塵滚滚，鋒鏑隆隆，寇陷重圍尚酣夢。  
“八路”夜戰拿手劇，洋馬洋炮歸工農。

### (二十二) 淄蒙反掃蕩

五萬日偽大掃蕩，沂蒙軍民備戰忙。  
主力靈活破圍剿，民兵果斷反三光。  
敵軍撲空無結果，治安強化更失望。  
屢戰屢敗半月久，狼狽返巢治戰傷。

### (二十三) 進軍魯南

亂雲遮抱犧，人民不堪苦。  
日偽蹂躪金甌碎，還有土頑固。  
“八路”新開到，全境如天曙。  
橫掃腐惡慶解放，村村紅旗舞。

方块字读书社区

(二十四) 天寶山戰歌

天寶山，在魯南。峭壁險，攀登難。  
山頂兩圍寨，寨內存糧彈。  
盤踞敗類廉德三，投降日寇當漢奸。  
一時彈丸之地，烏雲盤旋，黑風亂轉。  
摧殘蒼生，荒廢田園。  
襲擾抗日軍，搗亂新政權。  
罪惡萬千，仇恨滿人間。

軍號聲烈，戰鼓聲咽。  
抗倭鏟除叛國賊，救亡雪耻民族怨。  
我軍奉命令，奔襲天寶山。  
兵馬全展開，完成包圍圈。  
陣前細察看，謀士獻巧策。  
主攻方向，衝鋒道路，突擊任務，攻點打援，  
一概部署完。

戰地黃花艷，秋夜曉風寒。  
三顆紅色信號，騰空璨。  
機槍在連射，炮轟雨點般。  
你看：人流滾滾，波浪起伏，奮向前。  
你聽：殺聲陣陣，怒吼吶喊，震山川。  
前仆後繼，頑強勇敢，  
衝到圍寨邊，進攻受阻攔。

老戰友，劉四喜，英雄漢。  
指揮機動果斷，親臨火線前沿。  
衝鋒更如猛虎撲羊。  
方块字读书社区

爲黨爲國生命捐，  
丹心浩氣，山青海寬，令我懷念永遠！

首次攻擊未成功，再次衝殺戰猶酣。  
遠方隆隆炮聲響，報道敵軍來增援。  
下決心，情況判，鬼子少，僞多半。  
決計誘敵深入，並設埋伏圈。  
山區平原，軍民齊動員。

烟塵翻滾，天昏地暗。  
日僞來送死，自投深淵。  
寇兵離城魂不安，走走停停狐疑看。  
忽然發現退路斷，妄圖繞道往回竄。

掉頭剛繞道，大地起波瀾，好似航海觸礁船。  
正中我埋雷地段，轟！轟！轟！  
雷鳴電閃，紅焰黑煙。  
炸得它：人叫馬嘶，車倒炮翻；  
炸得它：血肉橫飛，混亂一團；  
炸得它：丟甲失冠，狼狽不堪！

敵援已潰退，山寨更慌亂。  
發起新進攻，喇叭號令喚。  
猛烈開火發發中，地動山搖圍牆穿。  
英勇衝擊，人人爭先，攀登高峰掃逆頑。  
前後兩寨破，戰場一片歛。  
夕陽照群峰，戰旗迎風卷。  
戰場指揮負重傷，方塊字读书社区

(二十五) 轉戰濱海

1941年春

抗倭相持戰，軍民渡難關。  
聲東擊西似閃電，積極破敵頑。  
西有沂沐河，東瀕黃海岸。  
轉旗是處統全盤，力爭乾坤轉。

(二十六) 反掃蕩

沂蒙粉碎敵人大掃蕩

碧天黃地秋收忙，軍民奮起反掃蕩。  
披星跳出合圍圈，乘霧切斷交通網。  
群衆深仇反清剿，民兵英勇破三光。  
射虎斬蛟驅瘟神，人民戰爭放光芒。

(二十七) 濱海討頑戰役

黃海騰浪，沐河揚沙，北山禍水南灑。  
命令起兵，興師懲罰，星夜分路齊發。  
激戰甲子山，直搗日營郊，止兵勒馬。  
繳獲數千，解放區域，又擴大。  
諸日名山琅琊，有勾踐觀海，嬴政刻石。  
潰退頑軍，依靠日偽，盤踞此區掙扎。  
擾民是內行，反共是專家，曲線自誇。  
摩擦首節停止方抉癢讀書社區

(二十八) 解放莒縣城

1944年秋

齊魯古名城，交通要津。城墙高厚外壕深。  
倭寇營盤座中心，巡防督陣。  
策反秘告成，偽軍歸正。三千弃暗投光明。  
掃除瘟軍紅旗升，鞭炮齊鳴。

(二十九) 山東抗日反攻

一聲春雷，四海振奮，日寇投降。  
津浦東西，膠濟南北，反攻鏖戰忙。  
五路大軍，百萬農工，戰區隆隆炮響。  
殲頑敵，攻城奪鄉，到處紅旗飄揚。  
愈戰愈勇，銳不可當，濟青徐海在望。  
獨夫民賊，峨嵋山崗，獸心魔爪長。  
挑動內戰，壟斷受降，人民義憤激昂。  
新中國，燦爛曙光，人心歸向。

(三十) 反攻占臨沂

紅旗越過沂河，軍民圍攻要城。  
一聲號令總攻擊，戰士奮勇拼命。  
目睹東南樹梯，耳聞西北巨聲，<sup>1</sup>  
激烈巷戰攻告成，虎狼全掃乾淨。

方块字读书社区

<sup>1</sup>注1.“巨聲”是千斤炸藥炸開城牆缺口。

(三十一) 抗戰勝利

抗日風烟群英舞，紅旗東征入齊魯。  
軍民血肉築長城，游擊戰爭滅狂虜。  
青紗帳裏設伏兵，沂蒙山區鳴金鼓。  
八年血戰建奇功，日寇投降齊歡呼。

(三十二) 抗戰贊歌

統戰風雷滾，兵馬動。全面抗戰炮聲隆。  
統戰團結驅倭寇，十大主張喚工農。  
持久戰 敵後打，正面抗。驅逐日寇兩戰場。  
持久戰中弱變強，反攻直搗鴨綠江。  
運動戰 集優勢，勇包抄，各個擊破戰策妙。  
運動戰裏斬妖魔，進退自由勝算操。  
游擊戰 閃電來，疾風去，鬼出神沒巧奔襲。  
獨立自主游又擊，殲敵鋤奸壯自己。  
反掃蕩 地雷轟，地道防，人民戰爭似汪洋。  
粉碎合圍破掃蕩，反對清剿鬥三光。  
根據地 廣平原，群山區，三三政權減租息。  
發展生產勞武舉，參軍參戰多奇迹。  
反 積 人民情，戰士恩，針鋒相對不讓步。  
反對摩擦勸醒悟，有理有節動刀斧。  
反投降分裂 天欲曉，黎明黑，抗戰到底更堅決。  
譴斥投降批分裂，民主進步求團結。  
抗日敵後反攻 起巨風，卷寇凶。千萬軍民大反攻。  
攻城奪地控交通，收復失地半壁紅。  
舵手毛主席，共產黨，篇篇雄文是力量。  
三大方略字读书社区志成城滅東洋。<sup>1</sup>

注1.“三大方略”指：共產黨領導、武裝斗争、統一戰線。

### 三、解放贊歌

#### (三十三) 由膠東渡海去東北

山紅水碧秋月皎，百輪千帆渤海橋。  
我軍大舉忽北去，蔣匪重兵竄秦島。  
三省要地勢必爭，雙方備戰劍出鞘。  
打敗惡虎打凶狼，自衛求和抗逆潮。

#### (三十四) 秀水河子殲敵

遼北戰場忍、准、狠，炮聲響處驚鬼神。  
誘敵引迷津，調虎落陷阱。  
美械何所怕，初戰威風喪。  
全殲未逃脫，援兵撤退忙。

#### (三十五) 四平惡戰

戰役地圖似棋盤，策劃交鋒標紅藍。  
部隊展開炮就位，訊號騰空戰開端。  
百門巨炮齊轟鳴，千發彈炸敵膽寒。  
突破缺口展雙翼，爭奪街壘惡戰酣。  
七天日夜占城半，八千傷亡心不安。  
戰場變化常莫測，負隅頑抗待增援。  
塵土滾滾援敵至，退出戰鬥補兵員。  
蓄精蓄銳待良機，必滅此賊再決戰。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三十六) 三下江南

松花江北紅旗飄，松花江南貔貅擾。  
隔江對峙怒相瞧。  
寒冬到，大江小河結冰橋。  
聯軍興師千里繞，忽東忽西敵難料。  
三戰三捷射大雕。  
冰融消，勝利回師受犒勞。

(三十七) 夏季攻勢

田野青綠麥翻浪，大軍暗渡松花江。  
懷公旗開頻報捷，昌開烟消戰局強。  
北向攻壘不順利，南方閃擊士氣旺。  
老朽狼狽卷鋪蓋，新換瘟神更恐慌。<sup>1</sup>

(三十八) 冬季攻勢

千里冰封血戰場，寒風吹、硝煙揚。  
反攻旌旗，直搗兩走廊。<sup>2</sup>  
縱橫輾轉戰三月，大豐收、近春光。  
敵軍龜縮錦沈長，賭殘局，淚汪汪。  
損兵失地，渾身都是傷！  
重點防禦變墳墓，受困處，愁斷腸。

注1. 杜聿明走人，陳誠上任。  
註2. 兩走廊指中長、北寧兩條。

(三十九) 遼沈戰役

烟波塵浪北風烈，大軍雲集伐殘賊。  
北寧線上鏖戰急，松花江南頻傳捷。  
運動踏碎王牌軍，攻擊傾覆匪巢穴。  
全部蔣軍皆覆滅，關東解放轉建設。

(四十) 殲滅廖耀湘兵團

沈陽敵援遼西，自尋埋葬墳地。  
未退黑山陷重圍。  
十萬蔣家兵，熱鍋烤螞蟻。  
加快縮小包圍，嚴鎖突圍空虛。  
翻江倒海總攻擊。  
生縛廖耀湘，網盡大小魚。

(四十一) 解放平津

戰略決戰出奇兵，雄師乘勝向南征。  
旌旗逶迤越燕山，戰車聯翩跨長城。  
會師包圍驚弓鳥，斬頑斷尾困北平。  
傅公義舉免血戰，人民領袖進古都。

(四十二) 和平解放北平

先進駐永樂店，後占領通縣城。  
大軍重圍古燕京，殘兵敗將驚。  
上峰運籌既定，破城宣告攻心。  
談判義舉中華震，人民歡呼和平。

(四十三) 戰場風光

南征北戰弄干戈，少見漁歌，多見戰歌。  
血染江山殲惡魔，傷也甚多，亡也甚多。  
消滅寇敵獻戰果，軍也快樂，民也快樂。  
連戰皆捷勢磅礴，戰術靈活，戰略正確。

(四十四) 進占九江

夏雨滂沱，水洗江南舊山河。  
古城潯陽，敵軍逃命未抵抗。  
登上廬山，眼底吳楚換新顏。  
繼續南下，戰旗飄飄贛西北。

(四十五) 向廣東進軍

三伏休兵渡春陽，白露進軍人馬壯。  
贛江高歌送南征，梅嶺歡舞迎解放。  
破竹卷席進穗城，摧枯拉朽止陽江。  
殘軍潰散兵化匪，除惡務盡再掃蕩。

(四十六) 南進過吉安家鄉

雲霧沉沉方驅散，南進途中過吉安。  
山歌水笑憶往昔，屈指已是二十年。  
早去晚歸看家山，父病母亡處境難。  
談往論今評風雨，勞動建設乾坤轉。

方块字读书社区

(四十七) 解放廣州

佛崗告捷急南下，前鋒已過一縣花。  
羊城爆聲震天地，白雲紅焰催戰馬。  
傳號令，改計劃，不教逃寇毀繁華。  
前軍快速入市內，肅清殘敵衆口誇。

(四十八) 橫掃粵桂邊

雲開山巒鳴鏑，三軍奮勇閃擊。  
初戰擊潰魯兵團<sup>1</sup>，連破四要城<sup>2</sup>，窮追二百里。  
前鋒趕路特急，後隊馬不停蹄。  
夜襲博白更出奇，活捉匪張淦<sup>3</sup>，談笑殲強敵。

(四十九) 解放海南島

白浪洪波，晚汐正漲，夜色蒼茫。  
十萬軍民，千艘戰船，北斗照征航。  
帆船擊艦，橫衝直撞，神炮摧破島防。  
東方白，灘頭勝利，風卷烟波旗浪。  
南北會師<sup>4</sup>，攻勢更旺，痛打狗急跳牆<sup>5</sup>。  
連戰皆捷，愈戰愈壯，窮追兼掃蕩。  
天涯海角，也難躲藏，不降徹底滅亡。  
五星旗，指日可望，全島飄揚。

註1. 肯道源是白崇禧部兵团司令

註2. 四要城是：容縣、北流、玉林、博白。

註3. 張淦是白崇禧手下副司令兼主力兵团司令。

註4. “南北會師”指我軍先期在海南島登陸的部隊登陸的會師。

註5. “痛打狗急跳牆”是指敵人主力向我灘頭陣地反撲，被我打垮。

(五十) 四野大反攻

浩浩蕩蕩百萬師，橫掃千軍如卷席。  
遼沈平津兩決戰，東北華北全無敵。  
跨江越嶺向南飛，中南六省飄紅旗。  
千帆齊發渡瓊海，天涯海角慶勝利。

(五十一) 離海南返廣州

天涯及海角，風景獨好。  
全島解放戰火消。  
發展生產求富饒，陽光大道。  
辭別海南島，奉命北調。  
新職重任恐難挑。  
聞息遠方抗強暴，心飛援朝。

## 附 錄

### 一、民兵游擊戰術問題

作者說明：

這是我于1943年在山東民兵工作會議上所作報告之一部。這篇文章還發表在當時的《大眾日報》和《戰士報》上。

#### 麻雀戰

麻雀戰是一種不正規的戰法，是一種以弱擊強的戰法，是適合目前分散性的游擊戰爭的方針，又最能發揮民兵的特長。麻雀戰的主要目的是消耗、擾亂、恐嚇、疲勞、暴露敵人，捕捉敵人少數及單個人員，削弱敵人，使敵陷入情況不明，進退受阻，坐卧不安的苦境，造成我基幹武裝與主力殲擊敵人的有利條件。

##### (一) 麻雀戰術原則

麻雀戰術根據分散性游擊戰爭基本原則，以小組、小分隊及個人為戰鬥單位，散布在方塊字樣的地區輪番作戰，它的戰術是高度獨立自主、積極進攻的原則，具體說有以下幾點：

第一，積極主動的作戰：避強擊弱，避實擊虛，不固定一定地點打，也不固定在一定時間打。沒有一定防線，經常保持進攻的姿態，又游又擊的游擊打法，避免固守挨打而處于被動。

第二，隱蔽迅速的作戰：尋找敵人弱點（疲勞、分散、驕傲、敗退），把握敵人規律，實行手快眼快的三擊（阻擊、側擊、尾擊）、三速（速打、速決、速走），不放過一點有利打擊敵人的機會。

第三，靈活機動的作戰：該打即打，不死打硬拼，打賺錢的仗，消耗損失太大不打。如魯南大平安莊的戰鬥，濱海澗子崖的戰鬥，雖然英勇的大量殺傷了敵人，但在戰術上是犯了嚴重的錯誤。是企圖以土槍土炮人命死守園子，與數倍優勢兵力于我且有新式裝備的敵人硬拼死打，而使自己遭到嚴重的損失，是要不得的。但有時為了整個的群衆利益，即使受到部分消耗傷亡亦必須堅決打。如最近濱海南部某村，遭敵不斷出擾搶糧，開始民兵不敢打，祇是消極的跑，結果群衆利益受很大損失。後來，知道光跑不是辦法，必須同敵戰鬥，打擊敵人出擾，破壞敵人行動，結果打得敵人不敢輕易出來，使群衆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反對擊而不游，閉着眼睛硬打，或讓敵人抓住死打，陷自己于被動地位。同時也要反對逃跑避戰、游而不擊，或不游不擊消極躲避敵人、隨便繳槍丟槍的可耻行為。

第四，打、走、散、躲互相聯繫：打不過就走，走不過就散，散了以後就躲，待敵人過去後又集合出現活動。敵人再攻我再退，敵人不攻我則向他前進。如我邊沿區××村民兵數十人，在××村西端高嶺用土炮阻止敵人進攻一小時，敵正面攻不下，轉從後面迂回捕捉他們，他們一見被包圍，即迅速向敵原來進攻方向一衝而散，最後有一個民兵被敵捉住，敵人問他：“剛才打土炮的是你嗎？”他說：“不是！打土炮的那些人早已向××方向跑了，我是看山的。”這樣將敵人騙走。敵人退走不遠，他却又扛起土炮在敵人退路的另一個地方打，方块字漢書社區莫名其妙。這是民兵靈活打游擊的一個很好例子。

## (二) 麻雀戰術打擊敵人的時機

采用麻雀戰術打擊敵人的時機頗多，祇要敵人一旦出現，隨時隨地都可以扭住敵人打，尤其是在反掃蕩、反蠶食、反封鎖的情況下，更是麻雀戰廣泛發揮威力的時機，從戰術上說，綜合大體有如下幾種情況：

第一，敵人向我前進時，必須以進攻的姿態去迎擊、伏擊敵人，混亂與阻止其前進，掩護群衆轉移，以槍聲為訊號，報告附近村莊與部隊。

第二，敵人向後撤退時要追擊、截擊，這時敵人疲勞好打，打得好可將其搶得的物品、糧食、壯丁打下來。因此，在打時要特別注意瞄準其拉炮、拉大車資財的騾馬，及鬼子指揮官。

第三，敵人在我根據地或邊沿區宿營時要打、要擾、要困。敵人企圖安據點，修公路更要打，并輪番不斷的襲擾，不讓他修工事，打散修路民夫，捕捉敵外出催給養的單個人員及外出偵察偽化的少數特務分子。以軍事上的威脅，配合政治攻勢，來達到封鎖敵人據點，長期圍困，逼其撤走，破壞敵人封鎖計劃。如魯南的阜陽包圍戰，魯中的垛莊包圍戰，膠東代田的包圍戰，煙青路的反封鎖，清河的小清河反封鎖，魯南平城線反封鎖都是比較成功的例子。這就是以民兵“關敵人的禁閉”的好辦法。

第四，敵人在我根據地或邊沿區搶東西、燒房子、捕捉壯丁，可用土槍土炮及其他火力配合預先埋好的地雷爆炸，大張聲勢恐嚇威脅逼走之。今春魯南官莊，被敵蹂躪，激起該村民兵殺敵仇恨，五、六人利用凹溝隱蔽，繞到敵之來路，接近村莊，正遇偽軍提着石灰罐子在墙上寫標語，瞄準一槍，打得他棄罐倉皇而逃。鬼子一見，以為是八路軍從後面包圍來了，就狼狽逃竄，顧不得搶東西了。此時主力趕到，再配合民兵猛追，將敵搶去之一部份糧食、牛羊一起奪回，勝利打退敵人，使該村未受再次蹂躪。

第五，為挽救群衆或解救友鄰村莊，當友鄰村莊被敵包圍，要堅決及時配合，在敵房院後面打擊，造成內外夾擊敵人形勢，掩護內線部隊與群衆衝出。自己被包圍時也要堅決打，堅決突，

不屈服不投降從死裏求生，不得已時與敵同歸于盡。我魯南某村民兵，某次突破頑軍包圍，突圍不成，即用土槍土炮固守圍基，打了一天，我主力趕到，終將頑軍擊潰。魯南某民兵大隊約定“槍聲為號”，附近各村聽到哪村有槍聲，立即馳援，這都是聯防包圍，團結互助，共御暴敵的好辦法。今春有某村民兵常聽到×村有槍聲，知悉某據點敵偽圍襲×村，即趁敵偽離開據點，巢內空虛，進襲該據點，配合謊言攻勢，虛張聲勢，敵偽遂不得不迅速撤回，×村便解圍。在膠東去年敵人掃蕩時，亦有不少次，當民兵發覺群衆被圍時，即利用空隙，踏進包圍圈內，領導群衆突圍，創造許多光榮鬥爭的例子。

### (三) 麻雀戰的幾個基本戰鬥方式

第一，是伏擊。其中有三種主要方式：

1) 火力埋伏、火力捕捉：即先選好有利地形，埋好地雷，民兵預先隱蔽不動，待敵接近，配合地雷爆炸，所有土槍土炮鋼槍一齊開火，出敵不意給敵突然的火力殺傷，打亂敵人，再迅速轉移，這主要是對比較大股敵人使用的。

2) 捕捉埋伏、突然捕捉：這又有兩種辦法：一是待伏，一是誘伏，其布置是按地形條件及敵我兵力來決定的，可一面埋伏，亦可兩面埋伏，或三面埋伏，四面埋伏，待敵進入我伏擊圈內，突然出擊，用老鷹抓小鶉的辦法來捕捉敵之小股部隊，或單個人員，抓着迅速帶走。這是對小股敵人的動作。

3) 夜間伏擊敵人，并相機捕捉敵人：預先得到某一據點敵人夜間出動的消息，在敵人可能經過的路旁，選擇適當地形，來布置埋伏（可配合地雷、手雷），待敵通過時，在敵先頭後尾到處打槍、打土炮、拉地雷、放火、大聲吆喝，虛張聲勢迷惑敵人，乘敵恐慌混亂，或退却之際，如在可能條件下，相機予以出擊，捕捉敵散亂人員。把火力捕捉與突擊捕捉密切聯繫起來。這在黑夜是比較方便，尤其是有基幹部隊配合，更可大膽推行。

第二，是襲擊。其中有

方块字读书社区

1) 襲擾：在敵人搶東西燒房子時，在敵人宿營安據點時，派

精幹小組或人員，隱蔽接近到附近，突然予以襲擊，或打槍或投手榴彈，消耗恐慌敵人，打擊敵人，暴露其目標，甚至對某些據點，並可用爆炸配合。如我膠東某地區民兵，某夜帶炸藥鋼鉗，化裝隱蔽接近敵據點，先用鋼鉗偷偷剪斷鐵絲網，後再靠近碉堡放好炸藥，再擲兩個手榴彈，驚醒敵人，以為是八路來襲，急忙進占炮樓，乘敵上炮樓之際猛拉導火線，將炮樓敵人炸斃。另外，在敵前進或退却時，在其側面打槍打土炮，混亂或阻滯其前進，在夜間更易收效，在白天則特別要沉着！射擊敵軍官、機槍射手、炮兵射手等，發揚單個大膽接近敵人，隱蔽瞄準，突然射擊，打冷槍，俗話說：“暗箭難防”，就是這個意思。這對於恐嚇動搖敵人的作用最大。排子槍要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打，不要隨便打，因為民兵一般缺乏集體訓練，射擊準確祇是少數人員，若大家一齊打，徒消耗子彈，效果不大。

2) 偷襲：最主要的是夜摸，發揚紅軍時代“夜老虎”的精神，首先將敵人偵察好，抓住其規律，完全熟悉地形，利用黑天，不聲不響的摸進去，或偽裝混進去，光用刀砍，用繩索勒死，不隨便打槍，敵人發覺我就偷偷走了。這種方式用于偷襲據點，或摸哨兵都可收效。乘着敵人驕傲，警戒疏忽，利用黑夜摸進敵營房。先將其武器偷偷拿走，再用繩子捆起，實行所謂扎粽子戰，扎成一串串的帶出來。另一個辦法是化裝混到敵人行軍縱隊中去（如民兵偽裝民夫），或混到敵人修碉堡的人群中去，或混到敵人集會場所，乘其不備，突然打槍投彈，驚散民夫群衆，恐嚇敵人，混亂秩序，阻滯敵人蠶食封鎖的進行。

3) 奇襲：就是閃擊的意思；這是比較堅強的民兵，或配合基幹武裝可用。其目的是出敵不意，突然襲擊，予敵以較大打擊，甚至殲滅其一部，最好是穿過敵人封鎖線奔襲敵人後方。這種動作主要是眼快手快腿快！迅速秘密好像貓子捕鼠一樣。打得快、走得快、進得快、退得快，打了以後，還要使敵人摸不清我們是從哪裏來的，向哪裏去！

4) 截擊：截擊民夫與敵運輸隊，截擊資敵者，截擊民夫修公

路，在半路上把他們堵回來，以及割電線、破路、填溝，經常在敵往來道旁，準備捕捉其單個外出人員。在膠東，民兵發明口袋戰術，他們摸住敵人單個外出人員出入據點的規律，以三五個人一組，帶上麻布袋一二個，跑到敵人常走的路上，如發現單個敵偽外出人員，突然以麻袋從其頭上罩下，再從脚下捆起，背着就跑，或抬着就走了。

### 第三，是車輪戰法：

這是眼望着敵人行動，與敵人轉圈子，推磨式的活動辦法，一般是經常保持在敵人側後活動。如我在山上，敵在山下，敵人上山我即下山，敵占東山我上西山，敵來我就走，敵走我就追，你再來我再走，你再退我再追，總是望着敵人，跟着敵人，使他打不着，捉不住，這是民兵用的對抗消耗優勢敵人的戰法。不管有多少敵人，有多好的武器，對於這種戰法是沒有什麼辦法的。這種戰法用以對付掃蕩清剿敵人，都可以收效。如敵大兵合圍我村，我則乘夜或乘隙突出去，使他撲空，突到敵人屁股後面打槍，反過來又打他合擊他，這叫做反合擊，使他回頭不及，處于挨打，等他回過頭來打我，我又跳回去了。敵白天到處清剿捉人，我到處埋上地雷，使他不敢大膽出來，敵夜間宿營休息，我却輪番徹夜搗亂，這樣使敵人有力量沒處用，想打打不成，想睡睡不成，想走走不成，陷于疲勞消耗，造成我主力部隊打擊敵人的條件。我魯南××區民兵對敵奔襲合圍就用此法。事前摸到敵人奔襲合圍情報時，即作突圍準備，俟敵出動我即離開村莊，繞到敵人側後，等到敵人進到我中心村莊宿營時，我突出去的民兵却又分批由外向內，四面八方的包圍上來，一直圍到敵人跟前，使他不敢動。向哪面出動哪面打，使敵進了村莊找不着人，找不到東西吃。我們某地的小部隊與游擊小組，他們經常不離據點活動，敵人向東出動他們即向西去，敵人在封鎖溝南面，他們即跳到封鎖溝北面，敵人莊東進，他們莊西出，敵人莊西出，他們又轉至莊東進，敵人一點辦法也沒有，使敵處于方塊宗讀書社區形勢中，必要時還可相當集中自己的力量，規定一定的訊號，或預先在許多分散小組中

保存一個堅強的小組作為機動基幹，隨時準備，乘敵弱點，給敵以有力打擊。如在與主力配合作戰時，這個基幹任務通常由主力擔任，一般是一個步槍班帶一、二挺機槍，配合一至二個麻雀小組，這樣使用民兵與敵周旋，使主力乘敵疲勞疏忽之際，突然出現猛襲敵人痛處，給敵以有力打擊。而民兵得到主力的支持，就更能大膽積極活動，這種分散麻雀小組活動與戰法，亦是麻雀戰的重要戰法，也是打擊敵人最厲害，使敵最頭痛的辦法。

第四，是神經戰法（略）

## 地雷戰

在敵後游擊戰爭中，很多地區已經完全證實了地雷的作用是很大的，特別是被廣大群眾掌握之後，更可發揮其巨大威力，不論封鎖敵人據點，阻止敵人出擾掃蕩，打擊敵人分割封鎖，保衛我們生產與物質，制止敵人夜間活動，均有極大的效果。這一問題雖然已有些經驗，但還沒有很好搜集總結，在這裏祇提出下面的一般問題：

### （一）地雷戰的原則

第一，不能完全陷于消極的防禦，祇使用于防禦上，是不會發揮地雷的作用的，必須使之成為積極進攻的武器。魯中某區的三道地雷防線，不但沒有獲得很大的效果，反而束縛了自己行動，增長民兵的消極防禦觀念。膠東某區出現在駐地周圍數設數道地雷，稱自己駐地為“莫斯科”的現象，這是長期把自己圍困起來，封鎖起來，使根據地人民軍隊都限制在一定地區，不能活動，甚至使自己經常挨炸。這種布置在自己根據地內，祇有在敵人對我掃蕩清剿的情況中才有必要，一般應使之成為積極進攻的武器。

第二，地雷的使用要逐漸達到村村皆有，人人會用，這樣可使敵人處處挨炸，步步難行，若祇少數村

莊少數人會用，斷不能發揮其高度威力。但又必須是有計劃有重心的布置與使用，特別是敵人出動常走的道路，常住的村莊，必控制之山區及敵人補給線上應成為敷雷的主要地區，平均使用盲目亂埋同樣很難奏奇效。

第三，地雷戰與麻雀戰密切的配合起來，沒有有生力量及時的配合，不但可以被敵從容的破壞，並且即使炸中了也不過給予一部的殺傷，甚至也同樣隨時有炸到自己部隊和群衆的危險。在膠東就有這樣的教訓：地雷會將敵軍車炸毀，但沒有有生力量及時配合相機出擊，結果其武器資財不能獲得；另方面，如敷雷而無人看護，對我自己的行動也就受到束縛。某區地雷戰的效果，炸到敵人炸到自己的比例是各占一半，××山區，敵人不敢進去，但我們自己也不能隨便運動。

## (二) 地雷基本戰術

第一種是積極進攻的戰術，即飛行爆炸。這種戰術是主動深入敵占區、游擊區、敵據點附近、公路交通線上、渡口橋梁地區去布置地雷，來打擊敵人封鎖敵人，妨礙其運輸。當其向我出擾掃蕩時，由於敵人離開據點不遠警惕性不高，我們即飛到據點附近布雷，這樣往往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尤其可以給敵偽情緒上信心上以大大的打擊，不等他進入我根據地就給他一個下馬威。如××區今年反蠭食時，開展了地雷運動，曾在敵據點牆根下炸死其指揮官。某次戰鬥敵人增援部隊被地雷炸跑了。在某區亦曾用地雷炸坍過橋梁，使敵人出擾掃蕩的企圖失敗。在魯中我用地雷包圍堵莊據點，開始是在其據點跟前，四面大道設地雷，敵人吃虧後即專走小路。後來我又在小道上敷設，結果迫使敵人出擾時，不得不在地裏東轉西彎，行鋸齒式的運動，這樣在時間上往往是很慢的。以後我又設法在其圍牆門口設雷，在其操場上設雷，給其威脅更大，最近不得不將據點放棄而逃了。

第二種是防禦性的固定破壞。這是為了保衛一定的陣地，或是預定在某地區與敵交 方块字读书社区 配合防禦部隊火力（或麻雀組）來阻止其前進，延滯其時間，束縛其行動，大量的消耗

殺傷敵人，疲困敵人，造成我打擊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為保衛我們資財糧食家具及其他軍用物品，使敵人要得到我們一點東西極為困難，或花費極大代價。敵去年冬天大舉掃蕩××地，企圖破壞我們的兵工廠，到處殘殺拷打群衆。我們兵工廠的同志為了保衛我們的兵工廠，使敵人付出大量死亡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他們就在白天挖洞，并把工廠機器埋藏下去，到了晚上利用黑夜又偷偷在另一個地方挖洞，將原理之機器取出轉移新的位置，而在原來地方大量埋藏下地雷。敵人經過拷打群衆的口供說出我原來埋藏的地點，得意洋洋的去實行其野蠻的破壞能事，結果挨了頓好炸，死傷遍地，挖出來的僅是黃土，這叫做自己替自己挖墳墓。其他有些地區也同樣有不少這類事實，炸得敵人不敢走路，不敢進村，不敢進屋，不敢亂挖亂搜東西。

### (三) 使用地雷的幾個技術問題

#### 第一，地雷的種類與性質

我們目前所製造的地雷有如下幾種：

1、拉雷：它的好處是要什麼時候炸就什麼時候炸。要炸前炸後炸兵炸官均由你自己選擇，非常準確不易誤傷自己人。但缺點是拉的人容易暴露，特別是沒有經過訓練的人，往往不敢在接近敵人之處去拉，尤其在青紗帳倒後及平原地帶較困難。在夜間、在青紗帳期間及有良好地形之處則可大膽動作，選擇敵人要害打擊之。

2、踏雷：碰上就炸，不論人、牛、馬、羊、狗，誰碰上就炸誰，故管理不好容易炸老百姓及自己部隊，不過組織管理得當，則一點問題也沒有。

3、電雷：它的作用和第一種相同，并可以將線延長至更遠的距離，可將線（皮包線）埋在土裏避免暴露，目前我某區正在敵人每次掃蕩常住的村莊與必經之道路，布置電雷群，準備大量殺傷敵人。但普遍開展甚為困難，因為在今天物質條件下材料類受限制。

#### 方块字读书社区

4、石雷：在山區石頭多的地方到處都可以變石為雷，最簡單

最便當，宜廣泛開展普遍安置，如此則祇要敵人有膽子敢來進攻必遭毀滅的打擊，這在某區已廣泛採用了。某某山區敵人已經不敢輕易進去了，幾次的出擾與掃蕩均遠而避之，目前濱海也開始獲得成績。

5、束集手榴彈：用手榴彈數枚束集一起，將其各個導火索連接，再接上繩子拉炸，白天使用應極端秘密，否則易被發覺。

### 第二，設雷地點的選擇

#### 1、飛行爆炸的設雷地點：

A、敵人據點碉堡，及掃蕩時臨時據點附近，或其圍門口、集合場、操場等。

B、敵人公路鐵路及掃蕩時的補給線上。

C、在敵人前進後退必經之大道隘口、渡口、村口、巷口等，實行截擊爆炸。

D、敵人預備挖溝修路線上，在實行反封鎖的任務下，在其線上布雷。

#### 2、固定性爆炸的設雷地點：

A、主要在埋藏各種重要物資資財附近。

B、敵人必經之村莊巷口，敵人必駐之房內村內，敵經常出發集合場。

C、敵人必爭必控制之山區陣地制高點，在其攻擊衝鋒可能利用之地形或機炮火力陣地及指揮陣地設雷。

### 第三，設雷的偽裝

我們開展地雷戰，敵人必然要來破壞。目前敵人即已開始用大、犬等來破壞。因此，偽裝問題就特別重要：其原則是實實虛虛，虛虛實實，使其捉摸不到，造成敵人的恐慌心理，求得大量殺傷敵人。一般辦法有：

1、明告暗炸：這是踏雷的偽裝方法。如敵掃蕩時在根據地內到處插上牌子，上寫“當心地雷”。其另一面可寫宣傳口號，有的牌子真埋地雷，有的則為~~方块字读书社区~~，使其真假莫辨；在某些隘口附近可插上地雷警語牌子，明告之此處有雷，使其必然

轉彎，在其側面繞過，而我正在其轉彎之處埋置暗雷炸之。這樣用一切方法來欺騙敵人，令其踏上地雷挨炸，如敵人發現我地雷標明記號，打上石灰圈或插上小旗等，我即可仿其模樣到處打上石灰圈或插上旗子，混亂之。如敵人越恐慌時，應該多虛張聲勢欺騙之，以使敵人神經失常，增長“恐雷病”。如我膠東某臨海部隊，經常用地雷炸汽車，敵人異常恐慌，有一次老百姓在汽車路旁種地，把一個盛水罐放在汽車路上，當汽車來了，車中人誤認此罐是地雷，汽車猛即停止，都跑下車來，結果並非地雷，原來是一個罐子。

2、以物誘炸：在各處備放敵人喜愛物品，再在其旁伴置地雷，俟其取動而炸。如冬天將各種燃料處理置地雷，敵人想去拿燃料烤火，必炸之。敵搜剿時，多挖假洞，在假洞口附近設雷。或在某地較隱蔽之處偶爾故意將土挖鬆，顯出是剛埋藏糧食或其他物品的痕迹，其實是埋藏了地雷待其去搜挖而炸之。這樣使敵人吃了幾次虧之後，再也不敢亂動了，見到東西也不敢拿了。藏糧時，宜采用此種方式敷雷。

3、徹底消滅地雷踪迹，或故意顯出埋雷模樣欺騙敵人。但以徹底消滅埋雷踪迹，絕對秘密以求得炸中敵人為主，故意顯出地雷模樣恐嚇敵人次之。為使敵人不易發覺，可在埋雷處之上，除徹底消滅特殊征候，與地土本色毫無二致外，并可做出人足形、馬蹄形、自行車通過後的痕迹樣等，誰也看不破其中有地雷。待炸了幾次之後，有時却可偶爾將土翻開，做出剛埋了地雷樣而恐嚇之，但這是為了求得做到：敵人認為是真的，但它却是假的；敵人認為是假的，它却把敵人炸了，使敵人無可奈何。

#### 第四、地雷的埋置與管理

1、布雷的時機：在比較大的根據地，在平時一般不宜埋，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潮濕，還可以節省民力看守。但經常進行布雷準備，并進行布雷的演習是非常必要的。務求得十分鐘以內即能埋妥。最好事先即將布雷地點選好布雷地點，待時機一到，即按計劃進行布雷作業。在邊區則應以地雷戰和麻雀戰，經

常的封鎖敵人的據點，深入敵區內進行飛行爆炸，切斷敵人交通。去年十月我濱海某部飛行爆炸組一夜之內偷偷跑到臨沂城附近，在其東關將臺維路一座主要石橋炸毀，敵人費了一星期才修復，給敵人精神上打擊特別大，不但敵偽恐慌異常，尤其震動了沂河西岸群衆，造出了許多對八路軍神出鬼沒的傳說。

2、地雷布置雖力求廣泛，但要有中心，這種中心的選擇就必須具備相當戰術眼光。研究敵人過去出擾掃蕩規律，通路形式與我部隊運動方向來決定。若到處布置，即有千萬個地雷也布置不開，且對自己部隊機動受妨礙。另外在某些主要地區，要準備連續的布置，連續的爆炸。第一次炸了，準備再埋再炸，若第一次未碰響，迅速取出，在敵人必經之另一處再埋。在估計敵人集中的地方，還可按子母雷埋置地雷群，求得大量殺傷敵人。但一般亦應同埋置二個，更好發揮效力。如路狹時可前後直布，若是踏雷，則中間加鋪薄板；如路寬時，則可左右橫布，中間鋪上薄板。這樣祇要敵人踏上木板，兩個雷則同時爆炸，危險面積增大。

3、在民兵中應專門組織地雷組。其準備與分工：一般以五人為宜，三人帶槍，二人帶雷，作業時三人任警戒，其餘二人迅速埋雷，完備後該兩人即準備炸敵（假若拉雷的話），其他三人則占領有利地形，準備爆炸後發揮火力配合殺傷敵人，及掩護其二人轉移。如敵人發現我地雷而進行破壞時，步槍手應堅決打擊之。

4、使用地雷要大膽細心，不論攜帶、作業、保管均不可粗枝大葉，否則危險性甚大。一般來到作業區域時，應將發火機與火藥分開，在平時不要置于接近有火之處、潮濕處（防止潮濕），不準外人亂去搬動，如無情況應經常將其火藥取出日曬，但不宜過久。埋雷時須將全部工作完成後，才輕輕拉開保險栓；在取雷時，應將偽裝之土輕輕撥開後，先按進保險栓取出。

5、在目前地雷戰運動中兩個主要缺點：一個是偽裝不好容易被敵破壞，另外則是管理不好，炸傷自己人。因之，除了在技術上加強偽裝外，在每個地區對地雷設置周密的計劃與組織，規定敷雷區。在根據地不宜過早埋置，若是敵人企圖掃蕩，最好在宣布戒嚴之後再埋，并做到有地雷即有我武裝活動，或有隱蔽

人員照管為原則，否則就不能避免炸傷自己，限制自己行動。此點還須大家繼續研究，創造更多經驗。

目前的戰爭極有力地證實了列寧名言——戰爭是一個民族的物資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驗。

戰爭的歷史告訴我們，祇有那些在經濟的發展和組織上，在軍隊的經驗技術和作戰精神上，在人民在整個戰爭中的堅毅力和團結上均較敵國為強的國家，才能經得起這個考驗——斯大林報告。

## 二、在林彪同志指揮下

——東北戰場上的第一個殲滅戰

作者說明：

這是我于五十年代末在報紙和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作為建國十周年的獻禮。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定了停戰協議，內戰似乎要停下來了。

這時我們進入東北不久，還沒有根據地。經過山海關到黑山的北寧線上的阻擊戰，我們轉到沈陽以北地區；東北民主聯軍前總（前方總部）轉到法庫。

國民黨蔣介石妄想趁我軍在東北立腳未穩，逼使我軍遠離北寧線，進而霸占東北。敵人占領錦州、黑山後，于2月上旬繼續沿北寧線進攻，并先後占領了彰武、草河、臺安、遼中等地。

當時的形勢是嚴重而復雜的：敵人是蔣介石的精銳部隊，全

部美械裝備，并以軍為單位沿北寧綫逐步推進，搶占點綫及兩側的城市。我軍則是由各方遠道而來，又經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減員未經補充，武器未獲改善。氣候嚴寒，沒有防寒服裝。又無根據地，到處是土匪和國民黨的“地下軍”，社會各界人士對我採取觀望不前的態度，基本群衆在各種反動勢力的重壓下起不來。

林總針對這種形勢，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明確而有遠見地提出了三個字的戰略方針，那就是人人皆知的“等、忍、狠”。“等”什麼呢？等待敵人戰線拉長，主力分散，弱點暴露；等待群衆發動起來，消滅土匪，建立政權根據地。“忍”是忍受某些交通線、大城市、部分地區暫時喪失。敵人要交通線，我們要廣大鄉村；敵人占大城市，我們占中小城市。盡量地讓敵人背上包袱，他們占的地方越多，兵力分散，好象小孩子穿大人衣服一樣，到處是空子。待敵人弱點暴露出來了，我們的力量也壯大起來了，又有根據地的依托，那就到了“狠”的時候了，集中力量狠狠地大打，殲滅敵人。

在這個戰略思想指導下，當時除留一部分主力在前方與敵人作戰外，其餘均分散到東滿、西滿、北滿執行消滅土匪、發動群衆、建立根據地的任務。

林總日夜坐在軍用地圖前面判斷情況，考慮戰鬥部署及建立根據地的問題。我這個前總參謀處長，總是在他身邊轉。他思想集中深思熟慮地工作着，有時我去向他請示問題，在他房子裏站幾十分鐘，象沒有我在那裏一樣，我不打擾他，祇好悄悄地退出去，或者給他留個條子。

敵人發現我軍主力分方塊字讀書社區，甚至敢以團為單位離開據點向外擴張。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newspaper clipping from 'Xinhua News Agency' dated March 2, 1958. The main headline reads '在林彪同志指挥下'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rade Lin Biao). Below the headline is a smaller subtitle '李洪武等六人第一个种粮试验田' (Li Hongwu et al. the first six people to cultivate a test field) and the author's name '孙少华 作图' (Sun Shaohua drawing). The text below the headline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of a test field by Li Hongwu and others under Lin Biao's command.

當敵人進占彰武、臺安時，林總決定集中前面的機動部隊，向新民、大虎山出擊，打擊敵人的側背。他對我們說：“蔣介石的陰謀是：關內和談，關外大打；先占東北，後占關內。我們不要有任何和平停戰的幻想。”

敵人連日瘋狂前進，敵十三軍八十九師二六五團一個營自彰武出犯，占了法庫以西的秀水河子，并企圖向法庫進犯；11日，敵人十三軍二六六團也遠離主力，由大虎山進到秀水河子。當日有群衆自秀水河子跑來，向我們報告。這是個身體健康的青年農民，身穿破舊的青色棉襖。他的情報很準確，講了許多蔣軍到了秀水河子後的情況。看來他是經過一番觀察和了解的，他講話的神情激憤，目光閃射，口沫飛濺，正確點說，他是在控訴：

“中央軍糟透了！跟鬼子一樣不講理，正在抓人，抓車、搶糧……。”

“有多少？”

“全屯子家家戶戶都住滿了。”

“還看到別的沒有？”

“還有，有二十多個怪東西，不知道是啥玩意兒？”他又說又比劃。

“大概是坦克吧？”

“不象坦克，坦克我見過。”

“汽車？”

“也不象，比汽車大。響聲象飛機，比汽車輪子多。”

“這是啥？”真把我們蒙住了，後來我們才知道是美造的十輪卡車。

看來敵人確實瘋狂得很，眼看就要兵臨法庫了。我把敵情報告了林總。他站在地圖邊，思考了一陣，然後爽朗地說：“太好了！送肉上菜板，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他臉色異常平靜，壓在眉頭的焦慮和幾天的疲勞，被興奮驅得無影無踪了。他看我方快字读书社区着，便指着地圖說：

“你看！敵人的拳頭伸開了，分散了，這股敵人遠離主力有一

天以上的行程；而且送上來的敵人不大不小，約五個營，正合我們的口胃，完全有把握消滅它！”

他收住了激動的心情，又注視地圖考慮了一番，望着我意味深長地說：

“敵人送禮上門，我們不能不收，寫個電報，通知部隊作行動準備！”

他立即改變了向新民、大虎山出擊的計劃，高興地把一小袋黃豆往桌子上一扔，指着黃豆說：“吃黃豆嗎？”

林總不吸烟也不喝酒，部下來了，總是以黃豆待客。他身體虛弱，容易感冒，據說吃黃豆可以治這個病。因此他身邊總是不離黃豆。為了不拂他的盛意，我習慣地抓了幾粒黃豆放在嘴裏嚼着。

林總激動地在屋子裏來回漫步，進行思考，然後背着地圖向我指示：

“如敵人繼續向法庫冒進，可用少部兵力在正面阻擊，主力從敵側後打出去，然後包圍。”他用鉛筆指着地圖上預定着行動的標號：“另一個打法：如敵人停在秀水河子不動，便先包圍後攻擊！”接着他指出：“敵人的裝備比我們強，打的時候要勇敢，還要講戰術，特別應該告訴下面的幹部，一定要運用‘一點兩面’、‘三三制戰術’！（注）”

一切布置妥當後，我又陪他到七旅去。在那裏他親自給營以上幹部作了戰鬥動員，並且決定把我留下，協同七旅旅長和一師師長指揮作戰。臨回總部時，他再三叮囑說：

“不要輕敵，要講戰術，要充分地作好準備，千萬別讓敵人跑掉，也不能打擊潰戰！”

當日部隊就開始了戰鬥行動。

此時敵人之先頭部隊進到了秀水河子東三十餘里之團山嘴子，距法庫四十里地。同日，我們七旅也進到大小房身、五臺子等地（團山嘴子與法庫之間）方塊字讀書社區矛頭之前了，一師也靠近了秀水河子以北。我們準備按林總的第一方案打。但是根據偵

察部隊的了解：敵主力在秀水河子未動，並且在秀水河子構築工事，看來敵人不象冒進法庫；冒進至團山嘴子的敵人，似乎也有逃跑之意。我們準備先吃掉這一小股敵人，同時包圍秀水河子。當晚命令七旅抓住團山嘴子的敵人，但戰鬥稍有接觸，敵即龜縮。七旅邊追邊打，戰鬥一夜，于十二日上午會同一師將敵人全部包圍在秀水河子了。

秀水河子是個有數百戶人家的村鎮，位於彰武至法庫的公路上，公路把街劃成了兩半。東南地勢平坦，西北地形起伏，北山和西山是秀水河子的制高點。秀水河子的東面是一條小河，冰封的河面上鋪滿了白雪。我們觀看了地形，決定七旅從東南、正南進攻，一師從西北、正北進攻，採取對角攻擊，準備當晚打響。

但是，敵人察覺陷于重圍後，于下午一點左右突然從八家子方向出擊，企圖破壞我們進攻的部署。經七旅頑強反擊，激戰四小時，才將敵人壓回去。

天黑下來了，原定攻擊時間也到了。但是我們發現敵人出擊的火力相當強，同時從一師俘虜的幾個人口中具體地了解到敵人的火力配備和工事構築情況。我們覺得準備得還是很草率，還不能有把握地全殲敵人。決定改在十三日攻擊，並且打電話報告了林總。林總指示我們說：

“要包圍住敵人，但不要壓得太緊了，壓急了就可能突圍跑掉，增援也可能來的快些。”

林總這一指示是非常英明的。雖然河兩岸的地形，對我們發起攻擊很有利，但是為了穩住敵人，一師往後撤退了三至五里，七旅撤出了河東起伏地。

十三日下午三點左右，林總來到了前綫指揮所。他一來就詢問戰鬥準備情況。連休息也沒休息一下，便要親自去觀看突破地段的地形。那時雙方的射擊不斷地進行着，顯然是有危險的。但是，親自勘察地形，是他的老作風了。每次戰鬥他都強調幹部必須親自觀看地形，對那些~~方塊字~~謠書社區深入現場觀察的指揮員，他是要嚴厲批評的。他認為那是打“官僚主義仗”。所以，我們也

不便阻止他。

我和七旅首長陪同林總穿過七旅的陣地，警戒的戰士們蹲在用雪構築的臨時工事裏，目光炯炯，任寒風侵襲，守在火炮和機槍旁注視着敵人的行動。有的正在用雪壘工事，有的捂着腦袋吸煙，有的交談着，有的跺腳取暖。

我們在前沿陣地跑來跑去，開闊的地方就得爬行。滿眼是一片白皚皚的雪，子彈常在我們身邊濺起雪花。林總很鎮靜地跟着我們跑或者爬，冒着不大猛烈的流彈，我們爬到秀水河的東南角，向林總報告說：

“七旅準備從這裏突破。”

林總趴在斷牆上，舉起望遠鏡觀察、思索。但沒有作聲，什麼意見也沒有表示。我們又帶他到南邊去看，這裏的地形比較高一點。他趴在墳堆後又舉起望遠鏡觀察、思索。我們看着他，靜靜地等着他的指示。忽然他臉色開朗，高興地說：“這邊比那邊好！那邊太開闊了。”他摘下望遠鏡，繼續說：“七旅主力應由南向北，一部由東南向東北；一師主力應由北向南，一部由西北向東南。”略一停頓，又說：“戰鬥部署上，一定要注意頭尖尾巴長，火力要集中；戰鬥開始時，首先一頓猛打，然後猛衝。這樣一定成功。”

我們按照他的指示修正了原來的作戰計劃。

我們往回走時，有的戰士認出了林總。“林總來啦！”陣地上馬上傳開了。沒有看得清的戰士，互相驚愕地問：

“啊！剛才來看地形的是林總嗎？”

“喲！我還沒有看得清呢！”

“可不是，哎呀！又錯過了機會！”

“我說咱們得打好點，林總親自指揮咱們哪！”

部隊裏馬上沸騰起來了，戰士們互相挑戰：看誰能更好地運用林總的“三三制戰術”，多抓俘虜多繳槍。

天漸漸黑下來。五時三十分鐘，我們的攻擊開始了。山炮隆隆吼叫後，激烈的機槍聲顯得格外響亮，信號彈罩住了秀水河子。敵人也猛烈地和我們進行着火力戰。整個秀水河子沉入了炮

火的烟霧中。

林總和前總指揮所的人員，就蹲在秀水河子南面的一個小山頭上。子彈不時地從我們附近呼嘯而過，有時落在我們跟前。從敵方飛出的密集火星可以看出，據有美械裝備、還未受過打擊的敵人，此時正處在凶焰萬丈的時候，他們憑借工事和優勢火力，進行着頑強抵抗。

戰士們忙碌地在雪地閃動，擔架隊員抬着傷員也不斷從我們面前走過。戰鬥在艱難地進行着。

皎潔如洗的月光映着原野，雪地象被白銀鍍過一樣，一片銀光。幾十公尺外都能看到人影晃動。象這樣明月之夜，是我們最好的戰鬥時刻。林總似有所感地說：“對美械裝備的敵人作戰，火力如此強，白天進攻不如夜間進攻有利，而夜間又是明月之夜，更便於指揮和發揮近戰的威力。”

夜深寒重，冷風猶如鞭梢抽打鼻臉，手脚好象被刀割着一樣。林總不時地裹緊他那黑大衣，跺腳取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整個戰場。

天空飛起無數顆照明彈，照得周圍明如白晝。我們可以看到戰士運用疏散的“三三制”隊形在雪地上躍進。時而伏下，時而前進，火星圍繞着他們飛濺。忽然一陣炮響，陣地上噴出一團團火焰，秀水河子外圍村莊的家屋頓時燃起大火，我們隱約看到有的戰士在火光中倒下，身上着了火，在雪地上滾着。指揮所人員緊張了。林總着急地問：

“這是什麼炮？”

“可能是火箭炮？”

我們聽說過美國有火箭炮，却從來沒有見過，誰也無法肯定回答。林總對問題的了解和處理都講究及時，他對我說：

“作鵬！找一個俘虜來問一問。”

俘虜是個步兵，滿臉污垢，全身美式服裝，歪戴着帽子，翻穿着皮夾克，活象個猴子。方块字读书社区橫秋的樣子，就知道是個兵油子。他帶着幾分驕傲的神色，歪着肩斜着眼，站在我們的面

前。我問：

“你是那一部分的？”

“二六六團的。”

“你們裝備有什麼炮？”

“六零炮，火箭炮，戰防炮，重迫擊炮……”

這時敵人又打炮了，在一百多公尺處燃起一片火，大家的視線轉向火光，俘虜得意地指着那片火光說；

“這是重迫擊炮打燃燒彈。”

有人或許要說我們太無知了，連燃燒彈都不知道。現在想起來也的確好笑，但在當時，我們的確不知道。

秀水河子上空，子彈穿梭，紅的綠的，象彩色的流星交錯飛舞，加上照明彈、燃燒彈，簡直就象現在國慶節晚上放的焰火。

我們弄清了是燃燒彈就放心了，并且通知部隊不要利用房屋，以免燒傷。

七旅這面突破的比較順利，正在向街內發展。我們焦急地等待一師發出突破成功的信號。

林總一再命令七旅加緊攻擊，加重壓力，以分散敵人的兵力和火力，支援北面一師的進攻。

一師英勇地拿下了北山，但由西山角突擊的一團因觀察地形不細致，而且炮火暴露過早，西山守敵有了防禦準備，增加了突破的阻力。他們打得很頑強，連續組織了五次突擊。二十二時，七旅打到了街心，迫近了敵團部。整個戰鬥進入了激烈的巷戰。

戰鬥打的最激烈的時候，大約是下一點左右，突然由秀水河子西南方向傳來激烈的槍聲。偵察兵報告：敵五十二軍第二師的部隊，由大虎山趕來增援，已進到太平莊，距秀水河子至多不過十里了。情況緊張起來，林總當即命令七旅及佯攻公主屯的保一旅各抽一個團去堵擊援兵。

街裏的敵人聽到援兵來了，掙扎得更凶了。增援的敵人也知道秀水河子敵人打得頑強，有的指揮員不斷來電話問：“後面怎麼打的這麼激烈，援兵究竟

有多遠？”林總沉着而鎮靜地告訴他們說：

“後面用不着你們顧慮，各部還應加速攻擊！”

林總心裏比我們亮堂得多。他早已計算過自己的力量可以消滅敵人，可以堵住援兵。但他考慮到拂曉前如不解決戰鬥，敵人的增援就靠近了。因此他命令：

“拂曉前一定解決戰鬥！”

前總指揮所的位置，夾在秀水河子與增援敵人的中間，兩邊的槍聲和火光完全把我們裹在中間了。子彈常從我們頭上“哧溜哧溜”地交錯飛過。我們都有點替林總擔心，可是他一點也不在乎，在雪地上慢慢地踱步。我們都希望把指揮所的位置挪一挪，可是他說：“不要緊，再看看。”

林總何嘗不知道這兒危險，而且蹲在山頭上冷得要命，不過他比我們考慮得更多，責任心更重罷了。他怕我們老麻煩他，就乾脆對我們說：“在這時候，我們一動，就會影響部隊的進攻決心。”

這點的確很重要，我們都不作聲了。

林總始終蹲在雪山上，在子彈呼嘯中堅持指揮作戰，直到戰鬥發展到有把握全勝的時候，才移進一個小村子裏。一進屋，我們看看他，忍不住笑了——他變成了一個白頭翁，胡子眉毛都結了冰。

戰鬥逐漸接近了尾聲，敵人的最後突圍被一師三團打垮後，拂曉，戰鬥全部結束了。

我陪着林總進到街裏。積雪被炮火熏黑了，被血染紅了，燃燒的房屋還在冒着黑煙，到處狼籍着美國彈殼、刷有U.S.A的彈藥箱、美式槍、軍裝、軍帽、汽車、大炮、敵人的屍體……。

林總看到了激戰一夜的戰士，舉手問好：“同志們辛苦啦！”“你們打得頑強，打得很漂亮！又為人民立了一功！”

戰士們圍過來，親切地望着不管在任何環境下都和他們在一起的林彪司令員，大家一面擁戴他，一面高呼：

方块字读书社区

這時四周還響着槍聲，原來是戰士們拿到繳獲的新武器，是

那麼多，又那麼精致，誰都想放幾槍試一試。林總見到這種情況後，却嚴肅地指示：“立即通知各部隊，禁止亂試槍。”這時南面敵人增援部隊還打得很激烈。林總命令部隊不要試槍，是為了讓增援的敵人聽到這邊沒有動靜，知趣地退回去。

我們來到一間小屋子裏，七旅和一師的領導幹部都在這兒，林總見到他們很高興，拿出那個小布袋說：“你們吃黃豆嗎？”接着他分析了秀水河子殲滅戰：“這一仗的意義很大，對敵人來說，使他們的瘋狂氣焰遭受一次嚴重打擊；對於我們的部隊，則提高了對美械裝備敵人作戰的勝利信心，打出了一個不打擊潰戰，每打必殲的範例！”

這時，有人來報告：“太平莊小荒地一帶的援敵還在繼續進攻。”

林總當即對一個參謀說：“你給我寫個信。”

信的大意是：你們的先鋒部隊，全部人馬和裝備，我們都收到了；你們如果想繼續前進，將遭到同樣命運。參謀寫完後，請示林總：“派誰送去啊？”

“放些俘虜回去，他們是最好的證明人。”

太陽在東方漸漸升起，戰士們在忙着打掃戰場，清點繳獲的武器，一群一群的俘虜被押下去。當援敵得知秀水河子的敵人確實被消滅後，也就停止了進攻。

#### 附記

(注)“一點兩面戰術”，是集中兵力在一個狹窄的地段上，進行縱深梯次配置，頭尖尾巴長，像一把鋒利的尖刀一樣，向敵人實行猛打猛衝。這就是林總所指“一點”的意思。而“兩面”則主要是斷絕敵人退路，也就是在敵人的其他方面形成嚴密的包圍，不讓敵人遭到我猛烈攻擊後跑掉了，打成擊潰戰。因此一點兩面戰術的實質，就是殲滅戰的戰術。

“三三制戰術”是一**仿块字读书社区**術。我們軍隊，每個連有三個排，每個排有三個班。林總提出：戰鬥時每個班可以還分

為三個戰鬥小組，每組3-4個戰士，進攻的時候不要全班密集在一起，這樣容易增大自己傷亡，而應以小組為單位進行疏開，採取不整齊的隊形，波浪式的向前躍進，迅速投入與敵人進行白刃戰。

1959年10月10日

### 三、四平保衛戰

作者說明：

此篇文章發表于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吉林解放戰爭回憶錄》中。

抗日戰爭的勝利，給抗戰八年的中國人民及其子弟兵——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全體指戰員們，帶來了新的希望。每個人都熱望實現國內和平，以便用自己的雙手來彌補戰爭的創傷。在日寇鐵蹄下被蹂躪了十四年的東北人民，尤其希望早日實現國共合作，重新建設祖國東北的大好河山。但是人民公敵蔣介石却秉承其美國主子的意志，蓄意挑起內戰，妄想奪取人民流血奮鬥而得到的勝利果實，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實行專制獨裁。美帝國主義則妄想通過蔣介石將中國的革命力量扼殺淨盡，以便在中國人民的頭上牢牢地套上殖民地統治的枷鎖。為了實現這一陰險目的，他們積極推行着早被毛主席所識破的反革命兩手政策，在政治上假惺惺地和我們進行和平談判，在軍事上却抓緊時間調兵遣將，準備向勞模學讀書社區推進，將中國人民重新推向內戰的血海。

1945年10月，蔣介石對解放區發動的局部軍事進攻，逐步加緊，為了在蘇聯紅軍11月撤退回國之前搶占東北，蔣介石依靠美國的援助，將大量軍隊空運、海運到天津、唐山、秦皇島地區，由杜聿明統一指揮，向東北大規模進攻。從11月1日敵人向山海關進攻開始，經過我軍反復打擊，敵人遭到了嚴重的損失。但當時由於敵強我弱，我軍採取了避免與敵主力決戰的方針。因此到1946年3月中旬，敵人進到了沈陽及其附近地區。這時進入東北的國民黨正規軍已有七個軍二十一個師，連同地方團隊，總共兵力達到三十萬人以上。在3月下旬，雖然國共關於東北停戰問題的談判已取得協議，但由於敵人力量處於優勢，後續部隊也源源來到，因此國民黨不但不停止其進攻，反而更加擴大。他們為了搶占中長路沿線的戰略要地，及以沈陽為基地，南北開弓，一部主力向遼南方向進攻，另以一部主力沿中長路向北進攻，企圖搶占四平，與盤踞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的匪偽武裝會合。

針對上述情況，黨中央指示我們必須以革命的兩手對付敵人反革命的兩手。為了配合國共談判，促進東北和全國和平、民主的實現，東北我軍必須堅決控制北滿地區，抵禦敵人侵佔。為此目的，我軍應集中主力，堅決控制四平地區，予北進之敵以有力的打擊。同時南滿地區我軍應堅決打擊敵人進攻，配合四平地區作戰。于是我軍以四平為中心，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防禦作戰。轟動一時的四平保衛戰開始了。

## 堅決迎擊侵犯之敵 四平以南殲敵萬餘

1946年3月18日，我軍一部消滅了盤據四平的匪偽武裝四千餘人，解放了四平。四平解放不久，我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便到了四平。3月22日，蘇聯照會方塊字讀書社區，將於4月底全部撤離東北。當時之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同志當即斷定國民黨必

然要拼命加快速度，搶占我北滿各個戰略要點。果然沒出所料，剛剛到達沈陽的敵新一軍立即沿中長路向四平輕裝疾進，于3月24日占領鐵嶺。同時敵七十一軍亦于其左側配合行動。杜聿明依仗着新一軍這張“王牌”狂吼：“4月2日前，一定要攻克四平”。這時，林總根據中央“必須阻止蔣軍于四平以南，并給予嚴重打擊”的指示，果斷地命令在開原、鐵嶺附近的部隊，破壞其前進途中的公路、鐵路，以遲滯敵人的進攻。于是，開原、鐵嶺之間，晝夜槍炮聲不息，公路斷腰，鐵路翻身，我們採取靈活的運動防禦，節節抗擊，消耗敵人。同時林總命令預定參加四平方向作戰部隊，由四面八方日夜兼程向昌圖、四平地區集中。

敵人遭受兩千餘人重大的傷亡之後，4月4日占領了昌圖車站。這樣，企圖4月2日占領四平的美夢便成了泡影。大言不慚的杜聿明又限令4月8日必須占領四平。但是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却被打得筋疲力盡，向鄭洞國求援：“4月8日攻占四平實有困難，我部傷亡慘重，請速增援！”

在孫立人一再呼援的時候，我軍已于昌圖以北的泉頭車站一線準備好了陣地，保衛四平的外圍戰鬥，就此進入更加激烈階段。

泉頭車站東西一線整日烟火衝天。孫立人以其所謂遠征緬甸的精銳部隊，向我連續猛攻三天，但寸步未進。于是又抽出了在昌圖以南擔任護路任務的新三十八師北進增援。4月7日該敵進到昌圖以北的興隆嶺、柳條溝一線。同時敵五十師亦全部沿鐵路向泉頭車站進攻。這時我一、二兩師等主力早已雲集昌圖以北地區，準備予敵以痛殲。但因包圍不嚴，至9日晨祇殲敵先頭部隊約一個營。

在興隆嶺戰鬥的同時，配合新一軍北犯的敵人七十一軍的八十七師和九十一師兩個師，在占領法庫之後，發現我主力在四平、昌圖之間，便企圖經通江口繞八面城迂回四平。4月10日由金家屯繼續北進。林總發現這個情況，為打擊該敵，立即命第七旅、第二師積極牽制當方块字读书社区向四平前進，并命我獨立旅誘敵七十一軍深入，而林總則率領我軍主力共十四個團，于金

山堡、大窟一線，為敵人布置了一個就殲的口袋。15日，該敵軍果然蠢頭蠢腦地竄進了我們的口袋。當日黃昏，林總親自指揮，向被圍的敵人發起了攻擊，一夜之間即將敵分割成許多小塊，逐一殲滅。這一仗除敵八十七師大部被殲外，并擊潰來增援的敵九十一師，共殲敵四千餘人。

金山堡戰鬥的第二天，是個早春的大好天氣。剛剛打過勝仗，覺得太陽也比往日明亮。人人精神振奮，個個喜形于色。但是敵人却很不舒服，一早就派來幾架吊喪的飛機，在戰地上空嗚咽盤旋。那時我們沒有高射火器，敵機來了總是隱蔽着不理它。因此敵機瘋狂得很，竟然敢擦着樹梢飛，邊飛邊投彈、掃射，把老百姓嚇得東逃西奔。林總看了看對我說：

“立即通知部隊組織各種火力對空射擊！飛得這麼低，不能讓它太猖狂，打不下來也要嚇它一跳。”

戰士們早憋了一肚子氣，接到通知就打開了。輕機槍、重機槍和步槍、騎槍一齊開火，交叉着向敵機打去。敵機嚇壞了，逐漸飛得高了。戰士們高興得從工事裏站起來，老鄉們也不害怕了，都聚在一起遠遠地看熱鬧。這時林總又風趣地對我說：“你看，敵人就是這樣，越老實他越欺侮你，你一強硬起來，他就軟弱了。”話音未落，忽然有人喊：“打着了！打着了！”我驚喜地仔細看去，果然，一架敵機已經被打中了，它顫動着，拖起一條長長的烟火尾巴栽下來，一頭撞在離我們不遠的野地裏，燒成了灰燼。打掉敵機，這在東北解放戰爭裏還是第一次，當時人們高興透了，一個個歡呼雀躍，拍手稱好。不過最使人捧腹不止的還是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4月15日，就在我們金山堡大捷的當天，它竟反復聲稱國軍占領了四平街。造謠社真不減當年本色！事實上，這時候他們兩路大軍，還看不到四平的影子。

在金山堡、大窟戰鬥的同時，敵軍新一軍繼續向泉頭、牤牛哨方向發動全面進攻，在我軍英勇反擊下，又被殺傷千餘人，才于4月16日占領牤牛哨。敵人察覺到由于其狂妄驕傲、平分兵力吃了大虧，便命令七十一軍與新一軍死死靠攏，像烏龜爬行一樣，

于17日以後，兩個軍才先後逼近四平。這樣我軍便暫時失去了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據此，林總決定以一部兵力固守四平，將我主力轉至四平以西以北地區，作為機動力量，支持守城部隊。隨着主力的轉移，林總也轉到梨樹縣進行指揮。此後，四平外圍的戰鬥，終以我軍取得重大勝利，敵人遭到嚴重損失而告終，而戰鬥的性質也逐漸由運動戰轉為陣地攻防戰了。

## 四平市郊的浴血保衛戰

四平是一個有幾十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位於東北中部平原，系中長、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鐵路的交叉點，是東北的重要交通樞紐之一。它在軍事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敵人雖然在四平外圍戰鬥中，連遭重創，却仍不死心，依然拼命爭奪這個戰略要點。蔣介石紅着眼睛高叫：“不拿下四平，決不停止戰爭！”這個賣國賊想四平真想的發瘋了。四平對我們也是重要的。但是其意義却不在於這一城市的得失，而在於把它變成一塊“磁石”，以吸引敵人的有生力量，加以殲滅。而且此時又正是我黨與國民黨的談判處於可能達成協議的緊要階段，國民黨拼死要奪占四平、長春、哈爾濱等城市，以便和我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在此情況下，林總在梨樹召開了幹部會議。林總分析了當前形勢，并進一步說明了四平防禦戰的重要意義。林總指出，蔣介石骨子裏是不要和平的，所謂和談不過是一種假象。但是我們要打得好、打得狠一點，叫他知道知道厲害，當他覺得軍事上不中用的時候，也可能暫時停下來，實現相對的和平局面。這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哪怕有一點可能也要爭取。其次，我們要打好這一仗，爭取盡可能多的時間，以進一步鞏固江北的革命根據地。林總意味深長地說：“建設根據地是萬分重要的，抗日戰爭我們有一大塊根據地，打了勝仗；長征後我們有一小塊根據地，也就能够生長起來。”接着，林總又對四平的戰鬥作了明確的指示。他說：

“這一仗與已往不同。過去我們是用進攻的方法消滅敵人，防禦的方法我們還是外行，不過打一仗也就會成為內行了。我要求大家做好三點：修好工事，組織好火力，更要充分激勵鬥志，使我軍每個戰士的勇敢精神，更好地、更加高度地發揚起來，這個勇敢是我們素來就強于敵人的。”這時，林總十分嚴肅而有力地說：

“要堅決地頂住敵人，寸土不讓，刺刀見血，人在陣地在；每個指戰員都要有戰至最後一人的決心！要發揮單獨作戰的精神，即使被敵人分割包圍了，也一定要堅持戰鬥到底！”這些話今天回想起來，仍然是字字猶新，聲聲在耳，使人倍加振奮，我們的每個指戰員正是這樣去戰鬥的。

這次會議之後，林總更加忙碌了，除了指揮四平戰鬥，更以大部分精力關注着大後方根據地的建設。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着，疲勞了就抓幾粒他素來喜歡吃的炒黃豆，放到嘴裏慢慢地咀嚼着，或在院子裏踱來踱去散散步，有時從四平方向傳來槍炮聲，他彷彿都不曾聽到。

大規模的戰鬥迫近了。林總的指示精神及時傳達到了每個連隊，深入到每個戰士心裏。戰士們緊張興奮地忙碌着，日夜搶修工事，儲備糧食彈藥。擔任市郊防守任務的保一團和五十六團，士氣更加旺盛，戰士們在戰壕裏舉手宣誓：

“堅守四平，把陣地前沿變成敵人的墳墓！”

“爲了人民的和平幸福，流血犧牲在所不惜！”

建築在戰士們心裏的壘壕是不能用鋼鐵摧毀的。但是敵人看不到這條堅強的防線。他們祇看到自己的飛機、大炮，祇看到我們的步槍、手榴彈和那些並不是十分堅固的工事，便以為我們打正規的陣地攻防戰不是他們的對手。敵人妄想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我軍。他們用飛機撒傳單，吹噓他們的火力如何强大，要我們及早放下槍杆——投降！結果我們的戰士却睬也不睬，那些傳單的唯一用途，是被戰士們擦屁股了。

4月18日起，敵新一軍由方塊字讀書社區<sup>1</sup>進攻。其三十師沿鐵路由南向北，五十師在其右翼，新三十八師在其左翼，對我四

正面進行輪番攻擊。敵人開始以飛機大炮轟擊，許多工事被震垮，交通溝被填平，然而敵人未能前進一步。我們的陣地仍然屹立如前。戰鬥了三晝夜，“王牌”軍叫苦了：“碰不動啊！”但是督戰隊的機關槍對他們却毫不同情，在後面猛烈掃射着，他們前進不得，後退不得，可真難為了這些個“王牌”。敵人由於屢遭失敗，攻擊更加凶猛。4月22日，敵人督戰隊又驅趕着整連整營的“炮灰”，向我保一團和五十六團的陣地竟日猛攻。四平上空烟霧蒸騰，鐵火橫飛，陣地被打成一片火海。敵人滿以為經過這場寸土皆焦的狂轟濫炸以後，便可以直着腰板占領陣地，但是當他們趁着濃烟烈火衝上來的時候，我們的戰士們却猛然從塹壕中跳起來，把成串的手榴彈擲向他們。

敵人新一軍連日從正面攻擊未獲進展，乃以七十一軍之九十一師及八十七師殘部于23日由八面城舊四平之線向北進攻，企圖在我軍側後迂回，但同樣遭到我一、二兩師的頑強抵抗，毫無進展，被迫停止下來。戰鬥就這樣反復的繼續着。陣地前沿擺滿了敵人的臭屍。我軍也有很大損傷，彈藥消耗更甚。有些百多人的連隊，全連湊不齊一千發子彈來。敵人看到我們這個弱點，攻擊更加頻繁了。24日，敵人在一陣密集的炮轟之後，爬上了三道林子北山。陣地上煙霧彌漫。但當他們接近塹壕時，突然響起了一陣驚人的吶喊：

“殺！”勇士們從泥土裏竄出來，從彈坑裏跳起來，挺起刺刀直衝上去，和敵人展開了白刃戰。敵人經不得這一手，嚇得心驚膽戰，狼狽而退。

我們的戰士就是這樣英勇地戰鬥着。有的分隊，在連續擊退敵人多次攻擊後，幹部全部傷亡，戰士即自動組織起來，與敵死拚。沒有子彈用刺刀，刺刀斷了用槍托、用石頭和敵人拼戰。輕傷不下火線已經是極平常的事情，重傷的祇要不是昏迷不醒，也決不離開陣地。有時幾個重傷員和敵人扭到一起，活活把敵人掐死。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得我們懷念和歌頌。可惜事隔久遠，有許多英雄事迹都記不清了，回憶起來，現在還比較

清楚地記得大嘴小彭的事情。

小彭是五十六團三連一排的戰士，當時才十六、七歲。因為人小嘴大，所以得了個大嘴小彭的綽號。也正因為這個特點，才使我對他記得比較牢。事情是這樣的：

26日拂曉，三連的戰士剛要吃早飯，一個營的敵人攻上來了，戰士們把飯碗一丟就和敵人打起來了。敵人在一排陣地前碰得鼻青臉腫，便調過頭去衝擊二排陣地。經過一陣廝殺，二排被敵人從三面包圍了，陣地眼看就要失守。一排長一看不好，便率領戰士趕過去支援，跑在最前頭的就是小彭。突然子彈打過來，他身後的幾個同志都倒下了，一排長也被敵人火力壓得抬不起頭來。這時，小彭毫不猶豫，單人獨槍闖進敵群。敵人那裏把這麼個小娃娃放在心上，齊聲吼叫：

“小八路羔子，抓活的！”

“小土崽子交槍吧！”

小彭氣得真咬牙，罵道：“交槍好辦，拿命來換！”一揚手甩過去兩顆手榴彈，敵人被炸倒一片，陣勢亂了。小彭一揚手，又甩過去兩顆手榴彈，轟轟！敵人更慌了手脚，亂嚷：“打啊，打啊，小八路厲害！”一陣槍彈打來，小彭受了重傷，鮮血直流，昏倒在地上。這時一排長趁着敵人一亂，帶領其餘戰士衝上來了。小彭蘇醒過來，不顧傷痛，又和同志們一起打上去，奪回了二排的陣地。

像小彭這樣的戰士何止千萬！敵人在這些鋼鐵戰士面前，有什麼辦法呢！難怪那些鼎鼎大名的所謂美國評論家，曾這樣評論我們的戰士：“……這些人都是中國歷代農民的子孫，富有傳統的仇外心理，他們是不怕死的。”對了，我們的戰士確是中國工農的好子弟兵，但是他們為什麼對敵人如此刻骨仇恨，戰鬥中如此勇敢無畏，這些恐怕是那些寄生蟲們所不願意知道的。

從4月18日至4月26日，敵人傾其全力向我們猛攻了九天。結果傷亡慘重。自26日以後，龍方塊字讀書苑區暫時的相持狀態，激烈的槍炮聲，頓時沉寂下來。

## 積極配合四平作戰 我南北相繼告捷

阻擊敵人向遼南進攻，拖住敵人向四平增援，這是我南滿部隊的戰鬥行動口號。當時我四縱隊布置在沈陽與海城方向，三縱隊布置在沈陽、本溪方向。由沈陽向遼南進犯之敵共六個師，亦分兩個進攻方向，一路是敵新六軍占領沈陽後，主力向鞍山進攻。同時敵九十四軍一部由盤山向營口、海城方向進攻。這個方向的敵人經我節節阻擊，共傷亡一千五百餘人，但敵人占領了鞍山、海城、營口。另一路為五十二軍主力及新六軍一部，協同向我本溪進攻，先後發動了兩次攻擊均被我擊潰，我軍並乘勝出擊，打得敵人東竄西逃，我直追擊到蘇家屯附近，共殲敵一千餘人。但敵人為了迅速攻占本溪，以便轉移主力協同攻占四平，經過調整部署，又集中新六軍、五十二軍等五個師的兵力，乘我三縱已向四平方向轉移之空隙，于4月底再次向本溪發動進攻，我第四縱隊給來犯敵人大量殺傷後，于5月2日放棄了本溪。至此敵人付出六、七千人的代價，進攻暫時告一段落。

4月中下旬，我軍在四平、本溪作戰同時，北滿我軍亦開始奪取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大城市的作戰。當時，盤踞的敵偽力量長春有二萬餘人，哈爾濱有八千餘人，齊齊哈爾有三千餘人。他們大部分是國民黨搜羅的日偽殘餘力量，被編成這個縱隊、那個支隊，還有什麼鐵石部隊、特殊部隊等等，番號不勝其繁，委派的司令如毛，市長、主席成堆，打着國民黨中央正統旗號，張牙舞爪地進行所謂接收活動。實際上他們是一群強盜土匪，殺人、搶劫、强奸，無惡不作，群衆恨之人骨，稱他們為“二滿洲”。這群強盜土匪企圖配合敵人主力向我進犯，搖旗吶喊地說：“中央軍主力×月×日就可以打到齊齊哈爾，就可以控制全東北。”

爲了肅清敵人在我後方的內應力量，林總命令我東滿部隊主力于4月15日開始總攻長春。激戰至18日下午將敵全部殲滅。接着4月24日我西滿部隊全殲齊齊哈爾敵人，我北滿部隊于4月25日解放哈爾濱。這三個城市的迅速解放，給了敵人極爲慘重的打擊，加強了我北滿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并使我軍更能集中兵力支援四平作戰。這些勝利，給保衛四平的勇士們以巨大的鼓舞，指戰員們紛紛議論說：我們保衛四平作戰不是孤立的，并提出要與兄弟部隊展開消滅敵人大競賽。

## 再給敵人重大打擊 四平附近我軍主動轉移

四平，象一塊巨大的磁石，把敵人緊緊地粘住了。但是，隨着敵人的不斷增加，我們的戰線也相應地拉長了。東起葉赫站，西止八面城，長達七十多公里，每個團的防禦正面皆達五公里左右，機動力量深感不足，防禦縱深亦很單薄。然而，在敵人援兵未到之前，繼續堅守下去，求得在四平城下消滅更多的敵人，仍然是可能的。同時，在四平繼續打下去，爭取更多的時間，以進一步鞏固北方根據地，也十分必要。綜觀全局，林總經過再三考慮，決定再繼續打一個時期，對參戰部隊又重新作了布置：原在四平市郊的兩個團，仍在原地抗擊。另將七師及十九旅的另兩個團擺在正面，一師二師調守在四平以西，七旅和十旅則調到四平以東。三五九旅放在公主嶺附近，作總預備隊。做了這樣布置以後，林總笑了笑說：“就這麼擺開來和敵人繼續打下去，徹底粉碎敵人兵不血刃就想占領我們大城市的夢想。”爲使我軍能主動地轉到外線打擊敵人，林總又決心以一部分部隊，深入敵人側後開辟第二戰場，切斷敵人後方補給線。

雙方都在準備着。我方快字读书社区  
我們工事越挖越壯，工事也越打越牢固。  
戰士們抓緊一切時間加修工事，許多掩蔽部都加了三、五米厚的

頂蓋，有的還蓋上了十幾層鋼板。每個指戰員都信心十足地準備長期打下去，不少陣地上修起了地堡式俱樂部，門口貼上了對聯。我曾看到過一個重機槍排的俱樂部，他們的對聯是：“粘住敵人消滅敵人，保衛民主保衛和平”，橫額四個大字：“瞄準射擊！”

在此期間，四平市郊雖然沒什麼大的戰鬥，但小規模戰鬥却一直不斷。尤其夜間更較頻繁，5月3日和5月4日，敵人發動了兩次規模較大的夜襲，都被我迅速擊退。相反，我們白天開展冷槍冷炮，夜裏則以小分隊偷摸奇襲，却使敵人吃了很大苦頭。敵人白天攻不動，夜襲又不成，便又在夜間進行近迫作業，企圖用工事步步接近、包圍我們。我們的戰士則把工事挖到敵人陣地的空隙裏去，來個反包圍。挖來挖去，越擠越近，以至有些陣地敵我祇隔幾十米遠，彼此說話聲都可以聽到。

5月初，我三縱七、八兩旅深入敵人側後開辟了第二戰場，堅決向昌圖、開原地區攻擊，使敵人陷入我前後的大包圍中。我三縱主力進到昌圖、開原地區後給敵人威脅極大。敵新一軍五十師的一個團被迫立即調頭南援。一九五師亦被拖在泉頭車站一線。另外，敵由南滿抽調八十八師北援，以維護其沈陽至四平間的後方補給。但由于我南滿、熱河等地部隊積極活動，使敵一時無力抽出更大兵力增援四平。從東北敵首杜聿明揚言4月2日一定占領四平以來，已經是一個月過去了，但是敵人對四平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

敵人是不肯就此罷休的。為了擺脫這種不利局面，迅速占領四平，蔣介石仍將其六十軍迅速海運到東北，將五十三軍全部由關內進到熱河地區。杜聿明得到了這批援軍，便將其在南滿新六軍急速北調，至5月14日集中于四平地區的兵力已達十個整師，且附有大量的坦克和炮兵部隊。5月15日，敵人又開始了新的、更為激烈的進攻。

久攻不下使敵人又羞又惱，所以這次攻擊一開始敵人便傾泄了大量鋼鐵和使用了人海戰術。方塊字读书社区一軍九十一師在向我一師的海青窩棚和孤榆樹兩塊小小陣地進攻的時候，竟以兩個團的

兵力連續攻擊十次之多，一次攻擊便使用了炮彈三千餘發，工事皆被摧毀。但在我們神勇的鋼鐵戰士面前，瘋狂的敵人仍然不能得逞，成群的敵人倒在我們陣地前沿，敵九十一師師長趙琳亦未能幸免。

翌日，戰鬥異常激烈，敵人繼續全線進攻，許多陣地敵我都進行反復爭奪。敵人用彈雨和人海戰術涌上了我們的陣地。我們的戰士則以一排排手榴彈反擊，一排手榴彈打過去，奪回一寸土地，鞏固了立腳點，又是一排手榴彈打過去，最終把陣地奪回來。

敵人一連兩天的進攻進展甚小。于是便用大量坦克進行瘋狂的衝擊。還在戰役第二階段剛剛結束的時候，林總就估計到這點，曾命令部隊訓練大批的反坦克手。但在當時，我們並沒有像樣的反坦克武器，有的祇是一些小包炸藥和爆破筒。戰士們就用這樣簡單的武器和那些鋼鐵的龐然大物進行搏鬥，一個倒下，另一個又衝上去，直到把敵人的坦克炸壞或者趕跑為止。然而，就是那樣的武器也不是充足的，有時候用完了，戰士們祇好另想辦法，想起來挺好笑，當時曾有過這樣一件事：

5月16日，一輛敵人坦克衝進了某連陣地。當時已經沒有炸藥包和爆破筒了。戰士們急的直打轉，有的就用步槍、機槍打起來——那怎麼能制服它，坦克依然直衝上來，忽然連部通訊員大叫：

“坦克怕火燒，一見火油箱就爆炸！”

“對！用火燒！”

這個辦法立刻得到了推廣。但是陣地上沒有汽油，也沒有燒夷彈。他們便把廁壕裏的破報紙、爛棉花倒上點燈用的煤油、豆油，用蘆葦卷起來點着，抱着它衝上去。敵人坦克手也看不清是什麼武器，祇見火紅一團飛撲而來，嚇得一扭頭跑掉了。

過後，有的戰士編出快板嘲笑敵人：

美國坦克鋼鐵造，國民模學读书社印：

轟隆轟隆打衝鋒，一支火把嚇跑了。

激烈的陣地爭奪戰在全線繼續着。至17日，敵已占領了我軍的“三三一·五”高地、平崗以及哈福屯等陣地。18日，敵新六軍在大量飛機、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付出了重大傷亡之後，又占領了我之塔子山陣地。

塔子山是我左翼防線的要點，據四平二十餘里。山頂方圓不過七、八十米，但居高臨下，俯瞰我四平東北一線全部陣地。敵人占塔子山以後，于我十分不利，雖然憑着戰士們的神勇，仍然可以同敵人大戰一場，但是戰役的目的此時已經達到，沒有再繼續打下去的必要了。

林總得知塔子山陣地已為敵人占領的消息，沉靜了一會，幽默的說：

“是轉移的時候了，敵人想要四平已碰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現在給他個包袱背上。”

當夜，我前線部隊即撤出了陣地，按預定計劃進行戰略轉移了。第二天，敵人照樣用飛機大炮轟擊了半天，以後才小心翼翼地侵占了四平。

在撤退的開始，許多戰士甚至幹部還埋怨說：

“敵人還沒有打進四平，我們為什麼撤退了？”

“他媽的，再打它一個月，叫敵人試試看！”

然而，為時不久，他們也就了解了及時把四平讓給敵人的重大意義。

偉大的四平保衛戰，前後歷經40多天。敵人在四平城下付出了傷亡一萬人的重大代價，才進占了這個軍事要點。但是正如林總所說的那樣，敵人背上這個包袱以後就不那麼靈便了。接着我們又讓敵人背上幾個包袱以後，結果壓的敵人更加喘不過氣來。而我們却贏得了時間。黨中央和毛主席曾經指出，我軍在四平作戰中“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強英勇的精神，這一鬥爭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在四平保衛戰中光榮犧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 四、三下江南

作者說明：

這篇文章是我在五十年代末撰寫的，曾刊登于《八一雜志》、《紅旗飄飄》、《吉林解放戰爭回憶錄》等文集中。當時我擔任四野一縱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斜貫吉林的松花江，江水清澈，碧波徐流，將吉林劃為東西兩半。1946年5月，我軍從四平撤到松花江北，憑了這條天然屏障，進行北滿根據地的建設工作。但是，敵人也想利用這條天塹，為此，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搞了個“南攻北守，先南後北，各個殲滅”的作戰計劃，從1946年10月起，傾巢猛犯南滿，弄得南滿革命根據地祇剩下長白山麓的臨江、靖宇、撫松、長白四個縣了。從1947年1月起，敵人又調動重兵，連續向我臨江地區進攻，企圖首先占領我南滿根據地，然後集中兵力，向我北滿根據地進攻。

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敵人得逞，東北局勢將發生於我嚴重不利的變化。我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同志，早已識破了敵人的伎倆，認為我們能否堅持南滿根據地是東北局勢好轉或惡化的一個重要

方块字读书社区



# 三下江南

序言



三下江南，是我們人民軍隊在東北人民民主解放軍時期的一次重要戰役。這次戰役的勝利，為我軍在東北的發展和擴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次戰役的勝利，為我軍在東北的發展和擴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次戰役的勝利，為我軍在東北的發展和擴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因此，提出保衛南滿是東北我軍中心任務，決定我們北滿部隊挺進江南策應南滿鬥爭。他在三下江南戰役前的高幹會上精辟地分析了當前的局勢，并着重指出必須趁

松花江封凍的有利時機，利用北滿敵軍分散守備的弱點，連續出擊，把敵人的“南攻北守”變成我們的

“南北夾攻”，把敵人拉過來，踢過去，打得敵人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求得在運動中消滅它幾個師，以改變整個東北的局勢。林總在這次會議上要求大家，一方面要看到當面之敵新一軍是美械裝備的

國民黨軍隊的“王牌”，曾經“遠征印緬”，有戰鬥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敵人的致命弱點：戰線太寬，兵力不足，士氣驕傲。

## 首次南征

1月5日，我們一縱和其他兄弟縱隊踏着沒膝的積雪，像奔騰的波濤涌向江南。在江上，在銀亮的原野上，踩出了無數條寬闊的雪路。“嘎吱嘎吱”的踏雪聲，在夜晚顯得格外響亮，疾風撲面，刺得眼眶像針扎一般，直流眼泪。浩大的人流、馬隊、爬犁隊，不斷地向前奔馳。

其塔木是松花江南的一個小鎮，與西北的德惠、西南的九臺遙為鼎足之勢，是吉林、九臺、德惠外圍的前哨據點，新一軍三十八師的一個營駐守在這裏。敵人在小鎮外圍廣設鹿砦、鐵絲網，街頭巷口築了百餘個堅固碉堡。

林總選擇這個敵方塊宗读书社区，林總說：在這裏一打，德惠、九臺的敵人一定來增援，我們就可以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

參戰極為踴躍。行前，林總指示說：過去因為我們沒有根據地，沒有後方依托，沒有源源不斷的兵員補充，不敢放手同敵人作戰。現在情況已經起了極大變化，可以放手打了，這次作戰就是改變東北敵我形勢的開始。要求同志們勇敢地打，堅決地打，發揚我軍英勇頑強、艱苦奮鬥的作風，大量殲滅敵人。在冰天雪地裏打運動戰是有困難的，但要努力克服。忍受就是最有效的克服方法之一。

戰士們聽說要打更大規模的仗，改變東北局勢的日子來到了，興奮到了極點。人人摩拳擦掌，爭取打大勝仗。戰士們知道打運動戰最寶貴的是兩隻腳，因此他們精心地整理着新發下的靴襪，把它穿的又牢固又舒服。

2月21日，我們一縱和二、六縱隊帶着成千上萬的支前群衆，浩浩蕩蕩又馳過松花江，奔騰在江南銀色的原野上了。

天氣仍然很寒冷，老北風卷着雪花，呼嘯着、翻滾着，來往衝撞，人們的身上挂滿了冰霜。但部隊的防寒工作比以前好多了，人人穿着棉大衣，頭戴着大皮帽子；槍支包上了棉套。戰士們還帶了酒精，以便在槍凝住拉不開槍機時使用。大家的水壺變成了酒壺，每人每天可以喝二兩……。新一軍自挨了我們一下江南的連續打擊之後，囂張驕橫的氣焰給挫敗了，城子街本來是一個小小的據點，他們竟放了三十師之八十九團整整一個團在那裏，拼命構築工事，加強守備。

林總命令六縱圍攻城子街，我縱準備消滅九臺、德惠出動的敵人援兵。

我們進到離城子街還有百多里的地方，突然，我二師單獨行動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新情況，倒把我們幾個縱隊幹部弄慌了。

原來，城子街的敵人發現我們行動，便準備逃跑。但是他剛一動作，林總就知道了，決定以一部隊切斷敵人的退路。於是就直接給二師發了電報，要他們拂曉前趕到城子街的背後去阻擊。

路程遠，時間緊迫，二師師長接到林總命令，急忙查看了地

圖，決定抄近路，隱蔽接近敵人。刺骨的北風漫卷着雪花，二師的同志們艱難地向前急進。幹部跑前跑後了解情況，他們把這叫做“飛行匯報”或“飛行工作”。戰士們聽說敵人要跑就急了：

“快走！無論如何不能讓敵人跑了。”

“加油啊！立功的時候到了！”

“堅決完成林總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是鋼是鐵，咱們比比看！”同志們互相鼓勵，班排互相挑戰。部隊不是在走，而是在奔跑。披着的偽裝白布，在身後飄舞。趕到恒通溝，天還沒有亮，敵人還沒逃出去。戰士們馬上脫掉大衣，揮動鋏鎬，用雪構築工事，準備阻擊敵人。果然，拂曉後，敵人動身逃跑了。當他們發現往九臺的道路被阻，便發起了瘋狂的連續的突圍。我二師是支很硬的部隊，敵人幾次也沒碰開。拖到上午十時，六縱隊從西面北面插過來，形成了包圍，城子街之敵便成了瓮中之鱉。

六縱攻打城子街時，我們一縱主力隱蔽在九臺與城子街之間地區，準備打九臺援兵。隊伍隱蔽在雪地裏嚴陣以待，但是怎麼等也不見敵人出動。原來敵人經我“圍城打援”，在失敗中已得到教訓，現在一兩個團不敢單獨出來增援了。

我們等的發急了，恰好總部來了電報，林總命令我們立即出發，前往包圍九臺敵人。

九臺是吉長路上的重要據點，敵人築有永久性的防禦工事，駐有新一軍一個團加保安隊，是個比較難打的據點。但在我軍未到達前，敵人連這樣可守的據點也不要了，嚇得丟下空城逃跑了。我們進到城裏，毀掉了敵人的工事，接着在後面跟蹤追擊，奪下卡倫，逼近長春。

在我們前進中，聽說八十八師出援了，大家高興的不得了。可是敵人前進不遠，聽到城子街的部隊全部被殲滅了，又調回頭縮進了烏龜殼；接着西面農安的敵人也弃城逃到長春。杜聿明說：這是為了“誘敵深入”，所以九臺、農安實行了戰略撤退。敵人那種驕橫氣焰再也看不見了。

六縱隊殲滅了城子街的敵人，接着攻打德惠。我們一縱和二縱匯集于德惠、長春之間的哈拉哈、米沙子一帶，準備打擊長春出來增援之敵。同時進行了大破擊戰，炸毀鐵路和橋梁，聲威震撼長春。

杜聿明在南滿碰的頭破血流，在北滿失地損兵，不僅臨江未下，而且德惠危急，惱怒交集，坐卧不安，立即抽調四個師共十二個團的兵力，沿着中長路分三路齊頭並進星夜北上，并叫囂要打開小豐滿的水閘，用水把我們主力隔在江南，與我們決一死戰。

敵人兵力過分集中，不便于各個擊破，為了爭取有利時機再戰，林總命令六縱停止進攻德惠，所有部隊迅速撤回江北。

杜聿明不顧人民的警告，果然破冰開閘了。幸好是在滴水成冰的寒天，水速不快，我們在水到之前就過了江。

敵新一軍一部跟着我們到了松花江邊，這時杜聿明高興得發狂，急忙從沈陽乘專機飛到長春舉行記者招待會，大吹大擂地說：“共軍乃烏合之衆，不堪一擊，十天之內，國軍保證打到哈爾濱。”

### 三渡松花江

林總命令我們突然撤退，這樣一來，敵人那囂張驕橫的氣焰再度勾起。七十一軍兩個師到達靠山屯後繼續分頭北進，并有一部伸過江北來了。新一軍到達德惠後繼續向東北大房身、岔路口方向進犯，那些保安團隊更是張牙舞爪，冒充主力到處渡江虛張聲勢。正在敵人得意忘形的時候，鳥瞰東北全局的林總看出了敵人的弱點，他說：“敵人兵力分散了，我們應乘機攻擊！”總部電令二縱和六縱來一個回馬槍，去圍殲闖入江北的敵軍。但敵人滑得像泥鰌，見我軍調轉了矛頭，便忙在當日黃昏竄回江南靠山屯。這樣，我們三個縱隊在林總的統一指揮下連夜分路，又浩浩蕩蕩第三次跨過了松花江。

我縱從德惠東北向西南追擊新一軍，準備首先圍殲岔路口、大房身一帶敵人，二縱從中長路西過江直搗靠山屯，六縱沿中長路向德惠挺進，準備打擊德惠援兵。

一師和三師為我縱的第一梯隊，由東向西合擊岔路口敵人一個團。二師為二梯隊在後跟進。8日拂曉，一、三師包圍了岔路口，可是敵人腳板擦油——溜走了，祇殲滅了一部分掩護部隊。我們命令一、三師繼續向大房身急進，并決定首先截斷敵人退往德惠的後路，然後由西向東圍攻。

10日早上六點來鐘，一師前衛團進到大房身、德惠之間的川心店、鐘家油房，果然打響了。部隊一聽前衛團打響了，頓時呼呼地向前奔跑，一口氣跑了七、八里路，可是還沒有發現敵人在哪裏，祇見幾個同志押着幾十個俘虜下來，嘴裏嘟囔着：不過糧，不過糧，敵人主力跑掉了。

又是新一軍一股掩護大房身敵人逃跑的後衛部隊，真是一場歡喜一場空，這時戰士們有些埋怨情緒了：上級說不打主觀主義的仗，為什麼老是撲空呢！

三下江南以來，一連追擊三天三夜，跋涉了二、三百里冰天雪地，幾次撲空，戰士們憋了一肚子勁沒處施展。戰士們這種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覺得在這種高度運動作戰的時候，急躁情緒是有礙戰鬥任務完成的，要求各級幹部、各級政治機關立即向戰士們宣傳解釋：走路就是戰術，敵人被我們打怕了，現在改變了戰術。要捉住兔子，就要比兔子跑得更快。新的戰役剛開始，殲滅敵人的機會還多呢，不要急躁。

國民黨王牌的新一軍也不替杜聿明爭氣，被我們追得屁滾尿流。

10日深夜，接到林總來電，要我們立即向西急進。

原來杜聿明發現我軍再次出擊江南，嚇得魂不附體，生怕我們把他那幾個老本錢消滅掉了，急令新一軍、七十一軍連夜撤向德惠、農安、長春各處。起尾巴跑得快一點，我們沒抓着。可是西面我二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七十一軍的

兩個掩護營殲滅了一個，另一個營被包圍在靠山屯附近。這時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看到自己一個多營被圍，不願白白送禮，於是命令撤到農安的八十七師及撤到德惠的八十八師主力，調轉屁股前去解圍。可是剛進到靠山屯以南地區，敵人發現靠山屯被圍，一營人被全殲，又發現我二、六縱隊主力趕到，即準備逃跑。林總來的電令就是要我們堵住敵人向農安的退路，以便我們在運動中把這股敵人一舉殲滅。

我們研究後，決定三師繞德惠北直抵哈拉海、萬金塔地區去切斷敵人退路，二師除留一部看守德惠敵人，阻止他們向西增援外，師主力配合一師直插農安以北之郭家屯方向。

說走就走，部隊立即出發。

一師像一支離弦利劍，從東北射向西南。11日夜裏，他們一連打了四仗，行軍百餘里，在過中長路時，差一點把杜聿明也逮着了。

事情是這樣的：當杜聿明剛到德惠，為他2月間守德惠的“功臣”轉發蔣介石頒發的獎章時，我們就全線出擊了。他愈看勢頭愈不好，就乘着汽車連夜向長春跑。我一師前衛團過中長路時，突然發現東北方向閃出幾道汽車燈光，他們馬上隱蔽起來，指揮員果斷地說：“往南跑的一定是敵人，打！”一陣重機槍打毀了後面的四輛汽車，前三輛跑掉了。俘虜說，前三輛是他們杜長官坐的。我們還不大相信。事後，我們聽到國民黨廣播說：“……杜長官于11日晚7時半離開德惠，午夜安抵長春。”果真得到了證實。

同日夜晚，縱隊指揮機關脫離戰鬥部隊單獨行動。拂曉時，剛進到四道溝不遠的莊子休息，忽聽傳來了嘈雜的人喊馬叫聲，好大一片人馬、大車在莊子西面由北向南運動。那時我們身邊祇有一個警衛營，指揮所的人員都有點緊張。但又看到敵人隊伍不整齊，判斷是一群驚弓之鳥，不是什麼有戰鬥力的戰鬥部隊。當即要警衛營衝。果然，槍聲一響，敵人便混亂了，丟下馬匹和笨重的輜重車輛，四散逃跑。方塊字讀書社區知道他們是七十一軍和八十八師的直屬部隊。

13日，天蒙蒙亮，一師趕到郭家屯、姜家屯，一看公路上的汽車、大車、人群擁擠成一片，有的向東、有的向西亂竄。同志們看到堵住了敵人，一個個樂得直叫：“嗨！這還差不多，這還差不多。”

“林總司令的八卦，比孔明還算得靈呀！”

一師馬上組織攻擊。敵人一看退路被切斷了，想奪路而逃。但是數次突圍都被打回去了。戰士們愈戰愈勇，二團八連有個戰士叫焦翟金，他正在射擊，猛的一聲炮彈炸響，他的一隻手被打斷了。他咬着牙，“哎”的一聲撕了一塊布，自己裹上斷臂，繼續作戰。別人發現了，驚訝地說：“啊！你的胳膊……”

“沒關係！我還有這隻手呢！”

敵八十八師主力在郭家屯、姜家屯一帶與我一師激戰一上午，大部被消滅了，一小部還憑着莊子頑抗。我軍于下午一點多繼續發起了攻擊。同時也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戰士們大聲喊着口號：“槍是老蔣的，命是自己的，保命要緊，快過來吧！”

幾個敵人跑過來，戰士聽說俘虜幾天沒有吃上一頓好飯，拿出津貼買土豆給俘虜吃，俘虜高興死了，也跑到牆根幫着高喊：“喂！過來吧，他們真優待呀！還買土豆給我們吃呢！”

俘虜是南方人，他那南方口音管用，不久，敵人的二六三團團長蘭松岩也從草垛旁邊鑽出來。他一出來就熱鬧啦，一連串的人都跟着他的後尾，左手朝天舉着，右手放在帽檐上敬禮，一個跟一個，順着牆洞走出來了。

蘭松岩在抗戰時期，就是國民黨的團長了，是個老奸巨猾的家伙。但是當我們同他談話時，神氣沒有了，他顫顫抖抖感慨地說：“真是莫名其妙的很！打響以前，據我們偵察，五十里以內沒有你們隊伍。我估計，即使你們走路比我們快一倍，等你們到達郭家屯，我們也進到農安城了。”

我聽了，忍不住好笑，說：“妙就妙在這個地方，我們不能讓你跑到農安城，而必須就地家東繳槍。”我又說：“你跑了今天，也跑不了明天。現在你們不是去年這個時候了。”

他連連點頭稱是。

在一師右翼行動的我第三師，在前進中也與敵八十八師後尾遭遇。除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大部之外，敵人約一個營的兵力退守孟家城子。從俘虜中得知是二六二團第2營，士氣極為低落。他們是擔任後尾掩護的任務。

將敵人包圍後，師首長接連寫去兩封勸降書：“頑抗是死路一條，放下武器免遭無謂犧牲，保證投降後生命安全……。”但敵人沒有回信。接着又派俘虜送第三封信。一小時之後，敵方回信說：“請給兩小時考慮時間。”

敵人顯然是在拖延時間，企圖在黃昏後突圍逃竄。我指揮所立即命令炮兵射擊。

“轟隆隆”炮彈立刻在村內爆炸了。濃煙衝向天空，遮蔽着整個村莊。敵人亂叫亂竄，混成一團。敵軍營長已知突圍不成，固守必被殲滅，於是親自舉起白旗，命令全營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

這一天，北自靠山屯，南到近農安，在約一百里的公路和沿公路兩側的雪地或村莊裏，到處是我軍圍殲七十一軍的槍聲、炮聲。在夜間十點鐘，全部戰鬥結束了。敵人八十八師全部被我殲滅，七十軍軍直和八十七師被殲滅三分之一。公路上大車、汽車、槍枝、彈藥、被服、電話機扔的到處都是，跟隨部隊的民工們，把它撿起來，裝到車上，一車又一車的，裝的滿登登的，然後打響鞭子，唱着歌凱旋了。

13日，二縱包圍了農安，我縱由郭家屯出發，繼續踏着快要解凍的冰雪原野，乘勝向南前進。

我軍主力迫近了長春，農安必危急。杜聿明又慌作一團，為解燃眉之急，不顧南滿的空虛，采用挖肉補瘡的辦法，抽調了約四個師的兵力來解農安之圍。敵人又被拉過來了。我南滿、西滿乘機發動了進攻，我們南下目的已達到。農安一時攻不下來，而松花江已開始解凍，為了避免同敵人硬碰，林總又命令我們于16日返回江北。待敵人辛苦苦地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們已高歌凱旋，跨到

松花江北了。

## 尾 聲

在毛主席的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方針指導之下，林總指揮我們北滿主力，三次大踏步挺進江南，三次大踏步退返江北。南滿也進行了艱苦的四次保衛臨江的戰鬥。敵人在我們南北滿兩大戰場的一打一拉，一拉一打，南北夾攻的運動戰中，被我們消滅了五個師。他的兵力更加顯得空虛了，逼得他首尾難顧，不得不停止了戰略性的進攻，而改為所謂“機動防禦”。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計劃徹底被粉碎了。我們由被動的局面，完全轉為主動，改變了東北的整個戰略形勢。

松花江是敵人過去用來分割我南北滿根據地，實行“南攻北守”的天險，現在敵我力量一個下降，一個上升，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它——松花江的險阻也失去了作用。

## 五、東北戰場上的 遼沈大決戰

作者說明：

這篇文章記載了我擔任四野六縱副司令員兼16師師長時參加遼沈戰役的史實，原載于《紅旗飄飄》、《中國青年報》等報刊雜志，“文革”期間在《光輝的榜樣》一書中收錄，并進行了部分修改。

東北戰場經我軍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勢作戰，殲滅敵人三十餘萬，收復城市五十餘座，使東、南、西、北滿解放區完全聯成一片，將敵人分割壓縮在長春地區、沈陽地區及以錦州為中心的遼西走廊地帶。這三個地區的陸上聯系也被我軍切斷了，敵人祇能在空中往來。假定長春地區為敵人腦袋，沈陽地區為敵人腰身，錦州到山海關遼西走廊地帶為敵人的尾巴，那麼，現在已經像癱瘓的毒蛇一樣，不能隨意動彈了。

蔣介石看到東北局勢弄到這等地步，心裏十分不安，趕快從山東抽調范漢杰兵團前來增援，守衛冀熱遼走廊地帶。同時把那個志大才疏、指揮無能、曾誇下海口“不恢復國軍在東北的優勢，不從共軍手中收復滿洲一切失地，決不回南京”的東北主帥陳誠撤換，以衛立煌這隻替罪羊登臺，去作“挽救危局”的犧牲品。衛立煌在去東北之前，蔣介石交代的任務是：“穩定沈陽局勢，確保北寧路安全，從共軍手中奪取主動權”。

但是，衛立煌也沒有什麼高明妙計，他與陳誠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敢再放大炮吹大牛了。他上任後，看到東北這種敗局，晝夜

方块字读书社区

憂慮，感到前途暗淡，“對恢復國軍在滿洲優勢表示悲觀”。外國新聞記者也紛紛評論，說：“衛立煌的任職祇能使他贏得常敗的聲名。”雖然衛立煌沒有那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勁頭，可是總不能不想點辦法，進行絕望的最後掙扎。于是他確定了一個“集中兵力，重點守備，確保沈陽、長春、錦州，作為爾後全面反攻的基地”的戰略方針。

當時敵人的部署是這樣的：為了確保長春，以兩個美械正規軍和一部分游雜武裝約十萬人，依托永久性防禦工事進行固守，由一個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在那裏坐鎮指揮；以沈陽老巢作為防禦中樞，北進可以增援長春，西出可以策應遼西走廊，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故將其主力及一部分地方團隊，接近三十萬人，控制沈陽及其周圍幾個縣城，既形成防禦集團，又形成機動集團。衛立煌就在沈陽指揮。為了確保錦州戰略要地，維護遼西走廊，以保持與關內陸海聯系，求得隨時得到關內增援，同時在不利時也好將東北主力經過這條走廊向關內逃命，于是在錦州山海關線擺了七個師，又在錦州城附近控制了十萬人以上兵力，由東北“剿總”另一個副總司令范漢杰在錦州坐鎮指揮。

敵人經過這番苦心安排之後，以為就可以確保沈陽、長春、錦州，就可以堅持東北了。然而且慢，敵人高興得太早了，東北人民解放軍更沉重的毀滅性的鐵拳，很快就要落在他們頭上；他們全部被殲的命運就要到來了。

東北人民解放軍在冬季攻勢勝利結束之後，進行了五個多月的軍政大練兵，為這次巨大規模戰役作了充分準備。練兵的目的是：為了奪取敵人大城市及大兵團集中機動作戰，而進行攻擊戰和運動戰的訓練，并提出“練好兵，打長春”的口號。我們這個縱隊（第六縱隊）的練兵地點在吉林附近。經過這次空前規模的大練兵，不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技術上均得到普遍提高，全軍士氣空前高漲，對攻擊戰、運動戰信心百倍。練兵尚未結束，部隊即紛紛上書請戰。

在大練兵期間，總部又將二三獨立團開到前方補充主力。

部隊，使主力部隊得到充實，每個連隊有一百四五十人，也有一百六七十人，每個師有一萬多人，武器彈藥物資器材也得到補充和調劑。幹部、戰士們看到這種情形，高興得不得了，都說：

“現在萬事具備，就等着林總下進攻命令。”部隊經常向師、向縱隊打電話問：“我們的請戰書怎麼還沒有批準？”

這次巨大戰役是遵照毛主席指示，由林總具體組織和指揮的。毛主席指示“將主攻方向轉向北寧線”，並說“向南作戰具有各種有利條件，我軍愈向敵人後方前進，愈能使敵人孤懸在我側後之據點，被迫減弱或撤退”。這是多麼英明的指示。老實說，當時我們不少幹部認為首先打長春有利，思想上是準備打長春的，看到毛主席這個指示，我們才恍然大悟，思想豁然開朗了。

林總遵循毛主席的這個英明指示，經過深思熟慮所制定的戰役計劃是：以部分兵力繼續“長圍久困”長春敵人，而以東北解放軍的主力南下，首先殲滅北寧線上敵人，堅決攻下錦州。這樣就造成“閭門打狗”，不讓敵人逃入關內的形勢；然後殲滅沈陽向錦州、或向長春增援之敵；如長春敵人撤退，同時消滅長春逃敵。這樣就布下了一個徹底消滅東北境內敵人的天羅地網。

在戰役未發動之前，林總曾多次指示我們：“徹底消滅東北戰場上的敵人，解放東北全境，準備入關作戰，這已不是什麼宣傳口號，而是當前東北全黨全軍的行動方針。”又說：“過去我們組織一次進攻戰役，祇能殲滅敵人幾萬人。現在我們已有可能組織消滅敵人十萬以上甚至幾十萬人的大戰役。”他這種具有戰略遠見、偉大氣魄的戰役決心和信心，鼓舞着我們所有幹部，使我們興奮得渾身都是力量。

衛立煌登臺不久就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同杜聿明、陳誠一樣，過低地估計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力量，認為我軍不具備攻取大城市的條件，同時被我“練好兵，打長春”的口號所迷惑，錯誤地判斷東北人民解放軍這次戰役主要進攻目標是長春，不會在北寧線上，因此就放鬆了對北寧

方塊字讀書社區

我們這個縱隊于9月中旬由吉林地區出發，第一步進到長春

以南地區，協同十二縱隊及十一個獨立師作進攻長春之勢。並準備截擊長春南逃之敵，掩護我軍主力秘密隱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轉向北寧線上作戰。我縱十七師是一支攻擊著名的部隊，林總把它調去，準備使用于進攻錦州城時進行巷戰。

長春是我國東北的一座現代化城市，是偽滿的京都，日本帝國主義曾以此作為進攻蘇聯的軍事基地，國民黨占據後更增修了許多現代化工事。敵人現在所以要固守這座孤城，是想在我們腹地留下一個硬釘子，以牽制我軍主力，威脅我軍南下作戰的後方。我十二縱隊及獨立師從春天起就把它圍得水泄不通，并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現在敵人是外無救兵內無糧草，處于饑寒交迫的絕望狀態。

當我們進到長春以南地區時，敵人正實行“殺民養兵”的政策，敵人把城內幾十萬市民的糧食財物全部搶光，然後強迫驅逐他們出城。受害的人民絡繹不絕地進入我防區後，我們發糧救濟并安置生活，他們十分感激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紛紛控訴蔣軍殘暴罪行。我們工作組同志問他們：“城內情況怎樣？”他們一致回答說：“人心惶惶，日日夜夜盼望解放。”“為什麼人心惶惶呢？解放軍祇是圍城，又沒有攻城。”“沒有吃的，沒有燒的，城內餓死的不知多少，到處是餓殍，高粱米市價每斤一千五百萬元（偽東北流通券）的牌價，且有價無市。沒有吃的不算，還要強迫去給他們修碉堡，負擔種種苦役；修碉堡沒有木料，沒有磚頭，就把我們的房子拆光了……。”

城內的國民黨軍隊被我圍困的軍心涣散，厭戰和逃亡、投誠的與日俱增，僅三個月內即瓦解了一萬八千餘人。據投誠軍官說：“城內糧荒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嫡系部隊每天是豆餅麩子加四兩大豆；非嫡系部隊連四兩大豆也不發；地方機關和保安團隊則‘自力更生’，靠搜刮人民維持生活。”

長春已經變成餓餓待斃、搖搖欲墜的城市了。敵人曾妄圖突圍南逃，但被我圍城方快字讀書社區回去了。現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唯一出路祇有投降或反蔣起義，將功贖罪。

巨大的遼沈戰役是9月12日開始的，我冀東熱河及南滿部隊突然出現在以錦州為中心的遼西走廊地帶，對敵人進行了奔襲包圍，并先後攻克義縣、興城、綏中等城市。

蔣介石為破壞我軍這次攻勢作戰，于倉惶之中親自飛往北平及沈陽，召集緊急軍事會議，親自指揮堅守錦州，妄圖乘我軍主力轉到遼西地區之際，將沈陽地區五個主力軍組成所謂“西進兵團”，由廖耀湘指揮，命令他攻占彰武、新立屯，切斷我通向前線的補給線，同時準備接應長春鄭洞國集團突圍；另外由華北及山東拼湊抽調了七、八個師，海陸兼程馳援錦州，并向其援軍喊叫：“東北局勢好壞在此一戰！”“祇準前進不準後退！”他以為這樣就可以達到解除錦州之圍的目的，匆匆飛回南京去了。

由於沈陽敵人要向西出動，增援錦州，林總命令我縱主力于9月底由長春以南出發，向沈陽以西急進。部隊于10月9日趕到沈陽西北彰武地區，與敵人廖耀湘兵團接觸。當時林總給我們的任務是：協同第五縱隊，與敵周旋，拖住敵人，誘敵北進，使其不能西援，以保證我主力攻取錦州。

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我們意料。10月15日我主力就攻克錦州，守敵十萬全部就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杰被活捉。蔣介石在南京聞此消息，像熱鍋上的螞蟻，忽東忽西到處亂竄，15天還沒有亮就跑到沈陽，當天上午派飛機給長春鄭洞國投下他的“手令”，要鄭洞國趕快率部南逃，否則以違抗命令論罪。由於估計長春的敵人即將突圍，同時廖耀湘兵團新六軍、新三軍亦有北進策應突圍的模樣，於是林總又命令我們立即東返，向通江口前進，準備協同北線部隊殲滅長春突圍敵人。

剛剛走了兩天，就接到林總電報說，長春六十軍17日起義，退出長春，待命改編，鄭洞國率新七軍也在18日簽字，宣布無條件投降。令我縱停止前進，并在彰武東北地區隱蔽，待命準備突然包圍廖耀湘兵團。

自10月3日到20日為止，方块字读书社区“西進兵團”並沒有西進多遠，我軍不但沒有怎樣攔阻，而且放開了道路讓他前進。敵

人還是沒有膽量遠離沈陽，竟在新民、彰武地區徘徊半月之久，眼巴巴地看着我軍勝利的攻克錦州，又無可奈何地看着駐守長春的六十軍起義和鄭洞國率領的新七軍無條件投降。蔣介石“西進兵團”的西進目的，象肥皂泡沫一樣破滅了！

我軍解放錦州、長春之後，東北形勢起了重大變化。林總根據當時情況的判斷及中央、軍委、毛主席指示，很快就定下了為全殲衛立煌所剩下的約二十五萬人的部隊，解放全東北，準備進關作戰的英明決心，要求以各個擊破的方法，首先殲滅黑山、彰武地區的廖耀湘“西進兵團”，然後繼續殲滅沈陽及其周圍的敵人第八兵團，不讓敵人一兵一卒逃入關內。林總動員全軍鼓足百倍勇氣，再接再厲，不怕傷亡，不怕疲勞，不怕遭受小的挫折，堅決地參加這一光榮大決戰，爭取全部勝利。

為了首先殲滅廖耀湘兵團，林總命令第十縱隊堅決阻擊該敵于打虎山、黑山以北地區，并指出這次會戰全局關鍵在於是否能切斷敵人退路，要我縱及五縱、十縱的動作切不可稍有疏忽和猶疑，要準備冒險堅決行動，採取阻擊先頭，拖住後尾，夾擊其中間，無論如何不能讓敵人逃走。

我們對這個指示進行了反復的研究。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我們完全有信心徹底完成，幹部們都表示，拼老命也不能讓這個敵人跑掉。這個光榮任務下達後，部隊很快就像開了鍋一樣沸騰起來了，激動、興奮的情緒，簡直無法形容，人人磨刀擦槍，要與敵人拼個你死我活，要活捉廖耀湘，要把蔣介石的王牌軍——新一軍、新六軍埋葬在黑山、新民、彰武之間地區。要求擔任尖兵任務的決心書、保證書象雪片一樣在連隊，在營、團、師的領導機關內飛來飛去，求戰情緒高漲，恨不得一口就把敵人吞下去。

部隊不但士氣高，而且對於林總關於此次決戰的戰術問題專門指示，也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在這個指示中，特別強調各級幹部每次攻擊之前，均須走在部隊前面，迅速偵察地形，選好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先將敵人防禦工事以炮火進行破壞，再以猛烈的火力壓制敵人，然後展開猛打、猛衝、猛

追……。部隊對於林總提出的這個戰術方法，經過討論之後，認為是消滅敵人取得勝利的法寶，大家按照林總指示執行，就橫直打勝仗，可寫“包”字。

各兄弟兵團，依照林總的命令，向黑山、沈陽方向前進。有的部隊日夜兼程；有的部隊採取白天隱蔽、夜間運動；有的部隊為了誘敵深入，對敵人進行各種迷惑行動。林總的前進指揮所也隨着部隊向新的作戰方向移動中。

戰役準備及部隊的調動，全部遵照既要迅速，又要秘密的原則進行。要使我們的部隊調動好了，而敵人還是神不知、鬼不覺，以增加圍殲敵人的突然性。除了指定我們幾個縱隊準備隨時切斷廖耀湘兵團可能向沈陽和向營口方向的退路之外，為了使廖耀湘兵團敢于放膽向錦州方向前進，林總派了一支軍隊向山海關方向進行佯動，并通知該方向地方政權和群眾準備大軍房舍和糧草，準備迎接主力，配合作戰，佯作我軍主力即要進關之勢。一切布置和組織雖然時間很短促，但却十分周密。

蔣介石和衛立煌對我軍行動完全估計錯誤：第一，認為我軍在錦州作戰中，戰鬥力遭到巨大損失，不可能連續作戰，至少要休整兩個月之後才能打仗；第二，認為我軍主力下一步的行動，將是進攻錦西、葫蘆島和入關作戰，祇以部分兵力圍困沈陽。由於這種荒謬透頂的估計，敵人企圖乘我進攻錦州部隊未恢復元氣之際，命令廖耀湘兵團迅速把兵力轉到黑山、打虎山方向，採取集團滾進的方法，由東向西攻擊前進。又以杜聿明在葫蘆島設指揮所，指揮錦西、葫蘆島方面敵人集團由南向北攻擊前進，以兩路夾攻，重占錦州，再向關內總退却。蔣介石真是白天做夢，癞蛤蟆想吃天鵝肉。偽中央社也在那裏虛張聲勢，搖旗吶喊，說什麼“錦州地區的整個形勢看來是國軍更有希望”。

廖耀湘兵團于24日在空軍重炮掩護下，向我黑山、打虎山陣地進行猛烈攻擊，一次不成功第二次再來，一天之內連續組織了四次大的突擊，但所有的方塊字读书社区<sup>1</sup>陣地的英雄們所粉碎了！敵人那隆隆的炮聲和飛機轟炸聲，不但沒有幫助他奪取我半

寸土地，反而加快我各路部隊向黑山方向前進的步伐。

正當敵人開始進攻黑山、打虎山，我縱隊于24日隱蔽地進到彰武、新立屯之間地區，準備繼續向新立屯方向前進，尋敵包圍。當天晚上，突然接到林總指示說：廖耀湘兵團有自打虎山以東向臺安撤退模樣，要我縱立即掉頭向南，晝夜兼程，強行軍向臺安方向急進。

任務是那麼緊急，我們用兩腳規在地圖上簡單量了下，足有二百多里路。現在我們掉在敵人屁股後面，要趕到前面去堵擊敵人。時間和速度，這是最重的問題，是贏得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為了爭取時間，部隊立即出發，向南急進，一邊前進，一邊打了幾次小仗，敵人都是什麼偽“剿總”通訊兵團的，偽騎兵第三旅的、偽地方保安隊的，這些像豆腐似的敵人，根本不費什麼力氣，我前衛部隊一衝就把他們壓碎了，消滅的消滅，逃命的逃命。我們于25日12時進到黑山、新民之間二道境子一帶公路北側隱蔽休息，準備繼續向臺安方向前進。

天色近黃昏，初冬的西北風卷着地面的枯黃落葉團團亂轉。部隊正準備出發，通訊科長跑來向我們報告：總部電臺暗語，有萬萬火急電報，要我們抄了再走。這時部隊有的已拉出村外正在集合，有的則在整裝待發。茅山鎮方向的敵人在不斷向我炮擊，敵人對我行動已有察覺，以掩護部隊攔阻我軍前進。大家很着急，擔心敵人主力跑掉了。電臺把總部電報收完之後，譯電員忙手忙腳地譯出來了，電文說：敵人主力仍在黑山、打虎山以東地區，我八縱正全力向臺安猛烈側擊敵人。要我縱改向打虎山以東地區攻擊前進，切斷敵人退路，造成對敵夾擊之勢……。

“喚！敵人主力還沒有跑掉，有希望。”我們看了林總的電示，才放下心。

根據當時情況，向打虎山以東前進，一定要與敵人遭遇，甚至可能與敵主力展開惡戰。我們祇兩個師（十七師參加攻錦州尚未歸建）插進去能否完成任務，心中轉，立即又想到林總早指示過，“這次會戰全局關鍵在於切斷敵人退路”，要“大膽冒險堅

決行動”，不能“稍有疏忽與猶疑，否則會放過取得偉大勝利的機會”。現在已經到了這個緊要時候了，應堅決、勇敢地前進。

部隊作了充分的遭遇戰鬥準備，不僅兩個師並肩，並且師又採取兩路，由北向南，再由東北轉向西南，齊頭並進。幹部、火力提前配置，以便隨時指揮，隨時展開火力。四十六團走在尖兵連後面，師指揮所在前衛營後跟進。

夜色朦朧，星斗滿布。戰士們一個緊跟一個，飛快地向前奔跑。黑山方向的上空，不斷閃着敵人照明彈的光亮；時有零星的炮聲和一陣陣的機槍聲傳來，戰士們心裏明白——敵人還未跑掉，于是在肅靜中加快步伐，直跑得呼呼喘着粗氣。

大約走了四個小時，向導告訴我：“前面快要過鐵路了，那邊是歷家窩棚車站。”他用手指着左側後方向，話剛落聲，“拍，拍，拍，”接着“達達達……”步槍、機槍子彈虛虛地從頭上飛過，照明彈接二連三衝天而起，照得鐵路兩側通亮，“轟隆，轟隆，轟隆”手榴彈也響了。

一聽槍聲，就可以判明與我接觸的敵人，不是一般部隊——是敵人正規部隊。一會前面傳下口令：“部隊就地散開！”“要重機槍連跑步上去。”

戰鬥不過十多分鐘，吳團長跑來向我們報告：“鐵路南面是姚家窩棚，據捕獲敵人哨兵說，是新三軍十四師一個營的兵力，我尖兵連猛衝了一下沒有成功，現決心組織四個連兵力攻擊。”我們同意了吳團長的決心，並指示他派部隊向右前方搜索是否有敵人，以便必要時繞過去。

不久，右前方孫家窩棚、雙崗子方向暴發了激烈的槍聲，我四十七團與敵人遭遇了，同時，左側方歷家窩棚附近也有激烈的戰鬥，我十八師與敵人打響了。當時判斷可能是敵人向南退却的側翼部隊，因此要各部隊堅決打垮敵人抵抗，繼續向打虎山方向挺進。

天已大亮，太陽半顛半落，我四十六團全殲姚家窩棚敵人一個營，四十七團占領東西雙崗子，殲滅新一軍一部，

十八師攻占歷家窩棚，部隊正繼續向前攻擊前進，但敵人仍然頑強抵抗，戰鬥越來越激烈。

七時左右，我偵察隊在雙崗子方向以伏擊方法繳獲敵人幾輛汽車，捉到東北“剿總”少將參議一名。俘虜被送到師指揮所，我們親自進行了審問。據供稱：“新三軍現在你們正面及以南地區，新一軍已由黑山以東出發，正向東北前進，擬經姜家屯向臺安撤退，或經一半拉山門退回沈陽。”

究竟是退回臺安還是退向沈陽，俘虜半吞半吐講的含糊不清。但這是當前必須弄清的關鍵問題。經我們再三說明廖耀湘兵團已經被我四面包圍，除了投降被殲以外，沒有別的出路，并解釋我軍對俘虜的寬大政策。這位俘虜才繼續說：“原定由打虎山向臺安、營口撤退，據說那方面遇到貴軍阻擊，廖耀湘就命令後面部隊繞道姜家屯向臺安撤退。今天早晨又改變了計劃——全部向沈陽方向‘轉進’。”

根據俘虜的口供，我們準備取出地圖，考慮如何切斷敵人退路，要那個俘虜退到另一個地方休息去。他起身剛要走，回轉頭來又說：“要使他們不能回沈陽，建議貴軍除堵住姜家屯這條路外，還必須堵住一半拉山門那條路。”我們很覺奇怪，怎麼他竟向我們提出“建議”來了。

經我們研究後，這個少將俘虜的“建議”確有一定的道理。我們立即要師二梯隊（四十八團）搶占崔家崗子、張家窩棚、翟家窩棚一帶；十八師也以一個團跑步占領段家窩棚一帶。果然把企圖向東北方向逃竄的敵人堵住了，并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原來廖耀湘兵團的行動變化經過是這樣的：由於進攻黑山、打虎山毫無進展，又發現我軍從新立屯以東向其右側後迂回前進，廖耀湘感到情況不妙，很快就停止了攻擊，并于25日改變了計劃，企圖取道臺安，向營口方向逃竄，以擺脫我軍的包圍。可是，當敵人先頭部隊到達臺安以北地區時，即遭我軍頑強堵擊，敵人發現此路不通，又倉惶<sub>芳模宇讀書社區</sub>向沈陽撤退，但其先頭部隊到歷家窩棚、雙崗子、二道境子一帶又遭到我軍堵擊。至此敵人

走投無路，已完全陷入我合圍圈內。

廖耀湘這個“西進兵團”，共有十萬餘人，是東北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其新一軍和新六軍又是蔣介石全國五大主力中的兩大主力，如今被我合圍在縱橫不到七、八十華里的狹小地域中，既沒有堅固工事可守，也沒有任何有利地形作依托，全軍覆滅的命運是註定了！但是敵人終究還是有相當戰鬥力的，不經過一場惡戰，不把他打得暈頭轉向、狗血淋頭，他是不肯放下屠刀、繳槍投降的。

我各兄弟兵團採取了分進合擊的方法，從四面八方向着合圍圈內敵人邊分割、邊殲滅地向前挺進，并以西北向東南及西南向東北的兩個方向為主要突擊方向。戰鬥進展頗為順利，合圍圈正在逐漸縮小。

我們跨着北寧鐵路，東南至姜家屯一帶，西北至二道境子附近，與五縱隊接聯，形成似品字弧形陣地，把敵人向沈陽方向退却的鐵路、公路全部切斷了。我們象一把鋼刀，插進敵人心臟，象一座鋼堤，堵住了敵人退路。戰鬥打得熱火朝天，正面和左翼為敵人新三軍、新六軍各一個師，右翼為新一軍及七十一軍主力，敵人幾次企圖奪路東逃的衝擊均被粉碎了。

下午林總指示，要我縱堅守陣地，堵住敵人。我們根據這個指示，除一部分兵力繼續向敵人進攻外，主力積極加強防禦，構築工事，組織火力，準備粉碎敵人更大規模的衝擊，不丟失一寸陣地。十七時左右，敵人發現我軍從西面壓過來了，便狗急跳牆，集中兵力向我縱厲家窩棚、張家荒、張家窩棚、朱家窩棚一帶陣地進行瘋狂的衝擊，妄圖孤注一擲，打開缺口，向東逃竄。敵人先以密集炮火向我轟擊，再以密集隊形蜂擁地向我猛撲。我軍戰士充分發揮了林總所指“刺刀見紅”的戰鬥作風，英勇頑強，寸土不讓，先以火力殺傷敵人，再以手榴彈、小包炸藥、刺刀、槍托與敵人進行白刃戰，敵人衝一次打坍一次。戰士們互相鼓勵高喊：“人在陣地在！”“決不丟！”方塊字讀書社區負傷不下火線，同敵人拼到底！”經過約三小時的激烈戰鬥，于天黑前將敵人東逃的衝

擊全部打退。炮聲和槍聲逐漸稀落了。

敵人並不甘心束手待擒，白天衝擊失敗了，估計敵人可能利用夜間突圍。我們除布置固守村莊外，還要各團派出部隊在村莊與村莊之間埋伏游動，嚴密封鎖。

入夜。我們正面沒有激烈的戰鬥，幾個同志趴在平房頂上觀察情況，祇看到十里路以外的地方有敵人汽車燈光，一輛接一輛，有的向東走，有的向東北走，還聽到更遠更遠的西面和西南面有激烈的炮聲和炸藥爆破聲，可以判定這是我兄弟兵團在那裏與敵人進行夜戰。

馮副師長爬到房頂上來了，他向我們報告說：“剛才四十七團郝團長來電話，敵人現在想以偷跑的辦法，利用村莊與村莊間空隙突圍，但被我游動部隊發現，已俘虜五百多人。”

敵人白天硬衝打不開缺口，改為夜間利用黑暗偷偷逃跑，“馬上通知各團加強村莊與村莊間的埋伏和搜索。”馮副師長立即布置去了。

不久，四十八團曹團長也來電話報告，俘虜敵人兩千餘人，看樣子敵人已經混亂了。俘虜中有新一軍的，有七十一軍的，好幾個師的番號，亂七八糟。我伏擊部隊一打，他們就繳槍，前面人繳了槍，後面人跟着繳。我們在敵人逃走的路旁，以兩個排兵力端着槍擺成一座大門，向敵人宣布，凡從這個門過去，放下武器到指定地點集合，就算解放了。他們很聽話，乖乖地按照我們講的辦法做了。

27日天蒙蒙亮，我兄弟部隊繼續對被分割的敵人加緊攻擊，戰鬥的發展更加順利了，合圍圈愈來愈小了，敵人陷在我軍四面炮火交叉射程之下，已喪失指揮和控制。有的在絕望抵抗，有的在潰散逃命。我軍東面一頓炮擊，敵人就向西跑；西面一頓炮擊，敵人又向東逃。彈片橫飛，炸的敵人亂成一團，互相亂撞亂碰，人仰馬翻，汽車、炮車東倒西歪。

“全線出擊！”我們命令。頓時部隊就像河水決堤，向西向東南奔出去了，在炮火支援下，橫衝直殺，打得敵人雞

飛狗跳，潰不成軍。戰士們隨即展開了政治攻勢，高喊：“蔣軍兄弟們，你們已經完蛋了，趕快繳槍吧！”敵人舉起白旗，大批大批的俘虜象流水般地由前線押送下來。戰鬥發展十分順利。

當我全線出擊時，突然有一股敵人的騎兵約三、四百人，不要命的竄進了我後梯隊機關地區。我全部後方人員有槍的拿槍，沒有槍的拿棍子，炊事員拿菜刀，男女宣傳員、醫生、護士，趕大車的民工，人人參加戰鬥，一下子就把敵人打散了。村頭巷尾，田頭地邊，到處喊捉俘虜，敵人一個也沒有跑掉。這一下，特別把趕着大車參戰的民工樂得笑咪咪的，他們把自己繳獲的衝鋒槍挂在身上，把繳獲的馬套在車上。有一個民工一邊耐心地刷洗馬身上塵土，一邊自言自語地說：“馬呀，馬呀，你現在也解放了，過去跟着反動派受罪，挨餓挨槍子，現在跟咱一起支援解放全東北，多麼光榮。”

北面五縱隊的部隊壓下來了，我們首先與他們進行了戰場會師。接着一縱、三縱由西北面勢如破竹般的打過來了，十縱隊由黑山方向打過來了。各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掃蕩着殘餘敵人。

經過兩晝夜的激戰，于28日拂曉前全部結束戰鬥。從此廖耀湘兵團的十萬人馬，全軍復沒了！而廖耀湘本人，也無精打采垂頭喪氣的出現在我軍俘虜的行列中。我們這個縱隊共殲滅敵人二萬六千餘人，僅十六師就殲滅敵人一萬八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支萬餘支。我們一個師殲滅敵人相當兩個師以上的兵力和武器裝備，并且頑強地堵住了敵人向沈陽的退路，得到林總通令嘉獎。

廖耀湘兵團全部被殲之後，衛立煌更是驚慌失措，慌忙地收縮兵力，妄圖固守沈陽；同時撤到營口的敵人則企圖從海上逃跑。衛立煌本人攜帶眷屬坐上飛機溜之大吉了，將沈陽敵人交由第八兵團司令周福成指揮。

我各兄弟縱隊在林總統一部署下，不顧疲勞，日夜兼程，飛速向沈陽、營口猛追急進，  
**方块字读书社区**  
攻占新民、遼陽、鞍山、海城，攔腰斬斷沈陽敵人退路。爾後一路大舉向北，與北綫

南下我軍會攻敵人最後巢穴——沈陽；一路大舉向南，殲滅營口地區敵人。

11月1日，我軍向沈陽發起總攻，當天就將敵人主力殲滅，2日繼續將殘餘敵人肅清，共殲守敵十萬。同時，我南路大軍也將營口敵人殲滅，盤踞在錦西、葫蘆島一帶的敵人則悲觀失望地縮回關內去了。至此，東北全部解放，經過五十二天的遼沈戰役，共殲滅敵人四十七萬人，使全國形勢，敵我力量對比起了根本變化，加速了蔣介石政權的潰滅，東北人民，全國人民歡欣若狂。這時東北人民解放軍則準備向關內奮勇前進。

## 作者簡介

李作鵬 漢族，1914年4月生于江西省吉安縣。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紅軍時期，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傳令兵、朱德警衛排衛士、軍委情報科科員、軍委機要科科員。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任中革軍委二局二科科長。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第115師偵察科長、作戰科長和參謀處處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16師師長，第四野戰軍第43軍軍長。

建國之後，歷任第15兵團參謀長，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總參謀部軍事訓練部部長，海軍常務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

1969年，在中共黨的第九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並被任命為軍委辦事組成員。

2009年1月因病去世，終年95歲。



ISBN 978-962-86438-6-8

A standard one-dimensional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978-962-86438-6-8.

9 789628 643868  
定價 HK\$ 218.00

方块字读书社区

# 李作鵬回憶錄

李作鵬 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 內容提要

李作鵬，農民的兒子，十六歲參加工農紅軍，戎馬生涯四十一年。

197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李作鵬成為那次黨內政治斗争的犧牲品。出獄後，歷經二十余年，完成了這部《回憶錄》。

本書真實記錄了作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經歷，真實記錄了作者為新中國軍隊建設而不懈的努力。也真實記錄了作者身陷文革旋渦，無奈沉浮的困惑與心聲。

本書不僅披露了作者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中鮮為人知的情節，而且公布了從未面世的大量珍貴歷史照片。

(下卷)

李作鵬

回憶錄

李作鵬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在海軍工作期間



1963年天安門國慶觀禮



1962年6月調海軍工作，任海軍副司令員。



1964年作東北地區軍事攝影  
方塊字读书社区



視察海防部隊



方块字读书社区



視察艦艇部隊





视察海防工程和軍工廠

万块字读书社区

林彪元帥視察海軍



視察方塊字讀書社區和高炮部隊



觀看軍事演習



作者陪同林彪視察海軍直屬機關。



方塊字读书社區  
在海軍作戰指揮室

與林彪及家人



林彪全家合影 1962年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65年6月5日 北京 毛家湾  
方块字读书社区



《葉群與豆豆》攝于1945年前後，作者保留這張照片60餘年。



與豆豆合影



方块字读书社区  
葉群(前排左三)、林立果(前排左一)與作者全家及工作人員合影

## 文革初期的海軍



接見群衆



接見戰鬥英雄麥賢得



1969年6月24日隨周恩來接見蔥軍駕機起義人員。左一作者，左二黃永勝，右一吳法憲。

1970年2月20日海軍領導接見擊落美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有功人員。



万块字读书社区

## 軍委辦事組工作期間



軍委辦事組領導與工作人員在西山合影。  
前排左三起：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李作鵬。



1970年5月13日 八達嶺長城



方塊字讀書社區、李、邱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



葉群(前左三)和黃永勝(後中)、項輝芳(前右二)、吳法憲(前右三)、陳綏圻(前右一)、李作鵬(後左)、董其采(前左一)、邱會作(後右)、胡敏(前左二)在京西賓館合影。



辦事組視察海軍直屬機關(上圖)和23訓練基地(左圖)。前者黃永勝，旁邊是作者。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朝鮮駐華使館大會上講話



接見莫桑比克軍事代表團

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  
前右者為吳振宇大將



隨國防部領導接見阿爾巴尼亞軍  
事代表團。後排右二為作者。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與家人



作者夫婦和家人在西山駐地合影。

万块字读书社区

1981年 離開秦城安置太原



分別十年後的合影

出獄後的第一張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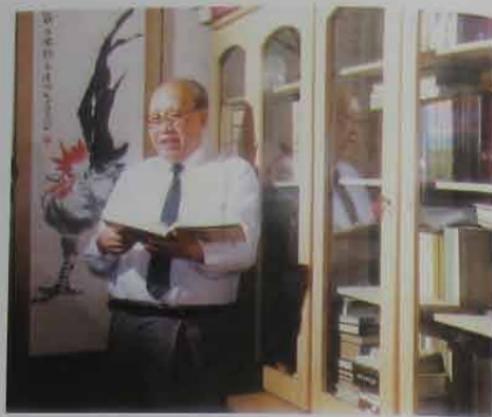
1982年山西太原，出獄後第一個春節與家人團聚。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太原保外就醫期間



練字



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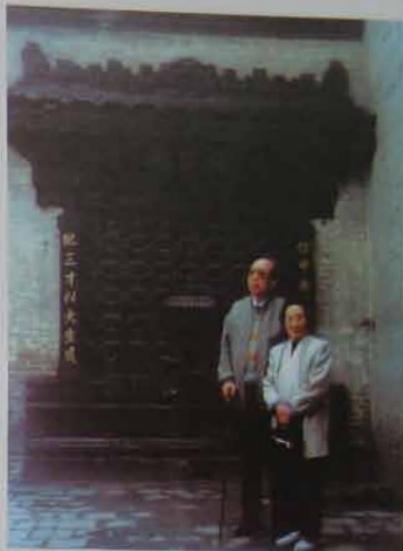


寫作



在汾河邊散步  
方塊字读书社区

1988年 刑滿釋放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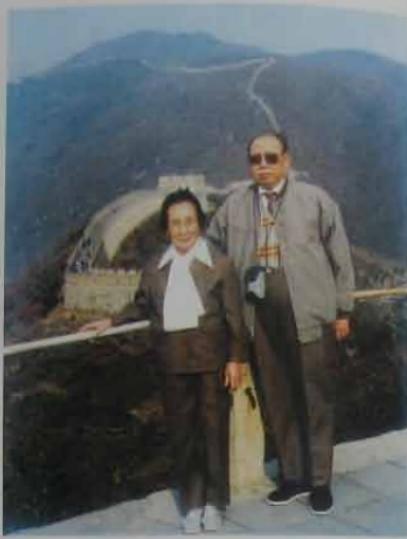
到山西晋祠(左)和喬家大院(右)瀏覽



到北京北海公園(上)和頤和  
方块字读书社区園(右)游玩



沈陽故宮



慕田峪長城



北戴河海濱



黑龍江五大连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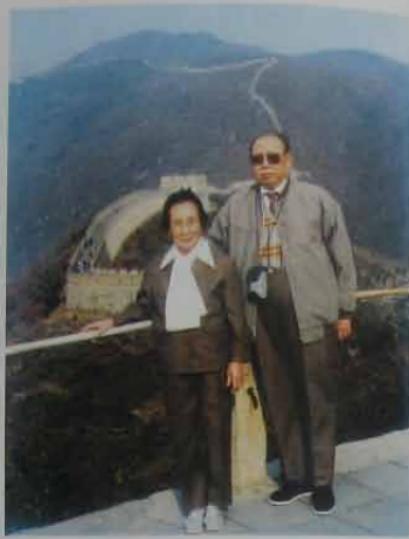
方块字读书社区



大連



沈阳故宫



慕田峪长城



北戴河海滨



黑龙江五大连池

方块字读书社区



大 連

## 北京生活的最後十年



深圳、珠海、廣州一行



濟南、泰山、曲阜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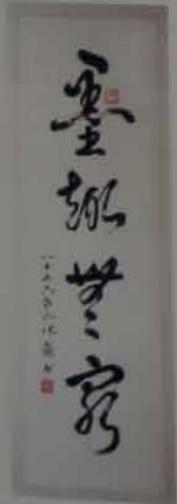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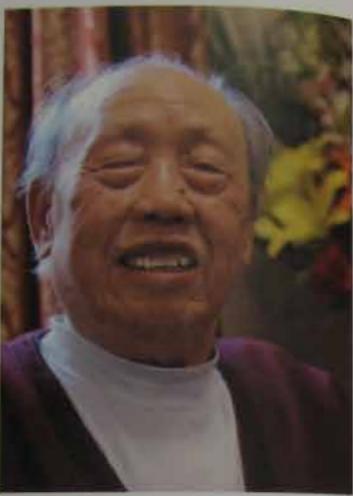
作者夫婦與邱會作夫婦、林立衡、黃春光、邱路光、李大徵、李冰天在北京。



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



方块字读书社区



2007年8月1日，家鄉  
建成將軍園，此銅像  
安放在園中。



方块字读书社区

# 目 錄

## 上 卷

前 言 .....	1
-----------	---

### 第一篇 走向革命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	5
一、我的家鄉 .....	5
二、參加紅軍 .....	9
三、轉入中國共產黨 .....	14

第二章 紅軍時期 .....	16
----------------	----

一、破譯敵軍密碼電報 .....	16
二、渡大渡河，過雪山草地 .....	20
三、抗大學習 .....	24

### 第二篇 游擊齊魯

第三章 挺進山東·方塊字读书社区 .....	27
一、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 .....	27

二、泰西陸房勝利突圍	30
<b>第四章 梁山抗敵</b>	<b>35</b>
一、獨山莊戰鬥大捷，蔣介石來電嘉獎	35
二、反掃蕩，中彈負傷	38
三、北平治傷	40
<b>第五章 建立魯南敵後根據地</b>	<b>44</b>
一、以抱犢崮山區為中心	44
二、先攻南大頂山寨	47
三、陶峪會議	51
四、再攻天寶山石寨	53
五、剿匪中，負重傷	55
<b>第六章 魯中反掃蕩</b>	<b>58</b>
一、軍事守勢，政治攻勢	58
二、濱海整軍	59
三、戰火中的婚禮	61
四、日寇沂蒙大掃蕩	63
五、跳出敵人的合圍圈	66
六、綠雲山殲敵戰，又一次負傷	69
七、濱海養傷和反掃蕩總結	72
<b>第七章 積蓄力量和反摩擦鬥爭</b>	<b>74</b>
一、黎明前的黑暗	74
二、精兵簡編，積蓄力量	76
三、甲子山地區反摩擦	79

第八章 由守勢轉爲攻勢.....	84
一、整風運動.....	84
二、自己動手、生產自給.....	86
三、全民皆兵，反“蠶食”鬥爭.....	87
四、春季攻勢.....	90
五、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	92
六、裏應外合，解放莒縣.....	94
第九章 全線大反攻.....	99
一、春夏攻勢，將戰略地區連成一片.....	99
二、大反攻，攻占要塞臨沂城.....	102

### 第三篇 血戰東北

第十章 向東北進軍.....	109
一、濱海支隊挺進東北.....	109
二、再調六萬部隊，限期到達東北.....	111
三、陳毅率部接防山東.....	113
四、隨羅榮桓渡海去東北.....	116
第十一章 且戰且退.....	120
一、形勢緊迫.....	120
二、山海關失守與放棄錦州.....	123
三、“忍、等、狠”三字方針.....	130
四、“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	133
五、東北鬥爭需作長期打算.....	135
六、秀水河子殲滅戰和撫順運動戰.....	144

第十二章 四平保衛戰	152
一、必須控制北滿地區	152
二、堅決迎擊北進之敵	153
三、四平浴血保衛戰	159
四、拖住敵人，配合四平作戰	166
五、我軍準備主動轉移	168
六、放棄四平，戰略後退	174
第十三章 三下江南	179
一、在林彪司令員身邊工作的八個月	179
二、敵人的“南攻北守”與我軍的“南打北拉”	184
三、首下江南	190
四、再下江南	194
五、三下江南	201
六、扭轉了東北戰局	207
第十四章 夏季攻勢	209
一、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	209
二、夏季攻勢第一階段	212
三、四平攻擊戰	215
四、反思四平攻擊戰	225
第十五章 秋季攻勢	229
一、部隊休整	229
二、確定作戰方針	232
三、我縱執行打援和破襲任務	234

第十六章 冬季大進攻.....	240
一、縱隊黨委對戰訓的指示.....	240
二、敵我態勢和冬季作戰意圖.....	242
三、攻克彰武與圍殲新5軍.....	243
四、圍殲新立屯之敵.....	247
五、轉戰遼南與解放法庫、開原.....	249
六、攻克四平.....	251
第十七章 遼沈大決戰（之一）.....	255
一、決戰前的東北形勢.....	256
二、林彪提出“大兵團、正規化、攻擊戰”的作戰方針.....	258
三、初定戰役主攻方向.....	261
四、調任6縱，首戰告捷.....	262
五、全軍大練兵.....	264
六、南下作戰部署與繼續圍困長春.....	266
七、錦州、長春相繼報捷.....	269
第十八章 遼沈大決戰（之二）.....	273
一、林彪下達殲滅西進兵團的命令.....	273
二、向臺安方向強行軍.....	276
三、厲家窩棚阻擊戰.....	278
四、“部隊打光了，也不能讓敵人退回沈陽”.....	282
五、廖耀湘回憶被殲的經過.....	287
六、乘勝直搗沈陽.....	289

## 第四篇 追寇南下

第十九章 三千里路烟和塵.....	293
一、參加平津戰役.....	293
二、南下先遣兵團.....	295
三、向中原挺進.....	297
四、勝利渡江.....	300
五、湘贛戰役.....	302
第二十章 摧枯拉朽占廣州.....	308
一、“兵強馬壯”運動.....	308
二、向廣東進軍.....	311
三、廣東戰役.....	313
第二十一章 粵桂邊圍殲戰.....	319
一、桂系孤軍已四面楚歌.....	319
二、向廣西進軍.....	321
三、擊潰魯道源兵團.....	323
四、圍殲張淦兵團.....	325
五、追殲殘敵.....	328
第二十二章 解放海南島（之一）.....	331
一、準備進攻瓊崖.....	331
二、渡海作戰會議.....	336
三、渡海準備與大練兵.....	339
第二十三章 解放海南島（之二）.....	345
一、一個加強營，潛渡強攻.....	345
二、一個加強團，再次潛渡強攻.....	350

三、主力部隊的渡海準備.....	356
四、大舉強渡.....	358
五、攻占福山和黃竹、美亭圍殲戰.....	360
六、乘勝追擊，解放全島.....	362

## 第五篇 回顧輝煌

第二十四章 勝利詩篇.....	368
一、紅軍贊歌.....	368
二、抗日贊歌.....	372
三、解放贊歌.....	381

## 附 錄

一、民兵游擊戰術問題.....	387
二、在林彪同志指揮下.....	399
三、四平保衛戰.....	409
四、三下江南.....	422
五、東北戰場上的遼沈大決戰.....	434

# 下 卷

## 第六篇 風雨十二年

第二十五章 軟禁陳光，我之所見.....	449
一、陳光是我的老領導、老戰友.....	449
二、接受特殊任務.....	452
三、軟禁前後.....	455
四、歷史懸案.....	458
第二十六章 在武漢高級步校五年.....	460
一、為部隊培訓了大批基層幹部.....	460
二、向蘇聯學習正規化與改進教學.....	464
三、步校老同事的往事回憶.....	467
四、辦學體會.....	470
第二十七章 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	476
一、一隻舊木箱.....	476
二、教員的授課提綱.....	479
三、學員們的討論、作業和期末復習.....	483
第二十八章 在軍委訓總和總參軍訓部五年.....	489
一、1958年，在批判“ <u>教條主義</u> ”中度過.....	489

二、1959年，半年抓訓練，半年批“彭、黃”	494
三、1960年，向國防部長的兩封建議信	498
四、1961—1962年，改革訓練，貫徹“少而精”	502

## 第七篇 文革前期之我見

第二十九章 調入海軍	507
一、參加軍委檢查團	507
二、由陸軍調到海軍	511
三、海空戰大捷，全殲入侵之敵	517
四、“三頭”司令	523
第三十章 山雨欲來	526
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526
二、糾正“軍事衝擊政治”， 海軍黨委意見分歧	528
三、中央會議，批判羅瑞卿	536
四、未參加的海軍黨委 “三·三”會議和擴大會議	543
第三十一章 天翻地覆（之一）	550
一、海軍機關開展“四大”	550
二、軍隊院校造反派衝擊海軍機關	554
三、軍委決定揪鬥蘇振華	560
四、對李、王、張的衝擊圍鬥仍未停止	563
五、《中央軍委命令》和“三支兩軍”	565
六、我與賀龍不熟悉	568

第三十二章 天翻地覆（之二）	570
一、海軍仍處于兵慌馬亂的大動蕩中	570
二、青海流血事件與軍委“十條命令”	578
三、“五·一三”流血事件	581
第三十三章 天翻地覆（之三）	589
一、“痛打落水狗”和革命大聯合	589
二、震驚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	592
三、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的講話	600
四、海軍召開學習毛著積代會	605
第三十四章 天翻地覆（之四）	609
一、祇要部隊穩定，就能打勝仗	609
二、“楊、余、傅”事件	612
三、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	617
四、解放幹部和處理層層站隊問題	626
五、在工作中發生意見分歧	630
第三十五章 天翻地覆（之五）	633
一、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	633
二、珍寶島武裝衝突	637
三、林彪說：“無名小卒，野心不小”	640
四、“九大”召開	646
五、海軍第四次黨代表大會	650
第三十六章 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	652
一、在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	652
二、上廬山之後	658

三、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	659
四、分組討論.....	661
五、全會休會.....	668
六、全會復會.....	673
<b>第三十七章 批陳整風與南巡秘密講話.....</b>	<b>676</b>
一、毛主席說： “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	676
二、華北會議和“批陳整風”會議.....	679
三、在武漢與劉豐的談話.....	682
四、毛主席講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鬥爭.....	685
五、南巡講話是策劃批鬥林彪的前奏曲.....	686
<b>第三十八章 “九·一三”事件.....</b>	<b>692</b>
一、周總理的電話指示.....	692
二、政治局緊急會議.....	697
三、總理圈閱了電話記錄報告.....	700
四、處理山海關機場的善後工作.....	702
<b>第八篇 獄中人的心聲</b>	
<b>第三十九章 天塌地陷（之一）.....</b>	<b>705</b>
一、特殊的會議.....	705
二、馬廐裏的隔離人.....	709
三、究竟為什麼.....	711
四、生活條件略有改善.....	714
五、學習與鍛煉.....	718

第四十章 天塌地陷（之二）	721
一、多次上書	721
二、與中央專案組的交鋒	727
第四十一章 天塌地陷（之三）	738
一、悲喜交加	738
二、打入十八層地獄	741
三、共產黨監獄的滋味	743
四、平靜中的波瀾	748
第四十二章 預審抗爭	754
一、預審的折磨	754
二、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	761
第四十三章 公審實錄	765
一、起訴書中的五大“罪行”	765
二、四次庭審和一次辯護陳述	768
三、判決	776
第四十四章 自辯和沉默後的話	781
一、對“最關鍵罪行”的自辯	781
二、誰是真正的責任人？	787
三、我的沉默和其他“罪行”	792
四、什麼叫“審罪不審錯”？	795
第四十五章 判決之後流放并州	799
一、與家人見面、通信，是最欣慰的事	799
二、寧願把勳章丟到大海中	802
三、保釋出獄，流放	803

第四十六章 悲愴詩篇	806
一、逆境白話	806
二、通縣隔離	807
三、秦城囚禁	815
四、審判風雲	818

## 第九篇 到太原之後

第四十七章 在太原的酸甜苦辣	824
一、治病送瘟神	824
二、生活苦與樂	830
三、拙筆寫春秋	834
四、家中被盜	838
五、刑滿釋放	839
六、在誕辰家宴上的講話	842
第四十八章 看到中央[1972]24號文件後	846
一、流傳很廣、影響極大的中央文件	846
二、文件中說：	
“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政變”	848
三、文件中說：“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	852
四、吳法憲說：“林彪怎麼辦，往那裏擺？”	855
第四十九章 老伴日記和我寫的悼詞	857
一、艱難歲月的記錄	858
二、悼詞	865
第五十章 與律師再見面	867

## 附 錄

## 第六篇

# 風雨十二年

## 第二十五章

### 軟禁陳光，我之所見

#### 一、陳光是我的老領導、老戰友

首先就我知道的陳光其人，做簡要介紹。

陳光是湖南郴州人，1905年出身貧農之家，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湘南農民暴動，然後上井岡山。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中，曾任紅一軍團12師師長和少共國際師師長，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擔任紅一軍團紅2師師長職務。到陝北後，任紅4師師長。“西安事變”後，他接替已調任紅軍大學校長的林彪，任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曾擔任115師343旅旅長，115師副師長、代理師長。

抗日戰爭時期，在山西、山東敵後的廣大地區，他率領115師

英勇打擊日寇和敵偽頑固勢力，多次粉碎日寇和敵偽頑固勢力的圍攻、封鎖和掃蕩，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為創建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抗日武裝力量，立下了大功。

1943年由山東敵後抗日前線，調延安參加整風學習。

解放戰爭時，陳光赴東北，先擔任東滿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後任松江軍區司令員兼哈爾濱衛戍司令員和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

全國解放後，任廣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他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在槍林彈雨中，多次光榮負傷，歷來以衝鋒陷陣，英勇善戰著稱。其身經百戰，並戰功累累。

在山東抗日戰爭初、中時期的五六年中（1938年至1943年），我一直在他身邊工作，陳光是我的老領導和生死戰友，交往也十分密切。

記得1950年2月，我參加兵團在廣州召開的解放海南島渡海作戰會議時，他請我到他家裏吃狗肉，他邊吃邊言兵談政的發表了一通不平凡的議論。

他問我：“海南島是戰爭辦法解決好，還是和平辦法解決好？”

我說：“當然是和平辦法解決好，可是現在根本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唯有用戰爭辦法解決。”

他說：“和平解決的辦法是存在的，只要葉劍英讓出一個職位就行，你們就可以避免一場血戰。”

我說：“能不能把你的高見和辦法說給我聽聽？”

陳光把話匣子打開了，他說：“我的辦法就是找陳濟棠搞統戰工作，爭取用和平解放長沙的方式來解決海南島



八路軍115師代理師長陳光

問題。我有關係人可以找到陳濟棠，陳現在來往于香港與海口之間，現在海南島的部隊多數是陳的老部屬，他與薛岳矛盾很尖銳，薛岳拼命排擠他。陳濟棠歷來是反蔣的，中央蘇區對我‘圍剿’時，他的態度是消極應付的，他參加1933年福建反蔣事變，1936年又策劃兩廣抗日反蔣。如果葉劍英把廣東省主席的位置讓給他，我看問題就解決了。現在葉劍英挂名官銜太多了，什麼華南分局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廣州市委書記、廣州市人民政府市長等等，太多了。我認為讓出一個位置，爭取和平辦法解決海南島問題，是劃得來的，對我們是有利的。”

當時我聽了之後，心裏有兩點懷疑：第一，陳濟棠已無實際兵權，他能把蔣介石的嫡系薛岳搞掉嗎？第二，葉劍英是統戰工作老手，對廣東軍閥情況又非常了解，在團結反蔣力量方面經驗豐富。再說，是否爭取和平辦法解決海南島問題，中央肯定全面的考慮過。

因此我問他：“你向葉參座和林總提過建議沒有？”

他說：“還在考慮。”

1950年4月30日，解放海南島戰役結束後，我們43軍進行了戰後休整工作，大家忙了一個多月，事情剛剛結束，稍稍喘口氣，就

接到第四野戰軍總部命令，調我任15兵團參謀長兼廣東軍區參謀長，遺缺軍長職務由副軍長龍書金擔任。

我把工作交待之後，即離開海南島，于6月底回到廣州，來到新的崗位上工作。

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兵團司令員鄒華、政委賴傳珠、副司令員洪學智等幾位領導人，都非常關心朝鮮

方塊字读书社区



廣州，時任15兵團參謀長

中心內容。

7月初的一天，陳光知道我已回到廣州，又邀請我到他家裏吃飯。由於陳光是我的老首長、老上級，私人友情甚深，因此到他家裏去吃飯和閑談，是很平平常常的事，我當然不會推辭，按時前往。

一進門，陳光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就是一句出人意料的話：“我不十分歡迎你回廣州擔任參謀長職務。”

我有點莫名其妙，一邊落座，一邊驚異的問：“為什麼？”

他說：“這是你最大的失策，軍長有兵權，四五萬人是個很大的力量。你當兵團參謀長名義上提升了，但沒有什麼實權，沒有司令、政委同意，一個團、一個營你也無權調動。”

我說：“這是上級命令。”

陳光改變口氣說：“沒有辦法，既然來了，好好幹一段再說。”

之後，我們兩人就談到朝鮮戰爭形勢，陳光又大發議論說：“為了破壞美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新侵略計劃，策應朝鮮人民軍作戰，我主張，我們中國應向東南亞出擊，向越南、緬甸出擊，有兩三個兵團就可以打得他們落花流水，打得美帝國主義顧此失彼。”

他問我的看法如何，我說：“我沒有你這樣高的戰略水平，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在進餐過程中還談到，他在港澳和臺灣有一些情報關係，通過這些關係，不但可以得到臺灣情報，還可以掌握遠東美軍的行動情報。他說：“你現在是兵團參謀長了，以後我可以把這些情報關係全部交給你，可能對你今後掌握敵情有幫助。”雲雲。

這是我與陳光最後一次吃飯閑談。

## 二、接受特殊任務

大約是7月中旬的一天，葉參謀（葉劍英）通知鄧華、賴傳珠和我三人到他家裏開會。方块字读书社区葉劍英宣布陳光有嚴重政治問

## · 第二十五章 · 軟禁陳光，我之所見 ·

題，中央已決定把他先控制起來，軟禁在家，然後再調查處理。

陳光有什麼嚴重政治問題呢？葉參座主要談了四條：第一是通敵。與蔣介石在香港、澳門的特務混在一起，以情報資敵。第二是反對領導。對廣東現在的軍政領導人不滿。第三是可能外逃。據說他已準備最近到香港去。到了香港，蔣介石特務就可能把他弄到臺灣去。第四是家中私藏了大量武器。

葉參座說：“因此要盡快採取斷然措施，先把他控制起來，軟禁起來，再聽從上級的處理。”

葉、鄧、賴事先似有商量，對處理陳光的意見也基本一致。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說：“陳光這個人很橫蠻粗野，脾氣暴躁。”又說：“他家裏經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包括國民黨特務、流氓打手，這些人都會使用武器。”還說：“陳光住的樓底下有個武器倉庫，不但有長短槍，還有輕重機槍，數量不少。因此，搞得不好可能發生槍戰。”等等。

這個宣布對我簡直是晴天霹靂，太突然了。我雖然知道陳光數年來對沒有被重用，有所不滿。從延安到東北後，按照資歷和軍事才能，他應該擔任林彪的主要副手之一，但沒有被重用。也聽說，在我到任軍區前的某次會議上，葉劍英曾對陳光提出批評，因此兩人發生了激烈爭吵，還拍了桌子。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他現在已經“墮落”到“通敵”、“外逃”。我心裏七上八下，很不平靜，也很不理解。

在戰爭年代，我們並肩戰鬥多年，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從私人感情與戰友情誼上一時轉不過彎。但既然是中央批准的，又是葉參座親自安排和處理此事，作為下級，就不能不執行組織做出的決定。

如何把陳光控制起來，軟禁起來呢？當時，幾位領導已經有了行動計劃，叫我來就是通知我按照這個行動計劃執行。

葉參座面對我說：“你不是和陳光私人關係很好嗎？我們商量過這樣辦：軟禁的地點，就在他現在的駐地那座小樓，你設法把陳光引到外面去游山玩水，方塊字读书社区

和省公安廳，把他家裏的武器全部收繳，人員全部調出處理。另外安排新的人員進去擔任看管監視。他的私人文件也全部清出審查。”

又對鄧、賴說：“一切工作秘密準備完畢後，在陳光外出游玩時，家裏就動手，務必在他回家之前，全部處理完畢。”並說：

“指定一位幹部在陳光返回後，向他當面宣讀限制他自由的決定及指出其錯誤要點。”

接受任務的當夜，我翻來覆去睡不着。心想，如果上級讓我完成消滅日寇或國民黨軍隊的任務，不要說一個團、一個師，就是一個軍、一個兵團也不在話下。但現在接受和執行的任務，是誘捕自己的老上級，老戰友，執行這樣違心的任務，有生以來第一次。再者，葉參座所說陳光如此嚴重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真讓人難以相信。心中反復思忖，但最後我還是認定了，軍人是要服從命令的。今天的會，看來葉、鄧、賴已按中央指示事先商量過，我祇能按中央和上級的指示和部署辦。

次日，我就到陳光那裏去了。我的態度平常如故，但稍微留意觀察他家裏，是否有什麼異常現象，結果沒有發現任何可疑徵候。我們兩人東拉西扯地閑談，從朝鮮戰爭到廣東剿匪，說得隨便自然。

陳光以好烟好茶相待。最後我說：“我幾次來廣州，除了去過越秀山、黃花崗之外，其他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你對廣州情況熟悉，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可以帶我去玩玩。”

他想了想後說：“現在天氣很熱，可以坐游船到郊區去玩玩。”

我說：“郊區有什麼好玩的？”

陳說：“有！山清水秀。”

我說：“那就明天上午去吧。”

他又思忖片刻說：“明天不行，我還有點事情，後天可以。”

告辭出來後，我就到賴的辦公室，把同陳光一起出游的準確時間告訴了他。

陳光仍蒙在鼓裏，既不可能料到他已走到譽毀榮辱的邊沿，也不可能料到他的行動自由很快就要結束，更不會料到他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的二十多年戰鬥生涯，竟會如此結束。

### 三、軟禁前後

按照約定游玩的時間，于當日上午8時，我同陳光各帶兩名警衛員，在廣州東山駐地附近的河道碼頭登上游船。

游船開始悠悠蕩蕩緩慢前進。我們呼吸着郊區清新空氣，觀看河道兩岸田園風光。雖然我内心極為沉重痛苦，也要假裝輕鬆愉快的樣子。觸景言景，無話找話，力求讓陳光高興。我完全明白，這是上級交給我的一項特殊任務，一定要理智戰勝感情，圓滿完成。

約一個半小時，游船到達陳光指定的地點，靠近碼頭，陳光手指岸上一座房屋對我說：“這裏是有名的廣州‘鵝鳩菜’老板的家，我和他是相識友好，我們下船到他那裏休息、飲茶去。”

我們下船，進到那座花樹圍繞的中國式寬大平房內，結果主人不在家。由他的女兒和兒媳等接待。由於陳光來過，他們見面很熟悉。

女主人彬彬有禮說：“陳司令來了，歡迎，歡迎！”以好茶好果招待，談話很自然。那位年輕女主人看樣子不過二十歲左右，在什麼學校學音樂的。舉止大方熱情，服裝入時，長像不凡。

陳光知道她的鋼琴彈得好，就叫她彈琴。我對鋼琴不懂，尤其演奏外國音樂，簡直等于對牛彈琴。可是在那種場合，不懂也不能表露出來，并且每演奏一曲，還要稱贊幾句：“彈得好”，“曲子也好”，“比戰場上的槍炮聲、人叫馬嘶的衝殺聲好聽多了。”姑娘彈彈歇歇，歇歇彈彈很高興，陳光的情緒也不錯。

手表指向11點，陳光彷彿字讀串社區提醒才告辭離開。

12時半，我們回到東山碼頭，登岸後各自回家，我則繞到賴博

珠家裏去了，鄧華也在那裏。他們從樓上窗戶已觀察到我們回來了。賴傳珠住的小樓與陳光住的小樓是並排鄰居，中間祇隔一條不寬的馬路，兩樓相互都可以聽到對方的大聲叫喊。我們三人就在樓上靠陳光小樓那個方向的一間室內，利用窗戶觀察陳光回去後的動態。

陳光回到家後不久，我們就清清楚楚聽到他在樓上那間辦公室內，發瘋似的大吵大罵：“我陳光有什麼罪？”

“我陳光打了幾十年反動派難道是罪？”

“我陳光什麼時候對敵鬥爭動搖過？”

“我陳光有什麼事情對不起黨，對不起革命？”

“你葉劍英有什麼了不起？你在我們軍隊戰史上沒有一寸戰功，你指揮過哪一次重要戰役？”

“你林彪現在爬上了高位，當了大官，早把我們這些人忘了！你現在又支持葉劍英一起陷害我陳光，你們的心太惡毒了。”

大鬧了將近一個小時他才停下來。據說送去的午餐也不吃，躺在床上生氣。

當天下午4時，葉參座打電話要我立即到他家裏去談問題。我到達後，葉參座面露微笑對我說：“你今天為黨立了一次大功，我們交給你的任務完成得很好，解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很高興。”以後又問了問上午同陳光外出的情況，又問了問我過去同陳光的關係情況，我均如實地回答。談話時間並不太長，就離開了。

在軟禁陳光的第四天上午，陳光乘內衛和外衛疏忽，一下跑出院子外面去了，沿着馬路奔向水上俱樂部方向。

警衛人員在後面邊追趕邊問他，“你幹什麼去？”

“我去找李作鵬參謀長”陳光說。

“他不在那邊。”

“他住在哪裏？”陳光問警衛人員。

“你先回去後再告訴你。”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有急事要找他。”

“先回去再說”，警衛人員七手八腳，你拉我推，把他弄回家去了。

次日上午葉參座打電話給我說：“據說陳光有急事要找你，你可以到他那裏看看他有什麼急事。然後把了解的結果打電話告訴我。”

我遵照葉參座的指示，當天下午就到陳光那裏去了。陳光雖然情緒不好，但見到我仍很平靜。

待我坐下後，他說：“他們把我關起來，你事先知道嗎？”

陳光兩眼血絲密布，一看便知休息的不好。

“知道要把你軟禁，但上面有嚴格紀律，不能告訴你。”我坦率如實地回答。

“這個我理解，我不怪你。”陳光又說：“我想找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我現在落到這個樣子，怎麼辦？廣州和武漢（指葉劍英、林彪）都不可能解決我的問題。我想請你到北京去走一趟，先找羅（指羅榮桓），請羅找老毛（指毛主席），把我的情況向老毛匯報，加在我頭上的‘通敵、外逃’的罪名是他們捏造的。在港澳建立情報關係，就是‘通敵’，隨便談談想到香港去看看就是‘外逃’，這是天大的冤枉。我希望北京派人來廣州調查，我希望羅、毛說句公正話。”

我以同情和誠懇的態度回答說：“祇要葉參座同意，我願意到北京去一趟。你的問題快點解決，也是我的心願。如果不同意我去，那就無能為力了，我不能自由行動。”

沉默片刻後，陳光又說：“真急死人，現在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除了請求黨中央、毛主席解決外，別無辦法。”

我說：“急也沒有用，我很快請示葉參座，如果同意，我盡快出發北上。”

說完我起身就走，他送我到樓梯口，我邊走邊說：“你千萬保重，注意身體。”他祇點點頭而已。

當天晚上，我把情況<sub>另換字謨書社區</sub>報告了葉參座。葉指示說：“你告訴陳光，現在你工作離不開，我不同意你去北京。他的問

題我們已經報告了黨中央、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同意我們對他的處理。”

次日下午，我又到陳光那裏，把葉參座的指示全部轉告給他。他聽完後，脫口而出說：“那好，聽天由命。你曉得他們是怎樣報告中央的？”看樣子陳光情緒又在激動，滿臉充血，煩躁不安，想說什麼沒有說出來，室內空氣沉悶緊張。我又想不出什麼適當話語來緩和他的情緒，祇好陪着靜坐。

過了一會兒，無話找話，我問了問他最近生活情況，他低聲說：“生活是小事情。”

我說：“生活方面有什麼要求你盡管說，上面並沒有規定降低你的生活待遇。”他低頭不語。我看沒有什麼可談的，就起身告辭。

這次他不但沒有送我到樓梯口，坐在藤椅上連身也沒有動。從此之後，我再也没見到陳光了。

#### 四、歷史懸案

直到1950年秋，我調離廣州時為止，陳光問題調查結果如何，我一點也不知道。事後，曾聽賴傳珠在閒談中談到兩件事情：第一，原來說陳光住的樓下有一個秘密武器庫，根本無其事。除了警衛班每人一支槍外，沒有發現其他武器。第二，清理審查陳光的私人文件，也沒有發現什麼重大問題。這說明當初葉參座宣布陳光所犯的四條主要錯誤並依此作為處理陳光的依據，與事實是有很大出入的。

是年冬天我到北京開會，曾去看望羅榮桓並順便談到陳光問題。記得當時我主要向羅說了兩點：一是向羅匯報陳光曾表示對他如此處理很有意見，希望中央過問他的事；二是我提到陳光是有戰功的。羅榮桓說此事已由葉參座處理，並要我守口如瓶，不必再過問此事，也不要再多說話，防止別人說是山頭主義、宗派

主義。以後我見到林彪時就再沒有提此事了。

後來，有人說軟禁陳光是林彪所為，我不相信。林、陳之間有誤解，有成見是可能的，甚至據說在延安整風時他同林彪吵過架，但這畢竟是同志間的內部問題，陳光畢竟是戰功遠遠大于過失。全國剛剛解放，林彪不可能，也沒有道理致陳光于死地。

據我所知，陳光在紅軍時期還捨命救過林彪。那是在1930年1月，紅4軍到達寧化，獲悉贛、閩、粵三省敵人共十四個團，對閩西地區發動“三省會剿”，其目標是消滅紅4軍于閩西地區。2月，紅4軍轉到吉安陂頭鎮地區休整。此時，蔣介石嫡系獨立第15旅唐雲山部，由吉水、吉安分路向紅軍進犯。我軍在水南施家邊（此地離筆者家鄉十五華里）將其殲滅，俘敵一千六百餘人，繳槍二千餘枝。

在殲滅唐雲山旅戰鬥中，林彪的指揮所設在靠近火線的一個山坡上。敵人發現後，來了一個反擊，把指揮所重重包圍，并進行攻擊。陳光見此情況，立即親率部隊向敵人猛烈衝鋒，把敵人打退，替林彪解了圍，陳光因此也負了傷。當時如果讓敵人打進了指揮所，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事後，林彪很高興，親自去慰問負傷的陳光。

這是陳光在山東抗日期間，親口對我講的。

1953年，據說給陳光做出的政治結論是犯了反黨錯誤，組織上開除黨籍，并將陳光由廣州轉到武漢關押，不久他就死去了，傳言是他引火自焚，究竟是什麼情況我一直不得而知。一代風流人物、紅軍老戰士、抗戰將領，至此無聲無息地終結。陳光死得非常遺憾，死得非常悲慘，死得不明不白。

陳光的問題以及陳光的死，多少年來始終如同一塊石頭壓在我的心頭，沉重無比。後聽說，中央重新審查了陳光問題，并給予了平反，恢復了黨籍和榮譽。

1994年春，我在北京，聽說陳光的愛人史瑞楚病重，我立即與老伴前往醫院看望。看到老戰友史瑞楚，就想起老領導陳光，百感交集。不久，史瑞楚去世了，這也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參加處理陳光問題的人，有的已經作古了，但也還有健在的，相信他們會提供更加全面、準確的資料，以澄清多年之久的歷史懸案。希望我的這一點回憶能够助一臂之力。

## 第二十六章 在武漢高級步校五年

### 一、為部隊培訓了大批基層幹部

全國解放初期，部隊幹部戰士普遍文化低，文盲和初小水平占相當大的比例。隨着我軍各軍兵種的建立（當時已建立了海軍、空軍、炮兵、工程兵、裝甲兵等）和蘇式武器大量裝備部隊，加強文化教育和專業化培訓日顯重要。為適應正規化軍隊建設的需要，迫切要求我軍指揮員，無論是文化水平，還是軍事指揮與政治理論水平，都要有進一步的提高。

1950年初，中南軍區曾召開兵團、軍區負責人參加的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林彪在會議上強調，文化教育是關係部隊今後發展帶關鍵性的問題。會議決定，在一段時間內的部隊訓練中，以文化訓練為主。

1950年8月，毛澤東提出：“鑑於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鬥員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況，為了要完成偉大的新任務，就必須提高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的文化科學與技術水平，并從軍隊中培養大批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央決定，全年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着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組織廣大指揮員和戰鬥員，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幹部，參加文化

學習。”<sup>1</sup>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新建和改建多所軍事院校，使之成為大批培養我軍指揮員的基地。

中南軍政大學是第四野戰軍創辦的軍事院校。原是東北軍政大學，在東北、華北及華中解放後，于1949年遷至武漢市。林彪兼任校長，羅榮桓兼任政治委員，倪志亮為副校長，劉其人為副政委。軍政大學原有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西、廣東分校，也在1950年8月，依次改稱為第一至第六分校。

1950年秋，四野總部調我擔任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

1951年3月，中南軍政大學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高級步兵學校。

我任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劉其人為政委。後劉其人調北京，張駕伍為政委。我與他們一起工作了五年。

同時，原下屬六個分校，也依次改稱為第二十（商丘）、第二十一（信陽）、第二十二（長沙）、第二十三（南昌）、第二十四（桂林）、第二十五（廣州）步兵學校。

高級步校領導機關設有校務部、訓練部、政治部、供給部、衛生部、幹部管理處，下面直屬三個軍事總隊和一個政治大隊。

當時高級步校的任務是負責培養以中南地區為主的解放軍中級（團、營）軍政幹部。分校主要負責培訓連、排幹部。

高級步校第一期培訓的軍政學員是營、團幹部，學期為兩年。另有一個軍事理論隊，負責培訓師職幹部。

高級步校（含原中南軍大）培訓學員情況大致是這樣：

按照中央軍委“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化的”的教育方針，在1950—1953年期間，主要承擔了五類對象的培訓任務：

第一類學員：速成培訓部隊急需的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經政治審查合格後，從地方招收青年知識分子，經過在校一學期（半年）的速成政治教育和軍事基礎訓練，畢業後大部分學員分配到地方工作。培訓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軍史》第698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的主要目的，是使這批教員，盡快幫助解決部隊各基層連隊文盲多文化低的狀況。

到1951年底，在三個學期中，我們總校和各分校培訓的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數量已達幾千人。

1951年底，中央軍委決定自1952年起，部隊執行以文化教育為主的訓練計劃。總政治部下發的《1952年文化教育計劃大綱》，要求全軍開展以掃盲為重點的文化學習運動。用50%的訓練時間學習文化，爭取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全軍幹部戰士基本掃除文盲，并將各級幹部中的初小和高小文化水平，分別提高到高小和初中文化水平。

為實現這一目標，我校必須抓緊培訓更多的為基層部隊服務的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校務會決定自1952年初開始擴大招生。

當時，總校直屬軍事一總隊和六個分校均承擔了擴大招生任務。總校招生十二個連隊；六個分校，每校各招生十六個連隊，共招生一百零八個連隊。每連隊約有九十至一百人，每學期培訓一萬人左右。學員從1952年初陸續入學。

與此同時，我校還抓緊編寫了部隊適用的中、小學文化速成補習課本。

到1953年夏的一年半（三學期）中，我校共培訓了近三萬多名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這些教員和我校編寫的文化速成補習課本，不僅為部隊大規模開展文化教育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而且這批教員也成為解放後，我軍自己培養的第一批有文化的基層幹部。

第二類學員：為了適應總校和各分校擴大招生的需要，急需培養學員隊的軍政教員。總校開設了軍教、政教二個大隊，共四個連隊，每隊約一百人左右。學員主要是從文化水平高的部隊在職幹部中抽調，以及少量政治表現好，文化水平高的國民黨起義和解放軍官中挑選的。經過一學年（兩學期）的培訓後，分配到總、分校擔任學員隊的軍政教員。部分以後成為總、分校的教育骨幹，有的還被輸送到兄弟院校任教。

1951年初，軍委連續下發了《部隊教育的指示》、《補訓團教育的指示》和《參謀人員學習的指示》等三份文件，強調進一步提高部隊軍事幹部的訓練。中南軍區為此做出了《關於開辦教導隊、輪訓隊的決定》，決定要求，各軍區要成立教導大隊，軍分區要成立教導隊，堅持軍事幹部的在職培訓。

我校也隨即開設了軍事訓練課程。

第三類學員：培訓在職的參謀人員。總校參訓大隊承擔了這一任務。學員大多來自中南軍區和華東軍區的師、團司令部機關的參謀人員。每期共設四個隊，每隊約一百人。經過一學年的培訓，這批參謀學員在技術科目和戰術科目的教學和考評中，要達到會講、會寫、會算、會圖上作業的“四會”要求，基本達到適應各軍兵種對參謀人員業務的要求，解決部隊指揮機關業務骨幹的來源問題。畢業後，主要分配到部隊師、團司政機關，做參謀或幹事工作。

第四類學員：培訓野戰部隊的初、中級軍事幹部。1951年總校開辦了二個軍事幹部訓練大隊，包括六個訓練中隊，每中隊不超過八十名學員。學員主要來自四野各部隊的營、團職幹部，也有少量師級幹部。先學一年文化後，師職幹部轉到相關的軍事學院學習（少量回部隊），營、團幹部繼續學習軍事、政治一年。

從1952年第二期開始，為滿足更多野戰部隊初、中級軍事幹部的培訓要求，總校決定開設三個軍事幹部大隊（九個訓練中隊），另開設一個政治幹部大隊（三個訓練中隊），這樣，每期的學員達到了一千人左右，各分校則接收一年制的連、排職軍政幹部的培訓工作（半年學文化，半年學軍事）。一般每校設四個大隊，十六個連隊，每連隊約九十至一百人。每學年各分校則培訓近萬名連、排幹部。

第五類學員：改造國民黨舊軍官。1950年開始接收國民黨張幃部的起義軍官的教育改造工作，總校直屬軍事三總隊承擔了營職以上起義軍官的教育改造任務。經過一學期的政治教育改造，除少量作了遣送回原籍的處理外，大部分在部隊和地方分配了工

作。營職以下起義軍官的教育改造在湖南南岳進行，隸屬於長沙分校負責。

建校最初近三年的統計，我總校和各分校為中南軍區短（半年）、中（一年）、長（兩年）期培訓初、中級軍政幹部（包括改造張軒部起義軍官和為越南訓練軍政幹部）數萬人。為部隊培養了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礎，有一定政治素質，懂軍事業務的基層幹部。

## 二、向蘇聯學習正規化與改進教學

1951年秋，軍委訓練部在北京召開軍事院校會議，由訓練部長蕭克主持，會上提倡並強調軍事院校的教育方向，應全面向蘇聯軍隊的正規化學習，應全面建立正規化的軍事院校，軍事院校應全面為軍隊的正規化建設服務。

我和總校訓練部長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和與會的不少院校領導，在會議上發表了基本一致的意見，大意是（1）擁護正規化、擁護向蘇聯學習；（2）但中國與蘇聯情況也不同，例如中國城市差不多都有城牆，這樣就有一個攻擊問題；又如中國地形山多河多，南北氣候條件也差異很大，對軍事行動既有利又有弊；（3）因此向蘇聯學習的同時，應照顧中國特點。

蕭克向國防部長彭德懷匯報會議情況時，彭德懷指示說：“誰不好好向蘇聯學習，就叫他滾蛋！”這句話似乎是對我們提出意見和看法的批評，當時對我的震動很大，也印象極為深刻。

回到漢口，在學校黨代會的講話時，我就特別傳達了“正規化地向蘇聯學習”的上級精神，并相應地提出了三個治校行動口號：“堅決地、全面地、不走樣地向蘇聯學習，反對經驗主義；以教學為中心，反對官僚主義；堅決貫徹條令，反對游擊習氣。”這次講話對全校向蘇聯學習正規化學術研究促進作用。

當時學校的教育計劃、課程設置和使用的教材基本是照搬

蘇軍步兵學校的模式制定的，在學習貫徹紀律、衛戍等條令條例時也參照學習蘇軍，例如軍事訓練中，就特別強調隊列條令，班隊列、排隊列，點名報數都要整齊劃一。每天早晨5點半，全校廣播起床號，6點整，不論機關幹部，還是學員隊都必須出操練隊列，齊步、跑步、踢正步，隊列口號此起彼伏。又例如內務條令，特別強調軍容風紀，教員上課必須把皮鞋擦亮，學員的軍裝洗乾淨後，必須疊好，壓在床墊下。學員隊宿舍規定床上的被子、床下的鞋子都必須擺成一條線，等等。

1952年11月，中南軍區命令，第四高級步校又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高級步兵學校。對上，學校直接歸軍委軍校管理部領導，對下，各分校與總校脫離領導關係，由各省軍區領導，但與高級步校仍保持業務指導和交流關係。

學校番號改了，我們教育工作的任務、方針沒有任何改變。學校不再為基層部隊培訓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轉為分校負責），而成為了專門培養和訓練初、中級軍事幹部的基地。學員是來自全軍各軍區經選拔推薦的骨幹。學員雖比前幾年少了，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因此對教學水準有了更高要求，學校辦的更加正規化、現代化了，推動了學校整體水平的提高。

軍委軍校部曾派了兩名蘇聯軍事顧問常駐學校，蘇聯顧問向我們介紹蘇聯院校和軍隊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情況，對我們工作幫助不少，我們與顧問的關係也很密切。

學校的正規化軍事教育，受到多方面的表揚和鼓勵。1953年，全軍軍事院校參觀團來我校全面檢查工作，參觀團團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在檢查後，稱贊我校為名副其實的“第一”高級步校，給予的評價是：“領導堅強，教育有方，生活正規，情緒高漲。”

幾年來，我逐步積累了一些辦學的經驗，在全面向蘇軍學習的大背景下，開始注意和改進教、學雙方存在的問題：

其一是教學方面存在着教條主義的傾向，理論學習與實際操作脫離，學員死背教條，追求高分，形成學員“高分低能”的現

象，如射擊理論學習得高分的學員，在實際射擊中成績却不及格：

其二是錦標主義思想嚴重，為了追求分數，死背條文，不求甚解。有些教員和學員，對考核的目的不明確、不正確；

其三是教學與學習中的形式主義傾向，有些學員條文背的爛熟，教員就給高分，但問其一知道，問其二就不知道了。不求甚解的學習方法，多半是由于死記條文而造成的。不是所有的條文都要死記，而是記住某些重要問題的特點、結論、定義、重要數字等，這點在教育學上均有明確的指示；

其四是大量擠占學員的課外業餘時間，搞疲勞戰術。等等。

存在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教學指導思想問題，是學員的學習目的問題。是學為看，還是學為戰；是祇看高分，還是重在效果的問題。

1954年5月，我在《八一雜志》上發表了《改進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效果》的文章，就是闡述了我對辦學中存在問題的幾點看法和改進的意見。

在高級步校，我在南征北戰多年後第一次安了家，學校分配了宿舍，老伴帶着三個孩子穩定地住在了身邊，從此結束了流動不定、聚少散多的生活方式。

在高級步校工作的五年，我完成了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之間的過渡。衝鋒打仗與學校管理之間的距離，真如一個天上一個地上，工作內容、工作節奏。

工作方式完全不一樣。校園內除了早晚和周末，出奇的安靜，學員們都在教室裏埋頭讀書。日常的教學與管理按部就班地進行，火燒眉毛的事情幾乎沒有，每天的時間對我來說好像長了許多。

我認識到應該拿出一定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53春 武漢高級步校

精力和時間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適應新時期需要的工作水平。參加紅軍的時候我祇有私塾四年的文化，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我祇能是用什麼學什麼，根本談不上系統的學習。和平時期了，我的工作又允許我“近水樓臺先得月”，一邊工作，一邊爭取系統的學習文化和軍事知識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把學員每期的教材拿來通讀，不懂的地方就到課堂上與學員一起聽課。我還請了文化教員，系統地教了我兩年初中文化，收穫很大。後來，我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深感在高級步校補習的文化和軍事知識對我之後的學習幫助甚大。

### 三、步校老同事的往事回憶

前幾年，我向原在高級步校與我一起工作的周倫等同志作了一點調查。他們為我寫了一些材料，非常感謝他們的幫助。下面轉載周倫同志的材料：

#### 《作鵬在中南軍大和高級步校工作期間的一點情況》

作鵬在中南軍大、高級步校工作期間，正在全面落實毛主席發出：“向蘇聯學習，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而奮鬥”的號召，向蘇聯學習，建設正規化的軍事院校，是這個時期工作的中心。作鵬的活動，工作中的成績與失誤，也大都反映在這個問題上。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兩次講話：

(1) 1951年在學校第二屆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提出了三個頗有影響的口號，即“全面地、不走樣地向蘇聯學習，反對經驗主義；以教學為中心，反對官僚主義；堅決貫徹條令，反對游擊習氣”。報告是根據全軍院校會議精神，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做的。代表大會通過了這個報告，并作了相應的決議。

(2) 在同年下半年友塊字读书社區行管會上的講話，總校《教學導報》全文刊載了這個講話。講話實際上是對第二屆黨代

會提出的有關正規化建校工作的初步總結，也是把高級步校建設成爲正規化的軍事院校再動員。講話肯定了第二屆黨代會以來正規化建校的成績，初步總結了這方面的經驗，提出了進一步加強正規化建校的措施。這兩個報告對統一幹部思想、動員全校人員齊心協力把高級步校建設成爲正規化的軍事院校起了良好作用。當時三個口號可以說是深入人心，成爲全校人員的自覺行動，在全校掀起向蘇聯學習、建設正規化軍事院校的熱潮。當時各方面工作都有起色，特別是在加強正規化軍事訓練和貫徹條令抓教育上是走在全軍前面的。在此期間，羅帥、葉帥、陶鑄、譚政、伍修權、蕭華、甘泗淇、孫毅等領導同志先後來過學校檢查指導或參觀。譚政同志每年都要來幾次，軍委、總部統一組織的以及各院校自己組織的參觀團，足有不下幾十個。1953年春夏之交，總部組織的全軍軍事院校參觀團在全面檢查高級步校工作之後，參觀團團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贊賞並鼓勵高級步校爲名副其實的“第一”高級步校，給予的評價是：“領導堅強，教育有方，生活正規，情緒高漲。”

如果說失誤，主要是在向蘇聯學習這個問題上，當時提出向蘇聯學習是正確的，但是加上兩個副詞，即“全面地”、“不走樣地”就有失偏頗，其理由不言自明。實際上，在後來的實踐中已經逐步糾正了這個口號中的不適當的提法。

關於作鵬在學校的表現，就我所見所聞，可以用幾句話概括：工作勤奮，學習刻苦，作風緊張，生活儉樸。

工作勤奮就其主要者列舉如下：在學校工作五年多的時間內，舉凡比較重要的講話、報告，他都喜歡親自動手，不要機關、秘書代筆；部門和秘書起草的文稿，幾乎他都要親自作過修改，有的改過多次。對學校建設上的重大問題，他主動提出的建議比較多，這是劉其人政委的評價。劉其人同志說：他與許多人共事，合作得最好的是洪學智、李作鵬。在學校工作期間，除了做一次鼻病手術，在家休息十多天外，方块字读书社区他沒有住過醫院，一直堅持在工作崗位上。祇要他人在學校，每天都提前十分鐘到達大操

場，檢查機關幹部和學員連隊的早操，一直到他離開學校到軍事學院學習。關於這一點，直到現在，在高級步校工作過的幹部談起來，還交口稱贊。

關於學習，他的寫作水平，總結能力是很強的。據我看大學畢業生寫出的總結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但是作鵬在參軍前不過祇讀過小學，算術在五十年代初也就是高小程度。當全軍五十年代初掀起學文化的高潮時，他與劉其人政委一起請了一位文化教員教他們數學。經過近兩年的學習，數學達到了初中或略高一點的程度。當時全軍倡導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他也是很認真的。中南軍區考核時，他得了滿分。至于對現代軍事科學，他抓得很緊，除了與學校幹部同樣參加全校組織的學習外，更多的是抓緊自學，甚至星期天也常在書房裏學習。在北京總部組織的高級幹部集訓，他與別的首長不同，以一個普通學生身份，同其他首長帶來的參謀、秘書一起進行圖上作業，表現的十分刻苦。他對不熟悉的學科也敢去碰。當時提倡學習心理學，在這方面，我覺得他和許多同志一樣可能也很陌生，但他却承擔了給中南軍區幹部集訓班講解心理學的任務。總之，作鵬給我的印象，在他的活動日程上，除了工作，就是學習，打撲克、跳舞之類的活動與他是無緣的。

作風緊張，他本人的學習、工作、生活以及對部屬的要求，都體現了這個特點。他辦事乾脆、利索、不拖拉。我記得1951年為修建射擊場徵用土地問題，學校曾向武漢市人民政府打報告，并派人多次請示催促，拖了很長時間未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作鵬出于對建設正規化軍事院校的責任感，再次向市府寫報告，提出強烈抗議，不久問題得到解決。聽說市府為此對學校還有些意見。

關於生活，除制度規定的他應得的享受外，作鵬沒有特殊要求，也沒有得到特殊照顧。剛遷到礄口營區時，他全家住三間房。作鵬夫婦住一間大屋，方鞅字讀書社保姆與小孩住一間。後來給蘇聯顧問建立一棟小樓，不知什麼原因，顧問沒有進來，這

棟小樓即由作鵬與劉其人政委共用。作鵬用六間，約80平米左右。保姆房、會客廳都在內。當時政治風氣都比較儉樸，除了必要的應酬（如顧問赴任或回國，重要的參觀團等），平時根本沒有請客送禮之說。我記得總、分校領導參加第一次軍教會議，考慮到大家在勝利後頭次進京開會，便請大伙到全聚德吃了一頓烤鴨，用掉人民幣40多元。三反時作鵬為此還作了檢查。作鵬離校時，校領導與四部一處領導為作鵬餞行，也是由這些同志自己掏腰包。

周 倫（1992年春節于武漢）

#### 四、辦學體會

隨着辦學的逐步規範化、系統化和辦學經驗的逐步積累與成熟，1954年，我在當時的軍隊權威性刊物《八一雜志》上，發表了辦學過程中實踐經驗的總結專題文章《改進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效果》。通過這篇文章可以看出，高級步校的辦學方針，已經從盲目“全面地向蘇聯學習正規化”，不走樣地照搬蘇軍教學的那一套，逐步轉變為突出中國軍校的辦學特點，更切合我軍實際作戰水平。教案以改進教學，提高教學效果為目的，強調按照實際情況，決定教學方法，強調學以致用的教學風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通過幾年的辦學實踐，不斷摸索、完善辦學思路和教學辦法的過程。

文章發表於1954年5月，在《八一雜志》第51期。

##### 《改進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效果》

我校自轉入本科學習之後，教學上已取得相當成績，教學效果是逐漸上升的。但根據方块字读写社区各科的成績發展不平衡，不鞏固。有些科目的實際效果仍然不够好，甚至沒有達到應

有的要求。例如在去年十、十一月份，步槍基本射擊第一練習全校不及格；衝鋒槍基本射擊第一練習雖然全校平均及格，但有九個教學單位不及格；輕機關槍基本射擊第一練習就已進行的單位計算尚有十一個單位不及格。其他所屬理論性的科目，從測驗統計數字來看成績很好，但實際效果還有一定的距離，死記條文不求甚解的現象仍較嚴重。如對於支撑點的形成或戰鬥隊形組成的原則，背的與原案幾乎一字不差，但究竟如何形成支撑點或戰鬥隊形，顯示在圖上便有錯誤，或顯示不出來。有些學員作業成績很好，但抽測時往往成績很差。

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在哪裏呢？除了課目進度的安排上有缺點，射擊練習時間擁擠，預習時間少，趕進度走過場的現象仍然存在外，主要的是在教學方法上還存在問題。

(1) 在教的方法上存在的主要缺點是教條主義。就是在講解課文時，往往把理論的內在聯繫加以分割，沒有把問題有機地連貫起來闡明其實質，並且不善于使理論與實際聯繫，忘記把學員親身經驗及最熟悉易理解的事實列舉出來，印證原則溶化理論，結果有些生動的課目都講得枯燥無味，不能開導學員的思路。許多疑難問題不能獲得解決，對重點問題的深透講解，認識上還存在着片面性，過分地遷就學員們喜歡簡單的思想，而盲目地強調“抓重點”。如有的教員對學員說：“記住這幾條就行了”。這樣做的結果，破壞了教學內容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而把“重點”孤立起來。

(2) 在學員學習方法上存在的問題是：對“彈鋼琴”的學習方法領會還不深刻，仍存有重此輕彼“單打一”的現象；對如何苦練與掌握要領還掌握的不好，做筆記與不做筆記以及做筆記的方法問題，還沒有明確解決。這些都使學習效果不能提高。

(3) 在教學雙方，都還存在着一些錦標主義的現象。主要地表現在學員單純追求分數，教員定分數上尚有偏差。如學員祇要背過條文，教員就給五方塊字读书社區要扣分。測驗題目太簡單，注重記憶而不注重發揮，對聯繫實際重視不足。在記分上一

般偏高。有些學員為了追求分數，常常死背條文，不求甚解。

為了提高教學效果，根據上面所說的原因，應該採取以下方法：

### (一) 加強對教員業務能力的培養，不斷地改進教學方法。

要使學員學習成績好，圓滿地完成每個課題的教學要求，其關鍵有三：第一是依靠教員把課講好，把實際作業領導好；第二是依靠學員的自習；第三依靠輔導與互助。以上三點是缺一不可的。而其中以教員把課講好和把實際作業領導好是根本的關鍵。有的教員不重視把正課領導好，而依賴于課後輔導解決問題，這是本末顛倒的。如果正課時間解決了應解決的問題，那麼不僅可避免學員在課後的過度緊張負擔，而且也可避免教員在輔導中互相爭時間的現象。要想把課講好和把實際作業領導好，必須強調課前充分準備。課前準備主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在教學內容上，既要按照教育計劃的要求，又要考慮到學員的實際接受能力；第二，在教學方法上，必須在一定的時間之內，教授一定的內容，同時又要使學員能在一定時間內確實接受。如果沒有正確的方法，常常使講課的效果大大降低。任何一堂正課，都要考慮充分地發揮學員聽、看、做相結合的方法。

理論與實際，既不可不聯繫，也不可亂聯繫。死啃條文不聯繫實際或者祇是現象羅列，甚至東拉西扯、張冠李戴地亂聯繫一通，都不能使學員深透地解決問題。既反對急于求成的做法，也反對死背條文不求甚解脫離實際教條主義的偏向。對課題進行重點講透是對的，但不能理解為孤立地講透重點而忽視系統全面，必須是在系統全面的基礎上的重點講透。

### (二) 克服錦標主義正確進行對學員的考核

要想克服錦標主義，就要用正確的方法考核學員的學習成績，使考核真正達到這樣的目的，即：一方面督促學員鞏固學習成績并克服學習中的缺點；另一方面了解教員教學工作中的優缺點，以便及時改正。

方块字读书社区

對學員學習成績考核的方法，基本上有三種：

第一種是教員對學員的平時考核。其方法有三：一是教員領導課業時進行個別的有系統的日常考查，即在每次上課或實際作業時經常抽問學員，檢查其了解程度，其中一部分記分，一部分則不記分；一是在教員監督下進行作業，由教員評定其成績分數，一是教員在日常與學員接觸談話及輔導中去考核學員的知識水平，根據這種了解記在自己的日記本中。

第二種是對學員的定期考核，其方法也有三個：一是“單元測驗”或“課終測驗”，就是根據教育計劃對某些已進行的章節內容加以復習進行普遍測驗，使學員把每課零碎片斷的知識，歸納成為系統的較完整的知識。這個方法一般是由訓練部計劃組織實施；一是學校按照教學檢查計劃，每月對一定的教學班進行重點的抽測或普測，次數不能過多，大約每個學期對每個教學班進行一次，至多兩次。一是升級考試，檢查學員對每個學期中各種科目的學習成績，決定其是否可以升級抑是留級，并找出全學期教學工作中的優缺點。這種考試是由校首長命令成立考試委員會及科目小組委員會進行的。

第三種是全學期教學內容結束，進行國家考試。經軍委命令成立國家考試委員會及若干科目小組委員會，代表國家進行對學員全期學習的總檢查，并決定其是否可以畢業、肄業，或進行補考，同時是對學校全盤工作的總考察。

以上三種考核方法，如能正確掌握，認真貫徹實施，就能正確掌握學員的實際知識狀況。除了以上三種考核方法之外，營、連及各科系不要隨便增加測驗。頻繁的測驗，會使學員負擔過重。如果有必要時，亦必須經過校領導批准，以免影響教學正常進程。

關於考核成績的評定問題，必須完全按照五級記分的統一標準執行，并採取實事求是的客觀公正態度。凡評為五分者，在理論上一定是確實融會貫通了，并能聯繫實際加以發揮，決不是背出了幾條原則就是五分。**方块字读书社区**在實際動作上則必須是完全合乎標準的要求，不是一般地會做就是五分。理論與實際作業題目，應

以實際作業題為主，記憶與發揮題則以發揮題為主。可高可低者一般從低定分。當然故意壓低學員成績也是錯誤的。屬於第一種日常考核形式者完全由主講教員個人負責定分，其他任何人不能干涉。如果其記分有偏差時，可按級向上報告，由其直接上級給予批評和糾正。關於單元測驗的成績評定一般由指定的教員評定之後，由主任教員、系主任及訓練部首長分別進行重點複查，親自審閱若干卷子，以便了解其定分標準是否正確，并從中了解上、中、下各種不同成績學員的實際知識水平。而升級考試及國家考試的評定，任何人無權單獨決定，必須由科目小組委員會評定之後，經過校或國家考試委員會審查批准才算合法，以保證成績評定的最大客觀性和公正合理。

### (三) 加強復習鞏固學習成績

為使學員學到的東西大部確實變成自己的東西（部分的忘掉是不可避免的），就必須對課目內容反復地復習，以求消化，防止前學後忘的現象。

復習的方法是多樣的，不能認為每天兩小時的自習才算復習，這是一種狹隘的看法。

在開始講解正課之前，檢查一下學員對舊課的了解程度和記憶程度，在講解新的教材時，講解一段就提問一兩個問題，最後教員給以結論，把重要問題重新提示一下，這都是進行正課時的復習。其次，學員自修時獨立思考和獨立作業，對重要理論性課目的課題討論及屬於戰術與技術問題的搞通原則後的實際作業，單元測驗時的較有系統的綜合性的復習，以及期末考試（包括考試後的休假期間的復習）及國家考試前的總復習，都是最基本的復習。只要每個環節都抓緊了，課目內容就能夠求得消化，成績也就能够鞏固，前學後忘現象就可以克服。至于課外的復習輔導及各種配合雖很重要，但在復習中只起輔助作用（如俱樂部的配合，專修室的講座，以及教員的課外個別輔導等）。如果把應該復習的機會放鬆了方块字读书社区，不改進方法，大家祇注意去搞課外復習輔導，同樣是本末顛倒。課外休息并不是浪

費，而是養精蓄銳準備更好的學習，學員過度疲勞，學習效果也是不會好的。所以該休息時必須盡量休息。

目前我們在復習與輔導上，仍存在混亂現象，如在每天自習時間中有個別教員爭時間的現象，戰術教員交待復習三個戰術題目，坦克教員來了就把黑板上三個戰術題目擦掉，寫上坦克復習題；有的課目復習時間超過正課一倍以上，有的則不及正課的七分之一；亦有過分限定學員機動的現象（對自習內容上的必要機動）。為了糾正這種混亂現象，自習時每天以不超過兩個課目為宜，應允許學員必要的機動。有些課目要逐漸轉變以預習為主，教員應着重于個別輔導。其次是大家都抓晚上游戲時間，抓不到就不高興，弄得學員筋疲力盡，甚至把理髮洗澡時間都占去了。這樣做是不對的。除周末晚會及少數人的必要會議與講座輔導之外，應貫徹自覺自願參加體育娛樂或其他活動為主的原則。游戲時間應由俱樂部掌握，盡量少搞統一大集體活動。

#### (四) 運用正確的學習方法

必須認識，不求甚解的形式主義的學習多半是由于沒有開動腦筋死記條文而造成的。那麼今後條文還記不記呢？必須指出，盲目地反對記憶條文是不對的，必須記的仍然要記，但必須是在理解的基礎之上記憶。知識上的遺忘現象常常是因為印象不深刻或機械記憶而造成的後果，如果印象深刻確實懂了的問題是比較難忘的。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死記，而是記住某些重要問題的特點、結論、定義、重要數字等，這點在教育學上均有明確的指示。筆記問題：過分強調筆記的作用是不對的，但有筆記能力根本不記，否認其作用也是不對的。課堂上，邊聽教員講邊記筆記，自修時將讀過的書或教材內容之要點加以摘要筆記（但不是抄書）或按照習題作答案，均應提倡，不應禁止。以我們現在學員的水平，不能過高要求。重此輕彼的思想，應糾正，以求全面科目獲得良好效果。因為教育計劃上規定的課目都是重要的，都是必須學習方块字读书社区求的。抓住中心，必須兼顧全面，不能理解為祇抓住某一科目，而是各個科目各個課題都

有中心問題，都要抓住同時又都要兼顧其他。祇有這樣學習，我們才能既深透又能全面地提高。

作為我軍軍校建設的親歷者，高級步校的成長過程，既反映出我軍在和平年代的建設、調整與進步的過程，也反映了我在解放初期的適應、轉變與提高的過程。我為自己能够在創建新中國強大的新型軍隊的過程中貢獻一份力量，深感欣慰與自豪！

## 第二十七章 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

### 一、一隻舊木箱

至今，我珍藏着兩件東西，這兩件東西都是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得到的，一件是國家給予我的，一件是軍事學院給予我的。從南京學習結束後，到北京工作的幾十年中，從1981年到太原生活，直到回北京養老，這兩件東西始終伴隨在我的身邊（當然也有例外，那是1971年到1981年的十年中，這兩件東西保存在中央專案組，木箱上的多處封條還依稀可見。所幸的是，之後退還給我了）。

是什麼東西我如此珍愛呢？

一件是1955年授予我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并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我把勳章視為我



一生中最高的榮譽，因此珍藏在身邊。

而另一件，就是在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期間發給我的教材。我全部裝在用炮彈箱改成的木箱內，保存到今天，算算已有五十多年了。我保存的教材包括：四十八冊（其中半數為合訂本）教科書，六十五份教學用軍事地圖，十本學習筆記和三份作業試卷。我把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的這些教材，視為我終生的財富，因此與勳章一起珍藏在身邊。

每當我看到這隻木箱，就使我想起在南京軍事學院緊張的，但十分有意義、有收穫的學習與生活。

1955年夏天，我接到上級的通知，調我到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消息，有機會再次到我軍的最高學府學習（第一次是1937年在延安抗大學習），是我十分渴盼的。

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戰役系學員共五十二人，全部是從當時全軍各部隊，正軍級以上的幹部中抽調而來的。1955年12月，我們在學院參加授銜時，戰役系學員全部授予將軍以上軍銜，其中李天佑、楊得志、陳錫聯、韓先楚、劉震被授予上將軍銜，我與吳克華、吳富善、張震、秦基偉、黃新廷、曾思玉、廖漢生等人被授予中將軍銜，丁盛、劉賢權、江燮元等人被授予少將軍銜。

1955年8月，在開學前，我從武漢乘船，順江而下，到達南京，開始軍事學院的學習生活，隨身祇帶了一名炊事員，幫我做飯。



用地彈箱改成的木箱，及其中保存的部分教材和教學用地圖

戰役系學制為兩年（也有人說，戰役系學制為三年，第一年為預科，部分學員補習文化，但我沒有參加，因為我在高級步校五年期間，文化補習已達到初中畢業水平）。雖然全系都是軍以方塊字读书社區，但院長劉伯承對我們的學習和管理是相當嚴格的，自

入學開始，劉伯承院長就要求我們要做到“三個轉變”，即從領導轉變為學員，從工作轉變為學習，從家庭生活轉變為集體生活。

對於學院的學習和生活的嚴格管理，我不僅不陌生，而且早已習慣。因為在全軍向蘇軍學習正規化的同時，全軍院校學習的榜樣就是南京軍事學院，我在第一高級步兵學校對校機關和學員隊的管理，也是按照條令，進行相當嚴格的正規化管理。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陸續看了一些當年與我一起在戰役系學習過的老將軍們的回憶錄文章，從方方面面，回憶了當年戰役系學習和生活的情況，比較真實、生動。

但是我們在戰役系學習的兩年中，到底學習到了什麼？到底開設了那些課程？學習的本質東西又是什麼？

從1958年開始的“反軍事教條主義”，一棍子打在劉伯承元帥的頭上，戰役系及南京軍事學院的教學，被無端扣上“軍事教條主義”的帽子，而被全盤否定了，從此很少有人再提起那段時期的教學內容。而當年還曾要求我們全部上交這些教材，以“清掃餘毒”。可是對於這些被我視為精神食糧的課本，真是難以割捨，于是我“違抗軍令”，悄悄的保留下來一部分。

我在這篇回憶中，不再重提學員們如何緊張的學習，學院如何嚴格的生活管理。而是從我親身經歷的，和我至今保存資料的其他方面，說說在南京軍事學院我的學習情況，并從一個側面反映當年的戰役系到底學習了什麼。

我認為，南京軍事學院創辦的戰役系，為我軍實現正規化、現代化和戰鬥化建設，開創了極其重要的先例，為我軍培養和訓練高級指揮人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對我而言，真可用“久旱恰逢春雨”來比喻。對我學習之後的十年中，負責全軍訓練工作和海軍的作戰工作幫助極大。

## 二、教員的授課提綱



保存的教材課本

教學方法，這樣，才能使我們對教材讀得懂、理解深、記得住。

這裏我選擇當年兩個科目的學習筆記，從中可以看到，我們上課的部分內容。

###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役原則》(四課時)

**第一課時：集團軍轉入海岸防禦的目的及轉入海岸防禦可能的情況、條件**

第一項 集團軍轉入海岸防禦的目的

一、什麼是集團軍海岸防禦戰役；

二、集團軍海岸防禦戰役的目的；

三、集團軍如何達到海岸防禦戰役的目的。

第二項 集團軍轉入海岸防禦可能的情況、條件

一、預有準備的轉入海岸防禦；

二、倉促的轉入海岸防禦；

三、對集團軍在任何條件下轉入海岸防禦戰役的要求。

**第二課時：集團軍海岸防禦戰役的基本原則**

第一項 海岸的地方塊字读书社區方御的影響

一個好的學校，除了有校長的正確領導外，教員隊伍的業務素質和教材質量是最關鍵的環節。特別是對我們這些紅小鬼出身的“土包子”的教學，更是要循序漸進與深入淺出相結合，灌輸式與啓發式相結合，書本知識與實戰經驗相結合的

第二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基本特點

一、正面寬大；

二、重點設防。

第三項 集團軍組織海岸防禦的基本原則

第三課時：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役準備

第一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決心

一、海岸防禦的戰役企圖；

二、海岸防禦戰役決心內，應確定的事項。

第二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鬥編成

一、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鬥編成的根據和需要；

二、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鬥編成內，可能有的兵力和兵器：

——集團軍建制的兵力和兵器；

——加強的兵力和兵器；

——在海岸防禦戰役中可能由集團軍指揮的兵力和兵器；

——支援的航空兵和海軍艦隊的兵力；

三、研究戰鬥編成的意義

第三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役布勢

一、集團軍第一梯隊

（任務、兵力、防守港灣的部署、防守半島的部署）；

二、集團軍第二梯隊（任務、部署）；

三、集團軍的炮兵群；

四、集團軍的高射炮兵群；

五、集團軍防坦克地域；

六、集團軍的諸預備隊及快速的障礙物設置隊。

第四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工程保障

一、海岸防禦工程保障所包括的事項；

二、各種地形條件的工事構築。

第四課時：集團軍海岸防禦的實施

第一項 抗擊敵人登陸時的情況特點

方块字读书社区

## 第二項 反擊準備

一、對象與目的；

二、時機；

三、使用的兵力；

四、實施的程序；

五、目標的分配；

六、持續時間。

## 第三項 抗擊敵人陸戰隊登陸和空降兵的着陸

一、抗擊敵人陸戰隊；

二、消滅敵人空降兵。

## 第四項 反衝擊的實施

一、海岸防衛中對反衝擊的要求；

二、反衝擊的時機及反衝擊實施的掌握；

三、集團軍首長對反衝擊的支援和應下達的指示；

四、兵力和兵器的機動；

五、航空兵和海軍艦隊兵力的行動指揮。

## 第五項 集團軍反突擊的實施

一、為反突擊的實施創造有利條件；

二、反突擊的目的；

三、反突擊的時機和對象；

四、反突擊的方向；

五、反突擊部隊的戰鬥隊形及任務；

六、反突擊的火力準備；

七、反突擊部隊的展開程式；

八、反突擊時航空兵和海軍艦隊兵力的行動；

九、反突擊部隊的側翼保障；

十、反突擊的戰鬥行動。

教員的授課內容中，**方块字读书社区**其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蘇德戰例為主。也講剛剛停戰的抗美援朝的

戰例。

### 《斯大林格勒會戰講授綱目》(三課時)

#### 第一課時：引言

第一節：蘇軍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防禦

(1942年7月17日—11月18日)

第一項：1942年夏軍事政治概況；

第二項：1942年夏雙方作戰計劃

一、德國法西斯統帥部的計劃及對該計劃的批判；

二、蘇軍統帥部的計劃。

第三項：防禦組織

一、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防禦組織；

二、第62集團軍的防禦組織；

三、第181師的防禦組織。

第四項：

一、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防禦戰鬥

(1942年7月17日—9月12日)；

二、斯大林格勒城市的防禦戰鬥

(1942年9月13日—11月18日)。

(1) 城市防禦的組織及蘇軍最高統帥部1942年10月14日對城市防禦的指示；

(2) 強擊群的編成及其戰術。

第五項：斯大林格勒防禦小結和戰役戰術結論

#### 第二課時：蘇軍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反攻

(1942年11月19日—1943年2月2日)

第一項：最高統帥部提高蘇軍戰鬥技能的措施。

第二項：反攻開始時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戰役戰略情況。

第三項：蘇軍最高統帥部的反攻企圖和各方面軍的任務。

第四項：戰役的計劃和準備

- 一、各方面軍司令員的決心；
- 二、反攻開始時雙方的兵力對比；
- 三、戰鬥訓練和偵察組織；
- 四、反攻準備中的黨政工作。

第五項：反攻第一階段的戰鬥行動

- 一、西南方面軍突擊集群的戰鬥行動；
- 二、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突擊集群的戰鬥行動；
- 三、頓河方面軍的戰鬥行動；
- 四、反攻第一階段小結。

第六項：反攻第二階段的戰鬥行動

- 一、雙方企圖；
- 二、殲滅意大利第8集團軍和多爾麥辛集團軍；
- 三、殲滅柯吉爾尼克瓦集團軍。

第七項：反攻第三階段的戰鬥行動

- 一、戰役企圖、計劃和準備；
- 二、全殲敵人被圍集團軍戰鬥概述；
- 三、反攻第三階段小結。

第三課時：蘇軍軍事學術在斯大林格勒反攻中的發展

- 第一項：蘇軍的戰略；
- 第二項：蘇軍的戰役法；
- 第三項：蘇軍的戰術與各兵種戰術；
- 第四項：斯大林格勒會戰的政治軍事意義。

### 三、學員們的 討論、作業和期末復習

根據教材進度，教員每講完一個單元，就組織學員們進行兩天至三天的討論，通過全班或分組討論，加深對授課的理解。這

樣的討論課大約每月兩次。

在我的學習筆記中，這樣記錄着第一學年的兩次《討論課計劃》。

筆記片段之一：

《在使用原子和化學武器條件下，  
集團軍進攻的組織與實施》

一、課題討論的目的：聯系戰役法的基本原則，提高和加強對集團軍進攻戰役基本問題的體會和理解。

二、課題討論的時間：獨立準備12小時，課題討論8小時。

三、課題討論的題目：

1. 集團軍進攻戰役的基本原則

——集團軍進攻戰役的性質；（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一項，參考戰役法原則第四節）。

——集團軍進攻戰役目的和任務；（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二項，參考戰役法原則第五節）。

——集團軍進攻戰役的規模。（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項，參考戰役法原則第四節第二項）。

2. 在集團軍進攻戰役中考慮與定下戰役決心，及戰役計劃的擬定

——任何定下有根據的正確的決心；（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12頁倒數第8—3行，參考戰役法原則第29頁第14—18行）。

——主要突擊方向的意義及選擇；（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12頁第1—11行，參考戰役法原則第29頁第19—28行）。



方块字读书社区

施課筆記

——原子武器和化學武器的使用原則；（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15頁第10—13行，參考戰役法原則第30頁第3—24行）。

——戰役布勢的編成及各部分任務、配置；（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一節第五項，參考戰役法原則第30頁第25—28行）。

——計劃戰役的目的與方法；（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二節第二項）。

——擬制原子準備、炮火準備、航空火力準備計劃的原則。（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二節第三項全部）。

### 3. 突破敵人的戰術地幅及向戰役縱深發展進攻

——突破敵人戰術地幅；（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節第一項全部）。

——快速集群進入突破口；（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20頁12行—21頁11行）。

——集團軍第二梯隊進入交戰；（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21頁12行—22頁5行）。

——抗擊敵人反突擊，及擊毀敵人的戰役預備隊；（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22頁6行—23頁12行）。

——攻破敵人縱深及強渡江河。（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節第三項全部）。

### 4. 合圍殲滅敵人的重兵集團及戰役追擊

——合圍殲滅敵人；（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節第四項全部，參考戰役法原則第六節第一項）。

——戰役追擊。（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節第五項全部）

### 5. 參考資料：

——1948年條令第一章全部，207—298條；

——在使用原子武器條件下戰役實施的特點第22—41條和教令42—107條；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使用化學武器條件下戰役實施的教令第39—119條。

筆記片段之二：

### 〈集團軍防禦戰役〉

一、課目：集團軍防禦戰役的組織與實施

二、訓練目的：加強對理論的理解，並結合實際經驗，進一步體會在使用原子武器與化學武器條件下組織與實施集團軍防禦戰役的基本原則。

三、實施方法：先由學員準備，之後在教室內，以學習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

四、討論的題目與時間分配

1. 集團軍防禦戰役的目的及轉入防禦的條件（90分鐘）

2. 集團軍防禦地帶的編成和戰役布勢（100分鐘）

——集團軍防禦地帶編成的要求；

——集團軍防禦地帶的編成，各道地帶（斜切陣地）的用途，及其位置的選定；

——集團軍防禦戰役布勢的要求；

——集團軍防禦戰役布勢各部分的組成和使用及配置。

3. 任何計劃與實施反準備（80分鐘）

4. 任何計劃與實施集團軍的反突擊（100分鐘）

5. 參考資料：

——集團軍防禦戰役的組織與實施；

——在使用原子武器條件下戰役實施的特點和教令；

——在使用化學武器條件下戰役實施的教令。

經過學員們反復地、認真地、熱烈地討論之後，下一步，就是完成教員布置的作業了。作業時間一般是下午，但多數時間在課堂上無法全部完成，只好拿回宿舍，再加班了。

我保留至今的是三份《戰術考核想定作業試卷》。在我的記

方块字读书社区

憶中，這種《作業試卷》相當于學期中的階段作業，或階段性的開卷小考試。

《作業試卷》通常都是教員出一命題，并給出若干條件，例如假設的敵我態勢、敵我兵力與兵種、地形地貌等，學員們按照學習的知識，根據命題的要求和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學員本人可自由發揮，并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我的三次《作業試卷》的題目分別是：

1955年9月16日20點完成的《第5軍戰鬥命令 第13號》；

1955年9月26日23點30分完成的《呈第2集團軍司令員 第5軍戰鬥報告》；

1955年12月18日21點完成的《步兵第3軍作戰命令 第5號》。

教員對《作業試卷》(見圖1)很重視，看的很仔細，不僅有總的評語，而且每一段落都有評語。判分也很嚴格，我的三次《作業試卷》的總評分都是剛剛“及格”。

教員給我12月18日作業的評語是：

#### 總的評判及格

1、主攻方向基本正確；

2、戰鬥隊形能保障決心；

3、兵力區分基本正確；

4、任務給予正確；

5、戰鬥命令一般的合格式；

6、工作備標的正確、明顯。

1956年5月，戰役系經過一年的軍事專業學習，進入期末考試前的總復習。5月20日，系下發了復習大綱。(見圖2)

第一學年，我們學習的主要課程基本反映在復習大綱的目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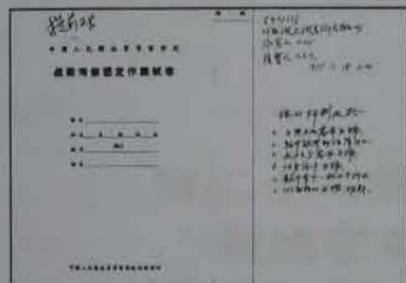


圖1. 作業試卷和教員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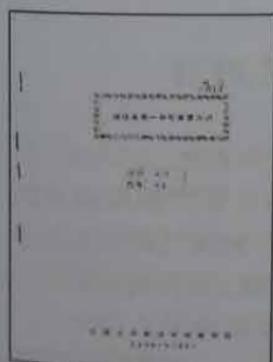


圖2. 復習大綱

〈戰役系第一學年學程復習大綱〉

目 錄

戰術部分：

第一項：概述

1. 現代諸兵種合同作戰原則；
2. 進攻戰鬥原則；
3. 現代防禦原則。

第二項：進攻部分

4. 軍進攻戰鬥；
5. 步兵軍強渡江河進攻；
6. 軍夜間進攻戰鬥的特點；
7. 軍山林地進攻戰鬥的特點。

第三項：防禦部分

8. 軍防禦組織與實施；
9. 步兵軍城市防禦；
10. 步兵軍山林地防禦。

第四項：司令部

11. 軍進攻戰鬥的軍隊指揮；
12. 軍防禦戰鬥的軍隊指揮。

兵種部分：

13. 裝甲坦克機械化兵；
14. 炮兵；
15. 航空兵；
16. 對空防禦；
17. 工程保障；
18. 化學保障；
19. 偵察；

- 20. 通訊聯系；
- 21. 後勤；
- 22. 外國軍隊。

通過上面這些教案的介紹，可以看出劉伯承元帥的治學嚴謹和用心良苦，他不愧為我軍現代化教育的開拓者。對於我們這些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的學員，祇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部隊高級指揮員，南京軍事學院的學習，可以說是對現代戰爭理論的啓蒙教育，初步對諸兵種合同作戰，陸海空立體進攻與防禦，原子、化學條件下的生存和戰鬥，有了一定的了解，為今後我軍的現代化建設和針對美蔣軍隊的作戰方針，奠定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 第二十八章 在軍委訓總 和總參軍訓部五年<sup>1</sup>

### 一、1958年， 在批判“教條主義”中度過

1957年，我在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畢業後，于9月底接到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9月27日發出的命令，任命我為軍委訓練總監部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

我回到武漢，稍作家事安排後，即于10月到北京報到。

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成立于1955年，該部下設計劃

<sup>1</sup>注：本章部分時間表和內容，方塊字读书社区  
《總參謀部軍訓部簡史》

和監察部、陸軍戰鬥訓練部、軍事院校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軍外訓練部、軍事出版部、軍事體育訓練局、軍訓物質保障局、戰鬥訓練雜志社等單位。

最初是劉伯承任部長（因他擔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一直未到任），後由葉劍英任代理部長。

其他部領導為：張宗遜副部長兼軍事院校部部長，蕭克副部長兼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李達副部長兼計劃和監察部部長，彭紹輝副部長兼軍事科學和條令部部長，郭天民副部長兼軍事出版部部長，周士第副部長兼軍外訓練部部長。

中央軍委明確規定訓練總監部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指導和監察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訓練的統率機關。其職責是組織和計劃全部武裝力量及諸兵種的戰鬥訓練。

1957年11月，軍委主席毛澤東，任命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蕭克為該部部長，這樣就免除了劉伯承、葉劍英的部長和代理部長的職務。

1958年1月，我到任不久，就參加了訓練總監部在廣州舉辦的戰術集訓，參加集訓的有軍長、師長、步校校長、訓練部長共五百餘人，參加集訓人員不論職務高低，一律着戰士服裝，按班、排、連編制，每人一枝步槍，完全過戰士生活，作戰士動作，主要是體驗戰士和班排的戰鬥動作配合。集訓時間半個月，對大家鍛煉不小。

1958年2月，中央軍委批方塊字读书社区委，同意增補我為訓練黨委委員。



1959年，北京復興路29號軍訓部住宅

從3月下旬開始至5月中旬，訓練總監部黨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參加會議二百餘人。會議期間，訓總領導之間就全軍訓練方針等問題發生了重大的意見分歧。當時主要分歧和爭論的焦點是兩條（因為這兩條與我之前在高級步校期間的教育方針和在南京軍事學院的學習內容有相當的關係，所以我特別注意爭論雙方的觀點。也記憶深刻）：一是全面向蘇軍學習問題。蕭克、李達認為，蘇軍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和鍛煉，有豐富的現代戰爭的實戰經驗，科學技術在武器裝備中的應用水平也是很高的，要使我軍實現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蘇軍的寶貴經驗仍然是我軍學習的重點。這也是中央、中央軍委的精神。而張宗遜認為，學習蘇軍的先進經驗，不能死記硬背，不能生搬硬套，這是教條主義，要保持我軍的傳統。二是在什麼戰爭環境下和作戰條件下訓練部隊的問題。蕭克、李達認為，未來戰爭不同以往的常規武器戰爭，也不同以往我軍主要依靠單一步兵的戰爭。未來戰爭是常規武器與原子彈及各類化學武器共同使用的戰爭，是多兵種聯合作戰的戰爭。為了能取得未來戰爭的主動權，我軍應開展以現代戰爭為背景和條件下的軍事訓練。張宗遜認為，這是脫離我軍實際的教條主義，是唯武器論。總之，以蕭克、李達為首的一派意見，主張我軍的訓練指導思想和方針要以反對經驗主義，反對保守思想為綱，而以張宗遜為首的一派意見，則主張我軍的訓練指導思想和方針要以反對教條主義、反對脫離中國實際為綱。

多數發言人認為，反教條主義的意見，是拒絕軍事訓練中學習蘇軍先進經驗，是最大的保守思想。當時我也是傾向同意蕭克、李達的意見。

可是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支持張宗遜的意見（毛澤東的觀點與當時中蘇關係開始惡化的國際背景有關）。據說毛澤東當時也罵“蕭克是個壞人”。這樣蕭克、李達在會上和會後就以“單純軍事觀念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而張宗遜成了反教條主義的正確代表。

我雖剛到新的工作單位才半年，但也在會議後期做了檢討。

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高級幹部有千餘人，訓練總監部二級部長以上主要幹部參加會議。

會議主要內容有兩個：

第一是毛澤東提出“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排除迷信，解放思想”。彭德懷在開幕發言中講“要嚴肅批判教條主義，要恢復和保持我軍的優良傳統”。這與他在1952年12月24日全軍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上說的：“這些事實鐵一般地證明了蘇聯軍事科學的優越性，軍事制度上的完整性和正確性。蘇聯軍隊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軍隊，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呢？”對於學習蘇聯的阻力，彭德懷斥責：“或者趕快趕上來跟大家一起前進，或者就請滾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會議以整風的方式開始批判蕭克、李達，同時也批判劉伯承。對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的所謂“教條主義”，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判，把當時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的一些工作、認識、方法上的分歧、上綱為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把學習蘇軍先進經驗的正確思想，說成是“崇洋媚外”，是單純軍事觀念、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把訓練總監部說成是“教條司令部”，把南京軍事學院說成是“教條大本營”。

記得當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在會議期間給中央軍委、毛主席寫了一份報告，講了自己對部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一些意見，實際上是對當時軍委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評。這個報告得到了參會各總部、軍兵種和各大軍區不少領導的贊成。而彭德懷和會議領導小組認為這個報告是堅持了蕭（克）、李（達）觀點，嚴厲地批評了他，并責令黃在大會上做檢討。這是會議上影響較大的事情。

這次批判教條主義的會議，不僅是思想意識上的鬥爭，有的同志還受到了組織處理，嚴重傷害了許多分管軍事訓練和軍事院校工作的領導幹部。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二是解決總參謀長粟裕與國防部長彭德懷發生將帥不和

的矛盾。據我所知，在3月訓練總監部黨委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發生了重大意見分歧後，粟裕的觀點是傾向同意蕭克、李達的意見。

會後，粟裕借病休息。不久，黃克誠接任總參謀長。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為貫徹會議精神，訓練總監部黨委召開擴大會議，開了一個多月，對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進行了批判，揭發黨委書記蕭克及李達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

會議通過了“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問題的決議”，並建議撤消蕭克、李達國防部副部長職務。對於所謂參與蕭克反黨宗派活動的十二人，也受到不公平的處理。

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帶領的工作組一直參加會議，對蕭、李的鬥爭態度堅決。

因為我是支持蕭克、李達意見的，所以在會議中祇能聽取別人批評及檢討自己錯誤，沒有資格批判別人。但對那種無限上綱的批判，内心也存有懷疑，祇好一言不發。

我被卷入到這場運動中，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全軍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另一重點，是以南京軍事學院為代表的軍事院校，漢口高級步校也不例外。雖然我早已離開步校，但學校在批判教條主義時，仍以我為重點，抓住我曾提出“全面地、不走樣地向蘇聯學習”的口號為批判重點，說我也積極地執行和貫徹了軍事教條主義，并將批判我的材料送到北京，我都看到了。不免思想上有些壓力。

9月，總政批復訓練總監部黨委，同意停止蕭克訓練總監部黨委書記職務，由郭天民代理書記，郭天民、譚希林、孫毅、李作鵬、楊秀山為訓總黨委常委。

1958年12月11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中央軍委發出通知，撤消訓練總監部，將所屬各部局整編為軍事訓練部、軍校部、軍事出版部，並納入總參謀部。

12月18日，訓練總監部黨委在呈送給中央軍委的關於訓練總監

部整編情況的報告中提到，整編後，軍事訓練部編制為一百四十四人，李作鵬任部長；軍校部編制為七十一人，郭天民任部長；軍事出版部編制為四十八人，孫毅為部長。中央軍委批准了這個報告。

剛剛到訓練總監部工作的第一年，就在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軍事教條主義”中度過，而對我這個到京赴任的“新官”，還沒有來得及“三把火”，就被“老賬”（在高級步校貫徹“教條主義”），“新賬”（在總監部支持蕭克、李達的觀點）當頭一棒，心裏十分不是滋味。

## 二、1959年，半年抓訓練， 半年批“彭、黃”

1959年1月，中央軍委批准下發由總參軍訓部擬制的《1959年陸軍訓練的指示》，確定了當年全軍軍事訓練的三大基本任務：一是加強幹部訓練，以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為主；二是全軍各軍兵種和各級部隊，要根據實際編寫訓練教材，并明確了編寫訓練教材的指導思想；三是加強部隊訓練，并對各兵種的訓練提出了具體要求。

1月下旬，按照總參謀部指示，軍訓部組織在廈門召開戰備訓練現場會，參加會議的有各總部、各兵種的領導；北京、南京、武漢、廣州、沈陽、福州等軍區；第15、20、24、28、31、40、41、60軍及二十八所院校，共三百餘人。會議內容主要是觀摩第31軍在海門島舉行的加強步兵團在海空軍協助下渡海登陸作戰的實彈戰術演習，會議研究了渡海登陸作戰和全軍的軍事訓練問題。會議結束時，副總參謀長張宗遜作了總結。會議後，全軍的訓練工作按計劃展開。

###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按照總政的要求，機關幹部重點學習毛主席軍事著作。要求讀《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

“十大軍事原則”，為此軍訓部組織了三期、每期一個多月的幹部集訓。

2月份開始，根據中央軍委關於幹部下連當兵的指示，軍訓部黨委決定，分期分批組織部機關的幹部下連當兵鍛煉。我安排好工作，帶頭于3月份到舟山一個岸炮團的連隊當兵，在一個月的時間中，與戰士同吃、同住、同操練、同娛樂，并幫助連隊附近的農民群衆插秧勞動。四十多歲的人雖然笨手笨腳，行軍訓練後也腰酸背痛，覺得辛苦，但還是堅持下來了。能每日與戰士們摸爬滾打在一起，互相見面都稱我“老李”，心情特別愉快。

下連隊當兵回京不久，軍訓部在杭州召開全軍訓練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軍區、各兵種負責訓練的領導和訓練部門的領導及擔任戰備訓練的野戰軍主要領導，共一百餘人。會議內容首先觀摩南京軍區組織的穿山半島渡海登陸作戰實彈演習，而後交流了上半年的訓練和編寫教材的情況和經驗，討論了下半年諸兵種進行合練問題。我在會上就上半年全軍的訓練工作和教材編寫工作做了小結，並強調下半年的訓練重點是在單兵種訓練的基礎上，加強諸兵種的聯合作戰訓練和演習。

會上還討論了由總參軍訓部、總政青年部共同擬制的《步兵一專多能標準》。之後，總參、總政聯合頒發了這個《標準》。這

個文件對步兵一專多能的統一標準、考核辦法、獎勵辦法、批准權限等作了具體規定。《標準》對鼓勵士兵努力鑽研軍事技術，熟練掌握多種武器裝備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59年9月，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反半軍事體育運動委員會會議

方块字读书社区

7月下旬，軍委總直機關黨委批復總

參軍訓部，同意由李作鵬、劉少卿、韓復東、吳偉、趙凌汗、張文渲、王月德、李玉波、鞏樹祥九人組成軍訓部黨委，我任書記，劉少卿任副書記。

總的講，1959年上半年，軍訓部的工作開展的比較順利，領導班子也很團結，相互支持。

9月下旬，建國十周年大慶即將來臨。為慶祝建國十周年，社會主義國家友軍體育運動委員會第三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有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國、朝鮮、蒙古、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共十二個國家的軍隊體育代表團。

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團團長由我擔任，并司職會議執行主席。

會議開始由國防部副部長譚政向大會致詞，友軍體委常委會主席蘇軍列文科少將致答詞。會議聽取了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交流了開展軍事體育活動的經驗。代表們還出席了全國運動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賀龍和譚政接見了各代表團。會議之前，各代表團由我陪同，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參觀游覽。

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和總政指示，軍訓部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開展以粉碎“彭黃反黨集團”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整風運動。

所謂“彭黃反黨集團”的來由是：1959年7月，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後開中央全會）。彭德懷在會議期間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後稱“意見書”），信中對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工農業生產發展指標過高，發展速度過快，發展比例失調，并由此產生的浮誇虛報，“共產風”，小資狂熱性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毛主席對這封信的看法是：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向黨進攻，目的是動搖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鋒芒直指中央領導。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的方塊字讀書社區主席還說，他與彭的關係，歷史上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主席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定為“反黨集團”，把黃克誠、周小舟等人定為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

廬山會議結束後，軍委立即在北京召開會議，面對面的批判彭、黃。部隊高級幹部千餘人參加會議。我因工作關係，斷斷續續地參加了會議，大致了解了廬山會議發生的情況。

軍訓部的整風運動首先是學習中央有關文件，提高對總路線、大躍進的認識，并揭發批判“彭黃集團的罪行”，以後又聯系本部的具體情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重點清肅右傾錯誤思想。半天業務工作，半天開會學習，拖拖拉拉，黨委擴大會前後開了兩三個月才結束。我因參加外事活動和其他工作，沒有全部參加。當時我沒有什麼右傾可言，主要是去年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謬，因此整風的矛頭不是對准我。

部黨委擴大會開完已近年末，按訓練計劃，我立即組織軍訓部和各軍兵種及有關部門參加的七個全軍軍訓考核工作組，對九個軍區三十二個全訓師的軍事訓練進行年終考核，我帶着工作組，跑了一半以上的軍區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全訓師實地考核，由於全年訓練工作安排早、落實快、抓得緊、訓練效果突出，因此，對這些師的訓練成績總評為良好。

此間，軍委成立“軍委軍事訓練與學術研究小組”，組長是葉劍英，副組長是粟裕、張宗遜、劉志堅。我是十四名小組成員之一。

12月下旬，召開的全軍訓練工作會議，由軍訓部承辦了會議組織工作。會議增加了批判“彭黃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錯謬的內容，會議傳達了國防部長林彪提出的四條訓練方針，同時交流了各軍區全訓部隊的訓練工作經驗，討論了1960年訓練綱要，最後葉劍英元帥在會議上做了總結講話。

### 三、1960年， 向國防部長的兩封建議信

由於受國內自然災害和蘇聯經濟封鎖的影響，軍費開支也受到一定的控制。這關係到當年全軍全訓師數量、訓練經費和訓練彈藥基數配備的確定。這個問題在全軍訓練工作會議上進行了研究，并將研究方案報軍委和總參。

3月上旬，總參批准下發了軍訓部擬制的《關於全軍訓練工作物質保證工作規定》，《規定》明確海、空軍戰鬥訓練經費和通用彈藥器材，由海、空軍司令部向總參軍訓部提出年度申請計劃，報經總參批准後，由海、空軍司令部具體掌管。陸軍各兵種戰鬥訓練的經費、彈藥、器材等，由總參軍訓部和各級合成軍隊訓練部門統一掌握，按照兵種技術專業分工管理的原則進行管理。

到總監部和軍訓部工作已是第三個年頭了，我對全軍，特別是陸軍的軍事訓練工作的思路方案、經費分配、組織安排、協調檢查、考核總結等已比較熟悉，并對訓練中的不足也十分了解。

為了使全軍在和平時期的訓練更接近實戰的要求，我結合全軍的訓練情況，兩次向國防部長林彪寫信請示，提出全軍訓練方面的建議。

第一次是4月13日，我向國防部長林彪寫信（這是我建國後第一次向林彪直接請示）建議：“每年度每個軍爭取一個師進行全訓合練，三年內使每個師能輪流進行一次師的全訓合練。”

4月23日，林辦電話傳達說“林彪同志同意李作鵬的意見”。

第二次是4月21日。當時林彪對我軍訓練方針提出四條指示：1. 全軍研究毛澤東軍事著作；2. 繼續總結人民解放軍的戰鬥經驗，編出自己的條令；3. 研究原子弹等條件下的作戰與訓練；4. 限于軍以上的幹部選學——勞埃德读书社區各斯、列寧、斯大林的軍事理論和批判地選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

在聽取林彪的四條指示後，我又向國防部長林彪寫信，建議對林彪提出的四條訓練方針稍作修改。

我建議對四條訓練方針的“第四條”稍作改動，即不要“限于軍以上”，改為“主要是軍以上”或“有自學能力的幹部應讀一部分馬恩列斯的軍事理論，軍以上幹部還應批判地選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因為有“限于軍以上”幾個字似乎對發揮全軍幹部學習馬恩列斯軍事理論的積極性容易產生誤解。

4月25日，林彪批示：同意李作鵬的意見。

兩次向林彪的書面請示，均得到林彪的重視及肯定，我自然十分高興。

5月初，總參批准下達了由我部擬制的《1960年軍事訓練指示》的文件，《指示》中把林彪提出的四條訓練方針作為1960年的全軍訓練的總方針。其中第四條根據林彪批准我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即：有自學能力的幹部應選讀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軍事著作，軍以上幹部還應批判地選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同時《指示》還明確了1960年軍事訓練任務，一是繼續深入地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二是進一步加強各軍區、各軍兵種的戰役戰鬥訓練；三是培養部隊優良的作風；四是積極幫助民兵進行訓練；五是貫徹試行新條令，進一步修改新編制的訓練教材。

為貫徹落實林彪提出的訓練方針，軍訓部立即組織了三個工作組，于7月開始，分別對沈陽軍區16軍、46軍，南京軍區27軍、60軍和廣州軍區42軍、47軍的訓練情況進行了全面檢查。檢查結果，各軍、師落實執行訓練指示的情況比較理想，不論在幹部訓練、部隊基礎訓練，還是在培養“三八”作風<sup>1</sup>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績。存在問題是幹部工作與學習和部隊生產與訓練的矛盾突出，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學習與訓練中的弄虛作假時有發

注1.“三八”作風：指解放軍在長期革命斗争中養成的優良作風。毛澤東把它概括為三句話八個字。三句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苦練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八個字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生，訓練成績不够扎實等等。我部將檢查結果的優點與不足和改進訓練的建議及時報告總參，并舉一反三地通報全軍訓練部隊。

在場地建設上，由軍訓部向總參寫報告，利用原坦克學校射擊場，改建成立長辛店射擊場，解決了駐京部隊輕武器射擊集訓、射擊比賽和專業射擊隊訓練困難問題。

當年，有力促進、提高和檢驗部隊軍事訓練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組織全軍各種軍事科目的比武，這種比武既能促進軍事訓練，又能考核訓練成果，還能提高戰士對苦練基本功的興趣。

9月1日，經軍委和總參批准，由我部和總政宣傳部聯合主辦，在北京舉行全軍步兵武器射擊競賽大會，這個射擊競賽大會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它不僅僅是簡單的比賽，而是對近幾年全軍訓練成果的檢閱，是對一兵多能和新武器裝備使用與保養的檢查。各軍區都十分重視這次射擊競賽，選派最優秀的基層幹部和戰士參賽，使用最新裝備的步兵武器。

參加競賽的有十四個代表團的四百餘名射手。

總參張宗遜副總長、總政甘泗淇副主任及總部有關部門領導參加開幕式。

我代表總參和軍訓部在大會上致開幕詞：這次射擊比賽的目的，是為了檢查部隊射擊訓練的效果，總結交流射擊訓練和射擊技術的經驗，進一步推動全軍步兵武器射擊訓練。我們的射擊訓練貫徹了從實戰需要出發，堅持在復雜條件下訓練部隊的指導思想。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一專多能”和特等射手的群衆運動，出現了持續躍進的局面。林彪元帥再三指示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技術訓練，一定要把部隊技術訓練搞好，特別是射擊訓練。我們應當堅決響應這個號召，并以積極的實際行動貫徹執行。

甘泗淇副主任講話指出：部隊訓練必須重視培養優良作風——“三八”作風。林彪元帥給我們的指示是：業務重要，作風更重要。作風好，仗就打的方块字就打不好。這是歷史經驗。

張宗遜副總長指示：我們一定要狠抓射擊，認真貫徹執行林彪元帥加強射擊訓練的指示。射擊是專，作風是紅。又紅又專，我們就能消滅一切敵人。<sup>1</sup>

經過七天的激烈競賽，廣州軍區代表隊獲得團體總分第一名。團體總分前六名依次為廣州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沈陽軍區和南京軍區。

9月10日，競賽大會閉幕。張宗遜副總長在閉幕式上講話指出：這次大會的經驗再次證明了射擊訓練一定要政治挂帥，一定要發揚“三八”作風。在部隊訓練中，如果政治沒挂帥，成績就會不鞏固，不扎實，就會防礙團結，就會在戰鬥中造成不良後果。

我致大會閉幕詞。我在發言中指出：經驗告訴我們，要搞好射擊訓練，第一，必須堅持政治挂帥，思想領先。林彪元帥說政治思想工作是我軍戰鬥力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這是鐵的真理。第二，一定要按照實戰要求，嚴格訓練部隊。只有這樣才能經得起復雜戰鬥情況地考驗。第三，今後的射擊訓練，一定要堅決貫徹少而精的原則。第四，必須切實搞好基礎訓練。第五，一定要加強領導，發動群衆，大搞群衆運動。<sup>2</sup>

林彪對競賽大會的召開很重視，也很滿意，并為大會題詞：“一定要把射擊訓練搞好”。

軍訓部成功地主辦了這次全軍競賽大會，不僅軍委和總參的領導滿意，而且有力地促進了部隊訓練再上一個新臺階，我也為工作取得成果而感到高興。

在這一年中，我部還分批分期的與各軍區、各軍兵種聯合組織以師為單位召開的軍事項目運動會。全年共有一百一十一個師召開了軍體運動會，競賽內容主要是射擊、投彈、刺殺、通過障礙、快速行軍等等，空軍和海軍也根據訓練特點，開展了豐富多樣的比武競賽。既推動了部隊訓練，又活躍了部隊生活，同時發揚了我軍的光榮傳統。全軍的軍事訓練熱火朝天的開展起來。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 《解放軍報》1960年9月2日

注2. 《解放軍報》1960年9月11日

同年，軍委決定籌建解放軍體育學院，總人數編制二千四百人左右，以原廣州軍事體育學校校址為基礎進行擴建。此籌建工作由我部負責並提出擴建計劃，並爭取當年把學院辦起來。經過各方努力，11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體育學院正式成立。

10月初，總參頒布了軍訓部編制。根據該編制，軍訓部設辦公室、組織計劃處、幹部訓練處、會同戰術訓練處、步兵技術訓練處、軍事體育訓練處、海空軍訓練處、物資計劃處、經驗研究處、軍教影片科，雜志社及政治協理員，共九個處，及一室、一科、一社，定編一百八十八人。軍訓部領導機關的逐步健全，使我部領導主抓軍事訓練工作更加得心應手。

從10月下旬開始，軍訓部機關學習和貫徹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決定》和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關於正確處理政治工作領域中四個關係問題》的講話精神，以整風方式對照檢查黨委和部首長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當時我承認，這幾年中，我抓軍事訓練比較多，而對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重視不够。

#### 四、1961—1962年， 改革訓練，貫徹“少而精”

1961年1月下旬，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由葉劍英主持的全軍訓練工作會議。與會人員首先學習國防部長林彪《關於我軍訓練條件重大變化的指示》。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均在會議上講了話。

會議根據“少而精”的訓練方針，着重討論了全面改革訓練的措施。會後，軍委下發了《軍委訓練會議紀要》。

《紀要》強調1961年要全面改革訓練工作，軍事訓練主要是貫徹“少而精”的方針。方块字读书社区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時間，團以下幹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時間學習毛澤東著作。

# 林彪元帥 軍事論文選集

中國人民解放軍林彪元帥軍事論文選集  
1961.4.

戰士訓練以技術為主，戰術訓練重點是搞好連以下基礎訓練。總參還下發了由我部根據軍委訓練會議精神擬制的《安排1961年軍事訓練》的通知。

全軍訓練工作會議之後，我部在北京召開全軍戰術訓練業務會議，參加會議有各軍區、各軍兵種的戰術訓練業務幹部，着重討論如何在戰術訓練中貫徹“少而精”的方針，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加強基礎訓練與提高戰術合練質量等問題。

從3月開始，我部先後派出工作組，分別到沈陽軍區67師201團、南京軍區58師172團、蘭州軍區55師163團，解剖“麻雀”，調查研究，重點了解“少而精”訓練方針的落實情況。並將調查情況及我部建議報總參領導。

根據《軍委訓練會議紀要》精神，我部還着手編印了《林彪元帥軍事論文集》，并于4月發至全軍團以上幹部，此書是經部黨委同意並報總參領導批准的，經過我親自審查定稿的。下發此書的目的，就是為了配合部隊更好的學習毛主席的軍事著作。林彪知道此事後，曾對我說：“現在主要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不要編印我的東西。”我認為林彪的軍事文章是他將毛澤東軍事思想與作戰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以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為主，同時學習林彪的軍事著作，並不矛盾。因此總參批准下達了由軍訓部擬制的《關於學習林彪元帥的軍事著作問題》的通知，明確今後各部隊學習林彪軍事著作，均以此書為準。

7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事訓練和學術研究委員會（簡稱軍委訓研委員會），葉劍英任方塊字漢書社圖書長栗裕、副總參謀長張宗連任副主任，我任秘書長。軍委訓研委員會的職責是負責統

一管理指導全軍部隊、院校的軍事訓練、軍事學術研究和條令條例的審查驗收等工作。訓研委員會的前身是1959年11月成立的軍委軍事訓練與學術研究小組，當時，葉劍英為組長，粟裕、張宗遜、劉志堅為副組長，我和宋時輪、李聚奎、郭天民、陳伯鈞、周希漢、曹里懷等人為組員。但小組的作用不大，開過一兩次會，沒有進行什麼具體工作。現在是進行改組，并規定了具體的職責。

為加強我軍多兵種協同作戰，我部于8月在北京舉辦兵種知識集訓，主要學習和介紹裝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鐵道兵等兵種的建設情況、作戰及戰術運用原則、發展方向等。為了加強對集訓的領導，成立以張宗遜為首的集訓委員會，我為秘書長，軍訓部副部長曹誠為副秘書長。軍訓部會同各兵種有關部門承辦集訓的組織工作。集訓分兩期，每期時間半個月，第一期為各軍區軍以上領導和軍事院校的領導，第二期為院校的訓練科研幹部。

1961年12月23日，為來年打好訓練工作基礎，總參下發了由軍訓部擬定的《1962年軍事訓練工作指示》，要求部隊以“四好”為綱，切實搞好軍事訓練。戰備值班部隊必須全訓，一般部隊進行半訓，生產和施工部隊訓練不少于兩個月，守島和邊防部隊訓練應根據所擔負的任務，提出不同的要求。要求部隊在隨時保持戰備的前提下，積極參加農副業生產，正確解決訓練與生產的關係。

1962年1月，根據軍委直屬機關黨委《關於開展四好運動的指示》，軍訓部所屬處科室和基層單位，積極開展“四好”運動，要求各單位全年工作爭取做到“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生活管理好”。

我到軍訓部後，組織新編寫的條令條例和訓練教材教材幾經修改已日臻完善。貫徹條令和訓練教材成為當年工作重點。

1962年1月初，中央軍委批准下發由我部參與擬制的《軍委關於頒發和驗收條令、教令、方块字讀書社區教材的幾項規定》，確定上半年驗收合成軍隊戰鬥條令，下半年驗收軍兵種戰鬥條令。凡屬諸軍

兵種會同戰鬥條令和全軍共同條令教程教範，均由軍委訓研委員會驗收，經軍委審批頒發。凡屬軍兵種專業戰鬥條令和專業戰術、技術教範等，專業由軍兵種黨委負責驗收，以軍兵種名義頒發……。

同時，我們仍然堅持把軍事訓練的重點放在基層、落實在士兵的原則。當時，總參、總政頒發由我部和總政青年部制定的《神槍手、神炮手和技術能手基本標準》，以此作為全軍開展“三手”活動的基本依據，同時利用軍報開展廣泛的宣傳和動員。各部隊以爭當“三手”為目標的練兵活動十分火熱。

當年6月，隨着戰備形勢的變化，全軍的訓練也發生重大的變化。根據軍委和總參的緊急指示，我部會同有關部門擬制了《關於當前戰備訓練工作指示》，此指示是針對東南沿海戰備形勢日趨嚴重，臺灣蔣軍不斷叫喊反攻大陸，不斷組織有針對性大規模軍事演習，不斷有敵機敵艦侵犯我領空領海和多股匪特襲擊騷擾我東南沿海地區而發的，《指示》要求凡有戰備任務的部隊，應迅速改變原定年度訓練計劃，立即轉入戰前的戰備訓練，根據預定作戰方案，針對蔣軍的作戰特點，進行戰備訓練。

隨着形勢的發展，總參隨即下發了由軍訓部擬定的《關於戰備訓練的補充指示》，具體要求部隊有針對性訓練應強調的五個方面：1、根據任務不同進行幹部訓練，守備部隊應反復演練防禦動作，機動部隊應以組織機動和進攻戰鬥為重點；2、加強部隊基礎訓練；3、搞好戰備行軍訓練；4、加強部隊行政管理教育；5、注意節約彈藥。

根據新的戰備形勢，我部向中央軍委呈報《關於部隊訓練和執行其他任務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近年來，執行全訓任務的部隊逐年減少，而執行其他任務的部隊逐年增加。陸軍全訓師1957年為全部陸軍師的72%，逐年下降，至1961年為20%。《報告》建議全軍應安排四十個陸軍戰備值班師，進行全訓。非值班部隊應保證三年中有一年施工部隊要堅持天天練、經常練。中央軍委根據我部的建議，向毛主席及中共中央作

了報告。之後，中共中央批准安排四十個陸軍師為戰備值班師，并從1963年起，進行全訓。

此後，我調離了總參軍訓部到海軍工作。軍訓部由副總長張宗遜兼任，并將軍校部、出版局與軍訓部合併。

我擔任總參軍訓部部長五年的時間，忙忙碌碌，未敢偷閑地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剛到軍訓部不久就“出師不利”，受到反教條主義的打擊，結果不得不小心謹慎，不敢大膽工作，部隊正規化、現代化的訓練也不敢提了。林彪擔任國防部長後，提倡以我為主，政治思想挂帥，全軍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而對於同時學習外國先進軍事經驗，特別是學習蘇軍的先進軍事經驗，我仍顧慮重重。政治與軍事的關係、政治與業務的關係也不是完全理解的，唯一辦法就是緊跟上級，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 第七篇

## 文革前期之我見

### 第二十九章 調入海軍

#### 一、參加軍委檢查團

1962年初，在參加中央七千人大會聽取劉少奇、林彪、毛澤東三人講話之後不久，我就帶工作組到東北遼東半島，巡察部隊新年度訓練準備與開始情況。

3月下旬，我正在旅順海軍基地檢查工作時，忽然接到北京的電話，要求我立即返京，準備參加軍委檢查團，檢查海軍東海艦隊工作。

回到北京後，稍事組織準備，3月底即隨楊成武（軍委檢查團團長）、劉志堅（軍委檢查團副團長）等出發。

當時，林彪為什麼同意派軍委檢查團，檢查海軍東海艦隊的工作呢？這是因為海軍東海艦隊在兩多的時間內連續發生嚴重的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其中最嚴重的是兩件：一是發生飛機

叛逃臺灣的政治事件。1962年3月，海航6師16團飛行員劉承司從寧波路橋機場駕機叛逃臺灣成功，在國內外、軍內外造成極壞的影響。而這次駕機叛逃臺灣事件，又是近兩年多的時間中的第二次。上一次發生在1960年1月，海航2師5團飛行員楊德才也是從寧波路橋機場駕機逃往臺灣，後在臺灣宜蘭墜機。二是1959年12月一艘蘇式418號潛艇在舟山群島附近訓練中，與參加訓練的護衛艦相撞沉沒。艇長以下近四十名艇員，除一人生還外，其他全部犧牲。這是我海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訓練事故（當時全軍還沒有在訓練中一次死亡幾十人的現象發生）。林彪看到海軍的此種現象，心裏當然着急。

我在軍訓部工作期間，也多次隨總參領導到部隊檢查訓練工作，但參加檢查嚴重的政治事件和重大的訓練事故的調查還是第一次。在我的記憶中，以軍委名義派出的專門檢查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的檢查團，在全軍也是第一次。

軍委檢查團先到上海，再到舟山，後到寧波。先後檢查了東海艦隊艦艇、航空兵、駐島部隊等二十多個單位，聽取了艦隊、基地、東航等軍、師以上單位領導的情況匯報，實際調查發生事故的原因及處理結果。檢查團還召開了幾十次座談會，有師團幹部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62年隨軍委檢查團視察海軍東海艦隊

參加的座談會，有專門飛行員參加的座談會，還有基層幹部、戰士參加的座談會。當時發現的大大小小問題真是不少，除駕機投敵和潛艇沉沒外，還有劉承司事件發生後沒有幾天，路橋機場又發生防化參謀唐彥侵槍殺地方幹部，串聯多名復員戰士攜械投敵和護衛艦6支隊在舟山盲目射擊等四項重大事件。

我軍飛行員的選拔，從入伍到航校學習再分配到作戰部隊，是經過了層層政治審查、技術考核、身體檢查，選拔條件是非常嚴格的。為什麼會出現駕機投敵事件呢？在檢查中，我們發現重要原因之一是部隊對飛行員的政治教育不強，生活管理鬆懈，少數飛行員長期偷聽敵臺的情況未被發現。當時臺灣無線電臺對我大陸沿海部隊有專門的策反節目，一天要重複播出數次，對我大陸沿海各機場、碼頭到臺灣島各機場、碼頭的距離、航向、時間、航線氣象、識別方式、獎金等都介紹的非常詳細。劉承司、楊德才之所以能從我軍的優秀飛行員蛻變成駕機投敵的蛻化變質分子與長期偷聽敵臺，思想發生變化，革命意志動搖有直接關係。檢查團也發現，偷聽敵臺現象也同樣發生在遠離陸地的島嶼部隊中。

在同樣的條件下，當時空軍部隊在東南沿海各省有十幾個軍用機場，幾百架作戰值班飛機，却没有發生一起駕機投敵的政治事件。而東海艦隊在同一地域，在不長的時間內連續兩次發生駕機投敵事件，檢查團認為，問題雖然出在下面，但各級領導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駕機和攜械投敵”這樣嚴重的政治事件不斷發生，恰恰說明在基層部隊，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够，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薄弱，從而使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有機可乘，侵襲了少數指戰員們的思想。是没有把“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真正擺在第一的後果。

檢查中還發現，各級黨委內部不團結的現象普遍存在。不少基層黨支部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有些海島哨所，班無黨員，排無黨小組，政治思想工作實力薄弱。有的艦艇在戰備值班期間，艦（艇）長帶頭違反紀律請客喝酒，有的單位個別幹部管

理教育不當，連續發生戰士自殺，或報復幹部的他殺現象。還有基層單位政治思想工作放鬆，軍事訓練稀稀拉拉，紀律鬆懈，甚至少數幹部生活作風糜爛，成為當時被稱之為“爛掉了的單位”。

經過二十多天的工作，檢查團認為所發生的各種嚴重問題並非偶然現象。回到北京，檢查團向中央軍委呈報了《關於海軍工作情況的匯報材料》。《匯報材料》共分三大部分，大意為：

第一部分談到了海軍建設的工作成績。指出，海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在海軍黨委的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一定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的指示和中央軍委的一系列戰略方針，我人民海軍已經建設成為一支現代化的、能抵禦帝國主義的外來侵略、有戰鬥力的海上武裝力量，結束了我有海無防的歷史。成績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

第二部分談到了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不突出、不落實、不扎實，領導官僚主義作風嚴重，基層管理工作薄弱。突出表現在：“問題成堆，基層薄弱，關係緊張，風氣不好”。部隊的訓練工作在反教條後也有很大削弱等等。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是“四個第一”沒有擺在第一，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錯誤。

第三部分是檢查團提出的加強和改進海軍工作的六條建議。

4月下旬，軍委檢查團對海軍的檢查情況和《匯報材料》由楊成武向林彪及軍委領導匯報，林彪聽完匯報後又指示楊成武親自向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匯報。

4月28日，在廣州軍委召開的編制裝備會議上，林彪十分生氣地批評海軍“把四個第一變成了四個第二，沒有把政治工作擺在首要地位”；“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已找到了好藥方子不用，又去亂找藥方子”；“不是緊張地做工作，而是鬆鬆垮垮，是懶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亂七八糟”。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林彪“方塊字讀書社區”。

## 二、由陸軍調到海軍

軍委檢查團完成工作回京後，大約是5月中旬，林彪找我談話：“軍委已決定調你到海軍擔任常務副司令員。原決定調李天佑去，蕭勁光不同意，他指名要求調你去。”當時林彪指示：“根據海軍當前情況，第一位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第二位才是加強軍事工作。並爭取以政治思想工作為重點，扭轉海軍的被動局面，爭取海軍工作同全軍工作並肩前進。”

當時我請示林彪：“常務副司令員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他說：“在司令員的意圖下處理全盤日常工作。如果司令員因病或不在家時，則代替司令員先處理問題，然後再報告。”

幾天後，羅榮桓元帥找我談話，他的談話主要是批評海軍領導幹部不團結，勾心鬥角，先是整羅舜初，把他搞走了，以後又整王宏坤，又想把他趕走。他們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蹲在北京很少下部隊，下基層，連續發生那麼多嚴重問題也不着急。指示我到海軍工作後應多到下面去，幫助基層幹部解決問題，把基層工作搞好等等。

之後，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又找我談話，他說的大意是：蕭勁光已經六十多歲了，身體很不好，腦血管末梢破裂，經常頭昏，你去海軍是幹實際工作的。海軍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主要是領導班子問題，另外是放鬆了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軍委調你和張秀川兩人去海軍，主要是加強海軍的領導班子和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經過幾位軍委、總政領導人的談話，又結合在軍委檢查團中的所見所聞，我深深覺得海軍當前是個問題成堆的單位，是個老大難單位。

林彪決定調我到海軍，方映宇讀書社區突然，也對是否能把工作做好心中無底。原因有兩點：一是我沒有搞過海軍，不但沒有

海軍工作經驗，連建設海軍、指揮海上作戰的常識也可說是白紙一張，打海南島的渡海作戰與建設現代化的海軍不可同日而語；二是當時我已聽到反映，海軍黨委領導間對軍委檢查團的檢查結果和向軍委報告的《匯報材料》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扭轉海軍的被動局面”困難很大，結果如何，很難預料。雖然我當時感到有很大壓力，但軍委對我寄予很大希望，我深知任務非常艱巨，我決心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工作。

1962年6月，根據國防部命令，任命我為海軍副司令員，張秀川為海軍政治部主任。

1962年7月初，我到海軍報到上任。當時海軍黨委在海軍大院禮堂召開歡迎大會，由蕭勁光致歡迎詞，內容非常簡單，但頗為熱情。他宣布軍委對我和張秀川任命之後，祇講了三句話：“第一是歡迎，第二是歡迎，第三是熱烈歡迎”。我也講了幾句謙虛客套話，沒有什麼動人言辭。最後由海政歌舞團演出歌舞劇《小刀會》。

歡迎會隔日，蕭勁光設家宴，請我及我的夫人吃飯。在飯前閒談中蕭勁光說：“我非常歡迎你來海軍工作，是我親自向林總建議調你來的。1950年海軍開始建立時，我就向林總建議調你到海軍工作，未獲同意。今年春天在廣州召開編制裝備會議的時候，我再次向林總建議才獲林總的同意。”

我說：“擔子太重，可能挑不起來，會使你失望的。”

蕭說：“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我就對你有較深的了解，我相信你能把這個擔子挑起來。”

吃飯時還順便談到海軍工作中的若干問題。蕭勁光對我說：“海軍黨委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認真學習林總的‘三條指示’和落實軍委檢查團提出的加強和改進海軍工作的六條建議。”

我同意蕭的意見，因為這是我初到海軍的工作重點。

到海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海軍黨委常委“通氣”會議。這次常委會議，有海軍黨委常委，加上我和張秀川兩人。

首先由蕭勁光傳達了軍委檢查團對海軍工作檢查的意見，然後各委員聯系實際，對海軍工作和領導發表意見。由過去到現在，由領導到基層，由個人到組織，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會議開了一個多星期，發揚了民主，但對會議引導不够，沒有集中到幾個主要問題進行充分討論。例如：對海軍目前的工作應如何估計和評價，成績和優點是什麼？缺點和錯誤是什麼？經驗和教訓是什麼？今後海軍工作方針任務是什麼？應採取主要措施是什麼？對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明確的、一致的結論。似乎有點互通氣交換意見、議而不決的狀態。雖然如此，但對我了解常委情況、海軍情況很有幫助。

不過有一條是大家一致同意、一致擁護的，就是軍委檢查團提出的今後海軍工作應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為重點，貫徹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來，提出的一系列建軍方針、政策和任務。

最後常委分工，確定張秀川協助蘇振華、杜義德負責政治思想工作，組織領導對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方針任務的貫徹執行。確定我協助蕭勁光工作並主管海防作戰和海防工程建設。

1962年8月底至10月初，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辦公廳和總政派出檢查團，對海軍駐京領導機關的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檢查。主要是檢查領導機關的工作作風、機關體制、幹部住房等問題。最後總政檢查團的結論意見是：機構龐大，管理混亂，政治工作軟弱無力，違紀違法事件嚴重，幹部住房緊張，大院內風氣不好等等，檢查情況上報了軍委。

1962年12月5日，海軍召開師以上黨委書記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軍委檢查團《關於海軍工作情況的匯報材料》，重點檢查了海軍黨委對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和今年4月28日林彪對海軍的“三條指示”的貫徹執行情況。

蕭勁光、蘇振華、[方块字读书社区](#)、張秀川等常委先後發了言。

我的發言，是根據軍委檢查團對東海艦隊種種嚴重政治事件和重大訓練事故等事例說明展開的。我最後說：“林副主席提出‘四個第一’已經兩年多了，別的單位都雷厲風行的貫徹了，并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海軍的情況表明，在軍委檢查團檢查工作之前還沒有把位置擺對。造成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結果是問題成堆、基層薄弱，關係緊張，風氣不好。有些工作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在開倒車。”我又說：“1963年海軍的工作，第一位是政治思想工作，這是海軍當前工作的薄弱環節，是搞好海軍工作的關鍵，要用最大努力把它突上去，加強起來。”

會議在討論林彪的“三條指示”時，不少代表提出確實存在林彪批評的“大路不走走小路”“找到了好藥方子不用，又去亂找藥方子”的偏向。如軍委提出“四好為綱”，海軍則提出“以四好為綱，以軍訓為重點”，又如軍委提出“立足于準備大打，同時照顧小打”的作戰方針，海軍則提出：“首先抓好應付當前鬥爭，準備小打，應付大打”。1960年林彪提出“四個第一”，軍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的兩年多的時間裏，海軍一直在強調“人與技術的矛盾是海軍建設最基本的矛盾”。

有些代表還提出海軍黨委內部長期不團結的問題，認為海軍的班子不算弱，由於不團結，力量相互抵消了。

會議期間，軍委在京常委賀帥、羅帥多次與海軍主要領導同志談話。羅總長在軍委辦公會議上，專門召集海軍常委們座談，指出海軍問題的嚴重性，提出海軍建設的方針。

1963年1月15日，羅瑞卿總長到會并做了重要講話。羅總長在講話中肯定了軍委檢查團向軍委的《匯報材料》，嚴肅批評了海軍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四個第一”、官僚主義作風嚴重、領導不團結等錯誤，并指出這是海軍連續發生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的根源。他指出：“海軍當前的主要問題是正確認識錯誤的問題，是端正海軍今後工作方向的塊字讀書社區還說：‘當前建設一支精幹的、有戰鬥力的海軍是海軍建設的方針。’羅瑞卿總長的講

話，對落實“四個第一”，端正海軍工作方向非常重要。

羅總長在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期間的海軍黨委常委會上曾說：

“鑑于蕭勁光同志身體不好，不能堅持日常工作，海軍主要工作的安排應為：李作鵬和張秀川擔在第一線，蘇振華、王宏坤擔在第二線，蕭勁光擔第三線，有了三道防線，海軍的工作就能搞好。”

1月17日，黨委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堅決貫徹執行林彪同志的三條指示，加強海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

這次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前後開了四十餘天，一百多人參加會議。在會議上，各級黨委領導認清了海軍的形勢，總結了經驗教訓，統一了思想，端正了下一步海軍的工作方向，對扭轉海軍當時的被動局面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與會同志反映，這是海軍建立以來，開得最好的一次會議。

會議結束後不久，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毛主席的《軍委關於海軍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報告》指出：“十多年來，海軍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建成一支初具規模的海上戰鬥力量。總的看來，海軍工作的成績還是主要的。”“可是，海軍在進行肅清彭、黃影響的同時，却没有正視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尤其是單純軍事觀點的錯誤，所以工作轉變不快，進步不大，海軍政治思想工作上的薄弱情況，已經嚴重地妨礙了海軍戰鬥力的鞏固和提高，影響了海軍的建設。”“軍委、首先是林彪同志，對海軍存在的問題早有察覺，在1960年，林彪同志就曾急切地指出過，海軍問題不是人和技術的矛盾，根本問題是政治思想工作問題。”

《報告》中說：“根據林彪同志的意見，軍委于1962年3月下旬派出了由楊成武、劉志堅同志率領的軍委檢查團，到發生問題較多的東海艦隊，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檢查。經過檢查，發現海軍政治思想工作極為薄弱，軍委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許多重要指示，在海軍沒有落實。方块字读书社区再一次肯定了軍委檢查團的《匯報材料》。

《報告》指出：“海軍問題最本質的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四個第一沒有真正擺在第一，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某些單位則極為薄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部隊問題成堆，政治事故嚴重，駕機投敵事件接連發生。（二）基層工作異常薄弱。（三）關係緊張。（四）風氣不好。”

報告中點名批評了海軍的主要領導：“蕭勁光同志作為黨委第一書記，官僚主義和家長作風都相當厲害。第二書記蘇振華同志，堅持原則不夠，沒有把主要精力去抓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在思想政治領導上起到應有作用”。看的出，對海軍蕭、蘇的批評是有側重地。

《報告》最後指出：“海軍問題的性質，總的看來，還是工作方向上的問題、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上的問題，是執行工作中的問題。”

5月初，毛主席在軍委的報告上批示：“關於海軍的報告已經看過，認為很好，照此執行，每年檢查一次執行情況。希望海軍各級黨委同志們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煥發精神，努力工作，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錯誤，同其他軍種一樣，把海軍工作做好。有錯誤並不要緊，祇要改正就好了。”

1963年，在各級黨委的共同努力下，海軍的工作有了可喜的變化。6月，東海艦隊派出的海上編隊，順利完成了調查“躍進”號遠洋貨輪沉沒原因的任務，得到周總理的表揚。10月，海軍黨委召開二屆三次全會，會議肯定了八個月來，各項工作有了新的起色，部隊工作有了新的氣象，工作方向得到端正。

當時軍委領導對海軍的可喜變化給予了充分肯定。賀龍元帥、羅瑞卿總長多次在軍委辦公會等不同場合表揚海軍的工作“有很大的起色”，部隊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變化”，“貫徹落實‘四個第一’後，各方面工作也搞上去了”等等。我到醫院去看望羅榮桓元帥，他拉着我的手說：“海軍工作有起色，上上下下都高興，要多到基層去，把政治工作落實”。葉帥也多次當面表揚我：“到海軍後工作有成績，海軍有了不小的變化，扭轉了被動

局面，要繼續把海軍的工作做好。”有一次，我到葉帥家匯報工作後，葉帥笑着拿出兩隻山雞對我說：“這是我打獵打的山雞，你拿去吃吧，犒勞犒勞你。”我當面道謝。我知道，海軍的變化，使老帥們都非常高興。

從1962年4月到1963年底，這是海軍發展的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在這一時期發生了一系列對海軍有重要影響的事情：這其中有軍委檢查團、總政檢查團對海軍工作的檢查並給軍委的報告；有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和海軍黨委二屆三次全會；有軍委向黨中央、毛主席關於海軍情況的報告；有林彪關於海軍問題的“三條指示”，也有毛主席對海軍的重要批示和羅瑞卿總長對海軍工作的指示。所有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端正海軍的工作方向，扭轉海軍的被動局面，“同其他軍種一樣，把海軍工作做好。”

當時，海軍各級黨委和部隊精神面貌的可喜變化，也為日後在海空對美蔣作戰中，取得連戰連捷的巨大勝利打下了思想基礎。

“文革”結束後，我看了一些了解當時情況的海軍黨委常委老同志的回憶錄，對這段海軍的重要歷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不顧歷史真相地說“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鵬被派到海軍奪權”。這是實事求是嗎？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嗎？還是讓史學家和讀者評說去吧！

### 三、海空戰大捷，全殲入侵之敵

1962年6月下旬，新華社發布消息，指出蔣匪幫在美帝國主義唆使和支持下，從年初起，就瘋狂策劃竊犯大陸，并指出全國人民必須做好準備，徹底消滅來犯的敵人。這一情況，我在總參軍訓部工作時已了解的比較詳盡，並布置全軍開展戰備訓練。

臺灣蔣幫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大陸經過三年天災人禍之後，人心浮動，政權動搖，中蘇關係惡化，是反攻大陸的好機會，因此公開大喊大叫要“反攻大陸”。

方块字读书社区

當時我們分析，蔣幫力量有限，美國也還不敢直接參加作戰，因此敵人只能是以政治攻勢為主，虛張聲勢。但軍事上可能有三種竄擾形式相配合：第一是小股匪特竄擾；第二是一個團以上兵力的竄擾；第三是一個師以上兵力的竄擾。

為了粉碎敵人竄擾企圖，我們做好了各種情況下的作戰準備，決心來多少殲滅多少，小股來殲滅小股，大股來殲滅大股，來的愈多愈好，送貨上門，求之不得。

海軍部隊是首當其衝的戰鬥在第一線，也正是提高我指揮海軍作戰的良好機會。實戰鍛煉比和平時期練兵要優越十倍，因此加強海軍戰備工作也是我到海軍首先碰到的一個邊幹邊學的問題。

我對海軍作戰毫無經驗，日本投降後，組織山東部隊渡海去東北，算是我對船和海的初次接觸。解放海南島戰役是我第一次組織海上作戰，但是，用帆船打敵人軍艦，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我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的東西，僅停留在書本上，沒有經過實踐考驗。

我要求作戰部門提供了不少相關的參考書，例如《蔣幫海軍手冊》、《敵情參考圖冊》等，仔細閱讀。一方面抓緊時間學習海軍作戰指揮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熟悉並研究敵情。

當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隊作戰準備與訓練和戰備工程建設兩大方面。

首先我領導作戰部門研究制定了配合陸、空軍粉碎敵人大、中、小竄擾的各種作戰方案。然後我多次到海防前線實地視察，調整兵力部署，加強實戰訓練與演習，趕修戰備工程，補充戰備物資，進行戰備動員等工作。

作戰方案確定後，重要的是加強有針對性的實戰訓練與演習。

為了加強東南沿海的海空防務，打擊蔣敵空中騷擾和偵察，同時又根據敵空軍的裝備不斷更新，方块字横书社区不斷變化的特點，我海軍航空兵對殲擊機2師、4師和6師在山東流亭機場、浙江路橋機

場和寧波機場的部署進行了重新調整。針對敵機竄犯的戰術特點，從難從嚴地組織了各種技戰術科目的演練。

水面艦艇的戰備訓練主要是各種艦艇的進攻編隊訓練及艦炮對海對空射擊、魚雷攻擊、反潛攻擊、掃雷布雷等戰術技術訓練。

為防止蔣海軍在臺灣島附近海域和臺灣海峽對我海岸、島嶼及商船、漁船的襲擾，并為我護航艦艇獲取相關的海洋資料，1964年10月13日，總參謀部批復同意129潛艇到公海訓練。全文如下：“海軍司令部：1964年9月29日司潛字26號報告悉。同意129潛艇按第一方案進行公海訓練。望細心組織，周密準備，確保安全”。

這次北海艦隊129號潛艇的公海訓練，針對蔣海軍的實戰意義十分重大：

其一，是我海軍潛艇部隊首次離開我領海範圍，遠航公海訓練；

其二，當時裝備的國產“03”型潛艇，續航設計時間為三十晝夜，而129號潛艇海上持續活動了四十二天，對戰時使用要不要作超三十晝夜準備，平時要不要按三十晝夜或更長一些時間的訓練做了肯定的答復；

其三，對艇上人員、機械、通訊、物資消耗等各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檢驗；

其四，對我預定陣地海域內，航道上往來的船隻，特別是軍用船隻進行了潛望照相。查明了臺灣海峽及周邊海域國際航道的寬度、深度等水文資料。

該艇的公海訓練，不僅為我海軍各艦隊的艦艇編隊，在之後的公海訓練和護航、護漁的任務執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而且收集了大量水文、氣象、航道寬度、深度、島嶼地貌、海水溫度等海洋資料，填補了我軍用海圖上的許多空白。

1965年1月18日，在129號潛艇公海訓練總結報告上，我的批示是：海軍黨委、首長對潛艇部隊一九六四年的訓練是滿意的。

經過海軍上下齊心協力及各方面的配合協同，到1964年底，在廣東、福建、浙江、山東沿海，共消滅蔣軍竄擾的武裝匪特二十餘股，擊沉擊傷一批特務運輸船和登陸小艇。

1964年6月11日夜間，在山東萊陽地區，海軍航空兵4師飛行員陳根發駕駛米格-15殲擊機，在轟-5石振山機組的配合下，擊落入侵蔣匪P2V-7型偵察機一架。這一仗，參戰部隊克服我機夜航裝備和低空性能明顯落後敵機的劣勢，群策群力，充分發揮“人的因素第一”，不畏困難，發揚我地面雷達引導優勢，采用轟炸機在敵機上方空投照明彈，殲擊機低空目視攻擊的全新戰法，取得勝利。同年12月18日，航4師10團副團長王鴻喜駕駛殲-6飛機，在浙江溫嶺地區上空擊落美制蔣軍RF-101型偵察機一架，并俘獲飛行員謝翔鶴。此時，王鴻喜剛剛改裝殲-6飛了幾個起落，而對方是獲得蔣軍四枚勳章的王牌少校。參戰部隊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

1964年下半年，美國侵略越南北方不斷升級，戰火日益擴大。美艦和美機不斷侵犯我領海、領空，我南海的安全遭到威脅。

根據軍委指示，我海軍作戰部隊不但要防止蔣匪軍在東南沿海的襲擾，也要抗擊美艦和美機對我南海領海領空的侵犯。

1965年初，海航第4師進駐海南島海口機場，并立即進入一級備戰。

3月24日下午，美無人駕駛高空電子偵察機一架，竄入我海南島萬寧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中隊長王相一單機起飛攔截，連續開炮，命中美機左翼，美機隨後墜海。這是我海軍航空兵部隊第一次擊落美機。

3月31日下午，美無人駕駛高空電子偵察機一架，竄入我海南島陵水、保亭地區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副大隊長舒積成駕駛殲-6飛機，在地面的正確引導下，一次躍升抵近敵機，僅用二十發炮彈一舉擊落敵機。戰後，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舒積成同志戰鬥英雄稱號。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65年4月9日，航8師24團谷德合中隊駕駛殲-5飛機，在海南

島白沙地區上空，攔截美軍四架當時性能最好的F-4B“鬼怪”式飛機。這是我海軍航空兵部隊在國土上空第一次與美軍飛行員交手。交戰中，我機機動靈活，敢打敢拼，迫使敵機發射“麻雀”型導彈，擊落自己飛機一架，我機全部安全返航。此次戰鬥充分說明，決定戰鬥勝負的關鍵，是人而不是武器。

8月21日，舒積成再次擊落美無人駕駛電子偵察機一架。

不到半年時間，連續打下三架美軍裝備先進的無人駕駛電子偵察機，沉重打擊了美軍囂張的氣焰。而我航空兵打得勇敢，打得果斷，打得堅決，打得非常漂亮。

1965年5月24日，國防部授予我南海艦隊護衛艇41大隊3中隊先鋒1號艇為“海上先鋒艇”光榮稱號。

8月6日，我南海艦隊護衛艇41大隊及快艇11支隊，在兄弟嶼海區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海戰，經過近四小時激戰，一舉擊沉蔣匪“劍門”、“章江”兩艦。這一仗，是一場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小艇打大艦，以弱勝強的戰鬥，是一場英勇頑強的海上近戰夜戰，更是一場漂亮的海上殲滅戰，是海軍在近幾年來海上作戰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

戰鬥結束後，海軍發布命令，授予護衛艇41大隊611艇“海上英雄艇”稱號，授予快艇11支隊1中隊119艇“英雄快艇”稱號。

在這場海上戰鬥中，護衛艇41大隊611艇機電兵麥賢得，在頭

部負重傷的情況下，堅守戰鬥崗位三個多小時，體現了我海軍戰士的大無畏硬骨頭精神。戰後，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麥賢得戰鬥英雄稱號。

在戰後的記功評獎中，由於金剛山觀通站掌握敵情準確，



方块字读书社区

視察參加“八六”海戰的護衛艇41大隊

報告敵情及時，海軍發布命令，給予該站雷達分隊記集體一等功。

8月17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八·六”海戰有功人員。毛主席稱這次海戰“打得好！”

我代表海軍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匯報的《“八·六”海戰的基本經驗》（見附錄），受到毛主席的好評。毛主席不僅仔細地審閱，還在很多地方劃了着重線，有的地方劃了雙道。

9月20日，美F—104C型戰鬥機一架，侵入我海南島西部地區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大隊長高翔及黃鳳生當即起飛戰機迎戰，一舉擊落敵機，并生俘美上尉飛行員史密斯。此戰中，高翔發揚我軍敢于近戰、敢于空中“拚刺刀”的精神，抵近敵機到二百九十一米開火，直打到距敵機三十九米才脫離，打得美機凌空爆炸，敵機碎片將我機擊傷，可見兩機的距離之近。史密斯被俘後說：“這麼近的距離開炮，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擊落敵機後，高翔又駕駛受傷的飛機安全返航。

這次勝利，粉碎了美軍吹噓的“海上空中優勢”。戰後，周總理、羅總長接見了參戰有功人員。

海航第4師進駐海南島不到一年的時間，共擊落美機四架、擊傷一架，是一支政治思想、戰鬥作風、軍事技術都過硬的部隊。10月，海軍黨委決定樹立該師為海軍標兵單位，號召海軍各部隊向航4師學習。12月，國防部授予該師10團“海空雄鷹團”稱號。

11月14日，我海軍福建基地護衛艇第29大隊、31大隊的高速護衛艇六艘和快艇6支隊第31大隊的魚雷艇六艘，于福建崇武以東海面，一舉擊沉蔣匪“永昌號”護航炮艦和擊傷“永泰號”大型獵潛艦，取得海上作戰的又一重大勝利。周總理、羅總長接見了張逸民等參戰有功人員。不久，國防部授予護衛艇29大隊588艇“海上猛虎艇”光榮稱號。

1965年是海空對敵作戰捷報頻傳的一年。全年兩次海戰，四次空戰全殲入侵之敵，打了六場漂亮仗。是我海軍艦艇部隊、航

空兵部隊成立以來，對敵作戰取得最輝煌勝利的一年。這不僅是參戰部隊的光榮，也是全海軍的驕傲。黨、政、軍、民皆大歡喜。我作為海軍主管作戰的副司令員，當然更加高興。

但在實戰中，并不是毫無失誤的。無論海戰、空戰，失誤和錯過戰機的情況是有。例如有一次，敵人兩艘中型艦竄到沙埕外海，我幾艘護衛艇勇敢迎戰，一頓猛打，當即擊傷一艘，另一艘見勢不妙，掉頭逃竄。被擊傷那艘敵艦已失去機動能力，漂泊頑抗。我護衛艇因火炮口徑小，無法將其擊沉。當時東海艦隊有一艘大型護衛艦在附近，這條艦裝備有大口徑火炮，如果及時加入戰鬥補上幾炮，就可以將敵艦擊沉。但沒有這樣行動，結果敵艦經過一段時間搶修，仍然逃走了。至于與入侵敵機的空戰，更是幾分鐘、幾秒鐘就決定勝負的。我機未能及時起飛，或在空中待機位置不當，都易喪失擊落敵機的戰機。但打一仗，總結吸收一次經驗教訓，就可以不斷提高部隊作戰能力，越打越聰明，越打辦法越多。

#### 四、“三頭”司令

我到海軍後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戰備工程建設。

海防戰備工程的修建是一個復雜的工程，它的內容包括軍港碼頭建設工程，各種艦艇停泊補給工程，飛機一線二線機場建設工程，空防、海防、陸防相結合的海岸防御工程，對海對空雷達工程、通訊網工程，艦艇、飛機維修工程，師以上部隊陸上指揮所工程，後勤油料、彈藥、物資器材倉庫工程，部隊營房建設工程等等。

建設這些工程，涉及海防前線戰略和戰術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既要能夠應付當前對敵鬥爭的需要，又要能够應付今後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以防原子彈襲擊，又要加強機動能力，以保證部隊適時集中；既要以基地建設為主，

又要建設地下洞庫和深水泊位；既要全面規劃，又要分先後、有步驟地進行；既要加強主要方向的工程，又不能忽視次要方向的工程；既要有足夠的數量，更要有堅固實用的質量；既要研究現實情況的需要，又要考慮財力、物力、人力的可能。我

將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提高部隊戰鬥力、建設現代化海防工程之中。

為此，我每年中都用相當的時間在沿海各地反復勘察定點，確定規模和要求。在施工現場反復檢查工程進度和質量，反復調整財力、物力和人力。到海軍的前三年中，我曾兩次帶領有關人員翻山越嶺，乘風破浪，北從鴨綠江口，南到中越邊界的防城，沿海岸線和長山列島、舟山群島、海南島等大島嶼進行全面的戰備工程視察，每次行程上萬里。每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基層、在海島、在深山、在工地。幾年來，碼頭、機場、岸炮陣地、雷達通訊、洞庫等重點海防工程建設有了很大的變化和可喜的成果。

當時，陸續開工建設了一批陸上指揮所、長波臺、觀通站和導航站等工程，其中，長波臺建設的深遠意義尤為突出。

長波臺是使用長波波段發射信號的臺站，是岸上指揮所對潛艇和遠航艦艇編隊實施指揮的重要通訊設施。

五十年代，我國政府曾與前蘇聯政府達成援助建設意向，但赫魯曉夫却利用此事提出搞“聯合艦隊”和“共同使用長波臺”的無理要求，遭到我國政府的強烈反對。為此，蘇聯放棄了對我的援助。六十年代初，中**方映字讀書社**和建設長波臺。這不僅是我海軍潛艇和遠航艦艇編隊能否走向太平洋的問題，也是一



踏勘地形



视察工地

個涉及到政治上獨立與國家自強的問題。當時長波臺的建設時期，正是國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間，工程建設困難重重，不僅有種種技術難題，而且施工部隊的物質生活也十分艱苦。

我多次到施工工地視

察，檢查工程進度和質量，協調解決問題。經過幾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在1965年8月建成我海軍第一座大功率長波臺。

當時就有人稱我是“不突出政治”的日頭、人頭、石頭的“三頭”副司令。什麼是日頭呢？就是規定施工部隊每年施工時間不應少于二百四十天。什麼是人頭呢？就是規定施工部隊必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員參加施工。什麼是石頭呢？就是對施工部隊的工程進度按定額石方標準檢查。工程進度快，工程質量好的施工部隊，我就現場表揚，反之我就批評。

這算不算不突出政治呢？當時流行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即為了“突出政治”而“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與軍事訓練，戰備工程相對立、相割裂。不了解“突出政治”的真正意義，既是為了促進部隊思想革命化，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又是為了促進部隊戰鬥化，有力地推動部隊軍事訓練和國防建設等各項工作的健康的、全面的發展，保證部隊招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全殲入侵之敵的目的。

## 第三十章 山雨欲來

### 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毛澤東說：“凡是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並非毫無徵兆地突然發動起來，而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先進行輿論動員，思想醞釀，及連續不斷地“批這鬥那”的局部前哨戰鬥。浪潮迭起長達數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大體上應從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開始，逐漸發展到全國範圍，最終演變成史無前例的大動亂、大破壞、大倒退、大悲劇。

1962年年初，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七千人大會)發表了重要講話，論述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強調指出：“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又指出：“有些人挂着共產黨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

當時毛主席的講話是有背景的。在國際上，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路線，蘇中兩黨在國際方塊字读书社区上發生了重大分歧，毛主席說蘇共執行了修正主義的路線。在國內，特別是在七千人大會上，

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提出對“三面紅旗”要“總結經驗教訓”，認為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不同意見。毛已感到來自內外兩方面的壓力。

1962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毛主席提出了三個問題：一，社會主義國家存不存在階級；二，國際國內形勢問題；三，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並且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內階級的存在是長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也是長期的，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

接着，在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他號召全黨：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否則“我們這個國家還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階級鬥爭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

已多年不曾強調的階級鬥爭問題從此重新強調，並且調子越來越高，調子越來越尖銳，成為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1964年，開始了全國範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農村“四清運動”<sup>1</sup>。毛主席指出：“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但包括階級鬥爭問題，而且包括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這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着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又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當社教運動中揭露所謂的“階級敵人破壞活動”時，毛主席又興奮地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sup>1</sup>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到1966年5月先後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工礦企業和學校等單位開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運動。

1964年，毛主席多次指示：“官僚主義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是鬥爭的對象，是革命對象。”又說：“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鬥爭，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1964年夏天，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各省要頂住。”又說：“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的中央。”

在全黨進行了一年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輿論準備後，毛澤東將“鬥爭”目標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12月，毛澤東在杭州又有所指地說：“在北京，我的話沒人聽了，所以才去上海組織寫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海瑞罷官》這出戲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1959年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又說：“中宣部扣壓左派文章，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又說：“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北京市委要解散。”

1966年8月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說：“聯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澤東將“鬥爭”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 二、糾正“軍事衝擊政治”， 海軍黨委意見分歧

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海軍工作根據毛澤東、林彪的指示，根據中央軍委提出的方塊字讀書社區，經過海軍全體指戰員的努力，各項工作發展比較順利，成績顯著。“四個第一”、“三八作

風”、爭創“四好連隊”和“五好戰士”運動<sup>1</sup>深入軍心。海軍黨委團結也是好的，全海軍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學毛著、學雷鋒形成熱潮，好人好事不斷涌現出來，整個海軍的工作面貌和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起色。

1964年1月18日至30日，海軍召開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海軍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決議中指出，1963年1月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體現了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和林彪同志“三條指示”的精神，經過一年來的實踐證明，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是正確的，今後應繼續貫徹執行。

在海軍黨委三屆一次全會上，選舉了海軍黨委常委委員、書記、副書記等。之後經中央批准，蕭勁光、蘇振華、王宏坤、李作鵬、杜義德、劉道生、趙啓民、周希漢、張秀川、張學思十人為常委委員。蕭勁光為第一書記，蘇振華為第二書記，王宏坤、李作鵬、杜義德、劉道生為副書記。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1964年開始的全軍大比武，成為黨內、軍內矛盾爆發的導火索。

全軍大比武，是1964年1月下旬由羅瑞卿總參謀長在南京主持召開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sup>2</sup>現場會議提出引起。當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均有負責幹部出席，海軍是我和劉道生兩人參加。

這次現場會議由南京軍區事先準備了戰術、技術項目進行表

<sup>注1</sup> “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1960年10月，軍委擴大會議決議要求部隊開展“五好戰士”運動，“五好戰士”標準為：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12月30日，中央軍委辦公廳又傳達了林彪對1961年部隊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個連隊爭做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連隊”。從此，一個創造“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活動作為基層建設的內容在全軍開展起來。“九一三事件”後這一運動即告終止。

<sup>注2</sup> 郭興福：南京軍區某部連長。他在步兵單兵和小分隊戰術訓練中，研究摸索出一套教練員戰術教學訓練時做到“四會”（會講、會做、會教、會做思想工作），並稱“思想紅、作風硬、技術精”。這套訓練方法受到總參和軍委領導的重視和贊揚，被譽為“郭興福教學法”。

演，并且表演得比較熟練精彩，大家看了都認為好。羅瑞卿總結講話時，要求全軍迅速推廣，“掀起軍事訓練高潮”。回到北京後，我和劉道生整理了匯報提綱，並向海軍常委們做了匯報。

我當時認為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是正確的。2月初，海軍黨委下發指示，號召海軍各部隊行動起來，掀起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熱潮。

從此，海軍各單位就開始掀起以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軍訓高潮”，並從下而上的搞起“比武運動”。6月在舟山，海軍召開了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現場會，“尖子”單位進行了表演，賀龍、葉劍英元帥和羅瑞卿總長到會觀看，海軍有蘇振華和我到會。12月在青島，海軍舉行了更大規模的比武大會，蕭勁光、劉道生到會。這樣一來，全軍學習、推廣郭興福群衆性軍事訓練教學方法，在一些基層部隊，就變成個別單位和少數“尖子”的“大比武”活動（實際上郭興福教學方法還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戰鬥作風培養、貫徹群衆性練兵活動等內容），並由局部的小型比武活動發展到全海軍性的大比武。

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目的不是為了比武，軍事訓練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比武。比武僅僅是郭興福教學法中考核訓練成果的手段之一。但在各種輿論工具的大力宣傳下，“練兵為比武”、

“訓練為比武”的空氣相當濃厚，而比武、練兵的真正目的倒有所淡化。在海軍有些領導也提出“比武壓倒一切”，“海軍工作的中心轉到比武上來”。在大比武中，還發生弄虛作假現象。例如，拼湊“尖子”（將幾個單位的技術能手拼湊在一起）參加比武的錦標主義現象和花架子“練為看”的形式主義現象等等。當時，對林彪提出的建軍方針和路線，雖然沒有聽到公開反對，但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空氣很自然的逐漸淡薄起來。

1965年初，由羅瑞卿主持召開軍委辦公會議，海軍照例是我參加。

會議傳達和討論了林方塊字讀書社區“衝擊了政治”提出的批評。

林彪批評意見的主要內容是：“大比武使有的部隊祇抓軍事技術，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在大比武中弄虛作假，搞錦標主義和形式主義，這樣下去，必然會把政治工作衝垮，把其他一切衝垮，結果也會把軍事訓練本身衝垮。”林彪說：“一定要突出政治，要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為我們全盤工作的基礎。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軍事工作也才能搞好。”林彪又說：“要研究和接受前幾年海軍的教訓，過分突出軍事訓練，就衝擊了政治。海軍吃虧就吃在這個地方。他們後來轉變過來了。”

軍委辦公會議傳達林彪的指示後，不但羅瑞卿震動很大，對參加軍委辦公會議的其他人也震動很大。羅瑞卿覺得林彪批評過重，他認為對1964年的軍事訓練成績還是應該肯定。他在會上說，去年（指1964年）的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成績是主要的。“氣可鼓，不可泄”。因此對林彪的批評意見，在向下傳達時，是按照羅瑞卿“軍事、政治應該並重”的指導思想作了不少修改。

這樣修改林彪的批評意見，我心中雖有疑惑，但我們帶“耳朵”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資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這就是後來批判羅瑞卿“對林彪指示進行歪曲篡改，塞進自己私貨，力圖阻止林彪指示貫徹執行”的情況。

1965年初，全軍開始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就海軍而言，下面部隊問題不大，上面怎麼指示，下面怎麼執行，同時已有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礎，部隊戰備工作的情況仍然不錯。

可是在海軍黨委常委內部却發生了問題。對於全軍開始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有的常委態度比較明朗，如蕭勁光，但也有的常委態度不明朗，糾正工作不積極，不堅決，采取消極的態度。有的常委借口抓海軍裝備工作，形成政委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對於糾正海軍存在的“軍事衝擊政治”的工作和措施，不聞不問也不管。有的常委借口海軍裝備技術複雜，因此對於糾正“軍事衝擊政治”表面擁護，實際反對。

雖然有林彪對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的批評，但羅瑞卿

“軍事、政治應該并重”、“氣可鼓，不可泄”的意見是以軍委辦公會議精神傳達的，在各級領導的思想中仍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產生新的意見分歧並不奇怪。

1965年夏天，我向蕭勁光司令員和蘇振華政委建議，開一次常委通氣會，發揚民主、交換意見。檢查海軍黨委，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批評“軍事衝擊政治”的思想狀況和改進措施。他們采納了我的建議，在“八·六”海戰之後，開了幾天相互通氣交換意見的常委會議。

會上我比較尖銳的講了一些意見，我指出，在全軍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時候，目前常委中出現新的指導思想上的不統一，反映在工作中出現不協調、不配合、不團結的現象。特別指出，對如何落實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如何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常委中存在三種態度：第一種是認真貫徹林彪指示，積極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第二種是對林彪指示既不積極也不抵制；第三種是對林彪指示既消極又抵制。

我提出意見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海軍黨委把思想統一在貫徹落實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糾正“軍事衝擊政治”上。雖然我在會議上沒有點明“軍、政并重”論，實際上已表明我的態度。

這一下大概把蘇振華刺痛了，很快就把我的發言記錄整理後，送給了羅瑞卿。

9月中下旬，有一天我到三座門參加軍委辦公會議，會議結束後，羅瑞卿叫我留下，并有梁必業、劉志堅、徐立清在座。

羅對我說：“你在海軍常委通氣會議的發言記錄稿我已看過了。”

我說：“可能有錯誤，請總長批評指正。”

羅說：“要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夾起尾巴做人，搞好團結。問題是否就到此為止？不要再去扯了，大家集中力量把工作搞好。”

我說：“同意總長指示，目前海軍有些情況值得注意，希望總長加以重視。”

方块字读书社区

談話結束後，梁必業邀我到他家裏去坐一會兒。在梁必業家

裏開談中，我說了一句：“北京情況不太平，軍隊有人要鬧事。”

梁必業追問我：“誰？”

我自悔失言，一直沒有敢告訴他，祇說：“以後你會知道。”

其實此時我已知道林彪與羅瑞卿有矛盾，幾個老帥對羅瑞卿也有意見。葉群、葉劍英也曾向我打過招呼。

我又從小道消息知道，全軍中將以上的幹部定級方案已報中央，羅瑞卿親自將梁必業的行政級別由六級提為五級，因此我不敢實情實告。

自1964年底，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和對全軍大比武進行批評後，林彪和羅瑞卿兩種建軍思想的矛盾逐步公開化。但當時，我祇看到了表面現象，並沒有認識到這個矛盾產生的背景和深層的原因。

當時我認為，政治和軍訓應該是軍隊整體工作中的兩個方面，我們在具體工作中的體會是，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但是在當時，突出政治是首位的。在林彪和羅瑞卿對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發生矛盾的大背景下，海軍黨委常委的分歧“到此為止”，顯然是辦不到的。並且進一步由意見分歧發展到行動和情緒的對立。

1965年秋天，海政經過調查研究，組織起草了一份《關於貫徹執行1963年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的基本總結》（後稱《三年工作基本總結》），送海軍黨委審查，並提議召開海軍黨委擴大會議進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總結。

海軍黨委同意海政的建議，確定10月下旬召開海軍黨委三屆二次會議，並向下發了開會通知。

可是會沒開幾天，主持黨委工作的海軍政委蘇振華却拍屁股走了，他說要到南海艦隊檢查工作去。一部分會議代表，看到蘇振華走了，也借口工作忙或搞四清，不來參加會議。老實說當時我對蘇振華的行為是非常氣憤的，很明顯，他是從行動和情緒上表現出反對林彪“突出政治”的態度，表現出對林彪批評羅瑞卿的不滿，表現出對軍委檢方壞學讀書社工作的不滿和三年來調整海軍建設方向的不滿，並把這種情緒公開暴露到全會上，引起部

隊幹部的思想混亂，簡直不像個政委樣子。

第一書記蕭勁光對蘇振華的如此行為也不滿意，他對我說：“他不在，會議照樣進行。”蕭仍按原計劃主持會議，并組成了會議領導小組。不少參加會議的代表，看到海軍黨委常委內部這種思想不統一，工作不團結的現象，連海軍政治委員都不參加海軍黨委的三屆二次全會，因此在討論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總結中，就不能不談到海軍領導思想分歧和團結問題。

會議通過了《三年工作基本總結》。總結中指出：總的來看，工作方向已經端正，海軍工作落後的狀況已基本改變，比三年前，有了較大的轉變和進步。總結中還提出了海軍對“四個第一”是高舉、是猶豫、還是反對的三種態度，指出了目前仍存在和需要加強的十五個問題，也分析了今後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兩種前途。

全會雖然通過了《三年工作基本總結》，但對總結中提到的存在問題，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爭論還是相當激烈。我認為這也是黨內民主生活的正常反映。

幾周後，林彪從全會簡報中知道了會議情況。有一天，由林辦秘書給我打電話，傳達林彪對海軍工作指示。記得有三條：一條是說，海軍這幾年工作有很大進步，不是小的進步。現在的樣子與三年前的樣子有明顯的不同。主要是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基層工作的結果。另一條是說，林彪表揚崇武以東海戰打的好，在國防部的嘉獎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林彪說這不僅是對海軍說的，也是對全軍說的。最後一條是要我們把這次全會上，海軍領導對近幾年落實“突出政治”中的兩種思想分歧情況搞一個材料，不用寫文章的辦法，而用拉條條的辦法，并限期送去。

我立即向蕭勁光司令員匯報了林彪的指示，他表示完全同意，還決定向會議領導小組傳達林彪的電話指示。經會議領導小組討論決定，由政治部主任張秀川負責組織寫這個材料。大約11月底，他們搞出初稿後，方块字读书社印稿徵求意見。我對該材料作了若干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材料中凡提到“蕭、蘇

認為……”，或“蕭、蘇、劉認為……”的地方，我都把“蕭”字刪掉了。我一直認為，蕭、蘇兩位領導雖然在海軍工作的時間較長，但1960年後，對落實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和海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等問題上，兩人的態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原因之一：軍委檢查團檢查海軍工作後，特別是1963年1月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後，在端正海軍工作方向上，蕭的態度是正確的；原因之二：雖然海軍在去年（1964年）也積極參加了全軍大比武活動，但今年初，蕭對林彪批評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要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態度也是正確的，與蘇是不一樣的；原因之三：海軍這次全會上，對如何“突出政治”，如何落實林彪“三條指示”在態度和行動上，蕭勁光也是積極的、正確的。此外，我知道，林彪對蕭勁光多次給予好評：1、在中央蘇區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2、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幾個副總司令中，他是最好的一個；3、對海軍的創建工作有成績、有貢獻。

這份準備上報林彪的材料就是《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爭論問題的情況報告》。

12月初，海軍蕭、蘇和我參加了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會議。會議結束後，我們仍回海軍繼續參加三屆二次全會。此時我看到，將要上報林彪的《情況報告》中又增加了新的觀點，大意為：“黨委常委內部爭論的實質，是兩種建軍思想的爭論，是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突出不突出政治，堅持不堅持‘四個第一’的爭論。是對軍委擴大會議、林副主席‘三條指示’、軍委檢查團報告、1963年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問題的爭論。”由於剛剛參加了中央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會議，蕭勁光和我對這種提法都沒有反對。

12月21日，在海軍三屆二次全會閉幕前，黨委常委們基本同意了《情況報告》，並報林彪和軍委。

此次海軍三屆二次全會之後，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的意見分歧，就更加日益尖銳化，  
方块字读书社区

### 三、中央會議，批判羅瑞卿

1965年11月14日，我海軍艦艇部隊在福建崇武以東海面，一舉擊沉蔣軍“永昌號”護航炮艦和擊傷“永泰號”大型獵潛艦。戰後，經林彪批准，由國防部向海軍作戰部隊頒發嘉獎令，嘉獎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這就是以後稱之為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1、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2、堅持“四個第一”，特別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領導幹部要深入基層，狠抓“四好連隊”運動，切實搞好基層，同時要切實搞好幹部的領導作風；4、大膽地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性的負責崗位上；5、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

後經毛主席批示：“此件已閱，同意五項原則”，中央軍委決定把“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作為1966年全軍工作方針。

1965年12月2日，毛主席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55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報告》批語中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毛主席的這一批示就是針對羅瑞卿“軍、政並重”論而言的。

1966年1月，總政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指出突出政治的戰略意義，蕭華在會議上說，林彪提出的繼續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不僅是我軍今年各項工作總方針、總任務，而且是我軍建設的百年大計。解放軍報連續發表七篇論突出政治的社論。通過毛主席的明確支持，通過各級領導、各種會議、多份文件的強調，通過各種輿論形式與渠道的宣傳，當時在解放軍中突出政治的空氣極為濃厚。

1963年前後，林彪身體不好，毛主席決定在林彪養病期間，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而此時，羅瑞卿已是中央書記處書記、

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等要職在身。他除了向賀龍請示報告外，還可以直接受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請示報告。據說劉少奇對羅的工作十分賞識，要讓羅當國防部長。

隨着羅瑞卿權力越來越大，據我所知，當時已有老帥對羅在軍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請示，大事不報告，對老帥工作不支持等頗有微詞，葉帥、董帥就是其中的兩位。當然向軍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請示報告就更少，林彪批評羅瑞卿“根本不來見面”。

1965年上半年，據說羅瑞卿曾授意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向林彪提出四條要求：其大致內容是要林彪“不要多管軍隊工作”，“軍隊事情一切由羅管”。由於劉亞樓已死，沒有直接證據，此事確否成為懸案。但據我回憶，當時我參加上海中央批羅會議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組批羅會議時，所聽到的發言中和看到的揭發材料上，不止葉群一人證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劉亞樓還親自向林彪談過此事，受到林的批評。

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為什麼進此之言？臨死之前劉亞樓有必要再說一次假話嗎？據我所知，劉與羅瑞卿私人關係很好。

其實林彪自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後，對羅瑞卿是重用的。從歷史上了解，林、羅的關係也是好的。我從來沒有聽說在歷史上林、羅有重大分歧和矛盾。林養病後，也是希望羅在工作中多給他“通氣”。但從1965年秋天，林彪就曾對人說：“1960年以前羅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便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反對我了。”

1965年初秋的時候。有一天葉群給我打電話說：“首長（指林彪）要我給你打個招呼，羅長子（因羅瑞卿個子特別高，大家給他起的外號）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要林彪讓賢休養。”又說：“羅瑞卿要林彪不要干涉軍隊工作，軍隊工作由羅負責。”她說：“老帥們對羅的意見也很大，羅的情況主席（指毛澤東）和首長都知道了。”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羅的問題，葉群也不敢給我

打招呼。

葉群還說：“他（指羅瑞卿）正在組織新班子，又是提級，又是提職。”她提醒我：“對當前局面提高警惕。”

我當即表示：“請轉告林總，請放心，我決不會做出對不起林總的事情。”

葉群又說：“你們那個姓蘇的是反‘雙一’的。”

我心裏明白姓蘇的是指蘇振華，但反“雙一”是什麼意思，我未聽懂，因此反問她：“什麼叫反‘雙一’？”

她解釋說：“就是反一方面軍、一軍團。”

她又說：“你從海軍角度看到有什麼問題，可以寫點材料送來。”

葉群電話之後，我找王宏坤、張秀川到我家，把葉群電話精神告訴了他們，并商量寫材料問題。我沒有首先表示寫什麼內容，王宏坤也沒有表示意見，主要是張秀川談了一些問題，圍繞羅瑞卿搞軍事大比武，與林彪“突出政治”相對立和海軍黨委常委內部在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等等，我就要張秀川在我的辦公桌上寫出來。寫出後我看了轉給王宏坤看，他沒有意見，我看了雖然不十分滿意，但沒有提出更多的意見，祇說：“就這樣吧，整理出來，用我們三人名義送去，以後想到什麼問題再寫。”

後來的赫赫有名的海軍“李、王、張”就是從此開始的。

時隔不久的一天，葉帥找我到西山他家裏談工作，同時也談到羅瑞卿的問題。

葉帥說：“這個人（指羅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處伸手，要注意哩。過去我們想巴結他，也巴結不上，這種人不會有好下場。”

稍後，葉帥又提到蕭勁光問題說：“那也是個老虎屁股。”我靜靜的聽着，既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表示贊同。因為我知道林彪對蕭勁光是有好評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葉帥接着又說：“蘇振華這個人不錯。”我還是靜靜的聽着。

既沒表示反對，也沒表示贊同。

在我與葉帥的接觸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隊工作外，極少涉及人的問題。而這次與我談話中，一下就談了對羅、蕭、蘇三人的看法。

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央要召開批羅會議，事後想想，這是葉帥在向我打招呼吧。

12月8日到15日，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羅瑞卿反黨篡軍問題。海軍蕭、蘇和我三人參加。

會議先看文件，後揭發批判。羅瑞卿當時在昆明，會議進行中，用飛機接來上海的，到達上海後就將他軟禁了。整個會議是背靠背的揭發批判，羅本人沒有參加會議。

我和蘇振華共在一個小組，我沒有發言，蘇也沒有發言。但從察顏觀色中可以看出蘇振華有些坐立不安。不過鄧小平在小組會上，插了一句話：“海軍那個材料沒有什麼重要問題。”這可能對蘇振華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會議最後由鄧小平講話，給羅瑞卿做了五條結論，主要是軍事路線、組織紀律和工作作風方面的錯誤，指出大比武衝擊了政治，重大問題不請示報告，是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對於羅瑞卿向劉亞樓提出的四條問題，沒有做出肯定的結論。關於羅瑞卿篡改林彪對1964年大比武衝擊政治的批評，毛主席說：“要恢復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這是鄧小平向大家傳達的。

會議期間，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實際上主持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但沒有在會場露面。

回到北京後，蕭、蘇決定由我負責向參加海軍三屆二次全會的正式代表和海軍直屬各大部的黨委成員傳達上海會議精神，以及中央做出的撤消羅瑞卿總參謀長職務和楊成武任代總參謀長的決定。全會代表和各大部黨委成員聽了傳達後，都覺得事情發生的很突然，很驚訝！關於羅瑞卿的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等職務什麼時候撤銷的，我不方便字读书社区

1966年3月4日開始，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小組會議，部隊

和地方的領導參加了會議，對羅瑞卿問題做進一步的揭發批判。中央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三人負責對會議進行領導。其實他們三人祇在會議開始前，把大家召集在中南海懷仁堂，宣布會議如何開法，并指定葉劍英、楊成武、蕭華三人對會議進行具體指導，以後鄧、彭兩人就沒有參加會議。會議在京西賓館進行，開了一個多月。羅瑞卿軟禁在他原來住處，會議基本上是背靠背地揭發批判。

3月12日羅瑞卿作了檢查，我記得羅在檢查中主要談到了大比武問題和反對突出政治的問題，還談到了對葉劍英等老帥不尊重等問題。他對問題上綱很高，什麼“嚴重的路線錯誤”、“反黨性質的錯誤”等等。

會議初期，批判的溫度并不太高。但會議中途的3月18日羅突然跳樓，自殺未遂，將腿骨折斷，並立即送醫院治療。葉帥當時填了一首詞，詞的其他內容我都忘記了，祇記得一句“將軍一跳聲名裂”。羅跳樓後，三人小組決定由蕭華到醫院探望，探望中兩人的對話情況向會議作了傳達。其中有一點我記憶猶新。羅說：“揭發我反對林總，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一點我反對林總的東西。”鄧小平在羅跳樓後曾說：“如果你羅瑞卿認為你是正確的，為什麼不堅持呢？還有揭發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見嘛！彭德懷實際上已經作了結論。他寫了幾萬言書，企圖翻案，現在還分配工作。我們黨從來不強迫人承認錯誤。”據說毛澤東知道羅跳樓後說：“為什麼跳樓，真沒出息。”

羅的跳樓自殺，引起會議極大義憤，揭發批判的溫度也逐步上升。我記得，在會議上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都做了長篇講話。從羅瑞卿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到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從反對突出政治，搞折中主義，到向黨伸手，進行篡軍反黨活動；從“一言堂”到封鎖林彪和不尊重軍委常委各位老帥；從這次會議上羅是假檢討，真對抗，猖狂反撲”，跳樓自殺和遺書問題，到建議撤消羅中央書記處書記、副

總理職務等等，全面、系統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們的發言中揭發出來的。比中央上海批羅會議詳細的多。

會議在揭發批判羅瑞卿的過程中還涉及到劉亞樓、蕭向榮、梁必業等人的問題。

我没有聽到林彪對此會議做任何指示。

說幾句我的想法。我始終認為羅瑞卿是有錯誤的。第一，毛主席對林彪“突出政治”的建軍指導思想給予了肯定，這是不容質疑的。早在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就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要把政治工作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堅持“四個第一”，毛澤東曾表揚林彪：“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第二，從領導與被領導的工作關係而言，領導強調突出政治，被領導強調軍訓大比武，不是有意形成對抗嗎？總參謀長與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相對立，這是組織紀律不能允許的；第三，林彪曾說：“要研究和接受前幾年海軍的教訓，過分突出軍事訓練，就衝擊了政治。海軍吃虧就吃在這個地方。他們後來轉變過來了。”我親身參加了軍委檢查團，當時海軍的狀況使我看到了放鬆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多起重大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的惡果，我認為“突出政治”是必要的；第四，突出政治與加強軍事訓練，不應該是對立的關係，而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上下級之間有不同意見，原本可以通過正常交流溝通的辦法解決；第五，應該說林彪與羅瑞卿矛盾的產生，不在于林彪強調“突出政治”，而在于羅瑞卿不僅不接受林彪的批評，反而採取修改、不執行和對抗的辦法對待林彪的指示。毛主席說：“要恢復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但我想，如果當時從團結教育的願望出發，真正想解決問題，完全可以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林彪雖然對羅有過嚴肅的批評，但絕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羅的問題像葉劍英、楊成武、蕭華說的~~方块字读书社区~~的問題採取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辦法，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給出路的政策，以觀後效。

羅也不會發生跳樓自殺事件，“走上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的道路”。

書歸正傳。

在京西會議上，我沒有發言，但寫了一個書面發言稿，送給會議秘書組，請求印發。過了幾天仍未見印發出來，我心裏有些猜測。

有一天，秘書組負責人通知我說：“你的書面發言稿，經領導小組審查，認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發”。

埋伏四根什麼刺呢？並未指出來，搞得我莫名其妙。（直到現在，也沒人告訴我，“四根刺”是什麼！）就是在羅瑞卿跳樓後，我的主觀認識中仍把羅的問題當成人民內部矛盾對待。既然開會要求我們揭發批判羅的問題，對羅的批評就是公開的，是暢所欲言的，我的發言稿中根本不存在什麼“埋伏”問題，什麼“刺”不“刺”的問題。

我的書面發言稿中心內容是按照當時的批判口徑，聯系我的思想認識，批判羅瑞卿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我認為羅瑞卿的錯誤主要有三條，第一反對突出政治，第二企圖奪林彪的領導權，第三海軍黨委常委在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根源在於羅瑞卿。

可能在我批羅的書面發言中，某些言辭旁敲側擊涉及到了蘇振華，所以主持會議的葉帥決定不能印發。為什麼不能印發，還說“有四根刺”呢？因為葉帥也參加了中央上海批羅會議，看到李、王、張寫的那個揭發材料，涉及到蘇振華，這次京西會議我的書面發言又暗指了蘇振華，這就完全違背了他的看法和他曾對我打過的招呼，從而對我存有成見，因此不准印發我的書面發言稿，我猜想，可能原因在此。

後來我又想改為口頭發言，可這樣就要得罪葉帥，但又考慮：上海批羅會議沒有發言，京西批羅會議又不發言，林彪知道後肯定不會滿意，可能要責怪我換了讀書社區發言還是不發言？兩個老師對蘇振華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還是不涉及？這個分寸到底

怎樣把握？我左右為難。

在這種複雜情況中，為人真是難啊！雙重壓力下，我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解放軍301總醫院。幾天之後，葉群到醫院看我，要我安心養病。我當時向葉群談到“四根刺”問題。在醫院裏，我曾寫信想見葉帥一次，請求批評指示，結果葉帥沒有答應，祇批准我離開北京到外地休養，“願到南方就到南方，願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我自己選擇。

在住院期間，我看到了中央五月在對羅瑞卿問題的文件中說：“中央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羅瑞卿不但不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于3月18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的道路。”

#### 四、未參加的海軍黨委 “三·三”會議和擴大會議

5月中旬，我決定離開北京到廬山休養。當時海軍黨委已經決定5月27日召開三屆三次全體會議，主要內容是：一、學習討論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二、貫徹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精神，以徹底肅清羅瑞卿的錯誤對海軍工作的影響為中心議題，繼續揭發批判羅瑞卿的錯誤；三、傳達貫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sup>1</sup>當時還徵求

<sup>1</sup>1. 五七指示：是指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審閱軍委總局那《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的信。信中講到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與國家等方塊字读书社區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對開會的意見。我寫了一封信，對會議討論內容、參加會議人員、會議時間等提出了我的建議，供他們參考。

5月下旬，我和老伴，還有秘書、醫生、保衛員等到達武漢，住在東湖曹家花園軍區招待所。在武漢稍住幾日，6月初我們一行就到廬山去了。

當時海軍全會將會議簡報一批一批的送上廬山，供我了解會議情況。從簡報中我了解到，會議在學習討論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階段，與會人員一致擁護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決定和一致擁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會議還傳達了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精神，批判了羅瑞卿的錯誤。

會議進行得很順利。

6月16日，三屆三次全會結束。第二天召開海軍黨委擴大會議，除參加三屆三次全會的代表外，增加了軍、師一級的領導幹部參加會議。

擴大會議在傳達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精神的同時，繼續揭發批判羅瑞卿問題。

會議上，確實有人在揭發批判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軍事衝擊政治”時，聯系海軍的工作實際，或不點名的，或指名道姓的提到在過去幾年中，海軍也執行了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海軍也存在軍事衝擊政治，搞軍事大比武等問題，作為海軍的主要領導人是有責任的。也有人提出去年秋，海軍黨委召開三屆二次全會，討論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年工作基本總結”時，海軍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蘇振華不參加會議，海



1966年 廬山仙人洞

軍黨委常委內部對“突出政治”存在思想不統一，工作不團結現象。有人也提出海軍黨委常委在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上爭論的根源在於羅瑞卿和蘇振華。從會議簡報看，會議代表對政治委員不“突出政治”，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意見最大，最集中。

當時我認為，海軍三屆三次全會和黨委擴大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貫徹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精神，徹底肅清羅瑞卿的錯誤對海軍工作的影響為中心議題。那麼，會議代表在黨的會議上，在揭發批判羅瑞卿錯誤的同時，聯繫海軍實際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的對上級領導提出不同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會議按中央要求肅清羅瑞卿錯誤在海軍的影響，樹立經毛主席和黨中央同意的，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建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是與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批羅是“兩種建軍思想，兩條建軍路線的鬥爭”的精神一致的。

我認為，做為海軍政委的蘇振華，在海軍兩種建軍思想和路線的認識上，在中央關於羅瑞卿問題決定的認識上，沒有與中央決定保持一致，他是有錯誤的。

當時蕭勁光、蘇振華都在會議上做了書面檢討。

不久，送來的簡報中，我看到軍委已派出由劉德裕、朱光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參加海軍的擴大會議，工作組成員中有葉帥的辦公室主任莫陽。

7月初，突然聽說葉帥指示：會議休會。並傳出葉帥認為會議“出現異常情況”。

沒過幾天，又看到賀龍主持的中央軍委常委會議有關文件，其中葉劍英傳達了中央常委會議對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指示。在指示中，尤其看到中央常委會指出：“不能夠也不允許搞地下活動”，“蕭、蘇已進行了自我批評，其他同志也應該洗洗澡”等。指示中批評海軍擴大會議“地下活動錯誤是第一位的（指王宏坤、張秀川），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指蘇振華）”時，我非常驚訝。當時我就感到，這不僅對王、張是不恰當的（沒有根據說王、張在

會議期間搞地下活動)，對蘇也是不恰當的(會議並沒有給蘇定性為路線錯誤)。同時在葉帥講話中說：“中央和軍委注意到海軍會議的發展，認為繼續發展下去很危險”，“要把蕭、蘇搞成羅瑞卿分子了”。他還說“會議要罷蕭、蘇的官，王宏坤上臺，黃袍加身”。等等。

會議突然休會，又突然傳達中央和軍委對會議的指示，遠在廬山養病的我看完文件後，大為迷惑不解。

擴大會議包括學習討論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在內，才開了不到二十天，揭發批判羅瑞卿才剛剛開始，就休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聯繫海軍實際，擺事實，講道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肅清羅瑞卿在海軍的影響，怎麼成了“要把蕭、蘇搞成羅瑞卿分子了”呢？有根據嗎？王、張的“地下活動”有根據嗎？海軍黨委給蕭、蘇定了“路線錯誤”和“搞成羅瑞卿分子了”嗎？對會議“繼續發展下去很危險”的擔心有理由嗎？蕭、蘇做了檢討，其他人為什麼也要“洗洗澡”呢？難道錯誤也要“人人有份”嗎？當時我既不了解“地下活動”指的是什麼，也不了解應該怎樣“洗洗澡”。我百思不得其解。

無論會議出沒出現“異常情況”。實際上，會議一直是由第一書記蕭勁光、第二書記蘇振華和會議領導小組在領導。

至此，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由開始批羅及肅清在海軍的影響，轉向一邊倒的揭發批判王宏坤和張秀川，并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我。有人說“李、王、張地下活動由來已久，早在1962年李、張到海軍就開始了”，有人說：“海政是李、王、張地下活動的基地”，有人說：“三屆二次全會常委內部爭論和對蘇振華、劉道生的批評是錯誤的”，有人說我是“搖鵝毛扇的”，“搞非法活動”，“在廬山幕後指揮會議”等等。總之，王、張的後臺是我。甚至有人把“李、王、張”所謂“地下活動”上綱為“陰謀奪權”、“搞反革命活動”，要“揪李、王、張的後臺”等等。

真是可笑！中央上海會議讀書社區小組會議上，有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為代表的大量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材料擺在與

會者面前，在批羅的同時，還牽扯到了一些人和事。海軍黨委關於“軍事衝擊政治”的意見分歧也早已公開化，不是什麼秘密。蘇振華對批羅的態度和表現，在海軍是人人皆知的，我還有必要幕後指揮會議嗎？會議文件是按規定由機要部門送到廬山的，我在文件上批注的意見也全部是公開的，對於會議無秘密而言，何談“非法活動”，“地下活動”？

我當時在廬山還注意到一個情節，從7月初到8月中旬，四十多天時間，會議由批羅變成狂風暴雨般的批鬥李、王、張什麼“地下活動”、“黃袍加身”時，在王宏坤、張秀川多次檢查仍不能過關，病倒住院時，在有人甚至說李、王、張是“陰謀奪權”、“搞反革命活動”時，賀龍、葉劍英等軍委領導並沒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出現異常情況”的態度。原來李、王、張就是被這樣地“洗洗澡”。

在這期間，我曾給黨委擴大會議寫了一封信，信中我說：“如果李、王、張在過去幾年的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的用意是解脫會議對王、張的無端指責，有缺點、有錯誤我來承擔。這就是後來稱之為我的“檢討”。

後來才知道，所謂“地下活動”，就是吳瑞林（當時的南海艦隊司令員）、周志先（當時的南海艦隊航空兵政委）等幾個參加會議代表，帶着從海南島運來的西瓜，到張秀川家看望他，邊吃西瓜，邊議論會議情況，僅此而已。這就是所謂冠以“西瓜會議”的“地下活動”。

我對會議轉向批判“李、王、張”越來越想不通。但冷靜下來，我第一感覺是會議的問題嚴重了，複雜了；第二感覺是會議發展到這個地步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從大的方面講，與中央批羅有關，很可能與去年中央批羅會議前葉帥給我打招呼，中央批羅會議上“李、王、張”的揭發信中涉及到海軍問題和今年中央工作小組會議上，有人說我的書面材料中“有四根刺”有關。從海軍而言，很可能與去年方塊字讀書社區《三年工作基本總結》和上報林彪及軍委的《情況報告》有關。

本來我還計劃在身體稍康復後，再到井岡山住一段時間，并順路回老家看一下。再三考慮覺得時機不宜，也就祇得將思家心情按耐下去。因此到井岡山參觀時，祇在吉安市停了三天，與家中兄弟小聚一番。1949年南下作戰途中，是我參加革命十九年後第一次回家鄉，這次，又事隔十七年之後，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家鄉看看。

我從井岡山回到廬山之後，會議簡報停送了一段時間，會議進展情況已不甚了解。但越想越覺得會議方向無法理解。究竟會議發生了什麼情況？該怎麼辦，心中無數。當時我知道林彪在大連休養，想轉到大連去請示林彪。于是便于7月底下山，經上海，8月初到達青島，一打聽，林彪回北京參加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已不在大連。

在青島休息了十天左右，大概是8月15日，蘇振華從北京親自給我打長途電話，要我立即回北京，并派專機接我。

回到北京後我才知道，首先是徐帥，之後是林彪，都不同意海軍黨委擴大會議轉向批鬥李、王、張。林彪在7月初就曾指示：“李、王、張是左派；李、王、張三年來工作是有成績的，工作是好的。蕭、蘇要支持李、王、張的工作，如果撤了李、王、張，海軍的實際工作就沒有人做了。”這是林彪對海軍擴大會議的第一次表態。

8月13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前一天剛剛



方塊字读书社区

1966年 井岡山

結束），林彪又一次指示：“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是擁護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幹勁的，對海軍工作轉變做了很多工作，反羅瑞卿是有功的。”這是林彪對海軍擴大會議的第二次表態。

8月17日，林彪召見葉劍英、楊成武、蕭華並指示：“海軍會議必須立即收兵停戰，再開下去就會錯上加錯。應以大局為重，團結起來，做好海軍的工作。”林彪要求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批判王、張“適可而止”，並說：“鬥了李、王、張四十多天，什麼問題也沒有搞出來”。林彪指示：第一、會議簡報不准再出；第二、會議文件不准再印發；第三、工作組起了很壞的作用，立即撤回。這是林彪對海軍擴大會議的第三次表態。

當天晚上，葉帥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集蕭、蘇和我三人開會，楊成武、蕭華在座。葉帥走進大廳時，滿臉怒氣，沒頭沒腦地、很生氣的邊走邊大聲說：“幹部都是黨的幹部，不是私人的幹部，批評一下你的部下，就不滿意，就批評不得……”。蕭華面向葉帥勸說：“算了！算了！”然後坐下，葉帥對着蕭、蘇、李宣布說：第一，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立即停會；第二，會議簡報立即停發；第三，增補李作鵬為海軍黨委第三書記。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就結束了。

8月18日，葉劍英、蕭華向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全體代表傳達了林彪對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指示精神。

之後，我參加審查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初稿。當時王宏坤、張秀川均被批鬥病倒了，早已不參加會議。我對決議初稿提出八條反對意見，主要指出決議的實質是：盛錫福帽子店，帽子易戴不易摘，信不信由你們。

我側着耳朵想聽聽蘇振華的意見，可是他始終不表態，不發一言。起草小組也無人發言，就這樣結束了。

我拭目以待，看他們如何處理我的反對意見，如果不修改，我就不參加通過決議的會議，或投反對票。但還好，決議修改稿基本上吸取了我的意見，把原來那一大堆政治帽子，什麼“地下活

動”、“黃袍加身”，“要把蕭、蘇搞成羅瑞卿分子了”，“李、王、張的錯誤就是不按組織原則辦事”等等不實的說法全部刪掉了。但決議中還是保留了“海軍黨委三屆二次全會關於《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爭論問題的情況報告》是錯誤的，除存檔外，一律銷毀。《三年工作基本總結》有原則錯誤，一律收回存檔”。這實際上說明羅瑞卿的錯誤對海軍工作沒有影響，也不必“徹底肅清”。

8月25日，會議倉倉促促通過了《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煥發精神，努力工作》的決議，長達兩個多月的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不歡而散。

此時海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經熱火朝天的燒起來了，召開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海軍第一招待所，牆上貼滿了對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不滿的大字報，將會議稱為“世外桃源”、“馬拉松會議”。

## 第三十一章 天翻地覆 (之一)

### 一、海軍機關開展“四大”

1966年下半年，海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與全國、全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是緊密相連的。

8月中下旬開始，軍以上機關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先後展開，文體單位亂揪亂鬥也已經開始，海軍大院<sup>1</sup>尤為熱鬧。

運動剛開始，群衆大字報所學讀書社區尚多屬於工作中的一

注1：海軍大院是指位於北京復興路55號的海軍直屬機關駐地。

般性的缺點錯誤，唯有羅斌（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作為高級幹部，以“井岡山紅衛兵戰士羅斌”的署名，第一個寫了一張很長、很具體、很有“分量”的大字報。此人並未參加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但他恰恰在會議結束當天，就把這次會議的基本情況全部公開出來了。

在葉帥、蕭華向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傳達了林彪的指示，特別是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形成決議後，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就顯得格外刺眼，蘇振華也覺得不好，慌忙地把它移到一個大倉庫的空房子裏面，祇讓團以上幹部看，其他人不准看。這樣又引起營以下幹部群衆不滿了。

經過這張大字報的煽動，不明真相的群衆很快就集中火力，“萬炮齊轟李、王、張”，“火燒油炸李、王、張”，“打倒李、王、張，再踏上千萬隻腳”的大字報、大標語像雪片一樣貼滿大院，我和王宏坤的家都在大院內，“炮轟”、“火燒”、“打倒”我們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就貼在我們家的牆上和寫在門口地上，不時還有高音喇叭對着辦公樓和我的宿舍高喊口號，讓你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休息。大有一口把李、王、張吞下去之勢。

事後，當時的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在一次軍委會議上也說，羅斌的根子是蘇振華，他的大字報是蘇振華指使貼的，羅斌是運動中的政治扒手。

羅斌是何許人？他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是原賀龍的部下。斯人資格雖老，能力不強，以前蕭、蘇對之也不器重。我到海軍後的初期，經常往我家裏跑，在談話中有意流露對蕭、蘇的不滿，無非是什麼蕭、蘇祇重視新幹部，不重視老幹部；祇重視有知識，懂業務的幹部，不重視工農幹部之類的牢騷。我當時對他是採取多聽少表態的態度。後來有一次他老婆手提着東西來送禮，我堅決拒絕接受，並發了脾氣，讓他老婆下不了臺。從此他就與我疏遠了。

誰曾想運動剛開始，他却突然跳出來，成為泄露會議機密，挑動不明真相的群衆，把群衆鬥爭的矛頭指向李、王、張的急先



文革期間，作者在海軍機關大樓看大字報

鋒。在當時，他這一跳，使我們已經舉步維艱的日常工作更加困難，說話、指示更沒有人聽，把我們搞的十分被动。

無獨有偶，與羅斌貼出大字報同一天，總參發生王尚榮、雷英夫事件。據說王尚榮、雷英夫帶頭寫大字報攻擊軍委辦公廳領導，引起國防部機關的大字報、大辯論。

軍委通知，要各軍兵種黨委成員到國防部大樓看大字報，看了以後要寫大字報表態，送給國防部。我參加看了大字報，由於大廳裏、走廊裏，滿牆都是大字報，不知道從何處開始，只好走馬觀花的東看看，西看看。

忽然在大廳的一角，發現有兩張不甚顯目，但觀點對立的大字報。一張是毛家灣林辦（林彪辦公室）寫的批判王、雷觀點的大字報，一張是東交民巷八號賀辦（賀龍辦公室）寫的支持王、雷觀點的大字報（王尚榮是賀龍部下）。這兩張大字報，引起大家特別注意。透過林、賀兩個辦公室的大字報，可以看出兩位元帥的不同態度。

不久就聽說，中央軍委已決定將王、雷兩人審查，并指出王、雷大字報是錯誤的，是心懷陰謀野心的，是政治扒手。

當時總政也起了一個很壞的示範作用，即召開總政群衆大會，揪鬥梁必業，并向各軍兵種推廣其所謂“揪鬥幹部成功的經驗”。海軍蘇振華參加旁觀批鬥情況，回來向海軍其他領導介紹了旁觀批鬥經驗，說什麼要狠批狠鬥，要鬥得滿臉發白，滿頭流汗，全身發抖。要臺上鬥，方块字读书社区

頭認罪，決不能心慈手軟，決不能怕鬥得過火等等，這是軍隊機關文革初期極左思潮的表現之一。

9月22、23日，林彪兩次到海軍機關了解海軍開展“四大”情況和看大字報，并在視察海司、海政等單位後，在海軍黨委常委會議上，林彪說：“希望你們原班人馬都在海軍工作，我們沒有把你們哪一個人調出海軍，你們要把誰排擠出去，我們也不贊成。”又說：“全國都在學習解放軍，我們一定要做模範，做好樣子。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體指戰員的頭腦，使我軍徹底革命化，使我軍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林彪又針對海軍工作說：“是非要搞清楚，應該團結起來，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9月24日，海軍黨委作出了《關於貫徹執行林副主席對黨委常委指示的決定》。

自1966年秋冬起，形形色色的群衆組織搞的亂揪亂鬥之風特別猖獗。海軍領導幹部和直屬各大部領導幹部、各院校領導幹部、各艦隊領導幹部，大多數均被揪鬥或圍攻，沒有被揪鬥的是少數，沒有被圍攻的恐怕更少。今天揪鬥這個，明天揪鬥那個，戴高帽，挂黑牌，翻穿棉大衣，搞得鷄飛狗跳，烏烟瘴氣，形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有的人跳樓自殺，有的坐而待斃。機關處于半癱瘓狀況（院校全部癱瘓），黨委開會也要躲起來，打游擊式的召開，不然你開會，他就衝會。業務會議召開更困難，工作的進行幾乎是聽天由命，自流發展。幸虧我們有一批幹部，一邊挨揪鬥，一邊仍堅持工作，揪鬥時應付揪鬥，不揪鬥時堅持工作。他們這種精神，真叫人敬佩！

軍以下單位規定不准搞“四大”，應進行正面教育。但在那種“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全國大動亂的形勢影響下，什麼規定也不起多大作用，或採取實用主義態度，對他有利的就起作用，對他不利的就不起作用。

由于沒有辦法對開展“四大”實施強有力的領導，派性鬥爭

也惡性膨脹起來了，封自己是造反派，罵別人是保皇派。當時海軍領導機關基本上分為三派：反對李、王、張支持蘇振華派，這是主流，支持李、王、張這是支流。還有所謂觀潮派或稱“逍遙派”，這是極少數。一個大派之內又有許多小派。什麼紅聯總造反派，紅色艦隊造反派，井岡山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單獨一人也能成立一個組織，號稱“獨立團”，如此等等，數不勝數。除了派性結合之外，誰也管不了，各級黨委的話根本無人聽。

當時我們曾多次請示總政：“黨委能不能領導群衆組織？”答復的精神是：如果黨委是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是按照文革十六條辦事，群衆組織應該接受黨委領導；如果黨委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不按文革十六條辦事，甚至壓制群衆，不依靠群衆，那就應該接受黨委領導，並且應該允許造反。所以黨委能不能領導群衆組織，要由造反的群衆組織來鑒別。

由於軍隊是隨時準備打仗的，因此軍事行政和軍事業務工作，必須堅持上下級的領導關係，同時規定任何造反群衆組織，絕對不允許衝擊作戰部門，破壞戰備工作。在海軍領導機關的“四大”剛剛開始後不久，海軍黨委根據軍委要求，就及時下發了《關於師以下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中切實搞好正面教育，加強戰備的指示》。指示強調，遵照黨中央、軍委和總政關於部隊要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要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海軍黨委決定，師以下部隊堅持正面教育。當時，戰備值班部隊基本上是遵照這個精神執行的，但遇到的困難也是無窮無盡的，千千萬萬的。

## 二、軍隊院校 造反派衝擊海軍機關

1966年10月5日，總政向全軍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指示說，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運動，

必須把那些束縛群衆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規定，充分發揚民主，實行“四大”。凡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的所謂“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衆恢復名譽。取消不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外和地方院校串聯的規定。等等。

中共中央對這個文件批語說：“完全同意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適用”。

這個《緊急指示》發出後，軍隊院校一哄而起，完全脫離黨的領導，學員們像野馬一樣到處串聯，大批大批地涌進北京，衝擊各總部，衝擊各軍兵種領導機關。

1966年11月初，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六百餘人乘總參、總政亂轟轟的局面，衝擊國防部大樓。當時用一個警衛連的兵力阻攔，未擋住。又增調了一個營的兵力進行阻攔。見此情況，很多指戰員敢怒不敢言。

海軍院校的所謂造反派，大批涌進海軍大院與機關造反派合為一股，衝擊領導機關，其主要矛頭又是對準李、王、張。於是，今天這個院校把我揪去批鬥，明天那個院校把我揪去批鬥。有幾次圍攻批鬥我的時間長達幾十個小時，有時是通宵達旦，有時是從早到晚，造反派不讓我吃飯、不讓喝水、不讓抽煙，甚至不讓上廁所。

有時蕭、蘇知道後，也來給我解圍，差不多每次都是他們一來，關門的造反派就鼓掌歡迎，他們略微講幾句話，就把我解圍了。當時蕭、蘇說話還是很靈的。也有些造反派組織圍攻批鬥蕭、蘇二人，在此種情況下，凡是能做到的，也總是盡力設法支援他們。

有一次院校造反派在海軍禮堂開批鬥蘇振華的群衆大會，同時把我和張秀川拉去陪鬥。碰巧那天蘇振華重病，不能起床，這樣他們就決定背靠背的批鬥。一邊批鬥，一邊高呼口號。當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之類口號，我都舉手跟着喊，當

呼“揪出蘇振華，打倒蘇振華”之類口號，我既不跟着喊，也不舉手。我越不跟着喊，不跟着舉手，他們就越連續高呼，我一直堅持不喊不舉手。這樣他們就停止批判，把我拉到批鬥臺中央，怒責我為什麼不喊口號不舉手。我說：“把蘇振華當成人民內部矛盾批判我贊成，當成敵我矛盾打倒我不贊成。”因此，他們就把我使勁一推，并說：“滾下臺去！”我走下臺後，就退出了會場，以表示對他們行動的抗議。又有一次院校造反派把蕭勁光揪走了，當時既不知道哪個院校揪走了，也不知道揪到什麼地方去了。後來接到蕭勁光親自從天津某旅社給我打來電話說，他被海軍工程學院造反派揪到天津來了。我立即找到那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戴濤，把林彪對蕭勁光的三條評價告訴他們，同時要求他們立即把蕭接回北京，否則我要去報告林彪。他們答應派第二號頭頭到天津去把蕭接回來，結果第二天就接回來了。

1966年11月，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看到軍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橫衝直闖，搞得領導機關無法工作，因此決定于11月13日和27日，在工人體育場兩次召開十萬人大會，所有到北京造反的軍事院校造反派全部參加。會議由蕭華主持，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講話，在葉、陳講話中，對軍事院校造反派亂衝亂揪提出嚴肅批評，有的批評甚至相當尖銳，例如衝擊國防部，衝擊中南海就是反革命行為等等。由此類推，衝擊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導機關，也是反革命行為。

陳毅在11月13日大會上講話說：人民解放軍是七億人民的偉大的模範，是一支革命化的部隊，是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部隊，是一支有高度政策水平的部隊，是一支能吃苦耐勞，不怕苦不怕死的部隊。……我們七億人口的中國，主要依靠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其他可以亂，我們人民解放軍不能亂。……你們學生衝國防部，我堅決不同意。

葉劍英講話說：我們軍隊院校師生近幾年來大學毛主席著作，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又要看到有一小撮人……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們占着領導崗位，如

果不把他們揪出來，就要改變顏色，我們必須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回去後，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牛鬼蛇神、反動權威、反動教員批倒、批臭。

11月27日，陳毅接見軍事院校師生大會上的講話就更加激動，他說：“我上次講了話，大家有意見，要揪出來批判，什麼罪魁禍首，什麼最後通牒，看起來很嚇人，但沒有打中要害，真正的黑幫沒有鬥，資產階級當權派沒有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沒有鬥，而鬥的是那些一般缺點錯誤的人。現在資產階級當權派，坐山觀虎鬥。你們搞擴大化、簡單化，你們這樣凶，這樣厲害，如果你們不改，我們交班也不交給你們。交給你們，我們不放心。”

葉劍英的講話就更加尖銳、更加嚴格，他說：“我們院校同志絕大部分是革命的、戰鬥的。可是也有小部分敗壞了我軍的光榮傳統。像這些人，如果我們不把你們當成一個反面教員，來教育廣大同志，我們不算是一個共產黨員，就不是一個解放軍幹部。……你們這一小撮人再不改，就會變成廢品，就會不能用，是要處理的，是要清洗的。再也没有比衝最高統帥部、衝國防部、衝中南海更大的錯誤了，嚴格講起來，這就是反革命。”

老帥們在大會上的講話引起軍事院校造反派普遍不滿，很快就把矛頭對準葉劍英、陳毅，到處貼大字報，刷大標語，進行炮轟、火燒。說他們是軍隊劉鄧反動路線的代表，非作公開檢討不行，否則要揪鬥。

周總理見此情勢，不得不親自出面，召集軍事院校和軍隊文藝單位代表開會進行解釋，總理說：“幾位老帥都不是軍隊劉、鄧反動路線的代表，他們是反對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是反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堅決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你們矛頭指向他們是不恰當、不符合實際的，他們在11月的兩次講話，是屬於說錯話，做錯事的性質”。

12月31日，葉劍英在八千人大會上被迫做了檢討，承認講話是犯了“壓制軍事院校造反派”。陳毅也準備做檢討。

這樣才把這場風波逐漸平靜下來。

當時中央文革確認這場風波是總政副主任劉志堅“搗的鬼”，把幾位老帥推到了第一線。劉志堅是中央文革副組長兼全軍文革組長，中央文革說他既未請示中央軍委，又未請示中央文革，擅自主張召開軍事院校十萬人大會，他向幾位老帥提供了不正確的情況匯報，給幾位老帥起草了不正確的講話要點。大會之後，他又想借軍委名義，下發幾位老帥的講話稿。

由這個“錯誤”為導火起點，進而“揭發”劉志堅其他許多錯誤，因此中央文革決定把他當成軍隊劉、鄧反動路線的代表，交給群衆揪鬥。並決定改組全軍文革小組。

1967年1月4日，江青在接見軍隊部分院校和軍隊文藝造反派時，當衆宣布：“在軍隊內部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就是劉志堅為首的全軍文革小組，它既不向軍委請示，也不向中央文革小組請示，自作主張，不執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在江青策劃下，造反派迅速行動，1月5日，全軍文革小組被封，劉志堅被揪走。

1967年1月11日，經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組了全軍文革領導小組，撤消了劉志堅的組長職務，成立了新的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由徐向前擔任文革組長，江青擔任全軍文革顧問，領導小組歸軍委直接領導。

江青插手全軍文革後，借劉志堅問題，順藤摸瓜，追查所謂後臺，又一手製造了“蕭華事件”。

江青說，劉志堅的舊全軍文革是歸總政領導的，因此蕭華對劉志堅的錯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又說：“劉志堅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少是經過蕭華批准同意的。”等等。中央文革決定要對蕭華進行批判。

1967年1月中旬，經林彪同意，葉劍英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議斷斷續續開了兩個多月。會議的主題，一是軍隊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穩定部隊，最大限度的減少地方造反派對部隊的衝擊。

會議初期，陳伯達、方塊字讀書社區等中央文革那一幫人，都盛氣凌人地參加了會議。他們不但在“軍隊如何開展文化大革

命”和“如何穩定部隊”方面與葉劍英等老帥的意見針鋒相對，而且還揪住蕭華的所謂問題不放。

一天下午，江青在會議上大發洋脾氣，拍着桌子說，軍隊的運動沒有發動起來，總政對運動領導不力，“蕭華是資產階級政客”，硬逼蕭華當晚到中央文革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去作檢討，其實就是要將蕭華交群衆揪鬥。葉劍英對此非常生氣，當即離席，去向毛主席請示。

當晚，蕭華住在葉帥家裏，暫時躲過一劫，但他的家被抄了，不少重要文件被抄走了。

第二天上午一開會，葉帥就向會議傳達了毛主席指示：“蕭華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同時葉帥還宣布擴大會議的所有發言稿，不論是自己發言內容或記錄別人發言內容的筆記本，一律當場銷毀，并要絕對保密，不准外傳。

事後不久，中央文革一伙人說，現已查明，蕭華被抄家一事，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泄的密，他把會議批蕭華的情況告訴了軍區文工團，因此文工團就星夜去揪鬥蕭華（沒有揪到人）和抄家。這樣蕭華被抄家一事被轉嫁給了楊勇，楊勇也闖下了滅頂大禍。中央文革小組搖身一變，決定把楊勇交給群衆揪鬥，還加了什麼“彭、黃漏網分子”之類許多罪名。

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就是這樣以各種各樣莫須有的罪名陷害打擊高級幹部，當年的英勇戰將，如今坐鎮一方的高級幹部，常常就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

此時，海軍直屬機關“紅流”等造反組織，積極串聯海軍院校造反派組織，在“炮轟”、“火燒”李、王、張一陣後，也開始策劃要把李、王、張揪出來戴高帽，挂黑牌子游街，并召開大會狠批狠鬥。

我得悉後，很快到楊成武家裏去，把情況報告了他，恰巧林辦來電話說，林彪有事找楊成武去，我即請楊把海軍情況順便向林彪報告。林彪聽完方块字读带粗区，決定海軍向下傳達他在1966年8月13日作的關於海軍“李、王、張”的評價（既“李作鵬、

王宏坤、張秀川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是擁護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幹勁的，對海軍工作轉變做了很多工作，反羅瑞卿是有功的。”）。并要楊成武立即到毛主席那裏去請示，看看毛主席有什麼指示。毛主席當即同意傳達林彪對李、王、張的評價。毛主席還指示楊成武，由蕭勁光親自向海軍機關幹部傳達。

1967年1月9日，海軍機關在西苑旅社禮堂召開了十七級以上幹部會議，由蕭勁光以受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委托的名義，傳達了林彪的指示。1月16日，海軍黨委下發文件，將林彪指示轉發海軍各院校、海直各大部，并要求傳達到師以上單位的黨員幹部。這樣海軍機關和院校造反組織矛頭指向李、王、張的情況才稍有緩和。

### 三、軍委決定揪鬥蘇振華

1967年1月17日晚，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召開軍委常委擴大會議。有四位老帥（林彪、徐向前、葉劍英、陳毅）出席，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幹部均參加。海軍蕭勁光、王宏坤和我三人參加。會議兩個議程：1、聽取和批准蕭華在文革中所犯錯誤的檢討。2、討論把蘇振華文群衆揪鬥的決定，其罪名是“彭、黃漏網分子、‘三反分子’、貫徹執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

徐向前代表軍委和全軍文革在會上了講話，他說：“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很好，要繼續發動群衆，把運動搞深、搞透。今天院校的學員要開大會，要打倒蘇振華，打倒杜義德。海軍問題主要是蘇振華問題，蘇振華是堅決貫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劉鄧、賀龍安在海軍的釘子，這個人不能保。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期間，不是肅清羅瑞卿的影響，而是把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置于死地。要把蘇振華鬥倒”。方块字读书社区振華是賀龍改變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賀龍給蘇振華許的願，當軍委秘書長，許

光達當總參謀長。”

散會後，軍委文革派人（其中有軍委文革成員王宏坤）去向造反派群衆組織宣布軍委的決定，當晚造反派就把蘇振華揪走了。

第二天，即1月18日，海軍黨委召開174次常委會議，會議由蕭勁光主持。會上傳達和討論了軍委和全軍文革關於蘇振華問題的決定，在軍委決定的基礎上，會議統一了“蘇振華是海軍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軍事路線的代表”的認識。會議還認為，跟隨蘇振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軍事路線的骨幹分子是極少數，要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不能把鬥爭面搞寬了。會議還決定，絕不允許借批判搞武鬥，絕不允許搞打、砸、搶，絕不允許衝擊領導機關等。會議要求各級黨委不僅要把握好運動的大方向，正確對待群衆運動，還要把握好黨的政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常委會議的這些意見，均寫入了會議記要。

在討論海軍黨委常委今後的工作時，蕭勁光提出自己身體不好，希望不再主持常委工作，他提議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常委們一致同意，我也接受了這個任務。會議同時決定改組海軍文革領導小組：蕭勁光任組長，我任常務副組長，王宏坤任副組長，張秀川任辦公室主任。

順便說句後話，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海軍把“一·一八”這一天（即1月18日海軍黨委174次常委會議）說成是“李、王、張”或者我李某人奪取海軍領導權的日子，把“一·一八”海軍黨委常委會議紀要說成是李、王、張奪權的鐵證文件。

我想說的是，第一、在當時文革大動亂的背景下，誰主持工作，誰就可能成為被造反派批判、被揪鬥的對象，成為造反派衝擊的“資產階級當權派”。除了毛、林以外，哪個敢說自己不會被揪鬥？不會被打倒？當沒有人願意承擔這個風險時，海軍工作也不能沒人管時，我擔起了這份責任。第二、蕭勁光提議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我服從大家意見，這完全是堅持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正常做法。如果這也算是奪權，那蕭勁光的提

議，其他常委一致同意，又算是什麼呢？第三、當時，黨內職務我仍是海軍黨委副書記（葉劍英在1966年8月17日口頭所講“增補李作鵬為海軍黨委第三書記”，實際中央和軍委之後並沒有正式下文件），軍內職務我仍是海軍副司令員，而海軍的黨政一把手、文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還是蕭勁光，“奪權”從何而來？

傳達了林彪對李、王、張的評價和軍委關於蘇振華問題的決定後，海軍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原來支持李、王、張的，當然興高采烈，覺得長期受壓，終於翻了身；原來觀潮派基本上轉向支持李、王、張；原來支持蘇振華的則發生了分裂，多數轉為觀潮派，部分轉為支持李、王、張。這樣凡支持李、王、張的就聯合起來，在機關中形成了占有較大優勢的機關群衆組織——“紅聯總”，由這個群衆組織按照全軍文革要求，組織進行了對蘇振華及那些擁護、緊跟蘇振華的骨幹分子的批鬥。但是海政“紅流”、海航“紅司”和文工團“思想隊”等群衆組織依然不聽海軍黨委的勸阻，曾參加衝擊國防部、衝擊海軍機關，并大搞打、砸、搶。雖然在機關中他們已是少數，但他們與院校造反派聯合在一起，造反的能力也不小。

當時聚集在海軍大院的院校造反派組織，在批判大會上搞武鬥，我是堅決反對的，因為這嚴重違反了海軍黨委常委“一·一八”會議的精神。

記得有一次，海軍各院校造反派組織，聯合在海軍大院廣場召開批鬥蘇振華等人的大會，我混在批鬥臺側面一個角落裏觀看。當時情景比農民鬥地主惡霸還利害。首先將蘇振華推倒在地，踏上一隻腳，再拉起來，向毛主席畫像下跪認罪，又拖起來向正面的造反派下跪認罪，再拖起來向兩側群衆下跪認罪，最後就是長時間的“噴氣式”。

我看了後，覺得這樣的殘酷批鬥會把人整死。因此我反復考慮，最後下決心將蘇振華保護起來。當天就派人，以海軍黨委的名義，把蘇振華從造反群衆組織手裏要了出來，然後交給海政保衛部，負責把他秘密藏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經過多次與造反派搏

奪和反搶奪，東藏藏，西躲躲，終於保住了蘇振華，沒有被造反派再次搶走。形勢稍微穩定後，將他疏散到湘南海軍一個機場內隱蔽居住，生活上也給予適當照顧，救了他一條老命。

當時中央把他列在“彭、黃”專案組內進行審查。

#### 四、對李、王、張的 衝擊圍鬥仍未停止

雖然海軍領導機關文革形勢有了變化，但海軍某院校有個“鎮虎口戰鬥隊”和海軍機關的“紅流”、“紅司”、“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等造反組織聯合在一起，對李、王、張的衝擊圍鬥仍未停止。

1月18日海軍黨委常委會議後，我們堅決不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堅決不承認他們的打、砸、搶行為是“革命行動”，因此他們就宣布：海軍黨委執行的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一·一八”會議“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產物”，“一·一八”會議記要中所講“不能把鬥爭面搞寬了”是“劃框框，定調子，是保護蘇振華的狐群狗黨”。他們連續給海軍黨委貼出三張《公開信》的大字報，說海軍黨委“至今還抱着一條又粗又黑，又深又長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李、王、張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嗎？我們的回答：不是。”

2月3日，他們一百多人突然包圍和占領了王宏坤的家，切斷了王家與外界的一切聯繫，讓王宏坤站在雪地裏幾個小時回答問題，說是“與王宏坤對話”，實際是圍鬥王宏坤。我知道情況後，立即給林彪打電話請示，林指示先讓王到京西賓館避一避，我又把他的老婆孩子接到我家裏避難。但造反派仍不撤離王家，并揚言：“要與海軍黨委對話，不對話堅決不撤離”。我曾親自動員“鎮虎口戰鬥隊”先撤出王宏坤住處，再與黨委對話，但他們根本不聽。

他們已占領王家二十餘天，我祇好以海軍黨委名義，把“鎮虎口戰鬥隊”占領王宏坤住宅及其活動情況報告了全軍文革，並建議將這伙人全部逮捕。全軍文革很快就批准了逮捕的建議。但為了做到仁至義盡，我請蕭勁光出面最後一次做工作，或下命令要他們撤出去，如果再不撤出，就布置捕人。經過蕭勁光出面做工作，結果甚好，第二天就撤走了。

當時，我也仍然受到衝擊圈鬥。北海艦隊機關造反派要來北京海軍領導機關造反，並圍攻北海艦隊副司令員潘焱，要他派飛機送他們來北京。潘焱請示我怎麼辦？我的答復是：第一不同意他們來北京，上級早有規定，艦隊機關不准大串聯。第二不同意派飛機送他們。這伙所謂造反派，聽到我的答復後很不滿，很生氣，改坐火車跑到北京，衝進海軍大院，大吵大鬧，並把我揪去圈鬥。從下午到半夜仍不放我，既不准吸煙，也不准吃飯，甚至連水也不准喝。我的老伴得知此情況，給葉群打了個電話，請她轉告林彪，林彪立即要葉群給我打電話稱：有緊要事情要我去接受任務。我向那伙造反派宣布了林彪電話內容，這樣才把我放走。

到了林彪家，林彪問我：“怎麼樣？”

我說：“真他媽的胡鬧，首先要我背毛主席語錄，背不出來就說我不學毛著，不學毛著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應該打倒。”

林彪聽後苦笑一下說：“你暫時避開一下，讓他們鬧去。”並要葉群把我安置到京西賓館。

1967年1月，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林彪曾講話指出：葉劍英犯了一個錯誤，在處理海軍問題上，他支持非左派，打擊左派。海軍過去以軍訓為重點，轉為以政治為重點；以非高舉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轉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官僚主義作風轉為非官僚主義作風。海軍這幾年工作成績是不能抹煞的。李、王、張被扣上“奪權”帽子，扣上“地下活動”帽子，是不公道的。

當然我知道，林彪與葉劍英在軍委“三·三”會議和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問題上有分歧外，林彪對葉帥還是非常支持

和信任的。

## 五、《中央軍委命令》 和“三支兩軍”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對林彪指示：“林彪同志：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群衆。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請酌。”毛澤東的指示，實際上是對林彪的批評，因為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之前，確定了穩定部隊的重要原則，就是規定部隊不允許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布《關於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衆的決定》，從此軍隊開始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擔負起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的“三支兩軍”任務。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批准了中央軍委對部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命令”）。

“八條命令”首先指出：“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八條命令”要求：“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機要工作人，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特別重要的是第三條，“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八條命令”還要求方塊字謨書社區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

單位進行鬥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八條命令”規定：“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聯。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准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八條命令”明確劃分：“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于加強戰備，保衛祖國，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據我所知，此項命令是林彪親自口授的。

《中央軍委命令》，對當時穩定部隊，遏制地方衝擊部隊，特別是遏制軍事院校造反派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和軍隊要害部門，起到了非常大的關鍵作用。

1月29日，葉劍英向軍委擴大會議傳達“八條命令”。關鋒也參加了這個會。葉帥在傳達講話中，既興奮又惱怒，說到最後一句話時落地有聲：“誰想把部隊搞亂，絕不會有好下場！”話語剛落，揮手“啪”的一聲，重重地猛力把桌子一拍，致使右手掌邊端骨折。關鋒就坐在葉帥旁邊，聽後一驚，立即叫喊：“你這是幹什麼？你向誰拍桌子？”尚未等葉帥回話，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立即站起來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解放軍萬歲！”我們參加會議的人，都情緒激動地跟着高呼口號。然後散會。

害群之馬江青首先反對軍委八條命令，批評解放軍壓制了造反派的革命行動。

《中央軍委命令》公布後，海軍黨委立即組織傳達、貫徹。並大張旗鼓、家喻戶曉地宣傳《軍委命令》。因為《軍委命令》的精神與海軍“一·一八”會議記要精神是一致的，並更有權威性。《軍委命令》對當時穩定海軍領導機關被衝擊的被動局面和穩定部隊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了《軍委命令》我們海軍黨委處理問

方块字读书社区

題腰杆更硬，說話更有底氣。

海軍的三支、兩軍工作，是經海軍黨委研究後，報全軍文革批准。從1967年3月開始，陸續抽調了數萬名幹部、戰士投入到三支、兩軍工作中。主要是以遼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的工廠、學校、黨政機關為主。當時東海艦隊和南海艦隊的情況比較穩定，沒有出什麼大的亂子。祇有北海艦隊面臨遼寧、山東、江蘇的情況比較複雜，其中山東地區、旅順地區、蘇北徐州、連雲港地區的問題最多、最複雜。

當時，山東有個王效禹，參加山東造反群衆戰鬥隊，很快就成為山東“造反英雄”。以王效禹一派為主，打倒省委書記譚啓龍，奪取了領導權，于2月3日成立山東省革委會，自任革委會主任。在王效禹的支持下，青島機車車輛廠造反派頭頭楊葆華，也打倒了市委書記張敬濤，奪取了青島市領導權。并很快組織“棒棒隊”（即每個造反派發一根棍棒），王效禹、楊葆華掌權後，不僅與不同觀點的地方群衆組織進行大規模的流血武鬥，而且是山東地區反軍亂軍的總頭目。

北海艦隊和駐蘇北徐州、連雲港地區的68軍在支左的問題上明確表態：既不支持山東的王效禹一派，也不支持青島的楊葆華一派。

因此，王效禹、楊葆華視北海艦隊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與駐青的政治學校、潛艇學校、401醫院護校等海軍院校相同觀點的造反派聯合在一起，衝擊艦隊指揮機關，衝擊戰備值勤部隊，打傷我多名值勤官兵。反軍、亂軍的氣焰十分囂張。

中央指定康生負責解決山東問題，但他“拉偏架”，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實際上是支持王效禹、楊葆華一派，使山東地區的問題長期得不到徹底解決。

## 六、我與賀龍不熟悉

我與賀龍很不熟悉，沒有什麼來往。國慶十周年時（1959年），他在民族飯店請兩桌客，專吃羊肉，不知怎麼也把我拉去了，我才第一次同賀龍說話閒談。

文革前，林彪養病，賀龍主持軍委工作。當時我參加羅瑞卿主持召開的軍委辦公會，有時賀也出席會議，做總結時講講話。

當時我感覺，賀龍對羅瑞卿的工作是很支持的。1964年底，林彪對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提出了批評，軍委辦公會議上，羅瑞卿提出了不同意見，并按“軍事、政治應該並重”，對林彪的批評進行了修改。會上，賀龍認為“修改比不修改好”。

文革初期的“王（尚榮）、雷（英夫）”事件時，到國防部大樓看了林辦、賀辦兩張觀點對立的大字報之後，我對賀龍問題才開始引起注意。以後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消息，逐漸得知賀龍在空軍要打倒吳法憲，準備由二方面軍幹部成鈞任司令員。還要提許光達為總參謀長。賀龍在體委鬧“獨立王國”，及賀龍在南昌暴動時曾經“叛變”，又說賀龍陰謀“政變”，又說賀龍是手槍不離身，羅瑞卿的後臺是賀龍等等。上述這些說法，情況是否屬實，我心裏沒有多大把握。

1966年深秋的一天，軍委辦公廳通知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到京西賓館集合，有什麼事情也沒有說。大家到齊後，由楊成武、蕭華帶領，隨即乘大轎車到西山葉帥家裏，在葉帥家會議室內擺了不少揭發賀龍的材料。葉帥當時說，這次看賀龍材料是根據毛主席“在小範圍內打招呼”的指示而進行的，并要大家看材料。

因為人多材料份數有限，每人拿一份，就差不多拿完了。看完一份之後，要互相交換看。芳块季读书社区多屬一般性問題，沒看到明顯的敵我性質的材料。估計誰也沒有全部看完，就已到吃飯

時間了，這次“看材料”就結束了。

返回車內閒談中，有人說看到了很重要的敵我性質材料，究竟什麼問題沒有深談。當時我就感到，可能中央很快就要公開揭發批判賀龍了。但之後我一直沒有聽說和參加中央及軍委批判賀龍的會議。

不久，大街上出現“打倒賀龍”的大標語。以後又聽說，是江青最積極要把賀龍揪出來。周總理親自把賀龍身上的手槍繳下來。經中央批准，把賀龍軟禁在西山中央防空洞門口的一座房子裏。實際上就是被打倒了。由於賀龍出了問題，又必然要株連原賀龍部下的一批高級幹部。例如許光達、廖漢生、黃新廷、譚友林等等，均先後被打倒，被關押。

關於江青提出“揪鬥賀龍”問題，據說是1966年秋，毛主席主持一次中央會議，主要討論由解放軍派幹部進入學校“實行軍訓”，對學生進行加強組織性、紀律性的教育。就在這次會議上，江青提出要“把賀龍揪出來”。並說她“有大批材料，非常確鑿的，賀龍是個大壞蛋，要搞軍事政變。把賀龍端出來，你們不敢動他，我什麼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毛主席稍微思考一下說：“此事現在不議。”但江青不依，面向主席發瘋似的說：“毛主席，你不讓群衆起來，我要造你的反。”毛主席果斷地宣布：“散會！”離席而去。江青放聲哭起來，陳伯達走到江青面前，勸她說：“太悲要傷心的，制怒，制怒，你也太過了一點。”結果江青站起來又同陳伯達吵起來了。

## 第三十二章 天翻地覆 (之二)

### 一、海軍仍處于 兵慌馬亂的大動蕩中

軍委文革決定揪出蘇振華之後，海軍仍處于兵慌馬亂、軍心不穩的大動蕩狀態中。一是多數院校領導全部癱瘓，院校造反派並不是什麼真正奪權，而祇是將幹部揪鬥打倒，將大印大章搶到手。由於派性爭權奪利惡性發展，誰也聯合不起來，誰也組成不了新的領導權力機構，誰也不服從誰的招呼。因此踢開黨委，搗毀和破壞黨的權力機關之後，長期處于各自為政、獨立王國的無政府狀態。割據和占山為王的狀態，把院校破壞得不像樣子。二是各艦隊領導機關也仍處于硝烟彌漫、混亂不堪的狀況。北海艦隊是打倒盧(仁燦)、潘(焱)，東海艦隊是“窮追叛徒陶勇的狐群狗黨”，南海艦隊是揪鬥“吸血鬼”方正平為首的一小撮。加上家神野鬼，互相勾結，軍隊和地方派性鬥爭結合，形成軍隊內部派性鬥爭日益泛濫膨脹，嚴重的影響戰備工作。

中央早已規定，就地鬧革命，停止串聯，各地已經外出串聯的應當立即返回原單位。但各地來北京請願告狀和隱蔽串聯的仍經常有數十萬人。而海軍所屬單位來北京海軍大院串聯的也是經常一批又一批的絡繹不斷。

1967年2月的衝擊海軍報社事件（又稱“黃樓<sup>1</sup>事件”），就是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 黃樓：海軍直屬機關辦公大樓，因外牆面為黃色而得名。

### ·第三十二章·天翻地覆(之二)·

由海軍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聯合其他院校造反派組織，非法查封海軍報社引起的。

當時，院校造反派組織查封報社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海軍報》在過去的幾年中，刊登過不突出政治、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文章，而登載了軍事大比武等單純軍事觀點的文章，是宣傳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造反派頭頭，在查封報社前先徵求蕭勁光的意見，蕭答復：“必須得到海軍黨委的同意。”以後又徵求我的意見，我說：“如果你們掌握的材料充分、確實，就交給海軍黨委，經我們調查後，如《人民海軍報》確有方向錯誤，由海軍黨委決定是否查封。”我又說：“你們應做貫徹執行軍委八條命令的模範，不要做違反軍委八條命令的事情。”我還說：“你們要相信海軍機關的廣大群衆，你們應按軍委八條命令的要求，停止在北京的串聯，盡快返回原單位。”

我們的意見非常明確，第一，報社的問題應由海軍黨委解決；第二，不能用衝擊的辦法查封海軍報社。衝擊報社就是衝擊海軍領導機關。這與軍委八條命令精神是相違背的。

但是他們根本不聽我們的勸告，也不顧黃樓警衛的阻攔，2月16日晚10時左右，一百多人高呼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口號，浩浩蕩蕩，旌旗招展的衝進海軍領導機關辦公大樓，直奔第五層樓，不僅查封了報社的編輯辦公室，而且在辦公樓的樓道內靜坐示威，在墙上胡亂寫大標語。

而其對立面組織“紅流”則組織人馬，把查封海軍報社的院校造反派重重圍困在辦公樓的樓道裏，水泄不通，搞得辦公樓內烏烟瘴氣，雙方情緒激動，武鬥一觸即發。

作為海軍領導機關辦公地，海軍主要領導人的辦公室和作戰指揮室、保密機要室等要害部門都在黃樓內。

事情發生的非常突然。當晚我知道情況後，立即通知海軍的主要領導同志到我家開緊湊拿譏書社區（當時已無法在辦公室開會了），研究解決辦法。17日凌晨，我們以海軍黨委的名義做了四條

決定：一、雙方不允許武鬥；二、雙方立即撤離現場；三、雙方有什麼不同意見，提交海軍黨委處理；四、凡是報社的文件、材料一律就地查封，任何一方不准將材料帶離現場。責成海軍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到現場傳達海軍黨委的決定。

第二天，雖然現場沒有發生武鬥，但雙方也無撤離現場的迹象。當時又出現了新的情況，外圍的“紅流”派不准給參加查封報社的院校學員們送飯送水。黨委當時研究，不論哪一派，都必須遵守“軍委八條”的規定，不准衝擊軍事機關。我曾親自到各層樓道做說服工作，毫無效果。

要想撤出查封報社的院校造反派，必須要圍困的“紅流”組織讓出通道。21日，以海軍黨委的名義，下達命令，命令指出：為了維護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和軍委2月8日通知的尊嚴，命令你們參加圍困的戰鬥隊組織立即撤離現場，否則海工“紅色造反團”等組織的同志不能按期和盡快返校的責任，由不執行命令的戰鬥隊組織的負責人承擔。

與此同時，我們與院校造反派代表談話，我們嚴肅地告訴他們，你們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擅自查封海軍報社的行為是極端錯誤的，是違背軍委八條命令的，如果你們不立即撤出辦公大樓，後果自負。

圍困行為一直持續到24日。在海軍黨委強大壓力下，衝擊海軍報社的院校造反派和圍困他們的對立面組織，終於撤離了黃樓。

1967年2月份，在海軍大院內，先發生了部分院校造反組織非法占領王宏坤家，緊接着又發生院校造反派衝擊海軍機關辦公大樓，擅自查封海軍報社，而衝擊機關辦公大樓的性質更嚴重，情況更複雜。

我們海軍領導之所以能挺直腰杆，堅決地、果斷地連續處理“占領王宏坤家事件”和“衝擊海軍報社事件”，使海軍領導機關能夠相對穩定和堅持正常方塊字讀書社區<sub>方塊字讀書社區</sub>發不久的軍委八條命令，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廣大幹部和群衆擁護軍委八條命令，要求

機關和部隊穩定的願望是強烈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在我們無法控制，也無法擺脫的情況下進行着。這期間，有一件事情深深觸動了我，那就是沒有能夠從造反派手中搶救出國家海洋局局長齊勇。

自1966年冬開始，國務院系統的各委、部、局和地方院校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指使下，利用開展“四大”，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到處奪權，到處打、砸、搶，對“資產階級當權派”抄家封門、揪鬥游街、私設公堂，逼供刑訊，武鬥成風。1967年1月，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就慘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下。

我到海軍後，與齊勇不僅在工作上聯繫十分緊密，而且私人關係也十分好。他任海洋局局長前，是南海艦隊主管海防工程建設的副司令員，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每年我都要數次到南海艦隊所屬的福建、廣東、海南島等海防、空防前線去視察工程建設，齊勇是主要陪同者之一。我們一起爬山涉水，深入工地。齊勇抓戰備工程建設認真負責，年年超額完成工程計劃。幾年來，南海艦隊在機場、碼頭等重點項目的建設上，無論是數量、質量還是工程進度在全海軍都是名列前茅的。文革前不久，齊勇調國務院任國家海洋局局長。當時國家海洋局和第六機械工業部一樣，是國務院與海軍雙重管理，但以國務院為主。

大約是剛剛解決“黃樓事件”後不久，秘書轉給我一封群衆來信，信中說到：“齊勇被海洋局造反派抄了家，天天被挂着黑牌子、帶着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拳打腳踢的批判他，人都快被打死了。救救他吧！”我一看這封信，遏止不住的怒氣一下子在心中涌起，這麼兢兢業業，埋頭工作的好幹部，調北京工作還不到兩年，也要被如此批鬥？簡直是豈有此理！

我立即讓秘書將海軍文革辦有關的負責同志找來，我對他們說：“你們立即與海洋局聯繫，了解一下齊勇的情況，一定要找到齊勇的下落，立即向我報告。”我又與秘書說：“你每天都要與文革辦聯繫，一有齊勇消息，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一天沒有消息，第二天仍沒有消息，我心急如焚。大概是

第三、第四天，海軍文革辦的同志向我報告，仍沒有找到齊勇的下落。他們告訴我，批鬥齊勇的主要是在海洋局中的地方造反派，但也有海軍院校造反派參與。齊勇是什麼時候開始被批鬥、批鬥的具體情況、造反派把齊勇抓到什麼地方現在都不清楚。他們又說，據了解，來信中反映，批鬥中搞武鬥的情況是屬實的。

面對大批判中搞武鬥，我的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不管被批判者問題多麼“嚴重”，不管是“三反分子”還是“狐群狗黨”，我都堅決反對搞武鬥，堅決反對搞人身傷害。

聽了文革辦的情況反映，我決定親自與海洋局各造反組織的頭頭談話，以盡早將齊勇保護起來。

很快，海軍文革辦就將海洋局各造反組織的頭頭召集到黃樓會議室。會上我說：“齊勇有錯誤可以批判。但海軍黨委的態度非常明確，堅決反對在大批判中搞武鬥。齊勇是海軍幹部，你們可以將齊勇的問題寫成材料，交海軍黨委處理，海軍黨委處理不了，我呈交周總理。”我說：“齊勇現在身體有病，需要盡快住院治療，你們要先放人治病，不然就是要出人命的。”

這些造反組織的頭頭，根本不聽我的勸說，非讓我們承認他們批鬥齊勇是“革命行動”，齊勇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是罪該萬死”。

我拿出軍委八號命令，對他們嚴厲地說：“限令你們今天，必須交出齊勇，其他的問題以後再說。”

造反派頭頭說：“海軍黨委壓制了海洋局的運動，保護走資派，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不僅要造齊勇的反，也要造海軍黨委的反。”他們說：“我們不執行軍委命令，也不執行你的命令。”他們圍着我，高呼“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口號，會議現場一片混亂。

我又氣又急，當場犯了心臟病。門診部的醫護人員在會場搶救。

稍好後，醫護人員把我方塊字读书社区躺在床上吸氧，一邊告訴秘書：“讓海軍文革辦起草一份有關海洋局齊勇情況的報

告，立即送周總理辦公室和全軍文革辦公室。”我當時想，現在祇有總理能把齊勇搶救出來了。

幾天後，我没有等到救出齊勇的消息，等到的確是齊勇的噩耗。齊勇跳樓自殺的消息，是海洋局政委李長如打電話報告我的。在電話中我厲聲質問他：“為什麼齊勇被揪鬥情況你沒有及時報告？為什麼齊勇被造反派抓走的情況你沒有及時報告？為什麼你們黨委對齊勇不作任何保護？現在人死了你才報告，有個屁用！你們簡直是不負責任！”我把話筒狠狠地摔在辦公桌上。

爾後，秘書轉來齊勇愛人的一封信，我記得上面寫道：齊勇是個勇敢的戰士，他已經不在人間了……。

看到這裏，我當着秘書的面，黯然淚下。

1967年3月中旬，另一件棘手的事情又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六十人“叛變自首問題”的調查報告。由此揪“六十人叛徒集團”而引起的“揪叛徒”浪潮，波及全國，海軍自然不可能例外。有的造反派組織翻閱幹部歷史檔案，有的造反派組織到地方圖書館查閱歷史報紙、雜志資料，有的到地方家鄉進行調查，有的到監獄提審歷史反革命索取口供。總之，不少造反派組織東奔西跑，無孔不入地尋找證據。一時各方面提供的所謂“叛徒”材料確實不少，經我過手處理的，概括有這樣幾種類型：

1、證據可靠，確有叛變行為。例如當年的共青團員登報公開申明脫團，或在戰鬥中被敵包圍，向敵人繳槍後釋放回來，或開始參加革命以後脫逃，并帶領敵人鎮壓過群衆等等。這類人由於隱瞞了歷史，有的已經成為高級幹部了。海軍也有此類性質的情況。但他們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有過功勞。因此我們的政策是先給生活出路，待後再做政治結論。每人每月發給80—100元生活費，政治結論待後再說。

2、年幼無知，雖然打過白旗，但不屬於叛徒。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特別方塊字讀書社區影響下，不少地方，蘇區與白區接壤地區“赤白對立”很嚴重，雙方群衆和地方武裝你打

過來，我打過去，形成拉鋸形式，甚至互相燒殺、搶糧、搶牛，群衆不堪其苦。為了應付這種“赤白對立”鬥爭形勢，有時蘇區武裝越過邊沿打到白區去，白區群衆怕燒殺，就打着紅旗表示不對抗。有時白區地主武裝或封建會門，越過邊沿侵入到蘇區來，蘇區群衆怕燒殺也打着白旗表示不對抗。我們有的紅軍老幹部當時不過十幾歲，跟隨着群衆打過白旗，這算不算叛徒？我們認為是年幼無知，以後又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為黨為人民立過功，不應算為叛徒。海軍這種類型的若干名高級幹部，我們採取了慎重政策，結果平安無事。

3、為了逃避敵人追捕，暫時跑到反動軍隊裏躲起來，或暫時把武器埋藏起來，停止了一段時間的革命活動，甚至參加了偽群衆組織，但沒有暴露自己身份，也沒有泄露黨的任何秘密，這算不算叛徒？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特殊情況，為了保存黨的力量，是黨的原則所允許的，不是叛變行為，不是叛徒。海軍某部部長就屬這類情況。他是山東黨早期地方黨員，敵人發現後通緝追捕，他就跑到國民黨軍隊裏當兵躲起來，既沒有暴露自己身份，也沒有泄露任何黨的秘密。當時某部有那麼一部分人，硬要將他當叛徒揪鬥打倒，海軍黨委不同意。但他們不服從黨委決定仍要揪鬥。所以我在某部的一份材料上寫了段批語，“堅決反對這股暗流，如果他們要與黨委較量，那我們就奉陪到底。”

4、同名不同人，經查實完全是誤會，根本不是叛徒。有的群衆組織，在敵人報紙上查出所謂海軍某政委在戰鬥中被俘，投降了敵人。又有的群衆組織，在敵人報紙上查出所謂海軍某副司令員是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成員。經過海政保衛部派人審核，完全證實是同名不同人的天大誤會。為了慎重起見，我曾把調查某人的那份材料和結論，送呈周總理審閱，周總理看了後批示：“此材料應入檔保存，以免後代子孫再生誤會。”有的群衆組織揭發海政某主任也有歷史問題，經過認真調查並無其事，純系道聽途說，捕風捉影。

### 方块字读书社区

總之，“抓叛徒”這股惡潮，持續時間相當長，危害相當大。

1970年4月，為了消除所謂“抓叛徒”運動遺留的惡果，盡早的解放被審查的幹部，海軍政治部發出《加強領導，落實政策，認真做好審查幹部政治歷史問題結論處理工作的指示》。主要精神是：一、做好結論的關鍵是“準”，要材料真實，根據充分，處理恰當。二、結論要突出重點，主要是審查幹部的政治歷史、政治思想。對過去重大歷史問題沒有做過結論和以前有結論，復查原結論不恰當的，必須做出新結論。三、審查問題要與本人見面核實。

這項工作使得受到審查衝擊的幹部甩掉了所謂“有歷史問題”的尾巴，可以大膽解放出來工作。

海政文工團是文革期間最早開展“四大”的單位之一，經過一場亂揪亂鬥的狂風暴雨之後，逐漸形成一個多數派群衆組織，名叫“紅色艦隊”。另一個以歌舞團部分青年組織的少數派，名叫“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揪出蘇振華之後，“紅色艦隊”傾向于支持李、王、張，而“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仍然炮轟李、王、張。

經過再三調查和考慮，我對文工團發表了三條意見：

1、海政文工團某團長的錯誤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意打倒，但也不宜繼續擔任團長工作，可另安排其他工作。文工團某政委的錯誤僅僅是工作上的缺點錯誤問題，因此更不同意打倒。

2、對幾個有才華的文藝幹部，如呂遠、呂文科等等，並沒有發現嚴重問題，我指示海政宣傳部、文化部應加以保護，他們可以參加演出和進行創作工作。

3、“紅色艦隊”組織不能有歧視和壓制“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行為，他們什麼時候願意聯合都應採取歡迎態度。他們不願意聯合不應強求，採取耐心等待態度。

這三條意見對穩定文工團的局面影響很大，雙方都不反對，并大體上按照這三條執行了。

## 二、青海流血事件與 軍委“十條命令”

1967年2月23日，青海西寧發生了開槍鎮壓群衆組織的流血事件。這是解放軍在支左中造成的一次重大慘案，打死打傷紅衛兵三百餘人，逮捕萬人以上。

我所知道的事件經過是：西寧當時紅衛兵有兩個觀點對立的群衆組織，一個名叫“八·一八”造反派，一個名叫“捍衛”造反派。青海軍區黨委討論決定支持“八·一八”造反派，并由司令員劉賢權接見了他們的代表，說明了軍區黨委的態度。“捍衛”造反派知道後，當然很不滿意，因為解放軍支持誰，誰就是左派，不支持誰，就表明不是左派。因此“捍衛”造反派就衝擊軍區，揪走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及副司令員張江霖等人，進行關押批鬥。軍區另一個副司令員趙永夫等少數領導幹部見此形勢，突然改變黨委決定，不支持“八·一八”造反派，而堅決支持“捍衛”造反派。並成立造反聯合指揮部，宣布“打倒劉賢權”，“撤消劉賢權一切職務”。

《青海日報》機關工作人員，多數是“八·一八”造反派觀點，在報紙宣傳上有支持“八·一八”造反派傾向，趙永夫等人決定對《青海日報》實行軍事接管，由此引起“八·一八”造反派的反對。二十多個學校的紅衛兵先後擁進報社駐地和在報社駐地附近搭棚扎寨，名之曰“保衛報社”。趙永夫等人認為這是一種反革命暴亂行為，因此調用了十三個連隊的兵力，對手無寸鐵的紅衛兵進行圍攻，開槍鎮壓，造成嚴重流血慘案。

3月2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其主要內容是，青海軍區的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在<sup>丹桂亭讀書社</sup>區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

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衆組織進行了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衆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衆近萬人。中央決定趙永夫隔離受審，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衆組織，為死難革命群衆恢復名譽，被逮捕的革命群衆和幹部一律宣布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青海問題由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并建立以劉賢權為首的青海軍事管制委員會。

之後，周總理做了一個簡短講話：“劉賢權、張江霖你們自由了，你們解放了。趙永夫你憑什麼權力撤消劉賢權同志的黨內一切職務？青海軍區的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趙永夫玩弄手段，打倒劉賢權，篡奪了無產階級的黨權、軍權，以後勾結了張曉川對西寧革命組織進行殘酷的法西斯鎮壓。趙永夫應隔離受審。”又說：“解放軍要堅決支持革命‘左派’，今後，不允許解放軍開槍，打死、打傷革命群衆。”

青海流血事件發生後的幾天中，軍委擴大會議主要討論青海事件的經驗教訓，并聯系到當前支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總結和檢討。

不久，軍委擴大會議即將結束，林彪到會作了總結性的講話：第一講階級鬥爭和階級觀點問題；第二講主流和支流問題；第三講軍隊支援地方問題。他特別強調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打了大勝仗，得了大勝利，中國人民的大勝利，人類的大勝利”。我們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在講到第三個問題時，林彪指出：“軍隊‘三支兩軍’是一個很光榮、很繁重的任務，但又是一個很新鮮、很複雜，過去沒有幹過的任務，搞不好就有犯錯誤的危險，這個錯誤一犯，比劉、鄧路線還厲害。”

林彪的講話錄音，中央文革通知，應向人民解放軍和全國紅衛兵播放。并號召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

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全國到處揪鬥“帶槍的劉、鄧路線”，衝擊軍事機關，掀起了文革以來第一個反軍亂軍浪潮。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下達117號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

群衆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擊另一方”。文件強調“革命無罪，大民主無罪”。毛主席在這個文件中加上了一段話，“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看得太嚴重了。”

毛主席這段講話與陳毅、葉劍英去年11月的講話精神是對立的，是否定兩位元帥講話內容的。其實陳、葉兩元帥的講話精神，無論現在看還是當時看，都是完全正確的。無政府主義的亂打、亂衝、亂揪，是“全面內戰”，“全面奪權”，大動亂、大破壞的根源。

這個中央文件下發後，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支持造反派”、要“反復辟”的背景下，中央軍委4月6日頒布“十條命令”，其中指出：毛主席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這是一個偉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決定。我軍廣大指戰員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們檢查了某些軍區的支左工作，有的做的很好，有的做的不好。目前出現的問題應當及時引起嚴重注意，為此特發布命令如下：一、對任何群衆組織都不准開槍，祇能進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衆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予取締；四、對於過去衝擊軍事機關的群衆，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對待較大的群衆組織採取重大行動前，應先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六、一概不要進行群衆性的“請罪”運動；七、在軍隊中要深入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八、派到地方上去支左幹部要防止趙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很右的幹部；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學會做群衆工作；十、違反上述諸條的做法要立即改正。

毛主席對“十條”的批示是：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後交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一致通過。

4月中旬，毛主席說，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是對的。左派起來了，對立面也起來了，這也不要緊，有點反復有好處。

我認為，《十條命令》的主要內容是對《八條命令》的否定，相當於表明前一段時期部隊支左“大方向”出錯了。這樣使得原來部隊不支持的造反組織更堅定了與部隊的對立，並組織更猛烈的行動衝擊部隊，搶奪武器彈藥用于武鬥。而原來部隊支持的造反組織認為部隊立場轉變，也對支左部隊大為不滿。

4月中旬，中央關於內蒙古問題做了決定。中央指出：內蒙古軍區的個別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內蒙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等人及保守組織，把軍區黨委書記吳濤同志打成“三反分子”，擅自逮捕自治區黨委書記高錦明等同志，宣布他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中央決定由劉賢權同志擔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吳濤同志任軍區政委，負責處理善後問題。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要在內蒙古公開揭露，王逸倫隔離審查。

### 三、“五·一三”流血事件

大約是1967年3月某天，北京軍區文工團多數派組織“燎原戰鬥隊”的頭頭王文浩等數人，來到我家裏請示，說他們準備串聯北京三軍（陸海空）文藝團體聯合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問我支持不支持，我覺得這樣比亂衝亂鬧好，因此立即答應：“完全支持！”

不久，由北京軍區文工團“燎原戰鬥隊”牽頭，海軍、空軍、工程兵、二炮等文工團的多數派群衆組織，聯合起來排練歌舞節目，並數次在北京軍區禮堂組織演出。我們這幾個參演單位的領導幹部都出席觀看。演出效果也非常好。

這樣以駐京部隊的文藝單位，聯合進行文藝演出開始，帶了

一個群衆組織大聯合的好頭，以後就逐漸擴大到這幾個單位領導機關中相同觀點的群衆組織也聯合起來了，採取了駐京“三軍”群衆組織的統一行動，即所謂“老三軍”派，他們是擁護軍委八條命令，支持黨委工作、支持部隊保持穩定，反對打、砸、搶，反對把軍隊搞亂。由此引起不同觀點的群衆組織也聯合起來，既所謂“新三軍”派，他們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并與清華、北航等地方院校造反組織相勾結的反軍亂軍的衝派。兩派彼此之間采取了一些更尖銳、互相對立的行動，直至發生了“五·一三”兩派大規模衝突和流血事件。

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老三軍”派的文藝團體決定，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舉行聯合演出《長征組歌》，歌頌毛澤東思想，歌頌工農兵。

演出前，演出單位請示了林辦（林彪辦公室），林辦轉達了林彪對演出表示支持的態度。

演出當天的上午和下午，演出單位又兩次報告請示全軍文革，但全軍文革均不同意演出，理由是防止不同觀點群衆組織衝擊演出，發生武鬥。

林彪和全軍文革對演出的不同態度，演出單位及時地報告了我們。當時演出的劇票、海報均已發出去了。

是演還是不演？我一直在思考中。要支持演出，就要冒很大的風險，其一，剛剛發生的“二月逆流”，幾位老師因提出部隊要穩定而遭到批判；其二，“青海事件”後，中央文革在全國掀起反軍亂軍浪潮，到處揪鬥“帶槍的劉、鄧路線”，衝擊軍事機關；其三，“新三軍”派，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衝派，在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地方院校造反組織的支持下，打、砸、搶的氣焰十分囂張。他們已揚言：“祇要老保演出，就砸爛會場”；其四，全軍文革已表態不同意演出，那麼中央文革又是什麼態度呢？其五，我們當時“後院”還在“起火”，自身仍然難保。但是，要是現在突然宣布不支持演出，或者方块字读书社区不是衝派的“勝利”嗎？不是我們也被打、砸、搶行為嚇倒了嗎？如此下去，領導講話還管用

嗎？將來誰還敢支持黨委工作？

此刻，我們必須有旗幟鮮明的態度。我緊急與海軍的幾位領導商量，當我談了應堅決支持演出的意見後，蕭勁光等領導完全同意，很快就形成了海軍黨委支持演出的決定。之後，我們又聽取北京軍區、空軍、二炮等單位領導的意見。我們商量的結果是：第一、宣傳毛澤東思想正確，宣傳工農兵無錯；第二、聯合演出比亂打、亂揪、亂衝好，對穩定部隊和駐京機關有利；第三、如果演出成功，可以起到團結“新三軍”，實現大聯合的作用；第四、如果不演出，正符合衝派破壞演出，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陰謀。勢必再次引起新、老“三軍”兩派的對立；第五、更嚴重的是如果衝派占了上風，將沒有人再敢支持各級黨委的工作，穩定駐京機關和部隊將更加困難，反軍亂軍，打、砸、搶將會愈演愈烈。因此我們同意仍然按照原定計劃演出，并要演出單位做好應付衝擊演出的準備。

為了支持演出和防止武鬥，我們幾個單位的領導還商定：都到現場去觀察情況，幫助他們處理問題。

海軍是我和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于13日黃昏分別前往，預定在展覽館劇場東側一座房內集合。但我的汽車走錯了路，開到展覽館西側去了，正陷在衝派的人群中。這些衝派估計有兩千人以上，他們有清華、北大、北航等院校造反派的學生，也有駐京部隊機關中與“老三軍”不同觀點的群衆組織，四路縱隊前進，一邊跑步，一邊叫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衝到劇場附近，發現四門緊閉衝不進去，就用磚塊、石頭劈裏叭啦把窗戶玻璃砸碎，然後從窗戶上蜂涌跳進去，既打演員，又打觀眾，一片對罵對打，混戰一團。

我坐的車子趕快退出來，轉到劇場東側小樓與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余立金、曹里懷、李天煥、吳烈、熊伯濤、傅崇碧等人會合，我們商定由衛戍區調兩個連來制止武鬥，并打電話報告請示中央文革怎麼辦？  
方块字读书社区  
陳伯達書信答復說：“他們武鬥，你們不武鬥，不就解決了嗎？”蕭勁光聽此廢話氣得摔帽子、拍桌子，罵

陳伯達是“死官僚”。

這時兩派雙方互相對罵對打，衝派不僅用拳頭、磚頭、棍棒毆打不同觀點的演員、觀眾，還砸毀了劇場的演出設備和桌椅板凳。由場內到場外，由黃昏到深夜，你衝我殺，造成了一百多人受傷的流血事件。

我曾利用夜暗鑽到劇場內的群衆中去觀看，祇見雙方正打得火熱。

聽到一方大罵：“打砸搶是破壞文化大革命”，“衝擊演出是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打砸搶是土匪行動”。另一方對罵：“打砸搶是教訓保皇派的最好武器”，“打砸搶萬歲”，“保皇派罪該萬死”，“祇准革命派造反，不准保皇派亂動”等。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到了後半夜，大部人員逐漸散走了，各自尚有數百人在那裏繼續相持，互不示弱。

14日天將黎明時，陳伯達、蕭華等人來到現場，召集雙方人員在劇場內訓話。陳伯達主要宣布，你們兩派暫時不要見面，天明後雙方誰也不准抬着傷員上街游行。蕭華則批評“老三軍”文藝團體不該演出，把武鬥責任強加在“老三軍”頭上。

這一下立即引起了“老三軍”派的強烈不滿。天亮後，“炮轟蕭華”的大標語就上街了，認為蕭華是破壞“五·一三”聯合演出的“罪魁禍首”。

這次武鬥雙方都有傷員，但沒有死人。“老三軍”派傷員更多，有的被打得昏迷不醒。“老三軍”派的傷員分別被送到海軍、空軍、二炮等醫院治療。

15日，林彪派葉群到各醫院看望“老三軍”派的傷員，進行慰問。這無疑是對“老三軍”派的支持和鼓舞，而對衝派則是最沉重的打擊。

16日晚，“老三軍”文藝團體要在北京軍區禮堂開大會，慶祝“五·一三”鬥爭勝利，我們幾個單位的領導都同意。並決定由我和吳法憲出面，到中央文革處匯報，並請示是否派人參加大會。

本來我們對中央文革派人參加大會，並不抱多大希望，祇是匯報情況和想了解一下他們對此事的態度。

沒想到的是，中央文革聽了我和吳法憲的匯報和請示，江青一反常態，當即決定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參加會議。我們同戚本禹一道到達北京軍區禮堂時，禮堂裏響起了熱烈歡迎的掌聲。戚本禹登臺講話，情緒頗為激動，完全支持“三軍”的聯合演出，批評了“衝派”破壞演出的錯誤。

事後我了解到，毛主席是支持演出的。

5月23日，“三軍”文藝團體在天安門午門廣場聯合演出，上萬人觀看了演出。特別是6月9日，林彪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中央領導親自到人民大會堂觀看“三軍”文藝團體的聯合演出，這對“老三軍”派的支持鼓舞就更加有力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是這樣報道的：“人民解放軍駐京陸、海、空三軍文藝戰士，為紀念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聯合演出了豐富多彩的革命文藝節目。他們突出地宣傳了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生動地歌頌了歷史主人翁工農兵，熱情地歡呼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三軍文藝戰士的這個演出好得很，硬是好得很！三軍革命文藝戰士同志們，在臺下是堅定的革命造反派，在臺上是熱情的毛澤東思想宣傳員。他們為全國文藝界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這樣一來，蕭華就被動了。“炮轟蕭華”升級為“打倒蕭華”，認為蕭華是“衝派”的後臺，蕭華是對抗林彪指示的。

當時我考慮蕭華已經被打倒一次並抄了家，由於毛主席說：“蕭華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才躲過一劫。現在群眾又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要打倒蕭華，但是中央並沒有表態，我們不宜輕易跟着群眾情緒跑。（同時我與蕭華無論是工作關係還是私人關係都很不錯。抗日戰爭時期我們一起在山東，他是115師政治部主任，我是司令部參謀處長。以後到東北雖不在一起，但經常見面。）因此我向蕭勁光提議，召開海軍黨委常委會議進行研

究，經大家研究，一致同意將認識明確為：蕭華錯誤是嚴重的，支持了“衝派”，反對“三軍”聯合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但性質屬於“講錯話”，是人民內部矛盾，決定海軍不參加“打倒蕭華”的行動。

“五·一三”事件不僅在北京影響很大，對全國也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對北京駐軍領導機關的文革形勢以及全軍的文革形勢起了扭轉局面、穩定局面的重要作用：第一、穩定了三軍領導機關的形勢，扭轉了亂打、亂揪、亂衝的無政府局面。初步恢復了領導機關的工作秩序；第二、實現了大聯合，對於多數派群衆組織由被動轉為主動，由相對優勢變成絕對優勢，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而“衝派”受到嚴重打擊，開始土崩瓦解；第三、由於北京三軍領導機關的穩定，為全軍在文革中的穩定帶了一個好頭；第四、從來不主動看樣板戲的林彪在周總理、陳伯達等人的陪同下親自觀看三軍演出，這在文革期間是極少有的。說明林彪對全軍和三軍領導機關的穩定是多麼的重視。軍隊穩定了，黨和國家才有保障；第五、對中央文革打着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旗號，實質是反軍、亂軍之陰謀，是有力的回擊。“五·一三”事件，毛主席和林彪的表態，迫使中央文革一伙承認“衝派”是“錯誤的”。

由於海軍在“五·一三”事件中及對蕭華問題上的態度十分堅定、明朗，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有“地方看軍隊，軍隊看海軍”的說法。這種說法不一定全面，但却準確地說明了軍隊在文革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

這裏還要提一句。文革開始後，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把幾乎所有電影、戲劇都打成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產物，打成封、資、修的產物而禁演。廣大群衆和部隊指戰員能看到的祇有樣板戲和少量經中央文革審查通過的電影，除此之外就是“忠字舞”、“語錄歌”。

“五·一三”事件後，借方塊字读书社區成功演出，我指示海政文工團（當時叫“海政宣傳隊”）重排話劇《赤道戰鼓》，重



观看海軍美術攝影展



接見海政宣傳隊《海空雄鷹》劇組

排反映“八·六”海戰的話劇《夜海戰歌》，又新創作了反映航空兵戰鬥生活的話劇《海空雄鷹》，深入部隊演出。

我們又決定舉辦了兵畫兵、兵攝兵的《海軍美術攝影展》，并到部隊巡展。我還要求各艦隊文工團組成文藝小分隊到機場、碼頭、海島慰問演出，豐富了部隊文藝生活，得到廣大部隊指戰員的熱烈歡迎。

三年後的1970年5月13日，晴空萬里。葉群邀請黃、吳、李、邱及夫人游覽長城。當時工作壓力很大，我們都很少出來散心。但這一天特殊，是“五·一三”事件三周年。在長城上，我們舉目遠望，心情十分舒暢。

我知道葉群代表林彪邀我們游長城的用意：一是“五·一三”事件為文革中穩定部隊開了一個好頭，值得紀念；二是部隊要像長城一樣堅固、强大，永遠是保衛黨中央，保衛國家，保衛人民的中流砥柱。

“五·一三”事件之後，我們這些人不但不再挨揪鬥，甚至開始出現“李、王、張是堅定革命左派”，“向李、王、張致敬”的大標語。我們在群衆中說話開始發生效果，我們的處境從此逐步好起來了。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67年5月29日，中央軍委、全軍文革小組發出當前軍隊院校

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說：為了勝利的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歷史任務，院校文化大革命應逐步轉入本單位的鬥批改，把本單位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倒鬥臭，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深批透。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

對武鬥，不要外出串聯，已經外出串聯人員要迅速返校。應盡快建立由革命學生、革命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臨時領導機構，行使對本校的領導權力。中級指揮、技術、醫務學校要逐步做到一邊鬧革命，一邊上課。

自此指示後，全軍多數院校由兵慌馬亂，逐漸向恢復秩序方向轉變，一步一步地向大聯合、三結合、鬥批改、上課鬧革命的方向發展。

1967年6月9日，中央軍委命令，經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我為海軍第一政治委員。



1970年5月13日，北京八達嶺長城。

左起：李作鵬、邱會作、胡敏、葉群、陳綏圻、  
吳法憲、黃永勝

## 第三十三章 天翻地覆 (之三)

### 一、“痛打落水狗”和革命大聯合

196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1966年5月16日“通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題目為《偉大的歷史文件》。（當時，凡是《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的社論、編輯部文章，都要經過毛澤東審閱。）文章指出：“五·一六”通知是一個馬列主義文件。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集中到一點，還是政權問題。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正確地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這標志着馬克思主義在現時代已經發展到了毛澤東思想的階段。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偉大里程碑。文章結尾引用了毛主席的話，指出：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不要以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

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發表了另一篇文章，指出劉少奇所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是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毛主席曾說：「傳孔孟之道，是否定階級鬥爭，是欺人之談。」

當時中央文革那伙“英雄們”，瘋狂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開展大批判，“痛打落水狗”，“徹底埋葬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徒子徒孫”。

全國文革進入第二階段，實行“全面奪權”之後，已經半年了。雖然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宣傳機器大喊形勢大好，捷報頻傳，但實際上到處是亂糟糟的，看不到大好形勢。前階段是以打倒一切，揪鬥所謂“走資派”和“叛徒特務”為主。現階段似乎是以派性鬥爭、全面內戰，互相爭權奪利為主。舊的權力機構砸爛之後，已經實現大聯合，建立三結合的新權力機構，為數甚少。多數情況是奪權之前沒有大聯合，奪權之後無法實現三結合。因此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許多地方不得不實行軍管，由軍事管制委員會暫時成為權力機構，在軍管會之下設立抓革命和抓生產兩個班子，勉強應付門面，如果不實行軍管，無政府狀態還要嚴重得多。

中央再三指示，按部門、按單位、按產業、按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并指出各革命組織只要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應求同存異實行大聯合。實際情況是，各派組織猶如散沙一盤，互相指責對方是保皇派，互相指責對方是打砸搶派。先奪權的少數派，反對未參加奪權的多數派，未參加奪權的多數派反對先奪權的少數派。人數多的說，以我為核心，想把其他組織吞并。人數少的說，應以我為主，因為我人少精幹，你們人多是大雜燴。造反早的說，我功勞大，覺悟高，應以我為核心；造反晚的說，你們造反雖早，但犯的錯誤最多，我造反雖晚，但我們沒犯錯誤，我們方向正確，因此應以我為主。受到解放軍支持的組織說，我們是響當當的左派；沒有受到解放軍支持的組織說，解放軍犯了帶槍劉、鄧路線錯誤，支持了反動組織，鎮壓了革命組織等等，各有各的理由。因此爭吵、對罵、打架、武鬥愈演愈烈，成為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仇人。

中央再三指示要建立“方塊字樣”的權力機構，并規定“三結合”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革命的高級幹部、革命的中級幹部和革

命群衆代表的“三結合”。另一種是革命群衆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和解放軍代表的“三結合”。

為什麼“三結合”領導班子遲遲建立不起來呢？歸納起來，我看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沒有大聯合的基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不是真正“三結合”領導班子，就不可能為廣大群衆所承認你是合法的權力機構。實際上就是一派掌權，其他組織就要進行衝擊，就要進行反奪權。

第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思想影響廣泛嚴重。不相信絕大多數老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不相信“犯了錯誤”的老幹部多數是可以改正的，特別對原來領導班子中的一、二把手，幾乎都被認為是“走資派”或“叛徒特務”，都必須打倒，都不能“三結合”，都不能叫他站出來工作。

第三、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人，煽風點火地多次提出，“三結合”要防止搞假三結合，防止恢復原狀，恢復原來的統治，恢復原來的秩序，如果這樣，就是資本主義復辟，那就等於文化大革命白費力氣。因此反對復辟的口號，反對復舊的口號流行全國，不敢大膽解放老幹部、不敢恢復正常秩序，生怕犯復辟、復舊的錯誤，生怕犯否定文革的錯誤。

原來的黨、政、工、農、青、婦領導機構被砸爛了，或癱瘓不靈了，新的大聯合“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又搞不起來，這種無政府狀態，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何時了？前途渺茫，人心隱憂。

“三支兩軍”任務壓在解放軍身上愈來愈重。解放軍與群衆派別之間的矛盾也愈來愈尖銳，打罵污辱解放軍戰士的現象愈來愈多，怎麼辦？誰也拿不出藥到病除的有效辦法。

## 二、震驚全國的 武漢“七·二〇”事件

7月中旬，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運動有一個新的指示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此後就離開北京，視察大江南北，親自看看外地情況。當時由中央辦公廳和總參組織了一個精幹指揮班子隨行。由於此行有毛主席可能要在長江游泳的計劃，為了保護毛主席游泳的安全，周總理決定我也參加陪同。而周總理則是兩地跑，有時在外地毛主席那裏，有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這期間，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我親眼目睹和參與處理了事件的前前後後。

楊成武、汪東興等人隨同毛主席乘專列火車于7月14日晚到達武漢，住在東湖賓館的別墅內。我隨總理乘飛機當日先期到達武漢的。

恰巧由中央文革派遣的工作組成員謝富治、余立金、王力等視察雲南、四川後到達武漢，也住在東湖賓館的別墅內。

7月15日，毛主席在別墅聽取華東、中南地區的領導匯報。周總理、謝富治、王力等人聽取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鐘漢華對武漢文革情況的匯報。我則隨楊成武及中辦、總參、海軍、武漢軍區的有關人員，按主席原定的行程計劃，到長江岸邊檢查主席游泳的準備情況。

7月16日，毛主席召集會議，聽取周恩來匯報武漢地區文革情況，楊成武、汪東興、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參加會議。

毛主席聽了匯報之後說：“要為武漢工人總部平反（當時被打成反軍亂軍的衝派），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頭頭。武漢軍區對兩派都應該支持，不要屁股坐在‘漢幫桂匪’一邊。武漢兩派要達成協議，發表聲明聯合起來。要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

誤，承認錯誤，改了就好。要把‘百萬雄師’的工作做好，要把軍隊工作做好，轉過來就好。”又說：“軍隊犯錯誤，要承認的快，改正的也要快。”

毛主席的講話，對解決武漢地區的問題定了調子，一是要為“工人總部”平反，二是武漢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改正。

我當時心裏十分清楚，毛主席的講話，明顯地支持和袒護了武漢地區反軍、亂軍的衝派。

接着，17號、18號連續兩天，周總理及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又連續召開會議，繼續聽取武漢軍區負責人，對武漢地區文革情況和軍隊支左情況的詳細匯報。我也參加了旁聽（中央布置我的任務不是處理武漢問題，又因對武漢問題主席已定了調子，所以我一直未發言講話）。

匯報時，總理再次希望武漢軍區承認支左錯誤，并改正錯誤，總理說：“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但陳再道仍表示想不通。

會上，王力對軍區支持“百萬雄師”提出了非常尖銳的批評，謝富治也同意王力的批評意見。王力的講話引起武漢軍區領導人強烈的不滿情緒。

依我旁聽者對兩天會議的感覺，匯報會上，中央領導與武漢軍區領導的意見十分對立，會議沒有解決多大問題。

武漢地區群衆組織基本上是兩大派。以漢口為中心的是“百萬雄師”派，以武鋼為中心的是“三鋼”派或“工人總部”派。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而與衝擊軍區並打、砸、搶的“三鋼”、“工人總部”勢不兩立。把自己地區稱為解放區，把對方地區稱為敵占區，把兩派接界地區稱為游擊區，互相對立，武鬥不止。

在這兩天中，謝富治、王力等人還到武漢各地（華中工學院、水利學院等）的群衆組織中講話，認為“百萬雄師”是保皇派，“三鋼”是造反派，軍區支左是支持了保皇派，壓制了造反派，犯

了方向路線錯誤。並說武漢問題一定會解決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壓受打擊的現象不允許存在，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一去不復返。

這樣一來，更加引起了兩派群衆組織的對立情緒。“三鋼”造反組織廣播了王力講話實況錄音，同時，武漢軍區匯報會上王力嚴厲批評軍區的講話，也很快傳播出去，激起了“百萬雄師”群衆極大憤慨。

18日晚，周總理帶陳再道司令員和鐘漢華政委到東湖別墅見毛主席，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參加接見。

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為什麼不能聯合起來？”

陳、鐘在毛主席講話後，表示同意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決定，并做好部隊的說服教育工作。

之後，周總理回北京。

7月20日拂曉前，“百萬雄師”數百人強行衝破警戒線，突然包圍謝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別墅，破窗而入，將謝富治圍鬥一頓，將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同時數千人衝進武漢軍區領導機關，逼迫軍區領導對王力講話表明態度。

20日上午，“百萬雄師”用幾百輛汽車（其中有幾十輛高音喇叭廣播車）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游行。據匯報，游行隊伍中有的手持槍械，還有軍人參于其中并攜帶武器。

形勢急轉直下。誰也說不清，“百萬雄師”是否還要衝擊東湖賓館，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當時我們在主席身邊的人都高度的緊張。

20日上午，中央知道了武漢情況，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為了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要求毛主席立即離開武漢。

周總理當天下午由北方塊字讀書社區<sup>1</sup>朱彪、江青等人來信與毛主席商量，決定毛主席秘密轉移到上海。中央過去有規定，為了

保證安全，毛主席外出一般不坐飛機，但是這次破例要坐飛機轉移，飛機夜航沒有白天安全，也斷然決定可以夜航。

當時毛主席住的別墅附近和周總理住的別墅附近，均有“百萬雄師”的人員活動（別墅裏的工作人員也皆“百萬雄師”觀點）。為了不使別墅內工作人員和別墅外“百萬雄師”的人員知道毛主席的轉移行動，毛主席一行人採取了秘密偽裝等措施。21日凌晨，毛主席靜悄悄地離開別墅，離開武漢，在余立金等人陪同下，上午順利安全地到達上海。

毛主席離開後，周總理留下來，繼續處理“七·二〇事件”的善後問題。因他身邊沒有帶助手，就決定把我留下來，協助他做點具體工作。

我隨周總理住在同一座別墅內，為了總理的安全，我們約定，夜間我秘密搬入總理住的那套比較寬大的房間內睡覺，并按照總理平時夜間辦公的習慣，凌晨3時後才熄燈，上午9時後拉開窗簾。而總理則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較小的房間內，于11時前就熄燈休息，上午7時拉開窗簾。採取這樣的辦法，我們一直住到離開武漢。

21日上午，周總理在別墅裏再次接見陳再道，我在場。

總理要陳再道把王力送回來，陳說：“我不知道王力在什麼地方。”

總理說：“你派人去找回來。”

陳說：“我找不回來。”

看到陳再道這樣，總理就生了氣，“啪”一聲拍了桌子，站起來大聲說：“你這是什麼態度？你不要以為你有‘百萬雄師’撐腰，‘百萬雄師’算得什麼？如果把你反對中央決定，威脅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員的事情通報全國，八億人民就要起來反對你們。你看是八億人民力量大，還是你‘百萬雄師’力量大。你既然採取這種態度，你離開這裏到北京去！”

陳再道低着頭，告

方块字读书社区

當時周總理最關心的是王力的下落，派人到處尋找。20日和

21日上午均無任何消息。

21日下午，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跑來向總理報告，王力找到了，現在被隱藏在武昌南郊一個部隊裏，并報告了王力脫險的大概過程：劉豐按總理指示到處找王力，結果在29師找到，之後劉豐秘密將王力轉移到武空的一個部隊隱藏起來。

總理聽了後很高興，表揚劉豐立了大功。不久就升任為武漢軍區政委。

周總理親自布置22日送王力回北京，要求北京在西郊機場組織歡迎。

21日深夜，總理指示，由我和劉豐兩人到武空部隊接王力並負責護送到山坡軍用機場。在機場，總理召開會議最後布置穩定武漢局勢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隊的調動。我參加了會議。

22日上午，王力坐一架專機先行起飛，總理和我們在機場送行。之後不久，總理和我乘上另一架專機，起飛後在中途加速，超過王力坐的那架專機，先在北京西郊機場降落。十五分鐘後王力專機降落，總理和其他歡迎人群數千人，在機場隆重迎接。因此王力一度成了“文革英雄”人物。

7月26日，武漢軍區發布公告說：7月20日，在武漢市發生了衝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派來武漢處理文化大革命問題的代表……。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尤其是陳再道對上抵制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領導，對下壓制打擊群衆意見，長期地頑固地堅持錯誤。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衆和廣大指戰員一封信，指出：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的逆流行為一敗塗地。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反抗毛方塊字读书社區，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衆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小組，竟然

采取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

7月22日，我隨總理回到北京後休息了兩天。當時北京街上日夜有“打倒陳再道”的游行隊伍，滿城都是“打倒陳再道”的大標語。

7月25日夜，北京群衆組織萬餘人，圍繞京西賓館游行，高呼“打倒陳再道”，“保衛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致敬”等口號（他們知道陳再道住在京西賓館）。

陳伯達、戚本禹等中央文革一伙人，得意洋洋地到軍博廣場前面觀看游行隊伍，并表揚游行組織得很好。

7月27日，周總理給我打電話說，要我立即回到上海毛主席那裏去，并說現在長江水溫正好，如果游泳的話，由我負責選擇水域，組織海軍艦艇，絕對保證安全。

當天下午，我就飛到上海。

楊成武為了請示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問題也到了上海，究竟哪些人出席招待會，是當時國內外人們最關心最敏感的問題。毛主席同意北京提出的方案，并談到幾個老帥均應出席的問題。我和余立金均在上海未參加北京的八一招待會，但新華社報導參加招待會的名單中，仍有我們的名字，因為當時誰不露面，報上無名，就可能引起一場風波。

為了紀念八一建軍節，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關鋒主持寫了兩篇紀念文章。由於武漢“七·二〇”事件的原因，他公開地煽動“揪軍內一小撮”，引起全國各地紅衛兵瘋狂地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和部隊。

王力也忘乎所以，尾巴翹得太高了，結果好景不長。王力于8月7日在外語學院接見紅衛兵時發表講話，煽風點火，動員紅衛兵打倒陳毅，支持奪取外交部的領導權，這就是流毒全國的“王八·七講話”。王力說：“有人說外交部的權不能奪，我要問一聲：為什麼？外交部的權可以奪，陳毅的權可以奪！”有人說外交業務大權屬於中央的，王力說：

方块字读书社区

毛主席、周總理批評這個講話是完全錯誤的，是反對中央的（中央早有規定，國防、外交、公安等部門不允許奪權）。8月中旬，毛澤東在上海看了《紅旗》雜志社論和關鋒的文章後說：這兩篇文章是“大毒草”。為了制止“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毛主席在上海交代楊成武：“你回北京向總理報告，王、關、戚破壞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把他們抓起來。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由總理負責處理。”不久，王力垮臺了，關鋒也垮臺了（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離審查）。

8月9日，林彪接見武漢軍區負責人曾思玉、劉豐時，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好得很，已經取得了偉大輝煌的勝利。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軍的力量。在這兩個條件下，我們放手發動群衆，各種壞事讓他充分暴露出來。有了這兩個條件，壞事就可能變成好事。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無產階級這個政治上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中共中央把這個講話全文批轉各省、市和軍區。

武漢“七·二〇”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評武漢軍區鎮壓了造反派，過程是“百萬雄師”反對中央文革，對抗周總理指示，衝擊毛主席駐地，抓走了王力，威脅到毛主席安全。

但我認為，“七·二〇”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針、路線所致，是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妄圖通過全面內戰達到陰謀奪權所致，是毛主席對武漢地區的問題做出了不正確的判斷，確定了不正確的調子和採取了不正確的處理辦法所致。

“七·二〇”事件的結果怎樣呢？不但武漢地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而且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更加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繼3月“青海事件”後，很快掀起第二次全國性的反軍亂軍高潮。這樣“打倒陳再道，打倒張再道，打倒李再道，打倒廣再道，打倒寧再道”的反軍亂軍口號遍布全**大陸讀書社區**凡是解放軍未曾支持的群衆組織，幾乎全部借機而起反對解放軍。

特別嚴重的是，衝派組織公開衝擊部隊的武器彈藥倉庫，搶奪解放軍手中的武器彈藥的行為到處發生。加上《紅旗》雜志發表了關鋒主筆的公開號召“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更是火上加油。

據我所知，當時全國八大軍區中，有五大軍區發生地方衝派大規模衝擊解放軍的事件。由於軍委有指示，對待群衆，對待造反派，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更不准開槍。因此成千成萬件的槍枝被搶走，成千成萬的戰士挨打挨罵，被扒掉帽徽，揪掉領章。

由於衝派有了現代化武器，因此武鬥方式也升級了。開始武鬥是拳打腳踢，以後是棍棒石頭，現在是真槍實彈，槍炮齊鳴。有的地方還使用了坦克、大炮。流血的慘重不言而喻。

“七·二〇”事件剛剛發生，江青就叫囂“文攻武衛”，她說：“不能天真浪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她大叫大喊說：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說：“我們還要以強大的政治攻勢，壓倒敵人，摧毀敵人，瓦解敵人，這就是我們的‘文攻武衛’。”

因此，全國範圍的“內戰”愈演愈烈，越打越廣，越打傷亡越多，越打破壞越重。

江青一伙真是唯恐天下不亂，真是禍國殃民！

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了“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指出：毛主席親手締造、親自領導和林彪同志親自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保衛我國國防安全和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支柱。毛主席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軍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他的唯一宗旨是緊密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够勝利地進行，就是因為有人民解放軍這樣一個偉大的長城。為了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前進道路上取得更輝煌的勝利，這就需要人民解放軍同一切無產階級革命家、衛兵小將和一切革命群衆更緊密地團結起來，這就需要全國各地軍民更大規模展開一

個熱烈的擁軍愛民運動。

雖然中央號召“擁軍愛民”，但中央文革指使和支持的反軍、亂軍活動並未停止。

### 三、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的講話

毛主席從武漢到上海後，親自處理了當時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我跟隨主席在上海，了解的一些情況是：

第一，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全國各地由於大規模武鬥的需要，造反派破壞了大量的交通設施，使全國不少重點鐵路中斷交通和運輸。當時，浙贛路諸暨附近，京滬路鄧縣附近，京廣路邯鄲附近的鐵路，均先後被切斷。嚴重影響工農業生產，形勢越來越使人擔憂。

毛主席說，破壞鐵路、切斷交通運輸的派別組織是壞組織，應由解放軍採取武力解決辦法，恢復鐵路正常運輸。總參按照毛主席指示，採用武力平亂，保證了交通運輸暢通。

毛主席還指示，用他乘坐的專列火車（此列車有特殊標記，鐵路各站均知道是毛主席的專列），由中央辦公廳派人負責，由上海出發，經南京、徐州、開封、鄭州、武漢、長沙、南昌、杭州再回到上海，視察鐵路沿線的通車情況。

8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命令調動解放軍維護鐵路交通，切實保障鐵路運輸的暢通。各站段鐵路公安人員統歸所在站段護路部隊指揮。

第二，南京地區的群衆組織有兩大派，一派是上海張春橋支持的“紅縱”，一派是南京軍區支持的“八·二七”造反派。“紅縱”力量占優勢，他們聯合江、浙、皖相同觀點的群衆組織，反對南京軍區，反對許世友。

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方塊寧读书社區發動“打倒許世友”，“打倒寧再道”的黑風惡浪達到頂峰。許世友在南京無法立腳，

被迫跑到大別山軍區農場躲避，並決心在大別山裏打游擊，與揪鬥他的壞人鬥爭到底。

南京海軍軍事學院的造反派也跟着“紅縱”一起打倒許世友。我知道後，立即打電話，批評海軍學院群衆組織說：“參加打倒許世友的行動是方向錯誤，應立即糾正。”結果他們很快轉變立場，改為支持許世友，支持“八·二七”造反派，並引起了“紅縱”的分裂，不少人跟着改變態度。

不久，張春橋由北京回到上海來了，經常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駐地聽候指示。

有一天，毛主席要張春橋親自去把許世友接到上海來商談問題，並具體指示派一架專機，飛到合肥降落，然後坐直升飛機到大別山軍區農場去迎接。許世友由張春橋陪同來到上海後，立即見了毛主席。毛主席肯定許世友是好同志，並說目前形勢很快會改變，你暫時在大別山農場休息或到北京休息均可。許世友對毛主席接見很感動，決定仍回到大別山農場去。這次接見對張春橋支持“紅縱”，反對許世友的陰謀詭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毛主席在上海親自處理的上述兩件事，都與武漢“七·二〇”事件有直接關係。不難看出，“七·二〇”事件的後果是多麼的嚴重。

第三，姚文元也由北京來到上海，將他寫的《評陶鑄兩本書》的文章親自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看了這篇文章並作了若干修改，其中關於“五·一六”反革命組織問題那一大段話，完全是他增添的。指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陰謀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他們祇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

這篇文章9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一發表，就造成了全國大抓“五·一六分子”的嚴重後果。

第四，不久楊成武也將他寫的題為《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的文章，送上海給方塊字讀書社區主席看了一部分後就對他身邊的人說：“這篇東西我不看了，盡是吹捧我的，退回去！”但

對於大樹特樹的原則錯誤，沒有明確指示。因此中央報紙仍然登載，大肆宣傳。

楊成武問題發生後，毛主席才指出：“絕對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祇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尤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祇存在于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又說：“權威或威信祇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又說：“權威不是由人樹起來的，而是要在鬥爭實踐中，群衆公認的。”這樣中央報紙才批判大樹特樹是唯心主義思想的產物。

第五，在上海，有一次毛主席找汪東興談話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有三個區別，第一劉少奇有歷史問題，鄧小平沒有歷史問題。第二鄧小平有戰功，劉少奇沒有戰功。第三劉少奇發表了不少錯誤文章，鄧小平沒有發表什麼文章。把鄧小平安置在中央辦公廳搞點秘書工作，你看怎麼樣？”汪東興說：“楊尚昆、童小鵬等人的問題還未解決，鄧小平放在中央辦公廳不合適。”毛主席見此情況，就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如果這個決策實現，樹立一個解放中央領導幹部的榜樣，對於全國、全黨、全軍必將產生巨大的深刻的影響。可惜這個非常好的決策（當然對劉少奇的看法仍然是錯誤的），遭到汪東興的反對，就被放棄了。

毛主席在上海兩個月時間，處理了許多重大的國際國內問題，我僅僅簡述了上面幾件具體事情為例，多少可以看出他在決策問題中存在正確和失誤兩者皆有的情況。

9月初，毛主席在上海批准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命令中規定：任何群衆組織和任何人，不管是屬於哪一派，不許以任何借口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搶奪軍火倉庫、軍用倉庫和國防企業中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外部人員進駐人民方塊字读书社區上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外部人員進駐人民

解放軍的指揮機關。已搶奪的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應一律封存，限期歸還。今後違反此命令者，當以違反國法論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仍無效時，可宣布這種搶奪行為是反革命行動，并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在邊防、海防、島嶼和國防、機要重地值勤的戰士遇有奪槍時，有權自衛反擊。

這個命令出臺時間雖然過晚，社會上已出現解放軍大量武器、彈藥被造反派搶奪，派性武鬥更加激烈，雙方傷亡人數增加的情況，但這個命令仍然對“打、砸、搶”者起了巨大的威懾作用，改變了軍隊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不准捕人，不准開槍等清規戒律，授予解放軍為了保護武器彈藥對不聽勸阻警告者進行自衛反擊，可以“捕人開槍”的權力。因此很快制止了搶奪解放軍武器彈藥的惡劣風氣，否則搶奪武器彈藥的形勢必然更嚴重，派性武鬥更激烈，雙方傷亡人數更多。甚至壞人混水摸魚乘機搶奪武器彈藥，進行武裝鬥爭，破壞社會主義。

9月中旬某天，周總理由北京給我打電話指示說：張學思（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原國民黨東北軍將領張學良之弟）出了問題，要我立即回北京處理海軍司令部的問題。我當天下午就飛回北京，向蕭勁光等人了解情況。當時海軍領導誰也說不清張學思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中央在決定逮捕張學思前未與海軍任何領導打招呼，逮捕張學思時，海軍任何部門也未參與。回北京後我得知的情況是，根據中央決定，公安部已將張學思等所謂“東北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全部逮捕了。

張學思的專案組，既不歸海軍管，也不歸中央二辦管。所以被捕後的情況我一點也不知道。

張學思問題發生的方块字读书社区有前兆的。記得我隨主席視察大江南北之前的一天，葉群曾給我打電話說：“張學思在東

北是反林彪的，你們有什麼材料可以寫一些送來。”我在東北與張學思根本不認識（我在北滿，他在南滿），對張學思在東北是反林彪的情況也不了解。因此我交代海司辦公室，整理了一份曾是群衆大字報中批判張學思“單純軍事觀點”為主要內容的材料送上。之後此事就再無下文了。

以後張學思病死在309醫院中，海軍保衛部門曾請示我：可不可以讓家屬去看一下，我的答復是：不僅完全應該讓家屬去看，而且海軍派車。

這時，毛主席也離開上海去杭州、南昌、長沙巡察，于國慶節前夕回到北京。

國慶節後，由楊成武為主，我也一同參加，將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重要指示，綜合整理成文。

10月7日，中共中央下發通知，將此指示記錄稿，轉發各省、市，各大軍區、省軍區，組織群衆學習，堅決貫徹執行。這個指示對當時文革有重大指導意義，其內容概要如下：

1、對形勢估計。毛主席說：7、8、9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衆。

2、毛主席號召各地革命群衆組織實現大聯合。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改變，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祇要兩派都是革命群衆組織，就應該求同存異，實現革命大聯合。

3、關於幹部問題。正確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三結合，鞏固革命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不好的祇是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要整的，但他們是一小撮。除了投敵、自首、叛變的以外，絕大多數在過去十幾年，幾十年裏犯了錯誤的幹部，祇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面。

縮小打擊面。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

4、關於上下級關係問題。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衆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衆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嚴重脫離群衆，不能平等待人，群衆就有意見。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解決幹部和群衆的關係，遇事多和群衆商量，做群衆的小學生。

5、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做政治思想工作，要門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 四、海軍召開學習毛著積代會

此時的海軍文革形勢，同全國、全軍文革形勢大體相似，雖然派性仍然嚴重，但沒有發生武鬥，沒有人員傷亡。師以下部隊比較穩定，堅持日常工作。師以上機關多數仍然動亂不安，對戰備和指揮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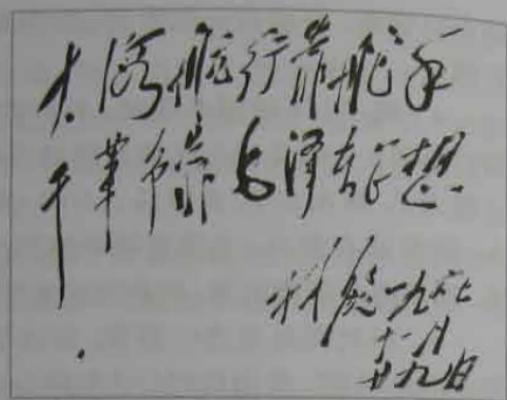
7月1日，軍委決定召開全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總政通知說，召開這樣大會，不但將對我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衆運動，把我軍建設成為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鬥化的革命軍隊，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對全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衆運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也將發生重大影響。

海軍黨委根據這個通知指示，決定召開海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以便選擇學習最優秀的單位和個人，出席全軍學習毛著積代會。

方块字读书社区

經過上下積極籌備之後，海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

大會于1967年11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這是一次約五千人參加的、規模空前的盛會。全體代表榮幸地于12月3日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及合影留念，林彪書寫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題詞，均對會議鼓勵很大。



林彪題詞

關於林彪的題詞還有一段趣事：11月29日，我從林辦得知林彪為大會題詞，非常高興。當晚，題詞送到我家，因第二天黨報、軍報都要公開報道，我將宣傳部同志找到家中研究新聞報道的問題，會議中，海政宣傳部長范丕忠發現題詞中有一處錯字，即11月的“月”字的兩橫中少了一橫，有人提議加上一筆，我當時考慮，不能讓錯字見報，請林彪重寫更是不可能，為保存原稿的真實，我同意並親自為公開報道的題詞中的“月”字加上了一橫。這樣，林彪的手寫稿與新聞稿中的“月”字不同了。

我在會議中作了《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于偉大統帥毛主席，永遠忠于毛澤東思想，永遠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的重點是宣傳毛澤東思想路線，同時以相當重的分量宣傳了林彪。

這個報告當時對海軍、對全軍產生了意料之外的影響，贊揚叫好之聲不絕于耳。《解放軍報》要求全文或摘要公開發表，我沒有同意。《人民日報》也要求全文或摘要見報，我也没有同意。不少軍區和地方單位，紛紛到海軍政治部索要報告文件，我也指示要有限制地提供，僅作為參考，不要翻印，不要見報。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在這篇報告中，宣傳林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想借此提高解放軍方塊字讀書社團當時反軍亂軍浪潮的一次回擊。但是這種提法是否合適？會不會有人趁機謠稱這是在

“揚林抑毛”？在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環境下，稍有不慎，都可能招來滅頂之災。在吃不准上層態度的情況下，考慮還是以低調處理，不擴散為宜。

為什麼強調以林彪為光輝榜樣呢？這並不是我的獨創發明。去年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對林彪已做了相當高的評價，以後不少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以及報紙廣播就不斷地為林彪加碼貼金。例如葉劍英在1966年11月21日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必須以林副主席為榜樣，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他對毛澤東思想鑽得最深，學得最活，用得最狠，貫徹執行得最好，最徹底，他幾十年革命的實踐，就是擁護毛主席的幾十年，他用毛主席的人民戰爭的理論，武裝了我軍成為世界革命軍隊的榜樣。

張秀川也在會上作了一個報告，主要是總結學習毛著的經驗及今後的學習任務。

12月1日，海軍黨委作了《關於學習和貫徹林彪副主席為海軍首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的決定》。

12月5日，在積代會閉幕式上，海軍黨委作出樹立南海艦隊魚雷快艇第11支隊黨委、航空兵第4師“海空雄鷹團”、東海艦隊護衛艇第29大隊“海上猛虎艇”、南海艦隊護衛艇第41大隊“海上先鋒艇”等十一個單位和戰鬥英雄麥賢得、舒積成等十一名個人為海軍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標兵。

12月9日，海軍黨委作出了《關於開展向麥賢得、張逸民和魚雷快艇第11支隊黨委學習活動的決定》。

方块字读书社区

會議請客

海軍黨委的目的，就是要

在穩定部隊、加強戰備的同時，



減少來自社會的干擾，將部隊的注意力引向學習、宣傳海軍樹立的二十二個標兵和麥賢得等三個典型的活動中。

會議結束後的一天，林彪找我到他家裏去談話，主要內容有兩條。林彪說：“第一，你在海軍積代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我已經看了，總的說還是可以，就是對我的評價太高了，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

我說：“我是為了回擊‘揪軍內一小撮’，有意把你強調一下，這不僅是個人問題而是關係全軍的問題。”

我接着解釋說：“自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全國性的反軍亂軍，到處搶槍、搶炮，到處衝擊軍隊，到處打罵污辱‘三支兩軍’人員，有的大軍區司令員說話都不靈了，這裏要揪鬥張再道，那裏要揪鬥李再道。如果不把你強調一下，也許將來你的話也不靈了。”

林彪聽了後，沒有吭聲。

他低頭沉思了一會之後，又說：“第二，據說你們海軍機關群衆組織對蕭勁光很不尊重，這不好。你應動員海軍機關群衆組織立即解散（會議閉幕式上，機關群衆組織不讓蕭勁光在主席臺上與我並肩坐在一起，此事林彪知道後很氣憤）。”

又說：“寧願自己受委屈，不要別人受委屈，寧願自己吃虧，不要別人吃虧，寧要別人欠自己的帳，不要自己欠別人的帳。”

我一聽就明白，這段話顯然既有要我更好的尊重團結蕭勁光的意思，同時也有對我批評的意思。批評我對海軍機關“紅聯總”群衆組織的錯誤行為沒有採取果斷措施。其實我對機關群衆組織某些人常常搞突然襲擊，有過嚴肅的批評，但沒有收到應有效果。據說他們要保持自己的什麼“造反派的精神”。現在雖然有林彪的“尚方寶劍”，要他們解散，仍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耐心工作，才把這個組織徹底解散。

從此北京海軍領導機關開始恢復正常工作秩序。

## 第三十四章 天翻地覆 (之四)

### 一、祇要部隊穩定，就能打勝仗

從1967年秋冬到1968年春夏，雖然全國文革動亂情況仍很嚴重，但比較1966秋冬到1967年春夏的全國性至上而下的大動亂情況似乎略有“好轉”。雖然這種“好轉”並非是文革“取得偉大勝利”，祇能說全國性的大混亂、大動蕩的程度有所降低，造反派之間的大武鬥、大奪權由全國各地變為重點地區，文革對國家各方面的破壞有所減少。這種“好轉”的標志，據我觀察有三點：

一、各地中、小學校多數已復課鬧革命，全國性大串聯，不論乘車或徒步基本上已停止了。工廠、農村多數已開始恢復生產，就地鬧革命。但仍有不少學校、工廠、農村、企事業單位和機關，派性嚴重對立，爭吵不休。到北京上訪告狀，請求中央解決問題的人數，經常有數萬人或十餘萬人。

二、各級革命委員會領導班子建立速度明顯加快。到68年9月份止，全國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已全部成立。但還有不少省轄地、市、縣、公社及機關、學校、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尚未組成，這些地方的動亂情況仍很嚴重。

三、反軍亂軍第二個高潮基本上已經過去，强行硬奪解放軍武器現象，除少數地區外，多數地區已經停止。全國性持續的武鬥情況變為間斷發生的地區性武鬥，但反軍亂軍現象仍很嚴重，保定地區、徐州地區尤甚。方块字读书社区謠說駐保定地區的38軍要“發生兵變”，為繼續反軍亂軍推波助瀾。

當時，無論動亂多麼嚴重，武鬥多麼激烈，反軍亂軍多麼猖狂，我們海軍黨委始終克服重重困難，頂住壓力，排除干擾，堅持師以下部隊的正面教育，特別是戰備值班部隊和國防工程建設部隊的正面教育工作不受干擾。我們認為，只有堅持了正面教育，部隊才能穩定，只有部隊穩定了，才能隨時打擊敢于入侵的美蔣軍從海上和空中對我沿海的襲擾。

1965年“八·六”海戰大捷後，臺灣蔣海軍再也不敢用大型艦艇與我正面交戰了。他們變化了戰術，組成多支“海狼突襲隊”，並將“海狼”艇秘密運到金門、馬祖等島待機。他們使用的“海狼”艇目標小、隱蔽性強、速度快、機動性好、火力強。其主要目標是偷襲我錨地的船舶、伏擊我訓練中的艦艇、襲擊我漁船商船、掩護小股武裝分子登陸等。由於艇小、速度快，幾乎在浪尖上飛行，因此我雷達回波顯示與海鳥群相似，很難區別和發現。蔣海軍與我海軍玩起了“貓捉老鼠”。

根據敵情，我們要求南海艦隊，堅決打擊蔣“海狼突襲隊”。

1966年秋，我部隊發現蔣四支“海狼”艇，趁夜色從馬祖竄出，向我沿海靠近。指揮所命令海上待機的四艘護衛艇從兩個方向出擊。不到一小時就擊沉一支“海狼”艇，擊傷兩支“海狼”艇（其中俘獲一支“海狼”艇，并俘敵兩人）。

1967年6月26日，我海軍航空兵6師16團大隊長王柱書、飛行員呂紀良雙機起飛，在海南島文昌縣東南135公里上空，一舉擊落美F-4C戰鬥機一架。這是自文革開始後，在全國大動亂的局勢下，我海軍作戰部隊的首次戰鬥勝利。這也是海軍航空兵師堅持正面教育，穩定部隊，加強戰備的成果。海軍命令，給王柱書、呂紀良記一等功。

1968年2月14日，我航空兵第6師18團接到警報，副大隊長陳武祿、飛行員王順義雙機起飛，在海南島萬寧地區上空，一舉擊落、擊傷入侵美海軍A-1H戰鬥機一架。這是該師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第二次對敵空戰的勝利。參戰部隊受到中央軍委

的通令嘉獎，海軍給陳武祿、王順義各記一等功。

文革開始後，我海軍部隊在不斷打擊美蔣軍從海上和空中的襲擾外，又接受了中央軍委新的作戰命令。從1966年下半年，根據軍委的統一部署，我海軍高炮部隊（3—4個團）及對空雷達、探照燈部隊共計萬餘人，編入陸、空軍高炮部隊的戰鬥序列，入越作戰。

我海軍入越作戰部隊是採取輪戰式，既前期入越部隊，經一段時間的作戰後，由新部隊接替陣地。當時文革正處在大動亂、大武鬥時期。我們要求參加輪戰的入越部隊堅持正面教育，并在政治思想、戰鬥作風、戰術技術、武器裝備、後勤保障等各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

1967年6月30日，我海軍高射炮第1團在入越作戰中，一天內擊落美機十六架，擊傷多架，創單日擊落擊傷入侵美機的新記錄。戰後，受到毛主席親自簽發的中央軍委通令嘉獎。

北海艦隊高炮2團3營入越作戰，在保衛友誼關至河內鐵路段七個月的作戰中，擊落敵機二十九架，擊傷二十八架，我人員、裝備無損。3營在戰鬥中不斷總結經驗，摸索出一套用老式裝備對付敵先進飛機的辦法。該營戰鬥總結被選入海軍作戰範例。

1968年2月中旬，海軍黨委指示海司、海政、海航組成工作組前往越南，向入越作戰的東海艦隊高炮獨立8營慶功和慰問。該營在入越作戰的八個月中，作戰四十一次，取得擊落敵機二十八架，擊傷敵機三十一架的重大勝利。

1968年1月3日，根據海防部隊、空防部隊和高炮部隊作戰新形勢對部隊加強戰備的要求，海軍黨委向全體部隊指戰員下發了《關於正面教育部隊必須堅持正面教育，保持部隊穩定的指示》。《指示》對當時穩定海軍部隊，加強戰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示》中特別強調了幾點：

一、各級黨委、各級領導，要加強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全體人員都要懂得穩定部隊。方块字读书社区  
面教育部隊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1967年11月14日通知以及過去中央歷次指示執行，堅決

抵制和克服無政府主義思想對部隊的侵蝕。

二、正確對待幹部，堅決制止隨便扣政治帽子、揪鬥幹部、抄家封門等錯誤做法；對領導幹部的缺點錯誤，採取黨內整風或辦學習班等方法解決。

三、正面教育部隊不得擅自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凡擔任戰備值班任務及其他特殊任務的艦艇支隊、航空兵師一律不參加“三支”“兩軍”工作；沒有戰備值班任務的艦艇支隊大隊以下、航空兵師團以下人員免除“支左”任務。地方群衆組織和軍隊開展四大的單位不許到正面教育部隊進行串聯。

四、各單位應遵守中央關於“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律不得索取和搶劫”的規定，任何個人不得已任何理由索取和查封“個人檔案材料”。

五、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

海軍黨委要求向海軍全體指戰員傳達，并堅決執行。

這是自去年軍委八條命令後，海軍黨委對所屬正面教育部隊和戰備值班部隊保持穩定、加強備戰的最嚴格的要求。

1968年2月底，海軍召開了政治工作座談會，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在穩定部隊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基層政治思想工作建設。會議期間，會議代表受到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看到海軍部隊的穩定和作戰部隊不斷傳來的勝利捷報，我的心裏真的很高興。在文革大動亂的特殊年代中，既要把部隊穩定住，又要打漂亮仗，我肩頭的壓力千萬重！

## 二、“楊、余、傅”事件

1968年的3月，發生了震動極大的“楊、余、傅”事件。事件發生的真實情況，我始終沒有弄很準確。

“楊、余、傅”事件其實是兩碼事，並非一回事。勉強把他們

聯在一起，祇是因事件發生的時間相差不久。

楊成武、余立金問題的起因，據說是代總長楊成武有一個女兒在空軍報社工作，與空軍政委余立金的秘書關係密切，情況匯報到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那裏。為了不影響楊成武的威信，空軍有關部門就把余立金的秘書控制起來了。事發後，楊成武女兒就鬧着要自殺。

這樣一來，不僅引起余立金的不滿，更引起楊成武的強烈不滿，因此都對吳法憲意見很大。楊成武的夫人和余立金先後到林彪處告狀，吳法憲思想壓力極大，也跑到林彪那裏訴苦，結果林彪同情和支持吳法憲，并報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知道情況後，連續召開了幾天的會議，江青在會上不僅詆毀楊成武，還說傅崇碧“帶人帶槍衝釣魚臺”。最後毛主席決定拿掉楊成武。

3月22日，經中央決定，撤消楊成武代總參謀長的職務，撤消其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撤消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同時任命黃永勝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當天深夜，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王新亭、邱會作、我和江文（軍委通信兵部主任）四人開會，交待任務說：“楊成武犯了嚴重錯誤，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決定其離職審查。由邱會作、李作鵬負責去把他立即找到這裏來。由王新亭負責封查他的文件和私人物品，由江文將楊家的軍線電話切斷。”又說：“我已通知衛戍區，將楊成武家的警衛部隊換下來了。”

當時我毫無思想準備，我對楊成武的工作能力一直是敬佩的，總理突然交辦這樣的任務，使我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但是作為下級我祇有服從命令。

接受任務後，邱會作和我乘車至楊成武住宅，來到二樓辦公室時，楊很快地從臥室內出來，邊穿衣服邊驚慌地問我們兩人說：

“老邱，怎麼樣？出了什麼事？”

邱會作回答說：“周總理要我們來請你；立即到人民大會堂

去。”

楊又問：“到大會堂幹什麼？”

邱答：“我們也不清楚。”

待楊穿好衣服，我們一起下樓。楊成武已經預感到將要發生的事情，要求見一下他的家屬子女。此時王新亭已將他的全家老小集中在會客室內，楊推開會客室大門，站在門口，同家屬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就同我們一起乘車到達人民大會堂。

我們到達楊成武家時，還發生了一件小插曲：楊成武家和徐帥家僅一牆之隔，當總理布置衛戍區更換警衛部隊時，引起了徐帥家工作人員的警惕，結果徐帥秘書未經請示報告，就將徐帥也給扣了起來，并收繳了徐帥保密文件櫃的鑰匙，引起了一場誤會。

到達大會堂後，林彪和總理在福建廳接見楊成武，由林彪批評了他的錯誤，并宣布離職審查的決定。

宣布之後，連同楊成武的家屬子女，先送武漢，後又送河南洛陽隔離審查。

而余立金據說是“叛徒”，由吳法憲負責，當時就將他關押起來了。

關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問題。據說是3月5日夜接受江青給予的任務，到某處尋找被遺失的魯迅的書信手稿，結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崇碧很高興，于3月8日沒有請示批准，就帶上秘書（秘書手提公文皮包等）乘車親自到釣魚臺江青的住處報告情況。

到江青處後，傅的秘書精神過於緊張，一進會客室就被地毯絆腳，“啪”一聲摔倒在地，其皮包拋到江青的身旁，把江青嚇了一跳。

江青大罵傅崇碧：“你這是幹什麼？你身為衛戍司令，不經請示就衝進來，你要抓人嗎？你懂不懂紀律？”

傅崇碧說：“報告江青，方塊字讀串社區音手稿找到了，現在中央文革。”隨後就告辭退出來了。

這就是傅崇碧的所謂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的“滔天大罪”。

後來，在中央碰頭會上，江青還多次說，傅崇碧秘書拿的那個皮包裏可能有手槍，是企圖謀害她的。因為沒有來得及用手槍，就企圖用皮包打斷她的腰骨。秘書倒在地上還斜眼狠狠地盯住她。這種“莫須有”的罪狀誰能相信呢？但是誰又能阻止類似情況的發生呢？

經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3月22日下令，撤消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職務，同時任命溫玉成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3月24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機關和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由林彪講話，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均坐在主席團位置上。毛澤東最後也出臺露面，但沒有講話。

林彪首先講，今天這個會議，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最近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鄧陶、彭羅陸楊那樣大，但也比一般其他問題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空軍裏面發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韓先楚、黃永勝，以及其他與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毛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了四次會，是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消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消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決定由黃永勝同志擔任總參謀長，決定由溫玉成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林彪接着講，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鬥爭。我們當然希望沒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觀規律。過去、現在、將來永遠也不能消滅矛盾。而矛盾總是通過鬥爭來解決的。我們盡量希望我們的同志不犯錯誤，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希望不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事。這方塊字读书社區我們的願望。可是客觀規律總是矛盾的，總是要出事的。所以我們祇有面對客觀，面對現實，

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林彪繼續說，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兩面派，曲解馬克思主義。關於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派性，祇是名詞不同，本質上是相同的，它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同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同共產黨的黨性是不相容的，同黨的團結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產主義的，反黨的，破壞團結的。關於兩面派問題，他是一個兩面三刀的人，他參加反羅瑞卿，但他實際上是一個羅瑞卿分子，他參加反對彭真的鬥爭，但實際上他是擁護彭真的。他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陰一套，陽一套，作了事情不承認。傅崇碧前一個時期帶幾輛汽車，全副武裝衝進中央文革的住地去抓人，這件事本來是楊成武的命令，三次給傅崇碧指示，但是楊成武不承認。他也反對賀龍在空軍罷官奪權，可是他自己却在空軍罷官奪權，要把吳法憲打倒。表面上他對毛主席是擁護的，但實際上他對毛主席是不忠誠的，對中央文革是不忠誠的。關於那篇大樹特樹的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毛主席不贊成這樣提法。去年12月17日毛主席是這樣批示的：“絕對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祇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合，絕對真理祇存在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楊成武說，他有哲學根據，是合乎哲學的，這種說法是荒謬的，不但哲學上是荒謬的，就是在政治上也是不通的，所以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在毛主席決定拿掉楊、余、傅問題上，江青起了作用。會上，林彪說：“很顯然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女同志中間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內幹部中間很杰出的一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同時對事物很敏感，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作用。她不但政治上是很強的，文化藝術方面也是內行。”

事後，葉群告訴我，方塊字漢書社區林彪幫她說幾句話，說她現在處境很為難，不少人反對她，反對中央文革。林彪難推脫，

就照辦了。

講話完畢將要散會時，林彪站起來親自領導大家高呼口號，其中有一條就是“打倒劉、鄧”，我聽了之後覺得這樣喊可能不好，特別是林彪帶頭喊更不好。因為我知道，毛主席1967年夏秋時節在上海視察時講過“劉、鄧有三條區別”的指示，并想要為鄧小平安置工作。其實喊不喊“打倒劉、鄧”，我心裏也沒有底，因為文革從一開始就喊“打倒劉、鄧”的口號，而現在毛主席又講劉、鄧有區別。我們搞軍事的武將，真是跟不上政治家的思路。

過了兩天，我為此到毛家灣去見林彪。

我問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講的劉、鄧有三條區別？”

他說：“不知道。”

我又問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要安排鄧小平的工作？”

他說：“也不知道。”

我就把去年在上海知道的情況向他談了，他靜思了很久沒有說話。

我坐了一會兒，略談了一點其他問題就離開了。

當時我有些不解：毛主席講的劉、鄧有三條區別和要安排鄧小平的工作，都大半年了，怎麼連“親密戰友”，副統帥都不知道呢？林彪聽後靜思了很久沒有說話，他又在想什麼呢？

文化大革命將近兩年的時間，經過了五個大“戰役”。第一個大“戰役”，打倒了彭羅陸楊；第二個大“戰役”，打倒了劉鄧陶；第三個大“戰役”，擊退“二月逆流”；第四個大“戰役”，打倒“小爬蟲”王力、關鋒、戚本禹；第五個大“戰役”，打倒楊、余、傅。當時說這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 三、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

楊成武垮臺後，由方塊字读书社區參謀長和總參黨委書記，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辦事組（1967年9月下旬成立，楊成武任組

長，吳法憲任副組長）也進行改組，由黃永勝任組長，吳法憲任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為組員。之後，又增加了謝富治、溫玉成、劉賢權為組員。1969年4月，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確定了新軍委辦事組及成員。

1968年9月，中央及軍委命令，任命我和邱會作為副總參謀長（吳法憲早已是副總參謀長了）。

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後，我肩上的擔子越來越繁重。除參加辦事組研究、討論和決定全軍戰備、調動、訓練、裝備、國防工程建設、抗美援越作戰方案制定、三北防突然襲擊作戰方案制定和防止美、蔣軍的海、空騷擾等全軍重大會議和重大問題的處理外，“九大”後，中央又分工我擔任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組長、造船工業領導小組組長、電子工業領導小組組長，還是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領導成員之一，并兼管饒漱石、蕭華兩個專案組具體工作（我的頂頭上司是江青領導的饒漱石專案組和陳伯達領導的蕭華專案組）。辦事組又分工我兼管解放軍報工作，總理又指定我兼管國家體委工作。

當時，不少地區派性依然嚴重，武鬥依然成風，反軍亂軍的勢頭依然不減。中央要求辦事組成員陪同中央負責人解決各地區派性鬥爭問題。當時指定我陪同總理解決徐州地區問題和內蒙問題，陪同陳伯達解決湖北問題，陪同康生解決山東問題，陪同謝富治解決保定地區問題等等。今天飛到這裏，明天飛到那裏，經常是點燈燃油的馬拉松式會議，搞得人困馬乏、精疲力盡。祇好利用飛



方塊字读书社区 成員在北京西山  
左三起：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李作鵬

機上的個把小時睡覺。

還有海軍(當時稱為“自留地”)大量的工作、會議和堆積如山的文件等待處理，更不能置之不理。待把中央和辦事組的工作處理完後，還要處理海軍的問題。每天的工作從早到晚安排的滿滿的，經常是走馬燈式的一個會接着另一個會，祇好利用在車上的時間，吸着氧氣，再看下一個會的文件和思考下一個會的問題。工作一直持續到深夜，回到家中身體像散了架子。

工作的繁重和壓力，搞得人日夜忙亂，精疲力竭，狼狽不堪，恨不得生出三頭六臂來處理工作。經常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睡眠祇有四五個小時，有時剛吃安眠藥睡下，電話一響，爬起來就要參加緊急會議。我也知道吸烟不好，但當時我每天至少要吸三包烟，這是我唯一的提神辦法了。

没日沒夜的工作，使我的心臟病隨時隨地可能發作，當時，在我的衣袋中，在隨行警衛員的皮包中，在隨行醫生的保健箱中，各種搶救心臟病發作的急救藥物是必備的。為了保護心臟，醫生要求我，每天工作的空隙時間和睡覺之前必須吸氧氣。我的辦公室、家中和車上都放着氧氣瓶，以至氧氣瓶成了我所在地的標記。講個小故事：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和邱會作在北京見面時他告訴我，在秦城監獄時，他看見在一間牢房門外放着一個大氧氣瓶，就知道我被關在裏面。

當時，辦事組的其他人，也和我一樣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

盡管萬事忙，分別緩急辦。

第一，我負責解放軍報時，正是軍報最混亂的時期，隨時有停刊的危險。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又名蕭力)等人奪取了解放軍報社領導權，成立以蕭力為首的解放軍報新的臨時總編輯小組。他們以是否擁護蕭力為站隊標準，凡對蕭力領導有意見有批評的，就是反蕭力；凡是反蕭力的，就是反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必須打倒。這樣的站隊使大批幹部靠邊或打倒。

我和黃永勝以軍委方塊字读书社區集了軍報一個小型會議，對軍報把大批幹部靠邊或打倒提出批評，并說明群衆對蕭力的領

導有意見，有批評，不能上綱為反江青，反毛主席。同時指出，在軍報不能繼續工作的幹部，可以同各大軍區報社之間進行對調。記得當時，黃永勝還指示，解放軍報和解放軍畫報要少發軍委辦事組的消息和照片，要多宣傳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多宣傳林副主席。

不久會議精神被江青知道了，在一次中央碰頭會議上她又發脾氣。大罵黃永勝和我在軍報整蕭力，搞復辟，保護走資派，并報告了毛主席。她原想借機整黃永勝和我，不想，毛主席決定將蕭力調離軍報，下放中央辦公廳幹校鍛煉。這樣軍報工作才稍有好轉。可是擁護蕭力的那伙造反派就把矛頭對着我進行搗亂，當時的工作仍然困難重重。

因此我管軍報工作期間，僅僅維持“軍報抄黨報”，堅持出版而已，并未根本扭轉軍報的動亂形勢。

第二、協助辦事組處理一些情況。我記得“江文事件”和“軍科要求批判葉帥”兩件事就是我親自處理的。

1968年夏天，軍委通信兵部利用新技術，特制了幾十臺質量好，保密性能強的電話，準備給中央領導、軍委和軍委辦事組領導每人的辦公室裝一臺。這本來是件好事，但溫玉成却跑到江青處誣告：電話中安裝了竊聽器。江青聽後大怒，在中央碰頭會上責成辦事組徹底查清此事。

軍委通信兵部與電子工業相關，分工我管。黃永勝就把調查“竊聽器”的事情交給我負責。經查，根本沒有此事，純屬謠言。辦事組按“查無實據”報告了中央碰頭會和江青。

但是江青依然不依不饒。她強詞奪理地說：“那是我們發現的早，安放竊聽器的陰謀沒有得逞。”又說：“一定要嚴肅處理，江文是壞人。”

總理和黃永勝分別把此事向林彪做了匯報，最後決定，將江文調蘭州軍區任副司令員。

江文同志是我軍第一代~~快字读书社区~~事業的幹了三十多年，是我軍通信兵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做出了很大貢獻。江青一句話

就幹不成了，真是害人。

我和江文的關係不錯，他臨上任前，我在京西賓館請他吃了飯，他仍問我，他的工作調動是不是因為有什麼問題，我說：“辦事組報告中央是查無實據。”又勸他：“先出去避避再說吧。”

文革中，軍事科學院也很亂，兩派意見對立，主要表現在反對葉帥還是支持葉帥。科學院的領導說話不那麼靈了。

有一天王樹聲、閻揆要帶各派意見的代表到京西賓館，請示軍委辦事組怎麼辦？當時軍委辦事組派我接見了他們。

他們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他們提出要開批判葉帥大會，請葉帥出來參加可不可以？我說：“不可以！我代表軍委辦事組宣布堅決不同意。”第二，他們提出要把葉帥的住房圍起來，架上廣播喇叭向屋裏宣讀批判葉帥的文章，可不可以？我說：“不可以！堅決不同意！你們這麼一鬧，葉帥怎麼工作和休息？”第三，他們提出把批判葉帥的大字報集中起來送到他家去，可不可以？我說：“這一條我同意，但不能把大字報貼在墙上和院子裏，最好將大字報抄成小字報送去。”

王樹聲同志怕落實不了這三條意見，要我派一位軍委辦事組的工作人員去幫助他們落實。我答應可以派一個聯絡員經常到你們那裏看看，如有違反這三條意見的，立即報告我們。事後我向黃永勝匯報，他同意我的處理意見。

第三、由於國務院多數部門領導都靠邊了，幾個與軍工關係密切的機械工業部均實行了軍管。總理指示我負責造船、電子兩個工業領導小組的工作，同時兼管國家體委工作。

我的重點是抓造船工業，因為造船工業與海軍建設關係密切，與電子工業也有關係。

1967年4月，中央軍委批准了《海軍裝備科研第三個五年計劃》。該計劃提出了自主研製中型水面艦艇、潛艇和核潛艇的規劃與實施。該計劃的實現，將使我海軍裝備提高一大步，并發生質與量的飛躍。

###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多次主持召開海軍、國防科委和造船工業的各種會議，

確定建造艦、船的方針、規劃和措施，解決和協調遇到的各種困難。多次到科研和生產第一線，檢查研製進度。

這裏着重說一下，我參加代號09工程的核潛艇的研製工作。核潛艇是一個國家國防實力的重要標誌，是我們海軍從“近海防衛”走向大洋，衝破帝國主義對我沿海進行封鎖的裝備基礎。

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為了加快09工程進度，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我任領導小組組長。主要成員有：國家計委主任余秋里；國防科委副主任錢學森、羅舜初、趙啓民；海軍有副司令員周希漢和裝備部副部長侯向之；還有一機部副部長周子健，二機部副部長劉偉，六機部副部長邊疆和第七研究院副院長陳右銘等。從小組成員可見，建造一艘核潛艇要諸多單位同心協力，須全國一千多個工廠協作，可見建造核潛艇談何容易。

1968年11月，第一艘核潛艇開工建造。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終於下水了，到1971年4月，各個系統在碼頭調試完畢，隨後準備裝填核燃料進行試航，填補了海軍遠洋攻擊能力的空白。

在六機部和多家大型造船廠的共同努力及各方面密切配合與協同下，造船工業情況逐步好轉，萬噸以上的遠洋貨輪下水數量逐年增加。

按照《海軍裝備科研第三個五年計劃》，1967年，新型獵潛艇批量製造，1968年代號053工程的導彈護衛艦開始研製，1969年5月，常規動力潛艇開始批量製造。1971年8月，第一艘代號051工程的導彈驅逐艦開始試航。同時，大型海洋調查船等紛紛下水或開工建造。新的造船廠、新的魚雷水雷廠、新的艦對艦導彈、艦對空導彈和岸對艦導彈、新的長波臺、新的衛星導航臺等也先後開工生產和研製成功，進展不慢，整個造船工業形勢不壞。

林彪見此形勢很高興，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艦，要建造大型遠航登陸艦，要成立海軍陸方块字读书社区此形勢也很高興，提出要建造五十萬噸級的大型運輸船。但周總理很慎重，曾兩次提醒

我，造船花樣不能太多，要抓住重點。但江青却說在造船企業中“生產壓制了革命”。

負責電子工業工作，由於精力和業務水平有限，我是盡自己的力量進行了一點幫助，成績不那麼顯著。

國家體委的工作影響面不大，相對比較穩定，但重點是涉及國際交往和比賽的外事工作。當時，曹誠同志負責體委的具體工作，協助我處理了大量工作，對我的幫助很大。曹誠原是總參軍訓部的副部長，“三支兩軍”時，任國家體委軍管會主任。

我對國家體委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周總理親自導演的“乒乓外交”和江青一手策劃的“曹誠事件”。

1970年冬，國家體委一份關於是否派隊參加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報告，放在了我的面前。這不僅是國家乒乓球隊中斷了兩屆（1967年的第29屆和1969年的第30屆）後重返該賽事，而且是中國體育代表團自文革以來第一次出國，並到未與我建交的日本參加大型國際賽事。這不僅是體育方面的大事，也是外交方面的大事。

事關重大，必須立即向總理報告。總理看了體委報告，沒有立即表態。幾天後，在政治局會議上，總理提出此事讓大家議一下。會後，總理與我說：“現在去不去還定不下來，但體委和運動員要做去的準備。”我把總理的指示轉告了曹誠。

當時，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江青一伙人以批陳整風是全國的頭等大事為由不同意派隊參賽，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和總理表示同意參賽。

1971年初，周總理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很快批示：“同意派隊參加比賽”。事情就這樣的定下來了。

事後，總理在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開會研究具體參賽事宜時，道出了他堅持參賽的真正想法：第一、中國遲早要重返國際社會，并會在國際舞臺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積極開展“民間外交”，體育沒有國界，今年你邀請我來，明年我也可以邀請你來，相互學習，共同提高；第三、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這次中國兵

乒乓隊的方針。

當時，中國派隊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消息一公布，立即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我乒乓隊到達日本後的良好表現和高超球技也給國際社會和體育組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賽期間，又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美國乒乓隊向我方主動提出希望到中國比賽的要求。

消息傳來，總理緊急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開會研究對策。幾十年來，中、美兩國的關係處於敵對和隔絕的狀況，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民間接觸，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是否邀請美國乒乓隊訪華，當時除毛主席外，誰也不敢做主。

最後，毛主席親自批准同意邀請美乒乓隊來華比賽。消息傳出，世界震驚！

美乒乓隊來華接待的規格是很高的，在北京比賽時，總理不僅親自出席觀看，而且接見了美乒乓隊全體，并合影留念。

美乒乓隊順利結束訪問後，我和曹誠及體委的有關人員如釋重負，還以為圓滿完成了任務。不久，在一次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突然大聲說：“現在的國家體委執行了一條沒有榮高棠的榮高棠路線，問題性質非常嚴重。”又說：“現在體委推行了一條直接與毛主席革命路線根本相反的資產階級路線，嚴重破壞和干擾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和體育路線。”

江青所指的，就是不久前來訪的美乒乓隊。她說什麼：“像接待國家元首一樣接待美國人，崇洋媚外。”什麼“美國人在賓館大跳搖擺舞，怎麼沒有人管？”什麼“美國人到處照相，是收集情報，怎麼沒有人管？”等等。她提出：“要報告毛主席，要嚴肅查處體委的問題。”

會後，總理把我留下，了解曹誠的情況，我向總理報告說：“曹誠是好同志，這幾年把體委原來那麼一個爛攤子搞成現在這個樣子已經很不容易了。方換李換帶社區體委，莊則棟、李富榮他們還不能解放呢。”我又說：“曹誠長期在部隊工作，突然接觸到

這麼複雜的外交活動，大問題上是按總理的指示原則辦的，也許有些小的問題沒有注意到。”總理一邊聽我的講話，一邊點頭同意。最後我說：“曹誠早就提出體委不好幹，願意回部隊，我沒有同意。”

當時，體委的工作總體是好的，但文革以來，特別是重新恢復乒乓球等國際體育交往以來，也出現了一些並不嚴重的問題，例如莊則棟曾對朝鮮體育官員說：“知道朝鮮女排打敗了蘇修女排，我們很高興。”朝鮮體育官員回答說：“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又如西方記者問我乒乓球運動員：“中東戰爭中國是支持埃及，還是支持以色列？”我運動員不知如何回答等。

5月，中央召開了全國體育工作會議，經總理批准，我在大會上做了總結發言，發言中，我既總結了“乒乓外交”和國際體育交往中“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成功經驗，也提出了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曹誠在會上做了檢討，會後，曹誠調離體委。

第四、全國不少地區派性鬥爭仍很嚴重，各派不能聯合，省以下各級革委會遲遲建立不起來，工農業生產無人負責。兩種不同觀點群衆組織代表，成千上萬涌來北京，請求中央解決問題。不知開了多少次通宵達旦的大會、小會，聽取兩派爭吵，再同他們協商解決辦法。有時一、兩個月也達不成協議。

軍委辦事組成員分別陪同中央常委負責人，先分工負責提出方案，後統一研究，拍板定案解決各個多事地區問題。由於中央常委有負責人和主管領導，我們這些人，祇是聽聽意見，提點建議，做點指定的具體工作而已。雖然不起主要作用，但也得陪着整夜通宵地熬時間。

至於各中央專案組的工作，也是由中央常委負責領導，他們不開口，不點頭，不搖頭，我們做具體工作的當然不便說三道四。有時提點建議，有時照例劃圈，什麼不說也可以。專案組中的專案對象都是一些重要高級幹部，不了解其複雜情況，採取少說為佳的慎重態度是比較明智的。

## 四、解放幹部和處理層層站隊問題

自1967年11月，海軍召開了學習毛著積代會之後，海軍黨委和李、王、張在海軍部隊中的領導威信有進一步的提高。因此我們利用這個有利條件，以及我隨毛主席南巡到上海時得知毛主席要解放鄧小平的意圖，開始更大膽地落實解放海軍幹部政策。當時的具體做法是：

第一、對明知沒有什麼嚴重問題，但群衆鷄毛蒜皮意見不少的高級幹部，實行上下左右互相調換，擺脫原單位群衆的糾纏。

第二、對基本上是好的，但問題不少，群衆抓住不放的幹部，採取辦學習班的形式進行解放。1968年2月底，海軍召開的政治工作座談會，除研究進一步加強基層政治思想工作建設外。另一主要議題就是研究通過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方式，分期分批的解放幹部。大家都認為這是解放幹部的好辦法。會議還總結了已經開始辦的第一期學習班的經驗。

從1968年1月起，海軍辦了六、七期學習班，每期時間二至三個月，每期人數有百餘人，參加學習班的幹部共計千人左右。學習班的學員，主要來自海軍開展四大單位中的團、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和參加各省地方“三支兩軍”工作的海軍各級幹部。讓他們脫離開原單位，集中到北京學習。

在學習班中的重要領導幹部



万块字读书社区  
1968年8月，接见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

的檢討，海軍領導都表明同意其檢討的態度，一般領導幹部的檢討，學習班的領導也表明同意的態度，切實保護其過關。

學習結束時，海軍領導隆重接見，合影留念。這不是簡單的形式，而是故意做給造反派看的。當時有此需要，也有其一定政治意義。通過學習班的形式和海軍黨委的表態，使大批幹部得以解放並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

第三、對群衆揭露出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幹部，由幹部部門組織調查組，負責復查核實材料，然後做出結論，并與幹部本人見面，允許其提出不同意見。

第四、對少數有嚴重歷史問題，又有嚴重現實問題的幹部，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黨委分工由王宏坤負責專案領導工作。

由於採取了落實政策，解放幹部的大量措施和辦法，確實解放了相當數量的中、高級幹部，大批領導幹部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

海軍解放幹部的工作成績十分顯著，對穩定部隊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當時不少駐京軍兵種單位和大軍區來海軍學習經驗，也頗欣賞海軍落實解放幹部的政策、措施和辦法。

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接見了海軍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全體同志。毛、林接見海軍學習班的學員，不僅使參加接見的學員倍受鼓舞，而且也是對海軍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方式解放幹部的肯定。這樣，在解放幹部問題上，我們黨委心中就更有數、更有底了。

但在當時極左路線的環境和影響下，以及怕犯復辟、復舊錯誤的思想顧慮，海軍仍有一批冤、假、錯案，沒有得到及時糾正。主要是與中央已決定的重大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如羅瑞卿問題、賀龍問題等。

此外，我們還着手處理海軍層層站隊問題。層層站隊也就是搞多中心的一種表現，它不是按照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進行站隊，而是以擁護或反對某人或某幾個人的領導為標準，進行站隊。由於上行下效及站隊要具體化的錯誤思想指導，似乎中央

有正確和錯誤路線的代表，有“兩個司令部”的“搏鬥”，各級無例外地都應有這種現象。這樣形成各級都有不同觀點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和錯誤路線的代表，各級都有“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兩種錯誤觀點，長時間相互對立，相互摩擦，爭吵不休。由政治思想上的錯誤，發展到組織上的錯誤。其惡果，既破壞了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團結，又嚴重地影響了部隊穩定和革命化、戰鬥化的建設；既發展了資產階級派性，又掩護了某些人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

海軍層層站隊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

文革初期，毛澤東、林彪和中央軍委、全軍文革，首先肯定海軍李、王、張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是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同時又肯定蘇振華是“彭、黃漏網分子”，是“劉、鄧司令部的人”，是應該打倒的對象。這樣中央和軍委就在海軍黨委內部確定了兩個界限分明的陣營，這是形成層層站隊的主要根源。

當時各艦隊、各院校的主要領導幹部，有的“壓制了群衆運動”，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有的平時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有錯誤，脫離群衆，引起群衆不滿；有的是過去反對李、王、張，擁護蘇振華的，政治風向一轉，他們就受到衝擊，說話無人聽，指揮機關處于半癱瘓或癱瘓狀況。

為了與中央和軍委保持一致及穩定部隊，堅持戰備的需要，海軍黨委支持和解放了各艦隊大多數受衝擊的幹部站出來工作，以各種不同方式進行表態，保護他們。而這批幹部又希望以支持海軍黨委和李、王、張提高自己的領導威信，取得群衆信任，這就是在中央確定的大背景下，海軍內部上上下下互相支持、互相依靠而形成層層站隊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海軍部隊和院校主要分散在沿海各省市，并擔負當地的“三支兩軍”任務，海軍部隊不同觀點的形成又與所在地各大軍區、各省市群衆不同觀點相聯繫的。例如旅大地區，一種觀點是支持海軍黨委和李、王、張，方块字读书社区支持沈陽軍區和旅大警備區。另一種觀點反之。山東地區一種觀點是支持海軍黨委和李、

王、張，不支持王效禹（省革委會主任）和楊保華（青島革委會主任），另一種觀點反之。沿海其他地區，皆有類似情況。總之，海軍部隊及院校基本上是以支持海軍黨委和李、王、張或反對海軍黨委和李、王、張的兩種相反觀點，劃線站隊。

總之，由於層層站隊，又人為的“製造”了一批犯站隊錯誤的領導幹部。

我們對於這種錯誤，自1968年就開始糾正；第一、強調要以擁護或反對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為標準進行站隊，而以某級黨委或某幾個領導人為標準站隊是錯誤的；第二、立即停止突出李、王、張的宣傳，明確指出這樣做不是真正支持李、王、張，而是“幫倒忙”；第三、將地方派性陷得很深的部隊進行互相調防，使之與地方造反派的派性脫勾。例如，威海水警區與旅順水警區，青島水警區與海洋島水警區，沙埕水警區與長塗水警區，互相調防。各航空兵師也進行互相調防；第四、強調正面引導，堅持正面教育，開展“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要求各部隊，對地方運動不參與、不支持、不表態，減少地方運動對部隊的影響。

對於層層站隊這種頑疾，雖採取上述措施，收到一些效果，但沒有根本解決問題，一直拖延到1971年批陳整風，才引起大家嚴肅認真地來解決這個問題。海軍黨委帶頭作自我批評，並得到毛主席的表揚。

1968年6月28日，海軍召開第二次四好連隊代表會議，主要目的是堅持基層部隊的正面教育，表揚四好連隊建設搞的比較好的單位，宣傳他們的先進經驗，引導指戰員將精力轉到四好連隊建設方面來，以增強部隊穩定性，削弱或分散派性思想對基層部隊的滲透。我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進行重新動員。

海軍黨委在會議期間作出了《關於樹立四好連隊標兵，普及四好連隊先進經驗的決定》。決定樹立南海艦隊快艇第11支隊11大隊3中隊、南海艦隊廣東省廣州區第8團6連、東海艦隊航空兵第4師10團2大隊、北海艦隊潛艇第12支隊125艇等十四個單位

為海軍四好連隊標兵。

林彪知道海軍召開四好連隊代表會議，也及時作了指示。其大意是：總的講，軍隊不抓基層不行，抓基層不抓四好不行。政治不能鬆，其他也不能鬆。政治思想好與其他三好不能並列，必須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為中心，用

毛澤東思想挂帥。但抓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不等於把其他都抓好了。三八作風、軍事訓練、生活管理也要抓。如果基層搞不好，政治覺悟不高，那就會漏洞百出，堵不勝堵，就不可能搞好三支兩軍工作……。

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等，于8月11日下午，接見了出席四好連隊代表大會全體代表。大會于8月13日結束。



1968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海軍四好連隊代表大會代表

## 五、在工作中發生意見分歧

從1968年秋季開始，我和王宏坤、張秀川之間在對海軍機關、部隊如何進一步穩定和解放幹部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當時由於我在軍委辦事組工作很忙，顧及海軍的事情確實少了一些，除了重大問題參與研究決定外，一般的事情基本就交由蕭（勁光）、王（宏坤）、吳（瑞林）和張（秀川）等常委成員集體研究辦理了。這期間，發生了三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一。“海政文辦整風”。海政文辦辦公室整風這件事，張秀川曾向我報告過，我也同意。方塊字讀書社區初衷是統一思想，解決海軍政治部中，在落實幹部政策、加快解放幹部、清理階級隊伍

等問題上存在的不同意見，爭取通過整風，達成文革辦公室成員思想上的一致。

但在整風的過程中，却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這本來也是正常的。身為海軍副政委的張秀川作為主管海軍政治部的領導，本應在兩種意見中進行協調，化解矛盾。但他却支持一派意見，反對另一派意見。非逼着海政文辦主任、海政保衛部部長蕭雲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撤消蕭雲文辦主任職務。張秀川事先並沒有告訴我，整風的目的是要撤換誰，把本來並不複雜的問題搞的複雜化，我當然不能同意，并要求海政立即停止所謂的整風。

其二、王劍魂事件。王劍魂是海政文化部部長。1968年秋的一天晚上，王、張兩人到京西賓館找我說：“王劍魂現在表現不好，群衆意見很大，要求批判他。”并徵求我的意見，可不可以批判？我答復是：“可以批判，但要按人民內部矛盾批評教育。”我又強調：“要團結大多數。王劍魂，我也不說他很好，也不說他很壞，批評教育可以，打倒不同意。”但他們回去後，並沒有按照我的意見辦。在兩天的時間內，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辦公樓內外。

當時海軍機關大字報剛剛收起不久，牆壁也刷洗乾淨了，現在又鬧得滿樓風雨，亂七八糟。

一天凌晨，我由京西賓館辦公完後回海軍大院，路經海軍機關辦公大樓，發現墙上和地上又有大量的大標語和大字報，我就停車進樓觀看。大字報的數量如此之多，大字報的內容充滿了敵我矛盾的語句，還有什麼“砸爛王××狗頭”之類的惡語，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場的人說是根據李、王、張的指示，要運用大字報大批狠批，不低頭認罪就不罷休。我看了之後很生氣，對在場的人說：“我沒有指示要搞大字報圍攻，要搞突然襲擊，要搞大批狠批，要砸爛狗頭。”

王劍魂既不是什麼大的當權派，也不是什麼反動學術權威，更沒有嚴重問題和錯誤。爲什麼如此興師動眾，鬧得機關大院不得安寧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原來王是個老老實實的文人，懂一

點古文詩詞，有時我請他到我家中給我解釋唐詩宋詞，不過如此而已。王、張大概以為我在海政安設了什麼對他們不利的“據點”和“釘子”，非要把它徹底“拔掉”不行。我當即決定停止批鬥。

其三、“青島潛土校事件”。1969年1月，青島楊保華反軍派開始策劃衝擊我北海艦隊潛艇士兵學校。這所學校不同于海軍的其他院校，它是我潛艇士兵的訓練基地，從文革開始就是正面教育單位，不開展“四大”。

地方反軍派的動向，北海艦隊及時報告了海軍文革辦，海軍文革辦又及時報告了主管領導張秀川。但張既不向海軍黨委常委報告，也不向艦隊布置對應的措施。幾天後，楊保華的反軍派大規模衝擊潛土校，造成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之後，反軍派又衝擊並一度占領了艦隊指揮機關，不得已，艦隊指揮機關只好搬到東海飯店（艦隊第一招待所）辦公數日。事後，艦隊對海軍的意見很大。

這個事件，不僅驚動了海軍，也驚動了軍委辦事組。因為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除局部地區外，地方造反派大規模衝擊軍事設施並發生流血事件已比較少了。張秀川在這個事情上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我回海軍召開了常委會議，批評了張不負責任的態度。

潛土校事件後，中央決定由北海艦隊領導出任青島市“核心組組長”職務，青島的形勢才趨于穩定。

記得早在1965年，張秀川就對我有某些意見，或是誤解。起因是幹部的任用問題。當時負責海軍幹部工作的杜義德副政委，在一次常委討論幹部問題時，悄悄向我提出，是否將張秀川提為副政委。我當時考慮，張秀川到海軍後的工作是積極的，但海軍老資格很多，張秀川剛到海軍才三年，另外部隊幹部任職，確有要看資歷的情況，還是慎重些好。因此我提出，請杜了解一下各大軍區是否有“三八”式幹部任大軍區副職的先例，待了解後再議為好。做為常委成員之一，方快宇陳述建議，提還是不提也不是我說了算的。但事後，杜義德却將我的想法和建議私下裏告

訴了張秀川，張對我的意見極為不滿，他曾當面指責我：“把我提為副政委你為什麼不同意？你是唯德、才論對，還是唯資格論對？”雖然張秀川對我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但杜義德違反組織紀律，挑撥是非，破壞團結的做法更是非常錯誤的。

李、王、張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見公開化了，不久林彪也知道了，找我和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等人談話，指出海軍工作剛有起色，應繼續搞好工作，加強團結，不要受人挑撥，要互相支持。但沒有具體批評誰是誰非。談完後，我當場表了態，承認在海軍領導中，對海軍的某些工作中存在意見不一致的現象，并從海軍主要負責人的角度承擔了自己責任。其他人沒有講話。

結束談話後，我們幾個人在京西賓館開通氣會議，但毫無結果。事後，林彪又指示我，把工作重點放在海軍，并決定把張秀川調出海軍。

## 第三十五章 天翻地覆 (之五)

### 一、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國慶前夕，毛主席提議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有三項：一是劉少奇專案審查問題；二是批判“二月逆流”問題；三是討論和決定修改黨章，討論和決定“九大”代表產生的方案，并研究準備召開“九大”問題。

當時，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大部分被打倒了，出席十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方陝寧讀書社區的一半。中央決定，中央碰頭會議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各大

軍區、中央國家機關的負責人也列席參加會議。

10月10日左右，參加會議人員到齊後，中央發下一份會議小組劃分、編組名單。其中指定我和潘復生為第一小組召集人。我們這個小組有黑龍江、浙江、雲南、寧夏等省負責人及中央國家機關參加會議的部分人員，包括李富春、胡耀邦等。會議以看文件、小組討論為主，各小組討論情況通過會議簡報進行交流。

10月13日全會開幕。這次會議的大概情況是：

一、關於劉少奇專案審查問題。會議之前，每人發了一袋關於劉少奇問題有關材料和一份中央決定（草案）。在《關於劉少奇罪行審查報告》的結論中稱：“經過廣大革命群衆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在我們組的討論中，大家一致同意中央決定（草案），同意加在劉少奇頭上的“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同意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同意永遠開除黨籍。我當然也是毫無例外地同意（會上，我沒有表決權）。

在大會上，我沒有聽到包括老一輩革命家在內的任何人，對中央決定（草案）提出反對意見。因此製造了黨內有史以來的最大冤案。

二、批判“二月逆流”問題。為了批判“二月逆流”，中央劃分小組時，就把所謂“二月逆流”參加者分散在各組內，分別批判。

江青參加我們這個小組會議，她和謝富治在小組發言時，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幾位副總理和幾位老帥，把他們批判的很厲害，上綱上線很高。

按中央會前的安排，我們這個小組主要批判的對象是李富春。在批判之前，我就向富春同志打招呼說：“關於‘二月逆流’問題，你要很好做個檢討方抉序讀串社區春同志說，他已準備作檢討。同時我也作了一些準備，按中央會前確定的統一口徑，準備

發言批判。

富春同志檢討得不錯，我改變了主意，沒有按會前中央的要求，再做批評發言。胡耀邦同志也作了深刻檢討，大家沒有提出批評意見。

在江青、謝富治小組發言後，我也不可回避地，違心地念了一篇事先準備好的批判“二月逆流”的發言稿，東拉西扯地批判了一番。我在準備發言稿時，思想上就明確了發言內容的原則：祇按中央定的調子大原則地講，既不上綱上綫，也不用過火的語言，更不指名道姓專批某人。

當時會上，就有人說我的發言是“明批暗保”。記得會議期間，陳毅曾拉着我的手說：“謝謝你對我們的幫助，聽了這麼多人的批評，就數你對我不錯，沒有任何失實之處，另外你對我的人身也採取了保護，和那些對共產黨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當時在小組會上，江青除了批判“二月逆流”外，還講了劉少奇等人的其他問題。每次發言後都要我親自幫她整出一個記錄稿，然後親自送到釣魚臺她的家裏去。她一方面要我在那裏坐等，另一方面自己修改記錄稿，待修改好了，再找康生、張春橋等來幫她審定。她每念完一段就問：“康老，行不行？”再念一段又問：“康老，行不行？”康生當然很認真負責的，哪一段可以，哪一段或哪一句要修改，怎樣改法，都提得很具體。有時也問張春橋有什麼意見，但張春橋提得不多，偶爾也講幾句，待定稿後再由我轉送會議秘書組印發。

經過幾次為江青送審稿，給我的印象是，江青的政治靠山除毛澤東外就是康生。我多次聽到江青宣傳康生“善斷”。

三、討論黨章修改問題。大家意見最集中、最強烈的，是對毛主席和林彪的評價，要求調子要高，篇幅要長，內容要充分。我當然也不反對。

10月26日，林彪有一篇講話。其中他說，自古以來有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第一次是希臘羅馬的文化，影響世界二千年；第二次是資產階級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第三次是馬克思主義，是

人類思想的大革命，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而第四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七億人民的大革命，也影響到全世界。

我當時對這個講話不僅擁護贊成，而且親自原原本本地向之後召開的海軍三屆四次擴大會議進行了傳達。

毛主席在會議期間講話再次強調：“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又說，“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因此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一是要注意政策。”又說，“我們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所以我們不能說最後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後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衆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于在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因此輕易地說我們革命的最後勝利，是錯誤的，是違反列寧主義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于10月31日閉幕。11月7日，海軍黨委召開了三屆四次擴大會議。會議的議題主要有兩個：一是由我傳達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并聽了毛澤東、林彪在全會上講話錄音；二是提出海軍出席“九大”代表的協商名單和決定“九大”後召開海軍第四屆黨代表大會。

會議提出的海軍出席“九大”代表的協商名單，共十八人。他們是：蕭勁光、李作鵬、王宏坤、吳瑞林、張秀川、段德彰、劉浩天、易耀彩、李長如、武毅、張逸民、王天保、舒積成、王瑞昌、陳運和、楊保貴、董其采（女）、張鳳彩（女）。

## 二、珍寶島武裝衝突

1969年3月初，冰河開凍之前，中蘇邊界發生了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

珍寶島位於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內，在烏蘇里江中心線靠近我岸一邊，歷來屬於我國領土。但蘇聯方面長期認為，中蘇邊境線應以烏蘇里江我岸一邊為界，企圖霸占珍寶島及周邊地區。

中、蘇關係惡化後，特別是美國大規模侵略越南北方，戰火不斷升級後，蘇軍在我三北（東北、華北、西北）地區邊境及其遠東地區加緊軍事部署，陳兵百萬。對我三北地區的邊境安全構成威脅。

自1968年下半年開始，蘇軍在珍寶島及周邊地區多次向我方挑釁，其邊防武裝部隊經常侵犯我國領土，我邊防部隊保持克制的態度，多次向蘇軍發出警告，但蘇軍依靠着機械化裝備和大口徑武器，對我方警告置之不理，并首先使用武力，打死、打傷我邊防部隊多人。

當時，沈陽軍區就不斷地將珍寶島地區的雙方衝突情況報告軍委辦事組。辦事組及時將情況和對情況處理的意見與建議報告毛主席和林彪。

珍寶島地區雙方衝突的形勢日益加劇，中央曾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對應策略。中央的基本精神是：第一、根據蘇軍的挑釁，要求沈陽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及新疆軍區加強三北地區邊境的警戒，三北地區的東段為重點；第二、做好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的兩手準備，既準備打，也準備談；第三、將珍寶島作為邊防鬥爭的重點。要“有理、有利、有節”，絕不首先打第一槍。等等。

軍委辦事組和總參謀部作戰部門根據中央的指示，具體負責三北地區和珍寶島地區的軍事部署，并將各軍區制定的作戰計劃

報毛主席、林彪批准。

3月2日，蘇軍邊防武裝巡邏部隊又進到珍寶島附近封凍的河面上，恰與我邊防武裝巡邏部隊相遇。我再三向其提出警告，令其退出，結果不但無效，蘇軍反而向我首先開槍，并向我發起進攻。我巡邏部隊被迫開槍還擊，我另一支巡邏部隊也立即上島參加戰鬥。一舉將蘇軍巡邏隊六十餘人大部殲滅，我方也有傷亡。

當天，珍寶島武裝衝突的情況就報到辦事組，並報告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和林彪齊口稱贊說：“打的好！”

我外交部照會蘇聯大使館，對“3月2日，蘇軍邊防軍入侵我珍寶島地區，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人員多人，制造了一次極為嚴重的邊境武裝衝突”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北京、上海等城市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游行和聲討大會，抗議蘇聯入侵我國領土。

蘇軍惱羞成怒，不甘失敗。根據情報顯示，蘇軍正抓緊大規模調集兵力和重型武器，準備發動新的進攻。與此同時，我們也指示沈陽軍區，迅速調集兵力和反坦克武器裝備，以對付蘇軍的進攻。

3月15日到17日的三天時間裏，蘇軍在大炮、坦克、裝甲運兵車的支援下，連續向我珍寶島發起猖狂進攻，并多次越過邊境線，衝上珍寶島。我軍也迅速調集兵力和火炮，進行自衛反擊。我猛烈的炮火首先將蘇軍的坦克、裝甲車壓制在島上，我守島部隊的輕、重武器在近距離射擊，大量殲滅蘇軍有生力量。最終將蘇軍驅逐出珍寶島。戰鬥中，我軍擊毀、擊傷蘇軍坦克、裝甲車十



方块字读书社区

和黃永勝總長在作戰指揮室

餘輛，繳獲62型新式坦克一輛及其他武器，打死、打傷蘇軍百餘人。

3月15日，我外交部再次照會蘇駐華大使館，對蘇軍入侵我領土，再次提出強烈抗議。《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打倒新沙皇》的社論。

3月21日，蘇聯總理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國領導人通電話。3月22日，我國政府用備忘錄答復他們，說明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方式進行聯繫已不適用。如蘇聯有什麼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面仍堅持其侵略立場，一方面表示願意恢復“協商”。

4月以後，封凍的烏蘇里江面開化了，珍寶島戰鬥中在我方一侧被擊毀的蘇軍坦克和裝甲車沉入了江底。為了獲取蘇軍入侵的罪證，也為了研究蘇軍的技術裝備，辦事組向中央報告，建議將蘇軍坦克打撈上來，中央批准了辦事組的報告。

辦事組將打撈任務交給海軍執行，海軍司令部將此任務交給北海艦隊旅順基地完成。旅順基地派出打撈小分隊，在沉入位置不明、打撈條件差、敵前作業和當時水溫還很低的不利情況下，發揚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順利完成任務。後來，打撈起來的蘇軍坦克被送到軍事博物館展覽。

同年7月，蘇軍又在我新疆邊境地區不斷挑起事端，侵佔我領土，打傷我邊民，并在鐵列克奇地區開槍襲擊我邊防巡邏隊。

中蘇關係達到空前緊張程度，隨時有爆發更大規模戰爭的危險。

9月，經毛主席批准，軍委辦事組召開了全軍戰備工作會議。會議對蘇軍的戰爭準備和可能對我發動的突然襲擊，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認真準備。同時決定我軍從華東、中南等地調動數個軍的兵力，加強三北防衛。其中為防止蘇軍從外蒙古的軍事基地，沿內蒙二連至河北方塊字读书社区突然襲擊，直接威脅北京安全，故在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及張家口地區、承德地區、大同

地區部署了相當數量的兵力和重型武器。

後來我獲悉的情報材料證明，在珍寶島地區發生的中蘇邊界衝突，曾使莫斯科受到極大震動。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曾主張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以徹底消除中國的威脅。但蘇共中央政治局贊成格列奇科核打擊的人不占多數，認為這樣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戰，蘇聯會陷于一場沒完沒了的戰爭，比美國在越南的處境將更壞。因此採取了不擴大戰爭的態度。

不久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機場舉行會談，周總理對雙方邊境問題未解決之前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維持邊界現狀；第二、防止武裝衝突；第三、雙方武裝力量在有爭議地區脫離接觸。

### 三、林彪說： “無名小卒，野心不小”

記得在我尚未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之前，曾有一天晚上，在釣魚臺16號樓參加中央碰頭會議。在周總理談有關工作時，江青不知為什麼（據說是北京哪個紅衛兵組織搜集了大量江青的歷史材料，正偷送到西山某地進行整理）發瘋似的又哭又鬧，沒頭沒腦地罵總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罵得總理低頭不語。

也就在這次會議上，她生氣地自言自語說：“有人說我是武則天，武則天有什麼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則天，那些人不要想好日子過。”又自言自語說：“有人說我不懂軍事，我怎麼不懂軍事？我跟毛主席幾十年，跟毛主席學戰略戰術，難道還不如你們？”

她發瘋似的又哭又鬧，罵够了就去睡覺。乘這個空子總理領導我們繼續研究工作問題。一會兒她睡醒了就又跑來胡鬧。總理見此情況，會議實在無法繼續下去，因而宣布散會。

我在乘車回家途中，方抉序讀書社區的情景，感到江青真是狂妄囂張，令人氣憤討厭。為什麼參加會議的中央常委們對江青

的胡鬧不予批評、制止？難道中央高級領導層的政治生活是這種狀況？我真是很不理解，心中總覺得不是滋味，江青真是一匹害群之馬！

新軍委辦事組成立後不久，有一天，江青通知軍委辦事組成員，到釣魚臺11號樓她的住處集合（釣魚臺賓館小樓很多，她可以今天住這樓，明天住那樓）。人到齊後，她說要帶我們到林彪那裏去受領林彪的接見和指示。黃永勝當即說：“林副主席剛剛見了辦事組全體成員，對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我們將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江青聽後先是一楞，之後談了些無關緊要的事，她碰了軟釘子，不再提帶我們去林彪那裏的事了。

這是一種什麼關係？當時，立即引起我們幾個人的反感和憤怒！難道軍委辦事組是在中央文革領導之下？是在你江青領導之下？我們要見林彪還要你江青帶領？你江青既不是軍委主席或副主席，又沒有正式軍職，也不是黨中央什麼領導人，僅僅是一個普通黨員，中央文革的副組長，軍隊文革的顧問。你有什麼資格直接領導軍委辦事組？你有什麼資格在軍委辦事組面前說三道四？

據說毛主席曾說過：“中央文革等于以前的中央書記處。”可是中央文革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如果等于原中央書記處，也輪不上你江青在軍委辦事組面前指手畫腳。

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軍權的野心早就有了。

1967年初，軍隊文革改組時，她已是軍隊文革顧問。加上解放軍報社，被江青女兒蕭力掌握，八一電影制片廠被江青的樣板戲控制。江青還要求部隊的三支兩軍問題要先經過她來決定和批准，然後再由她報告毛澤東和林彪。但江青並不滿足，得寸進尺，野心越來越大，現在她又想奪取軍隊指揮大權，要把軍委辦事組控制在她的直接領導之下，把林彪、周總理及其他軍委副主席架空。

### 方块字读书社区

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認為，軍委辦事組是在黨的主席、軍

委主席、副主席和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毛主席、林彪和周總理是軍委辦事組的直接上級和領導。軍委辦事組與中央文革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係，與江青更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係。

我們軍委辦事組對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軍隊指揮權的野心早有警覺，并採取了堅決抵制的態度。

黃永勝出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後，除參加中央碰頭會，并接受、執行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及其他軍委副主席的指示外，根本不到江青那個廟裏去燒香磕頭，引得江青大罵黃永勝“目無中央文革”，“無組織，無紀律”。黃永勝到北京工作不久，江青就散布“總長選錯了”。

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謝富治、溫玉成參加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也向毛主席和林彪建議讓李天佑、張才千參加軍委辦事組，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江青要霸占八一電影制片廠祇搞樣板戲，不能搞其他題材的軍事影片，黃永勝堅決不同意。中央碰頭會議經常討論樣板戲，黃永勝很反感，不願參加會議，即使參加也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

中央文革一伙人極力吹捧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樣板戲是“文藝革命的里程碑”，黃永勝就說：“文化革命的旗手是毛主席”，“什麼樣板？樣板就是絕對化，就是沒有發展了嘛”。

黃永勝批評軍報不要以支持不支持蕭力劃線站隊，江青則大罵黃永勝和我在軍報“搞復辟，保護走資派”，并到毛主席那裏告黃永勝的狀。造船工業形勢大好，江青就說“生產壓制革命”。

1968年夏，軍委辦事組向毛主席報告，建議凡涉及到部隊戰備、調動等重大問題的軍委文件，主送毛主席、林彪和周總理三人審批後即執行，其目的是傳閱軍委文件的人數太多既容易失密，又容易誤事，不利部隊隱蔽、快速的行動。主席批准：“同意”。但江青又罵黃永勝對方块字读书社区“不請示，不報告”。并提出停止軍委辦事組組長、副組長參加中央碰頭會，檢討錯

誤。黃永勝說：“我沒錯，不檢討！”江青則說“黃永勝不檢討，就不能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誰給她那麼大的權力？簡直要凌駕于黨中央之上。

1968年秋，中央決定黃永勝率黨政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江青又利用這次出訪發難，在中央碰頭會議上大發洋脾氣，指着鼻子對黃永勝進行批判。江青聲嘶力竭地怒罵黃永勝說：“國民黨搞黨國，你們搞軍國，你們搞軍隊領導一切，你們搞軍閥專政。你們戴五星軍帽，穿紅旗領章軍衣，不受黨的領導，不覺得耻辱嗎？”並生氣地把發給她的解放軍服裝全部退還給黃永勝。江青還提出中央應改變決定，不能讓黃永勝率團去阿爾巴尼亞訪問的無理要求。經周總理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指示“按照原決定不變”。這樣又引起江青的不滿，進行消極對抗和搗亂。

為了緩和矛盾，周總理曾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我和邱會作去見江青。事先，總理特別囑咐我們：“要團結，要求大同存小異”，又說：“不論江青同志說什麼，你們都不要說話”。

我們在樓下客廳裏站着等，江青由樓上緩緩下來，一見到我們，就邊下樓邊大罵不止，又是什麼“國民黨搞黨國，你們搞軍國……”。

黃永勝對江青說：“代表團後天走，一是來向江青同志請示，二是來告別。”

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你們走我不送，你們回來我不接。”

黃永勝訪阿回京後，阿使館設宴感謝，應該出席的人員全出席了，唯獨江青不出席。這樣就不能發表新聞消息。經總理向阿使館解釋，並請他們過幾天再次設宴補救。可是第二次設宴，江青仍不出席，仍不能發表新聞消息。

一匹害群之馬，弄得總理左右為難，非常被動。總理祇好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令江青做檢討。

江青並不糊塗，她知道軍隊的重要，知道軍隊的作用，隨着地位的提高，她妄圖控制軍委會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實際上江青是妄想在軍隊中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軍委常務副主席，妄想

把林彪也架空。她企圖奪取軍隊的指揮大權，就必須千方百計控制軍委辦事組，江青的陰謀詭計在屢屢遭到軍委辦事組的強烈抵制和反對而失敗後，便集中力量打擊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大罵黃永勝，大罵軍委辦事組搞“軍國主義”，“不要黨的領導”，甚至提出總參謀長的人選“不合適”。

“九大”之後，江青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更加專橫跋扈，目空一切了。她不僅沒有按毛主席“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指示辦，而是加緊了分裂新一屆黨中央的陰謀活動。有兩件事情突出表現了她的險惡用心。

其一，煽動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講話。“九大”之前，江青還不敢把攻擊的矛頭直指林彪，而是集中力量打擊軍委辦事組。

“九大”剛開完不久，有一天，江青到京西賓館辦事組的駐地，名曰“找辦事組的人談談話”，實際祇找了黃永勝、我和邱會作（吳法憲當時不在家）。

開談一陣後，江青突然話題一轉說：“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會的講話，是即席講話，祇有個講話提綱，講話內容事先也沒有與中央碰頭會通氣，我們都不清楚。”又說：“有些話講的不妥嘛，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怎麼與歐洲文藝復興相提並論呢？那是資產階級文化革命嘛。”

我們都沒有說話，但我們都立即警覺的感到，江青的講話是針對林彪的。

江青走後，黃永勝與我和邱會作議論，江青講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與我們講？江青的膽子也太大了，竟敢批判林彪的講話。我們感到事情重大，決定立即到林彪那裏去報告。

聽完了我們報告的情況，林彪說：“讓她去說吧，看她搞什麼鬼。”

其二，1969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黃永勝、吳法憲、我和邱會作，在釣魚臺11號樓她方塊室讀書社區。我們到時，見江青正在和姚文元說話，隨後李德生也來了。李德生到後，江青宣布開會，她

要大家不要記錄，美其名曰“隨便和你們談談”。

江青首先談了她的家庭狀況和她的出身，以及參加工作的經歷，還談了在延安與毛主席結婚的前前後後。並說她當前的奮鬥目標是搞二十部樣板戲。

之後，她開始逐個評論“九大”當選的三個中央常委。

她說：“陳伯達是書呆子，不會辦事，沒有主張，經常講錯話，我們都給他‘擦屁股’。整個中央文革的擔子都壓在我身上。”又說：“陳伯達是組長，連文革小組會議也不召開，他是劉少奇圈子裏的人。”又說：“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是唯生產力論的。”

她評價康生說：“康老有理論水平，同修正主義作鬥爭很堅決，是有功的，但他的實際工作經驗很少。”

她又談到總理說：“周總理有行政領導能力，勤勤懇懇，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看的不准，決心不大。在中央祇能做些具體工作……。”接着又說：“這與他在歷史上走機會主義路線有關，歷史上他就是東風來了擁護東風，西風來了擁護西風。跟着王明跑，蘇區損失很大……”等等。

江青滔滔不絕的講了一個多小時，還沒有講完的意思。我們軍委辦事組的人誰也沒有講話。當時我環視了一下參加會的人，姚文元在江青講話時頻頻點頭，表示贊同，吳法憲、邱會作、李德生低頭不語，祇有黃永勝一副極不耐煩的樣子。

不等江青說完，黃永勝突然插話說：“江青同志，我們還有重要的會議，向江青同志請假。”說完起身就走。吳法憲、邱會作和我也跟着出了會客室。

回到辦事組，我們在一起議論剛才的會。黃永勝不禁提出疑問：這是一個什麼會議？一個政治局委員召集另外六個政治局委員，開會議論三個中央政治局常委，這種會議正常不正常？合法不合法？是不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另搞一個小圈子？江青為什麼這樣做？她有方块字读书社区

議來議去，我們大家一致認為這裏面有問題。

黃永勝說：“上車，我們一起到毛家灣去向林副主席報告。”

在毛家灣，林彪聽了黃永勝匯報江青的言談之後，很生氣地罵了一句：“無名小卒，野心不小，想凌駕于三個中央常委之上。黃永勝、吳法憲你們兩人到毛主席那裏去，據實向主席報告。”

隨後，黃永勝、吳法憲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處。聽黃永勝後來對我說，毛主席聽了報告之後說：“你們不要叫她知道到我這裏來過，我也不告訴她。不然你們要挨整的呀。”

可是以後從江青的口氣裏我們知道毛主席告訴了江青。江青又記下我們一筆黑眼。

#### 四、“九大”召開

1969年4月1日，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正式開幕，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全國二千二百萬黨員。大會議事日程為：林彪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討論通過黨的章程，選舉新一屆黨的中央委員會。

毛主席在開幕時講了話，他說：“我們希望這次代表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之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林彪在大會做的政治報告，中心思想是闡述“文化大革命”問題。

這個政治報告的初稿，中央開始指定由陳伯達負責組織班子起草，林彪和周總理均主張既要抓文化大革命，又要抓生產和備戰。初稿寫好後，送毛主席和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審查。毛主席看了後很不高興，召集會議對陳伯達進行了批評，并將其起草的初稿內容全部推翻。

毛主席全部推翻政治報告的初稿，是因為陳伯達起草的，以《為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為題目的政治報告的基本精神，是偏重發展生產和加強備戰，沒有更多的強調文化大革

命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沒有更多的強調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此被中央文革一伙人指責是“唯生產力論”。

毛主席當然也不能同意這樣的政治報告，并指出：“八大政治報告中所犯的錯誤，祇講發展生產，不講階級鬥爭，現在又想重複。”并批判是“伯恩斯坦主義”，甚至聯系陳伯達陪同毛主席在莫斯科會談時發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的錯誤，一并批判。

之後，毛主席指定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負責重新起草，限期交卷。張春橋等人起草的這個稿子，通篇是對文化大革命發生、發展、影響、作用、目的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論述。毛主席認為可行，中央討論時通過。

但林彪態度沉默。對張春橋等人重新起草的政治報告在送審時，採取一言不發，一字不改的態度。在向大會做報告時，林彪像和尚念經，照本宣科，缺乏熱情，結結巴巴的念了兩個多小時。

對待兩個不同版本政治報告截然不同的態度，反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對待文化大革命“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不同認識和理解，雖然當時毛澤東對林彪的態度沒有做出什麼反映，但我相信林彪對待政治報告的態度，毛澤東是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九·一三”事件後，特別是我出獄後，我一直在苦苦的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決心與林彪“分手”呢？根據當時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見所聞，雖然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我認為，毛、林對“九大”政治報告不同的態度，肯定是重大的轉折之一。可惜當年我們都被“九大”新黨章中明確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開幕式後，從4月2日起，開始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4月10日大會通過政治報告和黨章。在新通過的黨章中明確向全黨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之後，又分組討論候選人代表委員問題。候選人名單是由主席團匯集各代表團的意見提出的，再交各代表協商確定，然後進

行一次無記名投票預選。

當時出席會議代表的思想中，存在一個疑難問題，就是在極左路線指導下，如何看待那些“犯過錯誤”，受過“批判”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例如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鄧子恢、葉劍英、徐向前、譚榮臻等人，選不選他們為中央委員？有不少年輕的和造反起家的代表有可能不投他們的票。

毛主席提出了兩條意見：“第一要投他們的票，保證選上。第二票數不要求太多，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經過預選結果，證明可以達到這兩個要求，然後方在大會正式無記名投票選舉。選出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人，候補中央委員一百零九人。其中八屆老中央委員不到三分之一。

在討論選舉過程中，有一天，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辦公時自言自語地說：“我是不投11樓票的（江青當時住釣魚臺11樓，此即指江青）。”這話顯然是在表明黃的態度和暗示其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我們幾個人都把這句話聽進去了，都沒有投江青的票。

果然大會報告選舉結果時，江青少了幾票。當時江青的臉色就非常難看，如坐針氈（江青是想得全票的）。

選舉散會後，康生為此在毛主席那裏提出要進行追查，看誰不投江青的票。毛主席當即駁斥說：“那還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則錯誤。”這樣康生才不敢亂來胡鬧。

大會完成預定議程，于24日閉幕。

28日舉行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名單如下：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方块字读书社区

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

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全會通過了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委員和軍委辦事組成員。

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

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中央軍委委員：（略）

在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確定了新的軍委辦事組成員。

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

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吳法憲

軍委辦事組成員：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李德生、李天佑、劉賢權、溫玉成。

毛主席在一中全會上講話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馬列主義者、不在工人羣衆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但是，他們是跟着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挂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鬥、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又說：“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清理階級隊伍，要做過細的工作，粗枝大葉不行，粗枝大葉往往搞錯。每個支部都要重新在群衆裏頭進行整頓。不僅是幾個黨員，要有黨外群衆參加會議，參加評論。”

此外毛主席還談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問題，談到“不要心血來潮，忘乎所以”問題和“團結全國廣大人民羣衆去爭取勝利”的問題。

## 五、海軍第四次黨代表大會

1969年5月16日，海軍第四次黨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有六百六十九人，列席代表有一百二十五人。會議的中心任務是貫徹落實黨的“九大”精神。另外是選舉海軍新一屆黨的委員會。

5月19日下午，毛澤東、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

5月26日，我代表海軍第三屆黨的委員會做了題為《高舉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偉大紅旗，為實現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戰鬥任務而奮鬥》的政治報告。

在報告中，沒有全面總結第三次黨代會以來的工作。因為處於那種極左思潮情況下，各種意見紛紛，一時很難在思想上統一起來，對已往的工作，不可能做出正確的估價。

我在報告的最後部分用了較大篇幅講到準備打仗和加強團結兩大問題。

珍寶島中蘇武裝衝突後，我軍把準備打仗放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上。我在報告中提到：“提高警惕，準備打仗，粉碎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可能侵略。現在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都在拼命擴軍備戰，已構成對我國的全面包圍形勢。我們的原則是‘敵不犯我，我不犯敵，敵若犯我，我必犯敵’。做好充分準備，準備早打，準備大打，準備打常規戰爭，也準備打核戰爭。”“戰爭準備包括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兩個方面，首先是思想準備，要深入進行戰備動員教育。要使幹部戰士認清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認清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本質。”“還要做好物質準備，在作戰指揮、通訊聯絡、後勤保障、戰場準備、工程建設、軍工生產、裝備修造方塊字读书社区各方面，都要想到打仗，適應打仗，準備打仗。要認真總結歷次海戰、空戰經驗，認

真搞好軍事訓練。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各級指揮機關要嚴格值班制度，戰備值班部隊要做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

在報告中，我把加強黨的建設、大抓基層工作、樹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擁政愛民光榮傳統等闡述，統歸于“一切準備打仗，一切為了打仗，一切為了打勝仗”。

在談到加強團結方面，我不僅提出要加強黨委內部的團結，同時也是針對海軍用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辦法，解放幹部而言。

我在報告中提到：“特別要注意搞好以下幾種人的團結。要加強新老幹部之間的團結；要加強未犯過錯誤的幹部和犯過錯誤的幹部之間的團結；要加強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之間的團結；要加強政治幹部與軍事幹部之間的團結；要加強上下級團結和官兵團結；要加強軍政團結和軍民團結。”

6月6日大會結束。

6月9日海軍黨委召開四屆一次全會。會議採取無記名投票辦法，選舉了海軍新一屆黨委常委和書記、副書記。

8月7日中央軍委批准了新一屆黨委會由四十七人組成。黨委常委由李作鵬、蕭勁光、王宏坤、吳瑞林、張秀川、趙啓民、周希漢、張敬一、潘焱、王政柱等十人組成。我為第一書記，蕭勁光為第二書記，王宏坤為第三書記，吳瑞林、張秀川為副書記。

海軍黨委四屆一次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6月10日），乘各艦隊領導都在北京的機會，海軍黨委常委即召開了軍以上單位主要領導幹部座談會。主要議題是貫徹中央軍委準備打仗的指示和具體措施，海軍在“四五”期間戰場準備規劃。會議要求認真抓好戰備思想教育，繼續抓好基層建設，深入開展四好連隊運動。

## 第三十六章 廬山會議 (九屆二中全會)

### 一、在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

“九大”之後，全國形勢逐漸穩定，各級黨政領導機構逐漸恢復。

1970年3月初，汪東興回京（毛主席此時在外地），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毛主席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

在會上，汪東興說，毛主席最近提出，并請中央政治局研究幾個問題：一是要準備召開四屆人大；二是要修改原憲法；三是制定“四五”經濟建設計劃；四是防止蘇修突然襲擊，加強戰備工作。

汪東興還傳達說，關於憲法修改中，要不要設國家主席問題，毛主席說：“我的意見是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中也不要國家主席這一節了，我也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祇有林彪同志來當。”

根據汪東興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決定：以周恩來、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華國鋒等負責制定“四五”經濟建設計劃。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等負責修改憲法。黃永勝領導總參，負責起草防止蘇修突然襲擊的“三北”戰備方案和起草戰備工作報告。

修改憲法小組於1970年3月中旬開始工作。

修改憲法小組首先集體研究的第一部憲法，該憲法規定設置國家主席，毛澤東擔任了第一屆國家主席。1959年

以後，劉少奇連任兩屆國家主席。在文革中，一些外事活動的場合，董必武也是以國家代主席的身份出面。

從建國以來的歷史角度和現實角度看，設國家主席在國與國的外事國務活動中是有必要的。因此，修改憲法小組在討論中，有一種意見認為，如不設國家主席，原來屬於國家主席職權的問題、國家元首的身份問題，還有國與國之間互訪和互訪中的接見等國務活動問題，均不好處理。

據我所知，林彪最初的主張是兩點：一是由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名正言順。二是他自己既不擔任國家主席，也不擔任國家副主席。

毛主席和林彪，關於設與不設國家主席的不同意見，起初並沒有引起修改憲法小組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們的特別注意。我們還是鑽在憲法修改後，其功能和實際作用的圈子裏打轉轉，并站在這個角度看，是設國家主席好呢，還是不設好呢。誰也不清楚毛澤東的真實意圖。

當時，政治局在研究修改憲法小組意見時，多數人還是認為在憲法草案中應保留設國家主席一節，并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總理就是支持這一觀點的。他曾認為，從國家機構的組成形式上，應該有國家元首。

4月中旬的一天，林彪就設國家主席問題向政治局提出了三點意見。大意是：第一、贊同設國家主席，并建議毛主席兼國家主席；第二、國家副主席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第三、他自己不擔任國家副主席。

第二天，周總理就在政治局會議上，將林彪的三點意見給政治局委員們傳閱。會上，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同意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的建議。周總理也是同意林彪建議的。

但是此前，毛已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和自己不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因此政治局決定，修改憲法時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設國家主席，第二方案是不設國家主席。兩個方案寫好後，由政

治局討論選擇。

不久，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對政治局關於林彪意見的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4月底，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他借古喻今地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要把他放在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

6月底，修改憲法小組將兩個方案寫成後，分送毛主席及政治局各位委員。政治局還沒有開會討論前，毛主席就第一方案（設國家主席方案）指示：“如果設國家主席，我不擔任國家主席，你們從工農兵中去選人。”

7月初，周總理主持政治局開會討論時，根據毛主席這個批示，基本否定了設國家主席的方案，并指示修改憲法小組在不設國家主席的那個文稿基礎上繼續修改。修改之後，再分送毛主席和政治局各位委員審查。

當我們知道了毛主席在設與不設國家主席問題的前三次批示和講話後，已意識到，毛主席已決心在新修改的憲法中不保留設國家主席一節，自己也不但任國家主席。但從國家機構形式而言，又無法解釋“不保留設國家主席一節和不設國家主席”到底比“設國家主席”好在那裏。

7月中旬，在周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形成決議，通過了按毛主席意見，不設國家主席的憲法修改草案。

這裏，我想多說幾句。“九·一三”事件前，毛主席在南巡講話時說林彪：“急于想當國家主席，急于分裂黨，急于奪權”，

“九·一三”事件後更把設國家主席問題定為“反黨政治綱領”。

我至今想不通：

第一、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期間，在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人（包括林彪和葉群本人）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更不要說“急于”想當了。祇知道林彪有兩次建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并遭方快字读书社区。同時，林彪也兩次表示他不擔任國家副主席。毛、林的不同意見，就是林彪“急于想當

國家主席”、“急于分裂黨”嗎？當上了這個有職無權的國家主席就是“急于奪權”嗎？那麼政治局在討論時，多數人認為在修改憲法的草案中保留設國家主席一節，并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也是“急于分裂黨，急于奪權”嗎？林彪建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而自己不擔任國家副主席怎麼就成了“反黨政治綱領”呢？

第二、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得到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多數政治局委員的同意。而作為毛澤東個人，多次否定政治局多數、甚至政治局常委多數的意見，是不是違反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呢？是不是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呢？是不是全黨要服從你毛澤東個人呢？

第三、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有根據嗎？當時的國家主席祇是個“虛職”，而林彪當時的地位是黨內排名第二的人，位高權重，有必要爭那個“虛名”嗎？國家主席的工作當時主要是友好國家間的“迎來送往”，林彪身體不好，最討厭此事。他連上天安門都當成負擔。我所看到的“根據”祇有一條，那就是吳法憲在“九·一三”事件後的交代稱：葉群告訴他“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那裏擺？”2007年初，我看到在吳的回憶錄中，對這句話做了重要更正，此話不是葉群所講，而是汪東興的話。是程世清把汪東興在二中全會前夕講的這句話傳給了吳<sup>1</sup>。反正我是從來沒有聽到過此類說法。

第四、我所親耳聽到的，讓林彪當國家主席的人是毛澤東。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原話是：“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祇有林彪同志來當。”怎麼一年後，毛澤東的說法就變成了林彪“急于想當國家主席”呢？

修改憲法方案經過多次反複，于7月中旬基本定稿了。其它兩個文件也有初步頭緒，因此毛主席提議于8月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地點廬山。議程三個：1、討論通過憲法修改草案；2、討論通過“四五”經濟建設計劃。  
方块字读书社区

<sup>1</sup>1. 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788頁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備工作。

1970年6月下旬，中央決定，以黃永勝和我為正副團長，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朝鮮，參加朝鮮慶祝“六·二五”祖國解放日慶典活動。



1970年6月24日，金日成在平壤接見中國政府代表團。

訪問期間，我們和朝鮮政府、軍隊的高級官員進行了多次會談。有大型的政府之間的會晤，主要是黃永勝負責談我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問題，也有秘密的小型會議，主要是我先聽取朝軍方所需的軍事援助問題。

6月24日，朝鮮金日成主席接見了中國政府代表團。6月25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朝方組織的盛大慶典活動。

大概因為此次出訪，我對朝鮮軍方提出的軍事援助項目比較熟悉，第二年，朝鮮吳振宇大將率領的軍事代表團來華訪問，由我陪同。

當時在中央，我還協助康生處理山東問題，協助周總理處理徐海地區問題。再加上北海艦隊黨委存在的一些問題，因此從朝鮮出訪回國後不久，我提出在二中全會之前，到山東走一趟。康生首先同意。以後我又向周總理提出，總理也同意。

這樣，在8月初我就先到了青島。

到青島後，我利用幾天的時間同北海艦隊的領導開了幾次黨委會，互相進行通氣，交換意見。之後又到駐青島軍的部隊看了看，與基層同志開了幾次座談會，又走馬觀花式的看了青島市若干工廠。並應軍隊和地方同志的要求，向全市部隊和地方縣團以上幹部講了一次話。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青島停留約一周後，我轉到連雲港。看了看連雲港一般社

會和生產情況。那個地區過去武鬥很厲害，群衆對山東王效禹特別仇恨，公路沿途兩側電線杆和大樹上，到處都綁着用稻草及廢紙扎成的形象醜陋的草人，均寫明“挑動武鬥的罪魁禍首王效禹”，進行當街示衆。由於連雲港地區屬於江蘇，群衆敢于同山東王效禹對抗。

8月14日我到達徐州，15日聽取徐州地區駐軍和革委會的同志匯報情況，大約上午10時半，黃永勝從北京打來電話說：“修改憲法小組發生很大的爭論，吳胖子很孤立。”要我立即回北京。我的原訂計劃，不得不半途而廢，當天下午就回到北京。

那時我們都住在西山，我很快就到黃永勝駐地，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性質的爭論。黃永勝告訴我說：“昨天修改憲法小組開會，張春橋公然反對‘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說這是一種諷刺。同時反對在憲法中寫上‘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吳胖子慷慨激昂地批駁張春橋謬論半小時之久，批得他們啞口無言。”稍停了一會兒，黃永勝又說：“現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毛主席。”

我聽了這番話之後，一方面佩服吳胖子還有兩下，同時也感到有些突然。過去我參加修改憲法小組的多次會議，雖也有過爭論，但從沒有發生如此激烈的爭吵，怎麼現在突然出現這種形勢？

到了7月下旬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中，討論“八·一”建軍節發表的社論時，張春橋指着文稿說：“我不同意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江青幫腔說：“這是不符合歷史的”。張春橋又說：“應改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

當時黃永勝立刻針鋒相對的提出反對意見，他說：“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不僅是中央早已確定的對外宣傳的口徑，也完全符合人民解放軍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絕對領導和指揮下的實際情況。”吳法

憲、我、邱會作等政治局其他人都同意黃的意見，不同意改。

我見總理對黃永勝的講話也是點頭同意的，但為了慎重起見，總理說：“這個問題我準備請示毛主席。”以後我們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來提法不變”。

以上這兩個問題，雖然在“八·一”建軍節社論中仍“按照原來提法不變”，在之後的政治局討論中決定在憲法草案中也仍寫上“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但張春橋的兩次發難，在我的思想中是重視的，我感到“九大”後，江青和“上海幫”一伙將矛頭指向林彪，並連續不斷的向林彪發難，有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 二、上廬山之後

在北京停了三四天，我和邱會作同乘一架飛機赴廬山，此時吳法憲已先去廬山，指揮飛機接運各地開會的中委。中央決定黃永勝留在北京看家。

到達廬山後，林彪、葉群和我們軍隊幾個政治局委員，均住在福州軍區療養院。上山後，一直沒有開會的消息。

8月21日，葉群興致很高的邀請我們去游山玩水，觀景照相。廬山確有匡廬奇秀甲天下之稱，但我上過廬山多次，對此不太感興趣，祇是相陪。葉、吳、李、邱共一部小車。攝影員、保衛員共



方塊字读书社区  
右起：吳法憲、葉群、邱會作、林立果、李作鵬  
1970年8月21日 廬山

一部小車，廬山主要風景區均去了。

葉群邊走邊和我們說：“這次到廬山就是一邊開會，一邊休息。過去我們都沒有時間好好休息一下。”又說：“這次全會內容不多，主要是通過新修改的憲法，研究‘四五’經濟發展計劃，加強戰備工作。全會後，就準備召開四屆人大了。”

葉群知道我剛由山東回來，就問我有關山東情況，我簡單地談了山東和徐海地區的情況。之後，她又問我知道不知道修改憲法小組爭論問題，我說黃永勝告訴我了。她說，是她要黃永勝把“老海”叫回來的。（因我在海軍，故稱我“老海”）

我們邊走邊閒談邊看風景，心情都不錯。攝影員每到一處風景點，都給我們照幾張像。至今，我還保留着幾張當時留下的合影照片。

散步個把小時後，我們就返回了駐地。

上山後的最初幾天，確實沒有多少事情，我主要是處理秘書送來的文件，有時也與到我住處的海軍中委談談部隊的情況。

### 三、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

8月22日下午，在毛主席住處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確定了全會的開法和安排。

8月23日下午全會正式開幕，主席臺上坐着毛、林、周、陳、康五位常委。由毛主席主持會議並宣布開會，周總理宣布了會議日程。

林彪在開幕式上做了長篇講話。我和絕大多數中委都認為，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開幕詞。

可以聽出林彪是離開講話提綱的即席講話。講了一個多鐘頭，其中大部分內容是他一貫的對毛主席及毛澤東思想的高度評價，是冠冕堂皇的，找不出方塊字讀書社區會議目的和任務，也掩護憲法修改草案，同時沒有再提出要設國家主席。

在這篇講話中，除了同意在憲法修改草案中寫上“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外，祇有一小段話講的是關於毛主席天才問題，林彪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

“把毛主席偉大領袖、偉大導師、最高統帥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非常必要”。又說：“有人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這是形而上學的，認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發展的，這種觀念不符合馬列主義起碼原則，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的，尤其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可能把整個事情改變面貌。”

其實這一小段話一帶而過，知道內幕的人，當然懂得其意思，不知內幕的人，祇當耳邊風，一閃而過，沒有在意。所以在林彪講話結束時，會場爆發出長久熱烈掌聲。

毛主席宣布散會後，大家退出小禮堂。葉群把吳、李、邱和汪東興拉在一起，走在人群後面，以後又把陳伯達也拉在一起，悄悄地對我們說：“林彪原來沒有準備講話，是臨時準備的，林彪的講話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他先到小禮堂休息室等待毛主席到來後，讓我在門外站崗放哨，不讓別人進去，林彪就將要講話的主要內容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林彪講，但說不要點名。”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都很高興，對林彪講話內容的正確性，更加相信無疑。

當天晚上政治局開會，原擬編組問題和第二天開始討論“四五”經濟發展計劃等問題，但汪東興、吳法憲却建議把林彪講話錄音再播放一次，加深大家的認識。主持會議的周總理同意，并確定次日（24日）上午在小禮堂放林彪講話錄音，下午開始分組討論。

第三天上午全會在小禮堂聽林彪講話錄音時，也沒有聽說有人發現講話內容有什麼問題。我注意觀察了一下會場情況，大家情緒很平靜，聽得很認真。錄音聽完了，大家熱烈鼓掌。

## 四、分組討論

24日下午分組討論，我和葉群參加中南組。臨開會前，吳法憲轉給我一份陳伯達搞的有關論天才的幾條語錄。當時，小組會上的發言者內容都比較一般化，一致擁護林彪講話。有的年輕中委旁敲側擊，順帶提到老同志應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新鮮事物，努力保持晚節等等。

下午的小組討論快結束時，我做了一個表態性的簡短發言。主要也是擁護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我在講話中曾籠統地說了一句：“林副主席在講話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認為完全正確，反對提‘天才’是不對的。”在我的發言中既沒有點名，也沒有引用陳伯達搞的天才語錄。當天下午中南組的討論很平靜。

除華北組之外，其他各組情況大同小異。

據我所知，陳伯達、汪東興參加華北組的討論，他們討論情況很特殊。陳伯達在發言中，點破“有人”把“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說成是一種“諷刺”；“有人”反對在憲法上寫“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妄圖貶低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等等。

在汪東興的發言中，他說“完全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林副主席的講話是很重要的，對這次會議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堅決向林副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前進，并且努力緊跟”；“完全同意陳伯達同志的發言”。他又說：“憲法肯定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非常重要，這是憲法的核心，是靈魂”；“現在我們黨內仍有陰謀家、野心家，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堅決鬥爭到底！”

發言中，汪東興還突方映宇读书社區活的討論主題，說：“一定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

副主席。這是我們大家的願望，是中央辦公廳討論修改憲法時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建議修改的憲法中恢復設國家主席一章”；又說：“有人不僅不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陳伯達插話說：“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一定會手舞足蹈，非常高興。”

如果說陳伯達的發言是挑明了中央“有人”反對“三個副詞”，那麼汪東興的發言，除堅決擁護林彪、陳伯達的發言外，又完全違背政治局早已通過的決議，在華北組突然提出堅持要設國家主席，強調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

因此，實事求是地說，林彪的開幕式講話用了很少篇幅談了他對“三個副詞”的理解和態度，知道內幕的人也清楚，林彪的這段講話是有分寸的，完全符合毛主席“不點名”要求的批評了張春橋的論點。

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則是借林彪開幕式講話點了一把“有人”反對“三個副詞”的火，而汪東興的發言，除在陳伯達發言的基礎上“借火澆油”外，則更是借林彪開幕式講話，另點了一把與林彪講話毫無關係的“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火。兩把火在華北組燒了起來。

會議秘書組把這些內容寫成當天華北組的簡報，于當天深夜，由李雪峰、鄭維山、解學恭、吳德簽字印發全會。

8月25日早晨起床後，秘書就把收到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即全會第六號簡報）送給我，當我看完了簡報，不覺吃了一驚。

簡報說：“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組會，都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地憤慨，……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没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

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批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剗，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簡報中還說，小組會上，大家一直擁護和贊成汪東興提出的，憲法中要恢復設國家主席一章和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擔任國家副主席的建議。

我拿着簡報反復看了幾遍。邊看邊想：汪東興的發言，強調設國家主席問題，為什麼這樣突然又採取這麼尖銳地方式提出來呢？這不是故意違背政治局決定與中央唱對臺戲嗎？而且，設國家主席問題與“有人”（指張春橋）反對“三個副詞”並無直接聯繫。

汪東興的發言，我當時就很反感。我在參加中央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知道毛主席多次表示不願擔任國家主席，林彪也兩次申明不願擔任國家副主席，政治局也已通過在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的決議，林彪的開幕式講話中，也沒有提到設國家主席問題。汪東興處於什麼想法、什麼目的，在中央全會上突然又提出設國家主席問題呢？當時我真是不理解。

由於汪東興的特殊身份，他的講話迷惑誤導了一大批參會的中委。

早餐後，我仍到中南組參加討論。此時，人人都看到了華北組第六號簡報，大家情緒非常嚴肅，非常緊張。對陳伯達、汪東興所指的“人”，也非常憤怒。會議氣氛與24日下午的小組討論完全不一樣了。

討論一開始，中委們就爭先恐後的報名要求發言，每人發言態度與昨天下午情況也完全不同了，有點像紅衛兵那樣，聲音大，調子高，措詞激烈。“機關槍”、“大炮”、“刺刀”、“手榴彈”同時使用，形成一場聞風起哄的混戰，大家群情激憤地“一定要揪出陰謀家、野心家，揪出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但具體鬥爭目標是誰，要達到什麼結果，誰也不清楚。尤其是那些壯年中委，他們火氣特別大，兩塊寧謨弗社區厚。

中南組有一批老一輩的革命家，例如：葉劍英、徐向前、李富

春、蔡暢、張鼎丞等等，他們經歷多，見識廣，比較沉着穩重，雖然也有上當受騙講錯話的，但多屬於一般性質。

中午午餐後，我準備再去參加下午的討論。吳法憲到我駐地同我和邱會作兩人打招呼（邱住在我的隔壁）。主要講了兩點：

1、汪東興來電話說，設國家主席問題，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一定要堅持。2、汪東興讓我（指吳自己）向空軍中委打招呼，要他們在小組會議上積極發言表態。讓你們（指李、邱）也應向海軍、總後中委打招呼，要他們積極發言表態。

我聽了汪東興的傳話以後感到，雖然汪在主席身邊工作，知道的事情多，但可以肯定這個意見是他自己的。因為國家主席問題，我知道毛主席的態度和決心，為什麼還要去干擾？我決心堅持不再提。關於向海軍中委打招呼，他也是沒有道理的。中央委員不是你海軍的私產，也不是你的下級，你和他們都屬於中央，祇有中央有權指揮，你有什麼權力去指東道西，干擾中央。因此我沒有跟海軍任何中央委員打招呼。

這裏，我還要提一下汪東興。我和汪東興雖同是江西老表，但並不熟悉。“九大”後，我到中央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工作，才與汪東興有較多的接觸機會（他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雖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經常不參加政治局會議）。

記得大約是1970年春，汪東興曾邀請黃、吳、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做客。當時汪對我們講了毛、江關係，他說：“主席對江青有講話，主席說：‘江青，我也不說她很好，也不說她很壞’。”又說：“主席和江青的生活關係不好，長期分居兩處，主席住某某處，江青住某某處。主席到外地視察，從來不帶江青”等等。汪東興又談到主席對樣板戲的看法，他說：“主席對樣板戲有批評，樣板絕對化了，現在不再提樣板了，改叫革命現代戲”，“樣板戲中，主席祇喜歡沙家浜，說沙家浜還有些故事情節”等等。談話中，汪東興透露了不少毛澤東與江青工作與私人的關係。

之後，汪東興的話題方快字讀書社區法中，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他說他擁護林彪建議設國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擔任

國家主席的意見。他又說他和陳伯達在家中談話，“陳伯達不是坐在沙發上，而是躺在沙發上與我談話。”以表示他與陳關系的密切。

與汪東興的談話，多數時間我們祇是聽，沒有更多的插話。當時我感到：第一、汪知道不少外人極少知道的毛、江關係；第二、他對江青是反感的，是支持陳伯達的；第三、他堅決擁護林彪，堅決擁護設國家主席；第四、他所以向辦事組的人談這些事，也是在表示，他完全同意軍委辦事組抵制和反對江青抓軍隊的指揮權。他還說：“我經常與葉主任（指葉群）通電話，通報情況。”

閑談中，汪東興突然對我說：“我的幾個孩子，有的在陸軍當兵，有的在空軍當兵，都表現不錯，祇有在你們海軍當兵的兒子，不知為什麼，黨也入不了，五好戰士也評不上”。我知道這是他對海軍的不滿意。

文革初期，確實有不少部隊的老同志找到我，要求解決子女當兵的問題。我當時的態度是：想當兵是好事，凡是願意到海軍當兵，又符合條件的，海軍都接收（汪兒子到海軍當兵不是通過我）。但入伍後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事後，我讓海司軍務部查了一下，知道汪的兒子叫汪春平，在北海艦隊的通信站做報務員。我把情況告訴了艦隊領導，不久，艦隊領導向我報告，已將汪春平調到快艇支隊導彈快艇大隊，又過了一段時間，汪的兒子不僅入了黨，還提了幹部。

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他的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他的政治影響力也是很微妙的。我認為國家高級領導幹部，特別是直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應該忠于毛主席，不折不扣地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但是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他的言談始終與毛主席再三強調的“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馳。在廬山會議上他更是突然發難、煽風點火、上下串聯、極盡能事，違背毛主席的方塊字讀書社區的本意，推翻了政治局的決定，利用了參會中央委員的熱情，直至將廬山會議演變成埋葬

林彪和一大批高級幹部的墳墓，汪東興真是首惡元凶！我直至今日不明白他的動機與目的。當毛澤東後來痛批林彪、陳伯達設國家主席是“反黨政治綱領”時，他搖身一晃，成了無事人一樣，事後僅輕描淡寫地檢討一番就過關了。在汪東興的問題上，我真的搞不明白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真相、真實、真理。“九·一三”事件後，他又爬上了中央副主席的位置。1997年，他竟然寫了一本《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利用他的高位，對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事情，扯下彌天大謊，隱瞞自己的錯誤，蒙騙全中國人民。對於這樣的機會主義者，我們的黨竟然聽之任之，到底為什麼？至今在我心中仍是個謎。

25日下午，繼續參加小組會討論，我先到，葉群後到。我看下午會議情況仍同上午差不多，覺得“溫度”太高。因此在葉群來到後，我就在沙發茶幾上的一張紙上，寫了兩個字“降溫”。她看了片刻後，就表示同意我的意見。我就同當時主持會議的召集人曾思玉、劉興元建議，讓幾位老中委提前發言。這樣會議的激烈緊張氣氛略有緩和。

離休會還有約一小時，我發言了。我的發言是按照“降溫”精神表態的，沒有按照原來準備的內容講，所以陳伯達搞的有關天才語錄，一條也沒有采用，并且盡量縮短時間，祇講了十幾分鐘就結束了。主要是擁護林彪的講話，緊跟林彪開幕講話的調子說：

“黨內有股反馬列主義、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同時在插話中也講了：“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也反對，說不符合歷史。”

最後是葉群發言，她講的時間比較長，引用了大量陳伯達摘錄的語錄，證明天才論觀點的正確，并慷慨激昂地說：“林副主席所講毛主席是偉大天才的話，堅決不能收回，刀擋在脖子上也不能收回！”

宣布休會後，葉帥小聲問我，“點名不點名？”我回答：“不點名。”接着曾思玉又糾纏着追問我：“究竟是誰？”我說了兩個字：

“東方。”

當晚深夜，大會秘書組把中南組當天討論情況的簡報整理好了，曾思玉派人送我審閱。這個簡報一般地反映了小組討論情況。在簡報的最後說了一句“葉群、李作鵬發言，另外整理”。我看後，把“葉群、李作鵬發言另外整理”之句刪掉了，并給葉群寫了一個便條，連同簡報一起送給葉群過目。便條的原文如下：“葉群同志：今天簡報看了一下，是比較抽象地接觸了問題，沒有更多實質性問題，似可以發，請您再過目。至于我們兩人發言的書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簡報上不挂號為機動。你意如何？”

因為我感到華北組的討論精神與林彪發言的精神不合拍，與主席的態度也不符。在當時小組討論時，我的發言，是否有過火之處，有些吃不准和隱隱的擔憂。對於葉群的做法，我內心並不是很欣賞，她的背後是林彪，任何時候都應該穩妥為好，故而寫此條。

其實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我的指導思想是：1，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國家主席”問題；2，我反感搞串聯的做法，我沒有聯絡任何中央委員搞什麼動作；3，我有自己看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原則，不會隨隨便便地跟着跑。不論什麼“表忠心”還是什麼掉眼泪的過分舉動，我從來不搞；4，對自己的言行要負責任，敢做敢當。

其他各組討論情況大體與中南組相似。據說，吳法憲在西南組發言也非常激憤，邊講邊哭，引起不少人一起掉淚。主要講的是修改憲法中，有人反對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提法，及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邱會作在西北組發言與吳法憲所講的內容基本相同。康生在西北組，聽了邱會作發言後，還稱贊說：“你讀了不少馬列的書，水平高。”

晚上政治局開會時，周總理也對邱會作說：“你今天在西北組放了一炮！很有分量。”  
方块字读书社区可能是她向總理反映的情況。邱會作以點頭作回答。李先念緊接着問：“是批評誰

呀？我怎麼一點情況也不知道。”當時誰也沒有回答先念的疑問。

## 五、全會休會

25日下午，毛主席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中央常委外，各分組召集人均參加。我没有參加這次會議，具體情況不了解。據說，毛主席嚴肅地批評了陳伯達：“不請示報告，在華北組發難，搞突然襲擊，搞分裂活動”；陳伯達的發言“違背了九大精神，違背了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又說“不要再提設國家主席問題了，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

會議決定各小組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六號簡報。毛主席要陳伯達、吳法憲、汪東興進行檢討。當時我仍在中南組參加討論，我和葉群發言後不久，小組召集人（大概是曾思玉）回來後宣布：“立即休會。什麼時候復會，聽候通知。”其它什麼也沒有說。人們的思想情緒立即發生變化，猜測為什麼突然休會？為什麼不說明休會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考慮和估計。

從26日開始，全會休會。在休會期間，各組均未進行集體活動，大部分中委在住處反復閱讀會議各種文件，獨立思考問題，思考會議形勢，思考自己在小組發言中的正確和錯誤程度，也思考其他人的發言內容。也有部分壯年的中委，他們性急坐不住，仍然保持紅衛兵互相串聯的某些老習慣，到自己上級、或到小組召集人或相識的朋友那裏，探聽“動靜”，打聽消息，了解究竟發生什麼性質問題，交換對會議形勢的看法。

在休會期間，毛主席尤其忙，不少老一輩革命家要求去看望他。據許世友和我說，他見了毛主席，問候毛主席健康情況時，毛主席說：“目前這個問題把我的手脚都整得發涼。”

據我所知，在休會期間毛主席處理的主要問題有這樣幾件：

第一，找林彪談話，批評了林彪性情太急躁。并說：“對張春

橋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再觀察兩年呢？”林彪當即承認毛主席批評正確，檢查了自己性情急躁的錯誤。

毛主席指示林彪，要他召集一次小型會議，陳伯達、汪東興、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參加，主要批評陳伯達，教育其他人。林彪很快（大概是8月28日）在他的駐地召開了這個會議。首先談了毛主席對他的批評，并作了自我批評。林說毛主席批評他，對張春橋為什麼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評是對的。同時批評了陳伯達舊文人、舊知識分子習氣很大，清高散漫，文人相輕。最後講了幾句：“解放軍要特別謙虛，防止驕傲，軍隊要同地方搞好關係，老幹部要注意團結新幹部。”

第二、要黃永勝立即上山。全會召開之前，經周總理請示毛主席，決定黃永勝在北京看家。黃永勝曾在政治局會議上要求上廬山參加會議，總理沒有同意。現在廬山出了問題，牽連到解放軍，因此毛主席決定黃永勝立即上山。黃永勝到達廬山後，當天就去見了毛主席。毛主席略談了會議情況，重點是批評了解放軍有驕傲情緒，“背上背了兩個大包袱，一個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個是支左有功的包袱，經常在這兩個包袱上滾來滾去”。

黃永勝上山後，在林彪那裏得知，康生曾到林彪那裏說：“吳法憲報告的關於修改憲法小組所謂‘天才’問題、‘指針’問題的爭論，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吳法憲扯謊進的饑言。”林彪回擊康生說：“吳法憲這個人我觀察了二十多年，還沒有發現他扯過謊。”因此黃永勝告訴吳法憲說（當時我和邱在場）：“這個問題，你無論如何不能承認是扯謊，否則林副主席開幕時的講話，就站不住腳。”

第三、找陳伯達談話。休會第二天（26日）我們接到陳伯達電話，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他駐地去有事相談。我們到齊後，陳伯達說他剛從毛主席那裏談話回來，已經報告總理同意，向你們傳達一下毛主席對我的批評。這時他的情緒似乎有些恐慌，加上滿口福建方言，說得越快，我們越聽不懂。因此他就一邊講，一邊寫，大意是毛主席批評了他搞宗派分裂，參加了軍事俱

樂部。但毛主席態度很好，離開時毛主席面帶笑容的和他握手。經毛主席同意，他又見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徵求批評意見，康生批評他把林副主席綁在自己戰車上。

當時我聽了之後，最深刻的感到“軍事俱樂部”這個提法意味深長，思想震動很大，估計可能要牽連相當一批幹部。後來事實證明，這並非杞人憂天，果然未出所料。

第四、8月31日毛主席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嚴肅批評陳伯達唯心論的先驗論，及煽風點火，制造分裂，進行突然襲擊，唯恐天下不亂。這是一篇短短的、但具有重大作用的文章。文章中還多處把林彪和毛主席拉在一起，用“我和林彪同志認為”如何如何的口氣，似乎兩人意見始終“一致”和“親密無間”，迷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為了使讀者正確了解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現將全文抄錄如下：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領袖。這裡例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够條件的不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里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什麼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于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方塊字读书社區，中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

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學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們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這是唯心論、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起，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了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在休會期間，政治局會議更加頻繁，討論處理日常許多重大問題。現在我能回憶起來的幾個問題是：

第一、決定陳伯達、汪東興、吳法憲三人要向全會做出認真的檢討。當時吳法憲思想壓力特別大，心情緊張急躁，自己寫不出檢討提要，秘書幫助寫，又寫得不像樣子，很難過關。我和邱會作看到這種情況心裏不安，因此利用一個夜晚，同吳法憲共同商量檢討內容。把檢討輪廓確定後，由邱會作親自執筆，我就回家休息去了。邱會作寫成後，又把我叫醒，修改定稿。

8月底，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由林彪主持，首先聽取陳伯達的檢討，因為陳伯達講話多數人聽不懂，張春橋自告奮勇充當翻譯。陳伯達講一句，張春橋翻譯一句。陳伯達檢討完畢，接着吳法憲、汪東興作檢討。主要是念稿子，時間都不太長就念完了。以後有若干人發言進行批判，即算初步通過。會議結束時，江青等“上海幫”特別興高采烈，連走路都不像一般走法，簡直像跳快步舞一樣向前跳。他們魚貫而行，滿臉春色，同每個參加會議的人握手。

第二、討論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9月初，這次政治局會議是由林彪主持的，討論雖然嚴肅認真，但並不很深人。多數是表態擁護，聯系陳伯達方塊字讀書社來打算除表達擁護之外，還想作點自我批評。黃永勝知道我的意圖，臨開會時勸我不要急

于作檢討，因為葉群沒有作檢討的準備，我與葉群又同是在中南組發言，如果我作了自我批評，勢必迫使葉群作自我批評，使葉群陷于被動。我接受了黃永勝的勸告，在我的發言中，取消了自我批評那一段。

第三、決定成立會議公報起草小組。會議開始時，政治局會議指定由陳伯達負責組織幾個人起草會議公報。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經毛主席批准決定改為由康生負責，張春橋、姚文元、葉群和我組成起草小組。實際上我祇參加了兩次討論，一次是在康生住處，討論公報應寫些什麼內容。根據毛主席說的：“這次廬山會議鬧了一個大笑話，什麼是唯物主義反映論，什麼是唯心主義先驗論，都搞不清楚。因此公報重點應提倡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的指示精神，確定了公報基本內容。另一次是公報草稿寫出來之後，幾個人在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審查定稿。

在休會期間，政治局若干委員的活動也很忙碌。康生和江青很快把各組記錄集中到他們那裏進行審查。康生看了陳毅發言記錄後，在政治局會議上公然罵陳毅說：“這個老反革命，嗅覺真靈，遇有機會就跳出來”。當他們沒有查到葉群的發言記錄時（葉群把自己的發言記錄已取走了）立即報請總理迅速追究。

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問葉群：“你的發言怎麼收回了？”葉低頭不語。

毛主席又問我：“你的發言收回了沒有？”

我說：“沒有。”

毛說：“那你是‘英雄’。”

此時康生指着我插話說：“你的發言雖然祇有十幾分鐘，但內容是尖銳的。”

我知道，毛對我的發言也是不滿意的，而康生則是興災樂禍，落井下石。

“上海幫”的幾個人經常在一起研究會議形勢，研究各種對策。吳法憲檢討後，辦事組的幾個人，也常在一起議論會議形勢，估計可能出現的後果。葉群擔心別人來抄她的家，要求方塊字讀書社區

我們無論如何要保住林副統帥。她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大鍋裏有米小鍋裏就有飯。”

## 六、全會復會

休會一周左右，大約于9月初，又恢復了小組討論。討論中心是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並聯系實際批判陳伯達。不但批陳的天才論，同時聯系陳過去歷史上所犯錯誤，系統地批判，也就是算總帳。總理、康生對陳伯達的歷史情況比較了解，由他們到各組講話，介紹材料。我親自聽到周總理在中南組的講話。總理從1957年陪同毛主席到蘇聯進行國事訪問發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講起，一直講到廬山會議，提供了不少大家不知道的材料。例如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陳伯達幫助進行修改的，江青等早就把陳伯達劃在劉少奇圈子裏的人，將幫助修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看成一條重要罪行。

現在劉少奇平反了，《論共產黨員修養》成為經典著作，又怎麼看待陳伯達的功勞呢？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任意篡改歷史事實，典型的實用主義！實事求是早就拋到九霄雲外了。這是我黨歷次大錯誤的思想根源之一！

依我的觀察，全會後一段分組討論的氣氛基本正常。如果說，前段分組討論偏于盲目起哄，後段則偏于謹小慎微。因為大家覺得前段受騙上當了，應接受教訓。所以發言除表態擁護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對陳伯達盡自己所知所感進行批判外，似有少說為佳的現象。小組對原來規定的三個議程討論不多，主要是採取政治局擴大會議方式討論確定的。

9月5日開始，恢復大會。按原定三項議程，大會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通過了“四五”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通過了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報告。

方块字读书社区

9月6日下午舉行全會閉幕式，毛主席決定陳伯達不能出席會議，因此主席臺上祇坐有：毛、林、周、康，沒有陳伯達。除原則上通過了會議公報外，主要是毛主席講話。開始講高級幹部的學習問題，要讀幾本哲學書的問題，并說“不要上‘黑秀才’的當”；又講全黨的團結問題等等。

此時毛主席的言語還比較溫和平靜，但後來越講越生氣，特別講到國家主席問題，火氣更大。大意說：“你要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嗎？我是十幾年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就要當國家主席。”又說：“誰想代表人民，誰就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毛澤東聲色俱厲的這些講話，越聽越令人齒冷心寒，殊感問題嚴重。把黨的中央會議搞成這個樣子，汪東興的罪惡尤大。

散會後，吳法憲對我說：“有了毛主席這篇講話，問題全解決了。”我頂了他一句說：“你不要自我安慰。”

會終人散。

9月6日晚8時，葉群忽然通知黃、吳、李、邱同她一起到江青那裏去，看樣子是低頭向江青道歉求情。江青住在原來蔣介石的那座別墅裏。我們在會客室裏等了半小時，江青才緩緩由寢室出來，滿臉怒氣。抬眼將大家掃視一遍後就坐下來，半天不吭聲。

葉群緊靠江青身旁，低聲下氣地說：“這次我們本來動機是擁護毛主席的，結果反而干擾了毛主席，我們心裏很不安。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嚴重錯誤。林副主席批評我們頭腦簡單、頭腦發熱。我們都是從小就參加革命，我們都是一條藤上結的瓜……。”沒有等葉群說完，江青就發開了洋脾氣：“你們要打我十八層地獄！你們，你們在毛主席那裏告我的狀，害得我好苦啊……，你們，你們不聽我的話，你們對我封鎖，你們搞軍國主義，你們搞軍隊領導一切，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人？……”看樣子根本無法談下去，祇好請江青內心忘懷，我們告辭了。



在林彪專機上

我對這次低頭向江青求情非常反感，回來後我對黃永勝發牢騷說：“大丈夫做事，敢做敢當，該殺就殺，該剷就剷，何苦去跪求別人乞饑。”

9月7日告別廬山。當時毛主席準備去杭州，林彪飛蘇州，黃、吳、李、邱四人同機飛回北京。在九江機場，按計劃林彪乘坐的飛機先起飛，黃、吳、李、邱乘坐的飛機後起飛。因此，在林彪、葉群上飛機後，黃、吳、李、邱也跟着上飛機送行，并由隨行的記者照了幾張像。當時江西軍區、廬山交際處和全會服務人員都禮節周到地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前往送行。

政治局規定這次會議內容除傳達公報外，其它一概保密。同時對會議工作人員，隨身秘書都打了招呼，要絕對保密。陳伯達到北京後，即停止參加中央任何會議，停止閱看中央任何文件，實際上處于靠邊軟禁狀態。

林彪已大難臨頭了。二中全會之後發生的事情是順“理”成章的。雖然當時我們都沒有認識到這層意思，但二中全會後，我曾在辦事組說過：“我們不適應高級的政治生活”，也反映了我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最困難情況的最壞思想準備。

## 第三十七章 批陳整風與南巡秘密講話

### 一、毛主席說： “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

1970年9月下旬，為了參加國慶活動，毛主席由杭州起身回北京，在途中特地到蘇州看望林彪，了解林彪的身體、生活和工作情況。雙方交談兩個多小時，葉群在座做記錄。首先是談林彪的身體和生活情況，毛主席希望林彪搞點社會調查，經常了解人民群衆的生產和思想動態。以後更多的時間談到解放軍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當談到黃、吳、李、邱的思想和工作特點時，林彪在毛主席面前談到，黃、吳、李、邱雖然在廬山上了陳伯達的當，但是他們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工作上有辦事能力，一旦發生戰爭，他們仍是骨幹等等。林彪和葉群由蘇州回到北京後，葉群特地在三座門一次有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的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和林彪兩人談話內容。

我們由廬山回到北京後不久，吳法憲和葉群就寫了書面檢討，呈送毛主席，希望毛主席有個好的批示，以便盡早解脫。但毛主席給了他們當頭一棒，在他們的檢討上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10月14日，毛主席對吳法憲書面檢討上的批語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方块字读书社区有黨以書見過。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同志的

報告，又找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借口。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10月15日，毛主席對葉群書面檢討上的批語是：“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九大’勝利了，當上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對於毛澤東這樣嚴厲的批評，不但吳法憲、葉群思想震動很大（據說葉群當着林彪的面大哭了一場），我們軍委辦事組其他人也震動非常大，因為毛對吳、葉檢討的批示之快，批評之重，上綱上綫之高是沒有想到的，特別是對葉群的批評，絲毫不顧及林彪的面子，使我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

在吳法憲的書面檢討上毛主席還批語：“我願意看見其他宣講員的意見”。毛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吳、葉檢討了，黃、李、邱也要檢討。要人人過關了。

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坐卧不安，飲食無味，我想誰遇到這種情況也不會例外。廬山會議上，毛主席主要是對陳伯達的嚴厲批判，對其他人祇是旁敲側擊。現在看來，批判的矛頭是直接對着黃、吳、葉、李、邱了。

11月，黨中央轉發了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及傳達陳伯達問題的有關文件。

1970年冬，林彪又到北戴河去了。

1971年1月初，經毛主席批准，軍委召開座談會，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參加會議。會議主要是研究當年的戰備工作和軍事訓練工作。黃永勝主持會議。因為黃和我同時還要參加華北會議，因此祇好兩面跑。當時的會議簡報每一期都送毛、林、周。

### 方块字读书社区

2月19日，毛主席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突然批示：“請告

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會議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sup>1</sup>主持時期那樣。”

周總理看到這個批示後，很快召集黃、吳、李、邱開會，責令吳法憲和葉群重新寫檢討，責令黃、李、邱也要很快寫出檢討，呈送毛主席。並說：“你們不好好檢討，林副主席就要被動，你們檢討得越好，林副主席就越主動”。

當時，軍委座談會已結束，2月22日晚，軍委辦事組祇好立即召集在京各總部、各軍兵種、國防科委、軍委院校等單位領導三十餘人開會，會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時黃、吳、李、邱在會上作了檢討。我們不僅檢討了“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的錯誤，而且檢討了廬山會議陳伯達問題上的錯誤。會後，軍委辦事組給“毛、林、周、康”寫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傳達毛主席批示的報告》。報告中提到：“這幾個同志（指黃、吳、葉、李、邱）即將向主席寫出書面檢討，認真清理思想，檢查自己的錯誤”。3月1日，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已閱，很好。有主動，力求貫徹。”

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很快地寫出各自的檢討，黃、李、邱先後于3月21日、22日分別呈送毛主席。3月24日，毛批示：“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的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4月11日，毛又批示：“吳法憲、葉群二同志的自我批評，我已看過，可以了。請連同黃、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評，向政治局會議報告，作適當處理。”

毛主席看完我們各人的書面檢討之後不久，召集黃、吳、李、邱到中南海他家裏談話。這次談話語氣比較緩和，毛主席說：“你們的檢討我都看了，你們有的在信封上寫要我‘親收’，有什麼密可保？”又開玩笑地說：“你邱會作的字寫得不錯，你也可以當主席！”此後又很嚴肅地說：“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

注1. 李指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作鵬；吳指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鄭指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

今後就看你們的實際行動了。”有了這句話，大家心裏暗自鬆了一口氣。

## 二、華北會議 和“批陳整風”會議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根據毛主席提議，黨中央召開了華北會議。

這個會議的起由，是駐華北、京津地區的38軍給軍委的一件材料引起的。1970年12月10日，38軍黨委寫了一個《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報送軍委辦事組和中央。報告中揭發，在解決保定派性等問題時，陳伯達在保定、唐山等地講話“千方百計地突出自己，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陳伯達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12月16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以中央文件名義下發。毛澤東批示：“……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決定召開“華北會議”。

會議由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領導並指定李德生、紀登奎、黃永勝和我負責會議的日常具體工作。黃永勝看到毛主席親筆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後次序，徵求我的意見：工作怎麼搞法？我說：“最好由李、紀牽頭，我們協助。如果他倆不願牽頭，那你就應多尊重他倆的意見，挺身而出，大膽工作，絕對不可采取消極觀望態度。”黃永勝說：“難哪！”我又說：“遇事多向總理請示。”黃永勝表示同意。

華北會議採取小組會議、中型會議、全體會議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重點是批判李雪峰、鄭維山，其次是解學恭、吳德、劉子厚等人的錯誤。會議後期是其他有關人員自我檢查并在全體會議上檢討表態。會議進行情況除會議簡報及時反映外，我們四個人曾到毛主席那裏匯報并聽取指示。毛主席決定李雪峰、鄭維山隔離審查，北京軍區由李德生、紀登奎領導。并指示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從1971年1月下旬起（即華北會議結束後起）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批判劉少奇一類的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

大約是1971年4月初，根據毛主席指示，由周總理帶領黃、吳、李、邱，還有李德生、紀登奎，乘火車專列到北戴河會見林彪，主要由周總理把最近中央工作情況及今後打算（其中包括4月份中央召開“批陳整風”會議），向林彪匯報並徵求林彪意見。林彪表示完全同意，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意見。當周總理匯報黃、李、邱寫出檢討，毛主席已有批示時，林彪祇說：“錯了就檢討，按主席批示辦。”

現在回想起來，這次毛主席為什麼安排黃、吳、李、邱同總理一起去北戴河呢？我認為是毛主席希望林彪對“批陳整風”問題發表點意見，並對黃、吳、李、邱進行一番教育。更重要的，大概是在黃、吳、葉、李、邱都檢討後，在中央批陳整風會議前，探聽林有無自我檢討的意思。但這個希望落空了。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開有中央、各省市、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批陳整風”會議，實際是批判“軍事俱樂部”黃、吳、葉、李、邱的會議。會議印發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向黨中央、毛主席做的書面檢討（唯獨沒有汪東興的檢討，汪東興得天獨厚，享受特殊保護因而幸免）。

會議開始時，葉群有些擔心，擔心中央“批陳整風”會議會像華北會議批判李雪峰、鄭維山那樣批鬥黃、吳、葉、李、邱，因此常來電話了解會議情況。以後聽說會議主要是分組討論，氣氛比較冷靜，不少負責人既批判方块字读书社区邱，又檢查自己的錯誤，甚至檢查多于批判。這樣她才放下心，并隨林彪于4月19日回

到北京。

會議中唯一發言最激烈的、政治上綱非常高的就是毛遠新，他說：“廬山會議是一次‘未遂政變’。”（此說法一直延續到1981年的公審）“未遂政變”的這種說法，三中全會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因此十分警覺。當時毛遠新住在釣魚臺江青那裏，與毛主席來往密切，又具有毛澤東親侄子的特殊身份，當時我就感到“未遂政變”的說法太嚴重了，這已經不是一般的上綱上綫。按此推理，矛盾的性質就有了根本的轉變。對五位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幹部扣上這樣比鋼鐵還要沉重的大帽子，到底是何用意？！這未必是空穴來風，這樣的說法能够是你小小毛遠新發明的嗎？到底是誰有資格將廬山會議說成是“未遂政變”呢？不敢往下想！

會議最後由周總理做了總結，并通過了黃、吳、葉、李、邱的檢討。

林彪對這次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仍然是一言不發。這多少表明他的態度。廬山會議之後，毛主席批准先召開華北會議，把李雪峰、鄭維山批得臭不可聞，後又召開“批陳整風”會議，批判“軍事俱樂部”黃、吳、葉、李、邱。毛澤東的方針很明顯，步步升級，步步緊逼，步步圍攻，實際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麼態度。毛澤東已下定決心，不投降就讓你滅亡。

劉少奇“投降”了，作了檢討，也未能挽救自己的滅亡。鄧小平多次檢討，表態“永不翻案”，站起來之後不久，又強加“走資派還在走”的罪名，被打倒了。

我看林彪不屈從、不檢討、不發言的態度是對的，反正檢討不檢討結果是一樣，黃、吳、葉、李、邱檢討多次，毛澤東表態“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今後就看你們的實際行動了”，中央“批陳整風”會議又通過了黃、吳、葉、李、邱的檢討，最後怎麼樣？結果不還是統統被打倒了嗎？

### 三、在武漢與劉豐的談話

初秋天氣，盛夏漸退，早晚已有涼意。1971年8月，朝鮮軍事代表團來我國訪問，會談武器裝備援助問題。按照既往原則，除原子弹外，凡我國庫存或能生產的常規武器裝備，一律滿足他們提出的要求。會談項目、數量基本確定後，我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團長、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吳振宇大將等一行到外地參觀訪問。先到海軍北海艦隊駐地的山東青島、煙臺、威海等地，參觀海軍艦艇、飛機、導彈及工程設施。以後轉回北京稍事休息，又到長沙、武漢參觀訪問。



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參觀毛主席故居

大約是9月5日上午由長沙到達武昌，武漢軍區組織隆重的夾道歡迎。在將客人安排休息後，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到駐地看望我。見面開談中，劉豐談到毛主席在武漢接見中南各省負責同志時的重要講話，大體內容是：

1. 談到接見經過時，說他參加了兩次接見，司令員曾思玉到東北去了，第一次沒有參加，祇參加了第二次。
2. 談到毛主席批評（劉豐語是“罵了”）華國鋒問題。當時華國鋒向毛主席匯報農業問題，毛主席不願聽，批評說：“你祇知道抓農業，不抓政治，不抓階級鬥爭。”
3. 談話中主席提出了“二要讀書社區”原則，即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

謀詭計。

4、主席在談話中說，不主張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問題。這很明確地是批評林彪，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黃、吳、李、邱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葉群。

5、談到兩首歌的問題，毛主席提倡並親自領導大家唱了《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

劉豐談話中我沒有任何插話，談完之後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態度。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主席的談話內容再次在我的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動，想了一想，很快就形成自己三點認識：

1、廬山會議問題沒有完結。原來我認為經過廬山批陳，又經過華北會議，再經過4月中央批陳整風工作會議，我們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檢討，受了批判。在4月中央批陳整風工作會議之前，毛主席又親口對我們宣布：“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今後就看你們的實際行動了。”當時我認為毛主席接受了我們的檢討，廬山會議問題已經可以告一段落了。劉豐同我談話之後，才感到我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2、在廬山會議的問題上，不但沒有結束，政治上綱的“罪名”比以前更高了，也更多了。在4月中央會議之前，什麼“反對九大路線”，什麼“煽風點火，搞突然襲擊”，什麼“軍事俱樂部”，什麼“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什麼“唯心主義先驗論”等，已經是嚇死人的罪名，現在更是增加了“修正主義”和“陰謀詭計”這兩條份量很重的罪名。

3、矛頭更明確地指向林彪。“辦公室主任”問題更直接地指向林彪個人。如果祇單純講三項基本原則，不講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問題，我可能不會那麼敏感，不會有那麼大的思想震動。然而把三項基本原則與不主張自己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聯繫起來，就很容易判斷，毛主席所講的，就是針對林彪的。

劉豐走後，我獨坐思考了一會兒，心情愈來愈緊張，愈來愈不安。

當天下午陪同朝鮮貴賓參觀長江大橋及武昌造船廠。晚上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聯合舉行宴會，我祇是禮節性地陪着客人。我一杯茅臺酒，從開始到宴會結束，仍原封未動，完全是做樣子奉陪而已。晚宴後參加文藝晚會，劉豐半途退席，據說他犯了胃病，身體不舒服。文藝晚會結束後，曾思玉邀我共同到劉豐駐地去看他，到達劉豐寢室內，他很快坐起來同我們打招呼，看樣子不像有什麼大病，說了幾句慰問的話，我們就退出來，各自回駐地休息去了。據說毛主席在武漢談話時，曾要求大家絕對保密，不准把談話內容告訴北京任何人。但是劉豐無意中脫口而出，把毛主席的談話內容告訴了我，可能後來冷靜一想，發現自己做錯了事，感到後怕，因此就得了“胃病”。

9月6日上午，陪同吳振宇等回到北京，當天下午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和我，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同朝鮮軍事代表團舉行最後一次會談，把中央批准的援助項目、數目宣布之後，朝鮮軍事代表團非常滿意，會談很快就結束了。把客人們送出門外，我們仍回到北京廳。

此時離出席朝鮮使館宴會還有一個小時，我把黃永勝拉在會談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劉豐同我談的情況全部告訴了他。我還特別提醒黃永勝不要把劉豐談的內容告訴葉群和吳法憲。以後我們四人靠攏坐在沙發上，黃永勝告訴我們最近毛主席在外地視察時，所談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錯誤的指示。接着我們一起去參加朝鮮使館宴會。在人民大會堂北門上車時，邱會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就面向我說：“我們共坐一個車行不行？”我說：“可以。”我們倆上車後，邱說：“有什麼消息可不可以告訴我一點？”我就把車內保密玻璃擋上，然後將劉豐談的主要情況告訴了他，并警告他說：“無論如何不要告訴吳法憲”。

大約過了兩天之後，我又把毛主席談的三項基本原則，向海軍黨委常委作了原文傳達，但其他內容沒有傳達。

## 四、毛主席講 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鬥爭

當時，黃永勝向我們傳達毛主席講的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鬥爭的“最高指示”，內容大致是：

主席講：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一切，也可以丟掉。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以後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反對毛主席“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觀點，後來他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從1930年6月到9月，李立三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沒有成功。王明路線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路線錯誤，王明倒臺了。在長征路上，一、四方面軍匯合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到陝北後張國燶逃跑了。全國勝利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不講軍事，講什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搞成。再就是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大多數同志。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也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兩天半。我看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理論綱領是天才論，組織綱領是國家主席。天才問題是現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

急于分裂黨，急于奪權。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於林副主席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

毛澤東南巡時秘密講的這篇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內容，在毛澤東死後，歷史已經證明並且將繼續證明，其中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錯誤的。他親自處理的王明路線和張國燾路線錯誤，是完全正確的。王明、博古錯誤領導的結果，導致蘇區損失十分之九，白區力量損失百分之百，錯誤時間達四年之久，當然是路線錯誤。但對犯錯誤的同志採取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寬大團結的政策，連王明、博古本人還很長時間內保持了中央委員的領導地位。因此毛澤東的領導威信大為提高，黨的團結大為增強。張國燶在長征時分裂紅軍、分裂黨，另立中央，其時間達一年以上，當然也是路線錯誤。張國燶逃跑了，而對其他犯錯誤同志，同樣採取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正確政策，結果使四方面軍的同志口服心服，紅軍更加團結。

但是毛澤東親自處理的彭德懷、劉少奇的兩次所謂“路線鬥爭”，歷史已經證明是徹頭徹尾的錯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將正確誣成錯誤，將有功誣成有罪，將香花誣成毒草。不但把彭德懷整死，把劉少奇整死，而且打擊了一大片，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大的損失。這樣的錯誤到底是什麼性質？如果是別的什麼領導人，早就該全黨共株之、全國公討之了。

1970年廬山會議，對林彪、陳伯達的所謂第十次路線鬥爭，究竟是正確，還是錯誤，至今尚未全面地、實事求是地結論。

## 五、南巡講話是 策劃批鬥林彪的前奏曲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結束了自8月中旬到9月11

日，將近一個月的南巡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的行動。他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講話中，除了“三要三不要”及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外，據知情者說還有這樣一些內容：

1、在講路線鬥爭時表揚了江青，批評了許世友。毛主席說：江青直接參與的是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陳伯達和那個人（那個人是誰？不指名，聽者、讀者都知道）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鬥爭，她在國外，沒有介入到核心裏來。這個人頭腦清醒，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主席又說：我承認江青有她的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察覺到的。這一點我應向她學習，你們也應向她學呢。這是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對江青的高度評價。很明顯，毛把江青進一步推向政治前臺的目的，一方面將江青樹立成為文革的“光輝形像”，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文革成果，推動文革繼續發展。另一方面表示出毛澤東是江青的後臺，是一家人。誰再膽敢反對文革，誰要反對江青，就是反對毛澤東，下場如同林彪以及黃、吳、葉、李、邱。

同時，毛主席批評許世友時說：張國燾搞偽中央，你許世友是清楚的。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是締造者、指揮者。他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搞分裂，那樣不好嘛。長征時同我們一起的右路縱隊有四方面軍的第4軍和第30軍，李先念和你許世友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張國燾打電報命令你們返回去，我們說，你們願意回去就回去，不願意回去我們也歡迎。後來你們還是回去了。你許世友同張國燾一樣是不對的。要接受這個教訓。現在你對我們的感情不如過去，我的話你也不聽了。

毛澤東為什麼特別批評許世友呢？因為許世友在廬山會議華東小組會議上，堅決擁護林彪講話，對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極大的反感。以後又給林彪寫了一封表態信。毛主席借許世友的腦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幹部。

2、毛澤東對林彪的批評就更嚴格了。他說：林彪同志那個講

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是認為有什麼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葉群確實在講話當天就把記錄拿走了）。既然有理，為什麼收回呢？就說明他們空虛恐慌。又說，廬山這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結論，當然他要負一些責任。回北京之後，還要找他們談話，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改過來，有的可能改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的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又說：我同林彪同志說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譬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嗎。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筆者聽到五次），一次就算講了一萬句，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聽，等于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彪親自指揮的，締造就不能指揮呀？締造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3. 主席說：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麼看法？譬如華北小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九十九人的會議（即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他們要指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

知道，這怎麼行呢？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的意見提出來，結論要由中央來做。

4、主席說：軍隊要謹慎，地方也要謹慎，不能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的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隊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搞壞事，聽你的？

5、主席說：要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做。《國際歌》的詞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面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衆。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就是提出了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麼！

又說：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二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相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有鬥爭的，祇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當我從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這次南巡期間多次秘密談話的主要內容後，很自然，思想上產生了很大震動。但仔細想一想，又有不少問題想不通，疑惑不解：

第一、毛主席這麼多重要的講話內容，為什麼不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華北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上講？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對少數幹部講，并規定所講的內容要絕對保密，不能告訴北京任何人。這究竟為什麼？這種做法就是馬列主義？就是團結？就是光明正大？我不想無限上綱，說這是陰謀詭計，是破壞團結搞分裂。我祇根據自己對光明正大、對團結與分裂、對實事求是的理解來判斷：這種做法非常不妥當，是非常錯誤的！

第二、林彪在廬山的講話，是在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批准公開講的，黨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體中央委員全部在座，并以熱烈鼓掌表示贊成。第二天，經政治局討論通過，并由總理報主席同意，又給全體中央委員重放了林彪講話的錄音，當時沒有任何人提出反對意見，而是熱烈鼓掌表示贊成，這怎麼說是搞突然襲擊，是搞地下活動？

“九大”黨章並沒有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必須經過黨中央主席審查批准，相反，黨章規定黨員有權向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議。黨員對於黨組織的決議指示，如果有不同意見，允許保留。彭德懷給黨中央主席寫了一封意見信，就成為反黨路線錯誤。林彪在黨中央會議上發表意見，又成為反黨路線錯誤，實在令人難于理解。難道這就是黨內民主集中制嗎？難道這就是黨內群衆路線嗎？難道這就是黨內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嗎？難道這是“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紀律又有自由，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嗎？

至于林彪的講話沒有事先向毛主席商量，據我了解並非如此。雖然現在當事人大部分都死了（陳伯達、吳法憲的回憶錄都講到了這段事實），但是我還沒有死，可以作證。當林彪講話完畢，毛主席宣布散會後，葉群就向我和吳法憲、邱會作等人說：

“會議開始前，毛主席和林彪在禮堂休息室時，林彪就向毛主席報告了，他準備在會議上講一點意見，毛主席同意了林彪講話，但不要點名。”林彪還要葉群站在休息室門口，不讓別人進去干擾。由於毛、林的談話致使大會開幕式沒有按時開始。

我認為，葉群的這番話是可信的，因為在黨的全會上，特別是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及講話內容是必需請示毛主席，並經毛主席批准的。作為黨的副主席的林彪，這點起碼的常識和紀律還是知道的。現在毛主席說事先沒有同他商量，是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究竟造謠扯謊的是誰？還是他老人家太健忘了？

第三、關於“人民解放軍塊字读书社團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的提法，是經毛主席同意，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

的統一對外提法。但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會議討論“八一”建軍節社論時，江青和張春橋突然提出這一提法“不符合歷史，要修改”，這樣就與黃永勝堅持的“完全符合現在事實，不應修改”的意見發生爭論。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是支持黃永勝意見的。周總理請示毛主席後，我們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來提法不變”。這應該是毛主席第二次對這一提法的肯定。可是這次南巡談話中，却用此事批評林彪說：“締造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真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出爾反爾。

第四、關於天才問題。“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在文革之前就是黨中央確定的對國內外宣傳的統一口徑。林彪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時的講話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仍堅持這個觀點”。由於林彪堅持了這個觀點，毛主席就說是“反黨理論綱領”，難道反對這個觀點，就是馬列主義嗎？我當然保留我的不同看法。

第五、關於國家主席問題。林彪在二中全會上自始至終根本沒有提到設國家主席問題，根本沒有像會前那樣再堅持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證明他已接受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並改變了會前的態度。

祇有汪東興首先在華北小組會上“發難”，帶頭堅持要設國家主席，並要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而毛主席把設國家主席說成是“反黨組織綱領”，又把“急于想當國家主席，急于分裂黨，急于奪權”強加在林彪頭上，這從何談起呢？

思前想後也得不出正確的答案，但有一點我已隱隱感到：二中全會的問題沒有完，陳伯達問題沒有完，毛主席南巡各地的秘密講話包含着深刻用意的，可能是發出策劃批鬥林彪的信號。我真不希望是這樣，想想都不寒而栗……。

## 第三十八章 “九·一三”事件

### 一、周總理的電話指示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早飯後，孩子們興致很高的提議去頤和園玩玩。劉繼祥秘書也說，今天沒有接到中央和辦事組開會的通知。

自8月以來，先是陪同江青到青島，之後就是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青島、長沙和武漢。在北京的時間，也是一個會議連着另一個會議，根本沒有休息的機會，也很少有時間與家人相聚在一起。老伴也勸我：“既然沒有會，就和孩子們出去散散心吧！”我同意了。

當時頤和園閉門謝客，沒有對外開放。經過秘書與有關部門聯系，頤和園做了專門安排。走進園內，非常安靜，近處鳥語花香，遠處青山綠水。我與老伴隨孩子們在園中散步、照相。頤和園還專門安排了講解員，陪同我們一路講解園中歷史。秋高氣爽的天氣，我的心情很不錯，多年都沒有這樣輕鬆了。直到快中午，全家才回西山。

下午起床後，劉秘書報告，仍沒有中央和辦事組開會的通知。我要劉秘書把前一段因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在外地，而未來的及處理的海軍文件，抓緊送來。在當時，我們不僅要參加中央和軍委辦事組的工作，還要顧及“自留地”。

晚飯後，孩子們又拉方塊字讀書社區燈片。沒看多久，我就回辦公室繼續處理文件。大約10點半過後，全部文件都處理完

了。

這一天很安靜，沒有別的事情打擾。既到頤和園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處理完。心裏很高興。老伴進我的辦公室說：“既然事情都辦完了，就早點休息吧。”她一邊幫我收拾文件，一邊與我閑談。

此時，劉秘書進來說：“總理秘書來電話說，總理要找首長講話。”我聽後說：“立即轉過來。”劉秘書拿起我辦公桌上的軍委一號臺電話說：“請把總理電話接過來。”

我拿過來電話，等待總理講話時，看了一眼手表：23時整。

周總理在電話中指示我：“你查問一下山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飛到那裏去了，查的結果告訴我。”

我回答：“好的。”

平時，總理指示我了解這樣或那樣的情況，也是很平常、很經常的事，當時總理的語氣也很平靜，我沒有聽出任何異常的感覺。

23時05分，我就同山海關機場接通了電話。

我問：“你是誰？”

回答：“我叫李萬香，是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主任。”

我問：“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軍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

我問：“什麼時間落地的？”

回答：“20時15分。”

我問：“飛機走了沒有？”

回答：“沒有走。”

我說：“好了，就問這件事。”

我放下電話，立即要軍委一號臺總機接通周總理電話。接通後，我把查問山海關機場那架空軍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10分左右。

聽完我的報告，總理的語氣說：“有這樣一個情況，第一……”，當我聽到“第一……”時，立即拿起筆準備記

錄，并用手勢告訴老伴幫助我記錄。

在電話中，總理向我做了四點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級指示的習慣，也為了讓我老伴能够記錄準確，總理每說一句，我都要按原話復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聽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

第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

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

總理指示完畢後，我示意要過老伴做的記錄，再次向總理復述了他的四條指示。在復述時，將第一條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為“林副主席”。總理在電話中聽完我的復述說：“那就這樣吧。”此時大約是23點30分左右。

兩次復述總理的指示，這是我長期做參謀工作，在複雜的戰爭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工作習慣。軍情無小事，不能正確的接收、傳達上級的指示，是要貽誤大事的，因此現場核對上級的指示命令，是高級指揮人員必備的素質。

接完總理的電話，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總理出于安全考慮，不同意林彪飛夜航。

23點35分，我要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電話，隨即將總理指示的前三條（因為第四條與機場無關）向調度室值班員做了傳達。同時，我在此次與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的通話中，對總理的第三條指示，又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這是我當時對總理電話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黃、吳、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飛；其二，難道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決定放飛也不行嗎？

我要求值班員復述方塊字讀書社區。

23點45分左右，周總理又打電話問我三叉戟飛機號碼，我又

立即打電話詢問機場調度室，機場值班員開始報告為256號，我將飛機號碼報告了總理，幾分鐘後，機場調度室又來電話更正為252號，我又將更正後的情況再次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點之後的約一小時中，周總理（包括總理辦公室）給我打了兩次電話，我回總理四次電話。同時，我給山海關機場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員打了三次電話，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給我回了一次電話。

通完電話後，我對照總理的電話指示，又仔細地想了想與機場通話的情況。我感到，在傳達總理的第三條指示時，我曾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的話不够準確。當時我考慮，雖然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完全可以決定是否放飛，但又想到總理電話指示的第四點，吳法憲已受命到達西郊機場，空軍直接領導的中央首長專機師和指揮系統都在西郊機場，而且山海關機場那架飛機是屬於空軍專機師的，機組人員也是空軍的，如果吳法憲不知道總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隨時直接調動飛機。這樣就不能保證總理指示的落實。

因此，我覺得應向機場再強調、再明確一下總理的指示。

9月13日0時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電話，還是值班主任李萬香接聽的。

我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北京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在這次通話中，我特別強調和明確了兩點：第一、強調“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第二、強調“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

當時我認為，這樣是更準確、更完整地傳達和落實總理的指示。但我有一點疏忽，勞埃德書社請電話的對方復述一遍。

通話結束後不久，山海關機場場站航行調度室又接連來了兩

次電話。

第一次大約是0時20分左右。電話接通後，值班員先報告我說：“李政委，場站領導要同你通話。”

我答：“好，請講。”

頃刻對方說：“我是場站站長潘浩，李政委你還有什麼指示？”

前幾次電話都是機場調度室值班人員接的，現在場站領導來了，我再次向他傳達總理電話指示的前三條。其中，總理指示的第三條，我是按照0時06分給李萬香的指示，即“聯合指示才能起飛”向潘浩傳達的。

通話中，潘站長請示我：“你傳達的總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訴空軍機組的負責人？”我回答：“可以告訴。”

潘站長突然在電話中又請示：“如果飛機要強行起飛怎麼辦？”我拿着電話思索片刻：潘浩的請示出人意外。即使總理不同意林彪專機飛夜航，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呀？況且，總理並沒有指示飛機強行起飛該怎麼辦，是阻止？還是不阻止？我不敢決定。

我答：“可直接報告周總理。”當時，在總理沒有明確指示，也沒有授權他人處理的特殊情況下，我祇能先答復機場緊急處置的辦法，因為總理在親自了解和處理林彪專機的問題，祇有總理有決定權。

這裏我要說明一點：當時，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第5師所管轄的戰備值班機場。機場作戰值班電話與海軍通信總站有專用線路，而通信總站與軍委一號臺也有直通線路，因此山海關機場作戰值班電話具備和軍委一號臺、和總理直接通話的條件。當晚，總理對我的電話指示第二條（“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就說明機場與總理的通話條件是具備的。

放下潘站長的電話，我本想立刻給總理打電話，報告潘浩請示的情況。但轉念又一想：潘浩在電話中並沒有報告機場發生了什麼異常情況，他怎麼能夠預先設想到飛機會強行起飛？從來沒

有過不經機場塔臺指揮，就有飛機自行起飛的事情出現過，何況這是空軍專機師的飛機。必須把機場的情況先搞清楚再給總理打電話，不然，總理問我“強行起飛”的根據是什麼？我如何回答呢？

大約0點30分左右，我正準備給機場打電話，機場的電話就打了過來，我當時接到的電話報告詞祇有一句話：“飛機強行起飛了！”

太突然了！我來不及多想，立即向總理報告：“飛機強行起飛了。”總理十分鎮靜的“哼”了一聲，重複問了一句：“強行起飛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問航向，回答：“西北。”我將飛機航向立即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13日凌晨0時55分。

從13日0時06分之後的五十分鐘內，山海關機場場站領導給我打了一次電話，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給我打了一次電話。同時，我給機場調度室打了兩次電話，我向周總理電話報告兩次。

以上就是從12日23時到13日凌晨0時55分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我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事件的全部過程。

此後我雖躺在床上準備睡覺，但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滿腦子都是：林彪的飛機強行起飛了。為什麼強行起飛呢？出了什麼事？機場雷達報告已向西北方向飛行，是不是要回北京？但回北京為什麼要強行起飛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覺得有問題。我的思想祇圍繞在總理指示不宜夜航，夜航不安全的思路中。當時，我最怕出現不安全問題，更不能在自己的工作責任範圍內出問題。

## 二、政治局緊急會議

剛剛躺下兩個多小時，秘書就來報告說，政治局通知召開緊急會議，立即到人民大會堂。由於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從床

上爬起來，穿好衣服就趕往大會堂。

到大會堂後，政治局委員們都陸續來了。周總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周總理報告林彪13日凌晨“外逃”的經過。

我從周總理的講話中，了解當晚的大致情況：12日晚21點左右，是林彪女兒林立衡發現了林彪、葉群要離開北戴河住地的異常情況，首先報告了擔任住地警衛的8341部隊負責人，由8341部隊負責人用電話報告了汪東興，汪東興立即報告了總理。總理曾打電話給葉群勸阻不要夜航。13日0時20分左右，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在住地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後，由北戴河開汽車到達山海關機場，8341部隊曾派車在後面追趕，但無濟于事。林彪的汽車開到三叉戟飛機旁邊，很快就上了飛機，0時30分左右，強行起飛。總理說：“1點55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中蒙邊境越過邊境線向外蒙方向飛去了。”當時尚不知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迫降時已機毀人亡。會上，周總理估計林彪是投奔蘇聯去了。總理要求：“目前此事要暫時絕對保密！”

原定當天上午我要到體委參加11月在北京舉行的亞非乒乓球邀請賽領導小組會議，因為總理指定我是組長。政治局緊急會議結束後，我向總理請示，是否還按計劃召開領導小組會議，總理說：“一切按正常進行。”

因為離開會的時間還早，我在大會堂吃了早點後，坐在沙發上想睡一會兒，但睡不着，腦子裏很亂，對總理剛才的講話，我真是異常驚訝！一是林彪“叛逃”，太出乎意料了；二是原來總理在12日夜早已知道林彪如此詳細的情況，但是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絲馬迹，把我蒙在鼓裏，茫然不知所措的處理機場問題。

上午參加完體委會議後，我回到西山家中吃午飯。劉秘書又報告，政治局通知下午三點在大會堂再次召開緊急會議。

會議上，周總理宣布：軍委辦事組暫時離開西山辦公。總理問黃永勝：“林彪去過西山你們辦公地點沒有？”黃永勝回答：“去過。”總理說：“為防止蘇修導彈襲擊，軍委辦事組人員分散一下，黃永勝、吳法憲在大會堂同我一起處理軍隊日常問題，辦事

組其他人員回家（各自單位）辦公。”為什麼如此，大家是心照不宣的。我當時被指定住在京西賓館。總理講完話會議就結束了。

14日晚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通報了兩件情況：一是14日下午，我國駐蒙古使館就獲得了我一架大型客機于13日凌晨2時半，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墜毀。我情報偵聽部門也從蒙方通信中證實這一點。後又接到蒙古外交部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有一架中國民航飛機，侵犯蒙古領空，在溫都爾汗墜毀。隨後，我駐蒙古大使館，向我外交部來電報告：有一架中國民航飛機在溫都爾汗附近機毀人亡。二是會議上總理又講了另一件嚴重事件：13日凌晨3點左右，空軍一架直升飛機從北京的沙河機場起飛，機上除正副駕駛員外，還有三名空軍的幹部。飛機一直向北飛行。中央命令攔截此飛機。該機之後在懷柔某地降落，已查明該機駕駛員死亡，三名空軍的幹部中兩人自殺死亡，一人被俘。

會議還確定了全軍新的作戰部署。其中決定，海軍各艦隊就近歸大軍區領導。海、空軍的機場派陸軍部隊進駐。雖然我已感到這是對我政治上的不信任，但我仍表示堅決執行。

15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宣布：“經情報證實，三叉戟飛機確實墜毀並起火燃燒。林彪、葉群、林立果全部燒死。”又說：“已指示外交部與蒙方交涉，盡快安排我使館人員勘察現場。”

18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宣讀了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經毛主席批准即將下發全黨的中央文件《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說：“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18日傍晚，我駐蒙使館人員在蒙方安排下趕到現場，進行調查及拍攝現場照片。22日派人送回北京。當時我們在政治局會議上都看了這些照片。機毀人亡的原因，蒙古方面認為該機是在“沒有外來影響的情況下，由於自身不明的原因，進行緊急降落，試圖用飛機腹部着陸失敗，引起爆炸燃燒”。我駐蒙古大使館調查人員認為，從墜機現場周圍並無高大目標，迫降場選擇合理，

着陸點到燃燒區滑行了幾十米距離，以及死者軀幹燃燒不重等情況看，飛機不像空中爆炸後解體，而是着地後爆炸解體並起火的。

### 三、總理圈閱了電話記錄報告

13日下午四點多，開完政治局緊急會議後，我回到西山。一下車，我就通知劉秘書：“準備一下，下山（意指回海軍）辦公。”

一天一夜沒有休息，雖然很疲倦，但一點睡意都沒有。老伴給我沏了一杯茶，我一邊喝茶，一邊小聲告訴老伴：“出大事了，昨晚林彪、葉群乘空軍飛機外逃啦！”我感到中央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是非常嚴重的，也感到林彪是從海軍機場跑的，可能海軍也要有責任。

我和老伴一邊談論林彪外逃的事，一邊清理昨晚與總理、與機場前前後後通話的過程。

大約17時左右，劉繼祥秘書拿着一份報告進到辦公室，這份報告是海航5師整理的《山海關機場九月十二、十三日情況報告》，是海航5師用電話報告，劉繼祥秘書電話記錄的。

我正在回顧清理昨晚的情況，正好聽聽山海關機場的報告。我就讓劉秘書念他記錄的報告。

當他念到報告中記錄着：23點35分，我向機場調度室值班員傳達總理指示，並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時，我點頭說：“對！”

當他又念到報告中記錄着：0時06分，李政委來電話，再次強調中央首長指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要負責任。我立即打斷劉秘書的話，說：“不對！這次電話記錄不對。”

我告訴劉秘書：“這次我打電話，強調的是要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起飛。”

念完報告後，我對劉秘書說：“你與他們再核實一下我的講話，不要記錄錯了。”

此時已快18點了，下午政治局會議上，總理指示我們都“回家”辦公，我通知劉繼祥秘書，準備隨我下山回海軍。

晚飯後，我在海軍407樓辦公室中看文件，劉繼祥秘書拿着海航5師的那份報告進了辦公室，對我說：“我已打電話與機場核實了，你0點06分的那次電話指示，機場值班員根本沒有聽清楚。他們說沒有聽清楚首長指示的原因，一是當時調度值班室人很多，電話也很多，很嘈雜；二是首長的口音重，聽不太清楚。他們就把你23點35分的電話指示又重複的追記了一遍。”劉秘書又說：

“這個報告，是航5師張師長今天上午從錦西師部趕到山海關機場，聽完匯報後整理的，張師長對昨晚的情況也不是很了解。”

劉繼祥說完，我才知道，原來機場值班員沒有聽清楚我的話。如果是這種情況，也不能責怪機場值班員。我讓劉秘書把報告放在辦公桌上，準備再看一遍。

我看到報告中記錄的原文是：“0點06分，李政委來電話，再次強調中央首長指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要負責任。”

我看了這段報告原文以後，覺得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話時講話的意思。我沒有必要在短短半小時內，重複兩遍完全一樣的話，實際上，我這次的電話指示，就是對23點35分電話指示內容的進一步明確和補充。

因此，我將報告中我講的話進行了修改。修改後全文是：“0點06分，李政委來電話，再次強調中央首長指示，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你們要負責任。”

這樣才基本上符合我的指示精神。

修改之後，當即要劉繼祥秘書用電話同山海關機場再校對一下。經雙方再次校對後，劉繼祥秘書報告我說：“校對結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

劉繼祥秘書將報告謄抄後送我，我又閱讀了一遍，一個字也沒有改動，就在這個文件頭上寫上：“呈總理批示”。

幾天後，總理看完了報告，劃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會議後退回給我。看了總理的圈閱，并按照中央領導批閱文件的習慣，我當時就認為，總理是同意這個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後，我將這個文件交給劉繼祥秘書存檔保存。

我認為這個文件（指《山海關機場九月十二、十三日情況報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關機場場站情況最真實、最全面、最準確，并經總理在第一時間圈閱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權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記得，在這個文件中，就如實地記有：第一，總理電話指示的前三條，其中第三點指示中，沒有“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話；第二，我第一次（23點35分）向山海關機場傳達周總理指示時曾補充說到的：“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第三，我與山海關場站值班員（0點06分）通電話時強調：“要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你們要負責任。”這關鍵的三個情況都有如實記載。我當時閱讀這個文件時就意識到自己前後說法不一致，但我沒有做任何修改，因為事實經過就是如此。直到此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四人聯合指示”與“一人指示”之間，竟存在着天上地下一般的距離。

#### 四、處理山海關機場的善後工作

13日下午，山海關機場報告：從沈陽方向，有一架飛機要在山海關機場降落，是否可以？我立即請示總理。總理回答：“不可以，關閉山海關機場。”我很快把總理指示向山海關機場傳達，令其立即關閉山海關機場，不允許任何飛機起降。

14日下午，又接山海關機場電話報告說：“未來得及上空軍256號專機的剩餘機組人員還停留在山海關機場，他們是：西郊

機場調度室李主任、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報務員、空軍黨委辦公室于秘書和兩位飛機上的女服務員。”又說：“他們現在的要求是，不要送他們回空軍，怕空軍殺人滅口，他們願到海軍接受審查。”

是日晚政治局會議上，我將此情況寫了一張便條交總理。總理看了後，將便條壓在文件夾內。

散會後總理叫我單獨留下，當面對我布置兩條任務：第一、由海軍負責，將未上256號飛機的機組和有關人員接到北京，海軍負責安排住處，要注意安全，要注意保密；第二、海軍負責對他們進行審查，並將材料直接送我（指總理）。

15日上午，我將此任務交給海政保衛部負責，我親自對保衛部長蕭雲交待了如下三點：1、駐地要加強警衛，不能讓任何人自殺，不能讓任何人逃跑，不能讓外面歹徒搶走了；2、要他們寫揭發交待材料，也可以面談，你們派人前往記錄，他們說什麼，你們記錄什麼，他們說多少，你們記錄多少，不准搞逼、供、信；3、伙食標準，每人每天一元（吃了幾天，覺得高了，保衛部提出意見，經我批准，按中灶待遇）。

保衛部門在準備了適當駐地後，告山海關機場，令他們坐火車來北京。

之後的幾天中，凡是他們揭發和交待的材料，海政保衛部都送我處，我都一字未改動，一件未扣留，全部原封送總理閱示。同時，每隔兩三天，總理要我寫成綜合材料，呈送毛主席，我也全部照辦了。

當時，我一直在京西賓館辦公。到了第五天，即9月17日，周總理又宣布：軍委辦事組成員仍回西山辦公。

“上海幫”那幾個人得知林彪機毀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興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開會後，張春橋特地買了瓶茅臺酒與政治局成員碰杯，表示熱烈慶賀。葉劍英看到他們的這種表演說：“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沒有什麼值得慶賀的！”文痞姚文元紅着大臉叫囂：“難道這不是好事嗎？”葉帥嚴肅地提高嗓音說：

“是好事，也是醜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叛國逃跑，在國內、國外將產生什麼影響？”這幾句落地有聲的話，駁得他們啞口無言，低頭不語。

## 第八篇 獄中人的心聲

### 第三十九章 天塌地陷 (之一)

#### 一、特殊的會議

北京的中秋季節，氣候非常溫和，藍天白雲，天空遼闊，秋風送爽。

1971年9月24日早晨，我住西山，照例是6時起床，6時半正在衛生間內，一邊解便，一邊批閱文件，這是我多年的習慣。

忽然，秘書劉繼祥進來告訴我：“中央辦公廳通知，上午9時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政治局會議。”我迅速把緊要的文件批完後，即刷牙洗臉，吃完早點。這時還不到7點半鐘，我就同我的老伴在室外散步。

我對老伴說：“過去政治局開會都是下午或晚上，而今天則

是上午9點（上午通常是毛主席和周總理休息的時間），這個會議很特殊，可能凶多吉少。”

老伴說：“林彪叛國後，把我們搞的日夜不安，活人不如死人乾淨。”

我說：“死不得，死了就說不清楚了，自己做的事，自己心裏有數，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

老伴又說：“現在是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

我說：“千錯萬錯，不該到北京來，不該當政治局委員，否則與老子無關。”

盡管也知道歷史上有“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說法，但總覺得那是封建帝王搞的一套，與共產黨不沾邊。所以作為行伍出身，也沒有考慮過在全國戰爭勝利後解甲歸田。談了一會兒，時間到了，我就上車進城了。

我在人民大會堂北門下車，一停車就與往常不同，8341部隊兩個幹部等在我的車旁邊，一個從我的保衛員手裏接過公文包，陪我進入大會堂。另一個押着我的保衛員和汽車向東開去（保衛員身上有槍，汽車內也有槍，過去保衛員是隨我一起進入大會堂的）。

我進了大會堂北門，跟着我的那個幹部用力把我推進北門內的衛兵室。我見到兩個人正對先到的劉賢權進行搜身，就大喊一聲：“這是幹什麼？”那裏的人立即高聲回答：“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參加今天會議的人，都要進行檢查。”我心裏很快明白了，這是大禍臨頭的徵兆。兩個軍人正對我搜身的時候，黃永勝也被推進來了。

搜身檢查什麼東西呢？凡是衣服口袋內的香煙、火柴、眼鏡、語錄本、剪指甲小刀、擦汗手帕、衛生紙等等，全部扣下，公文包當然也扣下了。

檢查完畢後，由兩個軍人把我押送到福建廳。我一進到福建廳，見到的是：大廳中央擺一團馬蹄形狀的沙發，并按照黃、吳、李、邱的次序排好了每個人的座位。我們所坐的沙發後面，坐着

兩個軍人。我進去的時候，吳法憲、劉賢權先坐在那裏，讓我緊挨着吳法憲左邊坐下。現在情況完全明白了，不僅是把我們趕進了囚籠，而且是陷入了萬丈深淵，悲劇的命運就此開始了。

人到齊後，周總理、葉劍英、紀登奎、李德生才緩緩進入。

由周總理代表毛主席講話，他說：“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幾乎要使我們五十年黨毀于一旦，紀登奎曾說，這是十次路線衝擊最嚴重的一次。”又說：“已經上了黨章的，現在很被動。你們現在不能指揮部隊了，另外安排有地方，你們暫時離開工作幾天，到那裏去好好睡個覺，再交代自己的問題。你們不交代怎麼行呢？林彪還準備了一架飛機，準備把你們帶走，不走就綁架你們。”

（事後審查我們的十年中和公審時，沒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再提“綁架”兩字，而是黃、吳、李、邱要“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總理對吳法憲說：“法憲，你們空軍已被人家在下面挖空了。”

對我說：“作鵬，你應很好檢查海軍層層站隊的問題。”

又對邱會作說：“會作，你應當檢查‘兩華’問題。”

總理最後說：“你們的家屬子女，我們會照顧的，絕不會像楊成武對葉副主席子女那樣。關於軍委的工作，以後由劍英主持，他也是政治局委員嘛。黨仍對你們寄予希望，不要辜負毛主席。”

總理講完後，稍停了一會兒，站起身就喊：“黃永勝你先走”。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帶兩個武裝幹部，把黃永勝押走了。

接着總理又喊：“吳法憲你走。”中央警衛團負責人楊德忠帶兩個武裝幹部，把吳法憲押走了。

然後總理又坐下，面對我們，先把眼睛掃視一週，問了一句：“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談一談。”

首先劉賢權說：“黃永勝是個惡霸。”並說黃對鐵道兵如何亂指揮、亂決定。

接着我也講了幾句，大意是吳法憲如何巴結林彪，討好葉群。我講完後，紀登奎說：“作鵬講的全是事實。”

談了不到半個小時，總理又喊：“作鵬你走。”我站起來，總

理、葉帥等人和我握了手後，由衛戍區一個副司令員帶兩個武裝幹部，把我押出福建廳，再乘電梯到地下室。在地下室出門處，擺了三輛小車。前面一輛是北京吉普，中間一輛是伏爾加臥車，後面是一輛老式臥車。把我塞進中間小臥車內，左右各一軍人，把我夾着，大概是防止我破門跳車。那位副司令則同司機並肩坐着。全車五個人，人人表情嚴肅，一言不發。

車子出了人大會堂地下室東北門，即向南拐，到天安門廣場南端轉向東，並繼續向通縣方向駛去。這條路線，我比較熟悉，但究竟到哪裏去，一點也不知道。此時生死榮辱已不屬於自己掌握，祇好聽天由命。

在汽車上，我反復回味周總理說的話，思緒中翻騰着一個又一個問號。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我無法理解今天這種處理辦法的含義。第一，要我們交代自己的問題，廬山會議問題我們都寫了檢討，毛主席批准了，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也通過了，我們還檢討什麼？第二，總理要我檢查海軍層層站隊問題，這個問題海軍黨委曾召開擴大會議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簡報全部呈送毛、林、周，同時這種問題是文革中普遍現象，不是敵我問題。第三，林彪叛逃問題，這是最大問題，我們可能要成為替罪羊，應了老伴的話：“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我當時估計，林彪叛逃，我們要成為替罪羊的可能最大。

距通縣縣城尚有五公里左右，汽車向北折，開進衛戍區部隊一個團的營房內，在營房靠公路不遠的地方，有一座汽車庫，旁邊是一排破舊的平房，汽車就在平房東側停下，並立即把我塞進這排平房內一間很小的房間裏。

那位副司令員對我說：“你就在這裏，有什麼事情找看守工作人員，我走了。”

我當時回答說：“請你轉告周總理：我不會自殺，我不會逃跑，我相信黨，我相信人民，我相信自己。我想我的問題早晚會搞清楚的。”

那位副司令員面無表情的點了下頭，就冷冰冰的離開了。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9點鐘以前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轉眼間，就一落千丈，從政治高峰跌入深谷，變成囚中新客，成了斷線的風箏，失群的孤雁。嗚呼！悲哉！痛哉！“朝爲水師首，暮爲階下囚！”

## 二、馬廄裏的隔離人

自古牛驥不同槽，人牛或人馬豈可有共居之說。奴隸封建勢力大家族，在沒有專門監獄設施的情況下，犯了族規或家規的下等人，多半是關在牛棚內，與牛同居，或關在馬廄內與馬共駐。

不知為什麼那樣巧合，現在我被關押的地方，原來確實是一座馬廄，不過現在是有棚沒有馬匹了。在建設營房時，這個步兵團基本上是騾馬化，車輛很少，因此當時修建了這個馬廄。部隊摩托化後，才把騾馬取消，這個馬廄改為戰士家屬來隊探親時的臨時住房。

“文革”初期，這裏曾經關押過沒有定案的“走資派”和“叛徒特務”，經過審查定案後，有的釋放恢復了自由，有的關到正式監獄去了。

我住的這間小囚室，至多不過八至十平方米，安設一張硬板木床，下面鋪着潮濕生了草蟲的稻草，再鋪上一個髒得發臭的褥子，一張床單，另有一床蓋身的棉被。室內還有一張寫字的桌子，一把木椅，一個痰盂，一把暖壺，其他什麼也沒有了。

由於這座平房原是馬廄，所以地基低，我住的那個小囚室有四分之一面積尚汪着一片濁水，小青蛙在裏面歡樂的跳來跳去。秋天的蚊蟲也特別多，一到晚上就“饑來柳絮輕，飽去櫻桃重”，咬的無法入睡。加上思想上的巨大壓力，常常是通宵“衆人皆睡我獨醒”。一個不大的窗戶也被用稻草堵死了，白天光線陰暗，陽光、新鮮空氣根本進不來。房子頂棚很低，跳腳伸手就能觸到屋頂，因此像我這樣有嚴重心臟病的人，進去後立即感到胸悶憋

氣，特別不舒服。住到11月份，天氣冷了，增設了一個燒蜂窩煤的火爐。過去在戰爭年代，住過這樣的房子，但進城二十多年來，還想不起住過這樣既小又低，又潮濕，蚊蟲多的房間。

現在這就是我的天地，這就是我的世界。睁着眼看不見外界，豎着耳聽不到聲音，“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日日夜夜，一切活動均憋在這個小天地裏，孤坐如僧，青蛙為伴，不見日月，也不知陰晴。所以當時我的心臟病經常發作，平均每月二三次之多。雖然該團有一位由化驗員提升為醫生的“蒙古大夫”，但他對心臟病的治療完全外行，靠一邊翻書一邊治病。幸虧我自己“久病成醫”，由我向他交待，如果發現我心臟病發作，應採取三條辦法：第一，就地休息，不准隨便搬動；第二，立即向我口內塞進速效硝酸甘油；第三，盡快的上氧氣。這樣，幾次犯病，轉危為安，保住了這條老命。

飲食方面更簡單，按戰士大鍋飯待遇。每天三餐，早餐多半是玉米面粥，加饅頭和咸菜，中午米飯，晚飯面食。據我看，比國家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我作為“將軍下連當兵”時的伙食，似乎差不多。那時我在舟山群島的一個炮連當兵，副食少，糧食不够吃，甚至是半乾半稀狀態，戰士祇能吃半飽。現在雖然可以吃飽，但伙食的質量極差。

對我來說還有三個小困難：第一，菜飯是涼的。我駐地在營房南端，團司令部食堂在營房北端，所以把飯菜打回來就沒有熱氣了。特別是在雪花飄飛、朔風肆虐的寒冬，這個困難就由小變大了。第二，年輕力壯的人都愛吃硬飯、硬面、硬菜，這對年近花甲、牙齒不好的我，確是一個小困難。到11月以後，室內安了火爐，才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我自己在火爐上加工後再吃。第三，這個團的戰士多是湖南、湖北人，既喜歡辣又喜歡咸，不論什麼菜不是太咸，就是太辣。我是江南人，本來也喜歡辣椒，但得了痔瘡後就不敢多吃了。現在祇吃了不長的時間，已舊病復發，脫肛便血。這些雖然是生活小困難，但三天五天可以忍受，時間長久了，就無法壓抑對這種慢性折磨的憤怒，因此就絕食不吃或把飯菜

碗筷推翻落地，借此發泄一下心中的不滿情緒。飲食是維持生命的重要條件，這是迫不得已的表現。

看守人員由該團抽調的排連幹部擔任，一共八人，由團保衛股長負責，此人調走後由其副股長代理。他們的工作是輪班看管，負責到伙房幫我打飯。開始時他們誰也不敢同我說話，問什麼他們都答：“不知道”。輪流坐在我的門口，無事看毛主席語錄，其實是“裝模作樣”。有時我要求到走廊散步，回答說：“為了你的安全不要出來”。夜間天涼，開門睡覺有風，要求把門關上，回答是：“為了你的安全不能全關”。為什麼不能全關呢？因為關起門來坐在門外看不見室內動靜，怕我自殺。

整整半年之久，看守人員未讓我離開這間又潮又冷又陰暗的小房間半步。以後他們在門板中間挖了一個大洞，由外向內可以監視，才允許把門關起來睡覺。

總的來說，被關押起來以後，物質生活條件是很差很差的，行動限制是很嚴很嚴的，完全與外界隔絕了。長期享受高級幹部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猝然下降到囚人的生活待遇，確實是相當不習慣的，沒有一點艱苦奮鬥精神，是不易忍受的。不過也並非苦得活不下去，活不好，至少也死不了。

每當覺得艱苦困難時，我就回憶長征時，爬雪山過草地；回憶抗日時，敵人頻繁掃蕩圍攻，封鎖蠶食和慘酷實行“三光”政策下的游擊戰爭情景。那時連黑豆地瓜都吃不上，在山溝荒嶺露宿是常有的事情。這樣就會覺得目前的困難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有骨氣的人，應是在一切逆境中微笑的人。

### 三、究竟為什麼

我們究竟犯了什麼樣天大的罪行而被隔離審查？老實說，對我們如此處理完全方块字读书社区 據說當時毛澤東講過，“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他等了十天，仍不見黃、吳、李、邱有誰

出來向中央交待問題，因此採取了“九·二四”措施。我相信周恩來是參加了“三巨頭”會議（當時中央常委祇有毛澤東、周恩來、康生三人）決策的。但又期待我們交待什麼問題呢？“九·二四”特殊會議上，周總理講話中，除了對黃永勝應交待什麼沒有指出外，對吳法憲指出：“空軍下面被別人挖空了”，其意當然要吳法憲交待這個問題。對我指出：“要很好檢查海軍層層站隊問題”。其實這個問題過去有海軍黨委會議文件，向中央作了交待，毛澤東還表揚過寫得好。同時這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一般性的問題，與林彪逃跑，沒有直接關係。對邱會作指出：“交待‘兩華問題’”，此事底細我不了解，聽說是與陳伯達有關的問題，而與林彪逃跑問題也無直接聯繫。把我們關起來，難道是上述問題沒有檢討？沒有交待？

公審之後我才大悟，當時毛澤東經過十天考慮後，確定黃、吳、李、邱的隔離審查，是在毫無根據和“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決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對軍委辦事組的信任（以林立果偽造的林彪“手令”為據），其二，武斷認為黃、吳、李、邱就是林彪“死黨”，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亂的陰謀，但他們不主動交代（江騰蛟就主動交代了），其三，根據以上判斷，防止發生“軍事政變”。而“九·二四”特殊會議上總理的講話祇不過是扣押我們的借口。

我又聯想起毛澤東自“九·一三”事件後處理的三件事上，或許可以就我們為什麼被關押的問題猜到一點眉目：

第一，要軍委辦事組成員離開西山辦公，各回自己的家去住，名曰以防蘇修突然襲擊，實際上就是把軍委辦事組解散，防止發生“軍事政變”。當時周恩來令黃永勝陪同他住人民大會堂，吳、邱各回空軍、總後自己駐地，我經總理批准住京西賓館。對這個決定，開始我隱隱有些感覺，但回頭再想，反正我與林彪沒有陰謀，根據歷次運動的經驗，大不了中央可能要改組辦事組。可是過了幾天，看沒有什麼動靜，方块字读书社区辦事組成員全部回到西山集體辦公，這就使我麻痹起來，以為安然無事了。

第二，停止國慶游行活動。原來規定，當年的國慶仍然同往年一樣，毛主席在天安門檢閱群衆游行和晚上觀看焰火慶祝活動。由於“九·一三”事件發生，毛主席決定取消國慶游行活動，為什麼取消呢？當然是為了防止意外和為了中央的安全。

第三，決定海軍各艦隊就近歸大軍區領導。過去各地空軍是歸就近大軍區領導，而各艦隊是歸軍委海軍總部直接領導，艦隊與就近大軍區是工作指導關係。當時這個突然變化，我已感到是對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指揮權的限制，但我對決定仍表示同意和堅決執行。

總而言之，毛澤東採取“九·二四”措施，我認為根本沒有任何根據，既沒有發現黃、吳、李、邱有什麼發動“軍事政變”的徵兆，同時林彪摔死了，所謂“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企圖也烟消雲散。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樣平靜，全國特別是部隊沒有任何異常現象。軍委辦事組已回到西山照常辦公，處理全軍重大問題。但是毛澤東心裏仍不踏實，似乎還潛伏着重大問題未被發現。因此等了十天，仍不見黃、吳、李、邱有誰出來交待報告問題，故採取“關押反省”措施，這反映出毛澤東對當時軍隊領導的高度不信任。

為什麼不在政治局提出責令黃、吳、李、邱“交待問題”呢？為什麼那樣輕率獨斷地不見“交待問題”就決定四個政治局委員的命運呢？

後來我才知道還有一個重要原因。1971年7月的一天，毛澤東突然召見當時正忙於接待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助理基辛格的總參二部熊向暉副部長。熊以為是要匯報基辛格訪華問題，而毛澤東却說“那個不忙”。毛澤東關心的是總參批陳整風小結會上，黃永勝講了什麼，他們講沒講廬山的問題？熊向暉回答：講了。並簡要匯報了會議情況。毛澤東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的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熊向暉怔了方块字读书社区。毛澤東又問看沒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大半年來，

熊除了批陳，一致埋頭于國際問題的研究，對毛的問題，回答依然是“沒有”。毛澤東問周恩來：“五個大將”的檢討，你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講話，發給總參沒有？周回答，發了，軍委和總參發了六十多份。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幹部。毛澤東用手拍了一下茶幾，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臺。”

毛澤東接着說：“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sup>1</sup>

這時正是毛澤東秘密策劃批判并決心打倒林彪的輿論準備時期，這也可能是“九·二四”把黃、吳、李、邱“隔離審查”的重要根據之一。

#### 四、生活條件略有改善

為了使中央了解我被隔離後的一般情況，一個半月之後，我向周總理寫了一個報告，全文大意如下：

周總理：

被隔離審查已經快兩個月了，我的問題審查是否有了初步結果？這仍然是我日夜懸心、坐卧不安的大事。我認為盡快地弄清問題，得出適當的結論，不論對我對黨都是有利的。毛主席歷來主張除了不可救藥分子外，允許改正錯誤，允許革命，這對像我這樣犯了錯誤的人是深受感動的政策。

國慶節進行很順利，北京沒有發現不正常現象，解放軍是穩定的，海軍部隊也是穩定的，證明我們並沒有搞什麼不軌行為，因此我提出如下要求：

<sup>1</sup>1.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 方塊字读书社區  
第二版 中央軍史出版社 2006年3月

第一、請求黨中央盡快把問題查清，做出適當的結論。我雖然這樣想過：“不能急躁、安靜等待！”但在這種處境中，想不着急、安靜等待，是不可能的。況且我的身體不好，性情急躁，也許不知哪一天就離開了人間。現在壓力多麼沉重，度日如度年，常常是通夜不眠。因此多麼希望越快越好，弄清自己問題，解除痛苦。

第二、如果目前一時不可能把問題弄清，做出適當結論，那麼我請求中央放寬政策，給我讀書學習方便，給我身體鍛煉和治療方便，給我生活調濟方便。請黨中央放心，我絕對保證：不自殺，不逃跑，不行凶，不搞對黨不利的任何活動。我有決心和勇氣，改正錯誤，繼續革命。

完全沒有想到我的問題那麼嚴重複雜，審查這樣久的時間，仍無結果。但我並不悲觀，自己的問題自己明白，不管有多大的困難，我決心忍受。現在我把我所處情況，向您報告：

1、身體情況不好，心臟病經常發作，幸虧不是大發作，服點藥、吸點氧，安靜休息，就過去了。如果大發作，可能麻煩。這裏有一位軍醫，是由化驗員提拔起來的，醫術不高，工作不認真，藥物又缺少，對心血管病臨時翻書應付，我對他信心不高。

2、我住的一間小平房，不足十平方米，是過去的馬廄改成的，很潮濕，有積水，青蛙在水裏跳來跳去，蚊子很多，睡的草墊子有草蟲。又因房子很低很小，窗戶又堵死，總覺得空氣不够，心悶氣短，不能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沒有見過太陽，現在大地是什麼樣子，不知道了。

3、這裏伙食是戰士灶大食堂，此部隊多南方青年軍人，米飯太硬，菜太辣太咸，吃不習慣。特別是我住在營房南，食堂在營房北，現在天氣冷了，打回來的飯菜是冷的。再是菜飯的花樣變化不多，也不易適應。因為伙食不好，我也發過脾氣，倒了不吃。我的體重下降不少，大腹便便不存在了，這對我來說也許是好現象。我有爬雪山過草地的風雨進場

睡，有時通宵不眠。因此夜晚比白天更難過。軍醫怕我服安眠藥自殺，所以給的安眠藥很少，也可能不是安眠藥，吃了同沒有吃差不多。

5、這裏有由排連幹部組成的看守班，他們把我當成敵人管制，一切行動均受限制，隔離室同監獄牢房一樣，具體問題我不想說了，人倒霉了活該！當官和囚徒自有天堂和地獄之別！

以上種種情況，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我盼望盡快結束這種狀況。我請求改善現在的生活條件，放寬人身限制。能多活幾天，看到自己問題的解決，那就謝天謝地！

李作鵬

1971年11月11日

1972年春開始，我的境況有了若干變化。

第一、整修房子。首先擴大了房間的面積，把我住的這間和旁邊的一間房子中間的隔牆拆掉，兩間變成一間較大的房間，面積擴大一倍，約有十六平方米。同時用磚加高地基，再鋪上一層水泥，使地面乾燥、整潔了不少。並沿牆壁一周增修暖炕，保證冬天不冷。室內兩個窗戶，由我自己掌握打開或關閉。

第二、改善伙食。在我住的那棟平房內，撥出一間作小伙房，裏面疊灶及購置炊事用具，在看守人中指定團軍需股副股長管伙食（司務長出身）。小灶伙食標準，除在食堂一份戰士口糧及油鹽粗菜外，每天增加六角錢由臨時炊事員掌握，購買稍好的細菜。那時通縣豬肉八角一斤，活魚五角一斤，由大灶改小灶，想吃點什麼就作點什麼，這樣我的伙食就稍有改善。

後來我聽說，毛主席曾有指示：黃、吳、李、邱應該吃好，有資格吃好，也有條件吃好。尊敬的毛主席，你在政治上毀滅我，你在生活上沒有忘記“有資格吃好”。我雖然沒有參加南昌暴動，也沒有參加秋收暴動，但我參加了贛中農暴，打土豪分田地，參加了紅軍粉碎敵人各次圍剿，方塊字讀書社區里長征，參加了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參加了消滅蔣介石八百萬軍隊，參加了社會主義建

設，因此“有資格吃好”，我問心無愧。

第三、可以自由在庭院內散步。什麼時候到庭院散步都可以，願意多少時間就多少時間，不加限制。以後還允許我在庭院內栽花種菜，養鷄養兔。他們給我種子、工具、肥料和水源的方便。這樣我可以勞動，可以消愁解悶，覺得日子過得愉快一些。

第四、照顧特殊嗜好。我長期有吸煙、飲茶的習慣，每月可以供給高級烟、茶。我本來喜歡烈性白酒，但進入囚室後，不能經常供給酒喝，過年過節或星期天，喝二兩也是可以的。水果也大體上經常保持，質量差一點，勉強對付。

第五、可以自由看書寫字。經周總理批准，看守人員到我家取來各種書籍百餘部，文房四寶俱全，想看書就看書，想寫字就寫字，不加任何限制。如果書不够，他們可到通縣圖書館借。由於這個條件保障，我看了一些書，多少有點收穫。消磨時光的消遣作用更大。

第六、治療有了保證。經周總理批准，保持原來在北京醫院和解放軍總醫院的醫療關係。由兩個醫院組織聯合治療小組，曾到我駐地對我進行身體全面檢查。並規定心臟病發作，祇要他們接到報告，即可前來搶救。凡所需的藥品，到北京醫院或解放軍總醫院領取。

1973年初秋，可能是因為中央處理我們黨籍問題的文件傳達到了基層，(1973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批准了中央專案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審查報告》，開除林彪、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等八人的黨籍。)我的處境突然發生了變化。小廚房停伙了，仍然到食堂打飯吃。原來給我的蚊帳、涼席、電扇等一律撤銷。庭院的圍牆加高加厚，看守人員增加衝鋒槍，如同面臨大敵。兩個多月之後，也不知為什麼又變了，小廚房重新開伙，看守人員態度也轉好，又為我從市場購買新的蚊帳、涼席，總之又恢復了原來的待遇。由於我對外界情況一無所知，方塊字读书社区復復的做法搞的我莫名其妙，也不便打聽，祇好一切任人擺布。

由于上述情況的改善，比較開始時，我的心情要好一些。雖然過着特殊的囚犯生活，但是政治問題遲遲未作結論（其實已作結論，祇是未向我傳達），精神上的壓力和痛苦並未減輕。

“九·二四”（被關時間）後，我始終認為，不管中央如何隔離審查，我的問題毫無理由構成敵我矛盾。

## 五、學習與鍛煉

在被關押不久，我就寫信給周總理，表示要認真讀書，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學習一點歷史知識，并且想看一點文學方面的東西。因此要求將我家中的存書給我一些，總理批准了我的要求，凡我所要的書籍都給我送來了。這不僅給我提高理論知識水平提供了方便條件，同時給我消愁解悶也提供了方便條件，讀書已成了我囚中生活的主要內容。

我在1972年到1976年共五年的時間內，毛著五卷（第五卷送審本也送來了）及中央規定高級幹部必讀的馬列主義三十本書，每本至少通讀了一遍，例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自然辯證法》、《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等馬列著作。甚至連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化歷史觀之發展》及《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等書也通讀了。

若問讀懂了沒有？收獲如何？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開卷有益”，讀比不讀好，多讀一遍比少讀一遍好。毛主席說共產黨宣言他看了有一百遍以上，還沒有完全讀懂。按照我的政治水平、知識程度、理解能力，對任何一部馬列著作，通讀一遍就說讀懂了，那是吹牛。讀一讀，想一想，品品其中滋味。覺得有味，就可能稍微懂一點，滋味愈濃，可能懂得更深一點。不覺得有味，甚至越看越昏昏欲睡，則等于白讀。方块字读书社区我讀書的習慣是不求快，而求品味。看不懂，品不出滋味的書或段落，乾脆掩卷不看。

待看了其他的書或段落，也許能觸類旁通，頓開茅塞，再看就可能看懂了。年已花甲，過時又忘，不知說的是什麼，是常有之事。

在以學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為主的情況下，我還讀了若干歷史書籍。例如：中國通史、世界通史、聯共（布）黨史、史記、漢書等等。還讀了一點古典文學：《紅樓夢》、《三國演義》、唐詩、宋詞及近代小說，也涉獵了一些外國文藝小說。大體上每天讀書約四個小時。其他時間是休息，看報紙和參考消息。有時寫寫毛筆字來消磨時光、調劑生活。“幸有書本來相伴，我在書中尋歡樂”這句話，可成為當時我讀書心情的概括。

由於我的心臟病已有多年病史，不時發作。除此之外我身體並不壞。一方面隨時準備心臟病發作，搶救無效離開人間。另一方面加強身體鍛煉，爭取延長壽命，爭取看到自己問題有公正結論，則死也瞑目。為了隨時準備因心臟病突然死亡，我不但寫有遺書交代子女，并寫了一首自言自語的《憑吊子虛詩》。現抄錄于後：

嗚乎子虛！久病殞亡。生死永訣，舊誼懷傷。  
 思今撫昔，源遠流長。悲痛哀歌，淚雨橫淌。  
 吊君贛江，青少好強。耕讀漁樵，玩刀弄棒。  
 農暴蜂起，揮戈離鄉。北上迎敵，兵臨南昌。  
 吊君壯力，鵬飛萬里。東征西討，槍林彈雨。  
 五次“圍剿”，四次勝利。雪山草地，從未垂翼。  
 吊君抗戰，波瀾壯觀。縱橫華北，驅寇反頑。  
 游擊齊魯，還我河山。八載硝烟，兩創半殘。  
 吊君東北，卧冰爬雪。三下江南，輾轉連捷。  
 反攻會戰，更未遜色。鷄鳴天曉，入關華北。  
 吊君南下，鞭加快馬。鄂贛曙光，粵桂彩霞。  
 大江橫渡，瓊海直跨。掃平中南，直搗天涯。  
 吊君興學，利刀重磨。英雄雲集，拜師蘇俄。  
 日夜辛苦，  
 方块字读书社区  
 吊君北京，背負千斤。埋葬教條，驚雷夢醒。

東南海防，飛舟騰鷹。殲敵竄犯，美臺心驚。  
吊君文革，披星戴月。三支兩軍，嶺南塞北。  
匡山妖風，天昏地黑。路綫錯誤，身敗名裂。  
吊君禁錮，愁雲慘霧。是非黑白，心中有數。  
任憑千鈞，等閑萬苦。鮮血可流，人格拒辱。  
哭君永逝，往事重思。飛禍橫災，池魚失制。  
哀君情切，愁腸百結。神州安定，堪慰誤解。  
歷史教訓，牢記深刻。嗚呼痛哉，泣歌長絕。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這是我的人生觀。幾十年的鬥爭歷史，成千成萬、成萬成千的人，為革命犧牲了。我也是從戰場上，死人堆裏爬出來的幸存者。“一將功成萬骨枯”，一點也不誇大。1947年在東北戰場夏季功勢中的四平之戰，我1縱部隊在戰場上傷亡一萬三千多人，其中犧牲五千多人。1948年遼沈之戰，為堵擊廖耀湘兵團向沈陽撤退，我6縱16師有九個連隊幾乎完全打光了，每連祇剩下幾個未上戰場的炊事員。類似苦戰、血戰我還可以舉例若干。我已經看到了新中國，我已經看到了社會主義，我已經活六十多歲了，我可以死了，我可以瞑目了。為革命而死，為黨為人民利益而死，在所不惜，視死如歸。

隨時準備死亡是次要的，絕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更重要的是爭取多活幾年，看個究竟，看個明白，然後再死亦甘心。因此我特別注意加強鍛煉，“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又小又低的囚室裏活動不開，就原地跑步，原地做體操，原地打太極拳。後來限制放寬，可以到室外活動時，那就更方便了。加上栽花種菜勞動，這樣我的身體狀況才沒有更快惡化。否則我的身體早垮了，早完蛋了。生活就是戰鬥，有人想摧殘我的身體，我就鍛煉自己的身體。有人希望我的生命及早毀滅，我就偏偏爭取多活幾年。有人不准我見陽光和呼吸新鮮空氣，我就千方百計打破這個限制。

### 方块字读书社区

既不怕死，又隨時隨地爭取多活幾年，這是我當時的人生哲

學。病魔就像蛀蟲一樣無情地把身體蛀空，使身體愈來愈虛弱。對病魔要同戰場上的敵人一樣，你軟弱它就強硬，你強硬它就軟弱，你退却它就進攻，你進攻它就退却。但要實事求是，蠻幹也是不行的。

## 第四十章 天塌地陷 (之二)

### 一、多次上書

被關押起來，蹲在又小又低的囚室內，眼前一片天昏地暗。思想像海潮一樣，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的翻騰，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有生以來，從未遭此痛苦，從未這樣煩惱，從未這樣坐卧不安。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問水水流淚，問山山傷心。怎麼辦？究竟怎麼辦？

“自古英雄多磨難，能伸能屈大丈夫”。對！越是艱難越要以英雄為榜樣，在磨難中作個大丈夫。既不能坐而待斃，也不能臥而待死，更不能跪下求饑。要站立起來奮鬥，要活得光明磊落，要死的清楚明白。因此決心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其次是與林彪“劃清界線”，再次是看書學習，提高政治理論水平。

為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向毛主席、黨中央寫的報告不少。現在根據我保存的不完全材料和回憶記錄如下：

#### 第一次上書。

于1971年9月26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主要內容是，擁護方塊字读书社區  
查。我相信經過審查之後，黨會做出正確的結論。我相信自己是

經得起審查的。

由于我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時，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在這種情況下，黨對我懷疑和審查是應該的。爲了黨的利益，爲了革命的利益，爲了人民的利益，我應該接受黨的審查，并協助黨把我的問題弄清楚。

關於林彪潛逃事件，我完全可以向黨中央、毛主席保證，我與之沒有任何聯繫，也沒有任何察覺，如果黨審查後，發現我參與了這個反革命陰謀活動，或任何知情不報，我願意接受黨紀國法最嚴厲的制裁。

1、1971年8月上半月我在青島，下半月接待朝鮮軍事代表團，并兩次陪同其外出訪問。在武漢訪問時，劉豐告訴我一些毛主席接見河南、湖北、湖南負責同志時的重要講話精神。9月7日在北京，我把所知道的毛主席講話精神告訴了黃永勝，并特別指出我講的不一定完整準確，請不要告訴葉群，也不要告訴吳法憲。當時吳法憲看到我同黃永勝談什麼，他也想了解其內容，我一句也沒有告訴他。在出發去朝鮮使館赴宴時，邱會作坐到我的車上打聽消息，我把毛主席講話精神告訴了他。以後我在海軍黨委常委會議上也傳達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則：要團結，不要分裂；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2、廬山會議以後，我對林彪在思想上保持一定距離，在今年除了4月初遵照毛主席指示，同周總理和軍委辦事組其他成員一起，到北戴河見到林彪之外，我個人沒有去見過他，他也没有找過我。至于同葉群有過幾次電話接觸，但沒有談什麼重要政治問題。

3、林彪叛國事件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其堅持錯誤路線的結果，特別是強調設國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究竟是善意或其他原因，我不敢斷定。自毛主席提出不擔任國家主席後，我從未強調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因爲我估計剛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了，自己擔任國家主席上要受到損失。這一點難道林彪不知道？我心想可能是由於九大政治報告初稿中

強調恢復生產和加強備戰，被毛主席否定了，引起陳伯達、林彪不滿而採取了為難、燒烤毛主席的做法。無奈多次建議毛主席不接受，並批評林彪是搶班奪權，突然襲擊。最後林彪只能叛國潛逃，自取滅亡！

### 第二次上書。

于1971年9月29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主要內容是根據周總理指示，檢查海軍部隊層層站隊問題，摘要如下：

在1966年夏天，海軍召開三屆三次黨委擴大會議，議題是批判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但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把批判羅瑞卿的會議內容變成批鬥李、王、張。此時海軍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起來了，由於受黨委擴大會議的影響，群衆造反的矛頭，是對着李、王、張。林彪知道後，有針對性的給予李、王、張以高度評價，李、王、張成為海軍左派的代表。

1967年1月，軍委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把蘇振華等群衆批鬥，蘇振華成為海軍右派的代表。由於開展文革以來，各級領導班子和群衆組織中，都有擁護李、王、張的，也有支持蘇振華的，因此出現凡支持李、王、張的就是正確的，就是革命左派。凡是保蘇振華的，就是錯誤的，就是保皇派的現象。按照這個公式往下套，各級都有革命左派和保皇派，各級都有兩條路線鬥爭，這就是層層站隊的問題。以人劃線，互相對立，互相爭吵，影響部隊團結。我作為海軍主要領導，負有重大責任。

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批評，我們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在71年6月的海軍四屆四次會議上，着重檢討和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會議上做了檢查，海軍黨委做了決議，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徹底解決海軍層層站隊問題，搞好海軍部隊團結。

### 第三次上書。

于1971年10月19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主要是對林彪叛國叛黨的初步看法，摘要如下：

1、林彪是一個什麼樣的貨色？

林彪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叛徒，是社會主義時期人民公敵，是修正主義份子。

2、林彪是怎樣墮落到反黨、反毛主席，野心搶班奪權的反革命罪惡道路？

林彪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民主革命運動中，其主流是進步的、革命的，為黨為國是做了有益的工作，是有重大的貢獻的。特別是打仗有戰功，軍事工作有軍功。但在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深入的鬥爭中，就逐漸動搖了，不再繼續革命了，資產階級思想、個人主義逐漸膨脹起來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確定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樣他就開始有了野心，不是兢兢業業為革命事業接班，而是為了個人主義搶班奪權。

3、林彪為什麼叛國外逃投奔蘇修？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修正主義分子一定要跑到修正主義那裏去同流合污。林彪對蘇聯有好感，是列寧故鄉并且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一，有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

4、不能低估林彪在軍內外、黨內外、國內外的影響和欺騙作用，但也不能過高估計。

他的影響和欺騙作用，不僅超過高、饒，超過彭、黃，甚至可能超過劉、鄧。他不僅在四野部隊中有較大影響，自他主持軍委工作後，在全軍中的影響也是不小的。但是林彪的叛黨叛國行動，自己替自己作了政治崩潰、政治死亡的結論，自我爆炸，自我毀滅，自己埋葬了自己，一切欺騙的影響不攻自破。……

#### 第四次上書。

于1972年1月26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主要內容是：我所犯錯誤現在已經認識到有三條：1、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犯了政治方向路線錯誤，及組織上宗派主義錯誤。2、對林彪有迷信崇拜，錯誤地進行過歌功頌德的吹捧，起了自欺欺人的作用。3、在文化大革命實際工作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錯誤，例如海軍層層站隊問題，及推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

但對下列幾個重大問題，向毛主席黨中央表明我的看法：

1，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支持了林彪的錯誤路線，但我不知道、也沒有參加其叛國的罪惡活動。因此他墮落分裂，應同張國燾一樣，由他自己負責及參與其陰謀活動的人負責。

2，關於空軍“小艦隊”陰謀暴亂的反革命分子，口供中涉及對我的誣陷問題（如參加南逃，另立中央之類的誣陷），他們的陰謀是徒勞的，我根本不知道。

3，71年4月，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上所做的“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的結論問題，我對那個結論已表示擁護。但是可能因林彪叛國事件發生而有所改變，我看可能升級，但不能無限上綱，強加罪名。

4，關於我的缺點錯誤，我認為構不成敵我矛盾，有的是思想認識錯誤，有的是執行中央政策的錯誤。

#### 第五次上書。

1973年9月6日，呈送毛主席、黨中央。

主要內容是擁護黨的“十大”精神，并請求保留我的黨籍，給我改正錯誤的機會。“十大”文件中指出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及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等問題，我表示同意。

#### 第六次上書。

1975年1月25日，呈送毛主席、黨中央。

主要內容是慶祝四屆人大勝利閉幕。完全擁護憲法，擁護政府工作報告。我特別強調了兩點：

第一、關於不設國家主席問題，這是全黨、全國同林彪鬥爭中的重大原則問題，不知為什麼在修改憲法報告中，沒有詳加闡述。不設國家主席究竟有什麼優越性？設國家主席究竟有什麼壞處？我至今認識仍是模糊的。

第二、關於兩個超級大國爭奪重點問題，我同意爭奪重點是在歐洲的看法。但我們要有隨時應付突然襲擊的準備。深挖洞，廣精柵，不稱霸的指示是英明的。

#### 第七次上書。

于1976年10月25日，呈送華主席、黨中央。

主要內容是擁護華主席，擁護粉碎“四人幫”。黨中央對“四人幫”反黨集團，採取英明果斷、高屋建瓴的措施，粉碎了他們陰謀篡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野心，消除了黨內一個大隱患，拔除了黨內一顆定時炸彈，確實是振奮人心的。

“四人幫”反黨集團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他們的權力，稱王稱霸，為所欲為，不知幹了多少壞事。他們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進行武鬥的罪魁禍首，是亂黨亂政亂軍的罪魁禍首，是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罪魁禍首。

.....

我先後多次向毛澤東、黨中央呈送報告。但毛澤東、黨中央是否看到了？究竟有什麼表示，我半點也不知道，好像泥牛入海，連響聲也未聽到，浪花也未看到。當前我最苦悶的是不知為什麼審查這樣久，仍無結果。

從第四次上書之後，我開始作最壞的準備，拋棄一切幻想，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迎接天翻地覆，迎接折磨到死，迎接殺頭槍斃，不死在國民黨、日本帝國主義的刀槍下，死在共產黨的刀槍之下，是非功過讓後人評說吧。

今天看來，當時的想法太簡單、太天真了！處於對毛澤東的無限信任和對自己無敵我問題過錯的自信，最初抱有幻想，幻想與林彪“劃清界線”，給林彪扣上幾頂“帽子”（這幾頂“帽子”是從報紙上批判林彪的文章中抄下來的），給自己也扣上幾頂“帽子”，就可以盡快解決我的問題。

在七次上書中，前四次是在我被隔離審查開始的半年內寫的，在當時特定的環境與條件下，我寫的內容觀點，不能沒有錯誤，違心的話不少，不敢說的話也不少，特別對林彪的“批判”，違心的話更不少。在那種高壓形勢下，不能不這樣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但我在今天所寫的方塊字讀書社區改，基本上保持歷史真實。

## 二、與中央專案組的交鋒

隔離後半年多的時間內，很少見到中央專案組的活動，也沒有與中央任何負責人有什麼直接的接觸。因此這段時間內，我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意見，唯一辦法祇有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信，寫報告，可是得不到任何回音，聽不到任何指示，因此心情苦悶。

從1972年3月到1973年2月，整整一年中，中央專案組七次與我談話，逼迫我交代問題，與中央專案組的交鋒從此開始。

1972年3月12日，春光明媚，大地復蘇。看守負責人通知我，下午有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我聞此消息非常高興，暗自猜測，也許我的問題經過半年審查，已有初步結論。特地換了一套乾乾淨淨的衣服，擦亮軍帽上的五角星紅帽徽，擺正軍裝衣領上的兩面紅旗，穿戴整整齊齊。

下午1點鐘，我與幾個看守人員、軍醫等，分乘兩輛北京牌吉普車，半年來第一次出了營門，沿津京公路向北京駛去。看到沿途景色，樣樣新鮮，心裏甚為歡喜。

汽車進到北京德勝門突然向北，沿着北京昌平公路開去。這立即引起我的懷疑。不對！不能高興的太早，凶多吉少！思想上又翻騰起來，進行種種猜測。

到了清河鎮，汽車向西北走了一段，進入空軍一個學院的營房，開到該院招待所附近停車，把我帶進一個設備相當高級的套間內休息。看守人員告訴我，這是林立果在這個學校安設的一個黑據點，過去他常來這套房間休息和進行陰謀活動。

稍事休息之後，把我帶到二樓一個高級會議室內，裏面坐有公安部長李震，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公安部副部長于桑。另外還有幾個不知名的工作人員。他們指定一個沙發位置要我坐，方映宇讀串社區就是李震。

先由李震講話，宣布他們是“中央專案組”。

李震說：“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是半年了，今天第一次對你審訊。”

我一聽“審訊”，就大失所望，心裏有氣，回答他們說：“你們時間過得快，我是度日如年。”

有人插話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意思不是明明白白，還用解釋嗎？”

這一下子就把審訊空氣弄得緊張起來了。

之後，李震及郭玉峰、吳忠、于桑等人提了一系列問題：有關于毛主席在武漢談話泄密問題；有關于林彪寫的《重上井岡山》的詩詞問題；有關于“九大”時你們搞了什麼陰謀，為什麼不投江青票的問題；有關于廬山會議後，在九江飛機場送行林彪去蘇州時，你們搞了什麼陰謀的問題；有關于華北會議你們搞了什麼陰謀，等等。

我很冷靜地將我所知的情況，一一作了回答。

關於毛主席在武漢接見各省負責人談話失密問題，我將前前後後的情況回答後，李震說：“問題的實質是，劉豐通過你、你通過黃永勝向林彪秘密通報情報。”

我說：“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毛主席在南巡時與那麼多地方和軍隊的同志談話，他在各地的講話內容，不祇是劉豐一人告訴我，其他人也與我談過，在京的政治局同志提前一點知道毛主席的講話，是失密問題嗎？至于通過黃永勝向林彪‘秘密通報情報’問題更是談不上，如果我要向林彪通報情報，我辦公室設有各種保密電話機，完全可以直接向北戴河林彪通電話。”

中央專案組的人無言相對。

關於為林彪《重上井岡山》詩譜曲的問題。我答：事情經過很簡單。1970年初，林彪從井岡山回北京不久，葉群就把這首詞裝裱好了，送給我留念。我當時祇覺得詩意不錯，沒有看出其他問題。以後不知怎樣擴散，方塊字读书社区譜成歌。他們拿此歌錄音帶放給我聽。我聽了之後，講了兩點：第一，歌調不那麼好

聽；第二，此詞沒有對外發表，不能擴散。

李震說：“此詞是林彪對毛主席1930年批評他的翻案。”中央專案組其他人指責我是有計劃、有目的地把這首詞譜成歌曲，進行廣泛宣傳，幫助林彪翻案。

我當然不能承認，說：“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林彪寫此詞是要翻案？有什麼根據說譜成歌曲是幫助翻案？純粹是主觀猜想，強加人罪。”

關於“九大”選舉，為什麼不投江青票的問題。我回答的很乾脆：“是有此事，我沒有投她的票。”

中央專案組的人又開始指責我：“不投江青票是原則錯誤！”對此，我堅決反駁說：“黨章上並未規定必須投什麼人的票，不准不投什麼人的票。我承認我沒有投江青的票，我想請問，這是什麼原則錯誤？你們又在無限上綱。”對我的反駁，中央專案組的人再次無言相對。

關於在九江飛機場給林彪送行問題。中央專案組的人問：“廬山二中全會後，林彪下山，準備飛往蘇州。黃、吳、李、邱到飛機場送行，登上林彪飛機，你們搞了什麼陰謀？”

我回答：“在飛機上，既沒有談什麼政治問題，也沒有談什麼工作問題，坐了一會兒，照了一張像片，就離開了。什麼‘陰謀’、‘陽謀’也沒有。”

關於華北會議問題。中央專案組的人問：“你們在華北會議搞了什麼陰謀？”

我答：“我認為在華北會議搞的都是‘陽謀’，沒有搞什麼陰謀。”

我又說：“華北會議是毛主席、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召開的。紀登奎、李德生、黃永勝和我是在毛主席、黨中央指示下做具體工作的。會議期間曾兩次向毛主席當面匯報，聽取指示。我認為華北會議開的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們所指的是什麼陰謀問題。”

1980年公審後我方塊字讀書社區確實有問題，確實是很不正常。問題就在華北會議是在極左路線指導下進行的亂批亂鬥，

無情打擊，無限上綱。不正常就是表現在又將批鬥矛頭指向一批黨政軍領導幹部，批鬥重點是李雪峰、鄭維山、解學恭、劉子厚等人，并在行動上限制他們的自由，最後把他們撤職，隔離審查。會議如果沒有“陰謀”，為什麼以後又給李雪峰等人平反呢？但陰謀的制造者不是我們。

這次中央專案組對我審訊，是隔離審查後的第一次接觸，審訊過程中我與他們多次發生針鋒相對的爭吵。

李震、郭玉峰等人指着我說：“你李作鵬至今仍在死保林彪，仍在抱着林彪僵尸不放！仍在頑固對抗，不交代問題！”又說：

“你們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要以為你們的陰謀做的天衣無縫”等等。

我說：“今天，你們除了無限上綱，亂戴又大又臭的帽子之外，有什麼具體材料？有什麼真憑實據？你們一件證據也拿不出來，這也陰謀，那也陰謀，又是反黨，又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還有什麼天衣無縫，你們為什麼不把縫揭開一點給我看一看。我倒想知道我搞了什麼陰謀！”

我大聲地對李震、郭玉峰說：“我懷疑你們無中生有，搞逼、供、信！”

審訊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把我帶回到原來休息室吃晚飯。學院為他們準備了宴席，我也沾了一點光，給了我一小盤清炖鷄，一小盤紅燒肉。可惜我一肚子火氣未消，吃得很少，食不覺味，也就算了。

然後乘車返回通縣。晚上睡不着覺，大失所望。但並不悲觀，我下定決心，丟掉幻想，準備持久戰，準備應付更殘酷的折磨。

3月18日，中央專案組來了幾個一般工作人員，在我駐地臨時設立的審訊室內找我談話。

首先他們詢問了一下我的生活情況和身體情況，並表示生活上需要什麼提出來可以解決，方塊字讀書社區品問題也可以解決，過去給你看病的大夫，可以隨時來給你治病。之後，他們又說12

日你對中央專案組負責同志的談話，態度是很不好的，以後應很好注意。

我明確回答他們：“我的態度祇能是那樣，你們所說的，這也是‘陰謀活動’，那也是‘陰謀活動’，這也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那也是‘反黨反革命’，還有什麼‘死保林彪不願交代’，什麼‘不要以為你們所作所為是天衣無縫’等等。難道這是實事求是嗎？你們有本事就拿出證據來，否則就是逼、供、信。”

這幾個工作人員不承認這是“逼、供、信”，但又說不出什麼理由，談的時間不長就走了。

我知道，這次談話，他們是硬的一手不行，想來軟的一手。但他們又打錯了算盤，我祇承認真理，我祇相信實事求是，其他我是軟硬不吃！

經過兩次交鋒，彼此雙方都有了一些了解。我心裏也有了底。

1972年3月21日，中央專案組三個一般工作人員，來到我的駐地同我談話。他們這次態度比較好，我的態度也比較冷靜。主要談廬山九屆三中全會期間的問題，採取一問一答的方式。

問：“憲法小組爭論的真實情況是怎樣？”

答：“我參加憲法修改小組多次會議，沒有發現重大原則爭論。70年8月15日中午，我在徐州接到黃永勝的電話，意思是，憲法修改小組發生很大爭論，要我立即回北京。我回北京後，是黃永勝把憲法修改小組的爭論情況告訴我。”

問：“你對廬山會議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怎麼認識？”

答：“開始我們是準備在廬山開神仙會議，一邊開會一邊度暑。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使我們感到鼓舞。開幕式結束之後，葉群對我們說：‘林彪講話內容報告了毛主席，得到毛主席同意才講的’。這樣我們心裏就更加高興。”

問：“林彪的講話是政變的動員令，你是怎樣看法？”

答：“林彪講話完芳塊字讀書社區。我沒有聽出，也沒有察覺林彪講話是什麼政變動員令。”

問：“林彪講話之後，你們搞了什麼陰謀活動？”

答：“我認為作為黨員在黨的會議上發表和交流個人看法是正常的、合法的，我不認為這是陰謀活動。”

問：“你8月24、25日在中南小組發言的內容是什麼？”

答：“24日下午的發言是表態性的，我擁護林彪開幕式上的講話，並說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主席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我還說‘毛主席是天才’我認為完全正確。”“25日我發言的時間很短，不超過十分鐘。是按照‘降溫’的精神講的。主要還是擁護林彪的講話，我說了在我們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呢？是反毛主席的風，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在別人發言時，我還插了一句話說，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和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也反對，說不符合歷史。這個問題政治局在北京開會時就發生過爭論，周總理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是‘仍按原來提法不變’。我是以此為根據的，我認為我的兩次發言沒有原則性錯誤。”

問：“二中全會休會期間，你們還搞了哪些陰謀活動？”

答：“8月26日，陳伯達找吳、李、邱到他的駐地談話。大意是，毛主席批評他參加了‘軍事俱樂部’，康生批評他‘把林彪綁在自己戰車上’。8月28日，林彪根據毛主席指示，召集了陳、吳、李、邱及汪東興，在他駐地談話。林彪自己檢查了幾句，說毛主席批評他，對張春橋為什麼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評是對的。林彪批評陳伯達舊文人、舊知識分子習氣太重，然後着重講解放軍要同地方搞好關係，要謙虛謹慎，防止驕傲，老幹部要團結新幹部等等。”

“之後，政治局決定，陳伯達、吳法憲、汪東興三人要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行檢討。吳法憲的檢討是邱會作起草的，我作了修改。我現在還沒有認識到林彪、陳伯達找我們談話是什麼陰謀活動，可能我參與修改吳法憲的檢討有些不妥。”

問：“你還有什麼問題

答：“我想一想，以後再說吧。”

半年後的1972年9月7日，又用汽車把我拉到空軍學院第一次審訊的地方。中央專案組的李震、郭玉峰、吳忠、于桑等大官全體出馬。看着他們耀武揚威的樣子，我知道來者不善，暗暗做好了堅決鬥爭的準備。

這次仍是談九屆二中全會問題。

一上來，李震板着臉，眼皮都不抬的問我：“廬山會議你搞了哪些陰謀活動？”

我面對李震說：“廬山會議，我們兩人是在一個組的，你的發言我聽到了，我的發言你也聽到了。”我反問李震：“咱們兩人的發言有什麼不同嗎？你的發言不是很精彩嗎？”此問一出，李震頓時臉色大變，白一陣，紅一陣，欲怒又止。其實李震在廬山會議的發言比我的發言還要激烈尖銳。25日的小組會上，他與別人搶話筒，爭着先發言，在發言中，他不僅堅決擁護林彪的講話，而且堅決擁護第六號簡報，堅決支持陳伯達、汪東興的發言，堅決要把“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揪出來示眾”。他是中南組積極參加起哄者之一。

李震原想給我來通“殺威棒”，結果，我先給他來了個下馬威。

他們出示了8月24日晚，我看了中南組簡報草稿後，給葉群寫的那張便條。追問我：“寫這個便條的動機是什麼？”

我向他們說了三條：“第一‘比較抽象’，其意思是同意簡報這樣一般性的寫法。‘沒有更多實質性問題’，當然是指小組發言中沒有提到具體人和具體事的問題，這符合毛主席‘可以講，但不要點名’的精神。第二‘擬可以發，請她再過目’，其意思就是我同意發，看她還有什麼意見。第三‘我們兩人的發言可以整理，但在簡報上不挂號為機動’。其意思是，原在簡報的最後有一句：‘葉群、李作鵬的發言另行整理’，我不同意這樣寫，把它刪掉了。所謂‘不挂號為機動’，很明顯我是不同意突出葉群、李作鵬。同時整理後發表不換字讀書社區。”

可是李震一伙人不願意聽我的解釋，硬說這是“有組織、有

計劃、有預謀地向黨進攻的一個鐵證”。硬說“不挂號為機動，就是因為你們搞陰謀詭計，心裏有鬼，要躲在幕後看一看形勢”。

我當然堅決不能同意他們這種胡說八道，因此我也動起火來。

我說：“小小的便條，竟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是什麼鐵證？我看是紙老虎。在這張便條上能證明是‘密商向黨進攻的反革命策略’嗎？能證明是‘搞陰謀詭計’嗎？能證明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向黨進攻嗎？’完全是放屁！”我拍着沙發大聲重複說：“簡直是放他媽狗臭屁！”

我當時已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我接着說：“你們既然已有了‘鐵證’，我又不肯交代，那你們就可以按照抗拒從嚴處理，你李震不是公安部長嗎？你公安部長難道這點常識也沒有？你們有本事現在就做結論吧。該殺就殺，該斬就斬，何必多費口舌。”

我用手指着李震的鼻子大聲說：“幾百萬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軍隊老子都不怕，我還怕殺頭？還怕你們的誣陷？”我抱定一死的決心，也要和他們的污蔑陷害鬥爭到底。

此話一出，李震等一行十幾人，目瞪口呆，沉默了幾分鐘，都沒有回過神來。

當時我真是太氣惱了！心裏想，“九大”通過的黨章，明明白白的寫着“黨員有權向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議。”這一條還算不算數，還有效沒效？正式的黨的會議，不指名對某個領導人提了批評意見就犯了滔天大罪，就是反黨、反革命，黨內民主的原則，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還存在不存在？

同時，我必須向他們表明我的態度（李震、郭玉峰、吳忠、于桑等人是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我必須讓他們把我的態度帶給中央）：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是半步也不會退讓的，就是千刀萬剗我也要堅持真理。

這次，連飯都沒有“招方塊字讀書社區通縣了。

審訊後，我冷靜地想了想，中央專案組為什麼特別重視這張

便條呢？我明白了，因為他們對我在廬山二中全會期間，找不到更重要的“犯罪”證據，想在這張便條上打開我“搞反黨陰謀”的缺口，結果仍然是徒勞的。

幾天後的9月12日，中央專案組來了七個一般工作人員，與我又談了兩個多小時。可能上次剛談話不久，我就發了大脾氣，中斷了他們事先準備好的談話內容。

他們首先批判我9月7日同中央專案組負責同志談話的態度很不好，說他們是“重證據，不重口供的”。

李震、郭玉峰等主要負責人不敢再出面了，我也就不發脾氣了。我反駁說：“無限上綱，事先定下罪名，然後往我頭上壓，這完全不是重證據的表現。”

他們再次追問我那張便條的思想動機。

我說：“動機很簡單，就是同意那份簡報可以發，但不同意突出葉群和我。”同時我也“檢討”說：“中央沒有指定我審查簡報，我根本不該看，而應退回小組召集人。再有就是我看了不應轉送葉群，應將我意見提出後，退回小組召集人去處理。”

我又強調說：“就那張便條而言，也是公開的，是光明正大的，二中全會上，我沒有撤回便條，二中全會後，我也没有撤回便條。這是我在黨的全會上的個人意見。當時我不認為有任何問題，現在我也不認為有任何問題，更不承認是什麼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向黨進攻。”

這一次，他們仍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入冬之後的幾個月，中央專案組的人沒有再來過，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1973年初春的一天，突然三四輛臥車浩浩蕩蕩來到我住地的營房裏，把團部會議室當成審訊室。然後把我叫去，坐在指定的沙發位置上。

在我對面坐着一個穿着呢料便衣，架子很大的“大官”，究竟是誰，我不認識，估方块字读书社区副部長之類的幹部。

此人首先把一包高級雲烟往茶幾上一放，然後看看茶杯內的

茶葉，大概嫌茶葉不高級，把它倒在痰盂裏，再從皮包內拿出一個精致的小茶葉盒，倒出高級茶葉，重新泡了一杯茶。他又是掏烟，又是品茶，足足沉默了幾分鐘。我端坐在那裏，看着他可笑的表演。我心裏想：“別看你強裝鎮靜，也掩蓋不住你的内心發虛。”

他點上一支烟，翹着二郎腿，拉着長音向我發問：“你是李作鵬嗎？”

我說：“是的。”

他問：“你現在怎麼樣？”

我說：“什麼怎麼樣？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問：“你對你的罪行交待得怎麼樣？”

我說：“我有什麼罪行？我所認識到的錯誤都交待了，都報告毛主席和黨中央了。”

他突然拍着沙發大聲說：“你胡說！你打倒蘇振華就沒有很好交待。”

我壓着火回答：“你說話要有證據！是誰決定打倒蘇振華？是中央軍委決定揪出蘇振華，并同意把他交造反派揪鬥，我違背中央軍委和全軍文革小組的決定，把蘇振華從群衆手中要出來，并把他秘密隱藏起來，是我救了他一條老命！”

“大官”叫起來：“你還狡辯！你無情打擊、殘酷陷害蘇振華。”

我反問他：“請你解釋一下，什麼叫無情打擊、殘酷陷害？”

我指着他的鼻子大聲說：“搞逼供的就是你們，無情打擊正是你們！”

“啊！你還想抓我的小辮子？”

我說：“不！抓小辮子算什麼水平。我要抓的是大辮子，是原則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

那個“大官”瞪着大眼、張着大嘴，呆若木鶱，狼狽不堪。

據我看，這幫人來此，方块字读书社区根本不是來審訊的，而是借審訊之名，來試探我李某人，看看身為階下囚的李某人如今是什麼樣的

態度、什麼樣的風采。沒想到我李某人現在是鐵了一條心，在事實面前針鋒相對，在真理面前寸土不讓。

1973年2月12日，中央專案組工作人員三人來到通縣我的住地，主要審訊1971年9月12日晚，我處理山海關機場的過程。

他們將當時山海關機場原始電話記錄影印件帶來給我看，一口咬定我兩次篡改周總理指示，一口咬定我塗改與山海關機場聯系的電話記錄，一口咬定我放走林彪叛逃，并掩蓋罪責。

我冷靜地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詳細描述了自9月12日23時起，我與周總理保持電話聯繫，接到總理多次電話指示的情況和與山海關機場通話及電話記錄情況。

不管中央專案組人員如何咬定我篡改周總理指示也好，還是放走林彪也罷，當時我始終堅持兩點：

1、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機場，我是海軍主要負責人，我又是根據周總理指示，處理林彪乘飛機轉場問題，因此不論發生什麼問題，不論有多大的責任，我都應該承擔。我既不能把責任推給下面，也不能把責任推給上面。

中央專案組工作人員抓住我這種態度，進行高壓，逼我承認他們指出的罪責。

2、我特別強調，9月13日下午，劉繼祥秘書送我審閱的，處理“九·一三”事件自始至終的全部來往電話的記錄稿，我閱讀之後，一個字也沒有改動，就在這個文件上寫上：呈送總理批示。總理看完後，劃了圈，一字未改的退回給我。我交劉秘書入檔保存。總理對此文件沒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見。

以上我祇是寫與中央專案組交鋒的幾個典型例子。

此後，從1973年3月到1976年4月，三年時間中，共審訊了三十多次。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和山海關機場問題。其次是武漢談話“失密”問題、“九大”不投江青票的問題、華北會議問題等等。

每次交鋒的結果始終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他按他的主觀主義、事先制定好的無限上綱的罪名做結論，我依照事實以理據爭。

事後我才知道，他們從1972年開始的近四十多次對我的審訊，都是先定性，先做結論，後找證據。早在1972年，中央專案組就先後向全黨公布了林彪罪行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嚇死人的罪名滿天飛。僅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問題，就有什麼“反革命政變”，什麼“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向黨進攻”，什麼“天才論是反黨理論綱領”，“設國家主席是反黨組織綱領”，什麼“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什麼“反黨地下活動，大搞陰謀詭計”，什麼“背叛‘九大’路線，背叛新黨章，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舉不勝舉。堪稱誣陷有術，無限上綱有術，置人死地有術。

## 第四十一章 天塌地陷 (之三)

### 一、悲喜交加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了。噩耗傳來，哀樂幽咽分外悲。

三十年代初，當總理來到江西蘇區時，他帶來一本電臺通訊密碼，名為“豪密”（紅軍時期，周恩來的化名叫“伍豪”，可能是這種密碼名稱的來由）。當時我們紅軍剛建立電臺，不久開始與上海中央通報，就把我調到紅軍總司令部機要科當機要員，掌握這本“豪密”，專門負責翻譯與上海中央通報的來往電報。以後我不作機要員工作，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中央軍委二局作參謀工作，做值聽破譯敵人電報方块字读书社区。總理直接報告情報，接受

總理指示。因此我早就認識總理，總理也早就認識我。“文革”中，我目睹總理夜以繼日的繁忙工作，苦口婆心的與“造反派”講道理，沒完沒了的應付江青與“中央文革”的糾纏。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當時林彪曾交待軍委辦事組：“對待總理的指示要像對待我的指示一樣去完成。”當我聽到總理去世的廣播，不禁老淚縱橫，異常悲痛，許多往事涌上心頭。

總理火化那天，我填了一首詞：

### 敬悼周恩來總理

哽咽文化宮，抽泣英雄碑。痛悼偉人無限悲，八億傾盆泪。一生為人民，鞠躬盡瘁殞。悵望長空送英靈，斷腸復羞愧。

7月初，廣播裏又傳來朱德委員長與世長辭的噩耗。舊悲未消，新悲又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痛苦不堪。

早在中央蘇區，1931年紅軍時期，我曾擔任過朱總司令的衛士。朱總司令留學德國時，購買了四支德式自衛手提機關槍（類似現在的衝鋒槍）和一支二十響的卜殼槍。那支卜殼槍和皮制子彈轉帶，總司令經常背在自己身上。我們四個衛士則背上德式衝鋒槍，隨着總司令形影不離。我們負責總司令的保衛工作，不論平時和戰時，總司令走到那裏，我們就跟到那裏。康克清大姐是我們的支部書記，也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因此我與朱德總司令的接觸是由來已久的，感情也是深厚的。不過後來我調做其他工作後，和總司令的接觸就不多了，聞悉他逝世，我心裏也是很悲痛的。

1976年7月7日，我也填寫了一首詞，以表達我的哀思。

### 敬悼朱德委員長

悲歌傳噩耗，四海起哀潮。痛悼豫章風暴首，哭失國英豪。一代老元帥，九州光輝照。南征北戰寰球震，功比泰山高。

### 方块字读书社区

緊接着，9月初，毛主席又突然逝世了。這就更加悲痛欲絕了。

當時大家對毛主席的崇拜迷信，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天天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長壽健康。聽到訃告廣播，好像晴天霹靂，心碎膽寒，哭泣之聲，處處可聞。不僅在國內震動，世界也震動。我同大家心情一樣，“贛江追隨四十年，幽禁更思引路人”。一方面悲傷，一方面關心中央領導層的變化。當時我填寫的一首詞：

### 敬悼毛主席

秋風烈，晴空霹靂天似黑。天似黑，統帥永眠，領袖長絕。解放中華傾心血，功高偉績冠群杰。冠群杰，五卷寶書，遺志不滅。

正在非常悲痛哀悼的日子裏，從《參考消息》的外電報道中，模模糊糊看出來一點異常情況，報道說：有的地方在批判“白骨精”。我立即想到中央領導集團內，果然出了問題。

“白骨精”是誰？我是能够猜到的，但絕對不可能是“白骨精”一個人。毛主席死後，這些家伙要鬧事，要奪權，早在意料之中。可是在《人民日報》上，看不出任何暗示。心裏彷徨了好幾天。

1976年10月中旬，到底於無聲處聽到了驚雷。中央廣播電臺連續廣播了打倒“四人幫”，宣布了華國鋒擔任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到處鑼鼓震天，鞭炮動地，山歡水躍，普天同慶。

我同全國人民一樣，興高采烈。這是我被隔離審查五年以來，第一次覺得心情愉快，第一次覺得秋色宜人。

廬山會議之後，這幫王八蛋已經興高采烈，手舞足蹈。“九·一三”事件和“九·二四”事件之後，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翹上了天。到了“十大”之前，當領袖的願望似乎已經勝利在握，迫不及待了。

我雖然“愚蠢”，但對他們的禍國殃民，爭權奪利，野心勃勃，早看在眼裏，恨在心上。

打倒“四人幫”後，在我身邊的看守人員知道我了解“四人幫”

方块字读书社区

的情况，每天總是好奇地問東問西，希望我滿足他們的要求。由於他們都是連排幹部，政治水平有限，所問多屬生活方面問題，至于政治路線問題、爭權奪利問題，談的比較少。從他們談話中，我也略知道一點“四人幫”新的陰謀活動情況。

沒有料到，正在高興之中，樂極生悲，發生了令人難以理解的災難，被“四人幫”迫害的我們反而受到更為嚴厲的懲處。

## 二、打入十八層地獄

當時看守我的負責人，是團司令部軍務股副股長，姓徐，我稱他“老徐”。老徐是山東膠南人，解放戰爭時期入伍，曾參加渡江戰役、解放福建戰役及抗美援朝戰爭。他文化程度不高，為人尚老實。

1976年11月初，大概他是奉命來了解我對打倒“四人幫”的認識。我把打倒“四人幫”的認識談了以後，接着談到康生問題。我說，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的，是“四人幫”的後臺，尤其是康生與江青是同鄉，是江青的靠山。從延安一直談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知道的康生所作所為。談了之後，這位看守負責人，當然要向中央專案組匯報。但我並不知道，更沒有意識到揭露康生問題是犯了滔天大罪。我仍蒙在鼓裏。可是看守人員很快對我態度冷淡，不再問東問西了。

有一天，一位看守人員悄悄告訴我說，公安部于桑來了。我估計可能又要找我談什麼問題，結果沒有見面。到了12月份，看守人員中有兩三人數次坐汽車早出晚歸。問他們幹什麼去了，均含含糊糊搪塞不做正面回答。我當時喂養了四隻大母鷄，吃鷄蛋既新鮮又省錢。一天，老徐告訴我，現團部規定在營房不准養鷄，讓我趕快把鷄殺吃了。三天吃一隻，十二天吃完。萬沒想到，這就是打入地獄的前兆。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76年12月29日晚飯前，該團一位負責人通知我說：“今晚上

級首長找你談話，你做好準備。”

晚飯後，開來兩輛北京吉普車。黃昏時上車，向北京方向開去。進到德勝門向北拐，我猜測還是到沙河那個空軍學校老地方。可是到了沙河仍沿北京昌平公路北去，一直開到昌平、南口之間，向西到靠近燕山腳下的秦城監獄附近。因為距這個監獄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炮兵射擊場，過去我在總參管軍事訓練時，曾多次到過這個地方，知道那裏有一座監獄。因此汽車開到秦城附近時，我心裏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進入監獄大門內，在一棟樓房旁邊停車，把我帶入一間審訊室內，室內正面牆上有八個大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下面有一張長形桌子，在桌子前面有一個木墩。

當時由監獄長和兩個監管員進行搜身檢查，其實什麼東西也沒有檢查出來，祇把我穿的棉鞋鞋帶抽走，把手表摘下來。而後就由隨車押送我的看守人員，把我日常用的衣物和其他用品拿進來，由監獄監管員一件一件的登記。

最後監獄長向我宣布三條：“第一，以後不准叫自己原來的名字，祇叫監獄編號，你的監獄編號為7103；第二，不准在獄室的牆壁上亂寫亂畫；第三，不准在獄室內大喊大叫。”

宣布完後把我帶到二樓西走廊，塞進一間獄室內。獄醫量了一下血壓後，立即把門關閉，外面一個軍人站崗看管。

現在我是名符其實的政治囚徒了。

這間獄室是像棺材一樣的長條形，不到八平方米。裏面全部設備有：一張離地三十公分高的單人床板，一張約六十公分高的小條桌，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湯碗那樣大小的洗臉池。

進入獄室時，大約是深夜12時左右，雖夜闌人靜，但怎麼也不能入睡。

人躺在床上，思想則像海潮一樣翻滾。這裏可能就是我葬身之地！這究竟是為什麼？毛主席在世時，沒有把我關入監獄，毛主席死後把我關入監獄。“方塊字讀書社”沒有把我投入監獄，“四人幫”打倒了，反而把我投入監獄。我反復思考，估計有三

個可能：

第一、我揭露康生是“四人幫”一伙，是“四人幫”的後臺，犯了滔天大罪，尤其1977年1月初，我入獄三天後，《人民日報》還大登特登康生相片，甚至連康生老婆曹軼歐的相片也同時登出。報紙上還公開辯護說，康生在黨的“九大”時期，并沒有向毛主席提議要江青擔任政治局常委。這就更加證實了我的估計。其實康生確確實實向毛主席提議過，毛主席不同意，康生才低頭不語。

第二、我對華國鋒為人沒有認識清楚。公布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後，我曾表示擁護，認為他斷然打倒“四人幫”，這是一件非常英明的決策。可是立即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肯定也是經他批准的“英明決策”。難道他比毛主席、朱德、周恩來更高明？更革命？

第三、在目前位居高位的中央領導人中，最希望置我們于死地的人應該是汪東興。他在毛澤東、江青、林彪三角關係中的周旋與投機，我們知道情況不少，他當然不願意讓更多人知道他的醞釀勾當。

到了1978年《人民日報》開始不點名地批判康生，說明我以前的揭露是正確的。更覺得華國鋒執行的是缺乏實事求是的極左思潮路線，因此後來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的批判，我在思想上沒有抵觸。撤消華國鋒兩主席的職務我也擁護。

### 三、共產黨監獄的滋味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監獄，中國和外國的監獄，可能都差不多，都是專政機器。我沒有蹲過國民黨的監獄，我也没有研究過外國的監獄，我祇從中外小說描述中了解一點情況。究竟差別在什麼地方我也說不清楚，按道理應該說，共產黨監獄是思想改造重于鎮壓，給出路重于整死方块字读书社区

秦城監獄是五十年代新建的，據說是學習蘇聯某個監獄模

式修建的，管理方法也是學習蘇聯的經驗。而蘇聯又是參考沙皇時代辦法而形成制度的。這個監獄分兩個區域，西區一片樓房是關押普通犯人，東區有四座樓房是關押特殊犯人。東區這四座樓房雖然互相緊靠在一起，但又互相隔絕，用高牆厚壁加上電網，把每座樓房圈起來，祇留人員進出小門，由軍人站崗看守。每座樓房均是匱字形，共三層。每一層三個武裝獄警，日夜站崗看守，警戒非常森嚴。任何時候，犯人不准互相見面，外人不能接觸。每座樓房有一個監獄長，七八個監管員。他們的責任是分水、分飯、送報、送書、看管犯人放風，禁止犯人違犯獄規等。

我是被管押在東區一座樓房內。

這座樓房大約有一百多個單間獄室，在二樓我被關押的那個小單間裏，我大約住了一年多的時間。以後進行了獄室修改，把兩個單間中間的隔牆拆掉，合成一個單間，這樣每個單間的面積擴大了一倍。

我于1978年搬進了大間獄室。但室內設備沒有任何增加，鐵門鐵窗，依然如故。

開始時的牢飯還說的過去，中餐、晚餐都是兩菜一湯，午餐米飯，晚上面食。每星期有一次菜多肉少的餃子，半月一次的小油餅，就算改善生活了。

可是這種待遇也好景不長，1977年春節之後，不知為什麼，伙食質量明顯下降了。有時一個煮雞蛋加一個炒青菜，一個開水煮菠菜，這就是兩菜一湯。或一個稍有點肉片炒的蔬菜，加一塊四川榨菜，開水添幾片黃瓜，這也是兩菜一湯。我因是病人，隔天早餐有一碗牛奶，每星期發給一點水果，這可能是一種“優待”。

實事求是地說，保證吃飽不成問題。可能我們過的是“有資格吃好”的特殊牢犯的生活。

生活中困難之一是禁止吸煙喝酒。我平日酷愛烟酒，過去行軍打仗時，烟酒不離身，久之成癮，成為生活習慣。吸煙喝酒既能提神，又能解除疲勞，同時醜陋的樂趣。高興時烟酒可添加高興，不高興時烟酒可減少煩惱。盡管知道烟酒多了也傷人，

還曾幾次和黃永勝、邱會作等打賭戒煙，終因意志不堅，半途而廢。現在突然斷絕，頗為難受。因為是被他人強制停止，心中就將此作為入獄後的第一個考驗。——不吸烟，不喝酒，有什麼了不起，死不了人。咬咬牙，跺跺足，不能為此低頭，不能為此丟人。自此之後，烟酒不沾邊，戒了一個徹徹底底。直至後來“出獄”，條件好了，也沒有“復辟”，倒對我的身體有利，壞事變好事。

開始時學習條件非常不好，除了《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外，就是毛著五卷，其他什麼書也不讓看。我攜帶的所有書籍物品全部被監獄封存。借讀馬列書籍不給，借讀魯迅的著作更不給。監獄的意思是剛發下毛著五卷，應集中精力把這本書學好。

到了1978年情況變了，監獄圖書館開放，由監管人員用一個平板車，裝滿各種書籍（其中主要是馬恩列斯理論書和中外文藝小說），到各獄室門口，打開室門，由犯人出來選擇一本或數本。半月之後，平板車又挨門送來，交舊換新，自由選擇。這樣看書學習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每天上午、下午各放風一次，每次放風半小時。這裏放風也特殊，為了絕對防止犯人互相見面，樓房院內修築有成排成排的放風房，每間放風小房有牆有門，但沒有頂蓋，以便通風望蒼天。將犯人單獨關在各放風小房內活動。在每排放風小房頂上設有吊橋，看守人員在吊橋上來往走動，由上向下監視每個犯人的活動情況。對我因是病人則稍微特殊，在樓道指定一段沒有犯人的走廊畫地為牢，來往散步，或在院內規定某一地段道路，無人來往，為我散步活動地點。時間也不加限制，願意活動多久就活動多久。

雖然規定犯人在獄室內不准大叫大鬧，但辦不到，經常有人喊天呼地，叫爹叫娘，大哭大鬧。有的腳踢手砸獄門，大叫大罵。還有人不停地高聲唱歌。看樣子監管員除了對唱歌的不制止外，對其他的行為都予以制止，但很難制止得了。結果都要大吵一頓，大訓大罵一頓才了結。有時我問監管員：“他們鬧什麼？”回答說：“那是瘋子神經病。”

1978年的一天，聽到樓下東面的一間牢房傳來“咚咚、咚咚”拼命的手擊腳踢牢門的聲音，并且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凶。看守人員怒吼起來：“他媽的，你打門幹什麼？你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監獄，祇准你規規矩矩，不許你亂說亂動！”等看守剛剛離開，“咚咚、咚咚”的敲門聲又響起來了。看守又跑過去怒吼起來：“你他媽的老實點，想找死嗎？你不老老實實是要吃苦頭的！”等看守剛剛離開之後，“咣當咣當，咣當咣當”又響起來，聽聲音不像是手擊門，而是腳踢門的聲音，踢的特別震耳。看守又跑過去了，大聲怒吼：“我警告你，你再鬧，再不老老實實，那我們就對你不客氣了，你這樣鬧得大家不安寧，是違反監獄規定的，你是罪上加罪，你知道嗎？再鬧我們就把你手脚銬起來！”警告一頓之後走了，可是仍然沒有完全安靜下來。

有的犯人不論白天晚上高聲唱歌，唱一會兒停一會兒，不但唱“國際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抗日時期的歌，唱解放戰爭時期的歌。看樣子是想用歌聲來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

在我的牢房下面一層還關押了一名女犯，她的特點是經常放聲大哭，白天哭，晚上哭，哭得非常淒慘，非常傷心，哭的聲音很大。從哭的聲音判斷，此人不過二十多歲的女青年，看守也勸說制止，但效果不大，時斷時續。數天以後安靜下來了，可能轉到別的牢房去了。總而言之，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天天有。

監獄內有一個醫療單位，設有內外科、X光室、心電圖室、牙科、配鏡室等，有獄醫值班。如果犯人有病，由監管員找值班獄醫治療。但獄醫對犯人的工作態度很成問題，基本上不相信犯人口述的病情，祇憑器械檢查。例如對心臟病人，首先測試血壓，再診聽心率情況，最後用手指按一按腳背，是否有浮腫現象，必要時作個心電圖，很少遇問自覺病情，你說他也不相信。

有一次我發高燒，獄醫按一般感冒用藥，我告訴他自己曾經有過數次急性肺炎的病史，他根本不聽。以後發燒到四十度，又發現祇要咳嗽就大口吐血。這本應診是急性肺炎，注射青霉素，拖延了幾天時間。

又一次，我的一顆牙痛，不能吃東西，經牙醫檢查要拔掉。我同意拔掉，并告訴他我有心臟病，請拔牙時注意一下。牙醫認為拔牙簡單容易，不會影響心臟。可是當她拔牙的時候，漫不經心，把牙折斷了。為了把牙根拿出來，不但把牙床挖得稀爛，用了一個半小時也沒有拿出來，結果引起我的心臟病發作，才停止拔牙手術，轉為搶救心臟病。幸虧我這個人命大，又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險。

按照獄規，犯人是不應受到人身侮辱的，犯人有權向監獄工作人員的違法亂紀行為提出控訴。這個問題實際執行最差，因為屬於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問題，我不想多去觸動。有了一兩次實際經驗，我就更加採取約束自己言行，少說為佳。對於那些小人行為，採取橫眉冷對的態度。如果欺人太甚，我的脾氣也不會客氣的。小人們是欺軟怕硬的，你臭罵他一頓，雖然他可能借機報復，但可稍稍消除心頭怒火。鎮壓與反鎮壓之間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一切監獄概不例外。

在獄中，最使我苦惱的是不能自由寫東西，甚至平常寫日記也不行，因為不給筆，不給紙。我多次提出要求，根本不睬不理。有時中央公布了一個什麼重要會議，或公布一個什麼重要文件，要我們表態時，臨時給支筆給幾張紙，寫出後立即全部收回。如果發給你五張紙，祇用了四張，還剩下一張白紙，或有一張寫壞了作廢，那麼收回時這張白紙和寫壞了的廢紙也得收回，半點也不能少。

沒有紙和筆我就自己想辦法。我把從通縣帶來的一件白汗衫疊起來偷偷的放在床底下。每當監獄管理員發紙筆讓我寫材料時，我就盡量背對牢門，用手遮住白汗衫，不讓獄警發現。把早已打好腹稿的草詩寫在白汗衫上，有時也把中央專案組和公、檢預審我的主要問題，我準備回答他們的提綱，簡要的寫在白汗衫上，寫好後再將白汗衫藏在床底下。

在秦城監獄關押的四年中(1981年公審後，基本在復興醫院住)，我的這一行動一直未被獄警和監督人員發現。幾年來，白汗

衫上密密麻麻，裏裏外外寫滿了小詩和提綱。

幸運的是，1981年我保外就醫時，在通縣隔離審查時寫在筆記本上的小詩和在獄中寫有小詩的白汗衫都退還給我了。

我原想一直保留這些物件，傳給後代做紀念。一來讓他們知道我在獄中的生活，二來自古以來“詩言志”，讓他們知道我在獄中的感受和思想。可是在太原，我老伴每看到白汗衫就傷心萬分，淚流不止。我祇好把小詩抄下來，把白汗衫燒掉了。這部分小詩就發表在我的回憶錄《悲愴詩篇》一節中。

#### 四、平靜中的波瀾

時間就像長江、黃河的水，永遠不知疲倦，永遠不可阻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歷史的長河中向前奔流。

自1977年到1979年，我被打入秦城監獄已整整三年的時間。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唯獨我的狀況和處境依然如故，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似乎很平靜。中央專案組也很少來，每年有時來兩三次，多是外調性質，談別人的問題多，談我自己的問題主要是海軍的問題。中央也無人過問，似乎我這塊料已經不在人間，已經徹底埋葬了。其實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平靜中有不平靜，平靜中有波瀾，平靜中有起伏。

打倒“四人幫”後，我從報紙上獲知，中央再三提出“有錯必糾”，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必須徹底清查，徹底糾正。這當然是具有重大深遠意義的工作。同時再三提出，要實事求是，既不擴大也不縮小，本來面目是怎樣就是怎樣，該誰負責就由誰負責。從理論上又勾起我一線希望的幻想。如果能這樣，我一百個擁護，一千個擁護。

但實踐中證明並非如此。

入獄前中央專案組審方块字读书社区會議的有關問題，及山海關機場問題。現階段中央專案組審訊的重點是海軍的問題。問

題不同，但態度、方法我看不出有多大的變化，甚至比以前更加惡劣。

我對海軍的冤、假、錯案負有領導責任，但具體問題應具體分析，即不能顛倒是非，也不能張冠李戴，更不能強加罪名，否則就是主觀主義、“實事求非”。

舉幾個在獄中審訊我的例子來說明。

第一，專案組硬說蘇振華是被我打倒的，并受到我的殘酷迫害。我回答他們：“你們完全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關於中央軍委決定，打倒蘇振華的情況，我已經說了多次，而且說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第二，專案組硬說陶勇（東海艦隊司令員）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回答：“這是胡說八道！”我反問專案組：“你們有陶勇是我迫害致死的證據嗎？我可以肯定的說，你們沒有！”我接着說：“事實是：1967年初，在誰也沒有決定打倒他，誰也沒有揪鬥他的情況下，此人就跳井自殺了。當時我尚在被群衆圍攻批鬥的焦頭爛額之中。”

我說：“事後，許世友曾對我說：‘陶勇是被文化大革命嚇死了’，不信，你們去問許世友。”

第三，專案組硬說張學思（海司參謀長）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是：“完全無稽之談”。我說：“我承認，按葉群的意見，我交代海司辦公室寫了一份張學思的材料送給她。這份材料是整理群衆大字報批判張單純軍事觀點的，就此而已。”我又說：“張學思問題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由中央決定將張學思作為‘東北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而逮捕的。張被捕以後，我根本沒有過問，一切由中央專案組處理。張學思是在被逮捕後病死的。”

我向專案組的人說：“寫了一份批判張學思單純軍事觀點的材料，與中央決定將張學思作為‘東北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並逮捕，有什麼方块学读书社区關係？因為我們寫了一份批判張學思單純軍事觀點的材料，張學思就成為‘東北叛黨投敵反革命集

團'的成員嗎？你們不覺得這個邏輯可笑嗎？”我說：“批判‘單純軍事觀點’（人民內部問題）與‘叛黨投敵反革命’（敵我問題）的性質能一樣嗎？”

最後我說：“張學思病死于逮捕之後，是誰‘迫害’，如何‘致死’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嗎？硬說是我把張學思迫害致死，這不是無中生有的強加罪名又是什麼？你們哪裏有半點實事求的精神呢？”

第四，專案組硬說齊勇（國家海洋局局長）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同樣是：“完全胡說八道”。我說：“我承認，我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沒有把齊勇從造反派手中搶救出來，齊勇是海軍幹部，我有責任。但是我没有將齊勇搶救出來，就是我將齊勇‘迫害致死’，你們造假誣陷的水平也太拙劣了吧？你們對我的誣陷，是不攻自破！”我對專案組說：“要證明齊勇是我迫害致死的，必須拿出證據。海軍文革辦公室就是最好的證明，我當時的秘書就是最好的證明，李長如就是最好的證明，呈周總理有關海洋局的情況報告就是最好的證明。你們在給我扣大帽子之前，難道沒有做調查研究嗎？”

第五，專案組硬說雷永通（南京海軍軍事學院政委）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反駁他們：“紅軍時期，我就和雷永通在軍委二局一起工作，我們是爬雪山過草地的生死老戰友，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解放後，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文革中，特別是“七·二〇”武漢事件後，海軍學院的造反派與張春橋支持的“紅縱”攬在一起反對南京軍區許世友。我知道後，立即告訴海軍政治學院，不准反對許世友，不准把矛頭對准南京軍區。海軍學院造反派按照我的表態，逐漸轉向支持許世友和軍區，許很感謝。後來，按照軍委指示要求，南京軍區把海軍軍事學院的“鬥、批、改”工作交由江蘇省軍區具體負責。省軍區派工作組進駐學院。工作組給雷永通扣上“叛徒”的罪名，刑訊逼供，最後迫害致死。”我又說：

“事情發生後，南京軍區兩方換字讀串社區說明情況並道歉，許世友也親自給我打來電話說：‘對雷永通之死負有責任。’對江蘇省

軍區這種做法，我是堅決反對的。這件事許世友清楚，蕭勁光也清楚。現在你們把雷永通之死的罪名加到我頭上，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僅舉上面五例，已經可以說明，在“殺人償命”這樣天大的問題上，他們也敢毫無根據的捏造事實，無罪被誣陷，結論純胡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所謂“實事求是”，連一點影子也沒有。

1978年7月29日，中央專案組和總政代表在秦城向我宣布，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永遠開除林彪、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的黨籍。我當時依然相信黨中央，依然相信毛主席（1973年毛主席還健在）遲早會把我的問題弄清楚，同時又不了解整個案情，因此我表示：“祇要對黨、對人民、對國家有利，自己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話雖如此說，但內心的痛苦如同刀割，難以忍受。

1973年黨的“十大”時，我曾向黨中央寫過報告，請求保留我的黨籍。現在看來，打倒“四人幫”後的1978年，宣布1973年“四人幫”猖獗時的決定，我自然覺得非常荒唐，當時我沒有拒絕簽字，現在很後悔。但簽完字後，我把簽字的筆狠狠摔起一尺多高落在桌上，心裏又氣又悲。

我現在一無所有了，革命資歷、黨籍、職務、待遇全部一筆勾銷了。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我沒有掉眼泪，長期坐牢受折磨，我沒有掉眼泪，妻離子散，我也没有掉眼泪，可簽完字回到監室，心如刀絞，兩行熱淚早已濕滿了前襟。現在每當想起被開除黨籍，總是傷心落泪。黨籍比我生命還寶貴十倍百倍！四十多年為黨、為國、為民拼死奮鬥，用生命和鮮血得來的無尚光榮，就這樣糊裏糊塗的丟掉了，哪能不痛苦！哪能不悲傷！落到這個下場，誰碰到也寒心！天下公理何在啊？

1979年國慶三十周年紀念活動時，葉劍英在講話中對我們的罪名的提法又“更上層樓”，不是“反黨集團”而是“反革命陰謀集團”。這樣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升級為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

貴了，我就更加想不通了，更加難以承認了。

1979年12月22日上午，監獄長突然來到我的監室通知說：“你的孩子來探視你，你準備一下。”

我說：“沒有什麼要準備的。”

他說：“第一刮刮鬍子，把穿的衣服也弄整齊一點，第二祇談生活問題，不要談政治問題。”

下午起床後，把我帶到監獄大門外一間接待室內，見到了我的兩個兒子李冰天、李炎天和小女兒李小征及女婿蘇天祥。相隔八年多了，竟然在監獄中相見。

我的小女兒一見到我，就忍不住悲痛，抽泣不止，一頭倒在我的懷裏說了一句：“爸爸，你受苦了”。到底還是兩個兒子堅強一點，生怕引起我更加傷心，強忍住了眼泪，其實心也在流泪。我也生怕引起孩子們難受，有泪強往肚裏咽。天地無情人有情，骨肉之情人皆有之，此種場合，誰沒有悲傷與激動？

孩子們告訴我他們這幾年的情況，最使我高興的是，第一次知道我的老伴還堅強的活着，知道了她的下落，知道了她的情況，這是我八來年日思夜想，牽腸挂肚的事。我的判斷沒有錯，她正直、堅強、善良，是我的生死戰友，是我的好老伴，孩子們的好母親，雖然老伴已年近花甲，體弱多病，但不管千難萬苦，我相信她一定會頑強地活下來。聽到老伴的情況我高興極了，也放心了許多。

孩子們還告訴我，他們都從部隊轉業了，在地方安置了工作，結婚成家了，兩個女兒還生了孩子，李家已是三代同堂了。但是他們因我而受到的株連痛苦一句也沒有說。孩子們經受了大風大浪的鍛煉，長大了，成熟了。當時，我也是報喜不報憂，告訴一點我的身體和生活情況來安慰孩子們。我們談話時，旁邊坐着監獄的工作人員在監聽。

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吃孩子們送來的各種各樣的食品，時間過的真快，大約兩個小時，方块字读书社区 經過這次久別重逢的相見，我的心情稍微舒暢一點，但遺憾的是不允許談心裏的真實

話。

後來規定，每三個月親屬可來探監一次。經過幾次探監，才把全家老小都見到了。八年多時間，全家還人人活着，應該謝天謝地，應該熱烈慶祝。

現將對我家屬子女的“照顧”（“照顧”的話出自周恩來1971年9月24日）略述如下：

我的妻子董其采，上校軍銜，11級幹部，1939年在黨的“抗日救亡”的召感下離家出走，從天津跑到冀魯邊游擊區參加了八路軍（我的老丈人在天津的報紙上登‘尋人啓事’尋找）。在八路軍115師中擔任醫生，救治傷員。是游擊區隱蔽休養所的所長。解放戰爭時是四野機關衛生所的所長。解放後曾擔任武漢高級步校醫院院長，161陸軍醫院院長和武漢軍區總醫院副院長等職。“文革”開始時任海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九·二四”事件後，她被專案關押多年，污蔑“參與在海軍奪權”，1978年做了“敵我矛盾”的結論，海軍召開幾千人的大會批鬥後，送河北漢沽農場看押勞動改造。快六十歲的人，身體被摧殘的渾身是病，還要下農田勞動，幹不動了，還要受到看管人員的申斥。在此期間，她多次向中央、中央軍委申訴自己的冤案，後改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沒有恢復黨籍軍籍。

大女兒李大征，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畢業，原在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當大夫。受株連後被調出解放軍總醫院，安排到晉西北五寨山區的一個部隊醫院工作了幾年後轉業地方，隨丈夫落戶沈陽。其丈夫劉偉欽，沈陽魯迅美術學院畢業，參軍後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工作，受牽連先專案關押幾年，又發往山西忻縣部隊農場喂豬，後轉業回原籍沈陽。

二女兒李幼征，已在總參三部工作多年，被株連後也是先被專案關押，又調湖北鐘祥部隊農場工作，後轉業到地方農場工作至今。

大兒子李冰天，原在北海艦隊驅逐艦大隊的某導彈驅逐艦上擔任航海長，“九·一三”事件後，被中央的某位大人物污蔑為

“海軍的林立果”，隔離審查多年，結論為“犯有嚴重政治立場錯誤”，然後被趕出軍隊，轉業到內蒙古，他多次向中央申訴不白之冤，1978年底，胡耀邦對他的申訴書親自做了批示，并將批示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組織部的簡報中，之後回到北京，在交通部門工作。

小女兒李小征，北京大學畢業，原在海政宣傳部新聞處工作。被株連關押幾年後趕出海軍，轉業到地方工廠做搬運工。

小兒子李炎天，1971年剛剛十六歲，尚無獨立生活能力，也被以“辦學習班”的名義關押在海軍農場幾年，要求與我“劃清界限”，揭發“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放出來後無依無靠，到處流浪，後被安排在農場勞動，幼小心靈遭到嚴重的傷害。

“九·二四”事件之後，無論是年幼的小兒子，還是年過半百的老伴，全家都無一例外的被以“專案組”、“學習班”的名義分別進行隔離審查和關押，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短者二三年，長者五六年，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這就是對我家屬子女“照顧”的實際情況。

重複說一句，所幸的是全家人的生命力極強，既無上吊、跳樓，也沒有被整死。現在都成家立業，依靠自己的本事養家糊口，過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 第四十二章 預審抗爭

### 一、預審的折磨

烏雲滾滾，寒風暴雪，方映宇读书社區預審的日子裏，是天昏地暗、殘酷折磨的歷程。

1979年12月下旬，公安預審人員在秦城監獄審訊室開始提審我，并令我用寫材料的辦法，交代問題。我當時表示用寫材料辦法交代問題沒有意見，但我這裏既無筆，又無稿紙，應如何解決？他們答曰：由監獄供給你筆和稿紙。

回憶了兩天後，我就向監管人員要筆要稿紙，他們滿足了我的要求，我即開始動筆。

當時我已感冒多日，低燒不退。我帶病堅持寫到第二天下午，心臟病突然發作，而且極為嚴重，胸區疼痛、四肢抽搐、痙攣，血壓逐步下降，心率由快變慢，心力微弱，人處于昏迷狀態。醫生護士搶救了兩個小時，經過含藥、打針、輸氧、輸液等措施，才逐漸恢復過來。這一次犯病驚動了監獄主要負責人。大概由於剛剛開始預審這個特定的時間，我這個重要的犯人要是死了，他也不好交代，於是第一次到獄室來看我。不久他們通知我，待稍穩定後，送我到北京復興醫院治療。于夜11時，用擔架把我抬到汽車上，仍不斷輸氧，不斷含硝酸甘油片，堅持到北京復興醫院，也就是公安部的監獄醫院。

到醫院後，經醫生檢查，規定臥床兩周，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臥床到第十天，我覺得身體已恢復正常，要求起床寫材料，醫生勉強同意，並規定每天寫材料的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這樣我的材料拖拖拉拉一直寫到1980年1月27日才結束，共寫了四十八頁，約一萬三四千字。

在材料中我重點回答了公安預審人員提出的“現在哪些問題想得通，哪些問題想不通”的問題。我在材料中這樣寫道：

人的思想總是不斷地在想各種各樣的問題，“存在決定意識”，由於長期與世隔絕，坐井觀天，不了解情況，因此有的問題想得通，有的問題想不通，也是很自然的。現在就有關自己的問題談一點想法：

第一、1973年，中共中央的決定中，說我是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之一，決定永遠方映宇讀書社區我曾表示服從中央決定，但內心痛苦萬分。為黨為國，流血流汗，拼死奮鬥一生，得到的結

果是如此下場，我很难想得通。

第二、國慶三十周年，葉劍英講話中對林彪集團的提法又升級了，不再提反黨集團，而是反革命陰謀集團，這樣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升級為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主要成員了，我就更想不通了。我是“反革命”？殺頭也不承認！

第三、關於廬山會議是“未遂政變”，反黨理論綱領是“天才論”，反黨組織綱領是“設國家主席”及“專了我們兩天半的政”等等，我始終沒有想通。“天才論”怎麼是反黨的理論綱領呢？

“設國家主席”怎麼就成了反黨組織綱領？在黨的全會上，中委們討論同意“天才論”也好，不同意也罷，討論設國家主席也好，不設也罷，難道不是黨內民主的正常生活嗎？全會上，有人（我暗指汪東興）始終堅持設國家主席，至今無事，而我根本沒有提設國家主席一個字，怎麼就成了反革命呢？我實在想不通。

第四、毛主席在武漢談話失密問題。劉豐把談話內容告訴了我，我回北京後告訴了黃永勝、邱會作，并向海軍黨委常委作了傳達。有人說這是“超級間諜”，是“向林彪告密”，我很难想通。為什麼中央主席的重要指示，不能告訴中央副主席？不能告訴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能告訴軍委辦事組組長？不能告訴北京的任何人呢？

第五、關於被長期關押的問題，內心是矛盾的，有時想得通，有時想不通。既然我是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又是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主要成員，如果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罪名真能成立，不但坐牢，就是長了十個腦袋也是不够殺的。可是有什麼證據證明我“反黨”？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是“反革命”？有什麼證據證明我進行了“反革命陰謀活動”？有什麼證據證明我的錯誤是敵我問題？難道林彪叛逃了，我們就應該坐牢嗎？我想不通。

總而言之，我參加文革五年，既擁護毛主席，也擁護林彪，結果被打倒了。別人參加文革十年，既擁護毛主席和林彪，也擁護和支持“四人幫”，可是安然無恙，甚至得到提拔（這裏我話鋒仍指向汪東興，此時他已經當上了中央副主席）。這究竟是為什麼？

我能想得通嗎？！

1980年1月底，我將寫的材料送走了。

1980年2月初，開始公安預審。有海軍的、總政的、公安部的幹部參加。其負責人可能是海軍保衛部或檢察院的什麼人，自稱是“中央代表”，實際是個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者和搞“逼、供、信”的能手。他架子很大，張牙舞爪，來勢洶洶，其實是一個“大草包”，是隻不堪一擊的“紙老虎”。

他們在復興醫院布置了預審室。

第一次提審我，那個“中央代表”就聲嘶力竭，胡說八道，橫加指責。

他趾高氣揚地說是“代表中央”來審查我，并全部否定我寫的四十八頁材料，指責那個材料不是老實交代，而是“以假亂真”，逼我承認這個材料就是“以假亂真”，逼我承認張學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

“中央代表”狐假虎威的這一套，我早有準備。他們根本不是實事求是、心平氣和地來談問題，而是想用高壓政策來壓服我。我不能對他們客氣！

我抓住這個“中央代表”的胡說八道的結論，進行猛烈的反駁，我大聲地說：“你憑什麼說我的材料以假亂真？憑什麼說我不老實交代？你的證據在那裏？你以為你用代表中央的大棒子，用胡說八道的大帽子，就能壓服我，就能嚇住我，做夢！妄想！你根本沒有資格代表中央來審問我……”就在這時，我的心臟病再次復發了，祇感到胸區陣陣刺痛，呼吸越來越急促，豆大的冷汗從額頭流下，我雙手緊緊壓住胸口，再也不能說話了。他們祇好趁機停止審訊。

在復興醫院，每當我身體稍好一些，他們便開始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審訊，但我始終抓住“中央代表”全部否定四十八頁材料，并定性為“以假亂真”的結論，逐個問題進行駁斥，系統地闡明我的觀點，擋擋得他們不能招架，狼狽不堪。

我要他們回答：“我的材料中，寫了四大問題，哪個問題是

‘以假亂真’？每個問題又寫了若干條，哪一條是‘以假亂真’？全文寫了一萬多字，哪一個字是‘以假亂真’？”他們當然是無法回答。

他們又企圖詭辯說：“並沒有全部否定那個材料。”

既然沒有全部否定，我又追問：“那你們肯定了哪一條？肯定了哪一頁？肯定了哪個字？”

他們仍然無法回答。

以後，他們想把這個問題擋在一邊，再說其他問題，我的態度非常堅決，我說：“這是重大原則問題，你是代表‘中央’對我的材料做的結論，若不談清這個問題，其他問題無法談”。

這些人此計不行再生一計，企圖採取換人的辦法，讓別人主持審問，“中央代表”在幕後操縱。我識破了他們的把戲，仍抓住“中央代表”說的“以假亂真”的結論不放，并痛斥所謂“中央代表”。

我說：“你究竟代表哪個中央？是共產黨中央，還是國民黨中央？誰委托你代表中央宣布我的材料是‘以假亂真’？你究竟是中央代表，還是政治騙子？兩者必居其一，請明確答復這個問題。”

他們知道這是重大政治原則失誤，企圖抵賴。但是白紙黑字，兩個記錄員在案記錄，又有十幾個人共同旁聽，怎麼抵賴得了呢？同時我又痛斥其搞“逼、供、信”。

我說：“你以‘中央代表’名義否定我寫的四十八頁材料，逼迫我承認材料是‘以假亂真’，逼我承認張學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逼得我當場心臟病發作，差點把我逼死了。此情此景，你們大家都看到。‘四人幫’時的專案組搞逼供，我飽嘗其苦。你們搞逼供，比‘四人幫’時的專案組更為嚴重，更為惡劣。這是我親身比較得出來的。”

這樣從2月相持到6月份，毫無結果。于是，他們采用更惡劣的辦法，想逼我就範。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一、趕我立即出院，回到秦城監獄。五個多月，十幾次的公

安預審，一方是高壓逼供，一方是針鋒相對，依理據爭。當時我的病情非但沒有好轉，而且相當嚴重，基本上離不開氧氣，離不開急救藥品，離不開醫護人員的監護。而他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這樣更激怒了我。當時我就有一個信念：“鬥死也不折腰”。對付邪惡的“特效藥”，除了跟邪惡堅決鬥爭之外，別無他途。

第二、由總政保衛部某副部長來秦城監獄宣布將我逮捕，要我在逮捕證上簽字。

我說：“已經坐牢八年多來，為什麼現在宣布逮捕？以前八年多算什麼？”

答曰：“過去法律被‘文革’破壞了，現在補此手續，以前八年多也算逮捕。”

我簽字後，把筆摔得一尺多高，表示我的態度。

第三、我被趕回秦城監獄後，拖着重病的身體，立即向監管人員、監獄長要求供給筆和紙，有重要問題要向中央報告。開始幾天，他們根本置之不理。以後我發了脾氣說：“你們這樣做，究竟為什麼？請把你們這樣做的明文規定給我看一看。”他們以後推辭說，已請示上級，尚未答復。簡直急得我快要發瘋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到了6月下旬，才給了一支筆和幾張紙。我于6月26日向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標題是《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報告中談了三個問題，一是關於年初我所寫的四十八頁交代檢討材料，受到自稱“中央代表”的人，主觀唯心主義的亂下結論、被誣“以假亂真”的問題；二是關於1976年秋，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而遭到迫害打入監獄的問題；三是關於1967年初我違背軍委決定、違背海軍黨委決定，先公開後秘密保護蘇振華而遭到誣陷的問題。這個報告的重點是講了揭發康生而遭到迫害的問題。

後來，總政保衛部那個副部長對我寫的四十八頁材料給予了重新結論，認為有正確部分，也有錯誤部分。由於不敢再堅持“以假亂真”的結論，方块字读书社区不敢再以“中央代表”資格審訊，同時換了人馬，改由范維綱（原海軍老保衛部長）主持公安預審，原來那個

“大草包”不敢再露面了。

范維綱對我說：“希望改變頑固對抗態度，老實交代問題。”

我說：“頑固如此，不頑固也如此，老實如此，不老實也如此。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沒有其他態度。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脾氣、不管你怎麼壓，怎麼逼，怎麼欺，怎麼騙、怎麼折磨，依然如故，很難改變。”

為了觀察這幫公安預審人員下一步的情況，我同意回答其他問題。

有一次提審，在談山海關機場問題時，他們把山海關機場幾個當事人用汽車拉到秦城監獄作證。我當時祇觀察他們的言行，并沒有插話。

當他們做完證明，退出審訊室後，我向預審人員說：“你們看到了吧。第一、證人李萬香講話時頭冒虛汗，全身發抖，說話結結巴巴，證明他是心虛有鬼的；第二、最後講話的那個證人（機場場站政委）也說，0點06分的電話中，我曾說過要四個人聯合指示才放飛，證明我當時的指示沒有錯。”

這一下把幾個預審人員又搞得狼狽不堪，無言以對。為什麼後來在公審時李萬香作證講話，氣壯如牛，那是經過半年訓練的“豐功偉績”。

不知為什麼，到了8月上旬，在我並未發病、並未搶救，也並未要求住院的情況下，忽然又把我由秦城監獄送回復興醫院。我心中暗想：這絕對不是為了給我治病方便，可能“十二級臺風”還在後面。我估計我不再抓住“中央代表”的“以假亂真”不放，而開始談其他問題了，或許才放寬一點，誘你鑽進他們早已定好調子的框框之內。

公安預審一直到9月初才結束，但如同進入萬山叢中，一山放過一山攔，緊接着是檢察預審。

檢察預審的負責人是海政檢察院副檢察長張肇圻，此人我也認識，是海司原航保處方塊字讀書社區流人物。檢察預審就是公安預審的翻版，逼供、詐供、誘供、騙供，內容如出一轍，手

法如出一轍，如同出自一名導演的兩幕戲，沒有絲毫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可言。

在公安和檢察預審的全過程中，凡是他們提出的虛假的、無中生有的、無限上綱的、誣陷的問題，均被我用事實、用道理，針鋒相對的加以駁斥。這些都是有錄音、有記錄可查的。每份記錄均經過我簽字存檔的。

一直到9月底預審全部結束。八個月之內，共提審七十多次，心臟病發作六次之多，體重下降二十六斤。醫生們甚至以為我患了癌癥。老實說，如果不是多數時間住在醫院，治療條件稍好，不然的話，恐怕折磨得早已命歸黃泉了。大難不死，絕處逢生，真是有福之人。“滿目青山俱是樂，一時屈辱無須驚”。

## 二、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

1980年6月26日，在公安預審的高壓下，我在監獄中向黨中央寫了一份報告，揭露公安預審大搞“逼、供、信”的惡劣行經，再次向黨中央表明我的態度。

這份給黨中央的報告，實際上也是我的“遺書”。因為當時我決心以死抗爭到底，絕不低頭。我就是被折磨死了也要喊冤！

### 《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

黨中央：

關於我1980年初所寫四十八頁交代檢討報告，受到自稱中央代表主觀唯心主義，顛倒是非，強加于人，以假亂真的結論問題；關於我1976年秋，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而被打入秦城監獄問題；關於我1967年違背軍委文革決定和海軍黨委決定，先公開後秘密保護蘇振華而遭到誣陷的問題。以上三個問題，我已多次向提審人方塊字讀書社區至今未見一個字的答復。

對於四十八頁材料問題和蘇振華問題，我向提審人員講的比

較清楚，有記錄在案，應該隨時可查。對於康生問題，雖然基本情況提到了，但我的思想觀點沒有全部講出來，因此有必要補充如下兩個問題：

一、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是揭發對了，還是揭發錯了？是揭發有功，還是揭發有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三年多的實踐，尤其經過中央對康生的揭發批判，舉國上下人人都很容易回答這個問題，結論是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是沒有罪的。改變毛澤東的“隔離審查”決定，把我投入監獄是不正確的。

二、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之後，為什麼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黨的政策是立功贖罪，為什麼對我是立功加罪？

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算不算立了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少不是犯了過。為什麼？我的理由有兩條：

一是有“先見之明”。我是1976年秋打倒“四人幫”之後，大約是10月底就向當時看管我的負責人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的。《人民日報》批判“顧問”，批判“理論權威”，大約是在1978年冬。我的揭發比《人民日報》提早兩年以上。當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時，《人民日報》還大登特登康生的照片，拼命宣傳康生。大約是1977年2月某日《人民日報》還刊載一篇短文，為康生在“九大”時要在中央常委名單中增加江青進行詭辯。

實際情況是“九大”時，康生向毛主席提出：中央常委中增加江青。毛主席聽了這個意見很生氣，手拍沙發說：“我不能同她在一起工作，我受了她半輩子的氣。”把康生頂了回去。所以《人民日報》的那種詭辯，祇能欺騙那些不了解情況的人。古人曰：千智可能有一失，千患可能有一得。我是千患之人，但在某一件事情上，也可能是對的。對康生的揭發即是“千患一得”。

二是有膽量，有勇氣。康生生前是黨中央副主席，死後中央對他的悼詞又評價非常高。據我看，某些地方超過對周總理悼詞的評價。什麼“堅定的反修戰士”等等，在周總理的悼詞中都沒

有這樣的提法。因此康生在當時也是一個龐然大物。他雖然死了，但他在黨內的影響還存在，他還有一伙忠實的追隨者。沒有膽量，沒有勇氣，是不敢惹這個龐然大物的。

陳毅在文革初期講了一句“延安搶救運動擴大化”，康生恨之入骨，罵陳毅是反對延安整風運動。直到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時，康生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還罵陳毅是一個老反革命。其原話是：“陳毅這個老反革命嗅覺真靈，這次又跳出來了”。當時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在場。

所以我揭發康生并不是没有考慮後果的。但我有膽量，有勇氣揭發，主要是相信兩條：

1、我相信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既然把“四人幫”打倒了，就一定要把“四人幫”的後臺、靠山、謀士推倒。蓋棺不能定論，因為他的醜惡影響流毒存在。不推倒就很難肅清流毒，就很難平民憤。

2、我相信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觀點。我認為我手裏有真理，我掌握了一部分康生與“四人幫”，特別是與江青的確實材料。

康生介紹江青與毛主席結婚時，我正在延安，當時我聽到的流言蜚語不少。搶救運動時，我雖不在延安，但我也聽到許多不滿情緒的談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看到、聽到的就更多了。特別是在“九大”中的兩次惡劣表演，遭到毛主席的痛斥，給我的印象尤深。一次是大會選舉中委時，江青少了六票，康生主張追查，看誰不投江青的票，遭到毛主席的痛斥：“那還追查得，違反黨章！要犯政治原則錯誤。”一次是要提江青為中央常委，又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文革初期，我誤認為江青的所作所為，可能代表毛主席。直到十二中全會時，我才真相大白，她的靠山是康生。

是不是對我立功加了罪？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主要表現是兩個方块字读书社区是“四人幫”一伙後不久，就把我從原隔離審查所在的衛戍區部隊，投入秦城監獄，打入

十八層地獄。第二把我所有的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等書籍、手稿以及治病的藥品、器具全部抄走沒收。有人會說，關押在衛戍區部隊和關押在秦城監獄性質是相同的。對，性質是相同的，但程度是不同的。我關押在衛戍區部隊時，我可以自由閱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可以自由看歷史書籍，包括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古代歷史；我可以自由看近代和古典文學作品，包括紅樓、三國、唐詩、宋詞；我可以看報和參考消息；我可以自由寫字，“文房四寶”俱全，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寫多少就寫多少；我可以在院內種菜栽花，既可勞動消遣解悶，又可獲得勞動果實，改善生活。至于我的飲食情況和治療情況，那比秦城監獄更是好得多了。

提到秦城監獄，除了重門鐵窗，六面碰壁外，其他就微不足道了。據說對我的生活還有點特殊照顧（我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照顧，體重降了二十多斤）。

總之，三年多時間，我的身體垮得特別快，最後住了半年醫院，目前情況稍有好轉。

除了上述三個冤案請求澄清之外，我還有其他不少問題請求澄清。第二批需要澄清的問題也是三個。這是人命關天的問題，并且在《人民日報》見了報的。雖然沒有對我指名道姓，但一提林彪死黨，林彪在海軍的死黨，人人都知道是我的代號。

這三個問題是：（1）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跳井自殺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麼真憑實據？（2）海軍參謀長張學思被關押，死于醫院中，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麼真憑實據？（3）國家海洋局局長齊勇跳樓而死，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麼真憑實據？如果都有確切證據證明是我迫害致死的，我願意賠命謝罪。否則我保留以後提出不同意見。我要申冤！除了上述六個問題待澄清之外，我還有其他問題，將繼續提出，目前可以暫時擱下。

方块字读书社区 李作鵬

1980年6月26日

## 第四十三章 公審實錄

### 一、起訴書中的五大“罪行”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決定，“鑑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特別重大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特作如下決定：一、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明眼人不難看出，在未開庭審判前，全國人大的這個決定，就已經從標題到內容，把審判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案”了。按照這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  
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鑑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特別重大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特作如下決定：

一、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

任命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錢大寶兼特別檢察廳廳長，最高人民法院副檢察長張萬民、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史政前為副廳長；馬鈞一、王文林、王澤、王振中、王澤聲、王耀貴（女）、湯長久、曲文達、朱崇正、江文、甘林輝、李天相、沈秉良、陳中和、張基盛、張肇烈、高慶恩、南飛、林樹樞、董同江，徵耿真為檢察員。

《人大決定》的影印件，標記處是作者所畫。

個定性，被押上審判臺的被告人，就是“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了。實際上不再用開庭審判，這些被告人已經被判決了。

對我來說，則是被人所迫，以犧牲自己一生的追求、理想、奮鬥、成就、名譽為代價，而成為替他人承擔罪名、對歷史承擔責任的“替罪羊”。

這樣大張旗鼓、興師動衆的電視轉播的大審判，在

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80年11月2日，特別檢察廳提出了起訴書。副本于11月13日送到了我的手裏。全文四個大問題共四十八條，兩萬多字。其中直接與我有關的問題共有五處，抄錄如下：

1、“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李作鵬伙同海軍第二政治委員王宏坤、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寫材料，誣陷‘賀、葉配合劉、鄧、陶企圖篡軍反黨’”。

2、“林彪、葉群、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誣陷羅瑞卿‘裏通外國’，是‘內奸’，‘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對海軍‘懷有巨大陰謀’”。

3、“李作鵬伙同王宏坤、張秀川誣陷、迫害海軍大批幹部、群衆。一九六八年一月李作鵬提出專案工作‘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同年十月又說要‘猛打、猛衝、猛追’。李作鵬直接誣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

4、“……六日，李作鵬在武漢得到武漢部隊政治委員劉豐關於毛澤東主席在武漢同一些負責人談話內容的密報，當天返回北京，分別告訴黃永勝、邱會作”。

5、“林彪叛逃前，周恩來總理決定，256號專機必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但李作鵬給海軍山海關機場場站下達的命令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並說‘誰來指示要報告我，要負責任’。九月十三日零時二十分，256號專機準備起飛、尚未發動時，場站領導人打電話請示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不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竟推托說：‘可直接報告請示總理’，以拖延時間，使林彪得以趁機逃走。李作鵬又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卷四  
13

副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起 诉 书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

反復看完了起訴書，對於強加給我的這些“罪名”，心裏有了底。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國家的專政機構對我從身體上到精神上，從心理上到生理上，從我個人到整個家庭，施以高壓與摧殘，真是“烏雲滾滾寒流急”，大有將我碾成齏粉之勢。但真正揭開泰山壓頂般的問題蓋子，那裏邊到底有哪些問題能夠構成“罪行”？有哪些真憑實據能够證明“罪行”？

被逼害者：「搞地下活動」，要「串供」，要「叛變」。這些都直接誣陷。受審的有一百七十人。此前，對雷永通追審冤死。

李作鵬依託王正坤、張秀川逼迫。迫害海軍大校于祖人、蔣立群。一九六八年一月李作鵬提出由當年工作着「共產忠實團民黨」，同年十月又說要「轟打、逼迫、逼退」，李作鵬直接誣陷。受審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追審冤死。

即會作假同惡后動而副師長陳遵善在局內繼續私設監禁，訊訊逼供。將合作就說「鐵斗」、「鐵掌」、「假手」，使火炮干部、蹲兵遭難逼供。受審。被逼合作直接誣陷。受審的有二百六十二人。申鑑光、王述真等八人被追審冤死。

《三十二》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民委辦公室了讓庄上海「工人赤三隊」群眾組網，爭取上海市級領導幹部，從北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李文靜，說：「你別再不報銷衛生空去，要告訴組織不能亂之不理！」李文靜把張春橋的電話告訴唐榮安，唐榮安传达了張春橋的電話。在張春橋的指使下，王澍文伙同打電話的原職業青年，想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次次打「工人赤三隊」，所或

• 26 •

圖1



圖2

所有從那個時期經歷過的人心裏都明白，在毛澤東、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那場全民投入的、狂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這一切問題的發生與發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背景、有根源的，祇要是客觀的、全面的、實事求是的看待這些問題，答案自在人心中。

11月18日，我在起訴書的空白處用一首白話詩表達我看完起訴書的感受：

### 評起訴書

1980年11月18日

妄圖欺世難欺我，落井投石心腸惡。  
略舉一例雷永通，造謠誣陷千萬確。

我在第26頁“李作鵬直接誣陷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後，重重地寫上“完全偽造”四個字。（見圖1）

1980年11月17日，我接到特別法庭的傳票及法庭規則（見圖2）。傳

票上是這樣寫的：“1980年特法字第1號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一案”，並定于11月20日下午3時到特別法庭接受審問。

那天，他們用汽車把我拉到公安部禮堂。一進門，祇見得法庭布置森嚴，審判區軍警林立。

審判臺上，一邊坐着特別檢察廳廳長、副廳長、檢察員，一邊坐着特別法庭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審判臺的一側坐着記錄員，另一側坐着辯護律師。在被告席的後面，是一片各種各樣的旁聽人員，及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家屬。另外還有不少記者，忙着攝影、照相、錄音。

這一天，所有活着的十名被告均到場，聽取特別檢察長黃火青照本宣讀起訴書。因為人多，禮堂小，室內溫度特別高，空氣特別壞，聽到一半，我就感到有心臟病發作的症候，心慌胸悶，呼吸越來越困難。醫護人員將我扶到一旁，進行吸氧、打針等措施搶救。稍有緩解，我仍坐到自己的被告位置一直堅持到整個過程的結束。

## 二、四次庭審和一次辯護陳述

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由伍修權主持，對我個人單獨進行了五次公開庭審。

### 第一次庭審。

1980年11月25日下午，對我進行第一次公開庭審。庭審調查的內容是關於毛主席巡查武漢談話失密問題。法庭上宣讀了劉豐和黃永勝、邱會作的證言。

我如實回答了審判員提出的“劉豐告訴你毛主席談話內容是什麼？”“你回北京後又告訴了什麼人？”等問題。

當審判員問我為什麼要把毛主席的講話內容告訴黃永勝時，我當時感到這個問題問的方塊字，我心想，告訴黃永勝有什麼錯？告訴黃永勝、邱會作我就犯了“大罪”嗎？我回答說：“黃永

勝是我的直接上級，他是總長，我是副總長，毛主席這麼重要的指示，我應該向他報告。”

當時在場的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突然插話說：“你明知黃永勝與林彪、葉群的關係，是有意告密。你不要利用工作關係來掩蓋陰謀活動！”我心中立刻火冒三丈，我反駁說：“我不知道你說林、葉與黃是什麼關係？也根本不存在什麼有意告密，更沒有陰謀活動……”。我正準備反擊黃火青的話，可未等我的話講完，二庭庭長伍修權立刻打斷我的講話說：“不要多羅嗦”。當時我真想要再回擊伍修權，法律明文規定允許被告辯護，你為什麼不讓我把話講完？什麼是羅嗦？哪一句是羅嗦？我想問問黃火青：“有什麼證據說‘我有意告密’？又有什麼證據說我‘陰謀活動’？”我向我的直接上級，原原本本地報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與“有意告密”、“陰謀活動”之間能構成法律上的因果關係嗎？堂堂的特別檢察廳廳長，就是這樣將一件非常普通，非常正常的上下級談話硬說成是“告密”，是“陰謀活動”，是我的一條“罪行”。是無知？還是有意？

退庭後，我將伍修權阻止我發言的事告訴了我的辯護律師，并正式通知他，如果以後再發生此種現象，不按照法律保護被告人應享受的權利，我就要當場回擊。

### 第二次庭審。

1980年11月28日下午進行第二次庭審。庭審調查的主要內容是關於處理山海關機場林彪叛逃問題。江華、黃火青、伍修權等大人物均到庭坐鎮。法庭以明顯地定好調子的態度出示了兩三份證據，并由他們指定的山海關機場場站的當事人出庭作了證言。

審判員首先提問，1971年9月12日23點10分左右，周總理向我說的四點電話指示執行情況。

審判員說：“周總理給你的電話指示是‘四個人一起下命令飛機才能起飛’，你算芳瑛字漢中社區一位首長指示放飛才能放飛。”

我回答：“我不記得周總理的電話指示中有‘一起下命令’這句話，總理講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我堅決否認篡改了總理的電話指示。我說：“我如實傳達了總理的電話指示。”

在山海關機場場站李萬香出庭作證時說，我在23點35分和0點06分兩次在電話中說“其中任何一位首長指示放飛才能放飛”，並說兩次他都向我復述了電話內容。

我回答：“我沒有必要在半個小時內，重複兩次內容完全一樣的話。實際情況是：23點35分傳達總理指示後，我補充了‘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的話。0點06分我說的是‘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的話。後一次的電話是對前一次電話的修正，這是我打兩次電話的目的。”

我又說：“23點35分的電話，值班員向我復述了電話內容。但0點06分的電話對方沒有復述，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聽清楚我的電話內容。這也是我的失誤。”

審判員又說：“事後李作鵬又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我回答：“機場的電話記錄我看了以後，認為記錄我0點06分的講話不對、不準確。”我說：“我在報告中修改了機場場站值班員0點06分對我電話指示內容的記錄。修改之後，我要劉繼祥秘書同山海關機場再校對一下。經雙方再次校對後，劉繼祥秘書報告我說：‘校對結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這樣我才在報告上簽字，并報總理。”

同時我要求法庭出示我呈送給周總理，并經總理親自圈閱後，退我存檔的那份報告的全文內容。我說：“這份報告是最及時、最全面、最準確的向中央和總理的報告，這份報告是當時處理山海關機場林彪叛逃的全過程中，總理我和機場場站之間的全部通話的如實記錄。” 方块字读书社区

這份報告（特別是報告的前半部分，總理和我與山海關機場

數次通話情況記錄)本應該是處理山海關機場問題的最原始、最直接的證據，它不僅能說明事實真相，而且能說明總理看後的態度。這樣一份極其重要且特別能說明問題的證據，特別法庭始終未拿出全文(我記得法庭當時祇拿出了那份報告的後半部分的某一頁，即有關飛機強行起飛內容的影印件給我看)。

我在法庭上又要求我的秘書劉繼祥到庭作證，因為劉秘書一直協助我處理機場問題，這樣重要的證人他們也不答應出庭。

在對我最關鍵的“罪狀”進行審問時，最關鍵的證據，最關鍵的證人全都不能見天日，這到底說明什麼？

### 第三次庭審。

1980年12月3日，第三次庭審的內容是關於我同王宏坤、張秀川于1965年11月給林彪寫材料誣陷羅瑞卿問題、1968年4月向林彪寫材料誣陷賀龍、葉劍英問題和1967年7月向林彪寫材料誣陷張學思問題。當庭出示了三份材料的複印件和王宏坤、張秀川等人的證言。

我承認是有此事，但事出有因。不能把這些“誣陷材料”置于其大背景之外，也不能在衆多人寫的“誣陷材料”中因人而異的搞雙重標準。沒有了“大背景”和“衆多人”，就談不成這些“誣陷材料”的起因、過程和結果，就無法搞清楚，到底誰是誣陷的最大製造者，誰是誣陷的幕後總指揮者。

### 第四次庭審。

1980年12月4日，這一次庭審圍繞關於我同王宏坤、張秀川誣陷迫害海軍幹部問題進行。法庭出示了十一份證據，有一些材料有我的圈閱和批注，但沒有一份證據能夠證明是我直接誣陷迫害的。至于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更無任何直接的或間接的證明。

但是我還是承認“要負領導責任”。

雷永通之死的真方映宇讀書社區許世友司令員最清楚，他曾兩次派人到海軍就此事表示道歉。在法庭上，我要求許世友到

庭作證，他們不敢答應我的正當要求。

從特別法庭開庭到四次對我單獨庭審，前後經過了整整半個月。這半個月把我的身體徹底搞垮了。雖然醫生每天給我吃藥、吸氧，但胸悶心慌、心區疼痛、血壓升高、頭疼頭暈、四肢無力的癥狀不僅不見好轉，而且有加重的趨勢。醫生令我卧床休息，要求我少說話、少看材料、少寫東西。

但是，我知道不久就要開庭，進行最後的辯護陳述了，因此我每天在病床上帶病堅持寫自我辯護提綱。辯護提綱主要是根據起訴書的指控和四次庭審情況，逐條進行反駁。辯護提綱大致內容為：

1、關於“失密”問題。我強調，第一，不是我主動向劉豐了解主席講話情況，而是劉豐主動告訴我的；第二，我與黃永勝是上下級關係；第三，我曾告訴黃永勝不要告訴葉群和吳法憲。我從動機到目的都不存在“有意告密”，更沒有證據證明是“掩蓋陰謀活動”。

2、關於山海關機場問題。我強調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原因是涉及到總理的四條指示。我可以承擔全部責任，但保留意見。希望將所有材料保存起來，讓歷史學家去做結論。

3、關於所謂誣陷賀龍、葉劍英、羅瑞卿、張學思等人的問題，我強調，要考慮大環境是在文革期間的“四大”中發生的，當時有當時的特殊情況，是事出有因的。我強調，我是違背軍委文革小組的決定，冒着風險保護了蘇振華的。我特別強調，張學思被逮捕並病死，說成是我“迫害”的，毫無根據。

4、關於“誣陷、迫害一百二十人”的問題，要看背景，要有區別。這些問題同樣是發生在文革期間，有些人是中央決定，並與中央專案組審查的案件有牽連而揪出來打倒的；有些人是中央軍委和軍委文革小組決定揪出來打倒的；有些人是蘇振華主持常委時，經常委決定揪出來打倒的；我主持常委時，經常委集體決定（至少包括蕭勁光在內的四個以上常委同意），並報

中央軍委和軍委文革小組批准後打倒、半打倒的。還有一種情況是，我在某些材料上的批語，祇講了某些現象，根本沒有點任何人的名，但下面批鬥了一些幹部。

我認為，對“誣陷、迫害”的人和事，要每個人、每件事的嚴格甄別，區分對待。起訴書中籠統說我“直接誣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完全不符合事實。我要求對“直接”兩字做出準確的解釋，我要求提供受誣陷、迫害的一百二十人的名單和旁證材料，我要求指出除雷永通之外，另兩個“迫害致死”的人是誰，法庭不僅不出示證據，連另兩個“死者”的姓名我至今都不知道。

斷斷續續地寫了一周左右，完成了自我辯護發言的提綱。之後，我一邊繼續治療，一邊等待開庭。此時的病情沒有好轉的迹象。

### 第五次庭審。

1980年12月22日下午，第五次開庭，進行法庭辯論和最後陳述。

首先，公訴人講了一篇又長又臭的“公訴詞”。在那份公訴詞中，什麼“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篡黨篡國的反革命罪惡活動”，什麼“參加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什麼“篡改總理的命令，故意拖延時間，使林彪得以乘機外逃”，什麼“誣陷、迫害海軍幹部的大量鐵證在案”等等，簡直是一派胡言！

我坐在被告席上，越聽越生氣，越聽心中的火越大。我極力的克制自己，但胸區已開始陣陣的刺痛。

公訴人講完後，是我辯護發言了。我預感到，今天我可能要在法庭上犯心臟病。我要抓緊時間，表明我的主要態度和觀點。

我辯護發言內容的主導思想有三條：

第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事求是，有錯認錯，有“罪”認“罪”。起訴書中所指方塊字漢書社及

無中生有、無限上綱、與事實有出入的，應當申辯。我絕

對不為“過關”而下跪，不為“寬大”而撒謊。同樣也不在確切的事實面前進行狡辯。

第二、從大局出發，不以個人得失為標準，而以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為標準。個人的生死榮辱微不足道，國家大局是第一位的。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咬緊牙關，決心犧牲自己，承擔起山海關機場林彪逃跑的責任，以此掩蓋周恩來總理處理不當的事實，以免總理的負面影響公布于世。我在法庭上就山海關機場這個問題祇講了一句：“保留意見！保存資料！”

第三、起訴書中將我的問題無限上綱為“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等等罪名，這是最大的政治原則問題！我絕對不能承認！

在辯護發言中，我對涉及到我的問題，基本上按辯護提綱都做了說明，并表示了態度。在特別法庭的特殊環境下，我的想法和做法祇能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你定你的案，我保留我的意見。

在辯護中，迫于環境與自身思想上沉重的壓力，我違心承認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犯有“罪行”如下：

第一、參與誣陷羅瑞卿，我承認有“罪”。

第二、參與誣陷賀龍，我承認有“罪”。

第三、海軍“文革”前期，我執行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路線，不但有領導責任，也有直接責任，我承認有“罪”。

第四、處理山海關機場林彪強行起飛問題，開始我承認有錯，然後承認有“罪”。

之後，律師張思之、蘇惠漁發表了辯護意見，我記得有這樣幾條：

1. 沒有參與制定《五七一工程紀要》之類的武裝政變的策劃，沒有證據證明直接參與和策動武裝政變的反革命活動；

2. 沒有證據證明，向黃永勝密報毛澤東南巡講話的目的是為了促使林彪採取行動殺害毛澤東。方块字读书社区有證據證明參與了殺害毛澤東主席的種種陰謀策劃；

- 3、沒有證據證明，參與南逃廣州、分裂中央的犯罪活動；
- 4、誣陷羅瑞卿、迫害海軍大批幹部群衆的罪行，有些是在林彪的直接指使或授意下進行的。

在開庭之前，特別法庭曾徵求我的意見，要不要委托辯護律師。開始我是堅決拒絕。以後經過勸說，列舉了一些可能發生的情況，比如我的身體不好，有時因病不能講話，律師可以代我念稿子，遇到法律程序不明白的問題，他可以給我解答，這樣我才同意委托辯護律師。但是我内心真正要申辯的問題，關於我是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我是不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我是不是“要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對這些重大政治原則問題，律師根本不敢涉及。我知道，這些問題誰也不敢說三道四的，因為這是中共中央定的調子。

雖然律師不敢涉及我真正要申辯的核心問題，但律師的發言還是負責的、實事求是的。應該說在那種場合下，律師面對着全國觀眾，也是需要有講真話的勇氣。聽了律師的發言，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些。

律師發言後，是我最後陳述。我拿出準備好的辯護提綱，開始發言。也許是開庭時間太長了，我的體力已經不支，發言中途，心臟病又一次發作，緊急退場搶救，在治療中，法庭建議我不要繼續講了，我沒有同意，稍微恢復後，我堅持當庭把原準備陳述的主要內容講完：第一、劉豐的證言完全是偽造的，是百分之百的謊言；第二、1971年9月12日夜至9月13日凌晨，我處理山海關機場的問題，起訴書所指控的內容與周總理的原始電話記錄存在矛盾，還沒有得到實事求是的解決；第三、說張學思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堅決不承認；第四、在海軍迫害幹部的問題上，需具體分析、區分對待。

最後，法庭宣布“等待宣判”。

幾天後，律師找我徵求對他們辯護的意見。我說：“你們的發言對我有一定幫助，但幫助不大。你們起了敲邊鼓的作用，但沒有敲到鼓的中心點上。”我又說：“你們不可能對我幫助很大，我

心裏明白，不能怪你們。我還要謝謝你們。”

最後我告訴他倆，我寫了一首五言詩，評論他們的發言。張思之律師急不可待地要求給他看看，我說：“二十年後，你們可以看到。”張思之律師說：“我等二十年。”

### 三、判決

1981年1月25日上午，在公安部禮堂召開了宣判大會。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讀《判決書》，全文將近一萬五千字。

判決書總綱是：本庭確認，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有共同的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包括國家機構、軍事機關，在本案中也包括上述機構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犯罪動機和目的，有共謀的犯罪行為，形成一個反革命聯盟。

在“犯罪事實和應負的刑事責任”條文中的第（八）條，是對我的判決，全文如下：

被告李作鵬，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李作鵬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鵬誣陷賀龍等人“篡軍反黨”。李作鵬在海軍點名誣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幹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時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時六分，在林彪、葉群叛逃前，李作鵬兩次篡改了周恩來總理的命令。十三日零時二十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打電話緊急請示：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沒有採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事後，李作鵬修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方块字读书社区

被告李作鵬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

交给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谋杀毛泽东七项，煽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联合舰队”。

被告人吴述宪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玩忽职守罪。

(八) 罢免李作鹏，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但明，你仍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工具。李作鹏必须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同归于尽。

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鹏诬陷薄一波入“盖革反党”，  
李作鹏在批斗会上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时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时六分，在林彪。叶群版传阅，李作鹏两次签发了周总理未署名的命令。十三日零时二十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劝粘站参谋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立即制止起飞的任何措施，放任林彪得以来飞机表态。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准备记录，掩盖原形。

被告人李作鹏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系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二十九条阴谋颠覆罪。

放屁 29

四

是針對山海關機場問題的。

判決之後，我繼續關押在復興醫院。經過兩個月的公審，我已經身心極度疲憊，心臟病一次接一次地發作，天天離不開氧气瓶。

闻道齋題辭並和聲軍隊。鎮壓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群众，毒害广大青少年，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純粹反革命集團蓄意挑撥，田崇善竟妄言毛泽东生前“江青反革命集團蒙蔽上油武器叛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前后达十七年之久，祸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孙、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本院的判决是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和昭阳州批林批孔、造谣毁信的刑事罪责。本院对所有各被告人处以适当的刑罚。

然而，這裏的真偽與用英文開始相異端而如下：

林然、江覺、江澤、江平、周南、周南等出席，並歡迎國人代表。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林則詩定國歌和國家頌歌的文稿說：「天地正氣、中華、是龍是蛇、宜加牛

方块字读书社区

12

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判處被告人李作鵬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我對上述沒有任何事實  
證據的判決堅決不能同意!

判決書第29頁第(八)條  
(見圖1),是對我判決的原文。  
文旁,我寫了兩句話,第一句  
“放屁!”是針對判決條文的,  
第二句“觸犯了刑法那一條?”

我躺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份终审判决的《判决书》。

從判決書第6頁開始，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犯罪事實”。我連續在文旁標注我的看法：在第6頁（見圖2）“林彪確定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文旁注：

“毛澤東號召全面奪權”；在第7頁（見下頁圖1）“誣陷迫害中國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文旁注：“毛澤東炮打

立”。同年一月二十二日，蔣春林說：“我們對所有的叔祖要更”。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五年，蔣春林多次宣佈，“大革命”就是“殺戮橫行”。例如，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上述反革命目的，雖然由於黨、政府、軍隊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他們確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嚴重地破壞了政府的機構，嚴重地妨礙了政府的工作。嚴重地破壞了人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控制了中央半部的組織，宣傳部門和圖書院的文化、教育、工業、農業等部門的領導，採取了多數省、自治区、直轄市的領導權；一度“唯社”，中國人民解放軍忠於治党和爭取了一切革命幹部的領導權。

有兩點，江青反革命集團必須承認這兩點：即人民公署和人民檢察院。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讓林群把這次他所授意的林青等人的材料轉給總參謀部作被副部長黃高文、指使黃高文寫了這封對林青的材料。同年十二月，張春林单独召見江青的學生主導大會，指使她給林群手稿，並在社會上散布“江林與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從同康生、陳伯達決定對林青進行人身迫害，從此剝奪了他的行動自由。從一九六七年五月開始，江青直接指揮“列少奇、王

列寧、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葉劍英、羅瑞卿問題”；在第9頁（見圖2）關於彭德懷、賀龍、葉劍英、羅瑞卿問題的文旁注：“毛澤東第一個主張打倒彭德懷”。同年十一月三日，蔣永強向電影導演李平指出對彭德懷“列寧主義使用，終身制與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誤解，彭德懷反對被批評。一九六六年七月，原生追捕国务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在北京“調動軍隊機制問題”。同年八月，林彪指使吳法編造證陷賀龍的材料。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鵬還指責鄧小平是“鄧小平派”。由於林彪、康生等人的淫説，就使鄧光遠受迫害，致死犧牲。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黃永強批准廣州市公安局監督委員會負責人推進的《關於繼續開展調查工作的請示》及所附的“第一調查方案”，將連船者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為“叛徒”。一九六八年六月，黃永強把這封材料交給林群。一九六八年八月，黃永強和吳法編造事實，誣陷国务院副總理鄧小平是“鄧小平派的反革命分子”。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八年，陳伯達多次指名道姓指稱鄧小平是陳伯達一派“現行反革命”、“叛徒”、“內奸”，并決定对他進行人身迫害。

圖1

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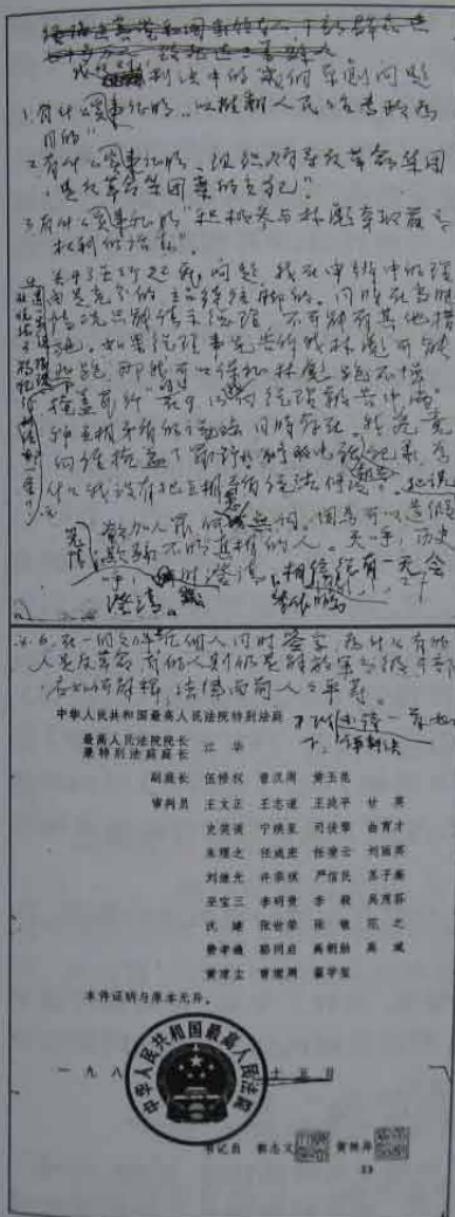
司令部”；在第9頁（見圖2）關於彭德懷、賀龍、葉劍英、羅瑞卿問題的文旁注：“毛澤東第一個主張打倒彭德懷”。

因為所發生這一切的禍根，就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始終認為“冤是有頭的，債是有主的”，我堅持“既不欠別人的債，別人的債我也不扛”的態度。

反復看完之後，我在判決書上寫到（見下頁圖）：

### 我反對判決中的幾個原則問題

1. 有什麼事實證明“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
2. 有什麼事實證明“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3. 有什麼事實證明“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4. 關於強行起飛問題，我在申辯中的理由是充分的，站得住腳的。同時在當時情況只能請示總理，不可能有其他措施。如果總理事先告訴我林彪可能逃跑，那我可以保證林彪跑不掉。退一步說，按現在說法又觸犯了刑法書社區
5. “掩蓋罪行”問題，在9.13我向總理報告中，兩種相互矛



注1.“九二九八”指刑法92、93、94、95条。“九一三”事件問題究竟觸犯了刑法哪一條？我沒有查到。

盾的說法同時存在。我究竟向誰掩蓋了罪行？修改電話報告記錄，為什麼我沒有把相互矛盾（的）說法修改？

6. 在一個文件上，幾個人同時簽字，為什麼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人則仍是解放軍高級幹部，應如何解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欲加人罪，何患無詞。因為可以造假扯謊，欺騙不明真相的人。天呼！歷史呼！冤情幾時澄清，相信總有一天會澄清。

### 7. 評判決

“九二九八”強壓頭，毫無證據窮理由。

事未觸法何罪有，輕罪重判泄私仇。

同時，我在判決書的封面上寫下了防止萬一的遺囑：“如果我突然死亡，此件務請交給我的子女，由他們將我對判決書的看法抄送黨中央。 李作鵬囑  
1981.1.27”。

我寫遺囑的目的，一是防止突然犯病死亡；二是無

論五十年，還是五百年，讓我的子子孫孫知道我的冤情，替我申冤。

應該講，與特別檢察廳對我提出的起訴條文相比，特別法庭對我的終審判決條文確有了一些不同之處。最大的不同有兩處：一是沒有寫“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這樣一條大罪；二是在“九·一三”事件中不再提“……竟推托說：‘可直接報告請示總理’，以拖延時間”。

此外，判決書上沒有再寫“誣陷羅瑞卿對海軍‘懷有巨大陰謀’”和“……六日，李作鵬在武漢得到武漢部隊政治委員劉豐關於毛澤東主席在武漢同一些負責人談話內容的密報，當天返回北京，分別告訴黃永勝、邱會作”這兩條起訴書中列出的“罪行”。

其次，將《起訴書》中寫的“直接誣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在《判決書》中改寫成“點名誣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幹部”；將起訴書中寫的“誣陷‘賀、葉配合劉、鄧、陶企圖篡軍反黨’”在判決書中改寫成“誣陷賀龍等人‘篡軍反黨’”。

十年來，在中央專案、公檢預審中，那些不再寫進《判決書》中的所謂“罪行”，却把我折磨的死去活來，為什麼《判決書》與《起訴書》祇相隔兩個多月，就不再提了呢？《起訴書》所列那些毫無證據的，致死人命的“滔天大罪”，是不是對我的誣蔑和誹謗？

《判決書》中的某些變化，并沒有改變公審判決的實質。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第一、《判決書》中的某些變化，是我十年來，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始終堅持講真話，堅持真理的結果，是我同那些誣蔑誹謗的惡劣行為堅決鬥爭的結果。

第二、“九·一三”事件仍然成為我最關鍵的“罪行”。

第三、判決書中“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李作鵬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的鋼鐵方塊字讀書社區也壓在我的頭上，并按照鋼鐵大帽子的框框又判了我“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

謀顛覆政府罪”和“誣告陷害罪”這樣三條重罪，并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樣的重刑。

“罪行”內容可以刪減，但無限上綱的鋼鐵大帽子不能摘。無限上綱的重罪重刑不能減。我認為這份判決書不是“應負刑事責任”的刑事判決書，而是讓我永遠做“替罪羊”，在政治上永遠不能翻身的政治判決書。

## 第四十四章 自辯和沉默後的話

公審就這樣結束了。我被特別法庭判了刑！要坐十幾年大牢！我被剝奪了一切！我被流放他鄉！

轉眼已然過去了二十多年。盡管把我打入了地獄，但我的內心是坦然的。我自信，我的所作所為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問心無愧。

在隔離審查和獄中的十年中，我經過長期的苦思與分析，對“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後後，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斷。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又陸續讀了不少相關的書籍和有關的文章，更證實了我當初的看法和判斷是正確。

### 一、對“最關鍵罪行”的自辯

在隔離審查期間、公檢預審期間和法庭上，在提供給我的一切機會中，我都盡最大努力說明情況，提供證據，實事求是地給予答辯。但對於審判庭庭長伍修權宣稱“九·一三”事件“是李作

鵬最關鍵的罪行！”我採取了沉默。在法庭上，我祇講了一句話：“承擔責任，保存資料，保留意見！”

現在我要說出深藏心中的話。1971年9月12日晚上和13日凌晨，我到底做了什麼？我為什麼沉默？

二十多年過去了，那天晚上的情景對我來說仍然歷歷在目。但是對於讀者來說，可能就是混沌一片了。過程我在前文(第三十八章)中有所敘述，現在我舉出事件中最關鍵的幾點問題來做分析，以表明事實的真相。

特別法庭的《判決書》共33頁，約一萬五千字左右。從第20頁開始，就是當庭十名被告的“犯罪事實和應負的刑事責任”一章。其中第17頁中的“第（八）條”就是對我的判決（上一章已全文抄錄並附有影印件）。

對“九·一三”事件的描述，在《判決書》中共出現過兩處。

第一處在第15頁至16頁間，全文如下：“當晚十一時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時六分，李作鵬兩次向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下達命令，將周恩來總理關於256號專機必須有周恩來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命令，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九月十三日零時二十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已經發現當時情況異常，打電話請示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這時李作鵬仍然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葉群、林立果得以乘256號專機叛逃”。我在此處文旁注：“林彪潛逃並非‘一起’或未‘一起’引起的效果”。

第二處在第17頁的“第(八)條”中，全文如下：“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時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時六分，在林彪、葉群叛逃前，李作鵬兩次篡改了周恩來總理的命令。十三日零時二十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打電話緊急請示：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沒有採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事後，李作鵬方块字读书社区記錄，掩蓋罪行”。我在此處文旁注：“觸犯了刑法那一條？”

在《判決書》中，保留了三處最關鍵的問題：一是“兩次篡改”總理電話指示；二是“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三是“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下面我分別闡述。

1. 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一，就是“兩次篡改”總理電話指示。我如何“篡改”的呢？就是將總理“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指示，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這是李萬香的證詞原文）。

這裏，核心的問題是：總理在電話裏所做的四點指示中，到底有沒有“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明確表述？

真相很簡單：總理的電話指示中根本沒有這句話！總理電話指示的原話是：“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當時總理在電話中的口氣平和，沒有強調“四個人一起”，更沒有提到“命令”兩個字。

我是軍人，是從戰火硝煙中拼殺出來的軍人。在你死我活、槍林彈雨的無數次戰鬥中，錘煉我處處嚴謹的軍人素質。緊急狀態、危機時刻，訓練我時刻保持軍人的職業敏感。我是作戰參謀出身，在千鈞一髮的戰場上，在炮火連天的轟鳴下，我準確無誤地接聽和傳達過無數次上級的電話命令，準確無誤地執行過無數次上級的作戰命令，我絕對相信我的耳朵，也絕對相信我的記憶。當年剛進入東北，我在林彪身邊做參謀處長時，他要求我們“傳達上級命令，報告下級情況，你們一個字都不能錯！”幾十年來，這一直是我作為軍事指揮員的工作準則之一！假如當時總理的電話指示中有“命令”二字，有“四個人一起”的明確要求，我會有極深刻的記憶，絕對不會有絲毫誤差或模糊。

在前文中（第三十八章）我已經提到，我紀錄下總理的四條指示後，曾向總理兩次復述（逐條復述和全文復述），不僅得到總理的首肯。而且加秀块字读书社示的記憶。第二天（9月14日），我親自刪改了包括總理電話指示在內的呈總理的報告。更

加深了我對總理電話指示的記憶。

公檢預審和法庭上，多次審問我這個問題，我幾十遍地重複總理電話指示，并依據事實堅決不承認總理在電話指示中說過“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這句話（在巨大的壓力下，我祇能用“不記得”來回應，這樣的回應就是不承認的態度）。

2. 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二，就是“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

從始至終，包括場站站長潘浩在內的所有山海關機場給我的電話報告中，根本沒有人提到機場有任何異常情況。潘浩“強行起飛怎麼辦？”的報告有什麼根據？到底是真實情況？還是場站的推測？我一點情況也不了解，更無法判斷與確定。《判決書》中說：“……潘浩已經發現當時情況異常……”，他“已經發現”了什麼“情況異常”？他根據什麼“情況異常”就能斷定林彪專機要強行起飛？他為什麼不立即向我報告？當晚，在周總理與我多次通電話時，並沒有指示飛機強行起飛該怎麼辦。是阻止？還是不阻止？採用怎樣的辦法阻止？周總理不作指示，誰敢擅動！我不敢決定，也無權決定。

這裏，我還要提一提《起訴書》中所說：“李作鵬不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竟推脫說：‘可以直接報告請示總理’，以拖延時間，使林彪得以乘機外逃”。《起訴書》所說此段話的用意，是指責我有意“拖延時間”，“趁機”放跑林彪（事後，我看到的一些公開出版的作品中也是這樣描述）。飛機強行起飛是意外的緊急情況，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我能果斷地指示機場場站‘直接報告請示周總理’，這不正是分秒必爭地向最高指揮員請示處理緊急情況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措施嗎？戰爭年代的四野部隊中，越級指揮和越級報告是兵貴神速克敵制勝的法寶，和平年代越級指揮和越級報告也是處置緊急情況的最佳辦法。“直接報告請示周總理”怎麼是“推脫”？是“拖延時間”呢？請問：還有比“直接報告請示周總理”更好、更快的措施嗎？

據我所知，專機強行起飛的當時，山海關機場場站對256號

專機沒有提供必要的塔臺指揮系統、通訊系統，也沒有打開必須的跑道照明系統。事發九個月後的中發[1972]24號文件中，這樣說：“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訊保障的情況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點三十二分，強行起飛，倉皇逃命。”<sup>1</sup> 沒有塔臺指揮，沒有通訊保障、沒有跑道照明，這麼專業的禁飛狀態，這麼明確地要求專機飛行員停止起飛，就是採取的阻止起飛措施！怎麼能說“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呢？

3，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三，就是“事後，李作鵬又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關鍵是12日23點35分和13日0點06分兩次通話的電話記錄。

第一次通話，向山海關機場站值班員傳達周總理指示時，我補充說“四位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第二次通話時，我修改了第一次通話中我的補充講話，我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北京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前文中(第三十八章)我已說到我前後兩次在電話中補充的內容不一致，是有自己的思想活動的。我意識到我的兩次指示有不一致之處，但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裏有什麼大的失誤。我是在一次比一次加深對周總理電話指示的理解和傳達指示的準確性。何錯之有！

問題的關鍵是，山海關機場站值班員李萬香根本沒有聽清楚我0時06分的電話指示，而祇是將23點35分的電話指示重新追記一遍，這樣就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話時講話的原意了。對不準確地記錄我的話，我不僅必須要修改，而且有權力修改。何錯之有！將不正確的電話記錄改為正確的，僅此而已，我不知道在掩蓋什麼“罪行”？

《判決書》中所謂“兩次篡改”、“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 中發[1972]24號《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争（材料之三）》第83頁。  
據題為《林彪、葉群等倉皇逃命日誌記》一節

措施”、“塗改電話報告記錄”的用意，無非是讓不明真相的人們相信：其一、周恩來曾“下命令”阻止林彪專機起飛；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鵬有意放跑的。

下面談談我的認識和想法：

第一、勸阻林彪夜航是周總理電話告訴我的。但“九·一三”當晚，北戴河、山海關發生的所有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第二、我希望所有關注“九·一三”事件的人們注意：林彪的三叉戟飛機是強行起飛的！不是“放飛”的！當時不要說“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擋不住！有周總理的電話指示，飛機就能停下來了嗎？林彪就能走下飛機嗎？有場站要求停止起飛的措施，飛機就能停下來了嗎？林彪就能走下飛機嗎？

機場發生的一切情況都是突發的、不正常的和出乎意料的！是我無法控制的！周總理的電話指示不起作用，場站禁止起飛的專業措施也不起作用，難道專機強行起飛的責任就應該由我來負嗎？

第三、在我毫不知情的前提下，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如實傳達總理的指示。我兩次所補充的話，是我對周總理指示的理解和對機場執行周總理指示的再強調。實際上，在“九·一三”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我祇起了“傳話筒”的作用！

第四、我為什麼要放林彪逃跑呢？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林彪要去向何方，更沒有任何情由放林彪外逃蘇聯。我也可以斷定，黃永勝、吳法憲也決不會放跑林彪的。在我們的心目中，忠于毛主席、忠于黨中央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林彪如果有反毛主席的舉動，我們不會跟着跑。事後，毛主席懷疑我們，是因為他自己喪失了自信。

第五、我請事後“諸葛亮們”給我出個主意：當時我應該怎樣採取“阻止起飛的措施”，你們認為才是對呢？我估計答案是：怎麼做都不對。阻止成功，林彪說不對，阻止不成功，毛澤東說不對。結果是阻止起飛是我的“罪”，不阻止起飛也是我的“罪”，強行起飛還是我的“罪”。實際上我接受的是一件死路一條、死

罪難逃，且無法完成的任務。為什麼周總理要交給我無法完成的任務呢？

當我將飛機強行起飛的情況立即報告總理後，總理直至毛主席、黨中央都未採取任何有效的攔截措施，誰又追究他們的責任？

第六、法庭應該是公正的，公正的基礎是最講究證據。《判決書》中“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是采用場站值班員李萬香錯誤記錄0點06分我的電話指示的原文，是唯一在法庭上出示的孤證。法庭可以採用李萬香的孤證作為定罪證據，而我多次提出的人證、物證為什麼不能作為證據呢？為什麼我向總理呈送的、最原始的、有總理圈閱的報告全文不能在法庭上拿出來公布于衆？為什麼要隱匿最為重要的證據？為什麼幫助我處理機場問題的秘書，這個最直接的證人不能出庭？這不正大光明的行為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

第七、請不要忘記，我當時祇是一個普通的政治局委員，海軍政委。在政治局常委、在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面前，我祇是執行和落實各項指示的工作人員。在國家大事、國家最高級別的領導人面前，我沒有權力自作主張，除非領導授權！

## 二、誰是真正的責任人？

周恩來是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問題的總指揮，到底應該如何認識他採取的處置措施呢？

在公檢預審時，在特別法庭上，為了維護周總理的領導威信，我沒有一句涉及到總理的指揮措施，我咬緊牙關保持了沉默。現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衆：

第一、周總理有沒有處置緊急情況的經驗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總理可以算是中國塊字讀書社區，處理緊急情況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總理事先是否知道內情？衆所周知，林立衡在飛機起飛前幾個小時就向中央做了報告，總理是完全知道內情的。

1998年，我看了《汪東興回憶錄》，他這樣記述：“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麼辦？’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又說：“他（指總理）打電話給我，要我不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那邊的情況。”<sup>1</sup>

2007年，我看了《吳法憲回憶錄》，他是這樣記述的：（1）“9月13日零時左右”，吳到達西郊機場。這與總理當晚給我的電話指示第四條是一致的。（2）書中說：“我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駕駛員——空三十四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裏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于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麼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裏，潘景寅滿口答應”。（3）書中又說：“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却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這大約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點鐘”。<sup>2</sup>

汪東興、吳法憲在回憶錄中的這幾段話，我認為起碼表述了這樣二層意思：一是周總理不僅在給我打電話前一個半小時，就掌握了北戴河的情況，而且讓汪東興“不離開電話機”的隨時掌握北戴河情況；二是周恩來在當天晚上，通過吳法憲控制專機駕駛員。

第三、所謂四條電話指示是阻止飛機起飛的最佳措施嗎？這個指示是很模糊、很難執行的，甚至是根本無法執行的。

“四人聯合指示”到底應如何執行呢？發生緊急情況後，究竟是由山海關機場負責人先報告周總理，由總理分別徵求黃、吳、李意見呢？還是由山海關機場負責人先報告我，由我再報告

注1. 見《汪東興回憶錄——毛澤東、周恩來、林彪、江青四人政治鬥爭》第203、204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注2. 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總理，並分別請示黃、吳的意見？這怎麼能夠稱為阻止飛機起飛，不“拖延時間”，不“使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最佳辦法呢？這完全不是總理處理緊急重要問題的作風和風格，是一種推諉和搪塞的托詞！

第四、周總理為什麼不直接打電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力勸林、葉不要夜航呢？當得知林立衡的報告後，為什麼不採取攔截的措施呢？

據汪東興回憶錄說：“晚上11點半鐘，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sup>1</sup> 汪東興在另一篇文章《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的日子裏》再一次說：“晚上11點半鐘，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sup>2</sup> 吳法憲回憶錄中也透露，12日夜，周總理與葉群通了電話，葉說林彪要到大連“轉一轉”，“要吳胖子調飛機來”。葉又給吳打電話，要調飛機，吳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決定，要請示總理”。<sup>3</sup>

周總理大約是12日23點15分左右，在電話中對我做的四條指示（23點35分，是我第一次向山海關機場站值班員傳達周總理指示。那麼，周總理與我通話的時間，肯定在此時刻的前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這個時刻判決書是認定的）。而23點30分周總理才給葉群打電話，此時的林彪、葉群並沒有離開北戴河駐地。為什麼周總理不直接與林彪通話力勸不要夜航，反而先于葉群，在電話中對我說：“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不在北戴河駐地與林、葉直接通話，而捨近求遠地要到機場讓別人傳話後與林彪通話，如果汪東興反復說的周總理與葉群通話時間是正確的（他在當時的地位、權力，完全可以掌握周與葉準確的通話時間），總理這樣的做法也太不合情理了，我真的無法理解！

注1. 見《汪東興回憶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05頁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一版

注2. 見《回首“文革”》下冊 700萬字中華書局 2000年1月北京第一版

注3. 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2-863頁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暫且把汪東興的話放在一邊。事後，我一直在想：第一，周總理曾打電話給北戴河的葉群，力勸不要夜航，但是勸住了嗎？第二，如果沒勸住，有沒有第二方案？第三，到機場後林彪能聽場站的傳話，給總理回電話嗎？他不給總理回電話又該怎麼辦？

林彪駕離北戴河駐地前，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這是9月13日上午的政治局會議上，我才知道的。當夜周總理並沒有把這一情況向我透露半個字，而他却告訴了吳法憲。吳法憲的回憶錄中透露，周總理告訴他：“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sup>1</sup>

林立衡向中央的報告和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不僅足以證明林彪要離開北戴河的決心，而且完全說明事態的嚴重並不像葉群所說林彪要到大連“轉一轉”這麼簡單了，此時的周恩來，不但不向汪東興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攔截住林的專車，而且仍沒有立即採取攔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關閉機場。如果當時周總理下死命令關閉機場，不准專機起飛，我會拼着老命，指揮機場場站採取一切可採取的措施攔截飛機，因為時間還來得及。但周恩來却語氣平和地做了“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攔截的機會。

總理為什麼要那樣做？總理一生獨自處理許多國內外、黨內外的緊急重大問題，他完全有資格、有權力、有能力、有經驗獨自專行處理這個問題，根據當時他所掌握的情況，他祇要向我下達：“立即關閉機場，不許任何飛機起飛！”這一條死命令就夠了，根本無須什麼四條電話指示，完全是多此一舉。

第五、事後我一直在反復思索，周總理用電話遙控我來傳達他的指示，但又不把當時他所掌握地全面情況告訴我（總理告訴我的情況還不如告訴吳法憲的多），是為什麼呢？周恩來是真想在山海關機場攔截林彪的方塊字讀書社區的不信任嗎？是退身之

注1. 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3頁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策嗎？還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總理面臨着十分棘手的問題，內情深處太複雜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裏，都不亞于爆炸一顆原子彈，對國家、對黨中央都是極大的損害，特別是對毛主席的權威是極大的損害。但是如果硬攔下來，林彪是還沒有倒臺的黨中央副主席，是還沒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來：你周恩來有什麼權力限制我的行動自由，總理又怎麼解釋？真是左右為難！周恩來心裏很清楚，這是一件怎麼做都不對的事。

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這是大局！我認為周總理在當晚有充足的時間權衡利弊。但他兩次貽誤了攔截時機，最終也沒有下最後的決心。

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謙寫的《晚年周恩來》（書中記載，高文謙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書中這樣寫：“如果周恩來當機立斷的話，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關機場控制起來，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文中又說：“這種明顯的舉措失當，對為人行事一向精細周密的周恩來說，實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讓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機。”<sup>1</sup>我在文旁注：“對！”

第七、汪東興是否與我同罪？《判決書》說我“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我因此犯了“大罪”。那麼汪東興在明確得知林立衡的緊急報告、得知葉群等人整理行裝、調動專車和開槍打傷警衛人員的情況後，並沒有指揮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8341警衛部隊果斷地攔截林彪專車。攔截汽車比攔截飛機容易的多，辦法也多，如設路障、關大門、慌稱專車故障等。同時時間也很充裕。既有辦法，又有時間，却没有擋住林彪，為什麼汪東興沒有承擔絲毫責任？汪東興在“九·一三”方塊字讀書社扮演什麼角色？

注1. 見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第348頁 香港明鏡出版社

周恩來是領導處理此事件的總指揮，他的指示是否得當？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對於最後發生的不可挽回的後果，他應負什麼責任？退一步說，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當事人都不能力勸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專車，都不能阻止專機強行起飛的話，怎麼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呢？

綜上所述，我認為：周恩來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面掌控山海關機場和256號飛機的情況下，未採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更符合歷史的事實。

當然，他未能採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到底林彪趁的什麼“機”？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為什麼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歷史最終會解開這重重謎團。

周總理的人品我歷來是敬佩的，但是，對這樣一件驚天大事的處理，是失誤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報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堅決鬥爭，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猶豫和權衡個人利弊之間，錯過了最佳攔截時間和最佳方案，同時還找了一個墊背的，把我當作替罪羊。我毀于一旦是小事，讓林彪跑了、毀了國家的聲譽、毀了共產黨的威信是大事。

誰應該在“九·一三”事件上，負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責任呢？事實面前，史學者和讀者們自有評判吧。

### 三、我的沉默和其他“罪行”

在法庭上我為什麼沉默？公審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處理“九·一三”問題的認識，採取了全部承擔的態度，在法庭上我選擇了沉默。我選擇沉默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過去我認為林彪是在山海關機場“叛逃”的，山海關機場是海軍的機場，我是當時海軍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並且

又是遵照總理指示處理山海關機場“九·一三”事件的，因此山海關機場發生的問題，不管性質多麼嚴重，我不但有領導責任，同時也有直接責任，我不能把責任推給山海關機場場站，更不能把責任推給周總理身上。總理在處理“九·一三”問題上，不管我覺得有什麼樣的不妥，寧願我自己承擔，多吃虧，多受委屈，也不要涉及到總理。況且總理已不在人間，更不能把錯誤推在死人身上。我的骨頭雖已老朽，但應當擔負的責任，即使壓得粉碎也不推脫。

第二，我是工農出身，是軍人，受黨的培養和教育幾十年。從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我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敬重周總理，也同樣信任與尊重老首長、老上級林彪。“九·一三”事件，我雖早已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但種種不合道理的迹象表明，在“九·一三”事件的背後，還有常人、常理無法解釋的謎團。面對這宗懸案，我寧可相信這是責任問題，由我來承擔，也不願意、更不敢相信在謎團的背後還隱藏着什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將我的看法在法庭上公布于衆，還是不公布于衆？處于這樣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複雜心理中，我在法庭上選擇了沉默。

最終結果是林彪跑了，總理、汪東興免責了，我被判刑了。

現在我認為這種沉默的態度是不正確的，是違背事實真相的，是說明不了問題的，更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

有一本書叫《重審林彪罪案》，書中有王年一寫的《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一文，說：“伍修權在一篇文章中說‘李作鵬的要害問題，我們抓的是913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機問題。’那麼請問伍修權：專機明明是強行起飛的，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是我‘放跑了林彪的座機’？又請問：我處理山海關機場問題的做法，觸犯了《刑法》哪一條哪一款？”

我終於明白了，有人想隱瞞真相，讓我來承擔“九·一三”事件的歷史責任是早已安排好的。特別法庭的任務就是不顧一切歷史事實，冤枉我。

注1. 見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上冊第11頁，香港明鏡出版社。

史事實，把“最關鍵罪行”強加到我的頭上，把我打成“最關鍵罪人”，使我成為真正責任人的替罪羊。然後“宜粗不宜細”的一了百了，蓋棺定論。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最關鍵罪行”的全部真相與我的認識分析。對於《判決書》中我的其他兩條“罪行”，我又應該怎樣認識呢？

一條罪狀是：“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鵬誣陷賀龍等人‘篡軍反黨’”。這個問題我不想多說了，凡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兩次廬山會議的中高級幹部和中央委員都應該知道，祇要毛主席一點名，黨中央一決定，再召開個中央（或軍委）會議，與其劃清界線的人是爭先恐後，所謂“誣陷材料”就會成百上千、鋪天蓋地。賀龍問題，早在1967年1月，經毛主席批准，周恩來就代表中央向賀龍宣布中央對他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從此賀龍就被打倒了。高喊賀龍“篡軍反黨”並“揭發”的人還用等到1968年嗎？

祇認定我寫的就是誣陷材料，而其他人寫的就不是誣陷材料，這不是在法律面前的雙重標準嗎？僅舉三例：其一，1966年3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小組會議上，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分別做的長篇批判羅瑞卿的講話，是不是“誣陷”？其二，1966年秋，衆多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高級領導被有組織的到葉劍英家，看幾十份有關賀龍問題的材料，是不是“誣陷”？其三，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是不是“誣陷”？文革中犯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罪”的人，何其多？

另一條罪狀是：“李作鵬在海軍點名誣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幹部”。“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不再提了，“直接”和“點名”的含義法庭都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但可以肯定“點名”不同與《起訴書》中所說的“直接誣陷迫害”。我曾要求法庭提供被“誣陷迫害”一百二十人的名單，勞模學徒帶社區沒有做出任何答復。

“直接”也好，“點名”也罷，法庭既不提供被“誣陷迫害”的人證，又不出示“誣陷迫害”的物證，以至我根本就沒有機會在法

庭上為自己辯護。我堅持認為，不看特殊歷史背景，不加客觀分析區別，不講實事求是，甚至這一百二十人是誰我至今都不知道，就統統都歸罪于我“誣陷、迫害”，我認為是極不公正的。

#### 四、什麼叫“審罪不審錯”？

我認為，定罪判刑的依據是兩條：第一條是犯罪事實、情節；第二條是法律依據。沒有犯罪依據，沒有犯罪情節，無限上綱，強加罪名，是經不起歷史的考驗的。

我反復地看了中央[1972]24號文件和十年後的《起訴書》、《判決書》，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反黨集團”變成了“反革命集團”。

但是，無論是24號文件，還是《起訴書》、《判決書》，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給我定的所謂“罪行”之上再大大的扣上幾頂鋼鐵帽子，因為沒有這幾頂鋼鐵帽子，僅憑所謂“罪行”是無法“審罪”而量以重刑。這一共同點十年（1972年—1981年）沒有變。請看：

在中央[1972]24號文件中，是這樣的提法：“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行”，“林彪反黨集團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和失敗後叛國投敵的罪行”等等。

《起訴書》是這樣的提法：“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等等。

《判決書》是這樣的提法：“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策劃顛覆政府，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等等。

在特別法庭最終判決我的三條“罪行”中，哪一條與這些鋼鐵帽子有絲毫聯繫？其實我心裏很清楚，所謂“罪行”多幾條少幾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扣上鋼鐵帽子。

這裏，我還要提到一個情況。那就是中央24號文件和《起訴書》、《判決書》中全部提到了“九·一三”事件山海關機場問題，但對周總理電話指示却有不同提法，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中發[1972]24號文件中，這樣記載：“當晚十點半左右，中央根據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隊的報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飛機調到山海關機場的情況，并由中央下達命令，必須有周總理以及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聯名指示，256號飛機才許起飛。但是，李作鵬在向駐山海關機場某部下達命令時，竟兩次篡改中央命令，將四人聯名指示放飛才放飛，篡改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放飛’。”<sup>1</sup>

請特別注意，該文中的“中央”就是指周恩來。該文中兩次出現“聯名指示”。如果中央文件是準確的，那麼與我所說的“聯合指示”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在1980年後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上，在同樣的事件描述過程中，再也找不到“聯名指示”的字迹，却改為總理說：“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到底是中央文件說的對，還是《起訴書》、《判決書》上說的對？

2007年春，我看了一本書，叫《特別辯護》，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周恩來的講話出處在這裏。書中是這樣寫的：周恩來總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這段電話記錄內容，在旁邊批示：“我說要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周注。”<sup>2</sup>

1972年7月發的24號文件為什麼不引用1971年10月9日周恩來親批的“一起下命令”的“標準講話”呢？周恩來看了此文件後，為什麼不修改或統一他的講話呢？為什麼周恩來的講話又突然在十年後出現在《起訴書》、《判決書》上呢？

但現在可以肯定，“我說要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的

注1. 中發[1972]24號《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争（材料之三）》第77頁，標題為《十八、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和山海關機場值班記錄、值班員的說明》一節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2. 馬克高主編，《特別辯護》第183頁 中國長安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話，是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近一個月，我已被隔離審查兩周後才說的。這就說明，我反反復復強調的總理電話中祇說了“四人聯合指示”，而從來沒有說過“四人一起命令”，是正確的！

為什麼會出來“一起下命令”和“聯名指示”兩個不同版本的“中央說法”？可能解釋祇有一個：“聯名指示”的說法是“錯”，而“一起下命令”才能稱得上“罪”吧。

還有，為什麼會出來“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訊保障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倉皇逃命”和“沒有採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兩個不同版本的“中央說法”？可能解釋也是前者說法是“錯”，而後者說法是“罪”吧。

“無罪推定”的原則，是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可以推定，對被告人不利的事實不能推定。有罪無罪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祇能推定被告人無罪，罪輕罪重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祇能推定被告人罪輕。我承認我是法盲，但根據我所敘述的事實和真相，請史學家、法學家和讀者們分析：我是有罪還是無罪？

什麼叫“審罪不審錯”！罪與錯的標準是什麼？標準是誰定的？根據什麼定的？這樣的問號可以羅列一大堆。說到底，那就是一塊遮羞布！想用沒有事實根據的、無限上綱的所謂“罪”，把我們釘死在法律的耻辱柱上，以此掩蓋其政治鬥爭的虛偽與殘酷！不要以為號稱“法庭”，就代表公正；手握“法律”，就代表正義。

文革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難道當時黨中央不是號稱“證據確鑿”嗎？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時，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董必武副主席等一大批老革命家不都舉手同意嗎？鄧小平被誣陷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走資派還在走”，難道沒有相當“證據”嗎？結果又怎樣呢？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最終祇有“事實和證據”才是決定一切的根據，祇有依據事實和證據做出客觀分析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當然這個結論也不是短期內就可以做出來的。有的要經過

相當長的歷史實踐和思考時間，才能做得出來。

很多在文革中負有相當責任的領導人，很多在文革中推波助瀾想渾水摸魚的領導人，需要一個卸下自己責任的機會。他們迫不及待地利用這個掩蓋歷史真相的機會，將一切自己的錯誤甚至罪行的髒水統統潑在我們身上。利用把控的權力，篡改歷史，顛倒黑白，掩蓋真相，撒彌天大謊，遮擋其不光彩的一幕，欺騙不明真相的老百姓。

不能否認，在長期封閉的社會裏，對我們進行公開審判，是有“進步”意義的。公審唯一的“進步”表現在，將某些人的態度公布于衆，將某些人的表演公布于衆，將我們的所謂“罪行”公布于衆，將法庭的“公正”和法律的“應用”公布于衆，這樣就可以直接接受億萬群衆的審視與分析。今天，我將真相和自辯詞也毫無保留地公布于衆，同樣是接受億萬群衆和千百年歷史的考驗。

這篇《獄中人的心聲》，寫的是十七年囹圄時期，前十年的實際情況。一般地說，關押起來坐大牢，完全失去了自由，除了吃飯、睡覺、拉屎拉尿三件大事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什麼活動。其實不然，監獄就是學校，監獄就是考場，監獄就是戰場。

我的態度、我的原則就是兩條：第一條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第二條是“不怕死、不怕苦”。我始終堅持這兩條原則，實事求是，光明磊落，沒有做錯的事情，不是我犯的罪行，堅決不承認。我運用這兩條原則，同那些誣蔑誹謗、無限上綱、強加罪名、嫁禍于人的惡劣行為，進行我認為是正義的原則鬥爭。

但最使我羞愧不安的，是由于我遭受毀滅性打擊後，有許多幹部、家屬、群衆被牽連，遭受苦難；我的家人，我的親屬，也無端地被隔離審查，失去自由，遭到迫害。我有難言的痛苦和慚愧，無地自容。我寧願自己一人坐牢，不願他們為我受折磨，我寧願自己一人走上刑場，不願他們為我陪斬。但這不是主觀願望能辦到的，特別是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思想指導下，更只能對天仰嘆，終生遺憾！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還要大聲疾呼，我李作鵬一輩子跟着共產黨，一輩子信仰

不要封建主義，不要資本主義，不要修正主義，不要帝國主義，不要霸權主義，不要剝削、壓迫制度，而要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民主、平等、文明、富裕的共產主義，不管天翻地覆、天塌地陷、山窮水盡，海枯石爛，我的世界觀是永遠如一的，我的信念是永遠不動搖的，不管向我身上潑多少髒水，強加多少罪名，我還是我！最大的悲劇莫過于我沒有倒在敵人的槍炮中，沒有倒在我的工作崗位上以身殉職，而是最終成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這真是天大的冤枉，這真是千古的悲劇！我想給世人留下的，正是這悲劇人的心聲！

## 第四十五章 判決之後流放并州

### 一、與家人見面、通信， 是最欣慰的事

1981年1月25日，判決我十七年徒刑，從未決犯變成已決犯了。

此時，我已經隔離審查和坐牢九年零四個月，屈指計算還要苦熬七年零八個月。沒有什麼了不起，“千磨萬擊還堅勁，任你東南西北風”。九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自信剩餘的七一年多時間也可以熬過去。

長征中，吃草根樹皮都能克服，戰場上，槍林彈雨都能頂過去，坐牢的折磨又算得了什麼！早已橫下一條心，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經過一年多的突擊方块字读书社区的巨大折磨之後，我已變成身心交瘁，天天不離藥物的維持。堂堂七尺男兒，整得人不像

人，鬼不像鬼。

判決之後，讓我繼續住院治療。已決犯的待遇有三個新的變化：

第一、伙食標準和質量明顯下降。過去午餐、晚餐均可要一個甲菜，一個乙菜。現在降為每餐只能要一個菜，并且午餐點了甲菜，晚餐必須是乙菜，午餐是乙菜，晚餐才可點甲菜。不過主食仍保持原來狀況。所謂“甲菜”就是多少有點油星肉丁，而“乙菜”則是白水煮青菜、豆腐。對於我這樣虛弱的病體，營養顯然是不夠的。

第二、如果你願意的話，在已決犯中可以有限制地互相來往。陳伯達、黃永勝均住在我的隔壁病房，雖可來往，但陳伯達仍是整天啃《資本論》，黃永勝整天臥床不起（後來知道，他已經病的不輕，出獄不久就去逝了）。還有一個空軍什麼幹部也住在我隔壁病房，是屬於未決犯，但精神已折磨得像傻子一樣，呆頭呆腦，不願說話。雖然稍微開放，但活動範圍仍是畫地為牢，不能隨便走動。

第三、停止了近兩年的探視又恢復了，子女們可以按規定時間來探監。同時，經監獄管理人員的檢查，也可以與子女書信來往。

2月下旬的一天，孩子們到復興醫院來探視我。這是判決後的第一次。醫院把獄區的治療室臨時改為接待室，我與孩子們又重逢了。孩子們帶來了老伴這兩年的消息，知道老伴的身體、生活都還好，我放心了。他們還帶來了水果、點心、肉罐頭和營養補品，滿滿的放了一桌子。

可能對已決犯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探視放寬了規定，監管人員祇在接待室門口監視我們的見面了。因此，孩子們帶來的錄音機和照相機沒有被發現。他們偷偷的照了十年來我第一次與家人的照片。照片中，坐在我身旁的是大女兒李大征，後面站立的是大兒子李冰天。

那時，能見到孩子們並與他們通信，是我最欣慰的事。至今，我不僅保留孩子們當年的全體照片，我還保留與孩子們通信的草稿。下面就是給我大女兒李大征一家人的信，他們已安家沈陽。

親愛的欽、征、焱、炳：「你們好！」

六月五日的來信、寄來的近照，及《芒種》兩期中偉欽的三幅作品，我都收到了。第一我高興地知道你們一家一切都好。第二我高興地知道兩個小外孫成長得很快。小焱識字進步快，小炳學話進步快。小焱性格文雅，小炳性格活潑，我都喜歡。第三我高興地看到偉欽的三幅作品。三種不同的風格，我都欣賞。特別是“成長”最佳。無論主題思想、取材布局、人物神態，都妙筆生花，恰到好處。我把它擺在我的床頭小桌上，每天看他兩眼。

你們來信說：明年春天來看我。我總覺得心裏不安，因為，（1）到北京沒有一個落腳的地方。如果我回到秦城去了，麻煩更多。沒有住宿的地方，孩子大人都受苦。（2）路程遠，來回乘車，住宿，要花很多錢。可是互相能實際見面時間，祇有兩個小時，多麼不值得。（3）耽誤工作，來回至少要一個星期以上的時間。因此我主張兩年或三年來一次，估計那時旅遊事業進一步發展，找個小旅社住幾天，既可看我，又可讓我兩個小外孫子看看北京名勝。

我的身體仍然還好。過去伙食標準，每天一元，另外一磅牛奶，我吃六兩糧的飯。現在伙食標準，每天八角，另外一碗牛奶，我吃六兩、有時七兩糧的飯。體重維持140斤左右。最近軍博常來人，要我談戰史，已經談了多次。由此引起我一個想法：擬趁我現在身體還好，腦子也還可用，準備系統地寫戰爭回憶錄。既可保留歷史資料，又可以消愁解悶。困難是手邊沒有參考材料，

注1. 欽、征、焱、炳指的是：大女婿劉欽、大女兒李大征、大外孫子劉焱、二外孫子劉炳。

因此能否辦到，現在還很難說。再見！

作翁手筆（1981年6月25日）

## 二、寧願把勳章丟到大海中

5月底的一天，一位解放軍軍事法庭的幹部到醫院來見我，給了我一份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刑事裁定書。裁定書寫到：根據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依法剝奪李作鵬被授予的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全國人大常委會1980年的“八月決定”，既沒有在特別法庭上公布，也沒有在報紙上、電臺和電視臺上向世人公布。特別法庭最終判決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判決書中，也根本沒有剝奪我的三個國家勳章。為什麼人大常委會將“八月決定”提交由軍事法院公布？為什麼1980年8月26日的決定，軍事法院拖延了九個月，才冒出個“刑事裁定書”？

我要質問：“依法剝奪”，依的是什麼法？

我的三個國家勳章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搶的，更不是騙的。是我戎馬二十年，南征北戰，浴血奮鬥，為黨、為人民、為新中國，殺敵立功的榮譽，是1955年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家授予我的。試問，何罪之有？！

我下定了決心，不管誰來剝奪我的三個國家勳章，我都堅決反對，我活着反對，我死了也反對。我相信，我的子孫後代將世世代代的反對。

反復看了刑事裁定書後，前思後想久久不能平靜。憤然提筆，在裁定書上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見下頁圖）。全文如下：

總政主任、軍委主席、中央主席：“公檢預審時，曾多次向我傳達中央負責人指示說：你有塊字讀書紅區不同，你們打過仗，你們吃過苦，你們有一段光榮的歷史。按照此件裁定書，不但完全



否定了過去中央負責人的指示，也是徹底的違反歷史唯物主義，是徹底歷史唯心主義。因此我堅決的反對。我雖然人已快入土了，我至死決不接受此項裁定書。李作鵬 1981年7月20日”。

當時，我已做好最壞的準備，如果再有人來要我的勳章，我寧願把勳章丟到大海中，也誓死不交。

戰爭年代，我們這些革命軍人，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消滅了八百萬國民黨反動派，為新中國的建立，爬雪山、過草地，拋頭顱，灑熱血。文革期間，我們這些革命軍人，始終反對江青、康生一伙的反軍亂軍陰謀，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維護着人民解放軍的神聖形象。“十年動亂”的前五年中，我們從未停止過與江青、康生一伙的鬥爭。

這是一個為共和國創建浴血奮戰，為保衛人民軍隊不被塗炭的革命軍人應該履行的歷史使命。我們的歷史功績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殺的！

### 三、保釋出獄，流放并州

1981年7月底的一天，不知天上刮的什麼風，也不知太陽從哪邊出來的，秦城監獄負責人、公安部代表來到復興醫院，向我宣布“保釋出獄”的決定。

我問他們：“以誰的名義保釋我？”

他們回答：“是中國延安讀書社區

這對我來說真是太突然了，完全沒有想到。

他們接着說，中央決定要我離開北京，安置到太原居住和治病，并要求我到太原後不能用真名，而改名叫“李明”。當時我無論如何不想改名，他們說這是中央統一規定，是為了保密和安全的需要，都得執行。又說中央的方針是“從寬從快”處理。

此後，住在醫院的陳伯達很快就出獄了。不久黃永勝也走了。

我没有匆匆地辦理保釋出獄的手續，因為當時秦城監獄在退還我的東西中，缺少了我的全部手稿（大部分是在通縣專案審查時的手稿），他們為什麼扣留這批手稿呢？我追問他們多次，他們都不說明理由，採取裝聾作啞拖着不辦的態度。

我祇能給秦城監獄寫信說：“8月25日的信，諒已收到了。但又過去10天，仍無回音，不知何故？我希望你們採取光明磊落態度，或者將我的手稿全部退回，或者拿出不能退回的理由，給我令人折服的說明。兩者必居其一。不要採取裝聾作啞、腐朽官僚主義的做法，那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現在一方面表明我的態度，另方面繼續等待你們的回信，在沒有獲得你們明確的答復之前，我是不願輕易離開北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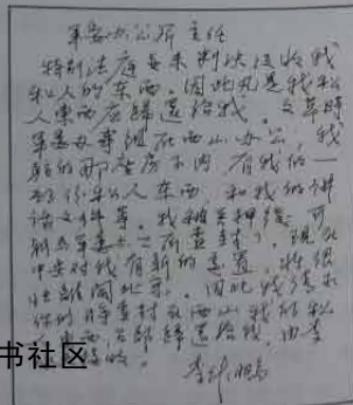
在給秦城監獄寫信的同時，我連續給軍委辦公廳、海軍黨委和公安部黨組寫了三封信，草稿如下（見圖）：

軍委辦公廳主任：

特別法庭並未判決沒收我私人的東西。因此凡是我私人東西應歸還給我。文革時軍委辦事組在西山辦公，我駐的那座房子內，有我的一部分私人東西，和我的講話文件等。我被關押後可能為軍委辦公廳查封了。現在中央對我有新的處置，將很快離開北京。因此我請求你們將查封在西山我的私人東西，全部歸還給我。由李冰天接受。

方块字读书社区

李作鵬



## ·第四十五章·判決之後流放并州·

海軍黨委：

特別法庭審判法沒收我的私人東西，因此根據法律原則，我的私人東西仍不應受到侵佔。當時我所帶私人東西，而未納入用具物、書籍文物、手稿文件之中，全部都給我的子女接管保存。凡不是我的東西一件不要，凡是被盜而一件不還。據說有人趁機發家難財，將我的東西拿走不少，我要全部追回。現由李冰天、李炎天前往接洽，希予指教。

李作鵬

我由通縣轉至秦城，公安部把我的全部書籍、用物、手稿抄走，如果已轉到海政保衛部，亦要求退還。

海軍黨委：

我由通縣轉至秦城，公安部把我的全部書籍、用物、手稿抄走，如果已轉到海政保衛部，亦要求退還。

李作鵬

公安部黨組：

1971年（應為1976年注）秋冬間，打倒四人幫後，由於我犯了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的“罪行”，因此你們將我從通縣軍營押轉秦城監獄。並將我經周總理批准的，馬列書籍和其他書籍、

二萬部電文

1971年秋天，被打倒的四人幫後，由於我犯了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的罪行，因此你們將我從通縣軍營押轉秦城監獄。並將我經周總理批准的，馬列書籍和其他書籍、用品和我的手稿（其中有我寫給中央報告的底稿，和我寫的兩本詩詞草稿等）全部抄走。除了衛戍區已將我的醫療器材、藥品退回給我，其餘至今未歸還。1981年特別法庭並未判決沒收我的私人東西，應全部退還，交由李冰天接受（他是我的長子）。同時我對你們這種做法，

方块字读帛社区見。

李作鵬

李作鵬

可是你寫你的信，他們仍然裝聾作啞，既不答復，也不退物。我估計目前退物退稿是不可能。

9月中旬，我又給秦城監獄寫了一封信，表明我的態度是：退還私人物品和手稿的問題沒有完，我決定9月25日前後離開北京去太原。到年底，他們把我的部分私人物品和手稿送到了太原，是否全部退回不敢說。反正若沒有我的強硬態度和要求，同時，大概也沒有審查出任何政治問題，否則是不會退回的。

9月28日晨，由監獄和公安部工作人員及我的小兒子李炎天護送，乘火車離開北京。

## 第四十六章 悲愴詩篇

### 一、逆境白話

鄙人祇有初小文化基礎，根本不懂詩詞。什麼平仄、對仗、典故、比興等，均不會運用。知識淺陋，何敢言詩。

但是看到別人又寫又填，詩文並茂，自己心裏甚是羨慕，於是買了幾本古詩詞及詩律詞韻的書，看書自學。同時採取照葫蘆畫瓢的辦法，一邊學一邊試寫。這樣沒有功底的文字，一定是詞淺意拙，不合詩律，自己祇能美其名曰“打油詩”。

什麼是“打油詩”？是一種語言通俗、格律隨便的順口溜。內容通俗大眾化，使粗通文墨的人能讀能懂，音律琅琅上口，易記易背，這就是“打油詩”的優越性。馮玉祥先生創作的白話詩（自稱“丘八詩”），既體現出鮮明的個性，又與百姓心聲共鳴，我很欣賞。同為軍人，我也努力向他的寫作方法學習。

“九·一三”事件的影響，決定了我的詩作內容不可能有更多豪放、高遠的思想意境。相反，却滲透出不少淒涼、低沉的格調，因此沒有什麼社會意義。但我不願仿照《紅樓夢》中林姑娘的辦法把它燒掉，除自我欣賞外，祇想留給我的子孫後代、親朋好友，作為了解我在逆境中思想情緒的參考。我選擇部分當時寫的打油詩，收錄在我的回憶錄中，祇為讀者提供我的一個思想側面。

## 二、通縣隔離

### 一、幽禁<sup>1</sup>

1971年10月于通縣

百戰何愁幽禁苦，坐牢權作息肩處。  
馬廄牛棚堪一笑，青蛙相伴觀蚊舞。  
若問此時我心情，死都不怕豈怕苦。  
一身光輝滿腹愁，口含黃連難吐露。

### 二、禍從天降

1971年冬于通縣

莫道天無絕人路，不應絕人還絕族。  
狂風暴雨無止境，人有失誤天亦誤。

注1. 隔離室八平方米，原是方塊字读书社区  
間。牆面潮濕，一角江着水，青蛙在內戲  
鬧。室內蚊蟲飛舞，床墊潮濕蠕動。

### 三、聲名裂

1971年冬于通縣

終生奮鬥紅變黑，將軍百戰聲名裂。  
別鳥懷憤忽驚起，不啼清淚長啼血。

### 四、夜思（四首）

1972年于通縣

（一）

食物難咽，輾轉無眠。  
通宵苦思，泪枕一片。

（二）

國家為大，成竹在胸。  
犧牲一己，報酬萬眾。

（三）

誣陷攻擊，大放狗屁。  
忍氣吞聲，眼望千里。

（四）

衆口毀譽，石浮木沉。  
積非成是，孤掌難鳴。

### 五、指鹿為馬

1972年于通縣

誰謗從來不可方塊字读书社区分明。  
指鹿欺騙為駿馬，胡說八道無人信。

## 六、武人不怕死（三首）

1972年于通縣

### （一）

家貧讀書愁，從軍征戰久。  
沙場多死戰，政壇少智謀。  
兵書半瓶醋，詩文一缸油。  
內亂毀長城，高唱滅資修。

### （二）

傾一腔熱血，拋七尺軀體。  
與先烈相依，同仇敵殊死。  
不爲名和利，祇求江山新。  
國強民富裕，戰死染赤旗。

### （三）

捐軀赴國難，視死最俊雄。  
見死臉變色，不能稱英勇。  
揮師掃群寇，勢如風雨疾。  
獻身在沙場，鯤鵬萬里騰。

## 七、視死如歸

1973年于通縣

將軍應裹馬革還，爲國捐軀分內事。  
南征北戰二十年，槍林彈雨不怕死。  
艱難險阻具備嘗，流血犧牲天地知。  
一代英雄千秋業，胸懷夢想常深思。

### 八、鐵石心

1973年于通縣

往昔烏紗千斤重，而今罷官誰高興？  
逆境不墮青雲志，愈挫愈奮鐵石心。

### 九、讒言可畏（四首）

1973年于通縣

（一）

武人不畏虎，獨怕讒言夫。  
造謠誣蔑語，真相難清楚。

（二）

某受誣陷久，頗似園中韭。  
日日被刀割，無中還生有。

（三）

讒言亂黑白，惡臭三寸舌。  
舌上有毒物，殺人不見血。

（四）

蠟燭未燒盡，忽被讒風息。  
水清看底石，心潔見天理。

## 十、破謠言

1973年于通縣

一人造謠，萬人起哄。  
人雲亦雲，買空賣空。  
共產黨員，盲目服從。  
民主人士，側旁觀風。  
實事求是，人民大眾。  
敢說敢辯，破謠先鋒。

## 十一、冷對小人（二首）

1973年于通縣

（一）

艱難險阻皆備嘗，槍林彈雨人未亡。  
戰將落馬仇敵樂，橫眉冷對小人狂。

（二）

身懷冰雪再三思，冷清頭腦是非明。  
突然平地起風波，或毀或譽任人評。

## 十二、真金不怕火煉

1973年秋于通縣

京都不見久，時作夢中游。  
獨仰高天蒼穹，小院今又秋。  
門外日新月異，世上白雲蒼狗，唯我獨依舊。  
烏雲未見散，寒風冷颼颼。

文革事，多思忖，少煩憂。  
福禍倚伏，塞翁失馬知因由。  
收集極左廢鐵，鑄成人間悲劇，領導却無罪。  
我輩何功錯，評說後人留。

## 十三、夢秋江<sup>1</sup>

1973年于通縣

魂消已多年，今見君顏。  
風度瀟灑猶如前。  
久別重逢語今昔，悲慘難言。  
非命歸西天，遺憾萬千。  
未能奉勸心不安。  
狂風急浪盼平靜，堪慰長眠。

### 十四、咏 蟹<sup>1</sup>

1974年于通縣

常將冷眼看螃蟹，看汝踉蹌到何方。  
人雲霸道背甲硬，我說橫行脚爪長。  
細眼珠，短目光，腹內空虛竟無腸。  
漁人湖海網具設，豐收酌酒鮮味嘗。

### 十五、寄語友人

1974年9月24日

海岳隔三年，常思夢中見。  
覆巢無完卵，災難定株連。  
寄書欲問事，天變斷飛雁。  
真理當堅持，時窮節操現。

### 十六、幽禁四周年

1975年9月

吾人立志無他求，鞠躬盡瘁為革命。  
少年農暴贛江邊，壯歲參軍萬里征。  
華南華北風與露，東北東南烟與塵。  
戰爭流血漸消逝，和平塵埃逐揚勝。  
四十春秋猶閃電，柒拾年代黑淵沉。  
馬列知識恨知少，歷史經驗愧浮淺。  
拜領批判聽高論，奉讀華章說借鑒。  
真金不怕烈火燒，地久天長多慧眼。

方块字读书社区

<sup>1</sup>注：以“蟹”比喻當時橫行霸道的“四人幫”。

十七、白骨精滅亡

1976年10月于通縣

齊魯無名江，濁流久不清。  
無風黑浪三尺，有風帆舟沉。  
禍水直衝橫撞，勝似牛鬼蛇神，疑是白骨精。  
夜居釣魚臺，日革文化命。

造反風，奪權雨，武鬥頻。  
四妖橫行亂國，鷄犬不安寧。  
天怒人恨除害，妖魔一網打盡，舉國歌舞慶。  
呂武笑江妖，黃袍成泡影。

十八、咏冬

1976年冬

漫天雪，房頂樹梢遍地白。  
遍地白，消蟲減害，苗壯樹疊。  
嚴寒蒼翠古松柏，更喜梅花香飄烈。  
香飄烈，送冬迎春，更季換節。

### 三、秦城囚禁

#### 十九、咏懷（二首）

1977年1月在秦城獄中

（一）

千層地獄萬丈坑，任憑閻王惡鬼行。  
生死存亡兩不顧，有膽有識頭腦清。

（二）

爲黨爲國掃強敵，流血流汗堪豪舉。  
身在囹圄心在黨，痛心煮豆燃豆箕。

#### 二十、南冠徒

1977年于秦城獄中

壯歲旌旗擁萬夫，暮年竟成南冠徒。  
龍困沙灘翻身難，來生爲國舉兵符。

#### 二十一、囚禁六周年

1977年9月24日

幽禁戍營五周年，怒譴康禍投秦城。  
四圍荆棘全不顧，六面鐵壁添堅定。  
白髮蒼蒼膽量壯，丹心耿耿志不移。  
生死榮辱何足論，真理永存終必勝。

方块字读书社区

## 二十二、感 憤（二首）

1978年于秦城獄中

（一）

渴飲蔣匪血，饑食倭寇肉。  
恨不戰場死，留作小人辱。

（二）

寧願為民死，痛恨株連亡。  
不清不白冤，實乃替罪羊。

## 二十三、懷念海軍

1978年春于秦城獄中

十載微薄奉獻，萬里海防踏遍。  
擊落入侵賊機，消滅竄擾敵艦。  
碼頭機場倍增，核艇導艦新添。  
建設強大海軍，宜爭早日實現。

## 二十四、丹 心

1978年于秦城獄中

革命熱情未稍減，老兵豪氣豈能殘。  
雪山草地皆橫闊，南征北戰凱歌還。  
汗馬失蹄遭侮辱，烏鵲得勢狂翩躚。  
粉身碎骨渾不怕，字读书社区可對天。

### 二十五、囚禁八周年

1979年9月

十八子，生猶死。波瀾靜，風雲止。  
鐵籠鳥，陷阱獅。“靈魂”失，<sup>1</sup>情難逝。  
血汗年，俱往史。晚節敗，終身耻。  
冤刻骨，憤難平。山壓頂，幾時已？

### 二十六、親人相會<sup>2</sup>

1979年12月于秦城獄中

屈指離散八春秋，災難滿腹愁。  
梁毀屋傾，鷄飛狗跳，生死共憂。  
意外相見喜淚流，甚慰階下囚。  
吾兒皆健，風雨霜雪，自強苦謀。

### 二十七、勸君宜心寬<sup>3</sup>

西山離別不相逢。天空雲，地面風。  
近在咫尺，互未知行踪。  
鳥籠牛棚各西東，常見樂，邯鄲夢。  
閉鎖九年魚雁通，人殘存，事相同。  
視山唱歌，苦難是親朋。  
試觀神州江山色，心身事，宜從容。

註1. 開除我的共產黨員資格，拆掉並取走我的畫稿。

註2. 囚押八年，第一次允許子女探視。

註3. 與子女面后，得知老伴情況，心聲互慰。

## 四、審判風雲

### 二十八、不求瓦全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寧為玉碎，不求瓦全。含冤九泉，古今相傳。  
誣陷頑抗，殘暴枉然。是非黑白，歷史公斷。  
重見天日，國泰民安。沙場鍛煉，氣節未寒。

### 二十九、不幸碰鬼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出生入死打天下，不幸碰鬼千罪加。  
革命誣成反革命，宿將被斥“南霸天”。  
免死狗烹自古傳，文臣武將遭橫禍。  
斷頭臺上刃具鋒，赤膽何懼千刀剮。

### 三十、酷吏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封建御吏首，走狗是心腹。  
禍首罪如山，不敢稍懲處。  
沙場豐功將，誣陷滅三族。  
冤案何其多，作惡勝猛虎。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南霸天”：誣陷林彪和我們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 三十一、竇娥冤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竇娥絕無殺人罪，屈打冤殺弱女人。  
六月大雪三年旱，天地有情人無情。

### 三十二、夢見老伴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茫茫生死十年間，一枕黃粱一場空。  
斷腸人思斷腸人，猶疑夢中喜相逢。

### 三十三、公審冤情（二首）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 （一）

強加罪三條，兩條是偽造。  
無罪判重刑，執法何殘暴。  
服法不服罪，歷史評公道。  
鋼鐵帽子廠，誣陷不折腰。

#### （二）

文革大動亂，是非皆顛倒。  
造反毀棟梁，禍首皆安然。  
誣陷強加罪，判刑無公平。  
權勢壓山岳，雖屈老夫心。

方块字读书社区

### 三十四、評律師

1980年12月于北京復興醫院

尊敬公正人，天知無偏心。  
官方辯護詞，和尚照念經。  
遵命防風險，明哲可保身。  
邊鼓敲兩下，有聲勝無聲。

### 三十五、寄語難友<sup>2</sup>

1980年冬

我鎖陰房君關牢，患難相共，風雨霧雪煞。  
不惜斷頭血污草，何愁鐵窗和鐐銬。  
誰將鹿馬強顛倒，五洲四海，鸚鵡學舌少。  
正氣歌聲風節高，粉身碎骨羞跪饒。

### 三十六、險渡一九八零年

1981年元旦信筆

去歲垂危年，嗚呼哀哉險。  
病魔狠毒心，瘟神狰獰臉。  
幸喜妙手醫，堪慰苦舌戰。  
除舊依稀夢，迎新鞭炮烟。

注1. 律師的辯護詞要經官方修改，不能完全照念。請

注2. 公審期間，托子女抄送冤案。

### 三十七、展望

1981年春節

萬物經常變，世事不斷新。  
庚申猴年捧桃，辛酉鶲啼明。  
十億發奮圖強，工農生產自立，民心盼安定。  
災難化烟雲，春風楊柳青。

奔四化，拔左根，鐘右傾。  
實事求是成風，馬列重國情。  
不怕山擋水阻，何愁風吹雨淋，開始新長征。  
倏忽年華度，滿目琳琅景。

### 三十八、自壽

1981年4月

人生征途談何易，九死一生六十七<sup>1</sup>。  
沙場鐵窗送葬頻，白髮病魔催命急。  
天限七十古來少，祇因流水尚能西。  
老夫困境爭八十，身世沉淪壽奇迹。

### 三十九、懷念家鄉親人

1981年5月

蒼茫贛水向北流，揮戈離鄉半百秋。  
大江南北風霜烈，長城內外烟塵稠。  
勘定寇賊平四海，喚起工農興九州。  
風雲突變江山亂，身陷囹圄心負疚。

方块字读书社区

<sup>1</sup>1. 自我紀念67歲的生日。

## 四十、孤燈夜思鄉

1981年夏

夜闌望孤燈，惡境思故鄉。  
魂游山水田園，幼年苦生長。  
適逢星火燎原，村村紅旗飄揚，揮戈鯤鵬飛。  
輾轉滿頭霧，折翅燕山旁。

風淒淒，雨瀟瀟，夜茫茫。  
武夫不問生死，誰管臭與芳。  
草木一秋榮枯，人生一世興亡，監牢憶滄桑。  
寒風摧葉落，難忘華鄂堂。

## 四十一、黑夜將黎明

1981年7月31日

疾風知勁草，烈火識真金。  
誣陷恨山高，誹謗仇海深。  
痛罵投機客，怒譴虎狼心。  
歷史路曲折，事實樹常青。  
求實上軌道，冤錯必澄清。  
烏雲難持久，黑夜將黎明。

### 四十二、八一述懷

1981年8月1日

追隨旌旗五十年，駑馬汗血未偷閑。  
先是沙場弓箭兵，後為帷幄運籌員。  
大陸除惡才能疏，疆海天冠智謀淺。  
名位祿榮空俱高，古稀橫加悲劇篇。

### 四十三、心有明燈

傷心往事記最深，豪氣猶存創痕新。  
莫道前程天色晚，心有明燈江山青。

# 第九篇

## 到太原之後

### 第四十七章 在太原的酸甜苦辣

#### 一、治病送瘟神

我在太原的定居之所由山西省政府提供，是新建金剛里小區的省政府宿舍。到太原後，給我準備的房子暫時不能居住，主要原因，一是房子新建不久還比較潮濕；二是鍋爐房尚未完工，無法提供暖氣；三是四壁空空，什麼家具也沒有。

這樣下了火車，就用汽車把我拉到山西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在那裏的幹部病房樓，給我預備一個單間病房，由我的小兒子李炎天陪床，住院治病。

我們是半夜到達的，醫院的心血管專家、內科主任王珈璣尚在醫院等待我們的來到。很快進行了身體初步檢查，初步了解我的

病史情况，吃完藥就休息了。

從第二天起，開始對我的身體進行全面檢查，大約一周後，做出的結論是：心血管動脈硬化，供血不足，高血壓，腦血管動脈硬化，心律不齊，忽慢忽快并有早搏，初步診斷為竇房結綜合徵等等。隨即輸液服藥進行治療。



1981年10月 山西太原

住院治療約一個月後，身體稍有好轉，我就在醫院附近的小照相館，照了到太原後的第一張照片，并在照片的背面題寫：“大難十年身猶健 冰凍百丈膽未寒”。

那時的體重不到一百四十斤。

這裏的醫院和北京復興醫院不同，那裏是監獄醫院，活動範圍很小，不能隨便與其他病人接觸（判決以後可以同陳伯達、黃永勝接觸），一切行動受監管人員的監視。那裏的伙食條件差，治療條件也一般。太原山醫二院治療條件很好，伙食條件不太好，以面食為主，連米飯都吃不上，菜也簡單（我是南方人，喜吃米飯）。但陪床的孩子們，可以到街上的飯館買些米飯、炒菜和熟肉制品等，調劑一下伙食。

這裏幹部病房祇要遵守院規、遵守病房規則之外，行動是自由的。可以在樓上平臺散步，可以到樓下大院內散步，祇要不耽誤自己治療，可以同一般病人接觸，也可以到附近商場購買物品等等。

幹部病房住有各種各樣的病人，有抗日時期的幹部，有解放戰爭時期的幹部，也有建國後的幹部。大部是在山西工作的幹部，也有曾在山東工作過的幹部，及在東北工作過的幹部，及在115師和四野工作過的，以後轉業到山西的幹部。

開始時，我按照公安部的要求，一直自稱叫李明，但病友很快就知道我是誰了。

因此，有戰爭年代和我在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隊工作過的老戰友們，慢慢的，既謹慎又友好地向我接近，從互打招呼，到問候病情，到串門交談，問長問短，熱情相處。開始多談身體、生活、社會新聞、戰爭年代的往事。以後就慢慢地談政治問題，談我的問題，談不久前的公審問題。這些老幹部們，無話不談，我也祇好有限度的與他們交談。

有人問：“公審對你的判刑你服不服？”

我回答：“不服也得服，法庭宣布是最後判決，有意見也不能上訴，因此祇好‘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啞巴吃黃連，有苦不能說，有什麼辦法。”

有人問：“林彪為什麼要謀害毛主席？”

我回答：“這個問題我也說不清楚。‘九·一三’事件之後，我看到林彪兒子林立果為首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其中心內容是：第一對‘四人幫’，搞文革打倒大批老幹部不滿；第二對所謂‘國窮民也窮’的政策、老百姓生活很苦，沒有改善表示不滿；第三特別對廬山會議對林彪的批判不滿。至于組織什麼‘教導隊’，密謀用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車，陰謀殺害毛主席等等之類行動，據我看，不像是一個久經沙場，指揮過千軍萬馬的林彪的作為，更像是沒有打過仗、沒有聽過槍響，連屁也不懂的林立果等人，像小孩過家家似的搞的胡作非為。”

有人問：“林彪為什麼往蘇聯逃跑？”

我回答：“這個問題我也說不清楚。但我想可能是避難，是害怕毛主席整他，害怕變成劉少奇、彭德懷第二。像朝鮮、越南個別領導人往中國跑一樣。這是我的估計，不一定正確。有的說是綁架走的，我看也有可能。”

有些老同志也向我表露他們對公審的態度。有人說：“你的問題主要是山海關機場問題，我看山海關機場問題的關鍵，也不是經過一人批准，也不是四人聯合命令，而是林彪飛機強行起

飛。其他都是次要的。”也有人說：“你向黃永勝報告毛主席在武漢接見各地領導幹部談話內容，這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上下級互通情況，還有錯啦？”

遇到這種議論，我一般不做正面回答，而說：“古人曰，旁觀者清。”

還有些人，關心我目前的生活待遇問題。

有人問：“你現在的生活怎樣？”

我回答：“每月給我一百元，同太原普通市民生活水平差不多，我是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什麼困難也能克服。有吃、有穿、有住，餓不死，凍不着就行啦！與戰爭年代的條件相比好多啦！”



當時太原市公安局為老伴開具準予遷入的證明

半，約50平米，住我的女兒一家。我們老少六口人（還請了一位小保姆），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飯。

當時，太原老百姓的住房非常緊張，條件也很差。我不能與過去的住房相比，但房契字讀書社區住房相比，我住兩套房已經很不錯了。

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到1981年12月下旬出院，搬到金剛里宿舍。

此時我的老伴，也由北京來到太原，我的二女兒和她的丈夫及外孫女兒一家三口，也來到太原定居，照顧我們兩個老人。

我們住太原金剛里一棟宿舍樓的二層。包括相鄰的兩套單元房，共140多平米。一套三間半，約90平米，我們兩個老人居住，其中向南的兩間，一間是我們的臥室（床頭放着公安廳配給的氧氣瓶），一間是書房。向北的一間半，一間是飯堂（兼客房，孩子們來時臨時住），半間是儲藏室。另一套一間

從1981年到太原住院開始，到1991年的十年左右時間內，我共住了七次醫院。其中除一次眼睛犯了青光眼、白內障，一次是急性肺炎、缺鐵性貧血之外，其他各次均是心臟不好而住院的。有兩次心肌梗塞特別嚴重，差點見“閻王”去了，由於搶救及時，結果起死回生，把瘟神趕走了。

一次是1985年11月21日，早晨6時起床，然後上廁所、洗漱完畢，尚覺沒有什麼問題。在室內散步時，覺得心慌胸悶，即停止散步，在書房靜坐，含了一片硝酸甘油仍覺不好，覺得又要大便，到廁所坐了一會兒沒有便出，心慌胸悶更厲害，全身無力。

這時腦子還清醒，趕快出廁所，想到臥室躺下。剛出廁所歪歪扭扭走了幾步，就毫無支撑地摔倒在地，此時已經完全昏迷，失去知覺，什麼也不知道了，同死人一樣，瞳孔放大，脈搏微弱。

我的老伴是長期做醫務工作的，發現我摔倒在地，立即趕來急救。首先上了二顆“炮彈”（亞硝酸異戊脂），才慢慢蘇醒過來，脈搏也有了，這時人才算活過來了。犯心臟病的人，最忌諱搬動。我的老伴深知這一點，整個搶救過程都沒有搬動我，祇是將我平躺在地板上，她跪在我身邊實施搶救措施。

半個小時之後，基本平穩下來了，我的老伴、女兒和小保姆三人把我抬到床上，再吸上氧氣，再含硝酸甘油。這時才知道頭痛，是摔倒在地造成的腦震蕩。多虧搶救及時，措施得當，閻王老子沒有把我抓走。在北京的兒女們，聽到此消息都嚇了一跳，紛紛跑到太原探望。

又一次犯病是1986年7月29日，午餐炒了新鮮豬肝，我喜歡吃，又好久沒有吃了，結果多吃了兩口，飯後不久就覺得飽脹不舒服。

我即在室內進行消食散步，越走越覺得心慌胸悶，全身無力，趕快服用硝酸甘油，并在臥室躺下，仍然難受，呼吸越來越困難，同時發生嘔吐，小便失禁。人處於昏迷狀態。老伴當時又立即使用“炮彈”衝擊，緊跟着方块字读书社区漸漸恢復知覺，聽到身邊有人說話的聲音。我的老伴又一次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在山醫二院住院

此時醫院救護車已趕到，把我送進醫院治療。我的大兒子李冰天，次日從北京趕到太原，到醫院陪床。幾天後，我的小女兒李小征，也由北京來到太原，接替李冰天的陪床任務。半月後，我的大女兒李大征由沈陽來到太原接替小征的工作。那時大家都擔心我可能一命歸西，都要來為我盡孝。誰知我的命大，不是閻王把我忘記了，而是我的老伴憑借對病情的了解、運用醫治技術得當、當機立斷進行搶救，終於把“瘟神”驅逐走了，因此我仍然活着。說我的老伴是我的救命恩人，一點不過分。

這是我的生命危機的第二次紅色信號，比去年11月那次危機還要嚴重。在醫院輸液、打針、吃藥。住了半個多月，病情基本上穩定了，但身體沒有完全恢復，心電圖仍然不好。

我于8月下旬出院回家療養。出院時心血管專家王主任警告我說：“李老，你的心肌梗塞已經再一再二的發作了，無論如何不能再三，這種發作肯定是一次比一次嚴重，死活各占百分之五十。搶救及時得法可以救活，搶救不及時不得法就可能死亡。這不是我嚇唬你，而是我的經驗之談。”又告訴我：“你今後要特別注意幾點：一是要保持心情愉快樂觀，不要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二是注意飲食，不要吃得太飽，少吃多餐，少吃不易消化的食品；三是適當運動，到室外運動時要有人陪伴，防止發生意外，鍛煉要適可而止，不能過度疲勞；四是按時服用治療藥品，必須隨身攜帶急救盒。”

由於病情複雜，雖然按照王主任的建議，注意，但小的發作、中等程度的發作仍然不斷。有情緒性的心絞痛，有排便性的心絞痛，

有睡覺姿勢不當引起的心絞痛等等，防不勝防，稍不注意就出毛病。

開始是山醫二院的大夫經常出診到家裏來看病開藥方，由我們派人到醫院取藥。以後改為我是山醫二院的“家庭病床”的病人，由負責“家庭病床”的大夫和護士每周或隔周到家裏診斷開藥方，由護士隨即供給藥品，這樣就更方便了。

在太原期間，山西省衛生廳對我的治療問題還是重視的，我對山醫二院的治療也是滿意的，我很感謝他們。我曾將多年病情和各種心電圖材料送沈陽我的大女兒（也是大夫）處，由她送沈陽有名的心血管專家研究，他們也對我的病情提出了寶貴的醫療建議。

總而言之，狂風不能把我催折，暴雨不能把我衝垮，雷電不能把我擊倒，冰雪不能把我埋葬，瘟神病魔也無可奈何。

## 二、生活苦與樂

到太原的初期，給我的待遇標準是每月100元生活費。我的老伴給80元生活費，兩人合計180元。這些錢用于生活，只能做到粗茶淡飯不寬裕，餓不死、撐不着，也算勉強過得去。但付出了伙食、房租、水電費之後，在添置其他生活用品，或者想增加一些營養，就很困難了。

從1985年開始，我的生活費提高為每月200元。老伴每月也可拿到270元左右。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有了一些鬆動，才有可能逐步地購買了必需的沙發、書櫃等家具，和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必備的家用電器，訂閱報紙、雜志，并自費安裝了電話。

我的生活規律是早晨6時起床，洗漱之後即到室外散步一個多小時。我住的小區就在汾河岸邊，每天沿着綠樹成行的岸邊小道走走，心情很是舒暢。汾陝寧省省會區我還可以逛逛早市，買點新鮮蔬菜，買點油條（太原人稱油條為“麻葉”）、豆腐腦都很

方便。

散步回家後，7時半吃早餐，上午寫作或看書。12點吃午餐，12時半到14時半午睡。醒後躺在床上看訂閱的報紙、雜志。下午多躺一會兒，可以使兩腳浮腫的現象緩解一些。起床後，稍微做一些活動，吃點水果，聽聽音樂。18時晚餐。而後看電視，22時半睡覺。如果是喜歡看的電視節目，就一直看完（我最喜歡看的是成本大套的京劇和各種球類比賽），不喜歡看的，根本不看，用這段時間看一些消遣的閑書。

每周還要帶着小保姆，到二華里外的柳溪菜市場，集中采購肉、魚、蛋、糧、油等食品，并在那裏瀏覽各類商品，了解市場物價，觀看來往人群，也是自成樂趣。

剛到太原時，仍保持過去家中的習慣，看書、看報、看喜愛的雜志，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自費訂購了不少的報紙、刊物，如《人民日報》、《山西日報》、《太原日報》、《紅旗》雜志等。可是後來因報紙刊物價格上漲的太高、太快，實在承受不了，祇得忍痛取消了大部分，祇保留了三種報紙：《太原日報》，了解居家所在的見聞；《參考消息》，略知國際大事；《文摘報》，看些雜聞、奇聞，跟上潮流。

以前我很喜歡逛書店，見到喜歡的書就買。迅速提高的書價，將我逼出了書店。見到好書祇是拿在手裏反復翻看，而很難下決心購買。至于電影院、戲院則基本上與我無緣。

我們平常伙食很簡單，早、晚面食為主，午餐米飯，兩菜一湯，菜是一葷一素。星期天改善伙食，菜飯均好一些。兒女們來團聚，就要吃得好一些。過年過節也吃得好一些。所謂“好一些”，也不過是餐桌上增加些鷄、魚、肉、蛋之類的菜肴。

和過去一樣，老伴管家、管錢。我們的辦法是精打細算，省吃儉用，購買最基本、最經濟、最實用的物品，因此我們的生活仍然過得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知足者常樂。

來太原時，據說省公安廳勸我外出時戴墨鏡、戴口罩，以防意外。其實這不過是掩耳盜鈴，公審提高了我們

的知名程度，想在百姓中隱姓埋名，不暴露廬山真面目，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外出，就碰上太原海校認識我的一位幹部，並很熱情的與我握手。第二次外出又碰上抗日時期曾在山東軍區司令部機要科工作的一位幹部（已離休），互相談往言今甚久。

第三次外出碰上第十三冶金建築公司一位五十歲左右的中年婦女，她擋住我的去路，問我姓什麼。

我答：“姓張。”

她說：“你不是姓張，你姓李。”她肯定的說：“你是李司令”。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是李司令？認錯人了吧。”

她說：“我在電影裏看過你，我們十三冶東北人很多，有不少人知道你，經常談論你們在東北打仗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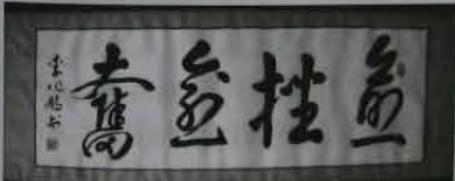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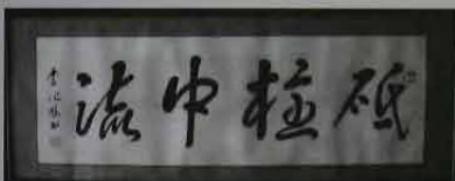
類似的情況不少。一傳十，十傳百，很快金剛里、十三冶、旱西關、新建路一帶的居民、商店、小攤，知道我的人越來越多，街談巷議、說長道短的不少。

他們對我的態度大體有三種：一是友好關心，具有同情之心，敢于接近我，同我談話，也敢到我家串門，誠懇地表示，沒有你們打江山，就沒有今天的社會主義。我生活中的困難願意協助解決；二是平平常常不好不壞，鄰裏相待，見面點頭問安，一笑而過，敬而遠之，但也没有什麼惡意；三是心懷惡意，仇恨很深，你在前面走，他在後面罵娘。

是年（1982年）4月正是冰化雪融春暖花開之際，有一天在我所住的宿舍樓西端牆壁上，貼了一張大字報，我沒有看到，是次日晨房管負責人發現的，立即將其撕下。據說其內容主要是“此樓內住的是林彪死黨、大反革命李作鵬，他沒有資格住在這裏，限三天之內搬走，否則我們要採取革命行動”，雲雲。同時為了收到報紙，我自己安裝在樓下大門內牆壁上的一個信箱也被丟掉。為此事當地派出所還進行了調查，結果如何，我不知道。我認為小事一樁，心中泰然處之。方块字读书社区安裝了一位派出所副所長住在我宿舍不遠的地方，據說是為了保護我的安全。

開始兩年確實“門前車馬稀”，鬼都不登門。後來逐漸和我們交往的人越來越多。我們也逐漸溶入當地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與大家同喜同怨，地方新聞、小道消息、群衆議論也都成為我們與大家交流的內容。

與此同時，有些人知道我在練字，向我要字的人也開始多起來，交流書法感情，也成了我以“字”交友的一種形式。其實我的“書法”是鬼畫桃符，不像樣子。但有些人說：“一要你的字，二要你的名，有了你的名字，就有價值了”。我是一個“臭名遠揚”的人，還有什麼“價值”？但也可以看出有些人的獵奇心理，有些人的思想“解放”。我大體上是“有求必應”，你願意要，我就答應寫，不管你是幹部也好，是工人也好，一視同仁。



有兩幅字不論是住在太原，還是以後住北京，我始終挂在客廳內，供大家欣賞。一幅是“砥柱中流”，寓意我的前半生經歷，一幅是“愈挫愈奮” 寓意我的後半生經歷。寫的雖然不好，但我喜歡。

前來看我的人，北從東北，南自廣東，全國各地都有。多數是我過去的部下、同事和戰友，也有我的親屬。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好意和關心，對我這樣倒霉的人是極大的安慰。

但我決心不見記者，不論什麼記者，我都拒絕接見。文藝作家我也不見。為什麼不見？因為我的要求是：公開發表的內容必須是我的原話，一個字也不能改動！在當時，我的要求是無法滿足的，這樣也就堵住了借我之名瞎說亂寫的口子。1985年，香港某報社有位記者想見我，被我拒絕。想要我一張近照，我也不給。他想利用我外出散步訪陝寧讀書社區我就閉門不出。結果他只好失望地走了。甚至某知名軍史作家要求見我，我也没有答應。我

到沈陽，他隨後跟到沈陽，再次要求見我，我仍然沒有答應。

### 三、拙筆寫春秋

1981年12月下旬，由醫院搬到金剛里宿舍時，我在北京被抄家和封存的衣物、書籍、日常用品等，除沒收、散失和損壞外，其餘均已退回並運到太原。而我所有在各種場合（包括戰爭年代）的講話稿件，各種報告稿件、各種發言稿件、各種筆記日記、各種詩詞底稿、各種信件和文章底稿等等均全部抄走，至今一字未退回。這是我最大的損失，是精神和心血的損失，是多少金錢也買不到、也補償不了的。由此造成我今日寫回憶文章的極大的困難。至于物質上的損失從數量上來講，也是相當大的。

對於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來講，對“抄家”的內涵是清楚的，更何況我的家被抄過多次。退還的箱子上，封條多達七、八層，不管什麼衣物，一律塗上膠水，并多次貼上各種標簽，標簽也是種類繁多，有海軍的，有中央專案組的，有公安部的，有秦城監獄的，很多照片看得出是經過多次展覽，并在照片上進行了塗改。經過這樣篦子梳頭般的清理，所剩還能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元旦我們過得很簡單，但春節過得很熱鬧。冰天一家、小征一家，均來到太原，加上幼征一家，我們老老小小十一口人，每天在一起圍桌而坐吃團圓飯，有說有笑，談家常、憶往事、論今天，這是我們十年來第一次高興的團聚，第一次開心痛飲，骨肉情深，其樂融融。過了元宵節他們才散去。

春節之後，我曾想在春暖花開時節到農村看看分田單幹、包產到戶的情況，到工廠礦山參觀開開眼界。我想關押的國民黨戰犯都可以四處參觀，我為什麼不可以去參觀呢？十年沒有接觸社會，沒有接觸工農群衆，農村變化了，工礦企業變化了，各條戰線的情況都變化了，我的思想方塊學漢宋社叢，孤陋寡聞，深有隔世之感，跟不上形勢。問今是何時，不知有漢，不知有魏晉。

這個想法尚未正式提出來，有一天山西公安廳來了一個幹部，向我宣布了三條禁令：第一不准與外國通訊；第二不准接見外國記者；第三離開太原要請示批准。

我問：“這是哪裏的規定？”

回答：“上級的規定。”

我問：“哪個上級？”

回答：“那你就不必問了。”

我對這種空口無憑，不見文字，不見文件的處理辦法有疑問，因此立即給山西省公安廳及省委省府寫了一封信，明確提出：

“今後凡中央和山西省對我在太原的生活有什麼要求和規定，一律以文字為證，以防魚目混珠，不便執行”。

自此之後，山西方面再沒有提出什麼要求了。為什麼那麼怕外國人？大概有點心虛。其實經過長時間大吹大擂的公開廣播、報刊宣傳，全世界哪有不知道的。問題是祇講一面之詞，不准有異議，害怕泄露不同意見，害怕暴露真相，使欺騙蒙蔽破產。

既然參觀農村、工廠不可能，那就實行考慮已久的一件事——坐下來寫回憶文章。

雖然我的寫作計劃不算龐大，但也不是輕而易舉的。開始，我初步打算寫三部曲（分三個小冊子）：第一部是我的戎馬生涯，寫戰爭；第二部是文革經歷，寫文革前期五年；第三部是幽禁悲劇，寫“九·一三”事件之後的經歷。之後，我還想寫一部戰爭年代有關林彪的文章。“到太原以後”的那一部分是後來增加的，是九十年代以後補寫完成的。這樣算起來就是五大部分了，分五個小冊子。

根據手中的材料，我採取先易後難的辦法，由近至遠，先寫“九·二四”之後，隔離審查、銀鑄入獄和公審的實情，再寫到海軍工作後的經歷，以及戰爭時期烽火年代的回顧，最後再寫戰爭歲月中的林彪。寫作同時，千方百計搜集歷史材料。

我寫回憶文章的目的，既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而是為歷史，為子孫後代留下一點我親身經歷，我所見所聞的真實資料。

我也許看不到出版，但人亡物在。

我是工農出身，文化很低，初小四年級水平，主要是參加革命之後不斷學習，及長期做參謀工作，在實踐中鍛煉提高的。高級機關的參謀工作要“會寫、會畫、會算”：會寫通知、命令，會寫作戰計劃，會寫訓練計劃，會寫報告、總結，會寫各種電報；會畫敵軍態勢圖，會畫我軍態勢圖，會畫敵我態勢圖，會畫我軍進攻戰役部署圖；會計算敵人兵力，會計算我軍兵力，會計算敵我兵力對比，會計算敵我雙方行進路程、行進速度、到達預定地點的時間，會計算我軍傷亡、消耗、補充等等。由於上述原因，我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但永遠是一個小學生。

寫回憶文章與做參謀工作不盡相同，但也有相通之處。同打仗一樣，寫文章要有充分的準備，“不打無準備之戰”。準備愈充分，則成功可能性愈大。倉促上陣，急于求勝，“打莽撞仗”，則成功可能性甚小。應有正確的思想指導，應有充分的材料，應有一定的寫作技巧，這三條都重要，缺一不可。其中充分地占有史實材料尤其重要，在史實材料的基礎上產生觀點，產生思想。史實材料是文章的基礎，材料越多越好，越具體越好，越真實越好。回憶文章是歷史，是紀實，不是文藝小說，不能虛構空談，要對歷史負責。

從1982年起，我用了整整兩年的時間，進行思想準備和史實材料的準備。思想準備是對任何一篇文章要確定一個中心。大中心裏面有小中心，突出什麼問題，以什麼為主，以什麼為次。首先寫什麼，中間寫什麼，最後寫什麼。根據手中的材料要認真獨立思考，提倡“三思而行”，沒有想好就不要動筆。同時，千方百計到處收



方块字读书社区

集有關史實材料，然後對材料進行分析選擇，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按次序排列，以便使用方便。

1984年，我開始動筆寫回憶文章。因為帶病寫作，速度極慢，寫寫停停，停停寫寫，到年底，我被關押後的實錄部分，基本寫成初稿，共約十萬字左右，書名為《獄中人的心聲》。

1985年，我乘勝前進繼續寫作。經過一年的努力，我的第二部作品又基本寫成初稿，約十五萬字左右，書名為《兵荒馬亂的文革前期》。

1986年起到1988年，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完成了戰爭年代回憶的初稿，共三十萬字左右，書名定為《沙場回憶》。

因為健康原因，在此期間內四次進醫院，耽誤時間不少。出院後醫生規定，每天只能寫兩小時，我有時照辦，有時也不照辦。文思涌來，不寫完一個章節是很难停筆的。但身體是第一位的，寫作是第二位的，這是必須遵守的原則。所以拖拖拉拉，兩天打魚三天曬網，從準備寫作開始，搞了七年才完成。

三部作品完成了初稿，共五十五萬字左右，我才鬆了一口氣，懸挂的心也放下來了。完成了心願，祇覺得格外的輕鬆，祇感到其樂無窮。下一步的任務是寫第四部《蓋棺論英雄——戰爭歲月的林彪》。

1988年12月，我們到北京、沈陽探親訪友，半年後返并。1990年10月我們再次到北京，1991年7月返并。我在北京將前三部作品手稿進行整理打印。這樣就可以集中精力考慮第二步寫作計劃，即動手着筆《戰爭歲月中的林彪》。這是攻擊戰，困難更多，1993年此稿停筆，共二十萬字左右。這樣“十年磨一劍”的任務基本完成了。

從1994年（我已滿八十歲了）開始，我着手寫《到太原之後》，主要是根據我的日記，寫到太原後十年的生活情況。接着我又將建國初期（1950年後）到調任山西工作前（1962年前）的工作經歷，寫了一篇《風雨十二年》。這篇小冊子，主要寫我在武漢高級

步兵學校、在南京軍事學院和在總參軍訓部工作期間的情況。這樣，我的回憶錄就比較連貫，比較完整了。同時，我又將能收集到的，曾公開發表過的文章進行整理。這樣，用了三年時間，寫了約五萬字，整理發表過的文章約五萬字。到1996年，前前後後十四年，我寫了（包括整理文章）八十多萬字的初稿。

從1997年開始，我一邊修改初稿，一邊整理我寫的詩集、雜文等（約十萬字左右）和保存下來的千餘張歷史照片。

在寫回憶錄的過程中，我一邊寫，一邊重溫自己一生的歷程，一邊寫，一邊反思自己對林彪事件的認識過程。2004年，在對回憶錄多次修改，基本定稿之後，我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了。此時我意識到，在自己已是耄耋之年，要用最後的機會，向黨再一次說出自己的看法。我給中央寫了兩封近萬字的長信，題目叫《不平則鳴》。現在我決定將這兩封信，也收錄到本書中（見附錄）。

#### 四、家中被盜

1988年3月25日凌晨3時，老伴起來上廁所，拉開臥室門出來，隱約看到走廊的地下一堆黑糊糊的東西。開燈辨認，是我們平時外出穿用的兩件呢子大衣被扔在地上，當時不知所措，便急忙將我喚醒。經查看，我的書房被翻得亂七八糟，飯廳擺放的酒櫃、抽屜也被翻亂，儲藏室的窗戶被打開，進出的大門是虛掩着的，很顯然，是盜賊破窗竄入室內進行偷盜，然後從室內打開大門揚長而去。我們馬上向省公安廳及太原北城區公安局報了案。

當天上午，省公安廳及北城區公安分局均來了人，有七八名偵緝專業人員，詳細察看了現場，進行了拍照並取到鞋印、衣印、指紋等線索。

特別莫名其妙的是，盜賊還留下兩張字條才離去，一張寫着“窮生盜，并兩日記，不會<sub>方块</sub>換字漢書社區”兩字。公安人員說他們破了幾十年的案，從沒有看到這種現象，偷了東西不

但不消滅痕迹，還故意留下痕迹，真是欺人太甚。

盜賊沒有進我們的臥室，如果進入臥室就可能發生意外。我為了防止壞人謀害，早在我的床頭備有自衛的鐵棍。幾十年的老兵，防人暗害的常識是懂得的。

經過清查，被盜走的物品主要是我的日記手稿和一些抄家後歸還的物品等等。

這次失盜給我最沉重的打擊是，盜賊偷走了我的兩本日記和部分文章、詩詞手稿。

25日晚上，省司法廳梁廳長來到我的家裏，研究今後如何防盜及保證人身安全，并親自察看了被盜情況及宿舍門、窗情況，最後做了四點指示：第一，這個賊不是經濟盜賊，是與政治有關的文化盜賊，此人可能到過你家，知道你們的情況，你們好好回憶一下，看有什麼可疑的人來過，協同公安機關破案。第二，你們的門窗要全部加固，由我們負責將所有窗戶安上防盜鐵欄，同時加固門鎖。第三，把重要的物品集中放在臥室，一旦有事固守臥室，不要輕易與盜賊相碰，否則可能要吃虧。第四，公安機關已組織專門破案小組，確定這是一個特重案件，要力爭限期破案。我認為梁廳長這幾點指示很好，但這個案一直到今天仍沒有破。

## 五、刑滿釋放

1988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公安部、秦城監獄、省司法廳、太原北城公安局、三橋派出所等單位共七人，來到我的宿舍，宣布中央有關決定：第一刑期已滿，恢復自由，恢復原來名字。訪親會友，旅游觀光，願到哪裏均可；第二在太原安家落戶，生活費每月250元，醫療費實報實銷，機動補助費由單位掌握；第三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仍要繼續執行。在此期間內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沒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也不能擔任社會團體領導職務。  
可以發表戰爭回憶錄，但發表關於文革的文章要經過政治審查。



對外國記者要回避，不能舉行記者招待會；第四對安置問題、生活問題有意見仍可向中央反映。

以上決定宣布之後，發給我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釋放證明書”，三橋派出所給我發了戶口本，以後又發了身份證。

從此我由一個久經大難的囚徒，變成了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賤民。這一場“持久戰”，已經熬出來一點頭緒，黑暗中已經看到了一點曙光，困難中已經看到了一點希望，烏雲萬里又露出了一點晴空。

恢復自由，心情當然輕鬆多了，但還有五年“尾巴”，壓力並未完全解除。為了慶祝恢復自由，我的大兒子冰天、小女兒小征勸我到外面走走。

9月27日，我和老伴及冰天、小征乘車游覽了太原名勝——晋祠。六十年代初，我到太原巡視國防生產情況時，曾去過晋祠，印象不錯。這次流放太原七年，這是第一次到郊外游玩。由太原到晋祠有新修的公路，汽車半小時就到了。晋祠“難老泉”的水也“老”了，快枯竭了，幾座廟殿也老化陳舊，沒有修整，唯公園的花草林木整修的甚好。我們東走走，西看看，一直玩到下午四時才返回城內。

回家後興致猶在，又賦小詩一首：

### 游晋祠詩 1988年秋

晉國分封勝迹留，老夫興到喜重游。  
懸山晋水奪眼底，樹色嵐光翠若浮。  
桐封功業陡波去，胸中塊壘一時休。  
大難不死夕陽短，無意再登百尺樓。

在宣布中央決定之前的方块字读书社区，山西省委、省政府寫了一封信，其內容是：飽嘗十七年服刑的滋味很快就要到期了，恢復

自由之後的去向問題，當然應遵照中央的安排執行。如果徵求我的意見，最好是回北京。因為我的子女大多在北京工作，而在太原是舉目無親，四顧陌生。但中央如果決定我留在太原，我也一定服從。唯一希望是在醫療方面、生活方面、安全方面有所改善。如果這三方面的情況不如現在或同現在一樣，那我何必離開司法廳。我知道我現在的處境不敢有任何的奢求，但我有許多實際的困難，希望放寬政策，適當照顧……。

後來事實證明，我的要求無人置理。我和老伴都歸了太原第一軍隊幹部休養所，按一般退休幹部待遇。

1993年9月24日，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期限已到，但不見任何人來向我宣布，因此我向有關領導提出“嚴重抗議”，現將信件抄錄如下：

山西省委、省政府并請轉中央：

1988年9月22日，北京公安部、山西省公安廳、太原公安局派人代表中央向我宣布刑滿釋放，發給釋放證，恢復行動自由。並宣布，自1988年9月24日至1993年9月23日，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仍然有效。但現在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期限已滿，仍不見任何人前來向我宣布恢復政治權利，這是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認為這是有關領導官僚主義、忽視法律、不關心人的政治權利的表現。這是執法機關嚴重的失職。這是極不嚴肅、不公正的對待公民的錯誤行為。

據悉山東公安廳已于十天前派人代表中央，向在濟南的吳法憲宣布，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已期滿，完全恢復公民政治自由權利，并每月增加生活費100元。

期滿之後，我又等待了兩天，仍不見任何動靜。因此我特向有關領導提出嚴重的抗議，并保留追究其錯誤責任的權利。

自9月25日起，我決定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條款，堅決執行。

方块字读书社区 李作鵬

1993年9月26日

至此，特別法庭判決我的超級刑罰徹底完成了。我所欠國家的政治債務徹底償還清了。但是，我所遭受的冤屈，我所承擔的錯誤結論，仍然像泰山壓頂，將我深埋其中，我的心情隨時隨地處於痛楚之中。

## 六、在誕辰家宴上的講話

1971年之前，我和老伴從來不過生日，一是工作忙，二是沒有這個習慣。

1984年4月22日是我七十壽辰，也是出獄的第三個年頭。在孩子的強烈要求下，我同意過壽日。我們的五個兒女及家人，大小一共十三口，分別由北京、沈陽來到太原為我做壽，這是我們妻離子散十三年後的全家大團圓。為此，我們還照了一張全家福的照片。



1984年4月 太原 賀七十壽辰

此時，我已有了兩個孫子，兩個外孫子和兩個外孫女。大家濟濟一堂，熱熱鬧鬧，七手八腳的擺設了很豐盛的家宴，我做了簡短的宴前講話。

我說：

1930年，我十六歲參加紅軍，從那時開始，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打了二十年的仗，參加了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各次“圍剿”，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參加了八年抗日戰爭，參加了解放全中國的解放戰爭。從華南打到東北松花江，又從東北、華北、華中，打到華南海南島。隨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勝

利走向勝利，我也因立戰功、打勝仗，由一名普通戰士不斷晉升到初級幹部、中級幹部、高級幹部的工作崗位，水漲船高，青雲直上，成為解放軍的將軍，成為解放軍的領導成員之一，成為中共中央領導成員之一，成為中外新聞名人。

由于毛主席、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那場非常錯誤的文化大革命，我没有看出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我擁護了文化大革命，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我執行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線和政策，因此犯了很嚴重的錯誤，跟着毛主席犯錯誤，跟着黨中央犯錯誤，跟着廣大群眾犯錯誤，所以我的錯誤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錯誤，而是更加嚴重、更加廣泛的錯誤，負有重大領導責任的錯誤。

林彪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軍隊日常工作主要領導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一切行動聽指揮。這是我四十年部隊生涯鍛煉出來的原則，而且戰爭實踐也驗證了這一點。因此我在他直接領導下，他的命令、他的指示，我是堅決執行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三支兩軍”是正確的，在廬山會議上，反對“四人幫”是正確的，我不相信他會謀害毛主席，我也不相信他會“叛國投修”。

我事先不知道他從山海關機場起飛要到什麼地方去，周恩來總理也沒有告訴我林彪的企圖，把我蒙在鼓裏，祇說夜航不安全，要四人批准才能放飛。9月13日0點20分，林彪汽車到達機場，0點30分就飛走了，祇有十分鐘時間，要四人批准放飛，根本不可能。

別有用心的一群人，以捏造的“有意放跑林彪”的罪名，把我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團”，純是冤案，純是替罪羊，純是誹謗誣陷。我當然不能說瞎話，我當然不能承認，我當然不能求饒下跪！批判我是“頑固份子”，我覺得這是對我的肯定。

我不反對共產黨領導，我不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我不反對社會主義，我不反對馬列房塊字漢帶社區。因此強加在我頭上的“反革命”罪名，不管如何高壓，我始終沒有承認，我始終不可能

承認，我始終堅決抵抗。我的肩膀是硬的，是不怕壓的；我的骨頭是硬的，是不怕碎的；我的思想是清醒的，是不怕誣陷的；我的精神是頑強的，是不可能屈服的。我認為這是天大的冤案！我認為這是對我最殘酷的迫害，我認為這是某些人假公濟私的報復。歷史是公正的，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錯誤的東西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的一生，除了童年時代外，有三個時期：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戰爭年代二十年。反帝反修，建設社會主義二十年。倒霉垮臺，遭受災難二十二年。六十多年的經歷，有勝利，有失敗；有光明，有黑暗；有歡樂，有痛苦；有功勞，有冤枉！我這一生的經驗教訓，是十分豐富的，是非常深刻的。希望大家好好理解，好好體會，不要盲目相信那些胡說八道和流言蜚語的誹謗。

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我的理想是共產主義。

我的信仰是馬列主義。

我的奮鬥精神是不怕苦，不怕死。

我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及黨內修正主義、和平演變投降主義。

我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終會勝利！

宴席上，孩子們都講了話，互相鼓勵向前看，渡過黎明前的黑暗，前途是光明的。我們是打不爛、壓不碎、隔不斷、摧不垮的。我們不靠天，不靠地，不靠鬼，不靠神，靠我們自己的本事吃飯，靠自己雙手勞動養家糊口，我們要為父母爭氣。

過了十年，八十歲壽辰（1994年4月22日）是在北京過的，除了五家孩子們外，還有世賢老大姐（老伴的姐姐）一家和世鐸老弟（老伴的弟弟）。人太多，家裏坐不下，祇好下飯館了。

宴前我講：人生道路不是鮮花，人生道路不是美酒，人生道路不是紅色地毯，人生道路不是輕歌曼舞，人生道路不是平坦無阻，人生道路不是一帆風順。  
**方块字读书社区**人生道路是坎坎坷坷，人生道路是彎彎曲曲，人生道路是風風雨雨，人生道路是山山水水，人生道

路是勝利與失敗，人生道路是歡樂與痛苦。我一生的經歷更是千難萬苦，九死一生。我從沒想到能活到今天八十歲，這確確實實是我生命頑強的奇迹。

我提議：爲了八十歲的生命奇迹，爲了祖國的富強，爲了人民的幸福，爲了大家的健康，爲了明天比今天更好，乾杯！

我又說：“我現在八十歲，身體不算太壞，我的生命計劃是：最低綱領再活五年，最高綱領再活十年。人早晚是要死的，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是唯心主義的幻想。因此我要宣布三件事情：

第一、如果我犯重病，無法挽救，就讓我安樂死去。

第二、我死後穿一身平常服裝，送火葬場火化，不留骨灰。



作者九十歲壽辰與老伴合影。



万块字读书社区  
2001年老伴八十寿辰

第三、死後，一切個人遺物由老伴董其采爲主，長女李大征，長子李冰天共同商量處理。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是尊重科學的，我們不信天，不信地，不信鬼，不信神，紅、白都是喜事，生死都是必然現象。我們都是革命樂觀主義者，對於我宣布的三件事，不要有什麼不愉快”。

最後我再次提議：我們歡喜喜再乾一杯！

又過了十年，九十歲生日（2004年4月22日）也是在北京過的。那天，晴空萬里，風和日麗。我的心情也格外的好，因爲我基本完成了回憶錄修改的任務，完成了八十歲時定的最高

目標“再活十年”的計劃。而且目前的身體狀況也不錯。

遺憾的是老伴的健康情況愈來愈差，基本上是臥床了，很少到室外活動了。孩子們辦的生日家宴她也參加不了了。沒有老伴的參加，家宴也辦的簡單。吃完飯，帶着生日蛋糕回家陪老伴，晚飯時與老伴一起吃蛋糕，她祝我生日快樂。我保留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我九十歲與老伴的合影，一張是2001年老伴八十大壽時的全家照。

## 第四十八章 看到中央[1972]24號文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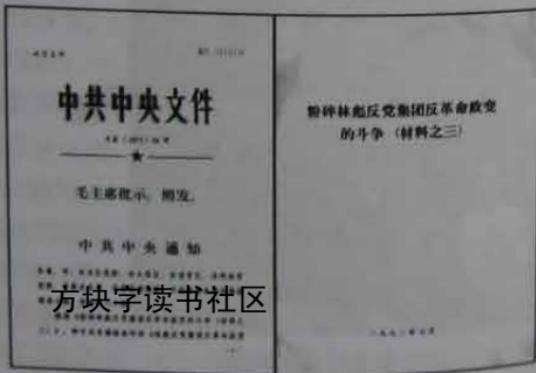
### 一、流傳很廣、影響極大的中央文件

到太原後，經過醫院的治療和在家中的安靜修養，精神和身體都得到了很大的恢復。

1982年夏秋之際，我看到一份中央文件，是中發[1972]24號文件。文件的題目是：

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證。毛主席批示：照發。

文件首頁的中共中央通知說：“請



你們按照中發[1972]3號文件的精神，立即組織傳達、閱讀和討論”，要“開辦學習班，重點培養骨幹，然後向群衆普遍展開傳達宣講的辦法”。該文件同時翻譯成蒙、藏、維、哈、朝等少數民族文字。

這份文件，經過數十年的反復宣傳，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達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林彪與黃、吳、李、邱已成為“國家公敵”和萬惡不赦的“魔鬼”。這份流傳很廣、影響極大的中央文件，也是對我們蓋棺定論的重要依據。

二十多年過去了，如果說特別法庭對我們的《起訴書》、《判決書》人民早已記憶模糊的話，“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要當國家主席”、“南逃另立中央”、“謀害毛澤東”、“‘九·一三’事件，林彪投敵叛國，折戟沉沙”、“林立果組織小艦隊”等事件，老百姓依然記憶猶新。

雖然我看到這份文件的時間，與它發布的時間已相隔整整十年（“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我一直未看過），但看完這份文件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林彪與黃、吳、李、邱的問題早在“九·一三”事件後的十個月內就已經定性，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告之全黨。

我萬萬沒有想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開幕式的講話被定性為“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我們在小組發言被定性為“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和“地下陰謀活動”，所謂林彪陰謀攜帶黃、吳、李、邱“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早已作為事實被定性；萬萬沒有想到，我在十年後收到的《起訴書》、《判決書》中，所指山海關機場256號飛機強行起飛問題與這個文件如出一轍，早被定性。

同時，也萬萬沒有想到，吳法憲在隔離審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竟寫了兩份“交代”材料。

前面，讀者已看過了我在回憶錄中，披露的我所知道、所親身經歷的事實。現在請讀者再回過頭來看看這份文件中部分列舉的“罪行”，並與我所說的方塊字读书社区文件中所說的“罪行”我不想再多加解釋了，但我相信，功過是非、黑白曲直，讀者們會用

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做出自己的公正評價！

二、文件中說：“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政變”

文件第一部分的標題是：林彪反黨集團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罪行。全文如下（見圖1）：

在一九七〇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林彪反黨集團進行地下活動，大搞陰謀詭計，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向黨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他們的反黨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他們的罪惡目的，是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它的性質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變。（標題和文中的重點號、重點線是

## 第一部分

**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在一九七〇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地下活动，大搞阴谋诡计，采取突然袭击，阴谋点火，制造谣言，鼓噪同志的恶劣手段，向高发助了害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进攻。他們的反黨團體，就是“總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正確，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項錯誤。他們的罪惡目的，是妄图分裂我党成軍，向毛主席、党中央开刀。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破坏了的反革命政变。

###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sup>1</sup> 韓國在當時為第二位企圖擴張其殖民地的國家。

（四）

1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圖 1

112

作者看後親筆畫上的)。

在“林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的反黨講話錄音記錄稿”一節中說(見上頁圖2):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會議上,發表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制造謠言,欺騙同志的講話。他在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反黨政治綱領的同時,又打出“天才”的反黨理論綱領,瘋狂叫囂堅持“個人天賦”這種“天才”觀點。林彪的這個講話,是他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

我在文旁注：應該發表全文，讓群衆見識。

在“林彪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一節中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林彪指揮下，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請注意：沒有汪東興），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徑，一起出動，分別在全會的華北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同時宣講經過林彪審定的“稱天才”的材料（請注意：我沒有宣講‘天才’語錄，我也没有聽說那些語錄是經過林彪審定

##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 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林指指揮部下，陳述達、叶群、  
吳法憲、董衛國、鄧小平作。羅瑞卿反覆重複的口頭。一早起動，分  
別在全軍的西北部、南中東、而南面、西北部，同財富蘇聯談判後  
簽訂的“聯合”材料，並說數量大量擴大。他說蘇聯將擴大紅軍  
遠征。

二、他們這樣說，有人反對說毛主席是天才，說“天才”是

“批判”，要翻八成十一个完全的罪。莫实是，他們叫莫实先生所带去的就不是完全的三个副官的指称，而是翻“九次”的罪名。他們帶地盤到“反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他們蓋上完全的指稱。

三、他們被指說，“毛泽东思想是完全的一工作是完全的领导”。是把總部的三個副官單算爲毛主席的直接領導。這是完全的指稱。莫实是，這個指稱是對。是修改法本子寫在詮詁法修正案上時，就已經。據、黃、萬、叶、李，都从来没有說過要寫這個問題。修改法本子寫時，也沒有發生爭執。他們剛剛是好，溝通黑白，當着中央貴同志，用心地說着。

四、他們這樣說：商人利用毛主席博得大讚美，就說毛中半身不<sup>一</sup>白。毛主席當然抵制了他們這種半身的說法，指出：“什麼偉大德成，在原則性問題上，从来沒有說過。要難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唐山管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來，他們這樣說：有人研究文化大革命，喜歡研究的多，書寫

是，智趣“八大”领袖，智趣新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妄想历史翻案，不靠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丁香花山野中开，深浅一叶一瓣。枝条全紫红小枝条上  
或深或浅的紫红色斑点特别好看，花期较长。

——方块字读本

但未言明其事。

方块字读书社区

的），制造和散布大量謠言，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

(請注意：不指名地批評了張春橋，難道張春橋就是黨，黨就是張春橋嗎？)

我在文旁注：造謠。  
我是即席發言。（見圖）

又說：他們反對毛主席、黨中央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決定，頑固地堅持

“設國家主席”的反黨政治綱領，目的是林彪自己要當國家主席。

我在文旁注：我没有  
提此問題。

又說：他們造謠說，“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是經過他們長期鬥爭才寫入憲法修改草案的。這是無耻的捏造。

我在文旁注：為什麼不敢將會議秘書處整理的發言稿公布？造謠！捏造！

又說：背叛“九大”路線，背叛新黨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歷史的案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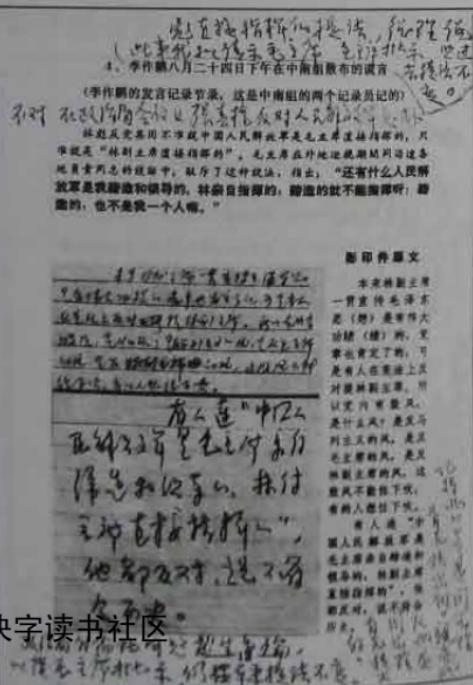
我在文旁注：現在應是對的。可惜當時並無此遠見。

在“李作鵬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組散布的謠言”一節中說：林彪反黨集團不准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直接指揮的，祇准說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中，駁斥了這種說法，指出：“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見圖）

我在文旁注：不對，在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反對人民解放軍是林彪直接指揮的提法，總理說此事我擬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 照過去提法不變。

我又在文旁注：記得此口號是周總理首先提出的。親密戰友也是周總理首先提出的。政治局討論此問題發生爭論，以後毛主席批示，仍按原來提法不變。

在“林彪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的地



<sup>·</sup>第四十八章·看到中央[1972]24號文件後·

###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桂枝反夏葛麻衣光武二中安去期间，还作了一首歌叫下田调。歌的内容是：在桂枝反夏葛麻衣光武二中安去前后，我们党由西向南发展，多才多能，打仗能力强，晋军进犯，朱毛军出征，打了桂枝反夏葛麻衣光武二中安去的反革命叛乱，从此以后，全党齐心协力，打上反桂枝反夏葛麻衣光武二中安去的旗帜，万众一心，他们都是桂枝反夏葛麻衣光武二中安去的行家。他们勇往直前，进一步打上反桂枝反夏葛麻衣光武二中安去的旗帜，很快地消灭了桂枝反夏葛麻衣光武二中安去的全部武装。

一、手稿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總檢討群的筆記

1996年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

今天简报表一下是以下的  
抄录的摘要不同没有文字  
完整栏内之概要发清案  
进目数个代称而人名言词  
而材料与以前往及消恐上不批  
上不批暨相机解密如向

— 15 —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日丁巳  
叶，平生。李作  
平在中南做了  
微风止，而党  
时行时止。有  
时，微风做了  
这树的叶群。  
商而变通的  
和平年代，中  
中所除他们内  
的生主。在微风  
上不挂任何标  
志”。这是最初  
他所做的一件  
事。一星半点，  
就躲在幕后。一  
点想，不被发现。  
以至一本一  
本是这样。也是  
好好的。有微风  
完这个一个标  
记。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们。接着他们又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八月二十日的一次集体拉练，在芦沟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View Details](#)



正直、能自重、守信、奉公廉、能扶弱、能助困。

— 8 —

1

下陰謀活動”一節中說（見圖1）：李作鵬在中南組作了煽風點火，向黨進攻的發言。當晚，李作鵬寫了這封信給葉群，密商向黨進攻的反革命策略。

我在文旁注：這算什麼陰謀活動？唯心主義無限上綱，不是鐵證，是紙老虎。

在“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林立果在廬山一次密謀後的合影”一節中說：葉、吳、李、邱等在廬山接觸十分頻繁，經常在一起秘密策劃反革命政變陰謀活動。這是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夕，在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密謀後，在廬山仙人洞合影留念。（見圖2）

一張照片能證明“在一起秘密策劃反革命政變陰謀活動”嗎？能證明就是“密謀”嗎？我在文旁注：唯心主義，胡亂上綱。既然十分頻繁經常一起策劃，為什麼祇刊登此一張照片。難道照相就是策劃？

#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林彪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失敗後，在九江

機場飛機上的合影”一節中說（見圖1）：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林彪、黃、吳、李、邱下山到九江機場，由葉群導演，在飛機上合影留念，表示他們要進一步加強反革命勾結，伺機反撲。

又是一張照片，能證明“加強反革命勾結，伺機反撲”嗎？我在文旁注：唯心主義。廬山會議中毛主席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把林彪拉在一起，那不更是反革命勾結？既然毛主席都沒有發現林彪是反革命，當時我更無此水平。

三、文件中說：  
“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

文件第三部分的標題是：林彪反黨集團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和失敗後叛國投敵的罪行。文中說（見圖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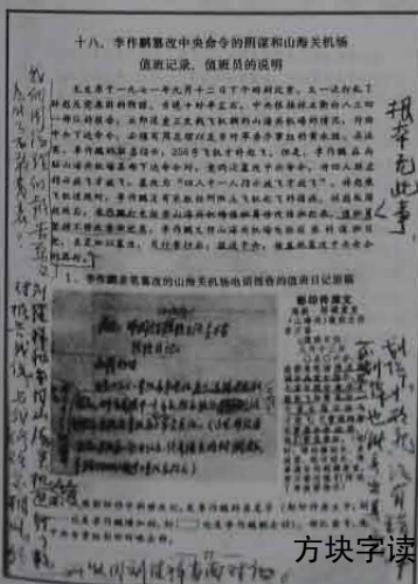
在林彪直接指揮下，他們妄圖乘毛主席巡視南方的機會，謀害毛主席，并策劃于同一時間，在北京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當這一反革命計劃破產後，林彪又陰謀攜帶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我在文旁寫道：不知道！

文中又說：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時半，林彪等所乘外逃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

黃、吳、李、邱等在林彪叛國投敵以後，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毀滅了大量罪證。

我在文旁注：造謠！我毀了什麼罪證？

在文件“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和山海關機場值班記錄、值班員的說明”一節中說（見圖）：當晚十點半左右，中央根據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隊的報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飛機調到山海關機場的情況，並由中央下達命令，必須有周總理以及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聯名指示。（重點線是作者親筆畫上的）256號飛機才許起飛。但是，李作鵬在向駐山海關機場某部下達命令時，竟兩次篡改中央命令，將四人聯名指示放飛才放飛，篡改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放飛”。



方块字读书社区

林彪乘飛機逃跑後，李作鵬打電話要山海關機場值班員修改值班記錄，值班員堅持不修改值班記錄。我在文旁寫道：根本無此事。李作鵬又將山海關機場電話報來的值班日記，親筆加以篡改，另行謄抄後，報送中央，掩蓋他篡改中央命

令的罪行。我在文旁寫道：我向周總理的報告原文為什麼不敢發表？

我在文旁注：劃掉“才放飛”沒有錯。不劃掉也能看出其意。

我在文旁還注：劉繼祥秘書同山海關機場進行了校對報告，我說，與我修改處相同。我可以同劉繼祥當面對證。

這就是那份李萬香在1972年4月7日寫的半頁紙的孤證（見圖1），它成為了中央文件中“兩次篡改”的證據，也成為十年後特別法庭《判決書》中的“罪證”。誰能證明這份孤證的真實性？它能成為判我大罪的證據嗎？而我有給總理的報告和劉繼祥做旁證，但特別法庭却不出示給總理報告的全文，也不讓劉繼祥出庭作證。

我在文旁注：原始記錄為准，這是半年後的說明，有假。

我要求場站將“飛機要强行起飛”的情況“直接報告周總理”。

李萬香在文中說：關於飛機強行起飛的一切情況，我們沒有

### 3. 山體形狀指標和風景名勝所處的風景

卷之三

俄羅斯帝國農業政策的說明書及附錄文

1. 1959年6月22日，苏联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在西伯利亚的萨哈林岛上发现了一只长尾阔嘴鸟。这是该鸟种首次被发现。长尾阔嘴鸟体长14厘米，体重约15克。它的翅膀长而窄，尾羽长，呈深蓝色，翅膀和尾羽的基部有黄色斑纹。它善于飞翔，能以每分钟240米的速度连续飞行数小时。该鸟的食性尚不清楚，但可能以昆虫为食。

2. 对长尾阔嘴鸟的研究表明，这种鸟的繁殖期在6—7月，产卵期在7—8月。长尾阔嘴鸟的巢穴多筑在高大的灌木丛中，巢内有3—4枚淡绿色的卵，卵壳上布满深色斑点。长尾阔嘴鸟的幼鸟在出生后10天左右就能飞翔，但不能飞远，只能在附近活动。长尾阔嘴鸟的寿命尚不清楚，但根据其生长发育的情况，估计其寿命可能在10—15年左右。

3. 长尾阔嘴鸟是长尾阔嘴鸟科的唯一成员，学名“长尾阔嘴鸟”（学名：Laniarius excubitor），属长尾阔嘴鸟科。长尾阔嘴鸟科的其他成员都是长尾阔嘴鸟科的成员，但它们与长尾阔嘴鸟科的成员在形态、习性和生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长尾阔嘴鸟科的成员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的南部和东部，以及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

#### 註解：計酬無食指追會員喪冠賜服喪禮文

劉振輝 徐生華 王宇飛  
周祖山 劉三元  
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

方块字读书社区

向總理報告過。我在文旁注：為什麼？

在“林彪、葉群等倉皇逃命目擊記影印件原文”一節中（見上頁圖2），當時在機場的目擊人證實說：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點二十二分，林彪一伙乘坐紅旗轎車，極高的速度開到停在機場的三叉戟飛機附近。車還未停穩，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車。葉群、林立果、劉沛豐等拿着手槍，亂喊亂叫：快！快！快！快！快！飛機快起動！飛機快起動！……他們沒等機組人員上齊，連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報務員都沒上機，飛機滑行燈也沒敢開，機艙門還未關上，飛機就急促起動，強行滑出。……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訊保障的情況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點三十二分，強行起飛，倉皇逃命。

我在文旁注：由此可見，并不是由於一人指示可放飛造成的惡果。

#### 四、吳法憲說： “林彪怎麼辦，往那裏擺？”

在這份文件中，有1971年10月21日和12月23日的“吳法憲的親筆交代影印件原件”。其中10月21日的交代材料內容，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被作為林彪急于“搶班奪權”，要當“國家主席”的“罪證”，是唯一的孤證。

我看完吳法憲的“親筆交代”後認為，可能出于某種巨大的壓力，在隔離審查後，吳沒有說實話。

吳在交代中說：林彪要我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

我在文旁注：我不知道，我也從未提過。吳法憲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吳說：七〇年七月，葉群曾向我當面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那裏擺？（原文中吳加了記號，見下頁圖）

吳說：七〇年八月初葉群打電話對我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我在文旁注：我未聽到  
你在憲草小組提此問題。

吳又說：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廬山，黃昏前葉群邀吳、李、邱去游仙人洞。葉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

我在文旁注：我未聽見。

我又在文旁注：在廬山會議小組討論時，25（日）我聽吳法憲告訴我和邱會作，說中午汪東興來電話說要堅持提設國家主席問題。

2007年初，我看到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對“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那裏擺？”做了特別聲明。他說：“這句話是我從程世清那裏聽到的，是汪東興傳來的話。葉群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sup>1</sup>

基础教育教材系列·小学数学

(一) 一九七〇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上海两次动员讲评会不要两次接见国家主席之后，三月中旬有一大群毛林热时，他向他们对毛泽东还有许多意见。他说，他生前曾设法要见毛主席，不要国家主席。前前后谈了十多次，名不正言不序，他虽然要见国家主席，但没有见到。毛林热时在谈话中说，他生前第一次见毛主席，是毛林热时在机关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第一。毛林热时说：“你不能这样写。”

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社论是哪？  
（三）七〇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对他说：林彪的命令  
还是要注意对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先兆工作小组里认真写上  
“一、毛主席对林彪究竟要怎样办，谁提出的问题”

卷之三

方块字读书社区

<sup>注1</sup>、《吳法薦回憶錄》下卷788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 第四十九章 老伴日記和我寫的悼詞

1971年10月上旬，在我被隔離審查半個月後，老伴也被中央專案組從家中帶走，隔離審查了。從此我和老伴天各一方，杳無音信，生死難料。那一年，老伴五十歲整。等再見面，已是整整十年後的1981年底，在太原團聚。

在太原最初的幾年中，我曾問過老伴，那十年是怎麼度過的，她總是避而不答，或輕描淡寫。

在獄中，我曾聽孩子們說起老伴的情況，但那時是報喜不報憂，現在老伴仍然不願談起那幾年，想必是不堪回首。

至今，對老伴那十年的生活，我也祇知道個大概情況：一是從1971年10月至1978年7月，在北京亞非學生療養院隔離區，專案審查。失去人身自由，二十四小時有專人監管；二是1978年7月11日，海軍召開數千人的公審大會，批鬥老伴兩個多小時，會上宣布：董其采按敵我矛盾處理，開除黨籍、軍籍，發配到農場勞動改造；三是1978年7月以後，在河北漢沽農場勞改，直至1981年底到太原。

後來在太原，我含淚看完了老伴在那幾年中寫的部分日記（從1977年開始），百感交集。幾十年來，我們相依為命，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將她



出來，收入我的書中，因為缺了誰，我的書都不完整。

2005年2月10日，老伴撇下我和孩子們，走了。

## 一、艱難歲月的記錄

### 日記片段一：在亞療最後一年的生活

“莫道梅花香傲骨，丹心一點到春時”。

烏雲遮天難持久，紅日永遠放光芒。

一念不泯，壯志彌堅，我要依靠自己堅韌不拔的意志，排除目前萬難的熬煎！

“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下戰鬥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

——77.6.9

前途漫漫，風雲變幻，我似應該無論經歷怎樣的艱難曲折，面對何等嚴峻的考驗，都不應該消極、氣餒。即使是冤案打擊，也不應該苦悶、彷徨、動搖、屈膝！祇有堅強的挺起胸膛，生活下去！

——77.12.18

獨自呆在鬥室裏，臉貼着冰冷的玻璃窗，望着天上閃爍的星斗，不由輕輕地唱起了“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了志士的鮮血”。想叫這微小的聲音，在寒冷的夜空裏傳得遠些，歌聲中寄托着深厚的感情和堅定的信念。親人們，你們聽到了嗎？不由得兩頰已淌下兩行熱淚：親人們！你們看見了嗎？

——77.12.24

78年1月4日晚8點鐘，突然傳訊，這是將近兩年沒有找我，78年迎來了。是悲！是喜！到現在還在揭發，什麼時候是個頭？難道一生就囚在這裏等揭發？七年還在揭什麼綜合材料，我現在完全陷在艱難痛苦裏面，迷惑不解。七年了，孩子最大的已經34歲多，最小的也已經23歲了。這一方塊字读书社區！想不下去了。

——78.1.6

不到六點就把我從睡中弄醒，又是板凳響，又是關門聲，最後我還“沒醒”，索性開燈，強行叫你不到六點就得起來。這究竟是誰違反規定呢？如果是我，他們早就大吵大鬧了。忍！最後還是忍下來了。現在我覺得，忍是個好辦法，對待這些沒水平的人，祇有以無言這個最高的蔑視辦法以對立。他們報復我，不給我把衣服拿出去，你們不祇有這一招嗎？這算什麼！真叫人嗤之以鼻。可笑！當今的每天每時的生活中，都有各種嚴肅的現實鬥爭。

——78.1.18

十八(日)早晨發生的事情，晚上9-12(點)就得到了報復，整整折磨我三個半小時，但是這一套玩藝，已經飽嘗過了。這算什麼，不叫我睡覺就不睡，這是家常便飯，對我來說並不新鮮。你以為這就整治了我，你們講話“沒門”！祇能說明你的無知和沒有水平。反映！20號已經第一次上書，不行就第二次、第三次，直到你三月半滾開為止。

我不需要你們的憐憫，但也不受你們欺壓，捉弄！忍耐是有限度的，直起腰來，挺起胸！對抗！鬥爭！

——78.1.21

好像是要過節？我也不自覺地把衛生大概搞了一下，理理髮，換洗了衣服，這一切好像本能似的，不然我哪裏有這個心思呢？別人在過節，我又該不知有多少天不能放風了？這就是我過節！

——78.1.31

用“沉默”來抵制眼前的一切；用無言來表示對他們的蔑視，因為他們把我當作反革命來對待，逼得我不能不如此。

——78.2.8

七年牢房坐，眼望咫尺遠。說不盡的痛苦啊！周圍都是一片冷漠。2月20日，突然血壓升高到150/98，醫生治了一陣子，算是堅持吧。

兩周一次的洗澡，真比什麼都寶貴，就是爬也得去洗，不然就是一個月。生活就是方块字读书社区日，血壓又猛降到90/50，這一上一下，弄得我真難受。可是25日又是走起路來東倒西歪。醫

生說美尼爾氏綜合癥，叫我躺幾天，據說祇有這個辦法，也不叫我放風活動了。

——78.2.25

思想考慮了許久的問題，昨天終於下了決心，用了整整三個鐘頭，將這蜘蛛網密集的牢房大大打掃了一場。雖是囚人，但總還是衛生點好，起碼空氣好像新鮮了一些。我不是迎節日，我沒年沒節，天天一個樣。不，我天天在過節，能出去放風一小時，這就是節。真正的節日，我反倒不能出去了。例如，春節關四天，國慶關三天，在別人是節，在我就是囚日了！我天天夜裏腿痛，通宵達旦，有誰來過問，什麼醫生，在他們嘴裏統統算是“年紀大，血管硬化”，是理應該如此。

——78.4.20

多麼艱難的歲月啊！心情沉重地盼望着早日弄清問題，早日得解放，可是真難哪！等得頭髮都白了，還是沒有迹象，七、八年了，我這個受牽連的無辜的人，每日同樣被關着、監視着，真是想起眼前這一切，真如利劍刺心啊！落得個生不如死。

——78.6.2

六月十二日，我正在放風，把我叫去審訊，題目是XX的問題，看起來XX已被審查，不然有老子撐腰，怎能搞到頭上了呢？一定還牽連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我要有精神準備，實事求是，知道就知，不知道就不知，錯了就錯了。如果是開除黨籍軍籍，我也在等着呢！可是，就是現階段難熬啊！剛寫完材料呀！

——78.6.13

### 日記片段二：海軍批鬥

1978年7月11日晨五時，突然從夢中叫醒了我，說是“有事叫你到前面去”。我當時以為又有什麼問題向我對質。結果謝科長通知我：“快洗洗臉，七點到前面去，會告訴你情況”。並說把東西整理好。我心裏已經明白了七八分。但是，宣告判決時，雖是所料，也曾想着要做最壞的打算，是萬萬沒想到，是那樣的結論！是那樣的結果！當時的心情既平靜又鬥爭，個人得失已經置之度外。

外，最後我祇講了一句話：“有些問題不真實，我不知道”。就這樣被海軍接走了。

到了大院，接受了兩個小時的批判。內容將來有機會和可能再將不實之處加以澄清吧！隨後被押送到海司農場（良鄉）住了不平凡的三天。

——7.8.12

十一號批鬥後，下午一點到達良鄉。我一切卧具都沒有，農場借了一床被褥、蚊帳，用報紙當枕頭，可算是到抗戰時期的情景了。但此時此刻的心情則與此相反。想起批鬥的情況，心情是平靜的，不管你們如何無限上綱，但自問與心無愧！

十三日下午，突然通知我，領導上叫我與孩子們見面。這個驚雷般的通知是我連夢中都不敢要求的。是夢嗎？不是，是真的。我將怎樣迎接我的孩子們？又怎樣爭取多談一會兒？祇有坦然處之。

這個時刻到來了，小征，我一直想念的孩，也是我擔心的孩子，正是她走在最前面，叫了一聲“媽媽”，分別六年來，終於又聽到了有人叫我“媽媽”，真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握着小征的手，不能認出她是誰，她變了。

久久我才問：“你是誰呀？”

“我是小征呀！你不認識了嗎？”

“這是誰呀？”

“是炎天呀！”

我自言自語地說：“一點也不像了。個子也沒有長多高！變了！變了。”

我目不轉睛的看着三個孩子，祇有小桓（注：即幼征）沒變，但是更瘦了。按別人安排的調門，拉了拉家常，問了問其他孩子的情況和姐姐的情況。看起來偉欽還是不錯，不因此而丢了大征。我放心了，孩子們都成了家，沒有我們，生活得也很好。祇有小征，沒有深談，她是條件尚可，二十歲了，千萬找個理想的吧，媽媽就是惦念你了。這個短暫的會見，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興奮的我一夜沒有合眼。想呀！想！想那短暫的一條那。

——78.7.13

### 日記片斷三：農場勞動改造

十四號早七點鐘，走上了新的征途。

下午兩點多鐘，到了我勞動的地點，地址是“河北省國營漢沽農場三分場九隊”。這裏條件還不錯，比我想象的要好，所以，凡事要往最壞方面想，就能覺得一切滿意。否則，就會給思想帶來很多不便。我很快就在生活上熟悉了。怎樣提水，怎樣買飯，怎樣團結同屋的兩個年輕人。領導向我談話，政治上的要求很嚴，在群衆的監督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明天就要勞動了。

——78.7.16

十五號早七點上工了，第一天是在蔬菜地裏拔草，兩者我可以分清。勞動得很猛，和小王，我一步不拉的追趕她。可是，中午收工兩腿打戰，是小王把我牽回來的。下午兩點繼續幹，臨收工前，我活動了一下，效果很好，自己能走回來了，高興極了。就是三天後能解決腿痛問題。不錯，十七號以後，腿痛問題解決了。可是腰痛直不起來，到最後連自理都成了問題，開始思想負擔很重，因為腰痛不能很好的勞動，效果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很着急！按邏輯應當是一天天加快進度，可是我却因為腰痛，一天天慢下來了。怎麼辦？堅持！出我意外的是蚊子多的驚人，第一天沒防護，凡是露在外面的部分都咬腫了。但是不顧這一切，一心拔草趕進度。

——78.7.18

黑夜是漫長的，結果是痛苦的，現在的處理並不比過去的七年好多少。因為過去總盼望能做個恰當的結論，但是，現在一切都表面化了，今後的道路和歸宿是什麼？自己還是不能掌握命運。生活費沒有確定，是否比老頭好些，結論為時尚早，苦日子還是今後的唯一道路。孩子們雖然聯繫上了，但都有困難，我也不想給他們增加負擔。

方块字读书社区

——78.9.2

小征、炎兒可來了，26號從車站走來的，領導還可以，勉強叫住了三天四夜，知道些情況，今早走了。

——78.9.29

#### 日記片斷四：老伴與我的“對話”

一九七七年的十一，二十八個年頭的國慶。七年前的今天，你還可以登上那雄偉的天安門，毛主席檢閱的地方。可是七年後的今天，却是這樣的悲慘！沉思，凝想，何時能洗清這不白之冤！

但是有多少好同志隨你一樣的受到這屈辱的牽連！我每一想到這些，似鋼刀刺心，痛苦難言！不由的泪流衣裳。

——77.10.1

三哩（作者注：三哩是我的乳名）你如今在哪裏？五孩兒你們如今又在何方？機械的生活又已開始，想啊，想啊！很難控制，一天祇有不停的看書、看報，把腦子分散到那個上面，否則，就立即想過去、想現在、想將來。一天天好想過的很快，不然怎能已經快到八年？但是，這八年有如八十年，是漫長的時間呀！這樣生活還能有幾多天？不，是幾多年！今天總算吃到點咸菜，多麼不易呀！

——78.4.12

三哩的生日，祇有在心裏想着你，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祝賀的。你現在想什麼？囚犯！我知道你的心理，你冤枉啊！可是有誰知底？你最大的缺點是太老實，誰說什麼你都信，誰幹了什麼，你爲了表面的“團結”，你也不吭氣。但是對支持你的人，老婆孩子，你可是使勁壓、大聲叫。想起這些，我心裏真難過。你呀！三哩！

——78.4.22

又過了一天，是那樣漫長、情緒複雜的一天，簡直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前後將來想的很長、很遠，這都是生日引起的，三哩！怎麼辦？你闖下了這場大災難，株連了自己的孩子還不算，有多少好幹部也是有嘴方块字读书社区的聽天由命了嗎？

昨天吃了一餐紅燒肉，還分了一塊小烤餅，就算給你和偉欽

過生日了吧！

——78.4.23

你是鋒芒畢露，還是老氣橫秋呢？如今都說你“抗上”，這是給那些大人物的印象，可能有一點！好好想想吧！

——78.4.23夜

#### 日記片段五：思念兒女

日想日盼，何時能够團圓？孩子們是我唯一想念，惦記的親人啊！你們在那裏？你們可安然？媽媽的情況你們不知道，自顧自吧，今後媽媽也管不了你們了。我唯一惦記的是小五，我出來時還是孩子，現在我算了算，已是二十好幾了。誰人給你們安排生活？你又能等到那一年媽媽再能來管你。我後悔，經常想起我出來以前，沒能給你安排一切，直至你能再見到我。苦、罪、難我都能受，唯獨想起孩子們，淚如泉涌。

——77.11.19

孩子呀！你們是我的心病，現在給你們增添了壓力，你們從小就都是好孩子，多麼要強！外人對你們祇是說：“從你們身上看不出高幹子弟來”。是啊！炎天穿着一身補了又補的褲子，很少做一件新衣服，都是穿哥哥不能再穿了的衣服，窩窩頭大口大口的吃，真是潑辣。在小學時就能給鄧叔叔（作者注：家中的炊事員）、哥哥姐姐們裝半導體，一天到晚不出屋，畫線路圖。可是沒有想到在十五歲時就給小小的心靈上增加了難以想象的刺激！現在是我最大的思想負擔，沒有你們，我就一無牽掛了！姐姐（作者注：老伴的親姐姐董世賢）！我唯一的親人，你現在哪裏？又是怎樣在生活呢？無依無靠的老人哪！我想念你！

——78.3.12

炎天你還小嗎？當我離開你的時候，還祇十五歲，可是現在你已經是二十三歲了吧？但在我的心中你還是孩子，胖的孩子，你現在是什麼樣？每天都幹些什麼事？你怎樣生活呢？我想起來真後悔，沒有給你安排今方塊學讀書社區是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根據自己的表現，按黨的政策辦事，又誰知海軍是如何

呢？祇願如此！

——78.4.14

小征，今天是你的生日，媽媽想了幾天了。該怎樣給你過這個生日呢？孤獨的媽媽，祇有在心中想念着你呀！但是晚上我還是吃了一個鮮紅的蘋果（5.1買的），補償了想念你的心意！你怎樣？媽媽特別惦記你和炎天，因為我離開你們的時候都還很小，你又處在不利的單位，有誰能管你們？雖說有黨的政策，但畢竟是“死黨”的後代，你們都是要強的孩子，但偏偏遇上不幸的事件，什麼時候能搞清白就好了。熬吧！總有一天！

——78.5.9夜

## 二、悼 詞

2004年10月，老伴因肺部感染住進了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體檢時發現肝部有問題，經進一步檢查，確診為肝癌晚期。

轉年1月下旬病情惡化，再次住進中日醫院。雖全力搶救，終因肝昏迷三天後，于2月10日18時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84歲。

按照她的遺願，沒有開追悼會。2月16日上午，我帶全體子女到八寶山公墓向她的遺體告別。我強忍悲痛，一字一句的念完我親筆寫的悼詞。如下：

親愛的老伴——董其采老太太：

我和孩子們及幹休所的幹部來和你告別。來送你上極樂世界，祝你一路平安。

1939年你在黨的鼓動之下，和三位女青年離開大城市，十八歲到冀魯邊游擊區參加八路軍，打日本鬼子。開始擔任醫生，救死扶傷，救治了許多八路軍指戰員。以後擔任培養醫務人員的教員；擔任隱蔽休養所的所長（敵後游擊戰，傷病員都分散隱蔽農村老百姓家裏，由醫生去）。

方块字读书社区

解放戰爭期間，擔任四野機關衛生所所長。



解放後，任武漢高級步校醫院院長，1955年授予中校軍銜，團級幹部，任武漢軍區陸軍161醫院院長，後任武漢軍區總醫院副院長。1964年晉升上校軍銜，師級幹部。

調北京後，任海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

你不論做任何工作均保持積極負責，艱苦奮鬥，團結群衆的優良作風。嚴于律己，寬于待人，作風正派，為八路軍、為解放軍、為黨、為革命做出了卓越貢獻，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國家授予你兩枚勛章（一枚是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一枚是三級解放勳章），就是證明，你是問心無愧的。

但最大的遺憾是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至今仍未完全解決。開始被誣陷為敵我矛盾，被開除黨籍、軍籍，被隔離審查、農場勞改，先後達十年。以後雖改為人民內部矛盾，但待遇降級，沒有恢復黨籍和軍籍。

你是被迫害含冤而死的。你的冤案，子子孫孫都會牢記。我們的子女和多數群衆，對那些不實之詞是堅決反對的，是要求主持公道還以清白的，你在九泉之下理應感到安慰。

親愛的老伴，你好好的安息吧。我和孩子們會更加保重身體，過好日子。但我已是九十多歲的人，可能不久就會同你匯合一起，共同在極樂世界生活。

最後我們一起向你鞠躬致敬。

## 第五十章 與律師再見面

2001年5月，是我與張思之律師詩約二十年後，在北京的首次見面。我把1981年特別法庭審判後，在復興醫院寫的白話小詩《評律師》按約定送給了他。說實話，我沒有想到，張大律師苦等二十年索要我李某人小詩的執着。

我和老伴像見到老朋友一樣，與他愉快地暢談了兩個多小時。談話結束時，他把他的新作《我的辯詞與夢想》作為回禮送給了我。

幾年後，孩子們拿來一篇他寫的《詩評律師，可堪入史》的文章，我看後，覺得寫得不錯。經作者同意，將此文收錄我的回憶錄中，供讀者從另一側面了解當時的那段歷史。

2007年2月，孩子們將張思之律師接受香港鳳凰衛視《口述歷史》節目採訪的錄像拿給我看，我認真的看了兩遍。我讓冰天打電話，將我的觀後感告訴張思之，我的評價是：“這次‘邊鼓’敲的不錯，比上次好”。

據說思之先生在電話中哈哈大笑，連說謝謝。

鳳凰衛視對張思之律師的採訪節目影響不小，節目在全球和國內播出後，美國、加拿大等國及國內的不少朋友



方块字读书社区

2007年4月 摄于北京安贞医院

紛紛給我來電話，一是詢問我看節目了沒有，二是對張思之律師實事求是、敢講真話、實話的精神表示欽佩。

2007年4月，我在安貞醫院住院期間，再次見到了老朋友。

### 詩評律師，可堪入史

#### ——重訪李作鵬前副總長索詩瑣記——

張思之

1993年的夏天，為自編的集子寫了個長篇《後記》，交待了一些訴訟的庭外資料，其中涉及李作鵬案，我講的是——

“對於李作鵬一案，倒有兩點可說：第一，人們都說，那時的辯詞都是上面定的，律師念念而已。這話，出之于估計，有對的一面，但也絕非全對。關於李案，辯詞中有兩點是我頑強地堅持下來的。一是律師認為‘庭審活動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不是多餘的廢話。在我看來，庭審活動是否合法，律師有責任發表見解並請求法庭予以確認，從而加強律師制度對於審判活動應有的廣泛性的監督作用。二是對於李案的判處應考慮他‘早年革命的歷史’。辯詞中的這點意思表達得極其委婉，反映着當時意見的不一。我至今認為，對林、江‘兩案’中的五位武將的罪過，如能考慮到各人的歷史因素，會判得更為公允。作為律師，似乎應把這層意思說到。

“第二，案結後，我與蘇惠漁教授再次會見李作鵬，徵詢他的意見。他微笑着，把手從棉衣袖筒裏利索地抽了出來，說了這麼一句：‘你們的辯護，好比敲小鼓，可祇是敲了個邊兒，沒敲到中心點上。’‘呵，敲邊鼓！能不能說具體點？’——我問道。這位年輕時專事破譚密碼的行家，腦子的確轉得快，他並不正面回答，有點漫不經心地說：‘不怪你們！’他不直說，倒使我聯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樂——‘滾核桃’。樂手們把鼓槌揚起，擊打得有聲有色，但却始終在鼓的邊緣處滾動，並不觸及核心，閉目靜聽，宛如許多核桃在滾動。難道這是他對律師工作的刻畫？難道我們在滾核桃？心裏很不自在，一時却又無言以對。臨到談話

方块字读书社区

結束行將道別時，他冒出了一句：‘寫了首詩給你。’我有點情急，想馬上看，不料他却告訴我：‘二十年後給你！’我無可奈何地答復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幾年前就聽人說，李已經被釋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寫給律師的詩作却還沒見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節剛過，是整整20年之後，探聽到李作鵬安居太原。于是情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為打

探。她很熱心，很快傳來消息：“據作協同志說，前兩年還見過他，近年不見，聽說回北京了。”幾經輾轉，解放軍總後的一位同志通過我們事務所主任吳以鋼律師告訴我：“李作鵬在北京，很少見人，願不願意同你聯繫，得問問他的意見。”兩天後，傳來李的電話號碼，總後的那位同志說：李願意見。我當天就與他通了話，表示想去看他。從聲音裏能聽出他挺高興。祇是說：“五·一前後，孩子們都回來，人多，家裏亂。”于是相約五·一節後見面。通話中沒說起寫給我的詩。

5月16日，恰是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當時却沒想到。那天，風沙狂襲京城，行路極難；早幾天約定的時間，又不想再改，於是商請傅可心律師駕車作伴，准于上午10時到達他在京郊的新居。門啓處，他和夫人已在門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紙，揮動右臂，連聲說：“歡迎！歡迎！”一邊把我們讓進客廳，一邊說：“這些年，我不見人，你是例外！”我覺出了這話的份量，同時忙把傅律師介紹給他。他依然很爽快，應道：“好呵，你們一塊的，歡迎！”沉鐘似的聲音，加深着入門時的第一眼印象：



2001年5月16日 北京望京方舟苑

20年前的囚徒晦氣盡掃，仍舊一派軍人風采。不知他是怎樣熬過或者闖過了那漫長的鐵窗生涯？

坐定，他說：“20年了，你還記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開口，董夫人跟着發揮了一句：“可得謝謝你為他作了辯護。那年頭，誰還會替他說話？”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點莫名的不自在，因為自覺有愧，可一時又不知該如何答對。李接過話頭，使勁拍擊着我的左腿，大聲地說：“是得謝謝你喲！兩條大罪，給我抹掉了。”我說：“講謝，可不敢當！實在沒做好。”他站了起來，竟又重複着20年前對我說的一句話：“不能怪你！”同時就把手握着的那個紙卷遞給了我：“當年寫給你的詩。”真的是心有靈犀！他還記得這首詩，并且不忘20年前的詩約，料到我為索詩而來。我頓時興奮起來，幾乎是語無倫次地說：“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隨即舒展開那薄薄的紙卷，是張打字紙，大號仿宋體，逐字看去，寫的是——

### 評律師（1980年于復興醫院）

李作鵬<sup>1</sup>

尊敬公正人，天知無偏心。官方辯護詞<sup>2</sup>，和尚照念經。遵命防風險，明哲可保身。邊鼓敲兩下，有聲勝無聲。

一首典型的即興打油詩，明白如話。所謂“公正，無偏”，在那個年代，承辦那樣的政治性大案，對處于萌芽狀態的弱小律師，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個中况味，天人共知！但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寫給他的律師的詩作，更因其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中國法制建設的歷程，又自有其不同尋常的價值，遂轉手遞給小傅，不知這位年輕律師是否能從中體察出一點東西。傅輕聲念着，尚未終篇，作者可能是擔心我不能承受，或者怕我面對詩作中關於律師並不公正的譏諷會不免尷尬，急切地打斷她，衝我作着解釋。“這是當時寫的。要是現在寫，不會是這樣。”我應道：

注1. 簽名是手寫體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2. (作者原)注：律師的辯護詞，要經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讀

“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當年原作。要是現在寫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見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見。”——他問我。

“遵命有之，風險却並沒有，用不着‘保身’。講‘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實際情況。”

小傅接着爭了一句：“張老師他們不會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遲疑，立馬表了態：“要允許明哲保身，那個整人的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話一出口，從內容到情態，無不讓我感到：還是那種“狗屎”脾氣，依然那副剛硬性格，真是秉性難移，一樣地“要改也難”呵。不過話說回來，考察一部黨史，又不能不認為他講得對。那些年月，陽謀陰謀，時時處處，交互為用，得心應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無意爭辯。更何況，各抒己見有什麼不好？一個“一致”，一個“一律”，把十幾億國人弄得苦。意見相異，即使不能互補，難道就不能互相寬容？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朱厚澤同志主政中宣部，他按照耀邦的思路，提出“寬容、寬厚、寬鬆”的“三寬”方針，深得民心；實踐證明，行之有效。此中經驗，實宜銘記。

至于詩中“官方辯詞，和尚念經”之論，前引《後記》已有說明，不必重複。祇是他的“邊鼓論”却如20年前一樣，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覺得有點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它擊中了我的要害，他倒是敲到中心點上了。把律師辯護喻之為敲邊鼓，統觀全篇詩意，無疑就是對律師作用的評價，正點詩題。不過，細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權利與權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決渠道的未暢，是故邊鼓之聲是否真的會勝“無聲”，怕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了。于是信口說了一句：“這最後兩句，挺有意味！”話說得如此含渾，實由於有難言之隱。我心中想的是：否掉兩條大罪的辯詞猶被視為“邊鼓敲兩下”，如觸及鼓心，不涉禁區才怪！當年我是“房塊學读书社區”的忠實執行者，明知“兩案”審判是政治任務，怎麼可能將鼓槌移向禁區敲擊？他說“要

是現在寫，不會是這樣。”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現在辯，也不會是那樣！”律師工作經過了20多年的礪磨，敲打邊鼓的形象已經漸少漸淡，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過的彎路既有警戒作用，敢不銘記？

一次短暫交談不易說清，決計撥開話茬，轉而問他：“那場審判，你那時有沒有意見？”他沒加思索，衝口而出：“還是那句話，是我的，我決不推！不過，今天可以對你講，當時我替兩個人打了埋伏。”

“誰？”

“毛和周！”

如此這般點出最最敏感的兩個人，我為之一震。他這話來得疾，止得也脆。我與人交談，一向信守一條原則：對方不講的要聞，決不探底。不過說實在，我很難猜中他是怎樣地為他們打了哪些“埋伏”，事後揣測，可能事涉“9·13”林彪從山海關強行乘坐三叉戟出逃的那緊張一幕及其背景。因為這件事據《起訴書》的指控李作鵬負有他特定的責任，對此他當時就曾表示過讓歷史作結論的意見。然而，他們那代人，也包括我這一代，要做到對歷史負責可真不容易。周臨終無一言留下，盡管他親歷身受的種種終有解密大白之日，但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感悟和心態，也許有很多東西會成為“千古之謎”。我不知道對歷史負責與對人民負責能不能分割分裂，但我敢說，一個人如果祇會唯上是從，到頭來恐怕既做不到對歷史負責，也不見得就能完全做到對人民負責。

接不上他這話茬，祇能沿着自己的思路說話：“不管別人怎麼看，我至今堅持在‘兩案’審判中，幾位有戰功的老將，同那五個文官的情況大有不同，對於這一層，下結論時應當有足够的考慮。”

他並不直接回應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像吼似地說：“什麼戰功！當個普通公民挺好！”**方块字读书社区**一句：“老實說，當年過草地，不是我，也難！”

我一向自以為看過一點戰史，却聽不懂他這話的含義，於是急急問了一聲：“怎麼回事？”

他可能有點動情，擊打着我的腿，說道：“那時，敵人兵分幾路，圍截，圍攻，圍剿，他們想怎麼打，怎麼搞死紅軍，不是我們破譯了他們的密碼，對他們的行動了如指掌，怎麼走出草地。”說完，把頭揚起，似在回味當年情景。端詳他此時神態，依稀能見他草地突圍14年之後，在遼西戰場圍堵廖耀湘兵團，終致其全軍覆滅的英姿。這位當年四野六縱的副司令員，年僅34歲。赫赫戰功，何止密碼破譯！

“這些，為什麼不寫回憶錄，留下來？”

“寫了。100萬字。”

“有些問題，比如四野和林，怎麼下筆？”

“實事求是。我從來不信那一套：說一個人好，比香花更香；說一個人壞，比狗屎還臭！”

簡簡單單，三言兩語，已把問題概括起來，點透了。我當然知道，在當代中國，實事求是，不是最難也屬很難；但我相信，他的回憶錄在主要之點上會做到。

“什麼時候發表？”

“等我死後。”他答得沒有商量餘地。

“可得保存好。”

“輸入電腦了。”他透出一副開心又有點詭密的模樣說：“還有備份。誰也拿不走。”

言者無心。這句“誰也拿不走”鈎起20年前審李期間的一段使我終生難忘的舊事——

李案開庭前不久，“兩案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得到獄中發來的報告，說李作鵬天天都在寫東西，自稱是“最後陳述”。寫時很謊祕，似在防着看管人員，因此無法知道內容。

審判庭庭長伍修權將軍在軍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級，對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方块字读书社区<sup>1</sup>在搞什麼東西，又擔心他在法庭上不顧三七二十一的扯出不好收場的問題，于是要求律師“再去見

見，摸清底數。”我和惠漁都沒有抗不執行的能力，在我甚至連“抗”的願望都沒有。我們次日就到了復興醫院，他因病在那裏治療，其實無非是換了個關押環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們去會見，“兩案辦”的一個電話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續。

會見的氣氛是輕鬆的。先是言不及義地問了他的近況，而後再次交代了特別法庭的審理程序，扼要說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包括“最後陳述”權。他聽完就來了一句：“我寫了份最後陳述。”我們正專注地聽着，他却拐了個彎，似乎是漫不經心地說道：“縫到棉襖裏了。”隨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誰也拿不走！”這句“誰也拿不走”彷彿是有的而發，我與惠漁交換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們此次來見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們的嘴讓他堵得嚴嚴實實，還能再說什麼？看來祇好草草收兵，無可奈何地告別了。

回來復命。法官們也祇好靜待他發出他的書面陳詞再作理論。

這是我律師生涯中的最大敗筆！

奉法庭之命，意圖從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視為隱密的自辯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們預籌對付之策，這麼幹，還有什麼公正與道義，律師的良知又在哪裏？還侈談什麼維護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更何況這是中國律師在制度復興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日後每一憶及這段史實，就會感到有愧于後來者。人們也許會以“中國特色”解嘲，然而我却不能。記得事過12年之後，我又接手一件政治性甚濃的訴訟，得知有位同行在我介入之前將被告人寫給律師參閱的自辯材料，轉手交給了控方，我對這種做法極為反感，認為是對律師職業道德的背叛。假如他是仿效我在李案中的做法，試問其過在誰呢？誰是始作俑者！

能够用“組織服從”或者“顧全大局”自贖麼？都不能！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人們的政治活動乃至日常生活中，這兩條既是行為規範，又是高尚情操，然方块字读书社区有多少人沒在這“高尚”的境況中逐漸地演化成了思想上的奴隸，有時還掩蓋着莫大

的謬誤、無比的荒唐！什麼是案中的“大局”？對於律師來說，依據法律去維護當事人的權益，維護人權，才是。即使當局把你的當事人視為仇寇，也應如是。什麼叫“組織服從”？說到底無非是用奉命辦事為自己的某些行為開脫。在訴訟中，作為律師，祇應遵從法律之命，按照法律規定辦事，即使有權威的、高層的組織發令于前，也該如是。遺憾的是，20年前我在不少環節上都沒能做到，但願我和我的同行而今都能做得稍好一些。

誠然，中國律師的先天不足，突出地表現為自始就沒有法律上的獨立地位。特別是在現行體制下還受着行政權力的種種束縛，更有各類“組織”發出的各式限制。其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指令律師不得受理某件訟事，或者不管案情如何，都不允許作“無罪”之辯。但我在一個長時期裏都無能擺脫這些束縛與限制，咎由自取，無可推諉。我們多年的經驗證明：不能脫開集權統治的律師，根本不可能發揮出他應有的作用，不可能對公權力有所制約。初春3月從報上讀到一位同行發表的壯語，頗有感觸。她說：“作為律師，祇要嚴格按照法律辦事，誰也不敢把我怎麼樣。”這句豪言中的內容決非常實際狀況的客觀反映。言論有自由，不妨任她發揮，而我所不能忘懷的是：《律師法》完全沒有解決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據知已有修改《律師法》之議，祇是不知能否改得稍如人意，讓律師們工作得更好些，發展得更健康些。

李作鵬本人在他作最後陳述中的表現，彌補了我這個辯護律師當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終念着他寫的《最後陳述》。主持審判的伍修權庭長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議：“你身體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寫好的材料交上來，我們同樣會加以考慮。”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間他也確曾犯病，當庭輸氧、服藥，而在稍緩之後，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至終結。伍修權庭長不是科班審判長，但他耐心地讓被告人把話說完說滿的審判作風，讓人們會視他為“法官”，可是，他知道該如何維護自己的訴訟權利，寸步不讓；這一層能够

做到，也屬不易。

這段史實發生、發展的全過程，那天沒有說起。他一直沒有明說他對那場審判的意見，却又換了個話題：“給你個材料看看，是一個專門機構交給我‘參考’的。他們正在研究林的問題。”說着轉身回到內室取來厚厚一卷，用袋子裝着。我沒打開，在想：他哪裏像是88歲老翁，看他邁出的健步，挺得筆直的腰杆！我情不自禁，說了一句：“真沒想到，蹲了那麼多年大獄，你身體還這麼好！”他聽得很得意，邊笑邊說：給你講個故事——

“開了一陣子以後，有一天，飯送來了，我一下子把飯桌掀翻，衝他們吼了起來：‘沒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後來聽說，毛作了三點批示：‘我們現在有條件給他們吃好些。他們有資格吃好些。我們應該讓他們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來，又要水果。這麼一弄，比我在家裏吃得還好。身體自然結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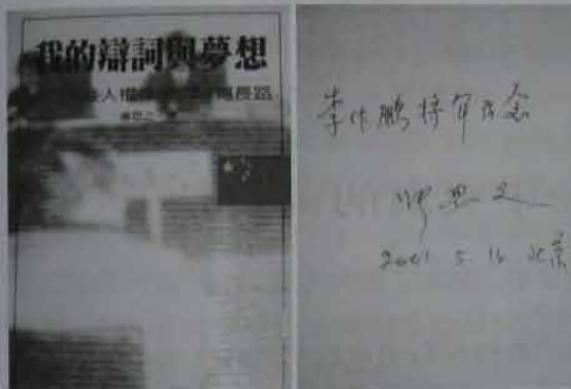
講時，一直流露着孩童能有的調皮情態。我和小傅聽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軟怕硬，獄中居然也這樣。”董夫人這時發話了：“他沒受罪，我可吃苦了。現在身體比他差多了！讓人氣不過的是：就算他上了賊船，當上反革命，憑什麼株連我？憑什麼把我這個當年的紅小鬼關起來？這筆帳，到今天也沒清。不清不行！祇要不死，我就得講！”

我對董夫人當年的入獄種種，一無所知，祇好寬慰她說：“株連的人很多，問題又複雜，一時怕不易清。”她說：“祇要有口氣，我就要申訴！到時候，請你來為我辯護。”我雖知渺茫，却未猶豫，應道：“好！責無旁貸。”李作鵬對夫人似有歉意，輕聲說道：“把她也弄起來，毫無道理，把身體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邊的女兒，“孩子也受牽連。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們，照顧我們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兒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假如他那一度顯赫的軍階官職不變，以其中共政治局委員、海軍第一政委的權勢，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

當今權貴們的情理之中。不過，我想，作一個普通公民，與人無爭，與事不爭，退離崗位，行行孝道，也沒什麼不好。我至今猶記兩年前她為我們開門時的那種淺淺的、真誠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個小時漫談中始終一語不發地在案頭立着，看去心態平和，顯出很有教養。……

該怎樣來評價這個富有傳奇色彩，而又溫馨情濃的一家呢？——我離題太遠了。



拉拉雜雜的記

下20年前這段經歷中的瑣瑣碎碎，回顧走過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複雜的客觀情勢，任何個人恐怕對它都無能為力；但走得歪歪扭

扭，那就祇能怨一己的無能，這怪不上誰！誠然，時間證明：我們邁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無情的歷史終將記下，我因丟掉了獨立的精神，放棄了自由的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求是的智能與勇氣，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會合乎時代的鼓點。我沒有抱恨終天的怨尤。我也許還留有一點激情：願餘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當“吹鼓手”，也要盡力事業都把鼓槌擊向鼓心！僅僅為了這個緣故，也該感激詩評律師的作者，感謝他那發人深省的詩！

二〇〇三年五一節寫完，時SARS肆虐京城

## 附 錄

### 一、給中央寫的兩封信

作者說明：

2004年，我已是九十歲的人了，自我感覺仍然很健康。總結我長壽的原因，恐怕有四條：一是能吃。每日正餐無肉不行，無酒不行；二是能睡。保證每天睡眠六小時以上；三是能走。每天散步一小時以上，風雨無阻；四是堅持看書寫字，活動手腳，充實思想。

經歷文革并在中央工作過，現在還活着的人越來越少了。黃、吳、李、邱四人中，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都已走了，我是僅存的還能說話的見證人了。我做了一個決定：再次向中央寫信，實事求是的反映三十多年前的情況，并表明我的一貫態度。

年過九旬，毫無顧慮，不吐不快。是對是錯，讓歷史去檢驗吧！

思來想去，我把這封給中央的信定名為《不平則鳴》。這也許是我有生之年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了。

又過去了兩年，送出去的信石沉大海。我做了必要的修改后，收錄在此集中，供學者和讀者看吧。

方块字读书社区

## 不平則鳴（之一）

九十歲 李作鵬

### 一、林彪是反對“四人幫”的先鋒

廬山會議林彪為什麼反對“四人幫”？主要是林彪與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銳，江青要奪軍權。

由於江青獨尊自己是文革首領，企圖控制軍委辦事組，架空林彪，由她直接調動解放軍進行“三支兩軍”工作。黃永勝在林彪、總理的領導下對此不滿，很少到她那個廟裏燒香磕頭，報告請示，因此江青就很生氣，多次罵黃永勝：“國民黨搞黨國，你們搞軍國，你們搞軍隊領導一切，不受黨的領導。你們目無中央文革，對我封鎖消息，你們戴紅星軍帽，穿紅旗領章軍裝，不覺得耻辱嗎？”康生也曾指責軍委辦事組是反江青的“俱樂部”。江青怒罵黃永勝，實際上是怒罵林彪。

林彪對軍委辦事組曾有三條決定：不許江青一伙進入軍隊；不許軍隊中有江青一伙的代理人；不許江青一伙插手軍隊工作。林彪也曾痛斥江青“無名小卒，野心不小”。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不點名的批判張春橋反對毛主席是“天才”，也就是批判江青一伙反軍亂軍、陰謀奪取軍權的野心。所以林彪在廬山會議登高一呼，全場熱烈鼓掌擁護（臺上除毛澤東外，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均鼓掌）。第二天，再次聽完林彪講話錄音，仍然全場熱烈鼓掌擁護。

林彪蒙冤垮臺後，江青更加忘乎所以，不但反軍亂軍“火燒荒山”，要奪軍權，還要奪黨權，奪政權，野心越來越大。

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打倒了“四人幫”，功不可沒。但糊裏糊塗的，同時把黃、吳、李、邱打入十八層地獄，魚龍混雜，玉石俱焚，是完全錯誤的。

方塊字读书社区

據說胡耀邦主張“一風吹”，有人批判他右傾，他忍氣吞聲，不久就去世了。

江澤民上臺後，對林彪問題未見有任何表示，令人失望。可能是顧慮違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無能為力。《決議》出世時，客觀形勢仍是極左思想餘毒嚴重，《決議》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確。

其實廬山會議問題並不難解決，打倒“四人幫”就是給廬山會議的重要平反。李雪峰、鄭維山的解放，也就是為廬山會議第六號“反革命簡報”的平反。

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徹頭徹尾是錯誤的，各種大、小冤案都平反了，難道文革中唯獨林彪一案是正確的、不能平反？祇有華國鋒的“凡是”思想，才是如此邏輯！如果說林彪“叛國外逃”，處理有困難，可是黃、吳、李、邱及其許多受牽連的高級幹部並未叛國，為什麼不能平反！

## 二、否定两个反党纲领

毛澤東說，廬山會議主要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主席問題，一個是稱“天才”問題。

反黨的“理論綱領”——天才論，“組織綱領”——設國家主席。這是對林彪廬山會議講話的結論。

天才論如何正確解釋，我自認不懂，甘拜下風。我的粗淺感性理解，從“天才”兩字的字意講：天，是無限大，無限高；才，是能力、智慧。兩字合起來說，“天才”就是偉大的才能和智慧。

《現代漢語辭典》中對“天才”的解釋是：卓絕的創造力、想象力，突出的聰明智慧。

廬山會議上，林彪講了一句：“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這就惹起來了毀滅自己的大禍。毛主席定性其是“唯心主義先驗論”，是“反黨理論綱領”。我認為這是文不對題，強加罪名的批判。林彪並沒有說毛主席的天才是先天就有的。陳伯達搞的馬列主義語錄中，也湊快審读书社区天就有的內容。毛澤東根據什麼得出“唯心論、先驗論”的結論？這個定性難道不是無

中生有、假的放矢、歪曲原意的嗎？難道不是完全不應該的“失誤”嗎？

關於國家主席問題。文革以前設有國家主席，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不論接見外國友好人士及出國訪問，爭取團結第三世界各國，實行和平共處，功不可沒。劉少奇蒙冤後，國家主席空缺。

1970年春，修改憲法時，毛澤東主張不設國家主席。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一開始就主張可設可不設。林彪不僅不願擔任國家主席，也不願擔任國家副主席。

由於政治局討論同意毛主席意見，不設國家主席，所以廬山會議自始至終林彪根本沒有再提國家主席問題。陳伯達搞的馬列主義語錄，也沒有涉及國家主席內容，可見他們已同意政治局的決議，並沒有再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

只有汪東興在廬山會議華北組發言時，特別強調要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閉幕時的講話，講到國家主席問題就很生氣地說：“你們有飛機大炮原子彈，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當國家主席！”這不是生汪東興的氣，而是生“有飛機大炮原子弹”的林彪的氣，不承認林彪已經“改正錯誤”。

事後，毛澤東更嚴厲地批評林彪是反黨、是奪權，難道這不是強加罪名，而是馬列主義？誰相信？我是不相信的！

毛澤東去世後，仍然恢復了國家主席制度，可見國家主席制度有優越性，不能取消。

現在江澤民、胡錦濤先後擔任黨、國家、軍委主席，既不像曹操那樣害怕放在“爐火上烤”，也沒有像某人那樣將擁護自己的人誣成是“反黨、奪權”。結果是黨、國家、軍隊統一領導，搞得不錯。我擁護，我支持。

### 三、否定無限上綱、強加罪名的極左路線

“一個是無限上綱，一個是亂戴帽子的帽子廠”。這是毛澤東說的，應該自作自受。其主要表現是：顛倒是非黑白。

把是當非，把非當是，把黑當白，把白當黑；正確的認為是錯誤的，錯誤的認為是正確的；順流認為是逆流，逆流認為是順流。其次是以小化大，半兩當作千斤，說錯一句平常話，做錯一件平常事，不是原則錯誤誇大為原則錯誤，不是路線錯誤誇大為路線錯誤。甚至把出生入死革命幾十年的共產黨人、高級幹部，誇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三反分子。這是文革中的普遍現象，廬山會議並不例外，舉幾個無限上綱、強加罪名的例子，可以證明：

1. 廬山會議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2. 林彪那個講話，是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

3. 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理論綱領是天才論，組織綱領是設國家主席？？？

4. 解放軍有驕傲情緒，背上背了兩個包袱，一個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個是支左有功的包袱？？？

5. 華北小組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

6. 表揚江青“參加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同陳伯達、林彪的鬥爭，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要向江青學習？？？

以上各條除了最後第六條外，有什麼確切事實根據？是實事求是嗎？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嗎？是治病救人嗎？是黨內民主作風嗎？我懷疑，我不相信。最好由參加廬山會議的中共九大二百餘中央委員評論，由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評論。

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一個黨員，竟惹起這樣多、這樣大、置人死地的滔天罪惡，結果毀掉一個豐功偉績的元帥，毀掉一批豐功偉績的將軍，毀掉一個著名的政治家、理論家，還有一批其他高級領導幹部，你不覺得痛心嗎？我覺得異常痛心！難道這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的偉大勝利，值得高興，值得慶賀嗎？不！！這是自己毀滅自己的大悲劇、大災禍、大

錯誤！第一位全黨擁護的接班人毀掉了，第二位全黨擁護的接班人又毀掉了，誰高興？第一是反共反華分子高興，他們手舞足蹈的慶賀。第二是黨內“四人幫”高興，他們與反共反華分子互相呼應，也是手舞足蹈的慶賀。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領導人之一，是創建工農紅軍的領導人之一。在戰爭年代，他的豐功偉績是誰也不能否定的。

我過去對他一直是擁護的，我現在對他既擁護又反對，正確的擁護，錯誤的反對。

林彪對毛澤東的擁護，比誰都早，比誰都堅決，比誰都積極。毛澤東順境時他擁護，毛澤東逆境時他也擁護，林彪遭到毛澤東嚴格批評時，仍然擁護毛澤東。他是毫不動搖，幾十年如一日擁護毛澤東的“頑固份子”，“死硬派”。可是最後擁護毛澤東是“天才”，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本來是“名正言順”，為黨為國的忠誠好心，開始毛澤東也說是“順流”，不是“逆流”。“二月出現逆流，八月出現順流”。以後却出乎意外的變了，“擁護”變成錯誤，拍馬屁拍到馬腿上，烈馬揚腳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裏，慘不忍睹，臭不可聞。

毛澤東對待幾十年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親密戰友，多麼無情無義！

歷史京劇《打金磚》，其主要內容是漢光皇帝劉秀喝醉了酒，糊裏糊塗把同他一起同甘共苦的開國大臣殺得一乾二淨，在要殺某武將時遭到強烈反抗，就地拾起一塊磚頭，要砸昏君，皇帝迅速躲開，沒有砸着，最後武將砸自己頭腦而亡。皇帝酒醒後，知道皇后為了報殺父之仇，陰謀詭計故意把已戒酒的他灌醉了，結果將皇后也殺了。

這個故事雖然荒唐，但我感興趣，有教育和啓發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像喝醉了酒一樣，糊裏糊塗的昨天打倒彭羅陸楊，今天打倒劉鄧陶，明天打倒二月逆流。同時把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委主要負責方块字读书社区人殺光。可是至死之前毛澤東也未酒醒過來，糊裏糊塗地表揚作惡多端的江青“立了大功”。劉秀

是真喝醉了，難道毛主席也是真的“糊塗”嗎？

#### 四、兩次性質相近的廬山會議

廬山風景幽雅，是軍事、政治、文化齊聚的奇山。

三十年代，蔣介石坐鎮廬山，指揮贛湘鄂地區“剿共”，在廬山召開多次高級軍事會議，并辦廬山軍官訓練團。

解放軍在廣大人民支持下打敗了蔣介石後，共產黨也在廬山召開過各種重要會議。其中特別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及一九七零年八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均是兩次不成功的會議，給人印象非常深刻。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會議是討論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三面紅旗的經濟建設形勢，並總結經驗教訓。會議期間，彭德懷向毛主席呈送了一份書面意見，其中內容有一句：三面紅旗、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句話刺痛了毛澤東的心，很快發起了所謂黨內第八次路線鬥爭，毛主席無限上綱，誣蔑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又說：“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不談軍事，談什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還說：“我同彭德懷相處幾十年，祇有二八開，二分合作，八分不合作”。會議胡批亂鬥，搞得彭帥撤銷職務，臭不可聞。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指揮紅衛兵把彭德懷拉出來胡批亂鬥，甚至將他折磨得死去活來，最後蒙冤死去。毛澤東一句挽救的話也沒有說。彭德懷是工農紅軍創始人之一，不論國內反蔣，還是抗日和抗美援朝，均是中外名將，竟遭如此下場。

一九七零年八月，中央會議主要討論憲法修改、發展經濟計劃和戰備，林彪在開幕式大會上講話，其中有一句不指名批評張春橋的話，林彪說：“毛主席是天才，我仍堅持這個觀點”。陳伯達搞了幾條馬列主義關於天才的語錄，以證實林彪講話是正確的。

批評張春橋，刺痛了毛澤東的手腳都整涼了”。什麼是要害？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全體中央委員、候補中央

委員對江青、康生、張春橋一伙人倒行逆施的群起而攻之。

毛澤東坐不住了，很快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明鬥陳，暗批林。

會議結束下山後，在北京首先召開了批判“反革命簡報”的華北會議，撤消了李雪峰、鄭維山的職務，并隔離反省。然後召開批陳整風會議，批判“軍事俱樂部”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會後，毛澤東召集上述幾位談話說：“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解決了，主要看今後實際行動”。

可是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南巡時，態度突然大變，在外地秘密講話，策劃批林，其內容不准告訴北京任何人。毛澤東宣布廬山會議沒有完，批判林彪廬山講話是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毛澤東背着黨中央，背着中央政治局，秘密策劃批鬥林彪，其行為就不是光明磊落的。他自己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自己做到了嗎？我看“不要分裂”、“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就沒有做到。

林彪為什麼“逃”往蘇聯，衆說紛紜。但我認為，“逃”往蘇聯不是叛變，而是躲難、躲批鬥、逃禍。像朝鮮、越南有的高級幹部跑來中國躲難、逃禍一樣。

有的批判文章說，國民黨有汪精衛叛逃，共產黨有林彪叛逃，他們的罪惡，永遠不能翻案。我認為這是胡說八道，是“四人幫”式的思想言論。汪精衛永遠不能和林彪相提並論。汪精衛是徹頭徹尾的叛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當日寇在中國偽政權傀儡主席和偽軍統帥，配合日軍侵略中國，殘殺中國人民。難道林彪是這樣嗎？你能拿出半點根據嗎？

我過去說過：林彪出走是“逼上梁山”，是毛澤東秘密策劃批鬥林彪的結果，對不對，請大家評論。生在中國，死在中國，出走是錯誤的。毛主席則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去！”不久還高興地同幹部開玩笑說：“你們傷風感冒了，我的親密戰友、副統帥、參謀總長，哪裏去了？”由此可見，和當年對彭德懷的態度一模一樣。

### 方块字读书社区

彭德懷是杰出軍事家，排名第二的國家元帥。林彪也是杰

出軍事家，排名第三的國家元帥。他們的一生對革命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為黨為國為民立下豐功偉績。對他們的功績，任何無限上綱、強加罪名都是誣蔑不了的。彭德懷早已平反，林彪仍是懸案，早應平反，三十多年了尚未平反，什麼時候平反，拭目以待！

### 五、否定林彪搞軍事政變謀害毛主席

如果林彪要搞軍事政變並不困難，利用他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政治威信和黃、吳、李、邱掌握的陸、海、空軍大權，搞軍事政變可能易如反掌。但林彪根本沒有“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反動陰謀。黃、吳、李、邱也根本沒有這種反黨、反毛澤東的邪惡禍心。

共產黨、毛澤東把我們提拔到重要領導崗位，寄以很大希望，中共九大時又進入中央政治局，更加感到光榮又責任重大，應不辜負黨的重托。因此廬山會議期間，根本不可能搞什麼軍事政變。有的人說是“未遂政變”，言之無憑，不能成立。毛澤東說是搞“軍事俱樂部”，也沒有根據。

後來，林立果認為黃、吳、李、邱“這些老總政治水平低……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行，今後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真正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因此出現“五七一工程紀要”。

我認為林立果那些不切實際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空想，與林彪無關。什麼“小艦隊”，什麼“教導隊”，什麼火箭筒和火焰噴射器……，他們野心不小，要謀害毛主席，要襲擊釣魚臺，要由他們這些無名小卒掌握國家大權。但其具體措施、具體辦法則是很低能的，白日做夢、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樣胡鬧，根本不像是指揮千軍萬馬的軍事家、國家元帥、著名戰將林彪的作為。

還有，我在中央24號文件中看到的林彪給黃永勝的所謂“親筆信”，內容：“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房塊寧读书社區，林彪”。我認為這封“親筆信”一定是偽造的，是欺騙無知人的劣等作品，根據有

三：

第一，林彪的鉛筆字體，我稍有了解，我看所謂“親筆信”的字體同林彪的字體，就覺得似像非像，不是林彪親筆寫的。

第二，黃永勝與北戴河林彪處有保密電話暢通，林彪不論重要指示和一般指示，均用保密電話告訴。而黃永勝與北戴河天天有電話來往。我在軍委辦事組工作，還沒有見過林彪有書面指令。

第三，林立果手中的林彪給黃永勝的所謂“親筆信”，為什麼不送給黃永勝，而是給他們死黨傳閱？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借林彪的權威，欺騙他們死黨，拼命去幹壞事。最後這份“親筆信”還是從他們死黨手裏收回的。

“四人幫”利用所謂“手令”和這份“親筆信”，誣陷林彪要謀害毛主席，搞軍事政變，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有些批判文章也把這份所謂“親筆信”當成“珍奇寶貝”，胡批瞎批，是盲目無知的。

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不平則鳴，現在就鳴到此，還有其他問題，以後再鳴。其實廬山會議情況，在我的回憶錄中已有所記錄，但那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寫的。現在寫的是補充過去的不足。

九十高齡老人，能不能繼續補充很難說，可能帶到火葬場燒掉而了結。但物質不滅，歷史是人民寫成的，我很樂觀。

## 不平則鳴（之二）

九十歲 李作鵬

### 一、含冤負屈

特別法庭判決我三條大罪：第一是組織領導反革命罪；第二是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三是方塊字讀寫社區。這三條大罪，根本沒有出示任何證據，完全是誣蔑陷害。

其實當時國外評論很多，有的說：“黃永勝等幾位大將的罪行，沒有明確的證據”，有的說：“證據不足有失公平”，有的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等等。

現在主要談林彪在山海關機場“外逃”問題。在這個舉足輕重、震驚中外的問題上，特別法庭對我定罪三點：1、“兩次篡改周恩來的命令”；2，“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3，“事後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參加公審領導人之一伍修權曾說：“李作鵬主要是山海關機場問題”。

公審及以前，我對山海關機場問題採取了全部承擔責任的態度，因為林彪是在山海關機場“逃走”的，機場是海軍機場，我是海軍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又是遵照周總理指示處理機場問題。因此當時我認為，山海關機場發生的問題，不管性質多麼嚴重，我不但有領導責任，而且有直接責任。我不能把責任推給周總理。我對周總理領導的高水平、工作才能、人格風度歷來是敬佩的。他在處理“九·一三”事件的過程中，不管我覺得有什麼不妥，有什麼失誤，寧願自己承擔，寧願自己吃虧受委屈，也不把錯誤推給周總理。為了黨、為了國家、為了大局，即使蒙冤負屈、粉身碎骨，也不說一句怨言。

在特別法庭公審高壓下，我咬緊牙關忍耐着，絲毫不涉及周總理，祇說了一句：“承擔責任，保存資料，保留意見”。同時我還表示，“希望特別法庭把處理山海關機場事件的全部資料長期保存，以留給爾後的史學家、法學家研究參考”。

應該說，我這種做法不是實事求是，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沒有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

經過十七年的刑期折磨，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人也風燭殘年了，才決心將含冤負屈、閉口不講的情節，吐露出來，并將詳細情況寫在我的回憶錄中。

## 二、簡述過程 方塊字读书社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二十三時，周總理電話查問：“山

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到了那裏？”我經查問後報告周總理：“有一架三叉戟飛機于晚二十時十五分到達，現仍停在機場”。周總理聽後語氣平和地對我做了四條指示：

一，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

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就請他給我來個電話。

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的準備。

九月十二日23點35分，我將周總理指示精神向山海關機場進行傳達。但是由於我並不了解北戴河發生的情況，對總理電話指示中的第三條，當時我確有考慮：“難道周總理個人指示，或黃總長個人指示也不能放飛嗎？”因此在向山海關機場場站值班員傳達總理第三條指示後加上了我的補充：“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

九月十三日零點06分，我再次打電話告訴山海關機場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的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九月十三日零時20分左右，當場站領導電話請示：“如果飛機要強行起飛怎麼辦？”我不敢決定。我答：“可直接報告周總理。”

九月十三日下午，秘書劉繼祥向我報告，海航五師整理的《山海關機場九月十二、十三日情況報告》。其中山海關機場記錄零點06分的通話原文，完全不符合我的指示原意。因此我進行了修改，修改後全文是：“零點06分，李政委來電話，再次強調中央首長指示，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在方塊字讀書社區們要負責任。”這樣才符合我指示的原意。同時我要劉秘書與山海關機場校對，劉秘書經過

校對後，報告我說：“完全與首長改動的情況一樣。”（劉秘書仍然活着，可以查證。）

之後，劉繼祥秘書將報告謄抄後送我，我一個字也沒有改動，就在這個文件頭上寫上：“呈總理批示”。

事實過程就是如此。

### 三、周恩來的失誤

九月十三日晨，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由周總理報告林彪“外逃”的經過。我從周總理的報告中，才大致了解林彪乘飛機“外逃”的情況。當時我聽後非常震驚！原來周總理早就知道林彪要坐飛機“外逃”，但卻沒有向我透露任何蛛絲馬迹，顯然是對我政治上不信任！

我認為周總理處理山海關機場“九·一三”事件的過程中，存在重大失誤，他采用的既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而是下策！

什麼是上策？當總理知道林彪要“外逃”的情報，應立即指示北戴河擔任林彪警衛的8341部隊加強警衛，加強監視，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同時總理完全可以直接與北戴河林彪或葉群通電話，明確告訴他們，中央不同意夜航，不同意現在離開北戴河。

什麼是中策？周總理既然對我政治上不信任，不便告訴我林彪要“外逃”的情報，那就不應該讓我處理這個問題，應該命令其他人或海軍司令員蕭勁光來處理這個問題，明確告訴他林彪要“外逃”，立即關閉山海關機場，嚴格控制三叉戟飛機，軟禁空軍機組人員不准亂動。這樣林彪即使到了山海關機場，也無法“外逃”。

什麼是下策？上面兩策皆失，採取了對我政治上不信任，而又要我處理這樣重大問題，既不敢告訴我林彪“外逃”的情報，又不敢指示我採取強有力阻止林彪“外逃”的措施，把我蒙在鼓裏，糊裏糊塗不可能有什麼好的高明辦法，周總理違背了“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的原則，結果導致林彪飛機“逃跑”。

周總理知道林彪要坐飛機“外逃”，為什麼提出“四人一起”的辦法？這完全不是他處理緊急重要問題的作風。周總理一生獨自處理許多國內外、黨內外的緊急重大問題，他有資格、有權力、有能力、有經驗，獨自專行處理，根本無須什麼“四人一起”，完全是多此一舉。

但是當時一個是黨的副主席、接班人，一個是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一個要夜航，一個不讓夜航。擺在面前的確實是一個難題，怎麼辦？把林彪放跑了，不亞于爆炸一顆原子弹；把林彪扣住了，林彪不承認“外逃”，還會責問總理為什麼限制我的行動自由，周總理就很為難了。找“四人”共同負責，似乎會好一些。

其實“四人一起”是無法處理緊急情況的，很容易貽誤時機，不是好辦法。夜間四人並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自住宅。林彪飛機要起飛夜航，山海關機場先向我報告請示，我立即報告周總理，報告總長，報告吳法憲，徵求意見後，才向山海關機場作回答。或山海關機場直接請示周總理，由總理徵求黃、吳、李的意見，也要一定時間。這才是拖延時間，放跑林彪的辦法。

在這裏還要提一句，無論“四人一起命令”，還是“四人中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飛”，還是“聯合指示才能放飛”，都無法改變林彪強行起飛的事實。祇有周總理按上策或中策的原則果斷處理，才有可能阻止林彪的行動。

總而言之，特別法庭回避周恩來的重大失誤，把我打成替罪羊，似乎是顧全大局。其實我個人犧牲，關係不大，最重要的是不執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及沒有明確證據，有失公平，自毀長城的政治影響甚大。

公道在人心，千古奇冤，歷史遲早會還個清白。祇要我們黨的領導能够真正實事求是，做到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任何重大歷史問題都可以公平、公道、正確的解決。黨的領導威信大為提高，人民心情舒暢，全心全意擁護。如果我們黨的領導對方塊字漢書社區過分依靠“宜粗不宜細”，不敢觸及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敢觸及問題的關鍵，為了找替死鬼，

甚至無限上綱，強加罪名，把好人誣成壞人，把小錯說成大罪，用這樣不公平、不公道的錯誤處理辦法，來維持領導威信和權力，是困難的，不能持久的。人民不會心服口服，不會心情舒暢，不會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民心似水，可以載舟，可以覆舟，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 二、步兵營進攻演習的幾點經驗

作者說明：

這篇文章發表于1953年10月《八一雜志》第40期。本文通過組織步兵營進攻演習，論述對諸兵種合同演習的組織工作要點，強調學員要在模擬實戰演習中訓練。



為了了解諸兵種合同戰鬥的戰鬥組織與協同方法，52年我校在漢口北橫店附近，組織了一次聯合兵種的步兵營進攻實兵演習。茲將此次演習的幾點體會寫出，以供參考。

### 一、演習前的準備工作

演習成效的好壞，決定于演習前準備工作的好壞。凡準備不細致，計劃不周密，均將影響演習的成效。

1. 選擇演習地區——演習前先從地圖上標定演習地區，然後詳細現地偵察，務求能適合兵種合同戰鬥

的演習。首先應適合坦克進攻（如祇有小起伏地，農作物少），其次應有良好參觀地點及交通方便的地形。橫店附近，就是具備上述條件——有公路，有鐵路，有便于坦克運動的小起伏山岡，有便于諸兵種協同組織的地形、有足够的正面與縱深，也有高地便于參觀。

2. 構成想定——演習地區決定後，組織戰術教員和各兵種的教員到現地詳密的組織想定。想定組織，必須針對美帝防禦特點，以及現代化作戰的特點為着眼。要表現出合同戰鬥的功用。為此必須對現地詳密偵察，反復研究。務使想定內容基本上是完備的，然後印制出來，再組織預演。演習者有了想定作依據，即易于理解演習內容。如果想定制定的粗糙，必將引起預演中的許多修改和變動，而浪費了人力和時間。

3. 組織演習指揮部——組織一次演習，無異于組織一次戰鬥。諸兵種合同戰鬥的演習組織工作和組織諸兵種合同戰鬥是一樣複雜的。必須有統一的、健全的指揮機構，有各種專門人材，具體分工，各行其實，才能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演習。千萬不要臨時抽調指導人員，或一人兼數職，這樣則易于混亂指導步驟。指揮部幹部，不要有臨時應付公差或幫忙觀點，必須正確認識這是完成諸兵種合同戰鬥訓練的重大任務之一，要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

4. 演習分隊的訓練——演習分隊是從各種不同建制的單位調集一起的，軍事素養不一致，技術無聯繫。因此訓練步驟須根據各分隊具體情況，圍繞演習內容，先予以分別的訓練和指導，而後再聯合實地預演，這種訓練完全是突擊式的，強調各兵種動作熟練和協同一致，特別要遵守時間，嚴格執行計劃。據我們的經驗，先將演習分隊在演習地區全部擺開，使各分隊明了他們在各時期、在各地點的動作；然後分散，在其預定演習的地區，從單兵到班、排、連反復演習；最後總和預演，使各兵種動作一致，有步驟地逐次修正。這方塊字讀書社區分隊技術問題，又能符合聯合演習要求。其次演習分隊，必須確認演習就是訓練自己的最

好時機，應愉快地努力訓練和學習。這次演習證明，有正確認識的演習分隊，經過反復演習，無論幹部戰士，在戰術上、技術上、體力上均有顯著的進步；相反，有些分隊存在幫忙應付公差的觀點，則收獲不大。

5. 預演及器材消耗——組織一次正式演習，須有三至四次的正式預演，使用一部分器材，才能期望正式演習比較完善。據我們的經驗，預演所需器材，最少須與正式演習時相等。否則預演時看不出缺點，而正式演習時，反而使用器材過多，發現缺點亦來不及糾正，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6. 工事構築——工事構築包括敵防禦工事及我方進攻工事，這些應和真實陣地完全一樣的構築，特別注意偽裝，嚴格規定紀律，務使在攻勢發起前，戰場上形成假空虛的狀態。兵種雖多，但看不出目標來。這樣才能顯示出現代戰鬥特點。

7. 組織參觀——假設參觀者能够深刻體會內容起見，在演習前一天，參觀人員有組織地先到演習場參觀。由演習指揮部有組織、有計劃地派專人到每一陣地上，現地結合圖表、沙盤、實兵、實物介紹每一階段的各兵種動作，使參觀者有一個全面演習內容的概念。這樣既便利于他們次日的參觀，同時也就等于上了一次步兵營進攻現地研究的課。正式演習時，須到指定的參觀地點參觀。由戰術教員利用廣播器，結合演習進程，按時逐段介紹，特別是容易使人模糊的地方，詳加說明。否則演習進行很快，容易形成走馬觀花，看看熱鬧，印象不深。

## 二、從這次演習中解決的一些問題

1. 接觸敵人的進攻方式：過去進攻方式一般由行軍隊形開進、展開，經過接敵運動然後到進攻階段。對於近代戰爭通常採取的衝鋒準備、衝鋒實施，縱深戰鬥三個階段，思想上是有抵觸的，尤其是初級幹部。經過這次步兵營的演習，大家才明白：因為現代戰爭，雙方軍隊數量衆多，戰線漫長，自動火器和機械化部隊的增加，以及築城器材的進步，迫使雙方形成膠着狀態。因此進攻部隊常是在接觸敵人陣地前沿200—400公尺的距離，進行

## 二、步兵營進攻演習的幾點經驗

綿密攻擊準備，然後發起總攻。這樣不但突入敵陣容易，而且減少突入敵陣地內不必要的混亂，縮短戰鬥過程。這種沒有經過接敵與進攻階段，而直接接觸敵人的進攻，是近代諸兵種合同戰鬥通常采用的進攻方式。

2. 從步、炮、坦、工及空軍的互相關系，證明單一兵種不能獨立完成任務。現代作戰是各兵種協同動作為基礎的全軍戰鬥。經過這次演習，更顯著地證明了這一點。如在演習時，炮火準備未開始前，空軍開始轟炸破壞；炮火準備的末期，坦克到達衝鋒地線，工兵施放煙幕，炮兵開始延伸射擊，坦克引導步兵衝鋒。但在炮火已延伸射擊，而坦克與步兵尚未衝到敵第一塹壕的空隙期間，敵人的火力復活了，營的直接瞄準的步兵炮及營迫擊炮，重機槍，則猛烈地壓制敵復活的火力點，使坦克、步兵順利地實施衝鋒。

坦克與步兵保持200—400公尺距離，在炮兵護送射擊掩護下，坦克、步兵一波一波地前進。在坦克受到敵反坦克火力或防坦克障礙物阻止不能前進時，工兵則協同步兵，除以火力消滅敵反坦克手及反坦克武器外，很迅速地排除了一道一道的防坦克障礙物，使坦克順利前進。同時坦克又以火力掩護工兵作業，引導步兵向敵陣地突進。這就是諸兵種合同戰鬥互相依靠、互相幫助的關聯性。也必須這樣，在諸兵種的合同作戰中發揮每個兵種的特性，才能完成共同任務，徹底消滅敵人。

從這裏有力地證明了無論強調那一個兵種，都不能單獨完成現代化的戰鬥任務。我們這次演習，有一輛坦克掉在敵人第一塹壕裏，步兵、工兵祇顧前進，沒有及時幫助坦克克服困難，到演習結束後才把坦克救出來，這是合同作戰演習中不應有的現象。

3. 進攻正面、縱深及其速度：大家知道，按戰術原則，通常主要突擊方向上的團，進攻正面在1500公尺左右，縱深3—5公里，當前任務是奪取敵人第一陣地，後續任務是占領敵團預備隊陣地及其炮兵陣地；主攻營進攻正面在700公尺以內，縱深1500公尺左右，當前任務是奪取敵第一、二道塹壕，後續任務是占領

敵第三道塹壕，並殲滅敵營預備隊及其炮兵。進攻速度平均每小時1.5至2.0公里。有些同志對這些原則始終有所懷疑，認為進攻正面太寬，縱深太長，尤其對於進攻的速度，認為太快。

這次營進攻的演習，正面是700公尺，成兩個梯隊，既不感覺兵力火力的擁擠與密集，亦不感覺兵力分散與薄弱。至于突破敵營防禦陣地1200公尺的縱深，祇經過45分鐘（從發起衝鋒計算起）就解決戰鬥。從這次演習，由於現代化裝備的部隊出現於戰場，這個進攻正面和縱深及其速度的數字，證明是正確的。

4. 炮兵保障：從這次演習，大家對於炮兵保障有了深刻的認識。如：在炮火準備時，營八二迫擊炮歸團炮兵群長指揮，參加炮火準備，團配屬於營的步兵炮，擔任直接瞄準射擊。這就使壓制和破壞射擊都起着很大的作用。衝鋒發起後，師、團炮兵群以逐次集中射擊護送坦克與步兵衝鋒，團、營部分炮兵則在炮火延伸後擔任壓制敵復活火力點，直接掩護坦克、步兵的衝鋒。縱深戰鬥時，營的戰鬥地區雖然仍在師、團衝鋒護送射擊範圍內，為取得步、炮更進一步的密切協同，及時對敵壓制及粉碎敵之反衝鋒，團炮以一部轉屬到營，營炮以一部轉屬到連。如此分割指揮，不但火力仍然是集中的，而且機動靈活，足以應付一切變化，加速戰鬥的進程，解決了不會使用大量炮兵的模糊認識。

5. 現代化進攻與防禦陣地組織：這次演習，在進攻方面，距敵前沿200—300公尺處挖掘第一道塹壕，並有各種火器掩護的交通壕、掩壕、掩蔽部、防彈坑、指揮所及防坦克障礙物和坦克出發陣地及炮兵陣地等工事設備。敵軍方面陣地，按照美軍防禦特點，結合現代化防禦原則而組成的。包括主陣地、預備隊陣地及炮兵陣地。此次我一個營進攻敵人一個連的正面，該連以兩個排展開在第一塹壕內，另一個排在第二塹壕內，其第三塹壕則為營預備隊與營炮兵陣地。第一塹壕與第二塹壕距離約為200—400公尺，第二塹壕距離第三塹壕約為600—800公尺，有兩個主干交通壕貫通其整個防禦。在塹壕間斜交，加強陣地組織，在陣地周圍及其縱深圍繞着防坦克

地雷區及各種障礙物。

由于上述進攻與防禦陣地編成，使學員對於現代化進攻與防禦陣地組織，得到明確的認識，同時也解決了各兵種、各階段、各時期的協同問題。

6. 通信聯絡：這次通訊聯絡組織是經過團通信樞紐部、團、營指揮所、觀察所等系統組成的。在演習過程中，通信聯絡得到有力的保證，大家對於各種通信手段亦有了深刻的認識。

在有線電方面：于進攻準備時期，必須構通各梯隊以及各兵種指揮員間的通信聯絡，并應架設雙線，防止指揮聯絡中斷。但在我軍現有電話技術裝備下，一般趕不上步兵發展速度。所以在進攻發起後，應採取無線電聯絡為主，以有線電為輔助，這樣才能保證通信及時。無線電方面：以我現有的通信裝備及技術條件，報話機祇能配屬到營，步行機運動輕便，使用手續簡單，可以配屬到連。經過這次實際經驗，無線電的使用應更進一步發展到排才能通信自如，對空聯絡則主要使用布板。

### 三、今後對諸兵種合同作戰教育的改進意見

由於這次演習規模小，祇有步兵一個營、坦克一個連（十輛）、工兵一個連、炮兵一個營（實際祇有二個多連）、一個通信連、飛機祇出動了一架參加，未能呈現出諸兵種合同作戰全般動作。營進攻過程很短，一閃而過，參觀者所得的印象也不十分深刻。特別是兵器陳舊，顯示不出新兵器的威力。如坦克太舊太慢，稍遇坡度就爬不上去，使步兵與坦克動作都不够緊張，飛機未按預定計劃出動及行動，表現不出什麼戰鬥動作，形成象徵性的配合。這都是演習中的缺點，根據這次演習經驗，對今後合同戰鬥教育，提出下列四點改進意見：

1. 組織諸兵種合同戰鬥實兵示範演習，最好有現代化的裝備，特別是坦克、飛機、炮兵，同時要有充足的物質器材保障，這樣才能表現出現代化的戰鬥特點，對幹部與部隊教育才會深刻，否則雖耗費很多人力物力。

2. 諸兵種合同作戰，要使各兵種互相協同，充分發揮各兵種

特性，匯成諸兵種集體力量，否則，哪怕是很小地違反計劃的行動，必將影響全局的行動，這一原則無論演習或作戰均不能違背。遵守時間，遵守計劃成為合同作戰的高度要求。這種思想與習慣必須在嚴格的養成教育及日常生活教育中，同時進行培養。

3. 諸兵種合同戰鬥的戰術精神，必須貫徹到最小分隊。因為現代戰鬥已不是一連一排的單獨作戰，哪怕最小的一個步兵班，它前面一樣可能有坦克引導前進，有炮兵護送衝鋒，有空軍支援進行戰鬥，不能以孤立的單一步兵班、步兵排的戰鬥動作去教育部隊。步兵指揮員通常就是諸兵種合同戰鬥的指揮員，應加強其全局觀念及諸兵種協同動作的作戰指揮能力的訓練。

4. 步兵是完成最後殲滅敵人的兵種。無論哪一兵種，都應以協助步兵完成任務去協同作戰。“一切兵種的協同動作都為步兵的利益而組織”（摘自《蘇軍步兵戰鬥條令》第二部第一頁）。所以各兵種如果祇強調本兵種的特殊性及困難，各搞一套，否定步兵仍為主要兵種的地位，均將妨害團結，無法做到完善的協同動作，而勢必影響戰鬥進展及戰果。

以上就是此次步兵營實兵進攻演習的經驗初步歸納，是否正確尚請大家指正。

### 三、戰略上以一當十， 戰術上以十當一

——論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

作者說明：

本文刊登於1964年12月，《紅旗》雜志第23、24期。這是我調任海軍後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性文章。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指針，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切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指針。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為戰勝國內外敵人，解放全中國，進行了長期的英勇的鬥爭。中國革命是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通過不斷地摧毀反革命軍隊，不斷地在一塊塊地區打碎反動的國家機器，最後奪取了全國政權，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的。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經驗，生動地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英明、偉大和正確。

中國人民的革命武裝在開始建立的時候，同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軍隊相比較，在數量上和裝備上都處於劣勢地位。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中國人民革命武裝經常處在强大敵人的包圍和進攻之下。因此，能不能在戰略上以一當十，敢于鬥爭，爭取勝利，能不能在戰術上以十當一，善于鬥爭，善于勝利，就成了一個十分突出十分嚴重的問題。正是毛澤東同志，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毛澤東同志從人民戰爭、人民軍隊的基本觀點出發，規定了人民軍隊的建軍方針和建軍原則，解決了人民軍隊以弱勝強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問題，引導中國人民革命的武裝鬥爭，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的核心，也是我軍的傳統戰法。這種作戰方法，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在同“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的鬥爭中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對於戰勝國內外敵人，奪取全國勝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

“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于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sup>1</sup>又說：“實行這種

方法，就會勝利。違背這種方法，就會失敗。”<sup>1</sup>

認真學習和研究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對於深刻地學習和領會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全面地學習我軍幾十年來豐富的作戰經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 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戰略策略思想在軍事鬥爭中的具體體現

正確地認識敵我形勢，建立正確的戰略策略思想，是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關鍵之一。毛澤東同志根據長時期同國內外敵人作鬥爭的經驗，并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中國和世界歷史以及當代國際形勢，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點，形成了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戰略和策略思想。

毛澤東同志反復指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雖然貌似強大，但是，它們代表的是反動的、腐朽的、沒落的階級。歷史發展的規律注定了它們必然滅亡的命運。因此，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革命人民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是紙老虎，在戰略上藐視它們，敢于鬥爭，敢于勝利，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同時，毛澤東同志又反復指出：和一切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具有兩重性。在它們最後被消滅以前，它們暫時還有力量，在軍事上暫時還占有優勢，它們還要吃人。在這點上說，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因此，在戰術上，在具體鬥爭中，革命人民必須重視敵人，採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祇有把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和靈活巧妙的鬥爭藝術結合起來，才能奪取每一次具體鬥爭的勝利，最後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

毛澤東同志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時曾說過：“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又說：“我們是以少勝多的——

注1.《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6頁。

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說。”<sup>1</sup>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也可以說是戰略上“以一當十”、“以少勝多”，戰術上“以十當一”、“以多勝少”這一思想的進一步的高度概括。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是戰術上重視敵人在軍事鬥爭中的集中表現，是戰術上“以十當一”、“以多勝少”的具體化，由於我們在軍事鬥爭上充分重視敵人，足夠地估計敵人的力量，因此每次作戰都強調作好充分的準備，不打無準備之仗和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一切僥幸取勝的心理和輕敵冒進的作法，力爭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毛澤東同志說：“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sup>2</sup> 每戰集中二倍、三倍、四倍甚至五、六倍于敵的兵力以對付敵人，就是以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這樣，我軍就有勝利的充分把握，同時，我軍又十分講究指導戰爭的藝術，注意利用敵人的弱點、錯誤和敵人內部的矛盾，以及其他各種有利條件，實行各個擊破。毛澤東同志說：“打仗祇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祇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工廠祇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祇能一塊一塊地犁……。這叫做各個解決，軍事書上叫做各個擊破。”<sup>3</sup>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同時又體現了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的思想。因為祇有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具有“以一當十”的革命氣概和戰鬥精神，才能在强大敵人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不為敵人的來勢洶洶嚇倒，不為複雜環境所迷惑，敢于集中兵力打擊敵人。另一方面，實行這個作戰方法，不斷地取得戰役戰鬥的勝利，又進一步教育了人民和軍隊，使他們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清楚地看到敵人是可以打敗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是完全正確的。這樣，又必然會進一步增強人民和軍隊對敵鬥爭的信心，鼓舞他們為奪取更大的勝利而鬥爭。

注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0、222頁。

注2.《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7頁。

注3.《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頁。

有人認為，戰術是服從於戰略的，既然戰略上“以一當十”，那麼戰術上就不能“以十當一”，否則戰術和戰略就是相互矛盾。這些人看問題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他們不了解戰略和戰術的辯證關係。說戰術服從於戰略，是說一切戰術必須有效地保證戰略方針的實施和戰略目的的實現。戰略和戰術既是一致的，又是有區別的。戰術隸屬於戰略，服從戰略目的，這是它們一致的方面；但戰略學是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戰術學是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這又是他們區別的方面。如在抗日戰爭中，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戰役戰鬥上的作戰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兩者看來是相反的，然而，沒有後者，前者就不能實現。同樣，戰略上“以一當十”和戰術上“以十當一”兩者看來是相反的，但後者恰恰是實現前者的必要手段。如果抹殺戰略和戰術的區別，在具體作戰中也強調“以一當十”，就必然會犯輕敵冒險的錯誤。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如群衆基礎、地形、天候、打擊對象等條件對我特別有利，或為了完成某些特定的作戰任務，在戰役戰鬥中也有以少勝多的場合。但是，作為作戰指導思想來說，作為主要作戰方法來說，我們必須堅持以多勝少，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由此可見，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既表現了敢于鬥爭、敢于勝利的革命精神，又表現了嚴格的科學態度和靈活巧妙的鬥爭藝術。它是戰略上藐視敵人和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戰略策略思想在軍事鬥爭中的具體體現。

## 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轉變敵強我弱形勢，加速最後勝利的最有效戰法

革命的人民武裝，在開始的時候，甚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總是處在强大敵人不斷的進攻和“圍剿”之中。這是通常的敵我客觀形勢。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這種形勢是可以轉變的。戰爭是力量的競賽，戰爭力量的優勢和劣勢本身，固然是決

定主動和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和被動的現實事物。在戰爭過程中如何推進、加速力量對比的變化，如何使弱小的革命力量，在敵人處于優勢的情況下，奪取主動，擺脫被動，達到制敵而不受制于敵的地位，從而戰勝強大的敵人，其決定因素是靠主觀的努力，即運用正確的戰法，多打勝仗，少犯錯誤，并經過持久的、艱苦複雜的鬥爭，不斷地消滅敵人，不斷地壯大自己，將我之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轉變為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毛澤東同志指出：“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够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sup>1</sup> 這一正確指導，最主要的就是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各個歷史時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對於改變進退、攻守、內線和外線的形勢，使我軍由弱變強，由劣勢轉為優勢，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經受了一切考驗，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在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深刻地分析了敵人强大紅軍弱小的特點，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既有順利條件又有困難條件的兩個方面，即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敵人，但又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分兵以發動群衆，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誘敵深入”，

“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劣势勝強敵”等一套的作戰原則和方

<sup>1</sup> 《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79頁。

法，解決了以弱小的紅軍戰勝强大敵人這一最困難的課題。

中國工農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運用上述的戰略戰術，在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二年間，勝利地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四次反革命“圍剿”，發展了紅軍武裝，擴大了革命根據地。一九三零年底，蔣介石集中了七個師約十萬人，採取分進合擊的戰法，

“圍剿”江西中央紅軍，妄圖一舉將紅軍殲滅。當時我軍祇有四萬人，在敵我力量懸殊的形勢下，採取了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以四萬人的全部力量突然攻擊張輝瓈師，全部殲滅敵人。繼而又追殲譚道源師一半。第一次“圍剿”就勝利地被打破了。一九三一年五月，敵人又以二十萬人的兵力發動第二次

“圍剿”，當時中央蘇區紅軍祇有三萬餘人，比上次反“圍剿”時還少。我軍仍然實行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先打王金銅等部十一個團。初戰勝利後，接着打其餘各路敵人。十五天內，橫掃七百里，連打五仗，繳槍二萬餘，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一九三一年七月，蔣介石又親自出馬，組織三十萬人發動了第三次“圍剿”，分三路長驅直入，企圖壓迫我軍于贛江而消滅之。我軍在上次反“圍剿”中，苦戰之後，沒有得到休整補充，兵力仍是三萬人左右。針對敵我情況，我軍採取了“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千里轉戰，機動靈活地在敵人大包圍圈內，利用敵人的空隙，穿插轉移，調動敵人，疲憊敵人，尋找戰機，終於在興國、寧都地區三戰三勝，繳槍逾萬。在敵人退却時，又消滅其一個師和一個旅。經過三個月的奮戰，第三次“圍剿”又被打破了。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敵軍分三路進攻中央蘇區，我軍集中兵力先打其西路，一舉殲滅兩個師，繼而又消滅其中路的一個師，兩役繳槍萬餘，這次“圍剿”也基本上被打破了。祇有第五次反“圍剿”，由於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者，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才沒有粉碎敵人的“圍剿”，而且使紅軍遭到了嚴重的損失。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正確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特點和國內外的形勢，說明了抗日戰爭必然是持久戰，批駁了“亡國

論”和“速勝論”，科學地預見到了三個戰略階段的發展過程，從而規定了持久戰這個總方針，并提出了“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戰，內線中的外線”的具體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在新的情況和新的條件下，有了新的發展和不同的運用。

毛澤東同志將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提高到戰略地位，正確地解決了如何在敵人的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一系列問題。首先，明確地提出了“我軍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輔”<sup>1</sup>的方針，批判和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的所謂“運動游擊戰”的錯誤觀點。其次，強調必須建立根據地。根據地是進行游擊戰爭，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的戰略基地，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存在和發展的，而“一切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祇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裝部隊、戰勝了敵人、發動了民衆這三個基本的條件逐漸地具備之後，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來。”<sup>2</sup>第三，游擊戰爭的兵力使用的“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轉移兵力”<sup>3</sup>，即所謂時而化零為整，時而化整為零，忽南忽北，又游又擊。對於分散、集中和轉移三者的關係，強調指出：“游擊戰爭本來是分散的，所以成其為普遍的游擊戰，且在許多任務，例如擾亂、箝制、破壞和做群衆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為原則；然而就一個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當着執行消滅敵人的任務，尤其是為着打破敵人的進攻而努力時，就仍須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敵小部’，仍然是游擊戰爭戰場作戰的原則之一。”<sup>4</sup>在情況和任務需要時，游擊隊和游擊兵團還必須像流水和疾風一樣，迅速神秘地轉移其兵力。第四，在游擊戰爭已經起來并有相當發展之後，敵人向游擊戰爭根據地的進攻是必然的。因此，敵後“游擊戰爭的方針是打破這種圍

注1.《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

注2.《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5頁。

注3.《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03頁。

注4.《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00頁。

攻，採取反圍攻的形態。”<sup>1</sup>如何打破這種圍攻？毛澤東同志指出：“應是以次要兵力箝制敵之數路，而以主要兵力對付敵之一路，採取戰役和戰鬥的襲擊戰法（主要的是埋伏戰），于敵行動中打擊之。”“一路打破之後，又轉移兵力去打破敵之另一路，這樣各個地擊破敵之圍攻。”<sup>2</sup>

我軍在八年抗戰中堅持貫徹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戰略戰術原則，廣泛地開展了敵後的游擊戰爭，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抗擊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華日寇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偽軍。粉碎了敵人殘酷的“合圍”、“掃蕩”、“蠶食”和“封鎖”。在最艱苦的時期，敵人曾集中了絕大部分兵力進攻我抗日民主根據地，僅在華北就用了八十萬兵力。在這種情況下，我軍主力部隊和民兵、地方游擊隊嚴密結合，在內線和外線靈活作戰，一方面以部分主力部隊分散配合民兵、游擊隊牽制敵人，襲擾敵人，用地雷、土槍、土炮、手榴彈殺傷敵人；另一方面，大部分部隊則轉到敵人“合圍”圈外，抓住戰機，集中兵力殲滅敵人一路或一部，以粉碎敵人的進攻。八年抗日戰爭，我軍總計消滅了日寇五十二萬七千多人和偽軍一百一十八萬多人，創造了十九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了近一億人口的廣大土地。我軍由幾萬人發展到九十多萬人，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的總兵力有四百三十萬人，在抗日結束時接收了日本侵略軍一百萬人的裝備，美帝國主義又為它裝備了一百零六個師，而且擁有三億以上人口的地區，控制了全國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鐵路交通線，其實力不能不說是相當雄厚。我軍當時的兵力祇有一百二十多萬人，不及國民黨軍隊的三分之一，並且被分割在幾十塊根據地裏，軍隊裝備差，沒有外援。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大內戰，毛澤東同志深刻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蔣介石政府的强大祇是暫時的、表面的，它實際上是一個外強中

注1.《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方块字读书社区 卷，第419頁。

注2.《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9-420頁。

乾的政府。它的進攻是能够打敗的，它的前途必然是衆叛親離，全軍覆滅。爲了粉碎蔣介石集團的進攻，毛澤東同志規定了“我軍應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爲主，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爲輔”的作戰方針，并且指出“在蔣軍武器加強的條件下，我軍必須特別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sup>1</sup>以後，又在闡述十大軍事原則時，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作了具體說明。我軍貫徹執行了這一戰勝敵人的根本戰法，在四年的戰爭中，共殲敵八百餘萬，解放了全國大陸。

在戰爭開始時，國民黨反動派以一百六十萬軍隊向我實行全面進攻。我軍實行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大踏步後退，大踏步前進，主動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誘敵深入，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選敵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運動中予以各個殲滅。經過八個月的戰爭，殲滅敵軍七十一萬多人，敵人被迫停止了全面進攻，并改變戰略方針，對我山東和陝甘寧兩個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我軍在山東孟良崮等戰役殲敵五萬餘人，在西北地區七次戰鬥中殲敵三萬餘人，又粉碎了敵人的重點進攻。這樣，前後經過一年的戰爭，共殲敵一百一十二萬，迫使敵人轉入了全面防禦，我軍則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一九四七年七月，首先由晉冀魯豫野戰軍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接着各野戰軍相繼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構成了全面性的戰略進攻的總形勢，并從此將戰爭的主要戰場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共殲敵二百六十四萬人，并繳獲了大量的武器裝備。我軍不僅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而且在戰爭中發展到二百八十萬人。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和戰略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此時，國民黨五個戰略集團，分別陷在東北、華東、華北、中原、西北五個戰場上，祇好被動挨打，作垂死掙扎。

毛澤東同志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洞察到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經到來，就在蔣介石企圖收縮兵力，向南總撤退之前，當機立斷，抓住大好戰機，組織換學读书社區

<sup>1</sup>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

大戰役，進行了偉大的戰略決戰。在三大戰役中，對於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的運用，有了更高的發揮，達到了更加完善的階段。在我軍對敵人實施戰略包圍的同時，進行了戰役戰術的分割圍殲，即在戰略上將敵人的戰略集團分隔在幾個戰場上，而在各個戰場上，又把敵人強大的戰略集團肢解為若干孤立部分，然後集中優勢兵力，逐次予以殲滅。從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一百四十天中，總共殲滅了敵人一百五十四萬餘人，解放了東北、華北全境和其他廣大地區。我軍主力前進到長江北岸，使國民黨反動派賴以發動反革命內戰的精銳部隊基本上歸於消滅，大大地加速了解放全國的進程。

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證明，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不僅在我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可以將我之劣勢轉為優勢，而且在我處於優勢，敵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可以加速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

### 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基本思想是殲滅戰思想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基本思想，就是殲滅戰思想。毛澤東同志說：“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包圍迂回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sup>1</sup> 殲滅戰，是我軍歷來作戰的基本方針和根本指導思想，是毛澤東同志偉大戰略戰術思想的精華。它貫徹在中國革命戰爭所有的作戰原則之中。打殲滅戰，就是力求每戰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敵人，使敵人被殲一個連少一個連，被殲一個營少一個營，被殲一個團少一個團，被殲一個師少一個師，這樣不僅使敵人消耗了人力物力，而且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士氣沮喪，人心不振，即使得到補充，也是越戰越弱。這種戰法，對削弱敵人最能發生重大影響。毛澤東同志說：“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sup>2</sup> 這是對殲滅戰思想的精辟論斷。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2頁。

注2.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1頁。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打殲滅戰的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作戰原則。集中兵力與各個殲敵，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為條件的辯證關係。祇有集中了優勢兵力，才有可能實現各個殲滅敵人；同時，祇有採取各個殲滅敵人的方法，才容易形成和保持兵力的優勢。正確地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原則，即解決了打殲滅戰的物質基礎，又解決了打殲滅戰的具體方法。

集中兵力是打殲滅戰的物質基礎。馬克思指出：“戰略的奧妙就在于集中兵力。”<sup>1</sup>毛澤東同志也指出：“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裏最重要的，是保持并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sup>2</sup>戰略、戰役和戰鬥上都應集中兵力，但集中的形式、程度則是不同的。戰略上的集中兵力，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主要是通過戰役、戰鬥來實現的，在我強敵弱的條件下，更容易採取直接的形式來實現。但是，不論是敵強我弱或我強敵弱，都應當集中兵力作戰。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祇有集中了優勢兵力，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實施殲滅戰，并且能够速決。當實施進攻作戰時，就能夠迅速地突破敵人的防禦，就能夠有力地粉碎敵人的增援和反突擊，就有足够的兵力進行迂回包圍和穿插分割，就能夠進行連續作戰，快速擴大戰果。當進行防禦作戰時，就能夠大量消耗、削弱進攻的敵人，就能夠爭取時間，并且可能由防禦轉入進攻。反之，如果沒有集中優勢兵力，就達不到殲滅敵人的目的，也不可能求得速戰速決，而可能形成戰役戰鬥相持不下的局面，可能打成擊潰戰或得不償失的消耗戰，甚至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

各個殲敵是打殲滅戰的重要作戰原則，是我軍在戰略、戰役、戰鬥中必須貫徹到底的一個作戰原則。當兵力集中之後，是企圖一口吞掉敵人，還是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逐次消滅敵人？很明顯，祇有採取各個殲敵的方法，才能順利地殲滅敵人。特別是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印度起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326頁。

注2.《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7頁。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對優勢之敵，祇能採取分割包圍的戰法，造成我局部的優勢，將敵人逐個殲滅。就是對絕對劣勢之敵，仍須採取各個殲敵的方法，才能以最小的代價迅速徹底地殲滅敵人。如淮海戰役，我軍在總的兵力對比上雖然略少于敵軍，但在局部戰役中集中了優勢兵力，採取了各個殲敵的方法，首先殲滅黃伯韜兵團，再殲滅黃維兵團，最後圍殲丘清泉、李彌兵團，因而取得了整個戰役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同志指出：“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上的決戰，……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sup>1</sup>這就是說，由於敵強我弱的特點，運用各個殲敵的方法，又必須是從小口小口吃做起，集小勝為大勝，逐步發展為大口大口吃。這種從小到大、逐次殲敵的方法，要求在戰役戰鬥上與敵進行多次決戰。這是在敵強我弱條件下消滅敵人的一個客觀發展過程。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尚未改變，所以祇能從一次殲敵一個營、一個團、一個旅做起，隨著敵我力量的消長變化，逐步發展為一次殲敵一個師、一個軍，最後則發展為一次殲滅敵人一個到數個强大戰役兵團，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又辯證地解決了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和保守或奪取城市的關係，即戰爭的勝負，不決定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決定於有生力量的消長。毛澤東同志說：“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sup>2</sup>在強敵進攻面前，為了集中兵力殲滅敵人，或為了使我軍主力避免被迫作戰而遭受敵人的打擊，不但完全允許暫時地放棄某些地方，而且必須以地方換取敵人兵力的分散，使敵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越陷越深。這個暫時的不保守，正是為了永久的保守；暫時的放棄，正是為了永久的不放

注1.《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96頁。

注2.《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

弃。毛澤東同志指出：“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祇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sup>1</sup>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第一年，我軍為了集中兵力機動作戰，誘敵深入，爭取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主動地放棄了延安、張家口、承德、沈陽、安東等一百零五座主要城市，給敵人背上了包袱，使敵人機動兵力大為減少。我軍則避開了敵人進攻的主力，將兵力轉移至敵人側翼和後方，尋找戰機，在運動中大量地殲滅了敵人，不僅收復了失掉的城市，而且還解放了新的城市。

當然，不以保守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並不意味着可以隨意放棄城市和地方，可以輕易地兵不血刃地就把根據地大片土地和城市，讓給敵人占領。毛澤東同志說：“凡在敵我力量對比上能够保守或奪取的地方和在戰役上戰術上有意義的地方，則必須保守或奪取之”。<sup>2</sup>

我軍堅決貫徹執行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指示，在戰略防禦階段，在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同時，堅決保守了必須保守的城市和地方，作為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的出發陣地。在戰略進攻階段，又將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與奪取城市和地方緊密結合起來，即達到了殲滅敵人的目的，又完成了保守或奪取城市、地方的任務。

我軍作戰的基本方針是殲滅戰，但這並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消耗戰。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主張戰略上實行消耗戰，在戰役戰鬥上則必須是殲滅戰，並通過戰役戰鬥的殲滅戰達到戰略上的消耗戰的目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sup>3</sup>因此，在一切有利的場合，都必須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包圍迂回戰術，堅持打殲滅戰。在特殊情況下，亦可採取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殲滅其一部，擊潰

注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方塊字讀書社區第1卷，第205-206頁。

注2.《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

注3.《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90頁。

其另一部。在戰役戰鬥上，殲滅戰是主要的，但也有消耗戰。這種消耗戰是輔助殲滅戰的，不是在戰鬥上“拼消耗”。如當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實行殲滅戰時，在其他方向上為了阻擊和牽制敵人，就有必要進行消耗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東北我軍為了全殲錦州之敵，在塔山和黑山進行的阻擊戰，就是屬於阻擊敵人、消耗敵人的性質。正是為了實現殲滅戰而採取的一種手段。

#### 四、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對實現殲滅戰速決戰，爭取全部勝利，是極為重要。那麼，在實踐中，怎樣才能正確地運用這一戰法，真正做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呢？

毛澤東同志說：“集中兵力看起來容易，實行頗難。”<sup>1</sup>集中兵力的道理容易理解，但是要做到不僅是主觀上或計劃上的集中，而是戰場上真正的集中，并且貫徹始終，確不是易事。要做到這樣，戰爭指導者必須具有清醒的戰略頭腦，能够正確地分析敵我形勢，不為複雜情況所迷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獨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兵力，正確地處理如下的主要問題。

第一，正確選擇作戰方向。確定主要作戰方向和次要作戰方向，是集中兵力并在部署上形成拳頭所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主要作戰方向，在同一時間內祇應有一個。毛澤東同志說：“在有强大敵軍存在的條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隊，在同一個時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祇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sup>2</sup>為什麼主要的作戰方向祇應有一個呢？這是因為，雖然戰爭的情況極其複雜，作戰任務很多，但應權衡利弊得失，分清先後緩急，考慮兵力的可能，集中力量于當前急需的而又與戰局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戰略、戰役打擊方向。祇有這樣，才能奪取主動和保持主動，形成并保持優勢兵力，殲滅敵人。如遼沈戰役，先打錦州，置長春、沈陽兩敵于不顧，這就推遲了可以推遲的作戰行動，把主要兵力使用于急需

注1.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7頁。

注2.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9頁。

的戰場上，造成優勢，保證了戰役的勝利。

我們強調主要作戰方向祇有一個，不是說作戰方向祇許一個。在確定了主要作戰方向之後，還必須有機地組織次要作戰方向的行動，兩者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如果祇有主要方向，而無次要方向的配合，就不可能分散、牽制敵人，也就不可能充分發揮主要方向的作用，保證主要方向的作戰勝利。但是，如果主次不分，就是軍事上平均主義，因此，在兵力部署上，既要突出主要，又要照顧次要，并應盡量注意節約次要方向上的兵力，以保證主要方向上的優勢，使二者在殲滅敵人的目的下統一起來。處于主要方向的軍隊，必須集中兵力實施主要的突擊，而處于次要方向的軍隊，同樣要集中兵力于自己的主要方向上，才能順利執行牽制敵人的任務。這就是說主中有次，次中有主，不論主要方向、次要方向，都必須確實貫徹集中兵力與節省兵力的原則。

第二，集中兵力，應集中到什麼程度才算優勢？這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具體確定，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死公式和比例。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係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臨戰之；……對於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夠了。”<sup>1</sup>又指出：“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sup>2</sup>這就是說，集中兵力的程度，要以確有把握地把敵人殲滅為標準，即每戰中必須在兵力上造成對敵人的優勢，有足够的分割圍殲敵軍的兵力，有發展勝利追殲逃敵的兵力，和一定數量阻擊援軍的兵力，而不是盲目的無限制的無條件的集中。恩格斯說：“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不必要的。”<sup>3</sup>毛澤東同志也指出：“不是一切都要集中。”<sup>4</sup>

注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1-222頁

注2. (26)《目前形勢和我們方塊字读书社區》。《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47頁

注3.《多黨的陷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164頁。

注4.《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1頁。

集中兵力的程度，根據全局性的戰場與非全局性的戰場，進攻與防禦，主要方向與次要方向，戰役部署與戰役突破口，初戰與續戰，強敵與弱敵，駐止之敵與運動之敵等不同情況，根據具體對象、時間、地點、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抗日戰爭時期，對日寇作戰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對偽軍就低一些。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全面進攻，銳氣正盛，這時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到國民黨軍隊連遭殲滅，士氣沮喪，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低一些。在平津戰役中，天津攻擊戰我總兵力對敵是二點三倍，而在主要突擊方向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兵力就高一些，達到五倍于敵。

掌握集中兵力的時機，是極為重要的。過早集中會暴露企圖，過遲集中則可能失掉戰機。這都對戰局的發展不利，甚至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特別是在現代條件下作戰，適時的、迅速而隱蔽的集中和完成任務之後迅速隱蔽的分散，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正確地集中兵力，有賴于指揮員發揮高度自覺的能動作用。從戰鬥開始起，就要隨着戰況的進展，敵情、任務的變化，適時地轉移兵力，調整部署，不斷保持優勢。在戰役戰鬥過程中，又要隨時注意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轉化，適時地把兵力集中到已經轉化了的新主要方向上去，以期取得戰役戰鬥的全勝。

第三，為了達到殲滅敵人的目的，還必須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正確運用各個殲敵的戰法。如何造成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機？一方面要及時利用敵人暴露出來的弱點，出敵不意，乘敵之隙，突然攻擊；另一方面要以我之行動調動、分散敵人，創造戰機。例如運用誘敵深入，聲東擊西、圍城打援等辦法。

為了把握地殲滅敵人，必須正確地選擇殲擊目標。當我面對着幾路或幾部敵人時，應當集中優勢兵力，首先打一路或一部，一戰獲勝，再及其他，不應當同時打敵人的幾路或幾部。而且應當先打敵人的弱小部分，旁快學讀書裡部分，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同時，最好是打擊敵人的弱點和要害。分

敵孤立之敵，即使是強敵，由於處在分散孤立的地位，也就變成了弱敵。我集中優勢兵力打分散孤立之敵，容易形成以強擊弱，殲滅敵人的把握最大，有利於達到逐次殲滅敵人的目的。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遼沈戰役開始的主要方向，為什麼不選擇長春、沈陽，而選在錦州？這是從我軍力量情況和全殲東北敵軍的戰略要求着眼的。當時錦州之敵雖較長春之敵強，但比沈陽之敵弱，而且是東北敵軍戰略體系中的要害。我軍攻占錦州，就可以斬斷東北敵人退路，為全殲敵軍創造有利條件。又如同時期的萊蕪戰役，為了粉碎敵人以三十萬大軍對我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我軍以少數兵力箝制敵南線部隊，而集中八個縱隊（軍）的優勢兵力首先圍殲較弱而突出孤立的敵北線部隊，一舉殲滅該敵七個整旅，因而大大地改善了山東戰局。

第四，正確運用包圍迂回和穿插分割戰術，是實現各個殲敵的重要手段，運用這一戰術，能把敵軍的有機整體分割成若干部分，使其失去戰役的或戰術的聯繫，形成孤軍作戰，有利於我達到全殲速決的目的。包圍迂回和穿插分割，應根據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對孤立駐軍之敵，可先包圍，後攻擊；對運動之敵，既可先斷其退路，再行攻擊，也可邊攻擊邊包圍；對據有綿垣陣地、無暴露翼側之敵，可先突破再分割包圍等等。對已經被我包圍之敵實行攻擊時，應集中我攻擊部隊的大部分兵力和絕大部分火力，形成一把銳利而有後勁的“尖刀”，實施主要突擊，而以其餘兵力布置成兩面、三面或四面的包圍，與主要突擊部隊密切協同，實施向心攻擊。祇要採取上述的攻擊部署，並實施強大的連續突擊，那麼，對於無論什麼樣的敵人陣地，總是可以突破的。一旦突破，被我打垮的敵人，在我多面包圍之下，也是難以逃脫的。

五、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建立在人民戰爭，人民軍隊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難於利用和對付我們的戰略戰術。

“集中優勢兵力”方塊字模書社區 畢為古今中外的軍事家所熟知，也是許多軍事典籍所反復論述與強調的，但是，從來沒有

人把它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看待，並辯證地加以運用。只有毛澤東同志才完整地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戰術原則，並將它辯證地運用于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們進行的是人民戰爭，我們的軍隊是人民軍隊，我們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來主導戰爭的。毛澤東同志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衆之中。”又說：“軍隊須和民衆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衆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sup>1</sup>。這是人民革命戰爭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

我們進行的是人民戰爭，實行了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地方武裝、民兵相結合，武裝群衆和非武裝群衆相結合的方針。在戰爭中，有地方武裝、民兵和人民群衆廣泛參加，積極支援前線，鞏固後方，直接配合主力作戰，在敵後破壞交通運輸，牽制、分散敵人兵力，擾亂、威脅敵人後方，使軍隊的主力部隊能够更高度地集中兵力，機動作戰。同時，由於有民兵和人民群衆參加站崗放哨，偵察敵情，封鎖消息，擔任向導等活動，又為我軍適時地隱蔽地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地包圍和殲滅敵人，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抗日戰爭初平型關之戰，我軍在距敵人前進道路之側三十里至六十里的地點，集結達一星期之久，由於群衆積極配合，封鎖消息，使敵特漢奸失其作用，因此，敵人完全沒有發覺。我軍則在人民群衆的幫助下，及時掌握了敵情，正確地部署了戰鬥，以神速的行動，殲滅了敵人。

相反的，由於敵人進行的是反人民的戰爭，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沒有人民配合，所以是孤軍作戰；侵占了我們的地方，又處處受到人民的反對，必須處處派兵防守。這些都必然會影響他們兵力的集中。即使在某一地區集中了兵力，因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了解情況，找不到目標，自己的行動又經常暴露，所以處處被動，難以完全實現其企圖。如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反動派以二十三萬多人的兵力，進攻方塊字讀書社區，由於人民反對，所

注1.《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1頁。

以像瞎子一樣，祇能到處撲空。白天武裝大游行，晚上集中大露營。

我軍是工農的武裝，是人民的軍隊。軍隊的性質，決定了我軍能够最大限度地發揮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的威力。任何戰略戰術都是通過人去實施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在實踐中能不能得到貫徹，能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軍隊的素質起着重要的作用。我軍有黨的堅強領導，建立了堅強的革命政治工作，廣大指戰員有高度的階級覺悟，明確認識到自己是為人民利益而戰鬥。因此，在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的時候，具有旺盛的戰鬥意識和勇敢的戰鬥精神。在集中時，行動迅速，不怕疲勞，不怕困難；在進攻時，勇往直前，前僕後繼，敢于大膽迂回穿插，孤膽作戰；在防禦時，能夠抗拒强大敵軍的連續攻擊，堅守陣地，頑強戰鬥。部隊之間能够主動協同，密切配合，為了整體利益，不怕犧牲自己。全體指戰員能够發揮最大的智慧，創造出許多戰勝敵人的方法。所有這一切，都充分地保證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得到最好的貫徹，發揮出克敵制勝的巨大威力。

敵人的軍隊是反人民的軍隊。士兵絕大多數是被強迫或被欺騙而來的。他們同反動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上是對立的。軍隊官兵之間、上下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盡管反動統治階級也想盡方法，對士兵進行欺騙宣傳，實施反動教育，但是軍隊的士氣仍然不高，缺乏旺盛的戰鬥意志。這種軍隊害怕近戰、夜戰，害怕包圍、傷亡。軍隊各個集團之間，各個派系之間，互不信賴，互相傾軋，不能主動協同。由於敵人存在着這些弱點，因此，他們主觀上雖然企圖運用集中兵力的辦法來對付我們，但是，在具體實施中，特別是在遇到困難危急的時候，往往不能實現。

我們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分析和指導戰爭的。我們之所以能够正確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並取得最大的效果，是由于能够正確地估計主客觀形勢，全面分析敵我情況，善于利用敵人的矛盾，一切從實際出發。同

時，我們能夠正確處理在運用這一戰法中所遇到的各種關係，諸如：全局與局部，集中與分散，主要方向與次要方向，殲滅敵人與保守城市、地方，以及進與退，攻與防等等關係。所以，我們在與強大敵人作戰中，能够無往而不勝，達到既消滅敵人，又保存、壯大自己的目的。

敵人則是唯心主義者，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的。他們往往不能正確全面地分析客觀形勢，不能從實際出發。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革命的力量，主觀主義地判斷情況，輕敵冒進。他們看問題往往是片面的，不能正確處理軍事活動中所遇到的各種關係。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民黨反動派為了對付我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忽而提出攜帶重裝，“用兵宜正不宜奇，駐軍宜聚不宜散，行軍宜緩不宜急”的所謂“密集平推戰術”。忽而又提出全軍輕裝，攜帶乾糧，祇走山頭，不走大路的所謂“鑽隙戰術”。有時這樣，有時那樣，莫衷一是。同時，由於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是反人民的戰爭，因此，戰略意圖和具體行動總是要發生矛盾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蔣介石也曾給自己定了一條“集中機動使用兵力”的原則。可是他要想占的地方那麼多，中原、蘇北、承德、沈陽、安東他都要，目標這樣分散，而手中的賭本很有限，侵占了一個城市，就要派兵防守，就背上了一個包袱，占的越多，背的越重，能機動的兵力就越來越少。所以他定的那條原則，祇能成為一句空話。即或暫時在某一地區集中了相當優勢兵力，得到了某些便宜，但在其他地方就破綻百出。這些矛盾他們是無法克服的。

總之，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是建立在人民戰爭、人民軍隊的基礎上的，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的，祇有人民軍隊才能有效地運用。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有效地利用這一戰法，也不能有效地對付這一戰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蔣介石匪幫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方块字读书社区的將校，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和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

法。美國軍事人員曾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並替蔣介石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sup>1</sup>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毛澤東同志的在戰略上“以一當十”，在戰術上“以十當一”這一戰略策略思想在軍事上的具體化，是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的重大貢獻。它是中國人民長期同國內外敵人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結晶。它不僅是戰役戰鬥的作戰原則，而且也是戰略的指導原則。它不僅適用於敵強我弱條件下的戰爭，也適用我強敵弱條件下的戰爭。它是進攻的原則，作為作戰指導思想，也適用於防禦。它不僅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中起了光輝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於我國當前加強國防建設，準備粉碎帝國主義侵略，也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作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不但適用於軍事鬥爭，而且適用於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它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項事業，都有指導意義。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雖然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實踐中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但是，由於一切革命戰爭和中國革命戰爭一樣，具有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共同特點，祇有經過艱苦鬥爭，才能取得勝利。因此，這一戰法對於一切革命戰爭，都具有普遍意義。當然，在運用這一戰法時，和運用其他指導戰爭的方法一樣，要按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按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按照不同的作戰對象和地域，靈活運用。祇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它的克敵制勝的作用。

## 四、“八·六”海戰 的基本經驗

作者說明：

這篇文章是1965年8月，我主持起草并送呈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八·六”海戰的戰斗總結。毛澤東主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本文摘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1967年7月編《海軍戰例選 第一冊》

海軍南海艦隊所屬護衛艇四一大隊及快艇十一大隊，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在兄弟嶼海區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海戰，一舉擊沉蔣匪“劍門”、“章江”兩艦。這一仗既打得英勇頑強，又打得堅決、乾脆，是一場漂亮的海上殲滅戰，也是海軍近幾年來海上戰鬥最大的一次勝利。這次勝利的根本原因：是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的結果；是在軍委、總參和廣州軍區首長正確的指揮、兄弟部隊的積極支援和民兵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參戰部隊充分發揮了人的因素，貫徹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思想，繼承和發揚了我軍夜戰、近戰的優良傳統。這一仗使敵人又一次遭受了重大打擊；使我參戰部隊又一次得到很好的實戰鍛煉；並為我們今後海上作戰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

### 此次戰鬥經過

蔣幫海軍大型獵潛艦“劍門”，小型獵潛艦“章江”，于八月五日六時許，由臺灣左營隱蔽出航，企圖輸送匪特在我閩南沿海之蘇尖角、古雷頭地區突擊襲擾，抓一把就走。十八時零五分，在福建東山島東南四十哩處方塊宗讀書社區

以打擊，并請示了總參。南海艦隊十八時三十分給部隊下達了預先號令，指定以汕頭水警區護衛艇四十一大隊、快艇十一大隊組成突擊編隊，由汕頭水警區統一指揮，于東山以南、南澳以東、南澎東北或南澳以南、南澎以西海域，予敵以打擊。部隊接到預先號令以後，護衛艇四十一大隊在兩個小時以內，快艇十一大隊約六小時，均完成了一切戰鬥準備。二十三時十分總參批准艦隊打擊方案，并指示：1.放進來打，越近越好；2.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3.不要打到自己的漁船和外國商船；4.不要上敵人的當；5.爭取晚上打，拂曉前撤回原地。

遵總參上述指示，我海上編隊的一部（高速護衛艇大隊主力）于二十一時三十分、二十三時十四分由汕頭啓航，另一部（快艇大隊第一梯隊）二十二時四十三分由海門啓航。當日海上氣象：陰天，西南風三級。輕浪，能見度五鏈。我快艇、高速護衛艇隊在金剛山、南澳雷達站引導下，于六日零時三十一分到達預定會合點。此時，敵我距離為三點八浬。岸指考慮到敵艦可能向東南逃竄，即引導艇隊向外迂回接敵，以圖由外往裏打。六日零時五十八分敵我距離拉大至十四浬，敵艦又轉向北駛，我又引導艇隊向北高速接敵，向兄弟嶼東南海域前進。快艇第一梯隊（編成一、二、三衝擊組）用雁形隊航渡。約一時五十分接近距敵艦五鏈時，判清是敵艦“章江”號，此時，已處于小舷角不利陣位，就採取高速穿越敵艦航向，重新占領陣位。于二時三十分發射魚雷，未命中。

一時四十二分，我高速護衛艇在左舷三十度、距離五十鏈發現敵艦“章江”號，一時五十分敵向我射擊并打照明彈。一時五十三分，我護衛艇艇隊隨即向敵開火，但因距離過遠無效果。至二時五十一分，我第三次發起衝擊，艇隊高速接敵，抵近至五百米與敵同航向射擊，直打到一、二百米以內，敵艦“章江”號中彈起火。因我艇速過高，衝過敵艦，而被迫停止射擊。三時零一分第四次衝擊時，敵艦掉頭向我隊形衝來，企圖插亂我隊形，我各艇繼續抵近敵人猛烈射擊。經過短兵相接的死打硬拼，

敵艦隨即失去抵抗能力，我又組織第五、第六次衝擊，敵艦“章江”號中彈爆炸。經過一小時四十二分鐘的激戰，于六日四時十八分將敵艦“章江”號擊沉在東山島東南二十四點七浬處（北緯二十三度二十二分、東經一百十七度五十三分）。在我艇與敵艦“章江”號戰鬥時，敵艦“劍門”號開始以七六·二炮對我射擊，爾後見形勢不妙，便企圖向東逃竄。

我擊沉敵艦“章江”號後，經總參批准，三時四十五分決定對敵艦“劍門”號實施攻擊。高速護衛艇除一艘受傷退出戰鬥外，其餘于四時四十分向東追擊，我接近到敵艦四十鏈時，敵向我開火。五時距敵二十鏈時，敵小口徑火炮向我猛烈射擊，我未還擊，實施反炮火曲折運動，高速接敵。五時十分我接近至距敵艦七鏈時，集中火力猛烈向敵艦射擊，迅速壓住了敵人火力，敵艦當即中彈起火。我快艇第二梯隊（于三時三十五分由南澳出擊），在高速護衛艇掩護下，五時二十分接近敵艦二至三鏈施放魚雷，命中三條，敵艦隨即（五時三十六分）沉沒在東山島東南三十八浬處（北緯二十三度三十點七分、東經一百十八度零九分）。此時，天已拂曉，敵機十六架飛臨我艇隊上空，我空軍起飛待戰，我艦艇在我空軍掩護下，于十時十分前全部安全返航。

### 此次海戰的基本經驗

一、這次戰鬥的勝利，再一次證明了突出政治的强大威力。祇要突出了政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頭腦，廣大指戰員有高度的階級覺悟，有了高度的對帝國主義和階級敵人的仇恨心，就有敢于鬥爭，敢于勝利，不怕犧牲的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難，戰勝任何敵人。這次參戰部隊是剛進行了戰備教育和四好初評的，部隊情緒高昂，求戰心切，接到戰鬥行動命令後，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完成了戰鬥準備。在戰鬥中不論老幹部、新幹部、老戰士、新戰士，機關幹部還是艇隊幹部都表現很好。這主要是靠人的政治覺悟。有了政治覺悟就不怕犧牲，不怕困難，敢于在敵人密集炮火射擊下，迅速勇猛接近敵艦，短兵相接，猛打猛衝，死打硬拚，出現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參戰的護衛艇四一大隊二

中隊，部隊成員較新，四名艇長祇有一名參加過戰鬥，有一艇剛組成，但作戰中均表現英勇頑強，出色地完成了戰鬥任務。先鋒號和601號兩艇戰鬥了一小時四十二分擊沉敵艦“章江”號以後，在601艇中彈四發，艇長犧牲，戰士傷亡十二人的情況下，仍繼續執行突擊敵艦“劍門”號的任務。611艇人員是臨時配齊的，但他們在戰鬥中，敢于靠近敵艦打，表現英勇頑強，就是在艇中彈破損，三部主機打壞，舵機失靈，傷亡十四人，三個艙進水(錨鏈艙、前彈藥庫、前水兵艙，水深達一米多)的情況下，他們一面排除故障，搶修艇隻，一面繼續戰鬥，直至將敵艦擊沉，并把艇安全開回基地。有許多戰士負重傷不僅不叫苦，不讓別人照顧，甚至量過去一醒來就問機器運轉好不好，彈藥送上去沒有，敵艦是否打沉了等等，他們當時所想到的祇是消滅敵人。如601艇艇長吳廣維同志患病住醫院聽到有戰鬥任務自動回艇參戰，在戰鬥中身負重傷昏過去，一醒來，仍然指揮“打!打!打!”直至犧牲。槍炮兵朱永德同志，腹部負傷腸子流出來，沒有叫一聲痛苦，堅持戰鬥，叫同志們趕快壓彈，後因傷勢過重而光榮犧牲。611艇輪機兵麥賢得同志，頭部負重傷，腦漿溢出，一手捂住傷口，一手操縱機器，血流到眼裏，眼睛看不清，在機艙內爬着用手摸、耳朵聽、檢查機器，堅持工作。機電兵黃汝省同志，頭部、胸部負傷十七處(身上彈片有四十五個)鮮血滿臉滿身，一手捂住右眼繼續堅持工作，保證了艇的航行動力。像這樣的同志是很多的，這種革命的英雄氣概、硬骨頭作風，祇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的人民戰士，才能够做到。這是突出政治的結果，是平時政治思想工作基礎在戰鬥中的反映。實踐證明，平時政治思想工作基礎越好，戰時發揮的作用就越大。同時在戰前的充分政治動員，在戰鬥中人人開口，互相鼓勵的群衆性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幹部以身作則，英勇奮戰都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也就是說在平時要強調突出政治，在戰鬥中也要強調突出政治。

二、這次戰鬥，由方塊掌讀書社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導思想，取得了全殲兩艘敵艦的重大勝利。毛主席教導

我們，我軍作戰的基本方針是殲滅戰，對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每戰必須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選擇敵人較弱的一點，猛烈地攻擊之，得手後，迅速擴大戰果各個殲滅敵人。這次海上戰鬥，我們首先使用了四艘高速護衛艇和六艘快艇打敵艦“章江”號，這樣我在兵力、火力、速度方面均占優勢。將敵艦“章江”號擊沉後，又迅速組織高速護衛艇三艘配合五艘快艇追殲敵艦“劍門”號，同樣在兵力、火力、速度方面是占絕對優勢的。

根據這次和過去多次海上作戰經驗，我以三至四艘高速護衛艇和三至四艘快艇打敵“永”、“江”字號一艘是絕對優勢，是有把握的。以五至六艘高速護衛艇和五至六艘快艇打敵“太”字號一艘，也是可能殲滅的，但打敵人“陽”字號，則須集中更大的兵力。對敵人兩艘以上的編隊攻擊，必須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通常情況是先打小的、弱的，後打大的、強的，但特殊情況下，也可以先打大的，後打小的。

三、這次戰鬥的勝利，證明了在海上作戰更應該發揚我軍夜戰、近戰的優良作風。如這次攻擊敵艦“劍門”號時，相距四五至五浬，敵艦就向我開火，我艇以高速曲折航行奔向敵艦，在距離一千米左右時，突然猛烈的對敵艦射擊，大量殺傷了敵艦船員人員，迅速地壓制了敵火力，使敵失去抵抗能力。據俘供稱：“你們火力真厲害，打的真准，靠近我們後，你們一打我們就躲下艙去了”。這充分說明了夜間海上戰鬥，小艇機動靈活，目標又小，易于隱蔽接敵，出敵不意。在遠距離時，敵艦大口徑火炮不易命中，而我們接近敵艦後，艇上小口徑火炮最能有效的發揮其威力。敵艦存在目標大，機動時不靈活，大口徑火炮射速慢等缺點，因此，祇要靠近了敵人，我們就變成了優勢。夜戰、近戰可以避敵空中威脅，這不僅打蔣幫適用，打美帝國主義更是適用的。美帝國主義所依恃的一是空中優勢，二是遠程火力。所以他害怕夜戰、近戰。我們最主要是政治優勢，近戰火力強，命中率高，靠近了就能以我之長擊敵之短，方塊字讀書社區。快艇的火力掩護，快艇抵近發射魚雷，依托島岸突然出擊，就可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因

此，小編隊夜戰、近戰是我今後主要的作戰方法。夜戰是越黑越好，還是月明之夜好呢？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對待。單艇、雙艇或一個兵種的小編隊進行突然襲擊，似以月暗之夜為好。在兵力稍多，尤其有協同兵力時，一般應選擇在月明之夜或黃昏、拂曉，能看得清，對我有利。海上近戰，應近到何種程度為有利呢？一般地說，應接近到我武器能發揮最大威力，而又有機動餘地較為適宜。這樣，可以避免敵人衝擊我隊形，引起碰撞，又能緊緊咬住敵人。根據這次海戰經驗，高速護衛艇和快艇的射擊距離，一般接近到二至三鏈較為適當。

四、這次戰鬥的勝利也證明了，小艇不僅能够打大艦，而且也能够擊沉敵艦。如打敵艦“章江”號時，我高速護衛艇一抓住敵艦後，咬住不放，堅決攻擊，盡管敵人狡猾，幾次衝擊我戰鬥隊形，但我艇隊猛打猛衝，在一個多小時內，連續組織多次衝擊，終於把敵艦擊沉。主要方法是，先集中火力猛烈射擊敵艦船面，特別是敵艦駕駛臺及炮位，使其遭到大量的死傷或站不住腳，往船內躲藏，我再轉移火力射擊敵艦水綫下附近，特別是機艙、彈藥艙、油艙，使之引起爆炸或破壞敵艦之浮力，加快其沉沒。又如，這次戰鬥中，打敵在噸位上大于我十多倍的敵艦“劍門”號時，我先以高速護衛艇向敵艦衝擊，當我艇隊距敵艦四十多鏈時，敵向我開火，我祇進行規避，不還擊，高速接敵七至八鏈時，以猛烈火力向敵艦射擊，僅射擊九分多鐘，就使敵艦暫時失去戰鬥力，掩護了我快艇抵近發射魚雷，一舉擊沉敵艦。這說明了以高速護衛艇協同快艇作戰的方法，不僅是可行的，而且能取得速戰速決的效果。

五、海上作戰指揮和協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此較複雜的問題。根據這次及以往經驗證明，在指揮上應以岸上和海上的指揮相結合，以岸上指揮為主。因近海作戰是在我岸上雷達有效觀察範圍內，岸上指揮員能較全面地掌握整個戰區的情況，能準確指揮引導艦隊遂行任務。海上指揮員因受種種條件的限制，對掌握整個戰區的情況有一定困難。這次戰鬥主要是由岸

上指揮員指揮的，海上指揮員有時祇抓住了兩艘高速護衛艇，甚至快艇要求其實施引導，由於不了解整個戰區情況，而轉由岸上指揮引導。海上指揮員雖對情況掌握有局限性，但對當面情況了解比較清楚，因此，在總的戰鬥意圖下，可以機斷行事，實施現場指揮。這次戰鬥原確定先殲滅敵艦“劍門”號，而艇隊當時抓住的目標辨不清是“章江”還是“劍門”，此時海上指揮員決定先集中力量殲滅已抓住的敵艦，這樣就爭取了擊沉敵艦的時間，而取得了各個擊破敵艦的勝利。高速護衛艇和快艇協同問題，從這次海戰經驗看，航渡協同方法可以是分別航渡，在預定海域會合協同攻擊，也可以是合同航渡協同攻擊。一般說，黃昏、拂曉或視距較好時，爭取前者為好，如在黑夜或視距很差情況，則以後者為好。協同攻擊方法，應首先以高速護衛艇抵近敵艦，集中火力猛打，大量殺傷和壓住船頭敵人，為快艇創造有利進攻條件，再使用快艇占領有利陣位，抵近發射魚雷，以求一舉將敵艦擊沉。這次海戰迅速擊沉敵艦“劍門”號，是高速護衛艇和快艇采用這種協同攻擊方法最成功的範例。

六、這次戰鬥的勝利，證明偵察、通信是兩項最重要的戰鬥保障工作。情報 是正確決心、正確部署的基礎，通信是反映情況、傳達決心部署的工具，這兩項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戰鬥勝利。這次偵察、通信、保障都比較好。敵艦從左營出航，一直保持隱蔽航行，實施無線電靜默，當敵人進入東山東南四十餘浬海域，我偵察雷達和對海雷達即發現敵艦。在戰鬥過程中，及時、準確和連續不間斷地掌握整個戰區的敵我兵力活動情況。特別是金剛山觀通站更為突出，自五日十五時十二分距離七十七點一浬發現目標上報起(十八時零五分判明為蔣艦兩艘)，直至戰鬥結束，在戰區有七類(敵艦、漁輪、漁船群、商船、快艇、護衛艇、炮艦)二十三批目標的情況下，自始至終掌握得比較清楚，先後上報敵艦位置一百四十多個，并及時正確地向指揮所提供的指揮引導的數據，對這次戰鬥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今後敵人艦艇可能更多的採用隱蔽航渡的方法，對敵情掌握主要依靠我雷達偵察、觀

察。因此，必須加強觀通和勤務部隊的訓練，提高雷達偵察、觀察能力。這次戰鬥中，無線電通信組織也較嚴密，使用較好，充分發揮了無線電信號的作用；在有線電方面，廣州軍區及時調整了專用線路，保證了決心及時下達和情況的及時上報。所以這次戰鬥中的通信聯絡，基本上是順暢的。

通過這次海戰，使我們深深體會到，軍委和林彪同志近幾年一再強調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發揚三八作風，創造四好連隊，加強戰備等一系列根本方針是十分正確的。這次戰鬥的勝利，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的勝利，是發揚三八作風，創造四好連隊的勝利，是加強戰備，常備不懈的勝利，是訓練中貫徹苦練二百米硬功夫及開得動、打得准、聯得上、合得成的勝利。因此，我們要爭取新的更大勝利，就必須繼續把軍委和林彪同志提出的上述一系列方針原則堅決貫徹到底，對這些帶根本性的東西任何時候都抓緊不放，永不動搖。祇要我們真正做到這樣，我們就能夠迅速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就能夠所向無敵，戰無不勝。

# 後記

李冰天

## 一、最後的願望

1999年3月，在我們與太原軍幹所商定之後，父母從太原回到北京居住，由我們子女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在京的就醫問題，選擇了兩家醫院，一家是北京安貞醫院，專門診治心臟病，其他綜合性疾病則就診于中日友好醫院。

2004年，父親已九十高齡，醫院建議由過去的每年一次住院進行體檢（十天時間），改為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住院例行體檢，父親勉強同意。因為在此之前，他的身體非常好，能吃、能睡、能走，還能每日堅持看書、寫作和練字。因此，他非常不願意看病，更不願意住院。

2005年2月母親病逝了，永遠地離開了相伴六十四年的父親，巨大的痛苦給父親精神上最致命的打擊，從此健康狀況一年不如一年。

2007年9月，父親在家中不慎摔倒，折斷了左側的一根肋骨。不得不住進中日友好醫院。

骨傷好轉，我們建議把下半年例行的體檢做了，父親同意了。可萬萬沒想到，檢查的結果方块字读书社区了腫塊。因為年事已高，不便做進一步的探查，醫院初步診斷為肝癌。

雖然我們商定將此事瞞着父親，但他似乎還是有了“預感”。出院回家後，父親對我說：“明年（指2008年）我有三個願望：第一是過春節，第二是過生日，第三是看奧運會。”我鼓勵他說：“沒有問題，您明年的三個願望一定能實現”。

2008年的春節過得非常熱鬧。春節期間，最使父親高興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不少老戰友、老同事、老部下打來拜年的電話，祝他“身體健康，生活愉快”。特別是家住廣州九十二歲高齡的宋維栻叔叔的拜年電話和八十七歲高齡的胡敏阿姨（邱會作夫人）再一次來看望他（前一次是2007年春節），使他特別的高興。老戰友相聚格外親切，父親與胡敏阿姨暢敘了一個多小時。臨別時，胡敏阿姨悄悄塞給父親手中兩百元錢，父親看着“壓歲錢”開懷大笑。誰曾想，這竟是與胡敏阿姨的最後一面。

第二件事是我們子女輪流在父親身邊值班，每日不重樣地做他最喜歡吃的美味，什麼“米粉蒸肉”、“紅燒魚”、“清燉鷄”、“紅燒海參”、“梅菜扣肉”、“火爆豬肝”、“湖南臘肉”等等，中午飯還陪他喝一杯紅葡萄酒。其實，每到逢年過節，我們都在父親家輪流值班，并各顯其能，拿出做菜絕招。祇不過今年春節，當我們心中隱藏着父親病情和滿足他的最後願望時，我們把饭菜做的更加精細，把節日氣氛渲染的更加熱烈。

第三件事是見到前來給爺爺拜年的長孫與他的女朋友，雖然孫子還沒有結婚，但爺爺已樂的合不上嘴。可能父親心中非常遺憾，因為李家的第三代人（孫子輩）還沒有一人結婚，還沒有四世同堂。

父親第一個願望實現了。

初五過後，父親突然提出要去八寶山看望母親，父親對我說：“今年是老太太走後的第三個年頭，按家鄉習俗，我一定要親自去看望她，這是最後一次，將來我不再去了。”我勸他：“現在天氣很冷，您歲數大了”，我們代表您去看望老太太吧。”但父親仍然堅持要親自去，無奈之下，我們確定了去八寶山。

的時間。

前一天剛剛下了雪，我們知道他確定的時間是不可能更改的。

由於悲喜交加和“外寒內熱”，從八寶山回來的當晚，父親就開始發低燒。吃了兩天藥，沒壓住，2月24日住進了安貞醫院。

住院後，父親仍低燒不退，并引起心律異常、尿瀦留等癥狀。住院第三天，主治大夫就向家屬發了病重通知書。

經過醫院積極搶救，一周後，體溫控制住了，感冒也轉好了，但心律異常却始終糾正不過來。3月中旬，主治大夫又向家屬發了病危通知書。那段時間，父親的心臟被24小時嚴密監控，一旦出現異常，病區護士臺就發出報警信號，最多時一天能“抓”住四十多次異常情況。父親被嚴格控制臥床，幾乎全天都在輸液。

4月清明節後，奇跡出現了！父親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並逐步改善。他可以坐在床上了，不久，又可以下地，在沙發上坐半個小時了。但對心臟的監控，始終沒有撤掉。

4月22日，是父親九十四歲的生日。我們都到醫院祝賀，並在病房中擺放了鮮花。林豆豆來病房為他祝壽，黃春光、邱路光等很多老戰友的子女都來為他祝壽，有的人帶來鮮花，有的人帶來生日蛋糕，大家紛紛在病床前與父親合影留念。當時，父親雖很高興，但身體還很虛弱，也不能讓他過於激動。我們祇好把每批來人會見時間控制在15分鐘之內。

病區護士長也帶着值班的護士們來為他祝壽，並一起合影。護士長還專門安排食堂為父親做了長壽面。

他的第二個願望也實現了。

5月份，天氣漸漸轉暖。父親不僅可以下床做輕微地活動，還可以坐着輪椅到室外曬曬太陽。

5月中旬的一天，父親的兩位主治大夫找我談話，大意是，經會診，多數醫生建議，要使父親的心臟異常情況得到有效控制，唯一的辦法是在體內安裝心臟起搏器，否則，隨時還有生命危險。

我說服父親，告訴他安了起搏器，就可以回家了。父親想回家，於是答應安起搏器。

6月上旬，父親被推進了手術室，由心臟專家主刀安裝了起搏器。手術非常順利。接着又做了膀胱造瘻手術。大夫們見到父親的身體狀況又一天天好起來，都說：“老爺子的生命力真頑強！”。

7月8日，我為父親辦了出院手續。

回到家中，父親的精神狀況雖比醫院好一些，但家中的護理條件畢竟不如醫院。例如家裏就沒有吸痰器，有一次，一口痰堵住氣管，險遭不測。

7月下旬，護工發現父親的下肢功能出現障礙，行動困難。不久，上肢功能也出現障礙，右手拿不住筷子，要靠護工一口口的喂飯。

我把情況報告了醫院，大夫建議還是回醫院觀察治療。

8月7日（奧運會開幕的前一天）晚，父親又住進安貞醫院18病區。當時除肢體出現障礙外，神志還是清楚的。入院第二天晚上正是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父親興致勃勃看了一小時。之後的幾天中，他還看了籃球、排球、乒乓球等奧運會的比賽。

他的第三個願望也實現了。

8月18日，護工發現父親便血，經化驗證實“便潛血陽性”。由於無法接受探察，不清楚是胃出血還是消化道出血，大夫對我說：

“無論何處有出血點，都不是好現象，可能癌細胞已轉移。”經過幾天的治療仍無好轉的情況下，主治大夫向家屬發了病重通知書。

8月下旬，父親出現吞咽功能障礙，不能自主進食，開始鼻飼營養液。9月中旬，意識開始模糊，不能說話，處於半昏迷狀態。情況越來越糟糕，搶救設備全部推至床邊。

11月底做的肺部對比檢查發現，肺部比10月底檢查時多了六處陰影，這是癌轉移的信號，12月1日，再次報了病危。

12月20日，腹部B超發現已有積水，病情在繼續惡化。

2009年1月3日，方塊字讀書社區例行巡查病房，發現父親的呼吸急促，一量血壓，血壓也掉下來了，馬上報告醫生。值班醫生

趕來後，立即按照預定的搶救方案實施搶救。

7時30分，呼吸停止了，心臟監控器上顯示成了一條直線，7時40分，院方宣布搶救無效死亡。父親在沒有痛苦的情況下走了，終年九十五歲。

## 二、為父親舉辦“家祭”

2005年10月，父親將最後的遺書交給我們。

遺書中寫道：“九十二歲，風燭殘年，危在旦夕。凡事必先有考慮，以免臨時慌亂。因此留此遺言。李冰天、李炎天是李家的主要繼承人，其責任重大。我死後的善後，由李冰天、李炎天負主要責任處理。進行家祭，不要公祭，越簡單越好。”

2008年下半年，父親的病情持續惡化。9月，我召集開了一次家庭會議，正式研究父親身後的有關事情。我們決定的原則是：按父親生前的要求，完全由我們子女主辦家祭。先在家中設置靈堂，後在八寶山殯儀館進行小規模的告別，祇請少數父親生前最接近的親朋好友參加。

父親離我們而去的當天，在處理完醫院各項事務後，我回到家中已近中午。下午14時，我向太原軍幹所報告了父親去世的消息。

當天下午約16時，國內各大網站首先登出父親逝世的有關消息。接着1月4日和5日，不少省、市的地方報紙也相繼刊登了有關消息。各大網站和地方報紙不僅有父親逝世的短新聞，還有長篇文章報道。

消息傳播的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一時間成為“熱點”新聞。父親的老戰友、老同事、老下級，原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及老戰友的夫人們和子女們都從網上得到這一消息後，紛紛來電話、打手機和發短信表示哀悼和慰問。

方块字读书社区

1月5日下午，太原市民政局和軍幹所的領導一行四人趕到北

京，我和李小征與他們見面。我向他們匯報了父親自2008年12月初第二次報病危後的病情發展、治療和搶救過程，匯報了我們對父親後事安排的想法。我們雙方對父親後事安排達成了三點一致意見，即“小規模、家庭化和力求儉樸”。

1月8日，家中設置了父親的靈堂。

靈堂布置的很簡單，在客廳的窗前，將飯桌鋪上一塊黑布，擺上父親的遺像，這張遺像是父親1964年五十大壽時，着軍禮服照的標準像，從未公開發表過。這張遺像與網上熱傳的那張1955年的標準像相比，顯得更加莊重、慈祥。

遺像前擺着香爐和鮮花，桌前擺放着我們五家兒女子孫敬上的鮮花和挽聯。



窗簾上挂着橫幅與條幅。橫幅為：“李作鵬將軍安息”，條幅是我選自父親在1995年寫的一首小詩中的兩句：“生為軍人，死為軍魂”，“為國為民，無悔無恨”。我認為，這十六個字，體現了父親一生的

追求和無悔的心願。

靈堂兩側擺滿了親朋好友陸續送來的花籃和挽聯。擺放着《李作鵬將軍生平》。

1月11日下午，我到八寶山殯儀館辦理父親告別儀式的相關事宜。租用場地（東禮堂）、花圈、定制橫幅、鮮花等具體事項。不到兩個小時就全部落實了。告別儀式確定在1月17日上午九點半鐘。

####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二天（12日），我即向幹休所領導報告了我們的安排。

1月13日，我們向來往最親近的親朋好友（約五、六十人，其中二十多人是直系親屬）發出告別儀式的通知。



已準備好的告別室現場

1月15日下午，我再次到八寶山殯儀館業務室，最後落實告別儀式準備情況。接待我的業務員仍是非常熱情，他引導我到工作間看正在制作的橫幅、花籃和遺像等，并承諾第二天下午（16日），所有制作的橫幅、花籃、遺像和花圈等均可擺放到告別室。

1月16日下午，我姐姐和妹妹等人按約到殯儀館告別室，往已擺好的花圈上別挂挽聯。她們回來後告訴我：“告別室的橫幅、花籃、花圈等都已擺放好，一切順利。”

此時我想，一切都已提前準備妥當，明天的告別活動用不了小時就可以結束。

當晚21時，在我家附近的賓館內，中紀委干以勝副書記、交通部李盛霖部長等一行召見我。干副書記向我傳達了胡錦濤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對我父親喪事的三條重要指示。我“服從中央決定”，同意第二天的告別儀式和遺體火化不再進行。

17日當天，我們不斷接到電話、短信。

有人這樣發來短信：“救民革命本自心，作囚領過有別情，回首何人無憾事？放眼世事多不平。”

也有人這樣發來短信：“將軍浴血百命搏，赤膽忠心為黨國，隨他任何不平事，春秋九五駕鶴去。”

還有人這樣用短信發來挽聯：上聯是“掃北征南 作鵬鐵骨錚錚 魂魄繞昆侖 百戰助業 傾蒙誤判”；下聯是“護海巡洋 將軍剛腸烈烈 肝膽昭日月 一代恩怨 應成悲端”。

1月18日，在中紀委有關部門的直接安排下，父親的告別儀式

開始進行。

清晨，我們子女及親屬二十餘人，按計劃安排7點半前到達安貞醫院太平間的告別室。

7時30分，父親開始進行簡單的整容。

父親躺在靈床上，面色安祥。身着一套藏藍色西服，深藍領帶和淺藍條紋襯衣。那套西服是我大姐李大征夫婦去太原看望父親時，在太原最好的西服店為父親定做的，父親很喜歡，生前捨不得穿。

父親身上蓋了一塊紅絲絨布，代表“喜喪”的寓意。

告別室的電子屏幕上寫着《父親李作鵬將軍千古》，屏幕下放着父親着軍禮服的遺像。四周擺放着花圈。

我們兄弟姐妹及親屬們列隊站在父親的靈床前，最後向父親深深的三鞠躬。

此時此刻，我心中默默地說：“永別了，親愛的父親。您和母親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安息吧，一路走好。”止不住的淚水奪眶而出。

三鞠躬完畢，我們走到父親身旁。我輕輕地撫摩着父親那蒼蒼白髮，心中默默地對他說：“原來，您的老戰友、老同事、老部下及他們的夫人、子女都要來送您最後一程，現在來不了了。許多人家中的靈堂悼念您。我代表他們向您做最後的告別。”我又說：“還有許許多多素不相識的人民群衆，在網絡上祈願您‘一路走好’，人民沒有忘記您。如果您的在天之靈感悟到了這一切，您可以欣慰地瞑目了。”

所有的人都痛哭不止，我們輪流走過去，把臉貼到父親的臉上，最後一次吻別



方块字读书社区

他老人家……。

小征的女兒、女婿向姥爺行最後的軍禮。

炎天的愛人，替遠在國外學習的兒子，向爺爺念最後的告別信。並把這封信放在爺爺的上衣口袋中。

從家鄉專程趕來的親戚代表們，按家鄉的風俗，在“族長”脚下長跪不起。

8時30分，靈車到了。

我兒子李羽（長孫）手捧着爺爺的遺像，走在最前面，六個抬靈人抬着父親的靈柩緩緩隨行，離開了告別室。

按照規定的行車路線，車隊一路綠燈前往八寶山殯儀館。

9時20分左右，靈車到達八寶山。通往殯儀館的道路旁停着警車，道路中央站着指揮車隊的交通警察。我們車隊被引導駛入殯儀館最北面的大門，這裏是殯儀館的後院。

9時30分，我們再次與父親最後告別。深深地向他老人家三鞠躬。

一個半小時後，我們捧着父親的骨灰回家，與母親骨灰一起，擺放在靈堂中。

### 三、為父親寫生平

《李作鵬將軍生平》是我們子女根據父親的革命經歷而寫的，早在父親病重時就已定稿。

《生平》內容如下：

我們敬愛的父親李作鵬，因病醫治無效，于2009年1月3日7點4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95歲。

父親生于1914年4月，江西吉安流家坊村人。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紅軍期間，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傳令兵、朱德總司令警

衛排衛士，中革軍委謀報科見習科員、機要科科員。1933年起，歷任中革軍委二局參謀。參加了反擊國民黨軍隊一至五次圍剿，保衛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等戰役。

1935年，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任中革軍委二局二科科長。在長征途中多次截獲、偵破敵軍電報，為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四渡赤水，翻越雪山，走出草地，勝利到達陝北，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下半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並擔任軍事班參謀訓練隊隊長。

1938年任八路軍第115師偵察科長，1940年任115師作戰科長兼偵察科長，1943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部和八路軍第115師司令部參謀處處長。

抗日戰爭開始後，八路軍第115師在山西、山東廣大地區，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武裝力量。父親參加並指揮了打擊日寇和敵偽頑固勢力的多次戰役，沉重打擊了敵人的軍事力量。1945年8月，指揮濱海第4團、魯中第11團及軍區特務團攻打和收復山東臨沂等城市，臨沂解放後，兼任臨沂警備司令。

1945年9月，奉黨中央的命令，協助羅榮桓政委，負責組織115師主力部隊分批開赴東北戰場。

1945年11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長，參加了著名的秀水河子殲滅戰。

1946年6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第1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參加了“三下江南”戰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勢。

1948年6月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6縱隊副司令員兼第16師師長。

1948年10月在遼西，指揮兩個師的部隊，切斷廖耀湘兵團向沈陽的退路，殲敵兩萬八千餘人，對全殲廖耀湘兵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為遼沈戰役的勝利做出突出貢獻。

1949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43軍軍長。

1949年5月參加了渡江戰役，7月參加湘贛戰役，8月參加贛南戰役，9月底參加向廣東進軍的戰役，並解放廣州市。

1949年11月，在解放廣西的粵桂邊戰役中，指揮43軍，擊潰白崇禧主力魯道源兵團，全殲張淦兵團，俘敵兵團司令張淦，消滅敵軍三萬四千餘人。

1950年春，指揮43軍參加解放海南島戰役。從強渡瓊州海峽，到解放海口、三亞，所向披靡。殲滅守敵一萬七千餘人。

1950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參謀長兼廣東軍區參謀長。

1950年秋，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

1951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高級步兵學校校長。

1953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黨委書記。

1955年至1957年，在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

1957年10月，任中央軍委訓練總監部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

1959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事訓練部部長，兼任中央軍委軍事訓練委員會秘書長。

1962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

1967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一政委。

1968年3月，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

1968年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

1969年4月，在黨的第九屆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任中央軍委委員。

1969年6月，當選為海軍黨委第一書記。

父親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解放奮鬥的一生，是為中國富強奮鬥的一生，是為實現共產主義信念奮鬥的一生，父親用其一生踐行着忠誠、正直、光明磊落、剛正不阿的品德。他曾說：“生為軍人，死為軍魂，為國為民。”

父親是我們的人生楷模，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我們堅信：真理和事實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歷史將證明一切！

父親在晚年筆耕不止，將心聲溶于文字，為我們留下寶貴的遺產。我們將整理出版，實現父親的遺願。

衷心祝願我們的父親、母親在新的世界裏生活的幸福安康！

李大征 李幼征 李冰天 李小征 李炎天

2009年1月3日

鑑於父親去世後的社會反映，在《生平》的最後，我們又另加了一段百餘字《致謝》。

《致謝》原文是：

自父親去世後，父親生前的老戰友及子女、原身邊的工作人員和曾與父親接觸、交往過的各界人士，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通過各種途徑向我們表達了深切的哀悼之情。

特別使我們感動的是，許許多多、成千上萬素不相識的人民群衆，在網絡上發出了“老將軍，一路走好”、“老將軍，人民不會忘記你”的祈願。

我們相信，父親在天之靈一定會有所感知，一定會深感欣慰！

在此，我們全家向所有表示哀悼、關切之意的人們，致以深深的感謝！

父親沒有離開我們！父親永遠和人民在一起！！

父親的一生結束了。九十五個春秋，濃縮在這本七十餘萬字的《回憶錄》中。每當我翻開《回憶錄》，那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場面就展現在我的眼前，“砥柱中流”，“愈挫愈奮”八個大字就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回憶錄》留給我們的是那一代革命軍人崇高地精神、堅韌地信念和無盡地勇氣。父親是革命隊伍中的普通一員，他“方塊字讀書社”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我受父之命，整理他的書稿、珍藏照片和收集、核實歷史

資料時，得到了父親老戰友宋維栻、周倫、遲澤厚，父親老朋友張思之律師，學者余汝信、舒雲及黃春光、邱路光等人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同時張思之、高文謙、丁凱文、舒雲、徐海亮、劉統等人還將其著作贈送父親。在此，我代表全家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書中許多照片由於年代久遠，已無從查找攝影者。在此，對留下珍貴歷史照片的攝影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記于父親逝世一周年前夕

# 李作鵬回憶錄

李作鵬 著

責任編輯 季士柘

美術編輯 鐘 義 路 禮

出版人 北星出版社

地址 香港北角木星街3號澤盈中心1702室

電子郵件 hkstarnorth@hotmail.com

Star North Books Company

Room 1702 Com Yan Centre

No. 3 Jupiter Street North Point Hong Kong

E-mail: hkstarnorth@hotmail.com

發行人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

荃灣工業中心16樓1609-1616室

電話 852-2381 8251

圖文傳真 852-2397 1519

電子郵件 info@lee-yuen.com.hk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LTD.

RM 1609-1616,

TSUEN WAN INDUSTRIAL CENTRE,

220-248 TEXACO ROAD,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2381 8251

Fax: 852-2397 1519

E-mail: info@lee-yuen.com.hk

2011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962-86438-6-8

定價 HK\$ 218.00

國際統一書號

定價

方块字读书社区

北星出版社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侵权必究

本出版品不代表本社立場

## 作者簡介

李作鵬 漢族，1914年4月生于江西省吉安縣。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紅軍時期，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傳令兵、朱德警衛排衛士、軍委諜報科科員、軍委機要科科員。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任中革軍委二局二科科長。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第115師偵察科長、作戰科長和參謀處處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16師師長，第四野戰軍第43軍軍長。

建國之後，歷任第15兵團參謀長，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總參謀部軍事訓練部部長，海軍常務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

1969年，在中共黨的第九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並被任命為軍委辦事組成員。

方块字读书社四月因病去世，終年95歲。



ISBN 978-962-86438-6-8

A standard one-dimensional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978-962-86438-6-8.

9 789628 643868  
定價 HK\$ 218.00

方块字读书社区